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六八册目次

樸村文集二十四卷詩集十三卷（二）

〔清〕張雲章撰

清康熙華希閔等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蘇州大學圖書館藏

樸村文集卷九

序

嘉定四先生集後序

吾邑處東南瀕海於吳郡最爲僻壤然聞之故老數十年以前其俗愿而樸士大夫讀書談道誦法先民往往有窮老不求人知者而究其所成就至於不可磨滅如勝國之季所稱嘉定四先生者是已四先生皆無爵位身在之日其名不甚遠既歿而詩文傳之四方至於今人無不籍籍嘉定四先生者蓋其學有原本而然不可以不知所自也洪武之初王常宗先生與高季迪諸人同被詔徵纂修元史其文最近古邑之學者多傳述之及崑山歸熙甫先生徙居安亭江上與嘉定壤相錯嘉定之人日相從問學得其緒言餘論爲多於是古學一派遂在吾邑其爲歸先生友者有若唐欽堯道彥氏潘士英子實氏弟子則張應武茂弘氏丘集子成氏

皆其尤也迨四先生出已不及歸先生之門矣而唐先生叔達道彥之子婁先生子柔於茂弘子成皆其父之執李先生長蘅其伯父進士汝節亦學於歸先生惟程先生孟陽自新安僑居然於前後數輩遊處其習則其師友之間流傳議論四先生無不同出於一講之明而見之熟故俗學不得而搖亂之者歟當王先生時楊鐵崖以盛名雄吳越間王先生直斥之曰文妖時之人未必信也其後學者始服爲知言歸先生時王李之學盛行先生以一二妄庸人目之元美司寇聞而不服也晚乃以公之學可繼韓歐陽而自傷異趣歸先生前沒至圖其像系以傳贊即婁先生爲之書方司寇之聲焰熇赫也奔走其門承望風旨者滿海內獨練川一隅之士不爲所撼唐婁二先生皆親被司寇接引乃其瓣香常在熙甫所守爲不可奪虞山錢受之自言年十六七時崆峒弇山二集瀾翻背誦爲舉子時偕長蘅始爲言唐宋大家與俗學迥別而略指其所以然爲之心動後遍交練川諸宿素而得備聞歸熙甫之緒言然則吾邑之士類不隨世俗爲轉移而且能轉移乎世俗其所由來漸矣蓋觀有明三百年間而士之篤專於文學者雖其力嘗不足震動乎一時及至久而論定則世所號爲宗工巨人者究無以易之也今四先生之立言具在其尊聞行知發爲文詞光氣之不可磨滅者豈與夫世之無根柢而游光揚聲卒澌然以盡者可同日語哉是書之刻始於四明謝三賓爲縣令時而婁李二集續毀於兵燹唐程亦多殘缺今得陸子扶照重命工刊其已毀補其所缺而四先生集復完具表章之功與謝令等余爲之序其後而重歎夫諸先生之爲學者以爲既爲其邑之人不可不究知其源流之所自俾後有覽者亦將因吾言而有考且與夫同里之士共勉之毋令人歎昔之盛而今之衰也

周宜一詩序

世之爲詩者不學少陵其果可謂之詩乎古今詩人多矣自李杜二公出而後人之趨向始專咸奉爲不祧之祖亦莫有從而軒輊之者然而學者之於少陵尤如飲食飢渴之不去乎口裘葛寒暑之適宜其體者何哉蓋太白仙才人力不可以庶幾其不自量而妄以爲類之者則病心之李赤是已而學於少陵者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得才所能就良以少陵之詩自風雅而降蘇李曹劉徐庾陶謝王揚沈宋數十家之言無不總而萃之如百川之納海而皆一裁以性情之正合於三百篇之大旨故詩至少陵備古今之途轍而畢作者之能事矣王介甫乃以不能至杜爲不知詩夫自少陵以後登其堂而望其室者幾人介甫之言如是亦以勉世之學者不可舍是而別問途取徑耳又言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實甫者惟其文與意之著也嗚呼少陵之詩難言矣苟能會乎其文與意之著者斯可以學少陵矣而吾尤以爲學

者欲登少陵之堂室當先辨少陵之門戶階級唐之昌黎樂天宋之子瞻放翁登少陵之堂室者也學少陵者之門戶階級也以昌黎之才力之排奡破千古而獨出矣而究其所自不可謂之不學少陵者樂天之淸穩暢達得之少陵鋪陳排比者爲多至子瞻則祖杜而宗韓放翁則祖杜而宗白今其書具在學者沉潛反復而求諸其文與意之著者則知韓白蘇陸之所以爲韓白蘇陸而四君子之一趨向於少陵者不誣矣吾友鍾陵周子宜一與余定交於京師居處相接暇則相過從論詩析骨析髓別裁眞僞無非欲來一少陵以爲歸而其於韓白蘇陸四君子沉潛反復而力討之者有年矣間出入於郊島二李介甫山谷之間玆數子者莫非學杜而各就其才各如其意所欲得者也夫詩猶文也詩家之少陵則文家之韓歐也學少陵而不得其所以學則求之向者諸家之詩學韓歐而不得其所以學則求之李翶皇甫湜宋則曾蘇而下

諸賢以及元之虞伯生黃晉卿明之潛溪遜志荊川震川諸家之文其爲門戶階級無不著見於文與意之間也而沿其流者必泝其源則韓歐之原本於六經左國孟荀馬班諸子無以異於少陵之上溯風雅而下該沈宋也此吾所以謂文必韓歐詩必少陵者舍是而別欲問途取徑竊所不敢知也今之爲詩者何如哉有不學之病有末學之病才質稍稍踔厲者空腹高心不求多師妄意輕薄如少陵所謂江河萬古者茫然不識所向坐視其身與名俱滅可慨也其雕繢字句略神理而求聲韻綺靡煙月去大雅而即淫哇不爲陳羹芻狗則如細聲之發於蚓竅即有一二近似古人者抑已末矣若宜一之於詩所得不旣深乎余曾點次而論之欲以列於作者之林而宜一戢影藏采居京師四年不一出而號之於人方將窮探力[illegible]欲以數年之功直抉杜甫氏之堂奧非特遊於階級門戶之間而已故吾樂本其所以爲詩者而爲同志者告之

趙蒙泉詩序

古之詩人孰有過杜少陵者乎人之稱詩者孰不知以少陵氏爲宗者乎然而學之者恒鮮學焉而近之者又加鮮何也王介甫曰詩其難惟有甫哉益人之才力各有能有不能稟於天者旣有分限而極其所造亦如是焉而止不可強也譬之水焉沼沚也江河也易沼沚而爲江河可不可也譬之山焉丘陵也岱華也易丘陵而爲岱華可不可也人亦自度其所能至者而已子美之亾千有餘年所號爲詩人者何代蔑有求其一近似者而不可得明初有袁凱景文氏最以學杜名自李獻吉何仲默錢牧齋程孟陽諸人皆亟稱之以爲能近杜以余觀之亦特仿像於音響節族之間耳至杜之涵益百家光燄萬丈者能望其氣象乎感時觸事無非忠愛變化闔闢不離矩則者能窮其旨趣乎以景文擬杜正如具孫

叔敖之衣冠而效其抵掌談語猶懼不能盡得之而況有深於是者耶吾邑趙先生蒙泉幼習於詩見者驚其才傑已而稍稍奪於舉子業旣成進士乃肆力焉數年之間若水湧而山出不容以抑遏其沉雄浩博怪奇偉麗千彙萬狀而又精之以陶鍊疎之以脈絡推其意直欲如介甫所謂至乎杜而後爲詩者先是禍發於師友牽連囚辱屢瀕於危由是益激發其磈磊磨礲其志節磅礴蜿蟺於行墨間者尤不可以控搏而測識蒙泉之詩遂以大成出而與通都大邑之人角其技無不愕眙而斂手曰是固幾於少陵者庸可爭乎乙亥丙子之交余與蒙泉先後客京師時姜編修西溟唐考功東江惠庶常研谿湯給事西厓查庶常夏重編修德引侍講聲山楊編修希木顧編修書宣吳給事西齋王舍人赤抒龔貢士友鹿錢編修亮　及同邑孫中允松坪之十數公者皆當今詩人之豪也唱酬往復宮商相宣風雅互作而其間氣適力健足以

追躡少陵者必推蒙泉無或異詞後又數年蒙泉辭官定陶梓其
集問世而屬序於余　不在諸公間最爲不材與下乘然以游從之
久各能道其所以然而特於蒙泉斯集作江河岱華觀非過也竊
謂景文之學杜以其形而蒙泉以其神形之肖者不離聲音笑貌
而神之肖者淺之在氣體深之在情性一則求其似而人易見之
一則不沾沾求似而識者自有以得其深也西溟數公以視向之
獻吉仲默牧齋孟陽其言論之足爲重輕者吾不知後之視今爲
何如而以蒙泉爲善學杜非予之私言也之數公之言也予第爲
之絜量於景文氏而以爲猶有短長焉讀是集者當必能辨之

茅雪鴻紀游詩序

嘗觀昔之好游者或以其詩或以其畫或以其文皆足以發抒山
水之形容而盡登探之興象要是三者莫之能合也謝康樂永嘉
諸什以詩紀游之始也如曰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巖下雲方

合花上露猶泫後人之所競賞者不過言山間之朝暮與物色之
變態耳似未足深奇也宗少文曾結宇衡山後乃舉所游歷圖之
於壁臥以游之且曰欲令撫琴動操衆山皆響此則以畫紀游之
始然特傳一時之彷彿以自適其性情則有餘耳後之人莫得而
見也柳子厚之在永在柳搜奇抉怪窮幽極遐作爲諸記文章之
能事備矣然欲以有韻之語收之七言五字之中未必若是之極
致也西泠茅雪鴻先生平生所作詩幾至等身足跡亦半天下其
在嶺南前後十年有嶺南五紀若干卷而紀游詩特多又黃山雲
海之勝有詩數十首其他所經歷見之詩者甚夥悉彙爲一集將
梓之以別傳於世噫雪鴻之興豪矣其游壯矣其所得卷帙侈矣
蓋世之嗜山水未有如雪鴻者也所至不窮其勝不止雖幽崖絕
壁插天之險線路之□　猱猿所難施攀緣所不到者雪鴻輒能與
猨猱鼯鼪鬬其蹻捷之技以故足之所涉目之所閱一舉而繪之
於筆雖有善圖畫者不過如是而又自發蹤覓趾以近及遠入而
愈深自彼至此有徑□覓巖谷之次第登頓之上下時日之後先
晦明令讀者如手指目擊人人能自得之雖子厚之工於文者莫
能過也其意趣之飈舉筆力之奔放皆與之會其造語或奇而險
或陡而健或沖夵灑落逶邐而不窮其閒與康樂爭雄長者未易
以悉數也吾□雪鴻之以此詩合畫與文而爲一乎使世有善鼓
琴者撫絃動操其不令衆山之響冷冷于行間而上乎噫不可使
之無傳於後也雪鴻其急圖之雪鴻今年年七十五其殆將窮老
而不得志也悲夫

石谷子贈言集叙

古今人之不相及非獨德成者之不易即藝之成亦豈易易哉其
得之也由於性其習之也由於勤其博而取之也無所不該其要
而歸之也無不得其正是四者德與藝之所同也有一不出於是

其成之也難矣即或幾於成其名之傳也不遠矣海虞石谷子之
繪事其至矣乎石谷子胷藏丘壑筆帶煙霞固矣又自少客於婁
東之王太常及毘陵諸大家盡發其累世所藏之名跡心摹手追
以日以年自唐宋以來右丞營丘荆關董巨諸家之真傳咸萃焉
昔錢宗伯稱之曰子久衣鉢殆將獨歸石谷亦以子久爲得諸家
之真傳者也王太常則謂五百年來唯石谷一人而已吳祭酒遂
以石谷與宗伯同爲其地靈異所鍾而曰文有東澗畫有石谷方
是時石谷年尚少壯爲三公所推許者如是況今又加以四十餘
年之功其爲出神入化集諸家之大成更當何如哉大凡實大者
聲必閎始者石谷子名擅東南迨其後海內無不知石谷者始之
品題起於數公而投贈詩文克滿篋笥迄今而世所號能文章善
歌詩者有不稱道石□見之篇什者鮮矣覩向所得又不啻倍蓰
焉夫聚多而必散物之常理也石谷語予雖什襲之惟謹已十失

其三四矣然其存者猶八百餘篇若不舉而壽諸梓是委既於草莽也用是屬予中侯子秉衡論次之爲八卷將以傳之永久嗚呼謂盛矣是又唐宋以來工畫之家不能盡得之其時之名流者石谷子何以致之若是其多哉向非所謂四者兼備其聲名之遠出何以至是哉然則非惟今人無不及古人之憾而古人實有遜於今者石谷子今年八十有三既生於子久之鄉其畫視子久增勝其年又將過之而孜孜朝夕不自滿假精求其理是何異衛武公之年數九十有五而猶陳懿戒以自儆也吾於是重慨夫藝成之難如此況欲求德成而上者可不加勉哉乃爲讀其集而序之石谷子姓王氏名翬字石谷又號耕煙散人云

家鷗洲詩集序

鷗洲吾宗詩老也往者余從丘南汪先生鈍翁叩其門弟子之著錄者爲余僂指數人必及鷗洲以爲非獨長於應舉家言乃其詩

亦必名於世者閱今殆將三十年鷗洲之詩日多而日工吾吳中稱詩者必推鷗洲往往傳誦於士大夫之口後進亦藉以提唱鷗洲簪其前後集十二卷梓以問世其於詩上下考論疏別源流兼善衆體非騁才憑臆苟有所作者比也今之論詩者斷斷然曰唐曰宋曰漢魏六朝各以其質之所拘材之所限師說所承襲相持而不相下流於一偏而不自知者多矣魏文帝典論有云學無所遺辭無所假斯兩言者實詩家之準也余觀鷗洲之詩則近是矣不名一家而卒自成其家長言短什多而無溢語少而無促節主於陶冶性情而已又其平時酷嗜書兼嗜茶乃者示余畫笥題辭一卷又以佳茗分餉余余因鷗洲之好尚益知鷗洲矣蓋其爲人高簡不縈情於祿位既南北闈鄉薦不遇雖有仕進之階梯不願也春秋佳日往往二三知己啜茶觀畫分韻賦詩怡然自得也雖蹈前賢之一癖然賢者之好尚與流俗迥別者亦在此雖然余則有爲鷗洲進者余之癖實有類於鷗洲少讀蘇子瞻王君寶繪堂記謂可寓意而　當留意有味其言因思陸鴻漸之品泉蔡君謨之[illegible]余皆留意之爲累每以此自儆艾而終不免爲吾病故欲推其說與鷗洲共勉之若其馳騁翰墨將老而不倦余之視鷗洲則瞠乎後矣昔元遺山以辛敬之爲溪南詩老錢牧齋以程孟陽爲松圓詩老鷗洲之晚而益進庶幾其與二子共千古乎惜乎丘南已往不及覩其成而驗其言之不虛也鷗洲名大緒字成九鷗洲其別號云

小南村詩集序

余之得交於金子最木也久矣歲辛未秀水朱竹垞先生集我吳中之士於最木之居其時同輩數十人或抗談經義或尚論傳記百家或考析詩文之源流正變皆不無爭雄長之心最木獨退然其間余固微窺其志尚而竊異之久之而語及於考亭之學最木

以一言契余心知其平時之伏習者深矣後又聞其家多藏書而最木於日間多接其友相磨切夜則篝燈發篋讀之常至漏下數十刻不休宜其中有自得者而伏膺之拳拳常在考亭也自是余數過最木因與其座上之客皆習既而有小南村集之刻吳中五人皆一時名雋而錫山贊皇朱君尤宿素也寓居於此相與鼓吹其間而最木爲之主盟余未讀其詩以爲是無足爲最木難者彼固伏習考亭之學特出其餘力以攻此耳然而又似慕晉之陶元亮者而以小南村名集何居元亮之詩曰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最木豈自多其素心之友之得常聚而以此仿彿南村之人耶蓋元亮之詩考亭夫子常屢稱之最木與諸君亦推考亭之所尚以尚之耳及余讀最木之詩雄健而疎越雄健則其稽古　獲不專於詞章之學疎越則不以雕飾爲能而其詞旨常有似元亮者且年尚強仕而早謝名韁與諸君時時

𤅢傲湖山間慨然有師範南村之心發爲詠歌有唱斯和雖體製不必盡同聲律不　閒奏要其放情物外脩然無纖塵之涤則諸君悉出於一致此所以爲素心之友而結契無間者歟今茲二集之刻較前未得列者一人秦子含眞方以其詩名京師而贊皇及蔣子芳似二緱子敬思朝曦皆舊侶也今則加以李子克山陳子浮夫他時稱詩者必曰吳中七子云余固深羨之不能不爲一言獨惜此集之成竹垞固不能待當時數十人者亦升沉互異而尹子又黃吳子學山與最木平時尤相知愛者以早逝而不得與此則最木所不足於心者也

家錦含香圃詩序

昔我吳中陸叔明與吾家思光並宅宅邊有池池上有柳何子晳過之而歎曰此水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又劉子璥至吳命駕池上酌水而飲之以爲有異味能使人鄙吝頓消何當時諸名勝

相慕尚之忱至於如此也余向者數至顧應當俠君之秀野園其隔垣則吾松齋兄之季子錦含之居也余憩息園中見其清池涵碧高柳眠除往往經數宿不忍去俠君既無愧於叔明而松齋之有錦含則猶少微之思光也兩家幸而並宅以居過其地者能無覩池柳之搖颺一如子晳子璥之低徊興羨乎俠君今以詩學負盛名世之慕之者徧海內而吾松齋兄故以詩名所爲集若干卷人爭傳之錦含天才雋厲其學得之家傳而又窮披六籍旣精應舉之業其於詩則自建安以來之作者靡不討論其源流穿穴其突奧自少至壯磨淬已厎於成香圃之集以豪俊之筆擅麗密之致超然於繩墨未嘗稍弛其格律之嚴世之宗工秀人莫不嘗識之矣而又長於作賦漉沙熬波之語未足爲奇洵知其才之不減思光矣抑余猶有　焉吾張氏之在吳中其盛於宋齊間也以前有敷演鏡暢後有克融卷稷故也今松齋兄旣即世而鷗洲以錦含從父唱興風雅其筆行中若匠門若松南皆接軫而起錦含之羣從則曙來佩蒼茹峙山皆清才也譽疊乎此唱彼和繼是而鼓吹之者正未有艾又安見後之視今不與夫敷演鏡暢克融卷稷悉數之無異也耶因讀香圃詩喜吾吳中張氏之復振輒題而誌之嘉定宗人樸村雲章

鄭芷畦禮問序

吳興鄭子芷畦今世博物洽聞之士之尤者也百氏之書無不究覽著作滿家往者朱竹垞先生數數爲予稱道之予得因竹垞以交於芷畦芷畦嗣是每至吳門則必訪予相過必出所纂輯以相考質其或不過必悵悵焉累月日以予之至陋芷畦不加鄙夷欲匡之有所折衷余惟學者之病勤者多不能斂斂則不能勤旣勤且斂必不能虛其心商確以求至當之歸而芷畦兼是三者余於朋儕中誠難遇其人也近年尤邃經術三禮之書廣集羣儒義疏

而進退之其於戴記病東滙之陋略勒成一編懷之過余且名其書曰禮問嗟乎芷畦博綜六籍余見其經目而輒記於心口吟手鈔窮日夜之力而不息乃不以其學夸詡於人謙謙然若不足至如余者亦下問及之余不滋有愧乎雖然嘗怪世之交友者習爲諛言以相媚悅絕無相規益之道芷畦好問余敢不竭其誠間誦夫子之告子貢者曰夫禮所以制中也不覺掩卷而思有會於全書之旨而歎曰夫子言詩則以思無邪蔽三百篇若言禮而欲蔽以一言竊謂惟所爲制中者近之是何也禮也者不及不可過之亦不可子貢見夫子以師爲過商爲不及而急問之夫子曰何以爲此中者也故夫子告之以禮乎禮如此夫人之材質愚者每患不能企而及斂者每患不能俯而就以余觀乎茲書之衡論合乎中者固過半焉矣亦有不及者斷斷乎無之而未免有高出乎諸儒之見則不能俯而就者有矣以吾友之高明詎不能照見乎此

然而有不自覺者聖人制禮與夫敎天下後世之行禮者中庸焉而已矣無求異之一也非惟不求亦無以異爲也故極高明者必道中庸經曲之禮三千三百要其歸不過所以制中以是爲吾友進不知以爲何如若余之愚將矻矻以老矣尚不知所以勉而企芷畦其未有以教我何哉芷畦將舍予而之京師於其行爲序其書而申以問之

姜仲子焚餘藁序

萊陽二姜先生給諫大行其事跡卓犖於先朝其名烜赫天壤晚年遁跡吳中吳人立祠虎丘有司歲時致祭其子孫亦多居於吳者予初識大行之子奉世篤行君子也因奉世以識其從弟學在則給諫之仲子皆得訂交焉然余方奔走南北不能數數與仲子遇仲子一日邀予而酌之其所居曰藝圃清池淪漣古木叢茂隔岸巖石列峙狀若屛嶂予徘徊樂之蓋相國文文肅公之故居所

謂[illegible]瑤嶼者也文肅與二姜先生先後不同朝而正氣之孚適於金石其遺居歸之學在安知九京有靈文肅與二先生其魂魄不嘗同遊於此乎然是時仲子尚未以詩名也而其人與地如此詩之胎性所結深矣嗣後仲子以攻詩兼工畫聞於吳中求仲子之畫者必得其題句以爲重雖不識仲子者見其畫與詩意其遺世獨立不讓古之逸民高士也虎丘二先生祠後別建其尊人贈光祿忠肅公祠仲子晚年多居於此以庋奉焉予曾月下叩其門不應　幾何仲子已即世未之知也豈意今日予之爲君定其詩乎焚餘藁云者仲子不欲以言文其身憂悲愉佚雖一寓於詩不自收拾輒舉而火之今之存者或零落於篋笥或得之友人之藏弆或得之子姪之鈔錄皆近體爲多其近體之絕句尤於題畫爲多諸子本仔等編成　上下二卷少子本任得瘵疾有不起之虞屬奉世之子本渭來請於予論次而序之曰本任待此得梓以行世即死目可瞑矣先生其亟許之余聞其言而哀之因得盡觀仲子之詩皆原本忠孝[illegible]愴纏綿間遇山川雲物花木蟲魚寄興蕭疎而染翰弄筆其本根常不忘於心仲子之於二先生可謂無忝爾矣後之君子讀是詩必有兼得其志者余是以論之毋亦使其無傳焉又有感於本任之言能不墜其家風如此意者天其默祐之乎刻既成本任可以蹶然而起矣康熙甲午夏嘉定張雲章書

空明子詩集序

空明子居雲閒與予同姓年少於余呼余爲兄先是數年之其家見之知其志甚高趣甚遠其學進而不已又知其能詩而未之見也今年三月余復過之聽其言亹亹乎仁義之途將居之由之以懲世趨而返之正其於處家經國之宜講之既熟行且守其道而不變也余爲歛衽者久之蓋余之所能言止此而空明子皆先吾而昭昭矣如是雖其文詞之未盡工余方欽挹之不暇而況其爲

詩古今之體累千萬言屢出而屢[illegible]乎夫其得之天者有超軼之姿取之學者無運用之跡時而青蓮則跌宕俶逸時而昌谷則奇恣詰屈時而樂天則從容諷道曲暢敷陳時而義山致堯則又柔情婉約藻彩綺麗要皆一發於其情之不容已才之所畢達未嘗規規於形模如脫槧而出之也其曰空明子者蓋以爲不空則不明不明則不能自鑒以鑒物不能自鑒則已之善惡混不能鑒物則人之善惡尤混昏昏擾擾何以爲作詩之端原又何以別其體裁辨其聲律畢照其妍媸巧拙也哉空明子之心猶鏡之不受塵也水之之不受撓也處貴盛之族非惟不溺於利欲晚而律身益嚴待人益恕以禮防範其宗人翕然爲鄉邦之矜式焉蓋其同祖兄弟十一人兄弟之子又若干人自少宰公顯貴以來迄今次弟登朝及接踵科　第者復六七人空明子皆勗以言而望之以賢人君子德成而名立者憪憪備至至自教其子則年十五六有聖

章之目而天一旦奪之其哭之以詩雖不免於感激怨懟卒能抑情而制之以禮嗟嗟乎如空明子者詩不患其無傳子不患其無繼第不知天將老其才以有用耶抑竟委而置之不問耶此余之不能無感者故因論其詩而并及之空明子名棨字景桓為之序者嘉定宗人樸村子雲章康熙五十三年季夏日也

吳氏世譜序

余少則聞邑之南翔鎮有吳氏者多行厚德其家則由新安而徙居者也後乃識今碭山縣教諭吳君上加及其子雲臣交之以紀羣之間而雲臣與予游尤習今年出其家譜圖一卷徵序於予其辭甚懇取而閱之則自泰伯以來得姓近三千載子孫相傳殆將百世矣而枝葉源流無一亡其名失其序者世所號為故家大族罕有如吳氏者也昔之為譜者莫善歐陽子然其世次或存或闕至八世祖以下乃稍稍具我又莫善老泉蘇子自高祖以上莫得

而詳焉歐公嘗言春秋諸侯之子孫得不絕其世譜者當時惟杜祁公家今之世去歐公時又加遠矣求家乘之不失其守而歷歷可考見者抑又難矣吳氏之先與周同祖迨勾吳立國傳二十二代孫夫差而失其世系皆見太史公周本紀及吳太伯世家作譜者本此猶無難者其敘失國後十傳而至漢長沙王芮又九傳而至廣平侯漢又十四傳而至吳西安令猛又八傳而至唐監察御史少微自後無大顯者歷今三十有五傳而至教諭君譜之所次皆如在目前其族之蕃盛散處非一言其本支轉徙之地則長沙王父申因仕楚謫番陽芮遂起番陽令後封長沙而廣平侯漢范睢以為南陽人其地去長沙未遠也猛嘗於豫章江值風濤執白羽扇畫水而渡晉史謂猛為豫章人則猶在番陽也少微之父義方譜言其講學於　因遷居焉少微復遷休寧之石舌山新安之吳由是始其後遷澂塘復遷厚美皆不離新安至教諭之曾大父始遷嘉定之南翔其大父伯燿先生有學行隱居不仕教授鄉里尊人虞卿翁家日益恒推以給其族黨所謂多行厚德者也翁之友有萬其者翁曾以五十金歸之而萬失記後復來請翁告之實未釋其疑翁曰吾豈以五十金失一好友心哉復出金如前數萬後於舊篋中撿得前金見翁題識宛然因大慙來謝曰子真長者吾為子包容乃爾耶翁他行隱厚類如此人咸謂其家積善有餘慶而教諭君父子皆以純篤之資加之以學植教諭前訓導夫長弟子已羣尊而信之雲臣曾授學於陸先生稼書之門規言矩行動以古賢為師是皆能亢其宗以繼美於前哲者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吳以至德之裔當周之世傳國久長宜矣及長沙輔漢之興而王者五世支庶又數世為列侯廣平之在東京侯者又五國何其盛哉自唐以下無聞人豈盛極者難繼亦物理使然歟要非世其善修其業不克繁衍而譜圖之歷世不廢尤為難得

非夫親親尊祖敬宗收族之君子代起而修明之必不能若是之秩然粲然亘百世而如在目前也宜乎教諭父子親親尊祖敬宗收族之意倍切其屬余言尤懃懇而不能已歟夫盛衰之運相循於無窮今日之吳必將復興苟為善而不已安知其不更如周漢之盛也哉吾是以序其譜勉其子孫

繆氏族譜序代

吾州之下邑多與匯水會東北尤瀕海渺然汗瀾無涯際嘗疑扶輿靈淑之氣至此焉窮必將鍾秀於人焉如皋之拼茶場聚族而居者曰繆氏自宋世由蘇州遷此迄今五百年歷世十三四子孫累數百人他姓略無雜處者故亦曰繆家堡余嘗登昭陽城而望煙波浩淼中未嘗不指其東北隅曰拼茶繆氏之俗在焉元明之間有思恭（諱名德）思忠（名德）二公一為淮陽路總管一主麟游縣簿皆凜凜持大節以終始者[illegible]中教建二賢祠旌異之其遺風餘

烈至今土人猶有能道者由二公而上遡其可知者曰尚勉公即
淳祐間從蘇始遷　一祖也今繆氏之族不獨拼茶散處於江南北
者皆尚勉之後人在有明之末造贈詹事宮諭公江陰西溪先生
其名氏尤烜赫在人耳目西溪與二賢雖枝分派遠而同一本源
如皋之去江陰雖限以大江而南北並峙不逾四百里後先崛興
相望於三百年中二家之子孫所共仰而尊之者也豈惟二家必
將胥繆氏而羣致其尊仰焉豈惟繆氏凡江之南北文人學士下
至芸夫牧豎咸將入其廟而敬過其墟墓而欷歔太息焉嘗聞之
儒先之言曰一宗之人得一人以顯其先在他宗之中必有慕效
而起者效者愈多則所勉者滋衆吾知由一族而鄉國而天下不
難也余嘗見西溪之爲拼茶序此譜也抵掌於二賢之義烈不已未
幾而以疾惡黨正爲魏閹所切齒身與楊左諸君子同盡其大義
不已掀揭天壤名爭日月哉繆氏之子孫前有二賢後有西溪視

則視傚砥行立名子孝臣忠兄友弟恭之事如渴飲飢食之不可
已而又陶鎔其血氣涵養於中和賢聖之與幾不遠矣豈徒爾族
之人所具瞻也哉尚勉之十三世孫亮士手輯其宗人之譜而問
序於余余惟其所以尊祖敬宗合族而敦睦之者意不徒在聯合
世系掇拾名爵備書其生卒葬送已也必將奉其先之二三偉人
以爲其族人子弟訓告焉余是以序之如此庶幾有人焉繼是而
興起應淑靈之氣以副余曩昔之望者此亦亮士之志也夫亮士
名偉臣登甲戌武科進士

朱南明姓氏譜序

姓氏之有譜也昌昉乎周禮瞽矇所掌有世奠繫說者謂即帝系
世本之書以世之序而定其繫也推而上之則舜時已書十一篇
有以別生分類而　者此見於書之序說者謂別其族姓之生分
其合族之類未知其篇目何名大抵不出九共九篇之中則夏殷
之前已有其書而惜乎其不傳矣司馬遷約世本脩史記因周譜
明世家姓氏之所　出始較然矣要其初不過數姓而氏族日以
繁如魯姬姓也桓公之族有仲孫叔孫季孫氏仲孫之族又有孟
氏南宮氏子服氏叔孫有叔仲氏季孫則有公父公儀公鉏氏之
各異又如宋子姓也有華氏樂氏皇氏爲戴公之族有司城氏爲
莊公之族有魚氏向氏鱗氏爲桓公之族又如晉智果之別於太
史爲輔氏此皆春秋之世班班可考者氏族之所以日繁也馬遷
而後專爲氏族之書者亦日多晉賈弼有姓氏簿狀賈希鏡有姓
氏要狀摯虞有族姓昭穆之書江左重門第婚姻仕宦皆稽諸此
而譜牒尤嚴焉唐之李素則有內譜柳沖則有姓氏錄以至路敬
韋述之徒紛紛撰著不可悉數矣率皆湮沒而不傳今世惟氏族
大全萬姓統譜等書行於世矣休寧朱君南明之爲書也其譜姓
氏之源流則同而其意又有異焉採之傳記百家書其實跡以姓

相從固矣第取其有嘉言懿行之可錄者錄之而姦邪回遹悉屏
不書似乎有勸而無懲非春秋賞罰並行風雅美刺交作之義然
讀其書想見其人蓋嫉惡之深而不欲以污吾簡牘者耶亦非必
有意于著書乃輯之以訓家塾啟蒙童而傳示子孫爲則效者耳
非如向者諸人一意於奠世繫別生分類而爲之書者也積之歲
久卷帙既多遂依俗所傳百家姓而次第之又補其不足則推之
千家而姓氏之源流亦因以互見焉其於近代採之尤詳即春秋
榜之所登有可表見者咸在其煩簡之宜似尚欲增削而後成書
者然亦燦然而可觀矣其子雯經往往抱其書以泣欲謀鋟諸梓
而求予序其首余雖未識君然熟聞君少好游學其在前朝浙東
西及三吳之善士皆遍交之又游於齊魯間曾隸籍臨清而爲其
博士弟子員後復　之則專採輯此書以寓其意又聞君力行善
不施不伐盡散其家財而未益泰然其爲此書勉人爲善深切而

著明而以係姓受氏之意出之豈徒望後之人世守其宗祊者耶予故爲述其書之 本而著其意如此君諱士傑字去凡後名從赤別號南明其先蓋與考亭夫子同祖云

贈李蒼崖序

余嘗以人之榮枯得失皆有定分昧者惑焉乃至畢一生之學術智慮而營營逐逐於其間爲取古之知命不惑者所言所行嘵嘵焉告語之無以奪其蔽固也世有以人生年月日時支幹所值屈伸消長之數推之而歷歷不爽者以彼其人遇焉而亂相與蕭嗟而信其然既已信之則亦可以知營逐者之徒勞而翻然變計矣夫自世之日習於諭也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恒以爲迂闊而不足感其心矣庶幾曰若者貧若者富若者貴若者賤皆造物者若爲之分量而限制之人於其間妄生厭羨徒至於遺親後君辱身賤行而不能有毫髮益也如是或者其轉而從我說

乎則是談理不如其談數也歟要以天下萬事萬物之故無有[illegible]乎五行者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而豈有不同出於理乎顧其說有精不精耳李子蒼崖儒者也吾見其儒之業擇焉而精故亟與之友向人恒樂稱之間而爲余論榮枯得失五行屈伸消長之所以然皆若可照燭而計操券而驗者與余向所持論縣有契於心甚哉李子之精於數者李子之精於理也顧益慎其所以告誠於人者吾將恃子爲轉移之一術也夫

贈印史范君序

東觀漢記載馬援上奏符印所以爲信也天下不正者多宜廣曉古文字者以正郡國印章夫刻符摹印其盛於漢而猶有伏字犬外嚮之失皐字或爲白下羊或四下羊又有四下人人下羊之錯雜則知其時已不 齊同而伏波之言若此況流傳至今日而古人之成法破壞殆盡乎范君獨能親見作者之本旨自秦漢以迨元明字書印藪莫不究覽一一譔去其非而存其所是久之而胷之所積者多偏傍 畫皆不以己意爲增損折旋俯仰其風神未嘗不積遁而左規右矩自覺森然噫今之以此藝名於世者吾皆見之矣惟務爲新奇可喜移此儷彼塗飾耳目無如其合之古法而不合何也范君今年與余遇於廣陵友人查夏重爲之乞言出其舊所製搨本遍觀幾疑夫秦漢金石之作零落於荒田敗塚之間者盡出而撫有之亦奇矣哉國家一旦如漢時以六體教學童而必先古文篆書且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吾知世有伏波其必以范君爲舉首矣豈徒吾黨之士得其一二摹畫稱章藉爲光曜已哉君還其持此言以覆於查子

殷介持印譜序

大小篆古文之省也八分楷隸又大小篆之省也三代而下人情惟約易之趨以至於今而學士大夫之所習罕有及於史籀李斯

之遺製者唯秦漢印章存什一於千伯而業之者通其意焉耳世之人又往往好出新意以變亂之則其法寖亡而不可問矣余覽字書如許氏之集大小篆薛氏之集鐘鼎而又有顧氏印藪諸書具列其形模意制有志復古者尚有所據依而可講元之吾子行勝國之文三橋何長卿最號能追踪秦漢皆通是意以得其宗傳者今人舍是而別問途不巧爲雕飾以媚悅時目則恣爲詭異簧鼓庸俗皆新意之爲累也吾邑殷君介持乃能力反世之所爲而一意於復古由文何諸人遡而上之靡不窮搜博覽備之多而取之精故能篆古人於刀筆之下而不自知其心手之相適至此也凡人之學有以異乎今必有以合乎古不備之多而取其精[illegible]以成一家而傳後世乎吾於殷君之所學從而講其所[illegible]籀之精意可復將 斗鳥跡其去是也豈遠乎哉故[illegible]古世之有志復古者

壽序

冢宰蓼天宋公壽序

大冢宰宋公以十一月十七日爲嶽降之辰[illegible]
欲前進一觴祝公萬年景福下至羇旅憔悴之士與公平昔雅故
及一日被接引者咸駢肩躡踵於門其間能文章善歌詩者摛詞
發藻爭願執筆而紀其盛王子咸中公夫人弟也先期語雲章曰
言子其可以無言蓋某之辱知於公深矣所以誦公者義不可以
獨後今年夏某以書獻於公畧擧貴賤之分際以爲士之懷藏道
德者必知所自守不僕僕於王公大人之門而爲王公大人者於
草茅塵土影响昧昧之士褰裳疾行而取之不爲過自世之聞此
言者無不笑而唾之而公獨容焉納焉加奬識焉某有友祝生者
蓬户繩樞裋褐不完而力學弗怠某不敢蔽之於公而公即加以

一言之譽使稍稍振拔於泥污之中則是公之於某不遺其卑鄙
不疑其欺謾遠察而信之而推及於祝生也某聞古之君子知其
人也則愛其人以至於其父母妻子以至於其親族朋友然而是
道也以語於中古之世即爲難矣其今日者獨幸而遇之公乎公
之知之愛之而以至於某之朋友乎竊求所以得此於公者而不
自知也雖然以余推而論之又未可私公之大恩於一己也公今
當周官冢宰之職所謂掌六典以佐王治者尤於進退百官別白
賢不肖之際兢兢焉苟賢也無不欲引而擧之苟不肖也無不欲
屛而去之至其長育成就天下之人材惟恐山林草莽有沈溺枯
槁而不能出者也其有擧而告之者惟恐其不盡也吾知公宰天
下之量如此矣在尙書周公告成王以立政者曰吾則末惟成德
之彦以乂我受民□ □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故其時自任人
準夫牧作三事以至侍御之虎賁綴衣及百司庶尹外而大都小
邑甄人之屬罔不灼知厥若務得其人以開周家王業太平之基
此周公爲冢宰統一 吕之明效也小雅南山有臺之序亦以得賢
爲能立邦家太平之基故詩人樂其事而歌之而至以萬壽無期
遐不黃耇爲樂只君子誦此又本其能得賢者而推之壽耇得福
之所由然矣公今甫居是職即遇天下官入計述職之時凡所擧
劾按免無不得其宜而又孜孜於士之未進者憫其困窮而汲引
之恐後寧非有見於周公立政之本者哉今且年未及耇以宿儒
長德爲朝野所仰望
聖天子眷注彌隆方擧論道燮理之任畀之公將見福祿所積如
日升而月恒其於南山之詩人所誦無有不合者乎某不敏而言
無文未能侈談公之生平與夫世之摛詞發藻者爭輝耀於几席
間第以某之辱公知者旣深時時有感於祝生之事因推公宰天
下之心而以周公之說進焉且以卜公壽耇得福之無窮與樂只

之君子可比類而咏歌之也王子听然而笑曰有是哉子之言譎
而無調其以是爲公敬進一觴

大司憲公潭州陳公壽序

嘗讀詩至南山有臺之序曰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
之基矣其詩所以頌美樂只之君子者意雖多而大旨不過本乎
此遂承之以萬壽之祝而致其深願於君子者至於重累其辭而
不能自已也夫詩人托物比興雖往往言在此而意實在彼顧絶
不正言其所指云何序詩者何由而推知其必以得賢爲樂哉解
之者曰賢人必爲國行善政不賢則反是故用賢則禁用賢則福
用賢則天下頌之由此言之詩雖不言得賢而意果可推而知也
歐陽子曰高山多草木猶周大國多賢才此則因序詩者之言而
推其比興之義如　朱子不信詩序據後漢衛宏傳謂序乃宏作
非與詩並出者故歐陽子之言亦因以不錄要之得賢而太平之

基立基立而壽考之期無窮其理固不可易也潯州陳公身爲當世之大賢朝野所 以致太平者而又嘗樂引天下之賢者背位冢宰今居大司農國之元老碩臣康熙三十四年年未六十十一月二十七日爲公降生之辰其頌公之眉壽黃耇者滿天下也雲章去京師竊伏田里者十年而復來不能多識公之事業功德顧以其嘗所知公之一事徵之平湖陸先生稼書自作令嘉定其賢聞於天下後補靈壽名問日流道德日高政化日以翔洽世皆知之而莫有能昌言於 朝者惟公與濟南王公合詞薦之
上前遂得入試御史所有建白世皆難其言以爲舉而布之皆善政也
天子迄今猶思之以不究其用爲惜天下於是乎莫不多公之能得賢夫世有賢人懼其側生幽隱不爲我耳目之所及耳若衆人灼知其賢如陸先生者何難推而揚之俾國家一收用賢之效而

有不然者禍福利害之見奪其中而愛君憂國之心不如其保爵慕祿之心也蓋賢者之於世恒齟齬而不合知直道而不能枉道知讜言而不能諛言務引君於當道而不能阿意茍容一旦是非邪正回互反覆其人既不能自明而亦往往責及於所舉之人此公於陸先生毅然舉而昌言之無毫髮顧慮於中者一出乎愛君憂國之誠而能盡去其禍福利害之蔽感也雖然公之心不求福而天下之福集焉天下之引領於賢人君子之在位也曰彼必將有以安息我也成就吾也必有固本邦寧而立太平之基者夫然故一賢人阻天下羣而詛之一賢人用天下羣而誦之以一人而當天下之羣詛其必非福則以一人而當天下之羣頌宜其榮莫加焉福莫厚焉矣今公爵上卿旦夕當輔相而年尚強盛他日黃耇眉壽而享無疆 期之算何疑乎推本所由序詩者之言爲信而有徵矣抑公之得賢豈特一人一事而已朱子有云權力所在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雲章今年秋始得拜公邸 降色辭而與之接其虛己容納之量若將可挹者追思十年以前或未謁公而偶得以其詩歌之末達之公前公命侍史錄之屢向所知假之獎譽則公之於士採及於一才一藝雖如雲章者尚在所不棄而況於天下之賢乎吾聞進賢退不肖宰相之職也然非廣諮博采取之平時者豫則不足多得天下之賢觀公之用心如此一日作相而登進羣賢共濟天下事不有餘裕哉公與王公今同官而疇昔同其好賢樂善故陸先生亦同其論薦王公之齒則稍長於公斯言也公其遇王公而并出以爲壽吾知必驩然而共酬一觴也已

相國京江張公六十壽序

嘗讀周誥君奭之篇見名公之將歸老於其邑也周公所以勸勉而告語之者何其纏綿悱惻詞、、反覆無窮已也名公身爲太保

其時多方既靖輔理業有成績或者持盈保盛避而不居其情固有不容已者而周公方謂上之不敢寧於帝命下之罔尤違於吾民一則比之殷之六臣而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一則儕之武之四人而曰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所以望名公之同心共濟而咸成功於不怠者可謂至矣名公於此果不忍委之曰在家不知而竟終始以相成王者良有感於周公之言也以是知古大臣勤心體國相勗以義如此故能俾其君得以祈天永命而已亦享壽耇於無涯豈不休哉大師相京江張公居政地八年爲今
天子倚毗最重以奉諱家居既即吉優游林泉頗聞公意殆將樂之而不欲出今歲公甲子始週六月二十五日爲降生之辰朝之公卿大夫競爲歌詩若文致之於公以效無疆之祝仰望公於江之南扁舟杖履往 金焦北固鶴林招隱里巷之人聚觀贊歎見公朱顏綠髮無異少壯以爲神仙宰相并公一身在朝羣公莫不

嘖嘖與羨其願以爲公之者德旣無異於名公而今親賢之佐皆
慕周公者也寧無　周公之告君奭者告公而顧得獨享此樂哉
吾聞君子之心有所得則必推所得以與人身有所願欲則必推
所願欲以給人公豈其意在於獨樂哉公憂樂同人之志植之早
歲胚胎前光作爲文章奇偉秀傑天下士讀之者莫不以爲公輔
之器未弱冠以名進士解巾登朝之初即今
皇上御極之年蓋天生我公以貽
皇上所謂啓欲有開必先者也自文學侍從以至大用獻可替否
講道論德歷四十年公之功在社稷澤被生民者多矣寥勿之謀
罔有不與樞機之要罕不得參公之遇知於
上者深矣當葛爾旦之憑陵塞北也
皇上振赫斯之怒親御六師臨之顧視股肱臣莫若公者前後命
翼贊以行者凡三焉沙漠之野氈裘廬帳風饕雪虐材官騶張或

肌粟跰瘃公恭德慎行平時謙謙然若不勝衣仁者必勇至是曾
無纖毫儒懦形於顏面鷹揚諸將皆賴公以自壯
上親解御貂以衣之至　睿斷神速醜類應機立剪公皆有以寄
贊之天山瀚海勤銘紀績以及黑倫河拖諾山古來簡冊不經載
之地莫不侍　鑾駕而親履焉計公之行前後蓋數萬里矣誠以
世當有道守在四夸致
天子親征不庭爲臣子者義不得以燕燕居息至於崎嶇帷幄成
功告廟天地寧謐而公之忠誠已薄四海貫日月而感金石矣今
四方無事
天子娛神閒宴意豈嘗須臾忘公耶況乎如成周之世天命亦既
純佑矣猶曰吾不敢知百姓王人亦既秉德明恤矣猶曰吾不敢
知大臣之用心固。是者乎抑公之平生位極人臣而操持恒凜
一介食不重肉御無短勝所以古身自約無非欲斂此大惠以施

之人也其肯獨樂其身而忘吾君吾民哉料不然矣
皇上行即名致公、其慨然思同公之言而如名公之終始以輔
相成王他日致吾　國家多歷年所登吾民於仁壽之域則耇造
之德所降爲何如吾且將見鳳而聞其鳴矣天於斯人寧不永永
相之即以名公而言告老於成王即政之時後更數十年不聞其
釋政詩書不言其年壽自後儒推之以爲幾近二百歲天壽平格
夫豈虛哉請弁以周公之言爲我公壽

大中丞商丘宋公七十壽序

今上臨天下之四十二年大中丞商丘宋公巡撫江南於是歲一
紀矣江南之民以爲宣
上恩德鎭撫吾民煦嫗覆育涵濡漸被之久無若吾公者故時三
吳父老相傳前明宣德正統間吉水周文襄公撫江南最久至二
十二年民之謳歌思慕亦最深至於今而不忘今吾公其周文襄

公之比乎雲章聞文襄公之爲政也自興革數大事而外樂從寬
簡其時告訐之風不得行至有以此面詰文襄者文襄曰吾但知
奉敕撫安軍民耳吾公自江右移鎭紀綱旣飭百職具舉遂一意
與民休息其撫安之效與文襄等而舊史氏稱文襄宇量恢弘才
識通敏莅事精勤臨民和易公皆約略似之獨有一事爲公所孜
孜惟日不足而文襄時未之聞其所關則甚大者公傾身以接士
大夫至草澤巖穴阨窮幽隱無不畢出爲之揄崇高降色辭誘掖
獎進徐徐而叩擊之人各盡其所長而後止昔荀卿子言周公之
好士也無越踰不見士其見之也有執贄還贄以及貌執者欲言
而請畢事者之不同自十人二十人以至百餘人千有餘人而不
厭周公求之如此其急也禮之如此其厚也接之者如此乎其廣
也豈好勞哉豈樂　其輔相之尊懿親之重而屈於芻蕘廝賤哉
豈沾沾焉以取下士之譽而無所補哉彼其所以資乎士者有二

一則謂越踰好士而上〻至士至而後見物見物然後知其是非此士之有補於庶政也也一則在百人與千人中而自謂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此士之足以左右乎周公之德而有裨於國家之大者也蓋天下有賢者焉有不賢者焉識大識小之謂也有大賢焉聖君括相之所基仗以輔理成化者也天之生材如梁棟杗桷薄櫨棖闑之各異其質如輪輻蓋軫轄菑爪牙之不齊其用然而作室者資之以成清廟明堂之巍峩造車輿者資之以行遠負重而不傾覆所取資不同同歸於有所補而已公本相國文康公子早以斯文負重望爲天下士所歸向其所歷職聲績暴於海內今居卿班受重寄去輔相之日不遠矣江南之地環境數千里戶數百萬比於周公之分陝爲不輕矣豈能恃一人之耳目無不周之聞見一人之心思無不及之知慮其博謀而周諮之以使民情吏治之無不達也宜矣乃公既取衆人之耳目心思以成其

撫安軍民之治而又冀得二三士於千百人中以儲廟堂梁棟車輿輪輻之材吾安知不有人焉出而與公共襄至治爲國家樹根本爲子孫黎民計久遠足冀奕世於磐石之安者以副公之望也哉今歲首舉南宮及對大廷黜天下者出公所校拔長育成就之人亦足以覘公得士之效矣雲章無似辱公深知一歲得再參謁內顧懷慙夫亦旅進旅退於百千人之中焉耳今歲遇公七十之年正月二十六日爲嶽降之辰公方奉侍　南巡之駕拜慶公者皆後期至其思以一言衍千秋之觴而仰惟勳德之隆莫可殫舉唯是吐捉殷勤同於周公者將必得大賢焉援而進之於朝以期異日輔安天下永固根本至於奕世之子孫黎民俱蒙其福則公之所以爲壽者可知矣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二者之相因而致蓋自古誌之又　疑哉公既簡在
上心近數蒙　天語褒嘉及所寵錫尤甚行必大用公普其澤於天下江南之民惟恐不得私公也相與望公如前明待周文襄故事就地進爵爲尚　庶得再留　公以惠我民俾歲歲致其頌禱江南之民所額手而祝者也公之諸子文學政事各負用世才而次公山言時方成進士選入翰林文章聲譽流布於世既久器識凝然人又以公輔期之家世福德之崇詎有涯量哉抑公嘗以淮黃水溢數縣之民饑饉流離連歲請之　朝賑活以億萬計而民得復聚完安集其功既以叵測天之所以厚報公者當何如此又周文襄之所未得絜量於公者也不揣謭劣願歲歲濡筆而記其盛

壽徐太夫人六十序

相國崑山徐公以進士第一人仕至文華殿大學士天下之人莫不榮公之遇以爲位稱其德顧晚年罹讒間之口致政還家既宿昔以勤勞國事成疾復懷廊廟之憂遂至不可療治天下之人又莫不惜公之不究其用而於食亦未乎也及今公薨已六年而公

配湯夫人年六十二月七日爲誕降之辰長君孝廉實均羅賓客稱慶於家次君道積計偕京師方試禮闈成進士入對　大廷又幾爲第一人以細故小抑
上又親擢置翰林越三月而報至人之稱慶於太夫人者有加焉門下之士張雲章爲之序而言曰盛衰倚伏相尋於無窮而德盛者食報必大理所固然無或爽也雲章之事相國前後十年所見當世鉅人長德無有如公者公恪恭以處己造次進退必以禮雖私居燕閒無惰容則脩之身者遠常寡矣篤棐以事上忠言嘉謨隨事獻納而至於抑邪與正贊元經體振飭百度則天下國家受其賜者大矣至於伯兄尚書仲兄庶子兩公力敦孝友閨門之內雍熙肅穆尤爲禮法之宗士大夫之稱家規者莫尚焉又以知其佑啓之無缺而足〻　曰厥後矣如是而爲之配者非有順承之德不幾無以堪之也乎易家人言男女之正位內外義同於天地之

大而原所爲正內者其象必以六二之順巽爲吉則婦道之所重可知矣禮曰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其義亦猶是已詩鵲巢之序曰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言其坐享成業亦順以承之之謂而爲配之德大矣今世婦人往往挾自遂之才而以無收遂爲不足爲故不能明彰婦順而爲之夫者義不足制智不足率馴至從婦而不以爲諱其見之公卿世族之家者視下里編户爲尤甚此易詩禮之道所以不明於天下也雲章居相國門牆久見夫子之家事洽夫人知處之明綜理之密遠過乎世之閨閫而俱有所弗恃一循乎易詩禮之所云而已矣公惟以其正之家者而正諸人故其出有原其本有根夫人惟以其承諸公者正之家故德與公侔而內外和順克享大業夫禮始於經夫婦厚人倫而繼之以美教化移風俗則夫人之於公所裨爲何如矣旣佐公以積行累功而致爵位之崇高如此

又能貽其子以趾美前人而復光家道於久長此與易詩禮所稱同其休叶其吉無疑也相國之不獲遐壽夫亦耆造德不降而吾人之不幸彼蒼者稍嗇於其終必將倍豐於其後孝廉君雖尚抑於閭里

上一日念相國之舊勳必優以登進之階而次君方讀中祕書學識凝然人咸以相國之德位望之太夫人天錫難老於以享二君之榮祿寧有艾哉祝嘏之辭雲章敢拜手以獻

符匡世先生八十壽序

去余鄉五里而近曰眞如鎭居民數千商賈遠集其中讀書談道恒不數人而符先生匡世特有聞於時先生余父之執也余初毋髫見先生與先君子主客無間余或嬉戲其旁或端拱揖立或在隅坐捧酒肴以進以 熟識先生先生少時才甚雋搖筆爲文辭屬風發攀援古昔好辭宕其詞加以卓詭有司有數異之者以分是子也其曾羅二十一史者耶拔以冠其曹莫不屈服而是時先君子與叔父筠立毋舅方建方聲從毋舅方禹方思及徐翁台符余從母之夫也又有邑君古隣其年齒皆與先生相上下且後先遊鄉校結爲文酒之會歲必數聚余猶見其至我家相與握管咿唔焉今逆數此時忽忽已五十年矣於時吾父輩年皆少壯意氣偉然謂功名可立致事業垂無窮未幾而賫宮禍作無得免者以致坎壈癈痼山丘零落迴視向者盛衰聚散之感可悲也夫從毋舅方思復爲余婦翁最先即世而先君繼之毋舅方聲方建及陸君又繼之十年之中亡者過半而方禹舅與徐翁頗享年壽亦以前即世余叔父在輩行中最爲年少歿亦七年矣其巋然存者惟先生耳先生居眞如與方禹舅俱以學行爲人師晚而同輩凋喪落落於鄉里轉客雲間吳門其人爭延之以授經歸而即安於家者未久也所著詩歌清遠閒放蕭然自得不以炫世俗獨出一

二以示余似以爲能知先生者余每至眞如叩先生之門而侍杖屨焉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余不幸早失所怙得修進退之禮於先生敢不惟謹乎見先生年愈高而顔猶渥丹神明甚强步履至數里不厭未嘗不驩然喜退而追憶先君又未嘗不黯然悲也先生今年年登八十九月二十九日爲其誕辰余將謀所以壽先生者而先生屬余言甚懇余以先君子所得之年準之先生僅逾其半而先生今者所享已幾幾乎倍之自此而大耋期頤遊遨人世以視先君之隙光過駒者何如也嘗聞先王之貴老者爲其近於父也此爲凡爲老者言之也而況爲其父之執者乎余旣以通家子之禮壽先生竊感疇昔先生與先君子周旋恍惚其事歷歷五十載不啻隔世而先生難老如此獨不可以賀乎雖微先生命余烏得而無言

考功東江唐先生八十壽序

至治之世敦龎淳厚之氣固結於宇宙之間上之人歛時五福以
備諸身凡厥庶民不錫之福有況於其時之賢者乎殷之中宗
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享國五十九年其臣則有若伊陟臣扈甘
盤皆天壽平格以保艾有殷者周之文王年九十七武王九十三
則有若閎天散宜生太顚南宮括爲之臣耇造德降以致鳴鳥於
岐山噫嘻可謂盛矣天保之詩祝其君以岡陵山阜日升月恒何
所不至南山有臺之篇祝其臣以無疆無期眉壽黃耇亦無不至
推之旣醉鳧鷖假樂祝君之詞蓼蕭湛露行葦祝臣之詞無不皆
然然則詩書之作皆上有壽考之君下有壽耇之臣君臣一德故
其所受之氣同所享之福亦無不同也今
上之五十有二年　聖壽届六十矣三月十八爲降誕之期普天
臣庶奔走稱慶如詩書所載殆有過焉而吏部考功司郎中太倉
唐先生以後一月十九日實惟八十初度中朝士大夫以及遠近

之縉紳逢掖或郵致書幣或登堂執爵而侑觴無不兢爲介壽之
詞寧有異於詩書之所云者乎先生負斯文重望以東江自號海
内稱東江先生其學於經史百家無不該貫
皇上嘗以先生閎覽博物而深嘉之故自郎署兼其業於翰林所
以寵之也歲丙子典試兩浙浙故多才是科人文尤爲特盛人皆
曰先生之異於羣有司也然而先生自此退閒迄今殆將二十年
矣不爲練神養生之術而康强無異五六十時人皆以先生之年
雖大耋期頤未艾也其在鄉里必爲鄉之人熟籌曰某事宜興某
事宜革輒舉其甚利與甚不便者爲州大夫鑿鑿言之有不得則
侃侃而爭之務實有裨於其鄉而後止以故鄉之人皆愛敬或以
先生之德宜推之天下今僅使鄉里受其施有不盡用之歎雖然
吾
皇上豈嘗忘先生也哉方今多士彙征不至如漢李子堅所云一

日朝會諸侍中並皆年少然欲得夙儒大人以備顧問則莫如先
生宜且吾聞近者
皇上尤隆禮高年之人於二三舊臣則寵以殊錫士民自六十以
上前殿大餔賞賚有加竊意饗之於朝必將養之於學太學首善
之地所以講明孝弟禮義古先王時食三老五更必於太學大昕
鼓徵天子親視學而興秩節焉詔老更之席位適饌省醴雖爲之
饋醬而酳爵亦所不惜將以伸尊長養老之義於天下也記曰民
知尊長養老而後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後成教古
先聖王豈好爲是諄諄哉亦以老更者吾儕昔致政之大夫年老
更事而談說君臣父子長幼之道尤足以感人深入而成德音之
極致故五帝憲三王又乞言皆有惇史以記其德厚而徵其言之
善也則在今日而行古先王之典非吾
聖主之是望乎將舉三老五更於茲世舍先生其誰屬乎有可憲

之德可乞之言則惇史之成更將於先生乎見之矣余也後先生
而生十有四年其始之相遇也於太學先生是時得名二十餘年
余之視先生已如耆儒夙德而先生折年輩與交迄今追溯又將
三十年先生名德巋然益尊而余亦齒耆年之列將見先生如古
之老更爲
天子之所敬禮講明於孝弟禮義以厚天下風俗而余以白首學
舍亦自慶其老窮不遺而已更見吾
皇上開七袠以至百齡爲殷周以來之所莫能追而天壽平格以
保艾吾　皇家者必稱先生壽耇德降賀見鳳而聞其鳴者亦必
稱先生又何天保南山有臺諸詩不作於今日也哉章也不文以
是爲先生進一觴可也

賀内閣學　果亭徐公致政還鄉序

今

天子聰明時乂憂勤罔方在位歲久勵精彌甚内外臣工悚息震
惕敬共厥職無敢　安其左右承弼寮勿禁近者尤朝夕匪懈不
得以退休自逸求佚于私間有引年以請者輒不蒙　俞旨獨内
閣學士崑山徐公果亭先生年七十有一移疾告歸
天子優詔許之自朝之同僚無不嘖嘖羨公以爲不可及天下之
人識與不識相與歎息稱慶以爲我
皇上之以禮待公而公之以禮自持如此也禮大夫七十而致事
見於戴記之首篇見於王制又見内則周禮敎官之屬有鄉老説
者以爲致事公孤之老儀禮鄉飲酒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説者
以先生爲鄉中致事之老是則一禮雖無致事之文而特著其人
戴記于人之致事者而并及其年蓋古之仕者進退各以其時自
四十始入官五十而爵至於七十其服勤王事者約略三十年爲
之君者憫其效忠之日多精力之耗損欲其以晚節自安而爲之

臣者自度其衰老之將至不能如前日之畢展其才猷欲以職事
屬之後來之賢而已得優游以謝其任也故鄉老之在周官獨不
列其職惟鄉大夫獻賢能之書於王則與鄉飲之謀於先生者亦
祇與賢能之事明非國家登用人才之大則不復煩之以職業也
戴記之重累其辭丁寧其義者亦各有意焉曲禮之言自幼學而
數之所以著生人之大分也王制因養老而言其致政之期所以
尊高年也内則兩言之一重王制之文一因生子而敎之遞推及
於致事之年所以明有止三禮之詳略不同實則交相發明以示
人進退之禮而已後世之懷利以事君者其趨榮祿也如騖一旦
失職怨望若不可以終日其人固不足道亦有練達國體明習朝
章號爲醇謹老成皆二不能爲國家樹根本下不能爲民生拯疾
苦中不能爲士大　夫厲名節終其身食之浮人而已故夫禮之所
云可以見知止知足之義而朝廷之爵秩取之若有分限亦所以
存廉恥之防維也公之生平於學無不窺而尤邃於經常以禮律
身雖其家科第鼎　甲於天下而公退然若不勝衣粥粥若無能
者其仕宦尤持難進易退之節公昔以第三人及第入翰林遷中
允請告家居十二年究心洛閩諸大儒之書深有得於主敬之學
若將終身者
天子聞之即家起公公逡巡欲辭讓見
上側席久不獲已而後赴數年之間擢至今官清德重望彌著於
天下然公之欲乞身者屢矣至是決然以請
上雖知公未究其用深悉公請之之誠亦欲休息舊臣允公以原
官致仕於是中外咸知
上之與公具有合於古君臣相遇之禮也雖然
上心未嘗忘公也一日者修寡老乞言之典將親視學而遍餼省
醴袒割饋酳以致其養則老更之選必以公爲推首而士之有德

行藝能者必悉舉以爲　當宁告將見登之天府悉如先王之世
之多士而公又何愧乎古之公孤也哉雲章昔事公之伯季司寇
相國兩公以及在公門下之日久其喜而爲之慶者不宜在衆人
後於是述其所聞於禮者以賀公如此

記

擬湯中丞毀淫祠碑記

凡人之情莫不知福可喜而禍可悲因其所喜以爲可祈而致因其所悲以爲可禳而除雖其說至陋其爲術至怪無足動人然而一中乎其情則愚者惑焉爭相煽炫則中人羣趨而溺其中惑之深而溺之久雖有智者不能祛其蔽雖有賢守長不能決然而去其害自非道德積厥躬仁義由正卓然信於當世惻怛慈愛斯人曉然知其爲我者未易一朝而變其俗也吳中之楞伽山向踞以五通祠相傳始自宋季浸淫於有明夸庭高閎厚棟重檐揭嶂於雲中巫覡哆張簧鼓衆聽饒饗之徒牲牢醴盎炮燔瀼郁氣所爊灼至使蘇臺石湖比之閩山酒海百戲雜陳擊鼓吹嗔咽宵晝帆檣車馬觳野塞川嘯歌管弦之聲不絕於道路四方商賈持金

錢來集名爲稱貸於神貿易所至苟獲其息則什伯而償如此之類歲計所耗不下數十萬遊人士女珠玉錦繡熠燿襍遝相窺相伺誨淫敗俗又有豔妻少女感惑恍惚顚倒夢寐若與神通積時既久尫羸至死而其家無所憾曰是且爲五通室歲亦數十人較之河伯娶婦而特甚其在一山者如此而況克斥於四境者乎一五通之爲害如此而況又有五顯五方賢聖等之名目錯出者乎考其所由初非有纖毫功德於民而名應祀典者也不過邪說誑人以爲事此則從福否則無以禳禍而然耳睢州湯公由翰林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江南實莅此土始至之日以移風易俗爲首務敦教化崇本實一切耗民財蕩民志之所爲劃削殆盡 隸公屬者潘臬大吏以至州縣之長無一人以簠簋不飾聞 莫不洗心易慮以聽公之所爲而承宣德意以致之民期年之間政教大行習俗丕革顧猶有未盡祛其向時之所蔽者一旦因公之巡行淮上乘間竊往祀焉公歸而聞之曰嘻是不可徒以禁令 也亟命吏撤其妖像木偶者付之烈炬土偶者投之深淵符下[illegible]今有如此種悉行毀撤又恐身去之後不能保其將來奏之

天子請降特旨嚴禁違令興復者置之法由是邪僻誕謾尚鬼好怪之習盡根株痛斷其民始而駭中而疑終而翕然以服莫不曰吾公身有道德而不懼不惑如此也仁義中正而奇邪退聽也惻怛慈愛無非欲拯我人於陷溺也夫君子之飭身愼行非以求福爲也爲己之道當然耳假曰求福而辭禍亦宜知善可爲而力之惡不可爲而絶之不以是爲祈禳之本而徒致禱祀於鬼神疎矣鬼神者能操禍福之權將於積善積惡孰左右之耶能枉其禍福之施以爲屈伸耶斯固不待別白而知矣況彼淫昏之鬼必不爲造物者之所容而殫其脂膏財物以事之不幾於求福而辭禍也

耶夫僥倖覬覦之念生而忠信愿良之意衰諂媚奔走之習成而孝弟慈讓之道薄奢淫浮競之費多而睦婣任卹賦稅衣食之資無所聊賴以爲之地此俗之所以日偷而教之所以難施也爲之上者顧可忽緩視之耶昔狄梁公撫江南以吳楚多淫祠毀而去之者凡千五百房韓昌黎爲京兆尹民相與語曰是尚欲燒佛骨其可犯乎何者二公之正直行於人鬼也程明道主簿上元茅山有池產龍僞驚爲神捕而脯之後官京兆南山有石佛放光於頂遠近聚觀男女族集明道戒其徒曰我有官守不能往爲我取其首以來觀之自是光遂滅伊川移書河東使者論汾陽建祠宇祀地示之非而又設以配食謂誣瀆之惡莫有甚於此者爲使者而不正此又何爲哉[illegible]其象投之河流二程先生之道德百世所共師也而革所嘗 無絲毫苟顧曲狥所謂仁者之勇非歟湯公之賢蓋二程之亞而擬之狄公韓公非徒以正直勝者 朝廷重

公之請下之直省通行禁革責在有司垂爲法戒公之此舉所以佐成聖世如日中　之治其於敎化豈小補哉公疏之上爲康熙二十五年四月某[illegible]得
旨以其月某日不撰其事書之石則後莫知淫祠之病民如此而滌除邪穢非公之德不足以威服神人是用勒詞山巔爲來世永憲

鳳阿山房記

吾友侯子大年倦遊京師嘗欲葺屋數楹歸而燕休讀書其中名以鳳阿山房然實未暇作也而山房之名已傳於四方矣甲子冬出都門諸君子贈詩滿囊無不以山房爲言者大年屬余爲之記余久而未有以應大年請至六七而不厭余顧謂大年尒祖參政公不有偕老堂乎尒不見歸震川先生之爲爾祖記此堂乎爾家有是文而可令餘子執筆而出其後乎顧今震川之集剞劂三四

易無有所謂偕老堂之篇者將歸氏之世守失其傳耶抑世之慕尚震川者非眞有見於震川者也而竟棄此而不錄耶夫文之傳與不傳固有幸不幸焉吾之欲爲大年之文而操筆輒止者一誦偕老之篇不自知其廢然耳雖然子之家自五世以來凡第宅園林居止遊息之所余固歷歷能道之少時先人授以折簡數番曰小子識之此鄉先賢通政侯廣成先生遺翰也雲章受而讀之則先生宦遊江右浙西時所作書以貽其家者書中往往及其堂某樓某齋某館某莊余皆熟而復之至於今不忘堂曰傳笏曰仍貽曰春艸樓曰韡韡曰燕喜齋曰十笏館曰邁征莊曰恭壽惠寧易代之際先生與其二子幾道雲俱及弟雍瞻先生相繼死節其視身外之物廢興成毀[illegible]夏何有而後之人因其人以考其居止遊息之所則有不可　者矣由廣成先生而溯之其曾祖則參政公發祥盤龍江上構堂以養二親於是有偕老堂之名再傳至太常

公皆居縣中太常之爲給諫也以直聲著天啟朝至廣成先生而父子兄弟捐軀報　國大義於　天下迄今數忠孝名賢之家必及侯氏非徒標表於[illegible]而已余稟先人敎自少卽知敬慕收拾其斷簡零落之餘幷所居傳笏仍貽等名而識之又每讀震川之文未嘗不喟然興思所謂偕老堂者也大年爲參政公五世孫給諫公之曾孫而以通政公爲之世大父雍瞻先生爲之大父幾道雲俱爲從伯叔而尊人掌亭先生又一世之文雄也大年以名家子孫爲人潔白完正詞章爾雅有古作者風自爲文以述其名鳳阿之意無非以思先業述祖德爲兢兢宜乎見譽於四方諸君子而爭爲歌詠者如此也吾知後有想慕夫山房之名者視余之想慕夫乃祖之所居止遊息者無以異必將與夫傳笏仍貽春艸韡韡燕喜邁征恭壽惠寧之名皆歷久可考見而余固私淑震川者他日學有所得濡筆而效偕老之篇不敢辭於吾友今之荒言蓋以

塞一時之請非所以爲之記者也

總憲李公半園記

今都御史李公以少司空家居之日復其五世祖文定公揚州之第而改葺其左偏爲燕閒之息焉地在東城面東以敞其堂由堂後北出折而西舊有屋數十楹斥而新之爲南面以適寒暑之宜門之初入曰東城書屋竝屋循脩廊而入曰抵山居介乎其間者則有室焉隱以其廊之垣雖日手一編於中莫之覺也由抵山居左出梯石以登曰帆引閣閣之高凡三層中名帆引高桅大檣之往來乎揚者如往來乎閣之外焉其上爲臺則無遠不矚從閣而右出則曰宜夏軒軒之上架木甃磚形若橋梁以通於閣可以舒步而列坐直閣之[illegible]爲小池引水於軒前之井隔垣而闇注之畜以文魚浮以荇　升閣而望儼乎臨不測之溪至於疊石爲坡繞以欄楯佳花美木必慎植交蔭則自初入以至軒之左右皆然由

是丘壑之形成顧石笑曰足矣吾以此當世之園林鉅觀矣蓋其地本褊以隘隣、、有以願辭告者公謝去之不欲增闢也東西數十弓南北不踰、、客之來者逶邐而進恍若遊乎無窮焉既成而公即奉 召還朝雲章過之曰此園之半也即以半園名之可乎公之長君曰此吾父志也以書聞於公而許之即命書二字揭諸楣而并爲文記之令世無事不以侈靡相尚巨室貴家尤增治園池亭觀延宇垂阿高下櫛比穹谷嶻嶭幽深百折頃刻之間發地林立崎嶇窈窕奇花異卉雜蒔薈蔚大者連數里小者猶百餘畝或廢闢以足其勝或拓原衍以暢其奇寥廓悠長遊者足疲神耗而涉歷猶不得遍計其快意不過以充一時之耳目考其由來所漁獵侵牟以致之者可勝道哉以公所營搆者方之未足爲彈丸一隅安能當其園之半乎名以半園予固未免乎溢之美也公之家自文定作相以來世爲卿班名在國史族之綰組紱而

占甲科者累數十人淮南之李家聲冠天下公又作憲萬邦爲天子所毗輔使極富貴者之所欲爲亦何所不可而公仕宦三十年始克復文定之故第而所以供遊息之樂通高明之觀者不過如此予聞公之家覲廉以持己恭以遇人儉以處家厚以澤物若是易之所謂謙亨之君子也六四之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制節謹度而常不使有溢滿之慮故能祿世於家而尤集於公之身而繼美緝熙於文定之盛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舊豈徒然哉以茲之謙而益者如此則彼之盈而虧且害者可知君子之爲善常欲推其福以與天下共之而肯享之獨且盡而無餘乎今年公請之於

上以師儉名其堂、、 御書以弁之命其長君復晉其後之樓而合前 賜書藏之、、中高其垣以障之不敢平登亢垣之上而自宜夏之頂所謂如橋梁者而通焉於是半園之內終之以宸翰樓而人皆以爲榮不知公之不忘其先克復世守孝也敬

上之賜寶而藏之、、子若孫咸知所報稱忠也維忠與孝輔之以儉德不可以不書、、之乎書康熙四十一年秋九月嘉定張雲章記

帆引閣記

余半園記成客有見之者曰子之言美矣於園之帆引猶有說乎余曰有曷不爲言以繼之余曰於余之辱知於李公也深矣公之心非雲章不能道請得而繼以言公之鄉固興化也公之先公廷尉先生杜門著書四十年有曰棗園園之勝槩有水明樓廷尉所昕夕不離者也公嘗與余登斯樓言之而嗚咽流涕廷尉又嘗寓居崑山因命公壻於葉故公自幼而壯兼以崑爲家公又築玉山草堂於居之後疏畦而灌蓺之名曰藥園余亦陪公而數遊焉是二者皆非有閎傑詭麗之觀然樸而不陋蕭閒而自足或俯或仰

有象外之趣令水明樓屬公之仲兄而草堂自公之出次君守之皆公之所極不忘於心者也公嘗恨大江南北之限屬工譜圖而誌之以詩曰藥園好山須引水棗園有水不依山何如尺幅鵝溪絹濁酒一壺山水間又曰天塹中分路七百主人去住時茫然今朝學得長房術兩地故園俱眼前蓋棗園環以積水土人名其地爲海子而藥園去玉峯無幾舉目即見之也公不忘二者而於斯築臺以登北望棗園則廷尉昔日之樓居著書擁萬卷而嘯歌者不遠也南望藥圃則廷尉所命之居以宜室宜家發祥而紹武者在是也則公之爲層臺於斯也猶夫向之圖棗園藥圃而流連詠歎之心也公又嘗夢自藥圃浮舟至棗園而中頓揚州作四律詩以寄意其詞不能、、人良以揚居二者之間一葦可航而掛席即至故惓惓如此、、以揚州爲中頓矣吾又知公之甚愛此臺而不能忘也若乃城郭居人之繁麗高艦大艑之出沒右帶長淮而

左環大江近則蜀岡之蜿蜒遠則江上諸山之浮空積翠隱若栽
髻列若畫屏〻〻 如馬牛犖然而起頹然而伏者不可以名狀而
數計皆一覽得〻 以收之襟袖而攬之乎掌上至月之夕雪之
朝千里一色而萬象在目如有從公遊者把盞臨風可以援筆而
賦矣客曰然吾今而有以畢子之說

芝齋記

物之受氣於天與人之受氣於天有以異乎無以異也物之有嘉
祥有妖孽與人之有吉德凶德也其理有以異乎無以異也其氣
同其理同而後應感之兆通焉矣芝之爲物也雖膚夫豎子皆知
其爲瑞也其產於世恒寡屈子之釆三秀於山間彼固托言之抱
朴子侈稱其類而未必果見之也四皓之歌尤祖述屈子之意漢
世一產於甘泉宮一產涵德殿之銅池一產前殿一獻之自零陵
皆元封元康永平建初之際兩漢全盛之時可以見理與氣之相
感而相應者爲不易也惟宋祥符中四方以芝告者萬數真宗固
好言符瑞窮搜遠采所致然其時既承平而又以啟仁宗四十餘
年仁治天下之盛未可謂之無徵也而說者往往不甚貴之者何
哉天地之秘氣草木之靈奇隱伏於山巔水涯蒸鬱於朽株敗腐
者未嘗絕於世也必至上窮不測之高下極於澗溪巖谷攀緣狙
杙而後得焉何足多取哉太守左公毓秀廣州芝生其宅之井中
纍纍然十數也鄉里咸相與異之迨公以名孝廉通籍宰盧辭巡
撫李公以報最聞擢居御史出理揚州半載之間政舉人和其署
東偏之齋芝直其前而生焉其大若盂其圍正圓而糺結深厚其
色如玉殆抱朴子所謂月精票氣者歟聞之王者慈仁則芝草生
　今天子行寬[illegible]之政以覆育羣生屢詔蠲天下租賦之責其
肆赦恩澤之涵[illegible]浹者深且久矣我
皇上雖休勿休固不言符瑞而地祇靈應宜乎其徵於物類也公

仁心爲質又善體
上意以臨民莅〻 以寬爲本而其所謂寬者又非若他人之偏
於優柔隣於縱〻 是意主於愛人而紀綱條禁截然而不可
犯可否予奪毅然而不可撓緩急先後度其宜而布之秩然其有
序奸民猾吏不得行其私而善良咸蒙休澤于常聽公之議論蓋
在於力持中道者夫以中道行仁則處之以正裁之以義不失於
過亦不失於不及易之所謂體仁足以長人者此也濂溪周子所
謂中正仁義脩之吉悖之凶者此也以公之德行公之道宜之以
　皇上仁民之餘意其感之於氣化有不休徵叶應者豈理也
哉況乎挺生於齋之前所以彰顯公者較甚豈與夫幽崖絕壑窮
搜而得之者可同日語哉吾聞李公之撫皖甸也芝生其聽事之
梁李公蓋薦公於
天子者其道同故其所感致者亦同君子雖不泥乎事應以言
祥顧其理有必至氣有固然者余是以樂得而爲之書也

書清德堂記

大冢宰商丘宋公以康熙四十四年十一月由江南巡撫特擢今
官時公行部駐揚州聞命即趨赴 闕兼得以便道過家上冢歲
除之夕達於里門先是四十二年二月
皇上錫公之堂名曰清德親灑 宸翰賜之又先是三十八年三
月褒公之政治賜之額曰仁惠誠民至是皆奉以扁諸堂揭其新
命以元日告於廟祭於墓合族人而讌之相與榮
上之命與其所賜而是時適隨公以來得歷公之堂
奎章寶藻光曜日月竊幸得拜觀其下于是俯而言曰我
皇上武功既茂文〻之 歟幾務之暇以筆墨自娛內外臣工咸有
蒙其賜者凡所 加如其人而施之無不欽仰
聖哲之知人也公之家自其從曾祖莊敏公先朝萬曆間爲吏部

尚書勳在史冊而碭山縣知縣贈光祿公爲公之祖太保文康公
爲之父家聲振、八合清德其所世有也公未弱冠即登　朝歷
歷五十餘年事　民安其理清德茂昭中外稱之者萬口若
一在江南十有四年主於宣　上德而達下情藩臬大吏郡縣之
長固得以其所事咨陳於前而縉紳士大夫以至山林韋布亦交
接不遺然皆知公之不可干以私未有敢以私干之者則十四年
如一日也蓋惟公之德一本於清清則其心靜虛不啻止水物至
而不撓物去而不留以故振肅紀綱百度具飭革除興舉決於俄
頃往者開府江右初至之日其下有爲不軌之圖者公擇其魁殲
之一夕而定江北歲荒公具以聞躬行賑施無流離失所之患其
他休養生息惟優優以敷其樂育之政則公之仁心惠澤所由發
者何如也書之召誥曰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亦若是已矣夫書
之言諴者和也彼不能和其民者擾之而已耳厲之而已耳或則

矯激偏滯而已耳豈若公之正身率屬清和而咸理哉此公之德
蓄於身而澤普於衆者也至公之著作光於時詩文被於學者之
口忠言嘉謨指陳得失披瀝肝膽誠感君父此又所謂有德而有
言者也
皇上惟知公之深故簡之者非一朝大用之也不嫌其驟公雖引
年以請退陳疾以乞身而眷注彌殷以至遣醫賜藥并命公子翰
林院庶吉士至馳驛同往省視越一日而遂有超擢之
旨聖恩惓惓一德交孚君臣相遇之際何其隆也公今之入以長
六卿而統百職周官所謂率其屬而掌邦治者六典六法何莫非
清德有以舉之哉雲章鄙野不足仰窺萬一敢因
天語而數陳之復　以俟公輔相之業云

彊善堂

君子之爲善求得乎己而已矣非以之責報於天也善也者統四
德而爲言天之所賦性之所固有不擇人而具者也苟不思全其
在我者而曰予　之以爲之天必如是以報之則其爲善也不誠
不幾同於福田　說如佛者之所勸乎抑亦罕不視爲身外
之物而赴之以勞苦之情者矣雖然本乎天而不關以人者性焉
安焉之聖也知其爲在我之德不可以物欲害之而日有孳孳者
復焉執焉之賢也前有所慕後有所畏兢兢焉守而勿墜者猶不
失其爲賢者也昔者孟子知滕之偪於強鄰無可奈何庶幾爲善
足以力持而振之故其對文公者曰強爲善而已矣夫亦以其勢
之至弱有好善之心而未必畢於自強故以大賢以下之所當爲
勸勉是特因其人而告之非立言之極則也戶部主政陳君子嵩
有取於斯語以之名其堂或者有疑焉以爲君固世家子積善有
餘慶者坦然而行之安驅而致之可耳何爲其若出於有所畏且
慕者而爲是不得已之詞哉余曰不然君家故都御史贈少保端

毅公當有明末造奄黨亂政公以忠直立朝以進賢退不肖爲己
任羣宵嫉之如讎屢遭黜逐而贈檢討公以文章氣節爲善類所
宗主奄之餘黨尤欲得而甘心焉是以君之祖若考皆瀕於危而
卒以保其終者爲善之效也君年十三四連失怙恃越二千里而
就食於外家即今所居商丘是也茹荼集蓼辛苦備嘗人謂此子
殆將不振而君動心忍性志行益堅走京師覓一官歷丞與令通
習吏事敏而能斷不畏強禦誠於小民又能節衣縮食施惠煢獨
聲績大著用薦擢入戶曹時曹中弊藪甚夥抗則枝抑過侻倖綠
棘不阿發言侃正主者憚之恒有所齟齬君以直道難容視先世
所守地不同而情同即引身退無顧戀心由是言之君之感激奮
勵於其初與夫卞　回於其後者寧不深有味於孟子之言哉
嗟乎使君欲隱　就功名不必如他人之脂韋其顏色軟媚其
語笑以求悅於人亦稍斂鋒鍔謹吐納俯仰而上下焉至於今十

餘年坐致方面秉節鉞無疑矣然而君不爲也曰立其位則思舉
其職上不敢負 不敢負民中不敢負吾身以忝其先人也夫
是以力行善自 懈也今之世去古日遠聖哲之所爲吾不
知其何如若夫臨事而審理義辨是非明利害不眛其所往不撓
其所守修諸身而澤及于人此亦大賢以下者之所爲吾僅於陳
君見之已耳君今即商丘爲家教其子讀書爲善以其躬行心得
者日夜訓勵之意使之以古聖賢人爲師則將來之克家而纘緒
者俱在乎是非必以此責報於天也然自顧其先忠言讜論直聲
振四海天之報之者未嘗有爽即君奮自孤童名行稱其家位亦
幾於通顯天亦未肯負君之德也得不以此益堅其爲善之心乎
君曰吾子孫上不能爲性馬安馬之人則當希復馬執馬之賢又
不然亦當念創業垂統之難兢兢持守而勿墜不猶愈於裙屐之
子裂冠毀冕頓喪其祖宗之法戒者耶此雖諫言之以畀自牧者
而寔所以脩身所以教子孫者備之矣董子亦曰勉強爲善則德
日起而大有功吾知陳氏之家規若此傳所謂公侯之子孫必復
其初者不操券而卜之矣雖不責報天其能或爽於善人哉天者
無他亦理而已矣

御書修竹清風圖記

織造之職葢古司服之遺歷代加詳 國朝仍明之舊江寧蘇杭
各遣 內使以督理之昌邑李公之涖吾吴也於今十有四年
上供之物備具而益飭機匠女工不傷其力所出者各以時咸合
典式又十年之中三奉
巡幸公與其僚奔走先後悉給而不擾于民
天子嘉之用周 增秩之典爵公爲大理寺卿而以監察御
史督理兩淮鹺 與江寧織造曹公分年兼領所以寵任之者
至矣御史雖曰巡視兩淮實所統轄跨四省三十六府之地商綱

停戸賦斂出入舟檣往來飛符走驛常在江湖數千里外供是職
者亦云難矣又 兼官者哉然則以公之所處而語於茂林脩
竹吟風弄月者 不亦遠乎然公久歷郡刺史習知吏事熟
於民情其才敏其識鍊其襟懷浩落度量寛廣喜怒得喪不一攖
其慮能使近悅而遠懷益治繁以簡得其要而物不撓者也公之
始至蘇以其署爲
上之所駐蹕加闢而增新之敞以亭閣延以廊廡翠竹碧梧交蔭
於庭清風徐引則颯然衣袂間三十八年
駕果復幸 聖心怡悅因題脩竹清風四字爲額以錫諸公四十
二年其地建爲 行宮復改築焉乃擇其工於畫者繪圖以榮
上賜并誌其景物以示永久初公於郊外種竹成林結屋數楹雜
村墟間時一往遊遠自號竹村至是以其地遠別購南城廢畦一
區流水縈其前編籬繚其外中爲堂三間復作茅亭於其東皆無
榑櫨節棁之華以公自所憩息崇其儉也四圍惟多植竹以隔市
塵春秋佳日率賓佐僚吏觴詠其中遇清風之來披拂琅玕聲
鏘鳴則欣然喜曰吾以此當
上之舊賜額所矣夫竹之爲物亭亭而立干霄直上霜雪所不能
侵又外堅而中虛公之托於斯也意深遠矣公以尚衣奉御之煩
領數十郡之鹽筴而心常蕭然高寄豈不猶斯竹之拔十尋而超
埃壒哉公所處地財賦之會珍奇之集惟夙夜奉公力供厥職未
嘗秋毫私諸己以殖其家豈不灑然如臨清風而滌煩襟哉風無
往不在惟觸之於竹者尤虛徐演漾而得其至清公之所以斯須
不忘 上賜而嘗懷此圖以自隨也歟凡我
皇上以御書錫 皆適如其人適其志而爲之嘉獎修竹清
風之云於公信 合矣公自爲之言以跋於後寔章野外之夫
豈敢記述其事顧以嫻於斯文辱公不遺敢再拜稽首而叙其所

以然若夫
天章宸翰煥炳　冠絕百王者雲章於商丘宋公之　御書樓
頌其詳焉康熙　年十一月謹書於李公之儀眞署中

藝菊圖記

植物之有菊其百卉之可貴而尤異者乎凡物之芳非其發也速則其隕落亦易桃之始華於仲春桐則春之季其他爭妍鬪麗於豔陽之日者不可勝舉而蘭蕙之族則滋於春夏之交人以其國香貴之要皆不待寒氣之凜慄繁霜之肅殺而已灰飛煙滅矣獨菊之爲物當草木變衰之候而敷榮發秀歷久而不萎靡如端人正士挺後凋之節是故屈子爲之餐英陶公愛其佳色自來詞人墨客未有敢狎昵之者豈非別異於羣卉而爲可貴之尤者乎顧其種類嘗獨盛於東南而吾邑之藝植者尤多二三十年之間變態百出種愈奇者開彌晚自重九以逮於長至其炳耀常不絕以

此嘐城之菊於東南尤爲冠絕矣陸子扶照讀書者古春其尊人陶圃封君爲園槎水之上名葩異卉列植交蔭與臺榭巖石相上下而扶照尤喜藝菊治地其中命園丁相其氣候物性之宜而日加工焉由根荄之萌而護芽分種培壅灌溉插竹以扶之編蘆以益之風日之酷烈不得而侵前剔其蠹敗以漸觀其枝葉之扶疎於是裛露而含英經霜而散彩至黯以微霰而猶有傲然之色噫此雖花之出類拔萃非由人力之勤曷致是歟世之求近功速效者其相賞止頃刻之間推之物理亦何莫不然歟乃陸子之藝之也其意尤有異曰吾將以奉吾親也本草言菊能輕身延年淵明詩言菊可制頹齡郭景純曰仙客薄采何憂華髮扶照之爲此非徒欲其親娛心　目將益以增親之壽於無極也因乞虞山石谷子爲繪　以記屬余余以百卉中既莫有如菊者菊之盛推東南而莫如吾邑今陸子圃中之菊又冠於嘐陸子之所好莫與尚矣古之愛菊者陶淵明而陸子與之等顧淵明之愛之也以自奉而陸子　其親淵明以高而陸子以孝不尤有異乎石谷工繪事於今　又爲之圖以張其事工乎詩者將系以歌詠其傳於久遠也必矣

水周林記

由吳之葑門北出水行二里所隍塹斷岸間望之鬱然林木陰翳洲渚重疊者吾張氏籲三之居在焉籲三賢而有文負經世略隱屏不仕善歌詠其志當世名人勝流咸樂與之交籲三又好結精舍以娛賓而自娛前二歲相其居之東南小洲之上作爲水亭窅然如萬斛舟其中三間通深無隔限軒窗欄楯洞然四達可以列坐憑眺餘則匽室寒燠具宜其西尤可棲宿宛若柁樓水上其下與石相搏風浪鼓之或作鏜鞳聲其北僅通一徑入其中者四顧皆迴谿瀠漾紆餘坻島錯互密樹叢箐蕭然有世外之致以吾吳之

繁會而其地獨在城隅水限車馬之迹不至惟時時見帆檣出沒或連艫縻艦止泊其旁籲三召客宴集於此秀水朱檢討竹垞爲取屈子湘君篇水周堂下之語命之以名而屬其記於余余以籲三之居不一所自此北出又經二里許地近婁門元高士倪元鎮之師子林猶存今歸之籲三時往來居之又太湖之濱有查山正對湖中六浮明孝廉李長蘅欲建六浮閣於此者也其言懇懇見之詩歌具在人口今至籲三而其閣始成遂爲別業之勝且奉其先人窆穴於此增築丙舍歲時一往省之閣之下梅花萬樹嘗會爲衆賦詩者郡爲集焉噫籲三之於園林泉石之樂備矣豈其猶有未足耶夫籲三既不用於時宜其自放於山水之間而一觴一詠書假友朋以　者之好出乎其性此水周林之作所以雖多而不厭也林　曰青溪隔岸則東禪寺寺有堂曰青溪堂往時沈石田文衡山諸先生嘗所流連處石田曾作青溪堂小影有

詩紀事其遺風餘韻猶在目前也寺又有紅豆一本故友惠庶常元龍結廬近之號紅豆書屋書屋之名傳詠於時林之西則家曰容孝廉有屋四方之人無不知之鬮三之水周林與元龍曰容之居若鼎足然而又掩映於青溪紅豆之間文沈之風流文采後先相望於二百年中何其盛也況六浮之閣長蘅所終身欲之而卒爲空言者師子之林元鎮作圖以繪其奇至今人所巡撫鬮三皆撫而有之葺成而加闢之以寄其尚友之思吾知水周之名必將與師子六浮並傳於久遠而後之人亦將因夫鬮三之好尚以想見其人也歲丁亥三月余與竹坨先生相繼至海寧查編修夏重德引皆來會同郡徐庶常大臨亦在俱留一再宿旣去而雲章爲之記

揚州東園記

余往時客儀眞儀眞者古之眞州也至則亟求所謂東園者由宋

迄今七百餘年矣昔口詠心維於歐陽子之文則所謂拂雲之亭澄虛之閣清讌之堂彷彿如見其處焉旣而得其遺址往往於荒煙蔓艸野田落日之閒低徊留之弗忍去土人見者輒怪而笑之甚矣名勝之跡文字之美之溺人也揚州去儀眞不三舍余客居尤久又數數過之但見城北園林迤邐且數十家而市塵未離游目未曠心輒少之未聞有所謂東園者今年甫至揚而東園之名已籍籍人口問之則喬君逸齋之所作三年於茲矣君兄弟與余有舊好聞其至心甚喜聞其與吾家匠門俱至益喜已潔尊俎而待之其地去城以六里名村蓋已遠囂塵而就閒曠矣問園之列屋高下幾何則虛室之明溫室之與朝夕室之左右具宜不可以悉誌其佳處輒　則孰爲之名通政曹公時方爲鹺使於此游而樂焉一一　之也堂曰其椐取詩所謂其檉其椐者言之也堂之前數十武因高爲丘者二上有百年大木其面堂而最正且直者梧也堂後脩竹千竿綠淨如洗由堂繞廊而西有樓曰几山登其上者　南諸峯若在几案可俯而憑也樓之前有軒臨於陂池曰心　不以耳而以心萬籟之鳴寂靜者之所自得也由軒右北出經樓下折而西則葺茅爲宇不斲椽列牆第闌檻耳四旁倦者思憩可以坐臥其寬廣可觴詠數十客額曰西池吟社以西池浸其前也又西則曰分喜亭築臺以爲之基亭翼然出可以觀稼欲分田畯之喜也亭之南爲高丘者又二取徑上下達於西墅推窗而望則平疇一目千頃由西墅而東重岡逶迤密樹蓊蔚有修廊架險亘乎沼沚之中則曰鶴广以其爲放鶴招鶴之所又昌黎所謂開廊架崖广者也又東出則啓其門卽心聽軒之左循山徑數百步屢折而南入於漁庵前臨滄波可容數十艇折而東北則園之跨梁而入者在焉其西農者數家與漁人雜處其外曠若大野視西墅增勝蓋江水西來瀠洄於園之前環匝其

四圍而委注於此故作庵以踞之大抵此園之景雖出於喬君之智所設施實天作而地成以遺之者多也游者隨其所至皆有所得余與匠門挾其少長以來浩浩乎悠悠乎其心眞與造物者爲侶計園之勝非獨城北諸家所不能媲美卽當日眞州之東園未必能盡游觀之適如此也余旣不能爲歐陽子之文安能使後之想慕乎斯園者如想慕乎眞州然余深嘉喬君之能脫遺軒冕而築居當四方之衝舟車之繁會獨超然埃壒而爲此又能自爲書以道其志亦足以垂於無窮矣且求文於新城王先生先生今之有歐陽子之望者也而繼之者又文章巨公如通政之題其勝處而各系以詩家匠門屬而和之皆可傳示於後後之來游來歌者方未有已也則　謝其責也夫康熙五十年十一月張雲章書

[illegible]瘞鶴銘碑亭記

京口焦山之陰有瘞鶴銘碑其初刻之崖石不知何時摧裂江中
江水漲落與 求而搨之往往僅得其數字好古之士相與
歎息莫可誰何 百年矣陳使君滄洲先生今歲之初捧小
舟至山下訪其舊跡見碑之斷缺者或轟然立或偃然臥或纍纍
然雜於泥沙間僅言江水淺落未有如今年者使君竊意其可徙
而置也越數日又往邀遊同遊者告以其意某某者與某某數相與
散錢鳩壯夫數十至其下爬挖剔抉群石皆出小者腰絚索挽大
者架木勢輾轆轤取之不日咸登諸崖取之既彙合之無不合即
唐人題詩之石亦在焉使君遂謀建亭龕置之某某又相與成其
事千百年湮沒之跡一旦照人耳目無不驚歎以爲神異使君語
余盍爲文誌之按是碑昔人以爲王羲之書歐陽公以華陽真逸
爲顧況道號疑銘文出自況而其書則近顏魯公至黃庭堅遂以
狀考之與逸少道窮皆不合其辨詳矣間嘗審其字跡實不類逸

少而近魯公然其氣格又當在唐以前乃魯公書所自出耳其辭
決非況作也唯黃長睿諸人定爲陶弘景者近是弘景在梁世史
言其以華陽隱居自號其學多神仙道家之術弟子有仙去者碑
之四人皆隱其姓名以仙侶自命則銘當爲貞白作而上皇山樵
之書丹陽仙尉江陰真宰之立石皆同時並流也然則考逸所謂
壬辰歲乃梁天監十一年甲午則十三年者良信去今蓋一千二
百三十餘年矣以其久淪於江力所難致故搨之者各隨其人之
所得其最多者歐公集古六十餘字邵興宗考次其文凡百 十
餘字缺者四十二張子厚力索遺逸缺三十五字又別得十二字
以今考之視歐公多二十餘字而與興宗子厚相上下其文亦不
甚磨滅嗟乎物 亦各以其時哉此碑之出尤非偶然者吾
皇上以 天下祕府之所藏 淵鑒之所及舉古來載
之典籍物之金石并歷不寬而修明之四方萬國山陬海澨之

奇事獻此碑之瑰瑋奇逸置于越千二百歲而更出也又況使君
之賢乃聞承之 王者江山之神能無效靈於此乎往者使君守
蘇州其爲政一 國家容保民無疆上官滋不悅於京口奪
之印即其地安置之殆若拘繫者二載使君日手一編不越戶尺
咫時或作詩寫字以自娛余往過之陶陶遂遂無幾微見於顏面
可謂善處窮者矣賴
皇上之明聖卒得大白於天下使君猶小心翼翼迄今乃一至山
水間而又能復千餘年之舊迹以是知向者處得爲之地其修廢
舉墜多矣雲章既喜其碑之重建於此復感而書之癸巳後五月
望日嘉定張雲章記

明瑟園記

凡爲園囿觀游之樂者必先聚山石審面勢積累積大者成峯
嶺小者出雉阜橋梁架空洞壑構險陟降逶迤蛇行斗折而後成

勝覽焉其他崇臺傑閣稱是竭人力之所至以供耳目之欲君子
何取於斯郡城之西南地曰上沙去郭三十里陸子元功讀書之
別業在焉石城峙其前鶯脰湖其左天平諸山屏列其背獨缺其
東原田曠野繡錯遐觀月之所出咸無障蔽園之中不列一石
而翠光嵐影翁勃飄浮晚夕百變與山之雷奔雲蒸者偕來可坐
而收之几席之間然山必得水以爲輔水必因山而成奇特其地
以山麓瘠磽水流淺急僅通小艇多湍瀨而無巨浸獨園有積水
一望渺瀰且漫灣迴合浸空搖碧饒異致焉其中百年大木或參
天直上或拏空虬屈盤或蔚茂蒼皮偃仰傲物或禿首聚蠹孑立遺
世怪奇蒼蔚他家雖累千金不能致也況脩竹萬竿叢桂百本又
搖颺敷舒其間 朱檢討竹垞先生過而樂之越月逾時不
能去又賞其 明瑟故以名園而賦之其園之屋則曰澤上書
堂曰皂莢庭曰蟠□曰桐桂山房曰帷林曰聽雨樓曰翠羽巢曰

介白亭白升月軒[illegible]之徑則曰曲沢[illegible]關曰木末芙蓉瀲曰益者三
友之蹊其水[illegible] 曰荷塹曰小坡堤植乎水之中央者則有魚[illegible]
架其上者則有 [illegible]有東沂橋橋之東別藝菜圃葢茅為亭曰
飯牛宮又東則環以小溪植樓而圃之其外即平疇可耕者也陸
子師事檢討者久凡園之所名者皆請之檢討而署之獨介白亭
陸子所自命葢園之最勝尤聚於樓與亭往時吳江徐介白遭亂
棄諸生隱是園坐臥此樓及亭賦詩作畫以至於老後轉而歸於
陸陸子以是名之不忘先民也余初過之以為介乎白水之間而
有是名及究其實歎曰有是哉陸子之樂善而好賢也今之掩前
人之美為己有者可勝道哉陸子乃表而出之使其潛德高風不
湮沒於時此其宅心何如也且師資名賢以古自淬多得四方之
才者與之交往往屏絕塵俗潰墨磨丹以點勘經史其為詩灑然
自得而日臨晉唐帖以兼擅翰墨非有好賢樂善之助歟其於茲
園無人力之勞而有天作之遺極水木之幽茂樂棟宇之樸質不
事雕飾慨然有崇雅黜浮之思焉非此園不足以居是人非其人
不足以顯是園豈徒托於竹垞之文以傳也哉陸子復問記於余
余以竹垞之賦述園之曲折勝槩與夫所以各為題署之意備矣
第系以所未及者云

范氏思園記

我友金君交青為范君贈五求思園記于余且曰思園在羅溪之
陽范君之尊人華先[illegible] 其父伯巽先生闢圃十畝鑿池數弓樹
以松杉桐以居守鯈以迴游以丹堊足以妥先生之靈矣然無
以徵信于來世先生今之名能文辭凡有言必傳于後者願賜之
一言記其圃以永 [illegible]乎方勝國之季羅溪被兵伯巽先生以韋
布之士赴難以 [illegible]時華先之所以不隨父于死者恐先生死節
湮沒不著況堂上有老母而弱弟未及毀齒其誰為之代養華先
進而婉容愉色承[illegible]之歡退而創鉅痛深于先生之難并不忍忘
其嗜好居處 園所以經營數十年而成之歟華先為邑諸生
時余聞陳確[illegible] 其才頗不意其內行敦篤如此也余歎近
代史冊載孝友傳鮮採及草莽巖穴潛身晦行之儒每欲掇拾古
今孝友事實薈為一編警勵天下之為人子者今記華先之思園
此秉文章之柄者之職也余何辭焉來青可持之歸以慰我范君
矣

樵村文集卷十二

題跋

書王吉傳後

漢書王吉傳言自吉至其孫崇皆好車馬衣服自奉[illegible]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按吉吳人今吳下風俗極類此家無錢財畜積而衣服車馬即累千金之子不能過不獨士大夫及貴游子弟爲然即庶民之家爭爲僭侈其風日熾其俗日貧意當時公卿在位之人若子陽比者必有以倡之因轉相放效以至於此也然自子陽行此當時已怪之矣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今吳人實乏作金之術而輒縱心奢靡豈可率以爲常不思變計哉余循覽吉傳彼以賢者在位又世名清廉無所求取而罷官家居亦能布衣蔬食故後世無譏之者其上孝宣章奏亦勸帝明示天下以儉謂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末成其言可謂有

旨哉然竊疑既以此規人主而向身之不能節制耶豈其子若孫之寖淫而吉在當時未必如此耶則固之言或未精審也歟

題高雲客贈許僉事詩後

昔漢申公以治詩訓弟子時之受業者孔安國周霸夏寬之徒多至太守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司馬遷侈言之以著夫授受有原不可誣也許君僉事數輔赫然有聲自其幼時尊人前中丞公命學於雲客高先生今許君既貴先生居侯官不憚數千里迎致之尊禮其師如疇昔執經時不懈益恭於是人人推本其所以知許君能奉所學以爲治不殊於安國霸寬等而高先生經明行飭爲世大師亦可謂今日之申公也雖然世學之薄也欲抗顏爲師則不免於召鬧取怒求如許君之賢可多得哉宜先生作爲咏歌反覆感歎不能自已一日偶至都下出以示余激賞之餘爲題數語質諸生俾知許君於先生亦猶行古之道也

題所書送新城王先生序後

雲章自甲子夏獲事先生於太學其冬先生奉使祭告南海今年丙子春復有西徼江源之命余亦適客都下皆得從諸君子後送先生國門外皆爲文以誌之二事越十有二年而如合一轍雲章遂爲老諸生矣蓬蘽躑躅先生執玉節行萬里顧而加憫焉使早還　朝書此文以獻先生先生命并錄其舊所作自念鈍且駑與世俗背而馳其文亦不足適時好獨先生以爲可以語古每出一篇咨嗟獎賞噫古之道無所用於今雖文亦然余文無論其無有合於古即使果有合焉其質且賤焉詎不宜哉先生云二文吾將合爲一卷裝潢而存之豈以其棄於今世將有見收於後者乎雲章懼不能當顧不敢逆先生意因補錄甲子之作於前後有指而目之者以爲不負先生教育則今雖窮老於世何憾哉是年十二月除夕前二日雲章識

爲新城先生題時賢詩文摹帖卷後

新城先生好以詩文寵後輩後輩之以詩文投先生者必獎借而扶進之一篇之合一句之工稱之輒不容口至於臨摹古帖翰墨游戲亦喜竟覽觀雖以至鄙陋如雲章者先生每過許其文之可教徃在甲子送先生奉使南海嘗製此序今年秋入都先生兩以便面屬書乃者復委以此卷余子方直黃口也先生謂其字畫近有法者曾召數客稱之坐中又屢加褒勉先生樂善之誠不遺於微末如此卷中諸賢如西溟乃今之作者餘皆有異才負高名出先生所陶成其文彩咸有可觀者獨吾父子以冣塞劣之跡與焉不滋愧矣乎書竟誌此數語後有見者知吾師之弘獎風流於是乎在乙亥十月二十六日

再爲新城題自臨蘭亭後

雲章少時學楷未成年長大以來不欲以此自耗日力遂不復留

意還有以題詠見[illegible]者欲自掩其醜亦不復作楷而逸少行書竊嘗規摹一二今日輒擬數行於卷末心手不適去之殊遠下方羅趙尚不足也又念程子有言其作字時俱是敬故明道生平不作草書今爲師長書此而不能作楷有愧明道之言多矣

題賀捷表後

歐陽公疑賀捷非眞以三國志載孫權害關公傳首至洛之事在二十五年正月而繇賀表却於前一年閏月閏月者十一月也然考之蜀魏吴諸紀公本傳及曹仁徐晃呂蒙諸傳公之敗實在十月而被擒斬於臨沮亦即是時裴松之辨孫權欲活關公之說謂權在江陵遣將潘璋逆斷其路公至即斬臨沮去江陵二三百里豈容不時救公方議其生死則公之見害實不待時若次年正月不過記其傳首之事耳表中所云皆實錄也時操自洛陽而南統軍在摩陂故曰攸路兼行履險冒寒繇方坐魏諷事策免故曰臣以無任不獲扈從征南將軍曹仁也被圍於樊方以死守晃至而同勢并力公且爲之退走步城鄗鄉旋落賊手矣已被矢刃雖彼國之事非傳聞也

跋季直表

繇傳以魏國初建爲大理遷相國魏之建國建安十八年也二十四年九月策罷就第魏文即王位復大理復大理疑與相國位俱復矣史不及記其詳也黃初元年改相國爲司徒以故薦季直表有司徒之稱而本傳云進封崇鄉侯者不著年月疑在改官制未進封之前有此表故畧職乃爾

跋嘐賢翰寶冊

嘉定爲邑因崑山之嘐城鄉以析壤故亦曰嘐城厥初人文與崑共之要亦荒瘠斥鹵務學者少元明之間崛興旣多如王常宗鄭以仁輩其升冤也洎歸熙甫卜葬安亭江上邑之學者多出其門

緒論流傳蔚爲名彷彬彬焉或以經術或以節義或以古文辭下至揮毫染翰乃儒者之末技都非苟作咸可藏弆所謂風流文彩磨不盡者也大中丞商丘公主風雅以振來學者四十年秉節鉞以莅南國者行十載矣一時部下秀民相與益勵其志好古力學期無負公之作興其有一材一藝之可觀者無不仰受陶鑄親回謦欬而接之以示優異而於表彰前哲尤三致意以務發舒其幽光潛采雲章用敢集其鄉先賢之遺跡若干幅裝池而獻之公其在有明中葉以前者不可復得百年之間庶幾下邑之趣尚在是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追思而若將見之之詞也采風者或有取於斯焉

書學生靈應圖詩文後

余少則慕徐少詹文靖公之大節恨不得生其時一識其人旣而知公之子孝廉侯齋先生之高行凡今之竝世而生者皆莫得望見其面目而余亦未能棄一切而從之遊則其人又不啻邈然千古之上矣去年春始得識公之仲子文學貫時先生聽其議論竊其學問文章因以彷彿其家文靖孝廉而庶幾若將遇之則猶余之深幸也蓋自鼎革之秋文靖以死報國二先生守其家法窮老不變而侯齋深棲巖谷跬步弗移貫時則時一混跡城市而胸中耿耿若有千駟萬鍾不易其操者人謂二先生介同而所以爲介者不同各有以成其志而已矣今年夏因貫時以識丁君貞士蓋文靖公壻也丁君亦棄儒冠隱白花里其夫人爲文靖公長女蓋侯齋之妹而貫時姊也貫時爲余具述其姊之孝行純備爲貞士置妾媵禱神[illegible]求子尋子求學生得學生天人感應之符昭昭不爽者余惟[illegible]樛木明有下逮之恩故螽斯麟趾諸篇皆歸美太姒之不妬所謂則百斯男者也禮言高禖明有祈子之祀故后妃率九嬪御而從天子親往且加禮於所御者而帶以弓韣授以弓

矢以祝男子之祥其禮甚備推之當時卿大夫士庶之家可類而知也雖月令之書成於不韋而其時去古未遠其必有所本矣丁夫人中年喪子病已之不可復得再擇宜子之姬以備後房又不可即得則卜日於穹窿之山建壇上表致禱於天又禱之家祠五祀又遍禱之諸神自是以還月朔望無不禱且以學生禱遲之又久而精誠通果舉丈夫子二其時去致禱之初一紀矣而舉子之年月日時適與之符合人皆詫以爲異此至誠之感神所必然者惟是夫人不妬之德比於太姒而祈子之勤且堅若此爲太姒所未有使以之易地而處當無不然者是太姒處其易而夫人處其難也或疑醮壇青祠乃老子浮屠之事非吾儒所宜道然而高禖之祀古人以爲祭先媒之神迄今無傳於世而夫人意以祚胤之錫必本於天道院法筵特借以達其誠耳且誠無不至則所禱之神無不遍此皆本古高禖之意而通之者也嗟乎世之爲婦者

以一妬之故而舉其夫先世宗祧之重一旦斬絕而莫之顧爲之夫者亦竟安於其婦而無如何也此正孟子所謂不孝之大者而夫人一反世俗之所爲至於如此盡已之孝即以成丁君之孝蓋自其姆教婉娩之日通知大義久矣余以是益歎文靖公之賢不惟教子以成大名於世乃其女子亦足追配古之淑媛而風示薄俗於無窮也貞士自書其事而爲之圖以傳示二子兩先生製文與歌詩以推道其美良足以暴於久遠矣貫時又不鄙而屬余余感夫文靖公之門其所爲皆扶植綱常之事天下後世其將胥有賴焉遂不辭而書其後時康熙三十三年夏六月十六日

跋程孟陽先生手藁

松圓先生與余曾大父及伯祖父爲紀羣交余祖父晚出先生又命其子孝直君授章句故余家所得先生翰墨爲多余少而能辨其字跡此冊爲吾友文濤周子所藏乍展看即知出先生手藁無疑先生自序浪淘集與瞿起田同舟回自武昌浪花掀簸中濡筆伸紙追憶舊所吟而錄之幾七百首又上黨無事合書爲一集增定計千餘篇此冊豈江行舟中錄本耶抑上黨所增定者也先生生平所作詩都能誦憶故叔達謂其牢固藏識牧齋云審諦推敲必匠意而後止一字未安一韻未穩胷中鶻突如凸出紙上觀此冊手所審定可以想見卷中珠墨錯雜其已付剞劂者皆於題前標出餘則乙之令人竊其逸詩尚可名世蓬戶空齋詠古凡三卷幾二百首得上黨所增定者十之二聞吾邑汪云則尚藏其前三卷其餘不知流散何所意者尚可爲延津之合也吾友及令子梁客皆篤學嗜古其愼藏之以待

題姜西溟臨鍾王三帖後

余嘗謂西溟之書令人不知貴必有收而寶之後世者蓋書雖一藝其所造既深則必不磨滅於後時之人不知貴其傳必久而彌

曜亦物理之乘除然也嘗見西溟學書每以日力半耗於此余甚惜之乃其所造則邈乎不可及矣觀此三帖爲周君確齋所摹者其心源腕力直接元常逸少豈復後代書家伎倆哉東坡稱元章書謂異日爲寶今未爾者特以公在耳嗚呼西溟已矣留此於身後其光氣之晶瑩觸手溢目雖持以照前後數乘可也較之生前余與確齋可以要求攫取而得之時不愈可愛惜耶又況其在數十百年之後耶余非阿西溟者假令西溟而與東坡生同時其愛西溟當有過於元章者確齋令之吳興而自謂讓西溟一頭地則知余言非妄雖然先儒有云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西溟亦非一意於文釆風流者乃其晚途喪身於貴友之鄺寄追痛之餘擲筆三歎

題周確齋小影

余向從崑山徐公傳是樓得見閣帖祖本有子昂白描小像其風

神仿佛確齋故余有詩贈確齋云妙楷看來如斫陣前身眞箇是吳興今見姜編修西溟亦爲此言益信其有合矣禹鴻臚傳神於今爲海内第一而西溟落筆妙天下余以像贊皆異時之寶也又何假余言爲確齋以余暇契且久屬贅語其後

題宋搨黄庭

宋搨黄庭吾家向有藏本守之三世矣爲一友攫去久不見歸余以此遂廢學楷廿年恨事今日得還舊觀確齋其善寶之毋曰寫意而不留意爲人取去則不復惜也

題沈石田先生畫

石田先生筆墨淋漓流落人間者不少似此尤其高曠閒逸者其詩曰自天爲此景平與畫家分即其筆補造化可知又曰與人借去粘窗壁雨雨風風都不知蓋歎識眞者之少傳與不傳俱聽之人而已不與爲豈獨繪事詩與文何莫不然閱此爲之三歎

題趙子昂赤壁賦眞蹟

廣陵周確齋好古精鑒一日以吳興書赤壁賦示余余乍見驚歎爲眞蹟叩其所以得之者爲言一老嫗用以夾針線雜物蓋其紙緊厚入水可不濡存者凡十五番合之如市肆間大帳簿貫以雙縚前後紙黑若漆而墨光射人粲然如珠貝余因歎今之贗古者襲以美錦韜之文櫝所以珍而眩之者無不至自有識者視之不足當其一哂也世之無所得於中而張其外者何以異是又獨皆夫贗古者乎若其果爲隋珠和璧也雖棄擲隅路埋沒泥汙其光氣騰上豈可抑遏哉然亦有目者過之而見耳若盲人方擿埴之是虞又烏知拾取乎余嘗論吳興書小楷第一其行草自方寸大字以外亦有一二講張處今此冊圓勁美滿矩矱森然而折旋俯仰意態酣適雄傑之氣卓越千古眞世之奇寶也確齋爲之刮垢磨光衰池而善藏之又此書之奇遇也夫蕺山老嫗嗔羲之書不持至市門得錢幾乎爲六角扇而毀之矣此嫗幸以有所用之故得不廢安知夫四百年中不嘗有鬼神呵護其間令故黠誘而遺之來乎歐陽公言斯文如金玉雖糞土不能銷蝕豈惟文章即字畫亦然惟視其人所以致何如耳確齋書名噪當代而尤酷似吳興得此當更有左右逢源之樂此賦幾五百年今缺其後六十餘字亦失署名處缺者固可惜書法如此又安以署名爲哉必俟款識圖記而後信者其不類於盲人也幾希

題所藏米元暉畫

予在揚州一日偶出見人家屋壁懸此畫問之曰不一餅金即售矣予急出所有易之蓋乍見即驚歎以爲小米氣韻諦觀之非獨畫與字無可疑即兩印章決非他手可摹者其一元暉印得非黄魯直所貽者耶魯直有贈海嶽詩其次章曰我有元暉古印章印刓不忍與諸郎虎兒筆力能扛鼎教字元暉繼阿章審此則元暉乃魯直所字而并以古印貽之者今此印有目者皆知爲秦漢間物非即山谷所贈而何往時讀山谷詩從卷冊間想像今乃收得此畫而親覩之亦予之幸也夫

題周軒三所臨蘭亭後

余往歲過雲間二周君留余飲酒闌軒三出所臨稧帖相示凡數十種覩其意猶亹亹不已余竊怪軒三臨池之學何其精且專也昌黎云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詩文字畫何莫不爾軒三旣以其詩若文與其難兄馳騁當世至臨池一藝又能出其餘力爭工古人如此宜乎其名聲之籍甚也蘭亭石刻固多佳者難得余舊藏一本其所由來乃自上海潘氏崑山徐司寇遍收古刻僅得二本今皆在公之第四子敬思所其一有子昂十三跋可稱劇跡而蘭亭似非其舊予疑其爲黠者易去其一乃劉后村藏本歷代傳寶名人跋者二十餘曾以余所藏比對不差絫黍特此本又先數十

年耳淳祐中趙以大定爲薛氏石所拓以余觀之殆未必然此正王順伯尤延之諸公斷斷不置者朱子所謂不得議禮如聚訟是也薛氏摹刻雖云與古定無異然肥瘦之間訖無定論徐本及余所藏皆肥者世間善本之佳者皆不逮即定武井中石亦遠遜疑非薛刻可到軒三精鑒余當攜所藏質之并同過敬思請出以相品定軒三能於數十種之外別爲臨一本以與余帖並藏俾見者知精詣如此可爲世之學書者勸將不獨爲學書者勸也

題吳氏世譜後

余既作吳氏世譜序以其譜所載覈之史傳後漢書廣平忠侯漢其子爲哀侯成成子旦旦弟盱成弟國盱子勝又漢兄尉尉子彤漢弟翕今考之譜以漢子爲威威子爲宣宣弟爲昕威弟爲安國昕子爲如勝漢兄爲演演子爲丹漢弟爲洽洽字子翕皆與史不同或字形增減或以二名爲偏名或以字爲名惟尉與演絕不相

類譜則兄弟命名並以水旁以所取義爲近然此是彼非總莫能辯可以知此譜所載悉本家乘非引史傳中有名人爲附會也雖其間名有轉寫之誤或當時史所傳聞不眞未必非家乘爲可據也歐陽永叔趙德甫集古金石二錄多取私家所載以與史傳證其闕誤以此余固樂得而考之惟長沙王芮與前漢書悉合但芮之四世孫靖王光譜以爲靖王着此亦因字形而有所轉訛耳

題新城王先生慈圖錄序後

新城王先生以詩名冠海内者四十餘年晚而尤工於文然而知先生之文者不敵知先生之詩者爲尤多先生亦好以詩觀後輩而於文亦有所靳而不予其求先生之文者亦往往閱歷數年而不可得今爲汪君蒼孚作慈圖錄序其得之之易者何哉蒼孚母吳太君之行亘千古而一見者也海内能言之家咸高其行長言短什爭歌詠以投贈之而爲之倡者又如吳野人屈翁山諸子皆王先生故交其言信而有徵所以樂爲之命筆以冠其卷端也余近亦賦兩割肱行以誌其事乃伏讀先生之文而又有感焉觀古列女之事劉子政一書而後范蔚宗始著之於史而後之採摭者咸不敢放失考其事行非不各出於至性然過高不合中道者多矣若太君之割肱爲羹以療翁也處事勢之窮有不出於此而不得者非好爲奇節以驚人也及其後痛夫之客死不能以救翁者救夫而復引刃於右臂之肉血淋漓以薦之櫬前則當哀痛迫切之時其心之權衡於事婦事夫之際者蓋有不忍毫釐分別之或殊者事雖至奇而有至經者存焉即謂之曰中道可也采風之使上之史館必將以冠列女之首篇豈徒使我輩弄其文墨筆硯淺事哉

題周潛夫摹倪高士畫

潛夫吾友確齋之同產兄也中歲學仙屢致辟穀隆冬惟飲冷水

余蓋親見之碧眼飄鬚望而知爲異人也顧以性僻不合時宜亦詭常道確齋友愛委曲將順養之終其身乃其寫意圖繪高超絕俗或奇恣野逸不必盡師古人無不灑然有塵外致確齋藏倪迂眞跡余每過之必求展玩今爲有力者所奪此卷乃潛夫摹本乍見幾不能辨始知其風骨氣度得之天者同也今潛夫沒已五年余悔其生前知之不能盡確齋令子題此爲之反復三歎云

題昝元彥舊本蘭亭

蘭亭舊本最不易得趙文敏自言余生六十有四南北行萬餘里所見僅兩三本可以知其難矣余向惟於崑山徐司寇處見二本一爲王學可藏本有子昂十三跋一爲劉后村藏本跋者二十餘人學可本跋固美矣余諦視其帖疑爲贗者易去惟后村本毫髮無遺憾跋者云同時有三本一藏陳直齋一藏賈秋壑而秋壑景定壬戌所題甚詳後歸郝文定父子流傳歷歷有自至董思翁萬

曆丁巳題云觀於會稽山陰朱明臣之息柯軒則徐本乃會稽收藏家所寶又不知何以流傳至崑山也淳祐中有趙以大者定爲薛氏本余未謂其然蓋薛氏本乃紹彭子摹定武原本所刋雖云時莫能辯豈若原本之神妙自然王順伯尤延之斷斷於楮墨肥瘦之閒猶其末也余既無憾於此本輒名之曰古定而以其字跡稍肥即以信肥者之爲古定也余亦向藏一本出自上海潘氏曾與徐公本比對無二特時有南北宋之别耳庚寅初冬余游會稽昝君元彥爲其地之長得蘭亭數帖於明相國朱氏之後人屬余爲之品定因念徐本亦出自朱不知息柯軒爲朱氏之何人所主輒附記其語於此此本雖不若古定之神妙而規模姿制遠勝他本卷端有邢子愿柯敬仲印信疑子愿得敬仲藏本而摹以入石者然子愿雖精臨池疑其刻畫不能到此尚俟識者定之

又爲元彥題諸本蘭亭

蘭亭出昭陵後摹搨無慮數十百種賈秋壑柄國時人閒舊本無不供其搜採命客寡寺丞擇其字之尤精者並爲一搨良工刻之經年至以勇爵酬工今此冊乃會稽朱相國舊藏合得十種若使秋壑見之無不笑爲貧儉者然變態高下略具此矣吾友抱雪昝君作令此縣余訪舊過之出以相示西泠馮悔齋後至呼之同游因攜諸帖入舟至蘭亭恣其清玩賞心樂事莫過於此各爲一言誌之諸帖之旁異時必有知我輩之此遊者品題之當否不暇計且喜抱雪之有同志也十月三日東吳張其書

題楊可師所藏宋搨聖教序後

余少時學書篤嗜聖教序先君子舊藏未斷碑本正與此類余往往以夜窗餘工習之尤多暎月臨摹故盡此帖字形頗能記憶及多見斷後本騰漢庭而畋夢弢字較清心頗疑之以爲此帖翻刻有數本或者非原搨乎續得一本尤完善而夢字不模糊前本遂爲人乞去今展玩此冊頓還舊觀搨法皆如隔麻而紙色亦絕相似但此墨光微黯耳諦觀必非翻刻其神理一經轉摹便減肖似他帖皆然何況右軍何況右軍此帖尤劇跡所聚乎董文敏嘗謂此爲懷仁習右軍書因訓集爲習文敏書家董狐不能不失此一言懷仁豈解辦此即聚劇迹亦疑太宗製序時自所鈎致其後或懷仁續集之耳懷仁雖亦寺僧之能書者觀鴻堂中所載去之不啻萬里豈可以尋丈計哉耕夫其善寶之毋若余之輕棄其所學也至所謂夢字已斷者反清而未斷者糢糊此殆不可解耕夫其爲我考之或此字最先損而好事者重加剜剔出之未可知

題宋搨黃庭經

昔人謂樂毅論爲正書第一余謂畢竟當以黃庭爲第一蓋樂毅猶有散漫之筆而黃庭無有也或謂結體整則風神宜減而黃庭風神何曾少減但見其遒而逾逸緊而彌舒耳譬之優入聖域者直臻從心不踰之妙此殆猶行書中之蘭亭即使逸少他日更作未必能滿意盡若此也如東方像贊習之必長於間架曹娥習之有别趣未免倚於一偏者有之黃庭樂毅則皆中道而黃庭尤毫髮無遺憾耳余家寶一宋搨四世矣中間爲友貸去不還余以此遂廢學楷今雖索得之老矣不惟腕力不自振亦無日力耗於此矣此冊真宋搨之精者與余藏本比對不能定其甲乙但逸少書此入後亦覺筆倦不無懈處兩本各不能揜而余本尤有鈎摹之失也淳熙修內司刻夢想見之久矣今乃於眒夫處窺一斑幸哉

紀瘞鶴銘碑後

是碑或以爲王羲之書或以爲陶弘景或以爲顧況或以爲顏真卿至或以爲王瓚書何其紛紛而莫定也謂爲逸少者據潤州圖經而言其深信不疑者蘇子美黃山谷也又或以碑云上皇山樵書樵字下原有逸少二字黃長睿曾至其下益親見之似可據矣

而長睿又謂當別一逸少非右軍也謂為通翁者歐陽公作集古錄以華陽真逸為況道號因疑其辭出自況而謂書不類逸少而類顏魯公然歐公亦不自信而趙明誠金石錄以華陽真逸未詳何代人歐公所云況逸號亦不知其據唯況撰湖州刺史廳記自稱華陽山人耳後人承襲歐公言至有竟以為況書者沈存中是也而謂為魯公書者亦始於此又有不定其為誰某者蔡君謨以其書有楷隸筆隋平陳後中國書多參楷隸故謂為隋代人書至以為王瓚書者則以碑側有瓚石刻詩學碑中字而為之也而其考定為陶貞白者則張子厚學黃長睿伯思董彥遠逌馬子嚴古洲尤其較著者也蓋以貞白居句曲山中自號華陽隱居見之於史又有外傳云晚又號華陽真逸也然此但言撰銘之人而後之真疑為貞白書者又不知其何說也其石翻本有二一刻之壯觀亭一刻之府治之側曰寶墨亭其文既與原刻有異矣又刁景純

曾於金山經庋中得唐人於經後書瘞鶴銘以較世所傳本益參錯失序而摹搨之家必伺窮冬水落而後取之或得其數字或得其數十字此無而彼有此少而彼多故箋釋之家各有不同自邵興宗張子厚黃長睿董彥遠以至明之項元度今代之張弨其文互異罕有悉合者昔朱夫子跋蘭亭謂不獨議禮如聚訟此碑紛紛之說亦然竊以為其辭乃道家者流其書不過一藝耳何必斷斷乃爾然其人雖惑溺於異說其超然世外至今猶可想見其高風若正書大字在唐以前不多見皆由此書發之故歷代重其文今得陳使君滄洲從水底而致之山巔石之裂者合而束之龕之於壁千百年之淪逸者復出殘缺者復完俾後之覽者知為貞白一流仙侶之所為可以審其格韻而自得之其他可不辨而息其喙矣

題王紫衍瘞鶴銘圖

大凡好古之士於世人之所嗜往往唾之而不顧至於幽崖絕壑斷碑殘碣必攜節躡屐挈朋侶載酒肴窮搜極訪必一得之而後快此非有超然高世之致者不能也瘞鶴銘碑淪於焦山之麓殆千有餘歲矣昔之名人勝流求而搨之者以不能多致其字為憾乃其親至碑下乘水之涸手自摹取者如邵亢張學黃伯思董逌嚴古洲張邦基皆好古之尤者也東川王使君南郵非其匹儔歟此圖蓋二十年前與楚僧石濤同至山下時所作為言披尋宛剔之狀殆如竹垞檢討所云先以前跋次尻臀者乃實錄也卷中題詠多怪奇偉麗之作一時名勝略盡是矣追惟曩昔新城先生余所撰杖履者自餘諸公亦曾執鞭弭周旋今大半皆成古人存者晨星落落矣既賞南村使君之嗜好有獨異又相與展卷數四憮然增慨者久之時癸巳六月寓吳門之水周林南村持此圖訪余余方幸此碑之重建為陳使君滄洲作此記亦一奇也

華氏貞節堂元人詩文跋

節孝之事所以綱紀乎人道者至大故其傳之也亦至久德澤之留於子孫者宜其每得賢者以繼續而保大之也錫山華氏自東晉之末有以孝顯者歷今千二百餘年世為名族元武宗朝有都事君子舉早歿其夫人陳氏矢栢舟之節教其六齡之孤以迄有成至正中詔旌其門閭而其子幼武亦以善事其親聞禮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豈不信歟故禮始於謹夫婦以婦人言之則一與之齊終身不改而子之能孝雖出乎其性亦必由教而後成也華氏之母子美矣學士大夫相與論次其事而歌詠之者甚備朱存理鐵網珊瑚載有貞節堂白華軒二橫卷益名跡之尤烜赫者自至正及今又四百餘年矣今白華卷不知所歸而此卷什襲完好華氏之子孫世守不失可謂難矣廣文豫原持以示余凡為之文者四人為詩者十八皆一時名勝閒之敬歎黃文獻公銘云惟甘

於節百年一日旨哉斯言士君子之守正不惑者何莫不然艱屯之至惟以義理自安覺有不如此而不可者是以甘之而不厭若自視以爲過苦則其節有不可貞者矣又余讀于尚書文傳之記而歎蘇伯修纂輯于文之跡事既關乎風教而文之謹嚴爾雅班孟堅序事之遺也二公翰墨之遒美尤爲卷中之冠余何幸而得寓目焉今人於法書名畫咸知寶愛而不免於玩物喪志豈若反覆於此之感激奮發足以風厲末俗亦秉彝之好人自有之而不待外求者哉豫原孝友之行著於家庭而好古力學發爲文辭悉合先民矩矱大中丞儀封公雅愛重之將見實益大而聲益宏豈特爲其族之賢者哉此卷之在族人者將不固其守輒出重直以得之可謂能知所寶而非玩物者之比矣向所謂繼續而係大之者斷歸是人拜觀之餘聊識末簡以竢

又題

昔劉中壘傳列女有頌有圖若之藝文志雖頌與圖不必其自作而踵是而增之者皆不可已也明矣華氏貞節堂有記有序有銘有贊有古今體詩記序之作所以傳其事也銘贊詩歌所以頌其美也然必有圖而始備以故待詔文先生必爲之繪圖而補之觀其圖之鬱然松栢繞乎階除前軒後堂靜深嚴謐毋恭子順貞白之操義方之訓彷彿具備令人肅然敬慕想見當年非衡山先生規言矩行以道德重當世者不能作要以推其所本夫亦中壘一書之遺意也歟是卷所關風教者大非獨華氏之世寶故予不能不重累其辭云

自題愼貫齋墓表後

昔歐陽公作集古錄序以爲同時惟謝希深尹師魯每一篇出能仰併疾讀得人深意而梅聖俞見有小可喜懽然若在諸己迫集古錄成作敘之時三君子皆亡歐公以爲深悲于因念此表中三君子亦最愛予文𢿙成予善今爲作此文寧復有愛我如三君子者起而一見之哉心竊自悲偶以示舍弟用霖時諸子姪環侍用霖遂朗誦一二過抑揚其辭頓挫其音節字字句句櫛比而疏解之欲歌欲泣恍若招三君子之魂於行間紙上也其言之有旨非獨子姪聳聽即老夫亦不意其所自得至此也余弟最善講解讀書多得古人深意惜其奄滯於荒鄉之曲若得拮兄當不落寞如是

爲陳彥瑜題宋搨小楷

右軍曹娥乃早年之作爾時尚未變鍾體也余家藏一本特多隸筆尤有古意彥瑜陳子酷嗜臨池出此帖見示乃宋時搨余爲審定彥瑜其知所寶哉

東方朔像贊余家有二本一爲寶晉宋搨一爲停雲館祖本與彥瑜此帖比對頗相上下特此缺字爲多耳又噓吸沖和和字寫作

私亭序荒蕪序字寫作序余所見缺字本皆如此彥瑜試相與考之

梁武論右軍書以樂毅字跡麗健後世摹搨既多亦有不盡然者觀此則眞麗健本也昔人以樂毅爲正書第一余則尤左袒黃庭然右軍自謂書此有君子之風諦玩之則如端人正士折旋皆中規矩眞百世之模楷也又況此本宋搨之佳者乎彥瑜書已入歐柳之室於此更精心焉

小楷必當以黃庭樂毅爲宗次則洛神舍二王而問途者沿河而下不尋其本者也洛神駘宕飄灑風骨珊珊如步虛仙子尤爲可愛此本稍肥殆猶豐肌之玉環彌見其嫵媚耳余近年得一石田先生藏本頗近之其搨法及紙色亦相類皆可寶者學書豈不學晉人終乏氣韻余老矣此事當讓之後生彥瑜得此四種宋搨其取之有左右逢源之樂矣何患八法之不名世耶

題爭坐位宋搨

甲子歲余在京師一日有友持顏魯公爭坐帖示余云將以餉一貴人余心甚惜之而不能止也越今殆將三十年忽見之義門何庶常賚硯齋余驚問其所由來知即向者友人本也庶常以余性善記爲嗟歎良久其實世之善忘無有如余者特以性好顏行學之亦三十年思得一古本尤可追摹自之所見無有過此者故特注思不忘耳凡物必得所歸可以無憾彼非其好者棄之亦無足怪今轉而歸之義門此帖亦自慶其遭矣宋之蔡蘇黃米行押何莫不由此出余所藏本亦宋元間搨以董思翁臨摹三四則參其後然視此則稍遜矣惜借觀閱月而未得倣像其數行則余之遲暮無日力及此可歎也夫

跋祭姪帖

魯公祭姪忠憤突怒之氣鬱勃行間故字跡尤奇特勒石祖本有

二一爲眞蹟摹出一從臨本轉摹不能盡得其神妙停雲館待詔一跋稱賞至矣其帖實非眞蹟摹出也余偶收得一本其旁標有眞蹟二字不知出何人手所摹字字逼眞難以形容其所至以較別本非毫釐分刌之差也義門近得倦圃曹氏藏本正與停雲相類視余所藏稍遜第其末有諸姪于廟庭如祭痛哉九字別作一行此爲可貴不知他帖何以都不及載

題金眉菴畫卷

余與眉菴翁曾一識之古貌古心私竊異焉翁少時爲錫山華氏館甥欲厚遺之貲翁棄不取獨攜書數篋以歸又得王右軍眞蹟半幅日夕臨摹其風致如此翁爲文通公從弟文通盛時遇　國覃恩將引之登仕版不赴也見諸公貴人輒匿去好倣黃鶴山樵及倪高士畫用以自娛有求得之者即親族不輕畀歿後其子耀廷攜數幅示余余亟賞之非獨畫似元名人乃其人實超然埃𡏖之表矣因語耀廷其告子孫世守之毋爲有力者所奪眉菴名舜齡字孝必與余相識時問其年七十有七矣越次年而歿云

傳

貞憲先生傳

貞憲先生姓王氏諱泰際字內三中崇禎癸未科進士與黃陶菴先生為同邑同年友陶菴集中有荅王研存書商略處患難為隱身不出計者即先生也先生別以研存自號黃先生荅書在乙酉之五月將去城而鄉與先生皆隱未幾身在圍城中城破之日黃先生念不可復避避則將受辱遂與其弟偉恭徃西城之僧舍作絕命詞以其身同日而殉天下莫不知黃先生之義烈然而猶自謂可以無死者與先生皆未受職且黃先生有父而先生有母忠孝可以兩全也其書中之言曰吾輩埋名不能而潛身必可得冠婚喪祭以深衣幅巾行禮終身稱前進士一事不與州縣相關絕跡忍餓焉可也又謂此大關係處不得不以真語就正前世如龔

君賓謝疊山及國朝龔安節而在其商略不過如此噫黃先生與先生皆非畏死者苟可以不死而仍不失吾之所守亦何必以其身委之一爐士之有君猶女之有夫也其以身殉夫者烈也終其身守之不變者貞也士不幸而遭國家喪亡之日所出惟有兩途與夫既嫁而孀居者何以異哉黃先生既所處在必死之地而死之得其所矣先生適當可以無死而完其終身不改之節一如黃先生書中之語亦復何憾哉使兩先生易地而處皆能為所當為志一而道同也先生所居在縣之六都去城數里縣人皆曰六都王氏云家本崑山遷至嘉定三世皆隱而不曜父承爵人尤重其耆德歿於故明奉母夫人朝夕無間喪之尤盡哀禮先生三子兩孝廉君霖汝楫汝皆居於城然人罕有於城市見先生者未嘗一謁縣正巡按御史趙李二公皆欲勸先生一出力謝不應縣屢舉鄉飲大賓曰吾篤老死而已奈何以此困我食淡衣麤三十餘年以乙卯之冬無疾而卒殮以深衣幅巾如平日所服是年先生七十有七平湖陸稼書先生治縣慕尚先生而未一見為文以弔之親往拜焉邑之學者相與言曰先生植節甚堅始終一貫可謂貞矣學行之正為世師法可謂憲矣因私謚曰貞憲先生所著詩文有冰拖集若干卷選漢魏以來古今體詩八十卷又輯四書廣古註八十卷藏於家

張子曰余嘗閱崇禎癸未進士題名錄而歎諸君子之生於末運何多不幸也其後非抗節致命則守貞歿世按籍而考之出於此者蓋過半焉亦可謂得士之報矣然諸君子能為忠臣豈不能為良臣哉惜乎其不處交泰之朝也士苟通籍而懷致身之義未有不忠而能良者也吾邑黃陶菴先生天下無不稱其忠而貞憲先生或未盡知予故表而出之使人知一死一不死同歸於仁而已況乎先生所守皆黃先生之夙約哉

鄭超宗傳

士君子生當喪亂不能以其身衛社稷安朝廷唯有殉以一死死固其分耳然死之得其所與不得其所存乎其人之自裁而亦有時已之身已不得而主之者變出非常生雖舍而不為義則又有幸不幸焉君子亦受制於命而無可如何耳如故明揚州鄭君超宗之死吾嘗深慨焉君諱元勳超宗其字鄭之先為徽州歙縣著姓有兄弟兩人同殉建文君之難者曰居貞官河南布政司參政曰道同中洪武某年進士官御史兩人者既同抗節州人為之立祠祠至今猶存由御史數傳而至良鐸始遷揚州著籍江都君之祖也良鐸生某號肖重翁君之父有四子君其次也生有異稟目炯炯射人讀書數行竝下心又能闇憶不忘為文操觚筆立書甫角丱老師宿儒皆驚歎以為弗及江淮間名籍甚年二十一舉應天鄉試第六每上公車貴公卿大夫士莫不慕與之交聲聞流於

人人無識與不識咸稱之曰起宗先生家廣陵城一時詞人學士
往來京師經此地者必謁君後雖諸道上計者亦然京師大人先
生聞人從廣陵來必問見鄭孝廉否或愕眙則心輕之曰是不識
鄭超宗者甚則面唾焉其見推重如此以崇禎癸未第三名進士
釋褐居於家時明之國事不可爲矣君慷慨負氣有偉略好節義
不以利害生死動其心臨大難進奇策決於俄頃然以母老謝者
交章辟不赴也人皆以君之才惜其不用倘居廟廊制勝帷幄或
乘一鄣坐鎭封疆闖獻諸賊當不至披猖若此甚也崇禎十七年
三月京師失守君聞諱麻衣慟哭於至聖廟即出家貲募健兒訓
練爲兵欲以助城守貽書當路曰立國設險必外嚴而後內固淮
北咽喉地宜建大帥統精銳以扼其衝見者韙之而不能用南渡
君臣尤泄泄間有一二披肝瀝血者悉見格於馬士英雖以史丞
相之忠誠婦人孺子皆能知之徒以人望所歸不能不倚仗公而

朝政不以屬馬以兵部尚書督師揚州所陳恢復之方捍禦之略
什不一二施行也時寧南侯左良玉軍號八十萬駐武昌上游而
靖南侯黃得功興平東平廣昌等伯高傑劉澤清劉良佐號爲四
鎭皆以戴立新主兵游近界良玉故與士英隙聞其柄用又築西
防以逼己憤甚上表清君側舉兵東向江南北大震揚又邊江兵
備副使馬鳴騄謀藉高傑兵衛揚以君故有恩於傑諷君作書招
之君方謀之督師以下書未發會傑奉命鎭揚兵已至城外揚人
以傑於四鎭尤剽悍曰是必將蹂躪我又傳言相喧嚚以爲招之
來者必君也相與闔城門斷機橋數日抑不得進傑怒曰我捧璽
書來鎭爾城而拒我若是遂縱兵掠揚人之出偵者馘之樵採者
絕之城中人益譁言鄭進士召傑來害我鳴騄復至君所言曰公
若能一出見興平必立解否者如謠諑何君毅然許之走白巡撫
黃家瑞單騎突出僕人有叩馬諫者曰主宜三思善自保君叱曰

爾何知揚民安吾元雖喪可也直入傑營曉以大義諭以民情傑
愁且服曰向者別將楊成爲之即出令禁止且退舍以待越日巡
撫黃家瑞兵備馬鳴騄推官湯來賀集議南城樓君馳往則數十
[illegible]人持兵仗環觀聲詾詾或指目君君下馬就坐從容爲言城外
[illegible]曰楊成語未卒聽者亦不審衆亂升樓直前刃交下遂見害來
[illegible]撫慰之并誘致其渠魁數人白之史公誅六人斬三人頭以祭
先生衆於是始悉其故咸嗟傷之傑聞君以己故見害益怒欲悉
兵攻城史公既正唱亂者法以好言諭君家不可以私讐而棄闔
城之衆俾出書以止興平興平得書望城遙拜哭奠君而去城中
仍賴君家得全先是史公亦薦君有淮南國士無雙之語得旨以
兵部職方司用而君遇害已三月矣史公又疏白其冤爲請卹典
國瀕於危孝畀下鳴呼君之見知於史公豈偶然哉高傑者曾爲
總制王永吉裨將得罪將付法適君在永吉座壯其狀貌力請得

釋以是德君特甚孰知君竟以傑而殞其生也當君少壯時詩文
風發泉湧書畫雜伎無不精詣談辭如雲見者傾心構別業城之
南曰影園四方冠蓋名流巾舃交錯其中往往觴詠極歡繼以饋
遺繹絡於道園有黃牡丹開會者數十人既就坐各賦詩輒得百
篇其他郵筒傳致數復倍之都爲一集君手定甲乙以番禺黎君
遂球爲冠復隱其名以集示錢宗伯謙益宗伯亦首黎君于是爲
作金罍復招至園出酒引滿手酌黎君并金罍贈之一時聞者傳
爲美談人以君之家可復號鄭驛而聲名遠出又比之子眞雖在
巖谷而震動京師也初君既魁鄉薦有兒子爲虹生甫及月家一
嫗抱以前曰昨夢與小郎君他日當與主同作忠義進士君怪
之叩其詳不復言至癸未果與爲虹同榜爲虹即授浦城令擢御
史巡仙霞關關破不屈死後君二年君以甲申五月二十一日爲
虹以丙戌八月嫗之言又驗吾獨悲君忠義之心塡塞於中而死

之不以其地宛且酷若此也或曰君平時所與遊皆豪雋有不肖者叩其門輒不應以此有銜之者乘亂煽言以惑衆卒至於耿君歿時年四十二有繼夫人吳氏側室程氏時年皆二十有三厲志矢貞後數十年而皆以節顯

張子曰余年未成童即聞揚州有鄭超宗先生以余之鄉先賢獲交於君者多如程孟陽黃陶菴其詩文往往有超宗姓名氏以故耳熟焉及來揚州得識君之孫蔦𦘕君志在必死不獲以節自盡而罹於荼毒懼歷歲之久而人或不白其心且至於湮沒也因流涕再拜屬余論著之余嘗求君之所以嬰禍者而不得其說則曰君名盛名者造物之所靳也取之過多天其或者以此稍挫之雖然亦酷矣

從祖參將公家傳

我張氏自宋南渡以來其宦學之最顯著者莫如萬曆朝參政公恒而易代之際能以身殉國兼報所知者則參將公抗大節於不朽焉公諱洏字凝之我高王父西郊公諱檯之孫曾叔祖諱燧第三子也毋浦氏生毋趙氏公少敏慧美丰容長而慷慨有大志讀書不屑屑章句弱冠補縣學生喜交天下豪俊工詩詞及書法俱翩翩道逸見四方多故時時有挽弧躍馬以赴國難之意弘光主立内閣大學士兵部尚書史公出鎮揚州開禮賢館延致人材遣從事姚其聘公公慨然就道既至史公與語愛其忠壯有謀授標下都司公條時所急七事上之史公用其四一曰留都南接荆豫北距江淮實當水陸之衝左師闖賊蹂躪楚中竊據上游巳設墩卒水師九江安慶之間屹有金湯近聞翩山鷂及叛逆諸賊狂逞河北烽火驚傳淮安重地門戶江南咽喉漕道倘一震搖江南勢必驅動目前要著須發兵赴淮犄角堵禦上可以翼衛江南進亦可應援河北兼檄應撫移鎮京口策兵江上互壯聲勢使賊不敢窺伺固淮安所以全江南也一金陵陵寢孤懸城外王氣所鍾關係甚大思患豫防宜共商勲府挑擇禁軍分地防衛一南人賦質柔脆内地類屬惰游獨沿海一帶人習漁鹽性多獷悍久貫勞苦技勇素著每遇強賊併力死鬬而流離坐困義憤所激怒目裂眥措設召募呼吸之間良將銳師宜水宜陸洵可用也且好勇疾貧之流盡收勁旅付廉幹者統之朝訓夕練有事指臂相使足兵弭盜二者兼之一當今不患無兵患無餉盜賊縱橫攻城陷邑普天率土誰無忠義之心破卵焚巢共有身家之慮閣下發榜曉示文行府縣諭以時勢怵以利害道流寇破掠之慘切未雨綢繆之計留都安危與共安則良田美業久享其成否則有不可言者縉紳固叨國恩軍民亦蒙世澤感激宜有同心捐助不拘成數其有間廢官員可代爲題請至巨商大戶亦復其終身各縣具文詳繳計在京文武各有流寓紳衿滿萬所助亦自不少以義捐之餉食新

募之兵便可支持數月徐議措給書奏史公亟行之即遣内營游擊未幾使以參將行事即命公捧檄募餉江南公勤所事轉餉至軍門史公慰勞有加　大清兵薄城下公分守北門適有餉艘泊高郵河阻兵不得進公將數百人接引之既達而城陷衆即時散公止城下慟哭入一民家登其樓以望自分必死兵踵至未敢害之無何一酋長至坐樓下命卒曳公下樓意將貫以財物而釋之公大罵不肯下樓據其梯之旁欄而止曳者斫之罵愈力落一臂罵猶不絕而死時同邑有羅店人目擊之此人王姓後以告我父友符先生匡世先生語予如此其初客人莫之詳也以爲公平時以忠義自許必死難無疑顧不知死所耳公昔赴史公之召以家事屬我王父文學公王父行居二與公爲同祖兄弟友愛若同產公授職後寓書歸復屬我王父曰家中一聽二兄處分大丈夫不能報國當馬革裹尸耳嗚呼公之忠義出乎其性且知事不可爲

其志益素定矣公事親孝所生母疾甚焚香祝天刲兩臂自烹飴
以進既巳不可奈何哀毀骨立公於諸兄弟中最厚我王父王父
歸謹如萬石君而公常懷班定遠飛而食肉之志然兩人者正以
相濟事必咨而後行故公身後卒有賴於王父王父以三叔父縣
學生斂中後公而養繼夫人唐氏終其身以公家貲散之羣從公
之殁年三十有七時唐夫人年未三十叔達先生之從孫女也作
苦自甘至六十餘能完其節以報公地下妾馮氏生一女嫁庠生
至今存公昔在鄉里卹孤軟排急難人無不懷其德服其義者方
公之歿而南也便道抵家卜塚祭告值海濱人奴殺其主延及
數十里內大擾聚黨燒劫晝夜號叫之聲與煙焰不絕里中有姚
氏楊氏者亦被殺掠公晨起方沐自捉其髮白之我王父相與謀
口鼠輩披猖至此爲地方大害幸吾家諸奴平時多以恩結不敢
助亂令盡身率之鼓行而前先以義聲彼又未測我之多寡必不

敢抗且成擒矣公親督衆舞雙劍而進王父素儒雅亦能騎射見
隔河觀者數百人抽矢去金盧射觀者觀者倒若崩山賊氣奪逐
狂竄獲其四人正倡亂者時兵備副使鄭公某方以人奴亂來吳
獻之斬其三以徇境內帖然至今人猶稱道其事其他不能盡知
公所爲詩若詞手編一集三叔父曾持示余珍惜之甚叔父殁後
遂棄此本無有我伯祖五調先生徃有集若干卷漫不收拾竟飽
蠹魚之腹余早歲求之即不得見與參將公集同歸泯滅悲夫
從姪孫實章曰聞之禮賢館士有盧君渭材歸君詒二胡君如珪
如璉或以沉河死或以守門死或以戰死俱可謂不負所知得致
身之義者矣而吾伯祖之死尤慘且烈或者疑其未必然以爲公
之死容有出於不得已者嗚呼符君之言豈不信而有徵哉以公
之智豈不能脫身於艱危即當時從公行者咸得夜行晝伏匍匐
生還而公之骸骨不收並無馬革可裹者時勢之窮志在必死以
報也余掇其大略如此當與夫盧歸諸君同上之史館附載史公
後以圖不朽豈獨家乘之光云爾哉

工部虞衡席君傳

吾吳中洞庭東山之有席氏自唐武衛將軍溫始至故明太僕寺
少卿本楨而益振席氏世埒封君力行善事太僕之名尤甲於吳
中昔杜子夏有云富觀其所予席氏之推施率而行之未足異也
當崇禎之季兵荒交訌太僕出白鏹巨萬糴粟以賑東則青兗南
則吳越之交全活者不可勝數是時巡撫黃公感其事聞於朝得
授文華殿中書後進階亞中大夫爵至少卿封其大父父如太僕
之官由是席氏之世德在人名聞天下君太僕之季子也名啟㝢
字文夏號治齋母曰吳太孺人所生母曰延太孺人君之少也太
僕背之吳太孺人又背之所得奉事者延太孺人耳延太孺人善
持家保其貲以待君之成立又禮聘松江葉君者爲之師幾社名

流也君之學既得所本由太學生援例授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
尋監督寶源局又奉　命管理街道所司皆職務煩委君辦之整
以暇潔己奉公又不足爲君難者雖曾以部中事歷任皆受處分
君亦隨例鐫級然奉　特旨留任知君之清慎而勤其官也先是
平湖陸稼書先生罷嘉定縣居於家天下莫不知其賢君禮致之
以訓二子而已實事事取則焉及官京師而陸先生以都察院尉
州魏公薦需次復館於君所及補眞定之靈壽君爲之治裝貲以
行於是君在都閱三年矣聞同產兄之訃慨然以終養得請而歸
君之居故在東山以其僻左曾奉太孺人命別卜宅於虞山之陽
阤歸則徃來兩地板輿遊觴優游怡愉極色養之樂陸先生以御
史抗章言事奪職放還君迎之至家講學析疑推詳儒先之道要
欲得人倫日用之最切於己者守而弗失即於二子亦不欲其以
科舉奪志也陸先生前後館於君者十二年亦藉以緝成其所著

今雖先生往矣其書之刊版流行君父子之功居多睦先生歿後
其家至不能自存君以其家孫爲先生孫壻而時時周恤焉康熙
三十八年春
上駐蹕蘇州欲觀五湖之瀦畜究禹功之底定渡洞庭入東山僉
言席氏園亭構自先朝地既寬闊頗饒勝槩遂　臨幸焉臣啟寓
俯伏以迎
上顧問何以不來京供職巡撫都御史臣宋犖代奏曰是以終養
其母告回籍者
天顏爲之甚霽入坐麗事循覽良久手摘蕙蘭花一枝登　御舟
山中民鼓舞歡呼以爲此山得邀
聖主之一顧益振古未有而尤相與慶席氏之遭逢也君之告歸
年未強仕當宣力　天朝共勷盛治而
皇上以錫類之仁俾君得遂其將母之志推君孝心之純至即一

日之承歡雖三公豈得而易之哉迨太孺人年八十有五而君年
亦五十矣太孺人乃背養君於禮可不致毀而猶極其所以自盡
者又能謹持之不至於過然服闋甫二月而君亦已不起矣君之
配曰吳孺人國子監祭酒諱偉業之女子二人永恂貢生候選教
諭前席貢生候選內閣中書君之在鄉里設義學義倉彙貲教養
遇凶祲則煮糜食之施藥物給棺櫘則歲以爲常其修族譜置祭
田則尊祖合族之意也君之友又有嘉定侯君大年太倉周君懸
著皆敬禮之終其身又館置其子於家非獨於陸先生有終始也
其於學者有雕本十三經十七史行於世又輯唐詩人百家付之
梓於是世之人讀席氏書者爲多其敎於家專務實學敦善行於
時下詭遇速化之術臨歿猶諄諄毋戒不置以故不獨其子之賢
也乃諸孫振振且十人焉其立志遺俗發名成業者益不少云
贊曰余昔過洞庭東山見所謂武衛將軍廟者巍然奉祠於山中

知其子孫之賢者必多矣既得交於虞衡君益樂易退讓君子也
乃其中持守甚嚴莅官舉其職事觀左右無違交友必端而陸先
生之道尤得君而益彰後之君子觀其友可以信其人矣其世澤
豈獨毋於東山也哉

松園翁傳

松園翁姓張氏名輔仁字文莘松園其晚所自號也舊爲吳江之
吳溇人父國鉉遷居郡遂入籍長洲家世雄於貲翁尤慷慨好
施與幼時遭歲饑有粟十餘囷其家思所以守護之者翁曰曷不
減價糶以濟人父奇其言即減價半不二日而盡後至者以爲恨
既成童涉獵書史慨然有烈丈夫風
先帝時江南仍明之舊有操江之官以鎮安慶翁有族叔爲其書
吏疾篤以子屬翁曰吾無所留貽只一吏缺耳非君不能辦此以
養吾母成吾子活吾家衆言畢而沒翁以受托不得已就職之日

垂涙而入操江宜公見翁儀觀甚偉曰子非爲吏者心甚異之久
而益委任焉
今上之初罷操江以兩江總督統其事闔府之吏盡歸焉則又事
總督郎公公之初見翁亦如宜公言翁爲人慎言行于所當爲勇
爲之有不便陳其利害必匡正而後已以此每得敬禮代郎公者
麻公也翁故所司專在章奏麻公至一出翁手不更增損一日章
已上夜將半翁忽思有兩字不安急披衣至轅下使門者傳其人
將白事門者初甚駭翁曰但如吾言傳入無妨也郎公急起翁告
之故謂須選人騎急追之如其言得改定公以爲盡心任之益專
京口駐防將軍以缺減軍口糧士卒大譁閧聞麻公以不覺察當
落職辨章雖上公猶不自釋就日戒其下以待譴去翁曰無庸後
六日當得　温旨留任已而果然翁用是益麻公任得以力行善
麻公去阿公繼之委任如向三公松江知府魯其以材能著稱被

蒋魯廉知其出戶翁思欲一見將厚貽之使人道欵誠翁曰早知其然則公之薦爲過矣其不自私又如此時歷事久彌厭苦之而不得辭舊例以名上吏部者謂之京劃京劃滿五歲則就部考選不得復留翁以此辭阿公阿公爲之隕涕而送之前後歷二十年族叔之子既長能任事翁爲注其名而歸之初翁寓居鎭江順治十六年其城爲海寇所陷既克復縱掠至第三日翁即所寓洞開門堂使弓矢皆插房懸之左右已則衣服坐於前從者皆韓袴握刀見將士掠婦女過門者呵之曰止爾不聞督府下令乎對曰無之曰吾早見之奈何不奉命將士皆愕眙或連綴數人者皆解其縛或抱置馬上者即推之下然猶取其衣飾以去後隊至者亦復如是遇酋領之黠者或有難色翁即以好言動之婦女之隨以戚屬者翁使之稍出貲財其無者或自以白鏹與之既皆得釋至欲還翁曰不可汝以爲眞有令耶汝前往即不復能逃矣吾此遠深

且潛伏焉彼不敢入避者填室近夜翁曰可以行矣相與稽首號泣而去翁之行善多此類其他急人之困脫人之厄撫人之鰥寡不可以數計晚年一以委其子士俊士俊名在太學不應擧有能詩名遍交四方之賢士大夫翁頗喜曰吾可以無憂矣爲生壙於太湖之濱曰查山面對湖中六浮作六浮閣以臨之秀水朱檢討彝尊最與士俊投合爲之作記既沒而葬于此睢州田處士蘭芳表其墓吾郡韓尚書菼爲之誌銘士俊復屬予爲之傳以傳示子孫其載在前文者不必道也

樸村子曰漢唐之世刺史觀察等皆得自辟從事即爲王朝官數名著靑史者可勝道哉近代制有所限雖有才賢沉於下僚矣翁以好義之故不得已從事二十年殆所謂吏隱者乎以翁之宅心厚而優於幹理克之以位何所不至哉惜乎其止此也故明時[illegible]馬嶌者爲巡撫胡槪所任歸震川先生爲之傳其行事略相類[illegible]不及翁遠甚予文則瞠乎後矣然掇拾其一二以傳示于來茲覽此者亦足想見其人云

先姑金孺人貞節傳略

嘉定諸生金君治之配張氏爲吾祖父文學原脩公第三女繼祖母李孺人出年十七而歸於金歸七年年二十三而寡金君少病瘵兩頤垂垂若有物實之蓋病所癥結處也平生極脩禮吾姑至是病篤姑心知其不可爲矣不食者累日欲前死家人輩相曉譬百端復進溢米而金君卒以不起矣姑所擧男子子三其長者方與案等幼則呱呱懷中而是時余祖父母尚無恙咸曰吾女則可以死矣顧此三孤在奈何居歲餘迎姑歸祖母多爲開說古今常變事姑起且謝且泣曰孃告誠良然但女自爲兒時據志則已識之矣女之不幸命也今後非時節告奠請不復數數號泣以生外孃祖母心然之越日具以語雲章曰吾聞之汝祖寡婦不夜哭其以

此耶不然者老人即死何以瞑目於地下姑既喪三年盡斥其嫁時服飾之鮮好者不施膏沐御內外一以嚴肅自持望其貌而凜如動止言笑未嘗有所苟宗黨咸屬目歎譽以爲世無有也姑方辛勤朝夕督教三子延師課詩書冀其成立嗚呼孰謂今年余在京師家書來姑以八月三日竟死矣姑之行義槪之於古刻面勢耳書扉還尸者特其所處有常有變耳姑豈弗能哉先儒歸太僕論守貞沒世爲中庸之道以爲迫於一旦必出於死爲義而出於生爲不義者是乃可以死不然猶爲賢智者之過焉耳信然也則吾姑之嘗以不死爲言不死禮也其所守如是則誠中庸之所難能也或有以吾姑之寡僅自癸丑以至於壬戌十年耳此猶未足爲難者不知女子之守貞難其於豔陽桃李之時而獨挺蒼松翠栢之節過此以往雖百年何有乎嗚呼吾姑之所以慰祖父母升以報金君於地下者其在是姑平日事其舅金翁及其祖姑繼姑

盡孝而有禮祖姑尤愛之如己女金翁寬厚長者乃其長子不習於學好俠破其家侵及三孤之貲亦幾盡金翁弗能禁姑卒不以言讀客之至翁所者長子若弗聞知姑為脫簪治具此皆常情所難者吾祖祖父母歿姑哭之盡哀哭吾父過時而悲諸兄弟及兄弟之子愛敬撫教逾常等其於家政出所指畫悉合矩矱嗚呼姑今其已矣生不能築懷清臺歿不能表綽楔於閭里其不死吾姑而暴其節義於天下後世者庶幾望之立言之君子云章雖弗文敢不次其大略以竢

貞節婦王氏傳

貞節婦王氏名蘭上海縣學生進之女母陶氏嫁李輔世嘉定人余外大父中書公諱允新之孫毋舅文學明揚冢子也節婦之大母錢孺人於余外大母為女兄吾母嘗述外大母之言曰吾姊益孝而秉禮者節婦之母又以賢淑著故王氏門内之行甚脩其女

不欲輕許人既兩家皆中落各擇配良久遂以節婦歸輔世時年二十有五既婚二月而舅姑連喪又八月而輔世亦病死節婦號慟求死者數矣念有二小姑不可捨因辛勤勉勗寢處與共以俟其嫁輔世有二弟一曰名世亦既娶婦節婦乃歸於王父母謂曰貞之與烈孰難女志行甚堅盍守貞以待將必有嗣汝者節婦淑慎婉嫕而剛明内斷人皆知其不可奪志節婦有兄食貧而多子不自聊節婦朝夕力作奉父母善紡績其紡尤倍人十指所出常有餘父母年老恒儲棗栗飴糖之類以悅之疾病藥物非手調不以進扶掖未嘗去側病篤買棺内外易含斂之具不以豫凶事為嫌曰吾兄貧甚吾只一弱女子恐卒卒不能辦也父母既殯節婦曰吾李氏人也不宜復留此即日還於李名世見其嫂貞且孝如是曰吾遭家不造此其為李氏之吉祥乎事之如母妻朱氏事其姒亦如姑節婦安焉顧李氏之田廬已盡僦屋而居操作佐之名

世為其弟娶婦家益困游於京師五年客死焉節婦哭之曰吾竟何所依乎益自悲兩目遂不見物名世亦無子名世之弟舉二子節婦取其一為後顧二娣不能諧節婦恒直名世之婦而常善處其間余夙欽節婦以節婦年漸高而中表皆戚方經紀其家因名世之幼女來一見為節婦曰吾甚願見今李氏之叔無在目前者以此為嫌余曰然後又過之節婦乃出以兄呼予而不以伯益世俗表兄妹猶得相見故也其容肅而恭清而靜其言婉而莊順而有條剖別二娣曲直無一語不持其平予諭以王氏群從曰雖兄弟之家吾不能復過之吾夫殯在此吾死此矣節婦既瞽其紡不能倍人猶日作以自給疾亟終具皆自飭謀所以葬輔世與己之合焉者尤備其歿以康熙四十二年九月某日年五十有六孀居者三十年保貞守潔秉義循禮不激不倚合乎中道難矣哉所居曰廠頭廠頭之人無不嘖嘖歎以為世所無有也董孝廉彼其清

慎有學行君子也從上海來遷其居相比一隣媼為言節婦生平甚悉嘆曰十步之内必有芳草信哉然所行如此其女中之聖乎

贊曰余聞王氏既許輔世之婚當告廟致齊之日剖一魚越宿而獻之其魚忽躍起尾擊其豆闌二椀碎之見者愕眙以為此殆非祥也由今觀之節婦雖遭此閔凶然死而不死矣兆固有先見者哉其豈得謂之非祥也乎嗚呼節婦所行豈特婦人之所難王氏祖宗固歆闓而預告之矣亦自露其靈爽也哉

魯烈婦傳

魯烈婦者娼家婦也其姑娼也其姑前夫之子婦亦娼也烈婦姓張氏婁縣之泖涇人夫曰魯祥祥父魯屏烈婦之父為養子於魯負屏錢屏取其女以妻祥屏死其姑前夫子陳姓者居楓涇常往來祥家見烈婦美而少與祥母子計紿至其家誘且脅之使為娼烈婦號泣求死楓涇人來問故咸欲毆陳與祥祥乃以母妻歸毋

故溺於娼又聽陳之計謂有厚利時時誘脅烈婦者百端不聽乃絕其食飲千以箠楚寧死不爲動唯務紡績曰吾十指所出足以養姑所居數椽人罕見其面惟善鄰母葉嫗嘗語之曰此事豈人所爲要當一死決不從也初還自楓涇其婦呼至家居半歲復歸於祥烈婦泣謂父母曰兒此行惟有一死死分也姑老矣夫甚貧幸勿致之於獄既歸祥母子脅之益急自度非死不能免所居後枕秀州塘流甚駛跨其上者曰萬安橋康熙三十六年三月九日夜烈婦啟後戶赴河流死矣或曰是日祥母子復劫之他往或曰有持金陷祥者祥母子必欲汚之烈婦知其謀遂死死八日不得其屍忽自浮出仍在橋左衣上下百結顏色如生土人環聚嗟歎有泣下者相與上其事於有司太守龔公出錢葬之萬安橋左原將葬去死之日五十日矣棺雖蓋而未闔其父母復啟視之顏色猶故也一時會葬者千餘人莫不詫爲絕異士人爭爲詩文以美

其事太守立碑旌之烈婦名登死時年二十一

贊曰婦之生可謂不幸矣處羣汚之地卒能潔其身以死嗚呼見金夫不有躬今之男子而婦人行者何可勝數哉以一娼家婦守正不惑經百折而不回豈非羞惡之良知不汨沒於習染者有如是耶彼夫讀聖賢書而嗜利無恥臨小利害即不惜回面汚行者觀此亦可以知所愧矣

附　徐烈婦

魯烈婦死後越兩月海濱人病疫有徐烈婦者其夫徐俊亦以疫死不能棺殮里中人有願爲制棺者顧其俗男子死爲出錢以殮則必取其妻往往有未寒而劫持以去烈婦心傷之堅不許烈婦無子有四女以其次爲萬氏之養媳得錢以殮則俊死已五日矣勸烈婦改適者皆誓死以謝其夫有族子稍稍迫之烈婦遂截其髮有周巳者以厚利啗烈婦之母母爲心動欲奪女志巳謀之益力時時往來誘劫烈婦厚罵之母亦怒女之不從也潛出就巳欲成其謀烈婦之女知之以告烈婦知不免佯謂其女曰吾母無是也吾行與吾母自言之即鎖戶出女信之亦他往烈婦復入闔戶自經死是歲十一月二十九日也去魯烈婦之死一百九十有七日耳烈婦張氏居上海之川沙北與魯烈婦相望於百里內豈其聞風而興起者歟友人焦大熹等記其事遂掇其言附見於此

蕭烈婦葛氏傳

蕭烈婦姓葛氏父某嘉定人年十六嫁爲同邑蕭氏婦其舅中某科武舉夫某婚二十七日而亡烈婦年今三十有二矣抱其伯氏之子爲子伯蕭慶儻蕩無行父死盡斥其家產而烈婦勤紡績以養姑頗贍給焉今年五月竊烈婦所藏木棉花及他貨財不自足計必遣之他適則不惟悉有其貲而且得多金於後夫里有申姓者慶數往謀焉欲得烈婦所延塾師訓其嗣子者陳某爲之媒陳

搖其手曰曾謂此婦而可奪志耶一日使申盛酒饌托以他故邀之至至則將欵之白其意陳旋起走出不顧時巳別有爲之媒者即定計將以某日行事烈婦知之設祭拜其夫并告夫之先世即日自沉於淵以死烈婦平時至孝姑哭之死而復甦者再葛氏之屬及里黨具以其事白縣縣鞫之陳亦與焉縣問曰汝云何陳知其受重賄曰將欲某直言耶縣曰自宜以直告陳具白如前且曰婦之烈人所共知也若昧其心而有他說則不敢縣利申之賄并蕭慶不問里黨以烈婦徒死而不能殲其兇乃其節孝宜獎也重列其事爲之請蕭慶者面麻里人以慶麻呼之縣大批其牘曰將置蕭慶麻於何地耶嗚呼當綱常淪棄之日貪汚者方肆行於上而莫之忌一婦人獨能守正不回從容赴義如此豈天地凜凜之氣獨鍾於女子耶邑之人其憤焉遠近聞者莫不悲痛至有爲泣下者余嘗筆而志其事康熙五十年之七月也

潘貞女傳

貞女潘氏父瀚六安州人與今吳江縣教諭夏君聲同爲州學生交最善教諭君中康熙[illegible]科舉人潘君將次歲貢而卒女初生歲始周許字教諭君之仲子思謐潘君之卒女未十齡也母杜氏撫之及笄靜貞不苟言笑教諭君爲子請婚歷有日矣夏夫人忽以疾亡思謐守禮三年不娶又以哭母哀毀服既闋疾深矣竟不起潘母將臨其喪女意欲從往面發赤言不能出口母知之尼以他語女入戶良久易衣投繯挽枷間家人驚救毋遽歸氣息僅屬目上視不能語至夜半逝矣嗚呼女之秉貞志烈如此與夫夏生之孝人蓋兩難之余甚悲焉因爲之傳以紀其事

贊曰禮之行於古者如未婚有吉日而或兩家之父母遭喪則許其免喪而別嫁及別娶又未廟見則歸葬於女氏之黨此二者不可通於今者也至于婿死則斬衰而弔義之所當出乃既葬而除之以其未成婚而禮從其輕亦得別嫁者不責人以所難也然[illegible]有人焉能矢志不改先王亦未必不嘉與之矣制禮者欲以中[illegible]律人故於此不設防限耳潘女之貞烈真能行人情之所難哉州大夫許其合葬豈可以非禮議之若夏生者三年不娶固禮之正服除而病亡亦不得比於不勝喪尤足見教諭君之教子以道矣嗚呼世之滔滔豈易得此哉

雙節傳

雙節沈氏章氏姑媳也嘉定之中槎里人嫁同里李氏皆以農家子知禮義沈氏之夫士榮士榮子逢春章氏夫也沈年二十七而寡章二十有六而寡當士榮之亡父母俱存伯叔以下數人沈氏朝夕作苦以給養之經十餘年死喪相繼其存者獨姑前夫之子既有室割其田房之半以去而士榮有同產妹一人適張姓喪其夫復來歸招一婿於家值逢春之亡章氏姙娠四月以爲無子將肆其吞噬屢逼之嫁章氏誓以死殉隣人曰彼方姙俟其產而他適不亦可乎已而生子元其祖之妹嫉之甚數乘間思有以中之其夫常以好言勸止不聽也婦姑二人保抱不釋手亦不出戶如是者三載乃免久之彼方釋去二毋辛勤鞠育冰蘗互齧既長延師訓之稍稍知書便令力穡二毋益勤紡績佐之內外事無巨細姑以謀諸婦婦無不承諸姑牛計頗復植二毋性皆和厚當其執紮隣有以急來告者家之所有必推與之至是恒節縮衣食以周人之困元亦深得二毋歡向者其祖之妹甚失所二毋相與語曰彼固不仁吾當忘其舊惡且念而祖之同一體也命元給之贍其没也則葬之親戚之以婚喪告者必賵問如禮或邀以內宴則曰吾兩孀婦雖不爲人憎寧當與歡會乎必以他辭無往章氏先其姑歿年五十有七沈氏年八十章歿之前已有二孫曰吾復何憾但不能終事吾姑反使之抱哀耳沈晚年耳聾復聰眼既復明無疾而亡戒子孫以孝敬又謂元曰吾與汝毋皆可報汝祖汝父於地下矣時康熙之十八年也初逢春早世將祔葬祖墓舁棺未達舁者折其木棺墮地喟曰此人無後地何論吉凶就其所掘深而埋之後有術士眂其祖墓絕地也及引至逢春埋所曰賴此可發丁詢知其故因拊元背曰此豈非天意耶至今元子若干人孫若干人

贊曰余嘗過中槎之里中槎者舊傳爲博望侯乘槎之所其水有上中下三槎云吾家宋南渡始遷之祖亦居中槎浦上族之聚處者至今多在余每訪之徘徊不忍去其土人爲余言李氏雙節事甚詳既乃識其子元又得吾友董孝廉德其所爲閨範傳書其所採緝合之土人言皆驗反覆其詞三歎不置蓋皆以盛年守節之死不渝難矣而又合志同操婦姑若一零丁孤苦砥礪彌堅卒能植遺腹以至於繁衍嗟乎寧非世之所罕哉舊令聞侯增修邑乘

援簡不得其人所載往往失實獨此雙節爲最核後之君子可以徵信焉

唐孝子傳

唐惠疇居嘉定之南城母目雙瞽惠疇毋早起則跪而舐之如此者十六年一夕夢至一處樓臺亭觀園林卉木若仙居然一人指園中井謂曰子欲子之母目復明盍取此水洗之惠疇欣然即挈瓶取水俄有一虎從旁撞惠疇水毋出井而汎之惠疇放聲哭既覺而猶哭因思神既教之或者不必仙井亦可愈乎即於嘗所汲者向曉亟往取之一洗而目開母目復明者十餘年而歿殯葬之皆極盡心焉諸生上其行於學使者顏其廬曰孝同威彥

浦開之傳

浦開之名同倫先世崑山人父涵珠曾與蔡忠襄公懋德爲友結納多名流晚而僑寓嘉定歿不能歸生三子遂爲嘉定人開之其

次也少孤露貧甚給事縣庭以養母兄弟皆貧焉有二妹撫之以嫁皆出開之母得所養具酒肉時時呼兄弟共樂之母病刲股雜藥以進母旋愈或語開之毀肢體非孝之中道聖人未嘗以之立教開之悚然曰某見背先人早未嘗學問幸先生教之里黨以其療母有驗謂誠心所格欲相與上其事有司請依成例旌其門開之方自責辭之力乃已遂購書史閱之母歿哀毀悉如禮時時號慟至不忍聞隣人稱浦孝子經營兩世之窆亢不欲分委其兄弟人有稱之者曰吾分應尓何足道父母忌日思親之淚涔涔下數十年常如是年八十五有子溆亦善事之

上南巡舉養老之政屢受粟帛之賜無疾而卒

贊曰余友歲進士王君度毋爲余言邑之孝者必數唐惠疇浦開之至言開之以爲孰識其人鬚髯戟張類河朔俠士不意其內行之敦如是也考之縣人皆信人之稱之者皆以其字二人遂以字行嗟夫事父母爲孩提不學之天良自民德不歸於厚而所厚者皆薄余嘗欲采史傳中孝親之事特爲一編以與世共警勵焉況在同邑身聞所及者可使之沉泯乎余是以據王君之言着於篇

墓誌銘

菊隱陸先生墓誌銘

嗚呼道之不明也經學之傳失也經學之失傳世無[illegible]稱[illegible]之師也古者通天地人之爲儒而天地人三才之道大小遠近高下精粗莫不該貫於六籍學之者有以知夫道義之全體事理之當然以至名物象數之閒莫不究極焉而有以考夫然以之授業解惑爲大師爲都講群學者北面而宗事之非虛也已後世溺於舉業家言用其至淺陋之說以取世資而干祿利經學之傳似存而實亡先聖之道之泯沒於天下久矣吾邑菊隱先生姓陸氏名元輔字翼王今之大師都講也先生爲嘉定之新涇里人初就傅卽知向學塾師授四子書節畧傳註先生默識其餘不遺一字既長取十三經註疏伏而讀之章通句解橫豎鉤貫寒暑晝夜無所閒

嘗言夜酷熱斗室中蚊聚如雷同學者造先生先生方危坐讀儀禮執筆丹黃汗流被肘呼之不應因前勸先生曰鬱蒸如此盍少休乎先生曰果熱耶吾心入書中不自覺其勤學如此方是時明之末造黃陶菴先生以文章模楷天下邑中儒先皆節義磊落經行修明通政侯公廣成時以官遊去其鄉有弟曰雍瞻先生與通政名相埒有子曰元演元瀞元潔陶菴有弟曰淵耀以及夏先生雲蛟唐先生全昌相與結爲直言社人置一冊日必劄記其言動與所學之有疑有得相見則出以相咨考不以闇晦自欺不爲軟媚之談以相取悅而先生師事陶菴勵志尤切社中諸友咸敬憚焉陶菴嘗品其及門曰翼王以敦篤之姿爲精微之學惟日孜孜常若不足苟一言之不合於道一行之不得其中小經指摘立自刻責飲食都忘甚至泫然垂涕吾黨之能受盡言未有如翼王者也其見稱如此明亡兵至嘉定城陷之日陶菴以下相與抗節致命其存者惟雍瞻與先生先生少時亦師雍瞻兩人者以爲可以無死號泣去之相保於鄉之嚴頭雍瞻以其孫蘂及開國受業於先生居無何雍瞻亦被逮逮急時先生念巢傾卵覆師友之誼當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愧急排其闥挾蘂與俱且視所藏書有侯氏先世及廣成父子之遺文與夫雍瞻所作搜取凡數十束載小舟潛去閒道入越中旋聞雍瞻亦以死殉位而哭事平乃與蘂俱返而侯氏家集亦藉先生得完先生脫去博士弟子籍分將潛深伏處以布衣老矣而當世大人先生以其經師必欲力致之先生念已於前朝未有禄仕出亦無害而以貧故餬口四方亦非不義之粟故以禮來聘者先生不之拒於太倉則太原王氏崑山則東海徐氏南陽葉氏長洲則廣平宋氏而東海公乾學力趣先生入都則又有宛平王公崇簡孫公承澤蔚州魏公象樞江寧王公弘澤皆虛已授餐或俾子弟執經爲先生所主既皆海內巨室大家發

其藏書益資閱覽每擁皐比則前後書卷屹然如城手披口吟午夜不撤門人侍側者欠伸思睡先生取其所業反覆詮解朗誦數過無不躝然起又往往遍借異書手自繕錄腕脫不倦積多至千卷先生於是遂博極天下之書康熙十七年　詔舉博學鴻儒前大學士吳公正治首以先生名薦州縣敦迫至京先生念異時師友嘗抱隱痛又既棄諸生不欲違初心　召試詭不合格又多規切語主者得之不敢獻然先生輩三四人諸公雅重其名因奏未與選者年近七十以上加中書正字等銜以寵之時先生年六十有三具以實對遂罷去二十一年大冶余公國柱巡撫江南延先生爲二子師先生自講誦而外語不涉私顧吳中有大利害必一一力陳無所嶄頗有助於興除余公治吳有聲　內召以都察院復邀先生偕入一二年遂參政府所舉措漸不洽衆望先生年將耄重聽甚絕不知外論云何顧時對余公侃然方格進迂闊語既

而過所知言曰吾主人位冠人臣來者多耳屬而語似不爲流芳
事也將歸之南下余公遽以勍罷復留徐公所期年而歸先生前
後客京師幾二十年諸公貴人爭羅致之慮不可得海內名人魁
士咸欲就先生質經義
今天子留意儒術甲子乙丑之間累　召文學侍從臣親試賦詩
記說箴銘等或有所徵用故實欲考其所從出或時被　顧問惶
不能對咸退而諮先生先生爲具道其書其事輒舉其詞與其首
尾即檢書以驗無一爽者人各如其意所欲得先生德成行尊士
大夫相語往往稱陸先生雖不舉其字而知必其人也先生對客
樂易可親而嚴凝內持雖卿相之尊視之不過如平交而吾吳中
如故相國宋公德宜徐公元文侍郎葉公方藹及原任尚書今徐
公乾學皆以兄禮事先生先生終無所請乞脩所入大半用以購
書在京師有書數千卷力不能致之家以是欲去而徘徊者二三

年生平未嘗妄取未嘗假貸既歸貧不自給復館徐公家然以年
力漸憊不能客外乞所代輯書以歸雲章往視之先生殆病矣猶
矻矻事編纂不少休語雲章曰余於書有所未卒業者若干種與
志所欲爲稍稍裒聚而未編次者今老矣子能爲我續成之乎雲
章唯唯縮踖而退時雲章亦館於徐公家先生病亟時以相國之
喪不克還視先生比至而先生易簀實康熙三十年九月十四日
也先生子宗灘方客京師向所受業者庚君開國迎雲章相與慟
哭經紀其喪發書報徐公賴其賻以殯殯之皆以禮題其銘旌曰
清徵君前文學陸菊隱先生嗚呼先生已矣學失其傳人喪厥師
豈獨吾黨之私悲哉先生於師友之分最篤陶菴既歿圖其像懸
之室晨起必肅揖言必稱先師搜其遺稿於劫灰之餘而梓以行
世其周旋庚氏之難而保雛嗣一孫於流離瑣尾之餘皆人所難
者學本閩洛而晚益充實不雜佛老博綜子史惟欲資以發明經

訓有所要歸嘗與友人書謂大經千聖之道法四書六籍之精華
當循序致精一一返諸己自早年以存誠主敬自勵至老而自強
不息有得於濂溪所云學聖以一爲要者期自寡欲進於無欲以
實踐斯語又論明代理學以方正學薛文清胡敬齋羅整菴爲正
白沙之後流爲甘泉陽明之後流爲龍谿近谿泰州卓吾山農心
隱狂瀾既倒迴之者惟無錫高忠憲顧涇陽東莞陳清瀾閩中陳
仲好武水陳幾亭數賢至若周海門聖學宗傳一書併驅伏羲以
來諸聖賢俱入二氏尤無忌憚後有眞儒火其書可也嗚呼可以
知先生爲學之大較矣所著有十三經註疏類抄若干卷續經籍
考若干卷明季爭光錄若干卷菊隱紀聞若干卷文集若干卷嘗
欲輯本邑文獻未有成書又經籍考雖經編次而欲重加論列以
續馬端臨之後此先生未竟之志也先世本姓王氏高祖自太倉
從居嘉定曾祖松撫於陸氏遂冒今姓祖繼魁父昌期廣東番禺

縣沙灣司巡檢勅授將仕郎妣秦氏先生奉二親孝謹居喪　遵
朱子家禮將仕仕粵有勳績可紀先生列其狀言之彼中之脩統
志者得載名宦夫人錢氏子男一人即宗灘監貢生先生命復姓
王氏二女適蘇世才錢繼序孫男三人允恪國學生允恒允忱尚
幼先生門人爲達官者數人其在嘉定者原任翰林院庶吉士孫
君致彌及庚君開國最知名於世先生之歿庚君爲之狀而二君
者相與屬雲章以墓中之文雲章少未獲執經於先生既壯始見
先生於京師先生袖其所爲文徧告所識曰吾邑奇士也將適江
南纂雲章送之以序先生已命駕亟下車走蓬勃中攜此序以示
故相國徐公公閱之竟曰子之鄉故多人物遂館置之雲章實未
嘗以一言請之先生也其好獎借後進多此類今將以其年某月
某日卜葬先生雲章其敢以不文辭遂序而銘之銘曰
維嘐作邑五百祀始以文鳴嫣雉子項齋先生自崑徙弟子就學

安亭渙寔寔歐曾有續似厥派演迤實淸泚曁李唐程迪鎮起繼
以陶菴加卓詭早年入室先生是腹笥便便究經史尤精六學蹻
孔軌博存諸家別臧否擿問通難發微旨友敎卿相師傅士世稱
鴻儒數練水　詔書徵辟加祿仕先生狷志不失已出幽升高非
所喜老衣儒衣歸鄉里述作煌煌羅萬紙有欲求之道在遺

鷗翁劉君墓誌銘

君姓劉氏諱道深字公原晚號鷗翁宋祕書丞恕之後由瑞州高
安縣遷北通州明初諱俊者以同產弟都督同知某累建軍功陣
亡無子授其兄山東都司成山衛中所正千戶君之八世祖也後
子諱貴又以從征交趾功調南直隸金山衛守禦南滙中後所世
襲實授正千戶南匯地屬松江之上海遂占籍焉五傳而至君之
祖諱某俱食武德將軍上舍祿世父某軍政考選掌南匯所印父
諱撫治補金山衛學生始與其羣從兄弟及族子發憤爲詞章由

是其兄某以明經佐藩府弟某姪某相繼舉孝廉文學君於學爲
最優亦最有聲不得志以諸生老焉惟時時助其兄緝戎政築城
堡及上備倭條議事載郡志其自著有來復居集妣楊氏生君幼
而警敏讀書數行俱下文學君奇甚曰是兒必成吾志適丁世難
奉有舍人軌漕之令家日落而中表李士材先生以醫術傾當世
文學君謂君曰古有言不爲良相則爲良醫汝盍改業從李先生
學君遂奉命往旣二年盡通其術李先生歿人知君爲先生高第
弟子爭趨焉名隱隱起海上康熙三年疫大作晝夜療治活人無
筭而是時猶歲苦踐更轉徙無寧宇十三年始除官舍人役乃還
居南匯又四年遷居邑中以便四方之來謁者君一日忽病腫其
背按之堅於石高五寸許其疾得之憂勞法當三年後潰則不治
至秋感寒熱夢神人撫摩患處覺而遽平復蓋天生之以濟多人
者也人有危疾若在諸已貧富皆視如一貧者輒資給之一商人

客檇李貲旣傾久而病瘵匍匐求治君爲惻然舍之蕭寺時一往
診飲食藥餌皆取具於君兩月而愈復計其還家道里而資送之
君之施德於人多此類其治病決生死如辨白黑方藥所經驗不
可更僕具在診籍閣學王公掞視學政兩浙夫人宋氏病良久更
數十醫不能效外舅相國文恪公遍訪國工乃卜延君則吉君過
之曰病深矣藥不百劑夙疾不去已而果然君之治難療之症則
如此其他輒以一再投劑人無不立起者故所至皆驚歎以爲神
君口稍吃然與人言必洞見肺腑議論滾滾可聽諸公貴人皆樂
與君交下至擔夫牧豎無不知愛君者二十五年知縣事史君某
舉君鄉飲賓二十七年君之子貞吉舉於鄉君之敎子一不以世
俗所趨者惟去華就實彊勉爲善爲兢兢焉即其子得雋之日君
在他所貽書戒以勿自喜益務學以成祖志貞吉再上春官未第
而歸君屬疾稍亟貞吉愀然君曰得喪命也年壽數也我不爲是

戚戚矣君晚而名益廣馳驅江浙間無煖席先是哭其季子得胃
腸之疾至此以勞頓耗中氣疾復作家人輩勸少休君曰吾非好
勞顧人有求而拒之是傲也膜視其疾而不之救則忍也傲與忍
吾所不敢尤不安也貞吉奉君養痾戒門謝客君時時呵止之稍
閒則駕舟車一出以塞客之請彌留之日已命侍者具浴罷門有
就診者貞吉謝弗通君知之曰是人吾老友亟命延之入爲切脈
定方如平時但令門人代書而已客別無何就枕而瞑嗚呼君濟
人之志可謂至死不衰者矣君自受學於李先生及黃岐雷越人
淳于長沙河間東垣丹溪諸公無不探其奥旨而尤會於立齋薛
氏然神明變化捷於桴鼓立方案走筆如飛求者環列頃刻能遣
人人各中其病所在亦各厭其意而止於癰痢等疾製藥丸廣施
歲秋車以爲常門弟子日進受讀解驗不離古方書而具以心所
得開示之成就甚衆所著有症脈合參傷寒探微醫案心印等書

若干卷君性孝友仕於三族事文學君及母楊孺人生則盡養歿則盡哀歲時享祀輒流涕同產弟有痼疾攜持保護三十五年無倦色女兄弟三人皆養之終其身長姊諸甥婚娶皆出於君其仲之夫頗生費作勢凌君以不堪及姊寡無子君加恤焉葬其世父而時時周從兄之匱乏曰吾以慰吾父於地下也歲所入輒以散諸親舊鄉里之冬無緼夏無幬者恐製以給之歿不能具棺槨者量予之直邑有吳淞江春申浦環帶支流若百足君倡率爲橋梁舟楫以通往來君年六十時辭親賓之介壽甚力舉其費施之貧者而自以扁舟放浪湖山越月得詩數十首而歸君好吟詩援筆立就夸曠瀟灑類其爲人晚而自造生壙旁搆一室雜植花竹顏其處曰亦吾廬蓋將倦而歸休於此然地在故居匯之北去邑治遠君身爲名累歲不一二至賦詩曰黃花籬下迎人笑老去求閒不自由聞者以此想像君之大致云君卒於康熙三十三年五月

十日享年七十有三娶鞠氏二子長即貞吉次堯視早卒女一適沈某孫男一人夢金尚幼君蓄晚而得孫語貞吉曰兩世係此一兒益務畜德以培之孫女三人卜葬以某年某月某日貞吉狀君之行以來泣且拜圖所以不朽君者余謂君之醫乃古之史官傳方伎者所必不遺也其行則今之學士大夫有愧於是者多矣余其可以無銘銘曰

東海之濱南匯之陰蔚乎松楸下有窆宅生抱其術以活斯人歿遺其祉興子及孫生不遑息有廬空存歿而歸安永此千春吾銘其藏久而逾新

誥贈徵仕郎行人司司副喬君墓誌銘

徵仕君諱豫字介先姓喬氏先世山西襄陵人大考諱某始遷揚州揚之繁富甲天下大半以鹺爲業喬氏之來遂以其業著於揚考諱某中更興替至徵仕君而復大振然士大夫之稱君者非以君之能振其業也君爲人愷易和樂煦煦惟恐傷人意雖久與之處未嘗見其容色有少忿厲者爲善常若不足力敦孝弟妻子奴婢皆欣欣相得妣某氏同產兄弟七人君少習於儒既通其術矣君之考晚而多病家頗中落勢不能專一思慮以尋行墨稍稍抉其旨學醫居江楚間歲餘所獲得過當遂歸復理其鹺業日克月拓君考賴君以安兄弟咸資焉侍親之疾與其孺人郝氏中夜常不寢既歿附身附棺之具罔不盡心備禮撫教幼弟篤愛之恨不及其成而早世其上兩兄相繼歿往往撫遺孤長慟行路之人咸爲之太息急人之艱困不翅在己苟有求必厭其意以去於昏喪之不克舉者尤悉力贍周之無倦色嗇於身而儉於家舉世俗所標飾於外者一切斥去弗事晚更自號曰樸園教其子以詩書禮義自淑兩爲歲貢生一候選行人司司副一候補光祿寺署正而君得

誥封如其子之官然章服所錫拜受而外不一御也居嘗好舉馬伏波之誡兄子者以示訓蓋君之敦厚周慎謙約節儉實有似於龍伯高也又舉陶靖節之教子者下至奴僕皆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而君之自言則嘗曰天地以和氣生人人當以和氣還天地疾聲盛氣出之自我則易啓之自人則難且道理自在何以顏色爲哉嗚呼何其言之藹乎儒者也或以君之學蓋有得於老子莊周者其亦可謂近道者歟至君之子述君者曰吾父心平爲善而爲善不使人知然則吾之知君者止此其不知者尚多矣君生於故明崇禎五年正月六日卒於今康熙三十八年二月三日享年六十有八郝氏前君[illegible]年卒

誥贈孺人明鄖陽府房縣知縣贈太僕寺卿謚忠節諱景春孫女國子監典簿諱明龍之女君之考雅重忠節公家風故爲君擇配於郝孺人之歸卒能備婦道以助君甚力子三人長國禎候選行

人司司副者也娶貢氏
誥封內閣中書舍人諱廣颺女次國彥候補光祿寺署正者也娶
李氏
誥封中憲大夫諱必春女次國璉尚幼女五人長適歲貢生候補
部司務吳徵誥卒即以第三女繼適亦卒次適歲貢生候補儒學
教諭郭振基卒繼適以第四女如吳氏故事次尚幼與國璉同出
副室陳氏孫男四人麟紱麟書麟炳麟文孫女三人俱幼郝孺人
葬於儀真縣廟山之西某里今卜以康熙四十一年某月某日奉
徵仕合焉會余客揚識君之次子見其服粗而貌悴問之知徵仕
之喪甫釋其心有餘哀所謂先王制禮而不敢過者耶既而以所
述徵仕之行來請讀其辭惻惻乎有古者創鉅痛深之意焉余以
是歎徵仕之有賢子而因得詳考其生平蓋長者也漢史於萬石
建陵塞侯張叔合爲之傳言其人皆長者以故子孫多至大官亦

其理有固然者揚之巨室傳至二三世而輒衰息者何耶得非以
其俗長浮競而樂奢僞也與君今所爲反是可以卜其後矣爲之
紀而銘曰
世之劫劫對面截業陽浮與之或翕翕熱君獨不然至和發越在
時爲春在德爲仁涵育煦嫗施之無垠矧曰其家及其子孫錫爾
繁祉亦惟其理高崖深原廟山西趾銘勒幽宫以詒來祺

奉直大夫工部屯田司主事郭公墓誌銘

余於丁丑之秋至揚州始識郭君元釪好古力學能世其家發聞
於時者也時余旋返江南心怏怏恨未拜見其家工部公越三年
而復來則工部已即世逾小祥矣郭君偕其兄元鈺過予手行述
一通拜且泣言曰某兄弟將以月日葬先府君有期矣惟是墓中
文不可無托願先生賜之言以不死吾先府君余瞿然謝不敏語
之曰子之先君子司教毘陵已赫然聲績聞於四方後雖不究其
施而所居職必稱其行事實書之史冊何假余言爲君兄弟再拜
固請余感君之哀誠又念今之名公鉅卿及立言之家林立君皆
不往求而下徵於余之窮老而無所遇者君豈其有所持擇耶於
是即其所述最其大要曰公諱士璟字欽霞一字省樞先世陝西
之涇陽人祖諱紹讓遷揚州以業鹺致饒衍父諱茂英始爲儒歲
貢生贈奉直大夫母韓氏贈太宜人生子六人公其次也少無師
即從奉直公授學經傳史記百家言莫不誦習日課十數紙輒盡
年十八尚未操觚作制舉文公之外家尊宿皆曰塌偉然成人不
能與童子試不如棄去宜人亦甚恚謂諸長者言良是奉直曰毋
遽姑試之遂舉論語弟子二字命占一破題奉直逡驚喜謝諸尊
宿曰不復他徙業矣自是爲文向所記誦坌然湧出數千言立就
揚之有司校士者爭相賞識太守馮君拔公居首者三補邑弟子
員益博綜於古文加詭奇恣肆甫落紙爭傳寫以去四方名流之

遊於揚無不過郭氏者公角立傑出聲稱籍甚順治甲午舉於鄉
明年成進士釋褐常州州學教授陞國子監助教尋遷工部屯田
司主事出督九江關稅歸而老於家公性高亢不耐吏事卑屈教
授之職以請得之公之至常也謁諸上官皆長揖自以忝士子師
不應俯首屏息從僚吏跪拜上官雅知公不相繩也順治十七年
海寇大作民鳥獸散守欲戢衆期公至廣場閱武爲守禦狀公曰
閱武不足戢衆唯聚諸散職有妻子歸家者即追之反旋出令云
賊已靖無虞不爾諸當事孰不欲全家保妻子者若必他適當籍
其名後不令入衆乃定公則暗部勒壯健授甲以備事定無有知
者上官皆才公之爲過疑事輒送具獄屬公公謝越俎不獲已爲
一讞決則文符速遣衆咸服公明允太守崔君某清愼愛下綏於
催科以征調不副例當落職公爲手作示揭四門以爲民得官如
崔公不可以有二今且罷去爾等其何依今與諸欠者約設櫃四

門欲留賢使君則隨其力各妥輸焉日未暮投匭者輒足崔公以
此獲久於常數載嘗歲大祲倉囷無儲有司惶遽甚公造守請錮
賑自其始繼諸職司吏出帖約郡之凡席豐者共任事榜曰某氏
司某廠某日有不實逮者饑民挈老幼往就食其家於是饑者得
濟十八年巡撫某憤其所屬士大夫之逋糧者㑹爲籍疏上之悉
將褫革名曰奏銷自縉紳先生多蹈寄網士子有至空庠者常之
士數百人皆掛籍中公夜叩府廳事撾其鼓請見太守請按三日
不發旦即榜示通衢許以三日内補輸數百人無不保全者公之
教士以厚人倫勵實學爲先課試之文皆有本源口講手畫晨於
有成者甚衆脩脯之入半就裁抑其不可廢者蓄之爲學宫計棲
棟一新舊無尊經閣特爲創建中貯四部書招才良之士授餼以
資誦說如是者六年乃陞補國子職即以造就常者造就之其遷
工部也部中事多猥瑣未嘗擾署紙尾琉璃黑窑二廠專司瓦甓

歲發帑若干奸吏上下其手鋪戶侵蝕不報工積逋至數十萬圜
圜克塞官吏死亡相繼弊不能清時朝議修　天壇欲擇司官之
能董其事者尚書以公對積弛既久重以　圜丘大事　命下同
列多縮舌公怡然自若部戶有敢黠者飽其橐且不訾前此司官
皆與抗禮共酒食玩若家人會米謁即叱役縛而笞之計其逋責
不盡償不釋由是一切用擊斷伽佫持梏桎夾立呼謈聲紛然數
月略得所逋之數乃督陶者日[illegible]者當書窑中煙焰眯目炙
肌體欲裂汗如綆漿足植不得立甚則出暴烈日中少憩以爲快
弊無所容而工勤於作未三歲告竣公所爲人莫能測而及其成
皆大愕及權關九江地故荒于兵居是職者率不半稅而罷公不
尚綜覈至即遣發曰吾第不名一錢耳報課之日數溢於前人公
是時年近懸車還至揚遂不欲復出州縣以逗留轉申上官竟致
被劾　朝命寬之得解職歸老公恬於榮利胷次灑然及遇事奮

發雖明習吏治者弗能過其於忠孝尤天性也在常迎養奉直盡
志與物伯兄士琦後公舉於鄉其得雋之前與諸叔季同讀書於
常公實相討論磨切焉於是奉直心滋樂後在都奔奉直喪三千
里不輟泣繼之以血嘗痛太宜人之不逮養輒言發淚俱三十八
年春
皇上巡閱河工公時已得偏痹疾欷歔曰老臣舊官工部曾草治
河一議未及上今遂不能隨河伯爲前驅稍稍摭其一得命元釪
曰汝能爲我賦詩當獻之　行在白老臣不能匍匐狀元釪如公
言敬往
聖問宣慰賜以　御筆曰泉石怡情元釪拜舞捧以歸公命扶曳
再拜感激出涕至秋病漸劇遂以不起公生於萬曆四十八年十
月二日卒於康熙三十八年八月十六日享年八十元配倪氏繼
吳氏俱封宜人副室某氏子二人淳府庠生元釪歲貢生女三人

一適宮鴻曆一適羅綺年俱國子生一適庠生吳文煒孫三人孫
女八人公有集凡十卷尤長於詩初喜效李昌谷晚趣平易乃以
劉長卿爲宗余既不及識公辱與公之子友按其行述合之鄉評
皆信乃次第其詞爲之銘且因公之行事而有感於余心也銘曰
吾之先君及吾仲父友愛絕倫文場掉鞅出入必攜習業必均征
輸之額掛以毫末竟褫其衿迺鬱侘傺吾先君子大命早淪叔則
稍延憤歎末路卒以不振乃知吾公保全多士豈特功名士苟有
爲毋曰官卑而志不行膺文樨散鼓勵大衆式遏冦氛邈公筮仕
以迄投簪咸策其勳衆拜稽首歌公之德請勒貞珉公曰毋然昔
人致戒立碑刻文公不近名而行孰掩逾久彌存我作銘辭納之
幽竁以訊千春

舅氏李方禹先生墓誌銘

余之外祖中書公世居嘉定之眞如鎮聿從舅氏皆在眞如而方

禹先生尤以儒行表率其地之人先生姓李氏名際鼎方禹其字也余髫齡時猶及侍外祖見諸舅氏意氣偉然發聲營宮者爲多余先君子集諸友於家操觚課藝諸舅氏來者吾母之同產則方建方聲兩舅輩從則先生與吾外舅方思公方思公以從舅而又妻余以女者也先生於諸舅氏年最長無不奉爲矜式而與吾外舅則同祖而視若同生其氣誼敦篤可尚也尤沉潛於學每言爲舉子無他唯多讀書多作文字耳先君子亦言見先生所草時藝以徑寸成帙者壘壘數十當不減陳大士其爲學徒講解疊疊終日無倦怠之色後輩之士爭師之然而輒不遇於省闈順治十七年奏銷案起邑庠無得免者諸舅氏及先君子皆詿誤除名先生抑鬱不自得然猶以其業授徒不衰數年之間余外舅叔先即世先君亦棄諸孤諸舅相繼零落唯先生巋然爲長德相見則道前事欷歔太息或至泣下蓋盛衰之際如此李氏自五世祖居眞如

之梨園浜至吾外祖而盛中睍還居南翔其後雖散處人猶稱梨園浜李氏云先生晚年時時居鎮南之別業課僮僕力勤稼穡余或邀之至則喜談農事其言視他人獨有味如其向者敦詩說禮然臨末之二年尤愛班固漢書依卷帙次第手披口吟不遺一字既卒讀數月而以疾卒年七十有七余之外祖諱允新故明武英殿中書舍人於先生爲再從父先生之祖諱某父諱某母某氏初娶徐氏再娶夏氏三子長某次某某女二人長適姚于信縣學生以能文稱出先生所教將次歲貢而卒次適張士英蘇州府學生子從叔也孫一人德瑛長子出曾孫四人其葬也以某年月日墓在眞如鎮之東北祔於皇考之昭穴子皆喪德瑛補請銘於余余曰嗟吾其可以不銘吾舅氏銘曰

嗟先生質厚完劬厥躬執德堅容之粹腹笥便推其餘俾有傳不怨尤遇迍邅甥爲文書之丹告來世無歟譏

前明錦衣衛左所千戶屯田都司王翁子萬墓誌銘

有處乎上海嘉定之交能力敦孝友修於家著於鄉傳道於兩邑之人者爲吾中表母舅王翁子萬翁十七世祖其其諱稱富一公爲宋崇政殿說書南渡家於松江之上海遂著籍焉世爲衣冠之族十五傳而至禮部儒士諱某娶於錢與余外祖父中書李公爲僚壻錢氏居法華而余外祖居眞如皆兩邑界上地也儒士往來眞如甚習既歿經亂翁與其諸弟奉母錢孺人居焉故今又爲嘉定人同產兄弟四人翁其長也諱樹德字子萬後改名景曦別號悟山年十四儒士謁選京師翁心竊念曰嚴君遠出當侍以行且就外傳頟錢孺人持門戶獨貽以憂勞當柰何遂留任家督迨儒士歸見其撫教諸弟有恩接族黨交遊盡其宜一切庶務皆有條理甚歎異之再遊京師爲擇日行冠禮而挈以行翁自少慷慨好奇節偉行立功名以自見見時事日非則發憤太息及三加禮行

提其冠泫然流涕儒士識其意笑曰癡兒天下事無不可爲汝勉之因收淚受教越日即行是時天下方困於經生儒緩罕折衝禦侮之才當亡者頗以祖宗來右文太過而武科不獲收得人之效詔下直省鄉試及郡縣學生俱得以射藝優者充采取而武科特重其選翁遂究精於射習其科爲大與縣學生每詣射圃京師人環聚見其每發貫的而心平體直有進退容節可觀爭來問業著習射五法以應焉始富一公有弟貴一新建伯陽明先生之祖也新建四世孫襲爵者某與儒士敦一本之誼翁在從子列明制勳戚子姪得就錦衣衛鄉試遂中崇禎十　年錦衣衛武舉選錦衣衛左所千戶時疆圉日蹙所在呼庚癸翁與兵科給事中時敏總兵劉一愚計之以海中有大璽山本元時熟區也國初徙其民實畿甸因棄爲宜徃墾之歲可得穀數十萬斛因合疏以請而屬其稿於翁得旨遂以翁爲屯田都司與時給諫等俱行召募丁壯伐

山通道結棟宇立屺堡相原隰之宜芟夯榛莽闢田若干頃給牛種耒耜將以其秋觀厥成竟遭儒士之喪以去會　國家定鼎奉錢孺人移居與諸弟各共子職晨夕定省四子咸在融融洩洩非孺人詔之去則不敢先焉往者翁之侍儒士於京師十七年先意承志無不得其歡於毋孺人亦然而孺人性嚴言動必以禮翁未嘗纖芥忤意內外艱皆盡哀而合於禮歲時祭祀必泣至於終身皆然兄弟四人恒處困乏然有無必均後雖析爨所得粟肉常分給之翁以長教行弗怠諸弟怡怡以及子姓偱然成行莫不仰承焉人咸謂王氏一家和氣所熏足以風薄俗化凌競云娶陶氏文學某之女翁年四十而婚婚十年而陶孺人卒翁感其賢不再娶子一人貞儒上海縣學生女一適夏懋敬以萬曆　年四月三十日生康熙三十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八十有八翁之在京師也崇禎甲戌諸進士釋褐遊於街都人塡道觀翁亦與焉歸而

頻顧告儒士曰國運其不復久乎頃見新狀元劉公後日必以節殉者也儒士曰豎子何以言之曰以兒觀之劉公天地之正氣也而於秋霜衰颯之序凝結爲多以是覘之矣李自成陷京師文正公果如翁言人皆服其先識余外祖尤愛重翁外祖家多貲晚且耗損矣有珠二索皆百餘顆光可以鑒其直不訾屬外祖毋兄子錢翁貿於外已而錢翁遇病且不起翁知之從數百里外馳往錢翁已不能言但張目直視視平時所服一裘翁意必密縫於衣絮中求得之哭歛以禮持其珠還報人皆以爲難翁笑曰烏有貪重貲而使死者受過生者隱負乎吾弟不爲此耳諸君何詫焉外祖歿翁爲諸毋舅周旋急難皆有終始舉凡赴人之急不啻在身婚喪之不能舉者多方以謀之必克舉而後即安人有不可其意貰以大義辭色俱厲其人往往而發赤謝不敏以去爭訟之不能息者至翁所決曲直咸得其平嗚呼翁生不遇時當有明之末造得一職以自效才可小試而大運旋傾隱約以處惟與其子弟力修孝悌之行鄉人信之邦國傳之亦爲政於家之明驗也弟子建諱還上海縣學生子卣諱樹勳子實諱某子實母病嘗割其乳旁肉爲湯以療之於諸昆間最早卒子建老爲桐子師言論侃侃人皆敬憚而不失虛和子卣別治醫術活人甚多誠心遇物尤以篤行稱嘗以小除日持衣物往南翔求質得人遺金於路坐而待之忽雪霰橫集至沒踝不去遺金者果號泣來求驗其實而歸之其人酬以半笑曰所以相待者謂分汝金耶不顧去之日已下舂不能復至南翔歸而其配楊孺人訊知之相與欣然以卒歲蓋王氏之相推讓其內助之賢類然子建之配某孺人勤一身以給內外之所須終無倦色有女嫁李輔世即外祖之孫余爲之作貞孝婦王氏傳者也人以爲翁之教行宜其家有卓行之女如此翁奉儒士及錢孺人合葬於黃浦東某鄉翁及諸弟以次祔故余爲之誌并

詳焉銘曰

風號雨怒春申之浦橋摧楫傾申浦之濵維此王氏孝友所視兄弟相從作此幽宮吾銘斯勒永無齧食

神道碑　墓表　塔銘　哀辭
太常寺少卿高公神道碑代
今上康熙二十九年四月某日太常寺少卿中憲大夫高公卒於
位其年九月公之喪歸自京師次年四月卜葬松江府城南二十
五里之張堰葬有日矣其孤騫具狀來請曰惟夫子知我先人不
錫之隧道之文無以示永久余不得辭爲詮次其始終而序且銘
焉序曰公諱層雲字二鮑號讓先晚更號菰村先世自宋南渡居
上海由上海遷華亭四傳而至贈翰林院檢討諱年於公爲曾祖
萬曆乙未進士翰林院檢討諱承祚於公爲祖崇禎丙子鄉試副
榜貢士諱秉蘪公之父也公既貴貢士君得贈如子之官而太夫
人金氏楊氏皆贈恭人公少時前後毋及貢士君連喪居堊室日
久哀悴中負土行營既葬而家日貧貢士君在時故以隱阨自安

又不欲公治舉子業而時所重皆塲屋八股之作苟且塗飾耳目
者公獨刻意爲古詩文詞以此不見悅於人人益貧不自聊又迫
于賦役坎壈失次遂策蹇驢走上都而公之名日隆隆起矣
聖天子方幸學釋奠公泚筆作臨雍賦見稱於諸先達京師民家
有刺梅園士大夫往往以休沐餘暇攜壺榼班坐古樹下觴咏間
作以爲樂時譚舍人吉璁佐郡延安將行同官祖道者咸集公與
朱檢討彝尊徵士李良年三人者皆以布衣參其間酒半相與爲
聯句之作諸公無不斂手推服詩成命善畫者圖之聯爲大卷傳
之都下朱君李君名素高自是三人者相頡頏矣康熙十四年乙
卯將舉鄉試或勸公習舉子業公曰是不足難鍵戶凡三四月遂
中順天榜舉人明年登進士第故事凡爲進士者釋褐後守部不
去例得分校鄉試戊午遂與是選今張學使光豸徐編修元正當
日公所得士也又二年授大理寺左評事又四年甲子典廣西省
試還朝與一統志纂修是時公爲廷評六年矣日以稱職聞意所
平反或與卿貳不合必力爭之或不得則爲兩議以上輒如公所
議
天子察知公可用因考選擢公上等授吏科給事中公感
上知益奮勵遇事敢言不[illegible]二十六年正月　文皇后上賓有
詔諸王大臣集議喪禮永康門左諸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公等
環坐內閣九卿科道詳議畢閣臣向前白其議長跽致詞移時武
定李公年老至不能起諸王晏然受之不疑公以爲非國體即日
抗章論之謂天潢貴裔大臣禮當致敬獨集議國政宜皆列坐況
永康左門乃禁闥重地
大行太皇后在殯
至尊居廬咫尺天威非大臣跪請諸王之地亦非諸王受跪之時
大學士爲輔弼大臣固宜自貴諸王亦當加以禮接豈得踞坐受

[illegible]朝皆爲頸縮
天子用公言著爲令後凡會議大臣不得向諸王行跪又糾一漢
軍都統某者用公言降調由是衆皆側目是年夏五月有事於俄
羅斯國擇遣臺省漢官二人將命以往方廷議時同列或抑首
伏氣不出語公慷慨請行事雖不果舉朝偉之六月京師亢旱
勅議應行應革事宜於時江淮間方行屯田事民大擾公請停止
以蘇其困大臣上其議
上嘉納之遷通政使右參議即日陞左未一年又遷今職公於郊
丘故事廟薦時宜無不明習其令式
上意漸嚮用公中外皆指目謂公踐要地而公病作甫五日而卒
上爲臨朝歎息時年五十有七衆皆惜公不究其用公爲人
俶儻瑰瑋好大節勇於有爲不爲娖娖細謹在班行中進止侃侃
人皆目懾之博聞強記爲詩文痛嫉俗學之陋力追古作者有改

嘉齋集若干卷工書及畫善鑒賞居廉閣據几圖史古玩雜陳意
灑然自得也畫不多作而書無所靳持縑素而請者率滿意以去
曾以書屢被　御獎在太常時
上嘗諭正卿曰汝衙門政事不繁可語高其留意書法嗚呼公之
結知
主上者雖不在一材一藝而人以是卜
上之屬意用公矣性豪邁不問家有無輒散盡不佇餘身歿之後
妻子幾不能自存夫人吳氏故明工部主事諱某之孫女子三人
長即騫以狀求予文者也次駕次馭女一人孫男女各一人高氏
自檢討公以來遭時鼎革家中落公以布衣起徒步十餘年間位
至卿貳文學節概聞天下浸浸大用嗚呼可謂難也矣銘曰
有偉一人鶴灘之濱奮自孤窮蔚乎有聞力學嗜古負氣懷奇連
蹇乃通豈曰莫知名人魁士頡頏下上班行秀出吝動　皇顧六

載廷評案牘紛陳一成不變情得其眞諫垣抗論大著直聲胥鯁
者奮便嬖以讋再遷容臺　恩顧日渥與官者事不怠彌懇
帝簡厥心將授事樞未究其施中道云徂鬱乎松阡公昔手築先
公在焉窆附宰木宛宛彼丘矗矗其石著德事功昭示靡極

顧文學貫齋先生墓表

貫齋予老友也余年十三四居鄉里未交一人即識貫齋貫齋初
名札字延季後改名松字以青晚更自號曰貫齋君崑山人隨其
父季宏先生受經於嘉定之東鄉而其外舅朱先生福謙與余先
君子同補博士弟子員相善也朱先生因我先君亦自崑來授經
於吾土先君爲之相度厥居俾族人子弟執業焉貫齋壻於朱自
少往來故余與貫齋結契最先予性喜交友而不能與世俗爲伍
又未遊四方所心許者惟貫齋時尚以延季呼君也其後交祝君
孝瞻又交董君屺瞻兩人皆君所善以余字漢瞻遂竝而稱之曰
三瞻以比晉之三康云余雖內自愧而每樂肩差其間孝瞻名愷
家本金華之蘭谿父隱於醫始居嘉定江灣鎭屺瞻松江人隨父
君節先生俱以授經爲業亦來僑寓邑中遂以嘉定籍領戊午鄉
薦第二貫齋以寓居地近上海就上海試以首選爲其縣學生孝
瞻食餼松江府學三君名皆籍甚其爲人不必同而同歸於道董
君行甚潔淸而心嘗思有以濟物數上公車有欲以詭遇招之者
不屈晚而遷於廠頭與予家横港相望當得一官將赴選困於風
疾年且七十矣病日增竟以候選文林郞知縣事卒於家祝君孝
友人也其前妻不得於姑遣之去鰥居二十餘年苦身自勉以養
其親教育其弟姪父歿遺命歸葬扶柩號哭二千里就窆宂族人
皆歎息稱其賢其交友至篤有友陸進士師遇之亦至厚晚遊京
師將歸陸君爲之寓書其同年友楊君守知楊君方以府同知佐
治河於淮上得祝君甚喜不數日而疾發不可療楊君爲之視含

殮遠致其喪歸於家其死在董君前年五十有八其後妻朱氏自
前妻之出久而不再娶一子亦出亡在外與之善者爭以嗣續爲
言祝君許焉娶未幾君遊京師竟以喪歸而後妻已前死矣君尚
不知也嗚呼可哀也已貫齋規言矩行未弱冠即爲里校師動止
有法教學有方後歸崑山崑山之後進爭師之東海尚書公之第
四子今進士樹屏延致之於家最久律身行己嘗取賁焉一時人
士有疑則質之事有難處則咨之其爲人謀最忠交友亦最信也
有子臣尉崑山縣學生稟其家學年未壯嶷然如老成人尚書公
之長子御史君亦延之家勤苦歲丁亥十月二十二日貫齋夫人疾
革臣尉時亦病痛其母發狂越六日而亦卒貫齋時年六十有二
素有疾頽然如七八十人至是不能堪增劇亦以十一月十一日
卒兼旬之中連喪三人天乎何其酷也貫齋於屺瞻孝瞻之亡而
深痛之矣不自知其降割若是之甚也所謂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者豈其然乎余於三人者最爲後死不表其行而出之寧不負吾
友也乎以三君子之生於世而卒皆以窮死固可悲矣如貫齋者
彼蒼其又可問也耶貫齋又有子曰臣赤臣寮孫曰某某余其庶
幾望諸貫齋之家世貫齋嘗請其師確菴陳先生誌其父之墓茲
不復道貫齋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其縣之某鄉某里助成之者
徐君力也余爲之言以表其墓上而董君祝君亦因以附見者貫
齋之志也

貫齋之事親也予見其母夫人七十以後聚徒教授於家朝夕
奉事惟謹又十年所母夫人臥牀之日多非有疾病也遇省試
當有二十日之行貫齋不欲暫去左右同輩勸之往終不應時
貫齋年逾強仕耳母夫人壽八十有六既歿以祿不逮養遂不
復應舉一庶弟在舊館所貫齋使之守墳墓貫墓旁田俾力耕
自給即官稅不使之輸也又時時存問其空乏收其一子撫之

如子貫齋之外舅母養之終身殯葬不以責其子夫婦相賓禮
無一言之間其內行之備如此舉崑之人皆能道之也余爲此
文因感念二友遂襍敘之未及其大節故補書其後

華文學理奇墓表

嗚呼古人爲善惟日不足尚書益嘗歎美之矣非徒美之也殆深
得乎古人之心而推見至隱焉耳人之爲善莫患乎有自足之心
自足則行一善而詡詡以矜行數善而不勝其倦怠之乘矣君子
之於善惟日孜孜常懼其行之不力而或不及於爲或有以阻其
爲或爲之而不能如吾意之所欲爲是以一日之心如是終身之
心常如其一日惟見有不足之心不稍形其倦怠之色斯人也坐
乎廟堂則利澤普於天下伏處田野則一鄉一國鮮有不被其德
者矣吾於無錫華先生理奇而真見其人焉先生諱汝脩理奇其
字以縣學生累舉鄉試不遇退隱以老將歿自爲文以誌墓觀其

言皆謙謙若有不足之心跡其生平心乎爲善而未嘗一日自歉
益其世德之相承者亦甚重矣東晉之末有孝子諱寶者其遠祖
也至宋承事郎諱原泉自汴始遷於邑之隆亭隆亭之華遂爲東
南巨族之冠歷十有五傳而至都察院都事諱麟祥居南城鬻田
租千石創義塾義莊以贍且教其族人先生之五世祖也是生光
祿寺丞諱露光祿生太學諱元禧太學生郡學生諱從允先生之
祖是生郡學生鄉飲賓諱國柱先生之父也祖妣庾氏妣顧氏先
生之生值家中落尊人授經於外母夫人織紝劬勞先生年未成
童即自傷奉養無狀伏習舉子業外因盡力於治生爭勤節縮漸
致中人之產晨飧夕饍甘旨以備諸父三人推厥考之友愛以事
之或生養死葬身任而不辭諸從弟之孤穉者或給之田或贍之
粟或經紀其官租戶役而不以分其誦讀之勤先生無同產兄弟
視羣從若一如此久之而又饒衍於前邑之貧不能斂者施之棺

襤寒無衣者施之木棉之裘嬰孩之棄於路者使之有所養育皆
唱爲同善之會以鼓其衆焉治葬於照天灣將卜日以是歲夏旱
山田多蕪人瀕於死亾出粟五十石以賑灣口之人皆得無患邑
之西郊有漏澤園凡死於國法及牢獄者輒棄屍其中首捐貲出
瘞之得遺骼二百七十有奇嘗因事至杭州道出鴛脰湖值水暴
漲壞民居浮棺湖中以千計即停舟告其地之長悉籌所以掩埋
之而後去歲祲煮糜賑請先生主一厰所食無不屬饜又倡募有
力者出粟私賑賴以全活甚衆性好生即至禽魚之屬可生者必
求生之嘗經秋患瘧病劇矣夢寐中如聞神語曰某壽盡此以好
生特甚當添其筭無何病良已孝子祠之在惠山者割田二十畝
助祭享修葺之用都事公祠久圮唱族人鼎新之又以四十畝爲
近支先世祭田又於分授二子外餘田若干畝召宗黨而籍記之
以其租入贍族姻之無告者戒子孫不得衣食其中臨歿遍出

服以贈三黨然實非有不訾之富也其瓶無儋而負郭不盈千畝特不欲如世之厚自封植以貽子孫者耳平居自奉至儉約而祭必備物其儀節故有家書其行之必參以朱子家禮忌日則蔬食素衣終日不出其仁孝性成童時事兩尊人至謹鄉飲君享大年侍疾兩月洩溺必親滌鄉飲君稱之以五十而慕云顧太君前歿先生哭踊至哀每夜感之入夢所言皆生時事至方來者輒有驗一奴匿財物亦指言其實詰之具伏人謂先生誠孝所通也至居鄉飲君喪於禮可不致毀矣而猶以毀聞居常無疾言遽色端嚴而和易雖有善謔浪者未嘗加諸先生嘗曰有明一代理學薛文清開其始吾邑顧高二公集其成幸生顧高之鄉敢不勉乎每以此敎其子故其子涇縣訓導康熙辛卯副榜希閔以儒行文學聞於世先生之卒以康熙四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距生之時崇禎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年六十有四葬以康熙五十一年四月二

十日揚名鄉菰川莊鄉飲君之昭穴奉夫人黃氏配黃夫人生崇禎十六年八月三十日卒於康熙四十年三月初三日年六十有三夫人爲縣學生諱某之女毋華孺人生有婦德年十五而歸於華猶及事祖姑祖姑性嚴重夫人事之無不當意者事夫惟以順承尤能先事曲體以相成於子女則嚴以敎之不使之有過失僕妾有過則曰可以情恕也夫人男子子一即希閔女子子二人夫人之舉希閔也年三十餘矣自以得子之遲先是爲先生置兩側室張氏生女一過氏生一子希閣國學生女二人夫人遇之極有恩意而字其子女與己無間也女所適皆士人孫五人孫女六人夫人後先生二年卒將沒之時希閔問所欲言曰吾無言但願汝讀書做正人汝父暝目地下吾亦暝目矣嗚呼是眞先生之配也先生一生所志在先烈所敎在實行所學在儒先之格言至論施之家庭達乎閭里州巷莫不有實意寔德之克塞焉而又才足以濟其有爲家不使之有餘於蓋藏見善必勇行之老而愈篤嗚呼可謂吉人也矣使此人也達而在上其推己之欲以濟人可勝量哉故余爲之言以表其墓上

華山僧鑑禪師塔銘 代

師名曉青字僧鑑族姓朱氏貫蘇州之吳江生故明崇禎二年二月方在脈毋鄧誓願曰生男當捨身浮屠八歲即入郡之休休菴又六年而祝髮聰明辯智博通內外典行業著聞時吳中繼起禪師開講於華山靈巖座上叅請者常數百人其咸爲海內冠僧鑑嘗曰吾知所歸矣遂受戒具爲弟子叩辨多所契合他弟子皆出其下繼起將遊粵西即命僧鑑踵其席退讓弗居歸棲本邑之長慶衣壞色衣持瓦鉢食泊然止觀流聲遠聞士大夫皆嚮慕之繼起示寂衆共推師遂不得終讓四方奔走附集者益咸爭出貲新其佛刹殿堂廊廡齋宮宿廬庖湢倉庾加修倍飭

今上康熙二十八年二月

駕南巡曾幸靈巖 宣召和尚至 行在承 顧問者再賜 御書及尚方物甚夥諸王及諸大臣皆加禮焉

上回鑾和尚衷其平生語錄詩偈及自書絹素竹箑俾其僚寒溪者馳上之得 賜陛見温言加奬亦榮矣哉朝野內外聞之莫不知僧鑑爲彼敎之宗主越一年得疾至秋之八月竟不起嗚呼其可惜矣其初與師相遇時坐客有以達觀生死之說誇言於師者師徐折之曰居士殆輕生非達生也余深契其言因喜得一方外交後數相見與之語尤無滯礙余官祭酒時師曾一走京師謁余余兄弟有別業在崑山城西捨之爲卓錫地師於華山靈巖外往往樂居之今所號爲妙喜園者是也師於法華楞嚴等經咸能標舉大義纖悉微言爲人寬平無忮不立崖岸人皆樂其可親卒能爲遐邇所傾向石達

至尊邀恩禮之隆有以也今年八月余被　詔得放還田里思尋方外故交莫如師者歸而問之已死矣其徒具狀來言曰和尚晚年雅不喜論說將入寂僧衆環侍乞一句子師曰無偈便死不得邪衆強之從筆書曰平日不要說今日却要說說得這一句虛空釘木橛越明日遂跏趺坐化以是觀之師晚年解脫尤高余向所見語徹而機迅者殆師故我非今我也余非惑於釋氏之說者即其能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亦豈不當於吾儒全體大用之學顧自儒教衰而舉世皆溺没於情想利欲而不知止而彼宗之高明者實有以脫而去之翛然表裏無所累以彼較此不猶有可嘉者歟遂因其徒之請而予之以銘師爲僧五十餘年俗壽六十二僧臘四十二建塔葬於蓮華峰下以某年十月十五日也銘曰

儒之道修身治人盡心知命合一無二乃足希聖釋氏六用不行謂之見性性用爲二詎非所病卒淪於虛乃其究竟所患今人儒道本實而多遺行遂令釋氏芥六合簧鼓衆聽嗟嗟吾於鑑公之銘歎其此衰而彼盛

鄭樊補哀辭

鄭君樊補予之同邑友也甫從童即以文名邑中意氣踔厲奮發引筆行墨數千言立就詞多奇詭務爲洸洋適已不知者或從而非笑之不顧也然同輩見其文皆驚且羨以爲不可及俯首帖帖甘出其下而吳中薦紳先生爲之延譽者甚衆余之交於樊補樊補年且弱冠名聲流於人人矣余方視樊補如蒲捎駃騠追風逐電不足當其後塵而樊補不鄙而深交之又往往若敬憚予者嗟乎君豈以年齒之稍後於予而謬執兄事之禮邪抑余之鈍拙君之銳敏其相去遠而別有相合者存邪康熙二十一年樊補始遊京師與余同居今大司寇徐公門下公樊補向所受知者所謂薦紳先生之延譽公其首也樊補方東裝就童子試公援之入太學應舉不利公復撫慰之及是來就公又喜予之先在公所相遇甚歡朝夕相磨切以文行偕至飲食起處未嘗相離者累月而君乃以高工部之請相隨於雲南萬里之外君自以年方少強筋力既不能捧檄馳傳效靡盬於王事則因幕府賓客之列以周遊天下窮其奇聞壯觀愜平生所願不之苦也比還江南未至家聞其尊人西求翁之喪號踊奔歸則已氣絶而甦矣迨再入京師其哀悴猶有見於容色聞者徐公憫焉復館而置之無何又隨錢編修往江西君之兩役於外也所佐其主者皆文墨筆硯事君亦以此馳騁自娛所至能道其山川風物又與其土之賢者遊由是文譽四馳二十四年余歸值君葬其曾大父大父兩世事已復入京師司寇公尤加愛之諸公貴人以及一時文人學士鮮有不知樊補者樊補名滿都下識與不識皆高君之才謂君於科第當旦夕取而君亦自意其然無難者丁卯京兆試以小訛擯不入闈君氣小挫

然亦不以屑意也孰謂君竟死也邪噫造物者之摧君於此爲甚不與之以貴且壽賫其志不獲一伸而且以客死而曾不畀以後嗣嗚呼至於此而不謂之已酷邪雖行路之人猶哀之而況其之相知爲深者邪君凡三至京師每一至而名有加於今爲聞人恐後更數百年而知之者漸少也有集若干卷京師之故交如錢編修高工部者謀爲君梓之以行庶幾君所托以自存者余忝同邑而交深又嘗愧君之兄事余方在京師時君有滇行欲得余文送之余許而未暇作及還出示紀遊卷又欲余弁其首卒卒亦未有作是余之隱有負於君也嗚呼君今其至是可不哀之以詞君有弟觀旂最友愛屢屬爲之言又以書來曰旅櫬之歸有日矣君没以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司寇公之邸舍公斂其喪賫遣之歸可謂終始厚德者獨惜其不見君之成而送之以薤露之歌也君名觀袞樊補其字卯之役其見擯也小吏訛寫觀爲勤噫其可

怪也夫其命也夫卒之年僅三十有四詞曰
嗟君之先兮有開孟公綴文與詩兮鄉邦所宗名譽則流兮壽考不豐嗜酒得疾兮以殞其躬君才步武兮聲則加隆京師之人兮孰不痛君之終君胡惑於方士兮餌金石以自攻便佞之腹兮毒充其中退之之垂誡兮藥敗者六七公君其聞不聞兮抑天實迫之以凶嗚呼傷哉似續既虛兮女則幼蒙愛弟號咷兮細君執執登君之堂兮攬余懷而若搯搯誰不死兮君恨綿綿而無窮

嚴君顥偕哀辭

嘉定之東地接上海其有世居兩邑之閒穎然而出以文爭鳴於時者曰嚴君顥偕君本嘉定人而於上海爲近所居與其城郭相望自爲童子就試多往上海至則輒擬其前列自撫藩大吏以下有觀風月季之試往往褎然君爲之首一時戰藝之士咸降心屈服焉聞而試於嘉定亦然於是上海之居者狺狺然曰嚴君嘉定

人也奚爲與我角試事其受之者曰嚴君亦上海人也有才如此以之重我邑何害然而受之者不敢忌之者之衆嚴君曰吾歸就吾邑之試分也遂以其年爲邑首選往應督學使者補博士弟子員君既著籍學宮於是嘉定之人喜曰君故吾邑人也君爲文每進益工決擇取舍恒休人之先我必眇思慮探深賾而爲之每一文成其奇雋恒爭勝於前哲然文愈工而知之者漸少會學使者賓興君就試試已爲余口誦其卷坐者皆俯而聽余曰是文也非今世之文也苟能知之以第一人位置君無足言者寀發名在三等君既不得賓興則必就所謂遺才之試以求舉焉君以弱質平時於斯文恒嘔瀝其心血雕擢其肝腎而又以窮故不能致舟車之逸炎天赤日奔走句曲道中雖幸而得之其勞過於前之舉者數倍比至江寧與余同僦舍而君之形神已憊於是矣入闈又薄於自奉歸未至家得嗜血病不逾年竟夭其生嗚呼學使者一考校士榮辱得失於人何有然而應鄉舉者必以賓興爲之階苟不得則必馳逐再三而求之君有才如此而不能即得一折而入於委頓以至於戕其生此可以爲在上位而主文衡者之戒士之才不才顧可以妄意第其高下致使屈一人而有無涯之憾哉嚴君固未嘗以向之屢得者爲喜而以此之一失爲悲自余推而論之則目見其得疾而死非有他故雖學者之於窮通夭壽莫不歸本於命焉其亦有人事之得喪與於其閒者乎君爲人狷介視世人所爲一切鮮當其意在等夷亦少所許可最善者余與顧子以青視子孝瞻耳二子痛君之亡收拾其遺文將採其尤者梓以問之世而爲文以哀之者予之責也君最所知己爲王編修醇叔編修每與予言而痛之如君者得非所謂華而未實者歟君諱泓字顥偕又字秋水年三十二卒之時康熙二十七年七月廿三日也其大父父今皆在人謂君必能光顯其宗今不得承事其祖與父其

傷何如有一子尚幼君於予從姑之夫也然君每折行輩與之交其過愛予正如昌獨羊棗之嗜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歿時予硬塞不能舉筆既二年爲之詞曰
練祁滬瀆東西區吳淞南來水潆紆有美一人此中廬秀眉高顴神清癯戰藝先登蝥拔弧時流駭伏仍睢盱兩邦斷斷籍何居系以博士釋奠俱賓興大典才所須文價宜重百車渠一折而困委泥塗孰司其柄良已疎蕭艾增長芳蘭鋤以屈致夭命也夫我懷夫人顏之徒顏且不壽何論乎庸愚厚享才良屠夭公好惡與世殊理難致詰恐嬌誣時昔論交數相於顧子祝子君與吾晨星落落此道孤念君傷懷歲月徂作辭紓哀增歎吁

墓表　墓碣　墓誌銘

朝議大夫刑部山西清吏司郎中李公墓表代

朝議大夫刑部山西清吏司郎中李公以康熙三十四年六月二十日卒於家將以次年某月某日葬今戶部尚書澤州陳公既爲之文以誌其墓矣顧未有以揭諸隧也公之諸子以屬於某某辭不獲乃舉公之生平所傳播於士大夫與其歌思于鄉里者詮述而著之以貽法式於來茲公諱振藻字夫䒾號約齋先世由汾州之孝義縣遷汾州今爲汾州人以順治九年拔貢康熙十五年考授內閣中書舍人歷戶部雲南司主事督理右翼興平倉廣東司員外郎遷刑部山西司郎中出知某府遇其缺裁當補以親老歸養不復出家居十年卒時年六十有八公之鄉故刑部尚書魏公庸齋海內所共歸向公既生同里相慕傚規言矩行無所苟魏公

雅重公相與參定書儀家禮以表率鄉閭又修明譜牒以宗法敎子弟至今蔚人之談魏公行事者必以公爲能相左右云公之始爲戶部也雲南逆孽未殄巡撫以新復州縣當免夏稅爲請或且持之公力言曰遠人苦蹂躪久矣此而不惜仳離之餘雖有聚者行復駭散耳宣府居臨聖懷安蔚衛多河壖地水齧河崩凡若干頃征歛無所出直撫疏求豁免公亦爲言之主計及同列者甚力二事皆得上狀報可興平倉居國右翼沿習蠹敝不可究詰公至則勅斷常所羸利人不敢干以私然後釐剔一清然公遇下皆嚴而有恩弁丁役吏悚惕怍叫以爲督理使所未有也會以資遷員外郎職司屬西事尚書以公賢俾兼攝四川四川逆亂後賦日減議者欲增復舊額公曰養殘黎如養劇病宜急培其元氣若投以峻厲之劑鮮不斃矣今惟貴大吏率賢有司招徠開墾流亡集則田闢田闢則賦自增衆皆屈服其議遂寢及爲刑部郎中尤愼民命晝夜治文書勘律例不少休推詳至隱平反者衆會歲旱詔清刑獄得可矜疑者八十六人悉從末減公自喜曰此舉庶不負聖天子委任矣嗚呼公之仕不甚顯而澤施於人忠勤於國班班有可紀之績如此公誠篤出於天性事親至孝壯年居母夫人憂哀悴骨立顧時時曲慰太公不傷其意迨太公之歿公年已六十猶事事勉於禮服除之日芝產其戶人咸異之遇從兄如同產妹亡撫諸甥俟其有成族子皆收而敎之矜寡孤獨皆有所告依周給朋友之匱乏無倦色蘭溪丞徐君某者有所貸以之官及徐君死王事公迎其喪焚券哭之曰君後人吾當加䘏此券何足存衛之守何君某坐擅發倉賑饑既歿猶繫其孥公力營救并資遣歸葬之於鄉里値歲大祲出粟活人者再小不稔則平糶減租蓋屢爲之蔚初改衛爲縣公捐地以建學宮又助之田以其稅入待士

建社延師以敎鄉人子弟之不能學者又立博愛堂以施藥餌設義塚以埋胔骼里井之要者爲之增築堡垣如城東北之仁里與夫傅家村吉家砦等今皆安堵無警公平生爲善事若嗜欲聞一事之可行必踴躍赴雖勇者莫能當斥廢其家貲不稍惜至於自奉泊然衣服飲食皆不及中人也晚而二子皆貴益自抑損以盈滿爲戒所自娛者惟圖史花竹嘯歌其閒胷常浩浩也尤好佳山水嘗過龍門瞻太華渡江而南縱遊吳越諸山其神明益強歿之日猶馳騎村落閒徧過舊遊歸而劇論至夜分無疾而逝人皆以公爲仙去嘗著造命篇以自見公餘草約齋詩稿若干卷藏于家祖諱某妣某氏繼祖妣李氏父諱某贈某官母張氏贈恭人娶史氏繼沈氏皆封恭人子六人女一人孫十四人曾孫二人其詳皆見於誌今爲戶科給事中名旭升者公弟二子也爲翰林院庶吉士名暄亭者第四子也諸子孫皆能遵公敎以文學行誼世其家

今之鄉貢舉者洎屬爲諸生者皆在高選人謂公積之者厚故發之者碩大且蕃天之所以報公者豈虛也哉蓋公自少好學中年與魏公有相資之益講之明而行之力在朝在野皆有功德於民而內行之脩不稍懈世之苟且於一日之富貴而侈然自放圖利其身家無益於鄉國者視公之所爲亦可以知愧矣書而表之以爲縉紳之士勸幷以慰其鄉人之思云

姜君奉世墓碣銘

嗚呼世之不古若也平生交游欲得一純明篤實之君子內行修而待友信所志定而守不移表裏始終洞然若一而無欺者吾於吳中而僅遇其人焉曰姜君奉世奉世名寓節奉世其字世家萊陽而轉徙於吳今爲吳縣人萊陽之姜當故明末造父子兄弟以忠孝節義暴於天下贈大中大夫光祿寺卿謚忠肅諱瀉里者君之祖也中崇禎庚辰進士官行人司行人私謚貞文諱垓者君之

父也崇禎辛未進士官禮科給事中諱埰者君之世父贈翰林院待詔諱坡君叔父也方給諫之以擊權奸攖人主不測之怒也予之杖百氣垂絶矣貞文移病入圜扉口含溺飲其兄者再四得漸甦而故里以城陷忠肅公抗節死與其季子坡及家人二十餘口同日死事聞貞文疏請代兄繫獄放歸奔喪不許即日徒跣號泣東還當是時姜氏之義烈朝野震之士大夫莫不爲之欷歔流涕已而嘖嘖稱歎其忠孝萃於一門也既歸而奉母避地吳門遂寓居焉明年二月而給諫謫成宣州三月而國亡矣先是貞文初入行人署見署中題名碑阮大鋮崔呈秀與魏忠節大中並列憤甚即抗疏請剷除逆臣名士論韙之而大鋮輩銜之切齒弘光南渡大鋮用事必欲殺公公變姓名遁跡台宕間之佇石山事已復還吳而給諫亦在公以家國之變至此居嘗悒鬱不數年病莫能興矣奉世年方十二侍疾即斷酒肉朝夕飲泣遍禱於神及居喪衣瘠逾於成人毋孫孺人早以節殉繼毋傅孺人每哭貞文慟絶不欲生君與其配號泣長跪以請曰毋如是兒寧獨生且吾毋體弱不宜過傷請之良久必稍解而後起傅孺人病君與其配同刲臂肉雜藥中煑以進衣不解帶者三月中夜露禱於天且嘗所嘔痰血盡器意將移其疾於身也迨既歿而君之焦肝傷腎又可知矣君無同產兄弟給諫二子安節實節視若同生而安節以給諫遺命葬戍所既葬因家宣州其居吳惟君與實節耳四方君子之來吳必欲識二姜先生後人而尤以君爲歸其尤賢者君常留止其家有累月不相釋者其莅官此土者自開府藩臬而下慕君之家聲高君之行義顧折節與交而不可得睢州湯公商丘宋公尤禮於其廬睢州推師友淵源至以後進禮自處而君常瑟縮引分不敢交接其平居泊如也徐俟齋先生枋隱上沙山中嘗瀕於饑寒君則月有餽問給其不足率以爲常俟齋亦不爲嫌過所空乏或

竟遣蒼頭趣之感君之德至以爲吾子孫當世世不忘俟齋有子前歿君爲之殯殮俟齋之喪經紀尤皆出於君人謂俟齋之高君之成之者爲多寧都魏曾二氏與君交最厚曾青藜傳燦僑居吳而客死於燕有妾生女四人子一人君割宅而處之俾女皆得所歸而撫其孤教之語其配曰此雖故人子當無異己子吾與尔共此職矣因令與其子同入家塾者數年其嫡母兄將趣之歸君猶欲俟其成童也魏季子禮貽之書曰先生高義未曍之所心許者已克踐矣今當成其嫡兄之心來必得所可無過慮書至然後遣之夔州孝廉唐鑄萬大陶曾隨父任客吳及選爲長子縣落職復來寄居無子晚途貧困賣文自給君時時賙卹之又爲言於方伯胡公俾授館焉且置田以膳之乃得優游以老余嘗過君君必止宿流連嘗與錢塘秦開地雲爽無錫顧景范祖禹談論連日夕不厭既而桐城錢飲光澄之慈溪姜西溟宸英至亦如之君之於友

誠心以遇而未嘗有一言不躬蹈之者以故交相重君然君竟以此日就耗損晚年頹不自聊而未嘗以此戚戚也性寡嗜慾少壯能屏遠聲色貞文之同年友某公來吳以名娼馮靜容者色藝傾一時匿之別室將以試君自命駕他往戒君稍留待其歸已而靜容突出君將趨以避之外戶已扃因莊坐極言其漂泊失身之苦馮爲之感泣某公知之益加敬曰此年家子眞我畏友也君之配陳孺人兵部職方司主事諱組綬孫女職方司主事諱震生女武進人與君相敬如賓終身如一日君之子述君之行以爲家庭之內無惰容無褻語生平不知人世有機械事即三尺童子以言欺之亦以爲誠然也此言固矣然人見君之誠亦未有敢以僞欺之者又言其學貴自得不求人知詩文不多作亦不以示人居嘗好讀史記自言別有會心余曾見君談史記津津不置口又嘗見余評點樂天詩君欣然乞余本手錄之以此知君之能詩實未嘗一

出也少時曾歸其鄉一試有司補縣學生旋棄之終隱吳市子三人本洙巳卒本濟本渭皆業儒女二人一適徐某一適周鳳來忠介公曾孫也孫男女若干人君生於崇禎十五年正月十九日歿以康熙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享年五十有八葬以歿之次年十一月某日祔於貞文公天池山笠塢里之昭穴後以地隘別卜遷於廣福鳳皇山之伍家村陳孺人後君九年歿享年六十有三康熙五十一年十一月某日奉君以遷孺人合葬焉既葬二年二子以其狀來請曰知吾府君者莫如先生嗚呼自君之歿余嘗思純明篤實之君子罕遇于世矣因論次之俾揭之墓上而系以銘銘曰

君之生值時屯免困辱不求伸維孝忠稟先人厥恒性葆其眞中之孚及魚豚矧同類有不敦絕玼吝篤純明古君子欽若人銘昭昭世家聲過者式在茲墳

梅華源沈隱君墓誌銘

去上海而西十餘里吳淞江之旁有地曰梅華源沈隱君之居在焉隱君非志於隱者也隱君之以隱終時也遇也隱君之父曰貞愍先生字與可諱鳴求眞隱者也先生既篤志於隱君之少也隨其尊人以隱不可謂畀於隱也貞愍爲諸生於松江之上海與同邑之士王玠右光承名相埒遭亂王先生既逝跡先生亦避地至此見其居人多樹梅以繞廬舍自吳淞江北出溪流環帶綿連數十村花時瀰望一色先生愛之曰此吾之梅花源也因命之名伏而居之終其身未嘗一至城市而王先生在黃浦之東相望數十里時人每並指而稱之曰兩先生云隱君名白字曰濤思又曰貢園晚而以天庸自號君年甫十三曾一試童子於金山衛時貞愍與王先生同受知於郡太守故明相國方公而亦拔君冠其曹自後貞愍不使君應舉君則終身不應舉貞愍喜吟詩善行押書有

集如干卷君既不習舉子業遂專意於詩與古文辭而尤工書法以是名於時人謂君兩世皆隱者然君之心實未嘗一日忘天下也其子元祿述其行曰府君幼有大志每讀孟子一夫不獲其所若己推而納諸溝中及范文正公先憂後樂之語未嘗不慨然太息聞　朝廷用一善人建一善政未嘗不踴躍喜若身被其賜也遇四方旱潦札瘥寇盜兵戎之災未嘗不屏營傍徨若痌瘝之切其體寢爲之不安而食爲之不下也故其自少而壯壯而老蘊之爲心術形之爲議論發之爲文章寄之爲詩歌雖有和平感激之不同而要其歸未嘗不在於是也此其言皆實而非誣者禮曰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不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元祿之所述可謂能知隱君之心而圖其不朽者矣余嘗辱與隱君交往往論列當世事至於慷慨欷歔而流涕者有之深病世儒之視民物無與於己漠然不動念者爲痿痺而不仁也其言利弊得

失其事宜與其事宜草繫藝乎如菽粟之可以療飢布帛之可以禦寒有能舉而施行之可以興教化而厚風俗可以立法制而阜民生舉其人而用之則教化不爲具文法制不爲虛器也此隱君之以隱終于之所深悲也君嘗游於四方遇所知則發之有不合則反覆辨論必伸其說而後已至或笑以爲迂或目以爲狂君曰吾非狂也非迂也患不通古今而熟察當世之務耳曾一往京師其家華亭文恪公時官詹事欲論薦之見其遇事抗言無所諱忌時方習爲輭熟以媚悅人文恪懼其抵觸又遇達官貴人不肯屈意恐見斥於時遂止隱君時年六十餘矣歸而息影梅華源者又十餘年年七十有八而卒隱君天才宏放操筆立成爲文敷腴雅繕詩不以琱琢爲工意有感發則語加恢奇絕無寒儉之色有天庸詩存文存若干卷尤工於書借以紓其無聊不平得酒則與尤酣滴拂拂從十指出見者驚其縱逸世爭欲得之頗惲其索重直

曰吾貧於世惟此非取非其有者比然遇窮交雅故則欣然命筆不待其請頃刻數紙無倦色其思慕貞愍老而不衰余初訪隱君信宿其齋見其供貞愍畫像晨起必肅衣冠拜飲食必祝及元禄狀君以爲終身不少變也且謂出入無遠近必告且面一味之甘未嘗不先薦不薦不敢嘗也隱君之家自其從高祖太僕寺卿某始顯於朝曾祖諱紹文太學生以詩文翰墨爲時所重祖諱開先中萬曆某科副榜貞愍令祀於上海之鄉賢祠貞愍者私謚也妣顧孺人教子尤嚴言動必以禮法隱君名行之成其來有自娶周氏繼娶以其從妹皆賢而無子側室張氏生子曇曇即元禄之初名也上海縣學生將以某年某月日葬隱君於某鄉某里之原以其先君子折行輩與余交余之知之也審爲書以致其行狀乞余銘其藏既久而愈懷余不敢辭銘曰

可以處而隱其隱也彰可以出而隱其隱也藏執勝其口執靳其施執韜其光惟文與行留畀後人覩顧名揚吾銘其定兩世之隱百世之芳

周君文濤墓誌銘

余之與同邑之士交也有所資爲學行之助者數人周君文濤其一也當己巳庚午之交陸先生翼王集邑之同志者相與講論切劘時則趙君方饒侯君大年王君服尹黃君殿雯時君期五大年之弟悅舟砍與焉是外則周君與予也陸先生爲黃陶菴先生高第弟子陶菴曾結直言社每人每日各書其所學所行心所自得與夫有所不慊而有疑者月之朔望則出以相考正且相規相勸焉陸先生與五六輩數人者意在景行鄉之前哲以求自達於聖人之道而數君者散處四方往往不能合并周君獨教授於家弟子之來學者甚盛莫不長善救失通達其心志規言矩行出其門者皆有師法余從外歸則必一至君所聽其言博而辨約而有旨予

往往數其善教君又好聚書館餘所入日增益其所未見者積以歲年之久邑之聚書者莫尚焉予時往借觀則出所藏無靳色君少爲吳鐵菴先生館甥鐵菴自爲令武康還有書萬卷君日夕緇閱鐵菴笑謂曰子吾之王粲也指架上書他日當舉以相授然君實未嘗取諸婦翁也而所藏殆三倍之君於書遂無所不窺而尤邃於經爲弟子談說經義終日無倦色與同輩語亹亹皆樂親焉生平講學味道幾忘其身之[illegible]塞年將三十始補博士弟子員學使者考校其識君者拔先多士否則其文雖經史之膏腴彼反河漢其言也數踏秋闈人皆指數爲必得乙卯揭發報者入其門衆交口爲君慶乃得之者實若同居之從弟出君所指授者也君有詩曰黃卷故應伴我拙青萍不復向人磨自是尤淡於進取矣然其教弟子爲文益有法度歲科二試所取士往往出其門其弟子又轉相授受曰此吾周先生之教也晚尤粹於程朱家言以程朱

之從違爲學者之取舍謂言苟悖於程朱者必孔孟之所棄者也因成四書參解一書以發明義蘊君之子士枚述君之詔弟子者曰吾黨所學者雖曰舉業然所讀者皆聖賢之書所稱述者皆聖賢之道所敷衍而論綴者即聖賢之緒言試以吾之心體味聖賢之言以聖賢之言發揮於舉業之文久久益親自有實得但當求理之是非不必計時之利鈍居吾門者愼勿躁急於功名爲邀榮之捷徑也其教子則曰吾於利達之關自反業已勘破汝輩若富貴而有媿不如循分而自安也嗚呼何其說之純而守之正耶君篤於孝友兩尊人皆享大年侍養彌謹没則祥琴之後猶有餘哀同産者五人君力任艱鉅時時推所有以予之從弟德融少孤撫教之至於有成即乙卯舉於鄉者也君諱宗泰字文濤一字含一蘇州之嘉定人曾大父浙江太平縣儒學博士諱用中大父萬曆癸卯舉人官刑部郎中諱道隆父諱興新縣學生易代後隱居著

書君世其家學益精其業廣其教惜乎其終不遇於時也没之時康熙五十一年八月二十一日生於順治元年十二月十三日享年六十有八母夫人金氏繼陳氏君陳孺人出也娶吳氏崇禎己卯舉人武康縣知縣諱康侯女子二人士杰士枚士枚縣學生女二人長適候選州同知朱嘉言次適縣學生俞敏孫二人焯煜君之葬以康熙五十二年十二月十日從其先府君祔於刑部公之次昭穴邑之唐橋里先是二子衰絰踵門哭泣以請曰先君子與先生交厚非先生孰銘其藏將葬會余羈于吳門士枚又寓書以請其詞哀懇嗚呼吾其可不銘吾友銘曰

士有遁塞孰踰欲命學以爲己不悖於聖周君之教文不先行又盡其材何異爲政詵詵者徒志通業敬廣其教術如宋安定如元魯齋寧相徑庭鬱而不施以貽其子有子誠賢能繼君志納銘藏幽以竢後祉

李君玉如墓誌銘

君諱實字玉如姓李氏嘉定之胡莊人胡莊在嘉定東北邊海去縣治僻遠當湖陸稼書先生莅縣試童子得玉如文拔以爲首玉如向務實學人未之知一日而縣人稱之謂是陸先生所拔士出於尋常之士之爲令所拔者遠甚時康熙乙卯歲也陸先生以爲可語以學問之道因出陳清瀾學蔀通辨一書授之曰今異學爭鳴陽儒陰釋又多援儒而入於釋子宜愼其所之深體此編庶邪正之途瞭然矣玉如受教日夜窮其學於有宋諸大儒不惑於似是而非者又六年補博士弟子員次年補廩膳生每以所廩給者推予於戚友之貧者焉父有疾藥餌之投無所效疾且亟念刲剔肢體非所以爲孝然冀萬一有益不覺刃之施於股矣雜藥以進不使父知稍愈而復劇命之彈琴不成聲曰音何哀吾知汝心矣有汝在汝母汝弟妹吾何憂既逝君晝夜擗踊絶而復蘇苫塊皆

血淚所漬斑斑有痕奉母愈謹撫弟妹有恩嫁娶皆以時妹所適家有僕倚豪家爲横君往豪家登其堂詰責之其僕曰吾爲豪誤羞見李秀才君處世謙謙若不足至大義所在持以嚴厲類如此學行日有聞遠近爭延爲師必以敦實行爲先講明於小學條教四子之書以宋儒語録發之必求中正之歸而後已著學庸順文以是二書支分節解血脈貫通故先隨文解意而後及其精微陸先生解職歸就而質之先生以爲可無何拓人姜君與其同門友金潮来青吳箴雪臣趙鳳翔魚裘愼徵析公輩數人撍將排纂其遺書篤守正學以昌其教於東南而及於天下孰意不五稔而君亦捐世矣始者陸先生在京師余每見之語次必及玉如所以望玉如者比他弟子尤切人皆謂玉如任重而道遠乃其年纔過強仕其業未底於大成而竟齎志以入地豈不悲哉君之卒以康熙三十六年病作之日即肅衣冠拜辭於家祠預知歿時日從容端

逝得年四十有八祖諱某父諱某妣某氏楊氏娶陸氏生子一天植縣學生再娶屠氏子二天樞金山衛學生天棓業儒君之將葬其子介吳君雪臣請銘天植又自申其請余悲玉如之中道而殞使天假之年其在陸先生門一如朱子之有勉齋北溪無疑也而止於是寧非斯道之不幸哉余故予之銘曰

吾哀斯人兮具敦篤之資躬孝弟之行得大賢而爲之依歸兮藥以任道之勇寧猶患其岐途於邪正乃降年之不永兮習夫子之文章而徒仰企夫性命奄一去而志不伸兮能無重哀乎斯人

吏部候選州同知徐君亮臣墓誌銘

君與余從毋兄弟也其情則猶同毋兄弟也憶未髫齔各隨毋至外祖家外祖之內外孫年相若者十餘人相與嬉戲爲兒童事而君即與余最親至年十二三羣表兄弟聚於舅氏之居曰厰頭巳而散去君與余歸同途至枇浦而解手猶記君途中所言不倖於羣兒者甚與余意合君不無感歎於諸兄弟間而尤與余依依也自後君贅於上海之王氏君之外毋張孺人早寡常依其兄弟以居又多挈君至松江而君與余始不數數見歷歲久之一相遇則加親焉君諱寅揆字亮臣別號涇野姓徐氏上海人也裔出中山王七世祖贅於常開平之孫爲指揮於金山衛者因著籍焉至君之曾祖諱恂太學生始遷上海以文行見推縣舉爲鄉飲賔祖諱日章幼有神童名通政張公見而異之妻以其妹考諱三俊則與余先君爲僚壻於外祖故明武英殿史館中書諱允新者也先是君之祖復從嘉定之真如鎮而君之尊人翁遂爲嘉定縣學生翁性坦夷好與其同輩跌宕文酒之場不屑意生產從毋力作以佐之其勤倍甚重以男婚女嫁常苦不能支君既婿於王嘗隨外毋之諸兄弟以游習於生理之計以養父毋而是時外毋之兄子少司馬方取科第由中書考選爲御史官日以貴君嘗相從於京師

頗經紀其家而暇則從當代之名人巨公游益以資其學識久之入太學歲滿吏部考職當得府同知時之通籍者類多循例以進在君拾青紫如纖芥不願也痛毋氏之不久於養而所以奉事其尊人翁者彌謹以已客京師之日爲多而君之家依於外毋翁雖時時就養常以少子爲念君則倍資其兩弟以悅翁之志兩弟之子女嫁娶皆出於君買田以勸之耕而代輸其官租如是者終弟之身而諸姪至今仰給於君之子者如故也君爲人敦慇愷悌意度閎偉慷慨好施三族之親以緩急告者未嘗不出所有以應之其在京師仕宦於遠者從君丐貸以行客游失所者必多方爲之賙卹至於歿而賻助之或歸其柩於家者往往有焉嘗游秦值歲大祲遇道路之饑者輒賑之一士人瘠餒甚出其橐得十金予之其人問君之姓名終不告亦不欲知其人之姓名也罄其所挾貲而後返所任司馬公家事則不使絲毫有所掛漏晚年慕君之高義者尤多車蓋繹絡其門咸惜君之蘊其濟人之心而不用於世不廣其施爲澤不爲川也人有負君者君未嘗困之有戒於心其所推予嘗不使人知歸家亦不以告妻子後頗自困賴君向者置負郭田數頃君之孺人與君之子節衣縮食以有贏餘而增廓焉則君爲善不倦之報也予前後在京師五六年望君之所而歸則如歸其家月必兩三至君之期予通達如望其親弟有休戚如在其身也君之外父毋無子亦無近屬以君爲子故外毋終身養於君君事之如毋君之外毋與君之考俱享長年君晚而哭外毋又哭其考哀慕不少衰又哭其孺人君之神傷矣而精力尚強孰謂其一病而不起耶時康熙四十七年八月十日也距生之時順治元年正月十六日享年六十有四王孺人先二年歿年六十有三生男子子二長王棟歲貢生候選孺學教諭次王柱國子生早歿女子子二一適府庠生金闇傳一適國子生趙廷叙孫二人秉

烈國子生秉照尚幼嗣其叔父後君之長子任家督已久能幹君數大事以君之好施而得持之不傾王棟力也且晚而重有所逋王棟悉償之今增饒裕焉吾聞王孺人之訓其子曰尒勿憂家業之落尒父能周人之急是仁人也能養父之志是孝子也尒奚憂善乎哉孺人之言也以康熙五十二年十二月某日合葬於上海之二十九保新涇之原序而銘之者表弟張雲章也銘曰

君困於童長而業克以寧其親以淑其躬人之窮愁君以爲憂遑恤其後肯吝其賕不終困窮仁孝之隆孺人知之以信蒼穹子也克家能振其華吾銘其藏以待　詔麻

貢士席敬修哀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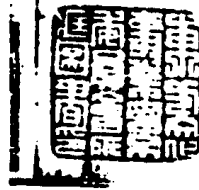
敬修名穆姓席氏其家世詳予所作虞衡公傳中虞衡敬修大父也敬修生而其才明秀年十九隸於學宮其上兩兄皆有異才後先入學肄業其業則非羣學生之所習者也自虞衡公延禮陸先

生稼書於家而尊人助教君執業甚久其所以教諸子者皆守陸先生之緒言唯謹又輔之以上谷侯氏鳳阿先生者陸先生之友也其子秉衡陸先生高第弟子與助教君同學者也以是業純而究疵行敦而有則其在家則雍雍而和順其出外則彬彬而質有其文考試則多屈其儕偶人籍籍稱之曰安定三子而今奪其一矣傷哉生自幼苕發穎翌同邑今中丞蔣公在虞衡座上一見許以其孫女稍長學制舉文下筆灑灑多英特語康熙辛卯省闈分校者得其文薦甚力以溢額置之遺卷傳觀莫不嗟歎其外舅編修君才之爲循例貢入國子將呼之應京兆試生以戀戀親闈未赴也癸巳春

今上萬壽特行鄉舉益自刻勵將入闈而咯血病作矣余偶過金陵與其兄弟相見道故皆以長者禮遇我甚下而恭諸就試者去余獨至卧榻前視之生強起迎勞悃款備至余友金君者良醫也呼之偕往金君爲調治甚勤而私語予爲之憂曰柰何以生之才且賢而疾如此即善自保嗇不能數寒暑矣嗚呼孰意次年冬即殞其生耶君之殁大母吳太夫人哭之母吳夫人哭之一子呱呱懷中助教君安得而不悲悲之深而自爲之言以徵文於予意將以圖不朽也余文烏足以傳生耶然而君之言備矣美矣其言曰兒提孩即善解人意虞衡公飲食起居兒弗在不懌也父母之前未嘗少有失言失色出入定省未嘗或踰其度結縭後尤率其婦曲盡愉婉與兩兄隨肩接跡或切磨行業或署讎詩書下視諸幼弟俱善勗之終日怡怡無彼此之間其相親相愛似非有所強而爲之者事師左右無違彌留之日猶執庚先生之手諈諉而不能舍也又曰病亟時兩兄宿齋戒遍禱祀願減己之算以益弟殁之日三族之戚無不哭失聲是非其家孝友之行出乎其性而漸磨之以家規薰陶以師友之訓曷克有是哉嗚呼可悲也巳可悲也

已予何以紓君之哀其辭曰

嗟大鈞之槃物兮一氣汾穆而寧有私孰厚而安固兮孰薄而危孰清而高朗兮孰濁而卑人受中而生質兮得其清者而實之理昭晰而文斐亹兮超凌厲而飈馳佩茝蘭之繽紛兮拄冠劒之陸離更敦龎而耆艾兮希賢聖其奚疑夫何二者之不可兼兮騁長策而偃征騑嗚呼椿與萱其並茂兮捐南榮堂北而背之鳳鳴鏘鏘兮剪其羽棣華韡韡兮披其枝大母之鶴髮而號叫兮息子乳哺而不知其悲樂廣之冰清兮擧頭銜以相期何仍世之巍巍兮偏玉潤之掩其輝緬夫人之嗜好兮非六籍焉不怡羅萬軸而插架兮屹百城之嶷嶷手披而口吟兮謂樂此其不疲雕肝而擢腎兮血咯咯而傷其心脾嗚呼不苦其卑寧納孔軌豈好學而不壽兮唯履道之爲美由陸夫子而授受兮才賢實萃於是適稟賦之偶虧兮必昭融其諸子況岐嶷之有孫兮方接武之未已願洞觀

於今古兮天道其祐善而錫之祉徵予文之纏纏兮信千秋其可竢矣

祭文

祭葉文敏公文

余少聞京師之言文章家者曰葉曰汪謂兩先生之[illegible]獻肅而遠肩隨乎曾王及今而其文並傳於天下天下卒莫得而低昂嗟乎余於汪先生鈍菴嘗見之矣其許我則曰浩浩瀚瀚氣之來如河漢之決堤防余蹴踖而莫當既捨汪公而走上都敢不謀一蹟於公堂實恐獲罪於貴賤之際足將進而踉蹌故竊覸以公意之可否先肆其議論之猖狂ㄙ不鄙夸辱之禮答又招之來以覩炙於末光余尚逡巡於一見公則向吾友侯子而屢詢其行藏吾不知其於吾文謂何而輒歎其志之可示以周行嗚呼余方幸自今以後承公之教者歲久而月長孰謂公竟騎箕尾而翱翔也耶昔蘇子瞻不識范文正公以爲平生之恨余非其人而其心之

向慕而瞻依者實同此皇皇嗚呼今則已矣曾不瞬息而永隔今古之茫茫其猶可自解者曰公不見雲章之面而已見其志雲章不登公之堂而得公之爲人者已詳公心堅金石道絶緇磷千乘萬鍾不易其所守而二酉四庫皆窮極探賾以資入對之贊襄存誠格物清慎且勤可謂無愧於
上之手獎而在於今實爲　國家棟梁彼稱公者又何沾沾於言語文章公之生平墓碑誌之國史載之固將久炳炳而烺烺余不能爲之悉數聞其一節堪爲之泣落而沾裳公貴爲三公而咎手足曰徒見一布帷之撑牀嗚呼廿年清貫信乎不信皎若冰霜在禮爲死者生者皆得往弔余既辱公一日之知而於長君有周旋之雅義當匍匐靈前而攄感激於毫芒吁嗟乎生不得奉公之欬咳沒則瞻畫像而傍偟恨前者之不可咎徒有淚而淋浪嗚呼哀哉

再祭葉文敏公文代

於惟我公道光清時釐乃典常左右論思結知
先帝良弼是儲迨我
今皇一德不違煌煌綸綍褒非一辭勤勞自公竭茲翼爲直方之行終始無疵厚於澤物廉以自持惡粟敝綈僅支寒饑下士所憎公處之宜學問文章官則不營淵涵奥賾浩宕瑰琦紛紛史筆就裁清規賢姦治亂是非昭垂嗚呼吾公昔之班馬今之皐夔優游耄耋位極台司舉世引領天不慭遺民之無祿學者何師顧瞻吾徒於誰稽[illegible]以其公豈惟其私九重震悼四表嗟咨鄉國之情云如何其[illegible]在前詞以侑之嗚呼已矣曷已其悲

祭汪編修鈍翁文

我初謁公[illegible]之歲手文一編督督綴綴公見曰嘻文以氣貴子之文章浩瀚無際充子以學韓歐可繼少焉從容略爲講藝公意

收章加之礱礪時方奔走蓬轉莫繫[illegible]門牆有恨非細五年一瞬倦遊乃還再謁公第笑言之歡越歲而至講席方還未及見公投公詩篇書以便面分即棄捐如何陳跡久而猶余[illegible]公綿几見隔三年公重加歎止宿殷勤我有夙志待公而陳文以明道詞章非文年來握管懶復耕耘不存[illegible]肆以紛紜公意未當敢輒信信再搜篋衍出以舊作就正[illegible]頷首許諾幸不悞公調其枘鑿揖公告辭勸留齋閣侯子適來命酒復酌空山答響談辯酬酢棲烏磔磔魑魅驚覺斟酌橋邊月沈更析是歲之冬貽公黃柑舟弗及刺程急郵籤公遣門生挽我以留謝曰事牽期以歸舟斯言弗踐如魚中鉤彌年悒悒遂隔九幽嗚呼公之爲人行峻言厲揭己高標人罕夙契抉摘過差斥言怒睨彼面發赤公顏未霽講學論文窮探根抵有士務華公知若兹發難叩擊詞遁莫貰退加深恚不病而斃述以告人公不改計嗟今之人不狷不狂媕阿淟涊其

術爲良公雖設罵不失剛腸彼嫉公者羣相爲皆明昭昬蒙孰爲
辨之公以其昭大叫狂呼世昬莫醒龍瞶柰何今其已矣是非誰
主大澤龍亡鰌鱓雜舞公於仕宦恬不爲競少登甲科户曹致政
羣惜公才不掌誥令薦起三長褒賢誅佞班椽之筆馳辭以騁旣
共厥職適志遂性山攜謝屐水弄吳榜公所爲文州次部居名以
類彙歲月自娛烺烺炳炳以燿來刱規模八家接武兩川謂荆川震川
斯文既喪有繼其傳今其棄予師資邈焉世無老成學不綿延哭
非其私淚灑簡編再拜陳詞告公几筵公其諦聽然乎不然

祭大學士徐公文

嗚呼賢傑之生代不數人生未論定沒則宜伸蔚州之野睢州之
濱崑山之麓人有鳳麟事君以道可謂大臣昔在朝著義合交親
今皆溘焉孰庇吾民魏公之存人重名德湯公且死擠者愈力今
公蓋棺公論猶抑公負隱痛國有　鋤其私人濫原未塞聖所

告誡佞遠讒聖孰謂相臣於斯可默芟夷蘊崇引爲我職善不勝
惡爲彼先及斯志不遂而以病革公既去矣孰清君側善類孤單
孰扶而植邦國瘁矣豈伊私戚昔公對策首唱大廷
先帝親擢曰我門生識宏而偉學正而純方嚴鯁亮同列所欽戲
渝以肅婉孌者驚
今皇知公實由舊臣乃參講幄乃掌成均稽前引古琅琅其音教
藝興行詵詵羣英公所遷歷圖書之府儒臣師之史局是主學捴
七錄而不自詡筆揸三長而呼助予士有逸遺公悉奏舉蘭臺獨
坐發言曰凶寒其我忠佗佗其剛君德民瘼政體官方知無不言
天聽迴遑纓邪糾慝焉隼摩蒼人服其辜不待較量羣僚讋慴
綱紀畢張憸壬所讐君子所望退專筆削甲乙丹黃官燭夜秉手
蓁盈篋文直事核復贍且詳簡不及輟環賜於堂上氣之衰有唯
無諛一言中忌相顧眙愕結舌爲智俯仰前郤公作其氣發其慨

竹建言尅期著令昭灼闕門達聰　聖聽以擴公有揞擊中外益
震彼媚人者美官早擯姦黨睢盱
帝隆後命尚書再遷風清弊屏害勿是否遂參大政倚毗方崇謠
諑潛進駴機莫側退身爲慶讒人高張恃
天子聖未報殊恩公心所病歸卧丘園乃不復振嗚呼哀哉民之
無祿喪我宗臣大用不卒淹其經綸公所欲爲地謐天清誰室其
旋道不常申時實爲之吾又何尤惟其遺草莫非嘉謀舉而行之
韓范之儔世人莫知以諗千秋皐復之時歛無以稱　賜衣一襲
箱不遺贋取之質庫邦人目睹忍詬斯須清節終亘侍公平時不
見惰容居敬窮理學本儒宗孝友之德克完克守廬號慟哀感
聖衷笑不見齒食止及菘三品堂堂白首和雍施於子姓永此
家風縹緗萬卷公悉讐校狼籍丹鉛簏笥委照經義紛綸子史總
要沈浸其間發爲餘妙詩祖風騷文追典誥翰墨之工世無與較

章也愚頓公知之尤不棄而教十載從游謂章律身可企前修若
其文詞一見辱收切劘至今無成可羞典型遽喪墜緒何求薦以
一觴淚滴九幽嗚呼哀哉尚饗

再祭徐公文代

人於天地秉陽德而爲君子陰德而爲小人故易之道內陽而外
陰則能輔相天地而左右民蓋其德爲剛爲明爲公而不私正直
而不曲獨立乎朝廷而氣震田適恭協同寅人但見其巍巍堂堂
而不知其立之也以敬義蓄之也以前言往行而其本有根其成
有因嗟嗟此古人之所難乃今於吾公而得其眞也乎公之登大
廷而肯臚唱也妙齡秀發而嶷然負公輔之望
先帝知之深曰此我門生而以儲國家之勸相迫乎我
皇以之儀型多士彈壓衆僚嚴立規條而興六館於學振飭綱紀
而張百度於朝讜論危言當宁爲之悚聽抑邪與正清議賴以不

撓至使開者膺落見者舌撟而公但知恪恭而奉職不自知其獄獄而嶢嶢然志植而身危忌深而謗叢既蹶復起幸天聰之甚聰沮委心而任重尤感激乎臣莭嗟嗟乎公誓忘軀以報國成介特之孤忠剔弊瑩奸三月大農而宿吏解職畏法贊微計密期年輔政而薄海引領向風夫何經綸未肆還政歸田吁嗟吾道屈伸有時非大君柄用之不終此公出處仕宦之大概也若夫奉詔奏篇陳謨造膝則燕公視草之作敬與獨御之對不能尚也總史局而一代之理亂賢奸不虛美不隱惡則陳壽范曄之徒莫與抗也以其餘事作爲詩歌則風騷以來曹劉沈謝肩相隨而若輩行也他人得其一節足以名世而不朽而公以海涵地負之才兼而出之而若不有也嗚呼吾嘗見其左圖而右史磨丹而漬墨手讐心維不殊夫寒士之窮年而矻矻夫是以悉得其微言奧義以之多識而蓄德者歟說者謂公膺知遇於兩朝而君臣道合不可謂非泰

交之期矣乃進退消息之間了若非其用而不究其施者何耶嗟嗟非天其孰主之使天而有意於公則暫引退而就閑終福民而利國又何不吊而喪此良弼也耶然則人之無祿而懷殄瘁之悲者寧有息哉某之辱公交者四十餘年與夫同邑之士非公之知我則出公之陶甄豈徒私憂而竊痛蓋恐自公之亡而傷君子之道之遂遐馳詞一奠長慟几筵尚饗

祭王母須孺人文

嗚呼先哲代謝䣛息今古邈焉典型後生何覩太原兩世爲嘐士主衆共仰之如冠得吾往在故明運移九土維貞憲公黃公同擧死者抗節生堅隱處在漢君賓在宋皐羽公豈有二義維同取二孝廉君聯翩接武仲則東皐時尤歎譽執耳壇坫奔走齊魯羣士如麻視猶邾莒爲汝南評爲洪正簿風流弘長照映江左曾不廿年陳跡仰俯於惟夫人出自華胄蘧卿之孫東皐惟婦令德令儀

祗事姑舅敬薦蘋蘩潔齊食酒珩璜琚瑀儲而不有有報有贈相夫左右才子六人秉義以教士林稱之彌瞻母道輻軸總均反覆詔告力績不懈克勤以老子諫不止曰吾所好將逝之夕率作相勞久而就寢一夢不覺明旦驚傳親黨震悼女師母宗世所則傚天乎不憖閨閣相吊竊聞夫人神明甚強年亦未耄壽考康寧莫殫其報哀哀孝子毒痛號叫長君服尹都邑名噪髙鵰未騫低鶴相笑胡不少須以受綸誥傷哉孝心難挽大造憶在酉秋文戰報罷東皐先生沭夢自詫子自當貴父恐不逮痛矣斯言愴感羣輩維是泉壤光生白虹貽封稠疊昭晰顯融計日可待操券寧空繼祖若父家聲益隆況有文孫藻思丰茸慈明兄弟夫孰非龍夫人没地神亦何恫孝廉貞憲含笑相從章也稚騃遇極遭迍辱知東皐有逾常倫指以語友曰嘐一人豈惟當時愧讓逡巡慮至没世不克自振永負先生期待失眞我遊於京先生溘焉聞訃心盡執

紼莫前負疚不釋歷兹有年今者匍匐寓詞告誠既拜夫人并奠先生老成不作瞻望涙傾嗚呼尚饗

祭趙孺人孫氏文

嗚呼往在孫公巡撫登萊文武壯猷志清九垓邦之殄瘁人謀天乖堙鬱二世編修乃振爰有女孫協相趙君儒林循吏弁爲一人勤學不息發聞於時生産之專孺人是司性曉稼穡兼治圃畦滑甘奉養蒸嘗具貴出其儲餘可供來學講義折疑羣推先覺既宜而家不改其常俎無兼味珥無輝光下逮之德媲古賢淑三子皆良如玉在璞雖有天閼鍾美文孫揆厥所由咸頌平均余與趙君契結金石不我鄙遺貧賤行役婚姻之締許自通籍孺人曰然知予之好女於寒門執勤婦道霤墩之野水迴木茂刺船泝葑鱗介驚透契闊談讌屢卜夜晝抗論古今揚眉奮袖入篋恒陳親庀手調盤有旨蓄樽有清醪湄亭酬唱奔走詩簡遊釣相將樂惟我同

趙君作邑五年於玆大政畢舉孺人佐之藹然縣齋治地擷蔬破塊數席課勤荷鋤提攜壟畝方法具陳葵不必棄甑何須塵田塍溝洫勉以盡心柝梁道路昔廢今興邦人户歌稚艾嗟稱政成化洽乞身知止決策歸田如遺敝屣林下之樂白首同期謂當百年永洽唱隨胡圖不淑歸此丹旐神不福謙客兼慶弔屬在婣戚尤欽母儀孝慈恭儉闡德之懿舉觴心盡子息何依重來雷墩留連卧歎悼亡之作[illegible]三歎嗚呼尚饗

祭[illegible]文

嗚呼滔滔溷世獨潔其身衆之所嫉宜其為天之所馨苟得一出而濟世必能挽頹波之西傾柰何坎壈侘傺以歿世其志無一日之得伸將天之生若人為無意耶不宜使之獨稟其淑靈為有意耶胡為印纍纍而綬若若斯人不一掛乎朝紳嗟嗟君子之姱修非曰吾翹翹以異於人將飭諸己以矜式乎邦畜其身以厚施乎

民彼不知者以為狷介而自高知之者以為古聖賢之天下自任要其歸不過於潔身吾持此言而莫與快論兮歷四海而僅得夫君竊附世誼舉若人而加之上位兮必將抑邪與正而謇謇於朝廷否則秉一障以自效亦必擊強扶弱而普惠澤於蒼生乃一楊之得為而禮部之員屢抑一官之需次而民社之職未嬰既頹暮而衰其年力又連蹇而重以疾侵嗟嗟斯人而歿于牖下兮寧非斯世之不幸而
皇王之不得以為臣吾忝肩隨而頡頏兮又喜數年來君之自遠而結隣兮忽先我而遐逝兮益使我彳亍而零丁蓋上以悲夫斯人之不遇兮下以之獨哭於江村實酒于觴崇肉於俎而告以斯言非君其孰與聽

哭新城王先生文

嗚呼今之司文章之柄而為羣學者所宗師天下孰不曰新城王先生而無異辭其奔走請謁望門牆而執業無虛月者亦且四五十年於玆蓋非特覩承公之色笑熟聞公之議論陶淑於公之詩書禮樂者得以成其學而發聞於時即與其門人士大夫遊而亦以為天下之文章聚於斯蓋士之竊聽於下風而有潛消其鄙吝奮興於切劘者矣如雲章者鼓篋太學之初公則坐祭酒之堂而首奬其文詞曰今之志乎古者莫如此生柰何其屈抑而莫知從此橋門環聽遇以國士屢諄諄而提撕後雖出入京師覲公之日恒少常以其淪落而繫公之思至己卯庚辰之交年運既往顛躓尤甚實可嗟愁而公廣集都下之名流猶以為此子也學不干祿盛稱其所守而勉諸君子以執持斯言也廣陵郭子實與聞之以告雲章而歎詫其愛章之私迨公致政而歸也章常欲走涉南而問東平叩函丈而侍履綦柰何乎此志悒悒而不遂卒致日月逾邁而傷哲人之萎章也伏處遐阻久而不聞既乃得之長沙陳公

之座不禁失聲而齎咨嗚呼公之著作家有其書公之行治史職其詞其清不可撓而高不絕俗其蘊蓄則海涵地負而標格則川嵉山暉令人望之而敬即之而親久而不厭不倦莫究其精微章也廿年知遇之恩急當裹糧匍匐以盡事師之明義而不欺無如隅限以三千里窮老困憊之日甚心欲前而足不隨昔之越疆而不弔者以之施於平交則禮無違吾非喪失其本來胡為乎千兩會葬而一白髮門生不能哭其帷公乎鑒此欲寓詞而無所徒摅恨而含悽異他年之不死猶得灑淚酹酒其墳與祠求公之生平而狀述之以一泄其無窮之悲嗚呼哀哉

祭朱檢討竹垞先生文

嗚呼吾公昔以鴻詞之選而侍丹地之深嚴承晝日於三接曾無有牽鈴索而向前唯下直之休沐庶幾一披其帷簾夫何荒蕪之末作偶寓目而動顏謟闒人以姓氏有懷刺而亟寘結深知於

小友略名德之巍然徧告所知而相慶謂斯文之有後賢重公言之鼎鐘俄都下之流傳濟南因以側席虛上舍於騈肩朋遊羅一世之豪英悉觴詠相屬而言歡公謠詠而速退我背飛而南旋不相見而相問恒不歷歲迎時而舍旃緝風雅於勝國吾嘗叩禪扉於白蓮（檢討湣明詳綜在閶門外白蓮寺）殷勤止宿而談讌謂曝書亭集之將編口誦陳思之語以見屬慮後世誰相知定吾文之媸妍時余猶逐逐於鄉舉笑謂予若得之何以自齒於羣少年我言實不忍於斯人之徒非慕富貴而雜腥羶仕進者今此而無路故不憚以晼晚之筋力裹飯攜衍踏棘闈而履穿無何臨罰之鼎來慘霜雪之滿鬢鬚又閱歲而扶殘羸踵門衰絰頭觸地而告哀煎嗟此身之不敢即死待公之文伐石而磨鐫公既許我以先人之銘急掉舟而返几筵迫再期而申請滌硯泚筆而速次銓昨公壽之杖朝某將即吉而補賀篇公曰此世俗之相誇眩我所求於子者非此之爲

先嗚呼吾不知先生欲屬吾者何居乎不半載而顧子俠君還自長水指日月而告公之上僊吾語顧子當集我同人爲位而哭公顧子曰然相與揮涕泗之潺湲嗚呼公之博綜亘古未有能讀萬卷人以爲腹笥之便便公十倍之經史百家網羅放失而隱顯纖悉之畢甄又能一涉而覽一覽而誦所以小叩大叩其待問也如洪鐘之在縣至發之爲詩若文則左宜右有譬之萬籯之金萬籯之玉取之櫃櫃而無不全惟其神脈則獨鍾於韓歐曾蘇班固馬遷嗚呼今之來學失此安歸稽疑考信俱失其師能無望丹旐而涕漣我昔哭公於影堂將俟公即幽室而有述焉今猶未也馳詞以紆予哀之綿聯

祭曹荔軒通政文

嗚呼吾始謁公辛卯之冬我剌初入喜溢公容遍告座客吾於天下士獨未識者此翁實罕則以方今公卿間得見者多矣其未見者亦鮮遺憾獨憾疲暮而與公相遇是時旌麾揚州之廨風饕雪虐余病而憊公數埽徑而迎敗屨傳杯而聽寒籟險韻新詩如爬癢疥墨法瑰琦凈毫飛灑書便面以見貽愈頭風而清快把瓊琚之盈握媿報章之多類公則詔左右以櫃藏而保不壞洎乎再見清溪之濆聚白下之名流復諄諄而語之曰吾晚年而得此[illegible][illegible]圖史滿前談辨縱橫茂先遜其博物大春失其紛綸倒江河而[illegible]注浩穰穰其倉囷小儒過之聽落心驚顧謂雲章列屋而[illegible][illegible]具陳恣子所取吾將共其討論以予文之謬迂乖其浩博而[illegible][illegible]錄之未竟致侍史之奔告開廣筵而命樂或清閑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未央捆款傾盡而以十日之淹爲不足結言申訂[illegible][illegible]此之來或來遑孰謂涼暑之乍遷笑言之甫隔奄矣忽焉而痛斯人之云亡始訝且疑既凶問之已審悵走哭之非時徒有淚而淋[illegible]嗚呼此特哭公過我之私也而我能得公之深者公之忠誠內

[illegible]報國之思耶當其酒酣氣振慷慨論列每恨負[illegible]深思者爲之嚼齒而咨嗟唏彼邪正之相寇實用[illegible]之大機[illegible]非世世者之所知廓天清而日明公則望長夜而[illegible]王家著自厥考勒之鼎銘公承世德出入論思[illegible]曰作朕股耳目豈徒南國之力臣行且[illegible]常胳之[illegible]于賤子之可既其數陳唯是年甫中萎乃則方剛望[illegible]于之休叱正深奈何乎殄瘁之悲遽興寧惟學士大夫猶前引古[illegible]宗而向者之失望於斯人嗚呼公乎昔人所云[illegible]有文爲不朽與有子爲不死公之著作既能貴[illegible]公之令嗣清[illegible]之家實閑珍兩得所恃我懷絮酒再拜公前平生知己有如公者何復令旃俯仰人世浮生零落今餘幾[illegible]馳辭雪涕公知我[illegible]何在斯篇尚饗

祭汪孺人文

嗚呼詩歌鵲巢易繫家人明乎居室之必以德配而正內正外之以位相成也孺人自天水氏來歸平陽兩家歘欵百兩用將動止有儀和鳴鏘鏘以六二之巽順成九五之威如固永洽厥祥矣既相吾梅巘親家爲士林之模楷致吏治之循良何圖中道賦安仁之悼亡也耶憶歲乙酉我來東倉婚媾之故攝衣升堂在梅巘固同心於蘭臭何孺人不鄙夸其籩筐開華筵之於燦羅珍羞於杯觴旣王事之鞅掌委婚嫁於閨中弁二女之結縭殫一心之冲冲燭二月而不息何拊頷之從容笑謂其家此未足爲大事婦人之職尤在事姑與事翁唯生養而死葬乃集況瘁於厥躬嗚呼孺人佐夫子之不逮又襄之以達通宜乎膺 天朝錫命之煌煌富貴壽考共享其豐融也奈何庚辰之夏炎曦布毒道暍難勝夸父莫逐赤脚層冰此熱誰觸魚軒在途獨罹其酷病非二豎殞由煩促曉望葛陰亦非遠牧鄙籤計程曾不數宿遽焉長辭豈其無祿嗚呼哀哉戒途之日已熾炎熇吾挈吾子關關之曲目送登程揚舲何速凶問陡來曾不轉瞬嗚呼哀哉吾有子媳恩深覆育如雛在鷇如黍吹谷一旦永乖善則并勗道之云遠不能往哭痛母師與女宗邈典刑其難續昔喪吾母孺人嗟咨亟遣令子匍匐臨之以賵以賻副之以辭哀感不忘莫酬德施憑一文以訴衷冀冥靈之鑒玆

樸村文集卷十九

述先

張氏世系叙

昔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而少昊青陽氏第五子揮爲弓正始制弓矢子孫賜姓張氏周宣王時仲爲卿士以孝友稱於詩其後裔仕晉若老若趯見於經傳者四世晉分入韓而開地相韓其孫良佐漢之興封留文成矦文成之後在漢金爲大司馬皓爲司空歆爲司徒皓之子綱則以彈劾顯在晉司空華爲最著子孫轉徙有居犍爲者居河東者居襄陽始與馮翊清河吳郡者皆文成裔也唐世張氏宰相十七人文成後爲多我家郡望清河相傳爲良裔世居河南禹州遷大梁從宋南渡家於蘇州之嘉定東南槎浦之上即今江橋鎮也始遷祖曰世英世英生朝明朝明生成甫爲提領官隸岳將軍麾下累建奇功又三世曰文祥由文祥上數

至世英單傳者五世文祥之後始與江橋分祖我家遷厰頭昔韓蘄王所曾駐兵處中間三世軼其譜譜昔火於宗人手遂不知遷厰頭爲何世以江橋譜考之則文祥第三子曰仲良仲良生琳琳生秩當屬我祖其遷者秩以前也我六世祖字道謹以義推之名秩者近是舍是無別支矣道謹生隱川公諱澣則今橫港里始遷祖也江橋譜則云名澗爲橫港一支據此疑隱川公初名澗後或改之否則別無名澗者然則譜雖軼猶幸江橋譜可推而知也我王父晚年手次家譜僅自隱川公始亦如老泉譜始自曾王考者厰頭以前未及詳也厰頭有二墓道謹公在焉東西並列只隔一水在西者三穴東則主穴之外祔者凡六不知道謹公所藏孰爲是或曰隱川公之兄皆在焉隱川上有三兄若道謹爲主而祔之則三人耳其他又不知何族人西則爲道謹以上之祖抑不知昭穆二穴爲吾祖耶抑旁祖耶抑道謹亦在昭穆之列而其東皆族人耶此吾祖爲譜斷自曾王考而云高祖窆穴已不知孰是者謂此也但自江橋遷至厰頭則舉族之人知之而與江橋之宗人猶至今不紊其行列耳抑聞南渡後家世饒裕邑中稱張大戶家文祥長子仲賢克北京德勝關富戶至今猶有仕宦者次仲愷以賢良方正徵辟不就其始舉於鄉者爲景泰癸酉名昂官至廣信府通判至萬曆己卯舉者二人曰槎曰恒恒即以次年庚辰成進士官至江西布政司參政有明志稿因明志學蔀撤辨等書行世最亢吾宗者也我家自道謹公以來以耕且讀世其業以忠厚長者名於里高王父家貲累鉅萬慕義無窮好施不倦歲饉煑糜活人曾王父以折漕事伏闕上書得永著爲令有德於縣人甚大從祖五調凝之二公皆有大志而一則降年不永一則從事維揚遽以身殉王父易代之後甘心隱而弗曜益隤行其德皇考篤於孝弟以詩書自淑而齎志以歿嗚呼纘成之責其在予小子乎而今頭

童齒豁身將老而無聞可悲也夫第恐世次茫昧祖德堙鬱益貽來者之羞故爲推述其由來而以高祖以下遺事附之

高祖西郊公遺事

高祖諱槿字子方號西郊父隱川公隱川公四子皆於橫港里東西列宅我高祖行第四居最西能日增廓其業致累鉅萬少贅於江灣鎮之沈氏江灣之田宅遂甲其鎮號半鎮張家家奴百餘人督之往耕未明而起至其地猶先諸耕者橫港之距江灣將二十里率以爲常所經歷輒以興作早晚驗其土之人興廢不數年立判環橫港之居數頃皆闢草萊爲膏腴其尤磽确者設土窑燒瓦甓以平之堂寢皆賁以成別爲曾叔祖治居相並加崇閎焉仁而好施萬曆壬午歲大祲煑糜以食餓者全活甚衆又發粟使穿渠渠自宅後繞至西數百弓而當其後者廣數丈一夕而成皆驚爲神異焉相傳所作中堂自厰頭移至亦越宿而成其作事果斷毋

如此縣令於四鄕擇四人委以催科事幷授之鞭笞具公爲令君加禮然多不威而集喜扶卹孤弱不畏強禦大場鎭有邸肆嚴進士家爭之公不以理屈嚴亦卒莫誰何三族之無依者嘗撫養之高祖毋家中落高祖毋有弟之子失怙恃遂撫爲己子長而娶婦卽割江灣之田宅以與之實憐其少孤也公之兄有奉縣帖役以北運者時未有漕卒皆民間大戶任之任之者其家必破盡乃已兄嫂闔門而哭公曰無憂吾當代之兄未以其言爲眞也公力請行畢事而歸得羨金數百推其半與兄次兄一女未許嫁有嚴景奇者公以其頗能讀書勸兄許之兄嫂後見其家貧心甚悔焉頗有怨言公曰是不難旣遣嫁歲時饋問周其缺乏後景奇補郡庠生兄嫂俱歿公率之至墓告曰嚴壻不至流落今已爲士人矣三兄歿有田當兄子所居前田甚肥美且十餘畝卽推與之我家自江橋再遷其宗人皆與高祖爲三從親不甚相習明初公初擧進

士來謁或勸高祖曰姪貴盍厚貽之貲公笑曰正惟姪貴不須吾貲吾又豈假勢於姪者哉蓋公爲人卓犖好大節不拘小謹意豁如也敬禮師傅館餼每合三年以致之邑之名人如劉价人維藩嚴永思衍咸有文稱美焉卒之年僅五十四未卒前誡曾祖及曾叔祖曰吾平時有最爲吾用者二人吾歿汝幼先發難者必卽此兩人也吾儲若干金以待之汝盍訟而理其直後無患矣已而果然

曾祖守郊公遺事

公諱烱字守郊爲人寬厚長者高祖病將析財公未弱冠高祖詔之曰吾某處有金汝盍取焉公呼曾叔祖啓而均之高祖復問愕曰彼已有別儲取之矣柰何復與汝共此財耶公了無悔色曰厚於弟非他人也曾叔祖豪俠不數年揮其貲殆盡往往以田易金於兄居無何復曰田少從兄丐而耕之後不復還如是者屢矣公終不問也公以醇謹老成爲邑士紳所重縣令尤加禮焉邑不產米嘉靖間得改漕兌爲折銀民大便之前賢之任其事者功偉矣至萬曆末復議征米闔邑擧公控之部令君亦以爲莫如公宜公與其同輩三人伏闕下訴之駁議再三公亦幾往反京師乃得著令永折至今賴其利公削望必見令縣有大事令必諮之家中力穡曾祖毋督奴輩百餘以從事又擇家人之可任者總其成得以不廢曾祖毋李氏嘉靖甲午擧人諱重之孫女文學諱某之女姆敎甚嫺來歸時見沈氏姑操家內外族黨一切處之得宜曾祖毋一如姑之所爲故吾張氏內政甚修延師禮賓四方名人往來者不絕曾祖尤與程孟陽先生爲莫逆交嚴永思先生館於吾家爲伯祖祖父師伯祖爲諸生甚有聲祖父亦遊郡校惜伯祖不永年先公卒而公晚年爲官布所困時有某給諫疏言凡官所買布惡不可用遂皆給還本人不問精粗納其原價緹瑠拘公於理時外

祖元映公在京力謀出之公旋卒叔祖奉喪歸其布遂散之都下不能取値州縣追比完庫歷數年不解家以此破江灣之業斥賣由此而盡人謂以公之力行善天之報施殆不可憑也享年六十有三曾祖毋七十有三

祖父文學公事略

祖父諱祿字原脩六七歲時風儀秀出卽別異於羣兒隱川公長子諱宰公之從伯父也無子必欲立公爲嗣曾祖父固辭不獲其嫡弟之子羣起爭之至訟之官時縣令某必欲取公至親視之及一見公曰此子吾亦愛之羣兒何爭焉卽命從伯父抱以出然以非曾祖父意故公不敢以本生父事曾祖但終身奉從伯父享祀惟謹又命一子世祀焉弱冠補郡庠生與伯祖五調公從邑諸名士遊好讀史敏於記誦不專攻擧子業下筆娓娓綽有古人風致五調公早世曾祖以官布之役沒於京布旣以不中程度其値累

爲皆逋於官府檄追呼甚急公不得倚廬身赴公庭數受有司呵責辛以青衿不加箠楚如是數年破產不能償日奔走簿書間至易代乃已公之艱阨於此爲甚又自慨所遭非時竟棄諸生願無聞於世從叔祖凝之公爲閣部史公所聘官至參將忠義奮發竟與史公俱殉參將公最重公托以家事公命第三叔父後之而以其所有均之弟姪寬仁厚德酷似守郊公有加之侵陵者退讓不與較亦隱忍不欲言一生處己約而待人豐其居心然也遇叔祖及伯祖之子二人白首怡怡不稍間鄉人無不德公者公行居二稱之曰二老佛有五子四女祖母沈太孺人出者二人先府君別有行述姑母適施祥引李太孺人出者八人二叔父友貞三叔父斂中俱縣學生四叔父李勳候選州同知五叔父友信由附學生援例入國學姑母一適上海縣學生嚴維禎一適國學生嚴　一適縣學生金洽孫男女若而人教子孫每以忠孝大節好舉史冊

事諷誦其辭聲出戶外治亂安危人物高下口講手畫津津終日晚歲以先君子早歿神傷殊甚兩足疲不能行諸叔父東西迎養亦止偃仰一室以是爲苦得疾於二叔父所雲章方就府試連聲問阿謀歸未而歿阿謀者雲章小字此眞不孝終天之痛也享年七十有三生萬曆甲辰六月沒康熙丙辰十一月

祖母沈太孺人

祖母沈氏文學諱雲起女沈氏於里中最稱舊族先世有名文煇者官翊忠校尉出鏹助脩郡學又於所居大場鎮立義塾至今存與趙文敏有連文敏來留止其家頗久義塾題額文敏親筆也由文煇至外曾祖十餘世矣祖母來歸時年十九十年而歿以六月十五日歿時祖父客京師殯殮之具皆曾祖母親之生一女始九歲後嫁施氏一子即先府君止七歲哭泣拜跪如成人禮人咸以爲難府君既長每悲思祖母雲章見府君於忌日之祭往往淚落

祖母爲人仁慈承事曾祖父母撫字先姑母先府君備極孝慈恨年遠無老成可究知遺事者相傳先姑母幼時善啼啼或自投於地祖母命女奴以席席之祖母髮最鬒黑而長每握櫛則取芭蕉扇承於地頗自恨之得疾久而不愈故不永年

繼祖母李太孺人

繼祖母李氏文學茂白公諱白芳之女孝廉長蘅先生從姪女也母戴氏早喪祖母有姊一人兄一人姊稍長倚於外王父外王父諱先裕岳州太守祖母與兄時時往來外王父家宦歸所以撫愛之者甚厚然上下數十人祖母接之悉有法度見其兄不覲於禮心甚悲之往往爲陳說無母之苦欲其稍知自立必至泣下終不爲意時年未數歲耳始入家塾雜諸從兄弟諸從兄弟乘其師出羣起嘩譟祖母凝坐不動或從旁撼之彌堅定一人向前揖曰觀世音菩薩終不動耶因怒甚起去不復肯入塾茂白公知之遂不

強也然入塾不過兩月羣兒所誦書悉能通曉凡自少一言一動終其身無或遺忘者茂白公入都與我祖父相遇歸而語其家人曰橫涇張守郊有子矣人家有女得壻如此者復何憾哉我沈氏祖母正以祖父在京師時病卒祖父歸因一女妁道意允焉即屬媒氏以禮聘來歸之夕見吾父從旁侑觴連呼曰孃孃頃之聞啼聲不已曰得非恒官耶何故啼而悲蓋吾父小字爲恒祖母已前知之而世俗稱官人者必舉小字也一嫗白其故知向嘗隨祖父寢今乃欲依叔祖耳祖母亟命取以來便帖然懷抱間自是終其身無一悞言悞色愛之逾於己所出至臨沒之歲病中猶追念不已曰奈何天不使斯人在世又謂雲章汝母亦未嘗有纖芥失吾意者祖母治家嚴肅臧獲輩畏之過於祖父動必以禮法出言不苟是非曲直以數語立剖不肯稍有依阿然待人有恩內外罔不悅服祖母之兄晚年居相次稍每涉戶外事里中有搆訟者訪二

叔父持之祖母召二叔父切責一時無所容措并數以語侵兄兄爲之愧沮祖父之友有張先生名孚施者先君與雲章皆塾師也嘗舉義會有所負以箸簪來償祖父持之入以問祖母祖母曰君平時似不責其償者今特以吾故持示耳近雖嫁女需此然恐傷厥姣心切勿受也祖父亟還之先生作詩[illegible]曰脫簪聊志家人感完璧何期俠士寛其他事類此者不能一二數也嫁娶之事不以累祖父心凡爲諸叔父築新宅及三叔父雖嗣參将公襲其居亦出貲買之皆祖母佐成祖父深有賴焉晚年見雲章奉侍不敢懈每誦李孝伯陳情表中語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曰汝祖父每言其事好誦此語吾特耳熟耳及病雲章奉湯藥朝夕在側又語雲章昔曾祖母病汝父事之其勤正如此嗚呼雲章焉能步趨先君哉聞祖母之言心實傷之矣享年六十有二生丁巳月没戊午三月

伯祖五調先生

伯祖五調先生名絃佩初名際昌久困童子場屢試於提學使秦發名在第七就視乃名禧者也名上若有黑光罩之既覺疑焉又改名禧别號夢兹入試完一藝病作勉而爲次藝赴於地學使命舁之以上卧以一板即閲其卷大賞歎知次藝爲病時筆因置其名於第七時年已二十九矣先生生而岸偉不羣立志甚高好古嗜學下筆灑灑千言所爲詩歌雜文皆有出塵之致遍交當世名勝所右在嘉定荒江寂寞之濱賢人長者巾舃交錯夙有頭暈疾秋薦不遇輒而娛心於林泉竹石遂有終焉之意尤好法書名畫自所書宗鍾太傅少受學於嚴永思先生衍嚴先生最有書名而先生不師其書所為雜文詩歌先生之長子藏之不謹竟飽蟲魚尤工制舉業余得其課本漫滅之餘無一篇完者反覆其章段皆古法用意尤超俊惜乎其他著作不得而考見焉得年僅三十有七將殁之前見青衣人數輩持文書至曰請公爲涿州神又有友劉君肩父者偕以來曰余可不往君不得免矣越日忽異香滿室先生云有輿馬來迎即長逝問之劉君家病方起云亦蒙召苦辭乃免曾王父悲之每以其事異使術者設乩致之所言皆了了平生事口吻悉合後三年請之不至符卒云近陞涿州城隍事多故不得猝至必欲得曾王父手書乃可因以手書焚之果至且期兩弟於叢桂軒中一語祖父輩如言而至降乩良久皆驚以爲眞臨去曰此後不得數歸矣叢桂軒者余家宅後竹林中築室數楹旁多種桂伯祖平生讀書處也

姪孫雲章曰予家有老蒼頭夏姓者每爲予言伯祖年三十餘遇縣役民濬水道於江灣令君來相度伯祖往謁令下車攜其手歡然道故良久伯祖辭去令私言曰惜乎好秀才恐不永年耳嗚呼令其操何術以爲左驗耶伯祖正直剛明生不遂志殁而爲神所傳云云疑非怪迂也余家高曾祖皆幼孤廢學然以積行爲鄉里稱善人至伯祖好以文雅自飭詩書之澤實基於此云

樸村文集卷二十

述先附己身

先府君文學先生事略

一張氏先世本河南禹州文成留侯後裔中遷汴梁建炎南渡家於蘇州嘉定之江橋鎮始祖曰世英世英之孫成甫官提領隸岳武穆麾下數建奇勳武穆敗不還官子孫累世當饒邑中號張大戶家景泰癸酉始有舉於鄉者至萬曆己卯舉者二人而江西布政司參政諱恒以次年庚辰成進士宦學最著最先吾宗者於府君則族祖也我家自江橋遷厰頭厰頭以韓蘄王曾駐兵得名再遷横港里即今所居也高祖諱橒曾祖諱炯皆力行善萬曆壬午歲大祲高祖煮糜食人全活甚衆邑不産米漕兑十餘萬縉紳士民屢訴其不便督撫或開歲請改折最後曾祖以布衣伏闕上捱得着令永折至今賴之祖諱禔易代之後棄郡學生杜門不出撫觀古今成敗得失往往口誦史傳及通鑑綱目等書以教子孫自作家譜見者以爲深得老泉遺意爲人寬仁節儉嗇己而厚於人犯而不校有侵財者即推與之鄉里稱佛子從祖參將公涵以諸生爲閣部史公聘致禮賢館累擢內營游擊晉參將揚州城陷被執死之赴告之初即以書屬祖父曰家事惟二兄處分大丈夫不能報國當馬革裹尸耳義祖父行二而參將公於吾祖爲同祖兄弟舉從中最重吾祖故也祖父悲其言壯其節痛其無嗣以第三叔父後之而分其家貲均之舉從其仁厚多類此

一府君諱屏秉字子旦別字雯來生於崇禎戊辰二月三日午時歿於康熙十年正月二十八日卯時以三十年十一月廿一日從祖父母葬於横港里所居之西南數百步昭穴也少慷慨負當世之志年二十有一補邑庠生是時　朝廷方貢天下士備州縣吏之選學正周君擧文行兼著者二人以應督學之試一爲府君一

蔣君府君咸年氣鋭自謂甲科可指頤取又與蔣君文最善獨推蔣應之蔣後爲縣令以廉幹擧其職寓書府君及二三知契有兩袖清風與諸君一揮洒之語府君秋試不遇會奏銷錢糧案興吾邑黌序爲一空府君所挂毫末亦不免居嘗悒鬱追維疇昔謂蔣君言自以一州一邑不得小試命也念將走京師別圖進取祖父母年且老矣不得遠出頗以隱約自安力耕奉養降年不永賫志以歿嗚呼痛哉

一府君七歲祖母沈孺人歿祖父客京師府君哭踊拜跪如成人禮弔客咸歎異之踰年繼祖母李孺人來歸共牢之夕府君即從旁侑觴連聲呼曰孃孃已而自屏間處啼泣不已繼祖母聞之曰得非恒官邪何故而悲蓋府君小字爲恒繼祖母已前知之故從俗稱謂以訊一嫗白其故知向多從祖父宿今乃欲依叔祖耳繼祖母命亟取以來即帖然懷抱間矣自是終身無忤言忤色祖父性頗卞急一切家督俱委府君府君能先意順旨無弗當者雯章見府君平時侍祖父母必安節乃始安必寢息乃敢息顔色必和下氣怡聲不使儼威儼恪之得形焉痛沈孺人之早亡每忌日則黯然以處或至泣下至事繼祖母視諸叔父加謹而祖母愛之逾於己出繼祖母嘗謂雯章曰吾昔多病汝父不解衣脫帶煎藥親嘗終無倦色且非獨吾也昔先姑李太孺人病汝父時甫成童事之亦然府君歿之年病瘍患深矣祖母亦猝病尤急府君不自憂而憂祖母又症分內外府君欲爲祖母延致大方醫甚急而祖母曰然則貧窶之人竟忍其母邪趣命延國醫至祖母立起臨問府君府君若爲體輕而色舞又府君病雖篤遇祖父母至必強顔以慰祖父晚患足劇府君亟危猶諱諱囑雯章屬醫治愈之易簀之日無他遺命唯語雯章曰善事爾祖父母嗚呼痛哉繼祖母之[illegible]

府君過時而悲慫每見雲章呼天搶地骨立無人色必曰兒無然過甚則傷汝父泉下心已又自語曰孝順還生孝順兒雲章自顧不肖無狀至祖君之稱府君則發於誠然矣自後久之往往於稱說之餘泣數行下至臨没猶追痛不已曰奈何以如此之人而不長年也

一府君兄弟五人友愛備至二叔父自少府君教之爲文晨夕砥礪試於督學文甚雋紫發知之稍後府君以爲乙之矣不勝侘傺祖父母曰是兒幼學奈何過爲不懌府君曰惜其文應售而屈抑耳頃之果以前列聞自是每試出入必偕府君之望叔父即祖父母與叔父之自爲望不若是切也三叔父髫齔時經亂盡室倉皇登舟避去遺之於家去良久遍顧舟中始覺之而亂兵已逼無有敢歸取者府君奮不顧身急歸排重門而負之以出三叔父即爲參將公後者祖父既以參將家貲均之羣從府君啓祖父母一如

已兄弟析產授之四叔父爲逆奴誣陷貪令索重賂致之獄以深文迫脅府君求身當之而不可得至爲禱之城隍廟欷歔流涕衆皆見之已而獨出重貲以脫叔事已猶多補苴之苦府君亦即病謂祖父母曰弟年少有吾在無損其生產也最幼者爲五叔父延師課之與兩弟同塾撫卹有加祖父析產時一老蒼頭家貲鉅萬其意以事府君久欲托身焉府君見祖父母倍憐五叔即推與之諸叔父皆無異言此皆人所難者粗舉其槩不能更僕至待女兄弟可以類推

一府君狀貌魁岸規言矩行人皆敬憚之而和平溫厚久與之處又可愛慕但不苟語笑不爲博奕游戲少年饒樂放縱者對之自沮惟以讀書砥行教子弟且嘗言人生忠孝大節不可不勉病亟時自言吾俯仰頗無愧怍今乃慘毒交攻天乎何困我至此謂雲章曰古來豪傑之士未有不從困心衡慮中得者汝其知之痛哉痛哉府君晚年自以不遇於時於雲章督之學日益急平生好讀太史公書及唐宋大家文每舉以訓雲章雖誦之聲琅然及講析其義蘊疏通其脈絡自府君言之尤有味雲章之粗窺古人緒餘實自府君啓之也

一府君少攻制藝沈潛於先輩大家不苟下筆雲章曾彙府君所作藏之一篋讀書於南翔白鶴寺爲一奴胠篋而逃盡失之至今恨焉晚歲教雲章正業之餘兼有詩課府君自吟一二曾記丙寅夏府君於病中口占一詩贈友命雲章執筆書之然其藁皆不存也筆札清美尤工楷法師歐陽率更形神俱肖今所鈔書帙敬藏於家

一府君尤嚴於義利自少以及歿身未嘗見其有苟於得者年十七時外祖避亂過我家以珠二弗見委弗各百餘顆如世俗念佛珠者其一大者重一銖小者猶半之所謂捲握之物可當十世者

外祖在京師鼎革大內三日不守民間爭攜以出故外祖得售以歸府君謹而藏焉曾不啓視亂定完歸外祖外祖笑曰吾他財物分藏所親者問之多無有矣自餘惟珍甚夥府君一無所羨即至先妣贈嫁之田亦卒不取

先府君背棄諸孤時惟雲章年逾弱冠弟雲蔚始十二歲雲從十歲雲揚七歲雲縉未離孩抱惸惸失怙朝夕悲哀雲章欲稍輯府君遺事則血淚交零哽咽不能執筆迨將再期始次第其語爲諸幼弟口解之諸幼弟皆號慟失聲越今四十二年復遭荼毒又經再期雲章始往秀水求文於檢討朱先生以誌先君先妣之墓出其行略尚未竄朽可見本真因與先妣行述呈之檢討檢討以文繁不能遍閱命擧其要者條分而出之因於是夜宿舟中點竄成事略數則舊稾遂廢嗚呼終天之痛雲章諸孫於先府君尤甚況先府君之志行不能繪畫萬一其何以不朽吾府君哉惟恃大賢

君子一言以光泉壤子孫世世皆有榮幸矣康熙四十八年七月
二十一日孤哀子雲章泣血謹識

先妣李孺人行述

嗚呼我先府君之棄諸孤也三十有六年矣此三十六年中獨依
吾母以爲命耳我母年登八十視我府君幾幾倍之然而不肖之
心所日夕冀者見我母康強如五六十人雖世間眉壽罕有至百
齡者竊謂我母斷可享有之且天之嗇於我父者庶幾其豐於我
母乎今一旦奪之是必不肖之愆有以得罪於天者而天降之割
也嗚呼痛哉雲章無適時才用不能致人世之爵祿爲親榮而學
不足以希古賢哲窮老而無成使我母有聖善之德而不克表著
於萬一是我母不幸而有是子以至於沒沒也不大可憫哉雲章
是以每執筆則淚落綆下不能銓次今且忍死述一二焉易其稱
曰先妣痛哉先妣孺人姓李氏諱琈與先府君同貫蘇州之嘉定

生而端淑仁孝外王父母篤愛之外王父諱允新故明武英殿史
館中書曾舉順天鄉試再得而再失焉外王母錢氏上海舊族與
董尚書有連尚書於我外王父特厚其爲詩以祝外曾祖壽也有
蒼松未受秦封爵玉樹先榮謝傅庭之句外王父幼學每負笈負
笈所至自謂無有如我家者我曾王父寬仁長者於師傅尤隆禮
我伯祖時於諸生中甚有聲所延師必名宿外王父與我王父同
學最投合故爲我先妣擇配以許我先府君府君亦即就學於外
王父家與舅氏同師孺人年十九而歸我先府君又二年府君補
博士弟子員是時遭亂初定我大父雖年在強仕已棄郡學生不
肄業杜門以隱府君任家督入則咨稟出則酬應而孺人以柔順
肅雍佐之家衆數十人無不悅且服府君生七歲而祖母背之繼
祖母踰年來歸共牢之夕府君即攝衣端拜從旁侑觴已而感泣
不已繼祖母憐而愛之無異已出府君事繼祖母終身無失色視

諸父之出於祖母者加謹然下氣怡聲不使傲恪之容得形焉先
妣之事之也亦然諸父四人繼祖母獨以府君爲未嘗纖介失我
意在諸母中祖母之謂孺人亦然嘗對雲章而屢嘆之或稱說之
餘泣數行下府君友愛諸父備至孺人悉體此意祖父旣使諸父
析居四五兩叔父築宅於西三里外猶自撫之府君以五叔父最
幼當與我兩弟同塾亟攜以來孺人不惟無二視意倍厚焉時家
奴猶數十人分屬時一老蒼頭貲累千金其意以府君役使久願
終事府君孺人見祖母意倍憐小叔推以與之諸父即皆無
異言四叔父曾爲貪令陷於獄府君出重貲脫之孺人簪珥爲一
空不恤也康熙十年正月府君疾不可爲旣易簀孺人悲哀中飭
內外愈謹雲章向不問生產人咸謂其家必顛覆孺人持之力誠
婢僕耕作延師課諸弟上承事祖父母與先君在時無異五叔父
至長始去貧給有無未嘗向祖父母一言之先君之歿一妹方待

嫁諸弟長者未成童幼者方在抱自乳呼天之痛無所不至卒能
使嫁者備其禮婚娶者以其時恩勤鞠育朝夕敎誨以幾於有成
嗚呼孺人之心力爲殫矣祖父之喪後先君五年祖母又後二年
毒痛繼纏往往母子相持而慟哀徹天地其經紀之也必使雲章
倍諸父焉曰凶禮所以愼終不可不盡力妹嫁朱氏仁賢而甚宜
其家妹之翁蒲縣令宦歸其繼姑與庶姑有違言又上有二太姑
妹能一一和順調娛之蒲縣嘗語予非君家妹不克成吾家推本
其賢以爲皆出孺人之教無何妹病三十二年冬妹之夫文龍將
計偕北上妹來家養痾卒而殯於我甥男女皆育於我時兩幼弟
亦次第授室旣吉凶事更歷食者數百指我兄弟雖甚不欲析爨
顧家日落歲又頻儉往往日旰竈薪不屬僅以菽水奉母孺人雖
處之怡然然猶身總其事心不能逸因各爲舉火計不得已也孺
人自是日至五房一臨視焉心頗樂之雲章自辛酉冬走京師覓

舉往來南北諸先達及朋輩或辱而譽之每秋試鄉邑多浪傳其得舉孺人頗屬望焉及報罷亦不甚快然每曰吾無德以貽汝科第非倖致也雲章雖聞言而心自傷然見孺人寔安之決意不徇名得以命義自處焉孺人嘗語雲章吾初歸之年身有汝兄夢坐庭中有二大星自天墜前一星中肩轉而至地後一星正中吾腹受焉驚而醒及汝兄不育吾甚悲之而心解其故吾實於汝有厚望焉今豈此夢之祥不驗邪嗚呼雲章之不肖實無以承先人盛德故阨窮而至於斯歟平時告誡諸子媳必曰欲得好子孫必汝身力行善欲得子孫孝必敬祖宗此孺人所常道家之人莫不耳熟焉又每言處家之道如稱之有星斗之有槩必取其平寧厚於出無苛於入門首有雜估物者每曰寧價稍皴彼市者覬小利若吾取其贏甚不可也遇人一以寬厚九族之黨稱賢者如出一口妯娌咸愛敬焉或有過則正告之必傾心聽樂孺人之誠諸姑四

人相好若姊妹初至時或乘祖母不察別立意見久之孺人終無較量意因即消融後竟不存前後母見也事先府君以聽順爲恭遇事商議必交相贊益動多葉合府君或以他事不懌孺人即自若無所容者必俟意釋乃安府君以奏銷詿誤居恒堙鬱多爲之詭以冀其寬解府君每春秋享祀惻怵甚至孺人潔簠簋宿戒以待之及府君歿尤凜凜焉嘗曰此大事吾家婦也其可忽諸後當見雲章等家益貧則曰祭不必豐惟其潔賓客之至未嘗不竭所有奉之即頻來者未嘗出不懌煩語惟閱其人有不正者戒勿與近有所求望必百計以應之生平未嘗有宿儲冬衣在身則夏服多爲人貸以質庫至入夏而復然雲章亟謀取贖則後每不使之知青蚨白鏹偶有入手即思減所不足惻隱之深遇物而動每如此雲章婦家即母族之再從者從舅文學君即婦翁也暴卒無嗣其家因訟廢斥盡妻母不能自存弃其稚女取以來養之數年無

倦色至女稍長孺人曰女當去嫂亦不能留乃遣之無幾微德色猶以養之未足也撫前祖母之姪孫亦至將婚而後還乳母及一子養之終身居常不自暇逸房闥之中必置紡車紡不肯撤所得常以施人衣着必手自補紉幾時衣有至今存者補紉之跡不可勝數少時外王父既愛之甚易代之際客京師大內三日不守民間持出珠貝多來索售售之齎以歸語孺人曰恣汝所取我爲汝置也孺人卒無所取外王父避亂過吾家以珠二串委之先府君串各百餘顆重者一銖小者半之府君謹而藏焉仍不啓視既平完而歸之外王父笑曰吾他所物寄之他家者問之輒無有矣人以是謂府君孺人皆極人情之所難也外王父有私恩於涿州馮相國相國招外王父欲以舊職官之不往曰吾昔幾登賢書又甫入仕籍而遭國難我命應爾又何以出爲哉此則孺人屢言之以見外王父之遠識且不苟自處云孺人生於崇禎元年十一月一

日申時歿以康熙四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巳時先是二日觸熱暴下服藥小差二十八日早進膳子婦環侍笑語如生平過午歘然復熾不能忍次日辰後醫至診視醫曰無大患孺人顧問豈其然邪謝之而出忽自起時近午復熱煩悶作眩暈狀蒼黃叫呼已不復醒嗚呼天乎以爲小疾實不意遘此酷罰也雲章自念不能竊祿以養今世雖抱關小吏自進無由惟

上南巡士爭獻賦詩頌等往往見收採雲章向曾欲效王仲淹張師亮獻策業將就矣重念母老舍旦夕之養而從王則身非我所主也以此決意不願爲今年春孺人詔之曰汝一生盡心文字間曷不出所有往　行在獻之世人多以此得志者雲章跪而稟曰古之人有王通者行之文公朱子嘗病其不待招而求售是以不敢孺人曰爾能是我甘之矣然雲章實不欲遠離親庭非敢高擬前哲也嗚呼千萬鍾之養無論矣顧安所得三釜以及親乎孺人

雖享老耄之年實未一日得中人子之志也痛哉葬以是年十月二十八日安祔於外府君之兆依仁鄉橫港里之原去所居之西僅數百步昭穴也我張氏世系詳先府君行略中府君諱屑素祖父諱禑曾祖父諱燗祖母沈氏文學諱雲起之女繼祖母李氏文學諱白芳女孝廉長蘅先生從姪女也孺人男子子五人雲章雲蔚俱國學生雲從雲揚俱縣學生雲緇業儒雲章娶李氏雲蔚周氏雲從於氏雲揚徐氏雲緇匡氏皆邑望族女子子一人誥贈孺人嫁今內閣中書朱文龍前卒孫男十六人孫女八人曾孫女三人歲時環拜一堂孺人頗領而樂之不知家之貧且困也嗚呼今則已矣惟是先妣之賢不知視古傳記所載者若何實今世之所罕也雲章雖重累其辭不足以繪懿美之一二庶望當世立言君子哀而存之錫之言以彰顯之非惟不肖子孫世世不朽實有助於世教云

告亡兒方直文

丙子九月十九日燈下父抆淚告汝方直之靈曰我之生汝二十一年罕見汝過但覺汝賢富貴利達世所爭先汝未應舉汝心安然屏去嗜欲外誘不還惡衣惡食仍不恥焉史漢八家吾所溯沿命汝卒讀汝未謂然市筒手錄濂洛遺言云有至味含咀窮研窺顓小子志任昔傳其力幾何早墜仔肩汝之事我服勞不倦似不能離晨昏慕戀吾窮於世頭童目眩汝望其耳奚啻回面將子來京豈有餘羨餬口相隨庶共貧賤忽焉一疾劑藥不見吾之不德天降之譴致汝夭亡世失良彥弱不好弄人皆汝異端坐移時曾不易位入吾懷抱咿唔書字以手指示心輒能誌五歲入塾師所深器以萬金產比其聰粹長近愚魯苦不能記質之純明仍無有菽舉止端詳恒合吾意人先我後人逸己瘁以此施行庶幾少戾義所不可難奪以利條理秩然規畫諸事長者之前勸說是制我心內喜望汝有成名以直方取諸義經字曰立大坤道乃明前脩可慕大猷是程長駕不騁方發而傾始學為文滔滔以清後稍融液老成典型出以示人長上可驚吾曰無然士戒虛聲維庶子公淵果亭先生偶見輒稱昨歲逢留風雨短檠習為歌詩亦足言情唯是守學耗日求精吾所不許人謂汝能零落筐衍光若瑤瓊令我一見涕泗從橫吾早失怙荼毒非人淚盡懸河終夜濺茵明發而復如魄哉生汝深憂我為我感慨乃復累我屢沾其巾吾未可死須保厥身強希太上難禁傷神汝之賦形面方而白血氣未充神彩不譚一二年來風邪是客昨歲之冬汝偶不懌恐命非長胃焉自惜此言可許我叱且斥豈其果然崎嶬日迫我囊屢空莫致藥石前月之初霪雨失節汝偶中寒未為深劇六日及晨忽若氣逆顧我神慌坐起反側醫不及延疾則已革故鄉渺然親愛去目形單影孤撫汝獨哭魂飛萬里呼息不復眾來惜汝驚呼滿屋維庶子公仁賢絕俗出囊中貲告誡廝僕棺得周身襚得其服斂手足形飯含沐浴皆出我手弁呼汝叔旅櫬之歸惟執友力汝不可忘冥報以塞我為汝父不能汝翼琅琊先生實惟令德汝所父事護視孔亟毋悲毋恐長路是即白頭祖母哭孫於堂有母倚門迎汝歸喪吾則已矣長號永望嗚呼哀哉何日而忘

下殤男子阿述墓銘

余有室之二年舉一女先君子語雲章曰使汝早得一子則父當其勞子更承之可以成汝之逸矣居歲餘果舉子即述也先君愛其秀惠而憐其柔弱極鍾情焉甫晬期抱至書堂壁間偶有標題蹁躚逐之見案上所懸書摩挲不能去無何亦頗能辨之無矣性好食梨栗然每進余必拱手讓之晬期甫度為康熙十年辛亥先君以正月二十八日遽捐館舍兒見余呼號毀瘠無人色不輒避去而反若為解慰者然每至祖父柩前姆抱而揖必強下始揖其

揖曾祖父母也揖曾祖父則必及曾祖母揖曾祖母則必及曾祖父然未嘗有從旁開其智者以此咸稱美之未幾痘疹患作遂不能治夫先君子之歿纔七十有一日蓋四月八日也余時方大痛迫切顧此孩抱中物亦不復憐惜矣既而思之以阿述之聰慧而知禮其不可以無言且先君異日之有孫皆先君之所不及見者也述既得見矣而又不克成長是可悲也故將葬之於祖塋之側而爲之銘曰

汝之未生祖父期之汝既生時祖父愛之祖父既没爾則從之嗟乎嗟乎吾不如爾之追隨於九原兮吾何能不爾之思

兒昕殯誌

兒昕余之第三子也生四歲余往遊京師兒秀慧稚嬌每念之不忘猶憶出門之日默誦杜子美稚子最憐渠之句殆有難爲懷者既離余多病不能從塾師學雖學亦不勤課之余歸時頑然也余

覩其然輒嗤之兒每不敢近余然兒故秀慧余亦矜其失學遂自課者連年兒見兩兄誦時藝輒自抄習咿唔余以兒讀五經未遍呵而止之去年讀小戴禮春秋左氏傳今年年十四讀尚書至禹貢兼習其傳註禹貢註頗難讀兒亦輒能成誦以其年長雜投以時藝亦教之執筆行文嗚呼兒今其死矣兒自幼病心病作則號呼欲死然竟不死近年差愈偶染瘧痢以爲是小恙不足介意孰知毒薰其中一夕而死矣四月之三日余往崑山兒送余至門外足跡自此永滅余不及視其疾臨其死嗚呼痛矣兒上有兩兄兒之生値余之貧不能爲兒製一衣所衣者兄之故衣也不能爲兒買一書所讀者兄之故書也兒雖不滿意或言之於母不敢向余道也既没親長皆言其事之有禮是皆足增余之痛者欲葬之先壟之旁以今年不利於東方權殯之舍西數十步之内爲之誌者父張漢瞻氏也時康熙二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兒没已十八日矣

題昕兒書禹貢註

兒昕好弄紙筆作書余偶見輒嗤之以其讀書倍文未有暇以及此也兒自是作書不使余見今年讀尚書偶得禹貢註蓋時本之佳者命日抄一紙兒欣然從事既死檢得之余哭失聲兒作書亦楚楚可以知其質非不能成者其早殤也信夫余之不能有是子也陶淵明曰吾有五男兒都不好紙筆奈何以兒之所好在是而余復嗤之也嗟余但以其年十四不能如古人所謂離經辨志者而忘其自幼多病廢棄歲月者多也是非兒之過嗚呼余念此其可無求多於汝今存汝之手跡以誌吾痛前後失去者三四紙命汝兄晟爲汝補成之

下殤女子墓誌

下殤女子年七歲没以康熙二十四年二月七日女生始週歲余

入都此時女未能言不識余也没而頻呼余知余之在都淚交下不能舍然蓋天性也母姊皆言其出語如成人舉止言笑不苟祖母亦云然問之家人皆然是可悲也女未有名呼之以其行葬先墓之側即橫港里傍舍之東銘曰

既不實奚其生質之淑類於成舉言動幽且貞待其長有令名父遠役涕泗盈沓不見愴余情銘幽宅彌昭明

書 序

上督學□公書

愚竊惟天下之風俗有盛有衰其大半係乎文章士大夫之心術
行誼有邪有正其大半亦見於文章六經之作非聖王之世不能
有此下此而漢而唐而宋以迄於有明作者之盛亦非易易者賈
誼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出必由於文景致治之隆孝武求賢之
切貞元元和間其君非甚明哲而歷數朝之涵濡長養始得一韓
退之文起八代之衰柳宗元李翶皇甫湜繼之彬彬乎比美西京
矣宋之治莫盛於仁宗一時巨人輩出而歐陽永叔蘇子瞻曾子
固諸公爲之冣勝朝洪永以下嘉隆以前亦庶幾乎治矣以文名
世者不可一二數而宋文憲方正學李西崖王陽明唐荊川歸太
僕尤其傑出者也凡此四朝皆世運鍾萃使然而舍是則如魏晉

六朝五季之時靡曼不足觀矣孟子以知言而決政事之得失傳
曰言爲心聲夫發之於言足以徵其人之顯微而況有文以足言
而謂不足以知其人乎韓子曰心醇而氣和行峻而言厲優游者
有餘昭晰者無疑宗元亦曰即其文觀其智考其行足以化人及
物者隆之智無觀行無考者下之歐陽子曰道至者文不難而自
工然則文也者其可徒以詞章之末目之也歟今 國家一統之
治四十年天下想望太平矣在 朝諸公深患文體之不振思所
以振興之者屢矣執事以道德文章負天下之望恭承
天子之命親執文柄考校南國之士將徒取其文而已耶抑必因
是以別其品流定其高下而教育成就之也夫文之至者其理必
純其氣必盛其辭必達不瑣綃而新不怏詭而奇不襞積故實而
卷軸之氣油然而不可遏或爲深醇溫厚之言焉或爲淸明廣大
之言焉或爲潔白粹精嚴正易直之言焉淡泊如韶濩煇赫如雷

震動氣消金石光采薄日月若此者其志大其量遠其品行卓卓
希聖賢而爲徒者也其有証據出入約經傳之旨揖讓俯仰儼儒
者之容此端正有學問人也觀其議論而偉然望其氣勢而傑然
縱橫浩蕩驚絕一世不可羈靮者此卓犖有才識士也至於輕儇
纖靡譎怪誕妄之文或有工者然其人非薄而寡行則僻而自用
亦宜察其所以而裁抑之下 此類情委靡剽竊雕賊庸俗斷爛者
此直愚不肖之流耳曷足道哉今者此邦之士幸而有大賢君子
居其上力挽而作興之俾知以通經學古爲高救時行道爲急則
心術行誼日趨於正而風俗亦庶幾于古此誠千古一時也雲章
亦嘗有志當世之事業穿穴聖賢之遺文困窮連蹇動不得時比
者妄于畎畝力耕奉母詠歌先王有以自樂以爲學道之未成時
命之未至雖强求之無益志將以有待伏而不出不應州縣之試
一閒執事之風乃感發而不能自止及來此見執事軒車之至道

路側立而觀之欣然喜藹然啟惟恐不得出其門下間者伏讀曉
諭多士之言又復歎歎而感之誠執事望士之深求士之迫而固
陋守舊者不能副其萬一此其所以轉而爲悲憫爲切責也如雲
章者又何足以與其間哉然自顧其文無以先於同列而其心術
其行誼亦幾自身其無玷汚以驟奔俎豆之列矣伏念有大賢君
子在上不直告以其情而徒以一日之文競于叢脞之中則蘇洵
有云此時而無成亦足以見人之無足求而他日之無及也矣然
則雲章之所以困窮連蹇之情其亦可上聞于執事乎雲章自十
三四應童子科兩試于提學使者遽遭先人背棄每自哀念臨試
時待曉院門外裹飯攜餅先人親提而授之追其逐隊而入猶戒
以謹守所學毋也苟徇俗嗚呼尚忍言之自是之後欲驅之而就
故地其不至於慟哭而返者幾何雖然有先人之志在不可廢也
服除之日亦嘗一試于虞公邑之抱才負氣而往者百不一[illegible]

爲雲章之見棄宜也自是而祖父母大變又疊仍矣幷九年之荼
毒逃餘生於罪逆纍世之人有如雲章之窮於天者乎且雲章之
生也拙於斯世造化之術萬無冀倖於其中小時學制舉業即疾
時文之浮薄掉臂而欲去之見有好營求者則以爲此人心世道
之憂而力欲反之曰吾寧不得爲耳靦顏而爲浮薄之文屈節而
行營求之私□以之首選于時吾豈之心滋愧以故屢試屢抑于有
司徒爲時人所嗤笑而已然而雲章之愚卒不自悔也平日自五
經四子而外於紀事之書好讀左氏太史公以及廬陵之五代史
於譔言之文則唐宋大家頗究餐食焉且以爲不惟其詞之好詞苟
有悖於道雖富文采弗深取也其於八股制藝向者亦嘗取守溪
毘湖方山思泉以迨正希大士數十家之文伏讀而深思之矣今
則飲食起居惟宸川鹿門之與偕然猶以鹿門之文有冠裳佩玉
之容而患不能深造多跌宕欷歔之音而未神于變化心所瓣香

而奉者宸川一人而已時之作者則韓慕廬先生而外往往不及
詳矣其學其問不過如是伏惟執事哀其窮而憐其愚矜其文之
不足而察其行之可勉其于執事挽回作興之心或不至太乖謬
也則如雲章者亦得自附于門下士之末而傳之天下後世必將
以爲口實而謂執事之於雲章其所以遇知者非尋常尺度之所
得而拘也不然倘執事以爲此狂妄之人擯而斥之在不屑教誨
之列則雲章亦且惕然思翻然悔仍退而竄伏于田野以待夫學
道之成時命之至而已又何得失榮辱之足以介其意哉以此胃
中之氣勃然而不能自遏陳數千言以告於下執事豈不懼違例
而獲罪哉亦恃執事之能容之耳亦執事之有以感發之耳其或
不加之誅絕于千瀆尊嚴惶恐無已

賀長洲宋公入拜內閣大學士序代

國家之興於今四十年四方無事兵革休息民安其業樂其生蠻
貊海外之國稽首臣順貢獻各以時至幅幀之廣延袤數萬里自
三代漢唐宋以來其盛未有若此者於此之時 朝廷益尊君相
益貴人人洗心易慮以聽在上之治已快覩無前之休烈詠歌食
德流及其子孫千萬世無窮極也而我
皇上以亶聰作元后春秋鼎盛銳意太平 御門聽政未嘗有一
日倦於勤者尤思得人以自輔故特重枚卜之選而吾長洲宋公
以今年七月得膺是命宣制之日縉紳大夫相慶於朝士庶慶於
野蓋公之謨明弼諧勞心庶政功在社稷澤被生民以一身係天
下重望久矣公性本純明端愨輔以儒學文章在翰林之日久育
德養材器識偉然同列早以公輔期之由學士副掌度支再副銓
衡咸舉其職及公之總邦憲也以雄剛自持以清慎率下事有關
於軍國大體爲
上引繩批根極陳其利弊章數上悉得施行

上於是益嚮用公洊登大司空大司馬當是時滇閩粵三方煽亂
京師地震連日夜大兵四征茀庭人心遇災感且懼於諸大臣燮
陰陽佐化理者爲難於司馬之職爲尤難
上既躬自修省屢飭官先又以爲清忠亮直無如公者特命宣勅
戒飭在廷諸臣各競業如
上意務勤其職以補其過公感
上委公之重也益自奮勵以弭天災剪逆寇爲己任時行間俘掠
子女甚衆公抗疏切責將領諸軍股栗自是師行有紀而川陝軍
屯之地饋餉繁費調發不時督臣兩地交諉公察陝督可任即抗
言裁川督以專事權軍須賴以如期且公之夙夜勤勞寤寐帷幄
以成消沴之功者多矣
上於是益欲大用公舉公百辟之上位大冢宰冢宰之於周官固
宰相也

上不待今日而任公鈞衡矣公曰是職也所以杜羣枉之路開眾正之門者吾敢忽諸然令制朝廷有大黜陟及大事必詢謀僉同而後行而浙省令太宰李公故江督于公皆民之望也以事當例降議者急持以法公力爭不得退而憂形于色至欲排羣議而上之會聖心與公默契乃止給諫孫君以疏通科目上奏其言遷進遲速多於傚倖者不便公獨以爲如此則賢俊有登用之階事亦幾撓而復行如前所議二公者三方殘孽既各授首天下翹翹望治兵多而民不能供當宁患之欲各裁以歸農秦涼大帥疏入獨乞免裁盈廷業狥其請公又獨主一議以爲不可許上亦悉心聽公余嘗從衆中竊公氣色穆然於協恭和衷之誼未嘗少損而方嚴內植卒不可奪其長慮却顧爲國計長久者類如此宜乎

上之簡畀公以鈞衡重任而朝野之聞是命者歡欣鼓舞而不能自已也吾聞古之作相者擬之舟楫擬之霖雨又擬之麴蘖鹽梅公久以大臣任天下事其所爲舟楫霖雨麴蘖鹽梅之用亦大槩可見矣國家承世祖皇帝創造恢宏法度具餙慎於改作治道務崇寬簡不以作聰明爲賢又當永清大定之日公之左右輔弼以啟沃上心者惟是幾康安止而可以端拱穆清坐享太平長久之治矣余不敏加以未老而耄疾輒逡巡欲避去竊念漢唐賢相若丙魏房杜皆有相濟之道史稱相嚴毅吉能濟之以寬元齡善謀如晦長於斷今公於四人所專長無不足者如前所稱是已余雖用以自勉顧才有不可強者然則卓卓樹功業如古名相不屬之公而誰哉昔蒸民江漢之詩所以稱美山甫穆公者非他人同時尹吉甫爲之也其曰式是百辟皇躬是保曰于疆于理至於南海所以著山甫穆公之功而一則曰王命再則曰王命良以任賢勿貳歸美宣王歟余與公皆少壯登朝見公所歷清職峩秩其設施標表如此幸公之今不大用而歎皇上之知人是以樂爲道之其亦吉甫之意也夫

洞庭東山迎鑾里詩序

洞庭吳中山水奧區也七十二峯之崷崒三萬六千頃之漫瀾其氣則上禀之咸池五車其脉則下達於岱岳羅浮峨眉王屋其神天后其居浮玉北堂銀房石室其書紫文金簡靈寶之符古之幽遁於是者則范少伯靈威丈人甪里先生煉形輕舉則劉根蔡經仙姝[illegible]降則杜蘭香之於張碩文人傑士歌吟上下則香山皮陸范致能王濟之文徵仲之徒爲之最語其境極天地偉麗奇絕之觀[illegible]其事至於荒怪幽渺不可究詰倘佯其間樂之終身弄翰掉舌恣談說眩詭異者靡不畢萃而特以僻在東隅不獲與周禮職方而備時巡之典所以亘千百年未邀盛天子之一顧此其與岳瀆諸神稍間而有遺憾者也康熙己卯

今上巡閱河工因至江浙之交以四月庚子渡太湖幸東山工部虞衡司主事席啟寓等伏謁湖之滸上即駐蹕啟寓家園有詔山中士庶皆引至御前得覲天顏者久之駕既發相與歌忭不已國子生陳某向自武山移居與席園相次工部因謀之陳君構坊園前易其里之名曰迎鑾蓋自有此山其巡幸實自吾皇始誠不世之感遇宜乎工部與陳君之欲誌其榮也昔大禹過會稽夢人衣玄纁告治水法說者謂其即在洞庭之山又謂禹制水怪無祈支事其文亦藏石穴中未知果信以否要以尚書震澤厎定之言推之其爲禹跡所至審矣顧自禹而至吾皇越四千年其事不可謂不僅見而禹之涉歷又在未受命以前

視存
皇之備法駕陳羽衛百僚扈從而至止者其盛又未可同日道也
工部意以誇示百世求能詩者歌詠之而屬陳君問序於余余往
從故司寇徐公於山中數往來席園其地舊所熟識而工部辱交
於余久重以請之懃懃余固不得而辭重念司寇居山轄 大清
統志以洞庭地絕人境 詔許攜書局而就焉一時授簡者皆四
方知名士編纂之暇討論今古相與太息謂後之志具區者當復
增簡冊中佳話良以司寇此舉寵之以
天子之命也孰意今者親屈
至尊而臨之哉敢不備書之以賀茲方山水之遭

贈左揚州序

國家重臺垣中秘之臣一歷其選不復煩以州縣之任行之久而
不變

皇上臨天下數十年海内乂安化理翔洽而圖治益銳任人益明
猶慮吏道之或不廉平民生之重困也以内外羣工不可偏有軒
輊由是士之釋褐即授官翰林者間出爲守令俾習知牧養斯民
事至御史給事中本由州縣擢用爲多擇其言事切直有當
聖心者特委之大府以重股肱之寄如順德左公界園之來守揚
州是也漢宣帝有言與吾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我
皇上用公之意亦若是焉而已矣公昔爲保定之蠡吾以報最第
一爲巡撫李公所推薦入爲其道御史於時湖廣巡撫郭公有以
屬之守訐其令上聞者意所左右亦且以所司之上下爲斷矣其
實令之得民殊甚令將去其縣百姓號泣而願留者以萬計公聞
之抗言以直令捂侵郭公郭公因其言旋返之於正爲守者竟得
罪以去
上以是知公特甚今之封疆大臣
上所倚毗尤重者湖廣則郭公北直則李公江南則總河張公廣
東則巡撫彭公朝政有大者往往馳驛而咨焉惟其言是採擇天
下號四君子在 朝羣公不聞稍有異同公獨以事之曲直一當
以理爲斷不矯激以求異亦不阿附以爲同主於下體民瘼上符
國是而已公指陳其事言一出而衆皆以爲然不嫌違異於郭公
而郭公且心折其言也昔宋之韓范富歐陽四人當時並謂之人
傑考其議論亦時有不合者魏公自言與希文彥國上前爭事下
殿不失和氣歐陽公於保州兵事富公深賴其當時不同無他其
所見或殊其心皆出於至公故異者不害其爲異而同者終無失
其同也今之以正直爲任怪以婞娛爲協恭以無所可否觀望周
章爲老成慎重此所以民瘼之不恤國是之無所建白也公之見
知於
睿指之主良有以哉惜

聖東嘉與之深故特重公斯任公益自感勵以求稱
上之知以寬仁惠育者臨民以明肅公廉者率屬以敏慎果斷者
蒞政決事下車不數月吏民咸大畏服名聲赫然播遠邇州故四
方往來之衝富商大賈甲天下兼以輸粟受爵輿蓋僕從絡繹街
巷皆恃交通上官橫生氣勢作姦犯科不可究詰公至之日一切
斥斷不通請謁豪強者氣沮而後窮閻漸得蘇息所欲以給所求
以遂信乎公之無負我
皇上簡畀而能成共治天下之心也吾知公異日者必且與夫郭
李張彭同爲倚毗之重而於宋室諸公必能是則而是倣也又何
内外遷歷之[illegible]問哉況今之所臨昔時韓范歐陽之名績具在也
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也耶某羈旅之野人也心識公之
以古良臣自命而目擊公政治之美因緣幸一見而冀公之必大
不爲[illegible]翹足以俟之

李松嵐匡廬衡嶽圖及紀遊詩文序

古之好遊名山而能爲詩若文以傳述之者莫如謝康樂柳子厚其好游而能爲之圖畫以自娛悅者則始於宗少文而繼之以其孫敬微是二者皆余所慕尚然而古今人不相及有一於是已難得其仿彿矣乃今於李君松嵐而皆有合焉史稱康樂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千重莫不登躡子厚自謂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谿幽泉怪石無遠不到至今讀永嘉始寧諸詩永州柳州諸記若身與之登歷而吟眺上下也少文入廬山登衡岳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敬微尋廬山乃祖之舊宅又遊衡山七嶺而亦爲畫初欲往遊乃寫其祖所畫尚平圖於壁後又自圖阮籍遇蘇門於行障坐臥觀之則其於所遊履者可推而知矣此其人皆有遐搜幽討之僻而詞章藻繪足以探發天地之靈秘而抒寫山水之性情宜其傳之久而爲美談也松嵐往

者裹糧入黃山縱覽越月繪爲圖者四巨冊詩文一卷刊布於時余固已奇之而曾爲之題詠其畫冊矣去年從其兄少司空奉詔代祀南岳遍觀祝融天柱道林嶽麓諸奇已而弭節廬山則開先棲賢白鹿之勝又且放情而極目焉今茲復示余匡廬衡岳紀遊又二巨冊凡爲圖各十有二系以文者亦如之詩又如干首大抵興會標舉意象閑遠而又能劖刻萬物以爲工擬諸謝康樂柳子厚蓋庶幾似之乃其遊跡尤同於少文敬微圖之工至欲奪造化余閱之坐臥其下常若不足不知當時少文敬微視此孰先而孰後也且古人有各擅之能而松嵐不難淹有而兼出之以多染成其善遊又不知古人中孰爲相類者乎雖然吾聞山水之好常在肥遯之士緬思世外者之所爲松嵐方爲時求又自其家相國文定公以來簪紱累世相屬迄今司空而又大振松嵐志意偉然蓋將躡武後有覽者將以松嵐爲山澤之癯殆太史公疑張子房狀貌之比矣松嵐名棟字吉甫松嵐其別號云

徐端揆制藝序

余生平論人之文必論其人之心術行誼聞者不以爲然人之有言心之聲也言而成文心之尤著者也場屋之文多者萬餘言少者猶累千言其是非邪正瞭然若白黑之陳於前雖有善爲之飾者不能暴長而掩短矣是故淺中之人其文陋褊中之人其文僻浮薄之人其文剽竊不根譎詭之人其文離奇叛道以至言詞縮澀氣不疏達枝葉繁複理無據依或詖而多蔽遁而多窮皆其人心事晦昧雜用智巧見道不明中無自得故至此也其間即不無可取者均之於大本撥矣反是而觀之亦可得其庶幾矣乎徐子端揆之爲人凝然而堅正毅然而直方粹然而純白其於文也亦約略近之制舉之業非小藝也必本之宋儒以窮經傳之説採之故明諸先正以定其規模神其閫閾旁推乎百家衆説以恣其議

論出入發其精彩聲光此端揆之文既成譬之蒼璧黃琮人皆知其可以禮壇墠四瑚六璉可以薦宗廟四圭兩璧可以陳大廷而將聘問雖欲自蔽其輝光得乎人雖欲遏抑之而不彰可乎余之交端揆未久於家日容所得之既得其人以爲可無徵之其文也及得其文而觀之又以爲可不接其人而信之也今秋南省榜發端揆竟擢高選主者於是乎爲得人矣余向者信文行之合一於端揆必不虛矣日容平日所以厚期乎端揆者與余言不謀而合日容其知人哉或難余曰子言如此以子之淹久於場屋計其前後所獻不啻數萬言獨不足以見子之心術行誼耶而奈何其終擯斥若是余曰是有天焉非人之所能主也余敢咎有司哉於是益守其説而不變

家匠門太史制藝序

舉業之文以爲小技則代聖賢而爲言所言莫非經常之道人倫

物則之宜是非得失之辨所係非淺鮮矣以爲此凡是道則習俗浮剽庸愚者公相蹈襲潰爛四出選輭捉翮而不能自強桀驁者又緬規矩而改錯首尾橫決儻蕩無所財擇安所得一言之當於道乎時文之弊雖多大要不越此二者而其爲害遂中於人心不陋劣凡鄙則流於無行檢而已矣往者亡友惠子元龍病之遂與吾家日容徐子大臨有文錄前集之刻蓋取先民爲之典型以懲俗學之失余固嘉三子之盡力於斯文也而日容之踵事益專其選本往往走天下天下之人翕然稱之迨庚午闈墨出日容之文尤渢渢乎大雅之音益悅而服之以爲向者非徒托之空言也迄今二十年中其學益邃思益深交道益廣名人鉅公輻湊其門門弟子執業請益者無虛日居于千將之里號匠門先生其操紙筆爲詩古文詞或當筵對客或酒闌茶罷文氣絪緼坌然溢口鼻間見者謂方屬思不知其數千言立就無不驚歎以爲異而其爲舉

子業向者已有專刻足以崇雅黜浮矣是編益鍛鍊剪截精深而遒潔其爲言也恒一翕一闢飈馳雷激波委雲屬徐而按之如大將行師旗鼓隊仗森然嚴整無或愆於步伐止齊者考其詞所由出皆經史之菁華用以濬發其思致淬礪其鋒鍔而未嘗敢求異以詭於正溢於題義之外蓋沉浸於慶曆啟禎諸作者平心迎察一揆以聖賢立言之本旨搜擇融液而出之匠門之文成而卓然自爲一家之言焉不惟舉庸愚桀驁之弊而兩屏絕之尤足廉頑立懦鼓厲一世之人心而正學者之趨向爲舉業家宗匠寧有愧乎雖然吾從匠門遊豈徒以舉業顯當世哉匠門之志在濟時余往者送之計偕爲文以論之詳矣匠門之名始自三吳至於震京師動

人主南巡之日　召見行在獻其所作

天語褒嘉未幾即宜至　武英殿與其同列編纂宋金元三朝之

詩既成書而藏之金匱頒之藝苑人人服習矣今年舉於禮部臚

傳之後

天子孰識其人以爲是舊讀中祕書者宜在翰林養成德器匠門

感

上知遇將悉其所學以光輔清時黼黻盛治而豈區區振曜于文章之末技哉兩徐子與諸同學論次而付之梓毋亦與世共見之以爲此拜自獻之先資若是其不苟云爾同學愚兄雲章書

崑山司訓王君課士集序 代

古者黨庠術序之興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夫惟教必以時故詩書禮樂絃誦之業歷久而不廢惟居必有學故詩書禮樂絃誦之業歷久而能安古之學者鼓篋遜業未有不習熟於其師者也至於時有退息而與師爲離矣然而平時所以崇尚其術順習其教者有以相漸相磨薰陶樂育於意言之表使其耳目心思舍是無所致力而勢及故至於離師而不反於其所學安之若居

焉是雖先王之世學者之淳朴易良爲能親師而信道哉非爲之長者教之以時而業之必正有以馴致之而然歟是故使人不由其誠不可以使人教人不盡其材非所以教人由其誠矣盡其材矣然後其所造就者皆化民成俗之學而司徒樂正論秀而升之可以達於王矣故中年而考校三年而大比其於學者之德行道藝知之也審而見之也灼大胥小胥之屬直由是而進之而已況又有鄉遂之大夫以佐其考論也哉今　國家科舉之制亦猶古者比年三年之遺意而庠序之師其弗及於古遠矣科舉之業雖非詩書禮樂之正典然一伸紙操筆而足以驗其人心術之邪正離經畔道之徒自無所容其間爲之師者歲有程月有課以稽其業而勸教之庶乎其德行道藝由之以出歟然而不由其誠雖以是使人訊言焉而已不盡其材雖以是教人佔畢焉而已非視爲具文故事則流於私智小數此今時之教者所以去古日遠也楚

業王君来爲司訓於吾邑來數月也輒進諸生而稽其勤惰正其學業較其文藝短長甲乙吾邑之士靡不翕然以服今且彙爲一集余得授而讀之歎王君之教能以時而不廢而服王君之教者雖退息而能安焉矣推王君之心將由兹而長善救失其有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者雖制藝小道亦將於是而取正焉可不謂之竭誠而盡材者歟吾知考校大比之典行亦將於是而有取焉矣先是敎諭梁君有課士録一編其所以立教之旨大率不越此余爲序之而未盡所欲言今王君之來遂能與教諭君同心樂育余喜崑人士之多幸將不獨崑人士之多幸也故爲之述盛時學校之事以告之并以告世之爲師者獨是梁君王君之教既各近於古而余無以爲之佐佑寧不有媿於古之鄉遂大夫也歟

徐編脩果亭先生五十壽序

吾吴之有崑山實東南靈秀所鍾也自勝國以來科第仕宦之盛常甲於天下余所聞少保顧文康公冢宰朱恭靖公宗伯毛文簡公皆臚傳第一人後先炳耀于十五年中蓋俗所謂五科三狀元者也其盛可謂至矣　國家鼎運方隆天生俊人以助上理三徐先生以間世之英而聚於一門自己亥歲今總憲公入對　大廷　世祖皇帝親擢第一薦紳榮之不十五年而贊善編脩二公俱以第三人及第於是世之人以同胞三鼎甲艷稱之視向者五科而較盛矣蓋從出於三姓而此聚於一門自制科以來未有此盛也論者謂崑之山小而實奇嶙峋蒼翠秀出吴中諸山之表宜其有魁梧奇特之人生其間而吾以爲山之奇者所在多有于崑或加麗焉何獨被以美名也然而造物者實鍾秀於是以成此山之名則三先生之篤生未可遂以此山當之而三先生之所以重其地者何如哉今三先生各以文學道德表率一世楨榦　王朝

非徒以掇拾科第爲能事者余自束髮即知敬慕編修先生于伯仲間登第少後憶癸丑南宮楊放文章風氣盛開韓先生慕廬與先生制藝稿出一時爲之紙貴皆以古文大家爲學者唱余性不喜讀時賢之文有讀之不盡篇輒欠伸思睡獨取先生之稿與韓先生文合而編之朝夕披誦不輟迨先生典浙闈試一時知名之士咸登焉先生手定其行卷行世余伏而讀之又以歎先生之知人能得士也今年春浪跡京師首登三先生之門接見先生之顏色煦煦和於物退而考其燕居力學不懈攻苦食淡一如未第時以是益莫測先生之涯量也以余之稚騃自顧宜見擯於大賢君子而謬被憐獎得附門下士之列其于夙昔區區向往之心一旦有大足慰者居三月餘而值先生五十懸弧之辰朝之公卿大夫賀者相屬竊惟三先生之盛實制科以來所未有余既目擊焉而且與于壽觴之末不揣一言獻之尊俎之間不更有榮幸乎雖然非特如此而已先生今年五十乃古人服官正之始自此以至耄耋期頤爲國碩輔爲時元老與贊善總憲精白一心益攄其謨謀懋其勛業以副科第之盛而振耀於千古將必有大書特書不一書而已者又豈余之詹詹者所得而侈揚其一二也哉

申母茅太宜人壽序

尚書春官郎中申先生梅江自少發解南闈爲名進士通籍二十餘年而至今官中間家居不出者亦且十餘歲甲子春需次京師得補禮曹未數月再進秩而先生輒思自引去具疏乞假銓部抑不行余私心訝之先生年甚富才力甚強視世人之所能皆過之無不及焉乃養遁之日久向之比肩者率登九列即後先生進者插翅翱翔身在日月之際比比而是而先生甫就職服勤　王事從命綢繆遽欲引退就閒放效漢邴曼容之所爲豈其中有不自得者耶抑樂恬愉而無慕利超然有高世俗之致出乎其性者耶居

無何有粵西學使之命余遇先生于閣學徐公所揖而稱賀先生
揖余于私析語曰子知余乞歸之故乎昇之母今年七十有八矣
昇居于家雖不仕猶綵衣菽飲水務盡其歡竟不能一日離也母數
遣之來復擢升斗于朝幸
聖主不棄命秩有加煌煌冠帔推榮于親恩至渥矣顧自念無策
力忠欵之效上章事存　彰之明義竊祿以養異報宿內亦不
能躬獻之堂上以是常有負疚于心者行當投劾免去而格于明
制承乏在此今且復膺　簡命遠道于役恐恐然竊不自克所私
幸者馳驛過吳閭門得以銜命餘閒奉一觴爲吾母壽此
聖天子錫類之仁施及微臣者也其敢忘之子其爲吾序焉余退
而反復其言歎向之窺先生者猶淺也夫未有忘其親而能事其
君者彼祿仕宦之途懷祿耽寵不思一歸覲其親于蘇年者
其于報國之義可推而知矣詩小雅四牡杕杜因王事之靡盬而

曰不遑將母曰啟吾父母者正推本其君親一體之情而爲之歌
詠之云耳先生旅行得以載酒之餘慰其來諗之情則又四牡杕
杜之使臣所深願欲而不得者是寧不可以賀乎吾吳中之俗于
生辰爲尤重然士大夫之家鐘鼎及親者十不三四覲幸而有及
親者矣而奉
天子之命握玉節被章服過其閭里召婣戚賓友酒肴燕饗以娛
悅其親者則又十不一二也此世俗所相詫以爲至榮而于人子
之心實有足慰者雖以先生之性簡伉不耽華膴而於此亦足以
侈
天子之賜而發舒庭闈之歡矣太夫人茅氏憲副鹿門先生孫女
歸于中爲相國文定公孫婦世家積慶之所鍾宜其盡發于先生
而方未有艾也天錫純嘏余自今以往尚濡筆爲先生祝之

書華鳳超先生傳後 代 傳爲故史官汪公琬所撰

余向搜輯明季殉難諸賢爲一書於無錫華先生事序之詳矣大
概與鈍翁所傳略同人知華先生之節義至　本朝之五年丁亥
而始著吾則以爲先生官職方時指陳時政有三大可惜四大可
憂之章直斥閣臣溫體仁家臣閔洪學之朋比危言讜論其精誠
可貫金石後日之死節不足爲先生難也以崇禎帝之操切猜嫌
先生直犯其忌深中其病至云皇上惡諸臣之欺蔽莫大於此怒
諸臣之專專莫甚於此厭諸臣之黨黨莫固於此三言者於崇禎
帝用人行政之失何其深切著明也而且剖別忠佞明劉宗周之
當用余大成之無罪王化貞唐世濟之辱國護逃盡發洪學體仁
之姦一時聞者縮頸無不爲先生危而先生不顧也嗟乎士不明
致身之義平時但知保守祿位噤不發言俯仰前却畏懦蓄縮於
一身一家之利害權之至熟全不顧國家之安危斯人也一旦臨
大難安望其守節死義不事二姓乎如先生者但冀以一言感悟

其主寧復知有身哉其後雖大成釋化貞誅世濟下獄斥逐洪學
而體仁亦已罷去崇禎帝未必不因先生言而發之然卒不能大
用宗周而先生退處林泉亦且十餘年不大可惜哉　國家定鼎
兵下江南先生時無官守可以無死避地弗出冠服不改既而見
執庭訊之時皆爲好言以欵之先生植立南向舉手呼二祖列宗
以爲允誠身可殺髮不可薙遂從容以就死一時聞者無不爲先
生歎息泣下而不知其不可屈撓之節植之於平日者素矣先生
初舉進士受學於高忠憲公於用捨進退死生存亡之際講之明
而究之熟義可以生不可謂之委蛇義不容不死必不苟且以偷
生至於忠義所感奴僕皆一時同殉豈偶然哉鈍翁爲此傳文質
而核不愧史臣今之書雖未即出知其表彰先生者不患無人矣
先生名允誠字汝立別自號鳳超故學者稱鳳超先生官至吏部
文選司員外郎

祭李㬨碧先生文代

嗚呼維公之生適丁時艱受祿於人志不變遷忼慨引義以死相侈公思其次難則倍之垂四十年有如一昔幅巾野服名逃影息在漢君賓在宋翱羽寧苦其身不乖其趣我爲公嗟復爲公慶公之不幸大節以炳　聖朝廣大樂有遺民不奪公志以成公眞維公學問海含地負兼綜七錄窮探四庫維公著述屋侍箱輸貫穿融液以自成書尤習舊聞擴摭放失出其所有足光史筆公不可祀界失其歸血指汗顏吾徒奚裨方今海內遺獻之人孰卲年德巋然以存有如公者而不即世人思就公咨以故事天不憖遺公今已矣老成宿儒彫落盡矣計聞士夫環視嗟咨況于某等交親之私在公無憾守貞待盡百年如夢名德日亘憶公諫垣棘棘不阿發言盈廷廟謨孔多世不可爲公齒其毬直方之氣振耀於時公之不朽累牘難宣人守其偏公收其全有槃彼石誌公于幽石或可泐公名長留有子皆賢能紹公學季也載筆平步館閣發公遺書表褓一世後有讀者感歎興起死而不死孰如公者吾又何爲歎息泣下維是後學想像難忘潔誠可薦不在一觴嗚呼尚饗

祭[illegible]某公文代

嗚呼往在湞池賊臣負固竊我甲兵據我疆土死力抗違犯及湘浦上干天威臣庶騰怒

皇帝曰嘻是敢余侮矯矯武臣有力如虎礪乃戈矛振以金鼓旌節賞罰專之諸父賢王既行從者鼓舞

皇帝曰咨余擇其副維此[illegible]桓桓而武譜出天潢越世惟五一體同心去此螟蟊朝奉天書夕出天府義旗揚揚聲先露布長驅東卑乃駐六師王居帷幄公佐機宜進退步作是究是咨公有奇略王任不疑止如山立動則星馳前驅陷陣賈勇登陴賊始抗逆肆其梟鴟既乃怖駭截脰横尸賊始保聚雨川是支既乃竄處巢窟一隅尅期剪滅郭李功成人星忽隕軍中夜驚維王與公澁焉俱傾茲茲顉袁寄此精英既殲巨魁傳首至京醜類面縛廿就斧砧乃正天誅揮弓紛綸郊壇告廟昇歌太平公獨不待歸此銘旌六年行陣身擐甲兵忠勇壯略徒傳令名賜官褒恤泉壤恩榮嗚呼哀哉公有令子棘闈奮幟有唾成珠余嘗識之庶幾將來能成公志公之功勳當載國史余職論揚秉筆以俟追念平昔鴒行泣峙公乃龍種謂余國器意氣交孚德言莫二望公歸來功成笑語凶計自南頓足擲地載瞻靈輀有淚如注質以一觴寫痛累紙遺像彷彿如傳勇智靈而有知庶其鑒此

記 傳 題跋 說 贊 祭文

費仲雪生祠堂記

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大抵皆一世一鄉之善士亦循循焉守之身脩之家無邪忒無詭隨足爲一鄉之人所取法可已若夫志潔行芳高節足以感當世清風足以厲末俗歷事變而不撓處穢污而不濁此由一鄉推之天下往往不多得其人後世聞其風者尚足興起而以之俎豆一鄉容有不共協人心者乎吳江費先生諱揩字所中號仲雪故爲其邑諸生讀書敦行俱下博學工文儕輩咸目懾之與之齒者纔三兩人考究古今得失之林好談經濟及孫吳家言人皆以爲運世才也遭時不偶棄儒冠服野服終身沉淪願老山水間不出所居號寒松堂作寒松樵傳以寄意每呼蒼髯叟知我人比之五柳先生顧兩人志節雖同而先生之堅苦視淵明之瀟灑其所處有倍難者讀其文知其挺挺於霜雪之中勵歲寒不凋之操者也先生有寒松亭稿及國朝詩選等書今皆不傳傳其一傳亦足以見先生矣少時讀書一富家有二處女夜窺之非一至也先生勅其童反扃書戶堅拒不納至遺詬詈二女後歸夫家皆爲良婦感其不辱傳言謝之且謂其弟曰此人眞汝師也其善事之先生性至孝居喪每一哭踊頓絕而蔬苦塊骨立猶飭斷酒肉病亟以爲未葬兩先人我目不瞑先生至行有金耿菴姚文初兩先生爲之傳年僅五十既歿一子在外季子鼎卿始四歲無所依出嗣於金既長而後知之號慟乃即寒松堂爲祠祀先生在今閶門外郡人皆以爲允且歎曰先生其有子矣嗚呼先生其志潔其行芳其清風高節豈不足感厲一世而廉立頑懦哉是祠之作非特費氏之後人當世守其蒸嘗即奉以鄉先生而祭之社亦未足以表先生也鼎卿之子贊文行

脩飭志節慷慨有先生之遺風必能興先生之宗屬余爲之文者贊也將揭置之楹間以示永久余夙欽先生者遂不敢辭嘉定張雲章記

振雅堂記

雲章之友史君升衢滕國成弘間明古先生之八世孫也先生與石田先生名相亞其交分亦至昇石田居相城而先生居西村去郡各一舍而近南北相望時時相過從也石田遂以先生之子爲壻聞其將嫁女時多作畫以實箱篋而遺之其貧素家風可尚者如此故今石田之畫史氏雖散軼之餘猶有存者乃其七世祖母之遺也明古先生之詩有西村前後集人但見其前所梓行者而後集至今藏升衢家予每見其置几格間丹黃校勘云將復梓以行也一日又語予曰吾祖之居西村有名振雅堂者其意以詩祖風騷及漢魏而下一一辨其體裁格律力追而振之不欲沿襲近代趨而愈下也故竹垞朱先生之論吾祖者曰刻意學古以勝沈一籌亦以此也吾今將以八世祖之名堂者名吾堂以誌念昔之意可乎余曰善哉子之有是心也蓋吾吳中成弘正嘉之會正風雅極盛之時端賴諸先生以振之而石田天才爛漫隨地湧出遇物成形其博綜古人學之無所不可亦無依傍之跡眞人文之冠冕也明古先生古心古貌方袍大袖舉動必合矩度宮商必相諧和謂欲雄跨石田無此心也毋亦肩隨先後此唱則彼和乎錢宗伯標置石田太高則於二先生似有低昂竹垞輒欲反之以立論耳其實振興風雅之責二先所同任之者也升衢自少掉鞅文壇余於其東海御史館甥時識之是時司寇閣學相國三公俱無恙四方名人巾舃交錯升衢皆與之周旋上下議論故其學得之師友者爲多顧以時方攻應舉之作南北棘闈屢得屢失後身且三十年他人不由科目者或橫騖捷出而升衢不屑也將益進其所

業一發而得之然後盡屏時文而一意於乃祖之學庶幾與二三君子如成弘時振興于東南而一返風雅之盛豈不休哉遂命善書者重署其堂之名而屬余為之記

寄軒記

中表侯子秉衡鳳阿先生之冢子其家世以文章節義名天下天下無不知吾嘉定之有上谷侯氏也鳳阿學成行尊不為世用工部虞衡司席君館置之家者三十年虞衡本洞庭之東山移其家於常熟故鳳阿常寄跡於常虞衡之二子助教漢翼中書漢庭師事之者三十年如一日而虞衡之孫則師秉衡秉衡從其尊人寄跡於常亦二十年矣虞衡嘗延陸御史稼書先生於家秉衡親執業焉既稟其家學又得師傳之正經益明行益脩克實而輝光師道日以著席氏之從學者若鎬若釗皆彬彬質有其文焉席氏既不能一日捨其師而秉衡少以父命壻於虞衡之芻支故今漢翼

以其別業家焉庭有紫藤一架花時甚盛靑蔓垂陰甚廣秉衡名其居曰藤花書屋而東偏一室圖書筆硯位置蕭灑余間歲過之信信宿宿據几而書開卷而詠幾忘予跡之暫寄於此也仰視楣間有寄軒二字揭之乃秀水朱竹垞先生八分書秉衡乞余為言以記之余語之曰人於天地莫非寄也故莊生以為蘧廬太白以為逆旅彼非獨達觀者如是其實凡有形而寓於世者皆然也豈獨子之此軒為寄耶即吾與爾之鄉亦寄也推此以言則置其身於天地亦安往而不可者雖然吾固知子之不能忘嘉定也子家太常公為給諫於天啟朝首發客氏魏奄之姦直聲振天下東林諸君子皆一二而指數之而通政貢士伯仲以文章名相頡頏當時復社主盟者或推先焉及後先以身殉國至今名氏尤烜赫人間宜乎秉衡之不能一日忘嘉定也且鳳阿晚以病不出門尤戀其四世之居曰仍貽堂而秉衡有弟三人其次賢而早喪嫡婦孤

子先生尤不能舍秉衡常以館餼給弟之家以奉先生亦可謂能養志者矣而歲時省侍嘗不自慊以是晨夕思念而以名軒者致其意也雖然秉衡既不能遽還其鄉令其弟與弟之子皆能自立先生可以捨而就養於秉衡則復如昔日之父子寄跡於常亦足慰也已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秉衡蓋念其祖而德日修者又將大昌稼書先生之學以振耀其家聲不於鳳阿之心更大慰乎烏論其居之寄焉否耶是為記

陳孺人傳

陳孺人封登仕郎嘉定陸君培遠之妻貢士候選教諭廷爍之母也姓陳氏父■與陸氏同為縣之著姓世家槎浦東而陸居槎浦西之南翔鎮相望不逾數里而陳翁以耆德稱慕於人登仕君之父縣學生履泰早喪而母金太君砥節自撫為登仕擇配請之陳翁翁曰毋以節著必能教子吾女其得所托矣遂以歸於登仕

於是孺人年十七通知書傳以禮自持事姑節母尤謹每旦盥櫛畢必至寢所而問焉衣必時其寒燠出入必扶滑甘滫瀡之具必飭募必伺寢息而後出承顏色教令必不使有纖介失意不與之言不敢荅不命之坐不敢坐自初入門以至終姑之世皆然康熙二十四年節母之行聞於　朝得　旨旌其門賀者塡蹱孺人謂登仕君曰今而後吾姑之志節彰矣親賓之來宴饋不可以不腆君主其外擊鮮烹炰吾職也有不給當脫簪珥繼之於是來者皆厭其意以去及節母卒佐登仕君以奉喪葬亦然然自是孺人遂以哀瘁成疾矣二十七年邑以鎰糧事起大獄獄詞連涉甚夥登仕君亦為羣小所中人莫不為登仕恐孺人曰此特世險之不可知者耳吾家所畜者天也君第愼之必無害遂命其長君侍以行孺人外給橐饘家事無鉅細指畫經緯悉有條理登仕君連年而事得釋歸相慰勞願其貲產且增饒焉人咸謂孺人能持其家且

以歎夫之於善人不爽也三十五年遇特 恩詔天下有職者無闕於巳仕未仕者 上請皆錫及其親登仕君本清浦縣學生以子候選敎諭得之登仕郎而毋亦受孺人之誥貢士遊京師及四方必請業於大人先生及從其賢士大夫游孺人輙語登仕君厚賚之及歸而問知其公某卿以及世所知名人皆相勗以成其子之名行者也則爲之驩然喜曰吾不及事吾舅然知吾舅詩書之澤有待久矣吾姑之朝夕督敎庶幾其有望乎貢士授鐫鄉先賢之着述殘編斷簡重爲表彰悉鐫板行世不問所費幾何登仕與孺人皆益喜不稍靳曰此眞吾子所當爲者次子廷炯亦歲貢生篤於友恭以奉堂上不肯析爨異居別治地爲園增闢堂寢以娛親於偕老園曰陶園登仕君即以自號而孺人設大士像朝夕供奉其中迨疾漸篤夢人以進花引之曰此豈吾去時路耶越宿而焚香合掌端坐以逝人知孺人晩而所得爲益深矣卒時康熙四

十三年年七十有一子二人即廷璪廷炯女五人皆嫁士族孺人性本嚴重誨屬子女有節法子雖受室女雖遣嫁不假借顏色登仕君自以爲子女之憚孺人過於己織紝組紃至老不倦族屬之死喪疾病婚嫁不克舉者必竭力以助勉登仕君以無怠其好周急人又如此

張子曰余之獲交於登仕父子閒稔矣聞孺人之賢耳熟焉及讀登仕君所爲行狀考之咸黨里閭之言皆信吁烏頭綽楔之家固宜其有是哉余嘗慨今世婦道毋儀其去古之敎遠矣賢如孺人余誠難之是以備著於篇世有范蔚宗者按次夫才行高秀以列之彤史必有取於斯焉

柯集菴先生傳

集菴先生名炌柯其姓字曰以傳號集菴嘉定之南翔人少爲諸生晩而棄去一意學古以詩歌自娛時南翔之爲學者師而業以詩鳴者吾師上海朱霍臨先生瀚常熟唐仙佩先生瑀皆來館其地三人者交唱迭和投合無所間後仙佩客於吳門汪編修鈍翁亟稱之而柯先生遂獨與吾師朱先生爲吟侶朱先生詩集之成柯先生爲序之家有梅聖俞集藏板亦不盡學其詩尤傾心於吾師吾師方註杜詩其論杜也析骨析髓時人不能盡知柯先生深信不疑俟其藁成字字不遺而手錄之其爲人煦煦然虛和而退遜然中之所守者介然而不撓也杜門著述歲一至郡城則惟與金耿菴先生俊明游攜所作相質正有集若干卷學庸譜孟釋略孝經毛詩釋略若干卷年八十餘身歿其子亦旋卒無孫不知諸書所在惟向者曾以釋略之書屬予爲之序猶有一二存者

贊曰余於南翔少之時猶及接侍張子石朱魯玉兩先生藹然如春之温令人望其容貌而樂親其几杖也子石先生極爲錢宗伯稱許而魯玉先生長衡李先生之甥爲學者大師先君子與朱先

生皆出其門南翔之士薰陶於兩先生者其所由來遠矣迨後則吾師與柯先生唐先生皆先民典型也今豈復有是人耶余是以備論之猶足想見其流風遺韻云

鳳阿先生傳

鳳阿先生蘇州之嘉定人姓侯氏名開國初名榮字大年後改名而字巳行不復更字則自號曰鳳阿迨先生年漸高學行爲人師表相與稱爲鳳阿先生而名與字皆不必舉矣先生五世祖堯封仕至福建布政使參政所在以治行稱參政生歲進士孔詔先生之高祖是生太常少卿震暘天啟朝爲吏科給事中首疏論客氏抗逆奄實開楊左諸公之先先生之曾祖也太常生左通政峒曾貢士岐曾是時南士人文章之會曰復社社中主盟者推二瞻先生以其一字豫瞻一字雍瞻也是爲先生之世大父大父又有侯氏五子籍甚諸生間則二公之子也易代之際二公殉命遂志

其死不同同歸於殉國通政子三人曰演曰潔從父死曰瀞削髮爲僧以死貢士二子其次泓亦以文章伏一世學者稱掌亭先生是爲先生之父也生承五世文獻之傳於巢傾卵覆之餘故業蕩無存者掌亭先生僅隱約終身其貧殆甚於後門寒士先生續學礪行德襲訓集能使其家聲不墜而益振累世之遺文掇拾其散亡磨滅者緝爲成書積爲巨編燦然如入羣玉之府嗚呼是亦難矣先生自少以能詩聞孫學士致彌爲其中表兄弟詩亦齊名每兩人詩出傳於衆口其師皆陸徵君菊隱先生而鳳阿授業之日尤久備聞經傳大義益以多識蓄其德游京師諸公貴人爭欲得之是時主海內文章之柄者新城王尚書士禎長洲汪編修琬崑山葉侍郎方靄徐尚書乾學相國元文皆於先生嘖嘖有歎譽見之詩若文而廣平相國推引之尤亟俾工部席君爲之主而已時時有所咨訪焉先生入太學試京闈又試吏部當得通判州事非

其好也久之不自得慨然有歸隱志思築室於家園之葉池葉池者通政公與其二子自沉以死忠孝者也將列樹梧竹以敷榛居其間名以鳳阿山房請友繪爲圖一時名勝咸歌詠之朱檢討彝尊有詩云張筆孫詩陸經義孰居南北孰中央京師傳誦其語所謂陸孫者蓋指徵君學士而余亦濫數及之者也先生又自爲文以道其名鳳阿之意而特以屬余余曾爲之作鳳阿山房記者以此先生之自言曰大雅有卷者阿飄風自南鄭箋謂大陵卷然而曲迴風從長養之方入之喻王者屈體待賢賢者猥來就之如飄風之入曲阿也其曰鳳皇鳴矣於彼高岡言鳳皇鳴於山脊之上居高視下觀可集止喻賢者待禮而行翔而後集也先生之意蓋以國家隆禮賢士乃祖以文章黼黻之以諫諍匡弼之以德澤及人而長養之不啻飄風之入曲阿鳳皇之鳴高岡也故以之自號寓其思先業述祖德之意焉而其言善下弁不以巢於阿閣自擬

也雖然先生既無愧於先世矣不見莊子之言鵷鶵者乎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何也以其鳳之屬也先生之始名榮爾雅曰榮桐木也其先君子命名時固以此期之今曰鳳阿非以仰承先志乎噫先生之所以性愛梧竹惓惓不忘於其居處也今雖山房未成而克復仍貽堂而世守之後臨葉池遙望蔚然所謂食竹棲梧者不乏也亦何歉乎哉先生之館於席工部也工部二子學於先生非惟終工部之世抑命二子終身卒業焉工部又嘗延禮陸御史稼書先生於其家陸先生之道程朱以來相授受之道也先生與之晨夕居稽者前後十餘年講誦切磨無非儒先之要旨陸先生卒先生纂輯其遺書俾二席生爲之刊版而流布焉今海內皆知有陸先生之學者先生之功居多而先生之學由此益粹以精爲文章沖澹演迤晚而益進務不詭於道其詩上下三唐出入宋明務合風雅之遺音著道源錄一百卷二千餘年事物巨細瞭然

指掌菊隱先生曾裒集勝國之忠賢爲爭光錄書雖粗訖而考據未備先生參訂諸家所載異同並列別有聞見之確實可據者增廣之共爲若干卷嘉定自肇邑以來賢公卿大夫名人魁士與夫閭巷憔悴專一者廣詢博采窮年矻矻片長不遺都爲若干卷其家五世遺集若干卷自著詩文釐爲若干卷其師徵君之詩文恐其散軼手定爲菊隱先生集若干卷付之其子宗濂又以徵君有十三經註疏類鈔欲加詳校而勘定之惜乎其家此書已爲有力所奪矣先生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書不觀先生有賢配曰金孺人金亦邑之名族先生少贅於金孺人潔膳羞以給之日坐一小樓唯圖史自娛戶外之屨不聞也久而相攜以歸生產有無一以付之孺人亦日宅一樓肆力於著述客至則劇談古今開樽與之飲酒肴豐美割鮮烹炰齊和之宜皆有新意孺人手所庀飭也客饜飫而退先生不知所自辦蓋孺人簪珥之空久矣能委曲順適

先生之意以資其讀書交友人謂先生之學成行尊孺人良有助焉孺人之歿十餘年矣先生每言而悲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爲先生悲也先生頗嗜酒酒酣氣振慷慨論天下事人物高下理亂得失聽者無不悚然亦頗能分青白眼以對人人有過輒面叱之庸庸者望而引避焉乃其平時煦煦唯恐傷人意氣清而色夸即鬚髯亦不甚戟張也與兩弟友愛甚敎子皆有成立人咸謂庚氏子孫必復其舊先生晚患疝氣罕復下堂年七十有一矣然神明甚強似續先祖之盛必身親見之而食其報焉

樸村子曰予嘗考先生之五世祖宦轍所至脩舉鵞湖鹿洞建靖難大節祠江陵相爲其座主密致書諫奪情且言不宜杖諫臣其厲風敎砥廉隅如此宜乎數世子孫有所感發而興起也人但知太常通政名在天壤炳燿史冊顧可忘其所自耶若先生者論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寧復有遺憾哉況其自所述作亦足暴於

天下後世矣吾聞孫學士曾撝先生道源錄示一館閣巨公
聖上求才如不及欲論薦者數矣而卒不果古云進賢受上賞夫豈易易哉

族叔毋金孺人家傳

我張氏有賢毋曰金孺人歸我族叔字子允名宏升上海縣學生萬曆庚辰進士江西布政司參政諱恒之孫太學生汝懿子也孺人爲萬曆壬午舉人都察院都事兆登曾孫女縣學生獻士之女金爲嘉定望族孺人幼嫻姆敎舉止靜端動合儀則毋汪孺人故多病孺人姊妹三人分司內政孺人時年十二三日侍湯藥惟謹抑搔扶持不稍懈家人輩咸以爲盡心擇配同邑得我子允翁太學之第七子少孤躬結縭外家自慶得賢內助有雞鳴交警之義焉既歸家翁兄弟八人從兄弟又八人諸姑伯姊內外族屬無慮數十家孺人處之怗怗具宜往來餽問不疎不數唯以禮自將嘗恨嫁不及舅移其所以事毋者以事姑於諸寡婦欵欵而和御臧獲嚴明而慈恕所以佐翁孝友之家聲而內外政咸得其理者孺人力也春秋享祀尤潔俎豆以盡誠敬一子瑚國子生不以姑息愛凡立身持己每述古書史所載行事以訓之子允翁不幸先即世孺人持門戶尤兢兢焉遇事瑚必稟命毋亦先事指誨不使有失言失色於人瑚娶於孫翰林侍讀學士致彌之女入門能一如孺人疇昔所以事毋事姑者事孺人孺人愛之甚孫公方選入翰林以邑中事詿誤罹於獄孺人命其子曰毋惜爾貲朋友尚有周急誼況外父乎瑚頗以此損其家孫公事平孺人未嘗有德色其他脫簪珥傾囊篋以濟人之困者多矣念父毋之歿有弟尚幼以養以敎皆身任之姊妹之子視之猶子也三黨之稱孺人者如此皆無異辭毋儀壼範咸取則焉平居內外整整戶庭几席未嘗有塵雜織紝組紃者不輟暇則課婢蒔花藥以自娛晚得疾自知不

可治豫戒終事斂衣幾稱棺內外若何以至帷堂位次几筵朝夕悉詔及之蓋孺人見聞所習故家舊族所行有合於古者不欲如世俗之逾禮也亦不戚戚於生死怛然而化享年六十有五卒之日康熙五十年某月日也

族子雲章曰吾嘗念吾毋之賢雖古傳記所載何以加焉而吾宗金孺人里黨之稱賢者藉甚惜哉居處稍疎二毋之不及相見講娣姒之歡也乃孺人之淑德懿行實有類吾毋者嗚呼桮棬尚存聖善曷追余於弟瑚之請撰次其事不禁嗚咽流涕云

李東崖先生傳

先生姓李氏名寅字露楨東崖其自號也私謚曰文孝吳江縣人其占博士弟子籍則在秀水兩邑雖分省而治地實隣接先生試郡縣其冑名籍籍兩邑間然先生博通經傳百家言不僅以應舉[illegible]名也康熙三十六年以恩貢爲歲進士時年將晚先生自度無

所設施杜門著書有文集八卷其言多徃古治亂得失之鑒有益於當世亦善爲詩詩有淇園集六卷其子重華攜以見示余受其雋潔留之案上甲越月而返之尤粹於易先生父林芳亦白首困諸生將殁先生捧父之手垂涕演跪而請曰大人有所言乎荅以志在易而未遂先生殫心潛思集諸家之異同而會通出之爲易說要旨八卷卒業而先生病病且亟亦詔重華曰吾此時心甚惺惺平生所讀書咸在卽向所遺亾者亦記憶及之矣獨吾易說中乾坤二卦言用九用六之義與程子朱子稍異者自省其不可子能爲吾改之則善矣重華泣而誌之越日而瞑時年七十有一兩邑之門弟子與其他自遠而至者咸集相與議曰不可以不易名吾師道德博聞可謂文矣著成易要旨一書以發明程朱之義蘊自不忘遺言始可謂孝矣因相與諡曰文孝先生先生又有學庸要旨六卷今大中丞儀封張公爲之序可以知其書矣重華今爲

名諸生詩文傳播衆口將大有聞於時以光顯先生者也

樸村子曰吾聞程子易傳之成至寢疾而始授尹和靖朱子卒之前三日猶改大學誠意章先生之篤志而不自信何其有似於此歟卽其所解用九用六稍異於程朱者必非陽不可無陰陰不可無陽以變者占之大旨也亦如羣龍無首本義以象推之有異於程之不爲天下先者耳然先生之意以爲自朱子而異於程子則可自學者而有異則不可故至易簀猶諄諄以命其子今之君子好奇立異悍然與程朱悖何歟此吾於東崖之詩若文而益有重於先生也

題陸上游所臨宋元名畫縮本

畫雖一藝習之者必求其至與夫文士之爲文詩人之爲詩得其傳者千古皆有眞脈也畫之眞脈近在東南自奉常煙客王公廢其家相國以來百餘年所藏弆聚古人之劇迹而會通其神髓時親經授受相與熟講而諦觀之者吳君漁山王君石谷也二君之起然妙契皆天授之姿而日漸月磨積久而得愈深者其爲功亦已至矣吾邑陸生上游早歲卽問業於二君授之以所臨宋元名人縮本皆從太原出者上游棄百事渺思慮杜門山窗歷歲逾時而摹得之漁山深歎其有合以爲如鹽之釀蜜采衆花而成之者上游其幾之矣後石谷歸自京師上游復從之游朝夕研磨者又數年然後其能事備矣二君今皆八十餘身在東南天下之言繪事者歸之石谷交滿天下名人鉅公與夫仕宦商賈莫不寶其一紙重若珠貝漁山則晦影滅跡求之者尤難但隱然名與之埒而□二君之傳自謍丘北苑巨然松雪房山雲林子久仲圭以來所謂得其眞脈者也今之繼二君者必推上游上游筆無點塵而好學不倦故爲二君衣鉢所寄其所臨縮本閒出以示余極山水之情形盡渲染皴皺之變態余留觀越月不能釋手然後題而歸

之上游試以我眞脈之言質之二君又試問今之繼是而起者舍我上游誰屬也必相與一笑以爲是人也何緣窺我藝事之流派耶其果由詩若文而通之者邪得毋以余爲狡獪乎上游今尚强壯其勉旃以副我之言上游又字桐源名道淮

跋周服周先世行實

周子服周示予以所撰先世行實而求文以誌其尊人翁墓余未暇作也而服周請之益勤念周氏自服周之曾祖孟陽先生以來與余家交四世矣其先本崑山人遷至嘉定之眞如鎭去余家止五里而近世以醫爲業而孟陽先生實儒者也與余大父及伯叔祖五調疑之兩先生交最厚而先生最爲永年余猶欵識之八十餘方卒其病也至余家得之亟命肩輿舁以歸不三日逝矣最愛其冢孫起宗翁卽服周之尊人也以爲是善事我蓋自翁之從母歸於周而翁之父亦不得意於先生有不能爲之諱者先生又以

家孫婦王氏爲一如其前姑歸孺人之善事我甚家庭承順之際有至難者況周氏四代一堂其中皆貲無忝於色養翁以一身上事兩世俱不失歡心中則有叔父與諸弟下則敎其二子所以承先啓後咸得其道而家庭之和順委曲彌縫者頗多孟陽先生之歿也猶以翁之後毋故至遺命不欲其子婦袝葬翁則別卜之地雖困窮殊甚懸棺而窆終無憾焉嗚呼可謂難矣服周欲誌其尊人而述爲行實也實合三世之家規皆可考見庶幾孝子順孫之心焉蓋至服周而能以儒之道上繼孟陽先生而尊人翁亦嘗自喜其有子云翁字起宗諱宗起服周名廷錫余爲之言非獨以其請之勤勤於兩家交分實不容辭故撥其大者識數語於其文之後

亾兒方直立後說

亾兒方直年二十有一隨余於京師得疾二日而暴亾余心甚悲

之久而不爲之置嗣世俗立後者率以未娶婦爲斷其未娶者年雖逾冠不置嗣此甚可笑禮喪服小記丈夫已冠不爲殤女子已笄不爲殤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古者男子二十而冠其十九以至十三謂之上殤禮所云冠不爲殤謂不俟二十而冠者也古之天子諸侯皆年十二而冠其他則年十五以上皆可冠冠則有成人之道焉故云不爲殤也其云爲殤後者明是十九以下皆上殤之年而冠者也然則古者殤而旣冠卽以其有成人之道而爲之立後況其不爲殤而年已逾冠者乎以其服服之者謂爲之後者之服蓋三年服也若欲以娶婦爲斷則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冠且未娶況於爲殤者乎若謂已娶而始有生子之理則凡無後者年雖老而未嘗生子也且禮於爲後者但以其旣成人有爲父之道而爲之後非以其娶不娶也方直幼而端凝長而年十二三頎然如成人不苟嘗不苟笑不好嬉遊績學砥行下筆灑灑尤工書法慨然以古聖賢人爲師不急於應舉一切辭世取寵之念不離其中有如此兒稍假之年他非敢望斷不在黃叔度下也義不可不爲之立後今尙無嗣者故爲之立說以俟

凌遂集像贊 幷引

余性善忘往往有數面不能記憶者凌君遂集有子某屢求予爲其尊人一言懶之甚哀因許焉及持此卷至其所圖像乃予熟識者因追憶之蓋嘗同在舊友王忘菴坐上故也君以繪事擅長其像乃所自寫手執梅花一枝升吟二詩灑然有塵外致遂爲之贊曰拙哉張子以數見之人而不知爲誰某及得其遺像乃知其善繪而能吟愛梅而不離其手嗟嗟此其所以爲忘菴之友也耶

祭鄕飮賓陸翁升巖文

嗚呼衆萬之生什伯其族算疇所衍重是五福有一於此違歎不足孰爲備膺咸給所欲猗與升翁德門是育詩書之敎閱世五六

弗隤厥聲益振華躅偉然老成邦之耆夙士紳式型而動遐矚旣壽且康廩有盈粟爰及考終令望愈肅良由好德天錫之祿經訓昭然端可箴俗翁之爲人中寬外慤砥礪廉隅將以棐篤少歷艱辛黽勉自勗一奮黌宮遽遭中蘖內行之修孝友敦睦負米遠方養有旨蓄急難兄弟旣剝而復有子挺生敎誨式穀璨然南金加以追琢長君廿年彪炳文囿門深叢孤羆試席相逐儕輩遇之肇不敢擱宗工哲匠歎譽拔擢虛左以待聘幣交錯雲蒸風騰尙驫驥足次君踵秀瑩如雙珏同產崑山名繼二陸翁之種德陳義講學穮蓘旣勤坐收種稑晩境愈甜如蔗在掇偃游大耋異根宿肉名德之茂無有謠詠邑令詣門拜迎覲速養老乞言曰何以告禮成而退邦人當世鉅公馳詞相祝篇詠旣多克寒簡牘典型在望云何不淑閭邑驚歎奔走弔哭我瞻四方如轉雙轂靡有處方忝鄰曲二十餘年見面未續緬想風儀心則已孰將其

訃之家督日月方長不謂駕促俞則何慽笑歸窀木唯是二君之
彩殊渥　貤封可竢竚　錫章服膺在交親涕淚匍匐歌此奠辭
千觴以沃

與陸翼王先生

久不通書問於二六者之側愧負不可言伏惟道養有相與居多福區區之心豈任馳仰去年春手誨開示警發良多銘之鄭重相勗厚意無以當之但時置此書於案頭以當座右之銘未嘗不歎先覺之於後輩欲誘而進之以前賢爲步趨真不翅饑者之於食渴者之於飲也寔章生質愚鈍何足副先生重遠之望雖自亦不肯甘心庸下而才力限之卒無如其驅策而不前何也歲月如流義理難尋而書策工夫又時有間斷可爲憂歎今歲仍坐館玉峯不過藉以讀未見之書耳不必有好況也所校勘者乃已刻諸書連月來了得春秋經解几部如程端學之本義家鉉翁之詳說孫泰山尊王發微趙鵬飛經筌趙汸集傳其原本惟本義爲最佳盡卷所差不過四五字而詳說訛謬頗多今皆考正惟二十六卷有兩

段錯簡其前後詞意不相貫合乃曹氏抄本强爲聯屬者此卷原本有四錯簡曾抄皆正之而兩得兩失反覆文義恩已心識其故未便遽爾改刊京中有様本求先生一爲檢閱祈即裁定數下并以其暇質之兩東海先生以爲當何如也目前方此下手禮記集說此書大概傳寫之訛亦不少體例亦有前後未畫一者校正殊難又卷帙最繁重要以半年之功未知能卒業不也便中時望教及以開警愚蒙秋冬之交惟日引領南韓傳鄉里學者有所矜式非獨固陋之私喜也顧曩者吾知己性耿介寡所諧合主翁必能善遇之渠向年體氣不能調和到京後何如爲言不及裁書但想念極切姜西老自去春枉札見存稽答至今宜與先生同賜疏絕者也今有一惡、致萬季老前曾寫書以先曾伯祖明初公求附史傳與之商略未得渠誨語下頒祈先生晤間一言及之并望於季老處索明志稿學部撤辨因明子手書一覽其間爲人之大概便知潛德之光所宜亟發載名史册非私請也愚意候季老可否已定再求之監脩先生耳餘縱千萬爲道自愛

上徐總憲

去離門牆行及一載未由瞻奉但誦誨言秋爽伏惟台候萬福慰浣無量史事筆削爲煩此時想得十八九矣甚望輟此汗簡大試調羹手也吾師今日地望正如溫公居洛天下繫心　聖主在上即見舊德登庸朝野同慶耳區區繫戀常在服勤雖處踈幽屬委警校亦時時如質對丹鉛點勘是正良難既不可空腹高心強作解事又不可承襲舛誤委爲故然且如周禮訂義一書此影宋本抄成者其中文義有因一二字句相同遂傳寫致大段譌乖者有兩段中行墨相比因而糾纏不可辨者有立說人姓氏錯誤者有諸家之說義本相承不當提行而提行者分文立解當提行而不提行者大抵此書之成迫於諸儒在當時亦未暇詳核今無所考

正者不敢遽定愚意依劉貢父讀後漢書例用一二語標箋出之其脫誤曉然者如爲削必於魯爲劍必於吳粵考工經文也而此書引鄭鍔有爲削必於吳粵之句則知其句內誤脫矣依經文增入晉鼓長六尺六寸鄭注賈疏也又經韗人原文而此有言晉鼓端廣六寸云云不及其長亦知其誤脫也依注疏韗人文增入之字畫形聲傳寫之誤如餘賦餘泉見于爾雅此誤賦爲蚳餘泉又脫一餘字用爾雅文正之薦艾左傳人名也誤薦艾爲爲文用左傳正之黃者梔也澤者蠟也見栩文鞭賈篇而此有云嘴鞭之梔澤豈非誤梔爲梔乎用栩文正之賴膀分盃誤膀爲滕用本草正之如此之類不可枚舉今略拈數條詳之別紙鄭棨原本可按而知其稍有可疑者竊聽其闕如如此反覆稽考又必經中允公親自勘定然後付之繕寫或竊其疑義于胸中至累日積月而不能自釋誠恐此事一時鹵莽得罪先儒貽誤來學非但安坐飽食有

悯下採書也不謂毀類之徒巧為說語謂某改亂宋本大壞古書其言若指夏秋以前所校書耶則大易輯義業若易傳春秋本倒詩疑書疑等書則次其顛倒未易顯明若指目前所校則莫如訂義一書為大忝纍發具在鑿鑿可徵何待呶呶且某蒙師門提奬此時當望其復理舉業未必樂以此見役在某亦是黽勉從事未能報塞正望將來更張是舉禮致名儒付以折衷之柄以一二文行脩飭者輔之考校精確書出之後粲然無瑕纇不為有識指摘千百世學者所仰賴大抵校書上者貫通一書大旨其次合篇章前後能曉徹其意義又次則句櫛字比疏通其文理最下乃辨其一點一畫如毋與母己與已之類是也至于行近市僧視書林為利藪者殆不足掛之齒頰矣目今道路之口皆以是人為不可用以愚論之是人雖憒憒文義而書目熟精體式嫺習寫手刻工辨及豪芒簿書出入條列井井略短取長在所不廢且其先人斥巨

萬以事梨棗子孫從此著衣吃飯亦應得之分如人言乃不加察耳我師裁之以中持之以平或有說以動其猛省發其愧恥使狗利貪夫略改換其醜行足矣然斷不可以羣書付之或校或否使其任意授梓也又其人陰邪狡獪巧于搆難將來兩世兄南還我師宜以此為誥戒大抵小人柔媚言甘而巧入故每覺其可悅正人端愨言動以理則每覺其可憎一則易進難退一則易退難進非獨朝廷然也遠彼近此賢智所難兩世兄負過人之資無紈袴之習承教令於獨立之下豈復有一言可佐所未逮者維其於師門愚有赤心不自知其言之狂瞽惟察而教之

上徐大司寇

粟章疎淺之身渴蒙門墻恩庇坐耗太倉復經一載自問此生未知報稱何時丹鉛一事即竭其區區嘗見不過一知半解無當經義醇深況六時中或有間斷一歲中不免歸假心之負疚無日能釋覆校諸書大約辭經為多共得數種擬於舊冬刊正呈閱近來從事禮記集說訛謬雜出反覆考訂期於詳慎精覈此書卷帙繁重猝難卒業又雲章性資迂緩難策不前兢兢惟務為著書人功臣且不欲以一時踈漏欺百世而下之君子此則雲章所自守而仰答者也又鄙意此書尚當删其繁冗與一二立說紕謬者約歸簡當緝成五六十卷以便學者循習未知於高明以為何如竊恐專行此書人人有望洋之歎即好學者罕能一讀竟而貧士欲購一書難若重寶終其身不得望見者有矣且此書之精神第一在摘取註疏當時費許苦心今亦幾不能復置損益矣至其採摭衆說未免純駁互見其中複出者亦多似有待於後人之筆削者惜乎章之陋劣非其人耳大君子統羣言之要領萃六藝之指歸於此能無少留意焉孟冬北地早寒伏希順時調適以荷天下重任總憲師賜環實社稷生民厚幸天下顒顒以為旋乾轉坤之一會

章辱門下知奬輙草一稟略陳愚悃昨聞連拜四疏朝野震動用人行政指陳糾切無不得其綱領章之葑菲寧有出廟堂碩畫之外者書成復毀倏見疏抄當另獻一言幸先為慈及總之天下事無有大於進賢退不肖者既去狼莠當植嘉禾陸稼書其人也閤下惓惓於彼久矣憶章出都承餞之夕抗言曰　朝廷功令若使大臣荐舉必當首及是人斯言在耳愚敢及之想總憲師亦已曷言荐進矣無窮瞻注曷盡短函

與李生書

足下以通敏之資涉學有年旁參老釋而後歸心於吾儒其聰明才辨過人遠矣而又伸紙行墨坌然溢出昔人所云文如翻水成者足下又已得其半矣僕以無實之名足下過聽而謬采之率然而叩吾門吾門之寥落豈獨莊周所云逃蓬藋者居拄楣而席芊蒲乃天地間一偷生視息人也足下過之談太極性命之旨如陽

春之煦物蟄伏者皆奮動又豈獨有翌然之喜哉安寀斯世同志几人道之不明學之不講亦已久矣足下慨然欲探其淵源以立說著書爲任可謂有志於孔孟之門墻而欲闖其堂奧者矣顧欲登聖人之堂奧必循循于門户階室之間以正其趨向孔孟之書微言大義至宋周程張朱而闡發殆盡繼以門弟子之支派傳流血脉貫通所以發周程張朱之蘊者又無不盡足下之書亦云辨矣不免於自出意見標榜論列而其所稱道不及濂洛關閩一言何哉竊謂諸大儒未出以前聽人之冥行擿埴揣度而求其途可也諸大儒既出言之無不詳著之爲書者無不備無俟吾人之叨叨矣伏習而體行之可也背是而馳即非道矣其有人心之同然不無出於偶合者而皆爲古人之所已言矣苟有不慎則賢知之過即流於異學之歸此所以欲探孔孟之精微者必以周程張朱爲門户階室也僕少時甚愛陽明子之文嘗胡陸先生告之曰陽

明非正學朱子書中自見僕始購得大全集而讀之兀然端坐況潛反覆者將三十年而莫究其底蘊然覺天下之爲言者無能出其範圍遂不敢妄有撰述以此追溯周程張而考究其書亦漸覺津津有旨今以足下之虛懷僕殊無以告足下但願足下至吳門即從書坊中覔朱子大全集二程子遺書各一部又朱子成書近年吕氏有刻本其中通書西銘正蒙及易學啓蒙皇極經世指要以及參同契陰符經等書皆足下所欲考觀者朱子皆疏通其意義究析其旨歸晣然如白日之正中足下之聰明才辨而盡心于此等之書道學淵源豈舍此而他有屬哉僕老矣尚能執鞭以從

跋朱雪鴻嶺南行記

南粤地沃衍水土之所生奇物甲天下士大夫多貪遊焉垂橐而往捆載以歸人人不啻陸賈之裝矣雪鴻子能文而好遊自癸亥冬甲子秋涉歷其地者一載翛然類行脚僧也胠其橐獨得所作紀行萬餘言山川風土怪奇偉麗莫不形狀曲肖而與其賢人君子遊處綢繆敦篤之情具在焉余語雪鴻子之所得較捆載者孰多孰寡以彼易此料雪鴻必有所不願也爲之一笑而題其後

賀徐少宗伯啓

恭維宗伯學士先生峻歷容臺清仍玉署作股肱于　上聖柄任日隆尊師表于詞臣儀型莫外文章爾雅追三代兩漢之風經術純深裕致主澤民之用嘉祐之初士識古學永叔方在春官開元以前人傳華選知章本兼學士著書登夕琬琰吾后頻曰都俞擇木文以青黃羣材不嗟淪棄方此圖治勵精之日尤負兼人敏銳之長任當世事遺大投艱其何辭爲天下才寄匆經綸而大展出片語則紛紜悉定盈廷推其昌言宣十行而氣象晧蘇薄海資爲霖雨士民引領朝野聳觀況在門墻豈任歌咏某椎鄙下士疏野孤踪驟登門而蒙收郵參末坐而服勤勞每以一言之褒崇之多

士之林徒爾屑塵曲被存撫譬涓壓之容河嶽以頑礦而費陶鈞乃者恭逢儒匠抽發秘書盡參六藝之微范上溯百家之放失其有著爲成書久淹布刋者考之而言無雜畔義有根抵皆得壽以棗梨傳示來茲顧惟陋劣參與校讐墳曲圖書之義精矣既難讀而亦難遍陶陰席虎之誤紛然即能疑而罕能辨思兀兀以終枯日孜孜而奚補然而人不諒其空疎世或加之謠諑月疑夏五聖如孔子且聽其闕如閏識門王癖非杜預又何容以遽定豈敢妄恣其臆見輒加點竄于儒先或者因搯折角之辱暗起心兵遂爾巧弄如簧之譖頓落語穽豈識大賢之多容即有小過而必覆況簡編具在丹墨猶存驗之故紙而可知證以新編而徐白欲晣誣謗奚俟釋言去就甚輕翕張可畏其在于某未虛庇德別可報知永懷閒席難忘撰屨于向時佇祝台垣未卜掃門之何日徒勤瞻戀莫旣敷陳

納山樓記

崑之馬鞍山以奇秀名於吳中其高不能數十丈周山之麓舉步不難盡東西得城之半背負北郭居民萬家皆出其前隱然爲之環拱焉然而山既小不能騁高望居者擁比又鮮隙地以自通於是雖家於崑者欲人有此山而不得也由南門而適登山將二里許穹然跨婁水之上者爲半山橋客自遠來者舟車皆過之問橋之名可以測山之遠近矣橋之西今大司寇徐公之居在焉馬鞍山適當其後間以平田矮屋望之在數百步中列若藩籬舒若屏障於是公所居之堂名以冠山稱其實也闢其後爲遊息之所有堂曰青林曰怡顏有亭曰看雲最後有塔影軒則以山之塔下映於軒前之沼而名之也軒左有樓閣敞高朗窗牖四達余問其所爲名者曰未也今年夏偕二三君子客怡顏堂當晝而罷飯日高春而罷浴則散步逍摇躡梯而登焉崑故多仕宦世族列第如雲

喜爲亭池臺榭以相誇尚其規取勝槩者莫不期於見山而止即公家叔季中允公之耘圃總憲公之樟園莫不皆有山焉而長公藝初亦即於憺園之東疏泉列石築臺以望山然以余觀之則皆若隱若躍得此山于軒窗窈窕林屋疎缺之間未能正眺而俯視之也其見山之最正且盡莫如此樓凡在山之陽者自其椒以至於麓舉目咸在每雨過日出森森林木可坐而數遊人往來指其衣著可辨士女憑欄而坐則出於几案之間撫枕而卧則出乎衽席之上余於是最樂登嘯上下卒然而得句曰廊曲斜通月樓空正納山公之四公子敬思方在家與余輩爲主客聞之曰納山之云美矣曷不以名吾樓且屬爲之記以請於司寇公余以公方以憂天下爲心輔吾君以出政治而安生民又爲海內賢人才士之所嚮向不暇奉其身以逐好于林泉而憩息乎此樓故遺其所樂以餉余之幽窮而寂寞者也雖然公他日歸第遊憺園而登此樓喟然興難以此山猶是几案衽席間物也余竊于遊從之末而賀以斯樓之名焉公其首肯否乎姑爲之記以俟之

陸扶照松滋草詩序

詩也者本乎倫理者也南陔白華孝子志存潔白所以養也而亡其辭焉蓼莪北山以不得養而有憂傷之思焉至於陟岵之篇孝子以行役思念而作也反覆其詞知其情迫於中而不能自已於言信如尼山夫子之所謂邇之事父者此也吾邑陸君扶照往者於家園中多植菊以娛其尊人尊人每策杖逍遥其間陸子令善畫者爲圖以譜之一時士大夫聞而豔之相與歌詠其事余亦有文以記之謂非有南陔白華之志者歟迨其爲儒學教諭於宿松也去親庭而遊宦千里之外此亦筮仕者之常耳而北山采杞陟岵瞻望之情時若固結而不可解者其去之彌年因事告歸則睪然以喜既去而居職也則又戚戚以思余讀其松滋遊草撫時即

事引物連類或一篇而三致其意或數章而輒與其感莫不寓其行役之思悲其不得朝夕奉養雖蓼莪之哀念劬勞所處不同而其情無不均焉余讀之盡卷作而歎曰陸子之篤於親若是乎可謂孝矣是詩之作豈苟然而已乎陸子早游京師新城王先生阮亭數稱之陸子於邑之先賢若婁李唐程四君子之詩文殘缺失次者皆補刊而表彰之新城爲之序以見流風餘韻鍾於陸子子又校刊明初王常宗之集於若滅若沒之餘陸子之源而流者深矣今茲松滋草皆根本深厚格律清穩矩矱森然音韻鏗然有風雅之遺焉其中名俊之作奇傑之句則唐中晚而下詩人之雄也而余爲之推其大旨殆一舉足而不忘孝者尤余之所歛衽而致敬者也今之人恃其才藻馳騁翰墨非不斐然可觀而倫常日用之地其情性先薄所遺憾者多矣又安足尚乎吾於陸子不敢以詩人日之也於是乎書

墨井道人傳

墨井道人吳氏名歷字漁山常熟人明都御史文恪公訥之十一世孫少孤母守節漁山潔清自好於世俗都不屑意問學於陳孝廉確菴問詩於錢宗伯牧齋學畫於王太常煙客學琴於陳高士岷既皆得其指授矣念無以給母氏之養尤專意於畫人爭購之漁山度可以奉堂上即不輕也太常既甚賞之盡發所藏宋元人真跡示之晝夜伏習縮為小本冥心默契會古人神髓於腕下而漁山之畫遂名一時而屈服同輩其為詩宗伯稱之曰思清格老孝廉亦云然所居有言子之墨井遂以墨井名其詩草而自號曰墨井道人又於書好法東坡常遊吳興謁其郡守謁入未即見信步至一僧舍得見東坡真筆醉翁亭記喜甚即假其寮買紙筆布席展卷臨摹三四日無倦色太守遣人遍索墨井道人無有也逆旅之人亦不知其所往摹竟欣欣若有得弗告太守去矣母歿後

妻亦喪有二子竟棄其家東浮海至西洋經數萬里盡平生奇絕之觀歸而隱於上海或往來嘉定不復他出其畫益奇逸不可以學力到購之者益以難矣其與漁山少同里同學於太常者為王翬石谷石谷名滿天下持縑素而請者日塞其門然高官大賈皆得飽所欲以去而漁山跧伏海濱名隱之與之埒求其寸紙尺幅莫能致也兩人今皆年八十四昔玉公望九十餘畫益超詣時時棹扁舟徜徉虞山之下其風流餘韻意亦山水之靈之鍾於是得以遊戲翰墨享此長年也夫

張子曰余與道人無舊而交石谷甚稔然道人高致非獨余高之石谷子亦高之余見其筆墨寡其徒陸上遊貽余一小幅余家漢略羅致特多余每過其處出而觀之徬徨歎息而不能去云

郡別駕韓城張公署嘉定縣德政碑

嘉定之民吏數長上不治而滋擾其困甚矣往時當湖陸稼書先生蒞縣逾年民安於力穡歲供不施鞭朴獄訟平而爭奪者幾息將與之興於孝弟禮讓而以大吏不容去之嗣是四十餘年之間如山陰聞侯黃丞土侯猶稱賢者其他不疾視我民而稍施以寬恤之政者鮮矣安望其復陸公之治之舊乎韓城張公梅崖由五城兵馬司陞任蘇州府同知康熙五十一年冬其屬縣嘉定之令闕公來署其事縣有數大弊歷久而愈甚為之長者固蔽於利欲則奸胥猾吏承望意旨各思自通於上以肥其家其為朘民之蠹數何所不至而前政之穢迹彰聞殘民以逞也極已公至則隱恤之甚急脫之水火而扶登衽席一切厲民之為悉革不行如催科之令旬日間民必再至縣庭受杖又幷數年而徵之則一人而杖至數十或及於百一日之杖不止於千而至於萬已不能監視則置承尉於其旁共臨之血肉狼籍號呼徹天如是者曾不令一日之得間其視鄉里之小民雖怨家讐人無以過吏緣為姦或完欠

互移或暫滅名於其籍抵塞一時戶必索錢數百民無所逃避則爭就之其比愈酷就之者愈多令之闒者惟其手上下察察者則官吏共之計其一限之耗其人於所應輸者或半之或三之一至或如其數而倍之者有矣公未署其任藩司委以督征到縣備聞之曰嘻是不可以一日了生矣及蒞事進邑之父老子弟明示以呴咻之意告誡以懲勸之方每按抑不比比則摘其一二頑梗者笞之或時返郡理本職亦不以委之丞尉曰使彼得行其恣睢猶出之吾也盡公之任六閱月其比責不數次而糧亦無譎征者公之寓撫字於催科其澤大矣其獄訟之害向則無事不衙以賕之重輕至或白晝持刃殺人或逼守貞之婦以嫁而旋就死地俱釋不問一詞之入非賕則不納衙之內狺狺然父子爭利聲聞于外而不顧公之於訟則悉聽以其情而亦不聞有縱法濫刑者惟上官檄使之日多而民憾公之不得盡為吾理也縣境邊海歲必濬

水道以利蓄洩而巡撫儀封公尤講明水利命公督濬虬江虬江者吳淞江入海之要道也淤久而不疏其流如綫甚者爲平陸矣向之開濬官吏以賕其上户之半以自飽而驅貧無力之人供其役公則飭六百三十里之户役無一人得漏藉者通力合作以萃於斯親履其地勞來之三十餘日不至縣治聽訟則於一荒祠大樹之下由是民爭赴功頗復故道公每行縣單車即路令制民有不得其死令必親往勘之舟車驛絡儀從赫奕供張餚羞備具至則詰責隣保牽連無辜令一出數家破矣公裁減雜役慎選仵人不責地方供億往往坐肩輿以決之居隣有旁及者即遣之去民幾不知長官之至也是年適當釐正民户之田舊例往來合散登注冊籍吏責報於民令必取其羸千金可坐致也公不許管私但務公事之辦委儒學之官以董之其他無一事擾民者去縣之日蕭然垂橐縣民皆言數十年中非獨署事之官所必無即邑侯之

之賢自陸當湖而下未有如公之潔己而愛民者也公昔在京居司城之職十餘年廉幹之績記注　聖心故使之佐大府及來嘉邑既究知其利弊盡誠而力行之雖其意所欲爲而不暇爲者尚多要以民之休養於公者舉其創殘餓羸之餘而漸甦息之以待生氣之復其功豈小也哉嘉定本壯縣令缺則爭營之公實無意于得也時方督撫交劾論者謂君子必不勝而督之責財於縣者甚重或爲公危之曰無庸若督復臨之吾當力辭劇縣返我閒曹耳公之勵清節而篤志施惠於民也如此雲章每公之親枉其廬虛心採訪不敢負公而告以邑之宜行宜罷者公一日從虬江還雲章見之問工已乎又問曾用鞭撻乎公曰昔之濬吳淞者以國帑此皆出民力一里之長聞其耗錢至二十餘千余何忍更加責焉且今亦非得半而止也盍舒民困以竢踵事者乎余退而歎曰眞仁人之言哉公爲人敦篤愷悌而剛直內蘊遇有不平則或一

激發亦不過也少以明經入仕聽其議論確然儒者好爲詩對客口占皆惻怵於生民之疾痛民之伏於田野者皆歌思公惟常時吏胥之甚得志者一旦皆無聊賴願公速去騰謗口以亂白黑然稍久即自息則人心之公自在也嗟乎爲長上者將惟奔走使令吾左右者之是悅乎抑愚夫愚婦勤耕力織以仰給上之貢賦者爲可憐憫也二者之辨張公與前政之謂也然公亦非邀譽於縣人者縣人感公之德咸欲建碑以誌不忘而虬江之士民尤踴躍爭先相與屬其文與余余不憚重累其辭以告諸世者非以阿私於公也庶几殘民者之有所警爾公名其仁字　別號梅崖陝西韓城縣人爲之文者邑人張雲章也

行狀　墓表　墓誌銘

文林郎知定陶縣事趙蒙泉先生行狀

蒙泉先生姓趙氏諱俞字文饒別自號蒙泉曰蒙泉先生者從乎學者以爲稱也裔出宋周恭肅王子孫轉徙占籍蘇之長洲有號默菴者始遷於嘉定高大父諱中行嘉靖癸卯舉人宥清節高行時相欲授以臨清州守俶裝潛去曾大父諱承易大父諱世熙父諱葵三世皆縣學生父舉鄉飲大賓妣徐氏繼妣沈氏金氏先生之世父諱宏昌妣王氏俱早卒未有嗣既長而以父命出後之終身不敢以本生禮事鄉飲君其於繼母也事之如母先生幼而端序十餘歲即知好學里中人演劇先生闔戶作文長老皆嗟異之成童以後賦鴈字詩二十四首落花詩三十首皆步前輩韻其才則恢乎有餘不爲韻縛也州縣試屢屈其儕偶有以他時一代宗

匠目之者鄉先達交口稱譽然補博士弟子年二十七矣又十五年而以年資貢康熙戊午廷試畢歸江南即以是科舉鄉試又十年戊辰乃成進士先生之得之亦云艱矣蓋自少即爲根柢之學不獵取聲華而弸中彪外名亦日高爲諸生時同邑陸翼王先生游京師偶攜其文篋中出以示崑山相國時相國爲祭酒陶冶一世之人才見而異焉即薦之學使者學使方有遺才之試拔其文爲一省冠鄉薦後行卷傳播四方先生益深探力取於先正大家中尤擇其理純而辭達者以歸震川爲宗場屋暗投莫能辨也座主司寇徐公始以熙甫目之命其同年友范君光陽鄭君梁評定之尤精於易其易稿亦並行焉然先生方肆力於古意猶不自慊也居二年邑有案獄詞連淶司寇公子先生方出其門亦誣及之先生以其事屬舍沙慷慨申辯辭氣激昂吏知其本無隱情始者莫可誰何然獄三四具琅璫繫頸僂厲百端幾不能衛其足以情實爲抵讕讞詞所上皆飾虛以成之竟械其職閒者莫不冤之先生走京師諸同年以其義並爲出贖鍰翁君嵩年首其事得復還原進士後于吏部投牒需牽熊公指語其屬曰此老名士當得官久矣餘人皆屬目歎嗟先生居京師三年其所爲詩古文辭名益遠出京師之操觚秉牘者十餘家莫不角逐上下酣嬉淋漓於文酒之場一時奉使出牧者得先生篇什以爲幸康熙三十七年謁選得山東兗州之定陶縣是時

上意方澄清吏治以州縣最親民部既詮注特許

陛引以見先生以科分當先同列仰見

天顏甚霽叮嚀而遣之實七月十有八日也縣令引見自是始先生自以小臣遭此不世之異數當糜踵頂以仰荅

聖恩單車即路至則見邑之田疇瘠薄瀦潦滿野歲不能登民多就食他方即集縣之父老問之咸謂邑所最苦正在此先生即於

莅任之三日行度其境內橫縱爲三渠以通大川如古溝洫畛塗之制蓄泄兼資而車輿可通規畫既定鼛鼓即事人皆知趙侯之復生我也而歡趨之率用其地之民自浚其界上之渠而旁近者皆協理焉時時單騎巡視躬勸導之自初至之月至明年四月訖工又恐其塗之易於淤且傾也令以漸築之平實樹以桑棗雜以榆柳俾落實取材交有所資而堤賴以不圮又以三渠之堤不能遍通四境平時車馬蹂躪一陷於淖則橫鶩別驅爲害黍豆農人與行者交病越明年擇其要處又規爲六路其廣倍於三渠之堤而傍路有溝殺於渠者三之二俾之宛轉以達於渠所以築之樹之者則一如渠之堤焉然後雨潦之集流奔箭激人咸謂令君出之昏墊而予以衽席連歲大熟春夏之交彌望爛然周城之壕亦令民栽蓮以得其利焉地故多穢盜有獲必置之死既以言於官亦不死於箠楚民間多以牛挽之至斃先生曰小盜無死法吾治

縣既不能使之衣食有賴而不爲又可以不死之罪而必戕其生乎但如其法以懲之情輕者或告誡而釋之邑之士紳相與進[illegible]爭之以爲舊例不可破且活之則盜竟厈害良民滋甚先生曰今但知行法耳法所不載令不敢知且求其生而不得者人之情也寧有有生之理而必求其死者士紳又言此例所在皆然陶邑獨縱上官知之亦未便先生曰殺人以悅上官吾不爲也若已貫[illegible]再犯縣吏有以處之前後所活至夥訖無犯者盜亦衰止爭訟之至必立剖罕有經一再宿者立法輸糧不施鞭朴吏役無事不得至堂上公庭寂然一日城守兵百人大譟縣門先生急出則各持干矛佩刀劍至庭下先生顏色不動問尒等何以披猖具言某將乾沒口糧不時發我等必饑而死告縣將刃之先生徐開示之曰尒等誠苦無所告訴然今告我則無憂矣且尒亦知爲尒主者之苦乎爲具言其所以亦未必彼之果有乾沒也且尒等當知畏法

奈何以性命博俄頃皆叩頭呼曰如明府言出我於死矣見者初爲之縮頸已而咋舌歎息蓋近年以此生變者多矣己卯分校鄉試出其門者六人尤有得士稱先是過客以秋闈將及有稱諸生姓名爲前導者先生正色以拒又申言之則艴然起至或陰啖以厚利則誓言絕之至不成禮而退皆習俗之汙人不知先生持守之嚴如此也平時課其縣士子最勤月必二三次親爲講解指畫一如其向時爲諸生孝廉所以教授生徒不厭不倦者至或挈之以游近則觀遊於城之隍廟遠則游行三渠密樹交蔭布席而酌臨流而歌曾點之浴沂舞風不是過士莫不鼓舞其勸於學文廟傾圮漫漶首割俸以倡士子爭相助庀材鳩工規模大備從祀位次則考之闕里志自爲文以記之至於鈎稽簿書治之若無事居其上者文書往來終先生之任無一駮回者皆曰趙某向知其文學之選不意其政事敏幹如此也先生之自言曰我視陶爲一家

陶之人爲我人陶之事爲我事薦紳我伯仲士子我弟姪民我幼稚吏役我家衆廬井我資產疆域我門戶百爲舉民得所我樂豫百爲廢民失所我痾癢在體也嗚呼觀此而先生之爲政寧有未盡之心乎在任五年自府以上將交相論薦而先生力求退矣時年六十有八以將老引年以辭不允又以病告大吏呼之往親以其意勸勉欵曲備至如是者至再至三知其必不可奪志不得已乃聽之夫人孫氏所以佐先生者甚力始者先生弱冠即館於邑之著姓治生之事一委之夫人自後遠近爭延爲學者師出入凡三十餘年夫人皆力操之至是不改其節儉於署後隙地課奴婢治爲蔬圃每時蔬登盤曰此吾夫婦素所甘也惜乎先生既遂歸田之請而夫人以疾歿於定陶矣定陶之民於先生之求退也相率請留於上官其將去也號叫攀戀至不忍聞既去而追送者絡絡於道至濟寧猶不肯還既歸之後其士子與縣人猶有輕千里

而走問起居者其得衆也甚矣至家發舊所藏書經傳則讀之歲一過溫公通鑑及韓文杜詩歐蘇諸公全集皆手自批註藏於家所著詩文愈多有紺寒亭全集行世邑有大利弊侃侃爲令君陳之或興除不當衆心而已言之不遂者率其同列爭之或有公議於城隍廟者則抗言矢諸神以明其無欺莫有所感動焉結爲淡成社以與同志者互相唱和深戒世交之以甘而壞者其聚也輒效溫公眞率之會又不令近於酒肉徵逐晚年與余衡宇相望不越三日必策杖相過先生之以女歸於余子也先生既通籍矣必欲力引爲朱陳先生蓋自言之而後請之媒氏焉長余十二歲若將不欲以弟易我而必使之肩隨者得疾逾年既痊而復劇屬纊之前惟以吾爲念悲夫余之留滯吳門而不與先生爲生死之訣也享年七十有八以崇禎八年十月初二日生以康熙五十二年十月二十日卒其葬以是年十二月初十日與夫人孫孺人合窆

於其鄉雷墩里某氏圩之新阡孺人爲故明登萊巡撫諱元化之孫女縣學生諱□之女翰林院侍講學士戊辰科同年進士諱致彌之同祖女弟也孺人以先生年過壯未舉子爲置側室殳氏生子方舒縣學生孺人自生子方淑由府學爲國子生殳氏又生子方裴國子生方舒方淑皆前卒始孺人之置妾也或言其太早計及二君相次歿無子然後皆歎孺人之賢孺人四女長適王政成國子生次適縣學生孫嚴子次適子子禮方前歿次適貢生程倬孫男四人皆方裴出銘長洲縣學生餘皆幼孫女三人先生生前恒托予以誌墓之文余以先生官雖卑其文學政事列之儒林循吏無愧當上之史館而爲之銘者當有大人先生焉故備述之爲狀云

孝廉時君期五墓表

康熙五十一年十一月辛丑吾友孝廉時君卒於京師越明年六

月其孤鈞肅始克扶其柩以還余走哭之曰嗚呼先是五年君喪厥考衘哀而謂予欲予爲之文以誌之後又屢申其請予許之而未有以應也豈意今日遽哭吾友又羈旅以死而不得與之訣知其欲得一言於君父子之閒滋甚於是徵狀於其孤而論次之君諱圯授字期五姓時氏蘇州之嘉定人曾祖諱偕行萬曆癸未進士以監察御史巡按山西贈光祿少卿祖諱懋敬太學生父諱炳初名來其補博士弟子也年未成童提學使見其能文愛之問知其姓誤許爲改正時黃陶菴先生欲改初名金耀爲淳耀以其通家子同草呈詞以上邑人榮之黃先生又賦詩以贈其手書至今存君之考學富而才贍尤精舉業家言自故明成弘以下啓禎以前無不疏別其源流考論其得失指歸定而理法明學者咸有所據依以故爭師之而所以教其子發名成業者尤著期五之試童子場也時所取學生員額縣不過四人耳君即於四人中首得之是

後非特學使者考校舉凡督撫以下爲之長上者觀風月季之試君擬其首不可勝計君之文非獨江南士人推之也余昔在京師故司寇崑山徐公操文章之柄尤好薦士亦以君爲推首曰我曾閱文幕中丞署得之久矣泰昌唐考功予過之於國學猶誦君首選之文以故京師之人亦早有知君者然君食餼於庠久之始拔貢成均至都即館於司寇之弟閣學公家閣學之推之亦同於司寇命其子樹閣師之君向繼其尊人爲來學者師隨人材質而善誘之出君所成就皆有法度可觀故其至京師師道益尊大司成拔君鑲藍旗官學教習再考授縣職是年壬午秋閣學公以少詹事與內務府員外徐公元夢主順天鄉試順天每科榜下士必大譟是秋皆貼貼服二徐公之公期五名在第二故事榜首必以順天人各省之赴試者雖甚高才必抑居其次其次即第一也京師之人無不知期五者曰時君魁多士又何言哉即同試而下第者

亦云爾未嘗以君之平時受知閣學爲嫌也然再舉於禮部亦再屈歸而以得奉侍其尊人先生爲喜先生年德益劭而坦夷洞達好自抑損與吾輩狎主詩酒之社春秋佳日必選勝地萃良朋賞花翫月觴詠並作先生必發高唱傾巨觥意致淋漓雖豪健少年不逮也期五則惟以溫恭自克終讌不見有怠色先生或坐或起必扶持之融融洩洩其樂有未易形容者以余之失怙將四十年私竊自悲淚潸然不能制然亦不敢當筵而減其歡也先生壽過八十視聽不衰戊子秋徐生力邀其師赴京期五不應先生曰是必汝座主命不可違強驅之出至維揚而心動旋返越數日先生病矣期五屨不能正行中夜必稽顙北辰以禱既已無可奈何所以喪葬先生者　盡其哀誠而合於禮可爲鄉人式服闋幾不欲上公車矣既至而不得則仍有以師道招之者勉而留焉遂館於宛平王公家至秋病作有不起之憂同列王君晦金君士璥朝夕

視之歿而弁視其含殮悲夫吾黨之望君者以君之文與行如此必大光顯於時而竟止此哉君昔爲諸生陸稼書先生莅縣深器之又親承指授廿學日進而不懈陸先生既歿邑人奉祀之於名宦君手抱木主以入祠其於師友之分最篤也令君逆旅以死而不相背棄者卒得之二友也耶君生順治十年三月十六日年五十有八妣申太孺人少師文定公諱時行曾孫女廣西糸政諱用嘉孫女刑部郎中諱繼揆之女前二十五年卒君之所以事之者備至一如厥考焉同產弟二人■朱培君承父之敎以所學授之早游於庠娶郁氏縣學生井女子一卽鈞肅女三一適施琮丙戌進士中書科中書壽之子一適國學生王■壬辰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晦之子　萬壽科狀元翰林院修撰敬銘之弟一未字郁孺人前歿再娶錢氏子鈞班女尚幼其葬以是年十一月十六日祔於考妣之昭穴廿一都公塘之原余既痛君之奄然逝念君

之生前不鄙余文而屢欲得之爲次第其語俾鐫諸墓上

文林郎知莆田縣事曹君墓誌銘

上海之族曹爲盛予與之游者知莆田縣事茹菴及其子一士令年一士衰絰踵門哭泣再拜而言曰某不天先府君背棄行及期矣今卜地得吉將以某月某日襄事於幽堂大懼先府君之行治沉泯不敢以哀迷不次無所陳述謹具狀以請唯先生哀而錫之銘余謝不敏請益力且先是君之兄子培廉述君之子欲得余爲之銘尊且切其敢辭乃序而銘之按曹氏之先以醫世其業太醫院吏目諱國裕者君之曾祖也贈文林郎諱六龍者君之祖縣學生諱垂雲君之父也曹氏業儒自文林君始以名諸生給廩繕子垂燦始登順治、亥科進士而今習爲儒學文章者彬彬焉仕於世者有政績可紀君諱泰曾字彙初茹菴其別號也幼讀書多解悟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又十一年中康熙戊午科舉人累上公

車不第君性伉直與世落落寡所合垂三十年以選得與化之莆田縣初至吏以例餽金不納疑少之倍其數君笑曰汝曹相率爲蠹藪乃以是啖官耶麾出之羣吏震懾莆之俗最號難治自宋時已然胥吏舞文掯法欺罔百端賦役不均民好鬬訟君以淸賦簡訟爲爲政之本馭吏一以嚴察條六事請之上官盡邑之利弊銳意興除之莆言轇轕吏傳語緣爲姦遇大獄令民能書者自書其詞君亦手寫以詰之往往親錄其供以付吏又訟多渝平植牌庭中大書戒之令願息者兩造翼以前一二語立縱後遂無渝平者大姓陳生因燈會擊曾氏子致斃欲諉之他人君廉得其實按之陳重賂以入君怒按益急他日知府從容語曰陳廉生可惜君正色曰生小有才殺人之獨子而貰其罪某亦有子不敢私狥學使者持之君請之巡撫褫其名遂論如法一把總索逋于人相訴其父以年老死焉子訴之官欲抵其罪而號泣不聽檢久不決上

官以武弁橫疑實死其手君曰弁以財歛散非法顧不檢而定其案可乎卒檢之其骨瑩然白乃免縣當孔道計里出夫乏則以錢代號夫毋錢君初赴省謁上官吏以夫毋錢進君立自出錢雇夫歸而以其錢還之民例有循簿以勾考其夫之數前攝令者甫六月置兩循簿君多格省在任十七月纔半之養濟院糧發時遞侵之入孤惸之腹者無幾君期民來自取按簿給散歡聲滿衢巷縣有有徵無解之租令儲得私之君白以贍義學又有溢額銀多徵而少報官吏相匿爲囊橐君核得其實封而貯之庫者千金代攝者竊以去君白之後令而追之君向所條六事其最病民者如鹽田民田輸糧有輕重其轉輾相售業失而鹽田所重之額仍在彼戶其初或限年代之輸後告訐不止君立法禁止一經買賣不許移額又有勻攤之糧其田或久淪沙水或久廢爲石田人戶亦久故絕而糧不得除仍分灑之啚甲者則將現在報墾之田以次抵

謫至向來當循之吏皆爲吏用而吏不畏官者事去之日不許投
充實役此皆得請而行之者也其他如丁誤而加之米以足額匠
亡而責之民以留界外之田地山丁　國初所謫者吏以界內
額當之吞其賦而滅其籍君一一釐核剔抉將除莆民久遠之害
而君旋有鄭元振命案落職矣元振者以罪繫人八日而死獄二
四勘君亦與焉前後檢異遂以失察被劾君之治莆也今江南巡
撫張公方撫福建值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公監試檄君赴省闈命
以箴銜內外簾君得箴當入內校文有汀州府同知者或以爲在
外非制公亦疑爲無可代更者君直前曰某請讓之公家事內外
事耳何所擇公甚賢之時初莅莆後知其廉以自守而吏不行其
詐公加喜顧公之於死刑也尤愼矜疑而親鞫者再卒從其輕而
公以爲失察之例不過降級又事在　恩赦前承審官當免甚感
分不謂其竟落職也君亦不肯走一使詣部求之歸江南遇督撫

交劾部議方上或以告君君默然既而語所親曰彼將以吾爲小
丈夫也如某公者可謂之賢於巡撫耶君初之官戒家中第如吾
未嘗爲官者既歸產益落室中唯寘建州蘭及古鼎彝書籍對
而已越二年而卒年六十有三君爲人介特在京師不肯一詣貴
人門既選莆里人有某者數爲君言馬相公待我厚請介于君遜
辭之君子一士故受知於韓城張公以所業文上之君反由他友
以致曰公賢者吾所以不往恐人謂我緣兒子以納交於公也獨
與前蘇州知府長沙陳公相友善時往造焉君既罷歸陳公甚惜
之君於人少所許可與余不三四遇後向人輒稱之不知其何所
得當於君也其他面折人過至跼蹐無所容不顧也曰面可而背
否吾庸能耶意一不可終始如不變雖挫折不悔是以不得志於世
爲一官不究其施君病揮妻孥進曰人如樹然根枯斯拔君不甚
吟詩然得句輒超妙不肯寫稿其子收拾之僅數十首而已病亟

戒其家勿以浮屠事混我卒之日康熙五十二年五月庚寅也妣
周孺人生君十一歲而亡繼妣金孺人妻趙孺人辛丑進士諱子
瞻之女生子三二一士其季也以能文名述君之行甚備其上兩
兄蟲弘貴縣學生早卒培選縣學生與一士俱食餼亦能文君之
未盡者其有待於二子乎銘曰
君面稜稜骨嶷嶷聲發丹田振義色筋起若著項縱背吏畏而驚
股怵慄按姦發伏去蠹食民曰吾庚仁爲質我昔識君未相習君
子狀君猶可憶琢石銘詩藏墓域報君知我稱亟亟

姑毋施孺人墓誌銘

姑毋先府君之同胞姊沈太孺人出也九歲而太孺人歿繼祖毋
李太孺人撫教之大父文學公以嫁同邑大場鎮施氏施翁無子
撫其外孫徐氏之子一女女歸官族子祥引則姑之夫也施翁長
者爲人樂易家饒於貲姑毋事翁及媼孝謹甚得其歡心姑之夫

好治遊耗損其貲年翁媼頗不懌猶以姑故心安焉已而姑病目
一目遂眇頗不禮於夫大父毋趣之至家久未歸施翁及媼數遣
人謝過姑之夫亦自愧待之復如初及翁媼歿喪葬之事賴姑執
持之能不失禮姑每遇沈太孺人忌日必致奠薦之物以助府君
報以祭肉往往揮淚對之府君奄棄諸孤姑哭之過時猶悲大父
父毋之喪皆哀傷倍至姑於先妣無尒我之間於雲章輩傾視之
如子諸叔父諸姑皆李太孺人出其親愛若一以故莫不於大姊
致敬李太孺人性本嚴明對姑毋則怡怡如姊妹家事每取決焉
生四子三女嫁娶皆姑毋盡力營之至少女之嫁年六十　矣禮
既備而遘之疾中腑臟暴卒時余在遠不克視殯殮至今以爲憾
姑之夫晚而尤〻其賢既歿而思之愈深初施翁之業廢復還徐
氏之居去大場三里其葬也於所居之東數十步猶子張雲章追
痛而誌之先太父郡文學諱禥先府君縣文學諱履青銘曰

嗚呼先君之生後姑二年姑之歿後先君者二十餘年然先大父毋孝友之教稟之者同一氣行之者同一體實可垂型於千百年嗚呼悲夫吾能〻於先君及姑毋之思也夫

亾妹南陽府同知府事朱君妻　誥贈孺人殯誌

孺人生我張氏質端淑而性仁孝又能明於禮法貞順有條理先府君先妣止一女欲為之得良夫久而未有當意者年十有九府君忽罹大故擗踴號呼哀徹天地至於成疾疾亦不自言慮增先妣之憂也既三年有餘慟服除之時猶與余兄弟累日號思哽咽不能食時大父毋在堂意亦甚憐之故辛丑進士蒲縣知縣朱諱元齡為其冢子文龍擇配求之力許焉朱君中康熙乙卯科舉人孺人時猶在家也既嫁恨不及事姑范孺人而繼姑衛孺人病卧牀褥者數年不能起蒲縣之嫡毋徐太孺人生毋某太孺人年皆老矣奉養皆孺人任之親賓之至者治饌無虛日孺人預飭待之秩秩以暇內外肅雍至役使臧獲皆嚴而有恩人莫不嘉歎蒲縣赴選及之任行李治裝半出孺人嫁時簪珥無一存者重以諸叔婚娶心與力殫矣蒲縣之之任也衛孺人既病攜妾馮氏以往及歸而衛孺人與馮有違言蒲縣患之妹為之委曲勸導往往得解康熙二十八年先妣年六十十一月一日設帨妹從朱君來上壽朱君旋計偕北行妹因留焉妹早以哭先府君得疾身弱後雖稍愈而勞瘁不能支復得水腫病至是尤劇朱君既行不數日而亾因殯於我蒲縣籍本常熟而僑居嘉定妹喪不能歸先壟寄之淺土於我祖父毋之兆附近焉久之朱君仕內閣中書掌典籍康熙四十　年　覃恩　誥贈孺人煌煌命服不得躬膺命也孺人諱正生於順治八〻二月　日歿於康熙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享年三十有五先府君縣文學諱履素妣李氏祖父郡文學諱祺妣沈氏李氏妹生一子一女子以任娶莊氏其外毋即蒲縣女也與孺人相愛若姊妹故撫一女以許之字又庶子一人年長於以任女幼先妣以第三弟雲從寡子女命撫焉十二歲而痘殤孫四人以任出者　以任贅于莊數年而亾其室子庶生也嗚呼余每懐妹之賢既歿而兩太姑與姑痛之甚蒲縣嘗語余曰非君家妹則我幾不能家矣蒲縣撫一宗人女嫁貢士陸君至今陸君語余其夫人稱嫂之德歿身不忘至於諸叔咸曰太嫂猶吾毋也嗚呼可謂賢矣以孺人之德如是不獲壽康寧之報何哉今朱君任南陽府同知府事余欲俟其歸葬而銘之猶未也故不可以不誌

乳嫗墓誌

乳嫗不知其姓涿州人始余外祖父中書公在涿州歲凶有以子女來鬻者嫗亦與焉名以慶雲攜歸江南年甫四五不自知其姓及長隨吾先妣以來予之夫曰夏必珍嫗事先妣無幾微忤意余上有兄嫗實乳之兄以七歲痘殤智慧如成人先妣悲之甚嫗亦甚悲先妣命余即呼嫗為乳毋嫗故嘗保抱攜持至是尤加憐焉必珍常隨先府君出入其有學使及貢院之試尤非必珍莫與先府君棄諸孤必珍號慟久之一日蚤起見余衰絰而寢苫枕一塼必珍哭失聲諸弟之少者必以正言勖之隨予出入應試如先君時必珍不知書每口誦俚語曰百歲奴一歲主嫗性溫而莊言動不背於禮至老事先妣尤加謹每入問起居侍立踰時先妣命之坐雖下坐逡巡久而就焉先妣每稱其有淑德如大家婦人以為習於先妣所感被然也與必珍年皆近八十相次歿其葬也去余所居之東三里歸字圩之原

樸邨詩集

余自少習爲古文亦好吟咏皆稟先君子雯來先生之教也先君子最好太史公書及韓柳歐蘇諸公之文命雲章日誦一篇口爲講解必熟記而後已久之而漸淡洽於吾心如老亦所謂吾人之言固當然者積十數年而又覺其淪於肌髓矣橫管爲之亦自洋洋灑灑不能已先君偶見其一篇携之至江上應試以質之先師朱霍眹先生先生曰噫是子也必將登作者之堂先君遂於次年命執經焉其於詩亦見先君朗吟杜詩有音

外之味遂請爲餘課一日大雪讀謝惠連賦因吟二律置案上先君見之頷首肯有頃先君起出户不自覺口哦其中一聯自此遂欣然妄作然而先君命之師事朱先生々者專志舉子業又負笈無多月未暇及詩古文詞先生雖極深於韓文杜詩沈潛反覆而批評之甚詳後乃出以見示是時則未也年二十有四而先君背之先祖父母背之哀酷繼纏毒痛盡心者六年幾廢其業猶幸二十左右於向者諸公之全書發而遍觀之得以其

間出來於胸中不敢果廢然其所偽習之餘神智盡喪自是所讀書捲卷斤怒目亦爲之失明矣調護多方乃復舊形神之半因自奮而入京師中間搜覽百家欲棄裝於因文見道者頗沈浸於陽明子之書又見其崇尊韓歐爲文士心竊疑之至是乃得奉教於陸先生稼書曰子之文足以達矣而更求工也陽明非正學子取朱子之書讀之當自見及不待曉曉時浙中諸君篤守陽明之說與先生辨故先生言之

如此朱子書余亦舊抄其文百篇猶管中之一斑也因精其大全集及語類諸書讀之又上遡濂洛關中得聞其微言大義然後知文之與道非有二也每應秋試必携以俱東海諸公搜緝十三經注疏以下羣儒諸解付梓余亦與讐校覽其爲言黑白易辨純駁不淆則以考亭諸大賢準之猶衡懸而不可欺以輕重繩墨陳而不欺以曲直也又屬余考之傳是樓藏書如焉端然晃昭道者爲一書余亦竊有依歸惜乎

甫畢易書兩經而中輟興化李總憲其尊人映碧先生增注南北史為妄翁子亂其本真屬余重加勘定余復為添注者三之一其間與余辨以下八書考論同異辨正書法補其大事之缺略者亦多以考亭折衷之然後又知天下之道一也夫士負其習氣有意為文即非道矣要者不得已而有言合乎道者發明之雖多而不厭也不合乎道辨析而去之滌除盡力猶懼其為我害也今吾之所言文人習氣固多不免其他

未知亦有合於道否也然詖淫邪遁之說棄如其不入吾之心矣是編之輯少作不與焉自入都以來與諸君子切磨商論而成之者殆其大半啟予而間精世其有告我以過者吾之幸也第自先君子早棄不肖孤不獲終教之俾有成而先師閒尊之書多批注韓文杜詩不能為之鋟板行世皆區區無窮之憾因此編粗成自敘其始末源流而重增感愴云康熙五十三年十月朔日序十一月望日書嘉定張雲章漢瞻氏

樸村詩集目錄

古詩

沙塵行

驅馬幽燕道漠漠沙塵黃沙塵爾何物瀰漫萬丈強作糜終不飽啗籌徒可量吾疑造物無機緘致此噴薄迷康莊況乎輪蹄起爾之倚伏風飈助爾之飛颺同行四五人左右失相將撲面乍黎黑鑽衆無遮防天地爲爾晝冥冥日月爲爾光茫茫使我口噤而目不得視氣結而神不得揚吁嗟乎此物何爲而勢獨張君不見昝日穆天子軍士南征曾化此又不見王茂弘舉扇自蔽當秋風從來此物者好同青蠅點白璧不使潔已之士開顏色嗟乎嗟乎爾能累我形不能累我心我心皎皎玉壺冰窗明几淨還披襟假爾滔滔終不返我當啟天公大沛三日霖爾有狂飈頓不生還令舉世往來之人慶廓清

壬戌上巳總憲徐公招集祝氏園倣蘭亭體

時同集者宋文御之范國綋公仇滄柱陛宇載萬貞一丁燕公張豫章及總憲家紘公藝初道積敬思與余共十三人

驄驄春林霏霏靈雨違彼埃壒樂此花塢渌波遠涵翠岫晚吐[illegible]

詠逍遙寄慨今古

駕言適城隅景物一以新窮達任所遭結歡惟良辰濠濮有眞樂即臻況嘉賓脩然林水間魚鳥來相親

送徐道積南歸和萬貞一韻

我本憔悴人忽作汗漫遊逢君趨庭日令節醉皇州論交未涉旬握手動別愁皎皎玉衡質炤燿清心眸開口吟五字妙絕誰當儔師憾劉長城名薄趙倚樓幸忝龍門客殷勤慰淹留未知佳公子世上有此否家聲動八極所至傾王侯蒼翠玉山麓六月可息休牙籤標萬軸一一供冥搜學成待君至拜闕獻冕旒

旅舍言懷

誰言京都囂我意頗澹宕譬如未到時衡門樂閒暘埃壒慴一出剌啄紹屨訪欵戸朔風來窺簾東月上囷學安久淹冥心會所向我我三徐公施德不可況報之名與義[illegible]知己誰先聖有遺文平生恆微尚要當身爲法空言詡何當紛紛作者林[illegible]別派溢子長韓歐陽瓌怪驚萬狀下逮前朝間太僕忏清壯續排尋其原喟予不辭妄有時負採餘無處供覆醬更許墨沼波柳家失新樣久窺臨池大瓢欲分江飲喝潦微恙性好茗飲而甘泉不多得平頭不在眼衣浣自求析心窄天地寬室虛形神王不殊韝上鷹幸依郢中匠天門跌宕開叫閶誰能傍照日麗罘罳回首一惆悵　聖人方垂裳野夫衹挾纊五侯賓客多青鯖爭一餉不到潭潭居趍趄勞觖望我無禰衡刺懷袖清風颸當途學磬折閉戶餘骯髒所以公卿間不譽亦不謗豈無賢達人風采夢寐仰持筳撞巨鐘力瑣不自量開卷思古人古人行可伏持吾之所守亦復何多讓丈夫貴適志良不隨塵障窮達命早知身外物皆長何當離囂轕西山言策杖接天紫翠橫拱闕煙嵐漲㩦朋上其巔耳目共昭曠一覽千巃嵸歸來發新唱

送徐中允果亭先生恩假南歸

春城喧喧交巾舄春酒一月枯重碧借問離尊誰爲開乞歸　詔許文章伯西清東觀地深嚴如何但夢山中宅古今仕宦笑鮎魚山中之樂猿鶴俱其間進退各有道良爲薄俗敦區區不然公非避世者意豈不在斯人歟今朝馬秣車載脂羣公慘慘悲別離三荊同株歡一庭只從此日言相思風光淡沲春欲曙鞭轡遲從踏歌去陌頭柳細空折枝馬首雲橫如劈絮羣峯矗矗日夕高東朝泰岱走其曹驅車凌歷日觀頂萬象迴薄快所遭吳門匹練望非遠一掌長江烏榜穩岸上輕紅綴小桃雲端浮玉出重巘到家淨拭烏皮几更有林巒自孤起小胥細字抄祕書窮年點勘丹黃裒

書成不是一家編定先園史開凡例樂事從教一一奇天上抱送
石麟兒克閭不羨賓達慶英物先教温嶠知人間萬事有如此只
憑積善理不欺山廚檢點湯餅客吾亦歸來醻玉巵

送厐大年歸里

同作曳裾客胡然先我歸君歸邑悽慨我淚已染衣黙數肺腑交
當前更有誰故里二三子十日手頻揮（王緯水與大年同歸鄭樊補卿有滇南之行）中
官三歎興意逐南雲飛我文誰與評我短誰與譏龍雲未可化蛩
蟨失所依嗟彼市道交駢蹎塡朱扉持此骯髒骨終然世好違豈
伊青裙婦婉孌闕王妃看君篋中吟字字朗明璣君猶慎决捨我
何其發機敝廬空栖月琴書衆伊蝛須知姜肱被不易張鶱緋況
晨飧夕饍非笋鮮鱖肥羨君掛片席鷁鷁朝煙霏自有寒江潮足
破炎日歲船窗吹白苧船頭橫翠微吳歌欸乃來采蓮亂四圍泗
塘舊蒔粔綠水繞釣磯滿城挈壺榼那歎知音稀㰘鬱獨平子離

愁浩晴暉低頭困讐校無賴吾簾帷幾時伏櫪駒而得脱馬羈柴
門綽窄窄金闕耀巍巍誰能定出處吾道有是非詎惟紛得失神
怨亂塲闈行行愼正直何必滅脂韋嵒哉回與路相贈可嗟唏

送杜讓水之任廣昌

洩雲去水曾何定襆沓青門躍銀鐙促觴解袂兩茫然豈惟別路
離思併之于阿房作賦才武陵袖出驚衆聽推激風騷三十年但
餘小杜名聲稱救衰羸馬倦京華微班曾莫通朝請今年黄綬腰
下懸辭我西行始爲政小鮮聊試操割手惠愛良堪悅萬姓童見
琴横單父堂不嫌塵滿萊蕪甑送君觸熱向清涼（五臺山一名清涼山）千里
雲山發新興飛孤落日接風煙碧樹寒蟬聲頭頭坐惜凌風紫燕
姿老駕鼓車伏轅潮㴲才自是明主心看君晚達方揚震

陳子萬之任安平次韻周宜一贈硯志別

黄金白璧吾所賤空齋纍纍置十硯（余家有十硯皆可寶）摩挲相對失百憂
容至詩觀客亦羨傾身障簏者誰子吾之所累較差善一硯隨身
九硯遺別來空復留餘戀元雲不濡玉兔孤顧我文詞少流便周
郎賦詩凌鮑謝清談亦足傾何宴袖中示我蕉葉白云欲持此貽
碩彥憐君作書費萬番月禿千毫神逾健只餘此硯老研磨鏗然
金鐵出陶煉爲鉤陳君不自惜副以新詩光掣雷汝君自是起草
姿不向明光向山縣温温而斷坐抑好邑壯豈虞簿領眩放衙餘
力到揮洒故將此物當飲餞不信須看少尹時英辭磊落毫端見
（陳君前爲黎縣丞有詩文碑刻一冊）我儕肝膽不復疑疇昔歌呼足良讌那堪瑣屑
注魚蟲便探突奧窮經傳他年拜舞出玉堂衫袖淋漓墨汁濺歸
來草奏三千牘丹青顧盼開生面

靖海歌爲施將軍賦

海天八月黄雲屯將軍援戈截鯨鯢海天萬里無揚波將軍解甲
戰士歌古來偏有不臣國逋逃餘孽潛張翼負鰲以出山浮根揚

帆欲止地絕垠一朝天兵自天墮欻犀照鬼鬼膽破旌旗晝閃列
缺光鎧鋋夜奪招搖芒澎湖有窟來控弦指揮貔虎巖中權勢同
彀彍抵喬岳誰能狙獷謀犄角重驛甘輸職貢誠遐裔忽與中原
并茫茫版宇開勢昏彎弓直掛扶桑暾自是將軍方略雄豈惟
祖廟神謀通　聖朝策勲重萬戶璽書昨日崇茅土君不見珠崖
儋耳海南洲漢家削成垂千秋樓船十萬横戈矛伏波下瀨數將
收將軍功成誰當侔獨持黄鉞天東頭廣袤化作皇圖悠永與元
鼎事業昭天休

二士歎（美左伯桃羊角哀也二人燕產聞楚王善待士同入楚值天雨雪山道阻絶伯桃併衣食與哀而自餓死哀至楚爲上大夫言於平王以禮葬桃既畢事而自殺將以從桃也爾上錢尊山與吾邑張世績客居長安恤恤乎有衣食憂余深問焉而無以爲之謀見其交相推解有古節士風感而賦是詩）

嗟哉燕士左與羊狗屠不事節義張楚王好士聲播揚翩然二子
同裹糧楚南燕北路阻長山深雨雪雰且涼撫乎慷慨淚數行勢

不雨生以一當推爾食解我衣我才差短死則宜我能死爾能生
生見楚王功雨成道傍十圍木蟲蟻穴其腹古之翳桑人於焉同
一哭哀也含淚不敢彈楚王一見尊大官樹中有友形影乾陳詞
再拜王慨嘆士爲我死死不棺葬之以禮衣冠完哀也對食忍獨
餐下報我友顔不汗人間交態多欺謾吾於二子無譏讒嗟乎哉
我今亦死曾郭門彼爲國士友何人

贈姜西溟 有引

西溟前輩以文章得名三十年每遇秋薦主文者爭欲
得之今年典京闈者與西溟雅故榜發被放論者多方
之東坡之失李廌余即次東坡送方叔韻贈之

青春遊好不計日白首按劒無相識君文錯落明月珠十乘暉暉
夜生色谷風吹罷寒雨來于瞻方叔非例責設科取士有如君昌
言而進寧市德君今此事付逝川勿嗟老矣却不前　聖朝方重

班椽筆書成坐致玉堂仙

表兄徐亮臣屬作其外舅張孺人節壽詩

青青南山松植根在磐石山下桃李花得氣爭旦夕映日耀芳菲
照水弄鮮澤搖落不待秋一聲畏鵜鴂青松無姸姿百大多勁節
颯颯風雨吹凜凜霜雪齧歲寒飽所經幽色挺靡缺結成童童蓋
鸞鳳蔭香葉和鳴領其雛何異綿瓜瓞（孺人無子與姪以其家授女壻）飛繞不凋
枝千年彌葳蕤

次韻酬吳天章雪夜見懷

病思如寒蟲欲吟但格格靜夜玉花飛空對一窗白臥驚腳後冰
始覺身是客感君念我深早曳敗屐跡懷中出秀句照耀驪珠積
我欲攻其瑕反覆無指斥却遭墨水飲未脫藜羹厄所悲世好乖
膏油首面澤嘗聞鍾山玉三火無變易男兒身弗強鬚髯總如戟

再次韻贈天章

吳君詩家秀亭亭好風格我才非鄒枚怕見兔園白棲棲稻粱謀
千里輕作客又恐素心人忽踏鴻爪跡（時天章將他適）百篇今在吟令我
案爲積賣文貧足療那畏考官斥我無作碑錢清齋徒水厄朱門
笙歌沸千觴渥顔澤相思輒相過故人心不易願勿吹虀簡持此
敵盡戟

餘思未盡復次前韻答天章

昔人尚投報情好寄書格窮愁但空言吟此千片白小園折竹聲
夢斷長安客前庭戒埽除扃戶絕行跡差勝案牘吏文移紛委積
我詩頗亢傲世人共笑斥有文亦不賣廿載甘虀厄戚戚伏衾枕
如魚困涸澤對鏡不敢照恐驚朱顔易往者好大言門前廣列戟

四疊前韻寄金毅似惠元龍湯西厓庚大年周宜一諸子

風騷昔代變作者非一格元和體多奇韓孟與劉白深探力能工
不辭窮作客吳子夙有聲獨躡開寶跡搖毫出新意佳句錦囊積

用告二三子八極共揮斥魯鈍本倦書多病沉年厄穿窗雪片麁麗
帶雨瓦溝澤悲吟體復佳不殊王湛易諸君詩律嚴森森出矛戟

五疊韻寄諸同學

我慕汝南守號令標詩格朔雪一到地嘗經數日白天公戲詩人
玉妃下窺客洗瀹清肝膽新語陋陳跡庶幾昔賢風不負盈尺積
嗟我同心友忤時多被斥何不縱吟哦聊以紓窮厄我亦課清夜
執簡自塗澤諸君持兩韃左右先辟易又如集營門一發中支戟

元龍以和前韻詩至復次答之

惠子瘦駒過詩滿烏絲格一讀三歎與我眼不敢白揭來長安市
佳哉得此客新篇覷天巧餘子踏陳跡文章古有價黃金萬丘積
眞須百年後可貴不可斥任彼鄉里兒笑我泥首厄志氣塞九州
未分乘下澤挾策占泰否從君問周易升沉關吾道何必在旌戟

七次天章韻督西厓和詩

文字羅浩刼體多破成格力登古壹與端先昭黑白湯子天與才
聲壓長安客疲牂尾赤驥空望絕塵跡角藝到試塲昏落雲煙秳
如何駑鈍忝名與君同斥（余與西厓名以註誤同日斥名）竊甘鹽車困坐惜霜蹄
厄側身看大造跌浪無尺澤庶幾窮苦詞不與歡愉易乞君半段
鎗吾亦鑄矛戟

長至前三日邵于湘樾公王小坡招集即席送樾公歸杭
州

年年客京塵愁長以線數茲辰迫佳節逆旅不自苦折簡聞招邀
短裝寬意緒大邵固文雄小邵殊舉舉王郎磊落才鸞坡高插羽
傾錢謀一餐墨客霧而聚黃封瀉百壺清商列兩部笙竽與文史
二者吾交取畜眼樂新知開懷逢舊侶沉沉鎖魚鑰天街絕人語
月華浸前軒衆賓或屢舞病身強留歡被肘至夜午已傾藥玉船
爭說武林塢裙腰一道綠畫橈聒疊鼓誰與歸思盈湖山小邵主

齊吟贈于篇卷軸出仰俯風流貴公子錢塘袖中貯頓令化衣人
回頭顧鄉土吾亦感吳音扁舟搖柔櫓

呈司業劉先生次元龍韻（時司業生辰即以為壽）

赤縣挺名賢斯文天與枋同時濟南公（謂司成王先生）炯若奎壁暎詩書
崇教術温栗出歌詠維此兩夫子金春而玉應鴻都日塡咽耳目
歡覩聽儒服何脩殷禮教表環盛方茲望秩時乃有孔戣命（司成來使祭南海）
陽公若欲去吾當遮馬鐙（先生屢欲乞休）爲川孰惜蓄置驛空送鄭
釋菜憶羣英駢肩趨拜聖升堂問誰達鞠躬將我敬學爲忠孝心
并此松栢遐𣙗觚爭専塲駑鈍實無競夫子喟而歎去俗甚徑庭（余熟試得首選而先生評余文謂其去俗甚遠）
深慚造士秀虛抱濟物性三年席帽生感
此省親令吉歸期非遙攝提貞於孟閒席祝公学佳辰記地正

贈高雲客兼送還閩

昔未識高子知有高子書一生事編劉四庫分部居紛綸六經義
冥搜到繪圖先王遺制作茫昧半有無誰能千載後一目了古初
楊甲老布衣營萃殫勤劬爲篇三百九盤瀉鮫人珠細覯非臆說
厥功紹先儒後來踵事者列屋布羅覦世學旣滅裂茲書等薪芻
存者日凋耗求者空嗟吁譬彼秉耒夫欲耕無菑畬先生顧之歎
力豈不足歟適在撫州廨許公借吹噓覽古得古碣幸不埋荒墟
命工急摹畫銷鑠存形模丹鉛正謬誤罅漏勤補苴蟲魚與草木
詩譜渺無餘燦燦今具陳記注開蒙愚剞劂未及半人事有不虞
許公久物化擔書來上都夙心吾已親旣遇歡愉愉信哉便便腹
經史所敷腴經營不辭怭欲使布八區相見未云幾柘别在須臾
吳越渺千里合并良已疎先生歸雲峯與世無睢盱吾亦倦翾羽
還棲練水隅蠢蠢朝行士咎責隨高車何如樸學子卷中老蠹魚

乙丑中秋讌集即和學士總憲兩先生七夕歌稍廣其韻
時余將歸里省毋用呈别懷

學士别業南城阿栢臺第宅森相摩二公結軫來峩峩文高道玅
功不磨勝地相引嘉賓過時逢秋半摶月華玉尊提攜晚興多入
門廊廡何盤陀拂天老樹屋角搓中庭弱柳黃金拖海榴爭迸珊
瑚窠蹲地醜石如蝦蟆或趺於石倚庭柯秋雲綠幕靜且嘉渠椀
交錯珍羞羅定州瓷琢杯如河渺瀰鏡面眩眼花到手一釂顏不
酡膽落小户聲啞啞初時浮雲斂日車靜夜百頃舒銀波三秋端
正語非訛風露氣釀晶英加千山一色攢髻螺起舞四顧紛婆娑
清樾散亂人影斜魚鑰靜閉㩧靈鼉良辰合并未蹉跎雙星煌煌
連素娥盤剝新棗空晚瓜兩夫子戒馬馳奢清吟上壓陰與何金
石擊撞鳴聲和高張羈靮收鶴鶩不殊秦青撫節歌動搖林木停
雲霞匆匆薛譚驚嗟呀獲陪杖屨四載俄酒則旨兮魚有鯊百家
前陳恣呼唔囷倉穰穰塡谿谺瑞芝亦足蒸槎牙無德不酬我志
賒求歸聲酸意則那庭闈却望天一涯晨飧莫潔兩鬢皤念此涕

淚雙滂沱舊店不除增新瘽行行歸我橫港渦（橫港余里居名）鮮鯉一躍
披釣蓑春暉照曜無貧家寸草心爭百尺蘿若許問道慈顏和重
來芳園開尊窪年光長泛八月槎得船與採沂三軒豈惟雷澤勝
龍梭

送友歸桐城兼題其躬耕養母圖

毘盧閣下海棠院憶我與君初相見公子華筵綺陌喧（時有邸公予皆與集）
（諸同人爲最歡）相顧心親乃款西平生迂闊寡所諧君來訪我月一遍我
頻不出君不訶見謂與意無違變君家忠孝冠清門宜於朋友有
深眷拂衣京塵歸去來問之何故興厭羨寸草莫報三春暉就身
示我慈母線我有此情鬱不舒聞言手腳恍欲旋江雲覆舍逐望
移野橋過淮不成獻急呼郵籤付水程峭帆爭飛如閃電一曲將
雛到皖江（君攜令子同歸）蓬窗浮渡淺深見細看了了七十峯笑迎鶴髮
開歡讌西風罷亞百畝香不勞荷鋤堂上餪

贈查夏仲兼題抱膝圖

連朝筆墨何奔忙一莖兩莖添鬢霜不辭飯顆相嘲誚可憐鷄距
殘毫芒查子臨文若翻水平地忽湧波洋洋正欲從君乞一斛既
我燥吻煎熅腸反來叫索題橫卷何由塗抹驚溪光去年鄉賓谷
獻賦摧折不辱仍軒昂閒飛靜習呼數子聯步並轡園丘旁偉颿
攬盡一徑出杳然如入深澗同（京師南城梁氏園諸同人皆集於此）構亭列屋巖崖
广拳踞蘚磴行傍偟忽排石龕插犖峪九州山色森劍鋩我心放
浪期衡霍當軒逼側詎飽嘗略彴層層遶曲徑箇箇簇簇空羣芳
前堂恰受十六人所懷惟欠漢口王（時會者十六人獨漢陽王孟穀不至）酣歌軟語
傻落日我亦多時在醉鄉座中豪俊皆國寶東馬嚴徐驅一堂按
奇抉怪無不有詩句豈獨摹三唐雷奔電閃雨交睫頃刻白日疑
穹蒼君於其間尤雄跨一劍耿耿磨天揚嗟我膽怯爪觜弱裹甲
不戰甘逃藏憑几欹欹如伏蟄行看朝日復在房詩逋淹久那有

此哆口何惜今朝償卷中之人我良友知我詩苦非詩昌太白爛
漫不檢東東野窮餓無齋糧與君游好非一概夙心偏許鵷鵰將
君吟隆中且抱膝吾亦隴上行耕桑惠子一騎去空谷（謂惠元龍）伯起
兩板支書牀（謂翻平觀）芳名溷世多齟齬不分窮約姜與湯（謂西溟西厓）寄
言諸子無自苦泉石風雲可等量假令壯志終不諧天壤容汝垂
文章

登臨清塔

今晨高興發散策清源西溪迴得野寺沙軟繞舊蹊山門橫鼎匾
殿角竄鼯鼪寂寥布金地那見刮眼莧高塔聳百仞快意試一躋
颯爽飛雲棟縈盤出石梯隙光逗窟穴深黑勞提攜地入東南始
神延奎斗棲高標拱紫極遠勢吞青齊若木手可攬崑崙目不睽
晴窗峙岱嶽雨檻臥虹霓千艘動遠檣萬國通前溪練練一水白
漠漠長天低俯首瞰寺腳鎖碎成蝸倪松林細著行菜圃劃分畦

牢落三四僧出沒如醯鷄金鐘霜不吼深埋草間泥志士惜白日
對此雙淒淒時方屬玄冥古原亦慘悽稻粱無拾穗鶖雁空冥栖
羈旅愧賢聖皋夔事猶稽歎息掛帆去吾生行止迷

分水龍王廟

龍宮鬱岧嶤瞻拜肅上頭正臨礬河口百道泉紛糾未須巖涇渭
先與分波流上水輸京國下水潤諸州惟神司其間萬古長悠悠

金山

萬古江心一拳石觀者森森爲動魄插地孤根百丈強黿鼉出沒
蛟龍宅煙雲日夕爛不收樓觀耽耽現金碧去歲　東巡駐六龍
天顏一顧開光澤始知傑立江潭表不比衆山徒戢戢

梅華原紀遊緘沈貫園

落帆吴淞口野岸通步屧梅原如桃源照耀光睢睢村墟千萬家
種梅專世業環以竹瑣碎樊以棧周疊奴看橘千頭友勝松五鬣

延袤數里開皚皚白相接故人知我來歡意已先洽中國百赤餘
留我連日涉選地布鹿皮一貫圓手持鹿皮擇一大幅下布之 對花開竹葉清吟劃
鸞嘯嘀弼有巘嘯巘妙語驚月乍平時但飲濕蒸日倍炎俠摘菡住浮杯
檀心噴玉頰仰面密若篩橫眸眩交晀日暧黃金烘煙濃綃袂浥
桃李直與臺島偶行調變傲然衆花上不宜有退攝羨君雲借仙
何地許登躡歷綱我誤落十載空彈鋏昔遊髭未生今來鬚可鑷
年年冰雪姿靜閱百千劫古賢名德高豈以旦夕徵去去且努力
晚潮擊桂楫

食芝

爾形殊可憎爾實良足食芝角森外張珠玉結內德大異模稜人
中含不可測秋風蘋末起堅好成萬億重重碧浮湖視之當珍翁
採擷自纖手剛柔詎相尅載以樏頭船得錢相付亟吳儂利齒牙
盤餐饜日昃

少宰曼園公母太夫人輓歌

慈顏春風溫吹徹玉樹開玉樹瓊瑤姿結根異胚胎桃李競凡豔
蘭茝逐時摧玉樹高得得常倚雲霄栽人皆羨玉樹是身天挺材
春暉誰報得寸草淹莓苔森森此玉樹不負厚土培親賓羅前榮
歡樂傾南陔大春八千歲斟酌同雲罍此樂世罕遇萬口傳喧豗
人事有難料慈顏忽摧頹萊衣方屢舞兒啼連一哀行嗟少宰公
典選如馬裴夙望士一謂近象奎三台遙遙京塵道削杖扶歸來
余忝宗人子震悼腸頻回憶昨開後閤雙擎介壽杯豈謂俄頃間
造物有割裁難抑少宰痛北堂生浮埃恃有 君恩深幽光發泉
臺鹿馴無根觸馬鬣封崔嵬誰書千字誄章也愧非才

古詩

金山次東坡韻

岷山西來越數州呼吸萬派奔滄海三江五湖東奔注屹然一柱中流在中流圓聳非坡陁面面淬礪蕩疾波高旋大帆出復沒迤維絕舳魚龍多淩晨拍浪繫短楫山暉初醒浴初日金碧晱晱波面清碧瓦鱗鱗殿角亦是蕩高懸　御額新森究隱旻鰲宮黑似穿石級孤塔明　天語煌煌神鬼驚山頂有聖製碑文龍游入夢不親識　皇誓蹕雨駐山江天萬里悚羣頑山巔澤心感會成異物吾穹碑昭無已長照悠悠山下水

次坡翁妙高臺韻

吾本漫浪人亦號浮休子幸生大江南金山乃鄕里十載五經過不洽坐俗耳鐵甕昨夜宿一枕三歎起回帆角逐來舞浪如行砥直尋妙高峯平臺鋪案几下瞰寒蛟湫洪濤罰石齒羣山脫馬銜萬里渺天水當羨蘇子遊到此眞乃是何當棄人間是中寄生死

再次前韻

吾夢浮玉山縹緲若仙子淩波冉冉來紅粧照十里所嗟風引船去之俄頃耳煙霧曉開合繚繞初夢起幻影現樓臺陰晉盤根柢山骨翁裹深巉巖復餘幾來遊輕蓬壺塵寰那挂齒繚石作短垣界破一江水平生慕羅纓即此滄浪是何須尋赤松辟穀冀不死

次韻東坡自金山放舟至焦山

平生山水性所耽遊蹤不過江以南有如市人慕百貨篋藏蠱裘無二三金山對面不相識擾擾塵世如蠶蠶清秋水天摩空碧似見山色中心慚扶筇行躡妙高頂刺舟那怕蛟螭潭長年就穩宿城郭蓬窗一夜寢不甜珠宮貝闕龍畏影　宸章睿藻人誇談江邊青嶂騰萬馬蒜山白塔眇一龕中泠鄰杓汲不易深井轆轤飲

未甘洗耳市朝名利淡忘看日夕煙雲貪焦山北望聳對峙銀山並說名不堪念焦求往願終懸商量結草眠雲庵

殷生介持持篆刻過訪有贈

腐儒門巷無煇光過雨堦除流麥芒午倦推書一睡熟枕痕着面眼茫洋有客剝啄驚屣履坐論二篆心開張鈎深法秘腕力健有作爛然傾一囊爾宣杲叔跡雙妙周史秦相法不亡道喪千載斯文弊驚此絕藝神工強賭我曷落文五色使我合寶出有章詒寶信出則有章見贈志　殷生殷生善自愛不待爲鼻還持梁貴人若若爭斂尉尋常行路嗟煒煌感名可致人懸購知君當賤黃金黃不似吾儕坎壈茅簷下飢死難學侏儒腸

壬申五月大雨數晝夜間作作詩紀事

迎梅梅熟復送梅纔過小暑梅却回諺云小暑一聲雷黃梅依舊回天公號令日日出龍公奔走雷公催騰挐勢挾百川灌罰較響震迪牆摧白晝黯慘集神鬼黑雲突兀撐崔嵬風師雨伯紛飄驟土囊箭簇爭喧豗赤烏三足景難駐金蛇一線光頻開乾坤戰鬭怒不息倒傾波浪海生埃農夫田婦驚寢逐泥深沒膝對竈爨南村北村閉門早丁壯屏氣號嬰孩數椽老屋存岏屹撼聲那復東西來補罅嘗愁乏把茅況乃渾舍生莓苔衰頑早痓腰脚軟濕浸何異雲濤堆有時中夜篝燈起簷霤洶洶如決排移牀盡夜屋漏注決渠到曉湍聲哀晃鷗鼓翼衝斷岸魚蝦得意游當堦黃鸝衣濕燕泥重交愁並坐如鷺猜流螢鬪閣蛙罡鬧疏蟬響咽懸高槐昔聞商羊好鼓舞乘氣竊出緣陰霾王公丁女失妃配玄冥祝融誰挽推端疑帝澒陸渾虐或議國禳時門災炎官熱屬皆退屏龍靚我靚徒相咍吾曹但學忍飢卧濕甚燒盡無遺荄三旬九食亦常耳乞米之帖何爲哉所思半爲行潦礙催租有吏橫索財吏怒只聞呼五百天怒猶或起汗萊明朝雨止不敗稼比隣賽社傾樽罍

和姜西溟斷硯歌

姜侯今代文章伯會稽六紙傳妙跡視草草玄兩絕倫臨池池墨眞成癖自矜摩天割紫雲匣藏三寸輕珪璧色翻霞彩浴晴波潤作露珠通雨澤蟾蜍吞影濕太淸鸜鵒注眼點深碧鄭都古瓦徒名存驪山沈泥少泉派平公巨璞誇異狀未免寶頑遐視尺龍尾鳳味爭相高等爲牛後莫護惜吁嗟此硯出端溪翦天之陰下巖石鰲膏燃紙踏穴幽鑿瓢出水穿雲窄偃覰仰鑿筋力疲傳歷巖口如重驛氈包席裹出斧手得一往往廢什伯尤物自是天所靳取畀姜侯寧非擇蟲魚細瑣不足箋風雅綴緝循禰迫隨地波瀾萬斛見滄溟噴漲添筆力摩挲一日數十過不問窮通與憂樂平生常戒灌將軍毀人不作一錢直如何酒酣罵臨汝驚倒坐人皆膝席旋聞推案有報施片玉已作太華劈君不見麟角能續仙家弦又不見獮髓還補寵姬頰只今此硯已滅瘢斷處不復憂重圻

埋藏委棄笑元賓豈坐將咎臧獲韓公作銘爲解嘲稱說仁義夫何益姜侯愛玩過夙昔作詩傳觀和煊赫萬襆千秋名籍籍西溟之寶竹垞書不信君看硯旁題識永不易（硯旁有八分西溟二字朱檢討竹垞書也）

余家藏沈石田先生春耕圖次和石田詩韻題後

我家世業橫港田春秧秋穫恒年年一經手挂牛角前畦壠吒吒驅犢煙柳絲榆莢鶯百囀日遲風暖蠶三眠縛柴爲門茅蓋舍圖我江村何宛然舉杯相屬知有意急脫世網名韁纏但願爲農識字忘懷得失如葛天

大年屢以書見招頃過其仍貽堂留飲連日夕時方病起家西友兄及王子賓臣先余集其家有詩和樂天韻大年屬予繼作

瞟城詩酒主居閒興味逸平生康節心對客愈微疾里閈三四人互引爲儔匹招尋及野外吾嬾爲一出踈騎賺人淸簾虛風瑟瑟

囊中富佳句循諷足過日既醉羅盤飧不殊初筵秩鑿谷託我公主孟眞賢室故笏猶在牀富貴君家物所守期天全所行不物慄至樂忘其形無得亦無失餘願付郎君英聲騰茂實

次前韻

吾觀漢東京大儒恒處逸聲價若赭山激俗亦其疾先生但養和遠性固無匹家世籍勳寵東阪守不出奠婁高林鴻弦奏疏越瑟我來正長夏泠泠消赤日蠟釀撥舊醅[illegible]披新帙君意憐衆生示疾維摩室我輩非文殊故是流連物高隱遠市塵未秋氣慘慄聯吟萬戶輕一酌千愁失笑彼滑稽人區區計名實

再次前韻

昔聞侯子瑜著述不少逸難柴照讀書累名輒稱疾家風遠在君篤學固其匹竊慚公超市寂處常不出吾兄發淸吟（謂西友）調如碧玉瑟（一作嫺嫺弄瑤瑟）墻東王君公相將輒永日豈惟忘理亂不復夢爵

秩暇即過君家靜掃瞿瞿室（大年所居室名）揮杯應妙理敗意勘俗物詠與師樂天不用中慄慄循覽唱和篇嗒然我若失一榻北窗風夢悟知非實

題吾友于畫冊（冊畫花鳥爲馬蕃侯題標之曰吾友于者取杜詩山鳥山花句也）

繁花暈淡墨千古實鮮少汴人始能之新意奪天巧攜向雪堂中曾娛東坡老此圖掃鉛華默默看愈好世人但形似亂插向晴吳短領間長喙呼名難具知息機安飲啄乘時刷羽儀或隨閒容伴或假上林枝當年邊景昭肖物非人爲寶愛及此圖前身亦畫師春秋相代謝物色亦分酹啁啾燕雀喧爛熳紅紫稠于焉賞心人盡向毫端收梟枝風露香弄歌管弦幽二物結友于興與杜老侔

學稼

學稼三十年窮餓正不免莫矜爲農頗得飽持左券（放翁詩人生爲農最可願得飽正如持左券）常年給饘粥辛勤猶可勉昨年乃無年生計不一展瓶

儲舊學陶甑塵近過范上堂仰母慈水菽歡不減強顏且承樂有
淚未敢泫曾貧三釜養酒肉具洗腆顏貧在陋巷不開一簞獻我
慙昔賢賢學步足彌蹇有弟三四人無力共生產少者仰泰贅長
各困資勝三旬或九食葱莫吞不糝此咎誠在余黙黙但自反瘦
妻面不光交謫理難遣癡兒氣力微讀書聲摵遠頗知蓽門儒弃
日食不覗是中滋味長患爾經歷淺所愧爲人子親老祿愈綏平
生倔強姿不敢干貴顯貧難向人言言出面先赧昨聞一先生守
官甘食澹月支御史俸僅辦一車攬身存尚艱難妻子長顑頷守
我舊錢鎛豐年行在眼

北行書事

峩峩者大艦云有物上貢力驅數百夫水勢嫌未縱前行巳邪許
後堰復築壅檣帆續續來銜尾無罅縫誰乎決其防意亦在利衆
豈知逢彼怒迴走脫羈鞚聲侔霹靂下勢若風雨送吾舟適當之

無異碎瓶甕篙師繫其頸牽去不容慟餘人各吞聲竄匿安敢鬨
相顧蒼黃間不及呼子仲前投野人居矮簷結茅棟低頭謗吾入
問言何倥傯阿母急爲炊知我未朝饔笑指二麥登水餅出磨礱
我非韓王孫情比漂母重再拜謝母行乃得吾儕從隔江有高刹
森森鳴鐵鳳問渡來叩扉孔釋雜像供守者乃農人啓鑰口唄誦
亦學牂家館意與北隣共豺虎彼縱橫仁義此慕用可知三代治
不厭斯民惷幸茲脫災虞暮歸衣霧霜敗舟者身安一夜波不洶
轉疑昨所經不殊一噩夢放筆成短歌嗢噱資嘲弄

待放閘行

水於天地性至柔其剛烈烈闞積石河淮湯湯接泗濟萬國梯航
勢不隔十里五里謹捍防約束洪流一門窄雙崖聳峙巉削成巨
木牽挽截瀾渚洶洶衝飛猶不已似嗔羣力與之敵彷彿聲摧鉅
鹿軍逡巡力却錢塘射長楸萬匹躍駛騠空山連鼓揮霹靂淩高
度隙難控搏力士手足見牛革坼岸漂沙未縱橫嚙玉濆珠不待
惜下衝入地誰使騰應有蛟蜧伏千尺泥沙屈強首倒垂波心隱
躍尾爭擲亂翻朱頁晩天雲奕兀晴空千絮劈羣魚發發爭上游
時見跳青與裂碧居人覗此生涎涎歡呼舉網繫刀出我似賈胡
到處留適歷艱險禳神醍喧磁朝逐市聲驅琤琮夜聽哀音激每
逢放溜心暫舒浩浩平吞萬頃白吾觀此水興長吁潤下澤物爲
準的當其抑遏不得行無殊士有窮巷阨　聖人聰明當四達
宕宕天門宏開闢雲夢平生八九吞溟涬一日三千盤簫渡隨人
無奈何利濟有時不在急

蔣子靜山貽余崇效寺唱和詩輒書卷後并酬見題橘社
之作

公琰少也才知名方弱冠貽我衆下歌羣公爭弄翰洮南足萬古
崇效寺詩既亭先生首唱行地江河灌噴然一聲發清唱遞珠貫有如琢玉成

試火文彩煥蔣子於其間青黃炫圭瓚讀書思義明豈徒衣豹半
不受紈誇譏而多篇章爛堂前獻靈光韻語無以換靜山公子今寄師是
家三徑裏求羊數相喚言畢雙樹林復結支許伴數聲天籟清一
笑角巾岸禪寂那云縛塵俗聊爾玩詞翰橘社吟可方白石祭居
然蒙賞音得非嗜土炭辱贈過錦繡開緘光淩亂讀罷三歎興報
無青玉案

北征

聖德巍巍溥海隅拓邊斥地萬里餘烽傳塞上落殘點乃有嗢落
稽天誅天戈遙指逖海北六飛一駕貔虎驅金花繡陛上方出拜
舞綺饌羅盤盂寶鞍玉勒氣騰踏弄風跑影先飛烏單行鎧鋌耀
日月鶩翎爭插金僸㟸沙堆風起旌旆動虹蜺掌握紛卷舒地中
鳴角百萬甲龍蛇陳合皆　天謨繫取名王致闕下師武臣力過
孫吳吹笳明月靜天末百蠻千載輩　皇圖

丙子上元前四日湯編修西厓齋集諸子小飲同次呂黎

醉贈張祕書韻

扁子目孫休欵啓而寔開我衢州部棠上都來謁君咸韶睟九奏
入座驚雄文浯溪冬落石洞庭秋空雲[illegible]君
昔遊其間健筆擒英芬芘騷及唐雅夫子真其選見謂乃張籍一
日光共分相呼得數子角逐回其軍我詩如飲酒未到氣已醺[illegible]
下[illegible]諸君於斯文天然盤紆縕清新闘險韻奇觥互有云寒[illegible]
以潑嘲謔忽而紛春遊鍾薄艷平盤飣餘葷八區一揮斥細聲息
蠅蚊室盈簷蒼蒸花坐我以三薰吟殘青玉案薔破白練裙瘦詞扛
芳翁高語羅典墳索居十年久冀野饁耕耘此生將半百耄及無
殊勳嗟哉從秋賦收此桑榆曛

十三日唐考功東江齋用子瞻岐亭詩韻

此生踏槐黃飽飲但墨汁從渠席帽破未解衫袖濕衙門闔雨板

何失亦何得征衣縫母手游子微祿急敢期鳴岡鳳[illegible]將雛鴨
[illegible]於須洞京華塵撲面不可幕良時過君家列炬九衢赤東堂
昔分務早韭頭已白夢符金屈卮[illegible]醉泥紅纓帽[illegible]荷
喧爆花匍匐蠻蜀泣四顧座上人所懷惟一缺[illegible]都門何所
樂樂哉有此客彷彿岐亭詩明朝寫成集[illegible]

送元龍之任密雲

白檀燕之陲黃崖唐所戍古設停障險今拱畿輔國重關二十四
仄徑相盤互書生非李廣弭節東韓駐斥堠靜不虞邏瑣備宜豫
驛騎赤白囊奔命喧朝暮應手妙一割馳驛無再諭行車憫俗疲
民撫當雜處弱撫而強綏仁德若煦嫗或時出[illegible]斷嘉穀上[illegible]
舊聞韋使君[illegible]學宮畫像具君至勤生徒文教復此布儒
術飾吏治此事有掌故縣人得君初鼓舞先行路黃綬下玉堂千
載僅此遇詩元龍自庶吉士左官迎親一水耳潮河正南注慈顏春風和平反

益其恕　聖聰方四達異政迴一顧行還侍從班豈厭承明住此
日別樽前平時共章句塞上須國寶莫惜詩流去

上元日集吳元朗齋以白樂天長安元夜詩明月清風三
五夜爲韻分得月字

十年不看長安月茅屋低簷度佳節有如戴盆未望天漫漫長夜
悲歌發村燈社鼓苓柴酒邇來民力弁此竭乾死螢窗吾所安無
盡一燈誰爲揭佛維摩言冥者明亦爲貧窮起檀越揭來蕩蕩行
天衢城如不夜何嗟咄星橋火樹未足侈百枝千炬無時歇近堪
炙手高薰天照野光明起突兀開筵玉饌金壺羅曼舞妖歌弄清
滑纏頭三十萬緡錢蜀錦越羅眼生纈輿臺倡優紹燿同軀爲鮮
明技非拙小[?]錯莫頭冬烘未信不完有短褐當今開邊極萬里
親駕　鑾輿杖黃鉞欃槍熒惑痛掃除烽火沙場亂明滅騰驤萬
匹寄死生地用莫如馬超忽三花六印神駿空臺積黃金市至骨

吾恨不能頸繫左賢王直搗北庭張撻伐又不能奮舌動天意陳
古羈縻但勿絕黎元愁困吾不知戰士蒼黃吾不惜得毋風痺朕
不仁手足已痿矜無缺平時壯心自比千里驥豈如今日凡馬蹶
場效撇烈吁嗟乎月明三五始此夜徒與數君歡一譬揮杯縱飲
氣湧唆捉鼻哀吟句驟[?]差勝寂寂卧滄江神傾意豁主賓迭四
頭此樂已成空坐使朱顏變白髮

新城先生招集馮文子宋山言周策銘方拱樞殷彦來顧
俠君蔣靜山時山言歸商丘俠君歸吳門以代馬依北風
越鳥巢南枝爲韻分得代字

羣山何崔嵬羅立宗一岱夫子生其鄉名德與之配羔雉皆名流
再拜領謦欬陶治洪罏鞲調和大鼐鼎斯文紹千古豈惟振當代
間時集數子一一公所愛古來賢達人後世幾置喙公如羊叔子
章也乃湛輩清讌傍菊開餘歡秉燭對告行有宋顧檣烏發相背

閑臺動星文武寺流煙竊（弑詩見白集）秋卷各束歸上第果待再辦粃或在前竊窕未足妃無媒欲自獻不忍爲此態吾窮行老矣得飽在乘耒諸君爲時出行藏師所誨

炙硯（銅人爲硯鑄集於銅爲以研）

吾生食破硯包裹走四方一螺供點黷百丈流昌光三冬尤足用文史互平章蓟門朔風起是身如鐵藏硯亦少研磨被凍如蠅僵欲草三千牘不借涓滴漿欲著窮愁書視爾情更涼吟肩正高聳袖手徒彷徨棄置復棄置吾心還自傷幸有爐中火熾炭頗煌煌炙爾如炙背頃刻敷春陽如何乾欲裂翻得汗流漿水火良既濟玄頫宛相將雲霧仍噴薄星月爭角芒雪花窺戶牖蟲魚注雪堂乃知椔柚功窮冬殆難量幽身既成直復令我文昌（文昌下士大夫之列見集物）

柴關（消寒第三集爲秋向濤席賞題畫）

黃沙擊面白日速擾擾遊子相逐蹤殿呼冠蓋鬧朝昏蓬萊仙闕看不足縛柴爲門我所嫺蓬蒿塞徑何曾刪籬邊曲澗盤略彴屋上缺角紆煙鬟今之畫者無乃似招隱莫言隱朝市明光起草屬夫君那許扁舟渡淮水吾無高議排金門蒼生環堵非忍存又無歡顏庇寒士廣廈突兀徒挂齒不如歸去掩柴關未忍此生負碧山伴吟有鳥花作齒此外洗耳了不聞有時驚雷忽破柱棟裏飛雲還作游雨

芝巖歌爲曹希文賦

古來愛石有奇章大小甲乙閒評量同時隴右供李相亦若樹黨爭雄強古來神芝感稱指內篇羅列抱朴子月精雲氣草木英青蓋赤莖雜黃紫兩者固是天地至神物誰爲合一增崛鬱米顛好事更無儔天憐其顛出殊尤整冠肅帶嘗再拜至誠所感神離鍥雲峯千仞蹙尺寸寒玉一堆凝滑楸紫珠朱草呈形模七明九光擢塵至商山之人恍欲歌靈均採秀來澗阿坡仙老饕發欲無謂言其味如雞蘇此石之稱良有以襄陽題字嚴劫冀出入袖中圭角刓徙倚硯北煙霞起千年有物常呵護曾侯寶愛情素玉山插几流玉脂銅盆供水如釧池吾初見之駭且歎不知是石還是芝峨眉天柱紛相妬雲嶼雲巖那足慕壺中九華若箇儔百餘未見光價騰蒼松之化問幾千歲枝莖堅成何年青絲幻作醉道士無是公語豈其然未若此石抽芝房靈瑞所産發奇光勸君纏藉還匵藏結束早入東歸裝我觀此寶過鄭環強費匈奪防貪頑世無國僑化韓宣誰與保此世守堅

贈王石谷

三吳妙繪推三王錦囊玉軸走四方投地鐵材揮不去當門鐵限穿仍防百年文沈風流蓋重開絹素神明昌要東二公忽跨鶴歸然一老烏目旁當其並駕驂翱翔尤於畢也推專場太常爲君晚

闍筆展君一幅神揚揚如渴得飲饑充腸羅君百幅意未央雜若越月情傍徨戢戢手書細作行延君小閣鋪縑霜與衣侍女陳酒漿洗硯磨墨奔諸郎自言得君之畫使我桑榆生隙光廉州使君對此氣亦奪謂君超逸神無方二公固是通懷者濟鑒炯炯非尋常吾觀君畫重歎息毫端直欲驅宋唐冥搜點昇窮古法觀其得魚筌已忘元章摹本亂眞贗昭道變勢橫青蒼有時匠意獨盤礴雲山紙上相低昂吾疑方壺員嶠紛愁思眞氣併入君毫芒不須青鞋竹杖還奔忙憑君濃淡出數本令我焚香盥手懸高堂一生山水願足償

謁少司寇田公漪亭辱贈古歡堂集後數日聞邸寓改卜即拈集中移居詩韻次和奉呈二首

倚戶雙藤書十車舊是堂堂京兆家賤子半生伏山野不識宮長如纍纍（公曾兩莅吾吳）擬擬由節導扶几鼕鼕鼓紛打衙自題像贊與

吾讀低昂紙上書橫斜新排詩卷廿有二連岐一鬨壓萬花橫空
硬語爭雄驍但驚文字累如鴉曾從澤國移龍節不厭殊音辨馬
提攜方治狀徵記載千古文教由長城（集中有詩賦點出二卷）
天衢轣轆繫笨車秋風回公關移家道逢獵者回騎馬手提狐兔
肩舉暇先生官昔意閒逸飲啖何物克庖衙一盃山芋蜀儲足餘
見首莪闢于斜還大睡身三十乘對之兩眼寒無花黃中真藝公
所住坐見棘木開棲鴉住平邦恩握丹筆呼抱不假鞭朴撾去天
尺五今更近補天何獨稱皇媧

禹城道中

連朝跳驟車腸肚噴相鬪今晨跨鞍馬穩可續殘夢放乾體覺輕
未縱意先送風和不起塵柳弱未禁弄敗垣數家村斑築補餘空
此中揚鞭去得句誰與共

壽嚴宜中及其姪亦見（亦見嚴宜中十五于時宜中八十姪亦六十矣）

神仙與隱逸極譚昔並論道在誰得兼維翁兩可尊肩差萬巢上
跡金松香倫富春垂釣者翁乃其裔孫況有魚陽訾石留法可殉
我嘗訪翁扉一笑朱顏溫留我盈觴酒引我涉山園泂潭歇幽咽
島挹涵清澈翁年今八十矯捷非攀援導養適天和灌溉靈根
有子爲兒子萊衣穿翩翩綵承接秋冬壽域開嬰嬰龍擅奇齡
二仙躡其跟憶吾父與叔相隨踏省門槐黃獻秋賦此景義同吞
作結陳未恨不升一村中林倘見招小隱謝喧軒長生如可學
願言問仙源

古詩

中丞宋公建復蘇子美滄浪亭有詩紀事謹和韻奉呈

吳越有國垂百年斗牛無孛王氣偏（浙翔錢鏐）爽時耆儕到成晚（錢氏近戚孫承祐據此作池館號南園）南園兀突倖平泉蘇子旅遊過其下坳隆勝勢存依然崇岡翠幹互虧蔽荒灣野水圍漪漣蘇子樂之欲忘老擠排不及良安便水之清兮水之濁濯纓濯足皆取焉滄浪之名命以此搆亭築室當其前羈窮豈假巧雕飾破窗野蔓吟山蟬（子美詩山蟬帶響穿疎戶野蔓盤青入破窗）滁陽作歌遠企脚（歐公時為滁守）都官結屋來差肩（聖俞晚年卜築滄浪之旁）吳中勝賞誇什伯嗟此萬古人長傳章家洞山增傑詭（子美之後為章惇家所有名洞山者最奇）青蠅點壁煩磨鑄蘄王忠壯貫白日不使風月人間專飛虹架山落遠飲佳木異本相鉤聯（紹興初韓蘄王提兵駐吳此園遂為別業作橋兩山之上曰飛虹山有連理木）寒光冷風（堂亭之名）森逼射意共蘇子爭清妍自爾廢興由釋子緇借佛力為綿延中丞作興賁敎化頑懦舊俗煩三湔曰此磊落負奇節希文彥國相周旋歎排閶闔通諫垣小臣奮舌能回天同儕屬目奸黨懼捃拾細故投羣賢江湖扁舟下棲泊置罍觴樂道甘窮遷六經文章本韓李豪吟意得空蹄筌區區揚劉染當世粉墨靡雜青紅塡靡靡從之聲一概獨披蹤起彈朱弦斯人一去不復作後生末俗徒拘牽行尋遺跡一憑弔煙景舉目皆澄鮮經營斷手但越月欄柱巍巍扶修椽八分三字鬱復出有如四禺來沉淵（文衡山先生書滄浪亭復揭諸楣）槎牙老枿龍爪攫邪豎亘石雲根眠西南衆峰何戢戢遠岫修嫮羅嬋娟五湖滄波經百折琴筑夾擊堦前磚爭奇獻巧難悉數臨瞰風雨廻星躔中丞來遊公事了扶行幾屐林泉穿窈衣退屏緋衣却笑憑黃帽浮紅船啼鶯不驚魚極樂山僧野父恩相宜人和政美悅惠化長謡健筆垂青編吾公故是歐梅侶疑有蘇子前身緣章也聞之歎起舞膏肓

泉石向曾痊況是景行有前哲行與儕輩同磨研寄身却在滄浪側（時余客興化其地亦有滄浪亭）把釣常詠滄浪篇豈知滄浪吾鄉里沐浴公德加陶埏急歸登陟慨以慷獨繞百匝難舍旃千餘年來一瞬息變窮蕃翳兼朝煙得從公教識取捨道在自勝彌貞堅（子美滄浪亭記中有自勝語公取以名軒）一生放意狎魚鳥嘯歌不厭長迍邅

同家弘遠庶常入惠山取泉步坡翁韻

何年雲中腴屈注此山腹碧落想清甘凡水豈其族灣回巧隱現竇沸抄渟蓄泓然一井潔綆綆走相續外吐池上虬中靜堦前筑合流淄澠分眞味方丈蹙對之清心魂可漱不可瀆小舟搒澗口照夜鴨頭綠相將得吾宗珪瓚淸廟玉昏黑到上頭遮與感僮僕頻年飽食艱未慳此一掬欣回遮日手寒碧弄餘馥（時余從京師還）眩轉雀舌新浸尋蟹眼熟感君致缾罌貽我以一斛

為李松嵐題黃山蓮華洞圖

拔地點峯三十六削出芙蓉明煜煜就中一朵萏萏光輪旭初升絳氣燭呼吸仙靈通往來五藥三芝采采足洞裏煙霞丹溜滋洞口麏麚神草畜容成子浮丘公寥廓一去不可逢對君此畫洗我塵俗之心胷

海坍謠為王明府賦并引

縣境瀕海民田之圮於海濤者久而猶科其糧王明府標初下車問民所苦覈得其實為請之巡撫具題而脫其籍縣人爭為此謠以美之

維嘐作邑何自起厥初斥鹵瀕海水分疆築城始宋代千室鱗鱗漸寧止具區東注由吳淞萬派朝宗一何駛馮夷鼓浪海若驕隤沙落岸何時已室廬為豬田疇淪入蛟宮百丈底蓬萊清淺未可期桑田滄海眞有矣征輸有籍履畝無積習相踵紛莫紀賢侯奮跡對　大廷賈董淵雲差可擬宏詞碩學老莫儔力障狂瀾起

稻靡下邑政靡賦調繁誅求到骨多轉徙賢侯息焉來翩翩惠化仁聲徧都鄙按行尤邮海旁民科糧水面何由抵亟策難將圭璧投精衛浪填木石爾天門蕩蕩呼籲通渙號施仁浹肌髓重瞳聖人民瘼照問俗中丞政事埤瀰除力請在賢侯痌瘝視爾真如子不敎中澤賦哀嗷但見添丁足耘耔近岸歷無趁船風年穀倍登什伯蓰行看上計接日角寧使諸人及腳指當今吏治有如公譬構大厦須文梓廊廟需材達四聰忍使大賢淹百里疾苦顛連如在身胞與事業從茲始君不見昔時魚龍出沒洪濤斜豆羹飯我如蒸沙今來處處歌樂土行車惟見溪柳與野花

題大理李公出獵圖

我皇神武靖八荒我公雄略常韜藏春蒐冬狩從校獵龍膺豹股紛騰驤殲翕熊獸亂積礫朔風沙雪噴蒼黃今之畫圖一披豁堅儒不覺神飛揚從騎猙獰怒馬出爭看斂戟鬚髯張闞如虓虎耽而視狡憐脫兔走巳僵只此橫行堪殺敵不待大將親提翦我公仁心騶虞比金鞭玉勒來回翔指揮霹靂一聲動餓鴟之叫還奔忪腰間大羽不輕發時清百物滋繁昌正如天驥德力備和鸞鳴玉驂康莊有時掃蕩塵氛淨草間狐兔除不妨

長洲曲送邑宰吳侯

古傳長洲是別苑後析井疆邑乃建通門二八連閭閈三百九十橋分半吳風清且美吳俗奢以靡賦重役亦煩敲骨還吸髓吾皇闢租有詔來吾侯噓枯栽復培政成最報奪之去有如襁褓提孩秋深淼煙水鯉魚風乍起挽侯侯不留侯之舟今日瀰瀰儴歌采蓮復采菱是中兼有思侯聲對此長流雨淚傾送侯萬里之崑明

乙酉仲冬余將有中州之行陸元功金紹庭舟次山塘餞送時家日容徐端揆以公車北上同會者益都趙秋谷同

郡尹又黃孫弘九吳學山諸子別後記韋寄元功紹庭

我無適俗韻句陶久謝四方志結束爲酬知形役心輒喟故人諒我行載酒揚舲至峩峩閶門道翩翩書檄馳清顯雜賢聖俊味薄育蔵陸郎士龍儔日下何人擬金子學孝亭允矣稱無偶紿孫子門爲人歡言出悃款昇結在終始談辯或驚筵張我一軍氣徐迦介而通阿連才悟備二子方北征雲霄爭奮翅誰歟太白狂作詩要乘醉趙璧天下重寧有遺世累卓犖坐上客相勗各以義取適行止空不灑別離淚隣舟飲紅裘相次非御比攜手斟酌橋此堤白公昇前賢有遺惠來者恐失墜落日送行人相送寧有既霜嚴林樹空吁靜嬋娟嫦相顧二三子形影同一地吾言別非久北堂望萊戲食言有如月青雲非我企慷慨驚棲鳥礫礫鳴復起分手各前期感君綢繆意

余與周漢荀聯車過滁州余銳意游山欲挾漢荀甚力不克與偕既而作詩爲謝次韻答之

與君蹴驢車相將亦已寡平生慕六一結興頗瀟灑借騎踏晴明不愁泥沒踝如何成獨游笑君非健者衆山雖戢戢吾意有取捨醉翁豐樂閒林亭須整爲正如歷亭途一涉即請假君詩雖滿幅真境何由寫口則談朝事身未脫草野吾知君有言聊以解嘲也

清流關

清流之關高崔嵬控制南北何雄哉長淮初渡江未入曠野漠漠多風霾騰驤萬足秋草乏驚鶻百隊寧容開兩崖屹立龍蜿蜒一澗中亘雷喧豗坡陀礫确真走險失勢落足寧非災屯守之要此第一當關虎豹誰能摧南唐國勢亦非弱十五萬衆同傾頹周師平滁由此入戢擒猛將如提孩信知在德不在險非由天命有去來書生談兵最闊略千古興亾付酒杯

磨盤山

天地一大磨日星如旋蟻人生於其間賦形么麽亘茲山語昔吾
高下百堆廩中不容九軌盤空一何凜頗疑氣運斷造化泄其妖
吾生涉艱否恒若茲山矣鞭策強自施疲驢呼不起行行就坦夷
出險民有喜

家宰公招遊西陂呈二十四韻

今朝風日和出郭過壽皇聯騎逕澤間數里指淸漲上公開樽俎
鄉閭互揖讓賤子忝部民豈惟行輩行西陂如東坡學人盛宗仰
重以御筆題蛟螭纏兩兩遠勝石湖濱偏隅揭孤牓珍賜羅尚
方球奇非一狀再拜乃諦觀不敢觸手向丹青顧陸徒煙雲疊屛
障淸猿掛樹吟苔風凌霄颺南極臨一星信是天所相時掛壁有唐伯虎所
畫南極怡然心神融邈矣毫端旺園林方經始鞏石自茲碭休嗟遲
歷脚方此供撰杖憂樂久同民未暇恆淸尚競傳別業名篇章恣
跌宕前臨千頃陂雪月共泥漾雲端有鶴來沙際鼓羽暢有學語詩以
沙之句鱉鶴築亭將貯之東西招且放畫撓雜絲管何乃似吳榜聽其
如所如歸心吾已忘不見扈亭西幽襟自此曠詩用韋日落猶銜杯
倒載迷所嚮謝公丘壑情感之發淸唱

塗山

塗山高巖巖神禹生其配奠安萬古民過門遑入內呱呱乃象賢
傳子非私憂當時鎖支祁百怪喟自廢山巔崇廟祀俯臨衆流滙
七十二道泉一一若朝對坐想萬國侯來會文明代至今山下村
恍疑趨劍佩

荊山

吾經荊玉山未愜登探願聞說洞中石瓏瓏摶雲霰玉生固有胎
不以青黑絢卞和彼何人抱璞奚必獻再刖自所取無媒而頻衒
士詐常奪眞物貴不敵賤泣之亦何爲爭乃劇尤怨孰云空山猿
荊人哭佐卞陋哉何曾言望道信未見何曾詩空山日落猿聲似是荊人哭卞和

道出鳳陽府後

滑滑黃泥村經過骨應折地名黃泥鋪行人過天雨必有戒心過而將出此途來朝恐陷
淖未言先縮舌茲行犖确坡凹凸帶殘雪舉鞭指羣山入眼欣一
瞥關千近可憑雲毋遠堪啜日精與月華兩峯聳截嵲聊慰行役
人豪吟勝羈紲鳳鳥久不鳴苞羽應棲穴盛時空自擲岐山非爾
列

滁州早發梅香撲鼻感賦短句

青松被膏沐香稻含露珠物性各有候造化通喣濡向曉絶塵跡
自得不求餘達人解其會物色常不虛茲花壓衆芳受氣寧後歟
雪霜貞其幹沆瀣濯其株靜夜發芬馥亭午常不如無乃厭煩囂
斂藏避俗徒始知天下士眞賞亦已孤弁勸善學人平旦無損諸

桃花泉次和曹醝使韻

我行惠山麓眷此第二泉屈指蜀岡井猶列茶經先坡翁念鄉味
愛護非其天不如此使院轆轤轉芳鮮綏山昔分種先影動脩椽
豈謂寒露漿翻作桃花然石倉攤書坐汲古羅前賢品題如六一
活火時烹煎

又

平生文園渴所欣一掬泉沁心對寒碧品味論後先古井恬無波
不食安其天有時出甘芳庭花眩紅鮮我欲揚其名苦無筆似椽
敲火煮夜月一酌氣灑然將毋廉讓間置此曹李賢行尋桃花茶
作配石鼎煎

又一首呈李公

李公管榷暇高吟淸冷泉謂我如思光未讓海賦先願言共欣賞
何必桃花天味如君子交淡成不以鮮江湖常遠適牽船無一椽
拼嬰分小杓如魚濡沫然歡顏廣廈庇不異前賢賢況此需道賜
烈日無憂煎

初冬時丈用咸同賓臣大年與余集蒙泉浴日堂限韻得
爲字

朝日初在房踰陽有宋爲庭前雜纈花向老如角卝堂中菊傲霜
芳菲吐餘辭眷此景物佳餉客至日晏仙翁八十餘詩酒驅使慣
墻東老君公世人罕識面侯喜數詩竿大魚亦非願主人郎曼容
情不在仕宦諷詩樂考槃筵易得好遯抗論復銜觴一醉笑夢幻

舞劍圖歌 并引

大理李公命吳郡吳生繪圖一美人拔劍舞於庭二美
人舞罷插劍侍左右公坐觀之戲語余爲言以弁其首
余援筆歌曰

君不見開元中西河劍器推第一裴旻舞之勢滿堂頓使道玄吳
生畫超逸又不見張顚草聖證入神每爲公孫大娘渾脫舞初畢
君今何爲作此舞劍圖曾夢飛空有仙術丹青宛轉無一失我今

對之開胷臆感激豪宕理可知信哉把劍猶把筆李公自是天神
儁笑擕天女神姿溢采昏皓齒流橫眸纖羅華袿分行立歐冶鍊
金成赤堇山精出絶鉤湛盧誰取將夸容軼態來剽疾或收江海
雷電光或揮虹霓螢落日鬼物撇捩頓鍔鋋天地低昂在轉側誰
爲雌者誰爲雄或恐鞘中鳴躍生冰翼彼姝者何子楚宮鄭衆寡
絶伎名倡陽阿愧豔色宜春北苑教初成偶落人間非凡匹不然
杜老詩中十二娘弟子芬芳此其特那知利劍過大食理君亂絲
不費毫芒力髑髏袪闢菌席陳迴翔踈峙驚千億我公坐觀何寂
默會臈百脈長鯨吸顚就新詞三婦豔揮爗銛鋒可殺賊吳生吳
生畫此褎邪動毛髮二八絲侍雲鬟忽劍乎劍乎光屈列頓挫瀏
灕聦眼瞥是中變動有鬼神使我尋之端倪絶豈徒巧寓旭之心
戲海羣鴻看一轍

霍山廣文陸行菴寄惠梅花片茶賦詩爲謝并示令子綸
署

世間百事判淸濁肉食者流恥壑谷何人品茶復品泉擾擾曾中
但五欲靈芽瑞艸不絶生半棄窮岩雜野蔌中泠一杓不分江二
泉亭畔供盥沐小園水遷縱多事終勝權門臭酒肉行菴吾友冰
雪姿一官廣文寄遐躅如丘學舍都講餘終日吟哦霍山麓偏愛
清風兩腋生七椀呼來猶不足當春蓓蕾偏山中一旗一槍鬪淨
添蕊尖揀選貢天家雀舌丁香紛標目梅花小片摘來稀須越咸
池日未浴入雲深處得芳叢衣霧濛濛眩轉矚青瓊綠髓滿筤笭
浥露含煙貯芬馥焙處銀盆蒸若嵐采時銀甲裁如幅縱經織指
不輕拈況是銅爐尤憎俗煬者須知火是文鮮新不使炙來熟陽
烏飛出署光開收拾輕籠裹藏遠山下流泉滑且甘煎烹入鼎菌
蠢縮松風庭院蟹眼生定州古甆白勝玉雪花雨脚半浮沉冷蕊
暗香噴寮牘始知開壓百花頭頗似此茶空百族蒙君憐我嗅味

同遠寄一瓶緘封肅開緘爲爾滌心源煎成令我舞茅屋郎君昨
開咏蓼軒 軒陸子名 連宵疏瀹煩腸沃斬新詩句似家尊數甌頻傾快
一讀許我年年餉雨前不信此言言可復玉泉仙掌已悠悠陽羨
月團殊碌碌爲謝山神產最靈寧慚漢武稱南嶽吾今珍重過雙
轂不羨步兵三百斛盤筵穠腥堪洗濯鴻漸茶經君早成又新水
記吾還續更裁雜咏寄天隨茶事十章酬唱數

徐觀卿靜樂軒對菊同俠君分韻

陶令籬邊景藏之在一室靜發太古香樂意融無極同心二三人
相將坐更寂遼遼一榻化天地是何物門前剝啄來送花更遣力
中園浥露華四壁添佳色隔戶置龕燈圓覺誦一帙新詩几案間
盈把珠璣溢吾與聞丘子 聞丘俠君所居卿以自號者 擬予在仙佛幽懷不能
捨清言忘永日明當倒芳樽西風熟稻秋

題水周林三首次日容韻

城頭點點山城曲粼粼水結屋如浮舟開門絕塵市雜花檐外植
澧蘭與沅芷載詠湘君篇命名取屈子
伊人水一方纜繫沙邊舟推窗披宿霧拍波弄輕鷗茫茫大造內
蟪蛄昧春秋悠然山中心一日歲一周
西望潮生閣（閣在白容園中）東坐水周林我宗洵多賢出處共一心矯矯
風中翮泠泠弦外音老矣無適從來此長相尋

奉謁郡太守陳公於內衙追次韋蘇州燕寢凝清香詩原韻

聖朝重名執如公香公之所臨地執熱咸得涼清風天半
良牧
至灑然白玉堂治狀皆第一疲民胥樂康我吳故甲郡股肱
帝難忘賦繁困荐飢天心以公嘗韋房罷飲讌劉白減篇章回斡
造化樞混茫神功翔吹生還嘘枯患澤普洋洋從茲兵衛撤宴然
撫海疆

再追次顧員外韻呈陳公又益二韻如前首之數

西齋隔塵境北池漾寒城（西齋北池見韋白二公詩）風光非曩昔燕寢肅檐楹
草綠僅承座五馬不窮庭寧知大藩貴尤覺畏人清賤子非顧況
拍毫賡雨晴仰惟家學茂復稔儒術精石村固道髙滄洲繼詩鳴（石村公之祖劭漁先生集名滄洲則公集名也）袖中有新本吳歙眾耳傾正學屏異說（時有立說詆宋儒者公以爲狂命還其書）豈惟佳句驚簿領罷勾押文誥壓西京

庚寅八月十七夜虎丘玩月

蒜山金閶西游侶雜沓至舉城士女出尤趁秋月媚嘈咇競管弦
娉婷炫珠翠避喧性所安憂閑心有寄此夕月猶圓（昨夜始望）賞會衆
不萃獨游無相將衹以幼子侍東山望月生首頫足雙跂盤陀千
人石梟比如牀置上想古之初天地發奇祕及乎登涉多坦若周
道視環迴千章木一一如樹幟獨缺其東隅飛輪懸空致正身以
當之危坐不敢跛釘盤有肴藪取足非求備一盞當一更三蕉輒
大醉丸丸漸當頭天公爲予遣泛灔出鎔冶碧虛去纖翳五行金
之精於斯結英萃風露釀佳時舒慘禾易位晶光凍遊灑歷歷爛
幽魅下注此磐石高空亦快意轉憐廣寒宮無此閒田地浩歌或
曳屐放狂亦長喟有時仰瞻天枕石而鼓臂我欲招顏公補書殘
碑字我欲招白公重題東武寺蘇公復相攜穿嶺細路愁不羨清
遠遊荒怪雜夢寐繁燈漸熄焰古桂飄遠吹遑問夜如何欲去未
忍棄所希靜者徒樂山得眞意清景不待募收之付篋笥定知吾
斯遊可傲千古誌

玉泉觀魚歌

玉泉山之麓寺門左出池一泓有亭巍巍插向東繚垣其外環其
中欄檻列坐迴廊通沿池甃石始何工傳自唐中葉賦詩有白公
湛然清淨水不波亦不風霖潦不溢旱不竭深不數尺常溶溶有
魚百千頭鱗鬣可數如投空網罟擉刃不到此放生續續無終窮
大者若巨人小亦攜孩童目眩心[illegible]斕斑五色兩周銅我疑此
魚之生閒氣鍾寺僧爲言取之凡江湖久置茲泉變形容似有金
丹換仙骨或倩鬼物施青紅中一黃衣魚之聖衆魚群擁如朝宗
其他深赤雜淺碧扱藍點點如染烘南屏金鯽爭似此坡仙所識
猶凡庸遨游散漫俄一叢兀爾不動止水同或如偶語路邂逅或
若仰領頭喁顒馴近階前得食雀俶爾遠逝翩驚鴻饅頭牢亢夙
所嗜但恣清玩無由供爾應不貪吾不餌淡然恰遇忘機翁不爭
江海濶空闊不嫌跼蹐投樊籠吾觀此魚三歎與漣漪之水澤厥
躬塵埃屏絕出異彩山谷雖遠無蔽蒙　天書賜額驚游龍　詔
令護惜防愚聾側生之士伏深淵慎勿錦繡藏諸胸慎勿錦繡藏
諸胸請看此魚一顧邀　重瞳

匠門舉子滿月後予爲作歌志喜

人言天道恒茫昧我言人自無知天不憒昨來測天偶有中恍疑

問天天有對吾宗匠門失賢嗣賦予或薄形神瘁嘗思造化理可
知一氣胚胎物得之其間壽夭天何爲惟有積善之家宜有後天
必還汝生佳兒去年隻身宦京師西清倖薄不能歸賢哉內子遣
庶婦代侍巾櫛克牀帷吾爲寄書情繾綣上言克閒之慶可操券
來年湯餅供此時天公定不乖人願陰陽之感豈不息抱衾非爲
悅其色上承宗廟下萬世敬愼重正若弗克自言非有五日御蘭
夢之徵一夕得告歸計未及月辰孔釋抱送抑何急是時阿母驚
一躍居然無害先生達王芽珠顆浴蘭湯繡褓香襯剃脂髮豈惟
符采無聰明頭角嶤然有奇骨岳岳耳及肩爛爛眼生電不待試
啼聲英物望中見興宗并受絡秀家公書可付兼祖硯孝廉船中
講席陳弟子詵詵自遠臻吾伯豈惟淋一身匠門志在扶乾坤家
庭可無紹述人咳而名之欽有帥撐眉拄眼看此姪天公天公慫
欲踐吾言生不十月月惟七

匠門太史以九月朔午飲浴日堂晚而集于卅勤與同人
共限昌黎醉贈張祕書韻

工當志稷禼豈曰不求聞況乃行其義大倫先有君卅年踏槐黃
工進恥以文羽儀衡風鵠心迷出岫雲吾家匠門子桂林擢清芬
燗此棲棲者老參立螭聲價惟滔天浪清濁何由分挽之曾高替
力倍行三軍今夕是何夕有酒且共醺蒙泉老文伯氣象盤絪縕
陶牆縱歌呼相將驚吾衣座中多耆儒咳吐珠續紛至味出淡泊
蔬飧勝食葷神功阿連句妙跡羊欣褰寒生千尺雪格盡八區坟
懸知東方國生華朝朝薰回看齯齯予其巔壓萬墳明時吾已棄
田畝安軒耘引君務當道策子霽腨熙此堂暎浴日書鐵有餘曛

寶雲井

寶雲之泉何年始鑿鑰曾聞雲共起轆轤高架汲清深日食雲堂
千萬指下界遊人逐隊來白汗流漿渴欲死能令一勺返神魂芳
甘應與中泠似井旁簇簇多旗槍山僧采之佐此水是中陀落深
窈窕十景標名費幽討清暉軒碧玉沼廢興陳跡埋荒草獨有此
泉沁此心洗盡世塵可長保

妙高峯 在龍峯

在昔聞華嚴德雲曾住此問法交善財茁圖示深旨一峯高且妙
覽物究終始至今浮玉山臺名竊所擬寺僧爲余言遺踪石可指
長跽膝穿痕跂足屨存趾斯論吾不憑好事驚俗耳獨喜陟其巔
狂馳競鹿豕少年誠奮迅吾莽與之齒飛雲臣西來襟袖霑若水
湖山遁昔形頃刻送尺咫太陽所照徹蔽之以靡靡千山無高下
百物失醜美舉頭不能遥遮眼誰所使凜凜不可留翻如踏塵市
吾欲排天閣驅此不再起同遊挽袂歸一笑呼止止

匠門將入都詩以贈之 五章

我交天下賢之子乃仁人溺者待利濟瘖者思吟呻子能給其欲

天下寄子身況乃本同姓遇我如天親
與君志業同萬卷撐故麓君能味道腴藜光燭天祿戰勝弟子肥
說義師儒伏匠門眞大匠樸村守其樸
我家樸樹村三株擁茅屋長風萬里來短築一編讀雲根包裹深
(宅後三大樹旁有經丈石筍皆既滋長各抱有之餘少時猶於拆裂處露其石今皆不見矣)腹筍遺忘速唯君
長念我窮老穎愈禿
相聚何卒卒相別巳駸駸廣陌載脂牽長川歌揚舲青溪帶餘駛
白露園晚英灼灼寒花黃莫放離樽傾
斯人不可留麟鳳在郊藪九苞颺異彩一角趾彌厚陳力功後先
簪筆史左右去去輔明君吾釣任愚叟

古詩

陳滄洲先生寓樓聽琴次韻

終年兀兀山之關閣前青楓又黃落東瞻滄海胥潮流西望長安煙霧漠使君高寄心悠悠作詩寫字不起愁獨憐一片孤飛雲暮然淚落瀟湘秋冷冷沙渚指下連大弦小弦遞輕重平生笙笛不到耳好竽寧博齊門寵我儕蹈閣選寒衣坐聽激昂江水飛月華西去紅旭上民物解阜遲音徽

兩割肱行

松明有婦延陵裔曰嬪於汪孝且義入門事舅與事夫心無低昂兩不異夫之事父如事天我由所天推而暨況當遠客夫未歸婦道兼家子職畀舅病日篤寇且深門外黃巾塞烽燧倉公扁鵲不得前藥餌鍼石何緣致舅不糝食可奈何清夜訴天淚交漬心知毀身非云孝教以經常乃不匱此時不割舅不生利刀直下視左臂縷切紛綸調若羹羹雜椒桂芳生洎一酌胃為開再進病不滯無何推枕神揚揚乃知婦孝感天意夫歸為謝再生德事聞其里賊為避迨後夫客久不還十年乃以一櫬至仰天大叫天蒼蒼不能殉夫哭至地下有髫齔兩兒郎舅姑老矣難捐棄活舅非吾能活夫徒有志病不奉湯劑空餘右臂不為截豈無肥脂充牲徐身取一臠為夫祭侍兒驚歎血淋漓觀者涕與淚垂四左臂肉割為舅右臂肉割為夫前割肱非好奇後割肱明區區活舅事不易祭夫古所無人間大倫昭天壤事舅事夫寧有殊心之權衡由至性仁義道盡名非沽我來廣陵交令子開筵燕喜潔俎壺問言七十方壽母紅萸黃菊枝交敷諸孫森森咸玉立樽前一曲鳳將雛滑甘瀡瀡不缺供自此百歲良足娛自此百歲良足娛天之報汝必不辜富貴豈敢忘母勖君不見天陰雨濕痛常在臂痕雙裹聲一

呼

題汪氏五世讀書圖

司馬有介弟（汪伯玉之弟）挺拔友于篤姜肱共寢興汜毓世敦睦至今讀書堂秋樹根盤伏盤根亦何已越世已及六棼棼修阿母賢（為兩割肱行者）然名與形管敵在昔枯桑君泄氣通期祝又聞魏博妻割耳投棺哭母今駕前烈于食有孚速復當澤五世萬卷勤夜讀

仿園燕集限二冬韻（同集者鮑文始紫彥朱荇汀宗唐崖皇吳東岩程偕柳程夢想友暨主夢於張湛思修思竹園主人也）

昔在炎漢廣陵肇封蓋祖來宅開儒之宗明道正誼不雜其悰曠懷高躅舍此曷從羣賢萃止月維夾鐘紫簾宿霧掃壁蒼松寒宵乍煖炭熾酒醲掬管抽思啓予疎慵

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連日雪同韋哉追次東坡禁體詩韻似匠門

翰林換酒解金龜昨宵擁被氣先知開簾檐板堆高低凍雲不動風不吹千鍾百榼客叵醉不爾寒威上霜髭吾羈江北望江左多恐堅冰斷流澌千山嵬峩沒翠黛萬樹摧壓防欹危兒童牙爪搏猊猱戶口排比呈薌絲崩騰天馬有天使眩晃人海非人為羲和御日出恒怯星宿失次誰維持晴光三日不照徹凜凜生粟寒膚肌而我當此苦遷次（時方移寓）敗屨笑倒街頭兒豈知陰凝復相待一夜[illegible]埋無停時窗前叢篠聲不折枝枝低亞如張帷又疑鱗甲互盤屈庭院攢蹙虬龍姿蒼松似迸鮫人淚瓊瑤倒挂非淋漓巨石皚皚森鬼物饑烏啞啞啼階墀冬瘟一洗氣栗烈（時多疾）徑擣轉晴雲紛披古云盈尺則呈瑞喜動萬里寒空馳阿同和仲酬唱多占年穰穰賀一卮明朝瓦溝還歷亂崑山含曜曙色隨陽和大地春蕩漾帆檣背發隨所之

壬辰上巳顥三邀往查山別業追和李長衡先生西磧看花呈同遊諸子韻

今朝三月三禊事愛水涯好山排船頭一一心相許查山更主我豈不快此舉湖光三萬頃天地開一宇況乃建傑閣此處足容與歎息竹垞翁空期作游侶昨歲題詩人蹉跎未參伍（子[illegible]不到[illegible]以[illegible]）存者各一方遊者渺何所暗香空斷魂繁花迷深塢恍如玉皇家羅列惟所取豈徒武陵源爛熳無主對花對湖山日夕相爾汝潭東復潭西高下無列堵籃輿經其間策杖與屐鼓日脚亂風颸人言次日雨歸舟過西磧不妨翠浪侮豈其如吾游魚龍更掀舞吾笑大拊掌舟人噤不語回首好湖山一杯酹清酤試截虎山橋灣環作吾圃

查山六浮閣次長衡先生韻示顥三

青山無數迎我至波面五六相沈浮岧嶤飛閣正俯瞰可[illegible]李子生不銷其吾愛吾來三宿有餘戀與君偕隱期到頭朝煙夕靄饒萬象量才揣分甘三休梅花飄零梨花白花開花落無春秋此中著書足可忘歲月行當包裹筆硯與子謀（[illegible]）

疊前韻寄繆湘芷編修

昔與繆子游邂逅湖之渚一笑凌雙屐百篇漫相許至哉長衡言緒多不能舉（[illegible]）窮搜極巔崖闊略憩梵宇行行一揮手窮達異所與爾時攜吾弟謂此亦佳侶重來舊所經歷歷什記五狂哉石樓題丹亞云藏其所（子句曾題詩石樓湘芷[illegible]今為寺僧污漫其處矣）長留萬頃湖礦此千花塢[illegible]菜君所棲巢由我深取繁英續閒誰當為之主六浮閣中人已惟子與汝（謂顥[illegible]）曩聞臚唱時觀者如牆堵乞歸久不能清遊可復鼓念君不能置濛濛吹舊雨查山劇名勝棲遲莫予侮寄君一章詩對之當色舞銀鱗入饌鮮珍禽隔花語萬卷信手繙千鍾有酒湑君當一再聞毋為名官圉

西山看梅以後時零落詩以自慰

舟入橫塘路西山森列屏有山皆可陟何必山山青況乃潁[illegible]濛煙霧蒸不醒所以萬樹梅湖光闘晶瑩此花之破萼節候每試登今年殢芳信仲春爭揚舲我生每後時看花亦伶俜枝頭三四點落落眞晨星視之如老友遲暮占奇馨況有桃與李輿臺亦尹邢湖面湯落日銅鉦眩層層萬象山間與松風奏清泠

三月初八日次男初舉一孫越三日崇泉摶園恒齋原雅冕毋徽五壽承天裴諸君集余卅勤堂限少陵徐卿二子歌韻賦詩余前賦一首不在此限（三首）

我年六十又加五今年三月始有孫一孫何止萬金產婚賤玉貴且未論我祖昔時如我年我已代父致養焉一堂諸孫何翩翩少長上壽皆駢肩或磨丹鉛哦句讀或截篔簹恣騎之有時問事競挽鬚吾祖一笑撫其首到今追憶歲遙遙每慮伶俜世序凋玉芽珠顆見今日羅薦闌湯驚昨宵諸公賀我競舉觴謂我霜鬢如此孫初生我言得孫猶未晚豈無老人舉子方孩嬰我心常足不求盈窮亦不敢怨達亦非所驚孫乎孫乎承吾志異時無取徒簪纓將使民安物阜輔太平

吾聞渥洼之水產權奇紫燕赤電飛相隨又聞大宛之山天馬集是生汗血歘玉兒今朝啼聲耳何徹疑此騏驎有儁骨乃祖辛勤如老牛泥深雨滑囊其頭厥父長大亦可憂豈能投筆攫取萬里侯頷恠地精生此十二月期爾任重致遠利人功德無時休（孫生在十二月）世間男子誰最奇韓范富歐四傑曾肩隨吾今老矣志湮鬱有兒將壯復生兒兒生荇宋良瑩澈不殊秋水皓玉骨吾將付汝書汗牛何人為爾出一頭昨宵有夢解吾憂不羨漢祖十八侯廬陵先生一緘示之兆（余初七日自吳門歸舟行玉山道中時將[illegible]鼓夢有持書謁予者開緘有廬陵先生四字）丈夫當與文正文忠魏國鄭國爭毋休

曹銀臺西堂張畫竹三幅余爲作歌

炎宮赫赫行時令高堂綠淨簷阿垂入門一笑寬禮數夏簟八尺鋪琉璃猶嫌窗几清風少壁張三幅琅玕枝琅玕亦何奇豈惟俗可醫義和馭日足退舍雲濤駕空交擊馳靜中森森蒼玉立六千君子萃於茲息齋寫眞如老可以身入竹竹卽我神凝智不分對之意消復可盤礴竊大常一枝金一餅千梢寒翠愁孤冷根閒稚子長龍雛謖謖解籜含聲影近代推朱髯修翰發清妍一叢兩叢蕭郎筆風轉竹轉祖所禪[illegible]轉而特不知其所自耶惜哉淇園徒下逮渭濱亦充饌豈若三吾子畫此堅貞泉石閒蕭疎長勝松與杉公乎供此非無意夸父者徒至此如入冰谷淵呼嗟乎不讀五千卷無由入此室插架數萬軸過眼留已悉不比堅儒困呫嗶公乎此樂眞神仙頭銜於我何有焉毀茶觀畫聯新篇灑然坐我新秋天那知亢陽着樹初號蟬

奉陪曹公月夜坐柳下賦呈

柳山先生性愛柳公以柳山自號山均一樹百年久西遮炎影桃笙涼東望濃陰榆花偶榆寺在其軒露和千縷可玩無栗里五株過多否却呼殘牀與我共廣庭待月發朔冥丸丸之月樹頭來淨拭明粧脫霧霧參天黛色儼張帷潑地蟾光勝流汞嶰谷之竹嶧山桐並植還供綠管奏只今孰似濮筍便談話風流眞昔賢笑謂無如此良夜買酒欲邀情緒延龍頭六唱石鼎句厥劉盈托彌明傳

謝酒眞進士分餉梅花茶惠山泉詩以謝之

我性不飲酒嗜茶乃所獨自笑百年中水厄定千斛清酎沃煩腸何如寸芽綠從事未到府閒然眩頭目將無負我身用物有定屬且從汲冰雪未許沃醲郁造物每乘除此盈彼不足君從山中來分餉恣吾欲霍唯南嶽靈佳氣萃草木蟄雷折芳鮮曉露滋膏沐一一含暗香垂垂出細粟採掇淡紫煙試焙先紅旭揀芽括貢金裹錢易片玉我昔鉤煎吃開緘由二陸謂劉桑扶服一爲灌山教諭一爲宿遷教諭一酌清心魂五濁換芬馥梅標百花頭茶魁萬艸族佳名誰肇錫並論吾所伏淪以雪乳泉取之惠山曲色香味來弁三絕擅茶錄配君清詩清云何入我腹亟起潔鼎銚松風吹謖謖蟹眼生幾珠又恐湯過熟嘗之屢起舞幽芳馥滿屋在昔聞頭綱月團龍鳳麼未免雜膏油眞味去以遠揭來重陽羨下視同臣僕感君瓊瑤意不比凡旨蓄渴疾已文園學綿質夜讀吾本留餘甘報章徒自愧

答鄒泰和見贈次原韻

大道日昭陳先哲感宗仰性天難遠聞典學戒鹵莽夫君擅才傑披雲露英爽昔聞吳晉盟黃池但爭長泰詩云前喆聞汪詞壇迭爭長猗與張夫子謂儀封公鐘簴振遺響教胄先直溫所冀德心廣君今與華君[illegible]元南國寶競賞二妙欣結隣三徑開過蔣溪頭雙飛龍與鬭猶並轡絲纓續招邀是日開端午顧三招二君小飲妍詞曲推獎最哉追前脩歲月愼已往

題漢昭三友圖

我昔家在樸樹村三株亭亭高入雲數里遠望衆所尊村南村北皆弟昆求羊二仲了不聞繪圖但寫盤錯根科頭一卷手自繙心之所得誰與論及來城居憎市喧中有靜者常相存吾宗之秀北田生漢昭構別業於城北之野田岸鄰突兀亭池臺榭之勝顏曰北田因以自號陸子唐子締風盟與我新居隔數垣古心古貌喜共敦北田前年搆爲園移置亖開藥崑崙南城載酒此嗣樽我惟而歎地軸翻及披此圖驚一披留譜五嶽久吐吞誰歟畫手開朝暾松風竹露膏沐新琪花瑤艸四序春開徑三益常相親瞭然眸子添毫眞家傳黃石不致君早從赤松雜處麝筆牀甫里鎮隨身大飄得句稱山人謂陸唐二君相與抗志凌風塵蓬壺仙島環大瀛氣象黛恍神仙迎山凹若許着老兄一丘一壑專姓名

次韻查太史夏重小庭雜植四首 時太史將乞假

神京我昔游廣陌君共騁皆眼異衰榮人意紛不靜請看瓊樹姿奇芬吐層領雖有良田苗力鋤不盈頃葆君玉蕋真渫我不食井長林抱孤英紅芳眩百種上君白玉墀乃在一朝寵寵光正多注斂退抑何勇合抱常自惜千雲讓把拱

前庭蔵蘭若拂拂多清風誰歟揚其芬君手有化工臭可媚幽獨且許同心同四松更離立入門影童童

霜根結幽屋灌溉幸不匱養此梁棟材亦非爲市利大厦不見需盤踞仍得地孤高日冥冥觀者發長喟

登穹窿絕頂望震澤 余子崐未將邀諸公游此山爲作

我登穹窿山未上穹窿頂歷歷遠近岑一一心目逈琳宮欝嵯峨巳疑天半影欲求赤石脂眞仙竟杳冥至今愚昧徒服食陋耳無茅公何爲者來此寄丹鼎我家文成侯功高心自警不從赤松游識與韓彭等豈有大藥貿遺跡在孤嶺我欲振衣登不愁入雲冷蒲牢吼落日陰𨺗翻溟涬太古開混茫包絡三萬頃𪩘𪩘七十峯倒浸雜漁艇始知所歷高身與日月炯舉手謝羣公孤懷乃一逞

田園雜興 題顧子東巖集

春皐日以綠秋葉日以禿感此年歲徂理生苦不速荷鋤帶月露腰鐮刈種稑生畏胥吏嗔家無斗筲足牛衣穩可眠扣角聲何慼實此老瓦盆行待葛巾漉

楊可師濯足圖歌兼寄陶苦子 名萊楚句高士先予題其卷

騎也人中豪眼空世上掀天濤白雲黃鵠意閑逸乃來息影江之皐松謖謖石粼粼餐石髓卧松根此中何處着世氛耳亦不用洗胷亦不須澆世兒誇疾走吾獨脫屣遺市朝坦腹露雙脚濯此清波之淘淘脚底萬里流不牽萬里愁寄意滄浪歌欲尋海客談瀛洲彼楚之狂陶苦子曷不相將弄清泚當年髮漆鬚何美恨巾之人今餘幾吾欲巾屨雨丈人偶坐松下如黃綺

題陸元功圖像

我昔嘗笑謫仙人自言金羈絡馬燕趙行少年結交乃有此晚節太元始獵精何如陸郎早歲飽卷軸一編聲徹雨茅屋疑義常下數十籤隷事好出巾箱服有時躍馬一彎弧餓鴟之吒此樂獨從來二事故可兼磨盾草檄當馬前畫師經營識此意執卷顧盼神何恬或疑看山暫委轡青猿鐵彌相後先不然長檠高燒罷夜讀平明騎馬將朝天

題王修撰十三本梅花書屋圖 并引

寶應樓村王先生名式丹康熙癸未殿試第一曾夢至一處有梅花十三本一老人以杖數之曰以此付汝汝若飢時飽啖梅花便是神仙也因屬禹鴻臚之鼎繪爲此圖壬辰假歸諸名勝無不題詩贈行命余亦贅一詩

百花頭上此花好沂公出語眞成兆公家盛事繼咸平羅浮月落非所道我 皇設科十三舉乃及公身挾天藻花如玉殿第一人指示聊假厖眉老公於其間添位置清標亭亭上蒼吳峯逆迎臘到春開難進不爭致身早 蔡君謨十梅詩首[illegible]香到春初獨未全難[illegible]自堅香子節 云云先生年近六旬方魁天下 祈公耐寒嚼花蕊玉雪精神尤自寶坐看高下此花身試手誰調商鼎飽方今飢寒滿路隅溫之飽之濟時了雨露空霑造物恩冰霜不挫宰官抱先生貞心肯染塵滿腹寒香披晴杲蓬山瑤島久迴翔月地靈堦非縹緲文章腸胃百僚知事業蹣梅萬姓禱 重瞳聖人坐承明曰吾思卿方再 召只今幽夢落江皐淮南村邊氾光繞姿同野鶴寄閑雲吟比窮郊挾瘦島畫師今代數鴻臚毎逢佳士拂輕縞寫眞幷寫梅花眞千枝萬枝化工巧雲窗霧閣玉堂仙靜賦梅花方屬草斯人斯花共貞固萬木藂中獨永保

樸村詩集卷五

律詩

石鼓

姬室皇綱振岐陽獵碣傳會同來萬國行狩出三川閱武攻車什
中興鴻鴈篇侍臣多撰述鑿石更磨鐫大篆書新體雄詞雅失編
冰斯應却步毛鄭未疏箋風雨蒼苔蝕蛟龍墨浪騫尋文存什一
覔字剩蜿蜒貫柳魚維鯉驂車馬載驍數行猶可讀密義已難詮
將帥閒鼙鼓菑畬伴野田形模還鬱鬱考伐詎蔫蔫不羨流星祠
難施下海鞭守呵煩鬼物光怪出雲煙一卧陳倉久三經孔廟遷
始由餘慶力實藉退之賢有作鏘金石題詞競接聯保和藏入宋
大德盛彰燕自爾橋門置儼同業虡縣轉人非失守夔典故依然
價擬車渠重文居科斗先切磋由在昔稽古更無前釋奠 天顏
喜觀經士氣闢辟雍鐘鼓盛陳列萬斯年

送友南還

是處柳濃路故園梅熟時隨君清夢發亂我倚閭思曉月吟鞭靜
晚峯出霧遲因茲數行店為續舊題詩

九月三日見新鼎甲遊街口號

遶殿雷聲徹九秋千行鵠立共回頭賜袍正值香浮桂草色迷離
遜一籌（宋仁宗賜及第詩有恩袍草色重仙籍桂香浮之句）
朗朗千言説廢興知誰對策擬西京今朝袍笏承恩處坐看諸公
答 聖明

九月十日恭聞 車駕幸海子

紫陌騰千騎朱旗擁 六龍晴高綵仗日寒卷幔城風俊鶻擎來
重雕弧彎向空相如休諫獵共載卜非熊
雲樹三秋迥霓旌夾道懸離宮通象闕瀛海絶神仙清蹕希同樂
皇圖靜遠邊長楊我欲賦不敢擬前賢

東海總憲公奉 詔往薊州謁 陵兼以其暇選勝遊
陟歸而攜詩一卷垂示敬述二首

侍臣暫輟丹青地 陵寢常懷霜露時入眼秋空浮紫翠舉頭
華表逼罘罳攀緣直出藤蘿外展謁猶疑 袞冕垂候吏已隨旛
戟散好提湘管細裁詩
黃房菊蕊正斕斑取次松楸夾道間石馬不嘶封豕息繐帷長閉
采雲間 鼎湖望絶遺弓劍行蓋來參轉闠闤一卷悲吟餘涕淚
敢矜柱笏望西山

又二首

獵獵旌旗下闕庭 園陵王氣拱山靈谽崖飛雪龍門迥祕殿長
楸日馭冥區匝煙雲袖裏綠較量文字簡中青歸來爛熳鸞牋句
多愧洪鐘叩寸莛
梁山谿水勝堪誇魚鼻車箱興不賒山簡接䍦成酩酊謝公遊屐
破煙霞人間封事留千牘天上吹噓盡八乂乞與魯公書艸帖山
齋片石坐摩抄

贈累石張叟

問壑尋丘興最豪煙波垂釣復乘槎袖中東海言非大窗裏南山
見即高風月閒評寧俗客登臨舒嘯定吾曹即今上苑千峯麗盡
是夫君結構牢

送范國文

看君匹馬搖鞭意多為思親不可留丹陛千言持策獻白雲一片
愜心求松窗茗碗長年靜竹澗棋枰落日收正是家園鶯簡候山
禽繞屋聽鈎輈

咏歸鴉寄舍弟雲蔚雲從雲揚雲縉

棐几緗簾暮色通歸鴉點點夕陽中投林不趁南飛翼繞樹仍疏
朔漠風作伴有心空斥鷃將書無力與征鴻鶺鴒平日沙頭急恠

爾天邊自一叢

偶成

步屧發長吟中庭寒色侵可憐一片月却挂兩鄉心

同鄭樊補言懷兼似矦大年

行藏與爾合相闊京維緇塵衣忽斑不向陳登乎百尺與成杜甫
庇千間魚龍野水原多伏鷃鵲雌籠只受閑更憶矦君常獨處釣
遊平日共漁灣

晩行長安道至表兄徐亮臣寓宿

逶迤投何所彌瞻覩闕深薄雲低碧落餘靄斷青岑梵入諸天靜
塵迷歸騎侵棲遲情好在十日一來尋

壬戌除夕總憲公讌集次韻

微霰踈踈晝掩扉追陪良會一樞衣烏臺霜重夜逾靜竹葉酒深
人未歸赴壑蛇驚殘臘度堆盤韭變入春肥盍簪列炬今宵盛詎

道相邀舊俗非
舊醅撥盡發新醅土梗桃符節物催晃蕩幻成盆裏月旋中鐵火樹有名金玉著月
者最生踈斜粧點閣中梅銀幡笑插人爭勝玉漏聽殘春漸來莫
怨羲娥增歲曆願令長侍紫霞杯

癸亥元旦次韻

索莫心情久自知曉求誰枕更何思閒中歲月從兒長夢裏晨昏
仰母慈易共鄭虔論舊好時與樊補共館舍難忘侯喜出新詩十年久不作詩年
光又似將過客強把屠蘇餞一巵
九天想像日華邊香霧光中扇影移見說時淸無缺事卽看臣壯
豈能爲椒盤聊卜今番勝書卷閒拋往日疑自惜聰明鞭不得欲
從何處賣獃癡

人日

春盤七種菜餘香負米心情在四方挑却孤燈度殘臘是日立春向渠

依約有商量
不信金花巧耐寒奪將平一一枝看人間勝事侵尋過明日春聲
動地歡

送胡中允乞假歸里

滄溟力破九霄鵬華蓋前頭緩步登直以絲綸參密勿豈惟中允
得聲稱告歸爲愛山如畫餞別多憐酒似澠盛事禁林誰說與鄉
關一一念賓朋

爲孫赤崖前輩題像

半向榆關老此生明時才傑誤芳名靑衫謫去驚嚴譴皂帽歸來
識舊聲北陌東阡鷄黍社長鑱短褐古今情賣文贏得靑錢在辦
取登山芒履輕

送赤霞南還

公車待詔事何如剩有高懷賦遂初廿載伶傳驚絕塞一編吟嘯

倚穹廬放還仍識金雞貴感舊空吹玉笛餘君到江南人拭眼應
家兄弟尚留璩赤霞同產兄戊戌狀元
望裏江南絕可哀子山詞賦亦奇哉難忘塞曲吹蘆管重聽吳歈
勸酒杯殷殷輕雷抽碧笋垂垂涼雨熟黃梅歸心只傍鄉關切老
盡淸時一石才

高遠脩將赴濟南幕送春日聯步憫忠寺話別卽事限十
灰韻六首

小雨霏微不溼苔六街端可洗輕埃相尋一問驅馳意嫌爾鬑多
幕府才
踏閣攀林晚照開諸天梵誦亦悠哉看碑直邇唐宗事未爲金篦
刮眼來
森森松檜阿誰栽勢欲參天體尚孩不競春榮不秋落香林薝蔔
底須開

小桃無主雜根荄江表看殘此地開豈是春光滿人世後時偏向
帝城來
天工費盡剪刀催荒徑野牆自在開多謝客愁今日醒殘紅時節
一回來
羣山暮色已如灰催併朱明物候回無那送春兼送友沈沈杜鵑
獨歸來

送王君之任鬱林

磊落王郎濟世材相逢燕市發金[illegible][illegible]衰每憂雲屯客展驥初欣
龍作媒捧日丹心懸北闕娛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南陔莫嫌沿牒王程遠載
石[illegible][illegible]渡海來

余與大年樊補同客都下今夏王維水復自南來相聚益
歡忽樊補有滇南之行大年維水聯舟歸里是日送之出
都維水以不得余詩爲憾別後因賦一首

客中矦鄭敢相親鄉里論交意氣眞却喜君來添一箇翻成獨住
失三人忽忽鞍馬迷官柳歷歷檣烏動遠津那有新詩鼓逸興相
看忍淚巳沾巾

又口號一絕

兀兀羈情行止迷同人南北又東西煩將遠信傳吾弟正是平安
不易題

家曼園侍御出所作詩一卷見示并約來日招諸友小酌
賦此呈之

諫艸崢嶸結主知退朝閒咏拂烏皮久欽臣直逢昌運又見詩成
出銳師下士驚呼還懾伏高懷選勝欲爭奇明朝滿擬傾樽醉細
劈蠻箋染色絲

周宜一移寓慈仁寺却寄

撚髭依舊苦吟人户牖欣看發興新便與蒼松爲老友兼邀明月
照閒身江鄉門巷成虛憶帝里風光覺轉親磬折近來差可學堂
堂只合任吾眞
乾坤着處是吾廬巢幕何知倏忽殊只合將身付林壑兼須得酒
縱歌呼廚煙未矮虛憐弱肉食分當靜哂吾定訪松間坐團蓋共
聽竄鼠瓦落蒼鼯

東汪蛟門主政

門前折簡憶相呼醉向華堂白玉壺春早看梅猶帶萼夜闌送客
尚留吾清詩一代親風雅良史千秋見董狐野性自憐疎懶慣寸
心降盡尺書無
新篇磊落夜光多奕奕翔鸞肯換鵝見貽詩翁詞翰雙美蠹簡漫憐金薤葉
飢腸眞飽玉山禾長留懷袖微風發苦憶梧桐疎雨過君書扇時自題云雨
過月上庭梧如洗未許委心松菊徑怡顏且得向庭柯

癸亥閏六月望日立秋作詩寄舍弟

二六時中歲乍判三千里外客無還窮嫌白眼驚流輩病訝黃楊
厄閏年何處井梧早碎影幾回江月夜空圓故園兄弟無消息盼
到秋來鴈可傳

次和宜一移寓二首

載行書復在憐家百遍相過一笑譁有分邀君成對宇不嫌留我
費烹茶窗中摵摵秋先至牆角纖纖月半斜認作我廬還倚杌堦
前閒數落來花
驚人佳句近來多門掩高春吾獨過把得隋珠輕燕石拚將擕甲
不操戈有時瓦墮隨清角無底波翻注大河意愜從教持過我長
康莫但隅牆歌

賀贊善公舉子

森森庭樹發天葩又見名駒出渥洼頭角驚聞早峙玉詩書留讀
巳成車逢時不著潛夫論指日能與絡秀家昨夜朝天銀燭裏門

閭人道氣如霞
半百加三鬚未絲揚杯祝願爲佳兒行逢白傅歡娛會正是吳公
蘆達時樂天尚齒之會年未七十者不得列賈生殁於吳公時方十八贊善自計七十之年此兒已十八矣哀哀王
侯看積善輝耀珠玉走新詩坐中湯餅親嘗得他日劉郎說與知

送宋叔遂歸潭陽次韻

明光對罷此淹留三見燕山落木稠揚子不貽投閣辱虞卿未厭
著書愁萬家砧急蘆灘蓉一縷煙橫石屋秋相送只憐今夜月爲
君遠曙望西樓時中秋日也

重九前一日諧同人文宴分韻

王城鬱鬱復葱葱吳越詞人巾履同把菊乍開桑落酒濡毫正憶
馬當風交期老去看窮達世事年來尚介通歎息眼前牢落客騫
飛何日出條籠

爲董方南太史題像

本是神仙第一班十年制草落人間還將長短三千首吟向青林
碧水灣
綸閣文章冰雪姿一生定慧遣誰知直須相遇邢和璞方信前身
是永師

臺灣奏凱歌十章

皇威德等蒼穹萬里車書共一風滄海盡應歸禹貢紅衣
我何得抗元戎
元戎渡海自天來犀甲龍旗翌浪開萬古不知霜露墜而今破膽
始聞雷
澶漫此中一百州不隨大小獻共球誰知神武樓船將絕島澎湖
一戰收
天戈揮處振天聲累累爭看面縛迎稽首願爲有道守淮南子天子有道守在海外
論功惟爾請長纓

熒惑欃槍不吐芒延平敢擬夜郎王鄭克塽自稱延平王其降表有云寧敢負固恃險自擬夜郎
但遺仁貴三條矢不損哥舒半段鎗
際海板圖未有涯降王拜表到天街直緣　聖主如虞舜干羽
重瞻舞兩階
非有陳疇來箕子猶存膚敏祼周京故明宗室竄伏於此窮荒爾等自投畀
擒書馳驛奏君王親灑垂天雲漢章欲遣景宗吟競病歸來笳鼓
路生光
廣大今時見聖明
伏鉞秉旄天柱東金章眩服拜恩同飛而食肉今安有珍重君侯
萬里封
送喜頻年到萬方平安烽火照扶桑周書王會眞須繪可但短簫
賦樂章

癸亥除夕奉和總憲公韻時方去位

傾朝冠劍拂埃塵拭眼相看端揆身詎意南臺司獻納空懷北極
捧星辰君恩肯撤雙籐戶時論終歸獨坐人此夜門符與歲酒未
須苦憶故園春

再和

翛然一榻淨無塵三載丹墀獻納身臺肅霜威如昨日烏知直道
去今辰南來猶見載書乘比日從南方購得異書數種北向誰爲重席人坐撥
爐灰吟永夕起占斗柄已回春

甲子元旦和總憲公韻

白獸樽開激灩明曾於寥廓動高名千人一士去安仰苦雨終風
恒少晴春永果恩懷捧日經窮簫管識雙鶴知公獨對開椒柏把
卷時時誦太平

病中寄惠元龍吳天章湯西厓董屺瞻侯大年喬無功諸
子

西風空憶釣魚磯惆悵秋深病掩扉有約不成花下醉經時添盡篋中衣羈愁一寸難裁割朋好兼旬問渴饑縱有白衣人送酒東籬節物是耶非

沈沈雨脚勢何已短短鄉心滴愈長寒料峭時驚病骨夢懵騰處斷愁腸放懷自信終無地取醉相期合一鄉却笑杜陵經伏枕故人情味別炎凉

續譴瘧鬼（病瘧几旬枕上反覆昌黎詩因成八句）

瘧癘侵膚似箭機苛於行止與心違非人弗自吾何憾（禮表記事君非其人弗自）有物無形或肆威我道猶存身不滅汝歸無計路全非誰言白石青波好手掉芙蓉口食非

喜晴

積雨釀寒早高秋似歲殘卧驚時冉冉病怯夜漫漫星爛光先曙鵶嬌聲帶乾呼童候晴旭曾否上東闌

君看此氍毹的的有朝曦自益秋光好豈惟病者宜市聲喧一倍山色遠爭奇倚杖猶無力欄前不敢窺

襲霞弟書至報秋旱

病卧清秋杪書來盛熱初執珪吟愈苦力穡計仍疎海畔火雲擁星躔銀漢虛（史記河漢中星多則水少則旱）穿渠爭得水奔走亂村墟生理我謀拙全家付阿同艱難憑地力浸潤待天工空對炎炎影無辭榾榾功老親餐玉粒庶以慰飄蓬

西厓有詩見寄次韻

重衾安穩枕仍低欲睡還須醉似泥剪水花飛庭院北懷人月落屋梁西微微爐火銷香獸啞啞城烏亂曉鷄欲借好詩壓東野（時得天章詩索和詒予）早驚冰柱有新題

次韻沈貴園久客懷歸

幽居水木自清華却望鄉關在海涯楊柳五株眞我里梅花萬樹是君家碧畦冉冉吹香稻紅葉離離綴晚霞誰遣兒童數鵝鴨方塘閒置灌園車

送曾青藜入粵東幕

百年同是客六十尚依人社酒逢他日征鞍拂故塵羅浮青有髻庾嶺白無垠餌得安期棗無嗟華髮新

吟君金石韻（青藜以金石堂詩集見餉）盡卷不容删世上傳名早天邊旅食慳海添荒怯録春遠鷓鴣山取次逢知己論詩黃木灣（時王阮亭先生奉使南海）

甲子除夕奉和總憲先生韻即呈總憲

除夕圖書四壁清磨丹漬墨眼逾明三條燭底疏經義六尺輿邊佐治平燕見冠欽汲黯直散朝屏識鄭崇聲獻樽元會看重設奏對雍容爵一觥

次韻總憲乙丑元旦

窗紙糢糊陰霧合雪花的皪曉光浮三年京輦餘牢落千里庭闈

歎滯留容易時光思竹馬艱難世路笑巢鳩盡人索向屠蘇醉小戶於今久不庾

送元龍歸里次紅豆詞韻五首

但離塵土東華路揲揲晴嵐列翠屏一道裙腰承馬足燒痕齊見出青青

白髮高堂正倚門江魚一味可長存堪憐負米多行役襆被旋看出此村（君將赴浙學使幕）

訪爾長洲禪院東園蔬小摘一樽同直教紅豆成嘉樹不忘他時賦角弓

酒軍詩敵未能多百尺樓高許共過我已求田粗有志問君豪氣近如何

紙閣蘆簾幾隔春孟光爲浣素衣塵攜將甕榼西山去澗草巖花摠故人

再次前韻五首

剪芙斵椽舊茅亭壏外雲山作畫屏笑殺詩書成底用歸來贏得一衫青

四松杜老喜當門子有垂垂紅豆存比似草堂橙板足龜年一曲繞深村

與君有約老牆東豚栅雞塒生理同憑仗今歸問消息綠楊爲插兩三弓

柳花飛向別時多尋逐春風此重過（生在德州善一妓人今重逕其處詩以戲之）便學伶玄問通德幾回擁髻欲如何

風騷推激足千春肯爲齊梁作後塵卓犖高才數吳會一時輸與研谿人

題王紉華給諫紅袖烏絲圖

公名十載動鶴頭鳴鳳高岡廟得酧又見琅玕披諫草排雲眞切廟廊夔

那有鴛鴦三十六盡傳消息到王昌應知鐵石心長在暫賦梅花墨亦香

讀公詩似麻姑爪癢處須教一一搔乞與霓裳補新曲羣仙齊向管中調

韋郎筆札自紛紛三十六鴛五采雲信是羣姬劇才調牙籤分掌閫方聞

公家文正儉而清內使傳呼覓麗英亦爲花箋煩直省未妨上相說咸平（事見龍川志）

秋日宋鬱求邀同陸菊隱冰脩兩前輩渌藥亭朱悔人諸子集長椿寺即席二首

已知爲客倦復此客遊偏棹買秋風外杯分落日前他時耽寂寞今日盛才賢記取祇林勝無忘公子筵

愁絶張平子秋兼宋玉悲五噫歌慷慨二陸富文詞砧入暮鐘急燈張花雨宜湯休竟誰是吟斷碧雲詩（寺無島僧丟至客居於此用以戲之且是日遲之不至）

殘荷（書廣慶太史集諸同人一家居分賦）

水花開向晚一朶歛紅雲擢擢當明鏡亭亭飲夕曛碧筒呼送酒翠蓋冷餘芬留聽雨蕭瑟江邊好憶君（時余將解維南下）

村居十首

已巳歲家居養痾杜門不出氣血早耗兩目炯然不能注視罕近書策亦斷吟咏春夏之交乃復稍有感觸放意口號言無絶律以其發于情性不忍即棄隨所得錄之恰得十首亦無先後倫次觀者幸勿譏焉

柴門面面碧流寒（一作吳淞灘汐繞村寒）詩卷隨身拂釣竿荒圃有畦通短策舊遊無夢到長安書求種樹名心淡吏不催租聖澤寬前月閭門作行在紛紛隣文詔迎鑾

舍西三畝不成園列植森森向夏繁萬顆龍烟梅著子千梢和雨竹生孫藥苗手種攜長鑱蘺棘奴編當短垣不爲風光足幽討直須終日掩蓬門

嬾作詩來忽判年早衰消息已先傳情同反舌無聲候眼困蠅頭細字編來斷滿中甘自棄琴焦爨下那求憐癡人更欲金羈絡秣越啼時且刷燕

門巷陰陰吹麥風東君節物又成空病拋書卷嫌長日靜愛心情勝轉蓬耕稼課奴憎我嬾鶯花著句損天工連宵蛙黽眞相雜自闕池塘不爲公

橫江一曲認儂鄉（余所居曰橫港里）生計拋來未盡荒赤脚雨餘挑苦筍蒼頭飯足蒔新秧雲曾出岫原無意劒忽衝星詎有光四十年間貧亦樂榮枯合與世相忘

衡門兩板設常關城市交遊省我顏臥穩百年殊未起草深三徑

尚須刪名逃委吏乘田外夢寄吳山越水閒欲策瘦笻操短楫一
生幾屐笑緣慳
此生息業在耕桑不願人間姓氏芳號作潛夫差可擬居同畏壘
或加穰是非付與祖公說心事無如鷗鳥忘猶有故人書札至五
年京雒歎分張
眠倦抛書只晝眠孝先堪詡腹便便繞村自荷移蔬鍤伐竹初通
灌園泉布穀聲催芒種節竊脂名入雅詩箋散人事業年光外欲
疏珍禽彙一編
一雨經宵來破塊四隣布種出齊肩葱湯麥飯尋常餉秧馬繅車
次第緣野徑薔薇香百和荒堤楊柳學三眠意行無路時矯首不
駕巾車越陌阡
麥隴青黃漸可餐黎羹得糝亦何歎母慈不責曾三釜巷陋故應
顏一簞冀野饁耕敢竊比陶詩責子莫開看眼前得失何須較且
博團欒一笑歡

壽雲間少宰雨尊人
萬石家風積善餘頃朝尊寵賁門閭雍容會作恬庚相恭謹原同
陵里居身傍絳霄瀛雨澤語回鸞字下天書樓頭吹徹和鳴管不
是神仙爭得如
玉山朗鑒秉銓衡鶴髮高堂記繡綳裴馬定空前輩譽椿萱不改
異時榮星回斗柄辰初指管逐葭灰春乍生雙泛霞杯介絕嘏人
間盛事冠簪纓
松江佘山生筍一種最肥美爲東南冠舟行過此命僮持
錢入山求之將以歸爲堂上獻口占此詩
愛此青青筍高堂蔬食便迸生三月滿美味一山偏苞拆蘭孫嫩
光添玉筯鮮果能求一束何遽惜千緡
余以來晚不得佳筍其種之亞者時方叢生買之滿籠復
賦一首
嗟此貧家養敢期得食先從來後時者不逞物華姸異種如拱璧
叢生竊比肩百錢聊致此弱籠帶山煙
入佘山
雙峰矗矗翠微寒一水中流淺淺湍緣岸人家橫略彴對攜稚子
笑相歡
度佘山尋至昭慶寺
一徑迢迢躡石梯行穿峯頂問禪栖萬竿蒼翠含風力齊作龍吟
送杖藜
出佘山行望薛山不得登口占
佘山踏遍薛山峙佘薛山人各占山千載幽棲更誰是直應巉絕
斷躋攀
玉屏隱隱樵歌路（薛山一名玉屏）客倦幽尋首却迴道約清風足千古滿

城高蓋自喧豗
登鳳皇山謁張東海墓
九苞山色勢飛騫上有堂封閉九原鳳去空林無竹實鶴歸華表
有巢痕雨行宰木虬鬚古三尺豐碑姓氏存墨寶舊傳遺跡在銀
鈎盤屈字蜿蜒
秋日集薛孝穆謀野堂看桂分韻得晨字
此堂仍屬草玄人（堂爲張異度先生讀書處）勝侶相過發興新叢桂花光浮琥
珀晚荷香氣雜茵陳地當車馬紅塵外室在蒹葭秋水濱我欲移
牀卧欄楯更看風露淡清晨
王忘菴招集芳草堂次韻
故人相見鬢毛蒼三徑松筠喜不荒琖對茱萸談轉健坐圍蘭菊
筆生香（時重九後一日堂中設蘭菊數盆忘菴畫此見贈）冷冷幽澗波逾石淅淅虛簷竹繞
廊猶有閒情似莊惠互評魚樂在濠梁

冬日以蘆菔夏柑貽汪鈍翁各賦二首

畦蔬幾棱練祁東物候經冬地力融與致先生助強飯粼令飽食得寬中本草萊菔寬中散痰

貧家何物最登盤蘆菔常陪食一箪爛煮作羹同玉糝可能一笑為加餐

到秋成實飽經霜樹杪看看歷玉堂留得餘香度長夏村有一種至夏猶香

天教佳種一年強詔許先生賦遂初傳柑舊燕問何如野園摘得輕籠贈風物還憑太史書

題徐大臨故宮詞

徐陵弄墨艷歌新寶軸金箱世共珍不是芸香能辟蠹餘五色解通神大臨云原草百首藏之篋中為蠹魚湊蝕止存其半

王建宮詞一百篇才人麗藻劇堪憐於今別按新粼曲長信昭陽總惘然

萬年枝發愁煙裏九子鈴搖鎖殿中往跡憑君數番紙盡傳幽咽譜絲桐

可是當年進畫圖歌臺粧殿起斯須最憐寂寞春風裏閒草閒花管領無

不唱宮中行樂詞何人倚醉寫烏絲盛朝若引延英對江硯宣毫更待誰

庚午元夕

近市繁燈綴百枝兒童笑舞出遊嬉閉門底事關吟賞一首吳中節物詩范致能有上元紀吳中節物詩余極愛之

糰子

祭竈比隣共迓神搗殘秫米色如銀家人自愛團圞意撚粉還令箇箇勻

余與祝子孝瞻顧子以青隅歲有看梅之訂上元後一日孝瞻挐舟桃浦因與共載往梅華原道次眞如觀燈至二鼓放棹次日晨興訪以青虬江館舍以青挈三子同行既至梅原小憩即歸余與孝瞻宿沈貢園水木清華之室十八日薄晚回橈作詩紀事後二首次貢園韻

扁舟浦口隔年期花信催人棹共移疊鼓張燈喧小市午華已度上元時

競逐笙歌俠少場吾儕心事太蒼涼貪看冷艷寒林色不泥華燈紅燭光

繫篷來赴早潮駛為欵林扉宿霧披平日相將斷金友兩三人外合誰思訪以青

村村玉樹照人行老鳳攜將雛鳳清謂以青父子悵望先歸樂意損巖間留我為題名

疎枝冷蕋笑人忙幾度能來共石牀獨占幽香凌艾納不粧宮額點鵝黃

十七年中憶舊遊余初與貢園相識至今十七年矣此行端合為君留年年清課梅花下句子於今好莫酬貢園留余甚固云子不為我留獨不為花留乎因作詩相示

訪王平子留飲梅花樹下同貢園賦

萬花叢裏識君家曲沼迴塘略彴斜愛客開樽還藉草瑤臺月下不爭差一作清新眺臨足矜誇

醉眼迷離花倍開千株玉雪白雲隈花神着意能娛客不待唐皇羯鼓催余以醉眼看花謂花事十分矣貢園云非主林神待地為君頃刻皆放也因以其語入詩

題畫菜

幽園風物露華初好手傳來意有餘人莧青青爭出地終憐葵荏是嘉蔬

碧鮮最愛摘來初莫作官軍本數虛杜老區區論口腹不師農圃

自攜鋤

金陵故皇城

洪武門前歎刼灰空塲時有鵝鴨來今爲演武塲路傍遺瓮能驚馬猶是當年玉殿材

靈谷寺

萬松深處梵王家異事曾聞異代誇庭下激泉飛沆瀣塔前鼓掌奏琵琶寺門噓吸烟霞古牖戶淒涼星斗斜西望盤紆通磴道孝陵衰草走麏麚

八功德水

一人泉淺聊容勺八德水流無盡時不是江河歸一鉢如何千古供僧厨

寶公塔

華林園裏靈蹤寂靈谷寺中香鉢幽十一帝陵何處所道林眞骨護千秋

孝陵

黃雲赤霧翠微間陵寢峩峩冠北山無復羲和襄日馭尚餘袞冕識龍顏布衣三尺雄圖在甲帳千秋禁籞閒猶有黃封舊宮酒一杯澆似上方頒

獅子山三首

江邊𡺸嵂起崔嵬漫作盧龍塞上猜說似狻猊還彷彿夜濤猶挾吼聲來

不信王圖委草菅重岡千古抱重關似嫌虎踞龍蟠少添箇猙獰獅子山

三百年中事可哀閱江樓燬逐風埃猶餘學士遺文在長使書生訪古來

舟過金山爲同行者所阻不得登

莫挽歸颿片刻風勝遊難得一人同可憐昨夜蓬窗夢只在重丹複碧中

名山與汝詎無緣幾度江潭眼欲穿歸去不須重悵望直教辦取買山錢

題呂山劉進士詩卷夜與夏重劉飲讀山劉詩因題

鳴鏑揺鈎心手強老張氣力未相當重添杯酒高搴纛用樂天詩中語大放吟聲徹隔牆

輓高太常謖苑

頻年萬里歌難聽黃漫挍門志伊孝儀方南諸公相繼淪沒此日虞淵笛更悲地下脩文添大手連山宰樹雜豐碑淒涼陳跡成俛仰檢點遺篇滿篋笥太常多詩稿并精書法商略曾王家法在銀鈎奕奕妙臨池太常與予論予固臨川家數手帖猶

樸村詩集卷六

律詩

春日大年招飲仍貽堂用文衡山先生詩韻字韻

侵晨衝雨赴嘉招坐見晴光照綺寮齊擣韭萍入饌美雪消梅蕚
報春韶瞿瞿作室懷良士堂之西曰瞿瞿室乃祖雍[illegible]先生讀書處韡韡遺墟感勝朝堂向仁錫
韡韡樓向與堂相接額臺公書雖後毀於兵燹重喜此[illegible]寶留賓談讌接清宵
大年克復之設六世[illegible]公變亭于於堂上御衡山所撰并手書者大年又出其李程黄諸先生翰簡見示

題盧素公斬蛟圖

焰吐芙蓉鋒鶻鵝匣中吼罷手中提佽飛江上來親試只恐心輕
楚乾珪
水斷老蛟那足云胷中耿耿七星文我家舊繞豐城氣象緯占時
與爾分

折花數種供之瓶中索張岭山詩時岭山客玉峰

取青孃白裁詩嬾鬧綠喧紅入座妍寄語西泠岭山子閒情乞與
供花篇
莫道春歸留不住是日送春日也繁花滿瓶劇可誇君詩一吟百二十岭山示予花刻詩一卷凡百二十首添取此詩酬此花

岭山同呂山劉作詩見示次韻二首

好詩銜口便清新報答佳花不隔晨燕石隋珠如鳳顧二子善吟故以小詩
桃之朱未白待傳神肯隨水面潛勾影閒與書帷坐繞身縱到開
殘憑二妙陽春曲在是留春
濃花嫩蕊鎮常新管領風光自夕晨栩栩蝶隨人夢醒菲菲桃帶
玉精神胡蝶花及碧桃皆餅中所有應來黃絹新題句好伴青衫舊日身莫道
匆匆春便去呂詩有匆匆九十春之句倍還人處是今春

岭山山劉同過傳是樓見訪作詩次前韻余和是日春盡日也

手脳牙籤動損新綦開魚鑰自凌晨樓爲司空孫公藏書之所委余校閱恒坐其中見邀

萬卷篇難辨李邕請一見秘書李嶠語之曰秘閣萬卷非時日可習未幾徧閱以奧篇了辨如響事要一珠
記若神余往善忘倦眼青逢高興客餘花紅戀苦吟身相攜選石掃苔
坐猶占徐園此日春

再和

門外風光日日新紙窗深護夕兼晨兩鴉不用從人借萬卷爭能
助筆神空谷傳聲疑啄木暮山排闥似呈身同遊述作眞陶謝差
喜今年不負春

五疊前韻

清詩一見一回新把讀能令夜達晨二子近來眞好手百篇遠出
名驚神二君唱和詩半月內幾及百篇醉歌似陸常排日得意如楊定後身岭山山劉
俱酷嗜誠齋詩岭山至以學誠齋自號此地相過變狂客西湖閒殺落花春

立夏後一日雨過攜書冊立花間見晚霞甚明與馬鞍山
相映帶意欣然樂之然雲霧不掃猶作雨色

入杭宗瀑作黯早涼候回窗紙出晶光義經數卷過長日沈水一
爐生古香背嶺斷虹烘紺碧依花蔓艸染芬芳濕雲不掃眞癡絕
蒼狗汝須變幾行

登園中壘石岩辛成四絕句寄岭山山劉

疊得層岩望眼舒纖毫欲數北山嵎分明翠濕霞紅處觀出李家
金碧圖
身惹衣香不自知閒花開草作茵時新桐拔地即千尺笑殺埋頭
人是癡
小園花事尚縱橫似與春光未隔生若道東君今竟去如何恰恰
有鶯聲是日始聞鶯
得逢佳客每興嗟不數金谷倭鉢華放翁詩佳客少於倭鉢曇華倣宋有云其人甚希過於倭鉢曇華也作底歡娛紫藤下時兩君寓齋紫藤花盛開高吟兩兩手頻乂

送岭山山劉歸杭州次韻

擊汰沙河帶月還（時余從吳門歸）贈行猶得及追攀峭帆錯認檣烏背（余歸舟數認去帆已其刻期欲發也）對榻穩眠藤屋間（所寓爲紫藤書屋）嬾上峯頭看卓筆（玉山高處爲文筆峰屢約同登不赴）苦思雲脚繞孤山槃燈夜鬧湖塘路不耐婁江白日閒（出吳門循沙河而東皆婁江也）

夢向西泠有往還飛來雙鵲過難攀（蘇子與客遊白湖有故應千迴池飛出一雙鵲之前又杜句飛來雙白鷺過去杳難攀）畫橈鼉鼓尋常事柳色濤聲杳靄間笑我生涯憑蘚簡羨君鄉里好湖山相隨便踏螭頭舫直作一生黃帽閒

吳門逢周宜一即送入都

如電流光八載餘相逢相問發狂歌都無將老菟裘計共應不求聞達科吳市詎來梅福隱京師又指鄭莊過別腸不得傾樽酒萬轉車輪未覺多

東洋菊花同李徵士武曾次孫庶常松坪韻

金蕊開時逢夏令日精栽處近扶桑早時故自呈佳色裛露無須

遠傲霜莽莽只隨閒艸發菲菲仍雜佩蘭香化工着意添新巧舞蝶遊蜂拂掠忙

物候知他別一方籬邊新映舍東桑治蠶正重黃中服着令難標青女霜鼙鼓憑軒傳妙曲舉盆聚土出奇香何如海外金英拆受氣當先本不忙

詩爾幽姿出異方不從陶令隱柴桑孤芳只合松同徑絕域寧四媛作霜採食不饑還不渴背時多蕋漫多香傾心夏日何曾畏（花晴向）葵足憐他自衛忙

題畫桃花壽顧景范

先生冰雪歲寒姿漫比紅英的皪枝畢竟丹青也有取白頭翁返少年時

一株移植武陵春髣髴仍傳洞口眞更向緱山尋異種從知結習是仙人

亡友王忘菴屢欲爲景范畫生綃大軸久而不果余檢篋中得小幅以貽景范亦忘菴之志也既題前詩復識其事

畫師詞客風流遠舐筆和鉛夙志勤剩寫一枝紅勝錦無言默默待貽君

秦淮寓舍即目五首

迢迢一水飲長虹繡户珠簾漾碧空客子乍遊明鏡裏居人常在畫圖中詞成春樂粧偏靚鍾動景陽日易紅剩有繁華照江左銷沈不見永安宮

朧朧古井不心驚羅綺香中歲月更綠幕紅欄藏複閣金樽檀板對傾城月中靜鬬蛾眉面雲外常飄嶰竹聲獨有秋天易悲客髩絲禪榻了平生

青溪玄武總知名襟帶江南佳麗城不似秦淮舊歌舞至今絲浪沸簫笙好山慣送眉間黛疎柳能藏春後鶯最稱詞臣客歸者風

流長對庾蘭成

欄干斜憑首頻搔悵望聊舒氣鬱陶未雨北山青似黛分潮南澗濁於醪會心便覺臨濠濮把酒眞當讀楚騷寂寂笑人成底事秋霜蕭颯上潘毛

雨餘天氣正清溫步屧微吟罷晚飧月上罾船（漁人浮舟施大網謂之罾船）來有信潮歸釣渚濕留痕薄羅勻霧氷肌潤團扇搖風舞影翻莫遣玲瓏再三唱黃雞催曉不堪論

登金山口占三首

指眼晨興拾級遲隆樓傑閣眩參差一聲乍發蒲牢吼驚起驪龍睡足時

繚石周遭似守陴畫廊四達比長逵此山雄跨東南甚三顧頻回龍鳳姿（大駕凡三登此山）

白浪兼天鼓大鑪乾坤靈氣是江湖不知城郭居民在當得中原

一粟無

訪楊潛夫有贈

巢許高風孰等倫勾吳往往見遺民一生忠孝南州後(謂徐孺法)兩世棲遲北郭人(潛夫尊人無補先生隱居齊女門外)門外輪蹄無俗客湖中魚菜有嘗珍開樽特地留我話舊拱髯岸角巾

先生四海盡呼兄門巷幽深養道情秀句家風魚食影(無補詩有開魚食影知遊樹之句為牧齋所賞)忘年交態鳥鳴嚶擷蔬小圃和煙煮就飲南窗烘日晴莫道江天偏寂寞少微隱映一星明

舒嘯軒前牡丹盛開而余今年貧甚簞瓢屢空燕賞之樂莫能舉也勉以一杯酹花神輒吟斷句解嘲

燒眼濃華發故叢生來富貴自天工舉杯酹爾莫相笑昨日一簞今更空

壓砌當窗三十年劇憐耐久與周旋似嗤交態炎涼者故向貧家作意妍

喧闐車騎走春風百醉聲歌一夢中寂寂翻憐眞賞在日長簾靜晚霞烘

解語花如前致詞主人窮久曾吟詩玉溪果有招腰句一寄朝雲慰所思

壽徐中允果亭先生六十次西溟韻

曾從歸院撤金蓮題處宮衣並自天鶴禁回翔瞻華蓋雲羇傾倒祝長筵(中允五十余適在京師與進壽觴)歸來拒蹇方中歲黙數投簪已十年一曲將雛餘樂事(公晚得子)忘機終日對鷗眠

高風允矣陶弘景不羨達哉白樂天神武挂冠成早計洛中尚齒是初筵著書上下三千歲閱世尊卑五百年輸與伯兄行卜相車前容我吐茵眠

大年拈同愷似集壺閣即席限壺字韻

麦君小閣等方壺應繪仙人醉飲圖杯泛玉漿迷下界盤承麟脯歸行廚(是日愷似攜珍饌至)肘閣丹篆神經祕壁上榴皮字跡麤(閣中有元恭題字)畢景沖融更燒燭都忘世路有艱虞(時愷似流贖罪)

又

酒旨肴甘共入壺爲儒何似此爲徒蘭膏自昔爲身累麴蘖從知與道俱半嶺蘇門鸞獨嘯一竿温水釣相呼尚餘平子愁心在畏聽城烏尾畢逋

徐氏外孫舉於吾家作此示壻兼寄乃祖恭士

頭顱如許易龍鍾看鏡那能說事功蒲柳舊衰難對玉髭須新鑷儼稱翁

芣苢春來從女賴桑弧老去代吾懸誰家有喜白家報(見樂古詩)輸與引雛一曲傳

我無韓子杷𥟖筆豈有文須李漢編待到青青出藍日殷勤好寄

伯姬篇(用王半山寄吳氏女子詩)

一宅蹉跎未卜時(余頻年卜居未遂)占來汝相貴先知名書鐫記知何似難聆他年石柱詩(詩鄭都宮家石柱詩爲外祖作)

外孫生日與次兒同又示以詩

從來似舅說牢之生日相同又一奇爾輩詩名能繼否但催吾鬢早如絲

柬惠庶常元龍湯編修西厓

惠子東溪無滯迹湯君早歲占清班游從略似驂之靳結合眞成扉上鏁擊水垂天鵬善化棲林塌翼鳥知還可憐槐市秋花鬧席帽隨人又強顏

連見收科摘頷鬚濟南品士故應殊(謂王阮亭先生)仍疑駕驥還同皂敢說經環有隘涂(阮亭師爲大司成時二子與余次第皆拔先多士)雙鬢侵尋悲短髮萬言閎肆黙任夫(庚午秋闈余落第考批云閎肆不醇)不才自信明時老難免諸公伴

直呼

投贈大中丞宋公

山瞻嵩岳星瞻斗人仰商丘二十年筆墨氣摩楚屈子相門經繼
漢韋賢憲邦南北股肱地報　主謀謨日月邊稷卨許身應不
減永懷何止稷如篇

兩江節使轉旌麾公從江西移至千里屯膏得遍施　上聖疏恩儒後
我中天執法煥如斯福星且見臨東土文體豈惟皆左司千古五
賢名位著衙官視彼亦何欺

結軫當年北首燕浪傳張筆得人憐朱檢討有詩題庚大年厥阿山房圖云張筆孫詩陸經義孰居南北執中央其詩傳誦京師書成光範無稽報名列鴻都偶占先鸞鵠眼看
飛樓翅鋤犁手把耨荒煙窮通一笑那堪說只合將身托大賢

秋九月大風雨初過朱方履挐舟見訪慰予失解感歎成
篇

半扉新漲一篙過共拍尊前銅斗歌把菊尚殘三嗅淚時重九後二日横
流難障百川波雪衣似爾悲辛劇方履承重丁艱六年矣蓆帽如余牢落多
猶有偉奇見談笑寄詩空羨半山何王荊公寄宋氏妹詩有云我始得朱子從容談笑間已足見許偉労慶余妹之夫妹早歿故云

閫風仗雨只沈陰蓬徑中含空谷音三日露霖嗟以往百年粗糲
笑而今冷箸作佩魚蝦足略彴横門煙水深舍子餘人莫思我碧
光昧昧杳難尋昌黎有云影尚昧時雖足下之思我無所窺尋其耿光

奴珍弟以紫庭兄所畫蕉窗圖索題時余將遊長安忽憶
樊川芭蕉爲雨移一首有足感者因題二絕句

誰寫當窗綠一叢似聞點滴近簾櫳吾兄粉墨能蕭瑟杜牧詩情
到眼中

小謝池亭擢本青移牀夜雨好同聽我行遮日方西向歸夢曾騰
遠莫醒

爲奴珍題雲泉圖

度嶺紛如劈絮緣巖散作垂紳行與阿連結屋雲泉添箇閒身

竹垞檢討扁舟來吳余訪之楓橋同宿王隱君家作詩紀
事

舴艋行尋畫舫寒山寺畔一回夠江虹貫日寧輸米夜月啼烏
幷泊張借榻牆東眠曲尺分編日下繹旁行竹垞出所著日下舊聞見惠先生
述作繁星麗不廢區區爝火光

題竹垞行舸

范蠡江湖鮭菜米家書畫舡覓不用頭銜署額請看行舸親題

癸酉歲除感懷

十年不作長安客二頃仍荒負郭田主孟愛歌集苑鳥奴星慣縛
送窮船人情肯貸莊周粟文籍能空趙壹錢冷落柴荊餘兩板神
荼罷貼自安便

年來生理不堪論戮力求田只苦煩謀拙那思祝富貴道窮升笑
學山村花檣未剪紅千片臘蟻聊浮綠一尊但對北堂喜無那方
春倍茁一枝萱

往歲單歌一咏詩屢空猶及牡丹時壬申春牡丹盛開余時乏食有詩紀事豈知萼
破簷梅早已覺魚枯江水遲縣帖追呼喧昨夢天家雨露訝偏私
今歲減租嘉邑不得與明年詔恩斷恐及濟項邑又以永折獨格于例老農又恐明年困六出無花
麥不宜

已過強仕近知非流水年光逝不歸下士何辭聞道晚寸心長自
戀春暉陶潛不慣餬飢粟甯戚常裁至骭衣自惜聰明難不得只
應與世淡忘機

書懷呈朱檢討竹垞

贈策修門馬首東伶俜已忍十年中谷寒不轉吹鄒律羽退真遭
過宋風詩以窮工寧數我官因名折只思公相尋粗整輪蹄了人

去長安已覺空樂天詩同心一人去坐覺長安空
鏡裏霜鬚鑷數莖長貧已分老諸生敢言豹霧文章隱肯爲牛衣
洟淚傾吹徹黃鐘君子舌遺將金錯美人情此身何事酬知己名
節如山晚或成

又奉贈二首

紫泥書降出潛時索筆端頭結主知日角晝垂三接異
天庖歲餼六珍移談經每奪儒先席歌板爭謳樂府詞自是君才
婥犖雅不容人更鬪娥眉
九天回首夢觚稜寥廓高名敢自矜休沐不言溫室樹洗心常對
玉壺冰篇章顏謝渾淩轢世系崔盧有代興何事扁舟江海興去
隨煙霧嘆難譍

登煙雨樓口占

朱樓百尺架天開樓下湖光絕點埃我本無機羨鷗鳥翻飛埃子

一叢來時備沈兒同至
漠漠春陰瑣不開雲傾高蓋雨飛埃何人煙雨題樓景濕霧空濛
待我來

訪潘檢討稼堂將次所居口占

問訊君家江上村吳頭越尾水浸門黃緣好向葦間去潛采堂中
記一言潛采朱竹垞堂名竹垞爲余言稼堂所居處
拍天雲水日昏昏中着安仁秋鬢繁十載棲遲緣底事引竿卻戀
釣磯溫
拋來簪紱就魚菱鷗歛垂雲鷹避增矮紙小窗閒著述聰明淨盡
雪兼冰
一點儽直厭承明十角吳牛帶月耕避地不須嫌五特所居名五牛村知
君心事愛逃名

泊船後詢知稼堂他出因復放櫂

煙波瀲歛照迴塘雲閣沈沈鎖夕陽粧點江村如畫裏與誰同月
互平章
十里谿光天水連霧船風纜又徐牽不須火速郵籤報夢繞芳洲
杜若邊

潘廣文括蒼招同徐貫時姜奉世宴集

熟知秋興賦未爲二毛侵驂閣雲陰集鱣堂台象臨珮聲鳴近澗
黛色隱遙岑坐對煩襟滌悠悠千古心
徐稚陵阿老人本傳稚有陵阿窮退之語姜肱孝友偏相將文字飲盡日水
花娟卯酒清樽饌子魚玉筋鮮夫須綠新采懷袖有龍眠桐城地括蒼家
產臺菜即詩所謂南山有臺者是也是日用以爲供食之有餘因袖以歸

題學生靈應圖

緣章奏罷徹三清翠蓋雲旗下玉京兩兩石麟看抱送可知宅相
自徐卿徐文靖公汧外孫也

陽生臨復卦同著珍重雙珠入掌時從此世間裴氏母免教進饌
客爭知妻生子輸母徐夫人求得之

題畫

積水空明荇帶牽魚苗歷歷戲深淵更誰蛙黽甘相雜吾愛幽襟
杜老偏
極知濠上從容樂未厭池邊強聒聲鼓吹任渠迎客至游儵與爾
作亭名歐公有游鯈亭記

次韻題才子亭有序

吾郡唐伯虎相傳有別業在桃花塢墓地亦在其東數
百步內昔時所謂夢墨樓桃花菴俱不可問惟一池通
城壕其上結搆寥落數易主矣墓亦湮沒於野田蔓艸
漸不可復識賴故明太守鞏昌胡公纘宗之碑題誌甚
明乃者中丞宋公建亭其傍繚以短垣前築丙舍因伯

虎生平嘗自標置爲江左第一風流才子遂題曰才子
亭蔡君九霞邀余遊伯虎別業舊地時水花風發酌酒
池上出當湖沈客子詩見示引余同至伯虎墓坐亭中
久之因依沈子原韻一和再和俾異時採摭吳中遺事
者有所考焉甲戌夏六月

滿塢紅霞是昔年淒涼北陌與東阡樓荒空記乞靈夢一擔隃麋
九鯉仙(伯虎禱於九鯉仙祈夢授以墨一擔後遂築樓額曰夢墨)倚醉揮殘紙上雲顛狂肯與座中分風流未歇山丘冷不及要離
烈士墳

珍重胡公作上官大書深刻碧琅玕中丞異代題華表興廢中間
一跳丸

當年埋玉涕初零七尺豐碑地下靈(伯虎沒於嘉靖二年越二年而碑即建)不是中
郎手摸讀虛疑燐火夜深青(九霞語余訊桃山墓誌所謂葬地在城外者其文不詳年月當是其時地卜而未定故有是語而此碑年月日甚詳必非虛立者)

免葵燕麥自年年片碣爭呼唐氏阡(其地至今人呼爲唐家墳)萬樹穠華今不
見土人猶記桃花仙(桃花仙見伯虎所作桃花行詩)

清池一鏡蓋紅雲雉堞亭臺影不分猶有小樓兀風雨當年高踞
讀皇墳(近池一小樓相傳先生讀書其上)

解頭未肯漫爲官狼籍聲名非意干重與標題冠江左夜臺日月
轉雙丸

莫艸啼螿霜露零一坏乾後炳英靈繚垣百步重封樹士女滿城
來踏青

玉峰梁逸民先生予曾識之於垂髫越今三十五年相遇
於徐公之冠山堂同遊遂園看桂逸民有作余次韻

先生久息漢陰機高隱仍逢廡下依三十五年彈指過去來今事
轉頭非聞吟好涉園林趣秋興平分山郭暉緣岸抱叢千[illegible]發衣
香深惹不知歸

尚書徐公薨吳修齡前輩首爲感傷之什和者成卷次韻
題後

朝露安音淚洒然空堂慘慄晚秋天素車客變三千履繐帳風翻
歌舞筵叢桂芳殘陰可托(太白詩青陰猶可托)浮雲影欲月虧圓尚書曳革
吾　君憶不上颯宸綸九泉(時方奉詔歛)

送徐中允赴　召入都四首(後一首兼呈韓學士時韓與公同召)

十載江湖引退先平生清尚足雲泉春明門外人千里秋樹根前
手一編雛鳳清聲如老鳳小年無事抵長年今朝　丹詔宣恩至
未許追陪作散仙

鴈序曾舒鴈鶩行作賓此日獨隨陽無憑台象還中折有喜
天顏亦暗傷(相國尚書相繼薨逝)筆橐螭坳朝視草書飜藜閣夜分光東牆
一架花仍在猶識三荆照玉堂(舊曾記一云當年曾識青藜閣只有東木花蓋言榮中書也)

秋水精神海鶴姿翛然林下百年期雲[illegible]澗鳴寒玉桂缺遙岑
點黛眉菡萏亭中承聖澤(文與可汴州園池有菡萏亭中允園亭荷最盛)茱萸沂裏別交
知(時方九日)江村最憶吾歸處寂寞柴扉手掩時

中朝典冊正需才黃紙新除趣　召來不比賈生問宣室榮於司
馬在留臺桂叢舊擢枝相亞蓮燭分擕御撤回他日青編仍合傳
東門祖帳歎賢哉

和譚珠士移居詩韻二首

借車載具莫嫌貧小結書巢便出塵傍舍五漿驚屐滿清商一部
煖堂新粳炊市上長腰足魚釣槎頭縮項真(所居在槎溪之上)只恐譚賢
非不仕貴將旌召動比隣

一種市喧非近利(杜詩市喧宜近利自注云西居近利珠士移居蓋自西而東也)獨臨官道不侵
塵蘆簾紙閣人重著藥竈書堂句已新(張文昌有新築書堂藥竈成之句)詩酒放
懷生活澹茶瓜留客故情真舊廬相望非吾主卜宅街東一改隣

白髭

三年北客見孤莖十載吳霜眼倍驚世事漫多栽有種（荊公詩三世事栽培）髮愁根終在鑷還生持觴數調憐香雪緑幕黃藤對短檠我比石湖今較早如今堪賦白髭行（范致能有白髭行詩時年五十有八余今年四十有七）

黃河

滾滾呂東傾風雷到有聲朝宗源獨遠分道意誰爭（中流每有二道最急處）駭浪從知覆浮漚暫解清檣烏容與渡避險有新程

題喬無功孝廉哺烏圖

廬前舒翼鳴聲咽冢上披枝淚滴枯何物知君心最苦烏中曾子是慈烏

子孝臣忠意本孤倩他妙手繪成圖老巫作計潛通意飛接應嗔大嘴烏

送王思遠之任唐山（新城先生子）

二月春已半送君柳未青去垂腰間綬入遵星冰雪燕南道雲山歷下亭相望泜水曲喜不遠親庭

夫子文章伯郎君玉雪姿趨庭詩禮熟爲政吏民思膝上辭文度管中窺獻之無難清似水須念畏人知

千言隣衛俗罹務古堯封納麓無迷徑脂車訪舊蹤（縣有千言山寰宇記謂詩出宿於干飲餞於言即此唐務今名宜務嶺十三州志以爲舜納於大麓即此山）梟飛驚有術鸞集想爲容把印酬村白青牛處處裏

每歎催科急慈君復幾人此行宣惠化何以息疲民芳甸煙華遠離樽臘酒親折腰還作客試吏莫逡巡

贈黃君（常熟人工畫）

子夕曾棲烏目旁湖山踪跡久微茫煙雲百丈橫嗔薄（黃鶴山樵曾由湖橋撫水放舟雨湖畫幾卷數十大）醮筆猶傳墨沼香

我憶玄眞西塞邊只將篛笠對雲天煩君一寫斜風雨流水桃花

樸村詩集卷七

律詩

湯編修西厓移居招集姜孝廉西溟唐吏部實君萬處士季野惠庵元龍查庶常聲山宮贊士友鹿吳進士元朗錢貢士亮工即事賦二律

卜宅長安爲卜鄰參差列宿近相親座傾重碧千鐘少堂煖清商一部新傍架齊來比多積借車載去笑長貧隔牆記否歌呼侶邀月今成對影人諸君旅次皆與編修密比獨余爲舊鄰而今稍隔遠

直廬初下一匡牀如益童童獨樹旁寓中一樹編修所最賞封殖好禁宣子舉罄錢欲學義方償向濃殿上寧嫌鄙屋茸廊東有底忙時細君南歸且喜連牆共還往街西并得到文昌編修往有詩見懷用白樂天寄張籍詩相擬有無人行得到街西之句

元龍以札見招有云惟蒸豚一飲藥酒啖餅越日赴之戲成二絕

不須人乳貯琉璃薄俗于今武子侈蕉葉杏漿風味好煩君一學紫衣師

快把君家藥玉船起溲十裂有新傳君數以餅啖予予及登拌果大佳當筵猶恨吾來晚玉腕炮燔是去年時君已遣楊枝

飲元龍寓齋次日有詩見示次韻答之

金門舊吏氏寂寞道心存君以庶常調外居京師候補訝爾遺簪被憐于仍弟昆擢亡從岸幘況爲愜幽尊不厭清狂客從茲數款門

馮衍志何邁時同館爲馮文子惠施情更長心期十載舊容鬢幾回傷驟雨塵纓滌晚風奇席涼歸鞍同倒載清夢那能忘

徐階學勝力招飲出幼孫見客甚聰慧

斕斒雙瞳粹美姿索將梨栗便吟詩八章秋興琅琅裏總是前年學語時

共倒清尊看抱孫儘教聰慧客前論公才公望他時繼爾可應知興我門

吐詞乎能了瑟僩展書舊慣見之無白尚書位從渠致韓吏部兒非爾徒

雛鳳占來五色雲石家吉夢舊曾聞好將遠祖琅邪句一釋春秋藉稻文

劉給事禹梅招同王方若殷彥來看菊時方若將南還彥來有作和韻

烏府裁成陶令籬招尋開客趁花時辟寒爭吐黃金蕊泥醉還浮白玉卮秋迥霜威臺柏靜天低雲影布帆移今朝心怯騷壇將袖手何勞更致師

風物梁園感昔時爛開雲錦送將離折枝黯黯歌金縷步障垂垂繞紫絲檻外邊城消歷劫門前涼水漫淚池憑君莫話前朝事搖落秋花肯後期京師梁園即古邊城引涼水入其中芍藥最盛花時雲錦布濩見劉呆齋程篁墩諸公集今給諫居此不勝望古遙集之思云

次殷彥來雪後見懷

如篩初墮峭寒增難學高人卧莫興倦眼光添俄有續吟髭撚斷不成冰空庭跡絕過三暮白戰詩來重百朋莫笑曜儒兩愁寂毫端清興尚堪乘

爲趙蒙泉題翁蘿村畫三首

秋山一抹青秋林數枝綠羨殺無心雲是中往還熟

水碓餐雲子山樵拾橡實茅屋彼何人一生老閒逸

蒙泉山下出蘿村山中結我亦攜家來談笑掉寸舌

題殷彥來歲寒吟卷後

綵繡爭翻入座光夫君餽歲富詞章殷于詩以除夜寄田侍郎有自笑門生非餽歲之句品題自有三卿主集後有王田兩侍郎題句卷首陳尚書序寄語才人莫等量

詩敵相逢十載前據鞍猶許強周旋如今五字吟成後欲改偏師堅復堅

消寒第五集友鹿攜尊西齋寓分韻得佳字

節過傳柑亦復佳不須折簡酒如淮深更見月弦初下倚醉作歌日未排放筯盤空金縷鮨點燈花綴玉蟲釵行廚珍重今宵會記取他時七子偕前此座皆七人是日文餘不至而亮工與焉

寓齋前移植丁香一株漫賦時館辛卯中家

翠幄涂新成色添一院深粉苞含露拆霞雪隔寒侵遂有微風入頻來繞檻吟垂頭莫愁思猶戀舊牆陰

和顧俠君小秀野詩并引

俠君居吳有園林之勝築堂名秀野蓋取東坡題獨樂園詩有花竹秀而野句也今來京師以此顏其寓齋有詩四絕同人屬而和之

屋下流泉屋上山君家五畝占寬閒一壑市里裁花竹物色何曾判秀頑

風光秀野不爭差眞有隨身寧極齋寧極無常居此齋自隨身亦放句也只恐故山猿鶴怨勒移驛路到天街

坐指來爲覓芭蕉都下新傳歌且謠倒捲葉心書紙樣笑他皮相答靈苗路德延芭蕉詩成異日傳都下俠君詩中有及芭蕉一首甚佳

街西查浦爲鄰並只當蘇州與秀州查德尹自號查浦與俠君爲比鄰其和詩云不隔蘇州與秀州爭鬥花枝種糯因煙紅露綠上簾鈎

五日秋庶常向濤席上分賦得蟾蜍

入座爲看節物新結蘆采艾及良辰老蟾正展萬年力圓月未開一半輪便取五絲來繫角認將八字可通神翰林水鏡江心得與別蝦蟆妍醜眞

爲萬貞一題像

文書小吏識君顏班范平生史筆傳君被薦與史館纂修歸去北窗小枕玉堂鈴索夢當年

三載淮南異續傳折腰忍向督郵前君爲五河縣令彈劾罷去可憐對策雄心在正是孫弘博士年

耆舊甬東餘學案黎洲著學案一書貞一師也山陰一派屬君家黎洲曾師劉念臺先生萬氏如充宗季野皆宗之編排取出便便頭不用重繙書五車

疾惡如風想昔賢禹鴻臚筆妙能宣尚基號鴻臚難敘世上啁啾息認取雄姿鷹與鸇

詠芙蓉美人蕉應溫郡王敎限五律七絕同紅蘭主人無錫顧立分韻得三肴七虞

秋晚芳華發水邊翡翠巢風枝裊殘葉露粉拆香苞藩府文儒集閒窗句子敲疎狂容下士望古只嘐嘐

嫩綠沉沉秋不枯移來守邸植根株夜窗聽雨聲聲好不道紅粧到彼姝

重九前一日集紅蘭主人室應敎卿譽分韻得四豪

席帽何曾落時初罷舉芳筵此敢叨華林分苑樹雅樂奏雲璈黃菊開還斂蒼華祝更搔陳思一言錫詩中有見褒之語榮暎奪宮袍

送錢蕉山之任茂名

符分合浦兆還珠沿牒王程促使車風土紀中殊不惡一條丁水下銅魚

要龍巧落雲中岫鳥特低如果下騮曲檻疎簾迎爽氣沙田熱水勸耕疇

哭子方直十五首

析薪負荷常期子倚杖扶行遠爲吾乍可溫恭共朝夕一時隻立旅情孤

憂閒開卷陶元亮德薄居貧司馬徽致汝飢寒良由我可憐志行不相違

惡衣惡食眞不恥寡悔寡尤可庶幾執德未弘摧折早上蒼生汝
亦何爲
天意摧蘭忍早刈吾非得馬重生哭（詩多說系思得當得馬元微之哭子詩得馬生哭汝更悲）
萬鍾䘏相寧相易漫落於今更可哀
爾才添得今朝恨假若頑愚却易忘一閉重泉骨化土分明欠汝
淚千行
銀鉤奕奕最憐渠羅趙前頭可炫書委置篋笥難重把誰將飽食
付蠹魚
年比長殤加又二未成嘉好失昏期不能字子眞遺恨栽絕書中
罪我時（亡夫二十不娶父有罪趙王令也）
破懷死意（見東野詩）動哀吟窮老那堪碎却心爲報弄珠莫凍手貧人
天不與家珍
迢迢歸櫬向江東忍看淒涼罥網蟲慚愧朋儕脫驂意首丘慰汝

夜臺中
土木形骸正自疑果然門卒也加笞（送柩出東便門爲守者所笞）平生第一傷
心處東便前頭送汝時
吳楚驚傳災祲同百川流橫不歸東放舟仍是吾兒句滄海茫茫
到眼中（兒去年與余入都有行值大水有此詩句）
水闊風多莫漫驚布帆無恙暮秋程家中那識歸魂苦只說行人
安穩行
離魂去住總難消生死俱應賦大招心比蘭成傷較切三州飄散
甚今朝
斜明燈色橫書幌啾唧蛩吟近客牀二十五聲秋漏點聲聲永夜
斷人腸
致學西河又喪明平生血淚幾多傾（余昔居憂九年眼爲之失明）夜臺知汝還
憐我從此東門斷哭聲

方靈皋下第歸口號送之
七十峰前擅舊廬名高應與世情疏君歸失意等閒事只恐無人
嬾讀書
茹英來話別口號
感君過我慰途窮習苦年來似蓼蟲故里定逢相識問爲言心悉
已如翁
次韻俠君下第南歸留別
虬龍欲化更蟠泥騕褭逢人又蹶蹄（俠君名在乙榜）美譽數車仍不識皎
光二丈詎爲低平時矯首雲中鶴此日垂天籠裡雞詩本百家憑
甲乙山窗歸去獨深栖（俠君有元百家詩選）
妨君早達是詩名往往高歌雜苦吟學野人家從厄昔依禪客院
是而今（許渾下第詩禪客院幽學野人家君至都寓三忠寺又顏其居曰小秀野）鶯花姹姬逢人
笑天地淼茫積水深收拾絲桐謝凡耳當從爨後覓知音

黃芽菜（過宋山言小飲同賦）
未嗟寒事成牢落大有冬蔬慰老饕略似廢畦傷蠹候難分纖指
落磁樸入腸好與冰心洽放筯空憐肉食豪我若金門還索米囿
官本數欲全叨
寒山（消寒第二集限空青韻二首）
蒼翠非減色冶容洗欲空蒸殘雲霧兩刻露雪霜風剩有參天骨
彌增拔地功發生原爾性草木待春叢
頭許早成白眉輸未了青自多陰霰集仍有日華經卓立無嫌瘦
淒清頗獨醒此中草堂在疑有勒移靈
獻大司農澤州陳公五章
中天喉舌動星辰公望公才聳縉紳身似太行環魏闕道從涑水
貫河津度支　帝重農曹寄中正家傳水鏡眞（公昔位冢宰）昇合昭
融准一德坐調元氣福生民

根柢詞林幾鉅公高文六冊獨春容河東舊記書三篋殿上一雄談
席數重遊莫癖成杜武庫深知義撲鄭司農禮堂寫就傳人在不
獨功名上景鐘

歇歷諸曹執國成頭銜常自帶冰清身兼永叔文章大朝有温公
書局榮(時公撰敎明史)地望更無荀與竝子孫皆得鳳爲名攜雛深傍天
池躍一道沙堤照眼明

一氣洪鈞轉八荒菲菲玉琯動初陽調成丹鼎真元宰泛遍衢尊
總壽觴的皪火城看避路輪囷雲物爲呈祥天教甲子無窮算正
是生辰日線長(公六十初度之辰適當長至)

曾登東閣氣氤氳綠鬢方瞳笑語殷年比公孫纔博士身非長孺
揖將軍蓬萊仙杖何須拄羔鴈公門正作羣下士可容一觴祝車
茵仰見醉顏醺

野梅(消寒第四集限八齊)

江路通游屐郊墟繞杖藜數枝斜亞水千樹迥分畦開壓宮花上
香羞山麝齊暎空朝彩爛照遠暮煙淒皓潔心如此光華目恍兮
樵童橫竹笛村婦漫簪笄酒熟岐亭道詩吟灞水堤蜂銜尋舞袖
雀啅下耕犁松竹良塗並雲霞暝色棲落星啁翠羽伴月叫荒雞
神女翩遊洛仙姝逸出閨上林名作友(漢上林苑有梅友)處士僻應妻泊
碧停車障香塵襯馬蹄縈條銀鑿落籍草玉東西評許聯珠貫疑
登取月梯遺榮留碧實刮眼待金鎞梁帝層宮賦何郎解舍題兔
園標序早網戶拂枝低亦有牆陰植兼聞驛使攜幽貞心不改折
贈路非稽自昔冰霜質宜參廊廟珪應須來在野商鼎不嗟暌

大司農陳公辱先手札惠以潞綢感而成詠仍用申謝二
首

紙窗燈火靜相親不夢歡華天上春忽把瓊瑤驚手重爲憐裋褐
覺情真折釵自用尚書法華袞仍褒野外身(公書中見獎近詩)未詠光輝
借卿月孟公尺牘久應珍

濯濯千絲麗日晴潞川匹似蜀江明鳴機裂下光初射白(公札云出自家人所織)
端綺持來贈不輕未似錦鯨克襪過便疑紅綬繞身榮裁成衣
著春天舞爵旅知公汲引情

蕉葉(消寒第五集皆以酒器爲題)

歲歲春蘇釀草菴平生蕉葉只禁三影添碧玉螺紋旋味帶芳華
羊角甘(南州異物志云蕉一名羊角蕉者最甘)一醉蔭宿披雲露液夢歸鄉入黑甜酣憑
君百棹觥船滿自托坡公飲不貪(坡有言余亦能飲三蕉葉矣)

芳心弱縷巧雕鏤甘露承來滑且柔漿浥桂椒同臭味雨聽點滴
亂新篘碧筩尚帶荷心苦翠羽空驚霞彩流(翠羽流霞見江總賦之)爭似窗
前舊種漾旅人一酌便消愁

東李編脩丹壑兼呈中堂公

相公鈞軸和台鼎才子詞頭草直廬重見扶陽封漢代人間還有
帶經鋤

後堂絲竹曾容到東閣賓朋更許攀海內公家擅良筋庇將寒士
得歡顏

三千風月好詩篇冰扣珠排徹復圓我欲問君還乞取詞波肯與
漲瀹連

每歎如鎚處世鈍堪憐似隶一心丹困鱗尺澤終何適浩蕩那知
溟渤寬

諸公行藎出　皇都(詩初下學使者出)府有芙蓉高咏無今日論官不論
幕誰爲收得阮元瑜(樂天詩不羨君官羨君幕幕中收得阮元瑜)

渡蘆溝

桑乾重渡薊門前忽閱浮生十五年橋下寒流長濺濺笑人寂寞
巳華顛

灰洞

陵谷人間幾變遷燕南涿北路依然經過靜憶石湖句洞裏飛塵
欲漲天

白溝河鎮（宋遼分疆處）

區區角上鬭蝸牛南北分疆限九州猶有行人指點說白溝當日
似鴻溝

宿豐城集

平原漠漠接神京忽湧羣峯照眼明地脉北來多蜿蟺岡巒南走
塞蒼旻月題犖确鳴危徑風磴微茫辨去程小市山坳投一宿廿
年回首總勞生

李家莊旅舍次韻夏重題壁

嬌鶯三月不聞啼柳受東風一線西名姓君應書淡墨心情吾已
絮沾泥
顏家巷裏同停轍吟興輸君絶有餘若解看花須趁早十年我不
悔騎驢（夏重詩若要看花須趁早防他一雨便成泥）

題宋旣庭先生松風獨樂圖

絶筆何年倩畢宏蒼髯白甲走虬龍先生巾履如商皓一曲紫芝
慘澹風
杜老蓬萊獻賦還堵墻學士自清班懸知箕踞科頭意相賞惟應
松石間
范公後樂志存民詎異温公獨樂身便是一瓢顏巷意何妨白首
卧松筠
往事悠悠二十年先生名德獨歸然坐消萬古清風籟官冷無嗟
老鄭虔

題放鶴圖（李總憲水明樓下有一鶴因作此圖）

慕傃東山朝向西主人亭畔不曾迷劇憐清遠紅塵外放鶴歌應
蘇子題

斂翼翻然肯就籤遠翔雲表不須呼物娛人罷人娛物長頸一依[illegible]
閒瘦軀
無塵有水洛中居殘夜明樓得似無飲露一聲霜翮展海天何處
不摶扶

丁丑夏客昭陽王景州歙州相次招飲作詩紀事并寄和

寂寞江天覓往還二州爲我啓柴關（增州人伯仲名相號二州）居隣參佐東西
屋人傲公卿大小山雨散輕埃催好句酒傾碧琖上朱顏明朝又
續開樽約未信吾曹樂事慳

李礪園前輩招飲次慳字韻却贈

青鞋布襪老知還碧篠煙蘿靜掩關代感興亡書甲子天教判斷
足江山（出示記游文一冊）脱巾初漉淵明酒擁髩長憐通德顏調就香羹
偏好客（礪園有愛姬善調羹）今年玉粒未吾慳

夏夜納涼同李嗜文口占仍限前韻

魯陽揮戾詎西還簾際風如客欵關涼露漸舒微卷葉火雲誰塌
欲頹山藥欄繞遍同君醉亭子成時待我顏（新築亭子以題額見屬）怪底才
無白也敵百篇一斗不曾慳

題礪園所居

來探竹所（王子猷徑造竹所後來楊誠齋有竹所記）便神怡綠到鬚眉不自知炎月細
披陰洞霧隣家分蔭出牆枝招邀觴詠賓朋萃閒話升平歲月移
白社只今留一老甘心簪紱委如遺

閔廣文餉茶賦謝

酒闌忽點婺源茶冰雪光中散紫芽隔宿餘甘留舌本色香味絶
向人誇（前一日招飲出佳茗一杯次日嚮以見餉）
白絹斜封起畫眠先春蓓蕾發芳妍煩君鄉味能分餉習習清風
到玉川
簪槽枕麴口流涎京雒羣公日萬錢苜蓿闌干君勿訝好栽瑞草

作茶仙

與家損持庶常遇於興化即目書事

淼淼東來灌百川驚濤天地與洄沿繫舟蘆末魚龍吼剪燭尊殘風月娟飲啄稻粱秋後思叮嚀鈴索夜深傳與君便合升沉判幾度滄浪共扣舷

題雲海圖

誰將雲海千重劃取天都半峰結箇茅亭高踞閑來策杖從容暘林花發蕤蕤幽澗水流潨潨吾欲從之日夕憑闌長盪心胷

紀夢一首呈新城王先生有引

戊寅臘月二十七日夜夢在京應舉飽食於先生所先生亦將命駕似即主此試者彼此卒無一語及私也飯罷送余出舉袖拂余有頃先生以鼻嗅曰子衣殊有異香余曰身惹得先生衣香耳因暗吟一句曰平分半袖香覺而足成之

五十忽焉至休嗟點鬢霜公仍知貢舉我已老名場不負十年讀平分半袖香却教衣鉢在夢裏著還嘗

鄭御史招飲觀女樂

翠帷呼出綺羅香一串歌珠惱夜堂不似夏侯徒好事隔簾深護伎衣裳

鷓鴣句好新裁曲獅子冠高舊切雲南國又逢司法宅掌中雪態舞長裙用盧果之詩句

辛巳臘月往興化邂逅王歙州於邵伯歙州至家即招李大村共飲作詩紀事用原韻訓之

筆鋒消盡敢言才歲暮難歌歸去來南埭逢君方繫艇東城邀侶共銜杯交期似對寒林石歡意休巡冷蕊梅追憶其兄景州也還許琅函探祕笈一回展卷一顏開歙州出所藏勝國名賢書翰相示

李廷尉棗園之後有小亭臨水爲其家蒼頭所集余愛其幽絕輒留三宿題壁四首

謝府殷樓嘯詠餘菰煙蘆雪一蝸廬分明岸上牽船住絕勝思光少陸居時余卜居未遂

玄經草就先生去石髮垣衣綠合時殘夜獨明樓上月伴談秋水與誰知園有水明樓爲玦碧先生著書處

五載驚聞水半扉鷓鴣接翅鯫魚肥竹牀蒲倚存生具重整盤針舊釣磯

比夜黑風吹海立便疑一室捲波頭朝來鋪徹瓊華淨急鼓東行訪戴舟

復自興化至邵伯經三日始達

楚陽百里道三日淹郵程野闊鴈同宿村荒雞絕鳴船迎冰段利霧翳日華明卒歲千家計年年覊旅情

贈揚州劉使君劉自翰林出守

曾捧紅雲侍玉皇一麾遙映斗牛芒非同二始疵文雅自要無雙出衆芳春動雷陂勤貢父味分蜀井記歐陽于今莫笑于琮輩也屈名人綰郡章

籍甚京華數二劉共聽鈴索上螭頭蓬山閬苑神仙侶烏府朱轓寵錫優使君同產兄同在翰林今轉御史　天上　璽書聞獎語人間襦袴起風謳懸知金帶圍先兆郡圃明年盛獻酬

題汪民長書齋

緗簾綈几墨花香劃盡紫雲似覺堂十二硯齋堪復構廿年殘夢續初長民長叔父蛟門刑部號覺堂曾夢至一齋壘置十二硯因顏其室曰十二硯齋詩文題詠盛傳於時

罏香茗椀稱幽棲傍架書籤萬軸齊更羨君家好兄弟不曾分箇屋東西

十月十八日夜夢三弟用霖還家既覺口占

夢裏依稀說汝旋迎門一見我居前毋妻次第開園林顏鬢相看
荏苒遷黃耳繫書虛驛路青猿煮茗得新緣（得澂寄書知淵者已買一僕遣數）
聲呃喔鷲孤枕客路三千又惘然

郭于宮招同狄向濤顧俠君汪民長集城北郎氏園

重城北出畫屏中十里林塘架彩虹競作水齋浮淺瀨行尋石磴上虛空雲山傑閣巔崖樹纈谷深杯酌簾風泥醉憑欄吟碧月荒臺猶說夢吳公

行廚竹裏畫船通閒即招攜把釣筒若下春如寒澗碧前頭人趁晚妝紅樓臺深鎖松筠色煙月常迷歌舞中爲報閭丘故交道此遊清絕五人同

秋日平山堂口號

數里雷塘蕎麥風暮鴉無復管隋宮殘碑剩覓題詩處千古平山屬醉翁

浮空積翠遠嵯峨江上秋天放眼多好似絳仙螺子黛筆蹤五斗抹長蛾

輓家飛瀾翁

登堂不見老成人惡夢驚傳歲在辰馬鬣封成還訖紼蒿萊當就痛捐霄翰成擊鮮還背諳郎養端笏空傷猶子袖（余少時負笈之子也）記得寒聽留夜語參橫猶戀酒三巡

壽陸上眉母夫人

與君皆戊子日月後君生里閈忝爲友追隨卻喚兄文場余濟倒詞筆爾崢嶸共阻煙霄志終輸慧業成蒹葭仍倚玉桃李莫瑯瓊純柔空相羨板輿互有情後先堂祝嘏（余母生於十一月上眉母生於十一月）弟酒稱觥（上眉母生十月中）十柈入裏蒸美史書雲物明佳辰壯小短良月數常盈（母生之月良月數也）壽毋歌黃髮爲兒記錦棚聲顯雖云判同侍百年榮

譚珠士五十詩以壽之

弱冠交情弟與昆弟行年五十齒加尊遂公肯爲知非詘邵子齋開學守悼早賦遺榮脫韁鎖本無適俗憂丘園多慚白首同庚者七數挽世歲月奔

次韻湯編修西厓見贈（編修主考貴州命過揚州與余相遇作詩以贈）

解手湖公渚繫心揚子居他鄉相送罷負米又何如雲水雨中合風帆江上來迢迢汗淮泗滌即到天除

樸村詩集卷八

律詩

壽京江相公六首

萬里江源自沃焦扶桑日浴海門潮潤滴溟涬為甘露氣扶義岷
建赤標仍世文章南極冠切天魁衆上台進[illegible]時霖雨雲梯神已
贊乾坤共廓寥

伊呂高科衆早降集賢芸作更無雙圖書秘府登燕國風度傾朝
羨曲江不假兒童稱姓氏可知元老重著麗戴公山下　東巡宴
松藝新題照此邦

講殿從容揮制頻登廣帝載起經綸房謀杜斷昇平運孔思周情
述作身作向東山尋賭墅也容下士吐車茵一趨　丹詔渡江去
仍是濟川舟楫人

銘勳祈連瀚海瀕標檢埽盡黑盧倫龍膽　御蓋無成列喜卜巫

言見大人忠決萊公河水傾談消郭令馬前歷功成只作等閒看
聖哲為心小一身（用杜句）

萬歲樓還千歲姿堂堂高高結虬枝（謂松巖堂）風前翠蓋蛟龍舞根底
黃流琥珀脂花閣藏春俛日月浪鋤多景譜歌詞留開十丈紅雲
觸為信如船進一卮

黑頭爭羨十年前甲子纔過好駐顏翼翼小心通聖敬休休雅量
撫時賢施堂帷幔友于啟兩御屏風步武聯更有千秋金鑑在江
心鑄就便朝天

贈周同知燕客

侍郎旌節照三吳合沓高名蓋世儒共道淫洼生有種又持英簜
出分符折標氣奪朝賢省書諳功貢穀政敷不見花時還選客魏
公曾與半山俱

壽夏乘六教授六十

南陽曾出袖中文第一常教位置君（葉文敏夏君特甚愛）往事悠悠誰論列
芳名藉藉共知聞夏侯奚獲資都講安定陶成盡出羣弟子尊前
齊捧覺廣陵煙月蜀岡雲

三秋風露發晶英灘灘金波潑眼明罷出青池成玉宇平鋪翠岫
入蕪城冷冷水調聞鼓吹撲撲天香競酒鐺若向淮南共招隱五
年以長正呼兄

題周宜一寫照

曾記聯吟老樹前（往與君唱和寓齋前一樹兩人日夕婆娑宜一有老樹空庭落手中之句）韶顏冉冉
各華顛羨君暖閣迂齋好不負辛勤三十年

喃巢生子各鳴鳴吾愛吾廬樂意敷悟道此翁原自早要將紙筆
論賢愚（君晚得子）

雪兒歌罷曲欄憑綠幕黃簾鋪剡藤妙楷看來如斫陣前身眞箇
是吳興（奏西溟曾目宜一為子昂後身子昂曾云楷書欲如快馬斫陣）

董孝廉岠瞻卜隣五載復將移居為之黯然賦詩送別

五載荒江上君來共四隣生徒尊馬鄭星象動荀陳鴻爪無留跡
椒盤只暫親（余家歲一歸家今年人日君來訪余留飲即以敘別）戴行書數束相送淚沾巾

衡宇愀相望百千慚質隣褰裳從德操骨法背僧珍閱世垂垂老
論心得得眞從今還往隔憑仗送書人（張籍詩門前識却送書人蓋以得都為喜也）

四海論交久與君心轉親深知淨冰雪何日起經綸霜晚皁鵰擊
寒侵梅萼新此生入林約把臂更逡巡

題畫萱為左揚州母太夫人壽二首

高蓋迎南海歡顏到北堂丹葩方的皪粉本亦熒煌名豈忘蘇黃
飃兼芍藥芳（揚州有芍藥廳舊宅）泰畔行可報金作帶圍光

翠袖翻揩葉紅雲貼地花宜男徵紱佩養性比餐霞慈竹三峯共
菌芝五色加（郡齋有三台閣[illegible]）

之數月於此

客有以畫萱貽余者走筆題之

忘憂坐對一株萱仿佛詩王霞彩新攜向北堂娛老母兒年五十不知貧

亭亭金質出幽貞瀟灑應從昔夢徵便過百年眞不謝長歌歌好倩青藤（徐文長號青藤山人余前局石田詩題畫文人郭王堂固徵徐文長弟和之文長有百歲萱花圖云壽門人張昔畫裏萱花長不謝又有百歲延齡甘露之語云室臨先生爲言夢臣徐家見旗竿一木樹於門首獲揭其匾云王三宮言庶幾於青藤詩有徵也）

虞浣之畫廣陵芍藥見貽漫題六首（浣之太常熟人紀呂揚州）

海隅散髮想虞公東府恩華躡屐中鄉俗故應殊不惡尚餘文彩屬斯翁

檀心倒暈紅樓子釵股斜抽碧玉枝何處霜刀天女翦毫端春色化工移

開殿春園國色舒雜花埽地總無餘唐昌玉蕊何曾覩占得無雙便是渠

浩態歌紅醉百杯溫馨繁豔出重臺煩君鈔絕寫生手引我仙宮坐百回

黃鍾家擅異花枝天力常教與護持漸老羞聞金帶語不須過客擬升之

畫手當年數叙南一枝風露就中含只今鳥目山樵叟靜與龍興舊譜參（寶夔於叙南頁父王觀俱有譜以龍興寺爲冠絕）

書懷寄周確齋

異時常擬喚般兒霜鬢隨君次第生心似吐絲難作繭身期鳴鴈不適京萬間大庇歡何日一束辛勤願未成詩酒放懷疇昔事老狂欲續少年盟

李皇望從廣陵還興化索詩

相國家風敦薄夫平泉非有亦非無肯教樹石閒相守端爲詩書貫楷模

香稻千門穲稏風道房菱芡一時豐歸家更膾銀絲鱠一醉冰輪浩蕩中（時值中秋）

簡周司馬

五茸春草最芊綿三泖滄波清且漣人爲使君歌德澤我來親見起顛連（司馬攝松江府事前民不能娶者其妻所奪余適見之爲言其事使君即斷歸之一富）

曾共難兄一畝居酒軍詩敵歲相於（司馬之兄雪客嘗與余共集京師一年昌時會皆日一餘人海內名流無不與者）而今淪落揚州客只少聽鐘王播如

供蘭

九畹滋幽色一生吹古香膽瓶靜相對心事爾堪商

郭宜人設帨令子于宮見招賦此爲壽

水曹昔未識詩翁拜母今來觴酒回慢隔絳紗聞世學巾傳墊角想高風絕塵二到名方歲仙會三源秋正中分得尊前玄鹿脯與君燕喜樂無窮

瓊花觀前一老翁種雞冠千餘株奇葩異彩莫可名狀令世定無其比料古亦所未有也歎賞不足口吟六絕句寄之

后土祠前雞幘花繽紛百種散朝霞虛憐鴨腳開瓊蕊唐宋中間賸事誇（晁無咎有詩云揚州勝事吾能說鴨腳瓊花三百年）

圖露籠煙鮮彩蒸卿雲糺縵一庭凝司花作意勞金翦日傍朱欄色色增

染不能成畫亦難化工騁巧與誰看只應寂寞逢高士攜手頻來共倚欄

五茸城外九秋時散策尋花久繫思已訝小雞爭浣刷昂然爲爾合頭垂（生平見雞冠以松江東門外一野人家爲最皆矮而叢擁如小山而怠奇）

月華雲散隊重重化作千株異彩濃眼纈鶩看渾似霧對君疑只
是仙翁
繁華苒苒不棲枝誰比此花歷一時除是吾鄉籬下菊寒英能久
亦能奇

送吳雪臣省覲之碭山

爾去趨庭近二洪先生氊席繼清風傳家慣引流泉酌屏障無嫌
編竹蓬
兩廡誅誅講誦俱聞成還有二曹無漢泉漫蕓殷勤訪守憲體忠
欸更歎

秋夜對月偶成（余所寓李總憲之廣廳傍面帆引閣亭以一橋為渡橋矣於宜夏軒之頂看月余宜三秋堂前後余每清宵吟步至深成詩）

書裏樓臺靜掩宵著身岩石更超遙三秋輸我飽看月帆引閣湜
屋上橋

題西友兄畫百合遺跡

薰風庭院日初長彷彿空林百和香知是幽人閒染翰蜂鬚蝶翅
不須忙
靜愛空山麝散香娟娟千朶月爭光緣何繪作文彪炳虎變還將
壓衆芳（百合有名麝香者最清芬此畫乃俗云虎百合也）
風流須盡阿誰知齋沼兒前更莫期陳跡仙雲堂裏見只留彩筆
想音徽（畫為姒珍弟所藏仙雲堂姒珍所攜其名兒所命也）

題家漢臣都門送行詩冊

昨歲青門驅馬還滄江天闊白鷗閒憐予岸上牽船者不及兄居
只欠山（漢臣所居曰欠山草堂）
積善堂臨槎浦開閒情重覓水雲限可知世業千秋在學蔀因明
讀百回（大參公有積善堂詩云舊宅臨槎上先堂切水雲又有靜對水雲限之句學蔀通辨因明子皆大參公所著書）
文成世業一編書提領功成水竹居（余家高祖為岳牧出留居南陽提領）若使方

平諫草入重光家乘昔賢如（漢臣京師曾代一溪大臣草諫書惜其未及進也）

趙蒙泉從定陶乞歸移居南城次王樗園韻奉贈四首

先生眞視一官輕地近滄浪幾濯纓（滄浪在今渼去定陶不遠）歸傲羲皇開
北牖居深水竹占南城醉鄉共入無何有詩思誰嘲太瘦生避世
君公正高隱牆東相與訂幽盟
來往翩如一葉輕此身那更縛塵纓滄亭風月長兼主浴日雲霞
照一城（蒙泉舊所居臨於水上曰滄亭城居之堂曰浴日以前有方池也）花塢未除青蔓架藥
欄還看碧漪生野人到此應高枕托契年前有夙盟
策策芒鞋五兩輕登堂一笑脫冠纓人從曠遠同于野道豈孤高
不入城無事垂簾如治邑問奇載酒有門生關心幽夢猶思我欲
續閒鷗海上盟
拚移家具一車輕談笑同君冠絕纓惆悵居鄰非北郭安排聯句
負南城懷章但可驚羣吏綿蕞方當尊兩生若向淮南賦招隱桂
叢岩畔不渝盟

王震來明府以終養乞歸遽聞太翁凶訃有哭別嘐城父
老之作次韻二首送之

操刀劇邑善持平誰料賢侯綎組輕報國只留遺愛在寧親不遂
去官情士林憔悴都無色朧畝謳歌半未成數政逾年悲罔極人
今無祿淚縱橫
金谿練水政俱平祖硯留傳視敢輕（乃祖曾宰金谿）卻望飛雲勞陟岵早
懷投紱為陳情斷腸烏鵲聲初咽相見坡高願未成（縣中有嶺曰大相見坡小相見坡其地所產斷腸鳥也）聞道昨來知疾耗舒書設几淚先橫

送陳子文之任石阡

十載相思鬢髮秋逢君襆襆駐邗溝綠尊紅燭今宵會知府山頭
念我否（石阡有知府山）
此去牂牁四千里尊前相送意蒼涼知君心似無波井故遣南行

水似湯

都門祖帳日喧闐最是詞人數兩髯不遣朱雲爲餲吏石泉名是石阡兼語 前年朱嵩人寧石泉京師祖道之盛與余陳使君昭同諸人云吾亦一石泉也謂其縣邑有龍泉合郡名而兼之

世疵文雅語堪稽俊巽如君更莫齊休歎一麾遠出守播州猶在此邦西

排衙山上即官衙彩仗還穿鐵杏花更遣翠屏爲筆架遺文金石篋中奢 子文著金石遺文錄

贈曹罐使子書

帝重東南簡使臣碧幢紅斾轉江津 公以江寧識拔推此職 裁成雲霧天章煥控制河淮國賦均 風日棣亭無俗客 公江寧署有棣亭諸名人皆爲賦詩 繁華玉蕊領芳春 即今天下才多少詩思幾看子建親

清淨曾傳畫一歌叙衰終擬繼蕭何均輸漢代需材久管榷裴弘覩爾過試叩書倉還積石可容賦海續熬波公餘多暇延賓從江岫淮岑共一哦

題鳳阿六一圖

莊生齊物我蘇子均得喪 東坡云居士與物均爲不孰能致得喪者其閒 先生但物物理出諸家上

結廬桐竹間棲食養鳳德莫更損求皇 圖有妙趣大年時已歸號 知君空是色

題王勤中紅豆紫鈴圖爲家日容作 有引

往者吳密雲元龍居近東禪寺寺有紅豆一本特繁茂因號紅豆主人日容與元龍衛宇相望又共莫逆元龍既沒日容收此畫藏之以余與元龍最善而識善勤中出此畫索題慨然感懷成四斷句

妙繪傳來芳草堂 [illegible] 垂垂紅顆出花房折逢東壁露底相並同試春園一日香

惠子常稱紅豆主王門妙絕畫中詩只今南國相思種空唱隨年

一閒詞

畫手忘菴詩研谿滿堂萬象見端倪篋中淚落餘縑素戢戢猶看東笋齋 二忘菴研谿君別號

下邑千林方張王 [illegible] 最東禪一樹昔彷徉匠門珍重開遺墨即是王君寶繪堂 [illegible]匠門

贈織造李公二首

中天列宿正森芒茂苑羣瞻紫戟光五彩彰時龍作會七襄報處錦爲棠助成恭己垂衣象剩譜蒸民補衮章指日乘騘淮甸肅去星晉秩更煌煌 時公兼巡鹽御史將按江北而 皇上南幸暫駐大理衙

從知仙李盤根大却望行宮瑞靄屯一擁旌麾留使節三開閶闔作天門 公自居職三遇 皇上南巡駐蹕織造府 寵逾香案神仙吏身捧紅雲玉座尊五作長楊爭獻賦獨甘漁釣老無聞

題家匠門潮生閣

綺疏通遠岑活碧弄淺渚我欲攜被來夜聽舟人語

三宿戀未休百川時已灌披襟雄風來圖畫四面看 余初登此閣即得前首下二句今年秋留宿其上成此二詩

題廷尉李公射獵圖四首

臂弓腰箭落鶻鶖苜蓿初肥騄紫騮錯認關西風氣在唐堯大理正其儔

一丸曾奉 至尊成殿上鳴梟敢戴飛國士到門還輟洗幾多光價及寒微

颯爽英姿幹事臣桐陰出孔技如神知公國土封矦相白額騶生記此辰

李魚川上李公騎弧矢相隨秋草黃若遣麗人添一箇飛鳥斜射更生光

題竹村圖

如公豈可居無竹種竹衆扶興不凡綠霧細披風翠長青霄直上傲松杉霜餘爛爛霞蒸樹石蘚斑斑菊繡巖幽徑相過人不覺那知身更著頭銜

秋閣前趙蒙泉有詩見送報罷次韻答之

陶令歸來是我師分無鯨力奮天池吏清更協滄洲趣霧隱終藏玄豹姿文似相如名競達才非李廣數何奇只今誰壓羣兒溧贍有辭香不自疑（坡詩樂時老宗伯氣壓羣兒輩　詩以致聲之得南豐爲數故云）

冬夜趙秋谷贊善得巨壁共飲

與君同抜夜何物佐銜觴甲撤騷人屋蟄凝秋女霜平添白墮力送到黑甜鄉身世滄洲外悠悠莫等量

追哭姜編修西溟

此老一爲別流言吾亦疑至今冤未白豈曰涅能緇見句清尊共論文永古期夜臺今叙寞君亦定吾思

追哭吳天章

昔別尚青鬢哭君頭白時那堪三十載不寄一書辭落落晨星盡茫茫泉路隨莫言寰海大難覓舊交知

題徐虹亭先生豐草亭兼爲其七十生辰壽

一尺營松徽遠空不妨細蓝發春叢知公愷悌心長在吹出清風即惠風（燕亭自號惠風老人）
傳家宮體舊知名況是青晴慧相成記否茲辰曾集鳳五雲多處誕先生
竹莊詞于徧雞林篇易貫人一餅金（虹亭昔有竹莊詞一卷高麗人爭購傳之）一老去辭誰還自傳相看白傳是知心
松風老人年七十亭成豐草發奇馨金風亭長往來熟二老人呼是二亭（先竹垞先生自號金風亭長與虹亭最契豐草亭名竹垞所題者也）
自笑蓬蒿壓徑荒羨君落落長松長垂虹何日一尊酒共吸金波千頃光

輓宋既庭先生

吳會驚傳耆舊亡郭門萬里久淒涼百年名輩交先後四海典刑一澹渺茫無復搵衣牀下拜須求槧石墓中藏可知有道碑無愧故宅猶餘文藻光

邗溝舟次與家日容徐端揆話別時余將往中州同行者爲吳江周漢荀各賦詩次日容韻

峭帆同渡大江濱詩酒寧汙吾輩人池上芊綿春草夢管中翡翠玉臺新一杯笑吾頹先渥萬卷看君筆有神明日玄言彥倫共夜濤秋聽沒洲蘋（南史謝江淹　驪玄詩異日）

過儀眞懷洪秋水

東園壯觀久蒿萊只有伊人甚溯洄白露蒼煙還我古與君何日共銜杯（儀眞東園北山之勝見揚誠齋集　秋水興觀臨江發詩記之）

六合道中

六合峯成六高原蔽大川馬銜殘霧路烏啄近耕田渡口喧聲寂茅簷攜食便却憐醉鄉尉貰酒不論錢（王無功曾爲六合丞）

豐樂亭

策馬滁陽道看山意自悠昔賢曾作守遺跡一來遊戊美今何似人和信有由紫微泉一勺澄澈獨千秋

醉翁亭

向背憑青嶂潺洄瀉碧泉山川留昔面人物渺當年禽鳥管弦樂龜螭苔蘚纏淹留吾何計悵望夕陽天

曉霧

曉霧侵人天四垂望中平野水成圍驅車直向臨淮去雲海人家是也非（東坡詩濁淮雲海暗人家）

渡淮

渡口喧喧淮水頭不生風浪不生愁滿懷塵土憑除滌莫入黃河混濁流

前遊豐樂醉翁餘思未盡復賛四絕

黃州曾此作滁州俸外何嘗果實收只爲豐登生事足太平釀出此風流王元之詩俸外不曾收果實公餘客愛入林泉

落落雄文萬古傳知公心事我應偏不緣真箇同民樂放浪林泉是酒仙

白髮門生不負公大書深刻鎮山中斯文斯字真奇絕數百年來只兩翁

半晌清遊過眼雲留存丘壑味難論一生幾屐何須歎再入此山也勒文

旅懷和漢荀韻

心跡頻年未遠違緇塵那復染征衣虛慚假府芙蓉茂愈遠親庭

魂夢飛三釜不思需祿寸衷長自繞春暉敢言客容手中線便可遲遲望我歸

出江南省界口號

過江漸隔家千里此地鄉思更倍之心逐孤雲空遠望馬嘶殘照又前期

永城道中

愁絕淮西曠野行欣逢煙井接村氓棗林[illegible]空霜葉樓堞人家家土于今望眼盈鄉子厚以河東爲故土云吾國翹翹寰業余先世遷川開封故云

小雉城宋鵲遭風飛自退吳牛帶月喘常耕翹翹已入中州道故

經穀熟集舊穀熟縣即南亳湯所都處

三亳知何所湯都此故墟數家茅結屋未忍即驅車

過陳農部于萬話舊令二子出見有作

君來南亳便爲鄉抵掌燕臺往事長歷歷棋枰堪覆著紛紛俛[illegible]

罷登場渥洼生駿寧無種車杖占星又共將重見家聲續端毅制溪睢水兩相望予曾祖端毅公號鶴皐少保于萬從宜興遷商丘

閼伯臺

城西百丈起風埃旗鼓喧喧逐隊來遠自堯年靈爽在紙錢灰裏一登臺俗傳正月七日爲閼伯生辰爭持紙錢焚之

題北渚園八首

閒行訪漆溝北渚得其似志書漆溝在北門外此園因臨城濠故名佳處接西陂平泉何足擬西陂家宰自[illegible]別業此園公長孫所構

鏡光磨遠空天影涵澄碧紅蕖水面鋪娛此堂上客碧照堂三面臨城濠夏月荷花特盛

玲瓏達八窗深廣明七室傲然枕席間江湖遠思出歐陽公畫舫齋記云齋廣一室其深七室圍有齋似之其額曰畫舫吾于

潭心起蛟涎潭口足蝦菜壁合與漁莊視此遜猶倍撈蝦步

青松影鬱盤怪石勢蹲踞檻外白鷗來呼人伴眠去狎鷗處

我是荷蓧者閒吟北渚莊森森數藂篁真復似筠廊筠廊宋太守公讀書處所著有筠廊偶筆

洛陽無真花洛人以牡丹爲真花見歐公記今洛中幾無花矣異種集此土誰攜畫筆來閒時圖作譜牡丹臺

欲看亭外花來坐花外亭亭花兩無意遊人自醉醒花外亭

送汀漳巡道宋稚嘉赴任

天上星辰聽履聲剖符才子動行旌閩臺早潤煙雲色茂苑重經節鉞城海接丹霞層嶂合民歌惠澤一泉清丹霞與惠民泉皆見漳州志承家報績趨彤陛還傍沙堤燈火行

丙戌早春余在商丘以念母乞歸漢荀有健羨之色作詩相送和韻酬之兼柬陳主政于萬

歲華冉冉又重新堂上增年近八旬辰事嗣宗無奏記漫勞靈運

載歸人（時予萬有同舟之訂）相依鷁鷁飛鳴共欲逐雲龍下上頻待爾曰歸來拜丹岳虹亭畔浣征塵

顏魯公八關齋碑（同子萬長君執夫逸騎訪之）

為訪唐賢跡吟鞭共出郊碑穹雲暗護石壓土微坳面面開青嶂紛紛走翠蛟（碑文八面其光芳絕望其色深翠）八關名自古學佛不須嘲

南還至亳州口號示陳戶部

沙晴風暖日華新一騎能高五尺塵從此江南仍在眼好將寸草荅三春

兼旬投轄有陳遵車騎相攜渦水濱（君與余同入亳州）不分窮途悲阮籍煩君料理未歸人

渦口阻風次陳戶部韻

掛帆無百里駭浪巳千重沙際騰嬌馬天邊縱毒龍蓬窗難散帙几案忽塵封會見風飈息無慙郭李同

又次絕句韻一首

想像輕帆馬脫羈沙邊繫纜只淒其吾生蹭蹬多如此笑謝天公進一卮

又自吟一首

惡風濁浪正滔天白日昏昏好醉眠萬頃何時同一碧岸旁桃李盡嫣然

將至懷遠風雪大作舟不得進子萬有詩次韻和之

鶴髮高堂又一年無端兩地阻雲煙昨非今是嗟行役雪虐風欺怯進船嫩綠重封官柳路繁紅深瑣養花天明朝抱璞巖前過策蹇拔尋倍黯然

桃杏

桃杏侵尋欲放時春風先暖未開枝溪邊一似臨糚鏡欲語低頭為乞詩

龍興寺

萬歲山邊王氣收中都城外夕陽悠猶餘第一龍興寺（咸家山右洪武御製碑題為第一山）異代歸然冠上頭

滁州北郭早發梅花數株暗香撲人率爾成詠

月斜林影淡參差浥露含煙玉作姿知爾耐寒真到骨清香最發五更時

辨桃認杏曼卿詩只為頳顏損素姿若似此花同月色嗅來鼻觀也應知

衢黑

衢黑衰年怯今朝亟向東雞聲多漸曉人語遠先通脫險驚泥淖微茫藉月朧遠遊豈我事悵望白雲中

是日蹇驢行及百里困不能勝口號以當呻吟

一日能千里從人幼目儂荒途行滿百策蹇倦成翁晚節非難勵無車病不容勞生應歸息寧獨為尸饔

十六早望日月出入

日月互來往青山各銜半借問中天時何如旦復旦

壽周確齋六十

輸君兩載早稱耆端合呼兄壽一卮詩酒放懷窮似昔市朝兼隱道如斯即看賁氏克閭慶未是香山躅駱時直待會中尋九老還容我作少年嬉

六十生男尚未遲祝君繡褓裹佳兒琴書勿負仲宣付棃棗偏於通子宜元圃紛披書散隸淩雲截業賴成絲還須募取夏侯論膝下官奴一付之（確齋有女）

樸村詩集卷九

律詩

丙戌春次韻賀王給事令貽次子生 [illegible]

[illegible]

清禁初辭鸑鷟侶丹山又長鳳皇雛仲將早卜傳家業蓮須傾
諫苑書客到鄉園湯餅兄詩裁京國唱酬餘他時次第過文舉爲
報雙珠老蚌如

春深臘淺盡克閭人道黃門兩舉雛抱送天邊皆孔釋分儲家具
只園書掌珠纍纍神光燦頭玉磽磽世德餘從此諸王有蓍[illegible]
衣坐處復何如

題儀真察院樓呈鹺使曹李二公

天池迴合大江濆 [illegible] 縹緲樓臨下界紛光動朱欄迎出日氣
浮雕拱鵲樓雲夾雨繁 [illegible] 舳艫千帆淮楚飛符走百貨節鉞此中餘

興象坐令簫管竹西開

萬家煙井氣絪縕旌旆交移兩鹿轓 [illegible] 山海官
仍餘國息榷酤利不竭財源可知法自曹參守益信 朝由李勉
尊呼吸會能通 齋座並推卿月照層軒

列樹參差映綠楓虬龍蟠屈走雲雷影添烟蕪搖窗几吟助笙歌
入酒杯東望澄虛無傑閣北尋壯觀有飛埃傳流僅有遺文在援
簡還應屬上才

登樓誰擅賦才雄目極高岑俯遠空吹笛每乘庾亮月披襟尤快
楚王風雲門曲按宮中太玉海書從上善崇 [illegible]
卧更有篋中鹽鐵論裁成未遠 聖人聰

遊儀真鄭氏園坐一小亭留飲

側出巖之背林端更有情江帆雲外度[illegible]影日邊明垣隱遊人語
松蔽窗瓦鼯坐來[illegible]不勝清

香葉堂

雙桁如連理葉開[illegible]雲護居樓貯月渴溪[illegible]雨晴龍吟細
風高鶴唳淒亭亭異根賀夫育一枝低

詠徐閣學庭中桐樹

碧柯雙植傍雕欄夏景蕭森六月寒散髮細披風颯颯攤書長愛
影團團涼生廣坐飄雲幕陰落中庭益食單不特龍門高莫並欵
多枝榦蔭崇蘭

常言樹木十年期況爾春秋再倍之直上雲霄森百尺濃密雨露
幾多枝似聞疎越朱弦奏寧與啓巢阿閣離蟠結幽根好相待疾
栖紫鳳燦褵褷

余自閣學公宣 召入都不見其家堂前梧樹逾一紀矣
重來如對故人日夕吟坐其下撫時感事復作二首寄京

宰落心情一紀違笑人只著薜蘿衣獨吟獨坐相隨影看月看雲

長啟扉葉若剪珪損本質音寧入爨見清徽石欄點筆題新句與
爾真如故友依

年來陋巷足棲遲五柳綠堤陰小池多謝諸公勤掃拭敢從清廟
進歌詞雲領高蓋遮炎日雨作蕭疎送遠颸且喜曲欄穿窈窕清
光時漏素娥姿

王編脩醇叔招同顧以青集雙清館小飲因泛舟出郭遊
半枝園見所和唐常建宿王昌齡隱居韻詩六首如數和
之時并同其令子鶴隨

每坐雙清久簷前看度雲平生歲寒侶此日併於君翠篠亭亭影
湘簾瑟瑟紋只今猶嚮往鸞鶴待爲羣

論交過廿載一見一披雲七葉多名德諸王更有君三光肘後寶
十詠壁間紋吟嘯葫蘆樹翛然自不羣

廿載依親舍何曾問白雲既然只有日 [illegible]

執禮敦如君飯客樽仍撥哀懷而有紋腠前文度好吾更樂
爲羣
出郭扁舟興攜鈘似躡雲幽園好風物吟賞向觵君荷芰侵衣袂
松筠印簟紋何當假栖息麋鹿自爲羣
何年上林客瀟灑似閒雲金樹苔移此坐枝吾乞君霧凝松滴翠
霞落水生紋見說秋光好還期說月羣
龍標非隱者結屋在層雲爲愛清光句長懷松際君曉霞紅㬌錦
野水縠爲紋一棹尋歸路分明鷗鷺羣
王編修辱贈二詩疊韻酬之
幽篿籠朱萼深潛臥白雲小人亦有毋大義肯逃君蓼集甘茹苦
[illegible]紋相看成白首霧鵠刺天羣
不獻荆山璞惟耕隴上雲剖光誰爲玉泣血僅逢君（夫司徒謂趙壺曰良玉不剖必有泣血以析明者矣）蒼繒車無蔽線緣練有紋欒欒空薄俗孰克爾爲羣
又疊前韻呈編脩
斑鬢敢言老泥塗忘卻雲此身仍孺子有說傲夫君錦向清江濯
機添弱線紋長門爭買賦不與馬卿羣
蘇坡承紫禁　帝座繞紅雲捧日能無志校書合付君貞松蒼翠
節香稻碧畦紋薄有衡茅在巷眞非爾羣
追和睢陽五老圖原韻（時丙戌八月十六日拜觀於眞山王編修之半枝園）
徜徉泉石樂寬閒嘗服隨身承露冠高會東都娛白傳歎崇晚節
戒齊桓人如嵩嶽環方鎮（碣云四方環鎮嵩高中跡德五老之有杜祁公也）圖勝喬松賜
歲寒幸此摳衣拜遺像荒祠無恨隔垣看（余嘗訪五老祠屋宇早圮時三老又爲居民燭下馬驛不動者久之）
吳生爲余寫小影余書東坡傳神記以貽之因拆其意爲
二絕句
顧陸丹青世絕倫衆中陰察得天眞君看顴頰兼眉目何處不曾
傳我神
吾愧蘇公君是程（記爲程懷立作）蕭然舉止類諸生不煩一首傳神記懷
立那留世上名
爲茅雪鴻題像
蹤跡當年雪裏鴻而今白髮又春風文人似是廣山侶松下誰來
巾屨同
詩課平生萬首餘放翁排日不曾虛湮陵意氣何人識餘勇賈來
猶起予
爲沈宜士題像
沈郎華帶孔頻移擲地都看綵筆拔不是減油勤苦後如何譜出
四聲詞
小伎歌喉一串珠又疑靈寶兩情俱不知徐福攜童丱直向神山
問有無（君有歌姬二童子）
又
十載君穿從事衫報恩之子願非凡耳根鳴處知誰德他日門高
感至誠
題陸扶照蓺菊娛親圖
最是東籬引興長百般佳色上君堂世間繁豔知多少誰似黃花
晚節香
中園聞有孝魚泉移得南山在眼前更取金英照杯酒陶翁爭得
不陶然
送劉君入都（劉山東人與大理李公爲表兄弟時在雄使署中）
京闕驅車舊鄉關六路經餘衝斗牛紫氣帶嶽雲青滄口停驄馬
沙頭類鶺鴒明朝一揮手酒濤悵郵亭
同汪廣文迎年尋東園遺址四首
廬陵文筆屬君家（迎年爲純菴先生子）學舍東園地不避指點拂雲同放步

臺臨落日數歸雅

將種君眞如季默詩埋袖手莫相輕可知風雨嘌音夜首宿闌干句暗成（東坡詩袖手莫軒將種謂歐陽季默也）

荒煙百畝雜農耕重與監軍弔廢營頼有梓潼遺像在嘉時來聽管弦聲（總雲亭舊基今爲文昌閣六星俗以梓潼神當之故塑其像）

晉唐楷法屬君誤顏褚風流落筆俱（記次日蒙泉書以淵雲作諸體）自揭本憑君爲覓看只今野草没蹤趺

蒙泉舉淡成詩社屢以書相招余不及赴次韻二首

高會羣賢號淡成獨無野老背將迎岑邊皓月一潭白眼底寒山片石清緣繞早添園柳色冥鴻能識海鷗情榮枯世事渾難定分付蝸牛角上爭

洛社篇章次第成招攜勝日有逢迎相看艾髮添新白肯放次壺失舊清七種芳菲春菜甲百年落莫腐儒情諸公詩律眞強對只恐難降梅雪爭

正月二十四日同鳳阿城西探梅二首

十八灣頭大樹村（大樹村在東其地名十八灣有大樹洪府新集今無有矣）欲從何處弔芳魂玉妃重謫人間世此地幽香應結根

月地雲階堪醉眼與君藉草倍相憐煖風遲日偏如許烘出繁香玉雪天

西城草菴爲陶菴先生兄弟殉節處龔智淵先生之子削髮居此菴守之今且老矣同鳳阿訪之賦四絶句以贈

遥指城西脩竹林寂無梵唄閉門深千秋碧血今何在（二黃先生雖經處留血痕今絶在矣）老宿依然識此心

忠孝塡胷感昨今清池豈獨照禪心看君歷世眞難著堅卧雲林深復深（此菴又名卧雲後蘭先生爲之題額）

射人碧眼奪湖溧望古丹心照汗青同產同時同殉國守祧長借

傳燈經（龔先生亦兄弟殉難破城同沉於池）

學邑名家忠義門兩龔人並二侯論那知花塢斜陽裏拭淚相看賢子孫（大年廣成先生雍曉先生之孫從孫也）

二十五日同蒙泉探梅二首

開遍南枝到北枝東城花笑西城遲昨日侯邑今趙壹相將領取雪霜姿

坐詡諸天爲散花亦如身到玉皇家能令張微清肝膽遷莫梅花勝李花

遊金氏園感舊

默數幽尋弱歲初主人不見十年餘戶庭哀盛流如此欹枕還來認我廬

查山瑞竹詩有序

查山在洞庭湖之濱湖中有六峯浮水面正對此山故

明李長蘅先生欲建小閣以臨之取其名爲六浮然實終長蘅之世閣未之就也吾宗松園翁特買山以建閣幷作生壙於其右既殁而子翩三奉以窆焉墓旁松栝鬱然梅花萬樹修竹千竿與此閣映帶遂據湖山之勝丙戌冬忽有筍生竹林守冢者異之取以爲獻無何復生二三抽莖解籜挺然干雲與春筍無異人皆以爲瑞翩三自爲詩三章屬同人和之余思此竹之祥其徵蓋有三焉古有以孝感而冬月生筍者翩三愼終之禮既備事其母夫人又盡孝養得非天生此筍以爲堂上供乎其瑞一也母夫人賢而有操此竹當冬顯不凋之節爲瑞二聞之桐竹皆生孫翩三二子頭玉嶢然竹之亭亭直上將以結實引鳳爲二孫兆其瑞三矣昔人墓楊有一冬再實者楊梅有三實者竹以隆冬生亦是理也

其感名必有所以然者此余瑞竹詩之爲顧三作也

具區渺渺納三州飛閣渠渠俯六浮萬象總含冰碧裏獨囬春意露梢頭

老却檀園閣未成捲簾萬樹雪爭明園公頭白詩新見折竹聲中解籜聲

馬鬣新封已蔚然望中佳氣煖生煙擇龍雛長孫枝茂能壓寒梅更占先

漢庭孝竹頌羣工杜老慈雲蓋數峰爭似冬來于母笋維南獻瑞無窮

牢樹連山萬木蒹寒林蕭颯獨青葱似憐勁節無人見故挺幽貞冰雪中

不借春陰迸綠苔更無甘苦夏蟲猜森森百尺琅玕踴彩鳳雲端颺羽來

題顧三水周林

情非屈于賦芳洲薜荔芙蓉采采稠堂下水周穿石過塔前雲擁入窗流千林罨畫城迷堞七室通明簾上鉤棋局釣竿消永晝繫帆沙渚集鳧鷗

陳希魏以移居詩索和偶飲其齋率成三首

楏上詩翁繼者難（南耕張徵君子石有詩名）眼看拾得是金丹依然小閣無塵亨埽地焚香興未闌（陳君新遷即子石舊居結句用石翁詩中語）

喜見陳遵尺牘招閒愁好共一尊澆徑開首爲論三益總近街南南石橋（陳君與譚清原楚瑜署爲詩酒之會三子所居皆近南石橋）

一簾花影一牀書料檢生涯執似渠覓句工夫忘晝永門前已駐故人車

余舊藏山谷一硯舉以餉友二十年矣心嘗怏怏於斯忽一日俞彤友來云有山谷硯欲售以療貧因口占二詩索看

涪翁遺制久無存涴壁書窗長玉蓊未卜神明頻還舊先看生質潤而温

知無長物損天眞老友分攜那不嗔（硯名芝田曾直題也）渠几仍陳懸磬室（曾直齋硯銘云歎渠几而見硯忽焉一室之懸磬）如何療得庾郎貧

荳有一種晚熟者莢甚碩大而芬芳特甚鄉人命之名曰老弗香著其初時之尤美也余食而甘之病其名之不佳爲易之曰到老香輒賦詩以誌之

荳莢種多味獨長噴人芳氣占江鄉佳名特地與君錫到老何曾失却香

釜中煑罷滿盤堆嫩折香苞勝芋魁堪笑食芹知野味君門欲獻老無媒

今年幸不豆苗稀採擷頻看赤脚歸三載食新悲舊穀泫然常濕老萊衣

帶露含煙雨浥肥九秋採摘慰長飢世間名實那堪較莫狎鄉人老受譏

題僧魯菴小像（名元昊）

清溪堂邊水鏡清魯公碧眼照溪明超然一曲威音外直唱宗風得我驚

試問宗風嗣阿誰皎然靈一是吾師無人識得本來面剗斷塵根只自知

王石谷臨鴻乙草堂圖餉予藏之久矣適在家日容匠門書屋披此圖光景宛然圖有雙鶴兼可用爲壽值日容五十之年轉以貽之作詩紀事

草堂籍籍至尊聞鸞鶴秋高鶏鶩羣千歲歸棲松偃蓋雙雙刷羽碧溪濆

五十年華正服官依天功業教人看鶴鳴陰和尋常事雛鳳聲清語羽翰(詩玉養烴初 隸溥士弟六)

舊來好事數王君寫取嵩山易我文(石谷因允余一文故以此畫相易) 珍重韓將貽叔子草堂今許我平分(余將有西堂之事云以五畝書堂見假)

近聽潮生遠看山數椽結得自蕭閒匠門書屋渾相似好守夫君一解顏

遺懷

似隱終非隱愛閒那許閒窮消稷卨志老向簡編慳散木全身計愁雲生理頑飛騰幾人在輸我鬢毛班

送歸孟遊任宜興教諭

袞袞諸公切上台冷官偏愛水雲隈講堂似對仙宮出絳帳仍依翠壁開杜牧宅邊留有樹彥昇釣處尚留臺更吟梅塢希聲句不與千花共一杯

長懷太僕斯文主司寇清風更莫論羨爾承家聲奕奕即今造士日詵詵闌干首蓿餘吟詠風月溪山互主賓待我艤舟陽羨館與君飛步好同尋

又一絕寄陳緯雲

周處曾栽風土記蘇公授筆賦秋河近來才子陳檢討難弟還能一放歌

訪歸震川先生安亭故宅

百里吳淞道沿洄好泝流巍然如魯殿作鎮此江頭市爲公起集談非禊下儔虛堂坐蕭瑟落日此淹留

世美堂仍在前賢跡已遐庭除廠風月棟宇宿雲霞石列東西舞流兼汾澮斜新田昔遷次嘉國共生涯(堂名世美舊額猶存堂前東西列二巨石其一嘉國衛文節公故物也先生有嘉國公石記云加鐵石之數焉舞又世美堂後記先生昔遷於此因爲宋王氏之舊又詩與于新田云自謂其谷皆廠而田惡故用汾澮流惡之語)

百頃平田熟常吹穲亞風庚桑人競祝冀缺婦能同帆峭江迴繞亭虛月冥濛可憐思子意吾亦有餘恫(先生有畏壘亭又有思子亭皆自爲之記其思子最切余於次兒之亡痛念不置不覺有感於此又先生居此常賴王夫人課耕以自給)

清池環竹樹步屧此周遭林帶煙霞古牆封薜荔高斯文今寂寂流水日滔滔不見茲人久長天首一搔

夜夢次兒方直言泉路甚窮空詢以世俗剪紙粘爲金銀錠有用以否兒答以可因買而焚之兼示以詩

死別已逾紀傷心實甚哉不貪爲爾寶屢空及泉臺宛宛神猶在茫茫跡可猜未提難作錠剪紙旋成灰

先師霍臨朱先生葬江橋之東雲章今歲始獲兩拜墓下詩以誌之

廿載江橋路重尋願不乖一坏終古覆百丈焰光埋吟嘯陸楊侶(欽翁誠齋先生晚歲所深喜) 丹鉛韓杜偕(先生批注杜詩韓文最詳好舉以授學徒尤注意於章) 荒郊酹

酒處雪涕眼頻揩

上冢思林吉傳詩數冀匡諸生或誦說百兩少輝光有道碑何愧淵明草更荒(陶詩自挽有今宿荒草鄉之句又云荒草何茫茫) 終當誌磐石一照此江鄉

蒙泉有詩招赴人日之集予以事失期依韻謝之

人日君家眞率會年光荏苒幾回來綵枝欹帽人爭插竹葉深杯我怯陪當戶晴雲低碧沼入林返景上青苔即看賓主交歡罄未怕霜華鏡裏催

雍容談笑有餘懽顧我無朋影亦單尊俎開時錫作楪草門掩處菜爲盤交因甘壞招三益德自成隣併四難可許投名還入社蒼然七叟坐中看(湛公眞率會詩有坐中七叟之句)

歲除許明府秋嵐有曆炭之惠人日復蒙招飲余以遠鄉皆不及知作詩爲謝

紙窗竹屋玩年光日比山中也自長天上鳳凰頒鳥曆爐間榾柮

助春陽官廚濫數茅詹士野味惟罌菜甲香比日上林鶯未蟄一

枝平一孰分將

正月十四日楊戴仁吳雪臣陸綸署同集剡舟婭齋限韻

南阮笙歌同北里豐年光景入新年撥醅臘酒浮杯綠下箸腹腴入饌鮮豈有篇章傳衆口很將基齒占羣賢恰逢皓月將圓夜處處燒燈惱不眠

郡伯陳公治吳一載余始投謁公特枉駕寓中有缺展待賦詩呈謝二首

我公蹟邁古循良竹馬迎來慰所望地轉鍾陵芙閶闔（公前為江寧守）人迴豐樂洗災祥（今連歲授饑始豐登）明夸轉覺 天王聖使節彌瞻澤國光俗化旋成還禮士龍丘高行獨嶄甚

車蓋駸駸出跨坊爭傳屈節到茅堂曾諳花逕還通馬敢埽漁磯共置牀論著潛夫非疾世教歌樂職已成章一盃一蘸龐公意微旨何勞問任棠（時余寓三洲書屋 公先是曾過之）

酬周震初據詩見過

春泥滑滑經過屐好鳥嚶嚶求友聲柳弱舊曾縈別緒飯蔬重與說交情折標取帛名當感上岸牽船浪不驚纔解漁磯愁日落吟君詩向三燈檠

將至山陰訪昝元彥有作

每憶龍眠昝伯子相逢白下劇論心遠遊君誤槐忙候抱病我虛桂擢林（時壬午秋試君錄自遠科病 初起皆後時至不得入闈）出宰欣逢山水縣幽情絕勝管弦音十年潦倒懷鉛槧誰拂孤桐爨下琴

臥龍山勢接陽明盤屈東州壯一城理縣不須傳氏譜垂簾長比觀之清行探宛委圖書府暢叙永和觴詠情睠展舊交紛似雨拂雲堆裏話前盟

早發平望宿石城同馮文子話舊念呂無黨諸賢

驚脰迎朝旭語兒繫夕陽劉桑林剩白采菊岸披黃念舊驚呼數論交感慨長蓬窗重秉燭他日最難忘

文子同泛西湖留止湖邊寺

十畝湖光重照影惱人容鬢白鬖鬖韶顏恐比花枝過舊友深於風月談亂颭青蘋波不起平圓翠黛鏡長函任他艇子搖空去笑指家山在一菴

夜宿招賢寺題似文子

池邊水落仙翁井枕上山高處士家此是招賢舊名刹須栽一樹紫陽花（樂天在杭有紫陽花詩自註云招賢寺有此樹今寺名適同疑即舊基也）

爲愛招賢名不虛羣公蹤跡遍香廚只緣君是湖山主故遣招提著我徒（文子云昔年朱竹垞先生及汪武曹戴方靈皋喬介夫諸君俱聚於此）

石佛寺

古寺巍巍巨石蹲傳聞繫纜自嬴秦那知數丈金光現恰與釋伽成後身

登臥龍山經紹興府治口占

披雲擘翠屛開鎮越堂高萬象迴莫訝微之謾誇詡直將洲宅踞蓬萊

望海亭

絕頂飛軒眼界紛東溟浩浩正無垠天吳罔象休顛倒萬里清風埽垢氛

列岫東西疊作行中開百道紫霞光乾坤萬象盈吾掌直向扶桑捧太陽

吳越山川錦繡分秦皇吞并一來巡海東若使能鞭石直駕羲和推日輪

城隍廟後一軒正臨城內外憑欄頗久口占

飛蓋凌虛接混茫下臨百尺照溪光神功能轉溝塍色（詩鎮荒之）看

割黃雲一片黃

能仁寺 寺甚頹敗

許公第宅大堪懲千載難逢板下僧 㫖泉先生嘗遊此寺有主僧常坦名師敬於此寺以詩 二十年前常坦方爲板下僧已懺然有興復之志 一講南華聽支遁披襟解帶竟誰曾

飛來山

坡陁𥕢确似荒丘來自瑯琊散不收鰻井生光猶有日祅祥還使世爭求

戒珠寺 寺有王生諸書其中

寺僧半落半丘墟故宅爭傳逸少居休問橋頭六角扇不須老媼亦嗔書

我來雅意覓三康多恐時名謾品量寂寂蕺山逢一士可同蓑笠說諸王

遊蘭亭

橋下激湍流似舊亭前曲水景增新 往者宋濬勒碑於亭前鑿石作九曲以象流觴 蘭亭之匾 仰瞻雲表天章煥已兆當年名寺人 得天章寺建於宋時今蘭亭碑亭上御書

將遊蘭亭元彥還府力約賁文子適至邀之同往暮歸文子口誦渡江一詩因次其韻紀事

老衍雲來眼乍醒谷屏遶力共揚船靜圍屏嶂山如畫清絕魚龍水不腥亭對禊牙兩樹古徑餘脩竹萬竿青歸撓吟得君詩句水調清冷劇可聽

又次文子同遊詩韻

短棹孤篷西復東暖煙烘日與春同書臨晉帖傾茶椀花逗寒岩翰墨浸爛漫一天渾翰藻 謂書 雕鐫九曲出神功 謂曲水 鵞池墨沼空回首羣籟參差嘯晚風

旅懷

窗外千峯紫翠積翡鷗續鼻蓋祭寒相如更抱文園渴莫作臨邛

貴客看

自禹廟東出繞舟過樵風涇

柔櫓咿啞路轉東小橋曲港任孤篷豈知樵采仙踪在猶有朝南暮北風

樵風祠畔石封苔指點旗帆相向開 謂石帆二山 只恐四山環合處更從何處出山來

禹廟

徧巡五岳一來東萬國冠裳會計中天錫玄圭告成事山留金簡啟神工千秋空究摩碑緯百代禋祠象袞龍我亦平生期稷禹轉悲老大拙何窮

題文衡山先生所畫蘭竹爲宋苓西謹函母夫人壽

勁節貞心緑玉君慣淩霜雪遠塵氛垂垂結得高秋實五色襍從集鳳羣

遲遲麗日報春暉九畹香風入彩衣還傍堦墀依翠竹清陰長與覆芳菲

獻壽圖

待詔當年九十餘淋灕翰墨轉紛敷分明慈竹三峯意譜出維南

聞道同官家學在文宣隔幔講堂開定知令子過韋逞好托同心臭味來 時謹函與伊讀書

樸村詩集卷十

律詩

辛卯春正余將還居於城作詩示弟龍岡霞用霖對王紀黃四人

二百年來聚族居一堂五世冠昏於難忘祖德惟橫恭轄爲身謀去舊廬寤寐宵長愁自結鶺鴒飛急羽還舒終期故里川原上兄弟他時共把鋤

同氣五人三白鬚殘年相保亦堪娛須栽大布姜肱被猶戀慈恩韓伯襦出處無心休擔墓兒孫習氣戒呼盧經春花鳥閒情劇長展友于行樂圖詩非庚余兄弟論友于圖取杜詩中山鳥山花吾友于句也

平生志業笑迂疎元日開編韓范俱余方長安陽集而襲霞從余索觀文正公集亦可框也宏議治平袪社稷上書天聖裕謀謨較量今古憑圖籍俯仰乾坤剩腐儒喜見王正書五十兄酬弟勸滿屠蘇

六十頭顱只敝廬辛勤空自閒居諸風來杜甫茅堂捲牖小家疇土室如身世初欣盤上箔子孫或盼鶴啣魚牆間一樹紫荊種移植還防枝榦疎

蒙泉以余移居有詩見投依韻奉答

柳辯鶯嬌媚此辰平分春色正中旬還居之日二月十九也入門未卜與隆象世俗每以入宅與隆日字號之堂中余不用也插架惟將圖史陳初轉輕槐停北巷先馳赤腳報東隣看看四壁成懸罄擣當眞須及米薪

旗鼓誰云南北軍敢論詩律敢論文棄宮孰似陶潛隱饁餉空勞冀缺耘新結一巢恤携戶欣看八極縱揮斤從茲上下相追逐只合低頭數拜君來詩有平生事業東溟輸君之句非敢拙所敢承也

諸君競以和蒙泉詩見投輒因來詩各報一章其依韻先後亦如之

晴光瀲灧報芳辰風雨終過百六旬家具借車渾覺少篇章飛札

已紛陳牽船此日方居陸奉母當年命卜隣來詩云王於無家類卜隣王翰有文能不祕道窮常恐竈無薪答竇臣

棘門霸上不成軍閣筆常因王粲文精意揮毫如宿搆代耕無術合長耘舍亭林澗曾營宅服尹家有亭洛之勝林故以王東山歎比爲比山齋屋材官爲運斤今長君丹師鑄婦翁孫侍讀書武英殿所居乃賜第也吾假一枝棲息便東山世業敢希君答服尹

未逢修禊亦佳晨笑問移居已浹旬泮水中央來筏筏縹箋新句掃陳陳源分天上欽公子教啓儒林勝德隣卅載辛勤一廬在與君相對話傳薪答聚廣文廣文以三月初日見顧故也

清詩眞似鮑參軍笑我荒言椎少文並舍只如葭倚玉東書常共筆爲耘霸齊亡楚歸成鑿匠石工倕巧落斤得句高吟太行畔廿年前恨未知君答譚九玉九玉賀余移居并以河內署書懷十二首見示中有亡楚罪由捐策士霸齊功在出囚呂之句余亟賞之

相看犂齒及茲辰蓬鬢蕭騷共六旬壯志蹉跎常眞谿勝遊俯仰已成陳山深豹霧期終隱居近龍門好作隣我老詞壇如敗鼓君從爨下舞餘薪答家姪占恒占所居狀若龍門人號龍門張氏

後來誰復張吾軍筆落千言善綴文噴薄一如湊潤煞神功端不費鋤耘鞭長高傍煙樓躍指血空傷拙匠斤近卜一廛吾事足鼎新堂構屬夫君答家天斐天斐儼思子

鳳阿移居詩久成而不見示復疊前韻促之

競賀新居在此辰君詩裁罷已三旬不因彈雀珠輕抵早見探驪句已陳鄉里四君堪尚友唐程嘉李令稱四先生其集初出只名嘉定四君往還二老遂成隣茅簷糲食吾生便莫問天廚孰作薪

詩壇也擬鶺鴒軍筆壘森森疾喜文近市囂塵容我隱向秋收穫待妻耘乞栽隣圃分花竹斷手新堂謝斧斤只合籃輿扶此老鳳阿屬疾年譚壁張佳句冠諸君

題馮文子釣魚圖卽次其韻

釣石温來還坐樹珊瑚拂處更垂竿眼看疾走兒童戲忙捉柳花滾作團

一樹垂楊兩岸陰綠波深處動微吟蝦行蛭渡何曾覺跋浪鯨魚江海心

漁弟漁兄我結隣更誰作伴有三人深淸汲罷心長醒生事何妨共釣綸

家日容子告南歸以余來郡有詩志喜次韻答之

華蓋雍雍朝謁帝少微耿耿夜占星碑錢活計空南國鯨力搏霄破北溟着眼千秋書有鑑傷心再刻玉遭刑白頭舊侶幾人在出處惟須子共經

疊前韻

鏡虹橋畔五年別照我衰顏兩鬢星喜得驪珠光錯落雜隨羊角上靑冥借書甌舫多亾篋灑淚金風何式型（朱竹垞先生晩年自號金風亭長甌舫亦其齋名也）海內斯文更誰主看君重定石渠經

朱贊皇道逢周司馬下車相迎同人嘉其事爲之賦詩余亦繼作二首

褰帷未是翹車乘折節爭傳飮馬橋（吳中橋名相遇之地也）珍重使君施禮讓踽涼有士雜塵囂閬仙京尹成同調蘘美松陵訂久要閒道相逢誦佳句幾人感激發長謠

東阿賓客應劉侶司馬風流嘯咏閒才並紅蘭誇七步詩傳金馬度千山（贊皇向與紅蘭室主人唱和有詩刻入紅蘭集中周司馬在滇南時曾爲詔刻傳誦茲來吳郡見贊皇猶口誦其詩）折標弘正承家遠結綬于元薦達慳不是下車尋夙約要令寒士各歡顏

爲可師題像

驊也雄才洵絶倫一生肝膽最輪囷門高閶闔幾迴撼瀝血陳情爲二親現身眞似費公壺塵世滔滔不可居把臂與君同跳入須知天地一蘧廬

次韻答匠門同秦含眞李賁君潮生閣秋夜見懷之作（時訪陳使君滄洲於京口）

片帆西挂鴈爭飛月觀崔巍好共依皎皎客心披素影沈沈秋雨暗荷衣聯吟小閣潮聲壯望遠雙魚信使稀多謝諸君勤秉燭江頭我亦嘯漁磯（月觀使君所容處也）

次韻答蒙泉勸赴省試

賢能書久廢鄕賦外無塗竊祿爭由此老懷有是夫少微光獨照太乙象非孤明主成終棄翹車世亦殊

經義源流在人傳楷柏餘敢云中道易自覺壯心疎射以臣爲鵠釣緣直失魚摧頹剩蓬鬢身世兩何如

九月十五日匠門招遊郡西諸山越三日而歸次第得詩如干首

姑蘇臺

荒臺初日照野徑濕衣尋麋鹿遊蹤剩荊榛步櫟侵五湖翠崖際一塔亂雲深千古江山地興亡不用箴

紫石山望楓葉次韻

翠巘環合送秋容近夜微霜染葉濃有欲直欺羣卉麗尋香空許一囷封朝曦每亂鴉千點晩景尤工繡萬峯我在姑胥臺上望遥憐紫石未攜笻

和天申韻題畫（天申二子秋試報罷有不平語次和其詩以廣之）

景物秋來揔亂眞蓼紅蘆白一番新爭知開到籬邊菊黃色猶堪衣聖人

晩泊雨過同諸子登岸次韻

雨跡雲淡翠微間遊侶相將意自閒鈎起蝦鬚通浪影踏殘鴈齒破苔斑酒帘一一迎孤棹屋角家家擁幾山千頃稻膝香撲岸懸知玉粒未吾慳

穹窿山

三清天半聳琳宮雷護仙壇鶴繞空洞長靈苗煙嶺北樓攀若木浮雲東眞人可獨華陽宅辟穀寧隨圯上翁吾擬綠章通帝闕此生果否合終窮

上眞觀次匠門韻

總出諸天上盤回巳百重銜花馴野鹿噓氣黍降龍寺有木龍云昔曾致水其跡曰若神桂實秋深採雲腴洞口封赤松他日訪同禮上茅峯

讀書臺

翁子樵蘇地曾聞挾筴吟懷章非異事遺碣獨傳今翻以故妻意存慈覺世心儒流何足羨感歎一來尋

積翠寺

積翠積琅玕千峯此獨寒靜添雙髩綠深奪萬峯丹金偈降心慣銀鈎挂壁看菩提能助法更愛影團團寺有菩提樹

拈花寺

不識拈花意偏憐野興長一溪環樹碧幾稜過雲黃鳥趁歸逕茶知送客香下方依泊好橋記善人鄉

題虞美人

空戚梟梟不禁風頻顰尤憐一朐紅莫與虞姬同小字妖姿爭匹拔山雄

雨中望靈巖二首

伯業銷沉剩此山水窗閒處媚煙鬟濛濛細雨扣舷發清磬一聲響屧間

蹟里佳人去不還峩峨長與作雲鬟游非不謝輕泛阻不載鴟夷

惜此山

堯峯

聞道堯年避昏墊居人來此盡巖扃攀崖不異營巢窟舉首爭看近日星斜倚竹兜飛燕勢細盤石路卧龍形上方鐘磬出林杪歷歷佛頭山露青

白龍洞

龍門當磴道龍窟寄山腰滛雨人間遍潛身下絳霄

下堯峯尋汪鈍菴先生舊莊次匠門韻余爲其弟子嘗從顧枕所居

別業未相訪平生感有餘玆來仰高躅宛爾故山居玄以芭還重經傳歆未踈年謂迎丘南懷舊意鈍翁晚年多居虎丘山南自號丘南老人余數過之重欲問遺書

送陳君之新會省覲兼寄顧迂客

匠門書屋每逢君曾與彭宣絲竹分匠門門人也指點一山隣越秀白

雲生處間黃雲新會有黃雲山

感遇篇多覓賞音垂簾鎮日共清吟寄聲嘉樹長相待吏部庭前列植深用顧寤之事

題王石谷畫爲章明府宸書

不見耕煙近十年石谷又號耕煙散人南唐後苑憶眞傳畫做董北苑一重一掩分留好石谷曾以余爾僧巒物色鮮自題云萬壑春樹所畫贈予合十二碧峯齋

競秀千巖說會稽明府會稽人巉峋烏目與雲齊弃將爽氣西窗裏手板迎來彩筆題

秦含眞從匠門北行詩以送之

連朝菊箋吟三徑一日山遊富百篇才似秦郎妙天下蘇門合在六人前

雙瞳秋水碧娟娟長爲吟多高聳肩得句定知君似古帝京萬口一時傳

初冬登虎丘次滄洲使君舊題原韻兼呈匠門

白公堤畔繫吳船攜手荒祠短簿前日借春和晴蕩漾地兼禪悅憩安便層巒窈窕離宮峙蒼隼盤迴塔影圓太守清篇同雒誦沁心重浥劍池泉

攀躋小閣自蘢蓯倚檻高春影漸中碧澗夜沈千劒氣丹楓朝閃萬鴉叢堂堂日月孤懷迥落落乾坤雙鬢蓬霄漢顧君扶隻手江湖漁釣着衰翁

月夜同匠門諸子登惠山追次坡公韻

人間此處是仙山五度來遊屐齒連邀月半空停好月品泉七椀醉名泉與君一縱緣巖目助我無如此夜天肺腑儘教塵土淀聽明冰雪有眞傳

喜天埜至郡次匠門韻

正爾山遊罷喜君提屐來百篇清詠續余與匠門諸子有遊郡西諸山詩天埜至皆趁[illegible]和之一夕好懷開鄴下添才彥竹林重舉杯青溪流派遠扶醉鏡虹隈鏡虹匠門橋名也

題惠山秦氏園

秦氏園林占地寬名山分得碧巑岏十圍樟木搖天籟百頃風潭作夏寒蜿蜒修蛇穿石路亭亭高棟出雲端我來未盡枯書籍欲問東家借食單

又

松風水月舞龍鸞堂中有御書松風水月四字六尺輿從此地看似架彩虹浮碧落直憑江檻俯風湍亭披雲鶴展飛翼洞迷山精隱考槃自笑龍鐘還策杖少年叢裏強追歡

題沈石田先生慈烏圖

一聲反哺寫枯林七十行年孺慕心石田年近八十始爲是圖不是相斑誰解此鳥中眞箇見曾參樂天詩慈烏復慈烏鳥中之曾參

補折幾同紫鳳圖題詞顛倒字糢糊細看霜月淒涼夜毛羽摧頹是義烏畫中題句零落顛倒不可讀

題道李公繹山招飲

小長蘆畔刺船頻潛采堂東君結鄰公秀水人與竹垞爲比隣未迴首欵門如昨日綠尊紅燭話前因

三李文章世共珍謂武曾分虎昆仲李公近屬也輸公才望起嶙峋故交黙數晨星似配月長庚秋後旻

白雲司舉冠清班結　帝深知霄漢間此日元紘大書處直教剉宗重移山

畫堂五丈建旗旄淮海均輸使節高不厭儒冠多自誤笑談風雨滯吾曹

爲大理李公題碧梧翠竹圖

到此心常靜竹梧深院裁窗虛綠蔭合天迥蔚藍開不減臨池興

應容野客陪聲清引鷞鳳兼有白鷗來

題曹銀臺荔軒集後

上下堂鈞笙磬音朱弦玉指發瑤琴宮中重振雲門奏定向西軒獲賞心公以西軒名集

才並建安專一石仲宣公榦丏餘波於今典論依然在七子操持遺憾多

紺黃十萬軸琉璃點勘三唐又職司若向公家偷法律不應儉腹也論詩

清音玉叩與珠排刀尺錦心巧剪裁羣艷世間銷歇盡那將凡骨換仙胎

贈卓子任

遜國忠貞邂瑞安子任爲忠貞公敬之九世孫家餘四烈一心丹四烈見子任自所著詩孤生歷劫乾坤大皓首遺編歲月寬夢繞江心還虎踞忠貞公詞一在永嘉

江心寺一在金陵虎踞關裹殘戰血只刀瘢子任少年曾以蹕中亂從軍累著戰功身被數創功名青
史終無負剩作蕪城野老看
聞曹蒻軒銀臺得孫却寄兼送入都
天上驚傳降石麟時令子在京師以先聞信至 先生謁 帝戒茲辰俶裘繼相
蕭爲侶取印提戈彬作倫書帶小同開葉細鳳毛靈運出池新歸
時湯餅應招我祖硯傳看入座賀
渡江寄滄洲使君四首有引
十二月三日自瓜州淩晨渡江舟師忽挂帆東向經焦
山出丹徒鎭其意以京口帆檣阻塞故冒險而行余方
穩卧不知也既覺而大詫以不得訪滄洲使君悵甚而
丹徒口終日待潮既抵暮稍稍前行彼自京口放舟者
亦俱至矣又爲堅冰所阻累日歎望而成四詩
不省江頭渡能離鐵甕城魚龍共掀簸浩蕩近滄溟帆底焦山隱

雲中日觀明懷賢此際意回首一嗟驚
淺瀨緣江市鳴榔盼夜潮那能啣尾進不帶斷冰飄失侶蘆中鴈
悲吟江上簫蹉跎良會少便恐隔層霄
京口千檣集鄱籤三日稽傳言歷歷穩流須有候涉險故多迷吾道非
終否人心戀故畦近傳高侍御 詔許把鋤犂侍御名選昌時放出與人共稱賀
鬱鬱孤臣意茫茫野客期天容舒異慘世路險仍夸澤國潛虬舞
春光冷蘆催先憑一鴈報江畔豈長羈
陸桐源畫遠山脩竹圖貽余張之堂中詩以謝之
近卜一區宅衡門向市開心非較喧寂跡已雜塵埃几席寒雲起
山林夙志回賴君開點筆愁破此城隈
近師王石谷遠祖陸探微家法君能繼芳名世所歸山凝餘靄碧
竹帶野煙霏二物分蒼翠吾今靜掩扉
從蒙泉覔麗春罌粟栽

風前弱態楚宮腰好繼謝揩紅藥嬌裊裊欲分春豔麗紛紛麾有
剩枝條
夏淺春深漸作叢横枝脆碧發輕紅小齋未有一瓶貯處栗爲問
東家東
春光作意駐君家百種芳菲次第花不獨薔薇似晴綺陸郎負晏
數株遮皮襲美和魯望薔薇詩有智惠迹得陸郎之句
題倪文正公畫梅公諱元璐
姿含冰雪榦槎枒鐵石爲心冷不邪何似春深日將暮紛紛紅雨
墮桃花
六月三日雨後在水周林作
水周林繞水層層過雨頻添宿霧蒸煩暑暗銷濃綠外清光默歎
太陰升蛙饒怒氣公然鬧螢競宵行慶得朋指點池塘懷靜侶揀
枝有鳥喚相應

螢火
一團煙外影千點水中天自照憑開闔羣飛讓後先依萍棲兀兀
映月弄娟娟莫近青編聚吾心火始然
奉呈中丞儀封張公
中丞近拜兩疏二萬餘言直聲震天下本朝內外大小
臣工中所未有也敬賦四詩以誌仰企
先生正學接程朱道脉眞傳世共師敬義夾持功直上知行交進
勇於爲兩章力草回天奏百辟心驚事 主欺莫道觸邪同獬豸
中朝麟鳳瑞如斯
嵩嶽崔嵬淑氣鍾睢州謂湯潛菴先生治績繼儀封不緣君子何能國恰
喜仁賢遠接蹤似水臣心撓不濁如簧巧舌直難容達聰幸遇吾
君聖不待吳氏叩九重
從來直道不謀身治忽機關在用人水火自分冰炭性芝夸何惜

蘊崇根須知事鑑眞金鑑拚以埋輪去畫輪草木江淮知萬福咸
名不玆更純臣
時議烆烱混大賢抗章極論冕旒前朝鳴立仗何曾斥象著法星
良獨懸直以除殘爲報　主欲扶運會到中天陽剛此日乾坤震
濡立頑廉俗態遷

周確齋屬題畫扇次曹銀臺韻（畫爲七子合作宋堅齋王石谷楊芝鶴吳定生徐采若顧若周王仙棠）

七子風流古今看寶繪新松筠山共碧村舍路交蹊策杖行相訪
閒窗絕點塵生涯我與爾應作畫中人

汪蒼孚招同周確齋楊耕夫及其叔于冶集淺圃即事二首

一枝堂北正熒煌日近中天日正長（其壽母余曾爲賦兩窗敗行者）座上蒼顏成
四皓紫芝歌裏進霞觴

數竿誰立麥脩篁枕簟能生六月涼却恠重重添嫩綠老夫不改
鬢毛蒼

周容齋齋前梅竹

無數桃李不敢開一株兩株春色回羨殺幽人居似畫斜枝竹外
入窗來

除是此君堪作伴一般冰玉瘦腰肢可知索笑巡簷處迂闊先生
共幾枝（迂閣確齋家小閣也）

漢昭招同蒙泉原雅飲曠望閣次原雅韻

渠渠飛閣俯漣漪送席涼雲秋早時棹撥魚龍迴近夜（水經注魚龍以秋日爲夜）
雨深簾幕苦催詩泊污還設坦之具（漢昭出所藏書畫共賞翫以汙硯爲戲）樹破
誰如顧愷癡尚有銀鈎照清漢閣成偏與凤心期（畫于柔先生曾書曠望閣三字）
（漢昭向日所栽閣成即以名之）
宮牆嶷嶷水漪漪（閣在學宮之旁）百雉千家目極時雀賀新成巢接葉魚

知出聽客吟詩據牀老子還乘興斷飲杯中却恠癡（漢昭止酒逾年）指點
九九松栢在飛鶵肯與好音期（時學生大造推辱）

蒙泉以體疲先別用原雅韻却寄

落構垂雲宴衎時君歸興不叶心期留賓西閣從人別（杜詩不知西閣意肯別定留人又云西閣從人別余此三詩拾工部唾遺爲多）坐嘯南樓剩我癡翠栢抱雲寒溜滴
鏡潭涵月碧流漪期公百遍還同過清簟疎簾好賦詩

中秋前二日同侯壽承至王氏園看桂即事

蓬蒿滿逕接芳隣（王氏園去于家總數十武耳）略彴初經似隔塵門掩一庭青
壁榦不因香遠那披榛

君家蟾窟有新枝（時補亭選入庶常）不比杼山處士姿（顏魯公有謝陸處士杼山折桂見寄詩）多謝殷勤相折贈分明子落月中時（湘少折一枝見貽）

次日同蒙泉恒占原雅復至王園

昨日攀條今復來仙翁柱杖我追陪一秋風露平分處釀取繁英
遍九垓

蒙泉齋頭一桂結根岩石之上盤屈有致玩久成詠

蟉枝巖畔出牆開道是稜層屈曲栽不向月中分得種如何香色
掩羣材

浴日堂邊向日開盤根定是百年栽便應齊得大椿長（能齊大椿長唐人句）
也可但婆娑月殿材

次韻匠門答樸村書兼懷潮生閣諸子

散人那復說脩門遠地心從舊好敦百氏手披編未絕一時目擊
道還存（宋詩有云南宋文章斯道寄東吳耆舊幾人存）素書迫遞難成束秋樹繽紛早結
根（時潮生閣前桂花盛開）此地數君常在眼論扉近事與誰論

爲席齊孟題像

讀書臺畔結幽居（君所居近昭明太子讀書臺）傍架齊來萬軸俱知是郎君初
得意好憑霧夕咏芙渠（園池荷花甚盛亦寫此景）

高臺曲榭款流觴遇我深慙大父行水部風流眞不墜詩名似舅有餘香（[illegible]）

輓席恩宋二首

薊門喧朔吹相見憶華年繼鶴弟儕峙鶺鴒讓後先三魚論道妙百稧有眞傳中道俺嶮迫難兄倍泫然

能詩承水部賦雪勝渠園（君初時侍其尊人大司公命作雪詩有光殘宵不夜風定樹飛花之句）初日幾多照飛花有底繫綆深墨井汲（其居近子游井）禱切泱冰痕（君病數[illegible]）

（有[illegible]其事頗與[illegible]明類）燕喜今無恙（其家堂名燕喜母夫人尚在也）孝心常獨存

原雅招同蒙泉諸公小飲次恒占韻

黄花開處好尋香漉酒邀賓形自忘老去論心人有幾坐來談讌日爲長霜餘斫雪螯堪把雨潤如酥屐不妨弟勸兄酬饒樂事詩翁兩兩坐中央（謂蒙泉及博園）

樸村詩集卷十一

律詩

韋哉移居秀野以四斷句索詩次韻

荷葉如錢復似盆我曾從此度朝昏舊題若覓十年句壞壁塵𧨏認樸村(秀野堂舊爲顧侯君所居余嘗客於此有題壁一詩又夏月荷花盛開留數晨夕)

尚書舊里景先賢(韋哉舊居在尚書坊以鮑菴先生得名)却望閭丘巷陌連(閭丘坊公[illegible]居[illegible]也)彷彿坡仙曾飲處方塘小圃繞堦前(東坡有贈閭丘[illegible]酒詩予疑即此地其時有小圃陰陰有麗塵方塘花蕊欲生春之句)

季冬風日借春和花竹中間好放歌不獨秋山解留客從來杖屨酒尊多(韋哉今額其地曰秋山學圃)

于山曾襲羅含宅賢者之居合有聲羨殺新堂開秀野練祁一老歎無成

張徵五以茶甌見貽兼有詩紀事報謝二首

顆西朝來帶宿酲(前一夕飲)渴思陽羨滿甌傾泥澄勝把金罍重袖出悦鷟月魄成事補茶經顧渚記詩兼玉佩渭陽情(徵五生宜興其舅氏孟溪寅文得此茶器索詩有舅氏渭陽之句)

風軒亞埽煙生縷七椀盧仝手自盛

製如珪璧舊知名的皪圓沙照眼明色潤煙嵐霞彩燦中含風露玉泉清如拳却稱龍頭縮點注旋消魚眼生才比孝威彭作敵堰掟欲謝句難成(劉孝威有謝堰坑啟)

觀星臺登眺

蜿蜒東來紫氣浮環迴下瞰碧漪流乾坤法象開雙闕星斗光華燭九州西邸集書陳要略南朝古廟儼垂旒只今寂寞江山冷猶有衣冠夜出遊

訪朱林脩意園留題

閣枕青溪曲園開幽意長羲皇娛白日述作溢緗囊樹老兼天籟花明詩地香段侯江令宅千載一相望

渡江之日煙霧四合超然如入天漢平生未遇之奇景也口占記之

船出大江潯茫茫失四溟霧交雲水合槎近玉河明不羨張騫之空餘尼父情眞成天上坐奇絕是茲行

大川寧利涉遠色忽低垂不識乾坤大偏令氣象奇煙霞成伴侶鷗鷺不相疑自信江湖老曾無波浪欺

縣境之極東有東明王廟廟中銀杏一樹其大數圍郡司馬張公督濬虬江聽訟其下余過之爲賦四絕句

荒祠寂寂近東皇司馬褰帷駐海疆疏鑿功深兼聽政好將銀杏作甘棠

蜿蜒虬龍廿里蟠千尋一樹俯江灘分明泰華身爲鎭長送波濤滇渤寬

氣排閶闔護風雲坐數虬枝悅使君(開司馬自數其枝曰一本九幹)爲語領雛丹穴鳳分樓九子正成羣

蕭蕭竿籟出蒼冥十抱根盤厚地靈從此江邊歌勿剪千秋柯榦更長青

與蒙泉共坐池上口號

挼藍一水占疁城指似唯吾幽意傾(樂天詩滿池春水何人愛唯我迴看指示君又云直似挼藍新汁色)坐看新荷開細扇紅雲十丈湧波平

共憑闌檻放懷頻十五年來忝主賓更擬細諳泉石味好風清簟納涼新

韋哉五十壽之以詩

秀野新鋤花下圃秋山高峙石崖碑仕如邴曼情偏淡夢比祠鄉澤永垂(韋哉爲永新令民甚愛之罷官時立碑頌德於秋山即魯公大書石崖處)翡翠珊瑚供點翰千鍾百醞助搞辭卽看鵝鳳聲清絕猶把龍頭雙筆疑(永新有義山亦曰[illegible]頭山有兩峯以文筆名)

報道行年遽瑗時無非厎事更愁眉鬢毛綠暎青銅鏡簫管高飄
白雪詞詩壽卯君應有句（謂臣門）笑看稚子亦裁詩（司見有作哀翁故及之）
未分年華去松檜參天寄一枝

張司馬以鮮荔支須惠走筆志謝四首（司馬署縣廣府事學澤時以文替事在肇）

珍果驚從司馬傳絳羅忽覩海山仙飛馳千里楓亭驛來結天香
國色緣

白玉為肌填一瓤醲成瑞露是天漿太眞若不名新曲那得人間
更有香（楊貴妃生日值南方進生荔枝因名其小部新曲曰荔枝香）

絕品應教供大官紛紛梨栗盡登槃不矜香色銷凡口多作蒲菊
龍眼看（司馬時詠謠）

野岸江蒲種百叢於今幾許熟丹宮側生似是憐雲整故遺甘滋
及老翁

司馬餉以五顆余以其二分啖蒙泉鳳阿弁以一詩呈兩
翁

一緘五顆自炎方二老風流合共嘗驚起妻孥齒絕味傳觀戚友
手搓香詩情應逐輕紅劈風骨非從漬蜜強夢寐江陳紫還綠與
公暫入粵中鄉

題蒙泉聯吟圖十二絕句（聯吟即蒙泉與予二人也）

先生小試濟人方儒術能令吏道光試問三渠接鉅野縣花何似
昔河陽（蒙泉甫至定鉤以邑田窪下首鑿三渠橫貫四境以通鉅野綿絡百餘里賴其蓄洩之利更令民緣堤多植花果雜樹望之蔚然）

泉出山來撓不濁雲歸岫去却成霖知君把卷閒吟處一片水雲
瀟灑心

無多歲月屬官家管領林泉倦打衙不向雷墩即浴日（雷墩浴日蒙泉衙齋所居也）
抽毫坐嘯晚天霞

沈詩任筆併於君旗鼓何人張一軍若共巖棲兼谷隱只將風月
與平分

九九寒消吟及春如雲詞客兩相親（往在京師諸公有消寒詩酒之會同德則蒙泉與余也）
輸君健筆兼枚馬五韻吾甘第七人

滿篋填箱元白詩唱酬千首各爭奇（樂天與元往復有云叢昔習酬近來因繼已十六卷凡千餘矣）
氣生大敵相當處怯膽那能變勇為

皮陸交綏多變體（襲美有云古之戰交綏而退生之於予豈是耶）孟韓排奡逞雄豪憑君
潤色添才力兩序松陵格法高（松陵集皮既作序又有雜體詩一序）

悠悠我本狎漁樵野具添教篇詠饒（皮陸有漁樵具詩各二十一五首又添漁具各五首）
事比君多笑傲江湖長被散人招

誰寫冰姿巧鬬春玉肌酒暈句偏新認桃辨杏嗤予拙只此詩思
兩得眞（卷中多畫紅梅花故云）

當年削杖拄楣身傷臂焦肝頓變眞（蒙泉令章紫田畫此於丁亥秋時予遺諸罰紫田一束信）

（予因背寫此眞故有哀痛之色）今日形容更誰是可憐霜鬢一時新（是時余白向後二月）

洛生閒詠斷三年酒盞詩筒總寂然遲爾幾多銅鉢響集成姚察
未同編（余居憂後久斷作詩蒙泉屬余題此未有以應昔江總嘗製五百字詩無姚察和本江欲編次謂曰若不得此製供則尚然矣詩亦須棄本）

買憐千萬為僧珍隔屋傳呼老吏親落落長松共哦句與君期作
不凋身（圖中更畫長松）

余屢從周梁客借書而不靳賦長句為謝有引

梁客之尊人文濤先生博雅君子也最喜收書梁客亦
篤嗜故其家藏書為吾邑冠以予辱尊人交昇有借必
應毫無係吝之色昔陸少玄有父澄書萬卷張率與之
善遂通書籍盡讀其書予之老鈍不復能希士簡矣顧
其事有相類者余深感其意賦詩以誌之

萬卷君家似少玄偏於張率有深緣通家數許通書籍念我還因念昔先曾理鐵題爲樸蠹山谷有借書詩云何時管鑰入吾手爲示之得分殘帙巧圖全予書有缺卷帙者梁客取其家所有殘書令余檢取其缺者遂成完書摩挲儉腹殷勤謝年老猶希經笥便

和匠門見懷用皮襲美寄魯望三十韻

托跡千將里非同在浚郊鳳衰寧攬德鳩拙但因巢身作神仙蠹書無壓網蛸幅巾幘抗論晉唐彬刺雍州下教以處士皇甫申叔等志行高潔遠心延致俾幅巾相見論道而已詩草嬾頻敲雉堞當窗凸汀洲與戶顯葦風頻動末滴露竹歎梢校衵衣承肘笭箵佩沒骰五篇添具詠襲美魯望各有漁具詩十五首又有添漁具詩五首百卷暫觀鈔王志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遊道皆鈔記大小百餘篇遠道魚書拆清吟鳥爪抓雲翻蒼隼蹋鋒脫太阿鞘聲應金舂玉管調弦鬧鮑鯨牙隨力掣麟角續情膠彩繪紛迷目珍烹足大庖負惟竿犢鼻飢只飣山肴篋掩衡星劍軍收止鼓鐃百年行採若宋朱百年伐樵採箬彥緒後著爻元彥緒有善筮者爲筮卦既揲五爻曰此吾家或非嘉遯之兆等皆曰安知吾不爲上九果然遂詩口爲三緘寂禮因襆服譏嚶嚶退之鬼蟈蜒于雲嘲慨昔熊成夢虛疑星落胞先君曾夢大星墜入懷而誕余千秋君有鑑百氏學能包坱軋迴元化生獰息怒崒坦如行砥道險絕失函崤以此濟川略宜將釣石抛文明時正泰上下志方交　帝獎兼枚馬余年四十召試館閣詩賦第一張率爲待詔賦奏之手敕答曰相如工而不敏枚皋敏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詞英陋菅茅十思箴盛治五志典難淆玉署恩承渥金莖渴賜藻定知泉倒峽一任器盈筲白石我何侶青雲天所教干旄大夫事休羨稍兼庖三品以上給稍兼庖見職官志

題陸氏園介白亭

一片寒潭白中宜介此亭朝光雙浴日夜氣互涵星樹隙餘霞燦簷閒疊嶂青只疑蓬島近來往集仙靈

宿陸園聽雨樓下

櫳槮落木近重陽焰焰孤燈客夢長夜半最宜欹枕聽風聲慣作雨聲涼

謁范文正公祠

童年仰止到頭童後樂先憂感慨中若比熙寧崇介甫定教慶曆遡姬公龍圖老却安邊略司諫長回直節風千載中書無至治甫瞻遺像恨匆匆

登天平山四絕句同劉專來賦

劖絕兩崖開一道巨靈手擘是何年錯將點額龍門比通籍青丘記昔緣龍門誰點額高季迪詩不知泊魚飛到此我曾誤與龍天門謬通籍

朝天萬笏說茲山獨立仍參玉笋班端笏那知身柱石范公勳業共屏顏五丈石知身五丈下二句一作端笏不好從天子顏天顏

梯緣萬級先飛鳥屏列千峯上夕曛忽聽空林數聲犬仙家引我入層雲

白雲踏遍更蓮華身入諸天共一家坐卧石臺松桂繞不知衣袂染煙霞

九月三日同魏昭士楊可師朱贊皇沈碻士蔣香山諸君集顧雨時懷古書屋賦得山清氣爽九秋天以九月明節是相逢舊非分韻得朝字

秋山寂歷更岧嶤絕頂扶笻自昨朝徹曉霜明知義分曹子建詩義分明於霜衡寒菊綻有嘉招水邊魯望鴨闌近庭際康成書帶飄千里羣賢遠相結飛觥覓句未寥寥

遊明瑟園次何庶常屺瞻韻

淺瀨輕橈曲曲通一園水木亂山中鬱葱每變春秋序昏曉幾時嵐霧空蠟屐籃輿游賞過飛觴染翰笑談同跳丸出沒層波影助得諸賢賦詠工屺瞻詩云作賦前頭有杜老多先生語難工

九日書懷

佳辰每把客中觴老去重霑兩鬢霜心與汗青消歲月天教頭白

詠虞唐故園諸弟黃花酒同學中朝赤筆㝠莫向水林問幽仄謔
歌聲東度重陽（余在水西於兹三度重九矣）

題東巖耕煙閣集諸同人送魏昭士游西泠分韻得一先

興盡南游久放船碎襟置酒醉群賢風光吳越客中客湖海交游
年復年疊嶂朝橫西子黛怒濤暮撼鄂王阡錦囊拾取詩千首莫
惜洲龍寄一編

題水周林小閣

水木涵虛閣雲深宜晏眠櫓聲殘夢外鳥語曙鐘前向老投何處
此中寘世緣朝光莫漫擲開卷詠前賢

題陳彥瑜放舟圖

早歲東阿客才名杲孔璋菰蘆尋舊侶山水置中央把釣非懷餌
間鷗狎野航眉間有黃色給閣看翺翔
濟川才不世作楫道難忘雲物中流漾乾坤霽日光芙蕖依密藻

蘆荻擁鳴榔未學鴟夷子五湖引興長

爲陸靈昭題像（像畫赤壁與蘇子同舟）

一葉蘭舟水接天鳳生蘇子問前緣夫君不是吹簫客共賦江頭
明月篇
赤壁何須論是非江山今古此清暉飄飄疑逐神仙侶便有橫江
白鶴飛

賀新殿元王丹思兼呈其尊人補亭先生

公家祖德貫幽明入夢早聞沂國生（丹思生時乃祖夢沂國公王曾至其家故小字曰沂）天
意知無溫飽志　聖心久擇祕書英金吾衛士傳金闕玉殿雷
聲徹玉京更羨熙朝添盛事阿翁先已到蓬瀛
練祁城裏狀元坊闕得文明自混茫千佛經中首頂戴百花頭上
占芬芳牙籤此日經台袞香案平時侍玉皇謝闕獨班旋　賜第
分明金樹借恩光

送程鬯三之任商南（由武英殿纂修選授）

藜火曾分太乙光蓬萊仙闕紫雲翔詔從祕府泣庚甸吏要朝民
儲棟梁太華削成蓮作頂商顏採擷芝爲房躊躇爲我歌黃綺供
奉還君侍玉皇

王卓人家藝蘭一種特異花心皆淡碧色別駕梅崖過而
賞之題詩屬和爲賦二首并呈別駕

楚畹曾相識幽芳閒色妍那知君子佩一以素心傳不比羅生易
能令入室先新題有正見（張正見有賦新題得蘭生野徑詩）命酌更悠然（是日別駕飲卓
家）
碧玉釵蟲綴綠珠翁簾勻葉並同不染香色總含真座右書銘供
（卓人言故主家政以王僧綽王儉事比之）以治中欸訪頻愛賢如龔美幽賞在城闉

漢昭園中玉蘭獨後開是日同游口吟四首

森森玉樹長新枝開後他家十日期不是此花得氣晚海中仙果

一般遲（漢昭年五十始舉一子）
一園桃李爭紅白始見迎春數樹花競作霓裳月中舞與君直到
玉皇家
抹月披風帶露煙芳塵不涤玉纖纖花中姑射神仙侶不似群芳
一笑嫣
入雲閣迥詠斯干的的高花此共看應共穠人聞鳴瑟傳杯稚子
笑相歡

大理李公六十初度祝詞

十載勤勞報　主身（公兼理鹺政十年矣）秋霜未上鬢毛新卷阿何事歌
純嘏一德君臣歷萬春
金掌頻昇卿月身黃衣補就袞龍新眼看甲午再週日綠鬢朱顏
一笑春
吟遍揚州客裏身平山風月鎮長新江心爲鑄千秋鑑重照吾公

滿頰春
海濱一老賤貧身敝麗詩文鉛槧新水調就中歌一卷吾公感事
照千春
送桂林守家南暎赴闕
當年裴馬策勳名(尊人為少宰贊國公)才子趨庭在玉京幾度瑤林識瓊樹
旋看鶚薦得鴻生紛閒彙筆饒清興黃紙除書錫遠旌相見心親
嘗記取花堂絲竹話深更
三峯八桂擁名都五十專城道已孚江自湘灘分下瀨山從堯舜
峙蒼梧南州重詠南軒績北極高懸北闕趨仗鉞即看宣　聖德
雖筵何必損歡娛
暮春日自蕢城將抵吳門泛舟三泖口吟長句寄家景桓
山郭初開慘澹雲日晴風暖縠為紋峩峩髻鬟青含影拍拍鷗鷺
白作羣縹緲一竿煙外寺瀟湘六幅草如裙回頭笑問空明子(景桓號空明子)魚綫涼波可共分

自泖湖歷澱山陳湖竟日有風波之恐作詩遣懷二首
生長東吳煙水鄉蛟宮蜃窟詎潛藏一颿高掛風雲去萬頃間隨
鷗鷺翔飛絮悠颺沾不到孤村依約盼何方只憑忠信為肝膽自
哂餘年涉渺茫
澱湖纔過又陳湖竟日中流擊楫歌遠樹帶煙分浦漵暮山沉碧
失嵯峨低飛鳥雜輕帆雨狎浪姿爭洒海波欲結五湖終隱計釣
竿何處穩漁蓑
出陳湖投村舍依泊曉發記事
溟濛遠水拍天昏欲寄孤蓬何處村叅学數家相伴宿滿沽新釀
一瓶渾
流行坎止是吾生脫險中宵夢不驚一枕早來遲紅日笑從篷底
問魚羹([illegible])

漢昭招遊北田園中同補亭王先生紀雲陸子看芍藥即
事
浩蕩郊原綠正肥書橈出郭雨霏霏溝塍繚繞池臺出雲霧低迷
巒岫圖蠟鳳戲徽王氏瑞斑騅遠動陸郎騑樽前共賞翻堦藥小
謝無嗟吾室非(謝朓直中書省詩紅藥當階翻又云信美非吾室中園思偃仰)
疊前韻
烘日籠煙態漸肥輕埃灑遍晚霞霏芳叢暖護紫絲障過客平分
金帶圍道是將離還折贈却緣歸旆引征騑(時補亭以誥封歸紀雲方應試入都)青
彩續續看緋紫偃仰中園是也非
為郭鑒倫題青溪垂釣圖(江寧人崇明學博)
江令宅邊蔓艸深溪流曲曲到而今釣竿莫逐南朝客飽鱠鯨魚
碧海潯
士林千兩望車輪模楷爭看墊角巾為問師傳定何許便便腹笥
是斯人(圖中繪一叟崇生鑒倫體肥)

館室前老梧一株自春徂夏日夕婆娑其旁因取向所藏文衡山先生畫幅相質對怳然有合遂次衡山題畫韻

碧雲一樹日蒼蒼見爾抽條自戢陽好為蕭森生遠籟每於夏莫送秋涼高標合付幽人筆疎幹仍依露井牀肯為一彈先入爨不教百尺到棲凰

師魯治集園亭看荷

陂澤繁花劇賞心山窗水榭足披襟田田細葉侵搖席柄柄幽香逗遠林撥刺魚跳渾送性鈎輈鳥弄得清音數回醺醁還相勸坐看溪雲夜色深

詠葵扇次韻景范韻三首

莫笑蒲葵陋相依度小年群兼松籟殺影傍鏡臺圓鶴振差池羽琴鳴大小絃何如此輕箑拔簪到吾前

愛爾煙霞質山田採蒻斧搖風成颯沓入肆聞清圓輕似翻蟬翼凜疑叩羽絃元規塵自起不到茂弘前

規製出天然九華異昔年不蒙懷袖置未擬望舒圓入手隨人篆合風在夏餘惟宜相拂拭勿歎記秋前

題埳影軒

埳影涵波遠山光浥露寒三更池上月惟我獨來看

景范用前韻再詠葵扇余再次之

叢生偏濯濯霜雪歷長年側翅青蠅避揮軍白羽旋暗塵羞汙潔薄俗笑多緣欲共葵扇力生涼殿閣前

疾風

雲影落山飛似電松聲走澗怒於濤一年夏景全消盡又賦悲秋學楚騷

菊時易吹多捲泛西鄰鄰滿忽高最是碧梧摧折甚綠毛鳳去

亂蟬號

次惲正叔秋夜池上請圖韻

石髮青兼荇一池岸容黃帶柳千絲幽人不厭颼颼聽露落碧梧衣濕時

蔚藍天影沁清池遮莫商量把釣絲壓綱不驚身誤落秋光猶占夜闌時

九月十三余與秦景天遊馬鞍山意以重九不得登高用是日補之正叔聞而詫歎以不得與為憾十四夜正叔與王石谷玩月園亭作詩相誇示次韻答之

九日中秋事併新登高玩月兩間身攜節各得山中侶載酒誰憐客裏貧尋遍亂峯多屐齒吟殘曲榭轉冰輪不須相羨還相妬秋色佳哉未負人

訪汪鈍菴先生

門臨野水狎煙鷗五載津橋重繫舟（翁宅在上津橋畔）海內斯文留一老吳中名德足千秋投簪早遂林泉志講席還因弟子謀（時諸弟子為先生卜築虎丘山塘開講肆）遠愧河汾姚與董苦牽時俗以前脩

秦淮雜感六首

地脈遙從天塹開秦皇用意實荒哉朱衣人去添佳麗千古江山錦繡迴

朱欄畫閣枕寒流霧捲煙霏日夕收一自王家渡桃葉更誰閒繫木蘭舟

臺城北望冷荒煙爭說齊梁歌舞年賸有此河俾碧漢臙脂洗盡水漣漣

六代繁華黯綺羅采菱未向此中過只消一曲江南弄亡國人悄濁水波

滿城秋到雨廉纖飛盡輕埃開玉蟾穆穆金波殘夜水尚含蒼翠

北山尖
一江煙月奈秋何席帽諸生此放歌鄭澤蘿薜人一遠社南社北
斷經過

遊橫雲山

濛濛曉霧溼衣裓路過山村路半無籬落周遭翠篠淨崗巒削立
畫屏紆洞門龍去封苔蘚（山有白龍洞）峯頂僧來汲轆轤日出漸高嵐
影麗莪莪煙髻列成圖

步至西山尋葉園追和葉九來題壁韻（園向為諸能一諸社之所）

重巒深鎖一溪雲西麓園林斷世氛石路披榛時小憩巖扉對水
却中分僧開木客應同住社久藍輿更不聞賸有清詩似陶謝璧
間璀璨映朝曛

望小崑山

二陸曾高入洛名一雙白璧共精瑩此峯崒嵂多佳氣熳比藍田
種得成

徐寶君齋中置菊數十本招飲余以病不往吳脩齡作詩
見示次韻

此花直合號花王閒盡芳菲照玉堂看似蕭疏殊耐久背將燈燭
別生光金樽瀲灩酣繁蕊珠箔虛明護曉霜一種幽姿誰最賞病
夫經月但迴腸

贈馮寶伯

早歲曾聞師確翁（謂陳確菴）學能博習賦能工元經道授干戈際顯志
篇成扢㯶中偶為校書聯講席肯隨倦羽寄條籠平生蝦菜扁舟
興不放秋光上鬢蓬

初夏顧伊人寓齋啖蠶豆口號四絕（時同王岑客）

當餐無惜賤貧身肉食何如野餉真詩許輕籠出新味織簾居士
是幽人（織簾居伊人家居讀書處）

正是吳蠶上箔時離離碧實綴青枝中田採掇和煙雨鹽豉蓴絲
美不知

渠椀承來綠玉新貧家風味不全貧薄持牢九差相配一醉陶公
漉酒巾

綠陰門巷午風溫鼓腹長持老瓦盆櫻筍未殘蠶豆熟與君窮老
掩深村

過嚴氏園亭四首

芳園十畝自寬閒曾登巖阿與水灣魚戲有時看鱍鱍鳥鳴終日
聽關關歲寒解籜綠於染熟果蔫枝紅更殷正是江南梅雨後苔
封煙鎖斷塵寰

步上重岡意灑然一川鴨綠繞平田新秧萬頃糾糾影宿雨千家
漠漠煙松霧細籠苔徑滑柳絲斜傍釣磯眠無多列屋成幽趣一
幅倪迂妙畫傳

花信吹殘廿四風及時微雨灑空濛谿橋深鎖一林碧野鳥閒啼
萬顆紅薄世塵埃殊滾滾浮生光景亦匆匆悠然自結忘機侶長
日閒消一局中

不怨知希不送窮人間萬事馬牛風身衣裁製惟荷芰口味商量
到韭菘有鳥歡催穀布種無山不詠桂生叢鄙夫皆走長安市也
擬區區占一弓

移館室憺園

靜置圖書一室幽虛廊曲澗響颼颼青松當戶如娛客翠篠過墻
動早秋入夜但聞魚唼喋未明先聽鳥鈎輈半生冷淡遺名利蠶
簡能留姓氏否

詠憺園鶴二首

驀飛避長翮啄食繞前除獨舞緣何事孤情且伴渠清音當露警
雪羽帶風梳耳目隨人玩胎仙恐損初

以下原缺

尋古齋文集四卷詩集二卷

〔清〕李繼聖撰

清乾隆十八年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振南別傳

李繼聖字希天振南其號也楚之常寧[illegible]臞精悍博學工文雍正二年舉於鄉凡四黜南宮落落也乾隆二年下第歸道出雅州州刺史劉念劬爲振南葭莩戚方開洛學書院課士遂款振南以佐[illegible]歲念劬以艱去以所錄課藝屬振南訂梓因留州當念劬去州時士民送者千餘書院肄業者無一人至是有二人持文乞錄梓振南痛責其忘義麾之去州人韙之振南爲文幽思雋筆而氣復灝瀚善變化至平至奇

令讀者揣摩無自振南幼穎慧落拓而豪甫脫襁褓即好拳棒能緣數丈無枝樹善泅歷時泅出出必擎魚年十二方就父淡園公受經二十一父沒猶不識平權數然好博不耐攻苦母嘗蹤至博所提其耳拽至家祠朴之且泣妻劉奉書跪於側亦泣二十五歲始發憤劉共篝火刺繡以時茶湯數載遂博通經史諸子有聞而從學者踵至然不能拘臯比座常偕弟子挾策登高峰哦誦爲文章往往列水次屬草又好獨秘山腰蓁棘中吟詩弟子亦不能蹤跡也故其奇如此振南爲人尚氣節時出嫉俗語見不平事輒欲拔劍助之至自累不惜又好任人勞怨然未嘗矜伐以故雖忤人而人不恨其於同族幼叔弟姪莫不勸之學學必盡心教授多有成其友愛蓋天性也嘗爲某郡守聘教其子見守任胥徒作討虎假檄諷之不改即辭歸又嘗應邑令某聘纂縣志同事者於節婦有所去取苦諫不聽即去書成而不署名余先振南客雅州與念劬交念劬數稱振南文且述其生平既見振南如舊相識振南曰子既知我盍爲我傳之時

振南又將赴己未計偕未卜重晤因次其略爲別傳以藏諸篋遂書一通應之是年振南四十有三歲

白芋村桑者曰學無患不博患不肯約才無患不宏患不能潔約與潔於形色外求之振南自此捷禮闈功名顯達大有爲於世或終不得志飄泊以老均未可定獨詩文反覆以求最上蓋不至於必傳不止也

同學弟秀水張庚浦山氏撰

抱雄兒自狀

抱雄兒生於丙子年七月二十九日辰時李姓諱繼聖字希天號振南韶齡好弄削木像刀劍箭弩棒鞭之屬日以此嚇羣小兒爲樂斷竹彷彿簫笛好乘牛吹入林野年十二始赴試好學閱秀詩十八頗知書味二十一歲失怙不識權斛數二十四戲試入武庠即棄之爾時猶未尚射也好博畫出外呼盧晚歸讀必鷄鳴乃已有以老於童子試爲戒者不屑聽也二十六教弟姪八股業自是十餘載同族暨異姓負乏

者受業甚衆皆辭束脩二十七 晋學黎夫子拔入府學第二名評孟藝有三楚奇才之賞名漸振二十八登雍正甲辰賢書易本房 沈夫子 主考莊陳兩夫子極歎前三藝爲近日才人所罕見好涉臨山水與及門講貫偶暇好使諸生爲聲歌好談笑又好閒靜則視乎其所對好雄豪坦率友好聚書好竭財力爲人謀然不能曲從人多違俗而罵不類無含忍量朋會有不慊於心怪氣暗衝激久鬱不得暢或發狂狎謔不修邊幅不畏勢力好侮假道學此其疾矣然一飯必思酬而睚眦亦多恬然受之不欲報又未嘗先與人以無禮肆遊吳越梁宋燕趙齊魯江漢湖海間裒零刻詩文小集宇內諸君子每不棄而類於過不好珍奇寶玩及種養花魚不好乞人小物不好片議人短不好立是非愛惡成見不好飲並不好名字畫以己所未暇學也平生三大恨恨未親承 祖款與力承 二親教恨同懷兩女兄先逝而次女兄以鬱已恨無從手刃廿一史中數百大奸惡於一市及面訊迂儒敗國者五小恨恨不善吹彈窮律呂恨

不能閱遍奇載籍名山海恨一二知己遠離不易復合恨無廣長舌立說鄙富人施出窖金哀給煢獨恨身材短瘦無過人千鈞膂力今年四十五未知天竟何以盡其在我惟隨處守眞陶咏而已此性情大畧也歲次庚申狀於山左高唐客署

尋古齋文集目錄

衡南常寧李繼聖振南著
男啟是晟編錄

窖金論　禮樂百年而後興論
以樂爲御論

序

尚論編自序　率吟草自序
七落編自序　十子文稿序
紀元稗文稿序　睢陽課藝序
梅莊雜著序　玉亭詩集序
段氏通譜序　寧遠縣李氏譜序
代醴陵宗弟某重修家譜自序

祝鄧碧玉序　代某翰林壽杜砥峰序
尹哄偶年伯積陰堂果報實証錄序
某邑侯去思碑序　代藍將軍三戒論序
四女墳詩序　送王行素遠遊序
送温從事鼎齋序　送温鼎齋入都序
送蔣生南歸序　集常寞土語序
鈔集東萊博議序　代某翰林和聲集序 未刻
擴建萬年縣義學序　萬年縣志序

卷之三

引

代冀州牧捐修堙道引　訓高唐諸生學規引
代冀州牧倡建義學橫舍引
代回教藍將軍倡修清眞寺引
代高唐州玉皇廟衲子募建觀音堂文昌閣引
代宗弟某徵譜序引　徵萬年縣諸生會文引
勸捐建萬年縣演武廳引

跋

易程有圖書跋　跛者生志銘跋

李安人行述跋　蔣耐存代償社倉記冊跋
徐克堂集西廂絕句跋　梅花十絕句跋
澹盧詩集跋　七落編自跋
受業姪如湘詩文跋

傳

胖丐傳　獨寤子傳
藍將軍傳　耐雪傳
段拂雲傳

語

尊古齋詩集卷之一

樂府體

四言古詩

五言古詩

長短句歌行

七言古詩（長短句歌行皆七言古詩體茲分爲二類）

五言絶句詩

五言律詩

五言排律詩

五言長排律詩

卷之二

七言絕句詩

七言律詩

塔寺峰二首　寄中表段中郎
祝顧草廬六旬　寄山左張季友
歎立說大難　寓延禧寺喜費履齋先衔
蛾子其中奉和見贈原韻　與履齋復修八股業吟此
奉贈　奉和白竹亭寄示紀興原
韻二首　酬同鄉諸公惠贈七落編
序跋二首　賀方五海南生子
送鄧右徐之閩海作宰　杜太史園中紫白丁香盛
開與同人限丁字韻屬和二首

悼鄧潤千赴通渭任途中病故二首
過趙懷古　冀州懷古
蕪蔞亭　輓楊冀州宜人四首
弔袁本初　立春日登信都城
題雙美圖　和紀元穉留別客署原韻
送楊秀才歸郢　送友南歸
贈董澄旋　奉和胡丈麥丈宋丈唱酬原韻
寄示兩兒　春柳
秋柳　宮柳

寒柳　陌頭柳
隄畔柳　留別冀署諸友之山左
東強道上坐柳陰敲石火焚信都吟草一卷二首
丁卯夏兩赴　圓明園一赴香山引　見選授江西
萬年令恭紀作此　楊司馬為姊馮貞媛苦茶
行窓吟二作書卷後　奉和張丈敬亭問夢原韻
復述夢遊　咏水仙花
禪堂即事　張敬亭集飲菊下遲藍三
將軍不至州司馬鄭雲亭醉歸賦詩稱謝屬和

代藍將軍寄贈武岡州李刺史
代藍將軍答李使君贈詩　贈周刺史
贈敬亭　祝馬參軍
祝隱士高懷葛　飲孫秀才茅齋
偶感鄭漢章雲亭雞口牛後語遂吟二首索和
祝董上舍枇鱗　示山左及門諸生
祝宗兄東霖　贈張都督雲翁
濟南郊望　東昌懷古
濟寧　華不注二首

七言排律詩

附留情編

尋古齋集卷之一

衡南常寧李繼聖振南著

男啟晟是編錄

騷

申懷

遡洞庭其始波兮帆未挂乎天津羌獨淹於上谷兮先爭秋而鶺鴒哼蕙折余綠竹之圓兮荃深悲而成怨湘靈不堪再鼓兮彈夜雨而絃斷蔑渺渺其焉往兮仙真或招夫蓬萊之島夢茫茫而莫達兮徧雲螯而將曉汩余心於朝華兮捐瓊英而芥之蘭蘭獨步關山兮夫何所見之昧（叶）也（音）鷥脫影乎女牀兮鳳翀彩而不寧睠霞章之旖旎兮日㬥色而月鎔精蜀錦齊紈補衮闕兮紛冷被乎沙濱河鼓牽於朔方兮（河鼓牽牛宿星北方）曾不忘天孫之斷織悯蟿蜉以何為兮褰冥阸而無極（冥阸楚塞也）

感舊

李繼聖

余僑寓燕城之古剎念十年北客梓里親故懷才者零落殆盡爰感而喟焉其辭曰嵇阮長逝兮聽隣笛而愴余王生徒為羈紲兮髣髴過乎酒壚湘岑矗其歷歲兮絡岩莽而騫崩文豹澤於南山兮乃塹谷之終堙靈耿耿其不昧兮魄下降而載營（營堯也）朱雀擁兮蹁躚句龍導兮蚪蜈莽芒芒兮穹昊鶡肅肅兮祇候帝簡在兮申命班玄闕兮儲秀捐芬芳兮下土曳駿雲兮而杳不可就嗟來嗟來兮蘭誰與為伍目冥冥其黯黮兮耳天籟其如語夏不寒而慄兮風不凄而咽聲發萬卉之芊蒨兮玄圃搖落乎松筠悠悠脉脉白晝長兮孤悄悄而呻吟反江流於沃焦兮訴咸池而謎以不情

賦

七夕賦

李繼聖

夫何商飇之瑟瑟兮蕩蘊隆之歊烝羌蓐收之秉度兮迺循循以次承蘭秋嘉其七夕兮飛皓魄而引𣇢爰開璿室天孫起舞石藏支機綉停穿縷霞幢赤雁雲軿白虎鬟掠金蟬之翼塵拂斑龍之塵儼飄飄以凌風棠想霓而衣想羽其精皎皎其神栩栩層霄朗衆的皪下土爾乃香炷丹桂樂奏雲璈膾麟𦔶鳳瓜秉冰桃玉杵流碧漿蕊宮捲絳幬風姨艦而脫凌波之襪月姐賀而結同心之絛今夕何

夕流火匪昔維織與牛震來虩虩時則適逢其會數則難定以爽女已備兮諧好郎猶杳兮無跡於是復篝燈而飾鈿聊徙倚而延佇睨銀潢之未遠超衣帶其幾許邈往日之遺際歎易序之寒暑歷長年之兀兀弔獨行之踽踽倩月老以爲媒訔中立而無語君不思妾兮妾思君夫寧堪此兮河之渚因而遣嬰將命凡我眷屬分躔析度者雜然二十有七虛或實之危或安之軫或翼騤而勸駕翼或奮飛而差池華蓋高張柳依依其拂露釧奩甫畢心汲汲其牽縲房郁烈兮蘭馥室曄耀兮珠光斗忽酣以娛夜壁佚

玩而燦章角胡爲而落觜箕胡忍而簸揚或行行其披星或冉冉其來氐鬼謀靡迕毋爲拊髀䑓媵婺女我姪我娣聚五精於奎垣度一視而同體贈天倉於胃次勤井臼之婦禮方朔流連信宿永圖偕老誰爲縶之或在於昴奈何金氣肅而降婁萬物繁而離傷讒胥喙以乖僨遂忒亢乎陰陽嗟迍邅其箕尾梗伉儷而參商維時廣漢泪溢倏變滂沱沉瀁淚漫長空顛躓淼淼一色爲喚奈何烏鵲睨而退飛獨站站而隨波欲褰裳以就之引夏姒之鼋鼉杳不可乎再得胃鬱結以摩抄乃感瑤姬赴襄夢恩宓妃激植

慟信餘情之未抒託往來於迎送哂方娥之亂竄兮黙廣寒而幽棲企木皇之渺渺兮訝金姥其如台類匏瓜之索居兮長異地而相羈嗚呼天上埋愁人間數奇豈無夏侯黃允愛移豈無新婦秋胡別離交甫則鄭躅江皋夫人則惝恍九嶷妾心固猶童河水逝寂寂柔腸斷而廻九渥顏黧而減皙爾乃晨風悲號又聽蟲且形單影隻輾轉長嘆則有薰雙成段安香萼姑射處子之儔親其親故其故卜十年之不字絡黙黝以達懷啟玉函之琳琅寓慨謔於綮慕然且飭簠簋以修儀理帷簿以避訶萃四德之永貞任

坎窅於蹉跎。自古在昔。神運無方。銀州錫郭公之壽。雲鄉織韓子之裳。餘巧或乞夫閨娥。妙技或佐夫董郎。惟天陰騭。克承克敬。都茲淑美。信穫餘慶。物無極而不反。理無衰而不盛。花開花謝。行維時偕。誓不渝於金石。詎惆悵乎天涯。整玉珮之珊珊。聆鸞鳳之喈喈。妥報章以自効。即分司於揚淮。嵩軌御兮阿香。薄妓師兮洪厓。乍轉瞬兮改歲。競輝光兮金鉞。恬憺憩兮歷氷霜。邇佳期兮重可懷。

謁陵賦（乾隆八年秋七月二帝奉太后出謁祖陵擬作此賦借刻他集中）

至矣哉我

本朝之治天下以孝也

清皇御宇。攬周索於八埏。蒼帝命閶闔。虞巡於四表。超乎司徒之始降。元鳥以生商。軼乎后稷之齊躍。白魚而興。鎬奇峯壑谷。育聚蛟龍。

列聖陵園。聳逾壺島。

天子乃穆然思

祖功

宗德之統。緣天授而念春露秋霜之禮。本情生節中夷則之律。令馳蓐收之神。白琥方陳。寶而既事。赤雀且御書以來庭。秉徵京於相月。揆大晉之吉辰。蠲合宮而齋戒。捧

慈駕以致誠。命百官整六軍。排匿澤擁羽林。伏魯軀劉星擁曳彗芒之色。儀蝶鸞輅雲錦。捲漠野之塵。鎮縯黃花。掩珠簾於別館。地含赤玉。耀金母於層城。乃有道雨師。聲揚風伯。鶴知警而引吭。隼避擊而斂翮。五力士。暗鑿路於磅礴。二子李娥。陰移山於險阨。嶺

蕩平平明明赫赫馬不斷沙草之寒柳不減柰華之
澤黔首焚香而遮道穹廬舉手而加額於時咸指九
刹遥覩把婁肱長白而岫綿千里蕩空青而彩徹九
旒光輝
靈壽之域犀起於昭之謳殊貍沉於秩望等璧琮於澤卯
氣佳哉鬱乎葱葱陳俎豆考鐘鼓以薦馨而凝庥詩
則誦夫南陔歌則暢夫西顥石湧麒麟林馴虎豹
太后下金根而瞻拜媯皇現五色之章
天子垂玉藻而秉虔日兄領三辰之曜趨蹌卿士肅肅乎

傴僂侍立宮妃惕惕乎窈窕吹陰竹之管舉落丹蘂
蘇寶爐之烟薰濃碧嶠卜爾萬壽無疆大哉
一人有道彼唐宗習發歎息慚魏徵之拭望高樓郎漢祖
每遊衣冠陋叔孫之制禮原廟守令代事則已跡素
壯將敬而非孝嗟古昔之如斯能不美當今之追報
乎若乃甘露滴華表之柱靈芝產翁仲之墟與兩儀
而不朽凌五岳而有餘貝闕璀宮非一正之白虎神
呵鬼護是九溪之蒼梧水若渾沱林若木款混同淤
浸鴨綠瀉溪貂鼠珍於狐腋牛魚脆於熊蹯東桂通

陽之霞以爲幄西溝寒穴之野以作垣百靈何氣而
貞元醲其氣萬物何根而盛德蓄其根是以
天子義篤一本道承
列聖渾合無殊神化交應典禮方畢孝感天人之和靈貺
曌來祗受山河之慶拜箕疇而溯往喜臨朝鮮修楛
矢以揚威近懷肅慎千尋玉石貢舶則沓海潮九老
蓬亚携杖而祝天命赤縣神州包其荒黑齒雕題若
其性斯固重譯不足誇奇封禪未可云敬矣於是
聖母回鑾

天子返旆嵩呼千門鼎延萬代玉泉翕匌發卷阿之萋萋
軒宮闕闕覆
慈雲而靄爵蓮潚將復扇於廚中鳳凰斯常巢於閣外昇
平無象而有象里化勝母之名親睦難爲而易爲運
進唐堯之會賡周雅之作求玩文象之交泰夫是以
莫不尊親而與天爲配

記里鼓車賦　李繼聖

王者德運天樞道旋地軸神不介而孚化不疾而速行協日月周霞幬之三百六十五度政察璣衡彰經緯於五星二十八宿攬繮索以式圖統堪輿而錫福於時徵至治則遊康衢慕古禮則狩太華省斂省耕類宜上下宵旰未遑春秋無暇平成如莫石詎煩樏橇之勞觀法若轉蓬不倣軒轅之駕辰示尊於居北一天星象齊輝車考異於指南四海神龍互跡是以鼓名記里軌本大章西漢威儀股輅差同其樸東晉制度安石遂擅其長刻木可以司揺儆小

師之掌鼗鞭追風能於就御迺太乙之既駟房睇莊馗兮蕩蕩雜和鸞兮鏘鏘震轟轟兮先導響逢逢兮遠揚其輻掣爾而織其聲填然而應邁桐魚擊石之奇識亭鳥頓轡之近莫謂迴繞林出黃豬之津可尋且看駱帶聲飛白馬之客如迎墩臺催戍角漸次遺人之宿廬風氣通山川宜偕古帝之浮磬冕旒瞻乎萬國翠蓋張乎九霄覽禹甸以徘徊寧穆駿之逍遙遊豫所經圖按廣輪之數登臨攸利郵符表啜之標隸首神其機歷九州而叶算奇肱遜其秘向萬里而虛飄乃知鑾與警蹕亦周節奏簫韶知進止之有常悅起居之必注尺寸不踰履蹈難誤何殊刻穩遵漏紀金烏玉兔之往還更似程報水鐵數青雀黃龍之飛渡連衡振鐸正應地底宮音傍傘接桴恰催蹊邊花樹黃圖照日四柱非遐紫陌瞻雲萬靈是護拓幅員於山海虞夏闢此神州論辟雍之鼓鐘金玉式我王度帝出震而見離民守道而遵路第恐蠡測難竟其高深奚啻星躔可用其推步

春蠶作繭賦 以題四字為韻 李繼聖

建北極兮回斗柄運東陸兮轉金輪玉生煙兮藍田暖雁
歸雲兮紫塞春噓枯落以明庶陶品彙以洪鈞木德修於
青陽其音則角蟄氣振於黃壤其蟲則鱗嫺嫚千花造物
繽紛而作繪蒙茸百草化工組織而敷茵穀方祈乎元日
衣又薦乎鞠塵洎大昕之候適上吉之辰一人皮弁素積
三宮雲服虹紳列紛黛而淑媛是命啟棘牆而春寶是珍
（夫名 蠶寶）蠶將事必肅選枝惟詰若華蟲之斂彩如媚蝶之出
面捧浴晴川碧流璧瀝懸曝新樹綠蔭耽耽媛依繡戶紗
窗作四夫委蛻三眠之夢潤帶桃花錦浪原變於游龍五
色之潭族皇蔡居幾爲鳥蠋同類精非房降竟與紫騮并
參維時鶯歌嚟嚦燕語呢喃遠岫杼枝青蔥之雲封疊疊
球煙楊柳黃金之縷曳毿毿皇后乃離珠宮之翠幄排雲
母之觚駿觀火種無殊於鹹種禮郊北有合於郊南十二
步指掩映星軒焜燿三千佳麗環拱月御穠繹鵷遊樓
枝羽欣張而儀舞戴鵀遊躑躅葉欲獻而含素裳寒大
辣之幅柔條拂宛珠之臂繁采沼濯被舒以敬蠶盈襜袖
色碧於藍宮旋六騑仙駕筐貯一經晴嵐傲西陵而從乎

其朔虔東鄉而餉以所甘婦功弛繡令語禁讀國容何須
香草館娃盡布華蠶喜遇物而象形巧蹦蛛結善移橋而
附壁施似蔦蘿胡爲乎將隱文身不類土房之螺聊用蔽
體却勝紺帙之蟬蛻巧婦之營巢考工儒密比才郎之紫
被睡覺自紬戶綢桑而有異賓入幕以何慙神完渾沌甲
殊蚌蛤緒將抽萬盆必繅三厚藏不窮於出多取不厭其
貪是以分而合之則宜綸引而伸之則宜絡輵轄類乎紡
車埃垢蝎乎曲𠃵蟠玉腕而光沉雲府散銀竹而驚飄雨
腳澤於菅茅之粉不漚東池而自瑩潔於苧羅之紗不浣
西村而自曜侵鵾爐之煙霧香逐雲鬟照蝦鬚之蔗櫳寒
生珠箔效能效功是權是度咸有贊於勤勞信無負於操
作蓋自副禕衆少牢之祀早獻梅子松花將爲冕旒肅太
廟之儀應貯琅函綺閣爾乃德產精微陰陽不沴朱丹淳
濆青黃雜顯經以麻姑之爪絞室紛披緯以織女之機龍
梭蛇轉波蕩漾兮錦江紋迴旋兮沙篆海東之錦猶遜其
冰清日南之綿可增其香輭脩霞綃以抗纖與霧縠而齊
捲成七襄兮報章輝九重兮佩絹天子綸命載申針神屢
選通橫牙尺通陳金剪熻熻觸觸擻垂蟠家之新裁蕭蕭纖

紱欽璀席之宏展豈縹綾之飾法服多誣非赤霜之袍炫觀難辨禮嚴大祭道遵古典覲禮如於獻祼適稱折矩旋規乎顯若於陟庭弁燦商瑚夏璉裾生惠氣降百福而熾昌神嘉孝孫卜萬壽之綿衍天寶揚休物華競善何止蓮盈玄縞山絫亦作琴絃寧獨絲貢碧金野蠶皆成甕繭杼柚多於軫輸布帛富於林巒無衣無褐誰爲豳地之歌弗衣弗婁自笑唐風之褊

葵心向日賦

李繼聖

運隆繼照德茂重華咸若有衆普煦無涯睠葵蕊兮在圃軼蓬蒿兮出麻嘉玆卉之能貞匪羣材之可擬稟坤德之中正孫離精之純粹故其爲質也不尙植以藉扶不旁蘖以黨倚迺其爲姿也不間色以標艷不貳葩以分美心開張而匪跡足捍衛而莫掎實蕃衍以盈升芳團結而鄂韡旣鳴謙以馨折復守恒而聳峙幹修挺兮勁直葉紛披兮昂藏沐沆瀣以滋氣倚泬漻而炫章曉箭纔催邀獨面於迎旭晴雲乍斂揭一心以傾陽若乃渚蓮已謝籬菊未英

含態兮若若舒蕚兮熒熒倅野孤支肅風搖而愈振上林特秀甘露浥而彌馨根向銅梁移來小覬金丸之盧橘色從玉砌看去大疑赤日之梵萃亭亭一丈垂垂一顆似集蜂而房欲借似乘馬而髻欲墮似盤掌之傾側似冠簪之駊騀孰知夫凜威顏而親咫尺鞠微躬而重負荷扶桑駕近暘谷暉新羲馭爲之頓轡鬱儀因而留神儼然靈隱之枝惓惓東向近乎太清之樹汲汲左紱慨丁香之愁雨喜寅賓而却塵被隆曦盛大塊土膏濃日華會龍月城邊李分二字於黃中烏輪天上氣合一元之抱戴夫豈若夸父

耽影輒欲趨炎宋人貫瞳便思將受者哉

農乃登黍賦

李繼聖

原夫天發菁華地興稼穡九職重農八政先食嘉種當昊帝之貽思文立烝民之極故麥登首夏穀登蘭秋汙邪滿車甌寠滿篝平秩兮西南連鹿國於里巷頻珠兮涼颸微虎落於塍畦爾乃何物爾獨名黍其長丕挺乎高標其生也播乎大暑備四時之元氣形同稷而幹同梁辨二色於隴頭赤則虋而黑則秬無違月令蚤分香於端節之蒲未及瓜期便合瑞於豐年之稌誠以運司炎帝律中蕤賓禾董花開薰風吹來紫陌荷錢滿滿綺浪瀰瀰入黃壚並衆珠

燻賓圓且重苞含零露野望斯均勢已成而將熟農易穫而新升若夫性可耐寒何異心堅松柏日能禁烈豈似霜冷蘆蕭媚士女之徂眇帖然低首（黍熟頭低麥熟頭昂）樂郊原之適秉甲乎長腰（長粳腰米）稻不羨琊琊之刈秔不誚頹水之苗胡麻既遊仙而入幻菰米亦雲沉而波漂粟胡爲乎貸監河稷胡爲乎繫申椒欲阜萬方之財預儲五穀之長探鉛春以致其精搗玉杵以潔其養飯抄雲子常馥齒牙羹煮月兒宜馨燕饗桃則非所雪也識物品之攸殊辯於是乎當焉幸天顏之可仰然且純孝思成至仁報本厥建朱旗吳

服華衮先陳筐篚告民力之普存丕顯廟廊示駿惠而通
悃從此詠與與於綠野拾顆顆之黃金寧資任氏之害不
假史皇之霖恥談晉國泰邦請糴徒勞舟楫感懷忠臣義
士褰葉堪憶江潯況乃俗厚風厖設餼而敎物行於宗黨
昭功象德累龠而正律呂於宮音也哉

天驥呈材賦 以題五字爲韻 李繼聖

至誠贊化庶物含元坤馬安貞而行地乾龍利見而飛天
煥虎豹之文追隨恐後會風雲之象景附爭先端拱九重
心本嚴乎馭索平參三極道實肇乎塞淵是以泮林有革
音之頌康衢多稱德之驥天眖則歌太乙日御則翔上駟
景帝三十六苑漫言漢代皆良廋人一十二閑未許周家
獨異綠楊隄畔踐金埒而騰空赤岸澤頭嘶煙波而引類
凌震坎之函心的顯蛟虬屈首於渥洼異宋唐之市絹售
銅阡陌成羣於汧渭況乃超諸流品任爾縱橫千斤特徒

嘲骯髒一丈烏空覺崢嶸駮尚晒夫鋸牙威而近猛騂猶
惡夫朱鬣飾則過情戰陣蹴踘小駟遭白顛之逼鑿空險
阻大宛勞汗血之爭何如下降霄漢高馳玉京與木雞而
同養偕石麟而並生哭兀之權奇誰辨精微之德產畢呈
空冀野盼燕臺遊閶闔陟蓬萊購以千金標稜稜之丰骨
量其三物別瑣瑣之凡材春明芳草之坡桃花萬朶隊雜
旌旗之色雲錦千堆或顧在孫陽聽君子之八鸞而躍或
牧由伯益率帝廷之百獸而來彼夫尋踪握雪猶玩玉雕
作式當門止傳金鑄何天機之栩栩驚走驪黃之羣乃文

章之彬彬備夯虹赤之數蹄催風嘯掃開瘴雨蠻烟尾曳
雲流搽出翠華象輅飮長江而鯨浪皆恬馳上苑而鵬程
可赴幸於朱輪襲青紫之光敢以紅箋揮赭白之賦骨藏
奇相東丹水墨難描氣絡太陽南華塵埃可悟感淳和之
盛德僕圉之馴類騶虞樂雅素之儀容客騎之歌如振鷺

擧趾南畝賦 以饁彼南畝田畯至喜爲韻

李纘聖

感皇風之扇和載青旂而鄉雲下接瞻帝籍之行典冕朱
紘而靈雨逆浹元氣溟涬村飄牆外杏花春水沖融野開
波間菖葉維時黔首修器南畝是營黛耜從耕西疇是饁
驚伏蟄於草萊棄勾芒而蹀躞隰或徒跣原或敝屐童或
刈芻婦或脫珥宿露方濃子規叫沉曙之月晚風猶勁王
睢啼斜銜之晷裊青林之炊煙瓦釜則熱騰萊羹坐紫陌
之芳茵山泉則清吸石髓攜筐而穿楊柳沿隄而掇芣苢
行讓路而耕讓畔疆同此而界同彼維阜登東維凱吹南

旣辨種於播百復就緒以成三壤白墳黃綺膴曲緯決古
道崖青峯碧草笠半蔭夫晴嵐麥浪盈盈駐渺瀰於溝澮
稻華奕奕借潤澤於江潭織蕃廬之疎籬剪瑞禾之敗莠
海內盡豳民之俗畦邊多冀子之友褌同犢鼻接踵摩肩
澤異鴻崇含哺擊缶理确而糞犬鹹甌區種而百斛一畝
洊萋萋鼓闐闐具盂酒焚楮錢禳鬼物之厲氣迓神祖於
野田芭釀瓊漿深青匜地穎垂玉粒浮碧連天競韶秀於
芝房岐秤漁陽之瑞冀芳香於荷沼秔齊穎水之妍若乃
九重嗟嘆命保介以釐成萬井綢繆司勸勞而稱啖旣宥

㡯之相關亦浪游之互震匪匪翼翼慦車馬於亭皐懇懇惓惓婉聲容於龍嵸官其樂乎籥章令之行也雷迅甘棠垂恩膏漬甫田充新畬治農夫舉手而加額髦士蒸材而樹志報先沓於將來感豊年之屢至緊民力之普存歟實曾孫之厚賜也於是囷咸聚鹿野遍馴雉吏靜追呼之聲堂登獻酌之兕愛土物而國見良民純藝事而家聞孝子自樂桑麻誰呼庚癸不聞怨曠洽百禮以修儀無慮旱澇餘九年而受祉達苾芬乎薦寢廟蠲沼沚之毛備肥腯乎告虔馨流黍稷之簋衢歌萬國普地利於無涯財阜五紘

知天顏之有喜宜乎乾坤協撰範疇裕休命之徵海岳同儲社稷成無疆之履矣

記

遊走馬峯記

李繼聖

常寧古宜陽也西偏一峯字走馬朝雲遶巢彭湨晚溢郎雨俗往往以是為奇驗邑舊乘成於季世昔君子或未暇詳庚戌辛亥間脩飾前書採錄亦不備嗚呼二窮幽而極渺之難也甲寅春二月余講學其下指謂從者曰余聞諸父老此屼嵂者受字亦奇矣先朝伐冠邑南鄙師北鄉人夜夢白面郎血透袍鐙自言某唐姓陣亡於冠西向走馬徘徊雲際願借棲北隅最高一峯今麓之陰有唐相公廟峯

之得名以此弟子詫其事請余導先路卻踵以次登既百餘仞得石壁嵌山椒嫩苔蒙茸滑膩如懸青氊予方倦跂足倚立諸弟子躍然曰此先生行樂小像圖也憩少頃循壁左右磴分行直上脈色錯雜烟霧掩映各露半身於竹杪松梢間達巔得石梁突兀架空崖崖巑巑相與扳躋琢余而躋馬焚香酌茗長歌宋玉對楚王問林谷轟然鳥躍獸馳山靈辟易挈劍一麾凌風大呼白雲冉冉欲墮鼓卻衣冠從巖端瞰下猶委蛇而登仙山下行人仰視霄漢未嘗不掉頭詫奇卒不能釋然於其故以去也嗚呼唐相公

者何如人死且有知惝恍來此以擽其奇矣乃爲人跡之所不到景埋於棘而蹊塞於茅不有今日亦寂寂烟雲自吐茹已耳

漲敬亭云其遊則化羽登仙其文則澄江滿月

大圜山記

李繼聖

大圜山予世業也去城西里許山環向其中寬平敞衍有老僧丐先開人爲檀波羅蜜作梵王宮先開人戲佛以爲荒烟蔓草之區也（戲佛則以爲荒蔓耳）予少時從父兄遊其處古樹飛虬鱗之雨奇石覆虎落之雲鑪蘊檀香幡搖竹影而西北兩水則淙淙合流過其前滙而爲淵儼然世外境界也乃朗吟曰蟬鳴甘露降鶴起遠帆來種滿黃金地曇花燦燦開曾幾何時莊嚴諸相乃竟成爲荒烟蔓草乎（佛乃竟成爲荒）蔓自佛視之荒烟蔓草亦即莊嚴諸相也先開人視之莊

嚴諸相則已爲荒烟蔓草也（有莊嚴諸相則已爲荒蔓層層委落非山本荒蔓也）疇昔之吟誠小兒也無樹無石雨猶霏霏雲猶冉冉也無檀無竹香猶在天地清氣之中影猶在日月明光之下也逝者有如斯夫流水自悠悠也忽聞江頭漁父拍掌而歌曰吾枕藉乎舟中曾不知雷鳴者雌風鳴者雄乃有圜丁敲鋤而和曰始吾蔬已乎肉食者鄙乎山漠漠其太素乎而還諸其太始乎（太素太始包蘊無窮一任雄鳴雌鳴不相干其本來面目自有不壞者存）夫天下之物皆自無而之有自有而之無謂有其暫至無其本來者妄也有有非無斯無無不有（有有無之故不關彼法與麽）神濩

時出於山椒神漢有二義一水名一解雲氣一解則地脉任煎以火輪後之子孫遊吾所遊當於有有無無之故觀其通　竊謂司馬季主論亟

虛義大淺蘭亭記從多一番修禊作感慨此文奇恣索解良難　姪啟晨註

幸遊記　　李繼聖

天下恢奇古怪之境不可以有心得也予於雍豫之界僕夫從而後馬失道瞌睡乍醒一徑如線微風淡蕩亂草紛披黃沙眯目莫辨方所久之蹄聲忽住則馬臨澗矣澗潤二丈許白小成隊逐一大鯉洋洋而逝隔岸山阿中炊烟縷縷欲問居民所向遂勒銜相淺以渡沿麓行半里有碑當道伸袖拭之無文字繞左十數步有長坂古木蒼蒼一色時屆深秋無落葉過林見岡巒羅布馳入以鞭數之得八青石峰整齊協卦位洞然中虛甚坦且曠無塵無棘草鳥跡獸蹄印地若蝌蚪不可識地中有圓井掬飲之甘冽沁心脾然四望杳無人烟而八隅則各有大道予從西隅出按轡反瞠雲霞嵐霧種種殊光衝起天半始知向所見之縷縷者其青氣之偏發於一面者也方徘徊如有所失不意僕夫已招呼在前矣異哉予何幸而獲此一遊也靈運爲永嘉守巖壑幾徧未搜天台諸勝昌黎近滕王閣欲至無由若天姥則青蓮僅見一夢是有心者或目前咫尺難到而無心之遭竟不可思議訪諸人亦率無有知其處者卽奈何爲人稱述以滋人疑也聊自記焉不可忘

雎州洛學書院八景記

李繼聖

萬物之顯也以人。其傳也亦以人。事之所會。數則存焉。君子經綸草昧。而河出圖。而洛出書。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成列。由是水火雷風山澤相爲摩盪。蕩大塊之文。章而不言之至教也。雎州新治南洛學書院。爲余同里劉刺史念劬所創建。與故城北數十年錦襄廢事。（錦襄書院昔極稱盛）更新於此。又推雎人祠兩程夫子於錦襄之意。故易地而顏曰洛學。今年念劬以纍去位。出所撰八景詩。屬雎人暨余賡和紀勝。不泥體製。蔣君永和爲圖弁簡端。一時各極

其妙。余惟此八景者。池艸鋪綠。與碧波相際。匯於乾南而爲圜。旋於坤北而爲谿。逕坎西爲溝瀆。纏震東爲萑葦。院廡。幾盡。舫焉。（環池芳艸）面南城半規。乾爲玉爲金。離爲日爲電。流光燦彩。如拖紳。（錦城金帶）構兩橋於正西。坎爲水。兌爲澤。川若飲龍。虹若臥波。蓋陷必有所麗也。（雙橋彩虹）一峯峙院右。稍西南巽爲木。爲白。爲高。稍西北。艮爲山。爲小石。爲門闕。坤則爲文。爲黑。爲黃。故上有華表。蓬萊閣。翠柏。蒼松。煙霧霏霏。（仙峯滴翠）其東離爲火。其東北震爲龍。附堞有高樓祀奎宿。蓋取次明。變化之象焉。凌虛遠眺。遊雎渙。拾華藻。良有以也。（奎樓遠眺）離爲獬。爲蠃。爲蚌。爲龜。院左岡。巒。參差似之。震爲蒼筤竹。爲蕃鮮。（竹音）每當星月皎潔。弁影橫斜。阜形皆活。（岡巒月夜）院東北。震爲雷。爲鼓。爲善鳴焉。坤爲衆。大衆樓焉。兩寺晨鐘聲穿雲觸石。瞿然而警覺。（古寺曉鐘）南離爲大腹。故得井。然近東隅巽。其究爲躁卦。知不可不革濬。洵而出之。故得洌甘焉。（洌井甘泉）古者羲文仰觀俯察。定先後自然之方位。而文章煥乎宇宙。天地之道。遂益妙至教於無言。究其所爲因端指陳者。則不過二物已耳。先儒云。見兌卦亦可畫。此物此志也。念劬得之矣。遊斯玩斯。恍然有會於布置點綴

之妙。洛水雖遙。絕學可續。嗚呼。不有院。奚取景。不有景。奚取院。創者因而顯之。倡者和而傳之。適然相得益彰也。此則存乎其數矣。或曰。苟爲不替。仍存乎人。（確切洛學書院八景無此）

（畢不說用易卦受象周[illegible]嵌詩）

代雎州牧重修八蜡廟記　李繼聖

天地之道陰陽而已矣帝王之道仁義而已矣陰陽者終始萬物以立萬民也仁義者育正萬物以安萬民也伊耆之世雨大順成乃索萬物合饗之我　國家阜財解慍數世業休因革古制建廟而通八蜡傳曰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是也雎州故祠久圮雕極繪栱某年月日興事某月日畢務乃進父老而告之曰爾知所以建廟意乎息老物以固其氣而消其亢董子云陰陽調風雨時羣生和萬民殖記所謂仁之至義之盡也天不愛道地不愛寶吾願吾

雎之民不愛情作息舒斂惟時豐儉惟禮恒遊於大化而又無負於上宮輔相之宜則既庶既富皆有可以自爲仁義之具機無往而不復事無施而不報爲歌豳風物歸其根老得所養爲歌豳雅衍休徵於有道欽休命於無疆爲歌豳頌惑惑之中有曉焉冥冥之中有昭焉易所謂神道設教而體天地之撰以鼓舞化機者此道得也夫

徐庸典云　典雅正大

代雎州牧重修學宮東廡記　李繼聖

皇帝即位之明年俾光天之下海隅蒼生萬邦黎獻欽崇

聖學　諭督撫憲臣確查文廟破落者檄飭地方官計工給帑雎頖宮改建於康熙十年後頗增修旋復傾圮歷久甚不支余偕學師匝視正殿完堅尊經閣暨兩廡崩塌材斷爛估所需約七百餘兩余方延佇廡下感歎廢興有時而鄉大夫某某曳杖踉蹌至矣揖余曰聞公奉　命振茲殘缺當爲分籌慮余嘉其志焉上於各憲報可適部文未下而東廡已墜地神位露處亟謀於前建議諸君子一時

好義樂捐者踵相接也遂興事東廡從其甚赭堊椽垣敞衍侐閟不雨月而斷手今年春議徙工於西次及閣以承權輿余未卜麥有秋方姑待州人舒於捐備煥廟貌不意先慈君無祿事遂寢既憾未能悉稱上旨又憾不獲與諸君子大觀厥成余尚何言哉州人數以紀石請益增余痛[illegible]請固辭弗獲強起拭淚思惟事不有始誰爲之卒夫[illegible]所以勵後也而諸君子之志之勞也亦不可沒伏念[illegible]以南清淑之氣挾浪蕩澄源東迴我襄邑故城北其民質直多好義曩者一倡百和攢金若謀私無擡估者役

夫流唱耳至今洋洋也然西廡頹構將壓閣且淪蘊孤基塊立根本之地一不完美則全勢皆陷余雖去此而懷此不忘其繼余來視事者猶恃有諸君子在

依浦山云代他人寫衷腸亦自情深一往

代晉平陸杜觀察家廟記　李繼聖

王者本仁孝誠敬之至而制爲廟所以聚焄蒿之神聯雲耳之裔也廟之外昭穆不相見羣祖東向獻於各廟而不及他宗此小宗禮也廟之中昭穆不相紊太祖東向祫於大宗而并萃羣宗此大宗禮也我杜氏本深而末繁始熾京兆繼熾襄陽功勲志節文章爛焉自士能公由梁遷晉爲今平陸一支太祖此閭族百世不祧之大宗也幸沐餘澤家習耕讀明季某六世祖及泉公始以科第顯官五馬骨鯁忤權貴不終遷邑故有太守坊某罷居林下謀之服

屬修坊且別立廟焉此又倣世室之例而太守公固不可與五世之小宗而同祧者也某嘗慨世宗法不明士庶之家多無廟往往輕去其鄉骨肉不相保則以氣間於生死而情絶於本源也夫此豈無故而然哉古者廟事先自秦漢作祠時而淫祀盛淫祀盛祖廟衰矣古者尸事先自禹鼎鑄鬼物而假像興假像興尸祭廢矣且祭有四舉而後世惟春秋至釋氏盂蘭之會立妄以中元月望冥王赦諸鬼出地獄俾享人間血食天下從風而靡多私祀其先於家而春秋之典又荒矣蓋世道人心之壞之至於此極也

夫以主神之也以尸人之也以廟則神人一視也我杜氏士大夫之家也即不能上循古禮亦不可下與燕人苟安習尚自茲以往過廟而思入廟而敬宗知大小親知昭穆仁孝之心生即聰聽祖考之訓而有餘功勳志節文章之士何患乎不遠繼京兆襄陽兩派也若敖氏之鬼餒而庭堅氏之祀忽諸抑其子孫不克自振耳讀古至此能不寒心善夫孟夫子之言曰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仁者百行之根本保之云者可以長處約可以長處樂也其安得不與族人共深無窮之思哉

張渼山子紓以理勝不溢學古文詞人識論者

代晉平陸杜觀察文昌臺記　李繼聖

古聖人何為於天地人而幷才之哉天無才不可為天天以其才成文昌天道故日月星辰風雲雷雨昭焉地無才不可為地地以其才成文昌地道故山川海岳鳥獸草木燦焉人無才不可為人人以其才成文昌人道故仁義禮樂詩歌文詞煥焉夫文者才之華昌者才之貴是故精必有所聚聚必有所宅宅必有所主而三才之精之宅之主不得不統歸文昌一宿以時布給乎宇宙按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道家稱梓潼妄矣方輿勝覽謂張惡子廟為梓

潼廟梓潼七十五化眾云建興末作儒士名謝艾與姚萇友而文昌化書亦荒誕世傳陰騭文又豈梓潼乩筆哉其標於斗魁也則勢尊而權重六星輅將相統祿命稱君也宜以三才之文之所係屬而悉資之昌沛乎氣運稱帝君也又宜乎平陸祀帝君故臺在東南郭隅之巔兵燹後僅餘廢趾及予讀禮家居謀諧紳士運事增葺規模始壯夫晉本才藪平陸又為三晉勝地而斯臺又踞一邑要領中條環峙大河如帶綠樹千層杏桃錦爛帝君必常棲神其閒既聯三才之精蘊以發揮三才即收一邑之麗景以揚

光一邑龍門司馬氏之航般可渡王氏之河汾可遊庶幾親見梓里日新月盛吾子若孫幸得從諸君子後名能以大文歎華結實於天地之間而昌其所發予又何所恨於平生橫遭萎菲浮沉宦海坐困株木作是太平無用之老人也哉君子曰像而祠事之毋乃不可乎予曰孟康以司中司命為六宗之神獨何為乎不可

析開文昌二字便成異樣光彩莫誤認作小巧法至考辨誕妄尤為斯文所係蛭啟晨註

代宗弟某義田記

李繼聖

古者家有塾意族師之所掌也合黨正閭胥以屬於鄉大夫而大其成事宜賢才於古為獨隆然予謂是皆井田之法均貧富致親睦善始終師不煩聘養黏弟子不私具錢幣也井田者（待論）兼教養者也自井田廢而范文正以義田特聞讀錢公一記歎其養族甚得理予欲倣而行之備員需銓無豐祿家財歲入百不及參政之一自度非予所能僅置公田六畝凡值禜災酺祟益貧傷者酌濟而已雖然予竊幸予氏詩書之澤之猶未斬也予尤慮予氏文章之耀

之猶未遠也夫天下之士質下而不敗者衆礪之也志高而無成者勢窘之也予既建本族義學復捐稔田三十四畝為已入庠者延師修業之資計秋租可斂七十餘石佃有莊薪有山魚有池擇族之賢者經之如司稼應童子試者不得入非惟難贍抑愧之也且予以此助族人奮取科第其為學必求朔中而彪外古人尚實故由本及末文粹於聞道之後後世尚文宜從末養本氣靜於立言之際或鼓弄澆華浩博無當或借地便安吟咏游衍則與趙烈侯歌者之田等耳甚非予莽族濯磨意也耕而（就田引証）鹵莽之其實

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學者何以異是嗚呼自文正去義田又載籍不概見二氏立教則多捐施生產予獨不佞佛何也予敢謂法養族以養族人之才世世子孫諒予區區不以爲小局無補大業貌鴟鴞之摩拓鳳凰之族斯吾祖宗之靈長也夫

王行素云純粹中正

代宗弟其長永二郡公館記　李繼聖

天下求名之士惟都城有會館停驂而省郡則無其有於省郡者商賈所成也商賈以利聚故相謀而財發他鄉有如歸之樂士求名旅處渙散出入無善地得資斧而心未快貧者廉儉陋室尤往往跼蹴不寧予爲同族買置兩館一永郡西關內屋六座便歲科試也一長沙郡貢院前左方屋五座便鄉試也兩館所皆可招貿易及居室者取賃錢爲修葺費彼夫灌瀟之上柳司馬之所延賞也讀其文慨然思其發揮潭湘之鄙賈太傅之所流連也讀其文

慨然思其經濟焉古人無不可學而至第袪世俗陋習耳褊心之士親戚家庭富不欲與貧伍智不欲與愚伍安望其樂羣敬業篤親親之義消忌嫉厭惡之私以相與勉策於大成也哉予族固無此不肖復設兩館以萃之猶商賈之集珠玉紈錦於市歟抑猶百工居肆而必先利其器也夫士奮功名鴻鵠之志也而進則有漸漸於干有言無咎肰未可安也漸於磐飲食衎衎吉漸於逵其羽可用爲儀則大吉予將以兩館爲磐爲逵焉昔漢河間王德置客館二十餘區以延文學士何風之隆歟私心嘗慕之

辛酉生日漫記

李繼聖

唐天寶間有張果者上召問自云堯時丙子年人蓋二千餘歲矣余亦於康熙是年生猶古陶唐貞元會合之期也迄今乾隆辛酉行年四十六以四十六歲之人較二千餘歲之仙奇在擬不於倫山川風雨疲其形喜怒哀樂搖其精詩賦文章泄其氣之三者皆善養生者所大戒而余犯之安得與果老異世而稱同庚哉流寓山左之高唐雖舘穀自奉所培幾何而及門二三子乃惓惓請曰先生以七月廿九誕於衡山之南届茲辰矣敢張筵作賦爲壽余笑應之曰先生壽乎哉南國容顏西京牲杌平生事幸不爲此四十六年來面目不壞惟此而已欲壽先生祝無貢亦無貢於祝甚矣其難也郤果老何與焉余既力謝外人拜賀禮呼二三子市皮蛋買桑落殺雞爲黍狂歌大笑以娛一日與二三子約曰勿言壽言者立飲一大觥余且亟攜却老先生引鏡照鬚捻其句

却老先生扶鬚具也

王帽亭云襟懷浩浩乃有此文

丙子會記

李繼聖

水火濟功之歲余四人降於楚以南坎離布化之朝余四人集於燕以北蓋衡山饒君大昭許君秉五暨祁陽余宗友桃也甲子蒲月望七醵飲祝饒君屬余紀其事余四人已近古者服官政之期矣猶需銓不即爲國家効力學之未優歟時之未至歟星士往往談命余思水爲氣之元而生於數之始共乘子水來何遽不可爲江爲河爲淮爲濟也又助之丙火若釜鼎烹飪當足以養人類余獨何爲十年客路幾至於渴不潤而寒不煖哉今年支幹建首水與水合而會於北方北方亦水行之所宅也其四瀆之朝宗於海乎且丙火逢甲木不啻榆柳棗杏柞楢槐檀之生旺於四時也瞻雲就日又不啻金燧之獲餘輝於太陽也宋世丙子東坡生癸丑作邇語東坡詩自壽陶唐丙子張果生辛酉作誕日漫記感及之奈何才人與同庚而藕子不復見仙者與同庚而果老不可期猶幸得從三君子數馬齒也又何必曰古之人古之人

晋履齋云寸人豆馬穴從片地上馳騁

三人記

李繼聖

冀大夫署有不速之客三人來予暨鄧兩相公也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況兩相公者皆汎池未鑿予何幸與之褰裳同坐也且損之爲卦三人行則損一人若三人坐未可損一人也聞之楚伐絞以長鬣之三人誘之絞獲之今予三人鬚髯不過三寸是爲短鬣之三人當無有用以爲餌者庶幾夙夜不及於坎窞恐後世君子論冀大夫之友亦必曰其三人則余忘之矣故記之

（張殷亭云得東方氏忠之仙才）

一鑑亭記

李繼聖

日月雙懸天地兩鑑也然不鑑夜者日不鑑晝者月而二氣判幸其光猶相續續矣而日有陰而月有晦而日月又有蝕誰發其光使不息哉余友譚子濤園作亭於湘江之上顏曰一鑑亭之勢爽塏處囂塵湫隘迥護八景蓋亭右多桑鴈鳩拂羽蚤暮如和書聲（柔桑藏鳩）隙地短牆交錯萊畦芳芬比芝蘭（環堵青圍）枕高峯則雁所廻翼也嵐光翠霧侵人衣襟（遠岫浮翠）參差方塘圓沼推軒凝望蓮花欲亂臉紅不復知鬢已二毛矣（荷沼涵碧）當曙小艇滿池漁父挐楫長謳互答衡陽之浦（漁舟晚唱）山寺日三會食三鳴梆雜以蛙鼓聽者忘疲且卜時惜寸陰焉（蕭寺擊柝）旁有館歌師所寓低昂遠近能使吟興勃然（歌館清音）午夜霜杵蒲牢聲悠揚諸天釋子幽冥鐘也酒醒夢回往往發人深省（夜半聞鐘）濤園故作八景詩寫其樂（此記叙八景與叙洛學書院八景記不同彼切洛學生義格稍似而筆已變）夫濤園於人世涼涼也少聰穎有逸才別十三年復相見已變狂豪故態爲淳穆雖蹇於遇不以芥懷時坐亭間潛悟生理徹幽明貫上下洞始終葆光自照面目不能爲西子也而性情之美能之肌膚不能爲藐姑射仙也而神氣之潔能之夫

人玩物喪志感觸萬象皆足爲累壽園借外養中空明活潑無景不作川流山峙觀也然則壽園之心乃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日月併爲一鑑也以鑑余余滋愧矣聊賦詩短長二章以贈之

杜紡山云兩難於作一鑑大奇

夢記

李纘聖

乾隆己未臘月十有五夜夢遊梵王宮金碧莊嚴徘徊殿外石臺上旁有人持鐵架授余視梳而小横嵌一竿垂四枚枚形鐵絲鉤連如窗格方圓各異其人指中一枚告曰此廣袤千里茯字古篆體也夫南北回六茯矣余頻年奔波幽隊閒意者爲是歟方欲叩其三架忽變爲鐵獸首昂然似虬螭四足約高尺許身約長四尺許不識所名思山海經亦未載猶豫自問何以有此授架者又告曰是此院山門佛座物重千鈞余欲復其處兩手高舁之下石臺從大衆中躍步竭出輕如無物自詫未嘗具此神勇也以詫而醒愈自詫焉蓋至於今四十有四歲矣此癡者我也每握筆倦書後兩肩如脱進食左右手且不勝杯箸入夢之夜滴三下始就寢正倦書時也追維此際三千諸佛五百阿羅咸一眞寂如忽有人焉授我以鐵架示我以鐵字更疑我以鐵獸物固若是其善變乎舉重猶輕我亦若是其善變乎未入夢之我乃不能飽一拳之鷄肋也既入夢之我縱横叱咤又何其壯耶

王竹素云其文其夢互爲化生所以然

夢亡記

李繼聖

細君劉以四十六歲死。死三年矣。予猶客都門。未能撫棺一哭。癸亥寓於杜園西榭。八月三日夜。夢底家。細君坐室右側。容皙如生。服白衫。亦無㡌勝。見予。低眉不一言。予曰我以不得志故。感憤激昂。數載未即歸。豈有他哉。內事固累君憂勞。鬱鬱隕命。君素賢。其憾往乎。予號慟追悔。而細君顧。含淚不流。予又曰。君何憾。人生朝露耳。予與同生於丙子。而君先卒於辛酉。苟予中壽。不過二十餘年。獨住人間。其或不及。一轉瞬間。當會泉壤矣。細君遂仆諸榻。視之。形若白氣凝結。非肉骨體。漸縮削。頭足如嬰孩。徐徐化去。噫。異哉。來之眞也。情之至耶。去之幻也。情之盡耶。將轉生而爲男子耶。將遂消歸於無何有之鄉耶。果爾。是予他日終不得一見君於地下也。將魄降魂升。冥漠中尚有物耶。將遂晻晻曖曖以相待耶。果爾。是予他日猶得攜手地下。釋悲成喜。以與爲餐風而飮露也。嗚呼。又安知予後此之化。有知無知之爲何如耶。

徐庸典云來眞情至去幻情盡四語是大解悟人

夢記

李繼聖

癸亥八月朔四夜。酣卧客軒。夢與衆列席坐爽塏。忽光華眩目。仰視空中。雲化偃蓋。輪囷離披。枝葉鉅細畢現。絳綠浮翠。倒懸碧漢。廣陰數畝。其上有物。隙處窺之。鱗甲爛熳。大如彪虎。環松跳躍。予呼衆曰。天上麒麟出矣。少頃。一白袍神。桓武壯佼。若逐執狀。麟豎二足。與神齊。神按其頭跨背。翺翔亦不逾松外。久之。神與偃蓋頓滅。而麟又變爲驪鬣鐙羈絡。與驪色合。昂頭曳尾。冉冉行空。遠數十丈。乃隱。仍雲而已。或曰。雲松相依者也。相依則相感而成。變可也。麟馬不相依者也。不相依則不類。奚其化。余曰。太虛之聚爲氣。故雲有象而無質。天下之物。象活質死。質滯象通。觀其始終一雲。庸詎知夫不皆雲之爲之耶。雲氣輕清摩盪。能自升降卷舒於大造。以遊戲之神幻奇妙之景。其不在尋常揣量中。而爲人世古今之必不可爲也。亦宜。變其所適。變又以其所變變。化其所適化。又以其所化化。白袍僊所謂雲中君者歟。益示予變化無窮之道於夢焉。故曰。陰陽爲炭。天地爲爐。

張浦山云夢無始而文無終

夢記

李繼聖

癸亥至後一夕。夢人謂予曰。爾前身。孔子磨墨童子也。聞言。自驚自哂自疑焉。及醒。喟然曰。我何人斯。夢胡爲乎來哉。愈自驚愈自哂愈自疑。意者。予不修小節。往往有負俗之累。其互鄕之童子歟。不然。則闕黨之童子也。闕黨之童子。居於位也。與先生幷行也。惜而傲者也。予雖不若是。然自父師外。一無所讓。平日嬉笑怒罵。游戲澗畧。傲然頹放。不一疵。蓋似者半焉。且互鄕童子。曾不如闕黨童子之遊聖門也。久將命之暇。從旁竊窺夫子。刪述六經。磨墨其所有事也。然而卒自驚卒自哂卒自疑

洪蒲山云夢奇到盡境文亦奇到盡境

萬年縣姚西書院義田記

李繼聖

古道終遷。遷其不復返乎。翼輔斯文存乎其心也。古人竟悠悠。其不復見乎。奮揚大義存乎其事也。心與事合。不必奇行異節。毋生鄙吝而已矣。戊辰歲。擴建姚西書院。將竣。摘取學師所司之學田未報 部者三十一畝。徑歸書院立冊納賦。循往例以爲山長館穀。詳請 各憲皆可。而藩憲則猶慮不支。問予計久遠。予方躊躇未報。邑紳士某某遂各慨捐腴田。計如干畝。供膏火。夫廣是院者。諸君子之力也。而維是院者。亦諸君子之力也。諸君子大有古人之風。故好義不倦。古道自在諸君子。予有志而力未逮也。然幸得所藉手以振興文教。名師來坐講席。轉荒成熟。一歲當二歲。當三歲。新田由此。麥秀兩岐。嘉禾同穎。而黍稷之馨。可登簠簋於廟堂。其於諸君子今日之心之事。不大有合乎。夫事創始不圖終。何如勿始。繼修不思永。何如勿修。乃遊玩之場。一亭一榭。不忍草零花落。前人講學讀書之處。轉瞬則風流頓歇。以予海內所見。大抵如斯也。諸君子今日之心之事。豈非斯文在茲之兆哉

徐庸典云此乃韓子所謂務去陳言者他人連篇論何爲

柴公强恕家祠記　李繼聖

士君子苟能磊磊落落守先待後乎當時養之以大烹百世薦之以馨香而不爲泰食功也故昔人稱孟子功不在禹下然考四配顔曾遞列於漢唐而思孟在宋季孟子當明初且罷且復亦其時數爲之也夫道修則時數不終窮理足以相勝德足以相感自愈流而愈光耳萬年故産理學地柴公强恕與曹公无妄俱師文公饒公雙峯師柴公述其淵源一派豈非斯文之厚幸哉慨夫洛黨議起天下一二有志之士未嘗不頻吹蘆廢食也此土數君子克當

其後獨奮乎天人性命之學於已振復墜之秋可謂紫陽功臣矣黄榦稱朱子云自周以來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絶至先生而始著然則廟曹啟饒以大紫陽之傳者柴公之功更大也顧宋於雙峯勑從祀又勑建專祠而公則僅入鄉賢一祠已耳似雙峯於出公右然繼聖細讀公書想見其所學大抵抱道冲虚執義貞厲揹棲遲無悶不營不拔殆者乎惟其德久隱而彌彰故其子孫亦長蹈先澤而不替今縣治東屹然有公家祠

馬家賢之胄貢生鳴鳳不忍家祠無官祭率族人呈請申詳　各憲議以籍入陳武魁田畝爲修葺學署及膳諸生月課膏火者酌裁折租銀二兩以祭公奉　檄如所請非獨柴氏一門有餘慶抑報功之典時至數起而闔邑亦有餘休也後學汩志於科名薰心於勢利溺重淵者難陟高峰矣知公之自大其學問而必食報於無涯則視當前禍福如錦繡蔬糲若膏粱安能浮沉俗學中而覥然爲天下後世無關有無輕重之人哉且古人鴻儒自命或已信今而傳後或瑜不掩瑕卒莫能欺盡百世下觀於洪武嘉靖

間羅從祀者十四人則眞君子之難也甚有望乎此土聞公之風而興者

命意高超科坎波瀾深得古文三昧若俗手則不過鋪叙賢人德業應立專祠官祭而已　先生四十年後筆力汩汩而來亦醇亦肆彼雖模作樣以爲古者傀儡也受業劉天岐註

龍鳳潭禱雨記　李繼聖

雨大間風雲雷雨氣之所聚神必棲焉其不時及神不欲行而氣散也則當以人心之誠聚之故感而相通萬年縣東隅有龍鳳潭去城七十里相傳禱雨多驗禱之之法邑令先設壇於城隍廟遣道士往除供素果穀谷五器齋表啟一道藉以黃紙浮游水面紙自斜側下啟入少頃乃取錫壺亦泯浮諸水神賜水壺立而沒還自出抱歸壇必雨不雨啟與壺不入也入則其下儼有引手者所閼靈異若如此乾隆辛未歲旱甚予如法求之得霡霂連日復求之

道士同衆至其處夜半冷風猝過失所供素果五盂衆狂喜以爲神受之矣尤未嘗見聞之事也越日果降滂沱一候予愧德涼不能重邀神恵以膏四野乃三致齋戒乘兜輿往禱近潭五里許徒步小澗中亂石上跳躍彳亍兩涯無蹊徑澗盡爲潭潭在石壁下環圓約十餘丈深不可測其旁高峯對峙茂林蓊翳左峯有曲徑達壁壁後一峯如座水自弋陽來亦小澗也繞兹峯之左麓注壁爲瀑布高二丈餘入潭丁冬即當徵風吟幽蟲鳥雜響雖張樂洞庭不是過矣右峯懸崖巉突崖下四碑明正德萬歷時所豎皆勸書劉真人得道處數大字無記叙文亦無名號按舊志名事文予向碑行禮觀道士所爲如所聞得神水拳拳服膺出谷方三十里陰雲陡合甘雨沛然予竟體淋漓役夫歎呼疾走莫不以爲神人感應在呼吸間時六月廿音入一日也蒙之辭曰再三瀆神固不厭其瀆也匪不厭其瀆不厭其誠也是以叩禱壇下而廿四日又雨邑庶幾乎免於旱夫誠者天地鬼神人物之道之府也予亦一念之誠云爾已矣況至誠者乎桑林之事何疑焉且予觀其飛瀑爲潭潭又發爲澗過兩石門出頂雲峯下兩石門者瀉身一東中昂

大石如扃戶而水自鑄瀉也頂雲峯者當潭之面銳削如旗竿而水自旋轉也乃越樂平界入江入湖則其流澤廣遠而靈氣更合江湖爲一體者也豈惟是兹邑之福神福地乎哉復紀以詩溯澗徒行仰地靈壑中樵牧未曾經鬼神朝罷月逾白龍鳳鳴來山更青雲展寶幡升朵朵石班玉筍立亭亭何須馬上加零滴乞得仙潭水一瓶

歲辛未家六叔宰萬年憂旱聞境內龍鳳潭仙靈感應而遣道士祈求皆雨因未露足遂撰記及半躬往禱以半稿投於潭祝其大賜甘霖乃成篇用彰神惠果如所願其人其神其事其地並大而五不朽矣論幽明之相報萬世一時毋乃若桃李玖從之相去乎姪啟杲註

尋古齋文集卷之二

衡南常寧李繼聖振南著
男啟是晟編錄

論

趙姬論

貴賤公私之形日蟠塞激鬪於人心而未可稍舒也甚矣哉吾於從來列女獨感趙姬焉姬晉侯文公女妻趙衰衰畏勢固棄叔隗母子於狄矣姬諫衰迎歸爲内婦而已下之以叔隗先患難事也立盾而使其三子下之以盾賢也推此志也何貴賤之見可怠何公私之懷不可化赫赫

炎炎之中郎澗大清虛之境而六爻之吉總歸於謙名分昭著禮義和平追岳牧之讓解虞芮之爭放夷泰之節皆可馴致其美而無難夫卜夢求傭君莫聖焉吐哺握髮臣莫忠焉此風一行豪傑感奮四海雖大安坐而理矣以天地生才之甚難何忍使懷瑾握瑜之士坐困於習坎叢棘之中而不伸竟反天地之善氣鬱悶而爲亢厲乎或賢勞見遺達人安命而綿上之田果可以飽享餒魂哉甚至新進者妻之而後奪之揄有不止於伯奪之攘善者雖以姬爲帝王卿相之師可也

所向無空潤
啟晟謹誌

四皓論

李繼聖

出處之大節與救世之深心并行而不悖者非甚盛德不能說者薄四皓受漢聘以爲不如淮南一老此不足以服四皓也當時苦秦恭甚矣幸有大賢順天應人起而在位（大賢謂高祖本貢誼）黎庶庶幾出水火乃又將廢嫡立寵以召無涯之亂如坐視天下復淪洪濤潔一已以陷萬方使炎運頓滅而周以後無正統君子不忍也有四皓力扶顛躓應曜樂得無事而安享餘年當亦應曜所深冀其出者也安得獨高淮南哉四皓嘗爲秦博士此其所短早昧於知幾晚明於匡時善持衡者姑爲是春秋之責焉

張敬亭云能使古人首肯

魯兩生論

李繼聖

君子高其說曰漢儒惟魯兩生耳吾嘗疑之夫兩生居聖人之鄉食教澤之餘謂禮樂必百年而後興誠知漢世粗安當時又乏豪傑其不往宜也豈以高人一等哉然先王之道墜地已久不自我行當自我明獨無所著述何也

徐蒲典云言短意長

衛大將軍論

李繼聖

古一个臣樹重望於天下惟此休休有容之度而已漢衛青勲位日隆雖陷李廣於死異古大臣之為然敢廣子報父仇挺起而擊傷之青不為動容沒齒匿其事其與夫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之故同一愧恨之心也不愧不恨以必圖循環報復欲盡拔忠良之枝根而後快者則誠小人也能忍人所萬不可忍能諱人所萬不能諱能悔人所萬不欲悔節好學以充其量容人之技以利人家國几几赤舄德音不瑕豈惟此足傳為美談哉君子固無取乎此也而大將軍能若此亦漢以後僅見之事矣

王胃亭云抑揚盡致冷動人心

東方曼倩論

李繼聖

先生不幸以滑稽顯而人又以神幻傳甚矣人之好怪也先生犯顏直諫氣剛神閒漢以後一人而已觀其呵斥公主狡童之淫亂於帝前而毫無顧忌雖折檻牽裾者恐亦不能於此事置喙況其他乎與嬖幸謝覆而以隱語嘲之輕弄臣欲感帝心也既能攻人之所萬萬不敢攻又能狎人之所萬萬不敢狎者也具大臣才識膽量處非其位姑徜徉戲謔於其間有不可一世不屑一世之志存焉於所諫露全豹之斑耳武帝之鱗豈易批先生能批之而帝能受之帝固不可及然非先生之高明磊落廉靜寡欲足折雄武之主不至此悠悠之口磨滅賢豪能無千古同慨哉予嘗過平原竊爲詩以致景慕焉

杜竹山云自是此兄知己非爲俗人言

漢壽亭侯論

李繼聖

世知關公習春秋而不知公有所以不愧春秋大義之處固不在於人口膾炙諸美也諸美凡忠正之士能爲之公何獨名高宇宙與我夫子并隆廟食哉說者又謂許田欲殺操爲公之大勇然亦俠烈事耳先主借荊州而直不以爲借孔明拒北和東而必不可與苟和不以爲借者皆漢土也不可與苟和者皆漢賊也賊矣而說和之和一賊關一賊復假賊之勢而合拒之以暴易暴也雖事出萬全君子弗爲也卽春秋之大義所弗許也此公所以獨足千古歟也乃以爲公之傲而惜其無成亦坐井觀天矣

王行素云千古定評夫子以譎正判桓文優劣公與孔明亦然

孫安國論

李繼聖

史之難其人也非三長之難而有百折不回之氣之爲難孫盛著晉陽秋忤桓温以實錄枋頭一戰也温挾其子使易筆盛大怒不惜以門戶百口劘虎牙而斷不可移一字以時與勢衡之温熱於趙盾而盛自難於董狐盛春秋不幸不傳於世其人實與風雷爭烈士君子咿唔半生或立身本朝遺大投艱或脣敝舌焦終難見賞必不可改弦易轍以伺他人之喜厭則浩氣孤行天地間斯有大文章大名節矣況史尤爲萬世公論所由定昔成於一手尚難其人而呂黎且懼天刑人禍焉集衆手爲之依違行私又烏可問哉生當作者之後得有所因述以云三長或可強也

杜紡山云勿河漢其言

慕容恪王猛論

李繼聖

魏晉以來至於隋燕慕容恪秦王猛稱賢焉二子不亡所爲必更有可觀其亡之也天也燕之人曰不圖復見太原王猛則曰玄恭古之遺愛兩賢相尼亦相乎矣然恪寬大之政之學不如猛而猛公平之量之心不如恪恪屢薦垂故服垂猛屢圖垂故激垂也夫保人家國莫善於推賢讓能莫不善於誅降戮順逆詐億疑而先鋤之武周之智豈不能預燭武庚哉嗚呼此燕之所以終興於垂百破猶有人復補而秦之所以卽絕於登一敗遂無人復支也非天也

張敬亭云至論不易方能賞罰古人

劉越石論

李繼聖

劉琨與祖逖善。平生恐逖先鞭。然驕奢忌刻。致屢敗走無功。其母早哭不獲死所。而其身又以其子之故見殺於援爲兄弟之段匹磾。安得自儕於士雅乎。且中原深熱之禍莫有益於石虎者。非琨致虎於勒。（此大罪案）何遽至是。虎瑣尾時雖少。而犢暴已形。勒固欲殺之。琨不能先知。欲借虎結勒。宜其反爲勒大言奪氣耳。竊求所爲忠與所爲孝慈而不得。其不智也。實甚智也者。衆妙之門也。琨之死也得書官。吾無取焉。

此篇直云片言卻[illegible]見[illegible]古人之魄

謝安石論

李繼聖

謝太保安晉室第一流也。請后臨朝。以嫂並叔。而卒不欲任桓沖。況鹿鹿諸君。猶猶餘子乎。且當燕亡垂困。秦疲猛死。不竭謀鼓氣。徑復中原。而主且饋粟救鄴。解很閉於符丕。其延美於郭汾陽。岳忠武遠矣。安嘗登冶城。悠然遐想義之短之。益晉人清談習氣。漸染賢豪。其忠勇皆爲所破。或謂安矯情鎮物。似慕容恪。是固不然。安當强敵震衆。自有成算。恪當主少國疑。自有大度也。安惟此差强人意。

戰勝後叔姪俱無志中原。千古一大恨事。受業姪啟昆註。

龔壯論

李繼聖

西巴處士龔壯，漢留侯下一人而已。壯以成李特殺其父叔，欲報仇，積年不除服。及李壽窺蜀圖篡，以禮聘壯。壯不往，而自往見壽。益不從，逆也；應聘是彼能致我，我臣之也。自往則我用彼也，我行我志也。且特竊據，遺子孫，晉賊也。於是乎抒成算，伸素憾，殺特子孫如殺特，因而勸壽稱藩。因而潔身歸隱，豈不為孝子仁人，豈不為忠臣義士哉。惜其所遇非時，而才未大展，獨使一留侯赫赫傳千古。

張浦山云：逝者有知，得此論當含笑地下。

郭汾陽王論

李繼聖

郭汾陽一代人豪也，保全家國身名於大亂之世。衆小人之間，非深通儒術者不能。聲色不足為累也，惜其見盧杞獨知屏退姬妾，以鑒蕭同叔子覆轍耳。惟仁人能惡人，於流之不與同中國，故巷伯作詩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蓋言惡之不遺餘力，而去之不留餘地也。以一時之權變，為吾身家計，獨不為天下蒼生、祖宗社稷計乎？仁人處此，豈因當前無釁可乘，蘊毒未發，遂任其從容得志哉？其時以汾陽之力，除一杞易於薙草芥，為虺弗摧，為蛇奈何？聞孩聲而欲殺，不恤其孫，重宗廟也。有所甚不忍，斯有所甚忍，乃在一婦人。

古郭公以好善惡惡公國
汾陽行辭受業周謹評

孔巢父論　　李繼聖

冀志忠義傳不載袁紹而載孔巢父何其韙也巢父初與李白諸人號竹溪六逸季卿薦之朝遯固不肥及遣往魏博宣諭田悅悅降又使說李懷光杜甫送行詩云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貴何如草頭露殆窺其微矣底河中懷光素服待命巢父不之止左右乃忿遂遇害冀志亦頗載其事惜未深考耳悅爲節度承嗣私命也德宗不假借方鎮黜陟使已能下符罷其軍數萬巢父諭悅時士卒故躍然曰不圖今日復見王人是魏博之降非巢父力也若夫懷光

烈士也盧杞敝帝不辭數千里感憤赴難乃咫尺不得見天子一激而反尤非本心素服以待巢父來是已降矣河中更易於魏博也巢父以既降魏博爲能遂挾其盛氣傲河中詞容浮誇僨事豈非唐室潰癰毒藥哉吾聞轉逆爲順者賢矣未聞使待命者復逆命可稱忠義也巢父自怒虎虎豈噬巢父勉强受刃死有餘辜耳又安足惜乎以大度讋兇惡者謝安之談笑也以正氣仆强暴者韓愈之厲聲也以單騎慰勁敵者子儀之桓武也巢父何足語於是昔者子貢一出遊而諸國興亡可立致此則文章性道中

之餘技更自不同也可謂不辱君命矣然聖門之徒猶或短之若巢父者當時謚之曰忠後世君子宜斷之曰狂

王行素云筆鋒犀銳如子路折獄不似後人論史者上下其手

三女子論

李繼聖

夫人當時至事起而忽奮雷霆之氣遂堅金石之盟以大義自在天下有不容不動之故存也無故而動動必亂昔者史思明復反跋扈橫行天下震慄其時衛州女子侯滑州女子唐青州女子王相與插血赴行營討賊滑濮許叔冀表其忠皆補果毅軍此非大義所及也夫豈有故而動哉吾不知三女子者相聞於何時相聚於何處相感於何心而竟慷當以慨提戈躍馬出生入死而不顧吾又不知當時談夫論地扛鼎拔山之流以及踞高位享厚祿諸臣

耳而目之者其將笑之耶抑嘖嘖稱道不置耶欲其爲虜而辱諸賊手耶嗚呼臨敵制勝古亦多智勇婦孳居而泣處室而歎不爲不奇要未有如三女子者無故而動更無端而合也遺大投艱英雄或靡丈夫有心同志無二不圖挺出於閨中而呼吸不隔於山河竟若此獨哀其不能遠趨李光弼而近趨夫卒降於思明者之叔冀也時光弼討思明離衛滑青尚遠明珠暗投矣同至泯沒不知所終咄然而止

杜舫山云無此筆力不能顯三女子之奇一讀一擊節結則哀其暗投不獲建功泯沒無聞尤令人歔欷欲絕

岳忠武論

李繼聖

善哉孟子之論諸侯社稷變置也權也權所以濟經之窮輕重形則從其重重與至重形則從其至重世多惜忠武班師然所以惜之之故不明自難代爲設心而仍遂其忠君命召不俟駕禮也事之經也忠武處此之大變者也使其時不以金牌宣而遽以縲械加是已奉明詔削柄除職敢不即登囚車待罪闕下既以和議頻逼罷兵又不聞他將亦然忠武豈不知計出秦賊必無善還固應持權其閒度吾破竹之勢可以恢復中原不妨齎章以告並馳書班

師諸豪傑誓迎兩宮激赴機會長驅大進勢既能直抵黃龍府金人必皇然失措拱手而還二帝矣敢加害哉幸而速捷然後自縛請死以受違命之罪以發秦賊之隱憐而赦之乞骸骨歸鄉里不許挂印逃去作范少伯世外遊勝於鬻拳之以兵諫而自刖也不幸戰死沙場全軍皆殲亦可以報二帝與天子勝於先軫之無禮於君而沒於敵也何也二帝從其至重又天子之君父也吾欲使吾君父得全仁孝於其君父又使吾君父得並安其君父主承之宗廟寄託之社稷則是吾一身乃本朝上下係屬之身而非天子所可

私爲予奪之身也夫高宗已於綱常盡絶矣雖金牌一日十二固不受則甚逆然此亂命也厥後帝終喪不得爲孝揆而論之何所容於綱常盡絶乾坤反覆大變之朝徒執君臣區區小節責其違命討賊爲大不敬哉（帝終喪不得爲孝以大例）（小忠武召不俟駕亦不得爲禮論斷精嚴）問孝而曰無違後世言忠則但重無違其旨余謂果能克金是忠武以明聖待高宗以綱常還宋室也君棄之而臣卽如其亂命亦棄之且盡棄之得毋憤激大過而甘墮秦賊之術爲自完者歟子朱子以爲亦橫其謂是哉

（張浦山云是聖賢處變大義得此老辣之筆益明不啻閫以外將軍主之君命有所不受之謂也）

歐陽永叔論

李鑑聖

禮緣義起義緣仁定天地人自然不易之道約而歸之於三綱五常常變異宜經權各妙不必古人皆有轍後人始有塗君子所謂心安而理得也明世宗承武宗後未爲孝宗子顧議者紛紛咸呵桂萼霍韜張孚敬之徒乘間抵隙獵取高位永叔以一代史才主濮議竟敢於負仁宗遂與所善之范鎭不合屛退良友又無足論矣豈以英宗爲仁宗養子而非其子乎夫先王通天人脉絡之窮道固莫大於立繼非以其遺位不可絶與其遺土不可亡而以其人之必不可絶可亡也身非繼子及受人之天下而棄其所生是重天下而輕父母也身是繼子及尊爲天子而棄其所繼是亦重天下而輕父母也奈何議者必呵萼韜孚敬之徒又爲得罪於世宗者扼腕太息而稱爲楊文忠歐陽文忠俱毫無疑義也夫胸中天理不熟文章之士非道德之儒援古証今徒滋聚訟禮經曾子之問非孔子不能答而世無孟子吾固知臯陶瞽瞍之說萬古一大疑案且以爲必無是事可置之不議而古聖人輕視天下之心其詎能解此如以受人之天下爲重則舜當父事堯士師卽執

韜睃又何容棄天下以棄堯

張徵亭云無筆不辣至其義自在孟子書聚訟何爲

許魯齋論　李繼聖

聖人五十而知天命知知天之難矣知天乃能事天惟張子西銘見及之後儒之學從訓詁探索於事物當然之理尚未有知安問所以然之故乎陳白沙鴻儒也平生以出處爲大節顧其論許衡曰魯齋當仕豈忘天夫魯齋非宋故官也徒以天相責而亦未能深觀古今之天之變化而不可測也在人事爲窮在天道爲通窮者經之窮通者權之通也堯舜一天湯武又一天也井田封建一天秦以後州縣阡陌又一天也人即天所生之人其事即天所假手之事硜硜然執聖人一義以處古今聖人何爲應佛肸應弗擾雖堅白不同抑其理甚活此箕子所爲幷無妨於獻疇也借曰聖人不終往而已欲之矣箕子重傳道而已封之矣況蠻荆僭王不辭其聘朝鮮外地可君其土則又何說歟且夫天固舉天下而全授之而謂一人不必從而與之天固舉天下之人而全付之而謂一人不必從而託之天固特愛而予之而謂一人不必從而臣之天固特眷而君之父之而謂一人不必從而尊之親之人是則天非天順則人逆將以天爲非乎將以天爲順乎將以此爲無與

於天乎出於其身即其子不得問父母所自來履於其地即其民不得分臣民爲二致善事君親者善事天者也知理義而不知天豈知理義之精微者哉天下古今惟反顏事仇爲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耳不出乎此惡得過爲腐論且豪傑之士天所鄭重而生也生豪傑於其時爲其時生也生而窮之於下兀兀著述以老者此天待豪傑之別局當在大亂之世世苟半治則必有用豪傑之處用之大小皆天也非人也北方道學倡明功偉處師位而食祿猶以爲木鐸也不然天何如勿生何如使人不欲用然則執之

義者是昧天道而不可以立綱常西山之餓乃商世封之公子如以兩朝閒散之人而必披髮入山佯狂以免顏孟爲之乎屢徵不出或致干怒因之殺之亦寧任其因之殺之是猶懸關於鄉隣顏孟爲之乎之二者又皆於義無取焉徒爲天下萬世懷才而不得志者鬱結怨懟藉口輕薄以自爲高異而已矣雖責賢者宜備以爲先代遺老既事新君其謂伊望諸賢何此無可責而他責焉是又當責後世推移之天而不應獨責與天爲推移之人嗚呼無變化不成天道亦無變化不成聖賢

力可拔山倒海 受業田嘉穎註

于少保論

李繼聖

謙非忠臣也智勇之臣耳方郕王監國雖無長君人心洶湧然太后可制內郕王可制外宜即正冲人之位以告於天地祖宗定名分立賞罰責郕王以周公大義郕王諒不敢懷私覬望速召危亡於禍亂之時而大心亦可以漸定矣萬不得已必率羣臣奉郕王以告於天地祖宗而盟曰某權御大寶誓迎帝帝幸還復辟不幸終於北狩某無祿皇太子某纘帝緒何謙義不出此也如謂受盟則景泰灰迎兄之心而英宗無返期是又不然聖人正名之論亦惟

是正大義於始而已矣且幽錮南宮謙不一言廢立儲君謙又不一言則是特忠於景泰而未嘗竭忠於英宗特忠於景泰之天下以樹功而固寵而非實能竭忠於歷世相傳之社稷統系也夫忠臣以無私爲義謙而無私則當固請讓位不聽力爭易儲又不聽可謝簪纓而去矣金英宦豎耳尚有東宮之諷杭姬且不願愛子之立而甘廢后位謙能無怍乎哉忠肅之謚予甚惑焉當其禍至刑加笑對白雲恐終難自慊乃心也 按少保臨終詩有白雲影裏笑呵呵之句

鄺大司馬論

李繼聖

予觀土木之變。咎歸鄺埜一人而已。夫刺初驕。羅亨信力請增城設衛。時埜爲大司馬。畏王振。不敢主議。爲之防大畜之六五曰。豶豕之牙吉。雖以柔居中。而位尊者。猶可乘機而制也。夫消患於未然者。上也。禦患於已然者。中也。同患於無可如何者。下也。使埜當變起之日。痛哭陳詞。止帝親征。慷慨殉國。身任戎行。帝未必不聽也。乃內怯璫。外怯寇。其後雖請回鑾。而不能力抵惡宦之煽。以致窮感斃命。與一小卒等。非引義自裁者比也。大丈夫。必不畏小人。於目前。以苟安富貴。而後可奠宗社。立名節。不然。卒亦同歸一盡耳。身爲大臣。職典樞要。此咎埜安得旁貸哉

鄺埜何足論不過借此垂戒耳[illegible]賞王沃註

楊椒山論

李繼聖

椒山之必死於諫也。揆諸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之道。則無當。而以視夫唯唯諾諾。全軀保妻子之臣。則相去萬里。而迹猶貞女未適其夫而誓死守節者。其義不必至正。其志大爲可嘉矣。獨是椒山遺命妻兒。不諱繼母之不慈。與畏母弟之不善。仁人孝友之心。忍若是乎哉。夫耿耿不忘母弟之過。以見其艱難。何爲必犯君之怒。以限於刑獄自命爲忠臣。死則已矣。絮絮叨叨。何爲者。大舜號泣於田間。負罪引慝。文王從容於羑里演易。待命。其揆一也

張敬亭云忠孝一理得此失彼持論甚正

杜舫山云耿耿不忘二語判斷深微

兩俠民論　李繼聖

今夫從楊子之道而不拔一毛者徧天下矣從墨子之道而摩頂放踵者無聞焉蓋墨道難楊道便也前萬年令王君作七星橋記云邑東蘇塘鋪有農民蔣榮者罄所積穀糶僅三百兩乃斷其指誓建大橋於河上不足嫁小女得三十金給工資橋猶未半也安邑民熊天甲聞風而起傾家儲約二百餘兩繼營焉又不足遂鬻妻以益之而工猶未竣嗚呼貪夫殉財烈士殉名究之名固不足以動人也況事不近情則名不當義又何所慕而若是其百折不回

哉偶感於心輒定其志我獨爲之我獨繼之蓋視天下無難事者及爲之繼之而終不能就亦終不謀於衆也袖手封唇竊歎而退什之無可奈何而已矣夫此二人者既不足見稱於君子而無可奈何之衷以至於衆人笑其不成而厭其自苦欲用以爲凡事覆車之監也然則墨道衆人自共息之而楊道雖君子不能變而化之也悲夫

徐衛臣云合此迷離惝怳不可測

弊囚論　李繼聖

漢承秦暴虐之後蕭何約法三章片言折獄孔子於仲由獨嘉焉書曰丕蔽要囚是也且夫先求其生而不得而後爲之求其死愼而簡也先求其死而不得而後爲之求其生愼而密也生之死之未嘗不同仁不仁卽於是乎判夫密則煆煉周納之所由來矣是故聽訟莫善於不執莫不善於不善疑

文中子有如此精純簡淨處周從賢註

較東坡忠厚刑賞論彼猶爲應試之文受業周士註

窖金論

李繼聖

夫仲秋有實窖之政所以斂備雜物也漢任氏遂因而窖粟粟宜倉囷其窖之者必戎冦橫行時不可擕而他適也後世又因而窖金夫殫畢生經營之力心枯筋瘦幸而致富仍襤褸如貧狀乃聚所積埋之是長與此物辭矣再見無期其視夫窮人之不能有此者又何以別乎不幸而盜賊入室縛烙撻刺逼而罄出之抑或至於九死而終不令發其藏當此之時盜則花面獰獰若拘魂之鬼而其人則儼然判燒舂磨服罪於陰獄冥司矣嗚呼歷萬苦千辛以死守之者豈不以其能長子孫哉不肖者踵其後掘土拭色花消於無何有之鄉死而有知九泉一慟悔之已晚其肖者克家用宏先業膏沃連疇鏤塗濶屋死而無知不見不聞又況爲之後者坐享成福恥譚祖父之勞儉而不屑追溯其淵源是亦泛泛然絕不相屬之古今人而已矣豈鬼神陽奉陰惡故使之有同於無實歸於虛誘其衷以爲此計歟夫寶氣結爲精靈被抑沉光安忍鬱鬱此土一旦默徙潛移求之莫得其處又或無端而落諸他人之手嗚呼宜華歆拾之而管寧揮之也

可憐不可笑 受業周士註

禮樂百年而後興論 振應制

李繼聖

天地有自然之節文而萬物理有自然之和氣而萬物順理之者安之也順之者樂之也此先王之禮樂所以行乎其中也自周公制作以來說者謂太和在成周宇宙間由是後世莫不欣然上慕景象一代之興皆嘵嘵乎議復修明之而究未嘗收實效雖古禮與古樂俱亡之故要亦其德實有所不逮故其道實有所難強善乎魯兩生之言曰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而叔孫通陋之宜通之自陋也漢高以馬上得天下武功粗定其所爲治又出於刀筆之才是禮樂之質已失矣通何如人宜終漢之世無與於斯耳夫禮樂者天地帝王卿相民物之性情也人主躬行仁義公孤奮庸燮理財用康阜黎庶樂業朝善張弛之政野靜呻吟之聲夫然後禮制治定之後樂作功成之餘嚴乎其節復暢乎其文和於其心卽調於其氣君子養其神小人安其事獄訟息而刑措絃歌起而風移陰陽相得上下咸亨萬福攸同四靈畢至如是而帝王卿相之性情見斯天地民物之性情亦見矣此魯兩生之言深有得於必世後仁之旨而非徒昭其度

數文物也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漢文景有易俗之機而輔之者非伯夔唐貞觀時差堪進於是惜房呂非周公宋亨化至道間庶幾可望無如濂洛關閩諸君子處其後天之不欲興禮樂耶抑人之必不足與也今　天子奮至德之光業隆四代澤渥百年河海晏清之日正天地交泰之時考訂禮儀已成憲典研求樂律又集儒臣則大禮將與雨大同節而羣分類聚若日星山川經緯之文矣大樂將與雨大同和而達滯宣幽若風雨露雷調劑之氣矣萬物得禮而安得樂而樂禮樂相爲用

措天下國家於磐石泰山之固此有志之士忝逢其盛所爲流連仰望於無窮也夫

朱草衣云才子之文自不同東坡之論

以樂爲御論　擬應制

李繼聖

吳季札觀樂於四代而知帝王功德之隆樂固所以達一人之精神也夫大樂與天地同和天地有自然之樂而翕張於無聲無臭之中可古可今可上可下可大可小可常可變以成鬼神聚散升降之功用而萬物亦遂莫不飲其和食其德而安其宇然則聖人端拱以治天下猶是也記曰以樂爲御君子於禮樂誠不可斯須去諸身然禮勝則離衣冠皆規矩耳目皆模範如梓匠陶冶之謹守成法不知變化雖終日危坐凜若帝天迹其所爲貌言視聽陰將

凝而近慘陽將徹而達舒所蹈弗和所履亦非中矣至於一激而曰禮不爲我輩設豈非不知樂之爲道實足以調劑於其間也哉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韶作於齊聞者視端而形聳況有是無聲之樂默運於五事五倫九經九叙以大爲揚詡者乎編鐘不諧知肱惑之致疾宮商未叶知父子之乖違音之相感卽理之相貫好醜善敗未有若斯之不爽也招搖過市聽車聲可識爲賢流水高山鼓一器可想其志由此觀之宜帝王以之爲御不必陳琴瑟考鐘鼓也氣者神之宅體者氣之宅秉中和之

氣凝中和之神，立中和之體，行一事而八風可宣，出一語而萬物咸順。仁不失柔，義不失剛，智不失察，勇不失武，此其道如駕輕就熟。然秦漢而下，古樂雖亡，亡其器耳，苟得其道，聲可爲律，身可爲度，用九則龍不亢，可乘乾坤六子以御天，化布坎離濟觀，水火和之至也。聖人之行，皆易聖人之心，皆樂。故三十六宮無宮非春，雖謂樂與易通可耳。何惑乎上下與天地同流，而經綸位育，皆綿衍於不替也。出則八鑾鏘鏘，入亦玉珮齊鳴，按節而應，可使形上形下總歸於一元之訢合，或哀樂不同，喜怒殊致，豈似二夔和繆，與夫孰始去滅之爲用，紛然補綴，大費調停乎。一黄鍾之正宮，爲萬事之根本而已矣。天地之精華，備於樂，聖人其樂府也。

張浦山云：貫通精粹，不見時文宗談理窩境。

序

尚論編自序　李繼聖

友古人而尚論之，儒生志也，而萬世大義係焉。經史中人事何窮，如巨海之有蝦鼈鯤鯨蛟龍珊瑚眞珠沙礫也。小人苴付之不論，賢豪者流瑕瑜之間甚微，而所關甚鉅，或其人風節凛然，事與名不大光顯，則以末論從其後，吹毛求疵，聞雷惑聽，二者余免焉。至於因端立說，拉雜支離，凡以發明大義而已。士君子可終身無事，不可一日無志。余雖不見古人，含古人不與爲磋磨，而誰與

張浦山云：老潔純稍，後來作者罕有其匹。

率吟草自序

李繼聖

或問詩自三百篇而下有離騷其後體製源流各異有合於風雅者歟某曰詩以正言義之用也止乎義斯得性情之正妙之爲中和宣之爲風雅非徒區區遣懷抱矜聲韻已也後世不明先王之大義故不能曠觀古今之間深究天人之故以涵養於道德之原而識者乃歎删後更無詩豈其然乎三百篇直與造物同體冶適融而流峯適蟠而任波適宕而沓過此以往思緣門通筆緣徑轉其間或有拔類奇才皆不得不因體製源流而自爲出入求其當於

風雅有碎玉而無完珠矣詩之名肇自唐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皆中自然之節猶之雎雄六六便成律呂而非以律呂成句調孔子獨删周詩上紹虞歌下正人心示大義於天下也三閭大夫以孤憤義士行吟澤畔史記稱其不淫如風不亂如雅今讀天問山鬼招魂諸篇奇而不法哀郢諸篇擬之一國之變風則可配之以風雅則不可詩降而騷騷固詩之一變矣慨自詩亡而後有騷賦騷賦難入樂而後有古樂府古樂府難入俗而後有絕句絕句少宛轉而後有詞詞不快於北耳而後有北曲北曲不快於南耳而後有南腔皆六朝爲濫觴之始降而至於詞曲固三百篇之螟螣蟊賊耳元人乃欲以此稱雄抑獨何哉雖曰漢魏質過於文六朝華浮於實得二者之中備風人之體惟唐爲然然初唐之最陳射洪盛唐之最杜少陵李青蓮王摩詰中唐之最白樂天自晚唐以下可無譏諸子之中推李杜李杜二人又翕然獨推子美謂之詩史卜子夏亦以詩爲國史由此觀之非明乎家國天下之大故而安希追踪者斷斷不能故河梁悽惋栢梁麤率他如賀鬼白仙郊寒島瘦庾鮑之清新俊逸温李之譎怪

濃華其瑕其玉難掩衆觀而某且以爲十九首得三百篇之神而失之促胡笳十八拍得三百篇之態而失之煩建安正始得三百篇之骨而失之溢放懷遠託謝陶得三百篇之韻而失之游子美雖爲古今砥柱王鳳洲嘉其聖於七言歌行律而神於五言律然玩其所爲神聖者抑揚哀怨之意多而温厚和祥之意少以言乎端莊流麗奇屈雄渾則有之以言乎興觀羣怨則難焉此其感通淺深之故自在人心未可於文辭意氣髣髴求之也束晳補亡軌符體製然已不能不形迹而神離嗚呼吳楚僭王春秋弗與

安得爲自附於風雅者哉宋儒諸作其最善者天機洋溢俾人讀之油然勃然豁然洒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必襲三百篇之迹也派雖別而源同也惜學詩者無飛躍之懷浸以理學爲腐境而專務漢唐則本實先撥已渺不知性情爲何物縱罨畫求工佛傚訖虎直蚓竅蠅息耳夫人於四子書尚多扞格見窮剽竊識域方隅大不能攝萬象小不能析一毫近不能辨草蟲遠不能觀海嶽日縮縮於貧賤患難威武富貴之中而天闕之性錮情漓即骨柔氣靡無惑乎僅取風雲月露之態力爲點綴而所力爲點綴之風雲月露又皆撿拾古人唾餘無往而非優孟衣冠也

善夫子思子之言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有志大雅之林者涵泳經義以察其理把玩騷辭以篤其志求如易水大風諸歌以煉其神骨精選宋儒風流蘊藉之吟以活其機趣簡別漢魏以後豪邁樸茂之作以滋息其氣味俯仰上下以類萬物之情反覆於是非邪正治亂與衰以明萬事之義靜有所養動有所持夫然後好樂而不淫哀怨而不亂而風雅之道得矣嗚呼風雅之不作隱候之罪尤難辭也拘拘於聲病而掩其天真或有輶軒太史問俗觀風竟無自而得下聞夫野老童稚之語數千年來竟成缺典昔人所稱刪後無詩豈欺世之大言哉孺子賦滄浪聖人聽之得性情之正也性情正而後有大義大義明而後有公道三百篇之憂勞皆公也後人之詩之哀樂皆私也公則詩教顯私則詩懷狹騷公于美亦幾於公是故獨以史屬之更可怪者詩人成帙必於體製無不具未嘗不自謂疏流而合源也然惟漢人近古魏人近漢唐人差近漢魏逆而溯之故樂府近騷騷近左傳諸歌左傳諸歌近三百篇後人乃欲無不具乎哉某齠齡

即講韻學既冠肆力於制藝學古文三旬復志詩獨不多爲樂府者聊以是存古也題其草曰率吟者此心獨有所離合而未之逮也毀稿過半餘用自遣不敢質諸古人某亦行某之私而已矣至於後人論詩指病裁方發凡起例源若萬泉而非河之崑崙流若百川而非水之江漢不悟神龍變化之奇而斤斤曰體製體製此固爲少陵律細一語所厚誤遂視詩律如刑律而不知和聲之爲律紛紛聚訟穿鑿膠泥大抵皆而菴說唐類耳宜昔有御史宰相欲爲律以刑賦詩者也某又何暇質之世人乎或人作而曰

子固然矣人之爲詩也其諸一無所質耶某曰必爲詩者質諸騷夫詩一變而騷一變猶未甚遠也騷於詩別子爲祖能尊祖而後能備物竭誠合羣主以禘祖之所從出而精神無不貫自非好學深思惡足以知之或人莞爾而笑曰誰禁子者而自畫於是某憮然曰制藝畫我矣我復畫於應酬之文且世喜雕刻厭其纖世喜幽秀厭其凉世喜流轉厭其滑是故又往往多自畫敢遠號於人曰吾詩也乎哉吾詩也乎哉某率吟之某畧存之某亦行某之私而已矣其言所欲言而不辭迂濶之譏者恐詩之義終不明於天下而思以所言贈天下後世之賢豪之能爲詩者也於是或人默然點首揖而去

朴舫山云絶大識力眞造五鳳樓手

七落編自序

李繼聖

予自甲辰至今編其所爲七落於試第之文十九篇失二篇附擬稿二篇聊以自娛猶宋人之懷燕石也四方邂逅良友深契予得力用心之處審加品題古人有言得一人知已死可無恨不在遇不遇也予少而文多雜一篇之中肥瘠奇偶怪庸形畢具冠後知無當力短其幅及反覆於明之化治隆萬者久之而後覺短中之有長勢也不能驟逮大放厥詞慨然慕秦漢唐宋大家焉則運乎氣矣父兄先生又惡其氣之暴也誦騷詩而妍艷鍾乎情爾時猶不知以騷詩之所以爲騷詩也彝自薄其態服左氏爲勁峭既而知古大家固不獨爲是省字而約句也省字而約句近世之以古文自得者也復揣摩天崇文駁駁乎有縱橫出沒變化紆廻之樂然曲衍則深而險歷深險之塗窮日夜之思或隔宿自不能解父兄先生曰是兒半魔矣讀金剛楞嚴諸釋經參翔筆意以欲捐夫所已有而適乎正中回視諸累十去六七焉時年二十有二歲并忘其尚厄於童子小試也然鼓曠其腹而響騰於皮不若風雷之氣虛而神貫也蟬蛇委蛻而精散髓亡不若熏甲之空靈而涵萬

象也而辨此愈微矣㷀溫濂洛關閩遺書以印之身心其諸猶夫旅人之至家矣乎自是審題之識日老棱毫之力日沉絶所依傍而不泥一體合於光正大純者似得五之二其或傷於度則以浮名故稍鍊色求售琢辭就偶兼之狂傲剽悍鬱結之態至今未衰尚不禁鬪釀之爲時文客氣也未能免俗聊復爾爾耿自恕乎哉然頗欲如古大家以自豪吹生嘘枯而疎落之致不減卒亦未嘗背聖賢心脉而馳也於是乎有粹餘古餘渾餘宏餘潔餘而成五餘之稿乎古文之餘耶抑古人之餘也七落之文半類是鈔集衆評不無過譽而知己之感不可忘别爲小編常一把玩二三君子依然風塵物色時也此二三君子者亦未能遠顯於天下而其識與力則可出深淵之沉珠於千仞之崖而拭之以發其光者也

蔣无妄云千迴百折妙是一直敘來

十子文稿序

李繼聖

巨海以仙境名者十洲琛玄長炎流元生祖鳳麟聚窟也人跡罕到吾邑以制藝名者十人段子鎮湘芝圃旭賓秀南張子文輈崔子平百王子玉涵霍林余李氏如湘啟昆也亦人力所罕到寧故百里區天地一彈丸耳寧山水則得天地之奇之秀之奥之雄而所爲雄奥秀奇又一邑自爲結構流演脉絡本源一無所繫援借託於域外之名山大川焉豈不偉與故其生才也亦然其連類而并生此十子亦然十子之文如孤鶴嘹唳響入泬寥如雲鬣風嘶怒騰萬駿或窈而曲或艷而香或典而雅夫十子又變化以各通於是而非獨用其所利者也吾嘗謂時文之難倍難於古文摹聖賢口吻運力無象則厚會聖賢血脉談理有根則新實踐康衢虛融精液大涵造化細達微茫以求無愧於秦漢以來諸作者而卒不至戔戔以自限爲一家言自非人事天工渾合於無間者烏能進於是今冡出十子所著都爲一集古人風力於茲復見每歎十子足未越鄉國而氣能吞五獄凌四海是天自爲產寶地自爲鍾靈文自爲雄奥秀奇固無異於一邑山水之自爲結構流衍也

題其篇曰常寧十子吾寧之人吾寧之文也鑫先生哆然而笑曰子言河漢哉寧山水書缺有間焉余曰太古之初水沙土塊波濤萬狀濁則爲山清則爲川高高下下彼直任意爲形以供塵寰之論議也而安所擇耶且五臺蛾眉普陀道書所不及即十洲亦惟西王母能言之吾寧之才亦若是焉爾合十子之文之力可鑿龍門而導伏地之水使波瀾可鼓蟄背而負陷海之山使炭業而亦知之否乎吾奔波羈於遇且老矣吾見十子之文悴然怖悠然想焉十子於吾爲族戚故嘗望之也殷十子又自爲族戚則其

相與有成也大惜乎王生王涵之捨九子而逝也天地無完數是耶非耶抑亦陋才而不使顯耶雖然九子富於春秋胸懷洒落皆超然志追古處今旣合其文以垂世則王涵爲不死而九子方將自命於無窮碎之十洲之中蛟龍出沒吞吐雲烟幻市蜃樓仙飛神躍而巨海之靈浩然一氣益壯乾坤而輝日月則吾寧雖小亦兩大中之一渤洋矣或曰十洲者瀛洲也唐人艷焉

王九溪云微舛清和

紀元稱文稿序

李繼聖

吳興元稱紀君入冀幕與余遇初不相入也稍稍接談心頗時相見以樸直本色存也逝之見余所爲詩文首肯焉則以古存也君用是攜鼎湖小誌一本謂余曰此稿藏之久矣爲子發箧耳余目光纔落卷便距躍吟舉又曲踴益喜而揚驚而俯也誌爲程令屬筆雜叙闔邑事及不經概見物款別條分雅處春融峭處秋肅能引人心竟深入山水松蘭間嗚呼余有以知柳柳州之文之心矣柳與韓并世誰敵韓者柳乃大發憤變左氏傳體爲記體力鬭生面

敵韓也其於秦漢以來文陣可謂亞夫之營長子之帥矣而紀君復出制舉子業昇余吟情流楮墨摩盪激昂視鼎湖所爲且同根而異幹焉余又以知其平日於諸古之人必不欲獨覓一門鎖鑰也紀君豪矣哉君入棘闈僅一試一試未足云挫天生吾儕百折焉其志不衰夫然後所學益大明於古今治亂邪正之辨而出可有爲聚精會神於詩古文詞之中如聖人一身而四時之氣備然余於天下事三思究竟較量得失難易用存不朽而猶可以自主者惟此名山之業壽我姓字通之後人與言及此不啻三歎

矣今夫大造之無私也吾儕適承一氣幸得秀靈於十之半日追古人古人或近或遠以此知聰明之未足恃也(以上論能今天下後世)卽云學學又烏足恃哉(至雄汗下)讀數千百年有益之書合數千百年能文之士而大收其得力之處當必有鬼神爲之通其故(難言)此意惟相知者知之耳不然廣陳五色適用自迷未易信其入古人至深之源(千古無人道破)出古人偏長之範也紀君豪矣哉言學知所信好者博而正言法知所臨摹者變而化言識知所涵存者細而虛此余今日執之亦不自禁其刺刺也敵笥中物每自斧斤數過否則焚稿或遇良朋指摘一中瑕

疵便徬徨永夜不成寐諸古之人如集於枕共窘辱之顙蒸蒸然泚出濕被茵無何氣血漸就衰耗大懼無以自留於世刼而君則甚壯也君文有至性有勁骨有逸氣挾是以求何求不得余嘗於左國管莊後奉四人爲古文則司馬遷韓昌黎制藝則歸震川艾東鄉(挾古文公特服)餘子側出旁發馳之爲馬震之爲雷澤之爲粉藻幽之爲洞穴鬱之爲哀絃幻之爲支蔓宕之爲疎雨輕雲靈之爲生龍活虎皆大半強於天分而人事(確論)未完可各傚其面目也若余所云四人者震川時文最難知而人不敢有異論至東鄉名譽減震川

又處於金陳章羅中其誰以爲太璞乎司馬氏則尤難言馬天官封禪兩書藏至潔於不潔運至奇於無奇自成絕響久斷梯航殆昌黎所不能入室者蘇子瞻以李陵書爲小兒語大而非誇然求其力追西京以上則昌黎之室又子瞻所不能入者嗚呼此道之難也君學古已不患無具丈夫相勉期於大成益愛憐之至也窮河而發天漢人間詎無是事哉

世謂先生狂傲及讀此文至傲笥中物一段方歎其虛心難及 姪啟晨註

王行素云目無古今獨立天壤至云天資學問兩未足恃則知此者尤鮮之

睢陽課藝序

李繼聖

以余所聞於史皇造字有感焉獨觀其會通於天地二氣五行蟲魚鳥獸與夫人身表裏之所有而字義生而字形出而字名立後之聖人集字解字巳耳然則蒼頡聚精會神發洩三才秘藏以顯大道誠初闢一至無上聖人也宜鬼泣而神號矣方其造時隨義建義隨形製形隨名稱名極繁雜不可紀余不知後之人何以集字成文能驅天下人之口制之字中并合之字中也然則蒼頡必先有一篇經天緯地自然貫串之文在其腹內喉間也至於有聲無

字暨字餘之聲聲外之意皆有于人以無盡者其故又何也然則蒼頡當每造一字時又必各有一邈然自遠不可名言之文在其腹內喉間也人始生而蒙仍然無字以前之天地也題而未獲亦仍然無字以前之天地也臨文而集字固當即其字以觀其會通於天地二氣五行蟲魚鳥獸與夫人身表裏之所有而後可也余又甚怪夫唐虞以來所有羣書何以尚未能盡集其字而爲文也若夫制藝所集之字尤不過收十一於千百也然則蒼頡又必先有一分別雅俗精麤無可奈何之文在其腹內喉間也以其

字紛然散布而偶指一字二字猶頑石塊殘花瓣耳古人忽用一字二字爲句便成絕調然則蒼頡於一字方成又必先有一全副浩氣鼓舞載此一字而出之文在其腹內喉間也余以奔走無成故雨客睢同里劉刺史念劬素謂余頗能集字輒揀生童課藝與余商酌念劬以艱旋鄉留余寓睢城東白衣堂覓匠付梓蔵其事嗟乎二十年來余於制藝之字本不暇識即偶一識偶作如是用或得而喜或失而悶抑獨憔悴於此數百字中耳繹義纂形思名聊與字作夢幻緣蕭寺寒燈力丐古人挾字來相集而適得

今人之字往相迎其爲念劬成是刻也求無悖乎四子書之字而已矣且求諸君中能不負乎此數百適用之字者而已矣

徐庸典云時文弁序充棟此乃獨闢奇門

梅莊雜著序

李繼聖

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無不消滅不消滅者大文大章耳康熙丙子予姊之夫同里詹秀才道周與予先後月降生心頗逼古及徙居太湖坪山莊不屑不家食耕磽瘠樹梅覆圃宅三冬紅雲白雪室逾芝蘭已忘身在人間世爰作梅莊雜著數卷命題設意類蒙叟而文勢似與抱朴子儕然宣聾披瞶罕詭詞夫文骨與人品相調劑道周才易售不欲售或曰顧與千金弗顧望望然即飲周周慎顛歎腹亦自止淡懷所結吐屬耽介陸離絕衆津衆所

爲予則已知之宜僚弄丸巧捷三軍目亂蜣蜋於是奮臂出孔曰我何讓蹣跚拾牛後足蹋地旋轉裹以黃塵仰而抱諸當道若公子之挾金彈也市兒規橅作牢九日易錢盈鏹是丸之功用不同喜厭美惡得喪鉅細殊眕智者惡其泥形入技因變相掩矣道周之文可蒙叟可抱朴子而二子卒不可以槩之也且夫東人黧面龜手積年杼柚西人竊飾犨糜張華蓋赫鄉里不復記憶所從來而予都反膛乎後豈文章一道固有穿窬哉雖然羌蒌必出褻語種乃榮已甚益甚又何怪 刪不尊古後不卑今獨創奇而無

心於趨避者其惟道周乎道周於是乎不死

杜仲直云廟堂中古法物另出一奇

玉亭詩集序

李繼聖

黃子玉亭吾楚南文雄也屢黜儀部試發憤思垂空言以自見又詩豪也今年夏始遇於都門乃心慕其人而友之朝夕與鄧子一鑑從事筆墨而予參焉予深幸吾黨之有玉亭一鑑也玉亭將捧檄赴粵西出詩賦稿屬予叙以予知言且能言也予實不敢應命既而思予三人者其淹蹇同其勞碌同其舟轍同其剛直傲岸洒落同其喉舌間蓬蓬勃勃欲吐而不可吐不可吐而終不能不吐之致與夫胸中脉脉盈盈來來往往無終無始難自捉摩之故又同過此以往地角天涯後會莫必安得不出一詞贈我玉亭哉予嘗歎詩自漢唐而下歷宋金元明以越至於今其近體可爲長城者吾衡王薑齋黃岡杜茶村蒲城屈金粟能大得古作者意或謂李東陽樂府登漢魏予不敢知夫樂府風雅之宗子也世有漢魏才吾信之無漢魏才可存而不論五言律則金粟與茶村當并驅中原金粟古風廉隅圭角七言律一題疊賦或至數十首間侵俗氣未免複沓要其氣魄之大情景之深實無愧於古人若薑齋又振古人傑也不得以詩文名衡陽其首陽也註正蒙一書筆力直逼

橫渠造化在心道散爲藝故有雁宇落花百梅諸咏海涵嶽峙幾於使古人皆後然此三人者集未流布不震宇內而金粟又後進窮困之士適當源斷流絕之時欲人誠信而喜之難矣玉亭個中人也以予偏隅下士委頓蓬蒿而昂頭鼓舌僅舉三人當數千百年之衡人必笑予寡聞鮮見狂悖無知不自量耳又蔓引三人爲叙玉亭之詩幾何而不令人以怒予者怪予者并怒且怪夫玉亭之詩也昔少伯爲越選美人於荒凉之村而得西施豈侯閱遍蛾眉乃訝爲絕色哉古人自命千載亦度吾精神可足千載作者如是知者亦如是而已矣夫詩賦莫大於懷古莫細於體物破景而出虛空都實負情而入頑蠢皆靈玉亭蟲鳥諸賦登臨感憤諸什其有焉竊謂我輩生古豪傑之後已心知古豪傑之所爲力自掃蕩齷齪腸胃刋落一切雕刻纖態與詩喉詩眼俗見以特立於作述之間好與惡直聽之項羽暗啞叱咤萬人俱廢獨韓信以爲言語嘔嘔龐統貌不揚而其家德公以爲鳳雛則此道又豈可以口舌爭哉予與玉亭亦各盡其在我者玉亭知已惟一鑑惟一鑑乃能是予言

論詩巨眼不同小 [illegible]

段氏通譜序

李繼聖

後世齊家之道莫如譜譜所以正亂也予表兄段子中郎寓琵城宗祠大合四方同姓一本者如干族編修家乘頗似統譜所爲而或者哂之嗟乎駝李之譏雖子氏不免邋邋華胄夫誰不有羶腥也段子少跌狂今老將至才高而性正學博而行嚴予披覽其牒澄原徹委隻字片詞一無所苟不禁作而歎曰五代裴氏居燕居涼居河稱三眷唐崔氏雙東邯西寓南稱三祖一本故也按禮大傳注始祖爲正姓若姜姬高祖爲庶姓若三桓三穆茲譜幹同支別實如之段子居邑南珠田此族與予家累戚有世好其他鳩處者非予耳目所及今皆得於譜與聞焉夫楚山固莫尊於衡而高者以百數永陽之九疑襄陽之太和長沙之大溈首禪其最峻者也不僅衡也廣者以百數郎陽之天心華容之東山各百里鄖邑之萬陽三百里岳陽之天岳五百里亦不僅衡也多峯者以百數衡陽之侯計七十臨湘之大雲茶陵之雲陽武岡之雲山皆七十有奇又不僅衡也而要悉以衡爲宗則段氏之同姓一本者如干族亦若是焉而已矣其家數千年來文德武功伴於山河姑

不具論卽珠田以貞節受旌者三坊歸然巾幗中屢見疊出固不數楊炎三世孝義門樹六闕爲古所未有也夫人倫大美有何奇異不過和順之德漸染而成耳予嘗臆論之古者井田建則百姓親睦觀於死徙無出鄉知八家必多一族所屬王迹已熄孟子姑言大畧而未及井田與宗法相爲表裏之善也後世井田廢宗法又廢而譜學且不復明宜乎家各解體室且操戈惡覩所謂修齊之道哉夫家禮莫重於昭穆莫大於婚姻莫隆於繼祧渙散錯雜魯可齊僖吳可稱子漢唐可賜姓非譜其孰能正之正亂以譜而後名教有樂地不敢不賢不忍不肖豪傑將接踵而出矣此段子所爲必合同姓如干族共敦一本也段子思深慮遠竭仁義之心上揚先德而下啟後昆於無窮則是譜之垂其視古今竹帛何止國語爲春秋外傳世說爲晉書外史乎且姓者錫之先王而原之自天者也天生萬物物無可紀不得已而以形聲綱維之使各從其類故曰萬物本乎天人則形聲不可以不得已而以姓綱維之使各安其族故曰人本乎祖春秋謂陳衛秦爲水姓宋齊爲火姓夫固二氣五行自然之天道所爲經緯也不有達者噫

明其故此意惟段子體之矣或曰周以火德王段氏受姓從姬叔段始而楚且近宋齊又位離方以此推之當亦火行所寓宜其家科第蟬聯文光灼爍而行誼復多磊落高明之士歟予亦曰然

孫石翁云[illegible]奇中有悟到源頭處不向史籍求生活

同姓譜序

李繼聖

宗廟禘嘗之義鉅（發端正大）矣哉大聯上下千百年爲一體而繫其本別其序秩其分通其氣達其情則宗法於是乎立焉周禮之宗法推古禮（原原本本）之祭法也宗法不明不可舉祭明宗法者又明乎天道者也天市之垣宗人宗星各二星主之宗正四星主之蒼旻經緯之中而李宿在焉其相爲維繫於上天而精華下注以肇吾姓更不可不重所由來矣秦分域中爲四十郡而隴西最係人望以有吾李氏也自西平忠武王玄孫如仙公刺史湖廣荊門予告後遷衡嘉西陶嶺厥裔廷善公明初遷永郡寧遠北關拱辰坊長子孫焉按譜而舉禮宗法與祭法不皆可行哉仰觀天道如是俯察地理亦如是嘗考海內名山莫不發派於雲嶺其以東析而南者有岷岷之脉一再三折爲衡爲廬爲鍾山其別入吳入閩入越爲天目武夷會稽析而北者有終南終南之脉爲華爲嵩爲熊耳東北伏而忽起爲岱宗西平吾氏之雲嶺也廷善公寧遠之岷之終南也子孫之盛飭倫紀奮科第寖昌寖熾惡知其不爲衡廬鍾山華嵩熊耳也亾於他與於彼前之悴後之榮惡知其不爲天目武夷會稽

與伐宗也天地之道兼總條貫譜法宗法祭法其義一也譜修而古禮不復（令人起敬）不如無譜吾宗人其後之

黃玉亭云擺脫凡近仙骨珊珊

代醴陵宗弟某重修家譜序

李繼聖

天下之生也蜂蟻之於君臣也虎狼之於父子也莫不有自然之經綸以分統合貫於其間而無所瀆亂則人道之大愈從可知矣宗法所以維人道也譜學所以維宗法也某敢不謹稟從事家乘以戚我先人某因襄運漕舫壬癸兩載寓燕邸遂述世系鄉籍源流題曰紀畧并撰駢詞授梓成册敬請名公鉅卿賜叙以弁簡端光照前後某亦惟是念譜之所關甚大且遠耳方某之始事也稟命族長乃捧舊帙茇詣寢廟設醴牲焚香稽俯叩而祝曰嗚呼維我

祖考之靈慈德茂發丁繁聚落丕承我伯考志三十載一修其或詳畧於前書唯意唯其時嗚呼監諸又祝曰小子某敢自爲好惡先美不揚其之罪護不美亦其之罪勸懲我子孫維我祖考之靈用禱生者有行不得與於斯維我祖考之靈相之又祝曰見聞異辭傳聞又異辭凡失實者削不錄維我祖考之靈庶幾毋怨恫夫譜經之緒史之質也其事與文則史其志與義則經也注歲月以係生死考心迹以定言行法春秋也聘嫁必書賢淑節孝必書春秋而兼詩也昭穆親踈尊卑長幼嫡庶有別法禮也家人內

外正位禮而兼易也其登顯宦良謨廷命家訓法書也春
秋詩書禮易之道備而史法亦緯乎其中矣倣年表摹世
本分支派別服制明毀祧定鄉議詳遷徙紀戶丁墳墓山
川祭田學塾彙集誌銘贊傳記序足繫先聞人功德後君
子創垂者又史法所不能盡恊而當參之以他書之體裁
者也世人襲故蹈常而已某乃發憤修飾提綱列目廣起
義例用推經史之旨以竊撰諸我祖我宗我伯我考之心
或可無畔嗚呼經綸大經天地有其理至誠有其功物合
於自然人勉於當然合者任機勉者任敎譜固所以通史

教之窮而顯經教於易也其又請著爲式曰敢有繼別氏
逃異端者不系其初名於本生嚴自絕也流寓籍他鄉者
系焉或合也通譜者不系慎源也附牒末示子孫以餘愛
餘敬也此則吾醴陵李氏之譜也夫人之聚於族若巖之
聚於府凡岔谿落無論矣其殊材異質生之自天不離其
本成之自人不失其類某將以玆譜爲外府而聚蒼璧黃
琮以薦諸天府焉

江舜有云後人不講譜學得此篇發明乃悟

祝鄧碧玉序

李繼聖

商伊尹自朝夏歸商至太甲七祀百有六十歲見竹書紀
年周太公壽百有十歲見金石錄召公奭壽百九十餘歲
見風俗通漢公本魏文侯樂人至漢文帝時壽二百八十
歲見懷瓘書斷魏羅結百三十歲見北史唐李元爽一百
三十六歲見白樂天集蜀范長生初事昭烈至李特時一
百三十歲猶橫經授易見蜀書然則彭祖非誤也研堂（碧玉別號）
辟鴻博又舉優入成均於古人書必無不讀於古人志
行亦必無不可學而至天亦必將躋研堂壽於諸古之人

雖兩馳　帝鄉未獲遽如生平所自期許鬱鬱羈此若無
大異於予所爲者而齒方健壯視諸古之人猶嬰兒在抱
初振足耳萬里之行自此始光陰逼予未逼研堂也予考
稽自三代以下大小存乎數屈伸存乎時但使難得之古
人者吾獨能得之古人即萬難得之天者吾無不能得之
天其誰堪與語此吾惟以此語研堂

張敬亭云昂頭擺尾宛若神龍世間祝壽詩文不過會放白鴿子

代某翰林壽杜砥峯序　李繼聖

天道人事之包蘊於易之三百八十四爻而相雜而見也
貞則吉故觀曰貞觀明曰貞明觀與明合而一歸於貞兩
間所以有節有文也萬物節於其節之中溫凉寒暑相磨
而能節其節者節乃大萬物文於其文之中上下古今相
宣而能文其文者文乃大在天道天無疆在人事人不朽
固合神氣貫象形影而貫精麤虛實常變爲一致者也以
予見見聞聞則惟我砥峯先生足語此先生力成不朽之
文之節以自立於至正至固也於茲六十有七年矣覽揆

佳辰予欲郵致一觴於河糜爲壽思先生其有合於易道
乎古之作易述易者皆秉憂患以觀變化故能超然於埃
壒機械之表任陰陽之自爲消長盈虛而獨樂乎其天先
生以巳卯經元發軔丙戌成進士始作寧國宣城宰行取
主宗人府事未幾擢臺垣又未幾授陝西糧道知遇之隆
一時罕匹每陞　見退未嘗不流盼送也先生念國恩深
渥盡參議分力所當爲忤大憲意坐論使從大將軍辦軍
需羽書旁午轉輸無後期宜可以釋恨於先生矣又不已
委掌屯田夫屯田於徼塞苦寒之地昔人寡效一經區畫
兵民胥賴夫以解任之員十載習坎權不屬而事濟則其
名實素孚於邊陲可知也行當入奏勞績而貝錦又成焉
韓盧去宋鵲來宜不欲復出中條山黯夫登仕版何求不
遂履險途何計不安先生必不爲苟全昂然力直其事
聖明洞鑒卒破覆盆豈不以其業難艱貞處明夷而不變
其所守哉予未見先生見次嗣君於鑿坡子之充家家人
有嚴君也予用是益知先生之所爲深遠矣其文益得易
之離離者麗也文之麗若日月麗乎天若百穀草木麗乎
土以文卜之當大顯然離居坎下進爲賁又止於艮雖明

庶政道不終行意者身抱斯文之秀才高則遺物忌之歟
坎與兌合斯成節兌者悅也故不苦而安由前觀之離坎
未濟由後觀之文明紹衣火然泉達則坎離既濟矣困之
亨亨必盛否之泰泰必長從此萬慮釋然好遯以行樂適
志享堯舜之日月玩黃葛之山川飛躍之後復以潛伏是
又乾之確乎而不可拔者也夫巳氏曰予果夫巳氏曰予
能然沉淪俗學幹脆華浮有終其身於隨波逐流已耳葢
天地之節文無二道吾儒之節文非兩事也先生浩氣旅
行松柏從冰雪中來而神愈勁金石從磨煉中出而光愈

堅夫亦曰貞而已矣懷抱千古包羅萬象而天在山中是之謂大畜予將何以祝之哉則請爲歌卷阿之四章

先生嘗言最惡人引易卦爲文今自蹈其轍引有發揮故也　受業周蓮註

尹耕傭年伯積陰堂果報實証錄序　李繼聖

天生烝民好是懿德故惡人行一惡夢寐或驚惡人行一善詞色不容不喜此以知善種雖旱猶未盡槁也滋而培之興必浡然湘南尹年伯訓導敝邑模範大類郭林宗齒踰八旬周旋不扶杖目光炯炯吟哦猶能發壯聲轟人耳繼聖進見出示積陰堂手著果報實証錄一編攜歸熏沐整冠帶焚香捧誦如是者數日歎先生獨能以其書爲人世蚉愛流轉頑石所陰甚衆甚遠夫人於昆蟲草木投機亦自相感乃六行不修胸橫無故甲兵腹孕如許天狼抑

獨何哉同羣也而鳥獸骨肉也而糞土聖賢也而弁髦國法也而兒戲象以齒自焚山以木自寇至於牢不可補垂首喪氣乃更作乞憐狀或終迷未醒猶咄咄書怪事竊歎東門黃犬徒增恥笑耳先生此書銷鋒鍔之洪爐斷爪牙之慧劒功過固不在大也天人相與若投桃者報李矣然先生蒞玆三載一氈寒臥過門多不入室木鐸因春風而度遠響沉沉睡漢牢抱痴夢先生欲爲積陰彼偏逃而立諸炎景中奈若曹何或曰吉凶存乎慄鬼神通其故大旱之餘望雨者忍焦枝枯本時不思作陰雲乞潤澤也繼聖

乃樂得而爲歌靈均之詞曰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穫

杜筠山云滿泱淋漓須石自應點頭

某邑侯去思碑序

李繼聖

漢武侯爲三代下不世出之名臣嘗自言曰淡泊足以明志寧靜足以致遠其見知則止在謹愼愼故累我者去而蔽我者亦去心不溺於物斯待物嚴而寬神不役於事斯處事精而詳君子所爲以武侯有儒者氣象也我公執寧政苞苴不行其視奴顏婢膝直惡臭麼之耳籍奸芟猾褁時魁堆蜮沙之徒皆逋去斷大獄惻惻有慘容往往善處人骨肉之間不惟其法而惟其意然猶慮下情上壅自郊牧林坰以至崎嶇險隘躬歷遍焉盛暑嚴寒未嘗一日弛

也夫肅清者易峻勤敏者多擾而公一以和平簡易出之故里閈不覩叫囂隳突之吏紙皂朝發夕收羽書旁午軍務紛挐一經調度百姓踴躍聽命雖寧之民易治抑公之不敢殘民以逞使然也孰謂民蚩蚩馭朽索履春冰可不愼與去其累我者乃無淡於民而後能爲民去累而興利去其蔽我者乃無冏於民而後能使民去蔽而好德公撫寧歲餘相土地之宜知王道之易躬親勸課之勞口授種植之法向惟稻今黍稷咸登向惟麻今絲絮並治故小有災祲而民無凍餒祈雨雨集禳厲厲消是其愼重民生之

意不難上格蒼穹公誠無負所學矣公筮仕先衡陽甲寅春調補寧今又去寧而之衡衡樂重生寧難再借此中之幸不幸惟有搔首一問青天耳公亦惓惓不忍舍正以慎始圖終自視於寧猶若未足使稍有計較之私則民地相懸大小異數不亦可以欣然去矣乎丈夫處世不患無才患不學不患不學患汩於科名章句而不好愛人之道公無輕心若此可以爲大臣弁可以爲不世出之名臣矣天生豪傑發祥自漸巽如戟面如鐵心如氷雪射策金門而公獨揭揭貯心玉壺而公獨烈烈用是弁書其姓字里居

容止科第於瑣瑉俾千秋萬世以傳道於不竭

張敬亭云振南自謂此種文近訣不應存集然格言未可廢也

代監將軍三戒論序

李繼聖

東甌楊司馬育民出三戒論屬余叙其意欲使人去殘暴仲慈悲也一白起二項羽三呂雉余讀之而思所以修身齊家治國焉虞樂不作周禮不行殺機一開人喜黷武古謂五臣獨庭堅不王而侯以爲士師也況黷兵而阤刑者哉余爲將十餘年屢征楚粵苗猺然未嘗習孫吳術猶幸祜惡人進諂謀耳人知育民白項之戒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學于羔至於女戎之禍龍漦燕啄何代無之書曰家之索詩曰厲之階往往三致意焉其不知者無論矣巫臣之

於夏姬何爲者貪以生憐憐以養妒妒以滋毒人知育民呂雉之戒河東一孔柱杖手落監季常不聽婦人言視陳民嗚呼身修以善家齊以法國治以順此培根本長子孫之要道也育民之意微矣哉或謂育民三戒而三人之恭不甲於古今予則以爲猶南宮适僅舉羿奡云耳可嗤其陳乎

三戒甚陋而序特奇 雄受業王沃註

四女墳詩序

李繼聖

冀趙地也燕趙士多慷慨悲歌吾聞之矣嘗以冀志汲袁紹忠義實有不能已於言者故爲詩弔焉按志又得四女墳入陵墓攷云紹女附近四女墳有老娘墳云紹妻母度以時勢知四女當父破敗必同殉家國之難故纍纍然塚相接也不然各適壻去矣不然壽殞亦不齊不然俘虜以散誰復爲之會葬於此哉紹雖大志未售得四女色益壯惜曹瞞詐吞袁氏世逢荒亂人嫉令名遂淹埋僻土無由使陳壽范曄知之耳冀志又不能旁討軼事栽入貞烈嗚呼往古茫茫幽攏琵琶安得盡起燕趙間毅魄芳魂滿浮大白酒淚一弔之

紀元稱云尚論有特識

送王行素遠遊序

李繼聖

嗟乎君今且舍予而獨遊憶君語予曰昔於江淮間偶入無名之山石壁有物如鵞卵鷦鷯從孔出視其裏細縷組織疑紈縠而鷦鷯啄藤花鳴數聲變爲雉彩羽爛然頡之頏之自得也頃焉山東南紅光燭漢隱隱一鳳翔舞光中大鵬老鶴俱至引首低昂作拜揖狀雉乃舉近紅光與鳳頡之頏之也鳳忽不見拾小石擲雉雉亦不見憶予聞言應君曰嵇康夜深獨坐彈琴必廣陵散也忽有奇形怪貌之鬼立其前康滅燭云羞與魑魅魍魎相見夫魑魅魍魎弄其伎倆以爲幽也以一羞寂然無影響夫鬼則亦有恥矣無恥之鬼盧胡而笑焉雖然名山大川精靈所萃我固知其莫不欲與才人相見也怪不嗜正奇不嗜俗細不從鉅高不從卑人物幽明其情一致今爲君歌曰北海猻猻兮西嶽峩峩兮海兮海兮蚱蜢若何嶽兮嶽兮砯礌則那天下之大君不獨遊而誰與遊哉

無一語坐實遊景以遠遊則無定處也其中却含有不同浪遊意至叙述語筎絕不相蒙支離奇怪如神龍不可捉摩愛棠姪如湘註

遇温從事鼎齋序　　李繼聖

昔讀睢陽志竟喟然歎李襄水之爲人襄水諦遜始尹彭
澤繼尹當陽微銜也當多事之時每不憚權貴犯湯火故
其詩其文奇崛雄渾傲然不屑一世今讀冀州志竟喟然
歎宋登春之爲人登春明布衣下士也其吟咏蒼秀悲壯
能出衆兩人兩地傑產也予耳目幾遍廣輪矣凡入境輒
訪近世異才睢之李外得冀之宋何生才之地不數數歟
顧此兩人又往傷追隨之無自足履其土心慕其人死者
有知或聞予來幸天不窮予遇昔客睢適有浙之秀水張

浦山名庚者遊寓焉浦山亦布衣其詩其文精潔古雅性
氣復直諒予往往又喟然歎浦山之爲人今客冀適有温
鼎齋名煒者晤予刺史署偶見拙製忽喟然歎予之爲人
攜稿去予亦索鼎齋所爲詩文讀之情深一往而骨格豪
悍甚異乎世之獵取斯道皮毛以博科名聲氣者且廉靜
洒落入世無所苟予心醉鼎齋叩其籍答曰嶺南下士冀
北微銜粵之東嘉應人冀從事也嗚呼天不窮鼎齋惡
能使鼎齋自儲不朽之才而自強若是予所以又喟然歎
鼎齋之爲人

奇而正縱而橫　受業姪啟昆注

送鼎齋入都序　　李繼聖

浮岳海中仙峰也乘波濤泊於粵之東羅山側合體焉遂
曰羅浮其上木石羽蹄花菓聞多異物云余客冀温從事
鼎齋嘗言其鄉文獻亦有徵鼎齋博物君子也以華冑貴
公子蹇於下六年惟吟嘯自娛集自束髮時所作近體古
風以支幹紀閱歷成卷厚尺許富囷麗錦雄瀏幽谷怨絲
諧石無所欠畀余有言所爲幸遇其人也嗚呼才難矣乃
又不自以才而憐余余落拓疏狂者也泛沅湘漢沔汴渙
河漳濟汶江淮其間登衡踐嵩望華把常憑泰與夫彼也

與夫此也神氣面目而此若水之有弱而彼若山之有廬
庚申夏鼎齋以卓異拔計典將陛見不知所擢余亦思
去冀聊作汗漫遊其合於茲七閱月耳繼見之期兩不敢
請然椒蘭有臭通也忽焉金石有性屬也貞焉其相與有
成之故必期見異以共長罔天地而不可輕易於往古來
今之間爲鬼神所竊笑記曰君子聽石聲則思封疆之臣
聽絲聲則思志義之臣鼎齋可矣余何有焉離群則寡助
自樹爲難抑且感蹇思閣陳述感亭詩酒風流安得恝而
付之終古也昔趙師雄羅浮道上日夕遇美人及曉徘徊

梅花樹下不忍去又不能不去其惆悵何如也君夢余乎覺乎余夢君乎覺乎

陶大冶云無處著塵埃

送蔣生南歸序　李繼聖

人生離合之故大矣哉丁巳之冬君走襄牛僅半面而去形骸離於骨氣未能遠合也明年聞又至不獲接一言已未春余入大梁城雇騾車北進乃得以舊識靡於鞭箠間日觀君之爲人固湖海士也和而介廉而直往往謔謔娛樂而已意自孤行其倔彊倜儻有不可及者夫然後歎前之未遠合未遠合以此也夫然後歎後之所由合所由合以此也從來易合者輕離重離者愼合余與君形合於趙之東陽爲最久而神合於性情心術間則爲最貞君處湖

北余處湖南風馬牛耳其合也蓋有天焉今君歸自東陽形之離也又何悵悵於此行

陳泰鴻云去盡陳言

集常寧土語序

李繼聖

天地以一氣流散於四方而各成其音古聖人分疆畫野固自然相因之道祖龍破封建爲郡縣音以邑殊亦自然相因之道也安得獨怪秦始哉揚子走天下著方言音則從俗字則從古語則可笑義則可解載籍所不容廢也吾常寧介在南服與他鄉人語雜土音而人必含笑然以吾所聞諸他鄉者或有音無字糊塗不明或其語指事屬物而與此事此物有字有義之音毫不相涉則無處無之乃退而考吾鄉音之字之義合於古者十之七雖四聲稍訛依稀近似不過微判於喉舌唇齒死活軟硬之間大都不離其本又有形容之詞取義亦未嘗不當昔人謂鍾儀楚操莊舄越吟懷土不忘也安能舍已從人哉聊集土語以資世之博採方言者耳亦非敢强人從我古音之不宜人則既已久矣多事何爲

張浦山云無音不自上古來而相笑不已作者所以解惑也

鈔集東萊博議序

李繼聖

書難讀不可不讀史難補不可不補以文章固天地之日月風雷川嶽也東萊品左半不免刻文勢頗似子瞻而古質寡存然鑑空衡平之處深可窺海奧可窮谷無愧誅意於麟經功將與胡傳參矣想當時屏處東陽極論千古何明且遠也由是觀之丈夫以耳目性情聲氣入世豈可忽乎哉余於東萊書雖間有參議而區區之心執鞭所欣慕焉不學則識與勇不大取響於口默之前而已聞其語取影於身過之後而且得其神東萊是已

張浦山云不能知人論世不可入世處人詞旨深遠無際

代某翰林和聲集序未刻　李繼聖

古之論禮樂者曰治出於一而四達治出於二爲虛器吾謂詩賦古文詞之道亦然由漢魏而下治是道者出於二分門別戶人思樹幟作者去大源愈遠述者即因衆流以爲源非獨河之出灘江之出沱不得復溯崑崙與岷嶓而濁涇溢自岍頭弱水泛自龍道其末可勝毛取影也又久矣方今　聖天子文德聿修敷乾坤之貴畜日月之華學士大夫近被龍光含英振藻以激揚文教山林憔悴枯槁之士皆莫不慷慨自負相與沐浴雲漢共維文運於下而

垂之無窮不佞識固藩籬頗沾沾從事此集蓋欲和其聲者大鳴　國家之盛也謹錄　御製暨臣工和章爲一卷採應制諸體暨雜文共若干卷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夫筋骨不强不足以爲禮血氣不養不足以爲樂有立乎玉帛鐘鼓之上者徒眵色而震聲耳目之迹耳茫茫今古能者從之蟬蛻於濁穢浮游塵埃之表此不存乎本者也發鉛錫於白金之礦穴質薄而精不與俱凝此亦不存乎本者也況因衆流以爲源乎哉柳子厚有言擇所以入擇所以出入焉出焉慧光通焉玄機運焉是集也視爲治出於一之旨者得之矣

杜舫山云因衆流以爲源後世所以無大文章也俗學夢不到此

擴建萬年縣義學序　李繼聖

聖人以四教教天下後世後世去其三而留其一於是乎天下之慧者冥者信者譎者樸者華者聚首於學而無所爲內外則制藝一局收之也良乃窳矣潔乃垢矣天不勝人性不敢習又制藝之學變古難變今易也然而孔曾思孟之薪傳濂洛關閩之脉息炳炳烺烺無今無古尚賴入學而習爲制藝口不絕聖賢服不蒙釋道儼然衣冠文物之猶可貴也惡得并此而去之哉萬邑故有姚西書院丁卯秋余承乏蒞茲土院中書聲寥落其地爽塏而其氣不

揚戊辰捐俸延山長余暇亦躬詣講學生童來遊遂衆後至者無窗几榻余慨然有擴大規模之志邑貢士汪君文彪彭君經埏聞之作而曰此我輩事也兩君素樹人倫堅義風一振紳士雲集倡捐鄉民多解囊者余續助養廉金八之一約共朱提五百餘兩乃於舊院左宏開一院形分而勢併中鑿長池池上作橋橋兩傍雕欄刻柱蛟欲騰而鳳欲儀也粉垣繚繞雜植桃李柳棗紫荊冬青樹其東南角則思建魁星樓以相文運焉昔唐太宗增學舍千二百間其屯營飛騎亦授以經業高麗吐蕃諸國咸遣子弟請入學何其盛歟然名山巨澤蛇龍鰕鯉鵬雀麋豹參焉一闤之市藏奇珍一勺之水伏神物頹波之中聳屹石荒谷之下挺幽蘭又不可以古今大小論也視乎其風之自感歟其人之自命而已矣入吾學者氣靜於危坐情深於苦吟心活於旁通理析於獨解斯卓踰萬物而橫扛八埏安知不如韓昌黎之以文章入道也夫筆落而爲張牙弩目剛愎之才也骨削形癯寒枯之度也華濃藻艷虛浮之表也纖唇巧舌輕薄之符也媚語孩聲腐惡之疾也塵氣怪路患戾之機也據微乘邪用求一日之富貴而博無識

者之歎想丈夫問心安乎哉余欲以制藝爲綱羅以新舊院爲洪爐以經史性理諸書爲鼓龠以秦漢唐宋大家之文爲刀圭將與諸君子步雄鷄石一聲天下曉矣游龍鳳潭雲冉冉覆五色焉登奇壁峰天高而地迥乎折而陟雙峰吟伯與先生詩吳邪可作魯邪也又折而上萬年峰顧名對影行綿與爲終古耳佐余以成是學者其功偉哉

鏞源門西便俗不可療極定以文章入道意自成切當至論爲後來學記另開一局　受業姪雲門註

萬年縣志序

李繼聖

予既作萬年志錄矣於是每夜翦燭乘簿書之暇按凡起例取舊志而修飾之不獨爲六十餘年來補闕輝新抑且爲先明分縣後拾遺綴故也蓋於殘帙删十之七亦增十之七矣予嘗竊惟茲土得類聚羣分以聲明文物先紀載者實我　本朝聖聖重華咸被日德之餘照也乃溯其縣之所從設考其政之所由行固已歷二大變矣明代巨寇視姚源洞若仇池厥後逆賊陳武魁復煽狂飈要皆本體自發之毒禍患迭乘而非兵戈自外來以搖蕩我邑者

也汚吏婪殘搆釁富民刻薄斂怨一夫起倡萬夫樂和豈盡人之無良哉夫鳥窮則啄獸窮則攫又藉其險阻以爲巢穴也又始忽以爲鼠竊狗偷也又終懼以爲封豕長蛇也宜莫之能制也莫塌岸於磐石養芳卉於焦土後事之師未可忘後車之鑒何可忽不能不流連太息而備志之耳予以涼德作宰三年無最可報徧覽崎嶇今雖已成坦塗而土石剛峭鋒稜猶在肮𦡷跋嶀伊可懷也則願與茲土文武諸官暨邑中賢人君子學士卿大夫協濟維持之夫和惠之風不行斯民情淡漠痛癢不相關出入等眂不相關其氣易薄而爲厲夫志所以見俗也區區一邑共此古今去來理亂也欲託寸管以鎮壓夫古今去來理亂循環之勢使長繫於尺書以觸目而警心尚焉爲之可乎哉予始受邑篆輒欲綱羅纂組未遑及此今　各憲頻檄飭修又得邑中人士佽予旁搜遠討提綱列目遂成如干卷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者削之矣利害之故瞭然指掌親民之吏不隔封疆後之君子知戎馬之墟已爲禮樂場也荊棘之叢已爲松竹材也撫是書以圖治而是邑先儒之靈爽與昔日名臣義士之精英又無不顧露潛

乎以相夫張弛豈猶是聽遠者聞其聲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也哉

敘雄渾慨摯絕大手筆也凡五類序體落筆揚麾雷同面目欲直追兩漢以接唐宋八家者弟繼聖註

衡南常寧李繼聖振南著
男啟晟是編

引

代冀州牧捐修堤道引

冀城西有堤道。堤者凸也。以其地坎陷。故堤之。前州牧李公始爲此。垂四十餘年復毀於水。余承乏茲土。視州事。嘗興舉多大端。力不逮。力所逮先其急者。而急其小者。此張弛之次第也。嘗考月令。左國。除道成梁。非時不授。今春既

淡。而欲鳩民築堤。以麥晴。忙夏而閒春也。西北多旱霖。廢堤不復。車徒苦淖濘。堤長里許。量工計費。余捐養廉倡焉。州人士往往樂施與。無所於吝。惠無鉅細。亦各隨其分。與力而已。醵金成之。夾植榆柳。不四三年。木茂而堤堅。平平蕩蕩。濃陰廣被。必更有當此時。往聽鸝音。把酒興懷。而不能已者。刺史之琴鶴未卜何處。其得觀成於今茲。刺史之所樂也。其得綿堤於不毀。我州人士之所共也。乃援筆而爲之引。

杜將山云。史遷所謂雅馴之文如是。

訓高唐諸生學規引

李繼聖

金剛般若經。余讀之。而喟然焉。金有五色。惟黃獨名金。甚剛堅而利也。般若覺也。彼岸也。其力堅利。乃能覺而登彼岸。菩薩云者。覺有情也。佛者大覺也。故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又讀楞嚴經。楞方木也。猶義以方外。嚴禁萬緣。毫不容擾也。又讀丹汞之書。虎吸龍精。龍吞虎髓。入卦爐頭。飛昇姹女。則煉而已。又讀奇門遁甲兵陣之書。縱橫莫測。變化無端。出生入死。已死復生。則靈而已。楞嚴者自靜。金剛者自强。道究於煉法。幻於靈。强以煉之。靜以靈之。三

代而下。數千百年。紛紛之文章。各成其妙。總收其全。又讀之。而莫不作如是觀也。又學之。而亦莫不作如是觀也。筆墨所運。興會淋漓。發揮而旁通。此菩薩之覺有情也。自然結撰。平淡樂易。一氣卷舒。烟雲都化。杳無色相。而歷劫常新。此佛之大覺也。余優游於菩薩與佛之間有年矣。佛。其至矣。雖不能幾。勉尋門徑以先導夫二三子。

張敬亭云。可爲大智慧人言。

代冀州牧倡建義學横舍引

李繼聖

州有學古術序之遺也冀義學創自前牧魏大夫規模未壯繼喬大夫僅補置一廒廊不能受徒衆匪惟余是勉諸君亦感慨係之夫冀畿地也右瀕漳流憮然而思鄰下左窺究泰猶將眉睫屬之焉顧負篋有懷而挾几無處徘徊門外罔決去留如有志者何漢明時入學諸生自五十遞增三千談者侈爲盛事葢材取其萃以萃故勵以勵故強也柳子厚有言俞扁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堂不拒曲士余欲倣古者三舍之制將廣召諸生

沐浴大雅以進乎技焉諸君亦各以其子弟朝夕變化於其間而求爲華實并茂之才或資品椎魯見聞孤陋皆相與陶冶之莫不日新月異以得與於俊秀之選豈非甚盛事哉（純正似曾南豐不在腔板前明惟歸震川古文如是）是用倡捐氷蘗之資卽與諸君期日而大經營焉余非以爲名諸君亦豈以爲勸是役也必多同聲之應矣

代田教監將軍倡修清眞寺引

李繼聖

余教一切不言不必言也一切不事不必事也大闢意境獨創模範爲之始者苟非有全副本領惡能力爭斯人之崇奉敬信如是其確乎而不可拔哉故寺處禮拜而道向清眞清則空然一室視設形制位皆（奇論驚人）自死於土木矣眞則渾然一理視陳鐘布鼓灌醴文犧皆自假於鉛粉矣世間有大豪傑焉不立名色以爲標榜不藉宗派以爲羽翼無偶而孤行有芳而獨樹可以牢籠萬物擺脫八埏彈壓千古其不屑言一切不屑事一切之故屬在塵濁耳目膠泥

心膽應罕有能喻於其妙者（英雄特立如此回教藉以增色）不余嘗深思之頗有所得服官以來恒勉勉於清眞以求無隕越余教今高唐東關一寺風雨侵剝勢就傾圯余不吝薄俸倡修凡我同人願酌貧富共捐資材不事一切事吾所事不言一切言吾所言

（張敬亭云自命何如）

爲高唐州玉皇廟衲子募建觀音堂文昌閣引

李繼聖

佛祖西來不以語言文字立教然佛太弟阿難博學多識可知無文字處有佛有佛處亦有文字也正覺如菩薩而後文字始不爲魔障揭日月貫湖海包羅萬彙大樹宗風焉故世之人遂神其事而以文字屬文昌一宿謂是爲皇旲之精華也而像其神以事之又或卽事之於大雄寶刹中益三教雖分實猶藕白蓮紅荷綠總期同根合蒂於清淨之地以吐此奇葩異彩也顧菩薩有名之爲觀世音者何也以慧眼觀之而人間世之音邪正美惡顯晦大小無

不了了也音從心起事從音發心事善則音成文音成文則言皆大昌處可著書立說出可致典陳謨胥由此道矣文昌六星將相咸集經文緯武豈偶然哉高唐地據齊首鄒魯在望亦斯文之脉所屬也神聚於所契而光及於其遠吾知文昌帝君必憑玆土而式嘉焉今衲子明德來住城南花焉駐玉皇廟發願刱修觀音堂文昌閣空門弟子況具龍象力量州人士宜無不躍然應募矣他日堂綻曇花閣聳雲錦辰宿主之人世音菩薩觀之兆矣玉帝臨而簡之其必將有以大造於一州人士也吾不能文聊爲衲子一吐人世音以爲善緣引

構讚巽且納奇變公輸子之巧也 受業周蓮註

細思此題支分派別甚難剮貫手高則題隨手轉結

代宗弟某徵譜序引

李繼聖

蓋聞派疏九河溯龍門於西塞衡行三楚按馬跡於南荆衆水必歸源應先海島而獨隆祀典他山難冒岳宜別天柱以大正宗支故知指李荒唐老子原非始祖蟠根結實寒家或是謫仙追理官於中天增價又傳大漢散星精於下土餘輝復傍長沙誰笑華冑逶迤隴原之西陲千里自顏苗裔落落醴陵之東谷一村別種斯鋤鑿崇韜行哭郭墓聚族而食懲夏侯冒姓曹門鼎昔做銘盤饘粥㒺循墻之步架今畱牙軸冠裳懷聳壑之心清白傳家屐思遺矩

忠孝爲則流及後昆苐齒丁既繁恐脉絡難貫南北阮之從詩多忌貧富不同大小宗之古禮久忘昭穆無異所賴編垂簡策譜作綱維故近續三十載以來將遡後百千年而後某雖階懋玉樹撫靈牒而興思時或草夢春池顧雁行而屬望載筆承尊長之命校書集子弟之賢補是遺文敢纂司馬修紀系以成帙方諸信史寧若公傘懼開見之異辭嗚呼庚子山之述家聲徒褒凌替陸士龍之頌祖德特表隆昌尚論不禁慨然往事何可忽也世無敗局善佑啟其後人家有成書戒隕墜夫先澤何止五服圖上期功

細辨紬麻不待雨祭祠前春秋重懷霜露家人尚易君宗在詩不忘不忘此物此志伏望大人先生詞吐錦心毫飛金玉之屑惠賜弁首墨潑湖山之雲照耀全書潢池湧龍文百斛（潢池書卷裝潢也）榮施敝族璀璨章露豹蔚一斑如碧樹之秋根逢春麗繁花以益頂似赤水之源流增色被彩綺而鼎霞應有感於鴻文祈無吝夫兎穎

徐庸典云抖豐飛勁故佳

徵萬年縣諸生會文小引

李繼聖

雪花飄六出瓊瑤散驪背之吟蠹簡發三餘縹緗飽羽陵之字明珠在目疎窗朗朗析秋毫列宿羅胸險語稜稜破鬼膽漓酌之酒期會以文化臭腐爲神奇可今可古運性靈如橐籥宜爾宜歌彩借覽其餘霞斑因窺夫全豹葩芠茁軋曾聞朝晒腹書鋒煉毛錐何患冬烘頭腦異時者登池欲翰一穎實夜來之珠是日也把袖聯吟百朋賅陸離之貝敢謂英雄盡入吾彀竊願金玉毋遐爾音 每見世間此種文俗手最喜塡寫本地人物山水爲切姤昰註

勸捐建萬年縣演武廳引

李繼聖

昔周禮蒐苗獮狩之法農事也而兵威張焉後世兵農既分操練不必以時其法較密夫安則忘危逸則憚勞者古今之通患也 本朝休養百餘年

皇上每慮八旗弛懈髀肉易生因巡幸爲圍獵王公大人以下皆有事於驅騁況專其任者乎予以少不受羈絡習拳勇好劍技按陣圖弄騎射未嘗不文武自命也今年夏率邑童於五星橋江岸試弓馬善不善予能實指之時司部主楊君偕觀定去取謂予曰此演武地也欲建廳以壯形勝祈一言爲勸捐引予思萬巖疆也遠則江湖之屏障藩籬也近則樂貴鄱餘之腹背也崇山峻嶺以爲郭廻溪曲港以爲池雖秦之百二不讓有明正德間茲土固盜賊藪也亂數年乃定乃建邑而分治之官茲土者與衆士庶當每飯不忘邑之所由以設矣大清御宇閩中耿逆倡亂而饒屬參將應焉其時邑中有流寓之亾命陳武魁乘間以起大肆屠戮者又數年豪門富族嗇雨慳風徒取怨於人欲自爲久遠計者一旦灰燼夢耶非耶君子防未然共劝綢繆之力高振熊羆之威城不必漆而冠不能上衆助其勢

則官修其職。楊君豈視為區區一隅而偷安就逸之人哉。昔符秦作講武堂，揀文學為士卒師，識者以為迂闊不可行。楊君建廳之意，兵於此演武，童子亦於此試武也。文武於此乎合矣。邑人士必樂捐資從事，而予將不日觀厥成。

王嘐亭云：以兵農既分作冒，以本朝不弛武備作引，忽插文武自命一段，繞帶出考試武童在此演武之地。便從地形逆溯前後冠盜蟠踞，卽為昔日歷來富豪斂怨藪毒者，感慨一番，明是激發衆人破慳捐資，而此地之宜建廳演武，更比他處不同，委曲闡導，談虎色變。末言文武可合，以樂捐一語結之，照應完密，筆妙無痕。

跋

易程有圖書跋

李繼聖

古無以文字付石者，夏始勒碑，周勒鼓，皆科斗不可識。音注異同，如聚訟。此石篆所自來也。後人鐫單辭及名氏，用紀著作，以志不朽，曰圖書。則秦李斯琢璽遺意也。然圖書本神物所負，其稱名別於璽，而取義重於符。吾友易君程有善此技，行笥若東壁焉。君家世以詩文顯，君又工書畫，宜精古法，妙絕一時。雖然，宋人刻玉為楮葉，三年而後成，予惡知夫見者之不竟忽為楮葉也。燕士能於棘刺端刻沐猴，不絕酒色半載不可見。世安得有離妻哉。君為宋人乎，為燕士乎，予又惡知夫君之不徒供人聚訟也。

稱力責封

不過一善鐫圖書技耳，小題大做，起處原原本本，結處怪怪奇奇。受業王魯註

跛者生志銘跋 李繼生

跛者姓蔣名泰字宗仁睢州人官部郎平致仕

睢陽濯錦池邊跛者自著生志銘寄余讀讀竟思其酌古斂葬禮盡善學不屑漢儒文亦不屑近世作家行尚故見大也以生視死死猶生以死視生生何所怯哉以不死視生衆生日趨於死以不忘所生視死死敢與生背哉此跛者仁孝之志剛正之氣也非無生死無無生死也跛其足不跛其心猶盲其目不盲其心也且吾人涸俗正當現半身耳跛之爲用大矣哉跛者視古熱而視今冷故視存順而視沒寧昔李卓吾豫定斂葬法惟而不經耽死門教以欲自雄於生死之界故不正其終嗚呼彼死其頭者則亦無之而不死也已死之爲害烈矣哉

至論似以詼諧出之其橫肆自可別

成一丁受業周篪註

李安人行述跋 李繼聖

古晉寧李繼聖讀吾宗太安人行述而歎曰五大倫中人孰無情獨極其用則難焉孝子忠臣悌弟義友不概見婦人之慟其夫而幾絕者或往往有之未聞踰三四年終不能已也烈女無嗣奉夫與姑喪葬禮畢引分自裁未聞有富貴之令子竟不欲享後此之文繡膏粱稍慰前此數十年之困苦而必從夫於泉壤以爲安者也安人之夫孝子也夫已安人可謂義婦矣不以生死久暫貧富貴賤薄其情其情於是乎爲獨至婦人於夫亡數年後憂思而已以其處順境爲難耳便發出一篇絕精論議予嘗見道旁空柳輒感羊角哀左伯桃事嗚呼古道照人肝膽如斯夫

王嵋亭云不是近代名手

蔣耐存代償社倉記册跋　李繼聖

蔣氏雎陽巨姓也亦德門也方新牧下車會計社倉盈縮吏呈籍司是者有蔣君耐存焉州社長故以五年代代之日耐存代不能償貸者償粟歸諸公官吏不知也（高人行徑）一日耐存之子澂謁牧牧曰乃公勞於社儲矣民貧多逋歲久滋累何相償之速乎曰不能償家君代焉（難事）牧曰將復酬乎曰已責焉（吏難）牧曰代償貸者人幾乎粟幾乎曰澂知之家君戒（吏難）勿言嗟乎卜式以家財輸國志豈不在名義篤於激慕而解纜投贈豪士往往有之無所爲而爲又非以風槩相高

耐存實所僅見也宋中葉置廣惠倉子朱子又置社倉粟皆非民捐我 朝裁酌古制立社倉之名而取隋義倉之實法固甚良然貸私息倍而不能償之情舒貸公息減而不能償之情促一旦代償積逋無難色幷無德色佛所謂大雄大力大慈悲耐存庶幾焉夫人惻隱動於中咨嗟發於外而一念牽連反覆錙銖不能割親戚不相顧人情大抵然也（愷切處如陸宣公奏議）大慈悲非大雄大力不能人即奈何而不自強也夫油然作者猶是雲耳與於石升於山彌布於霄漢可以載霖雨蘇萬物耐存而家食也鴻雁中澤也耐存而得志於時也鹽梅舟楫也

張浦山云可稱與古爲徒

徐克堂集西廂絶句跋

李繼聖

嗟乎吾不知實甫讀會眞記何以遂發憤而作西廂也雖實甫不必自知也克堂距西廂遠矣又無端而集其詞作十六截句不啻若自其口出我不知爲崔張也實甫也克堂也蒹葭白露宛在水中爾我一體鏡光雙照夫亦猶是也英雄失路兀坐低頭根萌緒發忽今忽昔忽人忽我寸衷渺茫而卒莫得其處夫亦猶是也而歎古人之所歎語古人之所語奪酒杯而澆磊塊也楚狂被髮嵇康垢面愛倩謔舌正平祼體撾鼓文長錐耳飲隸夫亦猶是也託深思於散漫乞靈鑒於虛空皆聖歎無端而慟哭古人留贈後人之意也亦即克堂集詩之意也

立古今間心無邊際落筆渺茫何從窺其端委經歟吳歟

梅花十絶句跋

李繼聖

麓嶽之陽薑齋王先生曾次湘詩人百梅韻李才杜律而天機則得之邵朱可謂風流人豪矣頃者朱文敬齋宦遊江南歸集梅花詩稿辱書擔聳歌溪浴五題絶句於扇屬和焉余惟梅父母羣花老幹哭艷猶一莖草變丈六金身逗陰重閉又如入定後忽幻出無數化身衝破春胎是一是萬大易之繫曰天數五地數五故梅花五出詩重之成十毛穎君輒逡巡不進每玩五嶽圖乃喟然玩太極圖乃油然玩羲皇一畫乃寂然

鄧昌玉云作者心眼空澗讀者烟雨迷離

澹盧詩集跋

李繼聖

古之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古之爲詩也亦然憂患不切則性情志氣不與萬物相通或有所作雖自寶貴識者一讀思卧矣易以萬物垂象詩比興如之杜觀察砥峯先生韻語其亦有憂患乎所爲賦比興非雕飾衆形乃通乎萬物者也天璞閒才人大抵多浸然而作耳踴躍無典樂呻吟無大病興狂逞於豪念呆結於艷也且夫處衰世而旁觀鬱悶習苦則甘津竭處平世而當局恬嬉習利則害端忌古今人情不越乎此先生內外累宦二十餘載歷涉大川旣自生於憂患而悱憤之下人又莫不生於其憂患之大若先生始可以爲詩矣故曰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

大句非詩真學問人語視世之言詩者相去同若天淵不穿惟是筆力雄敵漢唐也李杜九原可作自當首肯受業姪如湘註

七落編自跋

李繼聖

八股體文章中小象也有明以此當周禮選舉升造而墨卷之名立不售稱遺墨子數遺矣婦人見棄媒妁猶欲參之于桃夭之什將視不售如售乎夫有明以此爲一代大者作而後人思與之齊其售者選家亦多合梓之於明墨後孔明征孟獲經耒陽紀勳碑云後有功在吾上者宜立石於右宋狄青破儂智高還右立石後之售者即併前之售者余不售者難自顧忌其不售

寥寥數語旣肆且横復奧而曲須善會其意受業周冕註

受業姪如湘詩文跋

李繼聖

人生三不朽立言尚矣湘乎少且慧絶塵之筆自天來猶恨相從之晚也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怒當車而猶弗克者螳螂也

王行素云僅四十七字耳力敵萬行

傳

胖丐傳

李繼聖

余寧有乞者十餘年於茲不詳其姓氏里居或曰耒籍也或曰本自郴長不過五尺體豐腴俗呼胖丐云眼光累露一綫扶短笻緩步市上望之如贅一瓢一破布囊夜宿古廟時復仰面對月纏膝坐蓬蒿污穢中過者徵聞呀嘆聲人迹稍近則鼻息雷吼矣拾木石擊之如泥塑然詰朝入市驗擊處亦無紅赤痕寒常披苫蓋人施之以襤褸默然便挾去或讓其弗謝也曰有謝公者他乞無衣請爲公廣此惠每得棗核殽簌輒罄瓢囊以食街頭小兒女啼饑者始來寧時間吐文雅語語易而險詼諧士多招與對飲酒肆有命題試之者便御盃甕嚬曰酸余表弟段子中郎嘗遇之城南端戲拍其肩問乞有說乎答曰兩個指頭鉗出五湖四海豺狼虎豹三寸喉管吞盡萬國九州豪傑英雄又一士人叩之曰聞汝乞店不乞寺觀何也曰利其所利故乞店若諸長老則師我者也曰汝乞冷落巷不乞蓄積門何也曰貧者受人憐受人憐者必憐我富者畏接人者也我意中彼弗也彼眼中我賤也我安忍自碎其軀而揚

其屑也余往往心艷其爲人喟然曰乞東郭墦間行乞也乞富貴利達而妻妾不知神乞也之胖乞者形乞也今不可復靚矣

汪虎殿云深受秦漢以前胎氣

獨窮子傳

李繼聖

獨窮子姓周名仁振字功臣邑東鄉小泉人也少聰穎不屑爲章句學見人讀麗詞雜傳則曰此亂性情書年十五侍兄天臣赴京謁選底漢口兄疾作乘富賈舟南返日茹素不飲不忍飽遇風波泣告江神曰請勿驚吾兄恒倚檣向視空中如有所祝兄伏枕傾聽似願以身代疾語夜泊湖汊中萑苻竊發見其挑燈挾書坐榻旁喝曰痴童何來卧榻者爲誰乃起立從容告之故盜詰之答曰行李資斧在笥可持去吾兄病乞留被褥盜笑曰得賈客物足矣好

孩兒勿懼也厥後其兄常歎息語人曰我無弟無以有今日是故邑人多義之惜年僅四十餘溘然謝世未逝之前一月無恙而容廢似重有憂者忽製衰服藏諸篋家人莫解其故易簀之夕乃謂妻劉曰我棄老母先去母飾殮命取篋中衰服入殮置屍旁戒家人勿哭以戚其母劉亦賢自是事姑益謹教二子成名長士次進士重意氣而達以文章自雄皆儒林松梓也劉於姑亡子立後夢其夫長揖曰成我志者君也劉曰衰服何在曰泉下服闋冥司爲我毁之矣稽其先世始祖諱材可兩舉徵辟辭未就二世祖

請福昌舉賢良方正累官刑科給事中世以孝友著蓋獨寤子之家法然也

抱雄兒曰人之賢不肖貴自立耳淵源可恃乎哉夫犁牛之子則騂且角矣黃河之水天上來而懸諸天者稱碧瀵獨寤子獨寤而不寐者也性寂無物累情區有人倫善氣洋洋盈光炯炯投之惡風中而弗變歌考槃其義猶淺也

杜舫山云敘事錯落勁逸情態逼真傳末補寫世系體裁一變贊語陡峭無筆不横

藍將軍傳

李繼聖

藍芙林字芝山號長溪祖貫北直隸滄州世有陰德父生福字祿田慷慨好義家貧輕財自若年饑不能贍貿易荆粵間既而嘆曰丈夫安忍以三倍終耶入伍官至昭信校尉寓衡陽老焉長溪狀貌魁梧父策之不以獨子姑息也然每事承志未嘗致怒色進飲饌父意或欲享所識輒邀至家殽未備諸婦婦歐素淑慎悉售服飾助杯盤長溪少而才負大志落落不苟就楊武狀元謙過衡謁胡協將曰君誠爲國柰何屈英雄胡訝然謙徐曰頃見君屬弁子

藍某偉器也宜引置麾下胡由是固強之列軍籍甲士往往忌其能犯而不校由軍功累官至湖南武岡營遊擊又以平苗寶著賢勞揀銜副將調陞山左高唐要地（職小銜大調繁即陞）外委時隨鎮筸周總戎招撫桑植土司土司向國柄父願効犬馬力

朝廷特優之以監諸頑

欽賜玉龍一品服色授左都督宣諭使國柄襲爵不職酷其境將藐封疆大吏無敢過而問者長溪奉委追印挈小卒二人馳入收之諸頑大悅雍正丁未夏拔補辰州把總

部檄令赴黔省公駕丹江援勦克苗苗怯遁未折一矢明年進千總會同署辰沅白太守擒永順土司頭目田爾根等四十七人押赴星沙叩見布撫軍撫軍避席以手扶之曰官無大小勇幹爲忠吾其倚汝賜綺二端白金十錠固辭者再受上賞又明年浙閩劉總制病閩衆營弓箭未嫻奏求湖廣江西揀選材武數員教習彼軍常德岳軍門諭長溪赴督部院領咨遄總制云福建汝應往然我嚴懸致任之毋忘抱長技羈紲也予資斧四十金回營委署永順協中軍守備旋爲請實授庚戌秋以本銜署永綏協左營

事壬子夏擢都閫是年九月題陞今職癸丑春二月引見勤政殿

世宗憲皇帝喜形於色試之盤錯彈壓武岡獨當一面繅武岡近山箐犖确也長溪念數年間發身行伍輒從三品冠帶每慨然圖報

國恩適附近城步綏寧二邑苑苗劫掠爲患力緝獲綏民戕汝正案內盜犯四十八人甲寅又協緝寶慶府屬新寧縣民李朝泰案內盜犯亦獲之無如各峝蠢動苗長蒲寅山鳳老一等焚屠相繼浸逼郡垣官民惶恐不知所措長溪獨奮曰苗疆牽連黔粵種類若豺狼德教不可以懷來必會同文武申詳請

旨征勦昔寧州刺史王遜滅五苓夷職猶是而力不逮吾恥諸丙辰乾隆元年

俞所請撫軍鍾總制史檄知長溪智畧以爲事權須一宜兼攝綏寧遊府篆初綏邑猺盜多於城步以城步爲武岡汛地而綏隸靖州其牧尹將弁每遇事發巧相推委長溪旣得統領二邑戎政列爲犄角默籌靖州乃楚黔粵諸苗咽喉分兵阻要俾不通遂纂嚴待戰客察情形二邑治在萬山中苗近寨故雜民居男女跣足能走巉石穿刺叢無

兜鍪函鎧戰則紮花巾布裙然敢鬬不畏殺其俗生男各以鐵五六斤相慶即爲煉長短刀齒逾十五刀成與佩鋒甚勁銳長者幾四尺名環刀更恃銃（銃即鳥鎗）善中人蓋習試於毛羽也發強弩亦巧中鏃塗毒藥虎兕當之立斃傷人不可治登峻嶺望我兵不啻伯州黎苗賁（音云）皇指論晉楚陣槊與伏兩無所用而彼能倒用之以制我爰聚衆曰史稱隴西仇池高七里羊腸蟠道三十六回而上自然有樓櫓却敵之狀此云三十六包足似之（苗謂峯爲包疊嶂紆迴相屬也）餘臨

且十倍有加衆黙然蹙額長溪作色曰公等畏死耶衆曰
何敢然惟命是聽曰既不畏死亦不可輕死以爲大敵而
自張皇糜餉震師適足見笑然軍不能馬又不能步而彼
出沒多寡非謀所及定地利在彼攻守我爲難勢勝於大
敵遠矣吾自有機宜今且與辰沅道楊兵備移屯城邑之
應聲巖下掌其鎖鑰焉於是大示利害戊午春三月招出
二邑良苗三百餘人撫治使安堵（苗舊分生熟生宄熟良也）擇其良而
慧者偵宄苗行止遂次楊柳沖（四面環山而地中空方言曰沖）連破十餘
寨賊遁走梘頭山自沖旁進（沖即楊柳沖也）是爲三十六包大小

凹凸如波湧瀾迴荒蹊必曲經諸包之尖雖猿猱難蹻捷
也時督撫提協議以襄陽李總戎帶兵三千鎮界溪分撥
澧州王參將駐涼繳界南撫標謝遊擊駐六馬洞庭協李
都司駐六甲（六馬六甲皆地名）沅州協徐都司駐高包後洞永鎮
洪遊擊臨武王參將駐城雷牛路二坡皆於綏境扼其吭
然皆郛郭也長溪以地主獨冒險深入一日乘勝發卒搜
諸包逃賊結鐵徒步督其後沿巖攀葛而蒲寅山父子五
人先以銃伏徑側竊覷於蹊至其子欲暗傷之寅山悉止
之曰不可此我藍將軍也常得人死力傷之易激衆先是

臨武參將王臣署靖州副協事勢得兼轄徘徊牛路觀望
不肯互援甚妬長溪多行無禮拒謀好自用誣長溪私稟
上官悉不聽是其信義素孚也又次梘頭山逼賊穴夏五
月進攻黃陽獲寅山眷屬二十七人追至老鴉坡獲寅山
及其族黨二十八人六月於小溪山獲鳳老一等十二人
凡營次皆依谷澗四圍嶢峭林樹蓊翳烟霧暝濛白日無
光苗所據寥穽（靜）小竹環匝密棘繞護巢若鐵甕徑若囊
口一苗當道貴宵莫近苗益黠不來衆戰星散碁布伺
我兵巡邏者若含沙之射昏夜覷營幛火光發銃石弩箭

三四人足撓我大衆也或敗則負嵎不出堵其路以困之
彼卽解衣裹腰足交手抱頭頸作轆轤勢下懸壁而去或
牽臂臨崖躍入深溪泅沒不知所向而長溪多能以秘計（應上自有機）
生致之（宜句）其餘孽遠颺猶嘯聚然地益荒狹不可耕種所有
廬舍田園在梘頭以外長溪知難盡翦遏斷其糧道苗鮮
食不飽大懼春至廢力作有沈老野者亦苗長也復獲之
由是悉投誠焉見老野鼠目狐面謂此人後必叛不如除
根同事者力請免及庚申春夏之交長溪在高唐閱省鈔
知果作祟又大勞我師尚頓足嘆息不置云苗疆寒濕異

常嵐氛甚厲往往撫循士卒疾苦關呻吟起視不倦營壘以柵犬牙相錯然日衷甲累月無眠有栗落蹄走聲便親捻刀閱柵門巡視維時武有謝瓏洪肇周輩（謝洪兩衛見前）文官有楊觀察輔臣刺史王邦鼐治中王惟修縣尹蔣德重俱相與有成凡任事員弁細察達疑主張既定不洩不矜一歸於和明賞罰慎行止故將不耗而身潔師不暴而氣作此所以六閱月凱旋無輿尸也既

詣封懷遠將軍矣顏軍門嘗問曰副總家人產何處今幾何對曰不知所在軍門愕然久之曰如何曰某無能而官

五遷恐覆餗寶不敢營私征討遠近不廷與士卒共凶危又不忍獨甘澗是以不知所在僅能憶入衛伍時有破屋數椽而已嗟乎宜督撫提鎮如邁鍾岳德史高顏李八公皆置諸腹心倚如左右手也少未暇博通經史仕優披卷能以己意逆古人好聚書畫法帖作擘窠大字有腕力談吐風雅非文人墨客且負正氣者不輕一見櫝筵吏寀檢子（檢子謂書也）必中窾郤尚簡靜度宇不可涯量歷宦十載家人無羅紈珠翠而自惟蠡葛敝裘嘗曰冠杜皆一世名臣萊公南遷祁公壽考萊奢祁儉或者職是吾德涼敢綦殄

天物哉已未來高唐發自武岡武岡弁兵皆哭二三年已賢長吏握手絫欷紳士建碑於轅頌功德視峴山馬此豈易得之數乎水陸祖餞數十里各哽咽不忍言別雖古名將何以加茲今山左之相爲愛敬也亦然

贊　雄兒贊曰於皇

八清聖神文武維渤之海維衛之浦瀕南緬緼天降良輔何以似之方叔召虎載礪乃節靡闕匪補袞衣待還三事六府

張浦山云分叙合叙追叙閒叙總叙脫胎左國遊神班馬且爲人生前立傳收局最難玩其結句悠然不盡贊詞寓意勸勉尤爲得體

耐雪傳　　李繼聖

耐雪劉姓諱傳松別號蔭山長沙攸邑人司馬晉仙公仲子幼穎異書能自句讀恥與村塾蒙童伍無戲言動見者嘖嘖曰華胄世族理學名裔必有達者其在玆乎總角補博士弟子員及長潛玩經史流覽諸子百家務悉究其蘊而一貫之於四子書以發揮旁通於制舉子業有荊川思泉風致學三楚者往往奇耐雪跡匿秦漢間不獨跳梁唐宋八家也數奇場屋習坎以選士終所著多自茶毗以不忘受知名宿故僅遺試草能讀其文者輙氣結惜賈鵬當

文苑波流駢四驪六弇唾繁雜眞氣蕩然無存矣又一變為邃與清空剽掠俚字幻句皴深文淺陋識者尤感喟思耐雪焉人噪神奇我與腐之人嗤與腐我神奇之獨耐雪可堪論古葢雄男兒也有周媼嘗乳耐雪後沉病經年忽晝見二青衣猙獰怒目抽刃授之曰汝呻吟聒我可自刎媼倉皇失措適耐雪來省二豎趨出曰正人至事無濟矣媼由是大愈鄉民袁君鄰鄉家有鬼物頻刼去財物漸耗及衰相率立廟以祀祟如故耐雪詣其地草文檄之火其像遂不復為患人往往埒之狄梁公教子先踐履而後文藝嘗曰吾平生所為家庭本分事爾曹宜自勖也孝慈之道在人心顧能勉不能勉耳後生銳取功名固壯士願少安毋躁學乃有獲吾雖委頓不乏知己者爾曹與古為徒夫何慊乎欲其徹至而樸厲也不然必裂四嗣皆能世其業競爽一門長介輝次重輝歲進士有輝其輝舉孝廉允第砥礪文行楚南傑士多憚之

抱雄兒作而曰嗟乎逝者固已矣其人吾不得一見見其文中湘之涯長沙之浦忍與為寂寂而傲然自固於風霜若不知時之所為熱變而腥趨者九原如可作也吾將獨從之

張浦山云陳壽能作佳傳恐讓後來君上

段拂雲傳　　李繼聖

段子諱嶽生，字楚山，號拂雲，居邑南珠田。母殷太君，余母從女弟也。父默齋先生，衆六男，多爲名諸生。兄月溪與余平齒，天才灑落，以中表獲訂童子交。拂雲齒稍後，出應縣試，始把臂。余常遇月溪於市，醵飲酒酣，頓足抵掌，抗論古今文章，旁若無人。拂雲或侍兄側，俯仰默然，不可涯度。體清羸，及壯豐偉多髯，南方佳人也。短視，一目三四行，讀聲牙書亦如之。試輒冠其曹，食廩穮然，屢躓於省闈。文固可芥蛟龍，孩鯤鯨也。左執太行之猳，而右搏彪虎，惟衆之未

與桃天之不欲用斯人焉耳矣。舟中措置器物，錯雜悉當。以此信幼度有幹濟才。外人惡足與語哉。善病，委頓萬狀，猶問安寢門。出必作步，有履聲，未嘗偶呻吟也。父沒，月溪挾毛錐應四方。當道聘拂雲教少弟鎮湘，尤篤。鎮湘不苦其嚴，而樂其誠，數載稱文豪焉。性復修潔，有渴不飲盜泉，熱不息惡木之志。慈祥藹洽，不以廉隅觸人，益得夫地清淑之氣者。余客遊旋里，拂雲已棄世。值月溪底衡甈纂訂家譜，偕寓瀟湘門，相與談及拂雲平生，彖歔欲絕。嗚呼，斯文不幸甚此一雄，世情不古償此一障，豈獨爲吾黨惜哉。月溪與余二人，雖猶能宛轉飄泊，倔彊自昂於流沙弱水中也，月溪已失股肱，余已失肝膽矣。子二，冢嗣禾麓，爲余婿，行文有氣概，少入泮，庠試上等，往往追慟遺訓，諄誨其弟如其父。拂雲名山之業，庶幾益光大云。

費履齋云：寫生妙手，文更雄於古史。

語

與子姪論文語　李繼聖

道生天地不能泥其卷舒也混沌闢而文明交極二氣五行之所流衍帝王亦不得不隨運會以大爲顯豁羲軒之道必藉唐虞忠質之遺必備官禮故聖人稱巍煥賛郁郁豈非經世之大文章哉且夫昌黎進學解所云固已盡古今文章之變矣易何以奇而法詩何以正而葩五經文不一律尚書數代參差孔子又奚取焉四子之書曾思條分縷析旁徵遠引至孟子而大暢老泉學孟始成鉅手西銘

事迹錯雜可與太極圖說爭光左氏浮夸而紫陽以爲千古能文第一流吾不意爾曹制藝獨以老淡爲宗也夫老在氣夫淡在神至神氣之所訢合蟠天際地深窮淵谷細入毫䂊妙已難言不在癯削由昌黎而上陸機文賦可繹由昌黎而下張說評隲近世名手之語可思此予所以日學古人慨落古人邊際影響也老淡云者其源蓋出於蕪子瞻筆力矯六朝駢驪之習而後人泥之時文西江一派遂擴劈而起矣然赤壁兩賦果足超研京煉都者乎孰若韓文之體之無不具也維詩亦然郊寒島瘦果足凌光焰萬丈者乎孰若杜詩之體之無不具也遊山陰目無五岳適西湖目無洞庭其謂之何近操觚者獨拔徐思曠以甲諸家是睹雪巾鶴氅竞薄袞裳赤舄也是聽揮麈談玄竟陋五經四書也而爾曹惜不知爲鼠目寸光也後學力不能爲日星河嶽而藉口老淡以黃老之術治天下謂爲四三王有是理哉老淡云者又西漢樸質之說誤之也兩司馬及賈董諸子之文排奡淵廣於今爲烈人知其樸未知其所以樸而茂者固彬彬也世謂靖節詩品甚高抑其人不染埃𡏖心口間適相肖耳如直以爲掩漢魏樂府可上

接生民清廟嚌將信之若唐山夫人者乃眞無愧矣總之詩文清微氣象多屬山林孤潔幽秀之士惡足以當古今大著作哉盛明諸公制藝神無不完言皆有物以之代聖賢心吻良不愧徐羅惝恍其詞空寂其境一篇之中强弱互見終於聖人辭達之旨無當以爲嶢刻濂洛關閩之蘊發抒者幾何以爲踈落渾浩流轉之氣醲露者幾何何爾曹止領桓笛三弄不聽鈞天廣樂也予竊歎後人著作能者掃去浮華噓吐清氣藥取還韓頓挫逸致自謂獨登峯頂矣而不知其已墮枯槁坐隘陋也此又含毫邈然之說

誤之也夫含毫邈然者運風雷役神鬼俯仰上下古今而煙雲滿紙者也支離複沓無端無委肥重迂拙千態萬狀後人之短古人之長也語云絢爛之極底於平淡含絢爛爲平淡易用平淡爲絢爛難非具絕大慧力孰能之孰知之故萬物不一其形聲此天地之所以爲大萬物自一其形聲此萬物之所以爲小印板古人使讀吾文者之眼光心神先有古人而後有我且幾幾乎不復知有我我之彈力臨摹而成者不一大可惜也哉爾曹資性高邁又能好學深思就其所造足以雄長當世第皆未嘗昂首九天之

上曠覽宇宙之大獨何一二先民投胎轉世耳夫雀入海爲蛤雉入淮爲蜃蛤則忘雀蜃則忘雉舍飛騰華彩之身而介甲其形蟠廗泥沙徒失本來面目曾何當於變化之道乎雖然物何知聽命造物者而已惟造物之變化不可測故飛走笑語之倫或爲一形兩類馴則人畜之不馴則山之木之人間宮室器用或早成象於木石巖谷之中俾梓人巧士制度皆處其後而莫出其範與夫壹切怪怪奇奇參錯響像見聞不經又或偶爾呈露俾雕繪之工擬諸形容則惟自然結撰者爲無盡藏也我有所似以爲高物

亦有所效以爲重我曰清微淡遠今徐羅彼曰光明正大今王唐之二說皆有以相勝吾恐人一激而摭拾經書性理之詞學爲先正趨於腐爛而自誇根柢以敵其所爲矣何也據虛以搗其虛也吾周遊天下日與友朋把酒論文未嘗與言及此然終默焉可乎伯夷聖之清孔子聖之時集大成者金聲而玉振之則文章一道始終條理亦智聖之事也識不窮百代不足以爲識氣不橫九州不足以爲氣嗚呼智聖之事其惟神龍乎

杜舫山云日星河嶽之文前無古而後無今

眉語

李繼聖

術士過余齋問究竟術士曰君眉殆未秀也余撲馬未得其形他日偶對鏡眉果如帚甚怒之兩眉從容語予曰以吾區區寄子之身也猶瓊樓之一木耳然居上實子之棟梁子之頭峩然泰山矣子之足屹然盤石矣子之臂展然鵬翅矣子之耳洞然虛谷矣子之面漆子之筋銅子之骨鐵子之舌蓮子之膽斗子之目電子之毛髮鬚髯則戟子之精神則江河幾見有簷牙高啄而棟梁之材不取諸合抱哉且吾眉名而媒實也何事不為子作合子不見古人

吾撐而置子於琴書之側子不善麴蘗吾展而導子於盧仝陸羽之旁子好遊吾放而樂子於高山之巔流水之上凡此者吾悉與有力又能順承子之志子白眼看人衡筵罵坐抵暴禦強吾亦嘗先帥美髯公倒豎獨當一面子窮年兀兀涸迹風塵饑驅寒伏鶴淚猿哀加之舌耕汗背紙聰風雨夜半挑燈欲起欲舞吾未嘗蹙蹙靡騁也或面吹楊柳之風或懷照梧桐之月華胥邀駕希夷赴約昏昏默默兀然嗒然吾更不暇與目謀恍隨子在羲皇以上吾寧使子舉頭天外而吾為垂天之雲吾寧使子眼大南箕而吾為北斗之柄吾寧使子心細如髮而吾臥如蠶昔子之先世青蓮公氣葢天下得吾輩一揚若高踞崑崙峯頂秋波之轉遠山之横是皆妾婦耳眉者媚也吾不忍為此態且吾子猶未之前聞乎骿脇而俟聳額而卯頭銳口吃而將跛而大夫無趾而妙於道德盲而奇於文章是固不在一形一色也吾二臣者何害焉賦青蠅左右班立如故光明巖處士虛靈洞先生諧噬嗑廬與掌音太師語曰乃麟也麕身牛尾而馬蹄者也

別換一種手筆自是如來幻相不可捉摸　受業姪啟昆註

留別高唐及門諸生語　　李繼聖

乾隆辛酉教學於山左之高唐從遊者一十五人及期余辭去三閭大夫云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余不謂然作留別詩二章昔予高別李節節流涕予高曰安能如鹿豕故其一章曰烏鼠穴常同出入鳳麟地久睽西東痴彈李節關山淚萬古情難一哭通是亦南浦春草之傷而已矣六國時張敏與高惠善每別敏夢尋半路輒迷故其二章曰憑將雪月思形影留得詩文見性情地北天南覓半路笑他無賴夢虛驚是亦唐棣偏反之感而已矣

余與諸生異焉幼學壯行各有其所不相負而共信潛孚者萬里千秋一堂也

風雅中人臨岐話別從來無此曠達其文亦高古簡淨更能獨樹宗

匡兆南門
姪啟晨註

題畫剩語　　李繼聖

詩畢後慨然遠想苟人間高曠士如阮籍者可與語矣籍陟蘇門山見孫登商畧古今登不應籍退登長嘯山頂聲若鸞鳳吾不知其抗懷爲何如此一聲也塞天地搖海岳懵鬼神奚啻震聾瞽醒醉夢哉惜余不及聞耳太白呼吸通帝座亦古今登臨者之雄也昌黎負浩然之氣開雲逐鱷幾爲峯頭一哭所消磨撫斯圖也作蘇門太華觀可也

鄧右份云
海外文心

贈山左門姪張次龍語

李繼聖

天地生金生玉。由嘉石之精。而鐵而銅而金而玉也。及其爲金玉也。造化之精神。團結矣。然非攻錯。不成善物。其生梓桐猶是也。非人巧。不中琴瑟之響。其生蛟龍猶是也。非淵修。不成風雨之會。況人爲萬物之靈乎。正惟爲萬物之靈也。萬物得秉而雜之矣。翁亦醉酒。醉翁之意。究不在酒如此。入世。豈不可以矯然特立。獨成其爲我也哉。

稜空馳驟

哭引醉翁爲喩。吐淺含深。無不可作如是觀。受業王沃註

書

與丁太史澹筠書

李繼聖

大丈夫發名成業。會有時耳。十二哥爲諸生。何其難也。一旦聳壑昂霄。又何其易也。前之難。正所以成後之易。不難而易。人將易我。倖焉已。足於難。乃足云易。一日千里。力有餘積也。珍重令名。以破多石少人之見。鎖去千古語恨。十二哥可厚望矣。臬牢百家。辟爲經緯。非平日歷難萬千者不能。僕誠有所未暇。滯蹤中原。而馬齒加長。心神恍惚。困於孤燈。雖傭筆代貫。大好大憨。小好小憨。旁無舞斐旻之

劍者。道子之氣。不作。作亦不免左右瞻徇耳。至於風雲變態。雪月瀟懷。透寞觸興。適然相得。方自肖其所式慕而罷。赴。其不速。或殭之出。筬捧端綺。而嗤一。絲之不柔。舍拍板而歌。全曲之無節。幾致楓落吳江。與其餘幷投諸水也。僕神色安得不沮哉。僕未嘗與人細辨論。所遇大抵不過前之云。往承惠札。爰歎息言之。以復好音。

張敬亭云。文章何處哭秋風。

答吳汝含書　李繼聖

僕白天道有盈虛人事有盛衰一理之自然而不易者也極其勢之所至力之所成雖有可觀亦强弩之末矣足下惠書云爲官不因以爲利肥身家又期僕教子勿荒學業非足下誰作此語然人有恒言積金遺子孫未必能守積書遺子孫未必能讀僕嘗三復焉不忘邃溯歷世以來名不大顯而家頗富一旦故物彫零十無一二豈祖宗燕翼之不若人哉又豈父兄子姪不善保護之過而忽作狂風以蕩其所有哉深山古樹其中自空也且先人藏書最多

數經兵燹猶存半至僕兩被灾悉爲灰燼祖父手澤無一字由此觀之平則陂往則復姑聽諸天耳僕以從事學人三多心口手目老不知疲簿書鞅掌之餘即獨退靜室苦修故業可謂精殫神竭矣取所爲今古文詞分體成編梓以傳世而豚兒固不欲强之必嗣此業也俾其粗通翰墨亦免不識一丁之誚兼從別路購微末冠頂稍稍異於齊民而已近舉二孫頭角頗嶄然僕將以此業遂付之不得不令兩豚兒中途息肩爲僕舊勢含機養龍山之過脉積蜃樓之餘氣也海水大矣而潮汐猶分朝暮水非海能恃源而往乎有科斯欲盈有流斯欲盛不虞早涸常遲痴願古今無是理區區富貴奚足云僕自量已審足下以爲何如

答書中爲官教子兩意止追溯祖父遺產遺書化有爲無何等超脫但學問文章有益無害誰不欲遞傳遞盛乃竟爲人所必不肯爲之事俾其傳歎一代舊養氣勢以爲過脉而遂付之孫況富貴乎以無上特識相爲儔論兩意併作一意高古離奇仙風縹緲受業姪雲門註

卷之三書　尋古

與王宅三書

李繼聖

曩辱惠書論文教某趨時降志頻年未報必欲俟科名以
質所學也不能如命終蹶文戰良以文詞足係古人心胝
爭妍取憐賺人一顧遺我真形躡他假影直如蝸牛鬪於
壁隙醯鷄舞於甕底猶沾沾自喜曰不啻獅子搏象竭我
全力也蟋蟀陋之矣況大於蟋蟀爲韓盧爲楚於菟乎然
彼喜得則笑失喜而笑者是皆自信能去陳言而實不知
務去陳言者也韓子天下才猶戛戛乎難之豈世所謂陳
言去陳言哉如筍籜層剝肉乃見如琥珀屢變精乃凝後

人高標濶步病一小陣偏鋒病一學步娘娜病一援古泥滯病一費
弄鏧牙病一狂悍激磐病一自詡不了讀者亦交詡不了孰知
其思窮於入而味遊於回竊作而歎曰嚌逸絕塵哉雙雙
善行哉嚌壬盈乎哉文文善呼哉然而某且日泛古人之
潮海岸雖咫尺邈不能發夫潮海者運自然之氣以爲流
聚也無事矯揉造作何塵之染有及形定聲定萬古不厭
其如故而新陳一致能動人喜怒哀樂於不已者則更無
待於去陳生新矣吾子然哉乎非耶

王胃亭云讀此知作者之難

與及門諸子書

李繼聖

文章一道老泉以爲學道之業也二三子材異於衆由階
及堂入室可計日待苐恐造次耳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余亦惡能狀其難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
中二三子能無反顧瞿瞿哉或貌爲高大四十圍之幹三
千丈之材枯槁則大匠不顧揣摩既熟儼然古雅以此問
世庶幾可乎然陟高峯者無故轍修大道者無常師置身
作者之林運蓍龜於腹內挂日月於眉尖斯無微而不入
無遠而不包昔者劉生欽若漸可語此不幸短命天吝吾

徒時余之厄然且一二年間今日折臂明日割骨以至日
日斷腸幸餘空腔不腐不臭方寸之地火不能炎霜不能
冷想造化亦莫如此頑軀何或仰而白或俯而黑往往酣
卧鬼窟門無呻噓長嘯蟄孔穴有雷霆平生所經實非虛
語抑其自立者能不撓而又不倚也二三子欲得不騫之
樂土而居之其心必有所默成於微其力必有所堅凝於
遠蓋無今無古之爲可貴矣樅松葉栢身檜栢葉松身豈
不自以爲各兼所美哉然而形神不完斬非其種蘚苞乃
喜曰良不若我之能爲人參也夫人參孔子也而蘚苞則

陽虎有獨步千載之槩
受業姪如湘註
源山似太古此文景象也至章餘空
腔一類尤見本領受業姪啟昆註

示及門樵姪書　　李繼聖

天下莫大於秋毫而泰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然則莫闇於愚蒙而聰慧為曲莫明乎醉夢而醒覺為暗矣何也愚蒙者率性以行醉夢者為神所使也子少從學於我容止舉舉其文清徒有真氣不發憤苦吟而自得居然大秀才也一旦披髮垢面脫冠屣挾鼓板冒風而獨歌獨笑於晦夜荒谷之間我欲從子遊以逞子去不顧而我已大慚於子其後我亦自行自止於海內之名山大川益遠不相聞客歲知子復發故態倍優於前之所為見非而

罵聽惡而怒以直抒其心之不平不合罵已而歎怒已而笑適合而合適平而平壹切蒲輪風浪虎狼鬼蜮仙佛聖賢平等夫人不得復為孩提之童日諧世故足未蹶其膽先落齒未敝其舌已捲華服具也其身瑣瑣乎奴婢莊容作也其心惴惴乎穿窬吾子之官骸一無所縛以至於吐為絕不可解大横大怪之語若世之目為杜撰之文者是已雖然見新奇無本之字句輒哂之乃不敢題餘之說也其如彼之敢於造字者何也有字而終無敢湊之以成句造者奚取焉古人之言古人豈復有本哉氣為用而神為

使氣者神所御神者天所御一本乎性靈之自運不假强爲而已近閱子之應試也其文又倍精於前之所爲司衡者拔諸文豪上人謂子今覺而昔夢子且斂容靜坐如處女人謂子昔醉而今醒嗟乎豆目者乃窺其隙也庸詎知夫今之非得昔之非失耶庸詎知夫無今無昔亦無得無失耶合同而化矣吾安所得夫吾子明暗曲直之眇哉漆園猶有眇之見也（大小壽夭之判）夫萬物之形成影盈縮斜正得之乎自然之光照而形自若焉萬物之竅成聲低昂和亢得之乎自然之息吹而竅自若焉是故達者無常無變操縱不以人而以天

又從大小壽夭翻出妙論不獨使後千餘年來作者避舍也　姪啟晨註

衡南常寧李繼聖振南著
男 啟是 啟嚴 編錄

說

高力士說

高力士度越從來閹豎多矣卓吾子標其小心事主夫小心之人於世何所不容而乃流於絕徼禍至不測何歟又格格作咏齊詩以自明讀者惜之太白氣雄而才大力士不安於脫靴用是媒孽其短若夫輔國之於力士則其所嘗附以進者也又胡爲乎毒之至於此極也

字分三段拉雜絕不相聯其大旨則謂妬才之人任他小心事主而實實中包以彼羽翼爲螢彼爪牙才人之不可輕加毒害如此不知國策莊子史記筆法者何從索解 烴昷註

棄債說

李繼聖

黃蕩之野有大富家焉積德累仁世相及也其野之人俯仰咸貸之債無終欠異於漢時賣田宅鬻子孫以償然猶數數惘其野之人盡棄所應償而不取嗚呼大哉孟嘗君狡兔之計耳惡足以語此雖然盈寡絀衆古今同揆泉井不必一滴陵阜不必一塵絀者參差概棄之盈者參差酌取之酌取諸盈以積而儲之以濟造化之不齊而以援夫絀者也其膏溥哉

先生學深經術莫作小品讀過端倪自見其文則真公穀也 受業周上莊

錢說

李繼聖

自錢之制起而名以異之曰布帛泉刀義蓋取諸流便也古今所尚不同其間好醜善敗睽然史册姑置不具論我朝取銅之處遐服絕域莫不梯山航海集於鑄局立法杜弊政兼前世而錢價日昂何歟東南喜用銀西北喜用錢燕晉齊秦趙魏之邦貿易者多不能識銀色又以銀錢輕重殊差盜賊取攜不便往往積錢盈室素封之家如岡如陵歷年累月緡爛肉消苟善爲策官易而出之民固樂得白金以簡於斂藏便於遷徙也夫水聚淵魚鼈守之而不

及嗜寶埋礦蛇蟲守之而不及蝦材蓄谷狐兔守之而不及市則有用爲無用矣出其所守通其所壅也此化居之大道豈惟一時聊濟不足哉是說也請以質之能言者

張敬亭云當有取此而建議者

象說

李繼聖

象之爲物也狀奇偉力注於鼻卷舒若蛇龍服虎豹儷駁兕深山窮谷雄長百獸夜郎自大何所不可乃遭人之求阱而陷之數日後與語使從可得食不食也復踰日與語固不食也如是者再四又勸以中華貴重之言始點首而就焉及求備役大朝祭祀軍旅從事於班聯戎隊中罔不竭力效命暇則獨處一室靜如山立壽至二三百年而不悔其信義視世之慷慨貞烈爲尤難何也彌久彌難也武侯必三顧而後可許以驅馳故終身盡瘁不易其操夫人

未求我而我固求信於人指天誓日胡爲哉指天誓日者朝秦暮楚者也

兄山南云世間鷹多象少說得斬截爽快

雜說

李繼聖

讀方正學翦窩記謂國家可使數十年無才智之士而不可使一日無氣節之臣此言實自護夫幹旋天道者才智也維持世運者氣節也才智不本於經術大則用以爲亂小則趨利避害善圖自全苟無才智唯諾聽人穿㒷庸臣誤國與奸臣等或迂疎而又拗捩不回是謂愚忠其氣節適足以佐其愚而爲好自用愚忠者之誤國又與才智者之誤國等明初建文之世嘵嘵以削藩爲務燕人興兵來爭而金陵遂空其時倡議和(去聲)議者肝腦塗地九族狼藉

未嘗不自以爲忠於建文而可對太祖之靈於上天也孰知其反爲太祖建文之罪人也況不能死於都城將破之先帝子既亡之後徒使新主見仇盛怒然後引領就戮不得不昂首一罵而戮之者已爲大得計大快心矣夫封王雖不利於天下然秦楚自王東周尚存弱主明之諸王且與國運相爲始終抑又何也人臣謀國不務昭德塞違汲汲乎日爲尾大不掉之慮獨不思太祖建樹未久恩渥情然必欲掀泰山而斂怨毒胡爲乎河水汹湧漸疏之以九道其勢自殺大智者之所爲也後人爲鼂錯咨嗟然呂新

幾兩亾漢不關此故夫三代以前首篤親親之義用培國脉惜後世儒臣不能講求大道耳才智偏則氣節自頹才智正則氣節自立二者相濟而成美彼夫敵黨(正學在位)無苦諍退敵(多)無(敵)善謀徒恃一死謝天下者固未能謝天下也自度扶危(無)寡(才智)力而(使)又(爲此)身非(計)戎伍職非樞要何早不引去俟其聞變以如樵夫之死於東湖也不抱膝歌首山而衰經哭殿廷大激其機致父母兄弟妻子友朋之倫黨皆由我滅仁人孝子不出此忠臣亦不出此夫逸山林勇戰陣而死者上也當新主未立觸怒未甚而死者次也目擊數百人由我

之故慘死萬狀而後死於人手者下也正學學道而不智一死偃彊耳負罪於人倫實多矣既窮於無可如何之地(忍人二)不得不成爲忍人(字千古定案)

當時死義諸公以及婦人女子多可與日月爭光惟方正學以儒者自命惜不得其死所忠孝仁義一理相貫未聞夫此可以得彼況姚廣孝先以正學託文皇保全文皇初不欲殺使死義而善何至株累八百餘人十族皆絕必以哀經哭戮廷夷齊未聞有此學道人不貴激烈能慷慨而仍不失爲從容斯無近名之心矣迂儒才智短淺家國乘誤此先生特爲學道人立說卽爲好名人示戒彼不知者國難與言也受業姪啟晁註

諭萬年邑人侵占公田說

李繼聖

夫世固貴有好義輕財急公成事之人而亦貴有慷慨維持之人從其後蓋天下利之所在覬覦者衆也一家之業其子孫或爲破落戶此物必先腐而後虫入之人敗之不得獨咎人人不救亦非人之過若夫縣治所關學校之盛衰書院之興廢則與人文士風之汚隆相爲終始無田不可以久存有田不可以忽失乃余修萬年邑志覈其故實有前令陳君諱堯言者以茲土菁華未發捐俸購田七十餘畝爲義學諸生膏火之資舊志遺未錄邑人沐其餘澤

但稱爲陳餘澤田皆不知名諱弁求陳君之字號籍貫而亦不可得僅閱百十年耳何忍其人不與其田俱傳也殘編空留一名乃與碌碌者無異乎幸邑人猶知其置田與建奎光峯神廟兩事至今廟中存塑像志局監修劉生文表走廟拭梁摩壁求遺跡得除下磨刀石一片惟邑令陳堯言數字可識閱杜公奎光峯記又止概書陳公剏廟然余以是知其田必爲堯言餘澤也始論定入新編以張其義衆示後人而劉生之勤於採訪足多矣按舊志邑氏江千一捐田百畝入學養貧生今邑人士佐余擴建義學又各捐田以資久遠未必非陳君好義之風有以倡之也然士習多高潔自好而過於謹默咸聽無賴之徒因利乘便侵公爲私遂致陳君名實俱亡而江田竟失三之一豈不爲前車之覆轍也哉或田存而人無稽或人沒而田即滅吾恐餼羊一去同歸於盡矣夫澹臺子非公不至耳有小人敗乃公事當挺起而攻之壯夫之所爲也居鄉不畏小人之雄斯立朝不隕君子之節好義者在前維持者在後天下事何不可爲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邑人士勉旃毋忘

汪舜有云平淡自然元明以來所僅見

阮嗣宗哭贊

李繼聖

阮嗣宗神於哭者也。亦惟嗣宗然後敢哭。李子曰：古今有三大哭：申包胥絕粒哭，湘夫人斑竹哭，杞梁妻崩城哭，差强人意。若夫牛衣哭，卞玉哭，喪明哭，侏儒哭，峴山哭，素車白馬哭，野婦苛政哭，朱公素絲哭，驪姬夜半哭，臯魚向林哭，獻琴擲地哭，趙壹登堂哭，羊曇西州哭，甚至造字而鬼哭，賣綃而鮫人亦哭。茫茫六合，窮天際地，往來相嬗，幾何而不成一悲惱之喪家也。傳藉之奇者（筆筆横絕），即時有兵家女美才色，未嫁而死，藉不識其父兄，徑詣尸側，慟哭而還。嗟乎，此女可以死矣，藉可以哭矣。當日者嗣宗哭之，其父或怒而兵之，即嗣宗亦可以死矣，而嗣宗乃得不死。及其死，曾未聞有人焉，嗟如來哭嗣宗。天下之大能哭者誰與（或謂如何不補出本人窮途哭，為之噴飯）。李子游思至此，拊膝而歎曰：化醇構精，成男成女，止此一哭，便足千古。

張浦山云：文如北方佳人，亭亭而獨立。

宗翁秋巖小像贊

李繼聖

上海秋巖翁家食時，科頭箕踞，放舟於水雲煙月間。霏霏霭霭，杳杳冥冥，渾然濛荒上世也。吾披圖觀其行樂，聊浪儲與，胥無焚和之火。覩皇天為碍，空視后土為犯贅。吾將欲與吾翁并舟以放乎東海，繞而之西，從崑崙入河，從王屋入濟，忽見忽伏，泳游於地上地下，而觀夫河之所以為濁，濟之所以為清。抑又同舟自濟入河，而觀夫河濁之所以不能混濟清，濟清之所以不致混河濁，則吾更將與翁調御乎陰陽化形之濁，抱神之清，舍舟而泅，夕浴乎虞淵之中，而朝曝乎扶桑之上。

妙想知從何處落，然細按枝葉雖奇，其蟠根止在紫頭工。

海二字不具巨眼，便如霧中看花。受業周麟註

扇贊

李繼聖

古云大塊噫氣其名爲風又云陰陽怒而爲風噫也怒也氣相薄也若夫扇曳之颾然豈其噫耶豈其怒耶胡爲其然也抱雄兒援管而贊曰以障元規之塵以配諸葛之巾以釋夫汗流浹背之穢形以解夫焦煩鬱懣之熱心以誦黃庭以逐青蠅不噫不怒其功用自神何必噲吹鏜鞳激水石爲金音奔騰砰湃觸草樹爲秋聲而颯颯乎作此不平之鳴

蘇時霖云可以御風而行

將適園贊

諱堅字非磷號適園江西鉛山人子諱士銓字苧倉善文詞舉丁卯孝廉相見於寅友署中儀容壯秀譚吐風雅出其所述尊公行狀求執詞予思詩歌浮華不足以繪奇士乃援管而贊焉

李繼聖

予讀適園公行狀廼歎後人譏史遷儒俠混稱之非也聖賢浩然之氣不數見則俠氣可嘉矣儒非俠章甫縫掖皆婦豎第古重游俠而史遷徒惜荆卿疎劍術是俠以御行耳鬼蜮伎倆死知己報睚眦又何足道哉俠而儒斯其氣動於不忍之仁激於不背之義成於不誤之智貞於不變之信古聖賢亦樂引爲徒公孝子也有才膽本末兼具是

謂大儒古之俠小勇而用壯公之俠多奇節而用乾之九所以無陂不平能至於老全受而全歸也

王行素云識力倜超不是洪喬以後風味

弔賀景山文

李繼聖

嗚呼邑多駃騠之才自卜子王先生去而羣一空邇來景山君去而羣又一空余不善哭恒惡人哭而乃今爲君哭誰朽誰不朽誰如誰不如悠悠蒼天命之不可齊也如此夫落落斯人才之不數見也如此夫

樊桯撲云獨來獨往誰與爲徒

哭吳王其文

李繼聖

嗚呼君竟鬱鬱長逝乎既惜其未遇而又恨僕不復資君一消鄙吝也束髮時各侍嚴君教僕麤豪而君誠實君儼然成人而僕爲小子先大人嘗指君語先尊公曰是兒公家重器先尊公亦微哂而不言僕兩人數窘於試僕文喜奇剏不法剗落窮途多遭白眼往往訕笑蠅集獨君毅然以學古爲志既自許復許僕私幸和者有人雖然凡則已耳而又甚之以死嗚呼痛哉僕與君居止隔里許往來迎送至麥嶺下便促膝坐草徑意惓惓不忍舍夕陽西墜猶

鼓掌若狂嘗大聲呼僕曰丈夫守身當如處子嗚呼今人能作古人語而已竟成古語矣僕少壯尚氣節熱腸一轉骨氣貫頂髮茀所遇翻雲覆雨白衣蒼狗頃成變態而君爲僕靜鎮之相對輒汗顔君又嘗道僕有真骨氣不欲嘔慪爲假道學乃深憐而諒之一至是耶過此以往豎覽橫觀徒益悲悼不有君誰知僕者不有僕誰知君者榛戶相望桑梓依然茫不自知其西東逝乎逝乎魍魎揶揄僕請歌曰蒐魄毅兮爲鬼雄僕乎僕乎入此羣處君亦當遙呼曰但願長醉不願醒

哽咽鬱情崖岸氣象娓敢表証

祭蔣丈文 名禧運字與五睢陽人　李繼聖

嗚呼別來無恙七年矣方圓重晤攜樾軻忤俗稿就正大雅以晉世何先生終天之速也昔繼聖薄遊梁園弔古人之不作悲世態之難從幸與諸嗣君訂交細論學問宗旨遂以伯叔禮近懿範平生豪橫之氣鄙吝不屑之心抑鬱無可與語之礧塊一見渙然氷釋意者蒼黃翻覆流丐歟春風感人乃爾也先生七歲失恃其時不幸之故難言往往流涕哽咽不堪追憶然稟於天者甚厚能自振於孤危可謂不扶而植矣文章正大歸心術表裏肫誠歸古處殆破觚爲圜琢雕爲樸者乎夫人非不圜骨脆而多詭非不樸質暗而多迂圜不失規謙謙有道樸不失野渾渾無涯先生中州一人也卒老明經未選司鐸豈天之不欲提撕憒憒歟嗚呼斯文之顯晦古今同慨惡得不遙遙重惜其人哉世人念推解感意氣繼聖獨哀典型也恨涸迹塵市無一束芻致諸嗣君敬焚香檉一炷達於先生之靈幽明可質此𢀖味也

徐青典云祭文有如此風骨方可傳

雙祭蔣封翁袁恭人文 代作　李繼聖

嗚呼松徑沉雲黑圃暗冷夫瑤華蓮房墜粉紅星忽寒夫寶婺山中宰相腹儲經緯常新樓上仙人簫引鳳凰俱杳倏而來兮遽而逝旦暮乾坤存吾順也歿吾寧清白風月誰識先生隱德自超當代名賢孝稱閒閒十二齡哀感烏集志抗髫髮五百隊雄長雞坊惜休文愁卧一衾學省空調詩韻幸鄭虔才號三絕司業常與酒錢芳躅非遐流風是蔡騶彝肉骨傾囷鹿以散紅陳野服芒鞋含佩魚而嫌紫奧家在煙霞深處千巖翠色之間朝來歌舞寬懷百鳥花枝之上戶滿孟嘗之珠履塤叶仲氏之箎聲況衆案齊眉恭人禮修淑女而傳經得意先生業付名山饁耕一馬之田鹿車共挽聯翩三鳳之翮燕翼多謀是以督學公麻掌白黃雨化齊魯其子由中書督學山東兼翰林銜求賢爲國珠羅大海之遺維嶽降神嵩峙中原之秀又復御綸綍選琅玕鯨鯢躍武昌之魚龍門浪暖繼學又督湖北杞梓種漢陽之樹鳳閣巢高泊仙舟於黃鶴樓頭馳妙譽於金華殿上異夫蔓引瓜葛香儷埋叢桂之幽人鏡剖眼膜色仍眩錦繡之才子者矣昔也旆揚洙泗月已隕於萱幃今也帆過江湖陽又砍

夫手澡太母遺金鈿阿香推不返仙輪老翁赴玉樓緋衣
奐母辭帝命寢淚盈苫而麻侵白雪夜臺滿志則鏡合黃
泉素景隙流莫挽西山之義馭和風野播如聽東皋之嘯
聲下官忝治名邦契懷大老邇迎養之日柳媚晴川傳紀
興之吟風流廣漢續賦凌赤壁故國沾溉漪瀾餘光照白
沙楚水澄清溯浪雲開衡嶷龔扶名教以作林宗之遊觴
奉於陵欲招諸生而陪嗣復之宴爵然表望曼鑠哉是翁
惜也典型不憖遺一老把臂而袪何在榻咨懸軒造廬而
谷巳空詩存看竹洒龍鍾之涕淚弔馬鬣於松楸雁唳城

頭處處寒生落日鶴歸華表聲聲清帶蹊烟生箔藉白芽
歎息悽悽人之玉歲音鏗綠綺倡隨拂雲錦之裳享格徘
徊靈承輀轜嗚呼尚饗

騎山縣六排胤宜人受業張次龍註

啟

為劉壽母崔宜人徵詩啟　李繼聖

族會仙源王母層城清晝爽海羅星宿老人夜月碧雲浮
太原鈒鏤長閥閱遜土門之系博陵瓜瓞遠姑嫜篤穀乳
之情是以皇英共羨夫伊耆尹吉何慚於宵雅爰降青女
厥歸黃姑有如我封母崔宜人之賢乃是為贈公劉先生
之配方其少也束髮垂髫獨異嬰娛之彩伴及其長也執
巾侍櫛居然窈窕之碩人衿纓綦屨而侶以隨膏饘脂蒽
而問所欲獻履襪於堂上事本懇懃奉箕帚於閨中俗移

詬誶嗇嫺習者四德而聽從者十年也緬維吳逆妖氛肆
扇衡湘之烱寧邑攝土滿目戎燹之墟爾時智困於謀勇
竭所往贈公足履濤浪獨抱遺經封母手披蓬蒿恆修陰
禮蘭釭徹夜鳴機北牖答謳吟管滕當穿隱豹南山含霧
而人謂挺生豪傑安石之高卧無時自幸會朝清刖凝陵
之垂釣有地志豈在溫飽樂不改簞瓢贈公曰非脂非韋
固鉏鋙而難入封母曰爰居爰處長顑頷其何傷聊朱轂
於莊元駒迍邅之騁哂白璧於荊關尺蠖卷舒之伸是
以拙陟鹿門炊冷甑公庭畔扣歌牛角賓敬冀子畦邊西

圈之詩栽萬苣東溪之句惜枇杷演河洛以新傳韋編數
絕培芝蘭於玉砌丸膽常清競爽一門乾連三索長公渾
金璞玉黄靈醸千頃洪波少郎麗藻香芹青蓮吐萬丈光
焰圖夜宴夫桃李吹日協夫壎篪一枝自先榮珠絡中庭
之樹三槐誰早茂花艷南柯之春悉是佳兒都非池物視
夫藝環子肖廼僅鍾才陸機弟賢雲獨接武者不作矣念
㓜公生而孝友性則明聰靡瞻靡依早似七齡獲石天明
天顯曾如四歲推梨硯乃鳴珍墨存汙白之訓彝綫衆勺
芥視青紫之求文茁鉅闕鋒遊玉京之嫏嬛府藏毫欽耶

谿鋋燦金榜於鷞鵝洲頭筮仕南陽花滿一縣流芳北舞
棠蔭千門歌續聲於挽留民繫思於去後贈公流馬乘化
已息其肩封母歸然獨存猶提其耳循吏褒以再 命賢
母達於 九重沐 先帝之湛恩問年幾許簡中州之刺
史迎養無難 溫語傳黼座榮於郭州牧之服被三公慈
幃示官箴加於魯敬姜之論勞一語恭逢 新天子德備
仁孝道洽唐虞豈曰曾臣寶彰嘉績祇承彝訓惟懷永圖
故腳行陽春舞水流南國之雨胄次重闈褒牛貯東閣之
材培兩地之杞梓梗楠止是家傳衣鉢總十載之涵淹灌

溉莫非世澤膏腴棄弓弩而衛陋縫裾化盤牙而民樂偃
草神威紫電市無五白之呼風肅青樓座絕一紅之飲夫
乃知玫歸周召德本雎麟也 晉錫榮封感承寵眷躬閲
三元里履容嗟於教忠教孝之餘光依 兩太陽數勸
勉以為子為臣之語河東鳳集同族不若同懷關北雁行
報親無如報國黄銀寶帶之佩秋秋蹌蹌烏頭華閥之家
魚魚雅雅部婁必無松柏房次乃有鈎鈐自冢子御食以
來蒼顏更生之齒當弄孫含飴而外黄口授小學之編
靈運門牆超宗繩祖審言苗裔子美稱賢覯於世德作求

筴夫衆美畢具輿麾金碧錢惜王釵昭其儉也漚菅泥麻
刈葛采耳昭其勤也慎言不出昭其節也循道無成昭其
順也和娣姒昭其恭也修蘋藻昭其潔也他如折券棄責
婦恥籌算於王戎作法昭來室戒鉗忌之孫壽某等垂露
懸針書德不盡測蠡窺管炙善無窮溯其初生時則孟夏
節司炎帝之令麥穗盈秋旦經嫠女之蹤蓮花浴體娛晚
景者四世道古稀者五年墨綬飄飄階前斑舞瓊筵合徽
音婉娩房中華始彩鸞飛火棗捧露盤贊請方平之妹王
杵將靈藥禮逆廣寒之娥雖以左芬濡毫莫繪瓊瑤之池

影班昭設色難寫瀟湘之月華伏願名公鉅卿騷人墨客搜奇鵠於靈府郵遞錦函造干霄之彩樓載錫彤管或屬西京作賦紀靈椿之八千或欲南陔補詞倣古體之三百瑤籥頻賚錦屏高張噓瀠魏六朝之英烟雲滿紙拔元白兩雄之幟氣象橫秋我醉仙桃含塞外之金淵人賡繡口傾宴上之銀河八百駿洞庭向江管層層簇起花浪七二攢衡嶽看濤箋面面湧出仙霞補闕拾遺庶使四十年鄭圃高風齊赴董狐之館信今傳後何啻三千歲蟾諸夕照長增寰海之輝他日 璽疊金泥閭門之化自此遠邑封石窮湯沐之外有餘榮凡我同人樂觀大雅敢拋磚以引玉希臨風而唾珠謹啓

王九淵云排偶體宛轉而來滔滔汩汩斯爲鉅手

表

擬重修 聖廟告成 蒙 恩旨鄉試廣額謝表 李繼聖

一人作君作師高源遡接夫泗水 九天如雲如日休徵聿顯夫岱山仰先聖之靈地勝龍蟠虎踞邁前王之制廟貌玉桯瑤階爰沛廣額之 殊恩誕敷作人之雅化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金聲玉振薦俎豆於千年木鐸蘭樸窺宮牆之萬仞乃高帝祀牢而往傳經尚有董劉及恭王壞宅以來習禮幾無車服重光唐宋碑誌齊新遼盛金元規模大備戎兵集境鶴舞彩雲之中雨露含春檜留劫火之外雅樂有時自奏何殊欣聽鈞天荆棘無故自除未可但云福地雖兩楹夢奠其祠即創於魯哀之前而九間殿成其制實宏於永樂之後彼夫老子之學空設增道科以掄才太公之廟特隆兼武夫而選士旁稽往局更羼岐流從未有桴棟干霄大覺乾坤之壯色菁莪匝地[illegible]齊道德之光華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德超百代謨顯六經聖學即儒宗初無異致治法與道統本自同原訪闕里之故宮蕩尼山之餘燼丹楹刻桷恍雲中貝闕三千繪鳳雕龍儼海上瓊樓十二檜紐參天舒黛色

蘂染青雲杏壇麗日炫春花香飄紅雨散棼橑而布翼屹
柱礎以高騫未朽麟角之絲想翺翔而散彩不竭水精之
德僾蕩漾以成文趂雲如龍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
日實合萬國之歡心而愈發愈奇出其如樹出彰如鵠出
背如珠出井如纓更釀四時之元氣而觀變覯化拭而履
發而筍修而書護而車甃壁光連夫奎閣日重曜月重輪
星重焯瀛臺湖綠竹謝傳夫德音彩徹輿輪奐補媧皇之
石華開棘院喜傳魏公之牘漫誇紫氣浮關詎異瑞星聚
井臣等學慚濂洛志愧雲霄惝怳羹牆彈琴無一見之樂

溯洄泰斗過眼有五色之迷欲續楊炯之碑管城子鈍磨
鋒穎安效日華之賦銀漢女織錦裳伏願日新商盤運
綿夏鼎祥呈五彩蔚蔚集梧鳳之苞光被九州差池繞錦
鷄之羽纚纚縱縱映帶嶰嶰山龍屑屑霏霏照出編瑚霧
豹治城循義蹤高建霞標於赤城伐木取陽材旋燦江花
於形管臣心似水環拱北極而亮工士氣凌雲仰望東邦
而受戒在天之龍德常與在田者而互顯精華人文之鵲
起取法天文以著爲色澤矣

王嘐亭云援古精詳工麗乃其餘事

擬上幸翰林院因便觀貢院謝表　李繼聖

帝德純熙天文合人文而成化 皇風肅穆炳變偕蔚變
以揚光玉軫煥瀛洲朝蛟龍於北海金聲開棘院起鸞鶴
於西山律回黍谷之春遙瞻萬國車書會同有繹景耀金
臺之色適際百年禮樂天地爲昭喜溢千官歡騰三接臣
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聖人首出篤恭而道訪
峒山哲后旁招徵夢而神遊傳野必會精華於勝地延攬
才人宜出錦繡於文壇甄別奇士故賢能獻之天府此通
籍所由來而詔舉創之漢廷亦制科所從定國門射策則

晁生董相早啟延對之源殿陛揮毫則摯虞阮种先承御
試之寵蓋周家立政曾錫庶常吉士以美名及唐代掄才
遂置清要詞臣於別館瞻上清之冊府地屬學海經神立
大比之權衡人習班香宋艷錦袍拖紫偏愛一條冰冷之
銜藜杖搖紅仍是七藝燒殘之燭所以春官選秀慎物色
於珠浦瑤岡昊帝儲精露彩苡於奎辰壁宿糊名易書而
後方窺玉策於金縢承旨待詔以來迺染銀毫於漆簡鑾
坡改院式廓磨丹之廚鰲島懸題榮頒飛白之牓燃臘照
寢榻藕學士光生幃中覆纈恤寒宵唐德宗恩施格外第

文堂車駕偶快夜遊若號令風簷鮮臨日御集多士而飛
紙樓畔會何開藝苑熏陶賦新詩而垂釣池邊究無與賢
才鼓舞驗石渠之檢校東西漢註疏猶踈晒玉局之穹窿
南北斗說經更誕遙遙棫樸誰續雲漢之吟渺渺菁莪空
泛楊舟之想從未有遠邁卷阿盛事發聞鈞樂崴音珊瑚
海中羅來八面之宏網蒹葭日下消去三秋之寒霜如今
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三才協應一德咸孚波
溢天池合四靈以畜瑞機旋地軸兼五岳而降神固已璇
斗攄其樞臧方羅九野之宿珠囊照其度工師辨五庫之

材矣猶以上氣騰霄占類從於風雲水火文章報國勵汝
明於粉藻山龍黼黻於麟臺欣逢建木修梁扶桑修柱
鋪霞紋於虎觀喜　賜玉版爲顏寶篆爲書乘石洗彤墀
華出太和殿裏遂山絡紫氣星拱少微垣中統接斯文探
源應歸洙泗靈承嘉貺釋菜儼若羹牆華蓋巖巖趨蹌上
相碩膚几几領冠峩英宴集翰墨之一林韻分圖書之八
句黃鐘繼響躍龍賓而呼萬歲偷看紫玉池開白雪傳音
顧鷺序而錫百朋暢飲青田核滿烹雋陵之縹翠防風粥
七日猶香喫葱嶺之碧鷄甘露羹二毛俱黑竊云維

天子使車庶馬開共作醉學士歌鱗攀翼附況瑤編充棟
分儲四庫之新書而閣苑迎　鑾同被七襄之美錦復
命鸞鑣載道兼駐魚龍變化之門雉扇移旌周覽金沙揀
淘之地鎖閣之光貴日月錦幄之彩徹河山鎬飲未酬
綸音疊降一聯璧合至公堂上高懸四律風和明遠樓中
永馥步晨露卿雲之咏猗歟休哉視大風猛士之歌耻焉
小爾追維美景感激清時煌煌定宿方中處處　天顏有
喜因而試敀辰月現三星於東南才萃甲科收一石於今
古虹霓吐彩誰不欲赤手而捕長蛇壯哉欣榮自無難青

堤而馳高驤崇朝敷雨露徧潤杞梓芝蘭曠典勸鐘彝永
懷圭璧金錫採衡者貢青錢於泉府提槧者步丹梯於木
天臣等技類雕蟲觀徒炫海作賦無赤壁東坡之增重雖
言視草有白麻北門之參決無當慙類鴻都烏篆齒冷笑
人幸依夔樂鳳儀心熱平世道成大畜其合同而化乎運
際重華則文明以健也似緣投清渭兆卜魚腹之璜如水
湧甘泉寶發龍文之鼎伏願乾棟巍煥泰階昌平名世郎
名儒何啻揚風於元祐之日瑞星衆瑞氣不獨聚奎於乾
德之朝高岡梧桐莫非泮水芹藻辟廱鐘鼓盡是嘉賓笙

賛挂虎榜於金門。紅蘭省中。五鳳翔而偕噦。西岐之盛。騰龍駒於碧漢。海棠枝上。雙鵲止而對揚北極之休矣。

徐甫典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議

補禮議

李繼聖

先王議服制祭祀之禮。而有立繼之一法。仁之至也。義之盡也。經之變而化也。權之妙而神也。嗚呼。蔑以加矣。余宰萬年邑。邑故耆民黃某元配生嫡長子。聘廢未娶。過繼異母弟次子承祧。替沒。諸弟逐繼。繼來訟。或謂世無有父無母之子。例不應立。然予按今律。考古禮。俱無明文可執以爲斷。顧昔石駘仲有庶子六。而無嫡子。議立嫡主其祀。是重嫡長也。惟未成人而殀者不繼嗣。是重父道。不重母道也。予據此斷之。使續黃某太宗之祀於不絕。豈爲悖情哉。且夫先王之繼絕興滅。與夫斯人之承祧立繼。其世與國。已在滅絕之秋。而其所繼之父與母。或偕亡於前。或偏存於後。則逝者不能復作。曾何異於無父無母乎。夫過繼者。固不重所生。泥無母之說。則重所生矣。必千古特見自是不可無之論律本禮制。禮本人情。知經而不知權。訟未可聽也。予故旁通其義焉。

徐甫典云此議斷不可廢

解

史解 代作進呈　　李繼聖

臣謹按帝王治道。總歸於一人之心。公正而無私。故子思以位育屬中和。以中和屬喜怒哀樂。而曾子述大學。則約七情於好惡。必致知以窮其理。誠意以愼其幾。正心以澄其源。而極之於平天下以大其用也。宋熙寧時。富弼入告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斯功罪得其實。此卽眞西山所謂人君不可不知大學意也。有好惡而不令人窺測。其語似入於

權術作用。然可窺測者。私好私惡也。可共見共聞。而不可窺測者。公好公惡也。天以無心鼓萬物。寄生殺於培覆。經之以寒燠溫涼。緯之以雨霜風日。昭昭在人耳目。顧其元化妙機之行。以神而不行以形。降祥降殃。精於權度。捷於影響。時或先露其幾。君子察微。衆人居暗矣。人君仰法天道。因物付物。成見胥忘。偏端悉化。以好惡從善惡。以誅賞隨好惡。以功罪酌誅賞。雖共驩雜進於堯廷。而魑魅難逃於禹鼎。巖谷之芝蘭。可達其臭。廟堂之瑚璉。可竭其材。孰敢因緣其實。翻覆其手。而來小人之附會乎。旣不煩焚香之祝。殿不須屈軼之指。正大光明。如揭日月。固非若齊威漢高使人作驚。烹賞封斬於一時。而藉此以動人心也。舉直錯枉。能使枉直。豈但周禮議辟計吏之法可行哉。宜大學一書。發明天德王道。獨舉好惡兩端。以貫始終也。惜富弼能言其槪。未究其微耳。臣以爲大仁所以公好惡之體。大知所以正好惡之用。大勇所以健好惡之行。大義所以足好惡之分。而性情中和之德在是矣。夫然後好惡不繫於其所。而揣摩無自。又莫不畏服而咨嗟歎息於無窮也。何也。人自取之也。淸濁水任之。濯者何與焉。故曰。天道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

杜舫山云。以經學解史。此作者正大文字

檄

討倀鬼露布

李繼聖

倀鬼虎役也以虎雄負一隅宰制百獸咆哮則川原黷淡
蹲踞則林谷森寒然而勢且却於驢鳴智更拙於狐假倀
不助虐可自轉暴爲慈鬼弗叅謀將誰導碩作祟奈何指
揮牙爪人似犬羊褫褪衣冠屍猶起舞仗斑寅之猛勢挾
跋扈之威聲恠漏齊諧象遺夏鼎嗚呼無端而厲魈橫梗
且保首領以終不幸而夔魖揶揄止弄股掌之上未有如
猾倀流毒藉虎狂噬者也齚豺之獅王安在鎮蛛之鐵佛

難逢炅勅荼壘諸神咨爾兄弟戮力催嚴更之鼓角影動
星河閃結陣之牙旗光搖日月古桃攀度朔八面擁出神
兵仙鳥跨重明一翅撈開魔障妖氛四散擲星鐔鱗鈌之
鋩醜態千般灼華表照墳之柱札耕父於淵上荷鋤以當
其衝伏彭侯於樹間伸臂而搗其穴人心之恨消則無多
天網之恢疎而不漏從此席捲餘孽勿縱狽輔貪狠令蕭
選方𤢖戒梟揚導狒（一云梟陽國有獸名髮影郎 狒狒一云梟揚乃導狒之神）

（伍更齋云究非無故而言）

辨

春王正月辨

李繼聖

春秋一書大聖人奉天之道以行時王之法於天下萬世
者也特書曰春王正月王與天合一歸中正而後天下萬
世之義明孔安國鄭康成謂周人時月俱改蔡九峯謂時
月俱不改而程伊川胡安國獨謂改月不改時此誠千古
特見後儒聚訟不休旁採漢律歷志所引書序伊訓與班
固所註陳寵所奏及後魏明帝改正改春要爲後人之文
之行而已據秦謠者以爲秦改臘月曰嘉平在夏之九月

不但秦不可律周即歌謠思之亦明言臘矣惡知其必指
九月爲臘乎臆斷之說且不足以定秦之改時也若經書
冬十二月螽而季氏有十月之閧而夫子有火流之答似
周人已改時然十月屬冬固知周人必不若是之妄也時
者天之時也非王之所能自爲也上古制幹支分寒暑定
日月下逮高陽命南正重神堯命羲和而四仲之正固一
成不可易武周非聖人乎哉以聖人而敢顚倒天時混亂
天下耳目乎哉聖人行事務順其自然改正改月可也必
春其冬夏其春以爲名有是理乎哉且與爲顚倒以悖天

與古帝皇也毋寧幷四時之名而自我易之也胡復相仍也夫子既代王者行權自應推王者不敢悖天與古帝皇之心固不得執周不改時即不可違制之小節也紀事從周月尊王也稱春領正尊天也時首定於春矣而夏秋冬即以次行雖繫周月於下而仍不失天時順布之序可使後之人能因周事考周月又能因周月考天時是變通權衡於天道王法之間而一歸於大中至正以明天下萬世之義豈擅用夏時哉天而已矣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以及豳風周禮多從夏正亦天而已矣夫子又何所忌諱

乎春秋之例褒貶予奪在字法異同變化文義深遠必謂從周改時乃可繫月何足與語大聖人之妙用甚矣小儒之拘文而牽義也曾子言秋陽趙岐强註爲夏然秋陽清肅合於皜皜惡知其果爲周時之改也至於兩書春無冰以魯地寒類西北正二月氷不盡泮想值陽和而幸其全無非異其偶無也其概書秋無麥苗冬大無麥禾而幷不繫月者以大水不能種麥成苗也禾者嘉穀之總名推之於冬之大無亦猶是也或謂時苟不改何以氷在春而秋冬又何以有苗禾則囫圇矇懂之見既昧苗禾二字之義又昧於苗禾之皆屬麥也或謂五行用事起於木而月令有春帝帝嚳與周皆以木王故可概稱春王夫月令半雜秦書指實太皥諸帝分配時序已無當於聖人之旨而以此解經愈入雲霧夫吾儒尚論貴求其理舍其理而徒以後世之事律王制以後人之書証聖經遂至執經論經而絶不悟王者當華當因之故又絶不悟聖人尊天尊王變通權衡幷行不悖之道則聖人以春領月之心終晦矣（破盡古今疑團辨才無礙全篇筆力自祥經得來不亞蘇潮韓海）胡傳可議程子可謂其不明乎且朱子亦嘗疑之不輕加論斷後人必欲軼程朱而上

瀏翻其說直云改時而無所憚愚亦惟是遵伊川之所信發考亭之所疑而已矣

（蔣元安云條分縷析妙能一氣流轉）

萬年縣志星野辨

李繼聖

呂氏春秋云天有九野地有九州是地數合於天數矣舜何以析九州爲十二而二十八宿主十二州之說天官書又何以稱焉夫天體大於地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二千九百餘里僅以華夏某地屬某宿幾度必細推十二州列宿之度數與周天之度數分區計里辨其專一核其畸零斯爲不爽顧宿之爲度與天之爲度遠近分合古無可考而謂周天百七萬一千里圍三徑一徑三十五萬八千里是爲二十八宿周廻道徑之數二十八宿不係四遊之極天之中央上下正半之處則十九萬三千五百里然按其數皆難參差與各宿相配徒執星野之說妄言分數何爲哉萬年饒郡屬邑也昔隸揚州之域按地形吳越居東西江居東南隅以揚屬斗牛而以饒屬斗斗六星固在南矣第斗度二十五揚饒相距不及二千里以爲豫章入斗十度餘干入斗十一度則此外十四度又何所極耶諸宿之度之屬天地也其數多寡廣狹不齊又何以故耶且饒近洪都王子安所謂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者又安知夫翼軫之光之必不相及耶夫二十八宿之在天注於

地與屬於時同一理也而張心鬼箕昴五宿獨不入月令其理又可強解乎先正謂有分星無分野誠哉是言矣予界敘於前以列度數之舊說者從諸志之體恐忽天道也詳辨於後以証度數之臆說者去茲志之疑恐誣天道也不可誣又不可忽故繪列斗圖而備考註其所主所入所犯於圖下以垂示夫昭德塞違者匪獨係茲一邑也如執度數之見而議予疎予知免矣

徐甫典云剖辨源流談天衍亦當息象至天道不可誣又不可忽則是宋儒見解

評

樊榁模問草亭詩鈔評　李繼聖

昔吾夫子不語怪。非有怪而惡之也。語不可窮。不語之語也。天地一大怪物。萬類萬小怪物。故變化莫能究其所以然。然有定數。則形分於種。而神合於皦。見怪不怪矣。若夫才人之心思。所際際於無際。豈有定數哉。出於模。不局於模。不怪而日怪。能爲怪者。怪才也。頃見金陵樊子。吾怪之。吾大怪之。讀問草亭詩鈔。有可與語者。語以析之。無可與語者。寧不語以渾之。又讀錫山吳君詩鈔序。稱其著述甚繁。樊子官骸猶人耳。四方唇喉齒嘷。音有利有不利焉。樊子具廣長舌者乎。何十年筆富乃爾也。問之官。官骸官骸不居功。阿那律多無目而見。跋難佗龍無耳而聽。殑伽神女非鼻聞香。驕梵鉢提異舌知味。舜若多神無身覺觸。吾又惡能於樊子之聰明智慧。究其所以然。昌黎云。天池之濱。大江之濆。有怪物焉。樊子是已。夜來讀竟。默然舉手向空書怪事。兩童子侍側。耳語曰。怪哉吾主人。

杜紡山云　怪哉此文

志錄

常寧縣志錄　李繼聖

鴻濛初判。黃帝經畫尚矣。惜墳典諸書。吾楚人能頌而不傳。帝嚳創置九州。荊所由昉也。禹跡底衡山。於寧爲近。寧亦荊楚輿區哉。旻考列宿。起張十二度。至軫六度。合郴永臨桂。適耀其儀。檢閱舊志。未必毫髮脗合。然重歎夫始此者。其人姓名湮沒。有明邑令謝陶兩公。次第述之。康熙癸丑。先外伯祖殷公浴日。拾零香於戎馬蹄下。掠碎玉於兵燹焰中。旁揆遠紹。截定成帙。自昔左史檮杌。義比春秋。是書當在伯仲間。雖然。昔賢宰鹿牀張公志及之。而栽輝張公則屬我殷公力成之。豈人事必需天時與。越數十紀。雍正乙巳。古牟平隴莽于公莅茲土。乃欲踵事增華。卒之操觚諸賢。無一應者。己酉春　詔直省郡縣俾編賁錄。賁部纂輯。勒爲一統成書。承齋張公下車。徵文獻。得二本。皆鼠囓餘物。增修一本。閱月告竣。闔邑士庶以原板不戒於火之故。具呈顛末。丐畱工彙集新舊。以蕆其事。公勢不可待。輒中止。客冬侯邑侯始署篆。俯念殘簡。懼同杞宋。乃稱我殷公名。而揖紳衿耆老於堂曰。斯人不作。大雅淪亡。諸

君與有責焉繼聖不敏謹論次之為總序序曰聖王錫厥寧宇城郭宮室井里克安克固經之營之會歸於極是惟因時而制宜也述建置沿革第一粵在六相考星占斗上下四旁攸宜地利玉衡度於茲上巳辛二卯候氣正時無忒於化述星野第二有巢氏架橧穴營捍災禦患厥紘式之肇造堆陴方城漢水寧分一區雄圖磐鞏億萬斯年述城池第三維昔經緯封建鉅細區分厥後曰府曰州曰邑更名仍實奄茲包絡桂耒衡祁四維孔固土著者重遷述疆域第四九頭列紀神武鉅靈實反實奠五丁之力筋聯

脈貫三湘九疑述山川第五天生烝民迭為盈縮相其保乂靡不協於厥居樂土樂土爰得我所其星列於版圖述戶口第六司空則壤厥賦上下以今視昔惟正不渝述田賦第七橋杙鸕鷀貉猴刀斤劍削遷乎地弗能為良物以方貴方以職紀扶輿融結有獨鍾焉述物產第八寧介南服距廻翟車恒逆天之休命乃忠乃質乃濟以文罔敢習於奇淫偏頗順帝之則述風俗第九棼橑布翼桴棟高釀民之蚩蚩托於宇下以蔭以庇宴安是懲述公署第十博碩肥腯成民實先燔燎韽籥靡淫以褻永懷彝典十倫攸

歸述祠祀第十一穆穆遼皇立臺宣教庠分上下三代襲之髦士甫田滋培秀穎溢暇谿峒崇慕師儒述學校第十二烏火雲龍假名正位體國經野幹此王家文武大小咸和殫厥心無作好惡此之謂民之父母述職官第十三皇哉昊羲聿張干戈伊昔曰戎武備戒嚴用飭熊羆而苗蠻失險矣述兵防第十四太和氤氳鬱乎葱葱設形布象是謂休徵大可覘世運之隆也而小亦惟其地惟其人述祥異第十五榮綰墨綬撫綏一隅絃歌至今不絕化雨何來述名宦第十六太上徵辟其次制科聽言觀行陟明黜幽

法維今大備述選舉第十七嶽神降茲珍奇瑰秘若訪濂洛若升雲衢其間若隱若見烝烝向茂鬱為國華述人物第十八維皇天陰騭維聖人錫極勅敦庸德無庸不奇述孝義第十九爵然巢許闢此偉節魯論取之亦歸折衷世之苟合取容者靦焉面目矣述隱逸第二十含柔居靜順命承坤清漣江漢肇自關雎汎彼柏舟邊躁凌厲述列女第二十一蘧廬逆旅皆過客耳適浮而流適飽而集築堵中澤圖徙南溟含此將安歸哉述流寓第二十二天地曾不能以一瞬彈丸黑痣偏若與為無涯致足樂也君子疾

沒世而名不稱由此觀之曷其有極述古蹟第二十三」

免穴狐封伊誰古哲季劍云亾無徵不信欸默告於冥漠諸君精靈自在天壤何用區區贅之以浮名述陵墓第二十四」

圓蓋方輿不以日星河嶽而廢花草維茲小道神斤鬼斧地靈人傑可窺一班述方伎第二十五」

抱吾雄守吾雌不中流不彼岸旁開二徑宗旨鼎分雖因聖人不及見而乘其後然勸善懲惡之意亦自有可觀者述仙釋第二十六」

雕蟲篆刻壯夫所恥然雲漢昭回虎豹炳蔚潤色鴻猷厥有資於黼黻述文藝第二十七」或謂不盡切寧邑事實又以標題志錄爲杜撰

此爲見也寧故蹟矣光怪陸離虎臂在目集胥董而烹飪之五味不備不可以爲羹今侯與我輝公同編尋繹墜緒先後循環天時人事惡可以已某輩傳薪續焰恐機線不足以縫雲錦含毫邈然罔知工拙第悼往悲來亘茲今古作述遞嬗相爲始終謬從諸君子勉攄一得云先生以邑志未竟此文亦未登梓迄今讀之自是不朽法物　受業周晃註

萬年縣志錄

李繼聖

萬年古峯也而非古邑有明正德間始割鄱餘樂貴四邑繡壤成一區以峯名名示建定後茲邑之終不可復改猶井也於是乎有志矣今夫包地者天包天地者水包水者則一氣之彌綸無際也曾何疆域之有哉然天地混處一氣之中儀不能不判而爲兩儀判而爲兩矣德判而爲五行判而爲五岳亦判而爲五萬年峯接法如中原之有嵩岳也鄱之萬斛餘之康郎樂之仙鶴貴之應天泰華衡恒也邑既中立而其所有之山川人物土田畜產風俗氣象仍然

四邑之所有故與爲故新與爲新也有其所有又何以志爲然而退接法五德之信運於仁義禮智五行之土運於金木水火即不必獨著其理獨標其功而其理其功又不能不立於獨成於獨也脉絡貫五臟分也既疆既域今昔相承故自爲故新自爲新全篇轉接照應有山斷雲連逆風逆水之妙邑惡可乎不志志惡可乎不續余才雖非陳壽豈敢辭修

陳介堂云空中鷹翮鶴舞大爲有所術

紀略

本支紀略 徐氏家譜　李繼聖

高祖子二人。長曾王父。(諱成)有曾王父同懷弟稱一祖。曾王母守貞。以孝聞。經理家政。內外肅然。一祖惟兄嫂命是聽。力教王父而已。王父嘗曰。生我者親。成我者叔也。一祖子一人。稱三祖。三祖子六人。早沒其三。所及見者行二行十二行十四三從伯叔而皆無嗣。十四從叔一女名基姑。乃一祖後三傳一綫之外脉也。一祖學無不通。爲前明縣尹。有惠政。三祖讀書過目不忘。好立奇說。終阨於牖下。一從伯資性高邁。以替廢。十二從叔利鹽商。往來桂陽州。溺於水。十四從叔善爲蒙師。與我憂樂相關。最後沒。沒二載。基姑原聘夫亡。姑之母穀太君改聘。媒知我兄弟渙寫。幾陷姑爲富屠婦。富屠豪姓子。將婚。我始覺。當時固不啻破山而挽河也。乃助粧奩。適我門人秀才汪三顧。斯亦豈足以報一祖成我王父之德哉。每欲擇族之賢者爲姑之父。立嗣續此一支血食。因諸從伯叔家產蕩然。不得不俟異日耳。夫姑於我爲再從姝。至我兒曹而服已盡矣。嘗思先王五服之制。豈爲得已。不過爲愚不肖立法。苦人情之不可

畧而限之。使畧也。至勢不能畧。而亦不能不聽其不終畧。故謂親與服俱盡也。不然。先王何以繫禘祭。(先王體以五服定制得此)(妙論其深心始顯)觀其上禘千載。則下視千載。皆莫非此一本之蟠結與一氣之流通也。不以絕視絕。雖絕者不絕。我子孫而賢。當深思斯語矣。

杜舫山云。文如天韶女老綽有餘態。至發明禮制。更可翼經補傳。

王父述畧 諱庭賢字愚生

李繼聖

曾王父十六歲爲邑名諸生應舉歸歿舟中妣王孺人二十二歲居嫠王父三歲在抱家巨富王孺人經緯井然不以一子少孤稍姑息王父亦以十六齡冠童子軍受知學使者祖行杭音秀才數十人健於文者六九人聚族邑西關外號李江橋文市其與王父并稱博雅則吾母伯父殷公浴日及王公卜子也王父性尤傲豪飲常達數日夜不輕接見官府大亂未平賦役繁苛腴田任佃戶欺吞家資遂中落猶鬻餘產購書卷帙充棟被二公文章貫穿綫艷妻

手王父獨岸然自適以未諳外事素不欲與時流角短長也王父胞叔稱一祖事之如父禮亦一祖實教誨以有成也康熙二十年間修邑志王父以傲故不與怒當事不入一祖人物攷并使刪去列女篇王孺人節孝事曰吾母與叔不屑爾輩筆墨傳又豈屑一志傳哉及雍正六七年繼聖得縞增舊乘紀孺人於冊未幾又犯繼聖怒而狂夫遂謂列女不邀旌表不可入概削之大違 朝廷詔旨時奉旨凡貞婦年過五十幷前明以來節孝未經彰顯者皆入志繼聖亦不屑與爭益深念王父語也王父元配崔公介菴女艾東鄉來遊友崔公稱王父精銳少年邑人劉都督文伯公 本朝勳臣上等總戎京口其時名流如韓公慕廬徐公健菴輩咸愛重迺聘王父入幕裁答書啟或草露布人謂義山復出猶不欲自況也近六旬忽晨起攤書滿几榻竟日披覽拒飲食底暮自云目眩遂盲歎曰從此與書永辭矣繼聖少猶得讀遺書之半不幸兩被火災墨莊成燼豈文章憎命達精靈猶見妬未已耶抑繼聖不才不足以分食先澤耶悲夫

杜舫山云宛轉成章神氣秀朗

淡園公軼事述畧

李繼聖

先君淡園公諱世英字五奇體清癯而元神充滿爲文奇闢自喜不屑人知傲然埃壒之表後圃竹樹交蔭每入其中仰視似有所懷人莫能測指笥謂繼聖曰欲出人頭地須如此勇公言不徒在發跡也喜夜飲飲酣嘗憶往事云余少壯遭兵燹挈家避於邑西黃崗乏食汝伯父歸取窖糧計程五十里二日不返伯雖勇力過人然文雅士佩無寸鐵知不可全予屬汝叔父撫慰家人予往覓其踪家人泣曰勿往徒俱斃耳余歎曰以未嘗一日偶離之兄弟而

棄不顧哉乘夜從山凹小徑出時雨雪將霽風刮林冰冷響凄然及曉登坂四望村莊焚掠殆盡燼煙蒸熏巖谷見坂隈茅屋獨完下過之闢門內呻吟聲入欲叩賊遠近不意即汝伯仆於此也流血滿地手足泥污視其左腿爲賊所傷抱頭一哭幾絕翼行入崗幸脫虎口嗟乎此固天之不忍兩沒也汝謹識之汝無兄弟而兄弟實多矣予亦嘗爲流賊所獲流賊者他省敗黨征將又失馭正邪混亂勢急於火得人必寶乃釋賊得人問有寶否寶即金銀也首領見予無寶謂衆曰此人有氣概且留行帳翌日擒無寶者四人至列缸於前注酒數斗連斬之倒提淋血入缸衆如牛飲歡躍大笑視予神色自若首領曰大可用人也予乘機紿曰將軍屠殺爲樂能善後乎首領曰吾使爾謀若何予曰有友六人其五人武可破堅陣其一人善兵機嘗欲舉大事今散藏林洞能招之來請勿疑三日必復首領欣然肯欲遣卒同往予曰彼見兵則徙矣衆以爲然予復指點屯營處戒殺以結人心首領喜予能益堅其望贈二十金幷令箭以故得免於難今歸然獨予存矣每念往事復何心怎塲哉汝幷謹識之予無以勖汝東坡稱留侯云猝然臨之而

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能此無慮終身矣嗚呼言猶在耳承歡無路公生於癸巳歲沒於丙申距今甲子二十九載乃合淚紀於燕京杜園客館俾後世子孫知所揚男繼聖敬述

伯父述畧

李繼聖

伯父公垂先生諱國瑞形豐偉多力邑城西資福寺鑄鐘成高四五尺大如箕獨舁之上廡紫能飲一斗而醉容愈和嘗爲人所訟禍幾不測親故皆欲赴縣求解伯從容止之曰求解則枉邑侯旋廉得其實置不問雅與予母弟十舅善較勇各反手捡屋檐柱去礎五寸許舅尤精武畧流賊數百人阻諸塗赤手潰圍出負大志語伯曰吾當爲虬髯公獨長絕域君曷習吾技乃鬱鬱事毛錐子伯曰我亦能之不忍斬詩書世澤耳予童子時果聞舅爲滇南蠻王搢常擬數十騎遊獵邊界約束甚嚴後不知所終當吳逆據衡僞將軍范范其姓也失其名駐札寧邑聞伯文武才敦請以疾固辭免旋設試官罷人奔名如鶩獨伯與先君子閉門不出大定後乃曰可各博一領青衿續祖脉矣嗚呼伯以予生之歲亡舅以予生之歲出所聞諸先君子者蓋如此叔父三然先生孩時猶得見惜言行不可考憶先君子坐予膝上云汝叔敬事我兩兄能爲弟汝他日當事之如我不意叔竟無兒亦棄予而早逝也三先生行事卓犖皆有古人風而伯更不欲挾雄資以自騁於倥偬之秋獨爲高異非德性之純學問之粹不及此予何不幸而不能一侍左右以充其所未足也

至人至文並足千古　愛素周麟註

兩太君紀畧

李繼聖

母殷太君與叔嬸吳太君皆出自詩禮名家兩太君年相近操作整齊皆相若由曾祖妣王孺人以年少守貞獨支大廈敎先王父成立後再傳至予父昆季三人皆不事家人產飲酒讀書而已兩太君所尤奇者膽力甚壯曙昔山居人烟寥落某年秋瘟疫流染鬼物夜聚青燐遍野號嘯之聲撼人毛髮近且逼門戶兩太君怒其無狀從院兩旁暗出夾喝之不約而同也由是祟竟不敢侵夜半虎噬所畜豚母起穗嘶近屋右隅知肥重虎難捷負走挾杖追之虎聞人聲舍豚一吼躍去母大呼曰畜生何敢爾忽聞背後啞然微笑反視則嬸已躡踪而至矣兩太君私語曰我輩爲男子何至寇盜橫行哉蓋慨當時吳逆鴟張也伯母呂太君惜不及見嘗見兩太君奇膽於是予自少至今亦頗能獨往來於兩間險怪之區而一無所畏

永仲衣云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此紀大可作鬚眉之氣

三姊紀畧

李繼聖

予生親年皆踰四十矣同懷僅兩女兄長大姑次又姑幷季父女細姑而三三姊未出閣予尚孩恒苦瘡疾膿泡墳起如貫珠潰則癢痛不可忍十指駢粘尤甚飲食衣履悉資三姊力稍不慊卽驕怒三姊未嘗偶失色也延族五兄啟蒙嘗嚇以竹板適二親赴戚里遂遁而匿諸三姊繡室以爲必庇也三姊窺其隱遣人請兄登堂捽予出兄體吾母愛憐意欲宥之三姊隔簾語曰兄不扑我逃諸山將犯不測且若是何以有成扑之我三人當俟母歸分其過兄遂痛扑之少嗜果食三姊必令背誦所習書輒[illegible]熟與不然不與也嗚呼往竊恨其不仁而今可復得此景哉三姊皆早逝不獲一再見思所以全予之苦心其各相乃天予以有成也不亦宜乎

張敬亭云遒而逸古良史才也

留情編自序　李[illegible]

室人劉勞君笄後歸予時年皆十六少即慎內政能得先太君歡而予橫放不可羈或謂先君子曰公一子宜稍閑之先君子曰行自變耳教而後變非下亦中勞君於是知予之狂必有所抗也人言無賴竊不以爲恥見予夜讀常竟書一二部曰能記乎何快也笑應曰漚麻君事也將去其膚殼吾心漚之矣勞君來自素封家不能捷步履體羸善病而趨事不倦成必速平生大概已畧追憶形諸詩余恨十年北客今距勞君之亾及四載生之離死之別余

未能視葬甚無以慰逝者於地下雖然予亦將與萬物同盡耳堂堂男子老無所建白其著述或又不足傳何暇復悲勞君哉且使予之文章或幷不足傳勞君雖青鬢白頭不違跬步一木偶之相對而已矣果足傳也後之人之讀我文章猶夫古人之生於我心不啻親見其嬉笑怒罵詼咏遊覽動止威儀則勞君亦藉以不朽不幸而遇予又幸而遇予也然而後之人之生我於心必猶夫古人之生於我心此甚難言也古婦女之傳也一曰節二曰勇三曰才四曰色究之守義從我烈若鬚眉其令名反不如能婀柔輸以香艷於人心即續史授徒與夫新詞媚句膾炙人口又不如花容月貌深洽夫人心而髣髴其形神予能使後之人視若花容月貌而予乃眞足傳矣勞君雖處節勇才色四者之外當亦與有榮施予與勞君同生丙子歲東坡送沈逵叔詩云嗟我與君同丙子四十九年窮不死予適値四十九旣窮不死而後勞君存當思所以存勞君第神氣視昔頹過半詩積時僅得如千首其間牽連寄慨漫無倫次（寄慨詩今裁入別卷）雖情深悲壯可以俟之有心人而少華多實頗異古悼亾詩大共景色想亦不宜衆目也彙爲小編

姑與泉下人對語耳勞君者予私字之以代謚也與予皆居季其外氏則稱晚姑云時乾隆甲子歲仲冬四日題於燕之杜園客館

杜舫山云無轉不痛快淋漓無接不奇橫突兀直參唐宋八大家之座而成九

畱情編序

落葉哀蟬寄幽思於香夢分釵劈盒歌長恨於淋鈴覩遺挂之猶存傷矣黃門作誄爲營齋之已晚悲哉元相哀吟凡此伉儷之篤懷用昭裙笄之淑範況雲山遠隔孤鳳身羈風浪平添雙魚目破悲更悲夫生離卽爲死別怨復怨兮天上不復人間雖在叩莊歌漫思畸人達見乃奩空溫鏡難忘我輩鍾情吾友　振南先生者柱史蟠根衡山結秀胸吞雲夢千層墨浪滔滔氣吸湘蘭萬朶筆花馥馥比長吉才堪囊錦繼青蓮人卽謫仙是以桂殿探枝霓舞看

白鶴翔影兼之鴻妻將案吹簫聽紫鳳和鳴憶貫酒於相如無嫌犢鼻樂彈琵於楊惲豈泣牛衣夫何數奇而猿臂難封居閒而蛾眉空對揭來京洛守黏竹於一官久別閨幃任鴻泥於兩爪遽成永訣忽起林下之淒風偏恨壯遊誰作閨中之良友緣空百歲路杳千條夫六日不詹尚謊采綠之什三年未返還吟零雨之章何況葬玉深深埋香鬱鬱二十餘年之黽勉永隔風塵百千萬般之辛勤徒成夢幻情文並至其孫子荆予神貌難堪則荀奉倩也爰借青燈之几寫成紅淚之詞望黛色於楚天膏鬟似沐盼羅文於湘水巾帶如飄青草怨王孫染成春愁一片暮雲飛隴首堆來秋恨千重咏不成聲歌也當哭洒淚珠之點點字裏晶瑩鳴環佩之珊珊行間彷彿彼文通之賦恨遜此纏綿卽叔寶之言愁猶爲淡漠者已弟夙叨把臂謬辱談心序年齒於雁行分當兄事屈賓筵於豚子欣得師承提攜高風聞而心折裁詩旅夜讀之情生慚彤管之未揚訏紫泥而有待因成儷語用作弁言豈止傷逝魂消共感懷於泉底余妄亦已庶幾無生悟徹藉解恨於色空云爾乾隆甲子長至日同學愚弟平陸杜若拙拜題於京邸之綺石齋

罶情編詩十四首

徽音追寫詎成虛欲付丹青繪不如寒每曉粧先夜月病猶晩灌後園疏調和伯姒親同姊(同堂皆伯姒也)洒埽文房潔爲余況復哀勞勸大事只慙不孝未居廬(余兩丁大故皆自外倉猝歸旣鮮同懷又獨居山莊惟資勞君籌辦而已)

踈狂正在少年時朝暮呼盧任所之(先子歿後尚未入庠遂狂蕩爲賭博以自排遣)每累慈恩加怒朴偏乘豪氣下危詞(余以古之好博者自謝勞君曰卽輕富貴好學)宜拾薪爐辦三冬火績學篋蟠萬丈絲相對暗憐纖手裂樂羊發憤始嫌遲(時余二十三歲)

芽舍高朋接踵來飮酣席地坐塵埃喜從隔壁聽豪辨恰像操衡品衆才(勞君竊聽辨論卽知高下質之余不爽也)絃管亭園淪草莽神仙風雨阻蓬萊(當時社友同此銷沉)一條漫黑青雲路婺女靈光照不開

裁遍奇花含牡丹趨時無術上雲端貪眠晨飯炊重熟伴讀宵燈繡耐寒(余吟過子夜勞君未嘗先寢好宴睡無敢喚起者必復炊朝饔以待)鴻鵠聚遲嘲瓦雀鳳凰樓老別巢鸞(余年四十復慨然北上此行所以久客也)誰知連理枝先折一副雄心暗帶酸

鸞在魚梁鶴在林蕭條引吭不成音桃花委地臙脂冷玉宇收霞綺繡沉只覺孤懷空處結可憐進對夕陽吟天涯客老情難盡容易塵寰換古今

琪花瑶草亦何緣不信長春別有天明月眠睚褰痛淚淸風魂魄落寒煙荊釵一股長埋定雲樹千層遠望穿舊訂同庚同穴約(少已有此約)可能他日會黃泉

家園遙望倍淒涼空惹梅花一夢香挽我無端悲我老勞君未已促君亾釵環氣骨高藜藿文字功名小肺腸年去年來添別恨不如流落伯鸞强

雲遮雨暗影離身馬北車南面撲塵幽夢空尋無活鬼窮

年翻作未亾人腕枯筆陣成蝸鬪心冷泥塗奮蠖伸任是喬柯多勁節西風獵獵撼高旻

方悼亾婦不已又聞姻親兩妙才棄世感吟此作

鴻飛鳳舞早零丁白晝悠悠總晦暝和淚詩饒千首寫斷腸聲隔九泉聽春風細雨淹皇路秋水長天怨洞庭巳絶徽絃埋綠綺迷離況復落晨星

夢亾(癸亥八月朔三夜夢勞君幻形聚散有小記入前卷)

記得芳魂著白衫偶辭仙闕下塵凡非煙非霧膚冰瑩(去音)不笑不啼淚海涵玉兎田生當出胸金蟬含怨上松杉(女齊)

化蟬事 又經死後三年別囊溢無錢買布帆環珮長憐閉一棺知君泉路黑漫漫經年封淚愛河漲入夢燒心悲火鑽榆莢錢空秋塞暮（秦人邊塞樹榆）菱花鏡破楚江寒壯遊今已成衰鬢呆把唾壺擊碎看

附寄內子一首

向來家事藉支持況復頻年遠別離兒女累君婚嫁債文章負我草茅時少憐病慣青春瘦老在愁多綠鬢虧聞說狂夫饑欲死袖中猶有肉歸遺

附寓邸自閱留情編感吟一首

空凭短几一繩床舊集繙殘坐建康浪勢不高桃葉渡雲端難下杜蘭香深宮搗藥常生魄繁露摧蓮久冷房老大留情情欲盡近來仙夢斷裴航

復夢亡婦

前夢歡有餘後夢悲何遽夜來復入夢悲歡兩無與淡漠瞥相見朦朧若初曙天地一棺涵陰陽誰分鋸君自何處來又從何處去去來君知否我會君何處（三何處悄惋難言）

衡南常寧李繼聖振南著

男 啟晟是編

張敬亭曰聞衡陽王蓮齋先生謂僧家無好詩以其域於所見也夫禪門自詡智慧圓通而先生誚其塞此語發人深省必也識大氣雄意高情至方能出古人重圍吾友振南諸什豪宕發於自然且不屑描嬌繪艷墮落詩家風流魔障此其品骨獨超處後人求聲調講法律譬之行尸走肉耳振南自有面目不事規撫殆得詩言志之旨者歟

樂府體

南山樟

南山之陽阿有樟斧以斯之薪其香

南山竹

南山之竹慈倩於柳節勁於藕豈其無魚不可以爲笱

脫袴

脫袴脫袴犢鼻尺布烈曝竹竿蟣虱無路井蛙喧藏身固南村自貧北村自富

提壺

提壺提壺衆人皆醉爾頻呼醒者聽之口流涎涇渭滾滾入亦燕雌兮雄兮誰知烏

刺草

有草芊芊或曰迷陽葉如蛾眉實如栗房前巖有密蜂則憑之後林有棘蠅則營之

虎刺

虎而翼虎而刺翼如鵠刺如蝟惡其名變其形其葉萋萋其實離離其苾作作猶傷我衣乃玩而好之

緑李 示姪雲門

房陵園朱仲李護雲霞綴珠璣邵陵有瓜哀家有梨飣座者是繫匏者非房陵園朱仲李頳而不食道旁童子移向

玉華琳國去五千年花開五千年實成靈椿稱先輩蟠桃稱後生

大言 示及門周士

天爲羅兮地爲網地可下兮天可上不飛不鑽自渺茫下無地兮上無天蟲處褌中天地敝

扣牛角 示及門周蓮

白水浩浩兮青草莫莫兮黃牛之革光以澤兮仲父聽之心不懌妾人聞之心實獲南海傺北海忽瑞雲擁泉石元纁裹圭璧倒屣傾筐陳前席昨日蓑笠過一夕腐儒萬卷

乏奇策賦詭淩雲郎款戟唐仲英名埼知白水之歌出古詩又仲妻自稱妾人

霹靂

隱隱雷鳴細腰鼓一聲霹靂小兒苦霧裹雲包傾盆雨獅子吽吼虎變鼠高山大樹風橫撥立在風中身如插電光閃閃爍天斕地道是耳聾眼又瞎髓吾洗毛吾伐壺裏玩明月

[illegible]羅嗊曲

步羅嗊高樓唱羅嗊新曲乘香車竪寶纛輕雲纖綺飄疎雨芙蓉浴儼然青要山下之宮都含笑勸酒陰麗華悅正牽情嗌嗄忽破聲嗼兮嗼兮奈若何奈若何楓冷江南 叶

長相思

長相思短相思長短相思十二時十二時中坐無家芙蕖沼散鴛鴦匹春江青草雨濛濛秋院白楊蟲唧唧但願一醉直到百年三萬六千日糊塗醉望織女星仙寬枕下九重天 叶 霞衣花徑蝴蝴蝶綺窗竹影舞蜻蜓機杼軋軋鳴斷腸聲

題行樂圖

白鶴高翔青松遠揚松鶴入眼成青白白看頑石青看霜童兒把釣釣鯉魴羊裘老子踞胡牀一陣雄風笑大王

秦淮水

秦淮導氣不揚請登之敬仲昌鼎偏安利賓王沐日暗浴月光桂蘭邸蛟龍鄉蛟化鼇龍不翔不卜國卜家長祝秦淮白汪洋

滄桑行

女子化猿男子化虎虎忘兄猿忘夫天地奇變一洪鑪天耶地耶有情無情不可度思小兒好弄本無知是衣是粒

波陸沉乎而是舸是筏稗蔓生乎而誰填土石犁崑崙誰發曰水育鯢鯨功臣反面烈婦改口聽其所止而休焉寧爲鼠肝蟲臂毋爲白衣蒼狗

鷓鴣啼 閱明季史偶閒此辭有感

行不得哥哥公無渡河公無渡河虎渡河大風起兮滾滾烟波觸舟而來如巒如林者蝦蟹黿鼉行不得哥哥君其問諸水濱龍之宮蛟之室區區忠信以游以立蛟龍久涸清冷淵車箱跳出漁網聯超呂梁者引手欲一援相顧縱大壑噓氣成雲薄起看扶桑東日出海天紅

篤盛行天下作者何大自苦哉

四言古

參同契證易

昔人謂參同契為丹乘書然陰陽理數與易旨可深參也

無根無蔕。雌雄混結。元。宰。升。中。迺。區。以。別。雄或作。雌。韻音雌
或䲧卵。依然太素。機。殆。緒。綰。逍遙八極。散盡浮雲。枯。草。何。
象。朽。甲。何。文。夫妻魚水。反目則那。那音儺鼠腦探穴。孤耳聽河。
不在幾先。只在物上。月。中。樹。朗。鵲。鵲。難。傍。何喜何惡。鳴者
無故。乾。龍。坤。馬。斯。調。斯。馭。

胡胡呼呼

胡胡呼呼。我牛我馬。匪。兕。匪。虎。率。彼。曠。野。載集載。翔。翔。脂

篤領。黍。之。落。矣。其。黃。而。隕。粉袍旋塵。緼袘侵霜。摻。摻。女。手。
可。以。縫。裳。脫爾旨鷊。耀爾青苔。終。南。何。有。有。條。有。梅。

玉鉤斜

忽貯黃屋。忽掩黃土。錦衣繡裳。委乇草莽。叶望夫有石。妒
婦有津。石招貞女。津御美人。山鷄舞彩。野鶩逐隊。獨。孤。握。
權。雌。雄。分。配。獨。孤。訣。我。迷。樓。揚。灰。不。見。金。根。高。跨。冠。駮。蒙
塵若此。叢。草。宿。夾。纍。纍。蕪。坂。煙。青。雲。紫。不染艷情思警言莊

四時 四章

桃則紅矣。李則白矣。有蹊將成。胡乃寒矣。華而不實。是用

此葉山東省圖配補

歎息何彼桃李當春無力

其二

猗儺修竹朱夏生寒清風弄聲如吹且彈迺剪迺伐炎炎逼處蚊聚如雷蠅飛如雨

其三

西風其涼嘘雲成章王孫何往雜荊落英叶餐英不飽有悶如林乘車戴笠悠悠路人

其四

凍雲不飛壓我茅屋莫云冰山長城之築塞向墐戶終風

且暴[illegible][illegible]霜胡然而剛

四章不作四時衣語似有所指命意遠深

五言古

贈張孝子

嗟嗟王孝子臥冰欲求鯉凍膚忍皸瘃鯉乃躍寒水嗟嗟張孝子愉色奉母氏母氏抱沉痾百藥未有喜籲天星動搖搶地風雲起神鬼奔閶闔請命咸泣跪難更北斗籍無如西山暮佛撐大願船一切慈悲裏誓寫救苦經滴血截一指靈文味未終萱花高堂圯擗踴日號咷致哀焦骨髓事上紫微宮詔下白玉璽諒節標香名奇踪炳信史何奇亦何諒總此愛之理咄咄割股者詎冷昌黎齒堂堂數尺

軀詎作空桑擬受自從親受毀自爲親毀衣冠乏肝膽皮毛嘗渣滓嗟嗟王孝子食祿徒然爾嗟嗟張孝子衆口播餘美碝碱蘊山阿雷霆轟人耳我聞駭且慕葭露榆次里

題畫

隱躍走仙童仙人不可見仙童撫仙鹿毛穎紛集霰鹿知靈藥處石根芝華茜岫雲曳古松溪水拖素練雲水兩悠悠那管刼塵變皓首來漢廷萬仞商山賤渺渺離吾魂蓬萊路一綫非通亦非遐飄落此畫卷

題畫

宇宙何所礙層巒勢突兀直上色蒼蒼空際任超越峭壁
欹樓臺疑是金銀闕小坡白梅花花枝浸寒月古木雜輪
囷斜崖支楷柮彷彿響潺湲扁舟孤出沒石橋交兩山徽
范辨毫髮造物秘幽奇畫師一筆揭使我懷故鄉瀟湘蛟
龍窟使我望天末峋嶁蹤烏碣願與仙者期嘯歌雲外發

松菊吟懷山左張敬亭却寄

高邱勁青松短籬逸黃菊松菊飽霜雪精神霜雪足素梅
菊之弟文梓松之僕流翠復流馨塵外自亭毒不為海上
桑鷄鶯受日暴不為月中桂兔走受斧斸掀地不倚天天

地一幽谷夜夢陶彭澤漉酒烏巾漉醉吟松菊傍掀髯鼓
皤腹我欲認舊遊雲起東山麓開嘯驚斷魂紙窗曙影呈

閨貞女詞 貞女山右虞邑人許字李氏子

中條高萬仞青青不改顏冰霜一朝至化作望夫山云是
閨貞媛仙郎方覔杵待字十七齡鸞孤失鳳侶一慟昏白
晝九死赴黃壚寒雲低煙慘啼烏滿城隅悠悠魂忽還便
問郎家路毀容即徒行撫棺還奠墓自言留殘喘翁姑在
高堂兒夫命雖短兒媳心且長終養願百年踟吞眼內泣
從此謝綺羅不向粧臺立

乳虎行

誦詩知爾力讀易知爾文相見長安市口香猶乳腥一怒
洪鐘發塵起烈飈生天街震屋瓦神駭顛倒行奈何掣首
尾只今秋已深伏柙毛色暗利爪不挐雲旁人浪指笑眼
轉兩銅鈴蒼鷹何矯捷忽見轡上繫去猿何機警一顧檻
中輕人心安可測天命總難諶

迦陵別上苑行

一氣釀氤氳二儀結渾沌祝融育迦陵㲉裏鳴音遠鳴音
歷鳳凰百舌兼欲反長離抱靈性駭顧英姿損高張秦吉

了自謂言有本對之詑神奇雌黃終未穩飛止歷九州所
遇心暗忖洪響收衆喙妙竅誰能鍵何圖雪衣娘不與同
繾綣十年浪北遊無枝棲上苑遲留若飛鉗誰聆高以碨
杜宇喚歸去歸去巳云晚風弄碧波紋霞生紅日獻終當
成別調騰出萬山圍寄語到壟車罷顛休嘶坂

塘上行 有序

余居邑西偏東塘先闕人遺產世代綿邈不便知所從來乾隆乙丑冬十二月售金吳姓將從與諸姪處或謂輕擲舊物爰擬古塘上行示兒曹焉

先世東塘里蕭莽邑西偏連陌膏腴產春秋幾變遷生長

猶於斯遞歷五十年坦曠復爽塏俗樸違市塵前控老馬
峰後踞獅子巔右望古柗提左挾小廻川圓竹連雲碧長
林當暑妍荷露滴明珠草池戲白鰱適志不潤屋屋漏百
孔穿寒夜起彷徨一擲水上懸興吟乏春酒引嘯來秋蟬
壯士豈無色金盡良亦然他人力可售此地失塵緣宇宙
有勝境過客多流連其名苟弗保其實何係焉酒狂歎新
第三慮計非全無爲晏嬰陋姑念爽鳩前鳩鵲常易巢蛟
龍忽徙淵綠樹繁火嶺赤魚肥湯泉君子利攸往高翔欣
有天世澤奚啻此爾曹諒思延

落塵歌示姪啟昆

孚爾落塵凡絲絲羈絡我湫隘吹炎風悶影無處躲黑雲
包日月青枝結花菓鼻氣自生香爐灰自生火海水白茫
茫沃焦石上可

睢陽歌

莫唱睢陽曲曲往山川俗莫吹睢陽笛笛來風雨感賤子
自有歌吟暖將如何黃鶯眠紅樹白鳥站綠波梁園三百
里連天草色多何關哀樂聲聆蠻布窩過春筐擬蘅芷夏
裳裂芰荷孤雲有鶴性飄飄渡大河

洗耳河歌

洗耳耳污水飲水水污犢犢引上流去水向下流逐迢迢
無可飲一路高士哭歸宿到海中海上逸民感自海轉旋
來何處洗與牧

袁江行感王弇州袁江小吏行作

江中水自清江上山自濁清濁交陰陽誰知陰陽剝風霾
蔽日光悪氣鬱雷電時聞霹靂聲一聲獅鷹落荆棘成窠
巢鴟鳥又出轂汲盡江中流剗盡江上嵒山愁水亦羞過
此人不樂

孔巢父辭

嗟嗟孔巢父一去不復還寬怯竹溪水照破舊時顏河中
舌方掉帳下弓已彎多年作說客如何輕商顏孟明曾數
辱奮戈雪前艱屈瑕狃蒲騷自視重如山君喜降魏博纏
亦可投綸呂梁異瀨瀨一隕不能扳所以功成後乞老玉
門關

和楊秀才昆仲唱酬原韻

物各從其類無獨必有偶而僕本恨人哀吟逾七首同懷
鮮兄弟兩姊逝已久長阜鶴孤戞衰枝蟬緊樓泥塗滯矯

駿遂蒿桅肥䶊春草感二謝高唱良不朽覓君此處來別
我何處走塵起洏北雲風高漢南栁鄉關達音書難買黃
耳狗嗟嗟羇旅情殘編燈空守志云在四方究竟只餬口

進張徵君庚不至獨登睢陽城南望（徵君字浦山辟鴻博不第）

孤雁自北來成陣中途落斯須復離羣一枝蕭寺託輾轉
不成寐忽聽晨鐘搏玄冥司令初短景寒林薄士女紛提
筐掃墓出城郭南望起鄉思伊誰共寂寞計惟越鳥偕走
邀左所約踽踽上麗譙惝怳杳無著凍雲霧遠村亂葉舞
斷壑車馬沿堤驅心魂逆旅縛吟詩反成嘆撥愁難爲酌

歸來揖老僧談空坐珠珞

贈張浦山

秀水挾潮來睢濱飄蓬渡相見問何爲怪藤縛古樹潦倒
縣系中衚口竄岐路欲應小山招却亂太行步瓦釜若雄
雷蝸龍儕涸鮒未將丰稜磨邊幅修如故冷而厲塵埃魔
幨披嵐霧山影水動搖星光天鼓鑄對閣寫落霞驚毀夙
搆賦展圖玩點睛怯談工學塑書成妙八分顏筋兼可慕
眉際面青光獨爲大哥汪（邵子稱程子大哥）生年半百餘振藻香
流布槖籥運靈機谷神千載度薦剡列黼扆徵向燕臺赴

李杜尼科名名還動婦孺高行況孝思衣線遊子顧祇此
天壤閒冥冥宵撫護蟪蛄與蜉蝣春秋亦旦暮大象黑甜
鄉考槃人獨寤

題其文學廬墓圖

脈脈動心魂展圖顏如爍明發自有懷雙親公無作廬墓
白茅簷履霜青苔屩歲久樹成拱暴風不忍著淚滋石苔
蒼夢引山嶙巏父子來虎狼搖尾蹌且躍鵲音革泮林泮
林自沃若神傳尺幅中孝思滿雲壑

前題

潛龍狀電光玉甲縣深霧悲風號蛟螭感泣染霜露骨幹
毀如柴結廬雙親墓山鬼不敢嘯林鳥多反哺秋草亂蛩
吟晚峯陰雲吐遺經橫素几靜夜翦殘炷

萬穗嘉禾圖

史皇曾雨粟后稷粒蒸民浩蕩無今古旁敷大地春萬井
資氣力三極見精神繪圖獻　天子風寧但採幽叢生搖
馬尾莖重壓車輪膏沾揭雩露芃芃紫色新鵲或銜數丈
間以見始眞穆香融墨氣氤氳釀樾宸物華天之寶潔粢
奉明禋海陵自然穀猶儗不於倫六穗紅穲稏北里不足

珍偉彼甫田上髦士亦出塵

酬胡大石圖爲題小像

得與斯文者楚騷賡燹風地靈湖山壯高歌出郢中頻襟方欲豁禍種來老翁萬卷陶古雅一杖叩虛空手談善秋奕頭腦惡冬烘相見憐狂態贊詞何大工讀罷顏忽赧天地苦牢籠眇然日中沫猶是吳下蒙兩肩擔一石何如蓋世雄

閒吟

撫心只陶然無爲終是懶點也當暮春春服聊一袒頭面汗如油臨流不肯盥

長短句歌行

三五七言行

瀟湘水瀟湘月月流湘江影水流湘江竭柳悲絲斷岸容黃雁過晴空雲意歇

悲笑行

悲來乎笑矣乎殘處小堂巢翡翠多年大冶煉鋃鋘黙腸盤腹千金散冷眼懸珠萬怪殊君不見昨日風光脫今日子時活天地藏軀殼機關只輕撥每憐白鷺臨濁波又憾青松附蔦蘿一任紈袴狂醉酒一任襤褸爛披蓑聽得歌

呼鼓弁攔面具妖裝排場隊雄似奮臂當車道轉如入角束鼠腦把袖拍案爲鶩奇庭笑不分白與皂鳥嚶嚶鹿呦呦水涸則有鮫陸沉則有舟君不見名園千霄之竹結鳳實又不見窮谷蟠石之樹架龍樓胡爲乎銅筋鐵骨蹙蹙不放兩眉頭

生日遣語蘇子東坡

行年三十八似蠹埋書藪所不及蠹魚足多捷於走足亦非不捷捷徑險而陡兀兀焚膏年復年鬼盡揶揄相嘲醜剪燈悄悄問驊騮今古同庚得如否君生丙子冬之季不

才是歲秋之節千載逢隔四五月我爲前茅君殿後君正下弦我正脖數日無端皆陽九自笑老蜱列兄行僭呼賢弟與杯酒赤壁鶴唳洞蕭聲頗似廣陵散絶久每臨秋風一讀之仙氣騷意依窗牖墨枯紙儆心血鮮嗟嗟琴亡人未朽我昔弔古拜風臺大江東頭獅子吼是日高歌膽更麤舟行雲腰帙如部平生不畏風波惡鼻孔何曾聽穿杻餞送五鬼天之涯輕飄便利結茅軻收回鸞箋讓阿兄神斤睁破鳳樓手

花間吟

珊珊其來花間焚香煮茗歌低柔鶯聲嚦嚦宛轉彈箜篌花間花容花含羞悅已者誰不可求明月爲(去聲下同)弔花落時彩雲爲衣花落淡霏霏細雨白蘋洲漠漠陰煙綠楊岸反側夢難成長夜幾時旦倚門献笑整鴉鬟珠圍翠繞何足算欲抱衾裯看雙低銀潢漫誇小星嬾向誰言還自歎良媒遠春光擲

蝃蝀

憂旱偏喜雨游怒虹見(同現)蕭疎幾點心未饜我欲倚天掣長劍橫斬虹腰落濛灔妖氛何爲吐成彩黑龍蹇尾尾難擺鼓盪山川馳風伯吞聲忍氣橫(去聲)遺陁神勇布蔆雲中君鵬斂大翼杳無迹豊隆列缺更神武沉光遁響如被斥仰問雨師雨師恥亦云在東莫敢指誰爲寄語飲淵時淵水將枯爾將渴死

雙壽詞 祝兄山南先生暨嫂孺人

湘水漣漪衡山崒嵂山雲似冠水霞如綳山雄水秀凌海島霞蔚雲蒸發瑤草騰騰瑞氣入九閽玉女金童韓世早金童騎白鹿玉女駕青鸞翔集衡湘上新歡接舊歡戊幹辰支生同庚五月荷花並蔕成長命之縷繫足纏懸弧結

帨鳳凰鳴鳳鳴六凰鳴六律呂諧聲清又肅鳳凰今有鳳凰池池上龍珠掌上翎君不見少微士夫座晶瑩紫微夫人散香輿又不見衡山下抱紫茹青高張錦繖列玉屏湘水直流洞庭碧中無息瀦有鶴汀南極老兒走勸酒西池王母來擎任總是龍華會上人仙凡相見誇佳偶借問福履還自福田收曾經種熟幾千百萬秋笑而不答理瑤琴難記前古與後今無底之谷吉雲宅樹樹琅玕交蔭深

七言古（凡短句數行皆七言古詩體該分爲二類）

恭和

御製十駿圖歌元韻

神駒種發天地房。鳳麟髣髴朝軒黃。攜下星精紫微
況（況肥同按漢詩天馬歌注一作大乙肥肥叶流）不是凡麾老驌驦。奇姿肯
向渥洼藏軒軒。鬣尾風飄揚。鎔鸞王勒華且莊。廢歌
馬同遵周王。陵化龍津自易上。（常叶）
御苑坐觀七寶牀。銜思仰秣欲高驤。余吾之產未可方。奚
啻銜鉤牽白狼。屈首就馭任王良。汗血敢越柳陰涼。

徽勞百里終赧惶。獨荷　主眷享大名。（龐叶）竹耳蘭筋
鐵脊梁。天機栩栩非張皇。竦立鑾仗動旂常。哂他駕
駘背負迍。騧騮騏驥聚。　帝鄉雪獅一片白雲英。（秧叶）
閃爍眾目驚翩翔。浩氣橫空大而剛。絕異抎抎嗷紛
糧。烏孫大宛辭舊邦。牽引彙征來要荒。羣嘶九逸不
相忘。個個雄烏一丈長。（九逸良馬也烏絫太祖馬名）一丈左右排列
滿天閑。扈蹕巡狩啟明堂。南面恭肅無爲場。夔龍贊
化萬年慶。（羌叶）

瀟湘夜雨

月上芙蓉照錦城。錦城月色似霜清。風呼雲出關塞黑。細
碎蟲聲雜雨聲。蟲聲雨聲到牀頭。半明半滅燈含愁。雲中
有月知何處。闤闠昨夜桂高樓。瀟湘門外滿江水。一瀉何
難千萬里。隨波四散覓蛟龍。山外寒雲飛不起。更殘獨抱
湘靈瑟。心滿江城彈不出。一彈陣亂雁鴻天。再鼓香銷蘭
蕙室。靡蕪冷落怨閒階。卸粧還看小金釵。金釵立鳳搖羽
翼。暗祝芭華耀天涯。

古樹歌

山中古樹數千丈。霧作蓋兮雲作帳。鷓鴣鹿豕蔭其下。金

烏玉兔巢其上。左瞻右盼獨徘徊。袖手斂容空惆悵。斧如
泰山鋸如虹。十年煉盡莊山銅。汲水蓬萊磨碣石。精光閃
爍電搖紅。砍斷盤根動河嶽。劈開玉版造艨艟。一枝寄作
瓊樓柱。仙人拍掌笑蒼穹。

石磨行（黃城古蹟）

城隅誰琢大石磨。（去聲）石胎（胎字）想自雲石破。一丈六尺八寸圍。
又疑星精隕一箇。（一片僅存）我欲推（退平聲）之粉椒蘭。五侯鯖弄
入調盃（何去聲）以此餉遺可療饑。免教腸胃腥腐氾。誰知歲
久石通靈。答曰我寧草中卧。不欲喫飯儕空碓。不爲鼓臼

遭折挫上與團欒兮轉旋礙碎奇珍南箕簸珠塵玉屑撲
滿天換盡粃糠與土塊聞言愕眙姑試之忽研片雲纏膝
髁白石丈兮黃石公張良米芾齊拜賀今日逢君是楚狂
側立不敢顧而唾石亦爲我重點頭暫邀履扁資切磋音坐
向後茫茫各北南無人復此相酬和需用應在賣漿臺骯
髒砸隨姜王佐櫟屬邑南宮有姜太公賣漿臺

題賛履齋讀書禪房

閒養火性任蕭卝性石難教亂點頭半冷半熱一湖水全
清全濁雨漳流楸圖雙目還妒閉蒼蔔花覆茅檐際客來

誤䑸辛辣香驚疑門外多鮑鱻奇句絕倒

石鼓歌步韓韻

誰把石鼓奇蹟辨名流考索費詩歌韓子可與共千古我
欲和之將如何業被酣眠養膽氣握筆掣肘猶倒戈周文
漫滅唐文在鬼神不忍概消磨世間兩好難兼得一片雄
心惜網羅法物還同烏兔蝕幸餘山斗仰巍峩把酒臨風
聊相弔寒苾作作鳴大阿公對石鼓雙潸淚我對公詩笑
呵呵吟罷酹酹猶生津液斯言豈似民之訛徵美岐陽信
宜史漫尋鳥篆更蒼蝌辟廱盛事並流芳絕響如續鼓根
遺其則不遠硯起衰於以控摶咏伐柯鮫綃湧浪韓濤澀
組織會須覓金梭錦紫製就雷電繞驚破鬼膽走蟆蛇[illegible]
澤鬼恐聞雷車聲聞之則捧其首齊桓公田獵見之剪綵枯樹亦回春鉛華羞澀隋
宮娥潘郎老去才將盡文淵期復見江沱偃蹇自愧巴里
曲搔鈴擊柝混驚和力戰詞壇塞赤幟肯辭疲脆不同科
當年石鼓埋荊棘滯處西陲類銅駝得一紙本重千金公
昔無人問而過乃今刮垢耀太學儼然公與共切磋諸生
步韻爭起鍊時監中諸生和公詩應制應發洪聲挽頹波我願此身爲
鼎鼐負圖石無偏頗鼓吹休明集大雅翹首典型矢靡

他贊諸前賢俟後聖庶幾來學絕婬哇牽連拂拭揚幽光
長如銅狄供摩挲嗟予北來隨鴈字既高唱兮又低哦浮
游引吭成底事短脛鳧與長頸鵝潦倒懷古情偏摯翩翩
裘帶任阿那石鼓無端磬爲白巾車焉能禁鱗軻惟有韓
子是吾師細流涓涓積成河覽遠鈎玄良不愧何必圈豚
嘆蹉跎

小泉歌贈門生周士

河海流通出小泉生所居名小泉邨泉流一綫成深淵餘波將灌
萬頃田發蒙山下豈偶然草香花笑泉聲裏嵇琴曾瑟差

相似老夫橫笛吹夜月互答泉聲聲不歇引來松風滿山下泉聲湧沸君還咄白鶴引吭高樹發

鳴石歌 高唐有鳴石山其石叩之則鳴

寶石山頭光的皪空濛雲氣天半羃一叩一鳴雨淅瀝鶉籟咿啞都沉寂響流漂水寒蘆荻泗濱淨磬聲相敵化作殊材成絜鏞射去衝霄貫彩霓文諧律呂武干戚石兮石兮工師覓

五言絕句詩

故園花

看花入故園幾朵向人落似欲訴離情繁音亂鳥雀 繁音亂聽不知爲落花聲爲鳥雀聲也

雪夜

帘收小市北雪滿大江南玻被蘆花絮卷椎音身側蚌蚶 形容冷態如繪

綺窗吟

風起青琅玕霞生紅瑪瑙綺窗春夢長暮眠不知蚤 借驕貴女即說法是歎非羨

石尤風

誰弄石尤惡回舟湘水灣依然前夜月戀戀照人顏 似月明有情弄此惡風回舟

黃金臺

黃金臺有地櫂眼黃金色勒馬夕陽中沉沉山漸黑 有地則無兼夕陽照耀如黃金色耳

野景

水車吸浪翻水碓舂雲起但看牧童閒蕩蕩泅清水

中秋獨坐

澄徹湖山外。詩魂縱庾樓。娑娑廣寒影。一樹獨横秋。

浮洲寺（寺在饒州城外）

湖闊浮洲小。何須踏峻峯。拈花花是佛。一笑躍魚龍。

古意

送郎三五步。便云不送郎。送郎郎不去。低頭入洞房。

讀陰符經

三才張殺機。老嫗懷娃胎。落地殺將去。賊盡丈夫來。

五言律詩

鄉村雜詠

山莊眞樂地。風物自然殊。切鮓鮮紅麴。（凡肉以麴附之名紅麴鮓）烹鱗靚紫蘇。（俗以紫蘇葉烹鮮魚其味香美）秋收缸貯酒。寒至火圍爐。婦子能供命。無勞更疾呼。

霧接村煙起。溪通梘水流。裝魚田畔口。（田塍開口放水人以竹笈織如俗樂野判以形置口中裝小魚入眼名竹塚）粘雀竹竿頭。（村童煎藥成膏塗竿竿止其上粘雀尺巧者以笭取宿爲）履破苞能綴。傘藏客可留。（有草名苞莖加箭竿可爲繩作履紐即青苞鞋也俗無論晴雨行必詩余留客即藏之）深山還太古。不識草廬秋。

田家何所有。栽種喜園寬。玉米珠成琲。（玉米似苦瓜紅白二色其實外綴如貫珠）金櫻彈作丸。（金櫻子即山梔花名薝蔔）悶消酣午睡。吟健飽朝餐。飛雉馴相狎。空山當鳳鸞。

疊雲崩遠浪。闔嶠聳高圍。里有蕭天富。雖無卑地貧。閒歌蚯蚓細。（蚯蚓善吟謂之歌女）行野莢花新。儀後邀誰語。揮毫尚有神。

春及迎長白。馬能坐食肥。啣泥饕紫燕。荷篠一青衣。水火開荒野。牛羊散落暉。偶過老農問。赤膊叩柴扉。（俗褚衣卸謂爲赤膊）

門當北斗杓。家住東塘里。（東塘里名在邑西鄉）蒼狗任飛天。青猿堪種芒。（蒼狗雲也青猿下元之奴名）霓橫雨脚餘。雷落山心裏。小沼亂飄

花趂香新汲水

荒林猶混沌中有野人家迂岸流還却側蹊嶺與斜垣衣穿薜荔瓜架壓籬笆看逐蜻蜓舞兒童戶外譁

足音空谷杳誰判天昏曉牛背鵲梭梭龍精駒皎皎野燒鍊石多春濺懷山小老筍竹將成清高林下表

朝胖狀霧氣春露蔘花神會欲叅蘇興譚文子弟駢峯强

大小酉日遲後先辛正有無窮事遊仙夢更頻

山於雲淡瘦水以月華肥紅粟磽田玉青荷處士衣安貧

天縱樂避容性妨違屋破逢秋雨傳更漏漸稀

蕉屏雨鼓（邑西石馬村六景詩予祖居之萬家塘也又里名東塘）

蕉屏張綠錦雨急鼓鼙聲栨鄣蛙方鬪驚寬鹿欲爭銅蓮參漏點金石節歌情撼壁琴囊動無絃亦自鳴

竹院風篁

小院琅玕繞微風却中聽林幽疑嶰谷籟爽想柯亭暑氣隨聲冷晴窗入竅靈徘徊良夜月一卷頌黃庭

萱環曲徑

三徑萱環樹北堂一帶賒昔耶承綵藥古度共丹華避俗行踪少忘憂飲量加書巢幾秀折深處釀煙霞

荷擁雙橋

波面雙龍卧涼風陣陣香蓮搖珠項赤葉動甲鱗蒼鬪影驚魚躍環涯趂蝶忙川流如閃電返照落迴塘

梨花映月

桃李呈春後翛然自選芳寬飛依玉魄影動舞霓裳濯露空明夜行雲淡素粧書生從照面傅粉笑何郎

楓葉凝霞

九月丹楓葉結成片片霞臨江烘冷浪散綺被晴沙紫透函關氣紅深嵝雪花猶疑春景在暖護野人家

立春後一日雷雨

雷雨陽春令誰能限脚踪一聲藏虎豹萬點發蛟龍草木叩幽夢山川改瘦容經綸君子事得位協寅恭

題畫

數筆蕭疎影微雲淡水涯靜涵神渾沌遠引興淋漓三島青霄境一翁白接䍦石崖煙欲動彷彿出熊羆

燈花

芳卉迎春色一燈夜足看毫光江管銳花瓣火珠攢發笑升煙縷（俗燈火有聲謂之笑）沾香近室蘭何期飛六出爭艷入文壇

咏雪

風雷無影響天地豈荒茣詑青山老還通黑夜光人間
安寂寞衆外露鋒鋩渺徑元實偏如掃粃糠 空絕奇絕

哭維新兒

出世占羆熊辭塵跨螮蝀三年余久愛五尺未成童形化
糜朝菌魂痴逐晚風轉輪如可挽歸路莫朦朧

謝贈刀

烈士疑爲我寶刀贈自君怒凌白額虎醉劃青天雲解佩
研當發試鋩肉瞥分珍懷韋割具牛斗射龍文

牙杖　是題薄其所自出

饕貪塡巨壑獨爾日提攜鑿齒雖緣習易牙未得齊屠門
快白嚼淡飯苦黃虀漱石心相笑雲深一徑迷

遊西山禪寺贈老衲

纔思淸淨地便覺藹緣輕山挾長川轉雲塡大壑平佛燈
觀魍魎禪榻走魑魅靜坐三天下腰間慧劍橫

一鑑亭

浮雲都卷漢晴嶂不飛嵐潛躍淵田活榮枯草木憨心曾
無與二戲豈更容三未徹貞元旨天地一空函

七夕

此夕秋初到空樓憶玉簫針以誰乞巧絃斷不能調明月
人間近雙星漢外遙鷄鳴偏欲曙何處怨愁消

祝雙壽

座諧琴瑟御砌繞芷蘭栽大木高荆嶠董筵廣楚臺星雲
冠蓋合秋月鏡奩開南北賡歌頌全羅海內才

代祝雙壽

楚天聯戩蔓壽嶽鎮離宮鳳翥連枝樹鹿門處士風健豁
紅豆飯暢飲碧荷筒南極西王母祥雲兩朵中

武昌南樓

縱覽南樓上長歌及半醺洲明鸚鵡月山起鳳凰雲一夜
登臨興千年笑語聞江流今未改黃葉下紛紛

郎官湖

酹酒風波靜披襟水月涼魚游搖樹影蝶舞撲蓮房寓跡
人生幻標名地道光湖邊纓可濯莫更問滄浪

綠楊橋

酣醉東坡酒漩渦逝未遙天寒白露節地暖綠楊橋古調
夢中唱微禽枝上跳溶溶明月夜恨少玉人簫

綠毛龜

水波空色相窺爾若彈丸塵碎丹鉛凡毛紛白玉盤游於荷不啻息以踵無端但遜靈鼉變思爲郭璞難

解佩渚

相逢原款洽何以倏沉淪明月疑珠佩輕雲想玉人茁青香有徑水碧渚無津莫怪鍾情者翁同鄭子鄰

文選樓

貝葉禪家事青宮與道謀鬼神千古歎海岳一樓收霞絢梅梁彩風迴漢水流但誇毛羽好林外叫鈎輈

墮淚碑

先堅悼遺愛後人戀舊官幾行書易滅千載淚難乾山甫禁城薄武侯漢廟寒裝象同此土明月滿江干

舟行

鐵獅醉危坂江豚拜順風前灘轉坡靜後浪過潭雄雷押雲飛急磯支網落空漁舟終是穩出沒鷺鷥同

石灘

怪石灘頭亂驚魂不可支浮沉皆罔象橫梗亦坳蟠舟曲蛇盤徑風強虎渡時陣圖迷出入宛在水中坻

一 武勝關

入關盤折遠桉巒亦驚嵬鎖鑰千重嶂咽喉六道門谷深無日色厂聚有煙村設險坤維定形同劍閣論

其二

幾日溪聲路幽寒透縕縻小山能猗角大樹盡將軍西控嶠同近南臨楚豫分馳鴻繞咫尺回首萬重雲

出疆

山振東西翼出疆見豫州天光沉四塞地勢豁雙眸短語人聲動少煙屋背浮禹將投野店烘市盡遮留

麥浪

沃野何寥廓盈盈秀麥畦作驚滄海變將集白鷗低牽風如漾藻逼柳欲沉隄月下天河近排空勢與齊

其二

大田龍欲見鼓盪麥花開雲樹連天湧煙波捲地來雖無槎入漢亦有響成雷縹緲浮村落還將海島猜

臥龍岡

歌鳥留琴韻結廬在此中岡懸秋月白暉落暮雲紅行古牛羊路到今松柏風先生能出處一水溯洄窮

望夫石

踉行何可望，日望日行遲。三尺男兒(無心)劍，雙吹(有情)女子簫。雲山心獨苦，草木色同焦。化作岀前石，猶將杜宇邀。

平淮西碑

大文龍鳳瑞，起滅亦由人。朝士無高下，婦言有屈伸。寧與碑補作，但惜石磨礲。莫草荒煙裏，來觀大海濱。

梁苑

大漢羣才域，秋深四野黃。無花經雪色，何土壓璠章。鴻燕([illegible])風塵在，山河影響長。悠遊吟未已，倚樹且彷徉。

濯錦池

至道瑩江漢，成章淨沼池。雲高天暴錦，髮細藕抽絲。梁苑飛花夜，雎流采藻時。如將毛伐盡，洗髓又何之。

雎州洛學書院八景詩 有序 失二首

劉使君治雎之明年，自卜書院地，又明年落成環院一切措相若皆倚伏欲爲致奇也者。使君拔其尤，得八景，景各賦四韻，由是一丘一壑盡含萬丈光焰，而地靈華顯矣。使君既索張君浦山吟，又屬余。暨武余屢趣袒逝寥浦山，不樂博學，不篤落落天遲萍聚於此，自悲悲瀟山，吟盡從闊，不知所云。柳余又思之釣來嗟冷以乎駢葉感從空而鶴鳳在侯有所繫在此何坊猶爲捨舒印第夫稱也卿。必不可聞言自於乎意之所必秋能如其爲不調而業也無何使君攻之滿山延之景過然而相遇情屢遊而環生倣然援筆爲紀一篇。

錦城金帶

有堞還成錦，無人更捉衿。貼星珠錯落，牽荇翠橫臨(城臨環池多荇藻故用杜荇牽風翠帶長句)。山帶分華麗(廬山香爐峯白雲冠巔號山帶)，苔衣合碧沉。肘能懸大印，一色是黃金。

雙橋彩虹

柳徑沿池曲，石梁壓浪低。牽連搖檻影(是水中雙影)，層折蹴雲梯。氣吐青蓱合，煙橫絲帳齊。踟躕悲過客，撫柱各留題。

仙峰滴翠

當年司馬杖(明袁大司馬別墅)，終古鄧林暉。幻相玄黃外，斯文赤白非(此句本楞嚴經)。市煙原不入，氛霧欲成圍。靜對焚香坐，飄飄鶴氅衣。

奎樓遠眺

幾年空面壁，是日恍遷喬。沿堞星流彩，凌風影蕩霄。天根黏綠野，雨脚接青條。作賦思王粲，長河水氣驕。

閉樓夜月(昔雷次宗開館於鶴龍山下教授生徒)

嶄然平地上，矛矣高城邊。蟾穴兜途滿，鵝籠山更圓。眼明消(非熊詩人語)通窄，影大現消玄。趺坐琴三弄，流音繞紫煙。

雙寺曉鐘

玉魄芭將斂栴檀藝更馨龍吟聯彼岸鯨吼落晨星虛室微微白幽林漠漠青西來同天意到耳獨分聽

陳橋驛

指點陳橋驛欣欣衆鳥鳴山呼文運主雨洗武王兵中岳擊天出長河落地行轉旋在倉猝一掃有餘清

造字臺

無端排點畫肇造自然功鬼哭人通語天昭地破聾龜龍皆幻象蟲鳥尚蒙童安得斯臺下搜奇一問雄

八卦壇

天地冥頑久羲皇發此壇沙明水淨處八卦五雲端父子相傳易春秋再見難本來神異物秦火自無干

古戰場

廣武名何美戰場古不休英雄在一歎楚漢空千秋白日陰風響黃河冷氣流鷹揚無鳥雀拳爪看山頭

（自注）或謂阮籍不是譏漢無英雄乃反言耳亦通然非此輩狂士本懷

渡河

數折來千里平原力更堅水昏龍惡戰舟旋鳥斜翻慄服輕裘敝綿遂小店懸時開沙岸塌排浪亂青煙

嵩陽書院

嵩陽開勝地殄運日回春院成則亂運將治可知所關非小是壁皆能面院西少室即達摩面壁處斯文自在人風高五嶽長霜重三花新靡靡驅車者茫然洛水濱

扁鵲墓

名昔馳秦晉長桑秘術多墳頭餘綠草歎息此經過縱有神丹在其如鬼豎何用賢知大晚空望起沉痾

宓妃廟

淡水流雲影空山蔽月光燕來花寂寞鴻過樹清涼實實虛虛夢無無有有香此情亘終古感爾淚沾裳

沙河

下馬憐蹄限徒行緊束腰沙堆升雪嶺轍路屈銀條何草春能長無田粟豈饒四圍村落遠鳴吠自寥寥

洗腸源

青山空水色白日徹雲光伴嫗雙磨杵隨僧一洗腸蔘茶皆有味糟粕盡成香自此靈臺垢難容七竅藏

韓陵山

韓陵北埡耳獨立已高超珠玉驚南使衣冠畧北朝碑亾

山返照車過樹迴飈一片無多子中原指寂寥

馬陵道

交情翻覆手策馬馬陵過木惡鴟鴞集天陰魍魎多蘇張聯氷火齊魏擾山河鬼谷仙師術胡爲盡入魔

滑縣

皎皎黎陽月淙淙滑水涯氷堂無復酒畫舫是何齋已足風波險其如世路乖勞勞感司命長奉鬼神差諺云鬼使神差

華陽亭

誰爲廣陵散近此華陽亭鳴鶴乘風舞潛魚鼓浪聽獨彈

益見鬼秘授寶通靈如合孫登調蘇門萬古青

避暑亭

痛飲傳河朔皐亭足仰瞻禽音啾細竹煙浪滚踈簾未到三年醉寧趍六月炎蚊蠅還欲拂惜少紫龍髥

孟嘗君墓

此墳成四塞高枕到如今人誚出關客君知彈鋏音停車曉露薄倚樹春雲滚詎爲重魚肉悠悠行路心

漂母墓

年華皆易老時命莫私論寒雨拜荊棘秋風過茲門龍宜

深淺水驍任短長轅素位行將去一官報主恩

高漸離故居

止爲報知己何圖捿踵難咸陽拚死擊易水散沉寒鬼入田橫黨人因虎豹肴草萊居可認里樹大於盤

夜過雄縣縣有大小兩雄山故名雄

出京辭輦下作客望河間馬慢饑寒路雄昂大小山孤城煙霧鎖滚夜市門關惟有聯行雁同征不得閒

霍嫖姚子孟祠

心膽扛炎運將軍世所稀伊周自千古平勃可同歸廟貌

氷霜樹官儀漢室衣心欽賢貴戚孟浪腐儒譏

蘆溝關蒙世宗特恩舉人計偕命關吏具茶果不檢行李

作人高棫樸關吏重逢迎香茗甘凝露膏餳滑勝羹任封書匱重願就玉衡平雲漢昭回日誰無報禮情

蘆溝橋

阜坂重重鎖當關古石梁蘆花招雪月濤浪吼風霜萬國音殊語一聲喜欲狂長安方就日驚馬競高驟

桑乾河

浩浩桑乾水渾源盛衍波猊梁排雁齒魚網撒猿窩滋麥

田間少屯雲。岸上多徑流。空濶去。只傍帝城過。

文信國祠

丹心上紅葉。秋色滿虛簷。熠燿宵行隱。徘徊日御淹。銅人流漢淚。木主鏡官銜。聲在歌悲壯。寒雲嶺外添。

天津

輔衛畿東境。津橋截柳堤。城孤天日近。河曲海潮低。有客將南返。無鵬向北啼。餞筵崖上月。芳草自萋萋。

張家灣

轍跡多年徧。歸帆此地開。一灣留雨色。雙槳上雲堆。野濶天無際。沙平浪不催。啼過投宿鳥。咫尺鳳城隈。

新河木蘭里 按河南商丘有木蘭故里新河邑志亦登之列女孜

斗大閨中膽。嚴裝響甲鱗。烽煙迷紫塞。楊柳任青春。雪淨關山路。鎣完父母身。夜臺無鬼伴。金椀尚沾塵。

其二

不恨非男子。猶堪作戍兵。香風吹麥秀。靈雨落河清。曠代興忠孝。徵生抱性情。英雄千古迹。權度一時輕。

長平

殺降埋恨處。烈馬怯低阬。天地遺前劫。煙塵散後清。太平無哭鬼。遠戍有閒兵。春草依然綠。何知曠古情。

瀛海長隄 瀛一名渤海一名瀛州即河間地

渤瀛亦凡境。蛙鼓響逢逢。天混菰蒲碧。日斜洲渚紅。微塵揚馬路。輕艇出龍宮。西去悲秦使。寬沉五百童。

其二

清虛誰占斷。釣父一綸竿。橋密單隄曲。柳深夏月寒。仙峯移不到。野水聚無端。疲馬當幽賞。能忘行路難。

細柳營

扶疎郊外柳。献列若營屯。將肅三軍武。帝忘萬乘尊。雷霆興火運。鎖鑰掌天門。遭際猷方壯。飛龍御虎賁。

與楊秀才任志伊論文

含毫無盡處。斗室海天遐。布局星分野。敷文雨散花。神功三食繭。時調一池蛙。矯首雲端望。凭空脚未斜。

聞疫 壬戌歲吾邑瘟疫流行死亡狼藉

生年當東燮。吾邑漸重蘇。鷄犬多鳴吠。牛羊有牧芻。瘟星雲外落。燹石玉同枯。湘上逢懷舊。客衫淚盡濡。

問饑 癸亥吾邑大饑

故國開饑歲。衰鴻滿渚涔。興情崩白浪。斗粟過黃金。瓷研

薇根粉。豌熬豆葉羹。（俗常採薇根成粉作養粃餅名蒸養實薇也又取豆葉爲稀熬）兒童知不給。應。饞。讀。書心。

同人遊南頂（京師俗五月士女遊燕於永定門外南頂）

西沐依御苑（西苑周圍在南頂環百里）南頂壯神京。席地多芳草。傾壺半祓禊。波文新雨碧。紗調婉童清。一自離鄉井。空懷玩世情。

其二

寶馬驕嘶野。錦車艷入雲。林陰沉古寺。花浪動香芹。買醉無千日。消愁有八分。清涼風滿袖。羽化欲離羣。

五日感容齋石山畔合歡樹重生

情根泉壞結。重合舊時歡。翠綠驕螺黛。葱青媚石戀。返魂香未散。續命縷愁單。仙子長奔月。王孫獨倚欄。

故人張浦山寄示古體四章感吟三首

燥暑思排遣。脫衫未受涼。逢情結暮靄。虛室溷清芳。安得乘鴻鵠。相過問鳳凰。山厥今老矣。余髮亦蒼蒼。

其二

把酒交相勸。鯨鯢踞上游。風懸秦漢冷。人散海天秋。不貶狂華眼。難低倔強頭。文章何處哭。長吉早空愁。

其三（浦山寮鴻儒不第奔波謀生戊午同客中州始訂交浦山曰子别誰定吾文者）

回馬金臺後。飄零事更紛。江湖浮日月。龍虎隔風雲。醉少瓶空酒。勞多足瘦筋。中原成别恨。誰復論君文。

紅丁香春三月花也杜園石山旁一樹近余欄秋復開白花爰紀四首

換去韶華態。秋風動杜園。蒼巖扶老幹。白雪度高軒。粉映何郎面。瑟招素女魂。草玄投所尚（玄之尚白也）蜂蝶不能言。

其二

金鈿會分彩。縞衣復送香。後春餘李艷。先景奪梅粧。不結愁中雨。何知履外霜。朱顏銷媚骨。肅肅傲千章。

其三

素心能避俗。老漢不悲秋。玉映蟾飛月。苞開鳳吐喉。三生緣石上。萬品（老健）失風流。正怯纖塵染。銀河盎未休。

其四

又看榮晚節。趨報小奚奴。叠氣迴霜露（趙廣漢傳注叠與鏬同猶言鋒銳之氣也）瑕林䑛珷玞。袪華宜樸老。近雅故清癯。欄外窺莊夢。如憐粉蝶。

圖樂愁外月正照客窗邊上界驚牛女(有所感)中秋妬[illegible]微霜將落地破鏡不飛天怪殺燈花吐喬粧並蒂蓮

觀矮人四首 有序

癸亥立春前三日與杜太史舫山閒遊長安市觀矮人及豹作觀豹七言律詩四章太史曰先生情深建於吟卽矮人何獨遺余因思咸施在經巫匠在傳何妨姑爲諱體若工部紀事之不遺烏鬼乎縮以五言小成四律而抑揚縱橫其說爲豹如有知而稍戢雄心又未可知也

跏趺高尺五可復與誰論易使侏儒飽難教怪物伸龍頭彘豕腹牛鬼更蛇神觀者偏如堵居然席上珍(几上矮人坐)

其二

長秋如相較蟻封視泰衡竦肩還過耳結舌不成聲鏡裏嗟維翰門邊詫晏嬰古來寧獨爾不禁感浮生

其三

造化小兒老知他歷幾秋應從窠裏見(以蘆葦圍於几上若鷄窠中小兒然)可與橘中遊張目雖如鼠頂冠却異猴每憐碑沒字生世總沉浮

其四

幸不蜉蝣類蹣跚出大荒曹交空食粟旻倩且饑腸擲處錢逾果(觀者各投以錢)怒時臂奮螂毋爲憐駒踏井底有蛙藏

秋閨

殘菊開無賴空閨繡不成月明驚瘦影木落送離聲極浦樓頭望終宵夢裏程歸鴻各有侶天半自雙征

送朱年兄 文泮 芹菴南歸

祖帳都門道去畱撒手難蹇驢殘照紫孤鴈朔風寒尚有雄心在還將笑眼看上林如許樹春到萬花攢

賞牡丹燈分韻得胎字

花王粧點就香國早春來閃爍吹彈席熏蒸富貴胎丰姿原嫵媚良夜足徘徊一見誇珠樹兒童只亂猜

賣文得金感王翰林銅臭墨香之語吟此

剗斷文魔去歎然接孔兄人情方冷淡銅氣轉香清逐日如揮土傳家異滿籯終非憐舊物洒落此平生

饒鳳山招飲

適來狂得句書謝主人翁興逸風霜外筵香意氣中上庖充富貴小酌會英雄箸不驚雷落盤餐一頓空

贈鄧三堅 右徐

精瑩珠玉品絕不似今人蜀艷驚箋富巴陵蛛劍新(右徐巴陵人蜀遊詩最富韓浦詩云十樣蠻箋出益州)江湖雄入海肺腑暗收春久白疎

狂眼相逢願飲醇

贈黃三琰又遂

四海交遊滿仙才更不同岳雲三楚壯脂粉六朝空高吐清明月橫吹廣莫風憐予頻潦倒白鶴識孤鴻

饑鷹病墜爲館童所獲

野外煙巒遠雲霄路亦窮雙睛餘火氣一病向春風麻雀檐牙上小兒股掌中飽颺如有日萬樹趁霜紅

午日會飲延禧寺

小集投閒地蒲辛亦自香冰漿澄象白酒膽壯雄黃趺坐

年尼善横行旱魃剛昊天知有道今日已端陽（陽正則陰從宜雨矣）

癸亥清明感懷二首

范范五千里歸夢每宵尋麥飯酒何處淚珠流此心魚龍春雨壯日月暮雲沉不意雕蟲客援毫直到今

其二

清明爭淑景細柳槁仍蘇何事堪回首中年已白鬚書成名楚語酒熟唱巴歈斷却人間路箕山亦丈夫

喜雨次黃員外韻

炎炎催夏日萬戶麥秋天雷電揚金闕珠璣瀉玉泉馬馳

神命遠龍降帝畿先亦有爲霖者閒心感昔賢

贈蘇協華鳳來

人鬼混於夢乾坤狂在春漢南流藻色硯北唾珠唇對酒賢人濁當窗古器新深潛窺不盡疑是葛懷民

懷張浦山

唱酬思紀勝雎渙藻文增（前年同客雎陽爲劉刺史訂洛學書院紀勝詩校梓）世法從規矩身名任谷陵梁園梅阜雪秀水草亭燈究在鴻飛處願言旦夕憑

讀王薑齋集

滚滚紅塵界誰能涅不緇西山清二墨南嶽馥三芝（先生諱夫之字而農號船山又號薑齋衡陽人節比夷齊）月吐雲生處花開木落時含情湘水上流去屈平知

乙丑同杜仲直下第歸里臨岐誌別

鄰門分袂後相望邈晴空西晉河唇轍南荆漢口逢氷能涼夏日花已謝春風雨地名山在中條與祝融

哀門姪張次龍五首 并序

張次龍字南盧山左高唐州諸生也敬亭公第四子庚申夏余客其鄉與敬亭稱兄弟生受業焉恬雅秀整無紈袴公子態辛酉文思大進試屢拔其曹惜辭陰神弱强自攻苦飢雖生立是年冬十二

月朔八日余北上偕同人社餞郊外寒風颯颯泣然涕者數子生尤慟甚余戒之曰讀書須善運活機宜珍重勿大意固其過銳之傷也嗚呼此別竟成永訣乎生嘗手鈔所爲制藝稍數篇置余行笥余亦授別序一篇以後會難期交相誌耳乙丑夏四月生季父將余京以邸始知斯人云已計年二十有一余哀其徒猶敬亭之哀其子也聽吉齋魯誰是爲余復雷辦香者悲夫

玉樹風前隕。開音五內煎。講堂猶索子。別淚憶當年。岳黑天門霧。松青日觀煙。魂歸知在彼。歸元寬東岳委蛻一秋蟬。何期先我去。琴操與誰彈。東國青雲散。西山白日寒。形存千里目。魄落九泉棺。檢篋遺文在。從今不忍看。滔滔如逝者。難問漯川瀾。憐子聲低啞。過余體瘦羸。偏蒙

王勃被苦下仲舒帷。昔日丁寧語。癡勞定自虧。大田方秀寶。私喜穫嘉苗。書札三年密。文壇一將驕。京師多別雨。少海不回潮。適會吟窮鳥。乙丑下第余還將落鳳招。粱北眞和雅。人如一束芻。終軍關未出。任護室何辜。古水空文藻。新林折碧梧。誰從浮世界。絕不係榮枯。

示門生杜挺元挺元年十四能以良師目我

老狂何所恃。感爾念良師。蝦目光良友寡多多借。猿心暗易馳。縱橫紋指掌。春餞粹經篩。奇境魔王退。源頭水活時。

述懷奉寄蔣郎中

憶昔揮金贈。呂黎懷慨風。捧桃難報李。隨雀漫爭雄。路側青雲外。天高紫禁中。勢將回斗柄。春草又芃芃。

贈雷大哥宸瞻

華山隆武峻。紹秀自舒雲。衛南臨武古隆武地有華陰山如華嶽也筋骨龍蛇字。筆鞭虎豹文。登壇常執耳。共器且沾薰。高踞吾儕座。無慚合冠軍。

甲子小除

今夕爲何夕。忽聽是小除。去來盡歸客。坐臥獨愁余。月紀春將立。天開日漸舒。化機良不測。旋轉自徐徐。

杜挺元生日賦示此作俗以文昌爲梓潼降生於仲春朔三元同此辰

雷聲初奮地。玄鳥降春風。上界占星宿。前身想梓潼。龍門三晉闢。豹霧五臺籠。長價非吾事。他山石暫攻。

賦得風柳萬條斜

春堤斜萬柳。力不勝風驕。細雨紛穿縷。濃煙密掃霄。折旋如有度。偏反豈無聊。對此泠然善。毋攀舊日條。

旅次懷朱太守

語接儕歡少。名猝向天涯。知己懸雙眼。散人泛一槎。郵亭蟬叶管。野戍角連笳。弔古沿塗作。何時賞李華。

楊明經夢帝景堯招飲

一面纔相識頓忘重萬鍾隔簾違市語步月淨塵容野意常觀畫午煙白上松案鈔書百卷薄酒蕩心胸

送聶環溪歸衡山

行李殘書重擔歸翠日亭秋雲雙眼白喬嶽一燈青薤葉摩蝌蚪松根結茯苓藏修知有待三復古盤銘

送杜紡山太史丁父艱歸平陽

春滿漁陽樹不驕紫陌旌六年一知己萬里兩關情芍藥我愁別白華君欲行（太史方告終養）如何地勢側忽報中條崩

冰燈籠

紅燭冰籠裏挂宜夜宴園玉蜻金穴動銀浪火珠瑚文弄鮫綃影花飛雪管霓春風吹水國止自識寒溫

將出都遊東南留別諸友

寒深知歲暮岐路又東南綿襖日邊著瓊花雪裏探將爲觀海客且與盡情譚青入都門柳鷄壇復盡簪

長安道上

又作都門客蕭衰散素衿吟聲溫黍谷曙色蕩華林柳拂春煙嫩冰流古路深此來無別伴惟背一瑤琴

車行

長途車頗便價已半傾囊雪重封官柳樽孤守客房出門纔叱馭掀淖復橫塘昏黑天難辨雄心餒四方

早行

柝聲聽已稀顛倒着裳衣馬怯冰行動鴉驚影去微月竟迷曉色柳徑伏寒威頃刻焚輪動黃塵又蔽暉

中塗遇雨

雲頭低樹壓雨腳急風呼肥馬人如箭蹇驢我似痛乾坤常偏側南北總踟躕無益思尼父遮藏柳一株

龔署諸友邀往郊外設筵迎喜神口號

郊迎先穀日神降大羅天喜鵲歌村塢鶯蟲躍草阡東皇君捷報南楚客流連醵飲陪三爵焚詩代紙錢

春日溫從事鼎齋招飲即席賦贈

冰署侵雲淡花燈傍月輝福思梅吏隱惠歎柳官微倚劍吟增氣含杯暖卸衣茅如茹拔行義諒無違

四女墳（袁紹四女有詩序表其貞烈載入別卷）

白壁推袁氏黃泉聚冀郊魂猶清淚滴骨豈濁漳消貞女存炎漢老娘惜覆巢（附四女墳有老娘墳紹之妻母）不求分配厚月影戀

同胞

邊仙觀

解脫荊釵去，閒雲觀頂鋪。藤花繡碧瓦，石火養丹爐。落日恒山翠，晴沙溢水珠。眼前係好景，即此揖麻姑。

春日即事

山青雲色膩，沙白水光溫。發甕春前酒，招花死後魂。手辭呵短袖，背免暴朝暾。雖說顏如玉，寧趨東郭門。

贈友

嚶鳥偏寥寂，襄牛會適逢。詼諧忘白髮，酒渾對蒼峯。天清塵市暗，地窄釣竿容。有酒何辭醉，拓開萬古胸。

送友南歸

東陽塵務重，擺脫是清流。赤足殘花襯，黃梅細雨收。歸園冠補籜，去路麥盈疇。遙起漁樵思，溪山侍陸游。

酬尹巽人（巽人能詩畫為余摹少時習泰勇圖）

短笻輕海嶽，野服重冠裳。機息人心火，聲吹世界香。好奇偏識面，苦別更迴腸。故態傳神出，還期習拍張。

齊趙間阻雨追和冀署諸友贈別原韻六首寄答

胡前輩韻

喜駐關河腳，詩情付一尊。久陰偏蘊熱，小市不妨諠。埜齊誇將風，闌越祭門。古今各殊軌，芳草憶王孫。

宋前輩韻

行雲經九野，聚處亦留踪。謔浪當場戲，狂奴近日慵。林間百舌鳥，岡卧一條龍。泿父吟聲絶，驅車問岱宗。

蔣秀才韻

趨時聊俯仰，風筆手還違。家學寧容替，汗顏不肯歸。水朝渤海去，雲觸岱山飛。恐愧科名路，知音敢怨希。

尹處士韻

高吟尋古處，湘上兩茅齋。（余有吟齋尋古齋）新樹多蒼老，主人未與偕。徵宮調競變，金石聲難諧。且聽高唐曲，臨風一放懷。

董公子即尹韻

雄豪淮海士，何日對書齋。北地交方訂，東山憾未偕。煙霞原淡漠，花鳥自詼諧。古蹟沿途訪，孤吟月下懷。

楊冀州韻

冒暑辭漳水，紅花拂滿裾。（紅花欒州六七月開）炎涼參細雨，輕重付殘書。率性投人忌，論交肯自疎。後期堪復訂，浪暖玉河初。

將入高唐州訪故人監將軍道上口號

塞驢鞭不動小憩且趨林將近綿駒里如聞彩鳳音錦雲空透汗陌路漫彈琴底事思齊右英雄舊合簪

高唐山

東國咽喉地高唐失一巒(今無此山)古人多戰伐此處最艱難龍井秋雲覆爵堤曉露寒(按州志有井多怪浚者必斃於井羅宏信微時爲州人浦王使浚雷雨交作羅罘見有物如龍揮刀斬之因名龍堂井又有爵堤綿亘數里每雪如白鶴欲飛)壯懷空自撫月下幾回看

馬頫河

龍門分遠派馬頫濬長河獵犬平沙疾漁人小渚多傍嗁能潤剛朝海不揚波千載懷明德馮夷夜舞歌

鳴犢河

鳴犢河邊地今來一片霜水聲凄落葉風勢急危檣悲鳳何須楚回車豈畏匡已予長逝者曠代感行藏

東方曼倩墓(曾爲先生著論發其幽光)

衰草平原路投鞭拜墓門危言動漢武善謔凌齊髡鶴影青松道(一道字其風概)表風霜白日昏(一昏字其遺際)歎流傳知已少咽跡總難論

拜閔子祠

汶水流無盡茲茲孝思深不難辭季宰未易感親心灰死香爐火風生古樹音滿城爭獻供鼓樂鬧禪林

東阿

長林多古樹樓櫓與齊桁陽穀山遙斷陰雲水近交留侯追圯履(黃石公期張良訪穀城山屬東阿也)於行客問阿膠欲洗塵難盡將無類斗筲

武城

泊舫遊河曲荒城萬柳圍大賢疑有跡古道豈無歸早晚公門靜屠沽市井稀迎涼風襲襲就此浣塵衣

古聊城

射罷傳書箭高翔更不靡七雄惟一士曠代尚懷君風入田橫島城飛泰岱雲溪毛心欲薦潦水有餘芬

魯連村

周轍東西盡虎狼詎可爲大聲激巾幗諸將豎鬚眉旋發輿圖側重飛博浪椎樹無黃鶴子(韓文公以魯連爲黃鶴子)鵰鶚勢憑誰(詩意超絕徒知求工寫景者俗不可療)

穀城山

素書滅秦火仍貯穀城間黃石自今古白雲空往還嵇康

心識字王烈目迷山此道良難得臨流洗汗顏

歷山（山在歷下城東署中高處不及尋丈或云舜耕處昔人謂在蒲坂余固不辨也）

宮衙餘一撮云是歷山巔荊棘容無地翔禽別有天諒難灰劫火恍若帶虞絃西望蒲州坂東來雲氣連

趵突泉二首

此疑清濟現（是濟水眼）騰沸上松梢叅或神龍噴泉猶猛虎跑碧天雲直引青石岸斜包前度衝河力（濟水界河而過不失其清）狂瀾未可嘲

其二

勢欲朝銀漢高亭照激湍（康熙間御書激湍二大字建碑亭泉上）天紳爭挂瀑神瀵湧成巒振響風雷壯翻空日月寒珠璣三窟濺吟思溢文瀾

濟寧

柳岸千帆落相隨覓酒壚盤多生卆律貨重淡巴菰（濟寧產煙名馳）雁字朝天近雷聲送雨粗春寒身已木上馬倩人扶

挂劍臺

欲覩延陵劍墳頭草亦然兩人非死友一念重生前野水清秋月荒臺古戍煙蟬聲聽不斷誰與共流連

淮合黃河處

滾滾黃流去滔滔淮水來雨雄成闢（大氣包舉）指一氣動風雷直貫天河落旁通地軸迴杳然歸宿處大海是元胎

祝杜孝廉

得句纔稱壽何須放鴿同酒香無俗客棗熟有仙翁拂劍山容紫探珠海色紅奮飛還破壁相與大乘風

贈劉丈允調

軒砌陳編狹雲橫陋巷深經年人不識樂處我難尋竹節羞爲釣蘭芳愼合簪德輝翽鳳影遙指碧梧森

贈董上舍批鱗

策妙天人理潛光久下帷高風鄒魯近大道漢唐卑山色來花圃書香出畫楣共談人世怪圖上怒鍾馗（上舍堂懸鍾馗圖稱其靈異夜半於燈下窺之鬚眉若動）

賀紊長史受貤封

詔重青泥璽春濃綠醑罇一官供子職百世感君恩慈竹花磚護靈芝繡幄繁欣榮殊未已堂上謁朝暾

飲王生沃花園草湖亭

消遣開疏圃流連坐草湖茶鐺煙縷縷花徑露塗塗吐鳳

方鶩賦雕龍却就模昇平韶濩出未得遂閒娛

奉和張敬亭賞菊原韻二首

籬下生猶寄投閒在此時寒溫調歲序濃淡占春姿英落吟騷後叢開洒淚期當前移飲相看認為誰

其二

月古衢霜影花妍唳雁時無塵飛靜夜有夢託幽姿南嶺逢相見西清暫與期賞闌今一度此後却憑誰

容舘自炊 有序

辛酉容山左逐頑玩之力而自炊乃興思庖丁累子之技及馮敬通庾域自操井臼雖要湯或者趣尹想亦無力代庖故耳時有哀王孫而進食者固辭不顧漫感而賦三章

庖刀鋒雪白墨突旅煙黔苦處人誰受長塗我自淹薪窮燒秃管水淡着形鹽捫腹知難飽殘書得味甜

其二

療饑無秀色辟穀莫空論差勝淮陰乞頗殊郭外墦典衣傳米糝熏淚受煙昏仙子憐劉阮胡麻奉夕飧

其三

割烹賢相事井臼貴人操已熟多時飯猶焚深夜膏甖懸居近陋骨瘦氣偏豪久慣頻年客無煩食野蒿

下邳懷留侯

泗上風雷作報韓志更懸小橋曾納履大業亦浮雲水逝龍無影天空鶴不羣五湖嗤少伯還以富翁聞

露筋祠

果是蚊蟲衆休為烈女傷露筋成白璧凝血入清霜烏落荒村落蟬聯古樹涼夜臺無月色一線透幽光

高郵湖

豁然包絡大天地一浮萍動挾江淮怒靜含風雨靈岸容沉遠黑雲氣蕩空青尚有珠來否湖邊野色暝

楊州

廣陵歌吹路大象斗牛都天外濤聲細雲中鶴影孤繁華猶舊俗行李是迂儒不讀蕪城賦安知消息殊

蕃釐觀

不管瓊花去誰為護法門遂空江北地應斷竹西蒐月白猶留影苔青幷失痕廣陵多芍藥佳種亦難論

平山堂

丹題凌郭出高幷大山尖樹影生春氣江聲上屋檐何人杯共把此意筆難拈倐忽馳風雨冥冥倚竹簾

瓜步洲

芳洲微雨歇初曉霽河梁煙樹來清冷江天入混茫百年烽火息七月稻花香莫賤寬平地仙瀛慕遠航

虎丘

突起山蹲虎盤旋水卧虬劍池秋月淨碑冢晚煙浮花醉崖前酒旛清塔外樓江南堪一覽驟雨下（清詩偏）扁舟

松江見鱸蓴二物不値

鱸魚及蓴菜江上未沾唇莫道貪奇味不能質古人清風三泖路好地一身塵欲步金隄望黃花恐帶嗔

三泖懷夏從古（從古名彝仲生子明未童年起義戰死之）

太湖三泖上勇烈夏家兒怒浪喧雷鼓陰雲驟鐵騎終童纓忽斷處女淚何爲跳溢殊成敗天心任爾移（渾琉年十一立跳溢功）

觀海

如此觀方大金山古堞門洪爐鑄日月粗滓（更奇）銷乾坤島動鯨波滾煙浮海市溫長河兼（萬意深遠）洩注輸運有崑崙

潛峯閣

潛峯雄一閣安石誤三餘草似青苗長花疑金帶舒剛風塵滿棟酷暑水焦渠勸勉猶當日韓公藻鑑疎

皖口

吾家有才子皖口盜永詩敬禮文誰定虞翻世莫知衆人皆欲殺豪客獨憐時江上林猶綠今來已（恨得奇）見遲

天柱山

南岳何能代長懸漢主封卽堪天作極不類岱爲宗湘水環三面衡雲壓萬峯有靈知僭擬卷石已無容

舟中漫興

雄風過楚北鯨浪動江南泊宿蘆中穩吟懷酒外酣六朝天子氣一夢晉人譚磊砢懸崖石還如虎視眈

喬公故居

大小喬家艷春來一色青芙蓉明月夜翡翠秀英亭幸免庸人婦齊光婺女星韶華雙寂寞風雨戶長扃

捉月亭

逐月分波浪聊爲展赤拳仙娥羞兔魄神怪震龍淵日歎長安薇星空太白懸由來陰盛久捉問（奇）水中天

牛渚磯

望蟾曾照鏡當渚又然犀鬼物多凌辱夢魂大楚凄一江風不作千載首還低慷慨（古因）應平賊對狼遁鼓鞞

白紵山

笳聲摧海嶽不把劍橫磨猶敵青琴齒爲揚白紵歌擁旗飛繡谷漫野縟纖羅天促奸雄老攀條淚轉多

投金瀨

回頭何用囑含怒小英雄一死重千古寒江起烈風金投清水濁淚洒白雲紅此際難爲鑿如憐似哂中（或怨或憐或哂妙）

落星岡

落星星化石石上醉還眠換酒輕裘賤承顏腐草鮮風橫吳孑國氣蓋夜郎天未覩鳴岡鳳山河正邈然

莫愁湖

春山舒黛綠秋水落霞丹歌破絲絃怨舞消荻葦寒虬龍潛養氣星月淨安瀾所見惟漁釣湖中一葉寬

古都城

西風吹葉赤落向舊皇都日月非三正乾坤是一隅亂馳捕鹿足交掠睡龍珠何事天分限長江恨不枯（下四句意甚曲）

臨春閣

畫閣臨春色藏嬌屋鄙金鶯簧賡玉樹翠幞隱璀琴簇簇草花影依依楊柳心望空沽一醉不覺動長吟

景陽井

錯認龍潛處徒爲鼠竄形循欄窺涸井守器挈空瓶鶺鴒適何往轆轤偏不停千金當一刻抱玉出幽冥

烏衣巷

幾見秦淮落烏衣巷改名雲黃鍾阜樹霜白石頭城聚族才何衆移時氣過盈休將一片土抵死目前爭（破盡風水之說）

夢筆驛

如何還筆後才盡便腸枯象外高明宇胸中造化鑪穠華原易謝幻夢復相愚疑信經蘇驛都城四達衢

邀笛步

相聞不相見二妙隔舟車淮水梅花落秋聲笛竅餘疎狂思古處散步向清渠詠罷誰三弄幽情自卷舒

靈谷

導遊僧緩逦鐘罷晚煙生功德泉飛水慈悲鳥變聲果偏留玉帶（谷多白果樹相傳明太祖嘗以玉帶挂於一株枝上今此樹果腰猶存玉帶形）山半入金城一谷包靈異浮雲落處輕

訪古蹟不得

荆莽向遊人搜尋蹟未眞枌榆新屋社楊柳舊風神空澗

情偏在淪荒氣自親此中誰與語搔首問秋旻

與友論六朝

王業不偏安乘春春自殘花容能買笑地肺正傷寒止任蟲書柳曾經烏噉盤空譚捫蝨去再見此才難

奉答朱草衣山人寄詩 山人籍燕湖寓居江寧

忽下琪花片金陵満地春開懷消濁酒寄語奉清塵六代風流盡三山雪霽新恨無雙白眼同看往來人

安吉州訪劉刺史

又是鄣南境萍踪自覺頻蜿蜒舟出谷窅窱樹藏村土薄

塵無貨官清政可言八年今再訪倡和憶梁園

舟行即景

亂山無背面怪石有威容灘響寒猿嘯砧聲急水春消愁風忽順履險睡方濃不必皆名地薄暮月溶溶

杭州

霸國參吳楚清奇據此州湖空生籟響海潑反江流覽勝人迓潮交汐景應酬孤山無鶴下跨上好峯頭

吳山第一峯 有子胥祠

第一峯仍舊吳山代幾經春城煙釀碧叢木雨浮青馬迭

雖無跡鵰夷尚有靈雄威餘地氣壑谷響雷霆

湖心亭

四望湖光迥輕舟隱石橋啼鶯紅粉語振鷺白蓮飄煙霧深三竺清虛大一瓢 句 水亭高處立秋氣已全消

岳墓

鵰盤華表柱虎嘯大江潮討北天方順向南樹未凋六陵惟蔓草一塚在雲霄不盡流連處湖山入泬漻

觀潮

不知誰倒海魚鳥半空驚大會風雲氣 大句 高揚天地聲潛龍

當起勢佩劍欲爭鳴鼓蕩無邊際山川一滌清

瀟洒樓

樓迥真瀟洒黃花檻外繁煙霞生聖水雷雨過胥村 子胥經此故名胥村

羣動心何有浮光目不存川流來浩浩俛仰自忘言

子胥祠

近座聯雄武難爲舉似君山川猶故物吳楚滿寒雲四壁蝸涎畫三椽蟻蛭文怨愁何處著抔土竟無墳

富春山

山空春自富灘淺釣彌深禮樂原卑漢箪瓢不作霖 語雖過高

却不似桑嵩隱逸淡想子陵設心若是耳見鵜脂看跳躍。赫腐聽呻吟。天哥容。爲容。玉璜。此處。沉。三四厚七八深

中秋衢州江上遇山左詩人法開齋

江上中秋夕。金波蕩淺沙。荒煙都是水。燕入老眼更無花。星宿空霄隱。銀河淡處斜。幸逢東海客。杯酒話天涯。

殷浩宅

隱鱗成消息。況非濟世才。偷名壑谷去。慧禍腥羶來。故宅巢新燕。黃塵掩綠苔。未思千載後。咄咄淚盈腮。

由常山至玉山二首

萬嶺層層裏。還疑谷口封。役夫成蟻陣。野寺發鯨鐘。雲影淡歸壑。濤聲涼出松。當壚多少婦。遂首不爲容。

其二

扼要分疆域。兩城勢獨專。貨通閩越。貫水谷北南。天白鷺夕陽外。黃花秋草邊。肩與過百里。誰問孝廉船。時毁孝廉皆行

鄱陽湖懷王撫軍擒宸濠百注克捷不在虎頭城第昔人登此想見風烈耳

朝使誅凶水。堯使誅九嬰於凶水夕聞奏凱聲。湖平蛟窟浪。風烈虎頭城。不俟遊雲夢。何勞渡木罌。神機諸葛筭。水火道曹兵。

九江生日漫興

九道長江上。生逢半百年。匡廬雲罩地。彭蠡水浮天。羅拜當童僕。交遊列畫船。時與諸友皆乘官舫金鳴旂影動。白鷺起翩翩。

湖口

險阻成佳境。縱橫妙鑿空。山心城是谷。湖口浪非風。遠樹連吳下。高帆出楚中。泳游人自在。不復辨西東。

大孤山

結青天尺五。彭蠡獨稱雄。雲合東西岫。帆分上下風。吐江磯漱渺。吞浪穴玲瓏。莫道神山好。飄搖大海中。

彭澤

環堞飛龍勢。低昂衆嶺尖。陵阿開一面。石壁欲雙鉗。景卽秦人洞。官猶晉代銜。清風江上好。出入兩無黏。

小孤山

緩登攀鐵鎖。層折徑欹斜。山頂舒龍爪。山頂有花名龍爪青莖紅色七八月開江心挺虎牙。嵌崖樓作洞。漩浪錦成花。相對高彭澤。孤芳獨已遙。

琵琶亭

不到高亭坐。安知往日情。騷人存妓樂。悲調落江聲。白樂天聽唐宮老妓琵琶作歌行處燕舞柳花燦。鳥啼煙霧生。難爲憑弔意。三復

古歌行

投書渚

浮沉何足惜，不是絕交書。天上（此謂為人傳書者）羞鴻雁，河中怪鯉魚。輕舟灘窔汩，高岸樹蕭疎。一剌（此謂以書投人者）終年傲，人情易齟齬。

豐城

閃爍豐城上，寒煙劍氣熏。張雷非巨眼，牛斗亦空文。苡徵芙蓉水，光開狴犴雲。雨龍如隱躍，風勢作江濆。

望象山

仰止先賢跡，名區不可方。山隨雲巧變，泉受石昂藏。走獸

馴空谷，歸禽喜夕陽。微風蘋末起，竹樹徧笙簧。

閤皂山

仙人疑建閣，青逼蔚藍天。丹竈流虹彩，蒼松蓋石泉。草熏雲氣馥，藤織壁痕穿。賞罷諸靈跡，龍潭月影圓。

薦福山寺

一湖涵萬頃，孤嶂挂斜陽。薦福天無語，留寒地欲荒。陰林遯喜鵲，衰草驅觥羊。遊子聞鐘鼓，雷聲滿十方。

酬蔣芊畬原韻

人心交叵測，鬼膽語能驚。寶石磨星劍，芝山落斗城。（饒邑城北有山嘗產芝名芝山芊畬家於此）空中高步穩，層上大觀平。一筆（寫）縱橫掃（自），埋藏十面兵。

芝山

城北一卷石，襟江復帶湖。山容秋水淡，亭影碧雲孤。終古靈根孿，何年瑞草枯。慇懃問同類，王者有香無。

委勘安仁水災

龍虎名山伏，騰蛟作浪過。眞人酣夜夢，洶湧上清河。（水過龍虎山上清河）沙石停淤厚，犁鋤補種多。村村（不請仙而請神）趨野廟，報賽鼓隨鑼。

勸農

農亦何須勸，儉勤此土風。新苗藏站鷺，舊澤靜暾鴻。雨足溪流散，村繁米價公。西成疑轉瞬，默默禱蒼穹。

行野

三春楊柳綠，二月菜花黃。田不多加糞，民還少欠糧。出山雲意懶，當路石頭剛。安得政成日，飄然追子房。

詣鄉村勸民納賦

卧理乏奇才，勸輸將小補。財雄土庫房（俗稱富室為土庫房），野急秧歌鼓。有草可同甘，何瓜偏獨苦。味由心口分，苛政猛於虎。

為鄉民爭樹勘山得饒雙峯先生朋來館遺址

見説朋來館雙峯仰止懸草迎新麥雨花弄古溪雲伐木
偏成（分意爲題非詩人所傷）怨爲官但解紛如何費唇舌不憚昔賢間

蘭芽

玉立堂高聳蘭芽又茁階生時幽谷傲護爾錦屏排勢欲
抽長劍枝還颭小釵燈花遥映射香满讀書懷

種蕉

特種芭蕉樹揮毫待右軍他時如有字貝葉更無文花落
紅情杳窗橫綠意紛微風（平聲）煽地熱一本漸凌雲

送宗弟督五歸山右

老作無懷氏渭城柳倦歌行雲交晉楚分派任江河夢且
欺予少情還讓爾多紛紛絲割斷嗟涕不成沱

新春偶吟

衣冠新節好不辨是誰窮禮重挨門拜寒輕爆（音報）竹攻山川
雷上下牛馬訑南東從此青歸柳鳴條莫弄風

季夏舟次見月華

月華照五兩煉石媧皇迋彩鳳飛明鏡驪龍眩寶珠爭光
朱夏景作繪碧霄衢萬象開長夜乾坤不受污

省斂

省斂來村野秋高不大乾疎林鷹眼疾狹路馬蹄攢場賜
鼓中稻積歌天外鑾列星明一點長夜繫郎官

豐谿歎 壬申春調繁廣豐閱五旬因公罣誤被論合膺

欲汲豐谿水參流膏雨中池函圓缺月竹拂暖凉風待旦
燈妹亮環山氣恁紫早知才不濟悔用讀書功

五言排律詩

恭和

御製鴻漸於逵詩元韻

逵集鴻如鳳。聲通二氣和。前程雖有漸。獨步更無他。屋想流烏幻。書傳止雀訛。爪文雙印雪。香氣九衢莎。紫塞蹤長坂。青天近大羅。詎依藏穴鼠。却笑入籠鵝。遵渚投閑少。隨軒沛澤多。軒皇方習樂。鄒舞羽儀過。

賦得秋日懸清光二首 限江韻 有序

是題胡爲而賦也壬戌秋 天子命試士禧中書余不中書久矣毛穎禿落伏處囊中焚之不忍揮

之無味且素與鍾王㭊不相入於彼於此力難兼營泛炙古人皮膚幻炙爲愈緣是竟荒八法老未嘗應是試閱題限江韻而秋容懸清鏗空掣肘夜坐燈下方讀靈樞諸卷龍錯忽出乎余曰君無意秋光乎宋玉悲秋氣杜子美感秋興歐陽永叔歎秋聲皆能發情有所著作我磨頂利汝其諾我榮賦百六十字遂一笑而從之以支更三鼓壯筆陣馬乃成列

化日舒秋氣。晴空風細撞。商音原肅穆。離照更洪厖。碧漢乘流火。丹楓艷落江。瑞分雲色五。璧合月華雙。抱戴高垂象。圓融澈霞幢。廣淵宵浴影。秦鏡曉橫窗。光被無寒谷。智臨有道邦。維清熙自緝。乾棟一人扛。

其二

皜皜懸秋日。羲和馭帝邦。神烏窺有象。野馬繫無樁。高曠輕雲捲。低微爝火降。蒼垠森遠嶠。素景徹寒江。采欲朝閶鳳。暉還眩蜀尨。澄清文物宇。淡泊草廬窗。復旦長天闢。重霄大氣扛。泰階臨白軫。映帶翠華幢。

賦得月照冰池 限清字十六韻

池冰看結綠。得月玉縈明。着寶三更麗。涵虛一氣清。沙鷗迷素影。星象澹長庚。圓蓋同凝碧。方諸似取精。兎眠寬栩栩。蟾躍魄盈盈。冒水朱華隱。橫塘白石瑩。光寒侵雪藕。輿逸撫銀箏。玩倚重明枕。濯持側姪纓。泉如珠佩解。跡豈磯

塵生。幽燭開靈域。疎窗射寶泓。寶泓古硯名也昭融空是迤。淡定寂無聲。曲檻參差護。重輪上下平。本月重輪句隣輝辭壁隙。經案掩燈縈。映縠差同薄。籠煙亦自輕。蕭森環老幹。搖漾潤新晴。披鶩徘徊處。魚龍不夜城。

賦得消冰水鏡開 限春字八韻

堅凍解陽春。池開鏡一輪。凝精終礙質。淨相始通神。化日陶鎔妙。和風鼓鑄新。汁將融月魄。波欲淡星辰。舞鳳疑無迹。蟠龍信有因。榮光河競彩。寶色玉同珍。灔瀲搏清氣。流澌刮溯塵。逡連天漢碧。昭曠本真純。

賦得折檻旌直臣 限文字八韻

丹陛懸鐘鐸朱雲出草茅兒冠垂涕請乞劍犯顏呶衮補山龍闕牙驚殿虎鬚冰霜彈白簡狐兎避青骹木正繩還直風清鑑不淆臨軒温帝旨留跡解人嘲都吪千年績明良一德交當階榮屈軼立仗奮蒲梢

賦得雲在意俱遲 限雲字八韻

縹緲來何處當頭一片雲人閒眞得意天迥自成文觸石風微蕩籠溪水暗分忘言消芥蔕垂象想氤氲淡漠其誰戀逍遥所獨欣神仙如隱躍鸞鶴向空聞色豈塵氛染心

無物慾熏已將猿馬鎖三素叩元君

賦得天街細雨潤如酥 限街字八韻

天門霽雨下潤澤遍長街似縷煙中散如酥塞上佳仙盤甘露溢 帝里慶雲排汎埽迎鑾輅浮光歛玉階紅塵沾更軟白石淨如揩馬滑街宜緊龍騰性敢乖（乖龍不致雨倒其耳乃雨）眞珠跳幾顆香氣攬盈懷（蕭某嘗過神女後聞雨氣香知來處）細響微風送笙匏奏女媧

賦得秋菊有佳色（凡梅菊詩佳句多香艷然失二花品骨矣作者不肯爲此態）

金氣旺三秋飄香力更遒碎雲黃映酒團月白盈眸盧狀

霜先冷芙蓉錦共稠容能驚雁落光欲帶霞流幽徑何嘗瘦清魂未可勾東籬貞貴品臭味合相投

賦得風柳萬條斜

萬縷黃金嫩風來態可嘉拂雲過嶺碎帶雨渡河賖樹樹鶯聲咽絲絲燕剪差參天寧似栢滚地亂如麻飄舞情知絮輕狂浪學花龍蛇勢姑擬臨筆小窗紗

賦得早荷承湛露

錦棚臨岸曲翠蓋倚雲挪光與氷盤合釀同寶甕和嫩芽抽雲藕雲波吸金波池布青錢小香融碧漢多華林並共

澤湛露燕齊歌歆葉流珠碎循涯潤履過風清凝裛袖裳潔欲栽荷泥滓初無染鮫綃映綠羅

賦得夏雲多奇峯

赤旂開上國丹曜盪高雯景自無心造形緣出岫分浮空深巘崑望遠鬱氤氲出軫還連岳當溪欲峙瀆海飄三島秀波疊九華紋霄漢紛朝翠煙嵐共夕曛交虹梁架石倒雨瀑瀨垠載筆高臺上青青路入雲

賦得修竹引薰風

龍孫辭粉籜鳳尾掠荷風嶰谷湆流遠淇崖浪拂空香吹

花氣合涼越嶺雲籠巖壑千霄直蛇龍舞影工鐸占寧侯
爽（唐岐王懸碎玉片於竹枝號占風鐸）箕好亦情同酷吏南薰逐羲皇北牖
通毋爲勞𥟍穢豈必辨雌雄會看扶搖接翩翩起綠叢

賦得滋麥如酥雨

麥花鑲萬頃銀竹裊千絲帝切桑林禱春回繡壤滋油油
雲羃野滑滑鳥歌時隱土沾方通（隱土出淮南子）昂頭熟未遲（黍熟頭低麥熟頭昂）綠楊深處秀芳草暗流澌岐綻漁陽畮尋量黑水
坻將春秫碎玉更煮雪翻匙裛海陰膏渥大田續雅詩

賦得山川出雲

五色蟠根遠續紛綫處延騰波方載雨觸石已章天水氣
雌雷運林光豹霧聯蛟龍藏爪甲錦繡被山川捧日重霄
麗凌飈大翼懸敷文鼎楚峽飄素薄濤箋變化爐誰造卷
舒軸自圓百靈呵護出華蓋覆炊煙（黃帝戰於涿鹿有五色雲覆其上帝因作華蓋）

賦得山意衝寒欲放梅

重陰知久閉一樹挺層巒黍谷誰回律石崖自破寒泐胎
藏不任元氣運無端春透乾坤活（得氣中宇）香熏雨雪殘牛衣（有牀色有）如起
舞鶴（生似）蟄似盤桓借勢灰吹管驚花雁振翰神交松柏靜野

友鹿麋看更是無人處齊催谷放蘭

擬作翰林院紀恩四首（甲子冬十月賜額與宴駕幸翰林館命）

（問諸臣以東壁圖書府四句分韻賦詩御製東林二韻兩章予擬四韻擬此）

蓬山環御水華館列亨衢燿輦駿歎玉清塵雨灑珠龍顏
欣豹變虎觀奮鵬圖明德離重照斯文貴共敷五雲張錦
幕萬軸啟書廚風是乾王播（十月乾王以不用風用事）回春運斗樞（孟冬爲小春）
飛白臨楓殿懸題爍石渠（宋太宗飛白書四字題翰林院）鸞駘如仰秫棫
樸似連茹未侍金華講（漢鄭寬中張禹侍金華殿）先瞻玉管書乾坤驚

一畫臣予愧三餘日色鑾坡麗雲章碧漢舒照臨光自晉
猶恐魯訛魚
辰垣垂玉藻冊府錫瑤箋墨潑天花散毫驅海水懸上清
依日月大本湖淵泉（翰林清冊府稱）上六義詞歸雅三才道總乾
德音通橐籥（天地之猶鼓籥）道文命被山川未已賡颺願歌風撫
舜絃
勝地羣英會鈞天廣樂音蘭肴浮紫氣幄坐艷黃金（古坐字郎座也唐明皇幄坐張金雞大障盤行帳也）鳳起西山峻蛟騰北海深三公論古
道一德叶王心（時兩命相國掌院）章藉高明覆難爲醉飽吟恩波

沾潤色楨幹欲成林

梅花

屯蒙翻作賁不藉律回陽白壓瓊林艷紅欺琭樹芳凍雲枯借色陰壑暖含香引夢依明月勻春入畫堂高華姑點染大野自清狂一本虬枝古修容換晚粧

不寐

輾轉因憐月如來自楚江欲窺人共語獨戀客他邦漏鼓傳三四斗牛卧一雙地淵東環海天高北背窗（時客山左）豪情柔寂境冷氣逼殘釭忽忽聲憧擾微聞遠吠尨

渡河

大夏纔飛駛中原已破荒雲沉來處黑眼冷逝波黃沙磧鷗眠月蘆濱雁唳霜 帝圖衣帶小天塹幅員長買渡人爭價招舟友共卯鯨龍朝海岱革馬背帆檣歎息英雄地依稀楚漢疆一清寧俟壽三策可廻狂河漢窮空界崑崙濬遠方踟躕多古意歌欲接明良

送宋纘園赴汴城復職

風霜欣歷盡根蒂老來堅謔破人情窄吟收衆響圓蒼鷹衰隕地黃鵠健摩天叟出江陵橋（江陵人）官乘渡口船（汴梁有官）

（渡口城名）招鬼重作爲食鯉舊罶筌背盎消苾刺菸戎削莫延險灘龍戲水大道馬羞鞭進看飛聲去中原萬竈煙

冀署除夕

廨署過三鼓泥塗已六年皆根生砌潤風氣入城鮮除舊詩刪草翻新曲按絃酒寬今夜量情重主人筵孟浪狂中取愁容笑裏捐曉來瞻冀北相率賀堯天

禪堂偶感

假館焦耕舌繙書冷坐風道原僧衲外儒屨佛門中朝旭開雲霧秋潭飲蜺（音逆）虹生涯心地淵逸態俗塵空興到吟全首容來打半躬倦眠槐樹底烹茗一呼童

寄蔣丈无妄

（无妄博學能文章嘗自歎不與科名退休雎陽吟嘯濯錦池上）

藻分雎渙色依舊委蒿萊去日憑流水回心付冷灰淵藏珠獨照池濯錦私裁書屋圭璋潤燈花雪月開高梧將鳳子巨浪起龍媒看奕清閑興仙攜玉局來

寄蔣丈興五

隔雲思鶴髮乘月夢駝岡義重三中感銘深五內藏關山田是硯捭闔舌非簧技習屠龍駁形勞喪狗傷高歌何處託終日爲人忙歎息雎流上瓊華聚墨莊

戊午客睢州秋九月移寓白衣堂老僧簡文解禪理甚相得蔣氏與五元安兩丈皆淵雅才硯予如小友已未予自睢公車北上各書四大字餞予行不意予屢躓也與五諱禧還元安諱泰附志於此

寄贈蔣丈元安繼志建石標星門 繼其祖父之志重建也

環轍車傳驛司城鳳吹桐 睢故宋地 生當千載後道在一門中泮壁修殘月標星架彩虹青章金釦鏤白理玉玲瓏世德多懷舊時賢僅見翁繞牆看植杏春色一壇紅

寄祝蔣丈元安

丹仙調玉液河伯贈金膏香挹都梁沁清浮錦水舠已邊盤馬路雲外解驂徐歸徑潤元飛藏錦膏無[illegible]

契藥圃宛童搔拄腹盈千卷側巾尚二毛鳳喈凡羽伏龍聯衆流滔還少姑還老閒情俯仰豪

祝宗弟佩林 山左高唐人

柱下曾傳史庭堅舊有官 按載籍有謂余李姓自臯陶爲李官始古李理通也 泰衡分嶽降齊楚各根蟠芝嫩金風馥松蒼玉露溥青春長駐鶴紫岫每翔鸞延盛羅華蓋歌豪倚畫欄偸桃邀曼倩 高唐有東方朔祠 相與獻雲端

長途歎

望窮天不遠行疾路何長大樹無餘蔭高原有夕陽喧禽催戍角疲馬戀村坊舌渴生津苦腸饑脫粟香旋風山霧潑迎月麥花昂挽倒銀河水塵襟淨浴湯

浮梁水陸道上即景二首

委赴明駝驛 春委驗浮梁驛馬明駝驛使唐置也 塗中取次覩大田未晚熟紅草將秋殘村遠嵐氛重巖深竹翠寒衝煙鷺引纜縱壑魚跳灘有容姑投店如僧偶挂單薪堆陶穴桂栖碎野人餐 邑有景德鎮薪粟甚貴 物態向來是吾心行去安此中非曠達愁鎖兩眉攢

其二

接前首 境佳從斷入得趣便吟哦山翠凝朝露花香送夕波場寬除町疃溪遶勝鈔羅 武陵桃源有鈔羅溪 北壑龍收雨陽枝鳥擇窠風謠含古意雲館列重阿生色還憑我流形且任他半升鐺煮盡一粒芥藏多不必閒貪玩聊爲領畧過

遊止一方竟成兩排律而題又不分水陸古人無此濟疵然一首前寫荒寥而後以曠達結則無景不妨一首前寫奇秀而後以不貪玩結則無景可繫顛倒成章實爲創體非長才不能有此 受業姪啟昆註

五言長排律

咏燈

余自五歲啟蒙八歲即與燈為緣每夜讀一更始就寢十歲後讀二更十三歲後讀四五更猶不能成寐遂卒以為常迄今三十六年其間家居客遊鷄聲到耳沉冥四壁惟此燈相照耳

鑿壁偷長夜焚膏兀早年未逢太乙叟猶灼古人編只味尋風雅柴扉閉草玄眼添一段白筆帶幾分妍瘦骨隨時健靈光觸處圓影單依畫軸機靜向鑪煙蛾為憐予撲鷄因促客眠冥思精皎皎獨酌舞僊僊豪氣聊看劍詩情欲撥絃放歌如度曲抱膝已當穿隱豹斑含麗聚蚊血嗜鮮

朱顏常伴綉以婦劉常五更刺綉伴讀白髮忽相牽燦爛花生笑揶揄鬼弄權尸神勞坐守脉望費鑽研有守機堪煮無心熱似燃廻狂於漸倒感憤以窮堅囊螢藏錐穎蒿萊闢硯田他鄉暗風雨晚霽淨山川半賴螢資助餘憐燼棄捐三冬熏素帳一室照青氊火盡柴仍續後漢侯瑾字瑜燃柴讀書珠來月更延坐殘壺欹滴起視景踰瓻相與忌離合代明任往旋永懷同几席乍熄復流連究竟成何事低回賦此篇漫言公于辟獨結畢生緣發篋書香遠遺莊翰墨懸撐持豎孤注慷慨奮空拳苾焰騰千丈晶熒徹九天燭龍如可化亦自耀星躔

代周刺史祝朱中丞母程夫人

鶯花三月麗翟茀九霄新閫德資彤管芳音徹紫宸肫來東閣詔正值北堂春徽國稱堪結伊川妁合緣溫恭修禮法散朗見精神荊布車常輓粧臺粉不勻草間驚小腆野外護靈椿鷄黍釵環易狠煙井臼辛敬能追饁婦孝可格頑民逆兵時中丞祖髮老不能步履母相夫負之趨瀕危不離賊感歎去毓秀珠摩掌傳經火佐薪芝蘭香艷發潮海氣橫振大雅黔風肅高華古味淳學深留道脉仕重讀書人棠蔭餘淮水藩封固汴濱念

劬方寫表歸養豈思蓴清署階途晉慈幃命益諄奉輿迎子舍報國許臣身齊魯纔移鉞亭云徧洗塵歷田耕瑞麥嶽雨潤枯鱗爵屋村村杏膠庠席席珍散材還蓄溥刺史名溥宿霧更披旻刺史被論由中丞開復再造恩難報備員政未純苔依松柏茂鴛傍驥騏躋寶婺垂星紀金波迓月輪雌雄千載甲根柢九疇辰錫類知何極南陔東皙申

祝楊冀州

郢門三楚鑰家法四知標遠派延千載洪恩受兩朝器當盤錯別才實等倫超歷宦囊餘被行春雨遍苗一車方夾

鹿五馬已揚鑣蘇子私誰庇髯卿祿自饒（後漢蘇章宋魯有開皆冀州刺史蘇不庇故人東坡寄魯詩云髯卿兕乃貴富謀川方增）放衙閒衆吏薦剡達層霄遮
道民還借遷時木更喬魚思赬尾潤龍愛彩毫雕協律嵌
珠璣驚鳴鴐海潮開荒文徙鱷裁賦客吹簫義重常披膽
情深每報瑤衆流千里赴盡醉一罇邀漆几羅蘭畹簾鉤
挂菉條心殊華廡樂氣靜市塵囂攻錯勞懃懇寒暄慰寂
寥居然從廡下應是惜蓬飄知且承齊鮑博猶愧鄭僑逢
人詩說項顧我豕懃遼士待南州榻星依北斗杓荷錢鋪
壽域雲錦結麗譙聲赫名登竹枝繁實衍椒石麟卑驥駿

苞鳳小鵬鵬滕弁機雲拊手能鼎鼐調梧梧兼嶽嶽洒洒
復蕭蕭槐蔭垂清露瓊筵列漢貂朱櫻廚正熟紅蠟夜高
燒瞻戀公堂上黔黎首盡翹

代祝河南尹撫軍

五老遊河渚三階輯瑞珪精華穹昊結書劍晬盤提品望
今誰伍仙才古與稽羽陵編綠字斑几照青藜吐鳳毫揮
兔麗（音黎）龜箭中齏（撫軍曾登高第）日邊扶地軸雲外裹天梯膠輵
分曹敏神明破衆迷廟堂咨訪切食貨範疇齊奉使勞經
緯宜民挾纊綈鹽池家國裕形虎海山齊管仲紓籌小桓

寬著論低披裘退食節調鼎尚方醯奏罷盈廷歎香濃滿
袖攜威儀張繡幕台座騣猨酧麑重地牙旗樹中原驄馬
嘶杏花香百穀膏雨潤千畦清徹懸冰鑑分明握嶠犀暗
鶩神變化微露道端倪白屋歌聲動黃鶯柳徑啼甄陶和
玉燭彥聖貢金閨風自常宣甸藩誰敢觸羝翼爲隣左右
疆理陝東西汴水開清浪嵩陽隱蝃蜺何慙堯苗牧不致
舜徽鰲麟趾槐庭集鳳毛藻井棲德星環閬閭雕檻漾玻
瓈當砌翻紅藥裁書下紫泥奮庸猶克壯居敬日知躋壽
杖進頒錫凌煙早繪題口碑青簡帙霄漢白榆溪南董斟

春釀北邙獻夏梨耳聽吟杞梓心欲答鳧鷖觀海難爲水
呈詩似測蠡碩膚三不朽矜式立依嵩

祝藍將軍

大宿三垣鎮長風一劍橫炎威章夏日壽域煥崇極羽扇
蓮花幕旗門戟戟纓檄無煩阮草令豈愧周營蕭斧開
蕪淫氣蕩角聲巢安荒塞鳥窟靜惡波鯨奏鼓崑崙捷銘
常宇宙清一身都是膽萬里莫非城虹望南天隱雲隨東
岱生（以平苗功遷山左副將）自憐軀五尺獨嘯月三更氣節違時徑
文章背俗評漯河懷盼子（將軍駐札齊地高唐）淦渚別髯卿（見髯卿註奇裼）

冀州詩時自冀之高唐也相見燈疑夢。共談劍欲鳴。堂豪枚卜久。平格

自元亨。

尋古齋詩集卷之二

衡南常寧李繼堅振南著

男啟晟是編錄

七言絕句詩

牡丹

香國濃粧倚翠樓。珠簾斜月上金鉤。繁華習慣尋常事。不似紅顏妒石榴。

桂花

雲外秋深綻赤黃。蕊珠仙子醉清霜。香風過處聞鸞鶴。墜鈿遺釵滿道旁。

五色芙蓉

衆芳搖落獨鮮妍。（杜句）清徹江潭照儼然。變化慶雲天上色。雄鷄欲妒鳳凰憐。

紅梅二首

脆竊怨損少年時。珠樹王家輕薄兒。昨夜美人香入夢。寒山誰敢奪臙脂。

其二

淡素風流落魄多。故將嬌艷露寒柯。輕籠霧縠煙綃影。海漾珊瑚萬頃波。

白梅二首

世外佳人冷素魂。吹開明月淡煙村。餘香膩粉歸何處。換却瓊花玉蕊痕。（瓊花觀後人以玉蕊補花）

其二

纖塵不罣色晶瑩。溟涬搏空合太清。得似杜陵憐李白。陽春一曲數峯明。（四詩寫紅描白別開生面以梅異於凡花也）

四枝柳（傍閨女合植此樹分四枝）

依依垂柳縱分枝。想見羣娃手樹時。（音四）應共恩波移漢苑。一莖四葉鎖荷池。

祁水慕煙（江村六景次伍年兄蔭遠伯仲山居唱酬原韻）

獨醉山中月下杯。板橋抽斷阻人來。煙波萬點明星動。宕漾寒花帶笑開。

山霖曉霧

崇山一帶壓村陰。況復朝來欲作霖。白霧茫茫籠萬樹。天低渾接黑雲深。

石林空谷

磊砢叢萆萬樹林。誰從虎穴覓幽深。谷神呼應微聽得。疑

是空中鶴唳音

高崖虛室

空洞崖間是赤城五丁旁鑿小泉鳴靜眠石屋苔苔上微
覺香風暖霧生

豹隱霊巖

綠畝巖前織綺塍何年深谷凸爲陵豹藏霧雨斑還麗彷
佛蛟龍欲上騰

鹿栖幽洞

清虛古洞少人遊仙鹿閑栖木石幽初月一痕穿壁隙滿

天星斗吟雙眸

客窗求放心

撇却柴門日未關昏沉身似九疑還失珠仍在驪龍處一
點神光潤浪間

旅夢

洞庭夢渡嶽雲開一夕家人得共陪最是醒時還欲語鷄
聲啼出曙光來

閒齋吟

清池洗硯魚欣藻俗客窺籬犬怒門五臓一團春意貯桃

花不放武陵源

飛來峰石洞

飛來峭壁佛千尋峯下僧招入洞門透頂圓光通一竅(洞石頂小竅有白光)
誰從頑石覔靈根

爛柯山

扁(偏)舟晚在白雲間慽殺遊仙夢便還世上幾碁都未了更
無人入爛柯山

賀杜孝康繼夏新婚

秋色平分一鏡圓蘼蔔香趁桂香姸氤氳風景爐煙細婉

轉鶯聲答響泉

爲田生韋修題絆馬圖

十二閑中苜蓿肥秋高正逐五雲飛只因足捷橫遭絆欲
賦白駒事已違

信都署郎席次韻

漸成斑鬢改青絲腕底豪光尚陸離今夜花飛庭院靜陽
春不識繫誰思

贈友南歸

河千青草桃花馬江上黃梁楓葉魚向後人情成嬾熟閑

評月旦自爲書

贈蔣聚川 客冀署聚川以子弟禮事余余醉爲除護扶登牀又爲灌坊覆吟此誌感也

出砌蘭芽獨老成。渾然元氣屬天生。僕懷未盡黃公術。辜負從容圯下情。

感舊

秋月春花夢裏身。迢迢北渚與南津。一般獨憶當時景。兩處誰爲隔世人。

客窗對月書懷

遞傳花信近紅榴。隴上而今已麥秋。遠想未從天外落。豪情先向月中柔。

贈釋簡文

沉香細細寶爐焚。伴鶴松間睡白雲。六國不須愁賊合。函關把截一將軍。

增夢吟 丁巳寓慈源寺之西廂床頭壁間畫梅一株題孤梅再茂四字不知出誰氏子手忽夢一題 此吟得後二語醒乃增前二語遂成下第之讖

剛餘一樹露天眞。寫態摲香夢入神。不傍松林叨濫賞。收回二十四番春。

夜讀有感二首

未識之無太古初。拈來糟粕費躊躇。何年汲盡洞庭水。一洗牙籤架上書。

其二

鬼氣侵牕窺紙縫。榾灰獨坐歛神鋒。纖毫光露雙眉下。直射幽冥徹九重。

隔年春 附小序

歲逢鹽圍其支大荒落也神馭玄冥其節赤奮若也春交上弦客當下浣感而有作言之不文悠悠北陌南阡漢漢短繁長攺陸沉旅館人謂故態之狂奴粉飾鉛華詩排文爲頗思斷酬自憐落魄之公子望鄉關愁殺暮雨聽鼓角斷送殘更所幸律轉南窗日驪北陸厥成四句聊當一鳴

秋後重添一日難。是歲閏九月 早將消息露倪端。只因萬物彫零久。不爲梅花念歲寒。

送舍姪啓晨南旋感吟此作

皇皇隻影落中州。姊妹何從問髑髏。寄爾回鄉添涕淚。隨舟好泝上流頭。

睢州洛學書院八景詩 附小序

侶和洛學書院八景詩將開睢秉閒偕張君浦山李君靈擄王君子山子約訪城東應化寺惠曇彝衲索題詠印禪宗也浦山歸別成七言絕八章出入彼法余亦技癢適惠曇攜八景詩語錄一冊來相質遂不欲穿鼻而八絕匯出視向者五言律半相結一枝箭射日即射鳥射石即射虎没羽而已

環池芳草

非池圓轉水圓池，圓轉池頭草暗滋。草散衆香香在水，蜻蜓點水上花枝。

錦城金帶

短堞古堞自誰修，藹綬沿壕彩色浮。爾雅藹草色如綬帶 留贈山門堪似此，笑時四大鎮時收。佛印禪師詰東坡云四大本空學士於何處坐東坡不能對師笑云請留學士玉帶鎮山門

雙橋彩虹

綠荷青荇白蘋間，蕩漾雙橋水一灣。潭底倒騎龍影出，浮光空自眩斑斕。

仙峯滴翠

鶴翎貝闕雲如繪，鴉帶殘陽雨欲濃。五色旁門麿石子，仙者煉五色石爲丹 青青到底一孤峯。

奎樓遠眺

遠眺何妨上此樓，一絲不挂古今愁。西來況是無文字，刷去魁星秃筆頭。

岡巒夜月

氷輪乍湧破黃昏，人在岡巒影在原。寒空莫現∴三點，點三

戊伊猶有幻想出涅槃經 遮莫流螢弄坐墩。

雙寺曉鐘

一遞一聲夾岸來，一聲來處黑林開。幻魔都落聲邊去，耳畔從今不怕雷。

洌井甘泉

沁入心脾淡味甘，靈根靈液井爲函。遊魚幾見潛清冷，惟有老龍卧正酣。

景德鎮

崇山上下截長川，七里層街複巷連。貨走舟車寰海客，雲飛瓷鳳御窰煙。

七言律詩

拜先君墓

墓門芳草綠葳蕤
幾度春秋徹絳帷
琴奏無絃聽逝水
蟲書有字補殘碑
焄蒿闇淡蒼煙合
華表孤清白鶴垂
髣髴淮陰陳祭處
平原何日下千騎

芙蓉沼上晚涼

得月樓臺景倒含
呼兒時掃徑三三
芙蓉兩岸香深淺
野鳥一犀意北南
水靜餘炎烝湛露
衣輕全爽暢雄談
作眠藉草來蝴蝶
如醉如癡栩栩酣

賦得新晴錦繡文

報晴鐘鼓響頻頻
碧綠江山頓洗塵
花簇星辰含薄霧
雨餘煙景召陽春（春日應撫軍試）
王似飛城上流霞
赤如鍊天邊補石
新織女抛梭長夜
朗呼來霄漢掌絲綸

甲寅斆學於從兄熊山竹林精舍

篁桂書廚瓢挂門
一天風月任横呑
童吹簫管調鶯舌
池螫萍菌穩鴨魂
色不驚人趨衛玠
酒能狂我犯齊髡
山中結得同遊侶
殺虎刀磨舊血痕

桃洲春浪（邑四景）

杳靄仙源暝夕曛
落紅成陣點輕雲
渦疑解珮抛珠顆
瀾似浣紗簇錦紋
脉脉芳魂離倩女
浮浮斑淚洒湘君
妬津須識流難合
條肄條枚在汝墳

泉峯夕照

矗起西南亘碧空
餘光低映萬山紅
翠流篠蕩眼生纈
影轉谿谺雲欲蒙
日足森寒收野色
煙巒寅餞敞幽宮
漁樵村落晴歸晚
宇宙安閑意象融

湘寺曉鐘

因緣逗入耳根清
山頂蒲牢發吼聲
兼聽曉風吹落月
逢憐斗轉與參横
蕩開雲樹棲烏亂
撼没天河客夢驚
一夜魚龍江面出
提醒無限寂寥情

炭潭晚漁

數艇長歌出水坻
夕陽收盡起寒颸
棹翻花浪銀蟾碎
魚隱龍宮鐵網移
斷岸孤城生遠響
鶴汀鳧渚亂差池
遊人莫問桃源路
絲竹琅然夜半時（潭上有書院）

讀王蓋齋先生集吟此輓之

楚南嶽峙更湘清
誰料先生過此生
落魄是人還是鬼
覆情容我莫容情
地餘墨海收雙淚
夜出文星照五更
亾國

離騷香草腐應從窄處踏空行

園林晚霽

爲愛初晴坐鼓墩一犀宿雀聒簷繁雲頭漸縮山吞入水面微皴日射翻遊備藤蘿纏破屐掃餘薪葉曝荒園暖香似是佳人送粧罷高樓繡幕掀

演太極圖說書稿後

枯木原來未斷根招回精氣與游魂欲尋春脚花千樣暗認天心月一痕半滴離源都澤水片雲點處亦黃昏鬼神出入森嚴地狗吠鷄鳴不放門

邑南雙蹲書院宋儒龍谿鄉王居仁讀書處久院後有石名魁星形相似也

雙蹲石虎瞰江城二石雙對如虎故名立馬荒園百感生地湧魁星常指斗嶺攢霄漢不依衡漁柳牧笛寒煙動楓葉蘆花落日傾膜拜龔王兩君子自留餘韻景行行

落花二首

躊躇聲入金鈴不忍收未曾春盡便悲秋玄之尚白空投閣綠以啼紅自墜樓飄泊肯同桑寄草趨榮欲笑蔦蘿樛伯勞燕子東西去夢蝶知情試訪求

其二

賭艷驕濃止硬爭河陽美會不成盟愁牽野日荒荒白亂捲閒雲漠漠生碎玉難修仙子月零香空結曼鄉城留春雖乏回天力葉帶餘輝露自清二詩花寃花神訴見不是詩人套語

春雨

一春苦雨荒幽徑三月寒雲鎖好峯紫燕不來眠不覺黃鸎無語飲無從牕間閃爍雷霆窟天上消磨日月容花事闌珊誰耐得還將此意問蒼松

蛙鼓

兩部無端曉夜陳漁陽蹀躞豈前身祝晴課雨隨農父送月迎風佐主人慣向池塘撩夢草屢從井底鬧潛鱗此聲叶入傷心曲急管繁絃更感顰

虎耽山

腰裹層雲現半身進天長嘯落星辰蓬鬆山鬼藤蘿石盤舞蛇王檜柏鱗翠滴千巖生霧雨影連百粤見關津橫磨鳥道凌霄漢喚取阿香捧轂輪

九日

瘦骨黃於陶徑菊閒情冷似吳江楓斗空醽醁艱茶社帶結茱萸付藥籠何處有臺堪戲馬不才無帽客狂風削除

此志隨年壯肯逐杜陵白髮翁

竹夫人次同人韻

不妬湯婆早見親婢娟取次最宜人（竹名婢娟）桃笙光潤粧樓月墨帳凉乘夢境春林下清風攲枕側湘中紅淚點斑勻按摩玉骨憐消瘦五夜朦朧錯認眞

贈梅

幾煙幾水只渾渾遅漏陽和氣便溫晚景桑榆榮老朽公門桃李艷兒孫天因釀色霜成雪月定鍾情魄返魂知已不煩蜂蝶到高崖石虎抱根蹲（梅品如是不作艷語）

憶梅

姹紫嫣紅盡結鄰剛餘梅不逐時新送春來處千鈞力別爾經年萬斛塵蘭芷曾思公子好榛苓猶與美人親孤芳何地邀重賞惆悵天南大庾垠（骨勁情深脫盡向來名作窠臼）

南窗偶吟示子姪

筆陣排空壓紙窗騷壇絡繹樹旌幢英雄隔世千年會錦繡何人一石扛路破先鋒憑大進指麾餘壘欲全降斲輪數語神奇訣獨造單車駕冉駹

迴雁峯

數鴈迴翔集淺汀分風萬壑靄山靈西湖（城西清池相傳亦名西湖）日蕩諸峰淡南浦雲收幾樹青金注方爭當局子蒲團未認定盤星老僧沽酒留狂客展放眉頭畧暫停

石鼓山

石鼓無聲響借雷高懸城北對開臺兩江合湧鰲頭出一面獨當鴈翅迴（城南有迴雁峯故謂此山獨當一面）洞隱白雲留幻相碑沉青草起衰才（山陰朱陵洞貴蓋仙翁嘗隱此韓文公有詩碑）葫蘆影浸崖前塔認作明珠象罔來

嶽望

仙嶠迢遙楚脉分二妃何處問夫墳湖光萬頃團青嶂湘岸千帆墮白雲西引岷支天絕域東移霍祀漢虛文狂歌欲步昌黎韻句不驚人苦嚼齦

再登嶽

捫扶鐵脚上青冥無數層巒道已經一室煙霞埋李泌五更風雨泣湘靈蝌碑伏怪皆龍虎露甕調元異鼎鉶梁父近依西北侶南天獨照玉衡星

一鑑亭（湘上譚君學山建有五言律并序文入前卷）

閒來靜坐繖淙林寶鑑塵難隙裏侵煙火不餐霜鶴影湘

涯未見草蟲心曾知盥沐三𢌞顧詎爲梳粧一偶臨多少
陋顏誰照得方塘半畝隱花陰

登吉王假石山長沙城內砠

胙土包茅接漢封徘徊柯砠杳無從猶堪物色餘殘照頓
覺春光過别峯小徑隱蹤穿古洞斷垣烏雀噪寒松雲根
化作枯髏夢夫却岩粦舊日容

醴陵坡拜蔡江門墓先生守星沙流賊陷城爲總兵尹先民所賣

陷坎投羅壞碩膚男兒何惜此頭顱無師可作包胥哭有
恨難爲鬱葛呼夜雨龍吟衡嶽麓秋風鶴唳洞庭湖只今

清白江干月俠骨忠寬照得無

哀義役淩國俊時殉江門難九人俊求緩死以衣裹公尸瘞城南隅賊不忍殺遂自刎

誰向刀叢覓鳳雛遷延南八不勞呼數窮星落城曾背戰
苦雲深淚已枯鎧血千層包碎骨墳頭一劍慄犀狐醴陵
坡下江聲壯數點寒山叫鷓鴣

哀湘女余寓燕湘有鄰女以七夕紿詢其夫少遊西粵女待守三十三年

浪遊西粵破征衣家住南湖吟繡帷素女結難將怨解湘
妃竹好與寬依一年一度情何極三十三春事更非未識
天涯夫壻面夜臺猶恐夢相違

洞庭湖

冰雪峨嵋解夏秋水平更好破湖遊西南風湧千重嶺上
下天留一寡舟黑膽正憑濤勢壯青螺還共日光浮青螺卽君
山中央軒豁乾坤腹容爾蛟龍數百頭山也

黃鶴樓

樓插青冥峙斗南俯看大别捲晴嵐楚紅有國江城險李
白無詩漢水慙萬戶炊煙遮鶴駕兩涯釣艇戢魚籃逍遙
不仗仙人力削去愁根撫劍鐔

晴川樓

層梯直上倚玄軒短著長卿犢鼻褌隔岸山樓將鶴問橫
江鐵索已鯨吞煙波恍入三更夢風月難招萬古魂欲步
晴空空幾許青天白日易黃昏

黃州

自笑才疎躡舊遊一帆煙雨下黃州綠楊橋暗鵑啼曉赤
壁山空鶴唳秋風景能豪詞賦興江聲不斷古今愁流連
眼底分明處落寞無人倚竹樓

題剡溪周星岳行樂圖二首并序

張季鷹曰人生貴適志耳然古之人終南更有捷徑此北山移文之所爲作也如君不其然固先生

技大主之風牌晚一切樂 為從故楊惲亦曰人生行樂耳

幽香浮動小山叢。半世安閒付畫工。佳氣晴烝石髮堅彩霞光襯波紋疊。渾淪絕口談堅白。瀟洒輕塵坐軟紅。一任帽隨風落後。當頭明月碧雲籠。

其二

今何所見昔何聞。傲岸支離信是君。雪白老仙强項鶴。山青少女妙鬟雲。茶鐺嵌石敲新火。書腹攤崖曬夕曛。向後還添溪上艇。柴扉輕叩雪紛紛。

燈節

書彩燎爏度西園。徹夜蘭釭坐小軒。甲子不知桃李換。春秋難與燕鴻言。錦城火樹烘雲薄。冰沼潛鱗負日暄。自分桑弧千里客。風光正好覽中原。

感懷

鳳凰錯認是鵂鶹。高士難分青白眸。長揖無門瞻北斗。大堂何處哭西州。（用趙壹事非羊曇也）應呼牛馬雲泥際。答問漁樵海嶽頭。半世踈狂玄已草。客軒仍下董帷鉤。

送義士楊栻蒼南歸 附序

昔人以桃園之義辭漢壽亭侯出生入死誓復舍吾兄吾弟於敗亡挫衄後嗚呼烈哉今楊君含回

圖妻孥之樂蹤跡崎嶇山之東河之南兄蒲皮練凍餒艱難適求一十五年音無音耗之兩兄而得其遺骨寄櫬汴梁野寺不忍火化欲以櫬抵計無所出行哭於睢陳情劉刺史以皆吞楚人也櫬刺史憐而宿諸署余始疑焉自稱康膳生與語書史答皆可人意援筆能作詩然猶未遽釋然於其故也翌日刺史介其子慰留之固辭去泣曰得以廣度醉酒度此客中幾于喪不甚幸辭哀骨在彼未忍獨安也余身是慘焉頓生歎心知江文通云僕本恨人也異病而同情莫能厚助畧書數言以贈嗚呼古道猶在乃匙斯人夫鼠環存餘旋而棄妹不仁者多矣苟有大力者從而表章之孝旋予忠臣弟憐豈不與古人爭烈哉刺史之子名桐受業於余年方冠見楊君恭且摯以白金餽之解衣衣之亦酹斯佳公子也為勸進不衒勉

曼草枯骸認弟兄。（音量）高風千載足深情。黃河晚渡雲容展。青岱迴看海氣平。偶會英雄談古蹟。長留金石和歌聲。居閒抱膝誰當屈。一拜盟心送遠行。

立春前一日客舍重遇陳祥華

問天幾次首頻搔。便向三冬換二毛。春到欲將青柳繫。年來空放赤烏逃。佳人落色思鉛粉。烈士留心視寶刀。聚散大家愁裏客。何須別淚濺君袍。

客感

蹤跡乾坤一腐儒。蕭蕭隻影月同孤。空中未得嬰兒使。當下難留穎士奴。（侍童皆去）草帶春寒侵素蘇。花饒夜氣透繩樞。

抹消滿眼閑愁怨燈火辛勤口是餬

題王石麓行樂圖二首 有序

萬物莫不有一適適自得之境鄉與不知也者血耶今同郡来陽王翁南歸重遇於睢陽之客邸携小像相示余約畧計翁平生事止權止衛止雍止象止疊止秦止燕徃徃身之所止皆名之所止卽又數止絕域盤空窮山海豈不偉歟而乃今老矣進予技矣嘗之止止以人今之止止以天明明而惟詭響響而他象種那加花調焦尾結迷者蹊爲診皆咍爲余縮恐騎夷神止境乎其無止境乎

凋疎兩鬢髮皤皤回首逍遙一浩歌畝畝寛閑新富貴蔭收拾舊山河蒼茫煙雨人歸去鬖鬆鄉關月是麼贈別自憐羈客旅夢覓何處聽鳴珂

其二

鳩杖凌雲鐵色粗神仙縹緲隔蓬壺尋回好夢攜詩史看破浮名弔鳳雛耒陽有杜子美墳龐士元廟別點棊殘桐作爨寒江釣罷米收蓴從來空谷知音少還覓南隣舊酒徒

書椒山集後二首

諫草千言馥似蘭霜毫和淚寫闌干臂伸空掌山横拔弦勁單絲羽直彈歎殿孤妖遶黼座滿林虎倀褫衣冠深宮忽遂埋輪願碎骨零星尚未寒

其二

浩氣摩空塞九垓椒山千載仰崔嵬西蒐荒谷游龍鬱狄道縣與史縣界西蒐山谷中詩隱有游龍註龍紅草也北面臣心謝豹哀化碧餘痕糈斗沫霞盆項刻揭風雷遺書似對忠魂語大叫蒼天酹一杯

清明拜莊叟墓墓在睢州城東北二碑一古松州人云松已枯復榮其封高大如阜多狐穴他日暮風塵蔽野感吟二首

墟塚巋然大道旁不勞寒食貧餘觴峯青楚塞南溟遠草綠睢流北郭長孤樹回春醒星音蝶夢晦霾向夜混漓荒穿封狐鼠齊觀化應笑牛眠卜壽藏

其二州人云莊墓頗多惟此大而有碑碑亭爲將生祥致祥者所建

虛空未破猶邊幅兔換無端任陸沈氣象萬千花世界衣冠新舊鬼山林淚濡麥飯他人塚清滴松濤此叟音下馬摩碑名已是書生自有建亭心

拜六忠祠二首

剩得香名汗簡留凌煙圖畫自千秋蛾眉鼎鑊甘心赴雀羽熔羅搭命投破廟短檣嘶鐵馬孤城尺土抱金甌至今吞賊伸餘氣日暮虹光一帶浮

其二

風炙睢陽草木馨江淮倚重作藩屏招蒐楚些墳空累飲恨浮圖矢尚釘壁壘荒墟雲影黑潺湲古水柳堤青嬰城仗節同肝膽急難何須賦鶺鴒

送周成泉歸山陰二首

匏繫雁陽幾度秋客歸贈客客思悠迢迢笛送關山月舟舟雲遲鼓角樓門外驪駒嘶別意曲中楊柳哽歌喉何年一葉剡溪棹只怕重逢雪上頭

其二

橫歷當時倦搆衙家園莫更賦長鋏扁舟欸乃隨潮汐稱

子歎然撥袖衫春院海棠眠未足秋英籬落飽猶饒傍簾底事棲烏燕長使閨人寄遠緘

爲舍姪啟晨誕辰吟

帶得遺經各一肩踟蹰容署意脩然竹林交蔭千章樹叢菊凌霜九月天大業無多依禿筆壯懷不老任流年賓筵紫氣誼舒卷人是凡胎骨是仙

四十初度自壽

千里師生一解顏爲摩烏集入燕關針藏繡譜鴛鴦巧碣卧文章鼎鼎閒衆口雌黃唇易鼓幾莖斑白髮難删獨懷

年壯公孫季海上從今莫往還

遊駝岡步壁碣程需堂韻二首并序

睢州舊城駝岡錦裏書院祠二程夫子以昔講學於此也環岡皆水以小艇渡舟人云此水不能育魚旁有濯錦池常聚雁綠天寒涼聲聞數里前岸十阜孤峙名襄臺或言宋襄公所建與岡影離合逮游駝岡時丙辰臘月廿四日也

落拓湘南老彭書韶光荏苒付乘除天心夢覺寒梅瓣人面風霜短布裾濯錦有池棲塞雁乘槎無信問河魚消停立向祠前望一點浮雲過太虛

其二

雲依草樹徑蹊荒翡翠巢空暗小堂伊洛流風孤島秀襄臺霸氣夕暉涼開消世劫胸千古惶恐人生夢一場此處絃歌音歇絕爲誰灑涕向睢陽

重遊駝岡仍次需堂韻二首

信步行吟一卷書塵根對此總芟除滿林白露融秋水極目黃蒿拂冷裾定有鴟蹲南嶽芋豈無鵬集北溟魚壯夫生憎雕蟲老肯向漢廷賦子虛

其二

重經踏草破天荒躑轉賡歌步需堂智井深含泉脈近地

亭低映水心涼。棘中駝臥閒宵月，此句借用城上烏啼古戰場。
盛世廣昭雲漢化，辟雝鐘鼓振岐陽。

元宵觀鐵塔花燈

銀花旋繞一層層，直逼青霄紫氣烝。影落汴流星海爍，光搖河浪燭龍騰。河即黃河漫言若木開幽地，不數明珠照夜乘。髣髴空中仙樂動，太華聲平山頂賽天燈。

夷門

陌路相投節更堅，扶輪捧轂信奇緣。三千俠客都彈鋏，七十老翁豈愛錢。膽落函關遲帝位，瓦全諸國救隣年。功成一計生無用，怪石磷磷古水邊。

禹王臺

一車兩馬撲塵容，且自偷閒訪舊蹤。春滿平臺花看雪，雲深繁塔影疑龍。平臺即吹臺梁孝王增築更名繁又名平後建禹廟廟右繁塔屹然少陵默默懷終古，杜子美嘗登此慨然遠思夏甸茫茫拓繡封。記得吾家仙客賦，連呼五白興尤濃。

艮嶽

輦蹕繞臨起戰烽，黃昏花草帶愁容。雲岳霧洞蹲金虎，沙漢煙塵掩玉龍。魏土早墮周索解，梁園久沒漢家封。更憐

邊塞將軍築，鐵壁湯池數萬重。

宋故宮

匆匆南渡隔天涯，粉黛三千委地花。縹緲蒐招金鑾落，呢喃燕語玉鉤斜。向人細柳蘇春意，帶月高城急暮笳。一自重開朱邸後，光芒文院起晴霞。故宮至明為周王邸今作試院矣

繁塔一

兎園宮殿幻雲林，散步尋奇聽梵音。平野尚餘殘塔級，合尖猶見老婆心。宋太平興國間建塔繁臺上名繁高七級明初劃王氣去其四後某氏婦增頂一級更名婆虎狠威逼龍逢渡，南渡謂宋魚鱉幽埋鶴早沉。舊有鶴巢塔上自明闖寇水淹城鶴亦已去一縷春光關不住，夕陽古道落花深。

鄴中

解鞍叉手上高原，鴉自啼風鵲自喧。麗影盡隨漳水去，偏都還共洛陽存。螢非故鬼青林火，花是才人白骨根。檢點殘編多鄴下，一肩行笥聚精魂。

岳廟

哀旒座上凜如生，駐馬拈香玉磬鳴。四字銘心三字獄，一宮垂手兩宮傾。南朝怨小黃龍府，西蜀仇深白帝城。一作宋緣恨捷朱仙鎮漢為仇崩白帝城義在桃園無孝友，皇天道變不須爭。結二語謂

父子兄弟不如桃園結義委之天道一變不須爭三字說得冰冷正是深慨處

望太行山

雄疆顯樹太行標咫尺人間影未遙北衍宗支綿上谷西提要領起中條回頭八水曾千古見面三川又幾朝天半蒼茫雲外落應聞紫翠奏簫韶

疑塚

疑是參差數十峯賀蘭山外草茸茸苦難回首瞻銅雀恨不攀髯躍玉龍幾處還堪今日問中原屢發歷朝封奸雄一着眞如鬼穩臥黃泉第幾重

洛下

恍惚尋思定鼎鄉殘碑處處卧垂楊秋風塵外清東洛春雨花前冷北邙立問銅駝荆棘盡行吟金谷麥田長黃鸝不入繁華夢萬古綢繆見徹桑

寄王渭亭徐膚與兩君 客吳門識王君客歷下識徐君後合於京師余古文時藝兩君評定為多平生天涯知己浦山散亭雨張君與渭亭膚典聚首最久嗟乎何難見之難也

茅閨老女欠天韶不識吳歌與楚腰人力幾曾甘浪費天才如許苦花消乾坤海大三壺併孫阮雲深一嘯進踏破堅冰全未冷飛揚劫火總難燒

邯鄲道上謁呂祖祠

夢中尋夢夢無窮尋夢邯鄲夢始通夢去借他形與影醒來還我異猶同他醒（平聲）卻我疑他幻我夢為他併我空參透夢時他是我眼前世事任朦朧

滹沱河

蚩尤作霧網重圍呼吸興亾撥此機海凍三番燕馬渡河冰一語漢龍飛高風尚欲催雲陣大雨曾經透鐵衣舊是奔馳辛苦地蓼花何事弄春暉

都中九日前一夕雨丁太史澹筠以滿城風雨近重陽句屬賦

重陽將近鳳城頭一夜瀟瀟助客愁雨趁飛龍風趁虎澤調蘭夏氣調秋數奇李廣嗟遲暮飲斷淵明憶舊遊前年是日余寓濟南避暑不把茱萸消戾疾雄心還與歲寒謀

送丁太史歸覲

青雲騰踏判前程未得揚眉傍晝行宇下孫鷄寒共寓日邊野馬欸浮生錦帆風過江蘺馥蓮炬花開軫翼明歸看奇峯環壽嶽高懸如幄拜簪纓

贈鄧碧玉

寒香素色菊精神對月如何效爾顰鼠嚇鵷揚雲外路蠶
鬚蟻落海邊塵吐來豪氣全憑膽散入騷壇盡是春生事
不勞空結想流連北渚且同遊

次王中書舍人雪夜遣懷原韻

袁安僵卧夢回遲休待尋山入不其飽看氷筋神旺相饑
支風骨曉寒時敝裘誰認神仙鑒存蓴自憐虎豹皮漸次
葭灰消息動老梅崖上信先知

大閱

神武隆冬大閱時西園和表見威儀虎賁日艷黃金甲龍

衛雲鑲赤羽旗八校漢皇猶遜德（閱八旗內兵七）六花唐將未云
師和鳴元輅廻仙仗端拱彤廷藻繡垂

聞二姐訃

浪蕩如今髀肉癯未能奉藥愧然鬚六年寡婦勞家計一
弟同懷在客塗易水濤寒燕樹落長沙星暗楚雲孤魂愁
遠滯南征夢飛到墳頭草已蕪

食莧

賣菜兒童叫到簷籧筐幾束嫩纖纖葉舒蟬翼流紅雨香
噴雉膏蘸白鹽動我幽情津轉注任他華宴味頻添最宜
度日加餐飯飽後長吟一撚髯

柳絮

白雪如爭白晝暉晴香暖氣共霏微宛修塵路開瑤域暗
助粧樓點翠衣浪蝶有情御不去落花無語帶將飛憐他
隋苑嘲輕薄得似謝庭想像稀

秋夜僧房聽施岷川鼓平沙落雁曲

禪堂鐘鼓靜無譁流水潺潺付伯牙海上龍吟戍絕調雲
間雁陣落平沙十年旅況秋聲賦一部離騷野戍笳不識
鍾期何處是虬松雨樹影橫斜（內有二株古松）

賀將太史曉房兩弟秋捷

曲度陽春和寂寥不隨凡鳥共啁噍頂天嵩嶽雲依日貫
海洲瀛地長瀛序外花簇錦繡書中顏愧白頭榜三珠
照見王家樹帶領光風振落條

贈李秀才下第（予寓內城延禧寺李秀才下第習靜於此）

參看花枝佛手拈偶逢壯士喜沉潛駒蹄千里風雷厲兔
穎三秋劍戟銛（音尖）散落雁鴻棲冷嶂分明星斗照虛簷握珠
莫謂終投暗還與勤摩架上籤

詠懷

異地聞香不是香寒燈孤影兩徬徨秋空江樹衡陽月春老山花薊北霜燕石誰售如琬琰僚丸自弄亦蜣蜋懸知
美景同銷歇錦瑟樓頭久不張

賦得簫聲吹暖賣餳天題出宋子京詩

日遲風細度簫聲市尾街頭遍賣餳來往香招花裏蝶低昂韻帶柳間鶯水車鈴鐸鯑羅出黍谷來年煦嫗成正好
新裁會點袷開筵修禊樂春明

倣先供奉集宴桃李園時兄弟七人各賦詩言志

玉蝀金鰲絢日容飛來攢護盡奇峯萬花耀闕迎雙鳳一

氣爐雲捧六龍筵上損荒天上曲後人詩酒古人胸雁行
共假扶搖力洒作甘霖布澤濃

代祝某寺老衲二首此為朱邸致祝故第二首引鴻烈吹笙事

一絲不罣菩提樹萬劫難磨造化爐黑夜蒲團天外曉紅
塵花朶雨中鋪山河永奠扛龍象日月長教任兔烏滿泛
淨瓶甘露水恩波深處在皇都

其二

萬鍾天府伊蒲饌賜老衲食一品俸銀一部雷音貝葉香鴻烈綢成
空白首狐禪喝退長黃楊閒階雲定風幡影小圃池通月
牖光我欲攜笙吹子晉和南稱祝上慈航

題廣慈寺壁

瞿曇遐勝布金塲曲徑爐煙透上方幡影不搖鴉雀宿經
聲未起虎龍藏玲瓏竹牖通雲氣繚繞花棚蔽日光莫教
排門來俗客一經唾地盡無香

題畫

老翁箕踞白雲深尺幅蒼茫幾萬尋雷電不驚閒卧眼江
河難洩靜藏心鄉筒酒有青蓮少函谷經無紫氣沉應許
疎狂圖小李為扶藤杖伴登臨

代賀新婚

纔窺射策隨玄豹又聽題詩駕彩鸞玉鏡盤龍青玉案金
臺秣馬紫金鞍無邊春色藏仙洞不止長才築將壇竝坐
焚香調錦瑟翠樓明月牡丹欄

代輓某尚書

悵聞鄰笛阻重關翠月何時復照顏早動鬼神迎劍履夜
驚星斗落河山人倫樹立生前望家國憂勞向後閒未了
絲綸堪付掌鳳毛飛入大鵬班

擬和

御製觀貢院詩四章元韻（甲子十月二十七日由翰林院　賜宴畢因便觀貢院也）

奎垣壁府會星辰。鑾輅迎來雉堞闉。九奏樂宜超大武。八元才更邁高辛。因觀得化魚龍地。還念能分玉石人。一自棘闈臨幸後。寒花枯草盡回春。

五雲絡繹布三台。合有虞周命世才。清鏡樓懸明遠矣（院中有明遠樓）朱衣首肯信奇哉。地成將相簾櫳隔。文負圖書錦繡開。況復日華經照處。祥麟威鳳一時來。

太平一自笑陳摶。甲子重開文與干（干又作幹）誰識宮中勞聖慮。欲爲天下得人難。金臺利藪消遺跡。玉尺平

衡付試官。遊咏卷阿傾耳聽。瀛洲宴罷酒方殘。

盛世遭逢不歎沉。簸隅白屋遍謳唫。道修禮樂根源大。物發屯蒙雨露深。繞院粉牆思版築。滿堂桂石出華林。只看雀躍風檐上。髣髴文章報國心。

恭紀癸亥秋　帝奉　太后謁　三陵四首

央央旂旐建蘭秋。曉望遙陽動豫遊。三后騎龍臨玉闕。萬年飛鳥累珠丘。山川氣達中和樂。風雨時調　聖哲疇。申命皇天培大孝。喜同世德咏成周。

塞上金根羽葆飄　聖慈恭奉出雲霄。周家陰禮尊任姒。宋代坤儀比舜堯。象服曾偕　宗廟薦。犧罇更向　祖陵澆。從今萬國虔蘋藻。王母池頭布化遙。

崇圵康圭饗格時。春生草木露華滋。配天　烈祖型文典。遍地封人祝　聖詞。海上就瞻雲日影。山頭儀舞鳳麟姿。百僚劍佩供趨走。序事昆臺盡敬持。

光昭北斗　帝車旋（北斗七星在太微北爲帝車）虞夏黃農太古天。國典本從郊禘禮。人情總是　聖王田。星飛五老迎河渚。雷動三呼出嶽巔。大澤旁流　恩詔下。馨香明德日乾乾。

恭和

御製風箏詩元韻

棱棱瘦骨曳輕繒。能得吹噓自戰兢。踪跡浮雲依玉葉。渺茫覺路引金繩。翻凌北斗雙搖翅。卧看南窗一曲肱。智慧迦陵容尾附。天池萬里小飛鵬。

觀豹四首　并序

琉璃寶廠奇貨可居錦繡芳叢閒情相賞貪狼或躍天上卧龍且伏隆中然而牛鹿園肥終被子雲笑殺至於犬羊鞟混還教端木慨然爰爲蒲贈四章姑摘貞文二韻

雄姿疑假復疑眞。相見相憐信絶倫。玉櫝同衡寧借色（豹閉置厥道衢）金錢遍體不通神。一聲起吼風雲變。七日含章霧雨

新天際南山如復隱顧辭肉食毀秋華

其二

馬驟車馳一市塵何妨物色在風塵威非假虎衙妖獸勢豈如熊法婦人可歎麌翻也骨相更憐衛玠削精神空鬧看殺相知少衛被看殺虞謂天下無知己獨爾值錢日萬緡各攜錢買觀

其三

不意人前露錦文當場狎鬧勢如焚類聞汗血常鳴櫪倒竪鬚眉復嚼齦驚見惡同遼海豕乞憐羞似大江濱元黃掩映琉璃𢇁一朶垂垂覆彩雲

其四

奇逢如爾故慇懃獨自低回趁夕曛到處差同麟獻瑞變時曾與虎爲羣皮留墢色依然重管待凝睛仔細分似是三生原有石不愁咫尺不相聞

賀陳進士南池納姬

千金一笑苦難邀南池嘗謂北方佳人難得獨立亭亭幸未遙臂枕紗窗涼雲鬆鬆梳香寮亮雲綃繡餘拭盞龍團熟彈罷爭恭燕語嬌更喜仙郎多雅詠有時扶醉寫芭蕉

牡丹紫變黃有序

杜舫山齋頭紫牡丹一本壬戌春忽變黃花未幾獲雋入詞館予追賦之志瑞也

開到名花色正中誰知換骨在芳叢金衣公子雲邊侶火候神仙象裏功柳眼垂青分阜白檀心惡紫奪朱紅祥光蘊釀春臺日出落風流大不同

其二

江管摧花戰棘園家園籬落換光輝紫芝曲唱山容老絳火池含樹影微質煉渾金兼秀雅翠流蜀葉倍輕肥黃裳元吉名堪稱老媼窺簾詫綠衣

其三

羞從艷冶學時粧濯露晨晞煥太陽元寶紅泥卑富窟廣陵赤芍競榮光買回風月金錢小勾引庭槐玉蕊長衣錦將軍原不數青苔花底盡含章

其四

消息今番到小齋曈曨曉日正當階何爲色混瑛盤果不似光浮玉篆牌銅柱轉聲花輝月夜金雲擎蓋覆天街須知根屬靈椿發一變當初紫綬緺時舫山尊人致仕

奉答張太史

領略春光尚未遐其如鶩鳥隔仙家宮袍錦炫青藜火鏤

管紋輝赤水霞投贈有情承結綠鬧歌無地弄琵琶箇鐼
故紙燈搖焰夜半齋開樹樹花

竝頭蓮五首 生之同懷單絲獨梟自附賢書後二十年轆軻不進乃感而作第一首

乍開菡萏簇文淵照見池頭影不單兄弟判華歸一院乾坤醼彩合雙九迭榮迭藹璚田草孤韻孤芳石谷蘭何似夜來滋湛露聯輝高映五雲端

其二 滯迹雲天忽忽九載齊眉案斷返寬無香客中杜宇空促歸期乃感而作第二首

排就方塘是柳衙陪歡不覺晚風斜銀盆共頮池心月珠翠交凝水面霞河漢牽牛懷伉儷雌雄引鰲出清洼應憐鬼寡操劉緩難兒車同載舜華

其三 弱冠成配伴讀寒燈今綫斷文錦尚遺二雛乃感而作第三首

芳情厚結勝葭莩尚以瓊華眷屬殊詩註加也尚雨過波恬涵一鏡風清月朗宿雙鬼離羣偏握孤雄劍合耀還思老蚌珠聽得佳名多感慨從來瑞物有徵符

其四 良朋細談作述壯士共戀豪雄一轉瞬間邈邈九原茲茲萬里乃感而作第四首

千葉逢從嶽頂來一心縫綣為誰開金蘭天斷風煙冷杵臼人磨鐵石頮連璧英華翻荇藻散香涯渙委荄苔無能久主同盟會渭樹江雲日淚猜

其五 東山之屐巳沉羅浮之花易晚寄情無地悠悠一縷是以禊吟清洛扇賦白團大抵如斯人何詑馬乃感而作第五首

風華占斷舊春光兩朵妖韶壓衆芳同蒂三更雲竝雨對彈一曲鳳求凰秋深露重垂珠淚綠盡塵空潑雪湯城冷芙蓉逢洛浦招魂六合總茫茫

舫山家園池中竝頭蓮現屬余賦之亦以足前五首意也

相逢有意故相關不似齊驅闘冶顏風恐寒盟輕掠岸月嫌孤照下隨班雙星應許歸銀漢四葉原教配玉環荇帶橫波帶綰影定餘雪藕出人間

述懷寄杜公觀察澹廬前輩

舊氊遙憶委江湄杜詩遙憶舊齊迫思卿也衣裏塵埃百尺深向夜烏鵶巢故樹終朝白鷴逐饑禽鬚眉鐵骨磨天地粉黛花容破古今喜得歲寒根本在蒼蒼喬嶽一長林因乱仙贈子有猶能保歲寒不同凡草木之句

客館紀怪 荒園孤齋雨夜瞭黑有物乘予獨睡啟扉觸牀喝走之竊去銅山筆架壘一片

書舍蕭然淨洗塵三更風雨打窗頻靈蒐遁去仙畱賀暗室何來鬼瞰人貪玩銅山支兔顛西穿鐵硯掠龍賓玉樓

他日如相召作賦還當復此珍

壬戌閏四月開　御試感興

雪嶽風林舊草盧登高覽遠步清虛蛟龍作浪思橫海鵷犗垂竿欲引魚袖手已令（音零）閒處老撫心猶似少年初百花錦陣爭穠艷斷粉殘膏信有餘

得鄉信幷山左友人書喜子姪與及門諸生小試皆冠軍

朝來喜鵲傍簷聽處處音書下雁翎猶子蘭階春雨茂老夫衣鉢藝林馨東南湖海飛豪氣多少經綸付妙齡雲路天光通一線台垣早晚聚文星

容齋石山畔合歡樹重生復吟此作（有五言律載前卷）

起死黃壚附石根依然繾綣護家門殘粧新倩風姨理晨夜重懷月老恩桃梗流離偏落魄梅花夢斷不還魂相看枉說能彌忿倒惹多情淚暗吞

次黃玉亭五日感懷原韻二首

艾虎方成繡虎誇剛餘詩酒作生涯橫驅風雨排雲陣飛渡星河弄斗槎拾芥宜拖青紫綬書蕉如掌白黃麻夜來夢上崑崙頂一個仙人一片霞

其二

手把離騷坐樹陰聊當弔屈望空吟[illegible]日紅光淡過眼浮雲黑處深黃鳥慢啼成冷語蒼蠅乍集起炎心還須收拾英雄淚不向皇天問古今

次鄧右徐避暑禪刹槐下遣興原韻

天亦趨炎未肯涼知時靈鳥趁陰藏風來西竺獅聲吼花落南柯蟻徑香靜對鑪煙浮碧瓦甘調冰椀糝紅餹舌頭耕破蕭齋客揮汗吚唔尚面牆

次黃玉亭立秋原韻兼荅鄧右徐見示和章四首

秋金伏火鍊光明此日乾坤萬象清近望藻旒黃玉佩遙憐葭露白雲橫（立秋在六月）羇栖旅舍違山叟吟落騷壇弄墨兵天際扁舟招欲去洞庭八月水波平

其二

宮商倡和鳳城東大半吟騷感楚風賈島清癯雲谷瘦燕山疎雨玉田融柳垂尚見先生節芹獻難忘野老忠不似滄江驚歲晚興酣攜手論英雄

其三

數載崎嶇費遠遊親恩未報志難酬漸欺短鬢繁霜重獨

覓奚遂滿地愁北塞信忆鴻雁日西風香烈菊蘭秋每懷
往訓趙庭肅乞巧終嫌柳柳州

其四

何事淹留傍國門文君早謝茂陵園悲當感氣難爲賦別
已銷魂不可言寂寂碧梧飄一葉悠悠明月上層軒自知
礧塊牢橫梗澆罷徒空北海樽

復答鄧黃兩君見示立秋詩

草爲雙屐葛爲裙南凱先驚半減薰客燕梁間懷故壘盧
龍塞外起凉雲鄧林何樹容秋到黃石餘書及晚分挽轉

陽春憑數曲巖霜留得待驅蚊

夢雲化大松倒蟠天半神人騎麟馳其上麟忽變馬
行空馬復爲雲（此夢別有記癸亥八月四日夜也）

懸空一本結虬鱗游戲仙家碧漢濱天馬縱橫原應宿神
龍變化莫疑麟收回幻象雲依舊脫卸凡胎夢斬新不是
芭蕉藏死鹿小看蝴蝶漆園身

辭友人約見善相者

幾曾躍冶聽金呼不管妍媸總是吾頗自權衡能月旦饒
他麻柳得皮膚江山春去煙雲富桂菊秋來粉黛無暗拭

一曩華（化）音陰土天涯何處問風胡

秋日雜興二十二首（以雜興故不甚倫次）

（少陵秋興八章出後人可無贊賊矣然時地不同斯凄抱小異如書法摩筋碑碣別具機神似冊府依樣葫蘆便成陶冶草香沉漫離騷鄒外風流月照梧桐安樂窩中氣象正恐刻形有字巧易生新鏤影無卫玄難觀化）

秋期又在客邊經倚檻微寒逼竹亭月亮燕山雲吐白潚
澄御水石含青樓臺深處餘花草鷹鶴長空度雁翎彈盡
塵襟還洒落乾坤錦繡夢初醒

其二

未見天河落曉霜一痕秋氣認微茫蓬萊闕敞三山島芳
草煙銷萬柳堂早補敝裘聽雁唳旋磨短劍發龍光天心
未必無消息白首沉淪漢代郎

其三

蕭齋狂客歇彈箏四面天高一覽平蠅市沽闌桑落醱蜜
脾割愛桂花清東浮貢賦盈南舶西繞雲山固北城不信
王畿和會地淒風苦雨暗行旌

其四

故轍陳絃忍節更如何首鼠欠分明甘鄲不作三春夢雷

雷宜收八月聲縱聽桓伊吹隔岸却嘲苗振倒懸綳滿腔嘔出垂憐苦空憶慈幃歎息情

其五

碧淨長天朗紫微行行止止計全非金鰲玉蝀新花露漁火江村舊釣磯枯樹賦完生意動胡琴敲碎市塵飛遺愁終日尋佳勝却少奚奴待指揮

其六

憔悴恢胎令巳𣲘化機亭毒片時閑洞庭葉脫蟬哀曲漢武爲落葉哀蟬曲歌昆靈池上懷李夫人也山海雲開雁叩關明月低頭空自語

秋風起處看人還潘郎華省偏多慨展轉詩情輦洛間

其七

踏去輪稀正寂寥城頭鼓角逼清宵紅燈繡榻鵾鷄縵綠鬢香雲翡翠麴愛稜秋羅裁玉剪依然春酒侍金貂一[illegible]漏盡鐘鳴後北斗闌干影動搖

其八

苾苾白帝轉鴻臚只許攜錢問酒徒燕子無家歸帶月鮫人有淚洒成珠陽臺夢覺山空冷秋水情懸荻盡枯如此光陰彈指過阿誰車馬騁樞榆

其九

對鏡何心染白髭家家衫換舊時絺墟煙陰作空山霧霜瓦涼侵破被池箭勁雕鍬還射虎鞘飛龍劍竟埋雌湘干秋杜多垂實脘爾無人起卜著自六至九別有所感

其十

節過重陽氣候分霏霏雨霰杪秋勤楚方言以淫雨爲雨勤黃衣僧染羊皮帽番僧衣黃衣染羊皮亦黃色爲冠毛向外赤騎人拴虎皁裙正想池魚肥煮醋南方池魚秋肥煮以薑醋甚美還悲籠鳥瘦看雲蕭蕭寒夜誰家笛吹動關山不忍聞

十一

荳綠瓜黃想華門浮生若夢易朝昏菊花暗襯金臺色蟋蟀寒催玉女魂八萬戶中修月淨五千里外傍雲屯未歸作賦添遊興赤壁長江水落痕

十二

碁終往局一枯林萬卉無踪委露深槐國蟻亡幾社暗鼎湖龍去壽陵沉大清日月懸天地上谷山河閱古今變理只看調玉燭溫和秋色噪春禽

十三

紫氣東來漢塞黯雷西北壯乾天纖歌大館聽難俗滋
味高樓醉易眠風笑狗屠寒馬路鼎看龍御靜狠煙可知
好地元靈傑金井梧枯彩羽翩

十四

漸待功成不□□秋收仍看麥涵芽前朝珍館歸空刹曲
巷芳園啟太□稷下昔馳談士陣洛陽每夢放翁花（舊遊青豫）
最(久)遠吟清□思無極一帶高城湧翠霞

十五

少陵無賴怨彫傷璀圓何從玉樹黃一嶽擎雲高北極三

關擁水下東洋池魚冷護芙蓉帳塞馬肥驕苜蓿香縱是
□□邊顏影殘編充腹暴秋陽

十六

陽春一似轆轤竅物換星移落眼中東鹿巖深飛獵犬彈
琴峽靜響吟蟲象空明月三千界氣壯長城百二雄何事
秋來悲楚賦十洲瑤草笑西風

十七

老興狂歌寫不休爲誰歡喜爲誰愁忘形相與月蟾兎大
路一條風馬牛巳是人情冷山水何須天道判春秋請君
試去望瀛渤納盡無邊涇渭流

十八

皺瘦蒼顏仗酒酡南音偏是楚狂多芳洲杜若風難問暮
雨湘靈瑟奈何寒外燈花雙簇簇空中雲影一波波繞床
起舞聞雞後盡束毛錐當枕戈

十九

鴉鵲巢新辦槁枝無端長路費奔馳皺痕白獺難敲髓浮
影青蟲不挂絲自有暑寒皆作客誰言水火是相知脚跟
欲穩憑何物早在天空海濶時

二十

蟠腹甘瓜集凍蠅風流轉瞬盡難憑水消石出空文藻螢
散書藏伏慧燈大地三秋皆本色才人千古幾艮朋女蘿
萎露全無力老樹虬龍欲上升

二十一

一任流年不肎停秋聲軋忽自難聽中郎旅爨焦桐爆（音報）
上將詞壇大樹零（客路一鳴知音郎至多謬許爲文壇上將名雖不稱感佩斯言）梅白將
來還後勁荷青巳往郎先型此番拚得熬氷雪徹骨寒時
共舉馨

二十二

春在吾心秋在天春光貫轉不須錢楚南風月澹歸洛斗北星辰端拱燕三界繁華刪欲盡一陽碩果斷還連流行坎止機關活徹底澄清會百川舫山云以此首結上二十一首急管繁絃之後如聞鈞天廣樂

九日同鄧進士瀾千登白塔寺峰二首

放懷便入古人羣是日登臨我與君城外山橋環綠水禁中臺殿擁黃雲浮圖纓絡鈴聲細清晝蘆花雪影紛營室重輝玄武壯俯觀地理印天文時改修以護禁城

其二

坎北天杠拱　帝畿一峯華蓊似星輝石城虎踞金陵薄劍閣盤叢玉壘微蔥鬱靈圖升王氣去聲莊嚴梵刹聚神威何須更醉重陽酒攜得香嬰滿袖歸

寄中表段中郎

田野佳人巽陸闍春風猶自怯寒生山藏經緯雲垂錦石顯芳華璞出荆一顆明珠魚目混千條險路馬蹄平幸曾同飲瀟湘水流去流來徹底清

祝頤草廬六句

老龍負日五雲妍秋月磨霜一鏡懸歸隱白頭人世外承歡黃髮母懷邊恰逢花甲週今日還把乳名憶昔年草齋誕辰拜母母笑以記昔年是日命乳名否稱老無煩詞賦客板輿奉御樂長筵親在予無稱老之文禮也結尤得體

寄山左張二學朱季友

科頭袒臂據胡床棗市松林望墨莊季友居高唐棗市街兄敬亭諱與朱意氣不關炎世界雄豪止讀古文章龍門波大先魚貫鵬路風高起雁行兄弟相繼登科偏是須彌秋信到闍扶樹在月中黃時予客京師

歎立說大難

扛鼎英雄過孟賁案頭欲起古人論十年紙發金銀氣一室燈成日月根漁色有花非瑞錦偷聲無鼓是雷門邈音漠然獨立晴空裏雲夢遙遙八九吞

寓延禧寺喜費履齋先術蛾子其中奉和見贈原韻

離離芳草碧連天欲了相思一段緣春後花魂香未散波中雷火尾偏然入林寶鴨熏書帙出甕醽鷄戀酒泉拋擲家園荒落久杜鵑啼遍血腥羶

與履齋復修八股業吟此奉贈

年年春裏冷芳芬老根無才世不聞兒戲棘門陪細柳神
工暗室繡靈芸貪眠最喜鯨鐘靜解穢常煩羯鼓勸謖謖
松濤天外落把毫十指化煙雲

奉和白竹亭寄示紀興原韻二首（竹亭未謀面知己也）

心香一炷裊蒼穹古往今來氣暗通死戰文豪騎猛虎生
擒詩伯落長虹山高撐漢憑雲長地滿鋪花颺雪空有向
崑崙西問渡扶搖又過海洋東（脚踪難覓）

其二

百日春風噓杞柳一潭秋水浸芙蓉衣冠闕下身仍客圖

史窗前徑可封高望無邊迷海鶴苦吟不已運雷龍檀爐
熏得肝腸透縷縷青煙上遠峯

酬同鄉諸公惠贈七落編序跋二首（即禮闈七試遺卷也）

孤踪非適亦非遐重霧何妨滿岫遮一萬辰星歸到海三
千年果結成花空觀天外仙無地老在書中客有家信步
抱琴彈市井不如仍向楚湘涯

其二

歌鶯流水哭鶯山一度相逢一破顏似對鷲刀陳翳（叶希）狗
因鬭鳳箴引綿蠻眼光直落雲霄上神氣橫飛宇宙間好

是品題多慾憑當場呆作小兒頑

賀方五海南生子

百年景運更重開家國宜多出類才名卷封胡爭吐氣佳
兒孔釋抱投胎花攢芳樹春風動掌捧明珠夜月來知是
岦陽神秀物湖邊蛟浪湧樓臺

送鄧三右徐之閩海作宰

拉上吟壇屢續貂才鋒單怪不相饒雲山日布情中景驛
路春生隴上苗高托爐錘開孔鑄遠通海汉貫蘇潮辛芬
自是王孫味別酒私貽一握椒

杜太史園中紫白丁香竝開與同人限丁字韻屬和
二首

細引柔香結杳冥乔寒已不歎零丁錦袍色媚金魚袋釵
匣容羞玉燕雙合影微風紛絳雪爭華深院近彤廷一般
清絕偏消瘦轉瞬韶光憶妙齡

其二

春雨春風幾度經分香分色小園亭盈盈染唾飄羅袖裊
裊凝脂倚錦屏常侍一雙堪作匹名流半個未成丁花前
醮解同心結燕語鶯歌柳外聽（後四句柳入妙）

悼鄧潤千赴通渭任途中病歿之訃
依依楊柳正春明餞罷驪駒帶苦聲五載稽延違故里一
官遲暮向邊城烏啼怨氣銜星落山亂陰雲觸眼生歸櫬
秋驚芳草路波濤不合渭流平

其二
海水桑田火鑠冰陡騎箕尾向空騰不知死所今何在只
恨科名早未登春樹花開朝薤露秦川日落漢園陵從來
身後俱寥寂弔客途中幾個蠅

過趙懷古
殘陣蕭蕭落葉風流連把酒意無窮圖全霸國三雄破坑
滿降旗萬井空戰壘花開凝碧血蕪樓雨過掛殘虹停車
騷客關何事盡付閒愁野色中

冀州懷古
炎漢無光馭六龍世家割據舊提封堞低扶柳昏星野河
淺長蘆亂岸容壯士輕彈青鐵劍歌聲逢落紫微峰不知
此地誰酬和側耳淒涼通草蛩

蕪蔞亭
亭問蕪蔞駐兩猿高堤日落黑烏喧晉卿不忍壺飧味漢
將能忘樹底言虎嘯龍吟收鹿馬河寒冰壯化鵬鯤大風
歌後思良畜應笑臺城有餓寃

輓楊冀州宜人四首
彩散瑤池早步虛拋離琴瑟幾居諸雲山有蜮冠埋鳳風
浪無情目破魚九地暗流荀粲泣一函尚織竇滔書知君
何處招寃好回首南天舊日廬

其二
直待家書訃始聞因緣夢幻總紛紛香魂滿奠三杯酒痛
淚違沾一片雲天際珠沉空漢渚風前花落暗漳濱珊珊

來處心疑是拂舞難追鏡裏顰

其三
屢隨鶴署享千鍾況復人傳漢女宗月夕調絃休怨鵲天
涯仗劍實從龍佳兒夢卜青錢選中使榮頒紫綬封一笑
仙鸞歸去也彩雲長護廣寒容

其四
肎（俗作肯）作奇歌勸鼓盆來來去去本無根情長怕短英雄
氣任重愁輕君父恩南國蘋蘩標淑範西池桃苑駐芳魂
寒泉啼雪淒清夜自把朝衣拭淚痕

弔袁本初本初忠臣也竟去曹來亦無可奈何耳不得以自領州牧與子病回兵短之

澆旗西指本初雄欲斬奸臣建漢功劍甲繞驅羆虎出江山早削火薪窮一竿太白懸梟首九錫封黃棄老公天運無難人力轉燕雀巢中餧雁鴻

立春日登信都城

南雁雙雙報信勤郊原萬木自欣欣青徐天末來春色河嶽風高逐冷雲聲逼小城簫鼓壯士衡陽氣麥田墳無邊煙景歸懷抱噴出牙關化錦紋

題雙美圖

牙牀斜坐藐姑仙回盼亭亭立玉墀簞襯素肌生滑潤衣香紅汗浸嬌妍芙蓉疊舞唐宮帳姊妹齊梳漢苑鬟空上畫圖能解語斷魂猶自被情牽

和紀元稱留別客署原韻

半風半雨半晴天一月春華一夢緣遠徙鯨難由涸轍低飛鴻亦怯虛弦與君犄角分奇陣何日神仙共畫船別後猶憑燕樹望黃金消息聽招賢

送楊秀才歸郢

南薰初拂日偏長筍嫩薇肥憶故鄉晨露珊鞭沾袖濕午陰墩戍趁槐涼荆山地匝蘭臺草衛浦仙藏石洞萱淹滯如今歸未得澆花客舍汲銀牀

送友南歸

沿途引興酒帘飛買醉垂鞭信馬歸松竹恰當濃藝圃塵沙聊復浣征衣極目他時青嶂迴長江秋色白雲肥那堪撇下懷鄉客料得閒居不忍違

贈董澄旋

綠陌紅園數大家春風舊日匝繁華樓臺破落還藏蠹冠帶飄零即種瓜自辦才言週漢塞誰知傲骨立天涯人生

行樂須隨分棲得扶搖海不賒

奉和胡丈麥丈宋丈唱酬原韻

爭道駑無及腹鞭羊腸數折壓輪眠支持風雨勞全力消受乾坤得幾年咄咄嗟如三尺梗搖搖心似一旌懸仙翁攔聽湖頭笛不向長安浪破絃

寄示兩兒

一任繁華別院榮香留藝圃杜蘅生經函在昔聞玄草家法從來避俗情馬齒莧消粗飯下鶉衣棉壓涴寒輕可知萬里勞勞者落魄猶能棹臂行

春柳

横空弄影出寒微英物部年對此非槐國槐王春夢醒桃根桃葉露華晞黃塵作惡偏宜染綠草承陰更欲肥一照西湖堤上月蛾眉翠袖六橋圍

秋柳

夜夜藏烏白露中還餘美蔭舊時叢葉偏未落梧桐井香更能招桂樹風岫朗潭清迎翠靄煙橫雨暗入鴻濛征鞍不繫魂消盡翻恨橋頭去路通（五六渾深難解）

宮柳

叨承春澤叫龍墀浪說梅花點艷姿髻欲興新盤細纏腰妨去故結柔絲低回大殿風流處起舞長門賦獻時却向人前爭倚旋餓娥無語恨腰肢

寒柳

沙磧年年發娉枝飄搖也耐勁風吹塚憐芳草青相映山愛胭脂綠共垂陰雨欲眠非漢苑陽關不隔是春時蒼涼日暮笳聲動幾樹含愁葉欲離

陌頭柳

閒閒飄絮點衣輕野老何年始種成十里長亭枝密護一條捷徑縷空縈春光早溺忙耕積麥浪齊翻暗織鶯日在平蕪送驛使可能折贈隴頭行

隄畔柳

綿邈長堤綠覆空柔條夾帶野花紅玉關招怨曾吹笛板渚連陰欲起風青雀帆牽斜岸外白駒鞭指夕陽中河梁低拂聽吟別一水盈盈煙霧籠

留別莫署諸友之山左

百尺樓高集遠鴻南飛一鶴繞山東非關穊穠奔暘谷豈為絲絃撫嶧桐曠野濤分梁上月吟壇香送陌頭風（時諸友以詩贈行）幾回欲了關津債拚向王孫賦桂叢

棗强道上坐柳陰敲石火焚信都吟草一卷二首

吟成客署屢深藏東道提鞭出棗强心血燒和青柳汁墨花飛點白雲鄉人間煙火初無分石裏神光別有亡餘燼不嫌埋后土校讎應付修文郎

其二

寬平要路獨踟躕坐趁陰涼日已晡六月火雲河漢熱一圍草稿性情孤焰生李杜評韓子峯指亭云問魯儒留贈人間多覆瓿洛陽紙價到今無

丁卯夏兩赴圓明園一赴香山引見選授江西萬年令恭紀此作

北極雲輝黃道白，西山氣爽紫微宮。泉飛玉液魚長樂，香蘊金爐佛大雄。三次朝天攀御柳，一行作吏呴清風。偏隅莫作彈丸看，鏡不涵形照便窮。

楊司馬為姊馮貞媛苦茶行爰吟二作書卷後

渺茫造化倒還顛，泡影難禁弄幻緣。一片墳荒新舊鬼，其夫與翁姑並皆亡子兩行淚盡晦明天。翠樓風景輸紅藥，縞服霜操伴白蓮。曹大家音姑無班固傳，芳流司馬苦茶篇。

其二

早年腸斷大歸來，到老孀門鎖不開。變雅長歌淒骨肉，幽閨正氣動風雷。花飛地冷流螢亂，泥落梁空故燕哀。一樹猶餘女貞實，肎同百卉望春回。

奉和張丈敬亭問夢原韻復述夢遊

髣髴仙裾繫絳紗，和煙帶月拂蘆花。憐他尋夢非關我，到處留神是有家。弄玉一雙秦管合，巫山十二楚臺賒。虛名賺殺高唐客，時寓山左高唐覺後何從託押衙。

詠水仙花

亭亭半露白凌波，水石含青上綠羅。帝子湘流瑤草滿，神妃洛浴彩雲窩。寒邀雪影來香國，清抗梅花斷夢魔。似是溫塘嬌滴滴，凡胎不勝蕊珠多。

禪堂即事

來棲泰岱古行宮，絳帳虛華遜馬融。三伏松凉天氣外，一泓蓮笑火雲中。禽聲細聽和隨鳳，虹影橫看靜抱雄。願與生徒尊樂處，不知衰草白頭翁。

張敬亭集飲菊下邀藍二將軍不至州司馬鄭雲亭醉歸賦詩稱謝屬和

肚皮滿不合時宜，花下婆娑勸玉卮。張翰秋風分敝膾，敬亭解組歸林鄭虔冷署謝裁詩。傾情趣話幾芳在，透頂愁根興會移。池上偏無都督馬，猶憐酒伴必相知。翰音汗亦鳥羽故張翰可讀去聲

代藍將軍寄贈武岡州李刺史

朝朝凝望紫雲端，欲與談心遣夢難。地近滄州依故國，天邊渠水憑同官。藍滄州人官山東前與李同官武岡旌旗捷捲苗疆霧，鳴鶴將臨帝闕磐。未執弭鞭修往事，而今萬戶賴君安。

代藍將軍答李使君贈詩

自古循良漢獨隆，使君髣髴又文翁。野嗁柳舞炊煙繞，泮

冰蓮舒旭日紅河上戲矛翔馬頻蜀中奇錦關簫叢馬頻河經
盤沉地○李西蜀人欣鄰仙署常開鶴大雅多承肆好風

贈周刺史溥閻九

臥足東山起謝安解組十年乃起黃金早卜印重刓岳雲春膩常
飛雨琴室秋清獨嗜蘭萬里壯懷肝膽共一亩人知己弟兄
看賢聲且聽高唐曲鶴伴遐齡刷羽翰

贈敬亭

桑榆景耀滿枝春游戲塵寰到六旬信手拈來風月活棹
頭歸去石泉新著拈來集官閣時做歸去來辭鸞湖燈火收狂簡鶴氅爐

香動鬼神曹琵守聘爲書院山長一醉羲皇都入座悠然萬古樂陶
真別號陶真子

祝馬將軍

矯健修翎借鶴胎奮飛早日上雲臺荳花雨點新硎發閫
閫風推大纛開學笑腐儒眞壯士道從古直若嬰孩懸弧
欲赴佳辰會君子營中淑氣來

祝隱士高懷葛

秋月披雲戀桂叢凭欄一曲響生風高朋投屨呼鶗鴂閒
日依崖結草蓬銅狄摩挲山色媆釣臺湖畔水聲雄即今

燕亭南郊外祝壽星臨皎碧空

飲孫秀才茅齋

何須款客歎無肴綠竹青松影自交採石糧餘山上積含
華瓜在杞中包半生必聚全家首四海常淹一處匏彈雀
如今成往事明珠百琲等閒拋

偶感鄭漢章雲亭鷄口牛後語遂吟二首索和

纖微養就木形全吐綬無勞芥羽兜棲傍粉牆圍藻井啄
翻玉粒點苔錢鵝翎檻外參差舞鸞鏡簾間帶影妍漫道
司晨多口舌徐徐呼類飲清泉

其二

骯髒難容虎豹侵牡丹全黑混桃林爭先燕士奔田火隨
後秦人拾糞金尾似麟遊郊偃仰角非犀照怪浮沉單衣
掩鼻長歌寗誰耐從渠聽此音

祝董上舍枇蔗

共把茱萸爵獻酬亭開四徹景齊收紅兒曲板無空日青
女寒霜不上頭綺繡霞文籠海屋蘆花玉片箔簾鉤養生
饒有寬閒地自恨奔波逐一籌

示山左及門諸生

祝融峯頂振霞衣不染塵埃不浴沂根柢元饒春外景潮瀾自運海中機滿囊虛活收明月異樣精華聚少微九萬鵬程兒戲事辦香千古掩柴扉

祝宗兄東霖

辰凱新吹對景談荷錢碧浴雨初酣南飛鶴唱家庭曲西度牛垂寶卷函聳翠雲莊天尺五掃塵竹徑地分三玉華琳國長年李儋得仙桃曼倩戀

贈張都督雲翥

橫槊寒旗一馬雄將軍鐏俎笑談中駝峯炙滑彫胡飯（時單中有菰米飯）虎帳威寒朔漠風感激丹心依黼座清明秋色滿

瑤空開顏不避書生腐捫蝨低頭兩鬢蓬

濟南郊望

西郊遙望曉行稀原上青黃黍子肥去路車旋山曲足近泉蹊澗石生衣嶽雲海市開秋爽漢樹秦碑落翠微勒馬中途風色惡叶晴叶雨怒鴟飛

東昌懷古

雲淡風輕水渺茫清流悉折下東昌高人廢塚藏秋草（有巢父墓）微子空城抱夕陽歷劫難回天地夢浮生易失姓名香

止餘一記高三絕不減韓陵片石長

濟寧

魯甸青青霽色浮瀾觀洙泗挾沂流風塵徑過燕支地（州出胭脂）牛斗橫臨太白樓幾個鷺鷥隨畫鷁滿涯蕭葦掩芳洲聲銷萬籟黃昏後明月懸空照我遊

華不注二首

泰脈分來歷下閒嵯峨平野大蟠根寒侵碧落烏龍晨迷漫黃昏黑霧屯（峯色深翠）往笑齊人驚晉敵來觀湘客愧銜尊世間鉛粉成妖艷恐被閒花點壁痕

其二

蒼渾從來不注華（古注不音義為跗余如字讀）昂頭天半望彌黔千峯共折趨溟海萬仞孤撐護落霞巉削石稜蕪櫓摧蕭森樹影野田斜玉函相對翔青鳥還向西風憶漢家

宿松小孤山

天遣南山配北山大江橫束兩崖閒檣高鎖桂踰三丈人上海門第一關狹路曾容春雁泛如音鍋爨夜烏還神靈導我前程快幾陣微風幾個灣

采石山

山頂高樓號謫仙樓空仙去悵山前吳江萬里魚龍夜楚客三秋霧雨船柳映錦袍曾作態花迎釆石素分妍瀟洒洒狂詩酒寥廓胸中幾洞天

金陵懷古九首

鐵甕龍巻平聲尺木纖騰空徙此又深潛地排鼎勢天難併火趁風威水不淹正恨無枝逃夜鵲偏逢生魄落秋蟾何人別作吳都賦哀動江南庾淚漸

其二

山高天闕鎮王畿風露寒生客子衣但說長江馬過渡罕

聞諸夏鷹揚飛枋頭戈倒空平蜀草木兵馳竟止淝疑殺雷光天發笑微微一陣雨行稀

其三

九霄嵩華化音本嵯峨蒼翠濃陰萬樹柯天地有情延日月風雲無力壯山河秦關漢塞胭花院虎踞龍蟠燕雀窠鑿水埋金還自咎燈光撲殺殺飛蛾

其四

古木新條野菜園殘陽猶自照黃昏江潮落海無聲息燕語傳鶯有夢魂鬧市趨翻珠絡鼓遊山醉倒杏花村春來不意相抛去白鷺洲前白露繁

其五

花欲相憐草欲迷古城恨據石頭低青溪綠柳漁家傲紫禁白門烏夜啼天塹千尋長見鯉風流一夢早聞鷄知諸圃更妨藩轣倚種頹垣鐵蒺藜

其六

垂柳悲秋古渡頭何人把釣看浮漚龍歸雲氣還散野雁過風聲正鼓愁百里堅城金帶束一痕初月翠幃鉤咸陽原上思扶荔青草離離鹿豕遊

其七

昨夜西風滾地涼枝枝葉葉結微霜空餘一道秦淮水不似三川漢洛陽天下可安龍與鳳海中難用石爲梁能於大廈支傾地何處名山有豫章

其八

閶闔曾經照紫微多時元鳥向西歸梅花點艷香全散柳絮吟寒雪尚飛自有天心藏宇宙誰知地面走蚰蜒名山古水都無用甘露晨光草上睎

其九

長街短巷錦成叢，難向鶯花問故宮。城上雲崩天上黑，山中日落海中紅。開疆大帝三吳廣，接漢高皇百代雄。誤國腐儒來祕子，遥看萬歲一樓空。

謁明太祖孝陵二首

晉貂百六纘乾坤，明德流馨俎豆尊。桓碣高懸昭代贊（本朝聖祖爲建碑額曰治隆唐宋），戎衣遥共武功論。風行朔塞瞻天日，性徹菩提過佛門。不必定留弓劍在，萬年仙棗兩株繁（守陵內監具茶果啖以萬壽棗小顆連綴如椒條無核似棗味監云止兩株孝陵異產也）

帝祐皇皇寶緒隆，冕旒猶見畫圖中。諸天佛讓移靈谷（陵故

靈谷寺地卜陵後徙寺五里許），黃屋夕陽紅。當初馬上提三尺，四海飛揚起大風。

清涼山（即陳李兩後主避暑處）

別苑離宮湖雨家，珠簾繡柱蕩流沙。清秋影瘦江城樹，涼夜魂消雨露花。點點流螢將地照，行行哽雁向山斜。老僧、綫、下、鐘、樓、急、震、殺、胭、脂、井、底、蛙。（胭脂井或云在此山寺中）

寄贈朱草衣（草衣先寄詩尚未謀面也）

孤峯咫尺隔煙嵐，想見門前徑有三。地弄空花攢鄰下，雲橫古栢蓋江南。煉金子易丹成汞，敗絮人多果賣柑。裳着荷青衣草綠，采薇采苦滿提籃。

答贈樊樫模寄示詩草

古寺譚空少大顛，霏霏靄靄捧雲箋。莫愁湖上地無地，揚子江中天外天。任說波旬成孟浪，交輝舍利徹重泉。朔風颯颯吹難冷，雪裏梅爭玉蕊妍。

蘇州懷古

錦城百雉接天高，鶴唳秋清欲下壕。昔爲仇讎甘抉眼，今疑雄鬼怒飛濤。臺荒花媚香溪曲，木落琴空樂圃操。安穩不嫌懷壯麗，誰從王母乞仙桃。

金山衛

半城荆棘半泥塵，日暮行踪悵遠天。地盡東南方到海，人經秋夏未離船。釣鰲欲拔扶桑幹，歸馬難加閃電鞭。息老他時容穩臥，黃精赤米鑿新泉。

鎮江

佳麗山城鎮一方，東南設險此巖疆。三分地大英雄少，萬歲樓高帶礪長。江雨冥冥連白霧，煙花漠漠過青霜。避寒曲岸舟如蟻，漫浪人還憶廟廊。

金山

擎天八柱杳難憑壁立江心影峻嶒獨障風瀾支鐵甕遙飛霞綺綺金陵海濤望外神山湧樓閣空中蜃氣烝不藉戴鰲浮水面雲根深處自堅凝

重遊金山

霜風吹上頂狂呼重愧驚人句又無脾沁冷泉甘露水(曾以中冷第一泉小煮茗款余)寺閣漁火夜明珠危峯直刺雲斜落長浪高翻石倒扶影併中流前度容還依孤介立斯須

迷樓

廣寒月落亦荒寥巧奪天工總易銷複道當時迷舞燕名花傾國逐浮萍止憐梁殿書成燼莫歎秦宮土盡焦撲地閭閻陳迹在春風不肎長蘭苕

二十四橋

濤聲夾雨咽城隅二十四橋訪舊圖月落簫沉聽促織酒闌筵散叫提壺消魂板渚花無影轉瞬金隄柳亦枯最是兒童不解事竹籃涯上薙蘼蕪

漂母祠

遭逢未易受玄纁市上吹簫乞伍員(音云)老婦兩眸光似電王孫一飽氣成雲長餘古瓦鑽蒼鼠小有寒花繞白枌伏劍今從祠下過壺餐我欲拜釵襠

杭州懷古二首

細雨寒煙鬱未開湖頭新樹舊亭臺風波不動錢王弩山海能香處士梅渺渺諸陵懸洛涘涓涓勺水穩蓬萊津橋氣動誰奔告運石移花艮嶽隈

其二

雲外河山北向燕深疑天地不方員躬知安否哀鸚鵡國望歸難急杜鵑紅日一輪滄海浪青衣萬里酪漿筵卧薪人往邦猶舊記得沼吳報怨年

西湖

蘇隄一帶柳拖煙脫帽披衫載酒船湖濶難容江上浪雲流不礙鏡中天平沙漾藻鋪如繡遠岸環山湧似蓮長嘯欲招高士鶴管絃銷歇正澄鮮(遊人秋後已少是日更爲寂寥)

天竺寺

重重寶刹建祇園(音支)次第溪橋綠蔭繁上竺千尋居領袖平岡一折抱山門花生石壁精神地香入蒲團錦繡墩返棹西湖還見影霎時煙霧失高源

自天竺至靈隱寺

秋聲徐引轉風輪覽勝諸天景自春山下民塵勤供佛塗
中僧店善邀人飛來峯徧玲瓏穴放出雲隨曲折津鐘鼓
好酬三竺韻天花亂墜不沾塵

安吉州懷古 州有獨松關宋失守元兵過此因過厓山

海上厓門日下春飛行過此馬如龍上天神目昏雙井犬
宋雄關倒獨松柔土防陰能早徹丸泥掟要可長封只因
不限江南北衮闕誰爲一手縫

匡廬山

嵐光疊嶂九層青深谷幽寒草不零氣散江湖收地脉香

飄雲霧落溪亭凡塵自現三山影眞面誰圖五許形瀑布
高源天外瀉空中精鋭走雷霆 非描寫山景發語

滕王閣二首

呂黎遠望却逡巡畫棟珠簾幾次新宇宙大文留帝子江
湖高閣尘今人筵終星散蘭亭會秋去風回柳岸春黄鶴
一詩成絶調衣冠自笑楦麒麟

其二

秋風遞送到南昌無奈凭欄意渺茫山界荆關低越野波
浮日月濊鄱陽獨存魯國靈光殿空唱瑯邪大道王客燕

賓鴻來去影宛然都在水中央 下四句更佳非詩人愚界俗派

百花洲

層臺曲檻舞婆娑水面風行不作波橋似卧龍魚隊躍樹
如招鳳鳥厪歌西湖詩酒閒心在 昔兩遊杭之西湖興頗佳 南部煙花
好夢多遊賞首排公子宴只聞得得馬蹄過

康山忠臣廟

一廟忠臣三十六階前古樹亦將軍 廟前大槐即爲明太祖受敵箭封將軍者
衝波鯨奮天龍雨繞岸鵶飛石馬雲日蔽旌旗嗤竪子地
塗肝腦衛明君蔓延莫謂多荆棘烈火須臾野徧焚

萬年丞鳳山弟宴集諸生於南溟寺賞荷各賦詩感
吟此作

草面池塘人未遠棘棲鷺鳳鶴同儔如酥雨潤菩提路似
翠雲流杜若洲恨不竝頭難問水奈何墜粉易驚秋諸君
賞罷閒天籟解語池邊夢裏遊

送姪啟晨之浙江

致棹浪迎魚踴躍沿堤歌送鳥慇懃代予重問西湖月望
爾追開東海雲天目井華還自照潮頭雷浪共誰開想將
好筆留題處吟到吳山酒半醺

謝鳳山弟餽花箋

握槧懷鉛久浪遊，如今不趐冶容修。亂將草字塗蕉葉，欲返鸞箋造鳳樓。珠玉空藏山海曲，煙雲遠落魯梁秋。（客遊兗豫小草頗多）每勞揮洒都無迹，萬種深情一筆勾。

七夕喜新晴

偶經涼雨颯風過，一水盈盈競渡河。鵲架長橋收蝃蝀，鸞回新帖報姮娥。支機不怨迴文錦，穿縷猶思巧婦窠。我欲持盃聊一勸，團圞月傍九霄多。

南溟寺觀荷二首（萬年縣城東南）

炎威不到梵王宮，清淨池邊照紺瞳。是雨是花花是雨，非空非色色非空。（絕妙禪理）捲簾波漾生衣綠，坐檻霞侵老酒紅。賞罷忽聞長嘯起，天香散入斗城中。

其二

風吹銀草雲霞爛，水湧冰輪霧露香。自脫淤泥根結實，孤擎翠蓋幹修長。滄溟池上司龍女，菩薩蠻中舞雁王。凡二漢廷還善果，凡間猶自夜舒光。

桃源懷古（萬年邑東本名姚源州宅據此喜曰桃源洞天也遂成佳名）

將軍戰鼓夜頻敲，多壘曾聞在四郊。虎咤千崖號（音毫）赤族，馬

蹂萬戶踵黃巢。（巢屢攻信饒等州今邑北古城山有小土城云巢築）玄天日爍星藏彗，丹露煙籠樹長梢。果是仙源換凡境，黍苗不作冠芻茭。

增建萬年縣書院

雙峯化雨潤姚西，（饒雙峯萬邑人邑故有姚西書院）粉壁松梁兩院齊。光電閃開心竅暗，高雲挂起眼珠低。浪看萬里長風破，聲聽三年大鳥啼。笑倒腐儒譚道德，辨清岐路問山溪。

廣豐吟三首（調任廣豐僅五旬以舊任內委審隣邑命案被論昏庸）

莖短射干低處立，聖門猶幸許容身。（時借寓明倫堂）重溫經史山畱月，獨倚松篁夢入神。熱客何來聲喈喈，閒居不問俗

信。數年假我修文獻，鵬息天池伴老人。

其二

要越驕駘騁腳蹤，蹉跎解（音械）識路難容。江雲淰淰朔風重，野草綿綿春露濃。一舌長存何用鼓，三刀頻夢竟無鋒。（嘗兩夢作州牧）囊空日買豬肝啖，自豢蟠淵蛻骨龍。

其三

闔搶榆枋聒耳鳴，飛來退去鴿何爭。博山鑪篆香煙覆，（博山寺廣豐名刹也）豐水舟搖斷柁橫。道已非歟焉往好，身將隱矣此行亨。浤浤日暮湖天色，手握隋珠賽月明。

七言排律詩

雁字 限江字

春來秋去一雙雙不是塵塗俗面龐士有悲歌輕北調風無楚國薄南腔篆碑蝌篆文能續布卦龍圖力可扛一筆凌雲摧上界韋仲將事九霄飛白印長江頗通妙理翰音夾鷄譯未識彝章獬豸降日悶雄門攜秫酒夜臨漁火作蘭缸笑他肥膩猶成墨任爾呢喃燕學窗挺直懸針芒欽銳盤空裊玉響琤瑽濤箋遠挂煙霞幅銀漢高飄書畫艭肎把餘波分隼尾昂頭醉向碧天撞

登奇壁峯 萬年縣城東

羣山面面立崢嶸中有奇山莫與京偃蓋松遮飛月暗鼓箏草動帶泉鳴高歌拔地還拖屐大笑仰天竟絕纓風伯戲翻雲作浪洞仙閒奕石爲枰迢遞魯岱雙峯近饒伯興雙峯卽先生浩故居浩渺鄱湖一勺清染翰騰空題陡壁彈丸鎮靜抱孤城肅閒鸞鳳禽難辨叱走豺狼獸不驚萬仞匡廬低望去路通絕頂少人行

予賦雁字則因友人屬作應試詠奇壁峯則不過言予所言。最見雁字詩頗多。惟吾衡陽王薑齋先生十九節有云爲誰修楚史自解註禽經公飛南北史歷亂檜曹風避暑疑秦火懷沙弔楚氏寄慨深遠實爲絕唱近今蒲城屈大全粟題水中雁字二十首有云目無鵬路三千丈書盡龍宮九萬箋以王右軍九萬箋毫合龍宮賸紙耳二十五結彈月落三千餘弩射潮回如咏雁聲則上句誠佳以雁聲陪雁字語涉家混矣錢王以數百弩射潮而云三千雖詩文貴活變然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三千丈虛寫則姓用故實而湊數成對是謂大言欺人若漸落雲煙荇藻濃横掃魚龍獨杳冥霜毫欲拂珊瑚樹正在東洋日出時城頭書射蹈浴海天求詩成拔川羅江邊焦悴騷如昨象外春秋史未以數句差堪步薑齋後塵頓雄渾猶未及也至於詩人登臨紀興如滕王閣飛雲捲雨黃鶴樓芳草晴川鳳凰臺三山半落之句便愛玩無巴不知獨驚落霞孤鶩二語爲天木僅存楓落吳江五字不拔水皆非眞能知言者文有全篇詩不全前稿有全棄何容一槩抹煞看梅止看花而枝幹蒼老竟不寓目豈是眞能看梅者且咏物寫景詞傷刻鏤而調多纂做態工點綴而意苦纖廉此通

弊也自慙無以繼作者附記於此

擬閨人送別

靈池初浴並頭蓮離恨無天却有天梳罷翠鬟開繡譜拾來珠唾浣華箋代爲浣記也攜琴一僕將千里閉戶三餘巳十年皮褥防寒秋夜代爲檢點防寒行李也皮褥王暢事柳亭餞醉夕陽煙明知丹穴雄難伏暗慮藍關馬不前皇路鳴鸞通北極家書度雁順南邊魂銷月落隨郎夢淚滴江流趁客船勤養華蠶勤織錦新衣裁就看雲旋反覆低回不作娟痴語

佳人

抱琴不屑撥琵琶霞彩雲章護美娃阿母久傳陰禮教村姑常說大人家鬱金裙動金光草軟玉簪摇玉樹花寂坐疎簾當月捲厭看新竹受風斜翦成移石針磨杵績罷臨池水漚麻明鏡樓頭傾國影斛珠還笑賣泥沙

鄧通鑄錢

形形色色任流來與降堪升大冶開清濁渾融象一氣玄黃錯雜立三才郎君偏許池蓮照帝子還將殿柳倩百萬神錢交自結八千歲樹許誰摧飛揚煙火彌天霧擊破銅山震地雷惟有狂華亮落快鑄爐不似煉丹臺

夢遊天台山

仙子招郎昔有無夜來獨夢入玄都高乘虹氣石梁彩上接星垣天市衢竹葉流雲雲酒液（夜帝時流雲酒液是謂霞漿）桃花染水水浮珠泉通玉井交金井草綴龍鬚續虎鬚織炫霞紋璇室婦味回珍果荔枝奴玄猿捧爵風前舞白鶴啣衣洞外呼漠漠魂飛凌碧海微微焰起認丹爐鬬鷄走狗關何事八極誰教限一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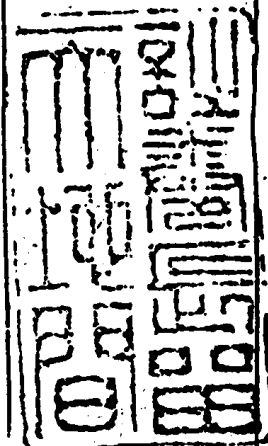
偶然吟四卷

〔清〕尹嘉銓撰

清乾隆二十九年六有齋刻本

上海圖書館藏

博陵尹亨山著

偶然吟

六有垒梓

偶然吟序

吾友亨山尹子原本庭訓學為真詩題曰偶然吟自謂未能成家不以詩鳴也以余觀之此意已進於古矣詩三百作不壹人人不數篇古詩止傳十九首惟期足志抒情自有不朽者存焉奚必敏捷千首始可言詩哉余為選擇古風近體若干篇釐為四卷其中秉經酌雅有非比響聯詞所能髣髴者神聽和平葢其性然也質諸同志諒不以吾言為河漢也夫

乾隆二十九年八月初吉南徐

同學弟鮑皐題

偶然吟目録

博陵尹嘉銓亨山學
南徐鮑臯步江品選

偶然吟卷壹

博陵[illegible]丁山學

南徐鮑皐步江品選

學詩

彊勉自警也

誰謂爾從惡靡靡則已傾善為可繼恕不易行而弗彊勉知曷由明而弗彊勉德曷由成勗哉嘉銓無忝爾所生 起十字警絕讀者人人猛省

彊勉壹章十句

相在思正室也

相在幽蘭培根斯盛似續者身清心有慶知和弗和終和惟敬爾室雍雍內外各正

相在壹章八句

先庚箴晉山也

豈不自好難言立誠豈不自反難言平情慎爾游思無念先庚我聞在昔日邁月征

先庚壹章八句

公姓誨紹淳也

無曰小子永言公姓克家良難勿情其性驕惰必除誑語斯屏念哉小學安詳恭敬

公姓壹章八句 其言紆而餘其意諄以篤漢韋元成二篇伯仲間魏晉以下僅見也

舟行規三友也素存愛博子能懼讒王清親師未能屈已

舟行自南微風有那汎汎中流水平無波悠哉新浦孰與嘉荷遑恤沙莎

舟行自南終風其瀠望望中流柁轉維輕烝然燕語孰與嚶鳴遑恤羣蝨

舟行自南英風聿速浩浩中流破浪有颿夷彼[illegible]揚瞻言喬木能忘諼諼

舟行三章章七句 溫平爾雅情韻無窮句法參差尤得風人之體之妙

山有諷仲明也接徒舜山見知相國為俗所忌詩以諭之

山有鳳兮百鳥皆興雲儀是撫六德允升以逐燕雀不如秋鷹 起勢茂篤

山有麟兮百獸咸感行中矩規生草不踐以逐狡兔不如獵犬 古勁渾成結更淵然

鷹犬捷捷。麟鳳遲遲。人不爾奇。少見多疑。鳳兮麟兮。
攸止攸宜。

山有三章章六句（旨遠辭文眞凡繼響三百非知道而見幾者未易語此）

女貞美蔣李女也。摽梅迨吉。早誓靡他。孝義克全。彤管無愧。

苑彼女貞。植根孔固。温温女士。懷清履素。桃夭未歸。
柏舟已賦。
苑彼女貞。擢幹凌風。温温女士。瀝血誠通。母也病愈。
孝格蒼穹。

苑彼女貞。舒葉相將。温温女士。思媚姑嫜。婦兼子道。
休有烈光。

女貞三章章六句（風清氣潔可號雅宗）

北山送陳醇卅也。隆冬出塞。守正不阿。式遄其歸。永懷行道。

奕奕北山。積雪孔多。有紛其外。疇云薦瘥。不震不竦。
莪璞瑳瑳。君子于征。陟彼崇阿。（孫削俱古）
落落長松。遡風孔烈。豈曰不寒。有心如結。為幹為楨。
獨標其節。君子于征。相彼行列。

維雪漫湯。終朝見晛。維風弗弗。載陽斯轉。雪消風和。
山明松見。君子来思。式歌式燕。（温厚和平其風肆好）

北山三章章八句（鎔鍊南雅華妙天工潘陸四言惟塗附耳）

百合紀見也。荆山異産。偶蒔生花。良友矢詩。書用答意。

百合有根。匪同胡蒜。睍我餘甘。種之庭畔。
庭畔叢生。幹如竹箭。落落兮英。亭亭外見。
見異彩兮。花如渥丹。六出相當。三益来觀。
看花有情。新詩既成。花開終謝。詩在常榮。

百合四章章四句（有隱有秀壹[illegible]洗四言邠廓[illegible]）

喬松紀三錫祠也。我公有慶。載荷龍光。禮備寢成。烝畀祖妣。

嶽嶽喬松。蟠根孔茂。君子永懷。報德惟舊。寢廟既成。
先祖其右之。三錫有光。惟皇其授之。（音詞逼古擬議至而變化生）
帝簡儒臣。填撫豫州。以左以右。民莫是求。中邦賦政。
百牧承流。

孝治推恩。錘與孔修。
官階資政。榮厥祖考。維曾大父。幽行未宣。積行造家。

膠庠終老顧言貤贈稽首拜表（質實語非恒人能道）
皇帝曰俞用錫爾祉昭我燕詒三命偕矣晉秩烏臺
克佐風紀瞻望南陔陳情歸里
皇帝曰都維我堪許賢母有子朕夙嘉與且有後命
龍章黼黻壹門孝慈善養可矩（簡勁鏘摯節奏天然）
翼翼中丞拜　命桑梓晝日三接德音不已載丞
載營適追肇祀函勢審方爰度爰止
有棟斯隆有榱斯容有階斯崇有墉斯栗　帝命
是尊廼丹廼漆穆穆中庭明明神室（風行雲湧馳驟二雅之林）

陳我俎豆澄我清酒潔我齊明薦我脂牲繼繼繩繩
圭田是守以享以祀孝思維久（淵永）
喬松八章章八句（有典有則情深而文明析于厚唐雅不得專美於昔矣）
有蔚紀純良祠也我公　卹典申錫自天祀事
奕奕龍岡有蔚棟梁亹亹大人篤實輝光斗山仰止
孔明嘉銓作誦
麟鳳呈祥全受全歸德音不忘
進士起家立身行道敭歷中外罔極圖報賢母揚名
善養盡孝聞於　帝天豈獨學校

天官出守化被荊襄仁聲義問澤沛淮揚育才書院
安定相望僉都晉秩　簡畀封疆
巡撫中州宣化兩河文武為憲政舉人和君子善教
社學孔多百牧從風樂只興歌
帝曰汝為忠厚謹慎以佐風紀昌言是進陳情終養
承歡思順建學立倉樂育英俊
帝念孝子用佐司空虛左終制督學江東禮賢下士
丕振儒風　特晉少宰銜　命考終
帝閔臣忠　賜祭於家鞠躬盡瘁悼惜咨嗟誄曰

純良祀典有加鄉賢名宦俎豆增華
大人道貌頎然其長大人德業闇然日章剛健中正
行直以方鑒茲宗廟昭格馨香
有蔚八章章八句（周白民云大雅三十壹篇尹詩有四崧高云世執其功寢廟既成江漢云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而纘戎祖考壹言重見于烝民韓奕兩篇具陳法祖敬宗之事寔寫移孝作忠之道吉甫所謂詩孔碩而風肆好也喬松有蔚二篇允嗣徽音）

逸叟挽鍾丈也
吁嗟逸叟豈曰不壽砥節礪行七十有九說禮永懷

啓足啓手全歸何憾庶幾不朽

白露溥溥白楊珊珊顧瞻墓木周道漫漫及門有人

謚曰孝端悲哉執紼秋老雲寒

逸叟二章章八句

春流美嘯谷也介石盟心寄懷垂釣圖不盡意

詩以誦之

濯濯春流籊籊竹竿之子于釣延目暇觀澄清是尚

豈獨盤桓

相彼魚矣悠然在藻舍彼餌矣投諸浩浩其釣幾何

亦越在昔沂水春風伊誰知味曰惟陶公不浴而釣

獲心則同

言念蘭譜古處惟君不我遐棄如吹篪壎披圖視志

載賦停雲

春流四章章六句 詒衍洲云義密辭醇可繼靖節

豐臺紀聞也時屆重陽良朋遠眺歸述勝概聊

志永懷

翩翩白鶴羣集于郊相彼豐臺有竹斯苞亭亭玉立

如簀干霄鳴陰相和以永良朝

翩翩白鶴迴翔自南樂彼豐臺有泉斯甘邇延芳菊

遠浥晴嵐式歌且舞積水澄潭

日薄西山言旋舊廬高瞻濶步逸興有餘凌風翼翼

真意如如庶幾滿志亦既躊躇

猗嗟弱羽弗獲偕征負爾壯遊欣慨交并聿聞燕語

爰績友聲願言他日載訪秋英

豐臺四章章八句

集詩

古訓明近思也是究是圖不遠伊邇其詩孔碩

實獲我心

謂天蓋高俾爾單厚有物有則無斁無臭於乎不顯

在帝左右 道體

無競維人古訓是式民之靡盈鮮不為則中心好之

以近有德 為學

先民有言順德之行求之不得日就月將如切如磋

不愆不忘 致知

神之格思不顯亦臨相在爾室無貳爾心聿修厥德

和樂且湛 存養

不忮不求不僭不賊無易由言無恒安息君子實維

威儀是力 克治

永言孝思因心則友刑于寡妻克開厥後夙興夜寐

終善且有 家道

相彼鳥矣淑慎爾止既明且哲君子所履心之懷矣

德音不已 出處

求民之莫適觀厥成牖民孔易其德克明秉心宣猶

終和且平 治體

以治百禮維其時矣於論鼓鐘思樂泮水不潛不濫

柔遠能邇 治法

訏謨定命以為民述遠猶辰告敷政優優惠此中國

譬彼舟流 政事

烝我髦士匪怒伊教告之話言小子有造誨爾諄諄

勿以為笑 教學

敬之敬之告爾舊止靡哲不愚覆狂以喜上慎旃哉

言提其耳 警戒

彼何人斯回遹其德揵揵幡幡如不我克斤斤其明

無俾作慝 辨異端

好是正直道阻且長有嚴有翼如圭如璋古之人無

斁示我顯德行 觀聖賢

古訓十四章章六句

昔傳鵲巢有五經集句其中毛詩壹篇最為自然和雅可誦此更纚纚洋洋益覺後來居上

宜室教婦順也婦人貞吉永建乃家告之話言

誦詩三百

宜其室家維德之行柔嘉維則何用不臧 修女德

宜其室家。黽勉同心。溫恭朝夕。如鼓瑟琴。敦和樂

宜其室家。夙夜匪解。乃寢乃興。旣敬旣戒。愼起居

宜其室家。匪言勿言。小心翼翼。耳屬于垣。謹言語

宜其室家。孝思維則。輯柔爾顏。其儀不忒。事翁姑

宜其室家。敬愼威儀。載生載育。教之誨之。教子女

宜其室家。縞衣綦巾。服之無斁。淋愼其身。儉衣飾

宜其室家。黽勉從事。德音莫違。惟酒食是議。治飲食

宜室八章章四句

仰止頌巳山也。君子有之。聿修厥德。小子有造。

維以遂歌

高山仰止。瞻言百里。綠竹青青。在水之渼。有紀有堂。

君子所履。令聞令望。德音不已。

其德克明。于京斯依。欝彼北林。鳳凰于飛。穆穆厥聲。

天子葵之。溫溫其恭。君子宜之。

曰歸曰歸。匪居匪康。綿緜翼翼。日就月將。辭之輯矣。

追琢其章。鬖髦斯士。于以四方。

四方爰發。自南自北。遐不作人。好是正直。有壬有林。

以引以翼。其風肆好。其儀不忒

君子樂胥。秉心無競。獨寐寤言。有覺德行。曰求厥章。

天子命之。告于文人。敬而聽之。

翩翩者鵻。于林之下。悠悠我里。京師之野。吉甫燕喜。

嘽嘽駱馬。從以孫子。薄言觀者。

率彼中陵。登是南邦。匪今斯今。示我周行。教之誨之。

懷允不忘。繼嗣我日。亦孔之將。

亦旣見止。君子有穀。貽孫子。終和且平。莫遠具爾。其容不改。黃髮兒齒。以保我後生。是以有慶矣

仰止八章章八句

集經語如己出。銘栽活脫。序致紆餘。無不達之情。此中定有深造獨得。非誦詩三百輒可詞音也

北林送鍾伯也

欝彼北林。匪今斯今。樂只君子。鼓瑟鼓琴。抑抑威儀。

秩秩德音。

維桑與梓。依其在京。以洽百禮。展也大成。每懷靡及。

則友其凡

君子陽陽。將翱將翔。令聞不已。壽考不忘。以燕翼子。

式是南邦

君子有徽猷。如山如阜。遠送于南。酌以大斗。示我周

行保艾爾後

北林四章章六句

冬日壽鄂司寇也

冬日烈烈君子陽陽敬明其德懷允不忘有嚴有翼為龍為光以佐　天子綱紀四方相維辟公洲問如臯陶威儀是力德音孔膠垂帶而厲維玉及瑤宜大夫庶士詢于芻蕘天錫公純嘏克壯其猷式是百辟對揚王休三事就緒匪紹匪遊百禄是總萬福来求福禄申之既庶且多如南山之壽莫知其他壽之日戚發在彼中阿吉甫作誦維以遂歌

冬日四章章八句

博陵尹嘉銓亨山學

南徐鮑臯步江品選

古風

隆中懷古

諸葛武侯寓居隆中時。冰鑑有俊傑之目。後世無異詞。攷本傳二三知己外。亦為流俗所輕。古今人豈相遠哉。感述長吟

俊傑擁書觀大略。致遠襟懷安淡泊。平生謹慎有君

知。六尺貌孤真可託。魚水交歡起臥龍。綸巾羽扇倍雍容。世主豈無求賢意。天下才多恨未逢。三代而還共傳語。伯仲之間見伊呂。誰憶長吟抱膝時。自比管樂人莫許。吁嗟文彩艶飛騰。席珍漫向時人稱。未出草廬能相信。祗有徐潁川與崔博陵。男兒有志長落落。風流千載猶如昨。君不見羅者烝然視藪澤。鵾鵬久已翔寥廓。王佐心胸儒者氣象已見大意

七言古沉鬱排宕。少陵而下惟明之空同得其八九。蓋天賦特絶也。茲篇直可追步北地。壹結尤超千載志士。幽人讀之。鮮不起舞者矣。周白民云。鳳凰翔於千仞。可以覘作者所自命矣

鮑步江見過

有懷淡蕩人。好共忘機者。舉觴見宗之。論文稱白也。山雨欲催詩。風來倍瀟灑。短章耳。性情才品俱在個中。此謂文章有神交有道

讀史記

古君臣祿位與共悉歸之天。後世視為人事。駕馭相傾。刑賞無禮。上固驕哉。亦士不自重有以致之。留侯獨見大意。恒以賓師自處。明其志在報仇。辭富居貧。使高帝知其非為利來。自無所施其嫚罵。至於謝病辟穀。皆托詞耳。而世驚為異。傳殊失其指。留侯迹誠可推

而得也

君得臣兮獸相畜。大義茫茫秦失鹿。馬上乃公誇用人。指揮功狗三傑服。走狗可烹人亦休。蕭何暴繫淮陰族。決勝千里良有由。臣起下邳為報仇。侃侃力辭三萬戶。未許論功視列侯。當年相遇授自天。長存此意願封留。秦楚亡韓相繼滅。杜門永與赤松遊。貌計魁梧士。取猛此中求之失。形影運籌帷幄用。漢高為他人言。皆不省。偉哉子房。我獨知。讀書原為帝者師

識力俱特絶魁岸筆古氣真從讀破萬卷書來周白民云雄偉之至如見龍跳天門虎卧鳳閣

簡趁菴

幽燕從古多豪士青眼高歌溷塵市吾兄舉舉樹英軌腰間常佩三尺水三尺水霜雪明氣概萬里看縱横昨聞乘興山東去縱目遊遨方叱馭青海與思創覇功泰山想像登封處我如北雁正南翔思君天末遥相望何不挐舟溯淮海而達維揚竹西歌吹虹橋酒相與壼醉傾千觴斗起斗落高隼盤雲是太白神來之筆

和王玉清用韓昌黎寄盧仝原韻

王清懷古秋風裏論詩大意得之矣展卷猗思對月明桂影團圞石齒齒情深贈我五百言妥帖排奡效韓子猗那韓子最難名嗟余吟哦経二紀晝思夜夢酌天漿載筆徵茫還生耻語破鬼膽險殊絶高岡鳴鳳垂千祀古貌古心怡悦深為他人言不入耳烏衣巷内舊知名别館歸来得志士大人命我講世交奇文欣賞聯比里侍側同聞説杜詩君獨避席蹶然起談深坐冷魚龍夜手舞足蹈為神使拈花印月朗吟回閉門野老逢知己十載空勞科舉功名山大業自今始黄鵠碧雞和者難壼拍千廻笑無已受材雄驁氣自豪八駿之中見騄駬譬彼農夫東作興或芟或柞或耘耔俶載南畝衆所同暮春亦有修良耜畟畟早徵鎛斯趙野不暱秀應從仕好學深思敬畏君少小聰明何足恃吾鄉有才動江南韓陵片石存故阯昌黎步武浣花溪冠絶李唐差可擬三萬卷中把與君大筆淋漓早近似吾聞法上僅得中寫心詎云為壯趾放眼登峯接大荒泰山北斗深仰止俯視中原九點烟索索若忘所以萬物同遊天地間三皋五

友行侯侯英世惟存金石交不問達與槐節孤懸日月照鴻文薦達孟郊贈侯喜良朋結契貴琢磨匡變胥歸風化理採毫漫倣憶昨行昌黎和張十畫所作溯洄采采氷之溪德功有待及蒼生言惟自立足文史蛟螭不許雜蝦蚓瓊玖何妨報木李孔庭言詩禮後聞起予者商趣者鯉

筆勁識老而以浩瀚蓬勃之氣赴之萬斛泉源隨地湧出壼波未平壼波又起韓瀚蘇海復見於今聲韻鏗洋特其餘事

周白民云用韓韻便似韓詩足見材全能鉅

莫疑行

省齋先生以紀中丞之薦行人而領刺史足徵攸往之利猶疑涉川之難詢于芻蕘因作莫疑行以解之昔杜少陵作莫相疑行欲人之不我疑此則斷疑壯往求在我者也指意不同故其辭異

世間捷足爭誇日千里馳騄風生徒爲爾按轡徐行樂有餘安車十駕相及止宦海豈必無波濤惟憑忠信自我操虎尾曾經不咥人百慮何事更勞勞乘時遠駕端在玆吾道行矣行莫疑

短篇沉鬱兀傲具體少陵

讀書偶成

拔劍逐蠅蠅不懼王思褊急空含怒抽刀斷水水復流李白佯狂莫銷愁愁怒無端動聲色措置萬物違其則人方姍笑我損神營營滔滔何日息揮麈垂簾樂有餘安土優游行自得 所養可知

輓李二丈

長庚長庚在人境八十三年豈不永來日苦短去日長石火電光成俄頃嗚呼士達觀兮薤露寒晨星落啓明殘出語曾驚宅相好子衿束髮垂垂蚤飲之食之待成人人方成立翁已老嗚呼慷慨歌兮白雲多舉世勞勞歎逝波

年逾古稀遊自壯千里尋梅漢江上清詩屬和小子能言猶在耳送君葬嗚呼輓歌終兮夕陽曚萬木蕭蕭動朔風 壹往沉痛絕似空同七歌等作 周白民云古直蒼涼感動篇外

贈韓脊丝

秦望山兮陰雲障望海東兮怒濤壯彼都人兮機相尚於維君兮舊出將遊燕趙兮情懷暢多藝材兮推哲匠同雁行兮殊祈嚮敦古交子我心貺 温厚古雅格出建安

駿馬行送陳宜興之任

冀北羣中夙結靷左駕驂駘右神駿驂駘低首憶天衢神駿遨遊蚤奮迅蹀躞衝塵遠浦間四蹄風輕雙耳峻伏櫪經年老更成物當大壯終須晉愁聲蕭蕭班馬鳴千里南行看發軔廿載依依顧視情深穩清高還細認翻雲覆雨世途多利涉波濤憑忠信江干空濶漫驍騰良驥由來稱馴順君不見王祥行佩呂

虔刃烹鮮未敢誇游刃寧靜致遠古人心百里優優才愈慎卓爾不羣自然典雅

百合行簡杜素存有序

百合非秋花也值旱愆期開花彌茂同人小集得句偏多素存以遠館不與焉遥有此寄

有客有客道貌尊貽我百合見天根笑指階前堪種蒔應同桃李鬬紛綸春老未逢甘澍潤蒼苔幾度夜黃昏六月陰膏滋息至含芳欲吐氣彌敷雨肥花綻雲垂葉山丹放眼照乾坤精華聚久終須盛雙蕚齊開似仲尼但使栽培能得地蚤晚隨時何足論翩翩出世者誰子携手看花筆欲吞高吟長句殊清絶風生滿院屬劉琨才多用意兼諸美盈盈王露發王孫運翔首唱四絶王清和之又成二律探得驪珠驚海立羞將虬户換龍門緑酒紅瑩相對出二妙言旋月有痕月在東臯聞鶴語雞窓獨自嘯孤村清宵耿耿疑顔色別夢遲遲日已暾壹筒詩卷三秋思好付雙魚寄素存渼七古音節妥帖而立排奡於諸艦中是竟格同時五子鮮能頡頏此篇神似

古調贈徐丈

古調不弾知音寡先生謂言我心寫壯遊長安二十年天禄石渠聞奏雅四筵秩秩列名流子夜清歌傾玉斝擲簡逡巡翰墨林却愛雕龍鬭倚馬鄴下有才盡騰蛟陳王雅與徐幹交傳經世子領雄藩人言保傳起衡茅炙手可熱心如水白鳥翩翩返舊巢縣尹尊賢殊傾慕鄉飲大賓請之固尚德引年不能辭高山大澤餘烟霧千首詩輕萬户侯三百杯銷萬古愁先民有言君知矣譽髦斯士更何憂浩氣飛蕩波折雲馳

我聞

我聞佳人自賤庶士狂喧喧鼓吹簇金堂堂中新停結髮柩居然宋子代齊姜綢繆交歡適所願人盡夫也孰為良世上議昏苦不早風過空閨揺百草猗歟女士獨含貞守禮不行春将老嫁德從来羞容冶言念古人事成雅孟光擇對三十年欲得賢如伯鸞者于嗟天下豈無賢如伯鸞者蒼涼擲宕奄有杜韓之勝周白民云寄慨良深筆力則峭壁孤松倚雲拔地

石真行為程明府題畫

天上支機落銀河不識東方名亦磨萬物顯藏各有

待賢達到處探幽多壹經拂拭留真賞醒酒何須向娑羅博陵地僻維荒野緇塵萬斛勞車馬望望平原嘆蓁蕪傳舍相承樂殊寡昭哉循良程夫子政簡刑清存大雅新築高齋冬日懸更餘朗月照階前尊酒論文相晤對雲根生色異當年今我南遊至自吳吳山冷冷公舊都九峯雲影真如畫吾鄉獨愧壹拳無勿謂壹卷無君不見邑侯西閣石真圖具排宕稱情見老手

訪李仲高貞女

貞女者高壯猷之仲子也許字李鳳歌已加笄而鳳歌死貞女奔喪矢志時年二十有壹踰年葬其姑以婦代子哭泣之哀見者莫不墮淚傳于四方余嘉其事往拜其門以志敬

貞女貞女在蠡吾吾吾勁節徹冰壺羞稱柳絮高林下蚤矢柏舟誦彼姝清風遙度蘭陵里駕言景行女丈夫女丈夫終非儒儒生好德禮自殊再拜門外長吟去天高氣朗白雲孤

貞女之行卓絶訪賢之舉曠絶車驅至門再拜而退百里往還不見主人直叙其事心目淒清

如意歌

壬申之秋衣園先生見余古作謂有逍高邑流風手持鐵如意誦其銘詞曰其鈎無鐵廉而不劌以歌以舞以弗若是折維君子之器也以贈君子余愧負公言因作歌以自勉

如意舞兮如意歌中聲依永自平和山立時行身為度手舞足蹈樂更多卓爾不羣推大雅穆如清風誦有那笑他翫日空揮塵由來講藝早投戈陶然自得天機暢男兒底事效陽阿君不見祖逖中夜聞雞舞百世英風尚不磨

如意舞行

十月廿三日慶逢太夫人誕辰恭奉如意率諸孫效萊舞稱觴上壽口占長句聊佐清歡

如意歌兮如意舞蹁躚自應坎坎鼓至樂常存名教中堂上承歡看接武起居八座太夫人燕喜清風舊開府受祉原因孝友多子孫其湛率乃祖祿養還思善養親莫羨城南天尺五君不見老萊戲彩著斑衣真意如如足千古

丙子仲秋與同人倣真率約小集沈芝園姚蘆

逕紀之以詩即次原韵述懷兼呈諸公（一）

不信濂溪子愛結青松社名教豈無人奚取卧雲者
温公交有道風流稱儒雅耆英十有二精神嬈龍馬
同心尚真率有酒時共把尋樂誠有餘何為殊趣舍
嘉也承庭訓敦行自博野筮仕懼愆忘求友共陶冶
鍾丈是賢乎盧君其選也二李最多聞既見我心寫
詩伯遇沈姚同官乃天假斷金臭如蘭調高和詎寡
揮毫競湧泉四座胥停斝鳴鶴九皐聞洪河千里瀉
迂儒才思少望風甘拜下苦吟笑瘦生竄句羞索瓦

譬如策駑駘竭蹶汗流赭掃室驕比隣餘光借燈灺
願言數晨夕行行歌肆夏長與古為徒匪今亦匪且

詩莫難於起結此篇發端超絕收場雅甚沐浴于
古者深矣真率約之舉原與古為徒故神似耳

題章椒丁先生殉難徽詩啓後

我聞節義事語焉恐不詳筆之見善錄以為邦家光
茲讀徵詩啓駢體多比方不書某年月殉難在何疆
祇稱椒丁氏先生其姓章往行盡羅列兩漢及三唐
得民如郭伋罵賊似睢陽舍生能取義源遠自流長
遙遙千百世後先固相望性每殊薑桂氣亦異冰霜
人各具翔實雷同名弗揚願言修家乘國史與齊芳

此種古道惟韓昌黎集中
有之他人未敢以直筆行

九月朔日綠筠書屋賞桂

昔我遊淮南小山愛叢桂二分明月中香繞風光霽
壹別十五年賞心難為繼此日遇金英青眼開甲第
朋酒喜雙清論文潄六藝培根勸主人願言興嗣歲

結語得天地好生之
意見良朋相愛之誠

十月五日愛吾廬看菊

烈烈日云冬秋英爍夏屋異種吐奇葩香生清且郁

何為獨晚榮重陽尚含蓄後時意味長相看澹如菊

席母蔣太君貞壽詩

昔我先王母貞與壽俱傳不獨聞比里詩章錫自天
家聲懷舊德壼範景名賢今讀貞壽序不禁神羣然
于歸方二載甘節五十年有子能承志七旬開壽筵
昭哉名教樂福德允兼全我心欽懿行拜手紀新編

題竹根硯

怡雲好古硯二十有二方方圓各有體若若存春堂
雅集供清玩我愛竹根良如苞由此固植節由此強

静者形求肖。取義最深長。絶無追琢痕。天然毓幽篁。秋水頻滋潤。濡墨自生香。更喜四時添佳興。緑筠相對與偕臧。

壬午閏端陽飲六有齋合歡花下

雨過空齋荐微凉。合歡花發綻清芳。有客有客烝然集。依依携手步中唐。高談喜見姚雄古。（謂盧涇）莊論時聞范履霜。（謂衛洲）光庭如在春風座。（謂朱介山）太白還看百鳥翔。（謂李梧陽）舉舉怡雲子。（謂鄂公）與我共相羊。益智粽。紫霞觴。將進酒。勿相忘。良朋此日同欣賞。歲在壬午閏端陽。紀明年月。詩史之流風也

范衛洲齋中食蟹有作

君子有酒旨且清。中厨椎髻親調羹。良辰最喜集佳客。把盞持螯勝大烹。我欽內則。方歎絶載。聞說詩。心更悦。韓氏無存齊魯亡。得公拾遺若眉列。詩窩折衷六義詳。毛序朱傳析微茫。著述等身觀不盡。冉冉風生送夕陽。高歌既醉肴鳴鳥。有懷姑射雲山杳。焉得海中千里蟹。令我羣生同壹飽。（曠懷遠想具見胞與為心有觸即動）

古槐行

誰家古槐緑拂雲。鐵幹虬枝奕葉分。秋風引我車驅至。舉白高瞻屬李君。李君新居近大雅。槐移月逕真瀟灑。得意便堪作主人。簾外悠然心獨寫。秋官自古面三槐。建邦執法重三台。立朝氣象直方大。特書重門亦壯哉。我聞劉賓客。曾編嘉話録。賈氏有神童。朝堂應對速。徐公（勣）倚此則云松。長孫（無忌）倚此為鬼木。于嗟乎。古槐無異人殊目。勉樹功名。休鹿鹿。

（賈童之說奇而法以此警人懦夫亦當有立志）

存春堂賞桂

去年賞桂醉緑筠。壹枝落落見天眞。今秋更喜得茂樹。千花或或樂存春。存春堂上人。好古古香自向幽人吐。我愧藏心難寫心。朗誦姚詩入蘭譜。

太平鼓歌

長安最喜太平鼓。正月同聲傳萬户。柄繞鋼環應北方。面張繭紙来東土。連擊坎坎自成音。相向蹲蹲還起舞。何須歌館始嬉春。共樂淳樸返三古。（題目甚小結語却大）

偶然吟卷三

博陵尹嘉銓亨山學

南徐鮑皐步江品選

近體

侍家大人讀韋詩

凉露微風薦爽時高齋桐葉咏秋思蘇州得句多澄澹此日趨庭願學詩自然入妙即傳蘇州之神

秋晚步經後園池上楊柳風多于于拂面因用周濂溪句得四首

楊柳風来面上吹乍凉天氣恰相宜經秋猶見風流態張緒何如年少時

西園吟望草迷離楊柳風来面上吹綠玉池塘秋水湛壹絲壹縷帶烟垂

秋来景物多佳致宋玉悲秋緣底事楊柳風来面上吹微凉習習清詩思

獨向園林攬夕霏詩情畫景似王維淪漣溪水蘋花淨楊柳風来面上吹蕭疎明月下細膩晚風前行間彷彿遇之

贈鮑步江

響吐噌吰萬石鐘問天搔首最高峰由来詞賦稱南國逸藻雲浮陸士龍

贈宋丈

桐軒讌坐酒闌時凉月繽紛滿桂枝好共襄陽楊處士清秋白夜染烏絲清華蕭散漁洋得意之篇

廣陵署齋偶同諸君茗戰步江口占壹絶有肯為野人消肺熱何妨公子更調冰句次韻答之

李白萬言應莫敵盧仝七椀舊稱能詩成重把新茶試水國輕寒未鑿氷

疊韵酬步江

笑我未堪更僕數逢君敢道不相能低頭詩句輸東野萬壑清寒壹片氷胸有千卷筆無點塵于此見之

楊共北次韵見和再疊前韵奉答兼呈步江

幽燕奇士余何敢吴楚詞人爾擅能来日共乘江上興銀濤八月瀉寒氷古氣清才雅懷深致屈主自然横琴對張寒瘦人見之却走

和馬臬本原韵

凌雲妙句繭絲抽相識如封萬戶侯借問三唐誰得似柳州風格與蘇州

啼聲敢道鳳麟胎根蔕深知有俗埃自是先生多器愛爭云孔氏送将來

騷壇揚馬擅雄師攀得瓊枝傍桂枝染翰龍賓傳晉法織辭魚網補清時

丰標雅雅性魚魚繡段投來郤吝除君患才多余患少邯鄲學步咲何如（尉古無迹）

乙夘夏治裝赴試遊董園得古枝纍纍十三子蔣省齋先生云應是董公神默相天人三策報揄元奉謝壹首

偶然吟

南枝近托董公園綠葉陰濃子便蕃自役好風時雨力敢誇紅杏日爲暄

都中見盆桂

芳本誰移自遠方江南冀北飽清光秋風吹送雲中子夜露分霑月裏香（崢嶸清壯）

邸舍十思

余隨任南國應試都門夏五登程秋深報捷思親懷舊情見乎詞

含飴愛養幾多年努力雲程欲着鞭鶴髮承歡知日

永暫經北地望南天

曉鐘迴夢客心驚遊子孤踪寄北平彌望雲山千里隔慎旃提耳最分明（眞摯婉曲讀之油然而心生）

燭盡三條徹棘圍青雲路上碧塵飛手中線密縫衣處四月遊兒計日歸（至性深衷）

飛白曾經試硬黃軒名愛日好推詳遙從京邑臨風望羨爾斑衣獨上堂（三弟好作雙鈎以愛日榜其齋）

曉覺中宵口自哦窺窓完月轉銀河雁聲未度鐘猶寂祇是離情惹夢多

偶然吟

古貌堂堂稱古心春風化雨澤何深成連不見山川濶惆悵絲桐凄慕音（謂已山師）

冲和氣味久薰蒸手札三通錫百朋讀罷永懷肫厚意西山當眼碧層層（謂蔣丈省齋）

南州佳士最知名落紙千言倚馬成懷袖清風每披拂壹番諷咏壹番情（謂鮑步江）

高山流水莫知津朗月清風意自親三尺橫床間不理別來瑤席滿芳塵

讀書未解得心難萬卷牙籤任意攤行筍便便慚武

庫可曾隻字入毫端

周白民云十章至性至情宛轉紙上濯濯如新月柳而書卷之氣細縕毫楮令人可興可觀名作也

寄楊共北

院落涼秋八月時共吟桐葉坐題詩養苔調鶴渾閑事近日園中付阿誰　幽懷遠性如玉溪生

新城道中

楊柳蕭蕭四向垂林間殘月冷風吹雙輪凌曉橋西度踈雨如塵點薄帷

趙北口

衍[illegible]橋上駐征鞭碧水漫湧合遠天彷彿江南[illegible]北聞歌不見採菱船　冷雋語可以悟遠

任邱道中

野綠平鋪接海隅長虹壹道駕天孤路危雨滑人行少遠客丁寧戒僕夫　秋山行旅圖無此真妙

望景州塔

平疇歷歷水田田遥見浮圖插碧天曾在定州城下過東西對峙獨名傳　語外無限深慨

德州曉度

涼露微霜下德州風來水面迥含秋傍人渡口遥相待送爾征途各自求　清遠之筆經術之言非莊非謔善於活句

董子故里

雲寒樹老隱孤村董子帷空故蹟存千載有人頻駐馬三年兹地不窺園　山川如畫用古恰好

開山廟道中

石齒嶙峋匠斧工開山許我入山中直高數仞亭亭立迴拱層巒得得雄

泰安道中十憶

[illegible]壬子秋試途經泰山嘗登其巔略覽勝概今以賁　諸南馳未敢重尋舊遊徘徊王路望景增懷偶成十絕至其古蹟之夥如御帳坪無字碑諸勝人多稱焉余實息息未領其趣惟即目前之景身歷之況依然如昨故所識在此

憶跨山巔望海東為摩雙眼辨蒞蘢鰲來祇許兒孫列妄擬爭高向碧空　壯而密

憶向樞門瞰畫梁錦帷翠羽繫明璫重來隱隱流光

現卻遺飛雲蓋上方 日光王照

憶上紅門暗禱神三天坊內立逡巡望中草木仍岑蔚添取秋容又壹新

憶傍巖阿憩草庵山蔬野蔌自為甘雲腰紺殿揚鞭指恍聽瑯璫出翠嵐 清高深穩

憶就厓巔暫息勞青山相對響松濤臨風取次披襟坐足蘜應憐氣剧豪

憶同賈勇上山人 與趙同遊 笑指巖巖拾級頻壹線黃疆雲霧裏流連渾忘腐儒身 轉見豪宕

憶逢勝地愛勾留滿耳風濤聒未休壁立萬困流碎玉隆隆殷入萬山秋

憶攀鐵綆步天門下視崚嶒足欲蹲從此山遊攜大膽尋常蘿蔦不堪捫

憶拜階墀聖像尊何年建祀古雲根高山景仰情方切幾點寒鴉暝色昏

憶昔迴旋十八盤于今祇向白雲看蕩平信馬尋詩句不唱當年行路難

十憶標格明秀辭采芬腴既工形似之言又長情理之說名山大川所以賸發者多矣

沂水晚行

曉霧寒沙沂水連深秋迥異暮春天當年憶策青驄度細雨霏霏吹柳綿

沂水道中

聞雞推枕就長途初日山亭照畫圖壹路析聲鳴不絕抱關加意送征夫

郯城道中見柿

零露味分天上旨經霜紅肱日中鮮由來橘柚稱南國北柿風華自可憐 雄秀之氣出於自然

水晶湖

平湖延望海天寬壹線長途最渺漫瘠土不聞多玉粒何人卻把水晶看

舟抵維揚即目賦秋盡江南草未凋

燕南冀北晚秋涼萬木蕭森向夕陽爭似蕪城風景好青青河畔不曾霜

咏鶴

濶步高瞻唳白雲瑤臺鸞鳳待成羣寒雞夜夜鳴咿喔爭得壹聲天上聞 高朗振邁直接中唐

咏史

四十萬言書上聞。逢占射覆舊紛紛。偏能辟戟排英主。謾說詼諧賜細君

西遊共識棄繻生。壯節凌雲更請纓。不是附湯誇善詰。終童辨博自錚錚

恠底单于問用賢。白頭翁使訟君前。漢廷雅重車丞相。當軸容身十二年

隋室知人有侍郎。房為國器杜為梁。才逢大業偏無用。謀斷空留相李唐

封侯記室正昂霄。奉國收才致幕僚。社稷功高誰第壹。任將刀筆目房喬（元齡字喬）

喜怒無私信莅官。舞文納賄不同看。更聞持法誅良馬。地下團人感柳寬（公綽字寬）

九鎮承家柳諭蒙。父傳風矩母九熊。寧誇萬卷藏三本。手自鈔書筆更工

誰謫劉郎二十年。看花兩度戲成篇。兎葵燕麥搖春去。勝有詩豪晚節傳

清華茂實絕似新城讀史諸篇

和楊共北牡丹原韵

藝苑春開第壹花。含丹照碧爛如霞。爭云富貴由生就。誰識風情冠物華。卯酒偏憐欄對倚。天香正恐幕難遮。殷勤為謝東君意。占盡春光未是誇

顧盼英偉吐納風流蓬萊文章建安骨惟其有之

送劉繼梅旋里

意氣陶陶尚樸真。春風秋水淡交人。雞窓聚首成良友。蘭室同心附德鄰。王粲樓頭懷故國。老萊堂上省慈親。晴江花柳難為別。許執吟鞭步後塵

海棠

花明綺檻照迴廊。日暖蘭臺特地芳。西子舞餘朝辮袖。楊妃睡足晚凝粧。人間濃艷爭誇色。海外清芬別有香。著得緋衣春未老。還教魏紫殿餘光

朝霞離水芙蕖試風五六超超足稱逸麗

次步江見贈原韵

隋堤楊柳晚風前。話別情深正少年。古意長留青玉案。清詞遠送木蘭船。三秋雨過雲粘樹。萬頃波澄水接天。綠野紅橋心共遠。高吟自對太微仙

萬詞迫暎登意迴舒是元相得意佳句周白民云玉磬聲徹金鈴箇箇圓

恭和家大人登朝陽樓韻

大臣視遠裕高明。傑閣馮登俯衆城。盛世同風新議禮。時修四禮期于簡約易行壯夫努力正銷兵。喧呼不禁歡聲合。調燮應看瑞氣生。常願讀書師范氏。侍依文正樂承平。

宏潤渾成略無矜才使氣自爾風度奕奕蓋宗廟之偉製家庭之和響也周白民云氣格追開寶上

次趙再白登朝陽樓原韻兼酬步江

壯志長懷歷九州。登臨莫漫惜淹留。憑欄遠豁江天目。乘槎聊吟月午樓。石髮雲牙添[illegible]韻。桐孫桂父動清秋。孤高此日逢顏謝。權酒三觥見沈約集送玉鉤。

次鮑步江見懷原韻

論文千古或開予。風雨瀟瀟尺素書。丁卯集成存別業。事見許渾毛韓傳在足幽居。步江時校詩傳雲留寺頂山無蒂。月湧江心水可漁。高浪駕天聞嗣響。清吟消暑意如如。言托性情神翔寥廓

和鮑步江見寄海門集原韻

黃河汗漫日華留。入洛詩篇掩四緱。見陸士衡賦德須望。海。

心。知鵬北徙。停雲目逐雁南遊。江干近接茱萸幕步江在揚鄴下空傳玳瑁樓。余侍養豫州壹片宮商聞雅奏。梁園草木盡驚秋。

李杜文章世所尊。琳瑯金薤更便蕃。清蕖出水明瓜步。儁鶻翻雲向海門。自是夫君偏感遇。相逢國士倍知恩。金焦風月誰為主。嘯咏常餘象外言。

江天依舊豁洪溟。桂館生花露欲零。千首詩題張祜宅。壹篇賦續子雲亭。集中有白鳳賦鴻詞屢促徵君駕。獨行猶懸處士星。家大人以鴻博薦君辭以疾顧撫軍張齊學俱馳檄守令敦趣應試卒不赴

錯采縷金傷篆刻。盤空自見海東青。

海上金鰲拂釣竿。長風巨浪霧中看。懷書莫試秦關險。對酒還疑蜀道難。七發聲華餘故里。五噫感慨過長安。頻年未得王陽位。何日為彈貢禹冠。

神姿高澈體勢宏深崧高之秀上薄青冥龍門之派壹瀉千里至其宣藻摛華豪麗沉鬱兩間異色絕艷如碎開燭天明月照夜石尉珊瑚皆下乘也周白民云豪壯沉鬱杜少陵今見替人

秋日懸清光 限江字五言八韻

朗曜澄天宇。晶瑩燦帝邦。高明懸有象。麗正照無雙。上苑涼飔起。中林暑氣降。秋陽調玉燭。爝火淡

銀釭羲馭隨雕輦，皂飛近畫艭。光凝承露掌，瑞繞御
風幢。曙色浮丹闕，清暉映瑣窗。葵心惟捧日，未敢
擢潘江。

雲垂嶽立，莊雅精深。方駕景龍，綽有餘裕。

既雨晴亦佳

雨霽朝披爽，晴暉夕照佳。甘霖滋禹甸，化日麗堯階。
蕉葉聲初靜，桐陰樂與偕。彤雲歸疊岫，湛露接層崖。
帶潤金莖擢，迎涼玉樹排。嵐峰添積翠，瑞草發新荄。
優渥欣陽煦，涵濡泳聖涯。宜年占有慶，四野兆情諧。

天思藻逸，經術尤深，故當謝客齋，驂燕公却步。

恭和

御製覽舊書懷元韻

紫微光與五星連，天祿人文正蔚然。稽古瑤函懷舊
業，揮毫玉楮製新篇。雲垂
睿藻含元氣，風被皇
州散瑞烟。幸覩重華歌復旦，鷄鳴珥筆莫高眠。

芝檢芸編架上連，
宸衷好古興悠然。恩流解阜
中天日，慶洽升恒宵雅篇。金管抒懷飛翰藻，玉堂屬
和潤雲烟。清時不羨華胥樂，萬國薰風自在眠。

端而栗，雅以則，壹結尤見風度。周白民云：盛唐人應制詩。

李貞叔書室落成，杜素存、劉雲翔、王鵠人、徐宣
子諸友咸集，即事賦贈二十韻

偃史家聲舊，庭餘漢市槐。青蓮攀華嶽，紫氣接中台。
人鏡逢天姥，文芒徹斗魁。有風隨玉樹，無地濯金罍。
室傍幽蘭築，牕臨霽月開。烏絲工體製，白紵出心裁。
筆射珊瑚架，香浮錦繡堆。寶光騰屬鹿，逸韻聽奔雷。
屐倒潛夫過，床懸孺子來。劉郎探藥裏，杜老乞桃栽。
雅雅留譚宴，亭亭任溯洄。友生咸樂矣，我意獨悠哉。

望古懷麟閣，披襟詠鳳臺。騷壇推屈宋，詞客屬鄒枚。
志在論青史，心同醉綠醅。龍門誰御李，雪嶺漫尋梅。
北海羣英聚，西崑衆妙該。相期華國選，莫負挾天才。
二酉圖書富，三冬歲月催。寒宵難共語，杏苑待春回。

舂容大雅，光射斗牛，氣蒸雲夢。

鮑步江入都，枉顧，喜賦八韻

舉舉江南子，來來日欲曛。空天散淅瀝，舊雨氣氤氳。
北轍晨星聚，西牕午夜分。三秋疑入夢，千里樂同羣。
坐對遊燕草，還披入洛文。海門吹白雪，冀野動黃雲。

玉柱穿雲軾金臺自冠軍允懷舟楫志好奉 聖明
君 逸氣凌秋高情入漢蒼然渊然

次韵贈步江

松菊依依晚翠深風牕夜雨聚朋簪詩多逸氣推徐
幹史有良才属謝沈寥廓江天鴻鵠志迴翔魏闕鳳
凰心霜花十月漁陽道壹劍縱橫自古今 亮節深情近方大復

送步江至保定道中疊韵

雲寒草色曉霜深楊柳蕭蕭拂短簪賀監應憐多磊
落君平底事卜升沉西山過雨千重碧北雁衝風萬

里愁二十年来愁路永車馳馬驟莫如今 三四典切北雁衝風非少陵不能道

奉酬王仲宣見過之作仍疊前韵二首

虛窓坐對息深深勝友何須羨瑇簪尹喜承家多燕
喜王沈玩世少浮沈 見晉書文苑傳 吟松好結尋梅伴拜石
長懷錯玉心郢澗經年重晤語聯床榷古更揚今

車馬雍容意度深詩標香草出瑶簪 見劍南集 青萍舞雪
天花落瑞獸噴烟海水沈泛酒同敲迴錦字 是日與運翔集字成
觀濤共寫釣鰲心論交世講情偏切風雨雞鳴
律

願嗣今 濬宕之中時逢壯采清詞轉而不窮偉義出而卓立

恭和家大人閱王劉二生詩感示嘉銓原韵

雪霽風吟舊柏臺庭餘愛日凍雲開鄴侯排架牙籤
滿韋相傳経玉案堆驥子聞詩交有道冬郎屬句耦
無猜歲寒自足陽春意筠竹梅花繞砌栽 五六蒼雅

再疊前韵贈王仲宣劉運翔

清規遠鏡照靈臺曉日芙蕖帶露開相遇仲宣歡倒
屣無勞子政歎魁堆虬松未許蚍蜉撼雛鳳從教燕
雀猜巖桂有詩槐有賦殷勤共向紫雲栽 秀采遒明使事渾脫

恭和家大人排悶原韵

海雲江樹雨中漚吳楚曾隨汗漫遊棠蔭萬山 襄陽山名
風滿袖梅開東閣 廣陵舊蹟 月當頭馳驅早辨王陽路嘯
咏還登庾亮樓午夜横経聞肄雅菁莪樂育寫楊舟
通首雅鍊

過杜道周先生館舍

通德門高絳帳開光芒萬丈杜陵才人逢舊雨黃花
地酒醉中山碧玉杯滿院清風排闥入幾叢芳桂近
雲栽寒宵頻剪西牕燭薰影参差送月来

甲子春同人即席分韵得朝字

應有元音作。鉛華洗六朝。大句初度甲。正樂已聞韶。

時設樂部大臣更定樂章

日近賓三物。雲多傍九霄。官梅東閣興。先得惠風調。

元氣淋漓是浣花五律神化處

詠早梅

芳意淩寒發。含英叶令辰。長同高士卧。未許衆花隣。色與香殊絶。清兼瘦有神。壹枝傳信早。從此物皆春。

周白民云詠物神品

家大人說杜詩恭紀二章

老去傳詩律。秋高萬籟清。聖乎兼衆體。史也異繁聲。向日依夔府。瞻雲接鳳城。長留敦厚意。不盡玉溪生。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杜少陵之所以絶千古也全集大旨提要鈎元非熟複灼見難得解人

素抱尊伊呂。長懷遺興中。思君情自至。贈友語偏工。歷歷黄初派。泱泱正始風。已聞宗武輩。家法媿心蓬。

大人氣象大人襟懷具見於此妙在仍是說杜詩法密情深意到詞達此非無本之學所能知也

次王清謝惠杜詩原韵

喜贈驚人語。如逢劍切泥。吟風旋夢蝶。舞夜動聞雞。筆落雲生岫。襟開月滿溪。嘉川留遠韵。雨過杜陵西。

贈白任若

客路輕千里。男兒志四方。學顔曾負笈。御李更循墻。風雨交情古。醇醪意味長。頻經揚子宅。屢過鄭公鄉。雪擁三關白。雲連五壘黄。冷吟鞭落月。獨舞劍迎霜。未老香山社。還聞遺直坊。名才爭染翰。逸致愛流觴。我自依蘭砌。君來問草堂。舊聞談日下。笑傲不成章。

生春四首

正月廿日。讌集東園。遥望春郊。樹連平野。心遠地偏。具見乾坤生意。即景賦元微之句。得

春字四韵。

春生梅援中

芳情驚小院。綵萼點洪鈞。北陸雲含凍。南枝日綻新。和羹終有味。卧雪早無塵。得地培東閣。開張萬木春。

六際真人山中宰相

春生柳眼中

不識芳菲節。園中見麴塵。垂青將送遠。染汁欲傳神。碧玉粧初媚。黄金色未匀。何當依漢苑。獨近九重春。

春生漫雪中

同雲寒氣歛。六出入年新。猶作瓊華舞。誰憐玉樹親。輕盈飄白紵。霡霂靜紅塵。普被昭蘇澤。羣遊淡蕩春。

春生濛雨中

風送陽和至。霏微淨綠蘋。非烟雲漠漠。疑霧水鱗鱗。謝草牽絲細。潘花裛露勻。為霖初濟日。萬物盡知春。

周白民云四首俊逸清新奄有庾鮑

集字廻文

心同素水映氷壺。閣望高山遠樹無。林杏度霞浮濯錦。野蘭霏雨滴明珠。琴清曉韵蟬分露。雀引羣棲鳳遶梧。吟細近窻圍石榻。尋幽愛靜夕添鑪。鏤金錯采巧極天工

奉和高制府奉使豫章偕同官登滕王閣元韵

星軺曉動豫章秋。乘興還登帝子樓。檻外雲開千里迥。日邊風正壹帆收。斷金錯玉成良友。範水模山紀勝遊。名伯循行南國後。棠蔭早已遍江洲。

晃旒秀發旌旆飛揚洗盡應酬板重陋習

奉和高冢宰留別保陽諸子元韵

台星朗朗照燕南。獨坐曾無衾影慚。特晉天官經地理。公奉新命仍察水利　羣依露冕望雲驂。三年徧德風何穆。

六月為霖雨倍甘。公瀕行禱雨　藻鑑高懸頻啓事。山公雅量晉清談。

數載賢勞未拂塵。夔龍強健定中身。六卿坐論崇三大。公兼太保　百揆揚休總四鄰。讓德由来傳帝世。推賢幾許見今人。公抗疏讓于来宗伯　絳紗久暎洪鑪雪。下士難名愧俊民。高卓語都有原本所謂黜竄堯典舜典字也

高冢宰贈言有述仍疊前韵

學海茫茫定指南。千秋大業更何慚。平情可試羹翻婢。劉寬事　守口從知僕柎驂。見國語　敬畏常存途化險。柔

嘉維則節成甘。楓山自得無窮味。滿座春風狹劇談。楓山章氏名懋事見理學宗傳

又聞講易靜頤塵。小學淵源敬爾身。自是包蒙開聖域。誰知受福應西鄰。公謂小學與周易相通作聖之功載福之基俱卜于此　明倫正位爻成列。立教隨時象在人。此日皐比傳道脉。後先長憶覺天民。

詞運理而參神氣凌雲而含粹張蕪山云鱗鶯之色淵嶽之心

聞程明府量移盧龍用高冢宰留別原韵為贈

晉城卓蹟著畿南。盛世循良信不慙。官閣自懸高士

榻草堂頻駐使君驂千章舊蔭棠無拜萬井新開稼作甘父老攀轅爭借冦遍聞巷語共街談

釜中魚與甑中塵坐冷琴堂月滿身博陸頻年依衆母龍山千里望芳鄰栽花謾數河陽景飛鳥還驚鄴縣人自昔傳家尊保障親承雅化憶先民 周白民云麗句清詞鏗鏘金石

和程明府疊韻述懷

觀濤十載賦江南才謝春華落筆慙漫對金樽敲玉柱爭將竹馬易桃驂書成有體肥薰瘦吟到無心苦

亦甘抱膝雞鳴風雨夜溯洄伊洛聽名談

日近鄉關宕麴塵錦囊羸馬舊隨身輞川最愛王摩詰鳳詔空懷賈幼鄰百代詩書尋尚友幾番花鳥弄歸人文翁造士儀型在野處應須作秀民 器朗神雋灼然王舉

乙丑八月奉訪杜素存館舍同人即事分賦用少陵秋興八首原韵 得其三

清光長憶謝元暉落落晨星望少微鹿洞應無鴻鵠至梧秋自許鳳皇飛雲連北闕書堪上地近南陔養莫違佳句半因常作客杜陵何事羨輕肥 勸忠勸孝句無虛發

三弟初作律詩頗露奇氣家大人有凌雲面壁之訓長句恭紀

吉甫家傳肆好風憲邦曾侍大江東三郎不少凌雲氣十載須加面壁功堂構宏開依日月壎篪雅奏入鴻濛竹竿蘭彈聞新咏明鏡從知照許公 五六宏麗

贈鍾子能

風雨蕭蕭萬態殊喬松獨秀起平蕪晞顏學本先民共御李心知後輩無八代文章分衆好三千禮樂萃吾徒西園莫羨佳公子北海常尊大丈夫坐對雕蟲

[illegible]行吟相鼠月同孤交情古[illegible]金石十卷鈔鈞照玉壺 子能率其徒五人手錄禮記章句見贈凡十卷計四十萬言有奇

和程明府題同人詩後元韵

東閣攤書泛玉英漢家循吏首王成風行野草披詩草雨灑秋聲助友聲日下聯吟初學步雲間作賦舊知名絃歌到處烝髦士倚馬登龍樂事并

時興菴新齋落成

結廬人境絕塵埃小閣山廚次第開不尚高明防鬼瞰惟勤灑掃待朋來新花種種留青眼舊雨時時點

綠醅慢捲東窓雲欲入層樓咫尺近星魁（經發蒸愷悌風流）

和李貞叔中秋見寄原韻

月逗雲羅吉士秋清光杳靄露華浮劉晨靜對三株樹王粲還登四望樓水鏡同看天下小冰輪獨照戶庭悠西山携得驚人句片紙飛来玉屑稠（五六高邁真驚人語）

次祝方来韻

琥珀光流玳瑁筵清風賦頌小山篇高齋畫馬羣空冀別館隆師客就燕桂發千秋還禺鼎鴻飛萬里故翩翩劇憐雅韻留清賞更吐江花拂醉鞭

九秋望日程明府招飲即事賦呈長句二十韻

玉山朗朗畫高瞻才子神君二美兼標格凌霄松偃蓋菁華拔地筍抽尖清閒舍喜官同寺風雅壇尊洛與濂鳥影頻看河上宰民心早慰邑中黔琴鳴綠綺堂俱靜鑪燼檀沉手自添為有循良稱父母更無游俠擅閭閻襟期浩落猷彌壯德慧通明智愈恬常避軟塵惟廩廩每逢佳士亦謙謙調高[illegible]雪愁難和語妙天花笑欲拈坐列四筵嘗雀舌人遊九館問羊髯銀壺散點隆隆鼓水調新翻昔昔鹽得句曾聞詩律

細嚼杯不覺酒兵嚴寒宵剪燭風生掖古樹當窓月挂檐元凱橫經親絳帳（杜素存在座）太丘駐馬聚星簾（謂陳宜興）菊英共戴金暉麗蘭蕊偏驚玉露霑自揣鴻詞非郭璞誰傳彩筆寄江淹車驅燕趙憑忠信船泊秦淮愧孝廉豹隱終朝隨虎變龍驤何日起蛟潛追陪南阮留青睞輾轉東坡付黑甜感槩為公歌既醉長言應許大炎炎（思沉體贍氣振采飛可云前無古人）

和程明府雪中偶成元韻二首

天幕低空接渺漫冰窓獨倚凍雲看攤書足映三冬夜斲管渾疑壹掬寒玉馬衝風騰北陸銀河剪水度桑乾野橋如許添詩思還逐飛霙子細餐

晻靄清光氣耀熻高齋抱素挹繽紛烹茶有味閒中得拂檻無聲靜後聞不為尋梅忘宿麥還因卧雪致青雲憂民好士心殷切大雅扶輪更不分

雨後郊望呈程明府

濕雲初過草成茵四野風清萬斛塵南畝普霑郇伯雨西華曾積戴封薪（歲旱以公虔禱乃雨）勸農有訓聞君子學稼無功愧小人繞郭依依凝湛露千條碧柳里中新

公種柳千株蔽芾城外

程明府見和新詩兼惠松箋仍用前韵賦謝

珠聯雅什韵翻新。風送葵香月趁人。獨起鳳樓堪唾玉。多栽魚網欲傳薪。夜來聽雨添詩夢。春去聞鶯遠俗塵。握管低徊輸錦字。空憐五色照花茵。三四追琢西崐麗句

奉侍家大人之任江蘇啓弟送別途次口占

王路追隨問寢興。驅車杖策度河氷。雲寒馬頰連瀛海。雪霽郎山照博陵。遠道嗟予懷寀線。克家有子記從繩。共承庭訓還相勗。折柳長橋日欲升。逸氣直槩壯采相扶

張燕山云雲寒雪霽文士之雄風寀線從繩風人之奥旨讀者應知所取重

登嵩山

小憩塵勞對畫屏。攝衣拾級入雲亭。遙峯萬仞連天碧。古柏千章向我青。泰岳高瞻心自下。徂徠近接氣通靈。靜觀不盡登臨興。班馬蕭蕭未許停。滔滔莽莽律體大家

泰山道中

壹別名山十五年。重遊不敢問虧天。班超破浪應投筆。祖逖聞雞欲著鞭。風靜松濤還落落。霜清石齒故拳拳。憑高漫詡添奇氣。長嘯雲開白日懸

謁羊公祠祠在新泰縣之羊流店公故里也

山盤水折到平陽。古店流傳太傅羊。瞻拜祗今留綬帶。低徊向晚立中唐。勲名卓越稱南國。魂魄依稀戀故鄉。七尺鬚眉應不朽。泪痕墮處憶荊襄。

蒙陰道中

羣依泰岱起千巒。盡日征車攬轡看。峻嶺北来方嶽嶽。連固南下路漫漫。伏牛歷碌雲根老。遠樹低徽碧落寬。入望東蒙山色好。小陽春過不知寒。振羽沈宮

沂州道中

高吟梁甫過齊疆。漫憶瑯琊大道王。字愛右軍誰似晉。名傳孝子尚呼祥。三冬日照蘭山暮。千里風搖沂水長。歷遍崎嶇南土近。褰帷信馬入周行。本色道地

維揚舟次

萸灣風景最相親。曾此三遷五度春。兩岸樓臺迎使節。滿街兒女識行人。官梅得句留東閣。隄柳含情動北鄰。廿四橋頭堪望遠。二分明月又重新。風味蘊藉

登金山呈步江

曩讀步江金山四詩。愛其奇特。既得縱觀勝

蹟益為擊節歎賞而眼前有景不復能道矣
洎歸步江巳在舟中曰吾為山靈索句不容
空過也作此塞責

浩蕩乾坤片玉浮十年悵望此從遊日珠湧出龍堂
曉霜練澄空鶻嶺秋對峙有情常北顧廻瀾底事尚
東流登高莫作驚人語早許叅軍在上頭

名山高唱鼇擲鯨呿俯仰古今别深寄託
周白民云高情壯采不作盛唐以下語

謁巳山先生

[illegible]說松堅道貌尊水雲深處老乾坤堂高竹里新陰
茂月印方塘舊澤存在昔横經依馬帳于今點雪云
程門廣川自得名園樂大業千秋裕後昆

巳山先生文品人品高不可攀竹里草堂識者比
之武陵源贈聯云山中宰相無官守天上神仙有
子孫真名教樂地也
讀此詩如見其盛

江陰

江陰道上似山陰應接時時愜素心宛轉輕帆隨水
曲參差修竹共雲深緇衣獨見風華地茂樹應藏翰
墨林競秀爭流凡幾輩好依人鏡發高吟

采深韵逸發爲露奇蓋由經史
鎔栽而出非僅聲律之工已也

乙亥秋日讀東軒先生遺詩追和原韵

東軒先生遺札云乾隆十八年嘉平既望徐
揚工竣予還清江寓所接到亡友尹健餘先
生伯子手書并健餘劄記壹冊讀之淚流不
止慟且失聲乃研朱加圈猶冀他日與伯子
重逢相與細講也隨筆口占云呵凍研朱尚
未濃琅函再啓到殘冬故人他日重携手遮
莫東軒隔世逢讀之愴然追和四首

廿載交情淡愈濃論文夜雪憶三冬西窗得句頻擢
淚舊雨傷心夢裡逢
秋老雲寒露氣濃霜華冉冉近初冬潛心細玩丹黄
處惆悵音徽不再逢
世味悠然道味濃何須旨蓄御嚴冬克家有子傳遺
訓舊學新知次第逢
松柏同凋翠葉濃悲風切切玉丁東千秋絶業心源
契執友今應地下逢

偶然吟卷四

博陵尹嘉銓亨山學
南徐鮑皐步江品選

近體

送呂少宗伯歸養

乾隆十有七年冬少宗伯以父母八旬同慶陳情歸養余叨世講目覩殊榮念我先君得請養親實為大臣創舉素與公有國士之知同遂白華之願倍深感慕用紀長篇

三復南陔識所循鸞章欣共綵衣新陳情惟願先歸里孺慕從知合引身冀北羣空追哲匠容臺書笏重名臣祇緣錫類推 皇澤敢為投閒遠 帝塵久矣罷鐘崇祿養依然菽水樂天真箕裘媿未承先志衣鉢傳來証夙因

和宋蒙泉太史假歸留別原韵

鵬程北徙鶴南歸漫道傳經心事違 鳳詔承恩香篆結蘭臯惜別墨花飛三秋菊色留清淺十月霜花度翠微亦有高堂垂白髮羨君萊舞鎮依依

丁丑之秋七月既望蔡員外庭實招諸同寮讌集陶然亭鄂員外怡雲即席首唱二絶次韵

奉和

萬樹晴光壹片心風来月榭欲披襟劇憐草色連雲碧坐對西山日影侵

常慚巖瘦與郊寒聯步登樓放眼寛祇有西林傳雅什更無白雪壓朱欄

再疊前韵奉謝蔡員外

五載京華抱素心憑髙此日豁塵襟滿庭秋色饒餘潤幾度清風帯雨侵

笑指瑶臺近廣寒牙籤到處酒盃寛陶然既醉中郎意猶愛餘霞照曲欄

八月朔日偕鄂員外直夜西曹三疊前韵抒懷

少陵偏繫暮雲心尊酒論文滌素襟雖誦秋風辭未已蕭蕭勝氣欲相侵（鄂公以文選讀本見示）

星臨九棘正芒寒落落空庭雨露寛剪燭西窓忘漏永悠然陶菊醉雕欄（是夜預訂重陽之約）

八月三日奉送漳浦公歸養自郊外回過萬柳

堂有感四疊前韵咏懷

鴻雁南飛寄遠心。蒼郊送别露沾襟。四筵謾誦陳情表。華髮先驚歲月侵。

歸去長吟緑綺寒。重登傑閣水雲寛。堂高萬柳今何在。不盡秋聲獨倚欄。

八月八日長孫彌月太夫人遣使賜果五疊前韵寄懷

年年望切老萊心。竹報平安暢遠襟。好是生孫逢勝日。清光長愛月華侵。

蘭陔當秋浥露寒。放懷半野（郎舍亭名）覺天寛。含飴向日頻回首。倚遍南樓十二欄。

秋日小飲清虛齋值海棠花開和鄂怡雲原韵

蚤擅春華選。秋深更逸羣。無香偏伴桂。有色自留雲。入座心先醉。臨風酒欲醺。苦吟憐杜甫。屬和費辛勤。

信天廬賞菊

九月中浣。信天廬招飲賞菊。五色環列。皆洋種也。予謂淵明所愛。殊不在此。言念蒿廬口占二絶

何處移來避曉霜。星羅雲布簇華堂。啣杯取次相欣賞。秋老爭誇晚節香。

翠葉青柯耀紫莖。奇葩百種盡題名。陶籬本色留寒艷。却愛吾廬向晩榮。

九月廿日黄亭小集賞菊口占

重陽已過菊猶新。把酒相看意倍親。最喜黄亭清興好。秋光垂老愈精神。

椒園尋菊口占

椒園有菊盈室。爭吐晚香。辟間題云。人如其淡。友必于端。具見逸情雲上。李君唐園亟稱之。公餘走訪。因爲轉語留贈。

故鄉老圃已忘言。終日勞勞車馬喧。十載京華尋古道。唐園結契與椒園。

令君愛菊見天真。晩節香增色色新。自問生平甘淡泊。可堪取友附端人。

和儲璞存原韵

江雲六載隔風儀。日下相逢話舊時。最喜文章清更老。名家矩矱繼吾師。

雙闕由來愛鳳儀羽毛豐滿奮清時看花此日翻新樣不薄今人自得師

奉和海昌師相留別原韻

學海茫范辨紫瀾霞明柰谷欲流丹斗山重望斯為盛魚水交歡古亦難春入碧桃饒夏屋冬懸愛日照秋官登龍十載慚愚魯法語常留子細看

公著有日新録見命嘉等公書所見日凡壹則半月為期雜集是正云

再疊前韻述訓抒懷

百川東下障迴瀾傳道誰成九轉丹北鄙曾聞知德鮮南金環顧得人難高軒月霽臨茶戶臥閣風清宴橘官晚節偏承新雨露蒼松長向五雲看

勵衣園日通首壹氣渾成得盛唐風格

和金志達留別原韻

蘭譜論交二十春西曹共事倍相親白雲亭上嚶鳴遠綠野堂中燕笑頻歸去秋高臨月午言旋日永度花晨行吟最喜椿萱茂南望江天曙色新

和沈芝園留別原韻

千里看鴻舉九皋待雀歸長吟花解語芝園有竹蘭荷菊四詠待

世對酌月流輝去去兼三善勞勞悔百非論文經七載折柳悵郊畿

再疊前韻書懷

人言林下樂誰向五雲歸綠野堂惟古香山社有輝多君能嗣美愧我未知非寄語姚蘆涇同遊白石畿

庚辰元日 賜宴恭紀

彤雲藹藹麗朝暉玉粢重重傍紫微列舞咸池風自遠升歌大武鳳初飛羣瞻舜日承 恩溥共醉堯尊侍宴歸何幸雁行同燕喜相將 御膳奉慈闈

移無近態結語尤警

自題小照

丹青底事點朝衣獨坐忘形愛息機兼領三司難補拙行年五十詎知非尊開北海臨清淺簾捲西山接翠微娱綵萱堂方晝永勉將寸草報春暉雅練流逸情景相副

渢渢如琴瑟之和聲

李孝廉見過述及先公舊句即次原韻奉贈

華髮長思賦遂初秋高喜得見賢書故人有子膺鄉薦尊酒論文信起予

追随館舍憶兒童聞教當年戒自封世講於今還記取春風得意更雍容

再疊前韵贈李名卿

三十年前樂泰初南窓寄傲舊琴書舉杯漫道秋光老朽木何堪笑宰予

相[illegible]角[illegible]頭童[illegible]如享素封媿我退思難補過多君壯志為春容

緑筠書屋賞蘭

猗佩知時訪鄂君緑筠藹藹度清芬含香怪底兼三友花稱三友竹有節而嗇花梅有花而嗇葉松有葉而嗇香惟蘭兼有之 湛露由來傍五雲

坐久相忘臭味中開簾又覺浥香風寫心欲倩生花筆雅集蘭亭屬范公

再至緑筠書屋賞蘭仍用前韵書懷

三日来来見此君百莖擢秀吐靈芬花若有神香為知已發主人云然

劇憐宿雨凝甘露好對繁英酌容雲

數載蘭言志與同天香滿室自多風論文永夕還惆悵樽酒長懷十八公壽雪直日未同欣賞

八月既望六有丝小集得歡字

虛齋暹勝友容膝得心安雨過遥峯迥雲開小閣寬范張曾剋日朱陸恰同觀共喜清風穆嚶鳴鳥亦歡字字雅切

重陽小集東齋並登嘯閣筠亭太史首唱二律次韵奉和兼呈守齋中儀三圃容曹

九日登高望後先雲歸遠岫列窓前含毫自覺臨風邈放眼渾忘坐地偏未遇黃花添逸興却同碧柳結良緣門迎紫氣東来近雅喜朋尊酌日邊

[illegible]過中年已善忘凭欄凛凛挾風霜三秋對照鬚增白千載空傳鶴變蒼孫盛有文嘲落帽彥田展卷笑横床平反盡日無佳句寄語仙曹步玉堂

九月望日與君軒賞菊

西風幾度雁行分到處相親是此君秋色横窓花映竹清光滿目水連雲軒後有塘積水頗具汪洋大觀 淵明愛菊心原澹靈運臨池志不羣誰得箇中真意味高軒把酒細論文

乾隆辛巳欽承

封典宣讀　制詞恭紀四首

國恩疊沛教臣忠庭訓揚休可煦同丕著義方加禮秩永言仁術啓儒風秉圭自觚如瑋秀良梓爾貽燕棣隆最是不才忝異數晉階資政慰先公先公以原官吏部侍郎晉贈資政大夫

荻訓揚名徽紫宸寵光優渥賁榮綸　聖朝錫類褒賢母世德流馨暨小臣先祖母李太夫人于乾隆八年蒙　賜御製勅封褒稱賢母令　頒制誥復有名揚賢母之命裕後祇為清白吏從先特晉夫人母氏以先公原品晉封太夫人彤毫載播徽音暢八座重封翟新

十年旋進白雲亭瞻仰　天章煥日星　北闕敷恩先慎罰西曹贊政愧祥刑由來明允同嘉肺況有平反舊典型先公蒙　賜御製詩有每問幾平反句署歷爽鳩心懍懍　命中三又倍丁寧

緑窗華髮對如賓泊節相規三十春不為魚軒忘素履寧緣翟茀改荊巾榮褒自表從夫義慶典同霑逮下仁勉樹令儀泯記取溫溫始不愧恭人李恭人持家嚴肅故以溫惠勖之

冬晴小集存璞堂即事口占

論文此日足三冬霜氣初融瑞氣凝最喜同心存璞素任他繡虎與雕龍

吾鄉風味本平平忽遇騷人識割烹范公亟稱保定小割為佳品何事珍羞從俗尚清談竟日愛多晴

範鑑齋招飲見東壁古畫竹樹蒼然與窗外豆花相映喜得心跡雙清爰用溫庭筠句詠懷

桑竹參差映豆花紅紅白白翠交加停車忽遇田園疑是江南處士家

[illegible]滿壁隔窗紗桑竹參差映豆花寫意如生生意足相看不厭試新茶

飲醇自得知希貴蔡菽烹來偏有味桑竹參差映豆花薄言落實無多費

範鑑態態射晚霞漢時寶器信非誇素心却愛當前景桑竹參差映豆花

壬午初夏繫影軒賞海棠各賦長句

清和小集日初長取次臨風賦海棠鐵幹凌霄偏出色西偏壹株挺枝異常朱英倚玉更添香與白丁香同開品題漫恨遺

工部記牒須知有沈郎。（沈立作海棠記）最愛高軒同玩賞。都官雅韵繼中唐。（自中唐以還詠海棠者始多宋推都官鄭谷為最）

琴聲（得書字）

林香操縵掃庭除。綠綺含風帶雨餘。隺舞鸞翔聲穆穆。高山流水志如如。天真見處心花淨。塵念蕭然月影疎。壹曲絃歌堪理性。何勞讀盡五車書。

深巷吟和范衡洲原韵

對酒長懷淡蕩人。吟風寄顧兩眉顰。五都靜聽喧煤[illegible]逍遙閒借德鄰。（邸寓由漳州西館出入）樓向西山迎爽氣[illegible]岳碧栁隔紅塵。閒中愛讀書千卷。掃地焚香意味新。

深巷詩成白雪歌。含毫濡墨幾回磨。宦遊日下論交寡。才比雲閒舊患多。車轍常停安樂地。繭絲漫賦壽藏窩。西窓問字三冬足。却憶秋風挂辟蘿。

李文園曰君子之交淡如水君子之居陋而文宦途中得見雅人深致長覺心跡雙清

秋山

西山來爽氣。萬籟自然秋。樹色經霜老。嵐光向晚浮。清高偏枝地。蒼翠待尋幽。極目遥天淨。何時得壯遊。

送蔡庭實分巡南韶

在昔丁丑孟秋蔡庭實招飲陶然亭同人唱和雅集為章越今癸未分巡南韶又值秋初言念舊遊仍疊前韵述懷贈別携之行笥庶幾如見故人云爾

十載長安愜素心。雄風幾度快披襟。陶然亭畔留題處。自有紗籠雨莫侵。

建節南征露未寒。曹溪桂水海雲寬。臨岐不盡纏綿[illegible]目。清光照畫欄。

乾隆癸未十有二月蒙

恩觀察濟東請　訓之日獨對逾時備承

温諭恭紀二律

聖朝錫類自先臣。近輔馳驅便養親。移節汴梁追昔寵。寒帷齊魯荷　新綸。（臣父初撫粵東以母老陳情蒙改河南今臣先以貴州思南府揀選引見留部月餘遂拜　新命）重褒欲訓　天顏喜。（上諭汝祖母甚賢汝父曾一侍奉極孝臣奏乾隆八年蒙賜御製詩臣每伏讀惟恐有忝所生）八載訪萱齡　孝治神。（上諭臣母年逾七十特命迎養）還念素風依范氏。義田規畫徹楓宸。（上問臣父義田遺規臣奏資助族中煢獨及婚葬之用蒙）

諭汝父總仿范仲淹行事
趨走西曹十載更上問汝在刑部幾年所辦何事臣奏在部十二年總辦秋審七年
欽承 帝簡諭同庚上問年紀臣奏五十三歲蒙諭辛卯生是與朕同庚
比年淑問推先達上問總辦秋審汝視阿永阿蔡鴻業何如臣奏阿永阿明決蔡鴻業
練達臣實不如惟有悉心校對招冊不敢草率蒙諭汝辦事著實想與四達同疇昔平反
示景行上賜先臣詩結句云猶刑行縣日每問幾平反燕部岱陽瞻近聖升
軒愛日值初晴板輿遄奉無多路上問迎母之任遠路幾何臣奏自博
野赴德州較驛站止多六十里回首依依魏闕情

奉和尹相國紀 恩詩元韵十六首

[illegible]風溥被厲陽春霖雨常隨澹蕩人壹路福星朝北
斗恰逢勝日祝嵩辰
南國宣猷制衆魔臣心如水 帝心知清和滿目
多佳日正是明良喜起時
兩朝 聖主得賢臣疊沛新綸煥舊綸濟美壹堂
從古少殊榮還萃古稀身
沙堤猶在更添沙相國於今有世家此日家人同笑
語依然當日聽宣麻
憲邦偉績少時嫺燕喜清風播世間四十年來膺節

鉞蚤知黃閣列崇班
日對皇華意念深江南淮北幾登臨今朝始慰蒼生
望手種甘棠已直尋
揮翰朝朝染墨池同人共咏萬年枝登堂為問瀛洲
客蘭譜稀存感舊時
卷阿藹藹際昌期鳳翽雝雝集景禧日麗 天章
昭介祉更榮華衮被鴻慈
共仰卿雲與景星夔龍大業炳虞廷曾聞漢室流芳
遠漫說中唐有九齡

[illegible]芍藥度芳晨金帶圍開雨露新名相由來傳盛
事何如吾相顯名頻
壽域宏開德日加春臺舞蹈燦雲霞韋平令望垂青
史 睿藻長懸宰相家
百味珍肴仔細論 天厨頒下氣猶溫羣瞻海宼
同龍馬拜賜千言紀 聖恩
東閣中分玉笋班高歌天保頌南山壯猷駿烈誰堪
擬伊呂真成伯仲間
近接龍光發孝思七旬孺慕似兒時揚風扢雅存三

百孔碩惟聞吉甫詩

羽扇雍容御四輪每依露冕望楓宸朝天匝月膺多福載道開顏錫庶民

薰風到處百花飛使相重臨建淑旂賤子兩番承色笑明年還送我公歸

送尹相國即事抒懷

楊柳新陰遠路旁車驅綠野麥雲黃曠懷七步風流遠百里纔成十六章

勞旅次喜重逢三接清光禮益恭後輩何當頻折

老成按轡自從容（公乘馬答拜入店派鉄）

宰輔承 恩屢拜嘉非才亦荷 帝廷誇（公言五少司空復命以尹嘉銓陪上泰山奏聞上諭尹嘉銓人好是與尹繼善壹家晚輩公奏滿漢不宗伊父是癸卯進士同年上頌之）先公世講經三紀蘭臭同心勝壹家

西牕剪燭話平原促席星移不厭煩紀事長吟無謾語論詩真是壹家言（公謂和詩真切不浮與我揣合不愧壹家之命）

甲申夏五調補興泉道蒙

恩留任恭紀四首

將母居東祇半年叨承 聖眷擢興泉遴才海嶠原因地還許陳情籲九天（臣嘉銓請送母回籍再赴新任乞撫軍代奏）

百事當前好認真却慙幹練讓他人中丞賞識風塵外剴切敷言古大臣（崔撫軍奏章有才情幹練辦事認真之語）

庶僚濟濟望 君門孝治由來仰 至尊丹詔飛臨羣起舞果然格外更加 恩

先世承 恩已逈涯萱堂似續又增華 鴻慈疊被難圖報稽首雲天蔚晚霞

九日登歷山

居日日對山光（署中有樓與山相望）重九同登始舉觴（姚太守蔡）水積龍泉開古洞閣依峭壁[illegible]昌（司馬是日偕遊張令亦因公至）蘭殺席地連芳草簫鼓喧天度夕陽（土人各携榼酒言歡到處絃歌）不絕民樂太平真有象萬家烟樹晚蒼蒼

丙戌春日任耆升自東至博登堂請益口占示之

東山別後斗杓移志合同人遇大師詩律不容毫髮爽文心未許鬢毛衰氣通千里江河潤澤被三珠雨露私秋實春華隨意擷園蔬滿目有餘滋

任作乂和詩云泰岱高瞻北斗移風流儒雅見吾師三千禮樂皆崇實八代文章更起衰天作甘霖原有意人沾化雨却無私講堂桃李隨時茂久列公門愧日滋

丁亥暮春鄂怡雲招飲種石山房即席口占兼呈姚侍御范比部二公

十載交遊愛坐忘重来種石闢山房永言舊雨尋蘭畹還對春風笑海棠小范著書原本李元之抗疏自堂堂四筵展卷同欣賞文選精研意味長怡雲時訂文選正誤甚多

初夏三日姚侍御蘆涇招飲藤花書屋再疊前韵紀事述懷

談心深處覺形忘萬卷圖書列曲房白石參差臨古井紫藤蔽芾勝甘棠新傳闕議光烏府舊著清詞重玉堂尊酒頻開偏有味花飛滿座日方長

偶然吟跋

和羹終有味卧雪早無塵的是孔顏氣象邵康節朱文公時有此種詩語餘則非華即滯矣亭山方伯力學有得所著偶然吟壹編皆自然流露顧如和羹兩語集中亦不多得以此名世則亭山之出處表裏千載下猶在目前矣蘆涇姚晉錫謹識

朱子本之詩而善年不免以詩講學二語可使鮮矣見雅者儒家之詩必入擊壤一派及讀新集清華流宕稱如青風多姑其自然家賢哉陶石簣渊師兩佩之之

晏和濤拜讀

定齋詩鈔一卷

〔清〕李光國撰

清乾隆二十五年師儉堂刻本

興化李氏

定盦詩鈔

師儉堂藏板

吾舅以選拔遊京師[illegible][illegible]試紙得副車白紙得廣文歸來杜門却埽息機硯北意泊如也檢匧中詩稿擇尤精者得三百若干首凡酬唱游戲香奩駢麗諸體皆不列焉夫當時王公貴人留心風雅者爭欲序其詩而吾舅皆託辭謝之舊有雪鄰先生相贈古詩即以作序對茲猶如見故人也其視馳騖名場藉顯者之獎許以爲光榮者何如而況信其必傳於後者寧賴是耶詩將付梓命余書數言以記之余以長者命不敢辭至其詩之境地并未一加評品者其敢以蹄涔而測滄海乎哉甥沈均敬跋

吾宗盛風雅提唱首鸞嘯羸隱亦趍趯蚪峰允前導惟茲正法眼元音異輕剽予也推繼起接踵擅才調選擇貢王廷石鼓窺學校循例品館課松陰觀返照司成廣育才槐黃日屢眊三上不見收却仍慎所操不伺北山移競欲東牆埽火速遽歸來付之以一笑過我一出談胸懷何浩浩爲言卅年前家各植幢纛憑誇七葉王爭傳絕塵到魏晉溯淵源唐宋別嗜好根柢千卷書頓挫力排奡邗江文章藪光遠自有耀立言人人殊皆能參閫奧如何風驟變喧囂但取鬧規橅遠先型遺神取其貌平章及花月蛙鳴而鵲噪近且高閣置不言之爲妙此實地使然直可動愍弔又言詩窮人賤貧身易蹈苦吟泣鬼神造物罕能療或杜僅拾遺或李終待詔或孟以寒稱或賈以瘦號古來工詩者彼蒼任顛倒金張許史輩奕世躋炫燿未聞事聲韻識字商推敲是有激而然措語多毷氉今年逢上巳修禊虛佳約輕風吹微寒飲酒盡一釂舴艋斗大舟向日進短櫂拱極峙高臺滄浪俯水澳時而耕可偕時而漁可釣行藥孤笻扶登山入窅窱跫然雖寡歡詩筒相慰勞唱和惟汝倶歌聲間咷嗷

往哲有薪傳前修在則微三先生有知勿爲他人道半人基簡

此吾宗雪鄰先生贈余詩也先生病廢曾許序余詩命録帙呈政會余遊學海濱方手鈔以俟而先生遽歿矣余詩本不足序不敢向知交妄索恨不能起先生於九原傷已然素交最深無如先生而知余家學之淵源者亦惟先生得其詳爰即以是詩爲序定齋識時乾隆庚辰冬日

定齋詩鈔總目

昭陽李光國著

勗弟 四言

人各愛身身從何出此身不修厥爲親疾作事毋苟話言毋失惟身爲寳事親之實

貴匪公卿賤匪韋布爵不當身千夫憎惡貧士姱修賢者敬慕孰貴孰賤請試權度

親近端人每苦拘束比之匪人樂其縱欲拘身身修縱身身辱不琢不鍊不成金玉

誰云年少轉眼老蒼莫教後日思痛前創父母生

我寳若明瑺寳父母寳一飭無忘

春窓試湖穎

鳳味香凝玄女腦土蝕銅螭壓素縞兔毫腕爲春風柔詩腸寒瘦猶郊島

洞簫引

譜就霓裳入烟竹瀟湘帝子蒼梧哭古龍摇甲出波心臛目盲魂抱鉛筑可憐閶闔鎖銀鐺杜夔老死無宫商枉將一部蘇門嘯留在空山叶鳳凰

中年惱

中年惱老年輕我少少年鄙我老好友星散布天涯漫空賓鴈音書杳獨抱寒爐撥死灰柴門無鎖夜風開可憐月色侵階冷曾向春光暖處來

晚泊

何地堪停宿荒村曲岸頭黑雲吞落日秃樹繫孤舟衣食驅人老行藏對僕羞殷勤同一飯明晚又揚州

悲約社先生

凋謝吾宗甚無如此一門十年亡兩世四代接孤孫箧滿未鐫稿堂棲久殯魂空庭餘老樹朽蠹直通根

僦居

負郭巳無田家居欲刺船妻孥容膝地旅邸責文錢壁立非今日囊空勝去年人間皆餓土拔宅望飛仙

春寒曲

媧天古石生微罅萬瓦滴殘孤枕夜四肢仁讓互相温鼻息猶聞舊蘭麝須臾屋角轡騷騷十八姨持切夢刀短魂只許空林立釜底城頭浪正高

夏末歌

活東聒水蚓歌牆碧天四垂摇星光炎風得露生

晚涼深巷沉沉末麗香濃陰覆户拖翠裳神女挐伴話髙唐銀河低轉銅箭促黄姑好渡漸臺宿

懷王滄浪

我客蜀岡西君鄰東海島覓食活妻孥硯田耕遠道一歲幾歸來俗事還纏繞握手倒青尊言談頗草草白日本舒長在家容易了束裝東西去淮雲割昏曉蕉窓綠影深離憂入懷抱平生素心人會面鴻留爪甲辰春王月雙車逐飛烏朝走龍潭驛時有被褐老謂魏存齋指點南都山三人頭屢掉暮入石頭城九軌塗浩浩僦得市樓居却没囂塵擾任

華亦後至越二日似武到齊心謀醉飽切肉出屠門提壺過酒媪相使直指臂不知酋大小輿到便登山幽境各探討異出歸互証神奇或自造炙轂共談天顧兎兩朒朓楚陽桑梓邦何似逆旅好遙遙七載中追踪日竟少良朋得歡聚從後須珍寶

秋日同詹二過慈廕菴

阡陌縱横處禪關亂樹邊人行黄葉地秋在白雲天旛影揺香界鐘聲報淨緣平生耽寂寞日落尚留連

初夏閒居

午餘無一事夏日正暄長棐几敲碁子瓶花落筆牀蝶情初帶夢蜂意嬾尋香乂手看新綠枝枝出短牆

眼倦拋書立黄昏一榻孤推窓驚蜥蜴芟網失鼅鼄屋小堂兼室年荒主攝奴中廚炊晚飯露坐飽潛夫

停雲

停雲謂行雲爾胡太飛揚幻化同一瞬靜者寓目長匆學三神仙縹緲惑秦皇泰華吾根蔕奇峰亦尋常卷舒霄漢間隨意布天章友風而子雨飛龍

從翱翔

冬夜同吳姊丈丹崖茅二心友閒話

拋殘酒盞扇茶烟舌底瀾飜湧百川多謝雄談消永夜不知雌伏到何年鹿藏蕉葉元非夢蠹老芸編未遇仙窮臘漸回鄒谷煖行看斗柄轉霜天

飯畢作字

已熟黄粱飯兼調白菜羹弟兄同一飽燈火坐三更上舍書聲歇風窓裂紙鳴旅懷無賴甚揮洒墨爲兵

哭史嵩萬

吾之祖母君祖姑兵戈播盪眷屬疎故舊得君如
拱璧況復交情絶世無憶昔尋君春欲暮江干十
里桃花路籬畔掀髯一笑迎熱腸滿腹無言處吾
翁若翁不相知交游有數聚有時以膠投漆二十
載不怨死别怨生離凶問冬來老淚迸黑雲如牛
朔風硬黄昏冰雪鬼吹燈把酒爲誰談血性

大雨行和皖江王筠齋韻

大雨應時至不須牲玉禱三伏正炎蒸陰雲布廣
昊翹首望西山空濛没昏曉俄頃媧石破天瓢注
淜浩彷彿廣陵濤銀波白皛皛鮫淚霤下濺冰絲

簷際梟屋翻蒟子藤階浸康成草古樹烟霧濃玉
甃光輝渺風扉響匉訇旋渦互顛倒蹄涔化巨壑
堂坳成曲沼陸地可牽船青蓑摇桂棹駭鷺踏紅
蕖驚鱗跳碧藻欲陷支牀龜頓阻穿簾鳥燥烈一
時去琴書潤多少雨後路無塵問卜季主好

立秋

祝融鞭火入西流從此雙龍駕蓐收商氣捲殘三
伏熱角聲吹動九門秋拳毛戰馬爭騰棧磔肉饑
鷹欲出韝庾信鄉關何處望燕山淮水獨生愁

張節母

明季鳳陽泗州人張應麟妻章氏于歸一
載生一子其姑亡夫以毁亡其舅亡流賊
入亳其父母昆弟皆亡撫孤成生孫其子
又亡撫孫成生諸曾孫而節母亡年八十
有六曾孫某始上其事
而旌表焉詩以紀之

剉蘖瀝膽苦難進口生罹百殃惟張節母 十六
嫁謹事舅姑姑病篤刲股奉姑餔 姑方永訣夫
傷泣血匪夫之哀毁滅性夫命中絶 誓同穴檢
羅襦啟視我懷中尚有呱呱三歲雛吾死易兒死
絶吾夫 篝燈紡績易穀供舅秕稗充枯腸皸瘃
兩手 時丁大疫兵荒人賤於糧舅不得延殘喘
棺衾草草舁入北邙 鼠盗訌秦流寇略亳礮火

飛髙燭腥刀肆饞鍔可憐閨中弱攜兒竄身榛莽
免填溝壑 賊氛靖亳城空豕肉烏鳶瓦礫叢親
戚死亡盡眼孤心楚但見殘男剩婦拾骨斷垣中
何幸母子得脱兵戎 莫謂門衰祚薄歎未亡嫠
婦尚能恤緯佐兒讀書聘取佳婦抱孫有慶大乃
祖乃父門閭 蔗境方甘豈料哭夫老淚又哭亡
男 環侍孫曾鸞停鳳翥喜張氏繩繩不絶誰肇
厥初而成功者去 嗚呼節母茹荼集蓼八十六
年鐫姓氏於青史金石永堅

賦得宮殿百花中 十二韻

壯麗神仙窟芳華錦繡叢七襄盤地軸五采織天工濃淡環相間參差互不窮林梢翹畫雉根底臥長虹寶皴金鋪照霞光玉碣烘千門攢駮綠萬户簇紛紅乍弄罘罳影還遮燕雀風堂高羣卉伏扉闔衆香通夜月分明暗朝曦判異同唾衫嗤漢殿翦綵笑隋宮璀璨三春暮輝煌一氣中琱鏤非巧匠造化在蒼穹

病起

病起成何事空窻伴日斜古香研斷墨冷艷對秋花羣力猶爭鹿雄兵正鬥蝸莊生方化蝶栩栩樂

無涯

九日

此生還許過重陽短杖支持骨不强半榻殘書排舊物一簾晴日老秋光。血衰但有頹毛白人瘦真同菊蘂黃把酒登高讓年少羸軀怕見九門霜

憶家

寒燠憑誰問褐夫晚風穿幌逼肌膚人逢旅病身多賤月到深秋影自孤只有原頭羅燕雀從無海底覔珊瑚何時緜背茅簷下閒譜農桑課子圖

擬躬耕述懷和方望溪先生作

務成爲帝師深山澹無事蠢蠢三苗民於何用才智干戈包虎皮凶門苦一試誰云路厲象而是太公志夾鍾吹天和秋鷹化其鷙種桑八百株飼蠶作田器

同異行

淇園之竹徂徠松地隔千里精氣通幽奇各抱耻雷同鏟削萬僞歸鴻濛畢天不老無初終凡卉齊生一畝宮顏色互妬爭華榮交枝接葉驚飄風向背陰陽頃刻中造物幻化何匆匆

復堂兄硯銘

燒雕巧成劫灰樸土團形文又胎

賦得中得天地心 八韻

象數開千古陰陽列九宮八方環繞匈五位正居中紫殿天旋極黃圖地載崇微茫司化理樞紐執元功剥盡還來復初成自有終縱横曾不易運量本無窮穆穆調真宰存存麗太空萬靈歸稟籥一氣轉鴻濛

燕巢

只爲窻多隙飛來亂點泥如何滋卵育久占畫梁棲

藤梢

借得鄰家緑緣牆上華門三秋風力勁葉落必歸根

從蒲坂崔南有師試永平

客裏重爲客秋風古北平萬山圍絶塞一水抱孤城日對空堂樹宵聽鎖院更吾師來此地衡鑑有餘清

孤竹山堂與同人閒話

孤竹山堂晝漏分茶烟裊處聚同羣簾開晝棟橫秋日松偃疎窓起塞雲共説盧龍唐節度誰傳射

虎漢將軍數奇自是吾家事一笑人奴衛霍勳

夷齊廟

空山拜夷齊斷碣苔花古一片榛莽場還是商家土

讀史

劉季營天下太公可入釜大哉重瞳子不肯殺人父圖帝雖不成此義足千古

秦楚大亂後九土宜休歇漢文幸庸才遭此自藏拙釆繒奉匈奴卑辭答南粵大度包遐荒情親國戚褻勿云捐細故高后受狎媟旆以贐長沙涕泚

言激切孝武能雪恥萬里縱斧鉞勒功狼居胥瀚海烽烟絶天産霍嫖姚中道恨夭折驍馬馳明妃又向紫臺别

淮陰漢之傑將兵誰與倫鞅鞅羞絳灌實乃重其身谷風嘯雕虎雲氣噓龍鱗國士本無雙肯伍屠狗人

相如貲郎伍情好非其志彈琴挑文君用爲錢刀質欲干王孫怒賣酒臨卭肆滌器庸保中辱身致貲利男兒無血性辭賦徒工緻

功大衆所歸何必拘長嫡世子立建成釀成兄弟

鬩橫戈玄武門矢趯弓弦急神堯始心驚天位恐反側高居大安宮左右無裴寂

唐代開風雅首推陳子昂曠懷賦感遇賔玉激清商如何對女主興學坐明堂援古角空言幃闥涸圭璋大周受命頌獻媚不能長獄中尚占卦胡乃昧行藏

右丞多絶藝不但詩才高霓裳第三疊按譜識纖毫禄山名梨園歌管聲嗷嗷傷心凝碧池何似鬱輪袍

退之六朝後砥柱中流立數上宰相書求知何太

急丈夫遊五嶽山靈共呼吸奇怪堅靡情生死不
得入聳身玉女峰云胡垂涕泣
鄭五作宰相深愁天下笑播首對宗親偘偘居廊
廟三月乞骸歸避賢樂耕釣知己復知幾豈是能
諸料
從來君父恥十世許復讐二帝未生還圖報無時
休雖屬草莽臣甲兵宜日修金革代衽席韜略爲
衾裯磨厲以待用鼓譟學春帙南渡不講武我冠
談魯鄒逍遥禮法塲主辱竟忘憂此豈鄉鄰鬬閉
户甘巢由務華絶本根大海覆輕舟

姦臣探主微委曲逢其惡秦檜有何威因風縱殘
虐本無恢復志不用凶門鑿感敵錮尊親故使權
旁落陰謀在廟堂將軍自鼎鑊
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申生性精潔夜半麗姬
誣雜佩衆香草上官讒左徒自愛授人隙浪死亦
非夫試觀嘗糞者含垢沼强吳
楊廣梟獍性焉能無疑猜雖殺薛道衡心實知其
才漢高遇儒者如火然死灰天性不愛文帝業從
此開
豎儒盡信書動必引經術緬思倉頡前豈必聖人

出拘牽生利害事業百無一縮首如寒龜屏氣語
蹇澀反讓市井徒彈射多膽力古來震世功朴誠
能樹立霍光若好學未敢廢昌邑嗟爾揚子雲高
文美新室
王莽用僞學能竊漢天子雖爲萬世嗤志猶不小
耳江河日下流古僞失其旨傾身謀孔孟不過博
官仕手把六經文鞭箠供役使聖賢良難爲久假
滲漏起何如東陵盜真氣貫終始
王朴平邊策粲然如畫沙多方以誤之利在先乘
瑕江淮得門户吳越一矢加囊括桂廣地飛書名

三巴席卷下隴蜀幽燕墮嗚笳唯弃必死寇勁鋭
相紛挐力竭終内附四海爲一家香孩劇六字銖
兩不能差英雄有實用空言何足誇
商道尚嚴厲賢聖六七作周自成康後中興不古
若忠厚藏優柔積久必孱弱震怒走雷霆天心匪
酷虐子産鑄刑鼎萑葦無剽攫西蜀諸葛君關中
王景略亂國用重典救時投要藥安得此數公經
緯互參酌腐儒慣膠柱祇可束高閣
視臣如犬馬勿爲齊宣病羣小徒實繁誅鋤誠難
竟彼已禽獸心人道何能正穿鼻加羈絡帝王識

物性蓺養鞭笞之亦可供使令商鞅嚴刑罰御下
一大柄
司馬受巾幗用柔以制剛可憐沓沓夫緣斯學包
荒好官自爲之千年蘜辦香寄語長樂老笑罵豈
尋常春秋重斧鉞庖丁善刀藏爾輩身名泰安富
壽且康新臺刺燕婉不爲倚門倡
聖人憫聾瞶立言非得已繁簡奇平異萬世經常
理唐宋稱大家無端創起止特地生波瀾操縱頗
自喜排簒分門户洋洋數百紙刊落其枝葉歸根
曾無幾卓然千載中豪傑尚如此何況病腓人學

步邯鄲子
春秋號博物吳札鄭國僑二百四十年屈指亦寥
寥後世盛文采普天産英豪胸羅瑯嬛富下筆傾
波濤駝裝走都會多似九牛毛乃知古無書謬云
秦火燒太沖真鈍漢十載空推敲
山雲幻奇峰物象隨情變一自制科開萬古無才
彥低眉塗粉澤對鏡施釵釧貧女假珠鬘纍纍不
貫穿冶步學夫人頑奴誇美眷黃河天上來魚龍
暗流轉李杜逢昌黎熊熊起光燄

萎蘭篇 爲馮陶章悼亡作

儒家婦難爲良人抱遠志束髮事詩書奮起摩空
翅秣馬走京華成均樹文幟自謂致通顯榮親光
後嗣男兒遊四方懸弧誠古義可憐蘭蕙花芬芳
易蕉萃弱質臨秋風長空迷鴈字繡匣斷寶釵香
奩蠹文羣熒熒牀笫間六載傷心淚馳封應有期
榮華身後事何如共餔糜食貧不相離翦紙招柔
魂舉案在夢寐

賦得夏雲多奇峰 十二韻

炎帝秉權司夏令衆雲環甸擁奇峰懸崖絶壁來
崑圃疊嶂層巒出岱宗玉女開盆垂黛髻仙人聳

掌拄芙蓉排閶立闕疑雙鳳御氣騰虛似六龍歷
歷白榆依峻坂曈曈紅日走高春欹斜斗柄山腰
隔清淺銀河石筍衝萬點青蒼摩詰畫一拳秀拔
巨靈踪霞留遠岫光先赤露洗華巔勢欲濃竹院
風搖形起伏池塘波動影横縱卷舒有意還成象
結撰無心亦偶逢丹桂宮前羅羃葉紫微垣外壯
城墉熙朝瑞靄隨時現好逐非烟獻九重

賦得天驥呈材 十二韻

黃竹歎沙充上選蒲梢汗血不凡材海西舊用千
金買冀北新承一顧來骨相權奇疑虎脊拳毛迴

立是龍媒霜蹄走坂埃塵合峻耳追風道路開掣
電驚帆空牝牡過都歷塊笑駑駘聖人本取馴良
德帝世兼收致遠才莫便秋風餐苜蓿寧堪永日
臥蒿萊丹青定擬陪烟閣羈靮須教入義臺玉埒
金鞍從蹀躞踰輝超影免虺隤魯侯頌載三章駜
衛國詩歌七尺騋伏櫪長嘶心未老負圖呈象卦
先胎天閑列駟多騏驥頗備鸞和步九垓

連陰雜感

三伏多雷雨連陰直到秋漏天同澤國惡濕想居
樓古屋生青草枯塘漲亂流晨昏渾不辨一氣滚
鄉愁
淫霖終不歇秋日少清光郡料幽燕地翻成沮洳
場羣蠅叢穢物小犬上頹牆莧稗當門立纍纍穗
轉長
濕氣侵肌骨繩牀臥未能黑甜酣夢杳烏几撥書
凭淅瀝空階雨模糊半壁燈欺人多黠鼠來去影
騰騰
定是媧天破難逢蜀日sic部陰崖魑魅喜丹穴鳳鸞
疑過減防遺溺無禾必薦饑溝隍懼將及恤緯歎

螢火穿簾入微光欲照人幾時離腐草中夜亂青
燐隋苑妖粧靚秋墳鬼眼新重陰成汝質速化返
吾真
西山無爽氣鎮日白雲封路滑難馳馬風腥又起
龍樹頭飛颯颯簷角響淙淙裹足長安道交遊萬
事慵
四野浮雲合層層塞九閽未聞雷破柱但見雨翻
盆蒼狗金風幻陽烏水氣吞支祁蟠大壑百里暮
烟昏
雨過踈星出依稀認太微畢箕方閃爍奎壁少光
輝鼯鼠巡檐立鵁鶄帶霧飛中庭陰氣重燒燭下
書幃
銀河波浪濶牛女渡應難字寄千回錦魂銷四角
盤白頭搔短髮紅淚滴秋蘭極目長淮水維舟怕
急湍
二千餘里外四十六年身向樸京華上心傷故國
春筆隨頭共禿儒與巧爲鄰擬買烟蓑去桃源問
舊津

[illegible]元旦後三日遊萬壽寺
[illegible]

致敝車偕我弟日暖和風吹郭外半田園勢鄙勤
農事折徑轉高阜亂石攢沙出過聽澗水鳴漸逼
愈騰沸寺門面懸流華闕鏤敕賜朱竿淩青霄風
旛金瑣碎鼉鼓對鯨鐘飛樓雙聳翠歸然梵王宮
九級歷階次平臺敞百步丹櫺白玉砌舵熾烘晴
霞迴環盤錦字猊鑪銅花古莫辨誰朝器經幢靈
鷲簇雲盖瓔珞繫九品蓮花座佛相特端麗妙顏
無奸醜袒露兜羅臂裛項白氎巾云是西番纈七
尺旃檀香琱鏤尤密緻五百羅漢形鬚麋一一異
隻手擒乖龍赤脚踏螭魅輸般逞奇巧鬼神驚絶

藝徐步觀音堂法身齊屋際項珠大如斗光耀青
螺髻逶迤入普陀周遭石逕細鞠躬下深洞幽隱
目生翳穴隙逗樹根攀巖衣牽掣登臨瞰前簷愢
愢心發悸輿室垂黃幙世尊大内製寶龕紗羃歷
殊相眼慈慧萬里烏斯藏鉢盂遠貢至宸翰墨淋
漓繡文園贔屭貝葉閒牙籤最上一乘義方丈閒
無人籐杖空中植重簾護禪房細氊覆平地如來
大弟子在此參三昧老夫筋力疲欹側僧牀睡鐘
聲喚客夢頹陽屋角睍大塊莽無垠芒鞵走一二
[illegible]山海象王家乾坤金銀

世

昌運宮

傳是前朝昌運宮石垣缺處逕相通松枝壓屋碧
瓦墮碑帽臥階枯草叢應有金泥留玉府空將紫
氣入清風不須細細尋丹竈萬古玄元一老翁

五崳寺

卓午薰襌陽閒身任孤往野寺何年建四圍谽平
敞中央踞一崳五峰矗仙掌金碧千層甃凸凹萬
佛像騰踔竟其巔下視境開朗番僧戴亂黃鬔垢
如魍魎白日恣游戲不聞鐘磬響室前繫獝犬似

畏客遊訪異類裹狼心幽邃觸世網屏氣尋我族
河山自高廣

晚眺

山迷遠樹樹迷雲曠野荒荒映夕曛舊土一堆誰
稾葬行人指點建文墳

田贈公詩 相國從典父也

明季國步艱尼運遘陽九天下將土崩勢若拉枯
朽君子存仁心顛沛不失守死生自有命焉能從
小醜避難攜童穉免遭兇惡手幼子及孤姪何分
[illegible]身所出身

存子亦有植木培本根枝葉必悠久仁哉田贈公權衡未嘗苟先河而後海源委分明剖名山產松柏所以異部婁

懷王滄浪

記得江船初識面廿年情好共江深千山風雨寸心結百歲聲華兩地沉老大各牽兒女累窮愁同載短長吟何當漉酒青燈夜互說相思及古今

懷任似武

春水桃花岸回環野徑迷問塗穿碧草攜手聽黃鸝十載江鄉夢三年計吏期郵亭稀會面溯舊境全移

懷趙景光昆季陸聯郭諸友

夢遊心尚少伏枕憶當初狂飲邀同伴燒燈讀異書江湖雙鬢禿故舊十年疎況乃重爲客三春七度餘

所思

百種機檣厭觸蠻所思常在水雲間松枝偃屋猿吟細梅影橫池鶴夢閒藥買韓康蘇肺氣丹分赤斧駐衰顏茅堂誰是羲皇侶二仲求羊日往還

篳篥聲吹肅九衢將軍夜踞血氍毹盲奴唱得邊關曲笑飲羊醴捋短鬚

竹下

我愛陶潛菊兼愛茂叔蓮不可無此君相與共周旋繞籬數新笋數日已參天清晨方帶露暮色又含烟三夏多炎熱涼風夾徑穿科頭扶短杖右手把青編碧影射雙眸蕭然一枕眠

偶見

雕輪飛繡蓋驕馬控金鞭小婦花盤面胡僧紫裹肩背風垂窄袖映日吐輕烟辟重招搖過行人滿市廛

秋日懷陸緘齋

文賦終須讓陸家思君南望塞鴻斜諧談常共秋宵被小飲看殘菊圃花雪鬢何心羈朔漠霜天有夢到蒹葭得歸還是吾儕樂快讀新詩手自搯

三感

逢此百憂惟我父仰事俯畜無寸土澤國頻遭洪水浸故家流落十之五舊時奴僕散如烟負郭田疇新易主畫棟雕甍王謝堂燕子已傍他人戶烏衣子弟挾詩書賃舂莫問誰家廡太王母年垂九

十七十衰翁有吾祖伯死幽都叔夭亡影隻形單
備諸苦喪葬麤完婚嫁促鬢白頭童齒牙齲還爲
兒孫計久長竹杖過眉郍得拄花香鳥語暫開顔
一笑慳如大旱雨每當除夕圍爐坐追遡少壯傷
心語方喜含飴屢抱孫紅日頹西難再午有兒虛
度三十春雞豚未養身何補只今偃蹇滯京華夢
想南轅卜葬所傷哉兩世徹骨貧天地無情忍終
古

歲在乙酉五六月大雨翻盆四十日盂湖水漲直
東衝小邑半作蛟龍窟舍傍城隅地勢高溢流已
到鄰翁室居民架木結爲巢日午不見炊烟出暑
溼蒸釀癘疫多七月五日母病革藥猶在鼎醫在
門回首茫茫只頃刻爾時余年甫十四弱弟幼妹
知哭泣仲兄未冠姊及笄俱在嬌癡未成立狼藉
諸雛伏母尸白頭老父無人色佐父辛勤二十年
困厄憂虞備經歷五十始衰何足稀吁嗟天道太
偏仄吾母雖有子三人娶婦未嘗一見一一子書
愚最坎軻虛名題棺亦不得士貧且賤竟如此吾
母遊魂應抑鬱
衰門[illegible]兩世絕親屬母歿姊氏爲家督姊氏于歸麻

縷芬裳衣顛倒筐箱覆吾父何心續斷絃垂髫弟
妹無拘束繼母中堂拜母靈兩行熱淚流雙目深
愁嬌小受鞭笞那識慈顔同顧復垢膩衣裳煖湯
濯瘡痏頭顱親手沐哺子均平各感恩劬勞只少
離母腹父喪三載服初闋母氏孱羸暮景促作客
柴墟凶問來單車奔喪哭寢褥我母生我我尚幼
繼母撫我孫就塾空戴儒冠讀禮經列鼎重裀徒
有欲棺衾草草取周身奉養生前但啜菽無財負
罪天地間抱恨何窮此風木

四悲

同胞六人一長殤伯兄先母二載亡憶余八齡就
外傅少長咸集讀書堂兄年十五軀幹偉皎如白
鶴淩風翔雛誦中庭聲壯浪搖筆落紙驚老蒼熊
熊光氣直騰上豐城求劍必干將鬼神見危喜排
擠不教負重行康莊奪去驊騮萬里足留爾駑馬
困車箱
母歿五月姊出閣夫家門祚久衰薄三歲爲婦甘
食貧一病臥牀神色弱姊也年方二十二體貌豐
盈性拙朴裙布釵荊分所宜井臼蕭條亦頗樂自
有幽憂戚胸臆壹鬱[illegible]嘔常中惡時復顧之心慘

然何處尋醫得盧鵲日積月削漸銷亡病入膏肓難救藥淒涼半榻舊衣衾户外氷天雪花落黃泉有母兼有兄見姊䰟來應錯愕地下人間總可悲惟餘一甥又漂泊

曾祖只生吾祖翁祖生三人父居中叔年蚤折可無後伯接曾祖爲小宗伯兄夭亡仲兄嗣相承四代水源通仲兄壯歲又無子次男作姪遵父風余走京師兄憊甚道路隱隱驚心胸未踰二載即告歿淚眼悵望南飛鴻孤姪千鈞繫一髮蔪然中絶到孩童吾家嫡長每不祿將毋祖墓地脉凶天道

冥漠不可問拊膺扼腕何終窮

吾妹心靈性愛潔敝衣皜皜如霜雪修整閨闈十幾年老婢無言小姑悦生得三甥可負薪一旦良人命中絶郭外孀居近市喧住我東屋傍女姪別院同門有所依是時余將赴北轍束裝拜辭父母靈妻子牽裾語瑣屑吾妹攜甥出屋遲意態閒冷禮儀鈌遠行不敢白衣送千里關山要面別含淚躊躕棗樹邊欲行且却氣俱咽余謂來都只暫離誰知此際成永訣藐孤未審能卜葬歲凶多恐生理拙一兄一弟滯窮途何日憑棺眼流血

冬夜聽琵琶

夜氣侵肌酷天涯老緼袍掩關憑棐几隔院聽檀槽古塞嘶征馬胥江捲怒濤不知何所怨十指泛牢騷

寒夜與舍弟

屋老窓櫺暗門高毹幕牽疾風翻大地寒月在中天傲骨難諧俗空囊不受憐窮途還有弟襆被且安眠

廢寺

短笻經廢寺詰曲路難行階斷松根直垣頹佛像横碑纏苔有字鐘臥土無聲用盡脂膏力興衰逐變更

獨居

閉門却掃喜離羣鳴鏑嗥狼絶不聞烏下空庭啄殘雪樹依高漢拂微雲推排舊物羅羅秀調叶華音歷歷分鄉國雖遥心跡靜羈棲誰耐治絲棼

至日思歸

莫謂陽潛動乾坤氣正凝雲沉爭釀雪日弱不融氷搏擊迷蒼隼逍遥羨大鵬南轅常滯跡烏几冷還[illegible]

病中自悔

自悔頭顱滿雪霜鍊神補腦盡荒唐心如槁木難生蘖氣似飛葭望復陽却病無方非藥裏寄情有術在詩囊扁舟何日歸東海夢入扶胥好睡鄉

懶起

傍曉霜風厲重門冷氣侵稺陽鍾地脉殺物見天心兔窟無文豹鴟林引怪禽披衣搔短鬢日影射窗深

岑寂

近市同邊塞蕭條院宇空亂沙常障日古屋自招

風噪樹時來鵲磨門不用童無人破岑寂且就火微紅

孤月

可憐東海月又到古幽州淮水留清影燕山照白頭暗添思婦淚競動旅人愁來往無情甚孤光自在浮

答客二首

滯跡緣多病功名意已疲非關厭奔走閉户在京師有耻公卿惡無求等輩疑賣書供藥物聊度歲寒時

陋室妻孥苦孤村壟墓荒七年千里客一日九回腸併食愁長夜單衣怕早霜得逢春水活扶病問歸航

棄書

從來衣食問桑麻可笑無端戀五車萬卷圖書擔不去一頭霜雪帽難遮甘爲聖代烟波老羞說先朝鼎貴家海縣環城皆面水剌船把釣是生涯

寒宵

嚴城喧市柝霜夜耿孤燈灰死竹爐火毫枯瓦硯冰借噓人習慣炙手我無能半壁蕭疎影真成耐久朋

對食

貌爲憂生老神因逆旅昏白頭成棄物索米向誰門漂泊餘書簏凄涼對夕飧一身仍凍餒鞠養愧深恩

苦寒

誰許燕京度歲寒南冠能敵朔風殺削殘朽木供宵火鑿破堅冰備早餐鐵硯雪窗無計避金爐繡閣此生難耐霜老骨何嘗熱冷月迴廊仔細看

秋感四首

閒身不易得浩然悲此生蹉跎旅病多辜負秋月
明空窓響落葉鄰樹撼風聲蕭騷百憂集惟恨心
神清

可憐無根草彌望生高屋驕陽盛所時披紛粲然
緑未及霰雪零槁落隨風逐涼秋方釀黄階下含
苞菊

大禹正疆理田祖司稼穡蟊蟊害苗蟲種類百千
億不思昇炎火用螟監蟊賊寡婦哭秋風遺秉何
時得

園中有巨石立地頗牢固巉巖露稜角藤蔓不可

附驅牛載大車移置九逵路萬物無混施休嗟失
故步

仲冬大閱五十韻

帝德兼文武軍容邁漢唐仲冬修狩禮大閱簡戎
行鳳闕排仙仗鸞輿出建章雷霆開道路日月晃
旂常水落郊圻闊山空壁壘長和門收宿霧伍幕
麗晴暘列隊魚鱗集周廬鴈翅翔趨關歡踴躍宛
馬飽騰驤征伐惟　天子神威仰　聖王赭袍雲
爛縵金甲鎖輝煌九節詩篇奏三侯晝的張琱弓
維貫革羽箭直穿楊衛士鳴鼙鼓圉人駕驌驦坐
懸蔥玉鑾御鞚紫絲韁躬覽師徒健親稽器械良
五兵咸整飭七萃總軒昂部曲分牙帳馳驅選上
襄虬眉紅抹額虎脊鋏纓襠連袂攢弧矢摩肩簇
斧斨酋矛伸鶴膝寶劍帶干將勁於千鈞弩堅持
百鍊鋼招摇朱雀幟銛利緑沉槍叱撥追風雨兜
鍪耀雪霜八門旗正正萬騎陣堂堂步伐嫻規矩
更番類頡頏交綏成犄角脱穎試鋒芒越石身材
捷投衡膂力剛呼聲濤沸海礟燭火焚岡將帥饒
韜略貔貅競奮揚指揮身使臂統領網從綱少長
登高辨偏縫按次詳膽由忠作胄心以智爲囊猛

鋭前無敵縱横勢莫當匪惟強本榦實可鎮邊防
甫草攻車地長楊校獵場騂騮齊蹀躞鷹隼驟飛
颺六郡良家子期門執戟郎射膘矜中左舉柴羨
成梁鉅典推戎祀明禋重禘嘗充庖供宴享登俎
薦馨香纘祖承英烈繩宗覲耿光巡行觀禹甸哀
對識周疆蒐狩歸司馬師田自古皇玉璜傳渭水
石鼓勒岐陽國是勤宵旰兵符握廟廊屏藩環壯
極畿輔衛中央斥堠烽烟靖朝廷軌物彰釆薇宣
偉績天保佐垂裳韎韐先羣策聲靈震四方　一
人專闓懌萬載固金湯

過王氏廢園

聞說名園畫不如當年相國此中居歌臺舞榭凋零盡現出民間舊井閭

首春

漸覺衣裘重初知步履輕春風能轉物天意愛含生赴溟瞻魚化朝陽得鳳鳴楚材饒杞梓老眼最關情

思家

閒行小院步遲遲淡蕩柔風拂鬢絲一點春光紅日遠九年旅況白頭知妻兒不解疎音問老子何

嘗忘別離遙憶故園烟水畔杏花村裏燕飛時

方鏡

山靈圖秀結青精大地形模鼓鑄成已是媸妍能別白更兼圭角太分明光留海嶠仙瞳影色映秋潭玉水清鑑已必須懸正範秦臺魑魅莫相驚

可憐

可憐冶遊兒容易拋鄉里春風不叔人愛向春風死

偶得紅蘭主人詩數首慨然有作

桐搎挂壁暗凋殘十載塵封不忍彈隔院何人吟白雪好詩今日見紅蘭玉魚出地苔花古寶劍沖霄碧落寒一代風流賓客盡小山桂樹憶劉安

題秦王與虬髯客對奕圖

妙算奇謀逞壯圖兩人對奕費工夫殘唐五代收棋子血戰輸贏一著無

題風雨罷釣畫冊

魚貪芳餌我無求不用敲針作釣鉤脫卻蓑衣崖上立看人逆浪打船頭

題牡丹畫

蘭與衆草伍菊寄人籬下何如畫牡丹富貴真無

價玉環醉倚沉香亭隨輦司花別有情苧蘿新擅吳宮寵飛燕身從掌上輕幾枝濃艷何處得北地胭脂染綵筆卻笑臨池潑墨人猶如素女無顏色

初夏

晝啓軒窗坐清和四月初薰風不識字只是愛翻書

雨後

雨霽塵埃淨空庭景物閒碧天開畫卷現出幾層山

喜秋將至約舍弟小飲

客中何所事詩卷日相親有興便成句無心同古人盼秋勞老眼過暑得强身狂飲須吾弟時來不厭頻

萬峰招遊萬安山 時顧石門丁芥子先至

碧落秋空闊羈魂欲御風有書來法海招我謁憨公車走黃花路人迎紅葉中山房今夜宿添得白頭翁

觀萬峰自書遊山詩

卓午逈清輝秋山横古繡短杖步檐楹空蒼上襟袖間觀萬峰詩紀遊三十首行復自書之奇崛理

精透川嶽得斯人靈氣有結搆嗟余百無成相對益增陋照影蹲方塘泉聲鏗白晝

觀薙草

秋草荒山逕不能恣杖履顧生躬芟夷以為童僕始眼界欲分明殺物順其理槩槩小黃花刻露亦可喜

山腰晚眺

亂石栖枯澗霜風背面侵幾株紅葉老一片暮烟深山瘦乃知骨士窮原有心吾家終古業還向此中尋

曉望

漱畢清泉倚石闌朝暾浮影下前山平疇宿霧無邊岸陸海茫茫正此間

山中雜詩

飯後攜顧生回旋循水道空山絕行人黃牛齕枯草巨石黑如墨亂紅點綴好柿葉染丹砂其下有酸棗結實還造物成功無大小日影昃前峰秋風吹鬢老

林密目難穿下階擇所望步移景象變無心得妙狀顧生侍我旁指點東西向飛閣隱現間前日曾

植杖此身在畫圖塵勞一齊忘

青靄嵌巉巖其下有石屋不知何人建留與閒雲宿圓中渾渾然蓄氣特暖燠轉側一古廟龜龍左右伏河洛字模糊可捫不可讀簷宇半傾圮石像排二六猶見冠簪尊土花蝕圭玉空山謁帝王獨向黃農哭

清泉注膽瓶秋花閒採掇屋角見肓山有人出木末一陣天風來數枝黃葉脫把菊歸僧房晚涼宜擁褐

朝雀喜晨光暮雀喜暝烟深山無尉羅飛飛全其

天海鄉收穫後農夫上釣船剸魚沽濁酒醉倒豆棚邊

萬安山留別二憨和尚 時辛酉秋杪將南歸

李生羸老滯京邑十年不見西山色天生兩脚怕奔波到得山中無足力五步眼飛花十步喘已急熱汗透中單氣蒸面全赤雖有短杖那能扶撥轉荒藤磓幽石極目秋林不斷紅萬山靜穆天逾碧澥陸石門王芥子探奥搜奇罕儔匹亂草蒙茸夾荆榛碎石層叠如疆域木杪回身等捷鳥磴道盤旋矜傴仄泉流雙眼響琮琤軒聳來青勢崒嵂巡

闌俯睇萬木頂蜀錦平鋪幾千尺二憨主人山之豪每逢佳處必宕佚山得憨公别有山峰巒滿腹無人識我來此山爲憨公結得素交吾事畢下山即離軟紅塵萬里烟波生兩翼蘆花深岸蓼花灘是我故鄉安樂國憨公憨公幾時來耿耿秋月山頭出

春日吳栁溪招飲即登文遊臺二絶句

文遊臺畔高人宅紅雨青錢一畝宮不惜清尊招舊侶櫻桃花下醉春風

登臨縱目似荒村土銼頹牆帶水痕多少流民臺上哭繪圖難覓鄭監門

牆外桃花

海鄉三月半比屋逗春光不是茅簷矮桃花慣出牆

再之京師留别沈甥以任 時癸亥仲冬

十載客京華歸來補茅屋雖有三男兒有書不肯讀牽絲百里中快壻得坦腹一歲兩度來連牀數十宿棐几拭明窓插架富卷軸伸紙索我書百紙猶不足洗硯手常黑中書君屢禿圍繞筆硯間雙雙在我目安穩過三冬老夫曾没福白首望霜天

茅店雞聲喔北風劈面來玉樓寒起粟又牽弱女腸寒宵念征轆我老不求名金錢何用卜望汝公車來好聽臚傳速

俗人

俗人徹骨愚終身在陷穽一朝中寒熱水火妄爭競肺腑不能言庸醫執其柄煠糊用藥物莫辨温凉性或執一古方無論脉相應或允小試之弗效再改正九竅何竅變七情何情勝五行何行舛六氣何氣盛問以天人理心盲目發瞪而斯患病夫則惟醫是聽青囊號傳家懸壺有左證但求稱爲

醫不求能治病寧爲庸醫死豈敢愛性命嗟哉冥頑質命與他人定可知無病時諸病已湊併欲得大病除沒身爲究竟

絶句八首

塵相未除嗔熱客情絲難斷愛良朋是非日門何時靜枯木寒崖愧老僧

擎天國相爲羊豕墮地嬰兒辨虎狼皮裹陽秋傷本性鑿開混沌戕玄黄

口已三緘猶有舌臂經九折未成醫妄施點畫嗤倉頡糅亂陰陽笑虙羲

花種淵明三徑菊草深仲蔚一庭蒿材非鷹犬喬云懶命不公卿强曰高

無子棋枰誰黒白斷絃琴軫沒宮商鵬飛北海三千水龍卧南陽八百桑

殺機日起持蠅拂色界猶存護蝶衣寧向蓬窓讀寒瘦不馳綺陌覷輕肥

鳥鼠穴居亡牝牡馬牛風逸失東西混同物我師莊老放浪形骸病阮嵇

胠篋探囊非大盜倚門揄袂豈名倡絢成朽索拴騏驥鍊就鉛刀割鳳皇

無題

吞刀吐火事離奇百怪紛陳學偃師魍魅爭先先秉燭穰秕欲出共揚箕牛能眩目成龍采馬不驚人冒虎皮十九縱横迷道路夜聽姑婦半枰棊

白馬馱經出世雄漆書蟬斷素王宮鳳飛荆楚時真殆麟獲鉏商道已窮居士在周元土木仙人辭漢本金銅不知誰荷劉伶鍤埋得頽山地幾弓

紵漆南山好墓門三年石椁斂童昏專車莫辨封禺骨大地難藏闟茸魂水齧前和成枯栢屍涎含玉等彝尊人間盌出何須恠少見渾如蝨處褌

架石梁溠百堵深巡功應是邑中黔鳩形滿澤勞千慮鴈齒排雲歩一心波冷洞庭朝北闕材高鬬栢抵南金由來富媪真多寶八柱無煩羨桂林

繡祿金幢易几筵身從切利現諸天針關已透猶牽綫寶岸難登再上船石起三生新説法門通七祖大參禪是誰饒得豐干舌徑向寒山拜普賢

都陽坐擁鶺鵒衆三疊霓裳結綺褸虎幄有人成殿脚犀軍無弩射潮頭酒酣燕市悲屠狗夢醒齊臺笑爽鳩嫠婦此生誰恤緯手栽諼草號忘憂帝休作食歲華平何事吹虀懲熱羹萬戶清齋消

旱魃一杯濁酒掃欃槍邁邦鉅典勞喉舌納陛殊
恩逸保衡莫謂飲河期滿腹能精五技總鼯鼪
冷珮敲湘攸雨工老春千日醉張翁伐毛洗髓芻
靈貴剖腹刳心妙相空大匠蓄材存柹屑國醫採
藥到苓通人間部婁難言壟郙得天梯上九嵕

立秋

却掃成編久絶遊恹台九夏喘吳牛苔痕上屋連
宵雨涼氣侵窓此日秋楚士招魂嫌舊些巴童度
曲愛新謳堪憐髮共心俱短井自飄桐火自流

雲照寺小憩

疊土成高阜周遭只數弓鷹盤丹殿枓騾嚙石闌
桐僧老逢人笑秋登是物豐香清茶一盞趺坐片
時中

遊圓覺寺

圓覺何年造龍碑紀大明壁間思九白石上哭三
生貌醜樹疑鬼皮穿鼓化精全身經浩刼瞻禮獨
含情

野店

野店綠楊下迎門小板橋地高秋水涸沙軟馬蹄
驕緩轡尋茶董班荆之酒瓢當風搔白髮惆悵短

長條

遊化成寺

勅建化成寺番僧類萬童披肩橫紫罽抓頂竪黃
絨秘密覘神像雕鎪訝鬼工誰言王者力能絶地
天通

畏人

閔嘿挑鐙坐天涯老緼袍毫枯江令筆鉄鏽呂虔
刀淡月窺鴻夢狂風助犬嗥畏人嫌我怨不敢讀
離騷

題文待詔秋林高士圖 時再客崔南有師署

輪蹄逐輿臺九逵奔鹿鹿喧聲聒耳根熱塵眯雙
目夢想清涼境不得遂其欲飛身到澄江日伴梅
花宿素蠶傳茗餘畫圖展幾幅緬懷文待詔意致
超凡俗幽靜水無波巑岏山有麓酣霜老樹下高
士淡於菊疑是避秦人未改秦衣服掩帙視青旻
春風搖萊竹

池上

曲澗皺層瀾濃綠垂老景巖阿平敞處天光淩倒
影調息遊大化神澹畫逾永閒人心眼中自有羲
農境

題畫中觀畫者

長松纒古藤清泉穿亂石素心兩三人客席地各趺坐手開書畫册我亦觀畫人恨無山水宅

雲間學署紫閣峰陰下作

池邊水閣閣邊峰𡾋穴玲瓏面面同老樹壓簷能蓋雨怪藤穿石欲當風衫辭梆汁霑桐淚夢走槐安入桂叢不用小山招隱士幽巖曲磵自相通

題董玄宰畫册

明季有宗室清湘大滌子余兄約社家其畫列棐

几謝詩與梆記形容不到此彈指四十年付之臥遊耳每逢晴嵐圖拭目生歡喜況當盛暑溽清音涼骨髓江深草閣寒獨坐看雲起俗塵飛不到熱客隔千里伏雨闌風夕移情一幅紙人無山水癖骨癡胸次鄙深悔少年時不學畫山水

觀雜草

澄江學署東偏有大雅堂余居右室其南曰衡鑑堂含山王君令梃及大令若和居右室嵊邑葉君荻新居左室時當盛暑初自吳淞返棹庭草蕪穢無露坐地童僕各

營其巢弗急此也葉君躬自芟薙有披榛斬棘之風焉喜而賦之

空齋積雨後隔牆抽亂篠蝶翅晒花鬚蟬聲響木杪尋蘭獲素心二三不爲少中庭盛灌莽有地那得掃入手無長鑱勞君雙指爪夏氣長萬物榮華無大小任其滋蔓性彌望塞行道自古僮僕懶芟夷莫肯早𦔳爲蠻蚩藪垢汙何時了回思負土日青青生意好可憐蕭艾姿錯認護門草

偶然作

積陰喜乍晴竹木影森鬱濃綠點輕紅髣髴春餘

色披襟倚南窓手弄鼠鬚筆學書老不成長吟空抱膝高天起微雲須臾漸蓬勃或如牛奔逸或如豕駭突或變爲蒼狗獰猙露毛骨憑空幻結撰散漫勢詭譎老夫目生翳蹲身搔短髮砌坳餘盃水蠹葉翻半缺蟻蠓坐其中浩浩江湖闊逶迤路盤互蹣然螻蟻垤簷雀啄蜻蛉食餘一股脫萬蟻輿蟲尸以爲得大物攢簇競趨蹌軒騰鼓歡悅癡奴任意行步重腳跟疾左右觸蠻國吁嗟亡也忽踐草履生蟲慙愧騶虞質卓午天無雲蟬聲正清越

秋夜觀練忠貞公廷試策 時客南梁

黑雲蔽星斗天文不可見秋鐙耿孤光古書開一卷緬想三絲夢兆應顯綸綍悠悠四百年陽烏如激箭播首雙鬢禿悉心賴老面負手行空廊熱腸寒發顫明太祖夢得三絲洪武十八年公與丁顯花綸同時及第而姓名傍各有絲

晚眺

並無朋好到茅堂獨自扶童傍女牆短草長天垂盡處春帆數點入斜陽

題高郵奎樓畫壁

天風莽蕩吹魁斗巨筆高擎文曲手淮海人文聚此邦三十六湖吞萬有試看畫壁樹重重桂花紅杳夾青松秋香春露蟬聯上一路平肩十八公

偕沈以任賈肇先閒步 時客海陵

側身天地欲何之朋輩凋零皓首時二妙肯隨羸老步西橋樹下聽黃鸝

題雪鄰冬夜說詩圖

深山虎豹蹲巨澥蛟龍窟邦邑有大家風雅所叢出吾宗雪鄰叟詩家高閥閱三世主騷壇墨兵得連帥此道盛榛莽逵路多岐轍紫色絢涼白鼃聲鳴軋茁危哉正始音千鈞繫一髮寒窗燭未跋氣冷衮被獺執卷趨庭時源流細區別枕葄六十年臂曾經九折金郎盡牀頭篋還富作述一幅說詩圖先生家長物

五日同鴻圖姊丈觀龍舟

短衣逐隊出西城遙指中流競渡聲一綫漕渠人兩岸靈旗飛舞搶風行

病中視沈甥病

幽燕十餘載飽嘗霜雪冷南來不耐暑將秋瘧作梗作寒冰負背作熱火燒頸汗出透中單從踵直至頂目眩飛狂華足酸搖兩脛强步至庭除甃甓不能逞反側牀第間入夢闖然醒突聞沈郎病裹

衣登舴艋涼風九月初細雨蕉窗打青燈照書壁甥舅雙瘦影嬌女勞藥餌身不離鐺鼎顧我無片言愁緒亂難整可憐羸老翁憂懷何耿耿頻覆掌中盃糢糊過夜永

破襖吟

六月如初秋夜靜涼氣侵破襖二十年補綴百千鍼老人喜溫煖以之覆布衾委宛隨四肢酣睡夢沈沈兒輩相視笑謂若百衲琴而我不能割珍重反倍深一從老妻亡無人代縫紝錦繡羅綺中鶉結何處尋公孫求故劍少婦哭遺簪念此豈足貴

故物感我心

食瓜

僕射黄瓜未可誇青門還羨故侯家老年齒齼鹽梅味肉食無緣且噉瓜

盆中小橘爲蟻所緣而作

短木互戢晉承盎植小橘離淫土性燥根堅易結實緑葉滑於油白花如瑟瑟顫維螻蟻輩嗜此同崖蜜援引其醜類盤踞爲巢窟往來枝幹間紛紜行蟻蝨萬方麾使去餘孽猶穿穴爾亦自有封爾亦自有垤胡爲妄升高條戀在是物又非大槐安

疆場地廣闊蕞爾一丸泥那足排行列飛空讓蛾蠓泅水遜孑孑嗟哉醫濁蟲曠刧頭難出時盆下承以水底

喜復堂兄搆別業

雙丸對擲東西路三萬六千彈指度人生爲樂須及時何況眼暗髮垂素復堂兀如不羈馬昂藏懶繫輪轅下性情到處即文章麤服亂頭皆古雅好奇那顧山鬼嗤捩俗慣遭傖父罵每於險絶自矜長荆棘叢中能脱洒九霄烟鶴御天風烹鮮一割爪留鴻芒鞵草笠遊廛市剗竹蒔花錯畝宫城西

隙地初開鑿引水通渠度小閣藹塘肥緑間猩紅曲岸分流横略彴繞施點綴便幽深畫家心胸難捉摸休管後日踵增華且勿抛荒現在樂同邑詩老五六輩風牀散坐拈杯勺美景良辰聚快士洗除宿垢解纏縛海縣不産李復堂一堆笨土無邱壑

沈甥後園作

荒徑草蒙茸閒行策短笻斷橋楊柳外萬朶木芙蓉

九日懷陸晝衣

偏是重陽雨無心倒緑尊燈前搔短髮有客在吳門

荒園　時沈姊丈初歿

園荒人不到風雨自瀟瀟楊柳臥於水芙蓉開上橋草間蟲窸窣籬畔鳥啁噍獨有悲秋客含情賦大招

對瓶菊

瓶中餘得菊花枝又是清霜刻轢時蕉葉滿窗風索索挑燈閒讀杜秋詩

楚州

漕渠一綫水穿沙橫壓三城百萬家路入徐疆人
漸悍界連揚境俗猶華輿臺輻輳迎鹺賈弓馬嚚
騰鬧虎牙客館莘鄰枚叔里敢將辭藻鬭浮夸

弔淮陰侯

鐘室捐生萬古哀中原鹿去逐誰來狗屠自是通
侯業刀筆寧非相國才莫倚設壇終豁達須知躡
足早疑猜角巾歸第尋常事何不扁舟返釣臺

滁硯

老向天涯寄此身陶泓冷面久爲鄰雄心磨盡無
多墨不寫牢騷亂與人

山陽懷古

旅館山陽傍水隈遺蹤難問獨低回才長騷賦虛
傳耒筆擅飛書定溯枚承祜不歸長笛裂伯倫一
死酒星頽可憐風雅成千古姓字空教付劫灰

觀劇

綺席春燈囮虎豹窮途短札餧豺狼禍心毒手今
安在流盡清淮與濁黄

偶見紅蘭主人無題詩半冊書一律於後

朱栱霞明乳燕飛翠幃高捲蕩晴暉春光射目花
分面香氣穿簾婢整衣崔護不來紅雨亂司勳重
過綠陰肥東鄰本是荒唐話賦得登徒事已非

懷宗室雨田

歸來縮澀局團瓢不似燕臺放眼遥九軌縱橫鋪
繡錯五門金碧聳雲霄西山春滿王孫馬南海秋
盤獵士鵰只此胸懷殊壯浪輸他大隱隱於朝

偶句

捫籥誰知景物殊工人獻櫝已亡珠春旗芝蓋無
顏色秋水長天入畫圖

自淮返郵宿礐泉書屋

袞袞名場幻偃師靜中滋味老人知半間書屋橫

朝日臥看秋花照硯池

銅尊土定注清泉亂插秋花影自妍蘭室已成衆
香國蝦身不夢大羅天

感舊

余自辛酉南歸時往來秦郵未及十年其
交戚如丹崖吴姊丈家西李兄搢書賈十
一兄家雍南兄筠莊夏姪堉鴻圖沈姊丈
皆相繼云殂感而賦此

落魄歸來賦老饕初經鬻社與猶豪紅燈密座三
更酒黄菊疎籬九月螯壯歲光陰徒浪擲暮年親

友不堅牢可憐歷歷交遊者半向荒原伴野蒿

追憶雪鄰

同是烏衣舊謝王尚餘邊腹貯謨觴鶴歸莫記堯年冷夔死方知舜樂亡玉應金舂埋蟄室零膏賸馥鎖巾箱嗟君一子眉能白門户丁單勝五常（雪鄰書屋顏曰蟄室其手鈔雜事曰巾箱賸録子格非能詩古文辭）

舟行即事

乘屋餘閒便載芟野翁牧豎荷長鑱勸君莫斫漕隄柳曾逐春風拂錦帆

九日憶舍弟

鴈陣橫雲展翼遲淮陰秋老客心悲埋文空傍枚皋宅寄食羞尋漂母祠壯歲友朋俱錯落童年昆弟缺追隨白頭脫却龍山帽一任西風著意吹

遊三仙樓

仙人自昔好樓居樓傍西城水繞廬高棟巍峩浮碧落曲房宛轉孕清虛枯桐豐載無聲始漁鼓中含太極初一片山心如菊淡歸來閒檢道家書

秋杪

翦翦西風刮面涼淮陰秋杪漸飛霜紫萸入市花千本白鴈排空字一行毀茗靜參香後味攤書愛

就日中陽客途歲月消磨慣不怕寒宵漏點長

買菊歎

紫菊白菊紅黃菊壟土摶根亂蒲束好者賣與鹽商家餘芳移植寒儒屋老夫囊底但青氊稚子布襪綻兩足寫帖乞米尚無門邪有閒錢潤草木幾朶紛披深寶貴拾人剩物亦可哭幸之酒肉腥臊氣轉覺清香特芬馥如此品格入繁華等彼妖姬悅耳目何似斗室滿牀書篝燈夜伴兒曹讀快飲盧仝七椀茶對爾高吟懊惱曲

晚菊

冷豔不終藏霜酣花蕾坼秦王卷衣女秀骨初覆額瘦紅鍼染血肥白瓠排犀樗散秋燈畔蓬頭隱士妻

旅悶

平生癖懶但安居況值衰年岕步遲好事絕難同輩伴獨行兼恐路人疑定知孝子祠無石虛擬元王廟有碑自到山陽涼燠換還如裘足在家時

禪扉乍啓多岐路小市閒行破寂寥惡少也知韓信廟酒人不識杜康橋河防幕下奔狐兔漕運營

前載猲獢還向案頭尋故紙南華篇裏學逍遥

霜天密室耿孤燈兀坐翛然入定僧傲骨已同松化石名心直是水成冰錐無可立輕鄉土子不如人絶友朋子爾一身真棄物惟餘老眼看書能

晚角頻吹露氣寒九秋剛盡菊花殘征鴻應傍鄉園過好月都從旅邸看五世無田輸草服卅年遊學誤儒冠焚膏繼晷渾無謂怕聽奚童話夜闌

殘菊詩示子疆

霜落關河草木衰蕭蕭槁葉旋成堆盲風已令羣芳歇泠艷猶餘幾朶開仔細燈前看色相摩挲盆

内護根荄明秋依舊黄金滿自有王弘送酒來

與文壽菴僧絮話

隔牆黄葉隨風墮白頭人擁殘書坐四壁無聲夜漏長兩目䁖䁖不肯卧憶昔我祖重綸扉奕世冠簪侍衮衣瓶守縹緗紹學業耻將裘馬闘輕肥凌雲甲第連衢術句曲昭陽誇第一光燄羣摹李杜篇海潮共放蘇韓筆詩老宗工領袖多門森三戟里鳴珂麈尾蠅拂隨遊屐别墅名園縱歗歌運會滄桑彈指速皂隸公卿掌翻覆故家子弟半賃舂米桶藏身羞欲哭荆榛瓦礫滿池塘土銼炊烟斷

畫梁富商直踞崔盧宅豎賈高居王謝堂毛錐禿盡硯穿鐵廿載長安事干謁傲骨偏同陶令腰巧言又没張儀舌脚跟漂轉等浮萍親戚彫殘欲曙星鄉井歸來補茅屋依然白蠟老明經可笑胸懷不了了春蠶吐絲自纏繞撒手懸崖掉臂行秋毫爲大泰山小謝絶塵緣到處家誰知蟻國與蠡衙揚輝覷捉波中月眩眼曾看鏡裏花刀頭餂蜜甜傷口蠆尾穿針毒螫手頹風陣陣捲楊花大雨漂漂流土偶高必危兮滿必傾枯碁三百有輸贏數奇枉作封侯夢相餓空標細柳營且咬菜根啜豆

粥心似死灰身槁木上牀斛睡日三竿無病無憂便是福新來結識老瞿曇暮鼓晨鐘傍佛龕半生南北東西路又客淮陰文壽菴

佩紫表弟五十初度

我周花甲君半百十年以長余占得性方骨傲本連枝中外弟兄猶間隔吾弟伉爽豪邁人眼界放開横八極長才擬乘駭浪風雄心欲展沖霄翮龍文虎脊不受羈霜蹄恒苦路偪窄我走都門二十春金盡裘敝面黎黑歸來吾弟還青衫子羽常令頭來責仰天大笑攜幼兒扁舟共作淮陰客幼兒

性頗愛文翰君也珍之如拱璧擘窠大字動人主
觀者如堵聲名赫我亦喜此竟忘家借此娛情弄
筆墨禪關瀟灑無罣塵戴髮爲僧度朝夕有書同
讀子同教奇文同賞疑同析且喜眼邊無俗物痛
飲香醪啖膾炙酒酣耳熱歌嗚嗚天爲幕兮地爲
席吁嗟乎與其齒者缺其角天地自有大消息古
來豪傑半泥塗如我兩人應困厄吾弟吾弟且尋
樂及時行樂壽增益作詩祝壽者誰與昭陽定齋
李光國

初冬述懷

絶無雲影翳長空幾字排連過塞鴻屋角易積南
至日樹頭時吼不周風詩哦彭澤憎行乞文讀昌
黎耻送窮把卷燒燈消養夜非關見獵尚心雄

一錢

癡僕探囊笑其中剩一錢和嶠多乃癖劉寵少方
賢得免程俟罵留爲杜老憐孔神惟壹氣只此可
通天

嘲狂客

休歎華年一擲梭方剛已識老蹉跎狂開白眼輕
題鳳醉寫黃庭不換鵞曾擬上林驕得意屢經具

草笑常何浮情未盡顛毛禿飽看兒童駿馬馱

醃菜

旨蓄資鄰媪吴鹽撒晚菘緑萎霜漸漬白軟雪消
融入甕藎芽茁充盤筍苛叢齒摇憎韌物鬆脆利
衰翁

月夜思舊

滿地光華沒寸陰當頭寒月到天心惜無花影添
幽興翻引烏啼攪夜深隔院鄰人吹塞笛誰家少
婦哭遺簪陡然觸撥傷情事一缺難圓直至今

讀西漢奏疏

西漢文章藪由多梗直臣整冠延豕角攀檻逆龍
鱗網闊天才縱門開士氣伸一除秦餘虐簡冊盡
回春

觀列仙傳

誰云海外有蓬壺顛倒人間一世愚是處俞兒爭
引路無邊象罔亂求珠金鎔陽邁驕貧士飯煮胡
麻誑餓夫仙骨不從鉛汞得雲中雞犬笑區區

陶渭玉贈蠟梅天燭

禪房香與色俱無肯折寒芳伴老夫枝上亂堆圓
蜜蠟中横一篝碎珊瑚

小至有感 乾隆丁巳會與博學鴻詞試詩賦於太和殿上

曾將文藻伴時賢夢斷觚稜路幾千免管禿從三賦後羊裘敝在十年前貧家但立相如壁長物惟存子敬氈恰幸光陰容易轉一陽來復望春天

苦寒病臥

布被多年絮不溫嚴冬冷氣透脚跟曲膝拄腹臥而蹲玉樓起粟銀海昏百憂火灼肺腑焚邪熱内迫眩崑崙齒牙酸齼連耳根雙鼻齆噎塞復噴苦寒旅病難具論僕云乞兒叫餐飧褷材覆背草作褌肌膚割裂刀箭痕未知終夜立誰門霜風刻轢

慘無恩老夫念此驚神魂汗濕中單若負暄睡魔招我蝴蝶園黑甜之美不可言酣齁一覺身乍翻方窓白處紅朝暾

讀史

權術精通仁義亡箕裘弓冶判毫芒傳家尚染陰符習諸呂封侯誤辟疆

良烏從來擇木棲肯將白璧混汚泥公門桃李崢嶸甚羅致英才事牝雞

風雪嚴宵玉趾臨籌邊元老器深沉可憐二十篇論語不敵十瓶瓜子金

前人手植三槐意寧爲妻孥得美珠不諫天書誠大過披緇削髮亦何愚

黄梅

隔絶春光遲又遲含英獨在雪霜時生成正色天難媚釀得幽香冷不知只有松筠能結伴斷無蜂蝶動相思重陰固凍孤標異恰笑迎陽向暖枝

對鏡

此心猶作童年夢鏡裏驚看百歲人病鶴帶霜形半槁凍梨含垢色全皴相君之面原難貴託子爲頭不免貧衰瘠充肥隨暗換休教失却本來真

觀雜記

穆傳開叢說其流雜秘辛蛤懸真臘夜鐘動景陽春殿脚三千女天魔十六人荒淫昭炯戒鄭衛總還淳

少年

何處游閒滿路誇故輕冰雪踐霜華羣拖長畢驚寒兔醉挾飛丸打凍鴉肥馬白分鞴角鈌豊貂紫壓帽簷斜禿衿窄袖監奴輩知是楊家是霍家

賦得頗覺陰何苦用心

亂寫羇愁操土音巴渝難入伯牙琴曼聲恥學韓

娥哭促節聊爲莊舃吟自喜郡中無狗監誰傳海外有雞林飄風過耳須臾事頗覺陰何苦用心

孤鴈

豈是桑弓破陣圖失羣索隊獨驚呼聲流廣野何哀怨影入寒雲乍有無烟戍戈兵愁送目畫樓新寡泣添珠晚來應傍沙灘宿莫又單身陷畏塗

讀義山詩

歌哭無端病雨傷寓言十九效蒙莊雨沾宋玉都成夢草拾靈均盡帶香帝子有時來北渚美人何必定西方休將獺祭嗤淫豔一種風騷味轉長

懷碧泉甥

陽元賢宅相逸少好東牀充射能超衆論書獨擅場揭來淮水凍別自桂花香幾月縈懷抱寧惟左蕙芳

馬鞭

執此威天下投之可斷流雖長終不及先著我何憂張耳趙城杖繞朝秦國謀役身隨晏子欣慕亦堪羞

無錢

夢入畢羅猶計直輸他博進未能償上清童子背而去白水真人掉臂亡銅山崩頽金穴塞地馬老死天龍藏青蚨飛盡不留毋貰酒黄壚無鷫鷞

河凍不得歸里

米珠薪桂苦寒天老客僧寮倍黯然大地有權教粟死稚陽無力解冰堅食殘方丈闍黎飯用到兒童撲滿錢安得燭龍銜寶筏還家飽煖過新年

憶柴墟春路

柴墟人住武陵間村徑逶迤自往還高挑青帘楊柳店斗橫略彴杏花灣漁翁解網停橈曬桑女提筐選樹攀二十年前江口路夢中猶聽水潺潺

懷趙秋埜

魄死西方現一痕斫殘老桂未除根水經凍後情終潤火到灰時意轉溫鐵網千絲沉澥底琴材百尺竦龍門好春歸去鶯聲瘂駭綠紛紅不可論

雪夜

纔快時晴旋復陰漫空瑟瑟冷森森自憐短案分餘映誰傍寒門立夜深揶絮顛狂飛不斷梅花高潔夢難尋渴來欲嚼冰牙齒且臥匡牀擁破衾

憶望溪先生

擘石迴瀾力斡[illegible]脫白身韵玄多著述[illegible]當富[illegible]

神自失劉中壘難逢井大春亭前誰問字到處是迷津

哭王滄浪

老儒貧且病病不得速死房中有瘨妻膝下無弱子四女三出閣一女留經紀得壻爲布代門户差可倚城隅一畝宫古屋半傾圮滿架蠧殘書盈筐褁蘖紙苔階曾未破南窓日隱几初病右偏枯俄復瘓左髀百體不從令天君綴旒耳寒暑晝夜換此身在牀笫手口寄他人便溺不由巳背癢誰爲搔足垢誰與洗誰與頮面目誰與漱牙齒誰與扇

蚊蠅誰與爬蝨蟣萬苦向誰告天乎命如此昨聞歸巨室心中翻歡喜形骸重累君今日弛擔矣游魂應爽健任爾意栖止朝踏閬風巔暮看蓬萊水大患莫若身蟬蜕快無比慎勿化爲鶴飛來望鄉梓人間正苦寒天上春纔始

追憶沈姊丈後園搆樓未成

十畝之閑兮附在居宅後中有兩三亭池塘種菱藕三十樹梅花萬个拂雲篔海棠垂猩血繡毬大如斗碧桃映人面牡丹酣朝酒清露滴梧桐輕風舞楊栁桂香濃撲鼻芙蓉密礙肘芟夷藤蔓蕩積土爲高阜誅茅結其巔路逕亦頗陡登臨遠縱目胸懷蕩塵垢主人欲架樓邐迤園東首此志未及成頓喪吾老友斜陽策短笻獨立小橋口

臘月初旬淮城散步

傳説河冰到處開望鄉孤客亦能回淮陰不減燕山雪甓社渾無庾嶺梅走集邏丁塗舊栅旗亭酒保醱新醅閏年遲遇王侯臘留却東皇緩駕來

書事

自是盆成取殺身網疎目闊有潛鱗若教遇得孫賓石復壁應藏賣餅人

嚴寒不寐

怕犯嚴寒偃息牀却因早臥夜加長窓櫺映月疑開户鼓角驚風到隔牆畫腹原無松入夢蒙頭終以睡爲鄉誰將心目分先後返目觀心自兩忘

旅館歲晏對月懷砦泉甥

文曲溝前文壽菴朝朝引領望東南漕渠冰凍堅還解桂魄虧盈十又三客路祇應憑短僕家書無事達空函青陽逼歲歸裝近好共圍爐促膝談

漫成二首

黿羹染指嘗黿小勃然怒公卿貪口腹御士不足

數聖王順人情釃酒加肥羜醉飽使屬饜饕發皆心膂莫謂肉食鄙萬羊稱宰輔日取一片肝屠家笑貧窶孰是於陵子咽鸞肯復吐

董威衣百結江革臥半氊忍凍成高尚後世惡知賢對客有慙色兒曹情本然西華冬著葛未見故人憐胸中橫羅綺口發玩世言狂曝憤鼻褌曠達實寒酸翠被泰復陶望之真帝天

錢牧齋杜詩箋

三通羅冊府七略著分門梵唄精紬繹玄關妙討論須求賈婦笑不必息媯言識得浣花老刊枝自

有根

戲題錢牧齋所作徐霞客傳後

法蚷提足千峰過玄奘堅心萬里探天下名山都踏徧不知佳處在終南

感懷太學同門諸子

二十年前舊羽翰雄飛雌伏谷凋殘賦傳洛下三都貴石遇韓陵一片難冀野羣空天駟暗豐城氣散斗牛寒憑誰細訪篔簹谷剩得淩霄竹幾竿

臘月對月

也是清光映碧天含情獨向此時圓花埋寶砌雕闌冷人鎖銅鋪繡被眠且照羣烏栖禿樹莫撩孤鶴舞寒烟冰輪碾處無聲過辜負霓裳第一仙

睡

衰年愛卜睡鄉居收斂精神樂有餘才劣憑誰探夢筆手風得免攝魂書燈前說鬼憎螭魅枕上遊仙到赫胥漏點雞聲渾不覺醒來紅日透窓疏

道家偽書

不盡真源智慧珠翻教起穢陷泥塗紅鉛黑汞虛龍虎白乳黃芽舊鼎鑪北海嬰兒原有母南園姹女妄求夫水妃火牡尋常事故作鉤深駭豎儒

書室

何必山林遠俗氛一間精舍貯淵雲枕衾亦帶烟霞氣腸胃俱成篆籀文草聖狂臨張長史遊仙神往郭參軍黑甜白醉閒功課只少超超鶴作羣

淮隄晚眺

淮隄一帶盡維舟獨立蒼茫古渡頭塞鴈南飛東北走夕陽西下水東流百川匯澤趨高堰七省均輸會楚州大吏必須真保障河漕雙管此咽喉

足

難逐中原鹿須臨萬里流卞和徒取刖樂正豈忘

廖
跡到侯門絶音惟空谷存何能加帝腹且用濯金
盆

雜詩

一勺不盡水一拳不盡山天地好奇險曠士得大
觀栁記謝客詩百怪羅筆端親飫愜真趣恣力肆
窮原臥遊强解事然疑忽恍閒靈境匪所思隔目
妄造難自悔少壯日局脊守遺編胸中無丘壑出
語多寒酸雒誦馬遷史抱膝起長歎

楊栁垂亂絲夭桃笑濃露隔水映青樓紅板橋頭

渡盈盈三五年生小不織素言鳥鏤金籠瑞獸噴
烟霧水暖鴛鴦憨花嬌蛺蝶聚香飛燕拂簾玉脆
鶯穿樹未解好春光脉脉春前住可憐蔡琰春毳
幕韋韛去

肥遯開僞途無才混耕釣丈夫思利濟安能終荷
蓧沮溺接輿時周衰勢顛倒狂瀾不可迴甘心絶
廊廟光武中興主龍虎喜吟嘯搜幽頗殷勤聘幣
實周到咄哉嚴子陵披裘富春隩大道有高尚盛
世無高路張目語誕慢足加更倨傲景星邦國瑞
犯座豈吉曜宣聖卯原壤惡其蔑禮教清風擬伯
夷毋乃不相肖

漂母飯韓信漂女飯伍員慣是貧婦女識得英雄
人捫蝨談天下王猛快絶倫豪傑促席坐遠去問
三秦從來憒憒者奚但莽桓温雙眼四瞳子不能
全照身披沙揀金寶責之恐愈昏進賢宰相事國
士亦有真知人良不易我思一个臣

千古稱才子元愷十六族降及賈長沙疏陳先痛
哭經綸天地閒十亂猶不足曠代得逸才山川費
鍾育如何詞章士謬欲媲顓嚳魚眼混美珠荆玉
雜鼠璞實不稱其名徒晒喝然腹建安既哆侈大

歷更顏悉陵夷到稗官亦妄標斯目奴婢作夫人
貂頭狗尾續寄語後世賢才名莫浪逐

古人骨已朽後賢初未生側身邊闊境何處發幽
情結得一目網臨淵羡大鯨買得無絃琴挂壁和
韶護漁父掩耳走樂工掉臂行迂哉石戸農畢天
守硜硜

寒雲吹不開陽烏慘無色可憐射陽湖流澌數千
尺商旅阻西東舟航斷南北米價陡騰踊貧者無
頓食餓夫攜短童頂露雙脚赤劵賣中富户估直
貫五百黄口怕爲奴潛入鄰家匿其父忍提回軟

語佯帶嚇兒向耶號咷耶背兒逆嗌明知心頭肉不剜不可得飢鴟叫破樓瘦馬嘶荒驛曳杖嘿跏蹈冰天又昏黑

一心妙變化陳言皆守株天神博華山人跡刻畨吾力疲忘所用千載笑笨夫高堂十七篇掇拾偎燼餘一字一句讀昌黎猶病諸大道無凝滞禮樂隨世殊馬上得天下窮愁乃著書

卿自不思我我心如轉輪漩澴千折水危峰亂插雲夢中原識路魂去若飛仙天門横虎豹血口大如盆鋸牙舌舑談紅沙劈面噴醒來驚噩夢依舊隔關津

可憐古人書只留後人讀可笑後人心不入古人腹聖賢經世意非必故委曲時勢既殊風五土亦異俗錯綜參伍中縷縷具條目譬彼原泉水其流有隱伏又如周身氣脉絡分任督著察差微芒何以得歸宿少年半麤浮恃才粲欲速津逮未及終得隴復望蜀自謂頗飽飫腸胃皆完穀膚革失充盈皮裏翻受毒至理無盡藏精通在寡欲千蹊影響間不如一徑熟

金陵報恩寺浮圖九級高百丈碧琉璃巋然卓地牢其上有遊客縹緲淩雲霄幼年心艷羨身輕意氣驕自恃足力健拾級忘疲勞急造最上乘縱目望遠郊崇城圍一帶長江杳一瓢胸懷斗開闊洗盡俗塵囂歸來矜喜甚大言誇同袍長者莞爾笑子胡太麤豪層層有境界面面有波濤逐節生萬態微妙窮纖毫畫圖到絕頂雖高亦寂寥俯首受斯語使人意也消

陽氣積滿盈空天走霹靂雨散雲收後索之杳無迹帝王制兵刑施於不可測梟雄既授首羣烏自斂翼玉石必俱焚火威恐太赫牧馬去害馬種樹斬荆棘無恩大恩生戈矛化衽席七日誅聞人麟趾騶虞德仁義一分塗申韓從嘖嘖

微蚓亦能唱微蟬亦有聲造物惡瘖瘂非關觸不平天產塊然肉特特竅其形枯坐强閉塞翻教損性靈春花生雜樹黃葉到秋零無端流逸響傖父詫多情我欲尋夏蟲一爲語寒冰

不汲井必枯不耕田必荒各具有源物束手使閉藏烏兎迅飛走萬古仰輝光薄蝕非本體羅孛焉能傷武公九十五誦抑十二章訖歲而惕日趙孟年不長勤學亦能壽君子貴自强

重簾押銀蒜寶鼎薰蘭膏素月上東嶺美人何迢遥欲裁合歡被嫌他金錯刀欲寫鴛鴦字懶用香貍毫春煙化紫玉何處弄秦簫出户乍延頸牆外搖紅杏一半落花飛翩翩蝴蝶影

山莫妙於轉境莫妙於換人莫妙於心心莫妙於變風雅變爲騷屈宋才獨擅三頌變爲賦馬班盛西漢篆隸變爲楷鍾王淩魏晉踵事有本原體格實創見錐鑿蠶叢路隻手開生面蓬萊入杳冥海市眩奇幻五色石補天星辰重貫穿縱橫任揮霍眼底無成憲匹夫起草莽鋒銛力精悍束身什伍

中强排鵞鸛陣步伐半參差雄心憂覆賁唐律不如古誤死休文韻

指爪日日生鬚髮日日長造化密移人絕不留影響惺然方寸間忽蔽忽開朗暗者誰令昏明者誰令爽清濁本一氣安得截爲兩試於隔礙時回光默存想

千古積何處今日即是古天猶堯時天地猶禹時土萬物本雍熙人心自愁苦游魚不滿尺詎必盡網罟城市非山林往往出猛虎有卵皆可翼嬰兒那擇乳當身棄仁義紙上談鄒魯嗟哉勿復言先生在貧窶

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譁然越都國後世驚亂民古之大亂世後世義黃年古時易爲聖後世難爲賢苦貧顏氏子附郭有腴田簞瓢得所恃樂在其中焉赤手無恒產八口在倒懸食飲關軀命安能强晏然干謁寡廉恥營求羞執鞭凍餒入庠序教矣富不先哀哉無告儒窮民別一天

極知炳燭光坐荒古所戒志士惜分陰奈何不寶愛勿曰混泥塗頹唐甘放廢守身如治國官亦有五大紀功糾過惡日省考殿最存養責冢宰過欲

仗連帥將相既調和安内復攘外百體皆受令天君自寧泰但恐稍縱弛五賊犯關隘賁軍難復振慄慄焉敢懈

題桐陰拂琴圖

輪蹄絡繹奔熱塵高拱深揖趨要津可憐一身不自主面目嗔笑由他人雅懷孤潔惡喧赫獨愛山林友泉石杜門却掃養天和胸中別有烟霞癖秋水潺湲智士心桐陰如蓋影森森成連海上留仙曲巖畔橫張爨尾琴瀟洒丰姿神朗暢注莊幽雋常思向寫生妙筆得真情舉肥莫示今之相

別秦郵諸子

諸公向有消寒詩會推雪鄰雲洲主盟二公既歿余託為忘年友獻歲將之祁門作此留別

乾坤幾詩老天意恒中傷頹然槁木身出門等面牆珠湖六七子銷寒建壇墠才高能下人折節重老蒼肯出詩數篇脫穎露鋒鋩盛年腦腹滿咳唾流寶光淵淵金石聲誦之潤肺腸我生亦何早齒貌不相當況復百千里冷官就蠻方安得扶短杖頻登作者堂大江排巨浪五星閃寒芒萬古所不

廢精氣遥相望

歲暮放歌用昌黎贈崔立之韻（消寒詩會題作此荅諸友）

三都十載八乂敏筆花抽繭才難畫指尖按譜調宮商亂點金徽轉玉軫和情駘蕩春陽熙烈性肅殺寒威緊肯學醜婦描蛾眉糞土之牆塗白蜃兩股動摇鳴螽斯一竅吐納唱蚯蚓蟠腱藏身世界寬大鵬鼫遭鸒鳩哂羖羊媵秦汙井伯鼎俎干湯餓伊尹金穴錢神到處通含辱包羞百無窘吾儕赤手挐毛錐相捩真同矛刺楯揚帆濁浪旋覆舟乘材平陸已絕劓天生猿臂使數奇泣抱荊山足屢臏纏幣永斷衡茅路楮冠葛屨嗤曾閔回頭還讀古人書名教樂地情牽引詛楚岣嶁排霜戈謨觴汲冢束春筍豔歸騷七搜奇葩妙入耳周索玄牝自分苦李棄道旁誰想名都充貢篚塞兌垂簾元習慣縮爪伏翼非固忍心灰意蔫不晨飛枯木那得蒸為菌突遇珠湖數壯夫淩空直上搏秋隼壁壘旌旗忽變色願執鞭弭傷拙蠢冰天凜凜逼除歲呵凍雕肝鏤刻腎萬牛回首栢梁材匠石何處施繩準雪鄰雲洲二盟主提麾鼓衆恨先殞邾莒從事忝小邦謹守封疆限域畛老眼喜見才人

多淮海風流尚未泯

選甓湖聯吟

眉眼鼻口耳安排類如此或為人看殺或教人憎死隨手拈六書五七字而已任君百千句絕無一相似人心如面貌不同不在竅美惡在無形我欲觀其妙

將之祁門口占

甃齋書帙檢青氈白首為官老鄭虔旅橐誰充千里費秦郵十載賣文錢

宿白花

山嶺沉雲暗征輿復甃留暮飛紅葉雨夢在白花秋蠻語多歧舌輕裝只兩頭明朝弛負擔好覓下坊舟

曉行

彌望青螺髻山腰截白雲東西渾錯謬上下共氤氳物動雞豚見天開逕路分殊方猶有畫鳥獸又同羣

山花

徑絶雲通景亦奇山花滿眼客心悲翠深紅老黄金碎開向懸崖欲媚誰

黄池舟中憶四弟

静夜遥聞鴈嗟予季不歸離羣剛十載何日向南飛

晤宗室瑶圃 時督學安徽

八載不相見山林對廟廊金枝原貴重玉尺好裁量白髮風雲變朱顔歲月長老夫無遠志託足近家鄉

青山下

一水分灣沚涓涓向北流夾河垂柳樹雙槳木蘭舟白葦藏魚罩青帘出酒樓故鄉風景似對此反添愁

涇縣道中

秋杪冬初景色晴楓林一片畫眉聲回環嶺岫濃於黛人在青山窟裏行

偪仄

山徑忽偪仄輿夫彳亍走左眼觀流泉石壁觸右肘

路遇趙十一弟然乙

兄弟散晨星江南餘李趙一别十三載路遇旌德道壯心真已矣皤然成二老青山默笑人萬古無

煩惱烟雲變幻多葉落狂飈掃執手水石間圓蒼氣清杳

看霜葉

天淨碧如洗峰高石帶斑貪看霜葉好又過一重山

遠道

長路負載多纍纍崇岡下但見有物移不辨人與馬

直路宜送别曲路宜獨行曲無畏遠意直有望遠情

遊雲藝寺

環祁萬重山欲遊無足力擇其卑小者聊以試蠟屐城東四五里徑路多碎石籃輿委折行喜不甚偪窄山腰雲藝菴樓臺可登陟長松高幾丈巨竹圍數尺月嶺踞其南屏障面面碧野花緣枯樹垂紅絢春色翛然藏經閣傳自前明錫黄帕包裹齊二百十三冊後補五十部語錄費番譯斜日晚文殊西風笑彌勒逶迤散百武扶童恐喘息離僧解人意贈我青藤策滿林畫眉聲巧語送歸客

舟中觀水碓

澗石如星羅舟行隨委曲水聲尚未聞遥波白浪處激箭下重灘驚散鳧鷗浴鐺鞳響舂杵咿呦轉轆轤穅秕簸揚盡尚恐未精熟粒食勞生民深山選米粟華堂列鼎茵芬香厭粱肉那知農夫外別有胼手足負重越嶺嶠貢入富家屋

同星閣晚步

籃輿送友過賢關脫帽披風水石間二老差肩攜手立暮雲深處望黄山

雨

祁閭高踞似天都龍起蠻山雨點麤澗水西流三百里奔騰直下鄱陽湖

夏晚有感

月映垂楊意黯然遥天薄宦白頭年家書難似題名錄學俸慳於賣賦錢對此長條成老綠晚他圓影惜初弦扶筇自捋于思笑萬點蒼山在暮烟

筆客至話舊

得見湖州筆幾封故人千里足音跫廣文頭禿中書老莫認當年舊李邕

過石坑

徑陡籃輿處坡平石路分紅深秋晚葉白返夕陽

雲密菁多鷹嘯蠻天少鴈羣老年無愛惡聞見自紛紛

西城觀桃花

僻縣尋芳得得來扶童拾級上平臺萬家屋瓦差參向千樹桃花歷亂開人面門中嗤俗客遐心世外愛仙才空山惜少漁舟渡一路春風白首回

古老塢觀花

肩輿出西郊折入古老塢青山四面垂梨桃開幾樹粉白間嫣紅縱横盤織組和風散微雲空天日卓午萬象趨華榮浩蕩春無主絢爛有時盡終與

衆草伍可惜一株花荒彼百尺土深羨桔槔翁低頭澆菜圃

無事

雨中畫眉叫越叫雨越大鳥聲雜雨聲耳根都聒破老夫最愛閒又畏日空過攤書摩古帖深愁漏點涴十指如懸槌何以尋事作無營翻困倦欠伸口頻呵兒買黃脚雞爛煮供饞餓埋頭圖一飽摩腹且高臥隨夢到羲黃是我閒功課

連陰

祁閶如高屋四方皆處下連陰五十日萬山水奔

瀉澗道朝滅頂向夕已至胯農夫但愁旱滔天不能嚇嗟余澤國人水深没禾稼安得巨靈掌移山塞輿化任彼淮黃怒那用築堰壩頻遭大漏天坦然無驚怕春隴插秧針秋場登穲稏負郭百畝田攜兒住村舍

示兒

家鄉疊遭水未卜今年秋拙子懶作書莫慰老夫憂清晨啟蓬户簷雀聲噍啁金鳳敗紅墮芭蕉新綠抽百草得時雨生意欣油油盥漱坐南窓詩書供冥搜掩卷三歎息誤我到白頭何不學老農四

體勤田疇坐令頑兒輩衣食不自謀飽食了終日下箸亦可羞悔悟誠已晚桑榆尚得收曰歸買負郭荷畚飯吳牛

域兒歸里

已是離家客安貧亦士常秋風人正爽白露桂初香有子偏多病無醫得妙方歸歟暫調息何必滯他鄉

忘情非我輩老子渴思家親友經年隔詩文易地差冷官真贅物枵腹等匏瓜澗水三春滿扁舟下若耶

過西武嶺

筻輿陡仄過西武一路盤回石磴遥山勢中分橫古廟水聲鼎沸下殘橋黑雲欲雨饑鴟叫黃葉驚霜亂蝶飄老犯塵沙顏面厚愧他野衲臥團瓢

熙署夜坐懷甓湖諸同人

破壁霜風厲篝燈半滅時山鴞疑虎豹瓦響是狐狸悽苦卑官受行藏蠹僕知故園黃菊滿中夜起相思

冬夜述懷

少壯空拋擲衰齡憶盛年可憐苦寒月已失艷陽

天霧鼯磨荒棧霜鞲縮老拳新豐多好客莫恃舊鳶肩

寒月

霜氣淩三徑清光耀九霄畏寒還愛月欲睡轉無聊

遥哭椒園

心曲何曾亂嚶寧爲友生琴音終古淡碁局幾時平寒夜梅梢月春風柳上鶯鄉關歸有日宿草苦縱横

題陸緘齋鹿鹿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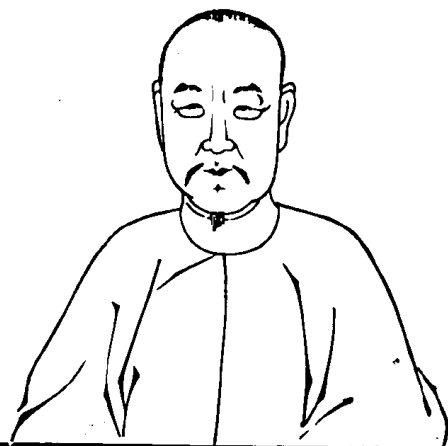
毛遂十九人因人爲碌碌今世誰可因而圖此一幅吾友陸緘齋鴻才扛百斛珠璣隨咳唾騤七命奴僕高談衍雕龍雄辯髡炙轂排難魯仲連玩世東方朔抗心希古狂降志混流俗濯纓滄浪清濯足滄浪濁憶昔藝林交素心得五六君最膠漆投朝夕聚書屋疑義引手析奇文拍肩讀堅坐到深更跋見頻換燭寒宵苦飢腸火米嚼充腹醉眠常共被不覺雞聲喔雨足者附翼與齒者缺角悠悠五十年還是荊山璞君家城衕堂壽世文千軸威鳳無几毛有子能式穀奕葉盛文藻我羨君有福

放眼宇宙間大都皆鹿鹿鹿鹿鼓刀屠鹿鹿飯牛犢鹿鹿負鼎俎鹿鹿操版築偶爾際風雲衣繡腰金玉圖形淩烟閣不過此面目何似我緘齋杖短頭顱禿明月耀心胸羽扇步林麓

寶閑堂集四卷

〔清〕張四科撰

清乾隆二十四年刻本

古之詩人以風化人倫爲本聲調法律自然諧合至者且神而化之後世視文章爲虛器雕飾藻繪之風日盛而斯道微矣余幼即好韻語至四十始略知難易雖天資學力不逮古人遠甚然頗自刻苦以冀有異于言之無物者而未能也暇日排纂成帙斷自辛未以後得古今體詩四百一十有九梓諸家塾嗚呼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慨修名之不立徒欲自見于空言可愧也已乾隆己卯季夏清河張四科自識

寶閑堂集總目

臨潼　張四科

重光協洽

鳴蟲

鳴蟲傷盛年之易往也閏歲候晚季夏方暑涼夜園居陰蟲已鳴撫時自感輾轉不寐

趯趯草蟲于彼幽叢微吟宵露潛感涼風鳴機之子言勤女紅今我不作歲聿其窮

草蟲趯趯于階于城適所願兮維粒維滴吾寧似之憂思如惄孔懷古人寸陰是惜

微彼蟲鳴曾不失時哀音在野夜如何其人生飄忽衰老隨之微蟲不如吾寧不悲

閏序悠長已復徂夏陰律旣中默然代謝感彼哀音徘徊中夜嗟哉吾生終焉不化

秋日過拙公禪室

閒出誰堪詣西風獨爾思偶來雙樹下坐到晚鐘時野月上偏早涼花歛漸遲閒中此還往二老是心期

南莊東馬　曰瑨曰璐昆季

望裏清華水木輕橈小住遊程薔薇港邊潮落鷗鷗山下秋生入門徑造竹所留客唯當月明苦憶君家兄弟不來臥聽江聲

泊舟江上望金山作

瓜洲渡口雨溟濛消受蘋花一艇風吹盡魚雲山寺出水廊三十六閒紅

送客

翻翻林閒葉汎汎水上萍離筵易爲起酒盡雙玉瓶乘月下津步要渺煙浪闊空江萬里秋孤舟今夜發朝辭鵲尾渚暮宿桑落洲東風三日便黃鵲斷磯頭君當卸征帆我復策歸騎有夢倘相思空

到分襟地

訪拙上人不遇

荒村新過雨乘興叩花關雙樹鶴初起夕陽僧未還微風偃修竹隔水露青山誰與開茶宴西牕秋色閒

雨夜有感

夙愛秋雨聲翦燭恒達曙漸老旣殊趣遭身復多故今夜不成眠悔種芭蕉樹

新祿

南山道新雪落日長林昏有客逐麈至遇盜方殺

人義憤一以激衆寡寧所論箭如餓鴟叫始各烏
獸奔惟餘一女子泣拜不成言自慟遭剥刼分與
黃壞親何緣鬼伯手奪得未絶魂卻顧此身外何
以酬斯恩黃者金滿籯白者麥滿囷拂衣去弗應
欵越銅人原歸來掩關臥飢腸如轉輪客固欽博
徒作橫鄉里嗔忽焉赴急難猶謂血氣振終乃不
望報此足愧搢紳三老上其事頌者萬口喧縣令
始亦喜擬請旌其門訪諸老博士謂匪素行純四
境多椎埋況可使上聞吾聞爲政要求備不一身
居上示所嚮厥下庶克循殺一警且百舉善遠不

仁俗吏乃罔識安議惟揺脣作詩待詢采直質不
沒真此客曰靳禄櫟陽邨中民

潼關與送者別

我有松楸淚臨岐此重揮前途方浩浩回首獨依
依關勢吞天迴河流逼路微傷心一尊酒翻說送
將歸

雪後登汝州望嵩樓

嵩高山頭玉旆出世盼盡被瑤華封三花二室不
到眼鎮日閉置轓車中汝濆客舍雖上距默念此
願何由從竭來北樓試縱眺隱約聽得伊陽鐘迴

風忽捲雲蓬蓬樹梢殘照開洪濛青天櫛比卅六
峰一一削玉攢芙蓉平田繚白百里近滲金樓觀
明深松正如蓬萊隔清淺三山縹緲淩虛空招招
笙鶴惜不下便欲往問浮邱公平生壯觀推第一
山靈似與精誠通坡仙去官訖海市昌黎南歸禱
祝融微生敢望千載上斯境瓌異將無同少焉嶺
缺吐圓月霜采照耀新磨銅闌干拍徧叫奇絶酒
錢未辦殊匆匆歸來氣豪壓東野安用盤渦訪石
龍石龍渦在南潭上見孟集

小除夜至揚州

忽忽歲云暮江鄉乍解鞍松楸嗟間阻兒女愧團
圞要經和裝散鄉鐵共歷殘明朝有椒酒魂斷罷
承歡

玄默涒灘

紫姑卜

越禨荆鬼風俗殊或徵休咎恣嬉娛已從除夕懐
青鏡又向元宵賽紫姑翦紙招魂象彼姝蒙巾幯
裹袘粉朱固知見嫉殊衆女誰解猶憐恕老奴導
者箕從者帚是謂三姑古爲偶大舞吉仰眠凶何
煩龜筮重相從憎將迎兮綠窻夜神之來兮燈上

下老姑傳語百事宜小姑暗祝今年嫁就中獨有蕩子妻未得歸期自悲咤對人强笑背面哭重三更問油花卜

過讓圃作

不知芳序晚終日賞幽偏酒醒梅花下春寒穀雨前喚晴枝上鳥牽夢渡頭船（時嶰谷竹町諸君皆往洞庭）可惜殘香裏空來坐暝煙

題楊吳尋陽長公主墓誌拓本後

廣陵妖亂將寧息天遣楊吳留霸迹生男肯作節度使生女猶蒙湯沐邑尋陽公主亦天人歐史空

繙未著聞一抔莫問殯宮地千載惟傳誄墓文盡說西華門外叟揮鉏劚出貞珉厚吳年礪角落誰家剝蘇脫字歸吾手迴環誦之劇可憐存歿哀榮事宛然埋香空記與寧里凋薤還題順義年下嫁彭城應昌族隨宦名州慶紆穀劉郎家世亦無徵合在英雄三十六摩挲往事閑窮究李花又落楊花後不見永興遺篆時聞呼公主輒含悲亦有芳儀陷强虜傷心萬里望南箕流落沉淪同斷梗如爾全歸實天幸銘幽猶得似承平地下芳魂應亦省休因翠墨感興亡矮本空齋手自裝堪配汝南墓誌稿臨池開處各生香（余舊藏虞秘監汝南公主誌稿真蹟）

松寥閣坐雨

海上風雨來不見雙峰顛經宿犯曉啟萬態紛目前風起江色黑雨過山光鮮風雨自變幻江山故依然默與道心契靜結滄洲緣終期謝塵鞅高詠釣竿篇

雙峰閣

雙峰雙狻猊尻首宛相向峰鎛綴危樓憑衿千里曠人影落江心殷聲出松上時有峭帆過遙擊佛燈亮

三詔洞拜焦隱士像

海霞蒸柏林楖雪糝苔磴搴蘿窺石房衣冠尚堪敬若士抱至毗炎精失金鏡一語且不得三詔安可聘茲焉結爪廬青山爰得姓載拜薦寒泉叢花復娟淨

采蘋曲

儂家水調歌新翻采蘋曲日暮揚子津無人花似玉

題簡禪師詩集（師諱膺咯茂苑人洪武間曾主天寧講席有爪髮塔在讓圃鳴騶榭下其銘則姚榮公筆也今歲從叢書樓鈔得師所著松月軒集因題其後）

雙林禮塔十經春今見清詩一卷新日暮碧雲吟未合舊時松月屬閑人
偶向花宮乞一隅遺銘手埽出荒蕪衒師地下猶相愧叅得南宗了義無

得山陰舒明府贈書卻寄

侯家才子出幽燕花縣風流十載傳再來賀老垂竿地纔是王郎作序年離憂相望江南北昨日題書報相憶淒斷飛鴻響遠音愁生落月空梁色彈琴知爾政成閑清賞何人最往還移尊春水浮蘭渚采藥秋風上蕺山此邑飽聞山水勝況兼地主

逢仙令銜齋雪夜亦休關好待扁舟客乘興

爲具公題松泉清聽圖

喬柯擢圓蓋幽澗注方折老僧靜忘言清響散禪悦漱石既潺潺挐風亦獵獵懿此精進身復具廣長舌微生落塵喧一音難解脫是從松石生抑藉風水發何日共眠雲半偈請下說

諸葛武侯銅鼓歌同厲孝廉鶚作

精銅巧鑄尺半高腹刳面夸腰徹凹雲雷百匝花紋交非錞非鐲非鉦鐃是曰銅鼓出谿峒伐之鏜鎝如鳴鼛形完毋煩鞸人鞔聲巨詎必桐魚敲漢家丞相平不毛天人擒縱一手操當時作此厭醜虜或云入貢從狪猺丞相宿諳五勝法要使金伏炎精熇應留此物鎮南土與銅柱并銘勳勞可惜形製失載記遂爾千載傳聞淆吾聞伏波將軍作馬式駱越舊器皆鎔銷又聞赫連所鑄圜一丈以配大夏龍雀刀存亡無據塵刼消較此奚止爭氂毫況復黔山蒼蒼瀨滔滔逴逴名以銅鼓標定爲忠武所遺信不僥五溪蠻夷最重此得之能易千蹄牢納鼓斂長獠女叩醉舞胡旋歌哇咬蘆笙合奏峒神樂用祈豐歲齊肥磽百年以來蠻運絶流

轉遠上越客舠買歸高齋佐清玩懸以畫簴貫以條手持雙杖不敢下安得拊擊同陶匏免使古物竟受雷門嘲

過曾襄愍公墓下作

蒼莽高原上何年葬度遼佳城猶鬱鬱大樹自蕭蕭玉帳經如在龍庭虜不驕雅謌多暇日辦賊忽中宵天馬徠仍阻明珠謗轉囂功名希絶代水火奈中朝遂令白鳩舞俄聞黃鵠謠人亡嗟殄瘁國是竟飄搖社覆祠官廢封荒子姓凋牛羊眠落照烏雀噪寒飆壞刼關相弔英魂不可招祁連象邱

壟空比霍嫖姚

城南垂釣

霜落潦痕收獨釣濠清處平生蓑笠心若與滄洲遇本無羨魚情翻得垂竿趣何當買煙舍投老遂所慕

鄉人至

我去故鄉久書來輒沾裳艱難喜君至情話宜周詳邱隴幸安穩田廬定蕪荒收穫近豐儉親戚誰存亡君言各無恙惟有歲不臧貧者足凍餒富者尠蓋藏軍興況有程芻藁胥輸將出門棄妻子安

論雨雪滂溫飽滋我愧流離爲君傷悲來趣置酒相顧不能觴

悲歌

倚劍悲歌西風滿野白雲飛來黃葉亂下

喜表弟朱十一至自蜀中

萬里蠶叢路愁無見汝期尚憐諸舅在時繫北堂思楚雪出重險吳豚話載離遙知望鄉淚並落送行時

送陸主事錫疇歸蘇州

君帆五湖西我馬三峰北相逢詎相知同是揚州客揚州歌舞逐番新蛾視豪華只有君婁尾傳杯渾忘曉纏頭記曲肯嫌貧金盡歲亦暮蕭寺重相遇柚中一卷詩笠澤家風具多病復誰憐所歎不相顧典裘風雪裏便買扁舟去歸去名園歲已更飯牛宮畔課春耕寄聲落拓諸年少莫向江湖載酒行

寒夜江上

送客廣陵潮回帆爪步驛誰期風雪夜復此扁舟役遠火五洲明殘月四山白孤客已無眠江樓更吹笛

寄沈少宗伯德潛

雅詠東陽沈清風漢代疎斯文方有託高臥比何如投分忘年輩相思又歲除三都待題序南望渺愁余時以玉巖遺文求序未得脫稿之耗

昭陽作噩

朱碧山銀槎歌爲馬丈曰琯賦

朱提一流出精冶敦琢宛若枯樹椿疑自太古直雷斧陰火燔後餘空腔吾家博望踞其上翹膝坦腹高髻鬖下鐫大波引潮汐旁鈒小草紛蘭茝諦觀枝通復節豁虛中漫叩音琤摐用以盛酒信奇

器可屏杯鐺斝爵觥罍缸誰其作者朱華玉妙製
元季噪海邦高賢虞揭留口澤同輩吳謝應心降
巧偷豪奪幸俱免塵揚刼壞吁堪憮流傳古色益
斑駁鹽梅屢為洗黝黝始自孫退谷既歸高竹窓
凡今三易主胥文字飲殊饞饕檀匣周遭刻名作
倚席徧讀挑冬釭主人滿瀉一酌我瓊花露若流
雲淙更起索題句詎克龍文扛吾聞江南鑄器多
鑄銀（韋蘇州句）似從唐代誇無雙所惜一鴟三雅少遺
式豈嘗肖此枅且銼良工象物意艱險何異鑿空
窮邛騶停毫疑思等鍊汞縹緲難遇河源媲但願

尊前解我渴羌渴盡傾葡萄萬斛為春江

和家叔木蘭花下感懷

過雨尋春到荒陌木蘭一樹留雙扆對酒都忘南
巷貧看花卻話東城宅瓊枝百尺小園限辜負春
風幾度開桓公合有攀條歎宣子曾因譽樹來我
聞此語恍記憶兒時遊戲雕闌側渾疑卓筆競書
空絕愛煎酥供漫喫零落山邱固可悲洗杯相勸
且開眉他年此地花重發一醉吾儕更是誰

得王徵君（藻）歸耗詩以遲之

燕市悲歌白髮新的知心蕨在家貧連宵夢去頻

相見前月書來豈未真一片飛花減春色數行回
鴈逆歸人故園櫻筍侵尋好莫尚淹留十大塵

飲魚聯句

小園娛清熙偶俯池上檻中有千里魚（陳章）游泳
春波澹動搖翠鬣張（閔華）璀璨錦鱗閃稍稍分客
餐（陸鍾輝）粒粒隨手糝策策呼既頻（張四科）洋洋來亦
漸或闖萍頭昂（樓錡）或在藻口唫或掉尾蓰蓰（章）
或貶眼睒睒疑餌或不吞（華）誤絮或兼啖相競或
俱沈（鍾輝）巳歠或復喋貪或恣饕餮（四科）拙或徒
頗頷羣或媵隨行（錡）獨或陳直犯五色紛可數（章）

衆聲微有噴得飽知爾樂（華）靜觀觸余感莫嫌升
斗窄（鍾輝）幸免網罟攬淺莎漾纖纖（四科）落花浮
點點悠然忽深潛（錡）風漪淨如簟（章）

題秦鄭女子髮繡大士像

貫華纓絡龍圖相一瓣青蓮壓鯨浪賢施維摩可
並傳絲繡平原安足況珠湖靜女薛靈芸菩薩髮
高似纂雲凭牀嬾伴吐絨侶對鏡翻成斷髮君蒼
華欲泣并刀起青澤猶存辭櫛縰好將精意注芒
針頓見毫光現纖指深閨十日繡初閑畫葉吳生
伯仲閒斷手何曾惜蟬鬢披圖猶自想風鬟此身

種種無根蒂不如便共心花剝白盡休旁映日梳脫餘知作誰家髢我亦平生佞佛人輸爾香燈結淨因題詩自笑頭如蕣空有心長向法門

初夏奉陪沈少宗伯行菴讌集

綠陰深處啟閑房自在流鶯喚舉觴蓮社客慚張秀碩鑑湖人羨賀知章酒邊乍挹清風善林下初知白日長何事匆匆促歸去滿天梅雨枇杷黃

有所思

朝亦有所思暮亦有所思出門即長路夷險未可知西北有高樓美人理新粧浮雲相蔽虧白日鬱

蒼蒼白日良可惜浮雲任悠悠踟躕返余轡匪虞自衒羞若有人兮大江涘卷舒以道道在巳幼芙蓉兮佩蘭芷餐金英兮飲玉醴谷神靜守恒不死馳心結夢昕夕千里欲往從之悠哉江水

憶彈指閣下鶴

綠陰清晝掩閑扉記得仚仚兩羽衣避客每從花外轉開籠曾待月中歸長松脩竹依然在碧海青天何處飛未解忘情被僧笑高樓一緉倚斜暉

高尚書 其佩 指頭畫虎歌

房山尚書寫白額使指居然如使筆俄毛鋸齒信手塗趙邈齪亡罕其匹想當潑墨神先王伏地抉柱作虎狀須臾畫就凜若生亂葦寒風颯相向吾聞張顛以頭濡墨書以指作畫古則無拔圖惜不雄談接抵掌長楊從獵初

題鍾馗觀鬼緣竿圖

嘟嘈石壁流水漸終南進士傾而髯廣場坐看險竿戲伎倆狡獪誰憎嫌一鬼仰臥翹一足長竿植立如膠黏骨騰肉飛一鬼健黃緣疾於上竹鮎全身橫陳兩手攀颷輪旋轉衣褫褫青冥攀附窺烏蟾欲墮弗懼厥體殲其下二鬼悉昂而短遂不鳴

鼓不歗一鬼旁觀怖欲死目閉口呀舌磣砎意匠經營極慘淡陰風吹日摧西崦直逼抉眼黃要叔突過出游龔翠巖安得都官大手筆仿鬼拔河健句拈嗟汝老馗實鬼伯變幻萬態眼底兼耽玩此技有深意要看醜類臨危阽嗚呼百尺竿頭更無地進步一寸分仙凡

行吟逕中顧見蕙蘭數本雜衆草閒感而成詠

吾圃久廢治蕭艾欲遮行倚杖悅幽氣翳石披素莖無人詎不芳遇賞莫增榮洵媿君子德顯晦恒

守貞荒穢任相冒煙露從所零由來馨香質本忌
當門生

秋日喜閔華吳廷采余夢易見過

西風小院嫩晴初聯袂欣來問索居猶有黃花能
醉客況經秋雨欲生魚盤餘郭泰三畦韭篋剩虞
卿一卷書肯使相逢慳笑語哀鴻清夜正愁余

京師王髯子手技歌

秋晴訪菊過松寮主人爲助詩情豪喚來朔客好
身手皂衣短後頭虎毛躍劒宋都遇蘭子弄丸吳
市逢宜僚兩鉄相擊豈金應長旆屢舞如雪包更

請一作雜旋戲槁木枝臂同承蜩斷竹續竹五丈
高置器其上膠粘牢金莖露盤形亭岧嫋嫋不受
風動播左旋右轉閃將落頓然一舉離竹梢忽復
承之壓欲折青天屈曲横斗杓移時翻墜分瓦解
入手去地爭分毫嗟爾材藝洵奇絕江湖乞食胡
勞勞從來百技戒淫巧屏之弗御惟 聖朝嗚呼
屏之弗御惟 聖朝豈敢惜爾無所遭

題與姚秀才世鈺倡和卷後

夜壑悲難遣吟場數尚能白蘋池聽雨黃葉寺尋
僧觸手花箋在驚心酒座曾五年何忽忽可但哭
良朋

冬夜與家叔小飲

聯吟寒漏下罷酒繁霜降莫惜夜歸遲明月照南
巷

閼逢閹茂

春夜讀韋詩

東風發和煦拂我郎中琴天籟自澹泊泠泠弦外
音雲流歸鴻響月淡梅花林三復企牙曠邈焉千
載深

向夕

向夕荒園裏春風似有情月高梅樹白人立鶴聲

清年矢看初換菀裏喜漸成一杯聊自勸不省薄
寒生

欲雨

紅燈淒變畫檐深雲影漫漫月影沉閑與庭梅話
頻歲花時容易得春陰

送姚世鈺屬志[illegible]

端居念親舊千里寧所期欣此俱命駕悵然復臨
岐法護誠難弟文度是佳兒故人惜已歿不見成
立時話往既魂斷撫今尤涕垂浪走吳復楚不救

寒與飢黍厠父兄行敢盡朋友規讀書男子事富貴且弗縻百世惟所致僕僕亦奚爲行矣各自勗勿貽逝者悲

題石刻栁州小像

唐裝何代寫瞻拜識清顏詩筆垂千刼英靈走百蠻乘時希負鼎失意慨囚山悵望南雲外空餘廟貌閒

題仇實父畫維摩示疾圖

蒼崖置屋青松圍中有居士被鹿皮示疾非疾神無虧孰云磊嵬如枯龜叩門來問者誰子寶冠白

象大導師水精月湧而輪滿銀色雲繞身光披妙香五分作瓔珞天龍八部相追隨蓮座對踞道場現獅吼不荅真諦垂語言文字頓掃却恒河沙數天花飛階前跽進帝青鉢應是香積如來施吾聞居士淨名者出家豈必無垢衣法喜爲妻女月上空寂結舍坊菩提四圓覺病且不染五微塵氣何由痱芭蕉樹指幻身喻苾蒭草省奇功治定憫婆娑諸世界營内趨外均成非風刀解形巨苦濯慈悲欲乞醫王醫畫工想亦佛弟子揭此妙義傳來玆展覩恰值裹頭日一笑饒舌題新詩

送春日送蔣孝廉德返嘉興

花落轉殘鶯故人歸興生留春已無計送客復含情客歸只問江南渡未省春歸向何處行到江南不見春高樓烟雨迷前路去去總相思相逢指後期明年花發鶯啼日端望重敲白板扉

湖上

南風獵獵漾清暉打槳澄湖碧四圍幾處栁陰留客住片時花下忘春歸自因多病拋疎酌尚有輕寒戀袷衣回首消除二三月紅橋烟雨畫船稀

初夏同人坐讓圃懷王崇京師

鶯老花飛晝掩關夕陽吟嘯共清閒江鄉春事倏云盡燕市酒人殊未還何意長貧勞白髮亦知久客厭西山連宵尚有相思夢應記層樓綠樹閒

池上

一片空明影涼浮几席閒花飛人獨坐烟暝鳥初還種芡宜聽雨看雲忽憶山日長拋卷後時有飯魚閒

送姪霱暫返故里

移家五載暫相依西望憐渠每色飛生計總疎難滿笑故鄉雖去未成歸年豐應斷催租吏俗薄宜

關欵客扉行過新阡憑拜掃近聞松柏已堪圍

午日侍　太夫人家讌

照眼榴花節候殊芳筵北舍奉歡娛固知白髮安貧賤敢擬清時狎釣屠浮盌粽香飄薏苡傾杯酒色泛菖蒲分明還似兒童日與佩長生百福符

連雨獨飲

屋漏夜頻起積水上階除新竹三數竿問訊平安無終日此寂坐有酒惟澆書堂前可浴雀竈下且遊魚懼嬰沈溺疾侵淫損微軀何以解我憂時賴傾一壺豈無華膴念戀此卑陋居底下固有分況復先人廬

題亡友方秀才士庶畫松溪釣艇圖

長松覆溪陰風水滿幽聽欟棹看青山烟鬟在明鏡故人昔遺我一幀秋光淨澄觀起遐想感舊動微詠人生無百年遊釣宜遂性終疑覓靈蹤扁舟泛清興

喜晤舒明府號

十年纔一面執手倍情殷笑我迷花久憐君捧檄勤東南非往日西北是浮雲且喜江湖上重尋鷗鷺羣

早秋齋居

夏寒屏絺綌秋至殊未知閑居覽羣化始悟素節移泥泥蘭上露謖謖松閒颸玄蟬漸蛻葉朱華行謝池流光遽如許壯懷能勿悲旣賴盈尊酒復倚鳴琴絲微疴亦有適誤書恒可思持此怡昕夕任運夫奚疑

題汪秀才沆奉萱圖爲顧太君壽

豈爲忘憂種采之堪遺親北堂無悴物芳草亦長春儉府才名舊潘園樂事新由來白華絜多在考槃人

運使盧公見曾席間聽談塞外風土

新秋延客開鈴齋涼花瑟瑟零高槐胡牀閑踞徵往事明珠薏苡曾見排一朝薄謫領更卒三年絕域垂長緺北方設臺二十九咯傲區脫緣邊皆尺一書遞光祿塞平安火傳京兆街黃雲白草二千里道路險惡不可階陰山太古耀積雪瀚海萬頃騰浮霾驚沙四起挾敗鐵髑髏偶語藏枯荄恍聞黃熊雜青兕穿踰怒虎兼飢豺李陵臺上灑鄉淚姜女祠前多古懷廣磧自占若孤鴈穹廬相敵如圓蠡秖應水草可豐足時復氣候能清佳金蓮夏

艷舞蜂蝶地椒冬馥肥蕎猊邊塵寧謐樂無事終
日點易朱毫偕近聞安西置都護六師計日收幽
犀存亡繼絕洵盛舉夷凶翦兟如遺骸衛枚十道
較鬼疾馳檄四出難時差谷量牛馬住遠牧山積
犒犒連高輦此外種人紛雜處顏狀椎魯非吾儕
酪漿每令卷鼻飲生彘或用利齒齕紅粧少婦固
姑帽竄土爲粉楷作釵弓刀便息總力悍冰雪蒙
犯本性諳縱受芻豢忘感激恐被煽惑生離仳合
建大府資鎮攝事重不比防秋差靜聽抵掌久未
罷襟次肌粟寒風颯儲需調發諒已定內安外攘

期無乖　聖主方弄顫龜印索虜未貢流金騧如
公才望應鵲起豈容臥理臨清淮自知小儒乏燕
頷願備一校腰箭敎車攻去歌北庭掃廟飲還侍
南郊柴從軍苦樂就公問醉語刺刺宜遭罟滿浮
羅酒更百罰倚前白月光如揩

野渡

野色到溪盡西風上晚潮草深徵有岸村遠久無
橋沙汭歸人集蘆碕喚艇遙中流見明月烟水更
蕭蕭

讓圃識集送蔣德歸秀水同用東坡送劉景

文韻

檐聲忽斷山鵲呼小園曉啟香林隅秋花錦石正
娟淨座上有客歌文無歡場未免戀朋友行李且
緩肩僕夫金尊傳喚酒三雅銅壺丁倒箭五扶輿
闌録別促授簡長廊斜照拈吟須憶昨識面便相
賞負性大抵同一迂投分遂期固膠漆忘憂恍若
逢萱蘇文章有神倘可信嗜好與俗何妨殊即今
小別那足惜但恐重逢仍故吾竹閒後夜見明月
知子孤帆過五湖

題徐先生枋畫天池圖

懸崖插池心清泉浸山趾碧瀾寸寸秋直下不知

底蘋香拂鳥影霞文散魚尾旣想采薇人于焉寄
芳軌

重遊掃垢精舍　昔先大夫感夢所建

金仙常入夢開林結禪寫撫今水竹勝悼逝霜露
多憶侍二人來清齋養天和香雲散廣宇梵唱流
烟蘿閔凶一朝遘掃跡十年過舊僧亦泥涅老樹
尚婆娑邈焉新阡遠倏爾雙鬢皤悲來自莫遣名
理竟如何

秋齋讀書

關居寡所營化遷閱草木蘭遲無遺芬藤棱有危綠感玆弱質萎顫巳雙鬢禿焚香澹吾慮把卷南窓讀朝聞倘可幾夕死亦云足萬物有貞脆四時相往復鬱鬱切雲松亭亭淩霜竹君子務自强庶保晩凋福

秋夜期余四夢易不至

雨洗江月清風吹山桂白故人不同醉奈此涼秋夕重城傳遠柝高樹驚棲翼相待久橫琴露香滿瑤席

全太史祖望自四明至東馬曰琯曰璐攝山

風萍一別十年催不道驂鸞近始回海外相傳坡老死襄陽還訪德公來浮生共惜雙蓬鬢多病新停濁酒杯寄語六朝松下客青山雖好莫彽徊

禪智寺月夜

海上月初升坐愛松門靜山僧解留客隔林汲寒井四野正蕎花茫茫雪千頃

白菊

匆匆重九過繞綻雪盈枝色淺空潭影香清冷鬢絲秋應無澹處霜到不消時寄語素心侶西風來莫遲

晩菘

園菘秋更美酥軟配香粳小雪年光近貧家風味清數畦呈晩翠一蝶下霜晴入甕吳鹽壓行催旨蓄成

甲戌初冬重觀九日行菴文讌圖感作

閑房契集記蕭晨一幛橫圖妙寫真幾輩故交爲異物十年陳迹似前身酒懷又惜黃花老詩境翻憐白髮新惆悵卷還無限意他時傳翫是何人

漢玉磨兜堅歌

金人炯炯清廟內三緘在口銘在背流觀曾發魯

叟喟炎靈取象琢玉代凝脂之質刀百淬具體而微充雜佩尚口乃窮固明戒金玉爾音亦安賴摩挲古製有微會不雕不文庶無害

姪馨坦南歸賦此誌喜

茅檐映寒旭乾鵲送好音聯翩宦遊子御帆淮水潯上堂拜 大母喜極翻霑襟孤露悼自昔榮養欣在今兩枝丹桂芳十載青雲心諒鑒止足分敢云薄朝簪緊余愧跡弛世事無所任甘旨幸可致經訓期共尋暇言一斗酒清風希竹林

王藻至自京師因招同人榮木軒小集

故人五年別歲暮千里歸握手胥舊好賸言奏新詩既嗟久別離復訴長相思本無長安夢爲爾曾北馳長安亦何樂朱門誰相知仍賦士不遇況當垂老時從今拂緇塵勿使汚素衣

夕陽

惆悵西窓景易沉更憑高閣散幽襟寒鴉古木無邊好極浦遥山一半陰黯黯最愁長路客駸駸偏感暮年心晚晴記得樊川賦獨立蒼茫擁鼻吟

冬日集陸鍾輝晚清軒適有遺以鶴者因同用劉貢父觀歐公廳前雙鶴韻

冰池照堂襟老樹蜕山骨即境有遐心寓目無近物阿誰遠致海山羣天風乍失意未馴側睨白雲漸過爲飢啄梅花尚避人始知神仙之驥有逸態畫屏錯愛青田真

雅上人自金陵來陸鍾輝招集晚清軒以病不赴率賦三絶句爲贈

隱几虚堂示疾㞼香燈小社喚空頻病根原自因禪縛羞見南宗了義人

雲海茫茫侍誦經松關時見白猿聽本師何處周顒死寂寞空山話舊亭中洲和上住黄山京江張文貞公訪之因建話舊亭上人其高足也

鴈字堂頭往刧中師來彈指即淩空誰知十笏維摩室舊是南朝避暑宮上人近住清涼寺起九間經樓掘地得白石舊基檢圖經則南唐翠微宮故址

寒夜與王藻話別

重逢即分手離話夜堂清欲別誠多感相留豈近情十年燕市客三日故園程好去無忘約扁舟春水生

寶閑堂集卷一

寶閑堂集卷二

臨潼　張四科　喆士

旗蒙大淵獻

春日榮木軒作

閑居適晏温兹辰始春服匡牀一卷書把向梅花讀甚解求固難大意觀已足所摭非英華肯儷凡草木臨風三復餘九簌淡生馥睠懷謝膠擾即境媚幽獨青年易云徂白日亦何速瞑色赴西窓長謡泛芳醁

題趙文度畫五城十二樓圖 圖後題五言詩四絶句署曰癸丑六月四日爲茅止生侍陶姬作並畫

我我崑崙山拍浮邱三成樓有十二城有五繡錯棊布環瑤京羣真散居何止八萬四千户中有一人窈窕而嫱娙蜉蝣暮死舜華朝榮衆生現滅若泡影下視不啻敝屣輕塵寰遊戲偶然耳掉頭歸去嫌濁腥欲往從之乏健翮衣帶一水横滄溟巨鼇首戴幾點青金銀宫闕雲母屏彩虹駕棟霞連扃緑鮹良足棲神靈朝見海日出乃是窓間粧鏡明暮見海月升乃是帷中秋螢熒撒沙星光射海水盡是梁上白玉釘朝思暮望不可即願化精衛銜石挾木填海平西玄有青鳥默與通微誠飛來寄消息仙語何泠泠阿環再拜謝深意別後蓬萊三淺清相思豈不願一見奈子緑髓無由生吹以九轉導引之上藥授以大洞豁落之真經駐爾顔鍊爾形道成萬刼如孩嬰已勑預爲鎖一院海山佳處芙蓉城後期握手定不遠鴨桃花發三千齡

和陸　鍾輝　春雨橋晚眺

倚杖流疎鐘斜陽一峰色澗水落梅香松風過橋碧言迴江上帆投我巖中什宛若聯袂遊春山澹將夕

清明日出遊

沿門插新柳幾樹叫提壺一夜寒食雨江郊滋緑蕪偶逢野祭者感之立斯須藉問前村裏誰家有酒沽

斷針吟爲李秀才 道南 節母某夫人作

孤兒捧箧泣中有百隻針憶昔課書夜阿母持縫紝何以表母節視此敗朽鐵開箧時一看孤兒魂欲絶誰謂針有鋼未抵阿母心不折誰謂針無鉳刺出孤兒眼中血綻衣傷指覆兒寒刺繡易米授兒餐業成身長母何所空撫斷針勵勤苦

陳章蔣德見過榮木軒試龍井茶

湖上采茶至閑烹向夕暉花陰留客住竹逕散煙霏小啜話春雨餘清憶翠微豈惟煩倦盡相對澹忘機

灌園

種菜不盈畝鑿井在隙地亦有灌溉勤豈爲衣食計閑來繞畦行芸芸葉交翠旬雨偶愆時霑灑未云匱小休榔陰閒默然翫生意肯與道傍人嘐嘐辯機事

明簡禪師爪髮塔

亭亭簡公塔突兀層軒前我來理荒穢緬想委順年外身身始貴踵頂無難捐孰意解蛻餘尚茲錮閟壓異代此寄迹永懷如宿緣茶杯一以酹朗詠松月篇

懷人二絕句

宇內論詩半老蒼誰從細膩識風光閑評北海尊前客秪有平生盛孝章 盛秀才錦

九死南荒乍返時殘年風雪復傷離茂陵多病文章在最賞江東有道碑 全太史祖望

暮歸

平生秉微志亦苦掉塵鞅空齋就暮閒即境成幽賞對酒林花飛彈琴蘿月上余心本不喧無爲慕長往

爲王比部又曾題龍湫晏坐圖 圖惟趺坐無山水

龍湫何窅冥注瀑五千尺平生一團蒲對之久神釋何年辭山中留此雪泥跡是閒有勝果合眼即身歷本來無名欲了不繫聲色日夕把飛流嗒焉泯喧寂

決絕辭

當時妾在阿母家君謂妾似夫容花況君不惜金

如土何怪阿母輕相許入門三日恩頓衰對面相看成九疑自是君心多改易未必容華朝夕異幾回憤欲殞薄命秪恐聲張損君行願充織袵老後房對君今日洗紅粧

題方士庶畫竹扇

故人妙繪事珍篋有遺蹤荒篛蔽沙汭野水貫其中翫之煩襟豁究與幽境逢夫君不可見把握想清風

倚杖

出門無所詣倚杖獨移時雲木自閒意風江多遠

思惻身因看鳥仰面忽吟詩落日蒼茫裏悠然歸去遲

哭程文夢星

達人若藏器及壯賦歸休久無玉堂夢時爲竹林遊萬卷老焉託二頃貧未謀翛然乘化去清風滿邗溝

憶自謝公宅弱齡奉高軒旣獲載筆從廿稔誼彌敦荷以忘年雅申之知己言自疚荒學殖觸緒惟聲吞

昨暮枉短札相約泛蒲觴如何一宵隔遽成千載傷問訊已無及撫榻空霑裳從此文字飲爲公罷端陽

書姚世鈺孱守齋遺稿後

弁山蒼蒼水雲雲常夢吳興山水窟醒來何處弔才人袖裏遺文若冰雪夫君昔賦士不遇病榻青春支鶴骨豈惟墨派繼蓮莊任筆沈詩總奇絕偶然騎鶴到揚州東塾頻年絳紗設雍容言笑坐春風磊落襟期映秋月天涯霜露易愁人玉樹生看一株折遺此人間未見書遽爲天上無期別亡何喪母我歸秦三歲塵封猶未發昨來始獲跋此諾

喪木深刊濡紙脫延陵挂劒秖悲生敬禮論文真愧殺便當攜之泐玉湖隻雞絮酒臨其穴䰟今歸來孰侑之湖上蘋花和露折

嘉興精嚴寺王居士泥金寫一切經成佛塔歌

鳳王手中一舍利化百千億猶未已阿誰亦具大神通法施居然妙如此昔有阿育王今有王居士造塔寫經可相擬王居士寓蕭寺不作頭陀裝仍住魏塘里誓寫無盡藏宛若累棊子半滿巧能翻輪相美無比開拈貝葉蔭樹抄便湧蓮花從地起人間稗沙門見之惟瞪視徒顧削骨爲筆剝皮爲紙半偈難成真愧死昨勞淨社乞一軸懸向齋寮供頂禮吉祥花散絳霄中光明雲生茅屋裏我祝居士無量壽至今百歲尚兒齒平生所書知幾何應與胸前念珠似定能生慧慧爲珠了義累累貫珠耳大地山河結想成華嚴樓閣彈指是須知八萬四千座窣堵波即此六百十九部大乘旨

夕霽

高梧遶舍一碧新月窺簾淡黃莫怨朝來風雨爲君洗出秋光

與松上人秋泛

小舟剛一葉容與葦花間野水如僧淨斜陽向客閑采菱傷白雨翦橘約青山風急吹橈轉蕭蕭月滿灣

金山

中流孤嶼欝蒼蒼偶喚扁舟到上方一簇林巒連海氣四圍窓戶納江光直疑風雨能浮動未覺蓬萊便渺茫不用登臨弔今古鰣魚出網喜初嘗

焦山

浮玉峰遥引客艭海門交峙勢崆峴漫山修竹藏

孤寺出樹危樓俯大江靈境轉因高躅著遊人到此躁心降遺銘剔罷潮風闊乎鶴飛來忽一雙

聞全祖望死

喪子固知生望絕得書猶未淚痕乾餘年萬一重攜手有客傳聞已蓋棺當代文章真寂寞平生師友漸凋殘才名何物遭天忌神理茫茫欲問難

哭樓錡

壯歲論交契嗟君先逝波三年齊贅壻一室病維摩空歎清才少從來薄命多應銜故人意垂死締絲蘿方病亟時授衣為次子聘其幼女蓋古人之義也

九月四日復舉詩會集易諧依柚齋

城東高館此重過無限西風入嘯歌聚散偶然萍在水凋黃可奈葉辭柯曹劉老去吟情健嵇阮亾來感涕多獨向尊前歎才盡秖堪相伴飲亡何

題華山圖

天半山如立窅然巖壑重臥遊殊不意勝槩若相逢曾冒張公霧遥窺玉女峰此間先隴在鄉思忽無悰

登高旻寺塔

十里辨輪相聲振金琅璫檥舟入古寺百級循梯

桄盤迴七層盡身外空青蒼浮雲拂我面烈風吹我裳俯瞰飛鳥背平視白日光山川表蔣潤井邑錯淮揚偉哉此奇觀何啻凌八荒況聞三神山拍浮海中央應有仙人流招我戲榑桑惜無雙飛翼極目徒自傷河漢方西傾淡泞闌干傍薄寒不可留欲下心悢悢

題韓晉公五牛圖

吳牛之族特牯犢牸養合付多田翁蹄岐耳濕厥角十誰其寫者韓太沖相牛有經應能窮畫法或與畫馬通八百里駁亦大物豈必神駿輸騮驄黃

麻紙上紛異態一一頸上生陰虹或行或鳴或離
立其一翠鞅朱韜籠收藏曾經趙中令筆勢遠過
幕客嵩當時自晦罕流布奇觀詎意千年逢獨惜
所畫悉肥腯死三月久在滁宮曷不添寫原藪景
與人俱閑水草中文犧孤犢有得失晋公之意將
焉從嗚呼貞元宇内漸離亂安能放向桃林紅

冬夜寄僧

長宵了無寐忽夢空山境寒月到潭心殘雪在松
頂中有苦行僧燒葉石房靜既覺益相思碧雲路
何永

懷王梁

王郎三樂誰能識小婦佳兒二頃田手把漁竿無
一事櫻桃湖在臥牀前

榮木軒對雪同余夢易作

晦朔遽云盡密霰何漫漫光積廣庭素響散枯林
乾圖爐閉虛牖向暮勢未闌澤鴻叫方哀邊馬嘶
正酸詎識明年稔已傷今日寒平生漆室女倚柱
有餘歎凜凜惟候厲慼慼匪懷安賴爾秉輿客清
尊聊罄歡

柔兆困敦

遲舍姪輩不至

殘年傳汝輩聯騎已辭秦何處逢山雪多時滯旅
人愁心連故國遠道入新春悵望紛紛雁偏當北
嚮晨

包家燈

包家燈奇形巧製年年增裁翦錦綺鏤珠玉經時
累月工夫足只博元宵幾夜看棄之牆角從塵撲
明年別買新燈續揚州市上買一盞應費中人十
家產須知包壯行可比漢丁緩君不見繁華風俗
染貧家竈前亦點紙蓮花

擬古折楊柳辭

郎折楊柳枝匆匆鞭馬去不鞭郎馬回天涯無此
樹

舍姪輩至

爲問殘年雪何時別故鄉燈前話先隴春草漸應
長

題元遺山集後

大蘇仙去劒南歿繼起堂堂魏帝孫一代興亡餘
野史千秋風雅在中原歸來彭澤心何愧亂後初
明淚獨吞可惜青山久埋骨文章凋喪竟誰論

二月八日過汪丈玉樞恬齋

不到斯堂久看成白髮人年光宜著句淒斷謝家春

述懷示諸同好

微霰不崇朝清旭失餘冽向榮花發枝含煦禽調舌熙春漸堪賞顧已恒如缺百年旣易往寸心鬱成結擬卜江上居遂屏塵中轍飢釆北山萊閑釣西洲雪雖乏卓爾姿庶秉介然節

花朝後一日抱山堂小集時汪學博棣將入都王上舍藻亦暫歸吳門

良時嗟易度閒居樂朋友載升君子堂輕寒戀尊酒細草雨收初芳樹雲開後人生各有務安得長攜手笠澤入扁舟西山迎馬首離緒忽紛然春風動楊柳

幽居值春

平生希任運所樂非外役睠此林下居悠然啟初歷中廚飭尊酒永日偕吟客聞鳥省寒違攀花慨時及元化諒無私即境微有得遠玆苟寡歡後期良可惜

瑟居

嬾慢心情稱瑟居日高鶯轉夢回初起來盥漱無餘事閒對梅花讀道書

登彈指閣

西林此偶詣高閣成孤陟野趣滿危欄終日忘語默隔竹見梅花謂是春雲白時有微風來妙香一披拂佛火耿猶明衆鳥啼漸寂忽起別鄰僧村煙澹將夕

聞獲阿睦爾撒納捷音

露布沙陀外仍傳縛可汗飢鷹颺未遠困獸鬥應難革面初何補遊魂竟自譢曾膺圭組錫莫冀斧

椹寬昔爾來奔日方開問罪端復仇臣節盡興滅國恩殫妄挾餘凶起貪圖非意干真王猶觖望絕域擬雄蟠哭豈因存楚逃寧欲報韓有征赫斯怒不義鮮能完僨帥泉閒斵偏師枕上安事同收處月功勝斬樓蘭載見陳俘入行聞勞役歡洛陽年少客今罷請纓歎可汗猶古之單于也然按通典云可汗亦有位在葉護下者似亦官名

西施詠

西施未嫁日本亦苧蘿姝不省能存越何云更沼吳顰從衆女效看少一錢輸浣罷臨溪照自驚花貌殊

昭君詞

千載明妃怨分明畫裏存君王不好色賤妾莫承恩環佩思巫峽琵琶泣塞垣始知薄命者無分老長門

春深園居

十畝春園內終朝寄靜觀渾忘芳序積又到百花殘細雨萍浮沼輕雷笋出欄悠然感羣化寂寂匪吾歎

六齡童子作書歌爲易四諸令子武基作

乃公書禿筆萬牀秋山老兎思潛藏從來弓冶有

積習奇秀固合鍾兒郎易家阿武超輩行今年始辨數與方擘窠大字劇老蒼是日上客讌高堂抱來不滿三尺長風姿玉雪何琅琅據桉伸紙意閑暇纖手搦管神飛揚心能使臂臂使指左旋右折分低昂七歲未有五歲强不數齊代江夏王堂中觀者如堵墻嘖嘖稱善聲沸螗鳳凰出穴具文采騏驥歷塊成康莊如君此子洵不忝世學可使傳青箱但恐家雞被渠厭臨池工用添須忙

寄家叔真州

聞有扁舟役川涂入望徽想停煙際席啟我竹關扉江水到門碧桃花遶郭飛何人奉吟策行處試春衣對酒青山暮加餐紫鱖肥移居頻有約乘興悵翻違散髮開書卷垂楊拂釣磯幾時共言笑終日在清暉

仙女廟即酉陽雜俎所記東陵聖母也

夢回珠館照塵寰知在真妃第幾班高殿雲霞儼嬪從陰廊風雨慘神姦䝉拖河畔芊緜草眉約門前淺淡山青鳥不來西日下想朝金母甚時還

題周笠水田夏木圖

水村新夏佳入畫逾葱蒨平滕剌翠交高樹團陰

徧悠悠田居子柴門向芳甸幽意昕夕殊清暉晴雨變草閒臥牯閙林際鳴禽善對此憶江南分明眼中見

短歌行贈周笠

倪迂范緩不可見周郎六法窺古人江淮久客自多感筆墨無靈不救貧君不見歙州方秀才君不見吳郡張供奉或遇或否總飄零絕藝于人亦何用與君風塵欣握手爲余放筆寫林藪風格肯落二人後吁嗟乎身後名不如及時酒短歌勸君傾一斗

題櫻桃詶倡詩後東陳大章蔣二德易四諸

花發櫻桃雨散絲二年主客六篇詩而今吟罷增惆悵又到紅珠滿樹時

讓圃新夏懷陸鍾煇攝山

林間新雨過衆綠紛沃若不知春已歸猶見餘花落行吟倚危樓明嵐照江郭中有同心人邈焉久離索廿年此卜築髙會相娛樂果藥俄已繁池臺宛如昨云胡舍之去令我中懷惡山居寧不佳塵事翻相縛浮生本羈寓萬緑宜澹泊閒身倘能乞白水亦可酌何如早歸來邱園共棲託

會葬樓錡還憩鐵佛寺作

夏首草木盛朝露何塗塗聯袂出江郭悽言送喪車故人實才俊異鄉掩彡盧寡妻牽弱女呼搶欲捐軀白日結層陰緑野變寒蕪靈兮斯已而終古委荒途平生一哭盡悲來莫能紓歸路經廢刹遺跡撫楊吳雄圖久寂寞故宅亦邱墟息躬磐石上聞鐘清晝餘有來本屬幻何往不成虛庶藉無生理相於消鬱紆

丙子初夏重晤杭編修世駿同遊紅橋歸飲行菴分韻得向字

九載分襟一俯仰江北江南鬱相望疎慵況復鈌書題寤寐徒勞秖惆悵抽帆何意住江干載酒相期泛湖上樓觀翬飛不十步林泉繡錯紛千狀閒遊不覺日正長劇談轉令神逾王憶昔識君扶風家一棹南還初被放君如鳴鳳盛羽儀我似轅駒殊骯髒空煩倒屣迎仲宣那有一言驚叔向庶將末契託永久豈料重逢非少壯湖中落景忽催歸竹下閒房復延訪此閒文讌近已踈往日風流苦難忘景光可愛且留連朋輩堪傷半凋喪曠懷聊藉緑蟻浮銷魂擬付黄雞唱君來幾日欲迴舟夢

裏西湖展行障人生大抵屬飄零蹤跡何妨俱放浪明年相約遠尋君把酒春風道無恙

月夜作

露濃星淡淨餘昏竹裏髙吟置一尊恐有閒人能見訪滿庭涼影未關門

貞孝篇爲浙江汪氏女作

越國有女美且鬈從容就死貞孝全深閨嬌養十九年犂褵將結遭變遷良人鬼病朝露先遺言迎歸侍鬻饘少姑待子其勉焉與君夙世紅絲牽豈料見面生無緣誓將往哭從下泉忽聞此語聊流

連縱不廟見移所天甘代子職君姑前君姑何意翻舍旃來迎消息終茫然妾已心許雖未宣懼負逝者敢自憐和淚自寫絕命篇空腸七日飢火燃玉骨一把成秋煙里閭聞見胥悲悄賓迫之死誰之慫疇奏　明廷旌其賢表以綽楔祠豆籩貞孝之名千秋傳

聞湖上荷花盛開

虛堂殘雨日淒淒夢裏澄湖路不迷一泊碧琉璃影淨荷花開到石橋西

橫塘寂寞幾枝開賀老謂汫江凋零極可哀縱使清

遊無雨阻也應空棹酒舡回

夏夜過天寧寺觀設盂蘭盆齋

小築傍蓮宇清夜遊有期坐聞微鐘動杖策暗相隨廣庭明月展高樹華露滋燈采搖繁星香霧散涼颸崇壇環白足儼奉大導師憫違災與癘橫實紛紜黎願以伊蒲味振此沉淪姿不落餓鬼道永脫羣生迷我非佞佛者對之久皈依中外雖殊教仁愛要同歸茍弗壓乃心能不愧彼緇泠泠起梵唱琅琅卓錫枝未暇徵人天且復賞威儀徘徊遠云曉河影澹西垂

蕩子行

郎家鏡湖傍妾家蠡臺側雙脚繫紅絲山川不能隔男兒四方志詎可戀閨房絕憐祖道日未改嫁時粧郎行無近遠不念空房苦最苦懷中兒生來未識父牽衣問阿父不歸三十年北胡與南越茫茫何處邊重跰遠行求略能詳姓氏誰知風裏萍相遇揚州市兒歸喜相報聞說有新人新人匪盛顏況妾經苦辛亦有外舍兒雙雙比珠玉何必異腹生情親原骨肉飯我雙角牛駕我短轅車迎歸幸同活應勝各天涯人生輕別離不道別離老昔

時芙蓉花今日蘼蕪草

夜坐

星期將近夜涼多罷浴迎風衣薄羅高樹罥雲虹挂雨畫欄晞髮看銀河

寄穉德

故人別後久無書河朔銜杯約已虛可獨馬卿稱善病自緣潘岳愛閒居涼風幾日歸高樹明月多時掩敝廬為問鴛鴦湖上客今年魚稻復何如

夏杪別墅酬諸君見過

涼雨云止爽著告徂翳余懶慢樂是林居疑塵滿

席逕草不除睠焉朋好延首跙躅惠然連袂言叩
荒廬攜手一笑我懷用攄爰展莞簟爰理琴書以
永今朝聊相與娛啟我北軒竹木蒙密時有清風
午無烈日散髮披襟高談促膝善謔載與雄辯屢
屈擷我園蔬摘我林實濁酒盈尊歡言孔暱不有
所述曷申予情茫茫禹甸嗟此愚氓心齊隱逸身
負　聖明衣而不蠶食而不耕卜築既久種樹斯
成微志是諒庶惟友生

新秋早起

秋簟憯無夢未明先索衣林光含露淨河影帶檐

微漸老疎高枕初凉愜靜機盥餘仍散帙塵事滿
朝暉

哭長洲盛秀才　錦

平生惟數面澹泊自相親豈意青衿老終傷白髮
貧依劉空有賦薦禰竟無人悵望金閨路西風淚
滿巾

山僧送早桂至

積雨屏塵事端居氣初肅山僧折巖花叩户觧幽
獨新水浸銅瓶濃芬媚巾服自我別祇林秋風一
何速會當明月夜就爾山中宿

里中三異人詩

張風子

祋裋黄冠士瞳方頰紫毫施藥徧近縣行歌皆古
謠道逢病躄者起之如飛猱　武皇昔西幸接引
升烟霄回首四老人雲中苦相招結屋大元洞窕
然巢父巢終歲據石榻當暑猶絮袍有時空甕中
採得綫山桃

靳毛頭

明經本遺民披髮謂天醉孫登恒自覆衣闕久絶
世家傳伏臘古人怪衣冠異開出只上冢忍飢不

拾穗曰帽與天梳野處任狂恣何以耗壯心但作
擘窠字

楊姑姑

翩翩一佳人日暮隱空谷玉女挂明星終朝伴幽
獨自從避亂來不省時代速寒衣槲葉乾晩飯藥
苗馥樵客不相識驚見古粧束謂是秦宮人隔花
倚蒼鹿山深餓易瞑石室止之宿中夜百獸號塵
夢何由熟淩晨谷口別姓字播流俗翹首望仙山
白雲空滿目

與宗人某話舊

故里元正會祀同夕陽飲獵記匆匆馬前錦雉援弓墮河上梳桃對酒紅頰歲離憂頭有雪當時豪氣耳生風可堪多病松楸遠長作江湖聽雨翁

漢銅鳩車歌

生砂活翠雙輪殷宛然拂羽鳴桑閒是曰鳩車曷所用嬌兒牽挽青絲綜古來執御備六藝五歲先知以車戲更肖班班子母形應取平均如一義羅氏失職輔人亡炎靈象物昭舊章良金寫成質不窳尚教弄具垂千古佩鷳舞勺及青春瓦狗泥車莫漫陳技無詭遇安身拙直到康強杖玉辰

秋日 靜上人院

已公留客處開軒據煙郭竹杪見秋山詩情入寥廓日夕清風生微聞松子落

陳章齋中詠白蘋花

高人非翫物藉以寄清興濯濯汀洲花植此盆池淨微風散香清淺水浮玉瑩恰宜幽居賞況出素心贈遠徵毛公傳關復柳家詠安得雪溪灣采采遂真性

謝陳三阜惠朮

早衰若抱瘵屏居適孱僝故人相念切靈朮出手馨嘗閱紫微序及檢神農經懿哉此聖品刀圭足通靈久餌乎髮固佇待綠髓生緬思亭育際眇眇分微形旻壽無所私夭閼復誰令柳子陷世議嵇生即天刑匪云服食疎自致憂患并伊余甘濩落內外忘兼營庶冀去淫僻豈獨希年齡和氣潛滋養悴質還敷榮勉順大化盡不苦二豎攖平生乏奇骨神仙安可成

過禪智寺

杖策度遠阡香界恆所適披榛泉氣浮陟閣嵐光積浮生厭膠擾賴此契幽閒瑯然暮鐘動久之風

篠寂便擬借繩牀談禪永今夕

丙子閏秋二姪馨五姪坦假滿還朝爰賦五言四章錄別

聖代隆孝治謁　帝俱歸來方榮大母養暫翦中園萊荏苒歲再周終晨簡書催載牘旋鵷禁簪筆趨霜臺男兒四方志常勉勿祇徊臨岐始多感執手有餘哀

嗟汝兄弟輩孤露自垂髫仰荷高堂訓獲備蓬閣選衰門實有慶先德良不淺諫弗矜徹才慎勿薄小善　中朝久策名安敢謝京輦顧私洵未得赦

水我猶勉

讀書男子業要不關出處四十苟無聞草木懼同腐自公定多暇略可窺先古緊余早不揣妄冀遊文圃上攀唐虞際下揖賈馬伍因循遂無成憔悴仍服賈

職守振微眇衣食歷邅迍所遇雖殊致俱未出風塵　明時政罕闕　文化日方新萬一或有補胡爲稱具臣子期毋徇祿我擬遂甘貧遠別不足歎行矣各書紳

讓圃八詠

附讓圃記　郡北郭天寧寺側隙地百餘畝竹木森蔚距城不數武而窅然深邃若山林間蓋晉謝文靖公別墅也以多銀杏故俗有杏園稱乾隆庚辛間馬嶰谷昆季構行菴於其中傍有某氏廢圃因從容余以二百千買之而陸南圻亦助成其事取陸張共宅意顏之曰讓圃入門軒三楹明簡菴喀禪師退院所居舊名松月今仍之軒後一銀杏樹大蔽牛下累白石爲塔即藏簡公爪髮所一碑爲姚少師所作塔銘由軒右入有小樓登之樹色浮空雲影在下曰雲木相參樓樓之右蘿陰如幄一逕出其下曰蘿徑徑盡得小齋曰黃楊館其左由步廊達樓後土岡起伏悉植梅花曰梅坪循岡而右一古井曰遺泉泉上有亭巽然左右修竹數百竿梧桐二三十株曰碧梧修竹之閒落成之日置酒高會自都御史胡公而下凡十六人詩社之集於斯爲盛自是二十年來春秋佳日選勝探幽多在于此四方文人學士知有韓江雅集者未嘗不從遊於行菴讓圃閒賞其地之勝而慶余輩之獲結鄰也乃未幾而同人凋喪殆半前年夏嶰谷亦歸道山近南圻復移家金陵惟余與半查及二三知舊消摩歷影於荒林老屋之中友朋文酒之樂非復曩日矣夫此地隱於幽僻賴謝公緣映前古歷千載而始得余輩徒以一觴一詠流連往復於一時無修達之名爲之增重而又風流雲散令昔頓殊吁其亦可悲也已不有所述後之人其將何以考諸爰屬嘐城周牧山作圖而余爲之記乾隆二十一年歲次丙子閏九月朔日臨潼張四科識

松月軒

古衲此結茅署名領其要明月出松閒獨夜來相照

簡公塔

茫茫四百年遺此爪髮塔手把松月篇微吟繞三匝

蘿逕

高蘿陰蔽日其下多蒼苔返照入空翠幽人閒往來

雲木相參樓

小樓多野趣清曉時一上欄外白雲多微風遞樵響

遺泉

寒甃始何年終日無人汲愛此一泓清悠然成獨立

黃楊館

黃楊本珍木厄閏古所哀吾將閉荒館終焉養不材

碧梧修竹之閒

涼風日夕至梧竹澹交陰拂蘚跂碧石弦我膝上

琴

梅坪

平岡數武延春花發寒木氷雪何莪莪宛在空山曲

高冢歎

路傍高冢葬者誰前朝大老聲名垂秘器曾蒙恩寵浩寒食今看子孫少已聞神道屬他人定識壘壘終不保當時謁徧形家言地靈盡謂鍾千年豈知貴盛不長久自古誰能料身後行人對此歎未已隔林又見新阡起

與王藻話別

嚀昔與之子論交俗態空青門爲別久荒館比年同又買清淮棹將離此夜中林閒坐明月天末聲孤鴻老尚耽佳句貧猶遜斷蓬登樓感王粲獻賦想揚雄浮世原無定長途或未窮相思今較近莫惜錦鱗通

冬日別墅中作

閑居非習隱所適屢事捐朝曦恒披褐夜月偶鳴弦崢嶸歲垂盡彌覺易推遷矻矻不知倦但餘文字緣時亦負手出行吟柴門前昏鴉半歸樹寒來猶樓田鄰僧析妙義野老話豐年遥知沽酒返人語隔荒煙

爲洪明經 振珂 題紫霞山居圖

居常歌式微忽忽阻貞疾頼此丹青手爲寫故山出霞舒峰伍伍煙澈溪滴滴窈窕辨林廬蒼茫錯墟術對之膏病顔聊當采芝术亦以示孤孫先隱良可述

登雲木相參樓遲客

古道滿斜陽高樓倚林隙來往自紛然同心渺難覯前期了無準相望翻成感悵悵久停尊荒村謁

云夕

雪後僧房

户外山雪厚林閒佛火紅齋心對緇侶晏坐松寮中一深改羣象峭寒舫微躬既積了非著曰消復歸空忘言偶榿磬晚食惟挑菘殘景忽返照仰見東南峰

題陳惟允采菱圖

英英菱花發鱡鱡菱角生搖搖采菱櫂一一鏡中行秋風吹袖薄秋水照粧明妾本江南女解唱江南曲禾禾玉指傷終朝不盈掬回首笑鴛鴦交眠

沙上熟

寒雞

毛羽本來薄禦寒自不禁長鳴向殘夜最警就衰心柵上霜應厚窓前月欲沉幸無行役苦慚愧此微禽

雨雪曲

瀚海交兵久陰山雨雪多自悲寒墮指誰敢怨操戈朝食瞻孤鴈宵眠挾兩駝和戎思魏絳拜將憶廉頗雲合傳烽塞氷塡飲馬河天驕何日滅空擬采薇歌

寶閑堂集卷二

臨潼 張四科 喆士

强圉赤奮若

江南春

妾本江南子長江門外横東風一夜起春水綠波生芳杜淩洲發幽禽選樹鳴誰憐花月夜脈脈獨含情

題文待詔秋林月屋圖

秋風兮刁騷秋林兮蕭條卬幽人兮茅屋月嬋娟兮秋宵展清光兮松頂帶明河兮耿耿注晴埜兮泉聲潨横空兮峰影相與步兮前墀忘零露兮沾衣悄山空兮夜靜棲烏警兮不定昔余臥兮中林頻見月兮開襟修翫事兮悵横參清境一失兮渺不可尋披斯圖兮聊適然而長吟

馬大令 榮祖 卜居城西賦贈

揚州一都會高門徧廣陌伊誰厭塵喧眷言就幽僻夫君久從宦治行近無匹歸來惟舊貧著書老愈力昨于城西偏偶卜一區宅明塽宜圖書開曠任種植借車載家具移居行可覩多暇課孫孫向陽布吟席廣厦本在心容膝不云窄固知高世者出處皆可式平生託臭味喜亦動顏色還往約花時悠然數晨夕

訪楊尊師不遇

多時違道侶握手想清言賣藥知何處春風空閉門童眠丹竈側鶴步古松根惘惘不能去斜陽倚水軒

恭擬 乾隆聖德詩并表

臣 拜手稽首上言 臣 伏處草野不識 朝廷事然涵濡闓澤披日月之光者四十餘年矣竊念自昔成周盛時及宣王中興雅頌迭作鏗鍧炳燿下逮唐之元和宋之慶歷不過伐叛官人小小事耳其臣猶能鋪張揚厲垂耀中古今

皇帝如天之德雖不可以繪畫而朝野熙然不能發揮耿光大烈 臣 竊恧焉 臣 幼失學不試于有司無由上達今年幸遇再舉時巡之典敬撰 乾隆聖德詩自至孝養以下凡十章以首其事設廷臣文學有如韓愈石介者擴而大之釐而正之以備郊廟朝會樂歌俾千秋萬禩稍窺

聖德之涯涘臣誠不勝蹈舞至幸謹獻詩如左

至孝養恭上　皇太后尊號也

淵懿　文母聖德是相維我　后孝以天下養開法宮設武帳餙四懸嚴兩仗寶函載啟鴻稱祇上壽樽斯陳百祖斯餉光風暾暾和氣盎盎舜何人斯云胡多讓俾天下烝烝維　后之則

謁舊京重王業之本也

龍旗揚旆鸞輿有容六師啟行百辟攸從上京遙遙眷言徂東亦旣至止除埽舊宮載歌天作　三陵是崇顧瞻周原實啟王風長白峩峩混同其江

有珠維璸有貂丰茸三椏五葉人葠之叢錫宴父老爰及庶邦如周于鎬如漢于豐

溥給復蠲天下田租也

我田我賦我民之職上古有程孰敢不力維　大君之儉實致足國曰天下租可明年毋出載師曰都其永爲令式曰予寧愛是懼滋惰食其遮蠲之俾有休息

發倉廩勤賑恤也

欽我　后御萬邦藝百穀豐且穰或阻飢曰偏方后曰嗟民其傷大司徒其聚荒發委積開囷倉往食之而民康粤稽古若聖王莫與京惟禹湯

幸闕里釋菜孔子也

瞻彼大東兮式阻且深有奄龜蒙兮興雲霧霧啟壁宮兮檜之陰升其堂兮如日之臨仁義是蹈兮弦歌爾音元龜在櫝兮苞著在林俎折體兮鬯斯斟黍稷馨香兮祀事孔忱維素王兮冠古今歷三千年兮明德時歆爰陟岱宗兮憑沖襟陋古封禪兮予無侈心庶至道兮諒予所欽

綏遠夷定金川也

夷不靖西南垂恃險遠稽我師有相一德請往莅

之　帝曰俞往哉汝諧旣受命戴星馳七日渡瀘水誓虎豹熊羆鼓角起地中蔽天旂旗梯衝百道碉房危乃弭甲解辮若崩厥角就羈縻曰生生世世其敢玩天威

大報天新郊壇也

惟天爲大降民嘉惠維　后虔祀物無弗備圓壇穹然就國陽位爰餙匠師率徒趨事尚質勿飾修炊平暖三垓惟冒八陛相次不日成之燔柴掃地紫煙上升蒼玉下瘞天人非遙于焉交際

崇古學舉通經之士也

六經如海孰遊于涘　聖學淵深悉究微旨曰士
也立身必自經始涵泳道藝庶無歆靡公卿庶官
曷升所知士言釆其良鮐背兒齒往貳我成均以
教國子維稽古禁近莫與比化行之速影嚮之似
績學者徒翕翕然興起

纘神武削平伊犁也

蠢蠢準噶爾亦鷙桀趒趄沐　列聖時宥三世稽
天誅仍虐彼種人自潰夫誰尤駢首來叩邊乞師
而號呼　后曰咨小醜不悛爾胡愚　祖宗所未
定天今其遺予予天下共主忍獨棄一隅厥種亦

生民不捄斯虔劉乃兩道命將秉鉞趣退厥師行
若枕上剋日蕩其都裂組係酋長飲至數馘俘大
哉纘皇烈萬古揚昭休

南巡狩再幸江浙也

山峻極兮海有截兮萬方靖兮　皇情悅兮再省
方兮于江浙兮于惟仁兮爾無惰兮予寧遊兮爾
俗察兮庶政舉兮冗役汰兮錫良農兮賚黃髮兮
登春臺兮臻壽域兮胥永永兮被　聖澤兮

風車聯句

嘗讀耒耜經張世進　農具皆有法水車製已良王藻
菰乃更便捷八風供使令陳章　萬滄隨歙欲不藉
黃犢牽陳皋　無煩赤脚踏其下圓輪揉張四科　其上
直木插交繫繩纚纚蔣德　分張帆葉葉軸幹聲呀
呀萬涵　機關齒葉葉蜿蜒龍骨修世進　翩翩鵝翅
接厥工舟輿兼藻　爲用巽坎合健行左右旋章　順
動萬千匝形既相烏肖皋　意仍轉逢協碌碌不恐
泥四科　泛泛非利涉田頭嚮刁調德　塍畔走鞺鞳
桔槔勞俯仰涵　轆轤困疲薾遙睇誤連檣世進　側
聽疑放閘袖手夏畦閒藻　瞥眼秋稼納爰知備物
妙章　始識因地慪作甘資灌輸皋　恒暘賴調燮噫

氣任自然四科　導流常不乏溝車慶滿盈德　梁栝
置妥帖蜡祭從此修涵　飛廉睍宜荅世進

題趙吳興三世人馬圖公泊長子仲穆諸孫彥徵作

雪繭含風若無質展處神光照虛室上有三馬畫
者誰魏公家世如椽筆或嘶或立或騰驤一一奚
官牽欲出就中一匹集賢畫骨骼居然似曹霸苜
州繼作略肥腯殊相亦與韓幹埒獨公所寫筆尤
放天矯如龍不可狀意氣寧論皂櫪閒風神直出
曹韓上昔聞漢家天馬徠本是龍種產渥洼自歸
六閑困覊拂空被金勒翻虺隤知公寫此寓不幸

子孫差喜非駑駘千秋讀書固奇絶放歌獨爲王
孫哀

哭王別駕 梁

與子闊攜手論交託鯉魚昨來傳厭世南望一沾
裾從宦心原薄爲農計不疎近聞時讀杜遺恨未
成書

山雞

山雞照水矜毛羽兀立偶遭獵人取雕籠遠致行
在閒擬備上林池沼觀天子何曾賞凡質尾禿籠
中減金碧始知不若南澗濱常與野鶩飛爭食

哭董太守 權文

落落風塵外論交十載强相思方頼尾懷舊忽山
陽薄宦老適拙孤兒幼可傷憑誰搜篋笥細碎有
詩章

棠木軒前有海棠一樹偃蹇牆下仍歲不花
慨然有作邀陳 章蔣 德 同賦

軒南一海棠種年逾十數憔悴不作花春風失妍
媸枝葉漸以凋根本諒難固得非違土宜毋乃乏
雨露安得啄木鳥飛來去其蠹默念移植初實爲
娛目誤胡不樹松柏心空且如故絪縕元氣閒萬
類日生聚亦如木蝎中剥喪尤所懼

重建黃文節公祠堂爲查太守 禮作

宋代推遺直西江憶舊壇此邦曾謫宦千載肅祠
官風雨嗟無蔽丹青慘不完尚賢司土責修廢百
蠻歡太息崇寧際方丁國步難禍仍文字得碑又
黨人刊正士多遭網惟公竟蓋棺憑依宜在是英
爽未應殫洞戶榕陰碧飛檐荔子丹排年逢嶽降
傾國奠神盤建郡猶祠李潮州合祀韓靈旗齊日
月 祠外即龍山有日月二峯 終古照荒寒

李孝子詩 并序

乾隆二十一年十二月某日夜儀真災延燒萬
餘家孝子李方侍母疾火逼及其舍急呼婦舁
母出母曰若小子女奈何孝子曰遑恤彼耶返
視不可復入矣明旦往跡之則梁柱之未燼者
支拄墻壁間子女竟熟睡無恙觀者爭歎異之
夫火至必死屋摧必死終夜在煙燄中亦必死
而不死得不謂有呵護者耶是孝感也不然烏
能致是哉且聞孝子負販人耳至性乃如此嗚
呼是可風且勸矣爰書其事并爲詩索同人和
焉

畢方夜啼訛火及室遑恤我幼亟將母出解一毋號于門曷拯諸孫勢無兩活兒寧寡恩解二昧旦而往哭彼傷殘謂其死矣而乃得完解三禍福無端匪常所料有格者天庶以興孝解四

送萬涵

已拚千里成長往豈意三旬是暫留眼底春風俱不住尊前夜雨更添愁人生黯黷惟應別世事茫茫可自由明日孤帆定何處爲君惆悵倚江樓

董子祠

漢代崇經術膠西負令望下帷精講誦對冊冠賢良博舉開州郡攸司列序庠臨軒資啟沃佐治有輝光小邑遺風在叢祠大道旁几筵昭象服鐘鼓殷虛堂始識儒林貴彌嗟學殖荒玉常由不琢弦弛合更張至行嗟能砥空言罔克臧求賢詔自切造士法宜詳夫子乘時起猶懷不遇傷殷勤頻設醴棄置等浮湘王霸原相雜天人固昧茫致身雖寂寞曠世尚烝嘗一酌寒泉水高吟蕭露章寄聲縫掖輩何以答明昌

開篋檢故物得余先生元甲寓漢陽時見寄詩扇觸手涕落不能展視自先生歿迄今又二十年矣因循不學益負期許感而作詩索同人和之

慘淡箑上詩廿載藏篋衍今朝偶一檢未展涕先隕芊孚句本工何充戚非遠豈惟知巳私實歎耆舊盡百年遂白髮四海誰青眼轉恨向淵疎平生安可返回念漢廣遊就養亦堪憫千里不我忘古道此汲引今公故交稀落落秖陳章閔華尊前互持示卒讀俱不忍顧我益荒落與世若茶堇庶幾沐遺風尺寸仍黽勉

秋雨菴聽琴

偶來修竹裏茶宴坐涼陰復此窓閒岫悠然石上琴閑中諸品靜老去道緣深永日鐘魚外寥寥獨會心

奉和萬涵留別之作

廣易行期巳暮春頻來話別見情親交論白首從傾蓋道在天涯若比鄰休倚禰衡能作賦可憐王粲尚依人水清石瘦西江路未是途窮莫愴神

首夏榮木軒作

閑庭綠陰靜時聞鳥喈喈微雨過盆池的的蘋花開三日不臨照而目生塵埃本乏適俗韻彌覺閑

户佳把卷憎無夢復起步空階清風拂修竹落日淩高臺煙際數江席故人來未來謂竹可

廢池

橋圯荒池在青青半淺莎文禽相對少蓮葉向來多清影猶堪照美人寧重過春風不無意還爲起微波

題陳章湖上詩卷

故人湖上返艤棹即相尋示我新詩卷披之生遠心孤雲引興逸春水劾情深試問諸朋舊伊誰最賞音

田家即事三首

土膏動春脈夙興芸我苗駕犁露未晞行水月已高歸來婦孺喜遲我掩衡茅一杯慰力作蔭樹心逍遥丈人隱荷蓧顏子樂簞瓢志食頗自媿況敢惜微勞

杏花明村隅楊柳揺江氾隴麥亦芃芃顧之久色喜上可完租賦下可畜妻子預擬收穫暇置酒風日美殷勤會朋友黽勉論文史百歲未可知適意且如此

夏至農事集邊村小麥黄方將刈我麥又欲科我

秧刈麥既望晴科秧復需水天時固難料余懷殊未已切切在年豐夫豈貪夫比五風而十雨既慕黄虞始

姪鶚至

茅檐鵲聲喧知汝千里至燈前兩白頭靦縷故鄉事松楸幸無恙親舊多長逝本期握手歡聞之轉獻欷況聞中州饑道殣相枕斃婦孺遭掠賣盜賊頗恣肆承平尚如此況思久心悸且如陝以西調挽役巳既連年穫豐收米價未翔貴不知閭閻間何以日凋弊去鄉既餘悲行路復不易爲汝慰辛勤濁酒且須貰

午日諸君見過榮木軒試洞庭碧雲腴茶

靈草茁嵛裏重深閟芳叢下脈浮天水上蔭太古松精華諒所託煙露況爲功山僧采擬時往往遇毛公石鼎烹竹根清香散涼風以之代蒲飲欣與勝侶同淡味乃適永真氣斯滌蒙三啜有餘歎名山殊未逢

讀前輩詩集各題一絶句凡十首

別裁僞體掃哇繁大雅千秋庶可論一自遺山埋骨後此公略有瓣香存

青蓋黄旗入洛年白頭那得遂高眠庾郎大有傷
心淚猶賴江南賦裏傳
悠悠禮教去人心此道終當遂陸沉韓筆杜詩規
矩在百年惟見顏亭林
四海高名孰與爭瑯琊早歲即崢嶸老來詩律如
教細應免流傳誤後生
聲律才華鮮克俱賴君古道未荒蕪如何晚節瀾
翻甚難起先生問指趨
北宋南施並擅場當時月旦漫評量五言淡永何
人繼只有宣城梅耦長

實大聲宏始不磨道腴可味養天和女蘿山鬼幽
修語終覺翁山楚調多
浮華難亂眼中新四海何人更識真休薄鈍翁才
思少渠儂詩格亦清醇
司寇詩中一世豪談龍相詆異吹毛開來試展飴
山集空覺平生持論高
瀾飲林棲大謝還故人高步浙河間近來地下應
眉皺撏撦幾同李義山

沈孝子詩

孝子名敦慈字禮存觀察嘉興沈公青崖子諸
生有雋才嘗遊于蔣君秋涇之門爲余道其事
爰賦是詩孝子死時年僅二十五乾隆某年月
也

沈氏有孝子讀禮未踰期倉皇救母櫬烈死良可
悲方午設薄奠火遽及繐帷撫櫬但長號誓將身
殉之良久賴撲滅幸免燬母骸孰意衷服爇情迫
初未知解衣已莫及竟體無完肌嗚呼大節著往
往在阽危設不素力定安能了無疑哀哀此一身
疇非父母遺捐之苟得所何憚爛與糜臨暝臥倚
廬一氣僅如絲回顧母櫬在初願豈及茲生雖慟

不祿死當高名垂作詩代楚些用爲人子儀

題沈石田畫長松雙鶴

皎皎兩白鶴突兀蒼松根可近不可狎宛如君子
人自非磊落士安能寫其真飲啄既殊態昂藏皆
出羣潺潺幽澗水英英芝草春悠然得適性闊此
空山雲白首慚跼促對之豁心神願訪青田侶永
言辭風塵

漁

白頭忘世事嬾慢但垂綸終日對流水扁舟任此
身花深竟何處溪遠不逢人豈必得魚利悠然即

隱淪

樵

託業白雲濱幽居在薜蘿僂晨腰斧出遠入空山阿松柏科還惜荊榛翦尚多夕陽且歸去負擔更行歌

耕

春及戒東作向田如有期非云盡地力即此用天時繁杏遶村白雙鳩喚雨遲扶犁寧不倦心事自熙熙

牧

放牛沿水草聊以息其勤永日春原上數聲風笛聞自諳馴擾性一任寢訛分此際忘機意應能不亂羣

雨中紅橋觀荷

水花不受暑得雨氣益涼舟行復屢檥流賞徧芳塘冥冥湖雲合蒼蒼隄樹長豈必凌極浦浩然來風香虛亭一延憩可以御清觴顧慚痟勤者霑體方分秧

老僕

吾衰底處覺一僕鬢先皤曠役身常病應門語每訛寧因無用棄終念服勤多衣食休嫌薄餘年更若何

和陳章簡蔣德作

雷同衆人貴獨善君子恥文章雖小技論定亦可喜賢者始虛衷愚者恒專已受言良獨難爭辯易紛起顧恐數斯疎非虞反見詆捫舌寧不鏁良輔庶无悔願從和天倪濁醪有妙理惟此莫逆心悠然笑相視

東陳章三十韻

四海欽之子詩壇獨老成苦心追絕學多病謝浮

名顧我才原薄尤慚識未宏悠優豐暇日講習伏同聲往者聯吟社風流得馬卿聲華傾一世氣誼動羣英小築延佳趣中林淨俗情江山遨勝賞花月入新評樊榭推能事當時實主盟連篇方錯出險韻或頻賡大小言良別悲歡境各呈響幽松吹遠思澈澗冰清惟爾齊寥翮居然遂抗衡殊途俱可至異曲底須爭詎謂終零落翻傷久合并曩遊難再得衰態漸相嬰空有回車痛旋看宿草萌高懷憶程丈絕藝想方兄全子稱文傑姚君志道精頻年胥夜壑地主亦孤塋此日真堪惜殘編約共

營直窺正始際劣中古人程堅陣誰能犯偏師莫與京尋常最奇崛妥貼更縱横不擬時流愛寧遭前輩輕殷勤驅蹇足黽勉和先鳴寂寞憐吾道艱難識蔣生敢云禹峙立喜見壁同行一夜論文酒深宵聽雨檠白頭雖朽鈍壯志尚崢嶸

爲王舍人累題三泖漁莊圖

之子相逢晚披圖見素襟青山三泖曲釣艇綠楊陰趣直修門遠回頭舊隱深秋風看漸起去住若爲心

秋雨菴納涼

竹逕凡數折窈窕入化城赤日所不到但有風泠泠小池水色淨片石苔花青浮雲戀枕簟爲我移時停中抱旣澹泊外境復幽清悠然甘茗粥即此學無生

題宋徽宗仿張萱擣衣圖

空閨夜長眠不得相伴擣衣秋月白或抱長杵方急舂或傍紋砧儼離立或如凝思久未下或若旁觀疑少息兩人交熨匹帛光其一裁縫針綫澀雙絲之絹盈丈長一一意態分毫芒伊誰寫此宋徽廟瘦金款字題傍行我聞宣和大觀際燕雲戰武調發忙捘衣已近苦寒月砧聲四起淒風霜深居憑几守彡牝垂衣補袞希軒黃偶耽繪事仿妙迹豈因怨女哀沙場從來天子戒遊戲片言一動民生繫那知丹青若符讖終見兵戈滿天地虛堂展翫白日靜因之放歌久歔欷遼陽征戍自古多奈爾城南思婦何

夏日建隆寺齋會

風雖昧道或亦无妄身世何營清淨是尚潑雲叢長追涼于郊嘉我素侶集此僧寮彡言往復焚香逍遙烹葵旣熟脫粟相邀欣然一飽用慰疲苶哀

哀浮生未斷葷血淡薄焉求庶幾性澈經行晏坐移晷斯同蘼花泣露林蟬噪風揮手歸路窅聞清鐘

秋水

遶郭清淮水連朝頓滿槽秋風方浩蕩夜雨更刁騷得氣蛟龍喜乘時版築勞安瀾應有望米價未須高

送王蒜之京師二十韻

天末涼風動樓樓又儆裝寧惟遠行戀重以暮年傷伊昔偕時彥遭逢記 憲皇徵車初貴至鍛羽

獨回翔不列金坡直虛叨玉饌嘗寂寥仍賓賦懶慢但遊梁睽子雖孤陋論交半老蒼攀嵇誠可喜說項愧何當朝並尋山屐宵聯聽雨牀斯時盛社集排日門篇章才思俱淩厲襟懷互激昂看花消歲月頌酒即行藏萍聚真陳跡蓬飄數異方倦游還假館無計緩離觴此去燕臺迥依然大道傍窮途紛白眼衰鬢滿清霜名士多羈旅平生漫慨慷未須焚筆硯詎可裂冠裳抱道身原重安貧氣自昌所期歸轉速投老共江鄉

秋日重集方氏荷亭

西風來幾日秋氣積林廬復此池上讌蕭蕭涼雨餘衰荷映水淨高栁拂雲疎飛光諒莫挽清境悵久虛不有琴酌歡歲晏其何如

觀棊絕句四首

灌藥澆花揔不憀疎簾清簟坐相邀山中可是無經濟長日惟將一局消

心陣冥冥角兩雄松陰剝啄響秋風曽偷三五神仙勢便向人間號國工

險如絕塞懸軍度怒似長河卷地來眼底輸贏關一著安危須仗出羣才

幾道侵分妙入神休時黑白自平勻笑渠斂手推枰後始羨從旁攏袖人

和陳章秋暑特甚懷蔣德

祝融肆餘威不省素節換泉涸紛曝鱗林焦鮮投翰輕絺猶厭著疎髮亦慶盥終夜若畏席過午未能飯居者且罕適行子得無歎歸雲自不停長風應可喚庶㕑倚閭人炎歊非所憚

清晨食粥

晨起兩盂粥蕭然六氣澄充虛同備味嗜淡或衰徵鮮徑蟲初歇瓜籬露尚凝鄰翁接閑話相慶又秋登

方秀才(士庶)畫讓圃老樹圖

環山居士掩夜壑遂歎四海畫苑空昔時游戲貌此樹蕭森十丈含長風豈惟榦古根拔地孫枝亦具千霄勢追涼盤礴愛濃陰潑墨淋漓想能事金支翠旗拂雲來化人樓閣彈指開千年朽質有厚幸便如移向天邊栽漢柏秦松同可羨敢惜從今罷遊讌故人絕筆且珍藏蒼翠分明眼中見

汎南濠

一舸城南路西風正落暉葦間秋水濶林際暮山

微漁客初吹火人家半掩扉悠然叩舷去沿月未能歸

秋日喬氏東園

近郊遊眺地絶愛此林亭叢桂寒初白一峰秋更青良朋欣有暇幽處記曾經相約霜楓候還來倒玉瓶

早起

幽人憎無夢況值楚天曉行吟出東齋驚起林棲鳥宿露尚湑湑初陽已杲杲落葉滿階除山童猶未掃

坐秋雨菴竹亭

野氣秋自清況在幽篁裏開軒澹相對語默皆名理沈沈空翠寂稍稍涼風起廓然身心閑徘徊遂移晷

和陳韋病中作

傳燈正相憶秋雨隔簾深忽枉苦寒調因知厭俗心加餐陶令菊强起子桑琴爲道須珍重還期共散襟

同人過崇木軒看菊

平生頗疎嬾三逕但蕪莽昨移數叢菊開花忽紛糅對之自心遠矧復偕素友且可盡清尊安能悲皓首香微風過時影澹月出後達哉東籬人未覺去我久

過鐵佛寺看黃葉

林容霜後變人外一來看迴帶斜陽静平臨古殿寒輿移歸鳥集吟罷暮鐘殘莫問興亡事悠然更倚闌

和陳韋對月飲酒

月出羣動息尊滿百慮休即境匪矛解世人定知不我生既寡營此際自悠悠幸不負良夜敢附達者流

秋苔

苔痕秋尚緑生意未全非色静疎林下寒侵片石微地偏終自保人迹向來稀寂寞西風候寧同百卉腓

哭汪五丈玉樞

緊昔喪婦初索處何伶俜微才荷相賞彌篤潘楊情一日不攜手詎謂隔平生回思二十載有若影與形君歿少遺憾委順理亦明所悲爲知已豈獨傷老成舉世競夸毘誰歟懷樸誠從此甘寡合鄉

云盡頽齡

野柏

託根寧得地聳榦迥淩空卓立塵囂外全生寂寞中清陰自明月香葉亦春風君若求梁棟崇岡蟠據同

拳毛騧歌

秦中廐馬雲錦屯有騧拳毛衆所棄盡日惟依櫪皂閑此生幸免鹽車轡絶無斑駁似連錢但覺蒙茸如縮蝟㒟犖雖稀骨骼存長鳴未損驊騮氣主人昨有南行役聊命圉奴被銜勒旋毛爲醜時亦

貴涎額承之人因惜不期歷塊若康莊遂令同羣皆辟易夕秣荆山落日紅朝渡渭水寒流碧吾聞肥相多駑駘豈必龍種無凡質追風躡景匪虛語王良伯樂安在哉向非一試固莫識便養終身亦可哀何當用作將軍騎萬里生擒猾虜回

和　秀水蔣德

主人愛馬重神駿主人賦馬才何横偶然有感拳毛騧頻擊唾壺發豪興當日西歸曾入關關中健馬連雲山朝來撿閱廐中騎此馬空羈棧豆閒乍看風鬃但蕭瑟少試康莊絶奔逸驊黄牝牡見未忘緑耳驊騮眼前失主人一生多激昂西風短鬢愁蒼蒼放筆似抒氣磊落據鞍尚想神飛揚請君且毋爲馬惜多少雄姿死伏櫪長鳴雖有戰場心不遇英雄誰控勒

題侶松上人壁

庭空紛敗葉院靜若深山落日下林際老僧殊未還佛香掩閣在經卷向窗閑坐覺微鐘遠悠然徧世閒

孤泛

岸柳冬未凋湖水寒更澈蕭蕭落照中獨泛肆愉

悦興清轉延趣境閒如詣絶方因好風引遂對遥山歌浦口橫暮烟林端帶新月幽意悵誰同白鷗自明滅

程秀才廷鑛覆舟詩以慰之

聞道幾成淪溺悲相逢一笑話當時自緣風利真難泊不信舟虛忽觸危滅頂已占无咎象臨淵須記小旻詩爲君稱賀還惆悵世路于今更嶮巇

月下聽余夢易彈琴

寒月何皎皎照我疎樹林何以寄清興請君調玉琴月是太古色琴有太古音即境豈遐慕寥寥此

夜心

感事贈王太守 歲與

卌年憂患感師門老去終難忘九原開綱已紫矜朽骨若堂應許荅私恩赭衣雜履悲何及華屋山邱事可論聞道舊時多義故不知會葬幾人存

冬日秋雨菴聞梵

佛火微明處空林正寂然妙香生靜夜清梵散諸天法證聲聞果心空解脫緣松風吹未斷寒月滿階前

題仇十洲畫程門立雪圖

天寒罷講日云暮密雪已封門外路先生隱几虛堂中兩賢拱立無惰容披圖彿而北風動千載令人仰儒行即此尋常侍晏閑想見斯須不忘敬

題袁安臥雪圖

朔風蕭蕭一丈雪汝陽城中烟火絶道傍乞食何紛然僵臥高人門獨閉飢凍誰能强自持袁公清節冠當時應嫌不妄干人意猶被傳車大令知

雪中運使盧公招集官梅亭分韻得晩字

飛霙何茫茫式宴鈴閣晩淩風凍鶴唳拂逕修篁偃公喜爲表瑞暫對勤民悃政閑興既清跡顯心自達授簡愧鄒枚沈飲厠嵇阮獨對早梅花遙情馳絶巘

送某太守入蜀

親朋滿四座明燈讌高堂尊有宜城醧盤有漢陰魴切切盡情話琅琅奏絲簧寒月照戶白一舉累百觴觴罷忽不樂送子守遐荒蠶叢萬里遠家室不得將經歷險復阻蒙犯雪與霜哀猿啼一聲行人皆斷腸勒銘憶張載拔轡感王陽邊鄙紛無告渴望牧伯良男兒三十時事業宜未量爲君安氓俗毋悲去故鄉

題宮保方公觀承棉花圖歌同方士庭作

垂裳而治稽往古始養蠶桑漚麻苧棉花或云厠貢篚未拯天下寒者苦細纑白疊著蠻方迦羅婆刦徵梵語厥種有二木與藤藤本晚近入中土四月下種七月收所望皇天不淫雨著花燁燁金錢側結實茸茸鵞毳吐載彈列肆既拼弓促織深閨方抱杼奇溫遂不減毛褐賤直尤堪覆貧窶舒州尚書開幕府風化仰承　恭儉主故使良工寫作圖枝葉扶疎色鮮嫮更傳方法勸栽培欲致黔黎盡陽煦便同廣廈與大裘不比茶經復花譜吁嗟

乎蠶桑之利豈不溥奢僭轉滋莫能沮衣馬寧惟
豪貴流緣履乃至臧獲伍安得伐桑滅蠶塞其源
但植棉花徧寰宇

歲暮雜詩十首

高陽乘夕雲肅然振其響詰朝始大寒天地亦否
閉守身如蟄蟲會待春陽至大道有詘信毋為歎
凄厲
摵摵木葉落而知歲序闌晶晶瓶水凍而知天下
寒至人秉化機靜中循其端屯剝匪無因幾微見
誠難寄聲蚩蚩者履霜有餘歎

空山雪下桐寒女機上絲其材則堅韌其聲則希
夷取以為雅琴奉君清晏時如何君不御對之生
臥思古調空自好絕弦徒含悲茫茫一世間知音
其為誰
朝啜兩盂粥夕飲一杯酒何者為不足有餘亦安
取援琴聞子桑帶索有榮叟窮悴豈為累高名殊
未朽
步出東郭門跂石清淮隅終日把一釣不得雙鯉
魚雙鯉非所欲故人久無書自因長河冰諒不遐
棄余

落日滿平野獨上吳公臺中原不可見嗷嗷鴻鴈
來河伯胡不仁秋水大為災人事復相戾天心安
在哉死者亦已矣生者有餘哀朔風動千里浮雲
猶未開臨眺久戚戚何以騁我懷
荒荒蕪然山鬱鬱雲中塞　聖朝豈佳兵猾虜命
猶貸椎冰度廣漠積雪沒駝背孤軍應已歸戰守
宜有賴寶憲彼何人魏尚復安在
鑠膠而以寒造冰而以溫披裘夏之日衣葛冬之
晨逆時既不可雖令何由申識此天人理庶得教
化源吾嘗仰而歎四野多浮雲嘅彼曝背者猶思

貢其暄
日入且休息怡然安閨房神清了無夢枕席疑微
香嚴寒既洊至萬物皆伏藏掩身復靜事古訓況
章章雞鳴識夜半烏啼感晨霜物性尚有知一不
踰其常酣歌與恒舞胡可達朝陽昏嬉就天閒負
此冬夜長
日力不暇給月計或有餘君子務自強不息如化
車修途尚莫致殘歲倐云除苟能要其終默然識
權輿

寶閑堂集卷四

臨潼　張四科　喆士

著雍攝提格

早春對雪柬陳章

青陽始迴馭猶未埽夕陰一夕瑶華飛英英積空林凌風孤梅格隔牖修竹音對之坐成寂悠然發孤吟美人阻泥塗高臥衡門深豈必遠千里即此勞寸心

擬行路難五首

君歌行路難使我聞之久不豫生非阮籍與楊朱

寧哭窮途泣岐路君不見大道坦坦直如弦行人萬古相往還北走貊兮南走蠻履仁蹈義兮無險艱中有捷遲慎勿蹺蹺之或恐生憂患

服不衷兮身之災嗜美味兮乃爲疾鵕冠伊戚終自詒肉食者謀未能遠十洲仙人乘孔鸞肝腸滌雪顏渥丹雲霞以自被風香以爲餐視之不啻蜉蝣與蜻螬振羽蠹李騷其曹

臥君流蘇九華帳薦君雕紋七寶枕中央橫陳素女圖蛾眉皓齒充君寢爲歡幾何損君壽或致生戎或言醜黃帝幸御千二百終得乘龍作仙伯奈何俗人誤一女敗其度

生既不陟羊腸九折之峻坂復不涉呂梁千仞之洪淵高堂燕寢足自適亦有傾覆胡爲然請君進一觴爲君歌所以不在舟兮不在輿不在山兮不在水晏安鴆毒良爲患自强不息寧得已

若有人兮山澤臞尻輪神馬恣所如遠遊八紘一息餘身未出户闥而愉欲往從之苦莫逮不殊夸父逐渴烏瞻前忽後復在隅可望難即心跼蹐日暮途遠眇愁余

初春過田間

前旦出郭門風雪殊未已今朝憩田間晴光曖墟里雉雊隴上麥魚戲溪中水林木紛向榮柔荑發桃李淮南春事早幾處農歌起飽食非所安欣看歲功始

薄暮蜀岡看梅

蒼蒼岡勢橫藹藹松陰碧繁花明其間了不受暝色行歌侶歸樵子馬一散策放舟信微風湖天渺然夕回首暮煙中娟娟山月白

過著老書堂看殘梅

聞道梅花落紛紛點綠莎數枝猶好在高館此重

過坐惜風微起吟憐月漸多一尊明後夜惆悵復如何

為兒子圻題秋夜讀書圖

幸有遺經在吾衰望汝殷所希循古訓不獨致青雲庭樹涼歸早窓燈夜欲分一編當此際慎勿惜辛勤

城虎行

野虎殺人驚巷陌城虎殺人了無迹所異城虎不獸形柔聲媚色工逢迎縣官下令捕野虎南山白額藏深莽城中之虎轉咆哮惡名已著官刑逃野

虎雖盡城虎多萬事顛倒夫如何嗚呼萬事顛倒夫如何縣官亦自擇肉食翻播循聲虎渡河

軒前病海棠作花

已拚成朽質誰分得春光寂寂凌虛檻踈踈坼絳房娉娉終可歎封殖未曾忘莫辨榮枯理花前且一觴

篠園圖爲程名世作 圖本翁覃溪太史刑堅令改三賢祠

千竿彷彿渭川居復有茅堂枕碧渠今日都人來爲筍當時學士此焚魚林閒小阮風流在柚裏新圖潑淡餘曾是追陪文酒地白頭披玩意何如

自鳴鐘

相風之車記里鼓制器尚象從往古何如此鐘解自鳴鬼工善幻仍合矩大者爲櫝復爲奩小或纔能彈丸許虛中木其廓玻璃嵌四周懸鐘于是閒穹窿如覆甌圓瓷蔽之左行字始子終亥形螺蚪靈機潛運內不息乎針右轉外可求每歷一時輒一響殷然而起冷然幽吾聞歷象建大紀必自紬續日分始測晨揆景倘有差歸餘履端皆失軌西域之人擅布竿其法尤密槩見此無煩銅儀與土圭足證勾股兼觚矢昔者挈壺備有司所賴渴烏

引水知季世亦傳晷刻器稱漏輪漏俱精奇何年匠作失其式此得不仍彷彿之吁嗟乎海舶南來疾于鳥百貨錯陳極淫巧賈胡趨恐後虛耗頗不少懿此吉金之舌慎弗捫猶爲人閒報昏曉閒房淨几位置宜默聽清音心了了不離三百六十五度運行中直達八十三萬餘里元氣表

劚筍

荷鍤春林下穿籬筍漸長劚連苔翠破出帶土膏香歸路攀條束貧家入饌常殷勤戒多取亦恐傷根傷

千里鏡

聯筒相屬可伸縮兩端頗黎光映目豈惟坐中照四鄰居然千里見逼真君不見琉璃合四規鏡是心是眼且莫定從來般鑒在萬古千里區區何足數世人得此傲離朱可憐所見仍方隅

題吳上舍均疏泉圖

泉源壅沙石良不因險止苟欲導之流必自發蒙始派別爭赴壑清冷復盈耳分潤徧山林弗羨河九里

送外甥王魯歸里門二十四韻

僑寓江淮久家園鄠杜旁百年歸把玩一飯剩徬徨親戚嗟成濶松楸懼見戕漸衰易興感多病復相妨失喜吾甥至還驚兩鬢蒼愁顏宜暫緩情話豈知長告去胡匆遽相思又渺茫艱難將遠駕涕淚此離觴維昔同懷盛于今大半亾當余揆初度爾母早還鄉時節空能憶音書秪可傷歿纔悲上冢生未戲牽裳冥漠真何及栖遲那竟忘分攜方浩浩觸緒益偃偃顧我渾無俚安心亦有方讀書寧妄冀抱道或終昌惘惘看時事悠悠守故常損歡誠類謝任達却輸莊送别神俱往臨岐語更詳新阡存有道敝宅託維桑此去煩料理他時免就荒寂寥憐我出才行獨而良諒不羞形似知尤念渭陽歸耕何日遂攜手與同行

爲馬大令題蓮花峰圖

伊昔馬首東解鞍湖城夕聞君登太華欲從悵難即昨歲投紱還示我圖盈尺乃是蓮花峰亭亭插天直林泉徧回互雷雨疑倏忽關隴渺莫辨巖磴若可陟我家茅堂前百里見嶽色自與靈境辭徒令歸思積羨君飲水清兼具看山癖蕭然一室中臥遊有餘適

四月八日清齋禮佛

晨興肅盥漱象設空齋陳風聞調御氏降生及茲辰寂滅向千刼皈依尚如新香燈增晝靜蔬果具時珍匪獨資願力固已忘根塵新篁映風牖微雨過池蘋永日但趺坐結此清淨因

庭前長新竹一竿

雖喜添新竹孫生奈爾何涼纔通臥內陰不滿庭阿高節豈易見清風寧在多今朝到林下亦爲久婆娑

五人墓

片紙餓收吏部郎萬人號救五人亾一時駢首心無恨異代幽宮祀不忘民隷盡知究廣漢生徒空欲請嵇康獨憐義激還身殉死傍要離骨亦香

棄置辭示客

貧家養女少媚嫵主人選列蛾眉伍容止羞澀諒不宜一旦棄置與君辭妾身固無出衆貌妾年未及退房時舊來豈有專夜寵今日翻銜到死悲承恩雖然無醜好終愧不能諳婦道去去空閨甘自守敢言君家難爲婦

靈龜篇爲金徵君袠賦

介蟲三百六玉龜含靈首清淵嘉林閒導引千歲久何由采得之被文甲不勦鳳皇翔丹霄麒麟遠郊藪胡達莊生訓乃落余且手嘗服史公言扶衰執其右幸已謝鑽灼復不虞敗朽神物必有歸子尚敬以守寧莫書出洛豈羨印在肘冥冥與之俱保茲無京壽

京師萬壽寺永樂華嚴鐘歌

上都梵刹象設崇廣極舊懸萬石鐘相傳有明成祖世鑄此遠采西洋銅尚象不煩作九乳肖形安用蟠十龍華嚴三萬六千偈布滿樂銑連旋蟲緊

昔靖難取大物一時屠戮胥良忠不同識律漢元帝詎若使佛薰老公悔心或萌仗願力末路亦爾嗟英雄解攘擬借長者論遮警莫與幽冥通特懸之器古所重大樂以閒稱維鏞六分其金錫居一細不過羽大主宮自從天子失其職而始慈氏銘厥功侈弇破度旣太甚聲振百里無春容況聞竺書且僞造焉得究覩因之空史稱成祖有大略胡亦碌碌如愚蒙州鳩已往孰獻典鳧氏徒復咨考工曷不考之中音順天道端拱閶闔遂八風

客有談故將軍事者賦之

酒酣雙耳熱復與鸕鷀裘看君颯華髮意氣尚莫儔昔事大將軍萬里從軍遊星馳青海戰雹卷黃雲愁埽除王庭空指顧胡命休成功獻天子開國冠諸侯豪貴讓絕席卿相拜馬頭勢等山嶽崇權將人主侔此時亦受賞仍參幄中籌徵諫媿伍被游揚希曾郎門生半天下資貨溢九州武安益驕橫淮陰無反謀由來功名盛容易生瘡疣天子終見疑廷尉餓來收冰山一朝摧敵國起同舟盈庭對獄吏獨蒙脫縲囚赫赫顯要地昔人戒輕投炙手雖可熱失足易起羞臨事苦不慎過時空自尤

于今年七十不醉復何求

時雨

良苗剡剡播種及玆皇靈降澤沛然應之晨起荒齋草樹離披我非農夫中心實怡昔嘆是憂今也則夷豈遂有秋庶其可期閉户蕭然援琴莞而念彼耕者霑濕奚辭兮雲被野白水盈陂望望東皋田歌熙熙

答陳(章)雨中東蔣(德)及余之作

故人三日闕良覿忽枉新詩破孤寂檐外濃雲撥不開燈前細雨愁仍滴上言反袂弔夭殤下言久

客懷故鄉値此愁霖發浩唱還念朋輩乖同行卒讀未能久歔欷大抵人生多失意仲宣賦罷悵安歸夷甫情鍾難割淚吾曹臭味殊羣衆欲采萱蘇解憂慟百年哀樂何不有請君爲道須珍重君不見延陵喪子嬴博間葬埋合禮三號還君不見曾參旅人淇水側歌聲出户若金石

喜得兩姪歸耗因寄

汝輩之官又二年尺書忽報欲南還他時常恐歸期濶此日還勞望眼穿北鴈寒雲應首路黄河新漲莫連天蹉跎未恨遲相見消息秋風豈浪傳大母晨昏念汝深固應金馬謝浮沈(謂坦)已催釀黍掛同醉寧待郵書更報音調膳代終烏鳥養遂初休誦白頭吟向來契濶愁何在眼底團圝喜不禁

養魚

城市倦時煩百事莫爲娛瓦盆注新水飲此沂陽魚升斗勿謂窄游泳已自如貪餌況不至粒食且有餘旣彼鱗鬣佳故充臨翫需仰給亦旣微爲生終可吁余懷方獨遠渺然在江湖

種竹

舊叢拂青雲新叢偃蒼蘚參差遠吾廬睠言卽小

隱穉橘一千頭藝桑八百本生計固可資清興何由展旣雨碧色交當暑微風善豈必希王猷聊此開書卷

雨止

一雨倏十日江村六月寒晚來扶杖出返照開林端偶接農人話正憂田水寬豈知膏澤降猶覺適時難

夏夜篠園

湖風薄暝起野月正東上林居謝煩暑夜境更蕭爽荷露泣已盈行吟卷虛幌時送微香來兼之滴

清響涼意浩無垠靜氣溢羣象吝焉吾喪我竟夕此偃仰

哭王太守箴輿

早從童稚識君名放浪何曾不近情縱酒自甘遺世棄拂衣寧肯冒時榮十年風雨深交契今日鄉閭失老成輿論蓋棺應已定一時親故盡吞聲

匏尊明孝廉嘉興巢鳴盛手製

曲沃佳懸匏上古備樂志追從抔飲後亦與行酒事孝廉喪亂餘不復歎徒繫所希顏巷樂寧效許由棄爰將瓠落材斷之代尊觶緯蕭託微尚織屨

有深寄近今淳樸亾旣然見古製我姑用酌之夫豈惟其器

題輿地圖

四嶽仍堯封萬國肇禹迹遼遠古皆可稽豈不賴圖籍 昭代秉鴻鈞聲敎無壅閡丹青入流觀疆宇何姽嫿通都辨豪髮荒野識咫尺山川相經緯華夷分障塞爍迨唐十道廣過宋九域聿維奄有緒罔弗恃險阸何如先得人不曰尤在德又聞控御方或順事戎狄羈縻信有術勞費終何益 聖明方當陽覆載均立職繪事匪徒精往蹟因可繹顧以備殷鑒允言建皇極

夏晚露臺觀雲

悠悠垂天雲無心自卷舒迎秋氣益涼向夕態轉殊歘烝當鳥路昭回橫星衢現異難强名變幻何紛如我方臨高臺身與萬象俱黙悟文章妙了識造化初長風忽盪漾皓月倏成孤目翫惜俄頃嚼然還太虛

題藥地大師山水

喬木崇岡翳筠石剡籐妙寫荒寒跡蕭蕭旗館起涼風冉冉白雲生素壁滄海橫流出世時苦耽筆

墨尚何爲可憐濁世佳公子剩水殘山滿眼悲

新涼飲酒三首

朱夏方炎炎臨觴有難色及茲秋風生得酒便能喫南軒高樹下蒼翠蔭几席聊一斟酌之兀傲遂云夕杯酒非有殊自爲外境惑向果何所苦今復安所適

樓鳥振逸翰翳蟬厲清聲顥氣從何來黙已動羣情我生豈木石泊然忘飛鳴高風有折羽嚴霜終蛻形何如蓬蒿閒以酒全其生

陳子勸我飲隔歲寄新詩蔣君此繼作謝我哭妹

悲秋來自如故人事分樂哀彭殤況莫料不如飲酒佳高堂有白髮安敢苦縈懷明月照廣除涼風吹絺衣幸餘一尊酒二仲倘能來

斜路行

出門徑路紛在望一斜一直從所向直路雖平何曼曼斜路雖險道里半行人往往生狐惑欲速非關無脚力前有坎穽後荊棘到此始嗟行不得前人失足後人悲後人蹈之不自知

城南秋泛

清溪一棹獨往高樹涼風乍還白鳥去邊殘照青

蘆缺處秋山榔陰沙市初暝渡口漁舟漸稀自愛沿緣明月不知涼露霑衣

官園鶴

老鶴骨骼空傀奇官園久住傷羈雌鎩翮經年養未就赤霄舊侶如見遺稻糧恩薄況不足爭食每被羣雞啄乃知君子處困時常與衆人同碌碌

懷蔣德

戀友心空切寧親去敢遲纔爲三夕別已是百回思避日簾仍下追涼榻未移不知江上路秋暑可

曾衰

江村

泛泛清江曲數家開結廬秋花映籬發沙榔向門疎合有高人隱貪看稚子漁棹舟仍欲去何處問幽居

南園

廿年懶問城南渡秋水蒹葭自如故名園遂見化汙萊雙鬢無情忽衰素憶昔謝家延賞日琉泉駕壑稱幽絶左芬最小更偏憐正及青春詠桃葉瀟湘水上采芳蘭聯句林間飛朔雪歡遊假日慶追

隨良讌平生頗稠疊涼堂燠館今何在人卧萬邱多歲月已嗟盛衰相倚伏何況死生成契濶哀樂中年秖自傷蒼茫陳迹憑誰說東方月出未回船老樹西風助悲咽

秋日馬徵君（日璐）招集小玲瓏山館送陸郎中（鍾輝）之京師

高館秋初肅離筵夜復清舊遊方有感遠別更含情半頃井梧瘁將辭社燕驚不堪尊酒畔相對一沾纓

共宅今何在（謂讓圃）分箋昔每隨合離誠莫定出處

詎能期潘令歸曾早馮公達巳遲長安居不易努力向　明時

郡南樓登望

秋風日悽厲行復授我衣高城肆遐矚危檻淩清暉威紆淮流盛掩映吳岫微近坰澄朝霽遠林藹宿霏潛魚若有擇逝鳥如知歸延覽暫意豁棲遲久心違俗既傫薄甚人將奢僭希素業恐遂墜百世其焉依方圖問樂土亦言屏塵鞿

家叔卜隱江村感而有作

阮公曠達姿恒憚與俗偶昔是去官人今將事農畝南村富田園恰對清江口慨焉思移居世緣復何有浮生固有分憂樂惟所取作計寧不臧得此良巳厚何時載家具幡然別親友閑課隴上耕自種門前柳城中紛埃事碌碌勞趨走余亦寡所諧行當從公後

汪處士（士慎）八分歌

巢林先生年七十忍寒炙硯書八分聊易升斗活妻子誰識瘦硬能通神篆散楷始波勢難王蔡喪久古意殫孰云區區等餘閏我自隸下不欲觀先生愛余若忘瘦數為臨池不煩請盤蛟屈蟠形蚖割程取李法井井東吳顧譪少雄逸金陵鄭簠師剝蝕百年以來彌放紛晚見先生稱巨擘同時金農亦淳古筆陣庶可當旗鼓餘子碌碌何足數安得金篦刮取雙瞳明（先生丧明比三年矣）重見森然芒角毫端生

送釋（明中）還南屏

上人久不出牀下置雙屨昨自南屏來復向南屏去禪心固無著塵世原非住幾日別山中黃落階前樹

馬四（曰璐）往南莊刈稻奉簡

收穫乘秋霽新霜稻隴清江村須暫往病體況初輕豈為家人計聊觀歲事成東屯有佳句莫惜寄同聲

月夜泛舟城南

清濛瀰蘆碕月出更幽迥沿緣入虛明上下澈壄影叩舷一長嘯微風吹素領翛然若乘空瀟爾自心醒前林聞村砧遠岸辨漁艇不惜曙河傾眷此秋夜永

題朱檢討（彝尊）嚴編修（繩孫）高詹事（士奇）墨蹟後

諸老留題一卷詩閒窓披翫各清規中朝文物風流盛想見　仁皇御宇時

湖塾種菜歌

天地反覆兵戈稠開門降表紛公侯請看采薇種瓜者雖未殉國皆高流常公開平之子孫運移無力康艱屯慷慨沈江偶不死優游學圃終其身肖隨抱襃有佳婦上公之女徐夫人曾孫手持白雲張怡傳請我一作種菜歌豫州課人蓋自晦邵續矢志知無他英雄失意每若此臨風感歎將如何

江上秋望

千重楚岫浮空出萬里巴江到海迴楓葉蘆花久蕭瑟渚雲沙鴈與徘徊衰容冉冉誰期至暮色蒼蒼自遠來本爲散懐聊送目不知秋氣轉堪哀

秋晚登三賢祠高詠樓

肅穆靈祠一水傍更添層構納秋光竹閒雲氣連吳岫簾外松聲下蜀岡異代同時俱寂寞西風落木正蒼涼登臨不盡千秋感獨凭危欄向夕陽

將往南莊東馬曰璐

避俗苦無地何以寄幽賞舊遊近可尋佳境紛在想故人茅堂前江山若指掌平生耦耕心豈厭數還往霜木澄朝暉寒瀨結宵響寤言與子期斯焉挹蕭爽

夜雨

渴雨看秋盡驚從枕上聞氣寒吹短燭響遠散高雲老覺酣眠少貧惟望歲殷明朝到田舍朧麥定芸芸

登大觀樓

挂席無淹薄陟閣事窺臨潮來失近渚禽起辨前林落日雲霞氣西風樵牧音索居謝塵壒養痾罷書琴暫爾領閒曠悄然對重深形勝豈不偉顯晦

悵俱沈開府清夜賞公子異鄉心諒匪託文翰末由徵來今

冬日過建隆寺

廣殿敞寒齋入門妙香傳移時風林寂梵音散清圓有適自成憩偶來非問禪性定法界見境空短晷延澹然久相對黃葉墮滿前

題洗象圖

法門離垢期垢亾豈徒祛醉象調狂蓮花承趺久馴擾與獅孔雀皆明王春浮樹下諸天擁植立如山屹不動錦幪金鈎侍者持雕盆珍帚蠻奴奉爍

然尺幅出畫師中有清淨妙義垂閻牟那河在鼻上猶煩八解定水施爲法辛勤三澣濯精進工夫非淺薄直至虛通無象時試問垢于何處著

獨釣

索居久塵外寸心了無屬朝出秖獨釣暮歸還獨宿疎柳臥汀沙殘蘆搖溪淥盡日灣碕閒荒遲往來熟寒魚不可得幽興亦云足泛泛溪上鷗兩兩自相逐

寒菊

歲晚見黃菊孤芳枯槁中離披向寒日寂寞任霜

風至性雖能久良時亦有終直堪松柏並何止傲春叢

爲某大將軍題全蜀形勝圖

井絡天維壯蠶叢地勢遒山川接卬筰風壤雜獞猺惟昔謀元帥非徒挽大弨籌邊峻烈在聚米虜形昭坐鎮欽明牧開藩領衆僚丹青思設險郡邑各名標花鳥城池覆魚鹽貢賦饒二江迴絕徼雙關礙重霄往者金川役誰令小醜驕六師窺爽道萬里渡繩橋競喜歌常武終看格有苗憂勤煩廟算飛輓費民徭壯觀逵今日提封拓 聖朝疆圻良已固氛祲未全消要害知能悉功勳豈更邀由來儒雅將不羨漢嫖姚

寒齋遲客

養拙空林下蕭然自閉門寒禽喧竹外敗葉擁籬根晚序殊堪惜孤懷孰與論殷勤望之子霜月久當軒

冬日飲淥菴聽徐山人彈佩蘭操

鴈堂肅清晝拂席理瑤軫目存寒景靜想屬空谷遠微風獵芳叢暗泉滋九畹幽人遺世情服媚寄縹緲寥寥不終奏心耳已蕭散遐契在弦外悠然

忘晼晚

題方秀才輔觀化圖

朱施與黃芭自然敦化機冥移物罔覺靜者省其微宗無道安守淪空塗更迷不見剥落餘春風已迴枝悠悠與終始百歲無已時豈不苦倦勤逝者固如斯

冬日過秋雨菴聯句

人事匆匆歲逼除蔣德 卻來塵外問僧廬王藻庭 梅尚覺春風遠陳章 徑竹偏憐晚照疎陳皐 野渚蒼蒼歸鳥雀吳廷 香門寂寂度鐘魚余夢易 老年身

與閑雲似張四科宴坐忘言萬境虛德

屠維單閼

沈翁廷瑞畫松歌

甲申之禩明社屋城郭燔燒盡喬木沈翁耕巖先
生孫流離恥效窮途哭閑來潑墨畫古松聊與市
兒易饘粥藏名寧異酒家保避地不賣成都卜往
往藉此自抒寫倔强之而森滿幅拂榦依稀霄漢
迴盤根想像蛟蛇伏我昔識翁苦不早持贈遜謝
筆花秃兖如覩彼山中人大冠長劍被奇服塵埋

篋笥幾春秋忽展虛堂風謖謖壯觀妙品久銘心
撫今追往頻拭目猗歟哉明廷佳氣何鬱鬱百年
雨露資亭毒如此良材應不乏莫使輪囷臥空谷

得王大令璈書却寄

山重水複三千里雨散雲飛十二年愁裏尺書空
慰藉別來時事有哀憐西師調輓仍如故北地人
文不及前況值惠連新下世謂秀才琬定知涕淚在遺
編

折枝花

種樹惟應種杞梓堪笑不材植桃李時世乃更尚
折枝生意已斬花未知銅瓶注水供棐几屈蟠紅

白空妍姿可憐根株永相失竚見彫落不終日奉
君清翫且不終何況景景望秋實

雕籠雀

紇干山頭凍不死託身君家雕籠裏楚楚毛羽柔
軟音悅君之耳洽君心綠窗春暖恣啁哳自比丹
山九苞鳳樹上老鴉烏烏鳴略通禍福非惡聲主
人不愛遭驅逐輸爾在籞足飲啄

出塞曲

昨暮辭長安今旦出飛狐漢家急邊事一身貴馳
驅黃沙經春暗白草緣徼枯下馬瘞戰骨上馬望

穹廬天山昔云遠今更萬里餘徼兵五千人亭障
苦空虛雜虜安可盡撫劍心踟躕奇功倘能立衛
霍良區區

貞鶴行

昔有雙鶴雀伏子高樹顛村童上樹慣巢卵潛易
焉出鷇則非類雄怒搏且讙雌者雖自明仰嘷如
呼天却顧忿弗勝引吭枝閒懸當春禁麛卵善令
古所存勿謂物命微況使終銜冤生死亦大矣曷
不忍自全曖昧倘莫辨苟活誠胡顏微禽乃如此
聞者爲辛酸世無秦臺鏡疇能照心肝君子常恐

懼不處嫌疑間

春日過秋雨巷

悠然理輕策又此叩禪關鳥下夕陽靜花飛梵唱閑吟成聊永日坐久若深山豈悟觀空理春風自往還

蘇氏園看玉蘭

曲巷無人到春風此杖藜花含朝露淨門掩夕陰低賞自閑中得幽堪靜者棲城西車馬地桃李漫成蹊

送蔣德之關中

落日低秦塞春雲暗嶽祠鄉心方悵望別緒各淒其歸老吾虛計行歌爾共誰茅堂假宿夜江海枉相思

題獨樂園圖 宋元名氏畫有張檡篆印之跋

豈因用舍不同憂人外聊攸卜築幽花鳥有情當嘯傲水雲無意共爽猶謝公終爲蒼生起裴令常思綠野遊尺幅丹青獨千古洛陽園囿久荒邱

春日郊行因過慤公

春色日以佳閑行意超越病體覺初輕衰步宜屢歇度隴麥芃芃過橋溪活活平原杏花外暮鐘動

荒刹晏坐偶禪公忘言對新月

題馬和之畫小雅圖 鹿鳴之什十章宋高宗御書

左圖緯右史聖學所權輿懿歟宋光堯典籍恒手書燦然十章詩臣和綴斯圖緬維文武際郅隆媲黃虞政治分內外恩意別親疎飲食悅賓賢禮樂寵馳驅遣戍豈威武備物匪康娛惜哉倫安主耽翫良區區徒令翰墨場寶之同車渠周道昭忠厚曾不倚崇居即玆宴饗閒情文何紆餘嗚呼百世下省覽將焉如

兒圻歸里省試作詩示之

驪駒嘶在門行子牽我衣念汝年將壯我傍未暫離舐犢豈無愛戀棧寧所宜故鄉必恭敬秋賦有程期既非事浪遊況及余未衰

居常申家訓讀書薄浮榮苟欲裨世用豈不在功名顧爾才雖謭勗爾期有成生幸爲男子時復際升平郄桂倘可攀庶希作國楨

嗟余去鄉久託迹江海上寧不念松楸方奉扗舍養歸計終當營田園幸無恙道路雖云遐邱隴行在望顧弗與汝偕眷焉一悲愴

進廟郡國良退敦姻族好勿謂士風樸關學可研

討勿謂鄉里貧淳俗尤嗶嗶此行宜勉旃匪謂千
里道苟能秉話言何異在懷抱

竹亭翫月送蔣德之關中

隔竹見春月幽興共難極嘉此林下期平生凡幾
夕送君千里行清光幸不隔

彈琴

玉琴取自適意不在弦徽靜夜雜泉韻空林澄月
暉猶嫌古調少已歎賞音稀寂寞海山畔千秋吾
與歸

謝客

敝廬恒靜掩形影自相於安賤清時內忘名白髮
初雨餘三逕草日仄一牀書傳語應門僕無勞長
者車

苗刀歌爲申某作

吾聞羣苗洗兒以鐵賀鑄爲長刀百鍊過君之所
佩無乃是當軒拔鞘寒生座氣干虹霓利削鐵柔
可繞身剛不折旁行蟉結篆姓名迎刃殷紅鏽膏
血憶昔古州犯順年太平宰相輕開邊侵淩詎識
嗟無告焚掠寧關性本然此刀斬馬稱難敵苗平
乃被吾人得請論改土與歸流始惡凶頑終憫惜

五尺銛鋒久不磨光芒中夜猶驚夢蒯緱豈有珠
玉裝夫君寶此知何用君不聞昨朝庫車（大和卓木城名）捷
音至西方萬里消兵氣不逢不若無所試君曷賣
之買犢從農事

鄭氏休園

蒼蒼池上山鬱鬱園中樹不越廛市閒居然登臨
趣清晝偕詩客空亭理茶具境適跡自延心賞景
畢赴玉津極繁華金谷擅豪富曾幾就傾頹耐久
遜樸素滄桑雖云歷泉石幸如故何當容日涉于
焉謝遐慕

月夜登平山堂

舍舟陟層岡逕轉出松上山堂小延憩湖月益清
曠靄靄帶浮嵐森森接遠浪虧盈良有常澄明自
無量古人雖冥邈高風未淪喪何以託遐懷賴此
從微尚蒼煙漸欲消百里了在望沉沉夜何其叩
石發孤唱

古詩一首懷蔣德

青春悵言離朱夏乖未央既念遠行役復此思舊
鄉思念屬何許日夕西北望洪河何浩浩華嶽何
蒼蒼（其一）河嶽雖迢遞客子胡次且曰歸計不就耶

復春遊娛和風茂楊柳暑雨發芙蕖豈無一日歡終言感離居其二 離居日已積長路且未返羇禽飛自孤離獸音不緩紛余惜別意不在去近遠跂余願見心不分淹旦晚其三 與子各天末識子已齒壯詐善希張湛一言驚叔向與古相爲徒斯道宜未喪愧君獨無成忽焉改顏狀其四 牙生罷鼓琴却顧無知音思婦懶臨鏡誰復悅已深終朝輟翰札連月廢謳吟以彼感激懷兼玆戀嫪心其五 豈緊久離別良非遲暮事攜手諒所欣飢驅復何意前期幸有在盼望秋風至願爲比翼鳥翺翔以沒世其六

文丞相祠

柴市從容正氣揚蹁然祠宇舊江鄉近村野叟猶春社老樹空庭自夕陽萬里早甘時棄置一身終繫國存亡倉皇受命阽危日大廈難支亘古傷

夏日閑居

虛館絕逢迎長夏任疏懶終日未能冠有時亦開卷愔愔蘿月閑泠泠竹風善竭炎自然空襟塵不須澣與世若相棄對酒頗自遠百年諒如此余已悟所遣

五月望夜同人過榮木軒翫月

曰余戀清夜佳客復停軒仲夏草木盛月露皓以繁澄澄出東海徐徐隱西垣暄候忽已涼短漏亦云延疏酌相獻酬雅歌共盤桓達人勤秉燭高賢憂空尊美具賞仍暫樂往感徒存一悟盈虧理終宴意彌敦

止酒

有酒盈尊余生何求豈惟合歡亦云忘憂胡乃余病職汝之由湎焉以終伊誰之尤

流水鑑徵兼山義大夙奉斯文云胡猶昧矧玆祟飲古訓所戒亟言止之庶幾不殆

維昔名飲美此無度荷鍤是甘鴟夷是慕今我止斯匪躬之故堂有黃髮室有幼孺

匪無酣適匪無妙理濡首可羞腐腸良以爰屏杯鐺不甘其旨豈曰暫而永言百祺

得蔣德書

山水嶠函隔鶯花鄠杜春遠遊君易感歸夢我空頻書到寧離話憂深獨旅人甘涼輸挽地赤旱奈罷民

池上

疊石參差水面迴追涼閒趁白鷗來長吟濯足不

知久日落荷花無數開

黃山歌送程處士通歸新安

茫茫揚州市所遇多凡材猶兮相識三十載者字疎朗烟霞開投詩告別問何往家在黃山歸去來吾聞黃山四千丈舉頭咫尺青天低上有亘古不朽之松樹下有萬派不竭之清溪幽深毓靈草神仙所刀圭重險相閼錮絕徑尤迴迷猿猱望之且不可度樵夫牧豎何由試攀躋況復雲海截上下長風鼓盪白渺瀰蔽虧光景莫測度恍惚氣象無端倪我為黃山歌不獨歌黃山世事紛變幻有甚青房頳朱門旦夕改青山鎮常在夫君七十雪垂耳更向何門趿珠履合去徜徉好山水丹砂泉金鷰韮啜拾曾聞能不死坐待千年生綠髓

幽居雨後書懷簡陳章

長晝衡門掩空林霽景舒連朝雨初過一室著全無荷氣通簾內竹光侵座隅臨風久晞髮見月自傾壺昨者甘霖降歡聞四野呼天時雖順應人事有憂虞調鑄今方暇沈痾子亦蘇相攜欣在眼此夕敢嫌孤

旦至紅橋隄上

長隄閒無人杖策亦何早寧為炎氛病自愛湖天曉涼露泣高荷陰霞蒸林表跂石心悠然徽風開水鳥

病中示客

六氣未能淨五塵乃為垢頻繙神農書遂止陶潛酒有客來問訊徵言洵善誘曷不遊空門庶幾辭世牖平生未學佛淨觀頗亦久即實固成障憑虛仍妄有大隱不絕俗小人況有母一笑謝客言塵襟自抖擻身心忽相忘病苦復何受

病起

衰始先多病秋來喜乍輕敢言中有恃差幸內無營眠食漸如故琴樽仍獨清行休原定理且復盡吾生

思歸

駁襍揚州地如何著此身背時聊避俗省事略安貧采藥華山曉垂竿渭水春白頭看漸是甚日遂歸秦

金盤曲

天下丁喪亂大義罕弗虧丈夫不自保而況婦人為偉哉史夫人殘形全其婺兄公此開府誓與孤

城隳或云青羸去或云沉江湄無賴假名號嘯聚海東垂大帥縛之至械繫盈階墀令與家人質因隔屣屛窺詎料漁色徒四顧眼迷離明旦使請婚倉卒牛酒來夫人頩然怒黙黙掩房闈自疚輕一出乃致尤悔罹家國痛已破支體何憚糜揮刃向兩目淚下如綆縻太守坐前堂洋洋方致辭將軍新朝寵功成年少時一朝復富貴百口係從違金盤忽捧出雙睛血淋漓迎者喪氣返觀者爲歎悲截耳拒見迫斷臂憤被持嗚呼夫人烈豈不與之齊凜凜不可犯了了更無疑陰教信有素家風吁

可師勿謂一女子猶甚百須眉

秋日田間卽事

近遊困殘暑小憩村樹陰稻壠接江介萬頃皆黃金薅草已向畢沓潮無侵淫農歌宜幽閟云胡辛苦音秋蝗不爲災遺螽猶林林越冬懼滋生撲滅敢弗任老父田中歸留客情何深爲我具雞黍薄酒勸頻斟傳言海州蝗飛食二東稽　詔書下切責大吏殺解簪姦孽固么麼天戒或貪墨安得賢守宰推本　憂勤心

望茅山懷劉鍊師貞吉

高樓有所思秋空浩千里鬱鬱華陽天青翠三峯是差參大江外變滅白雲裏采真渺昔遊羈俗淹遐軌先生茅許流九十尚兒齒妙一攝坎離希夷泯神鬼偃仰古壇陰松風清似水

晚

野逕蟲聲合荒庭暮色沈殘霞猶水外疎雨自林陰望遠經時信悲秋向老心蒼茫還獨立燈火夜窗深

鄜孝婦

朝爲人澣衣得錢易米姑不飢暮爲人擔水仍可

一餐致滫瀡常恐分甘減姑食飯熟呼兒門外劇姑加餐妾願足不惜終身執勞辱家貧養薄姑年衰孰謂我孝心增悲

周笠至自蜀中見過有作

分襟俄隔歲握手又新寒萬里喜身健青燈話夜闌傳言良意外絕藝是愁端且盡一杯酒休歌蜀道難

秋日竹西亭望江南諸山

經時資藥餌端居絕遊娛徹性曷由遂積疴安所攄蕭辰適強起曳杖越郊墟危亭偶成憩遠目暫

以舒羣峰表江介空翠照座隅勾躲極東楚合沓藏南徐遶林紛隱映鮮雲增回數久苦奇懷慳忽與壯觀俱平生慕長往此際重躊躕帶水且跡阻餐霞終願孤孱質不自奮世網匪難踈暮色漸彌野惘惘返吾廬

烏啼曲

啼烏戢翼太陽沒百尺樺枝堂上棲啼烏刷羽天欲旦一隊笙歌花外散托身君家樹頭棲聾昏辨曉冀君知迴宵爲晝恣行樂反嗔啞啞終夜啼

送陳皐之順德

白頭猶役役時命自堪哀此去知難挽何時遂卻回雪深大陸澤雲暗沙丘臺到日逢南鴈無忘尺素來

海暮步至硯池上

意行不知遠南池已天暝鳥歸林霧深月出風蘆定荒寒自成趣寂莫無所競悔不攜琴尊沿緣恣清興

兒 圻 南來久未至遲之

頻傳歸耗又殘秋盼爾時時獨上樓此際羸驂定何處白雲紅樹望揚州

秦權 銘文漫漶惟丞相斯三字可辨

秦皇執捶吏六國銷鋒鑄鐻矜威德昭設備器垂常式維權稱物五則端圜而環之重一鎰土花剝蝕銘文刓厥製華自伶倫始仲春是正月令紀嗚呼乃冀虞廷比相斯誦功載鴻筆持衡不救本末失法度猶令黔首一

兒子 圻 至

故鄉久去百關心乍解行衣喜不禁本視科名同脫屣卻思丘壟一沾襟老因生事猶空槖家有遺編莫厭尋何日相將歸計遂祇應祝我健如今

歲晚

往日餘冬日消寒宴未停賦成融藻雪酒罷爛明星老去供多病愁來任獨醒不堪雞黍局歲晚亦凋零

江童子圍棊歌

廣陵江童子十歲工圍棊今朝喜相識皎若瓊樹枝清篁踈簾白日永楸枰坐對虛堂靜無言暗數天上星心陣既成人未省忽起作劇累蟻鳳復聽論詩據石鼎我觀是兒有宿慧如錐處囊未脫穎君不見李賛皇七歲抱送中書堂能以方圓動靜

荅妙喻豈在覆圖爭刼分豪芒況堯以訓不肖子
匪謂聰明如爾比少壯至老彈指耳費時失事嗟
如此般勤研墨拂衍波請我一作圍棋歌我昔青
年耽此戲因循讀書遂不多即今空自悔顧已雙
鬢皤童子童子倘不及時就外傅他日藝成將若
何

登甘泉山

近郊莽平楚崇陵表步仞邀爾蓄雲雨歸然作固
鎮憩澗希白石升阪遺喬林塵居夙鶴望霞標若
瑶岑層丘既斗迴陰岡亦宿列振衣陟其顛壯風

將暮雪目存漢王基想屬陳公陂古人雖已矣登
余千載懷

吾道

正始難榛翳前脩足楷模可能追大雅安敢向時
趨寒拙誠難免譏訶實有徒斯文如未喪吾道豈
應孤

榮木軒對雪同吳廷來余夢易作

窮巷思負暄風雪乃如此冉冉枯榦積沉沉荒徑
委鳥雀方絶踪何意來二子物賞有餘清天道無
終否爰生任僵臥東郭甘穿履攬古一尊閒歡言

殊未已

雪齋書懷東二子

積雪慵晨興乾雀破朝静臥聞涷滴喧起視旭日
映南榮暫舒散尚苦朔風勁墟里起炊烟人家埽
門徑天地久混茫江山忽晶瑩含情倚高齋浩然
思濟勝二君白雪才夙具登臨興層冰滿川涂惆
悵寄微詠

雪後登樓

積雪重城静新晴別墅幽竹光低覆逕山色淨當
樓覓食鴟蹲野銜寒鴈泊洲登臨愛軒豁縱目迴

添愁

除夕静公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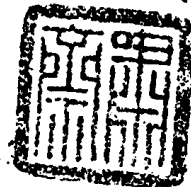
玆辰歲云除近郊仍曳杖老僧留我住茗粥一相
餉輕烟花上霏微雨竹間響隨意得淹留悠然謝
紛擾鼎鼎芳序來堂堂徂年往不藾無生理曷由
消悵惘

寶閑堂集卷四

著老書堂集八卷詞一卷

〔清〕張世進撰

清乾隆刻本

著老書堂集

余自乾隆庚午後屢游邗上因得交張君嘯齋時君年已六十餘耳目精神未衰望之不知其為六十餘人也余聞君嘗官學博旋即棄去今方優游鄉園極人生之閒適固宜其如此耳及讀君所為詩則往往善道人意中事雖委巷窮簷匹夫匹婦之所欲言而不能言者皆能得其情而曲道之此則非閱歷勤苦周知世變者不能而君又何以及此也今年秋君始出其全集見示而自述其生平曰余自為兒童時已嘗學為詩然方習科舉之學未暇也稍長試於有司連擯斥不得志閒居無聊益好以詩自娛而中間不幸頻於憂患潦倒江淮湖湘之閒又不暇致力於詩後為潁州阜陽縣校官謂閒曹無事可以專所好矣而是時頗屬仍歲饑饉撫遣之勞與丞尉等故茲集所存大都皆五十歲後之所作也私念余自七八歲時即知好為詩而天之所以困余使不得肆力於詩者如此今幸得從容與諸君唱和而余亦已老矣子盍以此為我序之余曰嘻有是哉君之好為詩君之性情之獨深於詩也而至謂天之困君以不得為詩則余未敢以為然也兀坐一室而能道天下之情者未之有也蓋山川道里之形人物情偽之故惟見之也真斯言之也親切而有味而蕉萃困頓之久則其心憂苦而其思亦懇惻而深厚然則君所謂不得為詩之境皆天之所以博君以詩材而適使之得遂其好者也何困君之與有然向使君見用於時以所閱歷施之政事其所成就豈獨詩哉而卒鬱鬱以老是則不得謂非天之所以困君也而非如君所云也君舅氏顧太史書宣以能詩名江左君於詩之法度蓋自幼得其指授然讀君全集則自能浸淫於三唐而尤得力於元和長慶諸大家云

乾隆乙亥秋九月秀水同學弟蔣德拜撰

著老書堂集卷之一 乾隆壬戌至乙丑

臨潼　張世進　軼青

著老書堂落成同用東坡題薛周逸老亭韻 昌黎句吾老著詩書、

稟氣寡諧合脂韋遜時流高舉謝威鳳暮情託潛虬比
竊升斗祿惜非山水州驅鹿使遊市凜乎不可留敝居
近始卜陋巷誰相求素侶或至止清言互賡詶閑與黃
卷對坐消白日悠詎謂我宅是（徐勉戒子書曰常恨時人謂是我宅）亦愛吾廬
幽門無襱襶子庭有瀟灑侯室小儘容膝屋低免打頭
守此絃誦樂謝彼聲利浮三復昌黎句如獲從公遊

省墓

七載違邱壠重來涕泗漣勞生雙白鬢舊業一青氈望
子情何限酬恩事可憐泉臺差慰處孫長及兒肩

送史甥（肇夔）之漢口二首

一尊相對挂帆時座客殷勤唱柳枝垂老心情怕離別
不堪翻作渭陽詩

江花江草弄殘春相送河橋各愴神知爾臨歧倍惆悵
回頭無復倚閭人（余姊亡於去秋）

五姪（四科）蟫書樓下雪毬大放點燈會客成十
四韻

繁英爛熳三月終東皇匠意毋乃窮繡毬晚出更奇絶
翻以神巧偷人功初看瑟瑟蕋微拆旋覺皜皜枝全封
百花攢簇一花就數朶輪囷千朶同生綃碎翦復聯絡
輕冰細琢加磨礲遠疑紛紛雪堆樹近視裊裊珠懸空
阿咸齋頭此最盛年年玉戲煩天公自我不見已數載
歸來又喜臨花叢日長似歲看不足遶簷更放蘭釭紅
是時清和日端五磨鎌新月明牆東燈光交射晃雲母
月影旁漏穿輕容頻年老眼賤塵土今夕何夕揩雙瞳
尊前覓句鬭奇險欲與粉蕚爭玲瓏雕搜極意終莫肖
敏慧畢竟輸春風

題馬貴陽山水小幅次新城尚書韻

殘山剩水略如斯筆墨閑情欲繼誰得似丹青閻右相
升平不是揔章時

嗜酒詩（有序　嗜俗作咂非）

嗜酒關中釀名法取糯米或黍麥蒸作飯布之席
上候冷以麴和之置瓦罌中不半月釀熟矣臨飲
煮以重湯投以熟水以小竹筒嗜之水減輒益味
盡後止其味冽而醇不知其爲水之速化也飲時
序齒或二人或四人以次而周饒有雍容揖遜之
風焉嘗見外國傳惟占城酒與此略同而自昔不
見於詩爰出此以飲同人各賦二十韻

吾家古新豐釀法得未有黍稷或來牟隨意蒸作糗稍
以風戾之斟酌投酒母分貯餅與罌量腹節所受泥封
既浹旬香氣透瓦缶移安沸鼎中活火煮良久當其開

甕時見糟不見酒熟水注再三小竹插左右吸水由竹升味已醇而厚長幼次第嘗若射分曹偶雖無百拜勞差𠥓屢舞傞滴淋異白徒吮乳學黃口微聞響入喉時見客頫首約計一斗湯可飲四五友杯鐺置高閣釃沽免下走青田漫云奇碧筒瞠乎後北客喜沾唇南人笑拍手未知竹林賢曾識此味否我聞占城釀彷彿十之九誰歟爲物始取醉莫深叩

懷舊遊賦寄三十韻

九月二十一日王梅沂同五姪渡江遊攝山因

棲霞吾屢遊畧能舉其況未至路嶔嵜漸近地舒放羣岫環無端一寺門有伉前可闢千畦旁若列兩仗欲登

最高峯左右隨所向蘭若分東西選勝各營刱或踞崖之腹或扼泉之吭雖乏休糧僧喜少食肉相厥木多齊梁惟松氣張王枝同鸛雀啄聲類笙簧颺行行躋其巔石城儼入望鍾阜遜嵯峨江水夬洸漾俯睇塵寰卑仰觀天宇曠肢體雖云勞所得差足償獨有中峯路危仄莫名狀初猶康莊然漸作堵牆樣斷處石梁橫懸空絕依傍修無矛三尋受僅䉶一緪我負好奇癖徑過弗自量投足心悸兢回首魂駭喪問之曾遊客十人九未上境愈險愈靈遊不苦不暢至今坐荒齋合眼見青嶂肅霜九月時乘興二子壯念茲搖落辰松風定無恙矧當紅葉酣爛如施錦障快讀徵君碑滿引田父釀想見揩節時到處有訓唱慚余舊詩劣未足配瑜亮歸談茲山奇舌在肯相讓

崑岡貢茶行

廣陵西北橫平岡中有蒙谷生旗槍報春鳥向雨前喚聖陽花向枝頭芳宋時守臣充歲貢往往騎火催頭綱建溪顧渚路修遠此茗先進天子嘗龍團鳳餅難甲乙乳頭蠟面誰低昂元之原父首入獻後來繼者維歐陽士人作此曾見誚賢者不免殊堪傷方今
聖人惜民力異物未許進上方竹西之產亦銷歇欲問遺事多茫茫亭標春貢渺何許堂名時會蹤久荒大明寺水幸無恙露芽何必生茲鄉春來試踏茶園路桑苧

青青麥穗長

清俸杯

予居頫三年薪水之費皆取諸私橐歲俸反成長物歸時以十餘金鑄一杯同人過予齋出以飲之王君梅沂名之曰清俸因各賦十韻予得清字

三載縣博士(元袁士元句)饘粥由筆耕薄俸喜粗贍歸笥尚有贏買田既苦少贈友亦已輕鑄成荷心琖絕勝龍頭鎗愛此夜氣白助彼賢人清一飲爽思發再酌衰顏赬無人時自覆有客還同傾常令貯醽醁遠勝藏箱籯豪家歌舞筵玉椀黃金罌見此應大笑酸態真儒生

魚子蘭

歐甆種得海南香縛竹牽絲引穗長好是簾垂風細處
數枝縹碧變輕黃

夜來香

幽花不向午前芬薌澤微聞已夕曛好爲晩粧添鬢朶
帳中誰是薛靈芸

牽牛花

孤情耽野卉縛架引牽牛葉小欣徐展藤柔喜漸抽序
當三伏尾花綻五更頭浥露青於染摇風翠欲流禁先
朱槿放萎學蜀葵收名偶同河鼓形真肖越甌根荄殊
黑白標格揔清幽靚色涼書幌長條上瓦溝閑分籬落
趣點綴戸庭秋寄語朝眠客遲來不可留

六月晦日集小玲瓏山館分賦揚州夏日事得

隋帝放螢

荒主耽夜遊驅使到蟲豸徵螢水草閒散影巖谷裏綴
如香燼移疾若星流駛光疑代庭燎官欲廢司烜般樂
雖足懲韻事殊可喜方之聚蠍君彼固劣於此

飯魚

飯餘散策向清池閑飼文鱗當水嬉芳餌投時聲唼喋
緑萍開處影參差坐來只引浮家興老去都無結網思
垂柳陰中斜日下人魚相樂復相知

淤溪二首

茅檐三五占陂陀水落寒灘港汊多消得幾番梅子雨
緑差差地揔煙波
漁兄漁弟日相隨艇子東西信所之一道斜陽明遠浦
家家歸棹曬鸕鷀

分詠農具得風車

桔槹輕轉處挂席稲田中不假丁男力全資巽女功巧
從帆翅得跡與磨牛同人世機心劇誰爲抱甕翁

緑陰

山館三春後江村五月前繁紅都委地一碧欲漫天密
不迷歸鳥涼應待早蟬閑門清晝掩護我北窗眠

焦山松寥閣坐雨

僧閣敞三間煙水環四面我來疎雨中坐向危欄畔雲

低巨浸連波蕩圓紋散是雨是江聲相和不可辨遠浦
帆已收閑客情猶戀極目海門西斷虹天外見

登三詔巖拜焦處士像

炎精已中否維木豈一繩當時建安詔即是當塗徵先
生鴻鵠志肯受弋者繒大雪臥不起太守呼弗譍峩峩
松寥山永以姓氏稱肅拜發遐想匡廬與嚴陵

新秋 分得單韻

庭前依舊柳毿毿已墮梧桐葉兩三曉髮數莖周鏡裏
秋聲一夜滿江南好風吹上月虛白涼雨洗開天蔚藍
竹屋多時疎卷帙宵來短檠漸能堪

題七弟世掌畫江天龍挂圖

欲雨不雨江有風似雷非雷般滿空水天混茫不可辨
忽然高處垂一龍糢糊未肯露鱗爪伸縮那得稍從容
初疑游絲裊空際漸如匹練懸雲中波濤坌起赴修尾
恍若桔槔萬軸捲雪聲洶洶須臾隱跡沛甘澍鞭驅列
缺馳豐隆舟行値此稱最險篙師束手難爲功設遭揷
掃沉大壑更愁噓吸騰高穹我昔遇之漢陽渡浪花堆
裹掀孤篷閉窻頗欲託豪素怳無董羽孫位之筆追奇
蹤邇年予季事行役亦有異境經雙瞳歸來拂絹自摹
寫靈怪歷歷羅心胸圖成使我增太息彼此所遇將無
同弟兄賦命揔窮薄當時幸脫馮夷宮人生老死里閈
豈不好所患耳目如緘封欲知神物爲霖狀須問江湖
白髮翁

秋日偕同人掃余茁村墓以零落歸山邱爲韻
分得落字成五十韻

中年別親故輙作數日惡矧我同心人長往歸茍漠瞻
玆四尺封泫然雙淚落風規杳難追情好念猶昨緬思
締交初君壯我舞勺年齒雖弗齊意氣頗相若居止喜
望衡過從不待約君時家業豐户外賓履錯旣多冠蓋
交亦有飢寒託曾連輕千金季布重一諾聲華四境馳
池館百弓拓顧瑛玉山堂倪瓚清閟閣紅燈照夜闌綠
酒泛春酌三雅恣拍浮二酉供探索計君四十前奄有
生人樂老境忽迍邅豪興頓銷鑠客散孟嘗門貲盡蘇
卿槖生計賴兒曹他鄉信飄泊我亦遊漢濱相逢欣且
愕荆楚號殷繁騶僧習猥薄忽以冰雪姿受此市廛縛
每當拂意辰必有傷心作側聞下　詔書旁求到宏博
草野多英奇功名競踴躍知音或薦剡聞命獨驚攫麋
鹿志山林犧牛苦羈絡寧抱青霞心肯插紅塵脚鄙人
方羇棲對君忘寂寞倐閱三載餘復悵一方各憶買下
水船先理歸山屩是時五月初南風吹舶趠問君何時
還謂言難預度誰知永訣期即在分攜夕叶君身已沉
埋君名自煜爚詩傳濡雪堂光景常照灼大篇鏗鏜鏞
短什協笙籥哀音巫峽猿清奏瑤天鶴矯齊梁綺靡汰
宋元卑弱大歷元和閒高座顏不怍誦君思鄉句酸苦

耐咀嚼君有不知可得揚州死夜夜鄉心夢竹西之句歸來就灰釘貧去鮮醫藥眼前
諸同岑心契匪隔膜同輓素紼車相送青松郭而我困
寒氈未得憑沭櫬比及還故園聞已藏夜臺撰晨出城
闉取道經略彴宿草煙萋迷白楊風索莫可憐文雅雄
千秋此依著一慟薦生芻再拜藉枯籜長歌君不聞驚
起空田雀

九月一日遊禪智寺二首

隋家歌舞地蕭寺草離離岡棹岷峩尾泉分灧澦支千
秋幾遊客三絶一殘碑舉目堪憑弔況當搖落時
最愛寺門好秋原如廣庭目窮平野碧山送隔江青舟
楫遙堪數鐘魚靜可聽登高期不遠重擬叩禪扃

初冬薄暮坐讓圃作

晴郊散策興翛然小圃重尋古寺邊碧蘚階除黃葉徑。清霜時序夕陽天。坐深宿鳥歸高樹人靜疎鐘出暝煙不爲嚴城魚鑰早閑身吟到月娟娟

祀竈夜作

清宵爆竹響千門又送雲車謁帝閽記得汝陰深雪裏。竈觚如水一燈昏。

雪中聯句送吳葑田歸溧水

閑房密雪零歲序崢嶸暮失喜故人來又送扁舟去 王藻 故鄉久不歸去意誰能禦及此燈燭光。且作團圞聚。張世進 擁爐情話長月照廣庭素願祝石尤風留君三

日住 張四科 依依戀貧交悵悵首前路明夕峭帆停。寒汀侶翹鷺。吳廷采

煖硯聯句

雪花落蓑蓑 張世進 雙手戀羔袖破硯類短檠 王藻 久已塵座右藉此壓山精 張四科 用作端溪副佳製出匠心 吳廷采 金功替石奏形圓窪風門 世進 池小嵌乳竇中含水成湯 藻 下爇燈如豆非突恒得黔 四科 肖盌利用覆挽回天地春。廷采 符合坎離姤。究同盾鼻呈 世進 幸免案牘糅墨鎔餳沃釜。藻 氣蒸雲出岫。客唾俄自乾 四科 僮洗易離垢呵毫謝朱唇。廷采 焚膏永清晝。任取熱中嘲。世進 頓失冷面舊。那堪桑君磨。藻 轉笑陶氏陋。

策勳開爐前。四科 投閑納淩後。命名宜冬烘。廷采 代耕資火。耨十指忘皸瘃 世進 一篇寫急就滴免蟾蜍勞。藻 燧發喻檗臭。感茲鍛錫公 四科 便我摛文囿歲歲伴寒齋。廷采 願比銅爵壽。世進

祭詩聯句

歲月去堂堂 王藻 容髩凋冉冉生涯冷淡爲 張世進 結習浸淫染。際此椒花陳 張四科 未暇栢葉飲驚心鄰爆喧 藻 側耳街鼓紞念我一年詩。世進 久悶五色錦。傾來芸箋湮 四科 勘處樺燭閃攤几積薪繁。藻 抽卷束筍歛。谷神久告勞 世進 浪仙倒須檢薦以俎鬯香 四科 佐以杯澂灩弗辭罄折恭 藻 頓發髯枯感人生本朝菌 世進

滋味若昌歜盡不騁輕肥。四科 五陵恣游覽。盡不飫甘鮮。藻 萬錢供飲啖。盡不耽聲色。世進 擁西眉南臉。盡不美居處。四科 安下莞上簟。而乃日推敲 藻 坐令顏顑頷嗜如蟲食蓼 世進 愁若猿棲檻朝吟或入甕 四科 夜寐匪安枕將嘔李賀心。藻 不豸劉乂膽。未濫張爲圖 世進 冀列鍾嶸品冥搜送有涯 四科 沉思入無朕探研極根窟 藻 穿越窮固險得意擬驂鸞 世進 獲雋勝摘頷零編披且尋。四科 舊事望如儼。或當花月妍。藻 或際風雪凜。或臨流濡毫。世進 或登高握槧。或絲哀竹豪。四科 或酒香茶釅。或代客縞投。藻 或因別袂摻。或時逢歡娛。世進 或境值屯坎。一一皆前塵 四科 歷歷豈夢魘腐鼠頗自

珍藻散帚罔懷歎四時悴已多世進三爵亨非添寧同穰田貪四科有異媢竈諂尚期歆明禋藻亮不棄寒儉好遣守夜閑世進莫比送窮瀫酹地琖未空四科吾亦盡餘瀋藻

瓦枕歌爲五姪賦瓦爲徐中山王府中物

阿咸曾作鍾山客斷塹頹垣恣搜索琉璃一片拾將歸用作枕材勤拂拭當時摶埴始誰家云出中山故王宅憶昔濠梁舉義旗達也武功稱最力初平羣醜定江南終逐八君投塞北勲名直壓漢嫖姚談笑偏親魯逢掖醉卜邸敢輕居第外新坊爰賜額華堂想見落成時詹牙高插雲霄碧三百年來明社移可憐卑隸生欒郤

向臺已傾曲沼平荒榛沂滿寒煙積祇餘瓴甋土中埋居民往往扶犁得甄陶惜少胡桃油摩娑尚帶瓜鄜色未堪磨墨佐圖書且可支頤伴茵席北窓偃息暑風前愛爾清涼忘反人閒興廢事紛紛自來不到華胥國

孟夏爲兒子四履納婦率成口號四首

眼前儕輩總含飴獨我蹉跎得子遲今日向平初願畢名山已是倦遊時

萊婦親操喜息躬老夫從此習癡聾童心自覺還如舊翻愧堂前喚阿翁

淡泊家風禮法疎佳兒佳婦喜相於羹湯不用殷勤奉爲我催成博議書

紅燈爛熳繡簾垂且共吟朋近酒巵自此閒身無別事聆他修竹長孫枝

夜起聞鄰人度曲有感

徵歌顧曲記平生老向鄰家聽曼聲絲竹自緣遲暮廢不關兒輩損歡情

苦熱

炎歊歲之常今歲來獨驟才逾端午期已似三庚後赤日灼肌膚溫風散營腠不覩元雲生但見青天覆池水欲沸騰階草盡焦瘦杜門屏衣冠扣户鮮朋舊青蠅得意秋白鳥公行候几案午難憑莞簟夕孏就膏汗拭旋生痱瘤消還又量腹減盤餐浴身麋澡豆惟宜服元冰

郫復思綠酎商羊呼不來肥遺愁忽覯際此驕陽天翻厭如年晝酷熱體已疲久旱心孔疚田間泥拆龜頭然須急救天心本仁愛民瘼諒矜宥澍雨一朝來沃壤三尺透惰夫夫何爲支枕聽簷溜

六月朔日集著老書堂大雨聯句

炎景氣鬱蒸姚世鈺虛堂地幽闃熱客謝襛纖張世進情話悅親戚苛禮刪毛皮吳廷采忘形任袒裼赫曦忽焉藏張四科玄雲藹以蒸入室風調刁世鈺著樹雨淅瀝聲希疑少休世進勢猛逐無敵笑電閃暗窓廷采狂飈撼堅壁盛怒翻淮江四科餘勇戰霹靂直注決懸泉世鈺斜侵射鳴鏑倉黃護牀書世進指顧浸階墄沄沄

曲池盈。廷采　活活陰實激陡覺秋意生。四科　頫爾煩襟
滌團扇却蒲葵世鈺　單衣理阿錫拂簟定佳眠世進　對
酒便能喫枷梢明綺霞廷采　荷蓋剩銀礫低徊竹林閒
四科　延賞待新盛世鈺

秋花四首和方西疇

玉簪

白蕚淨無瑕未開尤可喜不假國工雕解助雲鬟美采
采欲誰貽一鉼浸秋水

秋海棠

涼花多蕭踈獨爾饒媚嫵姿明深院陰淚滴古牆雨我
見猶斷腸相思人更苦

雞冠

一花衆色備朶朶嬌雲同詎惟壓秋卉端可誇春工千
頭立庭下不羨尸鄉翁

老少年

七尺珊瑚枝乃爲籬落有抽葉即抽花得霜如得酒對
爾發長嗟悲秋成白首

秋水

南接清流北濁流年年秋水漲邘溝城邊已見民懸釜
湖上猶聞客泛舟河伯有靈應効職書生無補獨懷憂
須知樂土非安土只合將家住上游

秋日登平山堂飯於陸氏環溪放棹湖上而返

西風能健人老子亦乘興駕言陟崇岡高處舒眺聽適
野青蘋輕入山白日靜桐踈留殘蟬寺古出幽磬娟娟
遠岫橫湛湛寒泉瑩更聞陸氏莊相去一里近取途詢
老僧撥草下修磴到門秔稻香啟户水竹勝長廊步逶
迤廣榭坐閒淨遶池秋花般照影宛窺鏡所惜斑騅遥
不與蠟屐竝環溪主人約同來不果　果腹飫行厨信脚踏歸徑新漲
喜瀰漫小艇恣游泳但傍菰蒲撐肯與簫鼓競酒兵戒
號呶詩敵角豪勁清遊遂忘疲歸來已人定

環溪口號四首東陸司馬南圻

爲園不似在山中浚得新池宛轉通最喜一灣疑碧處
樹陰低覆板橋紅

雲廊水榭逐溪環小閣乘閑試更攀滿眼西風殘照外
一行濃翠潤州山

池枷經秋葉半踈翠禽閑立俯清渠翛然入水還飛去
銜出銀鱗一寸魚

塵襟纔到已如遺欹枕風軒只暫時日著叢書餐杞菊
長閑輸與陸天隨

觀東坡書醉翁亭記石刻

歐公守滁忘左遷釀泉豐嶺恣流連山僧作亭公作記
文筆遠彷行軍篇當時手書爭購覓椎榻用盡僧房氈
事見滁州志　滁人歲久愁漫漶重書得得煩坡僊是時先生方
守頳朱輪遺愛追前賢朱輪昔愧無遺愛六一公再至汝陰句也　哦詩尚思效白

戢柒翰寧惜揮長箋姿媚或言似季海勁健頗覺師誠懸指間酒氣時欲出紙背筆力真堪穿想當潑墨據烏几公帑正竭厨蕭然淋漓十幅勒亭畔光芒萬丈留山巔當時珍重歎雙絶迄今仰止垂千年我昔南譙數經過匆匆未暇停征鞭不從巖石剔苔蘚轉於屏障觀雲煙門生座主皆偉見後來師弟殊戔戔

初冬登康山

數仞藏闤闠霜天拾級探平臨古城上直見大江南落日千帆度晴煙萬井含名流觴詠地惟有草毿毿

憶鶴爲晚清軒主人賦

竹柴荒涼尚帶腥胎僊今已入青冥長身不共花開立

清唳難忘夜半聽世外煙霞從爾適天涯羅網莫重經西風望斷無消息時向蒼苔拾墮翎

分賦四明古蹟送全庶常謝山歸里得虞都尉宅

仲翔骨相屯幾作孔文舉故宅近滄溟遠孫猶聚處先生樂土風豈遂忘禁藥當今中國兒結舌悔妄語

寒鴉

衆鳥戢寒羽羣雅紛滿天同聲作蠻語銜尾下荒田日短棲枝早風高鼓陣圓孤村流水畔吟望意翛然

寒雞

腷膊窓前翼凌寒特早鳴一聲纔夜半三唱未天明不醒紅樓夢偏傷白髮情昔年由爾管此際犯霜行

寒雀

霜威侵凍雀嘖嘖復啾啾就日蹲庭樹銜茅入瓦溝閑來行案上生處異山頭詩老門雖冷張羅不用愁

寒犬

寒犬真堪念依依戀主恩燒原隨獵騎雪夜吠柴門殘炙餐長冷閑階臥不温朱詹曾抱汝苦志復誰論

邵文莊公硯爐爲西疇賦

迎寒墨汁膠落紙筆頭滯通儒發巧思温硯出新製範銅使虛中嵌石如合契中以清泉涵下用微火繼相煎戒大壯取和法既濟銘詞如古謡字體作散隷想見容

春堂冰雪伴孤詣流傳幾歲年完好未刓敝我友購之歸拂拭手不離似近南榮炙那懼北風厲永免三災嗟用足一冬計願君如二泉真詩垂百世鍾伯敬嘗言真詩惟邵二泉耳

諸葛銅鼓

伊耆土鼓不可識後世昭聲專以革範銅之製始何人舊說伏波征虜得當時曾建華柱標聞伯興河橋賦華柱上征珠馬援之標柱歸日更成名馬式已使遐方兵氣銷肯容遺物南荒匿夏家屈丐雖彷爲北鄙無由到邛僰人言此是武侯遺俗耳相沿如目覩木牛流馬出剏造連弩元戎經損益鎔金作鼓無明文以理求之恐荒惑渡瀘方在五月時盡瘁自言并日食不毛深入宜輕師負重安能馳絶域分明

苗鑄託侯傳應爲大名垂赫赫我聞貍貘數家珍一具
可當牛數百戰攻伐此聚羣酋宴會鳴之名賓客多藏
乃以音老稱初成每用銀釵擊深林密箐久棲遲瘴雨
蠻煙飽經歷昔留谿峒競豪奢今置文房勤拂拭滿腔
屈曲雲雷紋竟體斑斕朱翠色搥時何必桐魚材捫處
尚餘花蛤迹脫離鑪鞴想千年遷轉山川知幾驛比來
小醜稍跳梁武功試後綏文德南人不敢萌異心蠻琛
屢見來中國顧因此鼓詠休明莫但摩挲忘帝力

雪中坐讓圃用韋相夜雪泛舟遊南溪韻

入門纔見竹枝斜轉眼簷端掩昔耶沒砌光疑銀滑笏
打窓聲急蟹爬沙帳中低唱輸豪室江上孤舟想釣家

莫道境清留不得晚天征鴈正咿啞

雪後葑田來自秦郵用東坡喜劉景文至韻

吳郎去後酒𤓰呼抱影兀坐冬堂隅連宵雪花大如手
長河凍合消息無耳邊剥啄響蓬戶門外邪許鬧檐夫
主人開軒亟延客倒屣不藉笻枝扶旋燃樺燭照凍面
便沽市釀馳長須睽離倏見殘臘近閒關備說歸途迂
索居乍與良友覿寒夜恍遇春風蘇别來喜不費吟事
新詩綽約爭彼姝我家小阮望子久繫念豈獨爾與吾
明朝相召作快聚聽君撫掌談珠湖

十二月望夜秉月登南城樓聯句二首

一片寒光上女牆 世進 客來憑檻俯蒼茫遠山漠漠昏
於睡 四科 萬瓦稜稜白似霜騰欲羽衣吹短笛 世進 儘
容老子據胡牀僧雛不會登臨意 四科 漫道吾徒是酒
狂 世進
此地蕭森飲亦佳 四科 霜空無際淨如揩樓高欲占三
分月 世進 人靜橫陳九里街見說嚴城疎夜禁 四科 不
妨閑客騁幽懷嘯歌忘却寒宵永 世進 驚起棲烏遶市
槐 四科

分詠揚州歲除節事得祀牀婆

歲祀牀婆子深宵酒果芬自成鄉井俗不用翰林文琴
瑟音長協熊羆夢早聞我求高臥穩聊亦致慇懃

著老書堂集卷一

著老書堂集卷之二 丙寅至己巳夏

臨潼 張世進 軼青

書燕子箋傳奇後四首

圓老填成絕妙詞相公奉勅寫烏絲可憐鐵鎖沉江日正是紅牙按拍時

錦箋銜去事荒唐顧曲於今憶阮郎剩有石城新燕子年年花底訴興亡

含商嚼徵譜清謳掉臂詞場儘自由若使終身長製曲不教玉茗擅風流

干戈江上亂如麻司馬猶將樂府誇如此陰符能却敵不妨重唱後庭花

正月十四夜大月同葑田暨五姪飲著老書堂梅花下

長物吾何有閑庭幾樹梅花隨燈共放人與月同來弄影搖衫袖和香泛酒杯明宵應更好莫厭踏蒼苔

題西疇圖為方右將作

別業崑岡下扶疎竹樹幽春秋多佳日西北有高樓載酒招犀首為圖倩虎頭吾將營十畝傍舍築菟裘

花架

生怕荼䕷嬾困呼童縛竹扶持縱橫似界方罫繚繞如編曲籬不礙穿花蝴過從教隔徑人窺長條自此休翦一任東風亂吹

藥欄

藥苗經雨漸長面面朱闌要增曲處常隨階轉（庾肩吾詩隨階轉藥欄）成時不慮沙崩（老杜詩常苦沙崩損藥欄）為防老鶴閑步未許遊人倦凭一樣護持春色楊家百寶休矜

春日寄懷梅圻

京華一去經年應對歸鴻黯然眼底風沙燕市夢中蝦菜吳船思君君至何日北望望春可憐辜負花邊明月照人十二回圓

書新安朱順發妻劉氏事

丈夫愛少子何況愚婦人異哉厮養婦重義輕私恩婦嫁朱氏子為奴同服勤主母就鬼籙生兒纔數旬兒飢

夜不寐呱呱聲達晨無錢覓乳媼婦也適免身一人哺兩嬰勢難使之均毅然學鄧攸抱子徑出門門前臨大溪長橋跨其濱潛行到橋下臥子於水濱子啼若呼母疾走如弗聞歸家哺幼主欲泣聲還吞旁人相問訊始以委曲陳聞者盡歎息傳者咸酸辛阿夫轉不爾意色殊欣欣幼主賴乳活弱冠采泮芹今年正强仕繩繩長兒孫當時所棄子未知亡與存上有蒼蒼天下有昭昭神婦兒定不死所恨踪跡湮婦志既已遂兒命安足論嗟彼奴事主義同事君親今人說忠孝轉眼乖彝倫儻聞婦所為寧不羞空言為詩告臧獲兼勗子與臣

題鍾馗觀傀儡圖

老儃氃氋不得志常將傀儡觀人事閙中役鬼效爲之壯心聊寄逢場戲郭郎鮑老各言工都入揶揄冷眼中粧就衣冠無不似竊來嚬笑總相同側巾揎袖旁觀久手拂虬髯開笑口暫藏秋水三尺鋒且醉春風一杯酒歌板喧闐響易沉區區科第莫關心開元天子郎當日也有牽絲刻木吟

哭幼女詩六首（并序）

幼女圓兒生而明慧見者盡憐愛之年十二以痘殤臨絶神智了了言貌如平時然竟不救也予有一男二女長女出嫁男亦授室獨此女一死不復生讀昔人哀女之辭若陳思王潘黄門輩於懷抱

中物猶不能忘情況依依膝下者十二年予常欲爲詩哭之甫屬思輒心痛如刺不復能下筆丁卯季春始追憶爲長句六首時女亡已三年矣

掌上明珠不暫離銷沉無復有還期十年眼底空花過三尺墳頭宿草披自是業緣成骨月長教淒恨入肝脾由來痛極翻疑忍欲賦招魂未有詩

欲將荼毒問高天豐與聰明嗇與年識字麤疎偏解事畫眉狼藉亦生妍常愁嫁日難爲別豈料笄時早棄捐此恨壯夫禁不得蕭蕭白髮況盈顛

生小何知行路難扁舟千里涉風湍慚予遠竊侏儒粟累汝同餐苜蓿盤歸日死生成訣別他鄉朝夕記團圞故人書札遥相慰字字傷心不忍看（女隨予之潁州攜見老友程雪門歎其非尋常女子殤後書來爲予慨惜不置）

彌留時節最堪傷遍訣家人臥榻旁衆淚難澆心火滅一身翻恨氣絲長（女臨終時自言我氣何不早絶蓋不忍見人之痛已也）自開嚴具收花朶勉爲慈親進蔗漿慘況三年常在眼不關情處猛思量

阿孃相憶未心灰不信重泉喚不回舊鏡塵生還拂拭空房人靜獨低徊閨中尚悔醫師誤愁裏偏逢乳媪來我欲從旁相慰藉難禁老淚落漼漼

不復資裝累向平此時翻覺百憂并出門已絶牽衣態隔户猶聞喚婢聲細省愆尤因我故再爲眷屬是他生彭殤未到齊觀處轉羨人閒不及情

五月晦日集棠木軒觀趙承旨畫番馬聯句

溽暑如蒸炊（張世進）月令當厗馬尺幅展虚堂（陳章）萬里見朔野顧此渥洼姿（姚世鈺）審是魏公寫傳神形權奇（閔華）落筆勢豁閜飄蕭風鬉披（張四科）慘淡汗血灑連錢散滿身（世進）踢雪没半踝低頭受羈絡（章）逸足反蹄跨天廐羣已空（世鈺）龍種世本寡一匹意已足（華）千金價誰捨奚官磔髯鬚（四科）胡服飾帶銙淩兢面色黧（世進）蒙茸裘緣赭豐貂護耳垂（章）短策裹袖把冰堅長城窟（世鈺）草白陰山下衝寒欲何之（華）適遠任牽者遭逢哀王孫（四科）刧運屋宋社豪素託深情（世進）鈐印記大雅畫殺事或真（章）形化語豈假伯時其庶乎（世鈺）聖

予非敵也拂拭揩玉乂華賞翫行翠翬移曝向西廊四
科凍雨忽鳴瓦 世進

漢銅鴈足鐙歌爲馬半槎賦 槃下銘云竟寧元年護爲內者造銅鴈足鐙重四斤十二兩護武嗇夫霸掾廣漢主右丞賞守令槃護工衣史不禁首山宮內者第二十五受內者

曩讀山谷與友書製鐙欲彷鴈足模遺規云出漢宣季舊式曾見考古圖馬君好奇得其一寶惜無異璠與璵閑招朋好競傳玩置身究在西漢初造成實自孝元代銘字鑿鑿無糢糊漢家禋神例用此兩朝鑄作應弗殊高靈館中昔陳設曾服祝宰奔羣巫竟寧改元祇半載器成帝已升鼎湖齋宮備物祈壽考寧知禱祀終成虛於今不作祠祭用入夜常伴文史娛秋窗噭噭凄響過

寒焰耿耿清宵孤茗亭恍覩拳足鷺癭縮儼對短脛梟當年並列若鴻序此際獨立成鴈奴世間萬物有聚散煙雲過眼言非誣雪泥指爪偶留得肯隨短檠拋牆隅

何處堪銷暑六首次厲樊榭韻

何處堪銷暑暑銷孤嶼邊眼前江是地頭上樹爲天就石支頤好臨流濯足便樵先棲遁所萬頃正茫然

何處堪銷暑暑銷廬阜邊山腰雲作帶湖口水連天芒屩探非易蓬窗看最便潯陽三伏裏小泊意翛然

何處堪銷暑暑銷仙掌邊危峰摩白日飛瀑落青天道左瞻祠近樓端望嶽便華陰曾暫憩歸思忽飄然

何處堪銷暑暑銷巖穴邊寬於數間屋小有一規天江渚維舟次山椒策杖便三台洞幽闃投足響跫然

何處堪銷暑暑銷清潁邊一湖瓜蔓水五月藕花天遊客停車少漁人舉網便歐公此歸老遺蹟尚蹁然

何處堪銷暑暑銷山寺邊澗喧三日雨松閱六朝天精舍東西列幽尋左右便棲霞此時到熱惱頓醒然

城南秋泛

遊舫不到處蕭然遠俗塵秋光涼似水野色淡於人洲渚維孤艇蒹葭作四鄰寥寥吟侶外只與鷺鷥親

真州東園

爲園闤闠裏宛作濠濮思城濠引秋漲屈曲赴廣池池中何所有石壁高嶔嵜喬木蔭其上藤蘿挂虬枝池旁

何所有水榭周逶迤游魚行其下荇藻搖風漪樓臺環四面位置總適宜有橋復有船有隄還有陂此匪我思存謂以人力爲得水斯可喜通江乃益奇茲園擅三絕實始慶歷時人言即舊址約略當在茲念昔宋社改洛陽悲黍離伽藍僅有記園圃空存詩欣此百畝地竟獲千載垂我來坐磐石俯視稀琉璃不知晚潮長但覺青萍移當時六一記按圖摘高詞而我獨何幸佳境搜無遺

江村

高樹修篁裏孤亭俯大江櫓聲侵曉枕山色戀秋窗傍砌棲沙鳥迎門繫釣艭煙波何豫我自覺寸心降

簷鈴

幾片玲瓏玉，閑懸竹屋傍。微風一披拂，清響忽悠揚。似坐丁東院，疑聞替戾岡。秋懷正無賴，入耳益淒涼。

早寒

秋去未經旬，薄寒初中人。青燈漸爲友，黃菊已如賓。北向窗須掩，南檠日可親。蕭條風物變，短景倍堪珍。

問宗梅岑元昺故居不得 梅岑號黃花老人，嘗自爲傳

后土祠邊路，宗貲舊有家。閑情一杯酒，生計四時花。事往詩空在，人亡室亦遐。居鄰轉相笑，過客爲誰嗟。

書顏魯公茅山元靖先生碑後

仙李生吾鄉，名著有唐代。少窮百家言，黃老尤所愛。金

記受天台，琳宇結地肺。聲聞動九重，賜予等十賚。一朝厭塵濁，化去若蟬蜕。魯公忠義人，結念烟霞外。撰文復自書，筆力透紙背。體勢擬鳳鸞，頭尾學蠶薑。迄今仰元風，賴有拓本在。句曲路非遙，久欲窮勝槩。山頭一片石，幸未埋草萊。他日訪茅君，先下豐碑拜。

馬嶰谷歸自吳門，仝謝山將旋甬上，同人集晚清軒

東吳人乍返，南海客將還。吟卷天池路，鄉心雪竇山。冰霜一年盡，聚散兩情關。酒綠燈紅處，相逢且破顏。

自題汝陰雜記

歐公宅畔住三年，講席餘閑就一編。偶向雪泥留指爪，自疑香火有因緣。行春曾過青楊館，飲水猶思白蟹泉。官職聲名總堪笑，休言著録擬歸田。

分賦席間食物得泥螺

負殼聊自固，含沙誰汝容。全無九孔用，空有一丸封。吐納吳儂便，咀吞北客慵。昌黎詩：咀吞面汗騂。年年萊花候，添得酒懷濃。俗呼菜花泥螺

出天寧門七里地曰堡城，即宋之寶祐城也。城址猶彷彿可辨，居人率以蓺花爲業，無事南畝者。暮春偶過其地，詩以紀之

賈相鎮揚州，增築寶祐城。言言復仡仡，高與崑岡平。城成纔幾日，身隕國亦傾。到今五百年，蕪沒生榛荊。居民

闢閑曠，蓺花代躬耕。籬落互掩映，紅紫紛縱横。四時名品備，隙地根發盈。婦女解灌溉，兒童助枝撐。朝出花滿擔，暮歸酒一缾。樂哉此中住，何異桃源氓。來游值三月，蝴蝶導我行。東家復西家，延客開柴扃。人如逢橐駝，境似過馬塍。一叟爲我言，是花皆有情。孰喜處下濕，孰喜植岡陵。孰以清泉茂，孰以沃壤生。孰宜護風雪，孰宜避炎蒸。稍稍拂其性，往往生不榮。敷辭頗近理，入耳殊可聽。將歸却問叟，城自何時崩。叟言作孩穉，此地即邨坰。但見花開落，不知城廢興。

積雨初霽南圻招過環溪三首

經旬風雨損佳懷，沙路纔乾酒伴偕。重到古藤高掛下

一池新水淨如指

牡丹開後苦漂摇猶喜濃芳未盡凋淡日輕雲簾幔外一春遭遇是今朝

鞓紅歐碧一時舒已是江南穀雨餘爲問中州舊司馬洛陽園囿近何如

謝友人惠貓笋

我無食肉相緐笴性所耽故人賞我趣貓頭斸江南封以碧山土盛以青筠籃輪囷十數輩一見驚老饞譬之虎豹兒未長氣已酣又如防風裔初生骨不凡尋常江壯産巨才十之三方味雖劃獲煮法已素諳莫遣錦綳脫略以清泉涵徐徐俟其熟解籜香醃醰細糝紫蕈辣稍配青鹽鹹咀嚼尠渣滓吞嚥餘芳甘飽食帶風露競長思煙嵐惜未竹所造喜得玉版參終期茂林下與爾攜長鑱

題周昉宮女調琴圖

梧陰清坐涼於水一女援琴動纖指宮商未叶七條絲同伴凝神早傾耳閒來寄興祇焦桐想見宮闈風化美人言昉畫豐有餘貴游習見都如此豈知唐主異襄王已使梅精讓肥婢芙蓉脂肉不嫌多楊柳腰身何足擬當時解穠喚花奴雅樂偏嗔彈綠綺昉兮欲博天顏喜合寫琵琶傳弟子

喜頳州劉生至

頳水鄭邱爛再臨勞君觸熱遠相尋重逢但訝鬚髭改一別渾忘歲月深紅菡萏開湖十里紫櫻桃熟樹成林回頭未是牽情處只有王荼柳繫心

十里秋風紅菡萏紫櫻桃熟麥風涼皆六一公詠頳川句也用義山句意

秋涼閒睡步香山韻

柳稍濃綠稀葵葶新黃嫩午枕試佳眠風琴送疎韻槐蟻免相尋蕉鹿何須問蘧然清夢回書味留方寸

橘酒以洞庭春色爲韻分得色字

木奴與麯生彼此曾不識一朝快合并氣味兩相得薰陶隔歲年渣滓盡銷蝕開泥襲清芬入醆浮縹色甘不裂齒牙列豈留胸臆顆無三百多斗已十千直酴醾拜下風蒲萄陋西域欣茲春意生正賴秋霜力樂何減商山法堪補內則攜之聽黃鸝雙柑未須憶

謝友人惠思南文石

遠寄斑斕石子圓亟安磁斗浸清泉紋分織女機中錦色勝媧皇補後天拾處定從思印水攜來曾上洞庭船等閒得到明窓下瘴雨蠻煙路幾千

閏七月十五日集晚清軒

久矣無高會清歡喜再謀時非逢閏月節已到中秋雨足疎花艷霜遲密樹留浮雲風掃盡圓魄看當頭

送余研南之楚以高風漢陽渡初日郢門山平字分韻得高字

又向題襟處秋江正滿槽風張帆葉飽潮擁浪花高以
我津梁倦念君行役勞陽春誰屬和吟思不須豪

倚瑟行效鮑溶作

孝文治術慕黄老一點情根未驅掃乘輿遊幸慎姬從
憑高指似邯鄲道邯鄲自是美人家於帝何關重歎嗟
錦瑟聲中歌乍起霸陵原上思無涯愁來只為流光遠
邱冢無端勞遠慮方中直欲鑿崔嵬祕器行將填漆絮
夏時聖周有虞瓦玉柙珠襦非古也縱然難學楊王孫
何須遠效桓司馬侍臣賴有張釋之獨排左右前陳辭
從來陵寢完與毀祇爭壙中有無耳正言悟主不須多
一語頓令天顏和到今但傳薄葬詔不見當時倚瑟歌

吳剛斫桂歌

月中騫樹陰婆娑何人腰斧矜新磨丁丁聲與藥杵和
隨斫隨合如樹何勞如蚍蜉撼喬柯愚等精衛填海波
古仙學道家西河誰令非意干姮娥上界譴責應非苛
凡夫莫漫加譏訶運斤雖巧終蹉跎可憐世上吳剛多

酒旗

誇酒誰家店青旗裊半空水村山郭畔紅杏綠楊中高
並千秋架輕分五兩風醉鄉遥識得何必問無功

九月望日同人集行菴招大恒具如兩上人茶話

滿徑新霜落葉鋪殘秋亭館足清娛挈來酒伴兼詩侶
添得琴聰與蜜殊未入雙林修淨業且聽交口說西湖（兩師皆杭州人）一九涼月初晴後更擬深宵煮竹爐

哭程廣文星緯 廿四韻

憶昔識君初我年甫弱冠傾蓋忘形骸把臂事文宴角
藝每連宵轟飲或達旦高譚四筵驚善謔一笑粲相期
終此生為好永無間韶華去荏苒蹤跡各分散江湖我
遠遊升斗君薄宦但有長相思無計長相見盍簪忽同
方秉鐸只異縣時為府中趨輒於我乎館（君為潁上學博每入郡謁上官輒寓予齋中）寢喜復聯牀食欣重對案故園渺關河異地少親串
得接情話長頓令鄉思泮冷官大難為鄙性寧久戀抽
身返柴荊握手致繾綣我心搖懸旌君淚落飛霰是時

值重五離緒積千萬（予於壬戌五日別君於潁上）歸來託書筒勸以加餐
飯水苗倘可營草屬當早辦何期龍蛇災長使猿鶴怨
丹旐引湖船孤櫬停僧院雖慰首邱懷未遂買山願平
生故人酒空向靈筵奠君兮不可呼念之腸寸斷

題閨媛畫扇三絕句

趙昭雙鉤水仙

寫出凌波仗麝煤筆尖肯使涴纖埃北堂舊有師承在
曾見寒山草木來（昭母趙文俶嘗畫花鳥千種題曰寒山草木昆蟲狀）

黃媛介遠浦秋帆

西風一掌峭帆遲略點遥峰似黛眉粉本知從何處得
鴛鴦湖上鴈來時

朱玉耶疎樹山亭

繡閣靈心結翠微千金值得一朝揮毫端秀色堪餐處便看丹青也療飢（玉耶郎天中之妾天中客維揚太守贈以千金天中買玉耶及李陀那一朝而盡）

分賦寒具得綿鞵

雙履經冬冷欲冰吳綿著意疊層層不須宿火爐頭踞頓覺奇温足下增雪裏真堪傲東郭織時何必倩於陵寒來大有傷心者遍上春臺恐未能

明寧獻王阮

小阮閒情爲物始效之者誰明帝子製比仲容將無同狀較琵琶渾不似抱處分明月墮懷擿時想像風生耳囊封櫝韞幾春秋桐材梓質無刓毀空腹便便鳥篆奇

橫理庚庚蛇蚹美從來古器以人傳臞仙故物殊堪喜閑雲時放一囊閒清響應從四絃起此是人間雅樂聲寧哥玉遂休相擬

己巳元旦試筆

蛬尾杯乾歲序更爛迎賓客掩柴荆九衢車馬如雲集一室琴書似水清倘到梅花無世事聽來啼鳥是春聲微生自覺邀天幸六十閒身樂太平

積醉

朝酲纔解暮顏酡壘塊填胸尚未磨不識一生無醒日可能三萬六千多

半醉

醉鄉封境浩無涯但到中朋住亦佳好是微醺檯眼處上弦明月五分花

偷醉

背人花下自提壺忙裏須尋一晌娛若較甕邊狂吏部乃公禮法未全無

謀醉

種秫不了麯蘖事求官難入步兵廚年來萬事忘心計一斗唯應倩婦儲

登小金山

篤言適城北有阜高歸然四圍盡窪下一舟堪延緣當時賈師憲建閣棲其巔雲山襲嘉名風雅希前賢豈知

視陳呂邈如隔天淵選勝似逾昔好事亦可傳我來縱登眺已後五百年亭臺無斷礎舟木餘荒煙水淺雀兒浴草深犢子眠俯仰感今古盛衰識推遷但有卜築願而無買山錢茲地儻可乞誅茆安數椽土因舊壘增池循故蹟穿蜀岡枕屋後江峰羅席前攜尊值月夜躡屐當雪天放眼應奇絕氣象收萬千異境若巳闢斜陽未言旋牧童掩口笑此客疑癡顛

穀雨日作

一番疎雨綠陰成點綴蒼苔有落英莫爲殘春便惆悵風光猶是古清明（今穀雨漢之清明也見律歷志）

坐蟫書樓見繡毬花謝

當樓一片玉玲瓏樹底飛飛漸欲空吹得團圞又零落世間多事是春風

東厲樊榭陳竹町湖上二首

吳船載得越州人閑泛菰蘆野水濱抛却西湖好煙月翻來此地覓殘春

船尾風爐手自煎吟情不爲酒旗牽懸知樹底殘鶯語輸與清詩字字圓

山館看芍藥以紅藥當階翻青苔依砌上分韻得依字

春工到芍藥極意榮其歸及時失吟賞卒歲無芳菲故人具花癖名品羅書幃不數玉盤盂欲壓金帶圍瓶汲

新水浸盎留宿土肥枝枝互向背朵朵相因依嬌於靚粧女艷若豐肌妃我來日亭午流連已斜暉明燭發高照深盃無停揮既醉與花別餘香猶染衣

四月十五夜同五姪紅橋看月

月明何處好新夏古紅橋樹色墨千點溪光練一條攜來無事酒酬此可憐宵小阮真同調清遊伴寂寥

書舅氏顧書宣先生詩冊後

雄雉齋空蔓草滋數行殘墨尚淋漓龍頭曾讓他人占（舅氏以甲戌第二人及第嘗有私印曰讓人一頭地）鴻筆終知異代垂漫說文章歸阿士竟無毫髮似牢之吟餘一掬羊曇淚既痛山邱復自悲

雨後泛舟過篠園三首

出郭喜朝暾雨餘溪水渾一枰猶未了舟已到籬門

涼葉滿陂塘人與鷗分坐不負看花來生紅開一朵

盡日清吟罷斜陽一棹回翠禽窺客去飛上水亭來

分賦夏蟲二首

蜘蛛

蜘蝥殺飛蟲物情胡太忍夭麼苦傷人唼食何足憫所惜醜類蕃詎能一網盡爲蠅蚋災先令蜂蝭窘巇惡了不分羅織殊可哂達哉楚大夫見之亟遠引

倒跂蟲

時雨積晝夜有物臥而泗（韓非子臥而泗之）每於尺寸水輒聚千百頭羣浮儼在望稍近不可求但知屈伸態遂忘乾涸

憂偶然化白鳥自謂生清流撲滅誰爾恕何如溝中遊

題蕭照畫宋高宗瑞應圖

金酋南下徽欽北天意疑亡宋宗祏誰知昔在大觀中異人久矣生宮掖休徵瑞應豈偶然神器由來無倖得乾淳之際思鋪張奉勑揮毫蕭獲澤建炎再造非無由前身傳是錢婆留春秋同蹟八旬壽疆土仍歸十四州不知江表飛龍日何似鄉關騶馬遊我聞宣和開內宴神物蜿蜒醉時現復有迎鑾趙不衰姓名巧作中興券（俱見王明清揮麈錄）凡茲俱可入丹青幀幅凋零難盡見香孩兒生光滿營尺木題字周主驚當時不聞付藝苑想見開國規模宏區區保有淮南路豈效玉斧畫大渡中原陵寢

竟相忘朔漠父兄渾不顧若論和好使人羞尚矜符兆
由天祚斯圖雖出孝宗朝德壽宮中曾進御可知將帥
繪麒麟勝把禎祥寫縑素畫師用意可徵悟筆底傳教
侈心露

真州城東觀荷二首

城隅一望總陂塘水面灣環細路長行到鷺鷥翹足處
過頭荷葉午陰涼
盡道風光似若耶就中宜著采蓮娃我來只引江湖思
多事猶嫌賣酒家

夏夜歸舟

靜夜篷窗倚新涼沁葛衣月光無定照螢火有雙輝境

好渾忘睡情閑不當歸連宵揮扇坐得似水風微

果下馬

矮馬大如羝高纔與胯齊行來憐步細過處任枝低不
用操長轡偏宜從去聲小奚有時芳樹底倩作采花梯

分賦酒事得酒德

扶老通神仗麯生誰將狂藥肆譏評引來勝地全忘險
徑下愁城不用兵臭味獨宜君子有名稱恰合聖人清
未應祇食劉伶報我欲御杯繼頌聲

七月七日集具如上人方丈分韻

支公結夏餘招客及秋孟入院鈴語閑上堂屐聲靜我
非逃禪來亦覺安心竟木犀通妙香松枝罷談柄浮生

苦勞攘此日悟清淨既識萬緣空不作雙星詠

著老書堂新築露臺邀同人賦詩落之

荒齋小似蝸牛舍也築層臺向竹閒滿意要看初夜月
無心招得隔江山常嫌城市雙眸隘才倚闌干百慮閑
從此端居學裴迪時邀吟侶一躋攀

同作　　　陳　章竹町

廣文官罷有閑情花裏層臺築始成萬井之中高出
屋曲闌以外遠平城晴來一面看山色秋到全家坐
月明慎莫歌呼與吟嘯東鄰西舍恐相驚

著書草堂集卷二

著老書堂集卷之三 己巳秋至壬申

臨潼 張世進 軼青

與樊榭同舟之西湖渡江作

勞生六十漸平頭才作西湖放浪遊獨往怕招生客詣同來喜與故人謀閒身暫釋周何累送客爭方李郭舟最喜澄江如練外夕陽山色一行秋

和作　厲鶚 樊榭

依依老柳拂橋頭我賦將歸君始遊風月西湖如有待煙波東道若爲謀烏絲剡紙蠶頭字白紵吳歌鴨觜舟應是髙人情調逸笛聲吹過一江秋 蕭蕭善長笛中流爲余作三弄

五人墓

東廠逮官稱聖旨目中豈復有天子五人聞之髮上指立斃一校如一蟻明知此舉無生理爲吏部亡所顧耳逆璫勢敗冰山圮五虎五彪皆已矣五人之墓巋然峙衣冠過之顙有泚嗚呼五人長不死

吳江道中

清絕吳江縣舟行入畫圖有田皆種稻無港不通湖楓冷霜初信鱸香酒可沽寛閒勝肥膩回首笑姑蘇

璉市

村市無多地南遊此乍經桑圍千畝緑藤絡一橋青蛩語機聲急魚吹水氣腥能文茅順甫留得舊門庭

初至西湖

山水若友朋貴合不貴離西湖冠天下乃以匯聚奇中開大圓鏡環列千蛾眉波底浸黛色峰顛引華滋我來策遊事正與清秋期一舟載行李徑入青琉璃幽處未細領勝槩已略窺憶在汝陰郡有湖清而瀰名字亦忝竊歐蘇屢游嬉了無一拳石但有千頃陂兩地試相較判若東西施吾生近六十頻年苦奔馳若論濟勝具頗異少壯時匹如黃髮叟始遇紅粉姿頻濵久留滯胡不彼易茲我友善寛譬謂我殊弗思世味老方淡遊趣老乃知自今身到處搜剔期無遺斯言誠可味斯遊信非遲

宿清隱菴

小寺斷橋西垂簷竹樹齊空山蓮漏寂徹夜草蟲啼自覺宵眠穩不知秋月低人家在何處隱隱一聲雞

由靈隱登韜光絶頂

浮雲弄輕陰淡日媚清曉亟爲靈苑遊邱壑入門好稍前臨冷泉絕境世間少水聲天籟鳴嵓穴鬼工巧竭來孤亭中清景更空杳梁閒波紋搖檻外峰影倒時於綠樹陰隱見蒼鼠𪕮此閒無六月何處覓三島平生塵上胸到此淨如掃惟思終日坐便擬於中老韜光在寺後勝處引幽討但循入筧泉即是登山道道旁何所有檀欒竹四遶只聞風蕭蕭不見日杲杲翠色攬未窮置足忽雲表湖光開瀲灎江色明滈漾下視百尺竿偃亞若

叢篠。一日探靈奇。終身貯懷抱。縱歷數十年。追憶猶了了。

八月十四夜湖邊獨酌

朝遊足力疲。月好不容睡。獨攜一尊酒。靜與澄湖對。茫茫千頃陂。變作光明地。雲來鏡開闔。風起金破碎。絕無冷螢飛。但有涼蛤吠。勸影杯未揮。極目心已醉。吟侶呼不來。錢唐門早閉。

謁和靖先生祠墓

墓壘孤山石。祠因處士家。烝嘗非子姓。守護有煙霞。鶴已隨人去。花猶照水斜。清風自千古。軒冕是泥沙。

于忠肅公墓

松柏凋零馬鬣存。客來檥棹弔忠魂。救時宰相知謀國。復辟功臣讓奪門。居者不能為叔武。寡人空自憾原繁。棲霞嶺下南山麓。兩地同埋萬古冤。

由風篁嶺至龍井

我來風篁嶺。不見青琅玕。微聞亂石底。幽響鳴佩環。登登入古寺。一泓深且寬。始知淵道水。此處乃其源。居人暎稼穡。種茶滿巖巒。清秋氣已肅。白花開未殘。想見穀雨時。焙煙浮林端。名泉與佳茗。茲地兼二難。何當攜石銚。就此煮龍團。

遊虎跑泉

我我大慈山。深處藏古寺。寺門石橋橫。過此入蒼翠。老樹不知年。壽藤尤可異。離立尋丈餘。乃向喬柯寄。不知茅蘖時。何術能拔地。蕭條紺殿旁。冷冽清泉沸。人言山中水。堪與白沙配。（南山虎跑。北山白沙。為諸泉之冠。）嚮不遇中公。安得感異類。方池承其流。朱鯉泳其內。山僧如野猿。見客思走避。問以祖塔名。瞢然不知對。已快雲液嘗。何用風軒睡。歸途木葉飛。疑有於菟至。

與大恒讓山兩上人茶話偕至小南屏觀司馬温公米襄陽摩崖書

寺分東西林。人是大小朗。何期一日中。頓有詩僧兩。緑茗劇談消。翠微拾級上。摩挲涑水碑。隸字大於掌。姓名云附會。真贋付朦朧。且來虛亭坐。細領秋氣爽。亭外即琴臺。顛米昔欣賞。惜無七條絲。可令衆山響。二老住煙霞。孤生墮塵坱。此間片刻留。忽作三生想。勝地倘重來。禪關期再訪。斜陽湖面鋪。分手各怏怏。

浙江觀潮歌

錢塘江水鏡樣平。赭龕兩點浮遙青。我來八月月既望。人言當午潮始生。波恬不見浪婆怒。帆穩正有漁舟行。遲之又久意已懈。海風吹衣肌骨清。起看天水接連處。爛銀一道中間絙。計程約在百里外。飯頃已與隄石爭。神騰鬼趡輸迅疾。天關地軸疑崩傾。濤頭似擂十萬鼓。（川皮囊美句）弩手何懼三千兵。跳珠作雨冷濺面。迴瀾噴雪光搖晴。先時十里語如沸。此際萬口瘖無聲。不知吳兒膽

許大捩柁反以船頭迎我我鹹浪到何許一時便可趨
嚴陵天下奇觀孰逾此老來創見喜且驚遊人散盡未
忍去西興隔岸思揚舲

顯功廟 神姓岳名琚爲臨安府吏金人犯境輸家財募勇士三百人迎敵死戰闔境以安咸淳中賜廟額功封忠翊侯

三百孤軍障虜塵荒祠寂寞聖湖濱誰知碧血丹心外
更有英雄姓岳人

留別西湖

十日優游似散仙等閑抛却好林泉忽忽知被山靈笑
碌碌難辭世網牽幾首新詩當行李滿湖涼雨送歸船
殘年腰脚還麤健更與煙波結後緣

夜行贈舟子

夢裏湖山尚有情吳歌聲急櫓牀鳴乃公自覺歸心懶
辛苦勞君趁夜行

初冬送程洴江太史遊楚

此去程途我最嫺離筵追憶尚班班平時澗道三冬路
落日郵亭四面山上馬自誇身矍鑠杜門翻愧性疎頑
殘年風物鄉關好莫待江梅放後還

輓方環山

生前風味逼天真歷落嶔奇可笑人宏辯發時鬚似戟
青山寫出筆無塵論交自昔惟求舊入夏憐君不食新
贈我剡藤猶挂壁一回相對一沾巾

篠園蓮塘新製小舫分得先韻

種得芙蕖已有年閑情添製檝頭船繫時只在朱闌畔
吹去還依白鳥邊篷背較來花恰並池心穿過葉微偏
紅衣落後知無用定學張融岸上牽

閏重五集晚清軒

涉夏兩月餘計日始逾半重午欣再逢未覺風物換戎
葵花漸高海榴色初爛須知草木情遇閏每遲晏盍簪
得良朋解帶坐高館蒲酒復盈杯角黍亦堆案吾儕惜
景光借事作遊宴矧兹令節重百歲能幾見謀歡既有
名揮爵任無算薄暮捲簾看新蟾一鈎燦

秋苔

蒼蘚春來合經秋綠意存清霜危石底涼雨古牆根密

覆陰蟲穴疎添落葉痕蕭晨無客至滿地不開門

送五姪歸里營葬

聞別輒不樂況當歸舊林往來三月路離索一冬心大
事爾難緩鄉思吾亦深眼看成去住執手意沉吟

白華樓秋眺以與客攜壺上翠微分韻得與字

結樓空山中放眼了無阻屋後枕岡巒舍前面場圃遶
籬多拒霜抽花靜而嫵我友無事時來作秋光主更邀
閑客過共把危欄撫雲陰吹欲斷江岫近可數微吟入
商飈夕陽下平楚秋水傍莊門歸舟恣容與

九日集平山堂以清氣澄餘滓杳然天界高分
韻得杳字

茲晨倒風雨喜見朝日杲崇岡近易攀秋色遠逾好披
襟坐堂隅送目過江表頻經素節來未覺青山老緬懷
六一翁風流去如掃何須弔陳迹且復醉清醥霜巖鐘
韻清天闊鴈程杳對景不爲歡黃花笑枯槁

[illegible]往棲霞不果

棲霞寺側好巖阿準擬清秋載酒過聞說六朝松影下
近來山鳥避笙歌

送嶰谷入都

馬首楓林葉尚酣此行差覺道途諳黃河水落敲冰渡
青嶽峰高帶雪探定有新詩傳日下可因舊雨憶江南
長安勝槩都看遍歸向西窻翦燭談

賦得堠子再送嶰谷

閱盡行人離別情太平烽燧久無驚長亭短驛分雙隻
古道斜陽管送迎戍卒有樓頻守望記程無鼓亦分明
知君細把吟鞭數倩作郵籤入帝京

顧郎曲

顧郎五十鬚鬑鬑我昔見之美少年短髮才如車子幼
嬌喉不數順郎圓喧闐廣座觥籌舉走上紅茵盡無語
擅場最是梨花槍絕技渾同柘枝舞（顧郎之母本女優也梨花槍一折其母所授諸伶無能習之者）
癡兒買笑揮黃金黃金買身不買心未終東舍當筵
曲已有西家秉燭尋曦軒月駕如梭疾老卻名花春幾
日青蚨散去肯重來雪刺才芟行復出繩樞甕牖短牆
隅剛與儒家共巷居覥面依稀麤可識自言困苦乞爲
奴顧郎作計眞成錯視爾形衰筋力弱喬氏高安孰見
憐王家便了難如約我亦生平喜曼聲尊前擫笛老猶
能好天良夜相過易且與時時唱渭城

正月五日與五姪同過讓圃

東風隨客轉江鄉（時五姪甫自關中歸）無事同過舊草堂記得別時
驚落葉又來樹底話斜陽老猶病酒翻成健閑即尋春
自笑忙愛我疎頑除爾外竹中誰與共相羊

有勸余復應鄉舉者賦此荅之

村粧不解趨時世老馬何曾識路程自昔雲霄資羽翼
豈容風漢厠科名衰年墨水難重飲今日孩兒定倒繃

只合石田茅屋底閑賡擊壤詠昇平

上元前一日集晚清軒時馬嶰谷樓于湘歸自
都門陸南圻歸自黃海五姪歸自秦中

同來高館擘吟箋積雪初消買夜前舊侶多從千里返
新蟾祇欠一分圓坐依綠酒紅燈畔話到山程水驛邊
我是江南倦遊客但將離緒說殘年

上元日兒子四履與諸甥聚飲獨酌率成一絕
句

少年場裏自嫌身孤影唯宜樺燭親不是老夫逃席慣
尊前中表已無人（唐彥謙詩衆飲不歡逃席酒）

著老書堂雨中看梅花聯句

殘香留得草堂前吳廷采又值霏霏暮雨天余夢易拭汗何郎添粉澤張四科掩啼江女倍清妍張世進韶光漸屬繁紅管廷采冷艷難拚此夜捐夢易同是傷春惜花侶四科須教一滴一杯傳世進

上巳日偶成

寂寞牆東野老家春光强半去天涯疎梅縱有餘香在不及時新薺菜花

四月一日泛舟紅橋四首

送罷殘春意黯然一篷閒泛古城邊東風莫道全無力猶送楊花亂入船

翠輦曾經此地來去年今日　六龍迴風亭月榭還如

舊花援齊開錦被堆

風定惟憑弱纜牽平山堂底小留連一岡涼翠一溪淥染出空明上下天

吟客尋詩共載過無心鬬酒與聽歌詩成却彷錢唐例一笑回船日未蹉杭有背馱紅日進錢唐之諺樊榭杭人故及之

自營生壙作

吾生忽六十甲子計已周縱歷年百歲終歸土一抔欣茲先壠側有地坦且幽相離數武近祇隔方塘流生悲缺溫清死願依松楸魂魄誠戀此窀穸將焉求緬懷身後事古人迴不侔蘆蕟藉上下石槨窮雕鏤豐爲骸骨累薄貽子孫憂但使絕狡兔何須問眠牛役夫具畚鍤治地除薪櫍白石識坎穴青烏免咨諏時復攜壺觴於焉肆吟謳非狂亦非達無歡復無愁旨哉表聖言此中寧暫遊

四月十日著老書堂坐月

入夏晝景長月出天未夕麗空知有光映地了無迹須臾四際昏漸放一庭白際此可憐宵惜少不速客軸簾坐虛堂心境兩寂歷影蛾有小池跳魚時策策

書尋陽長公主墓誌銘後有序

志稱主爲五代時吳太祖楊行密女年十六適舒州刺史彭城劉公而遺其名生男女十二人以順義七年薨年三十八乾貞二年葬江都縣興寧鄉

表墅村稱長公主蓋楊溥時所封也作誌者閻縣丞危德興乾隆中村農掘地得石今藏烏程令羅君素心家余友厲君樊榭爲作跋尾約同人賦之以備揚州掌故云

唐末羣雄揭竿起化源虎視蕪城裏宮中有女賦桃夭道旁觀者歌襛矣芳時二八締良緣子女繩繩遶膝前簫聲正喜諧雙鳳曲調俄翻歎百年劉郎幸坦東牀腹僅著官階兼氏族迄今禁臠竟無名可頎英雄三十六興寧鄉近蜀岡頭鬱鬱埋香幾百秋芳魂不共東風轉故事徒因片石留拓本摩挲增太息十國興亡才頃刻當時黃屋幾帝王詎數紅顏一巾幗主也生當無事時

瑟琴静好唱還隨生前榮寵知無匹身後邦家漸不支老臣父子何驕甚繼體三君時懍懍興王自擬隆準公嗣主堪呼狗脚朕可憐遜位徙丹陽子姓同時赴北邙寶硯翠瓶都不守玉魚金椀幸無妨死葬揚州真得所故宮免見生禾黍假饒白首到昇元流涕當如永興主

真州湄菴

遥望緑陰合到門紅板橋四圍千个竹一日兩回潮山鳥逢齋下江魚對酒跳迴舟趁新月風荻晚蕭蕭

小池

竹下數弓地閒情更鑿池風波不生處霜髩獨窺時狹可容魚婢深纔浴雀兒水從簷溜積荷用瓦盆移漫引流杯興原無結網思留教印明月莫使翠萍滋

述夢二首 有序

七夕後大雨連綿與五姪不相見者旬日夜夢其蟫書樓下西偏闢一小門啟扉而入有齋三楹前後梧竹森列映窗戶皆作緑色右爲長廊迤邐而南至一小軒軒外臨大池石橋宛轉約數十武達一亭亭在池心寬廣可容數十人碧闌環之俯視翠蓋朱華爛若雲錦遶池皆長隄隄上繚以粉垣覆以垂柳予坐亭中聞游魚瀺㵽聲意欣然樂之顧謂五姪曰有此銷夏處宜爾之杜門不出也相與一笑而寤寤後池臺恍然在心目間因成二斷句以示五姪自念六十平頭萬緣皆淡所不能忘情者一邱一壑耳然泉石煙霞昔人自以爲膏肓痼疾亦可知其爲生人之一病而非達者所宜繫懷也如吾之因想而成夢因夢而成詩癡不已甚乎夫知爲夢而說之謂之癡也可知爲夢而向不癡人說之謂之非癡亦可時乾隆壬申七月十三日

宅畔池臺處處幽阿宜煙舍免他求異時真有爲園地癡叔胸中樣本留

夢裏留連覺後思人閒幻境略如茲平泉金谷多興廢不過黃粱飯熟時

聽余研南彈烏夜啼曲

秋風颼颼秋雨零余生素琴爲我鳴大絃哀以怨小絃淒而清爬沙不似大蟹行分明夜靜慈烏聲慈烏啞啞止還作老烏化作遼東鶴口吻流血呼不來世上孤兒雙淚落淚落兮難收託絲桐兮寫憂恍宵分兮寂寂聽枝上兮啾啾生從何處傳茲譜響入秋更亂風雨四座聞之意酸楚此聲對我休重鼓我是老烏舊朋侶曾向林閒共蠻語

苦雨

多時愁不雨一雨遂連綿置足無乾土當頭是漏天市門船可入鄰舍釜多懸却憶浮雲內今宵月尚圓

喜晤方息翁

常恨同時不竝遊，相逢喜值菊花秋。清詞麗句盈緗帙，錯節盤根到白頭。一瓣心香承秀水，二分月色愛揚州。因君却動人琴感，四海曾經識子由。謂令弟南堂。

爲方息翁題曝書亭留客圖 沈太常宗敬畫

龍眠山人頭雪白，曾作鴛湖門下客。奉常煙墨著無多，賓主風流揔傳得。曩時太史主騷壇，每遇高朋始前席。宏景樓中豈易登，崔儦室内真難入。君爲永叔老門生，不愧延陵舊相識。慚予後進學推敲，未向先民受繩墨。視翁已是丈人行，何况竹垞年過百。擔簦恨不及當年，讀畫猶欣有今夕。淒涼聽說曝書亭，祇剩煙篁與風荻。

哭樊榭二首

休言識君晚，交誼十年深。當代風騷手，平生山水心。當筵賡險韻，裹藥赴幽尋。把臂今無日，遺編忍重吟。

斯人誠可慟，才調眼中無。舌吐粲花論，胸藏記事珠。詩仙歸上界，雲物冷西湖。八十慈親在，誰爲返哺烏。

題洪曲溪半隱齋

卜築閑坊竹户深，不依朝市不山林。好花肯放全枝露，明月常分一徑陰。惜少鴻光歸老伴，曲溪喪偶後不更娶 誰同沮溺耦耕心。與君百歲俱過艾，咫尺牆東莫厭尋。

賦得以詩爲佛事

夙聞真實義，慧業可生天。不習鐘魚課，祇參文字禪。瀾翻千偈並，風雅一燈傳。味耐紅婆苦，紅婆子味苦，佛經以喻衆生惡趣，見寒山詩 思同穗子圓。箭鋒機要捷，蔬筍氣宜蠲。小乘殊堪笑，殷勤禮浪仙。

順治中，京師有鬻故書於市者，内夾一刺，書客氏拜。寶應朱秋崖以三錢得之，賦客氏篇，事載新城王尚書池北偶談。朱詩今不可見，桐城方息翁要同人爲詩紀之，因賦長短句

章

客氏拜，墨猶新，當時名紙投何人。定是東廠兒，決非東林臣。客氏拜，吁可怪，稱名胡弗以子代。癡兒侯國興，是時想

酣睡。國興昏愚，每對客輒欠伸入夢鄉。客氏拜，祇三字，三字之榮華衮視。欲以詒子孫，敢不藏篋笥。

題文待詔秋山雨霽圖二首

低雲貼地明於水，遠樹排空密似城。記得秋原風日好，此身曾在畫中行。

剩將餘事寫青山，高座騷壇不汗顔。如此畫師何處覓，果然難入翰林班。徵仲爲待詔時，一詞林曰：吾輩衙門中，豈可容畫師入耶。

聽息翁談春及堂集中往事二首

舊事紛綸耳未經寒燈影裏話尾尾天教一老存文獻
莫作尊前漫語聽
春及堂中絶妙詞句中有眼近尤知便當速付鈔胥手
編作先生自注詩

息翁於韓江雅集諸君或目之爲佛或目之爲
菩薩或目之爲維摩詰或目之爲揭諦神蓋
各就其語默動靜之殊而爲之喻也一時雅
謔吾姪 四科 以長句紀之余亦戲次其韻呈
息翁

努目低眉衆態殊酒徒豈合濫齊竽須知釋氏人天果
略似詩家主客圖千佛名經從見擯四歡喜法未全無
他時得句先呈處自覺衣中有意珠

原作　張四科

成佛生天事本殊詩中主客異吹竽直將洛社耆英
會平上真靈位業圖菩薩忘言猶未得金剛努目固
應無何當龍樹前頭坐各現摩尼五色珠

過曾襄愍公墓

黃葉西郊路孤墳入望遥荆榛荒逕合勳伐斷碑標松
吹含商氣樵歌代楚騷精忠昭後世左計慨前朝戰守
心無主貞邪聽易摇河湟忘地險巢穴委天驕節使重
規取邊功匪倖邀酬知身不顧積毀骨能銷誰引强鄰
入翻疑長子挑股肱方水火將相孰和調名未燕然勒
魂先東市招自誅檀道濟空擬霍嫖姚長劍何曾試良
弓忽已弨山阿雖有託褒贈轉無聊舊與聞孫識 公八世孫曰唯
與余交 猶矜世閥超可憐先壟外四壁久蕭條

同人作消寒詩會息翁畏寒不赴以詩招之即
次其辭會原韻

先生作詩如作劇懶向行間守繩尺愛吟長句掃千軍
每讀清風生兩腋近依寓舍火爐頭怕作灞橋驢背客
誰知此地足簾帷相去原無多巷陌錫如白雪堪膠牙
酒似青州能下鬲過從宜作深夜談唱和未愁强韻厄
座無匡鼎難解頤論少戴憑誰奪席公真健者秉麈旄
僕乃小夫甘辟易揔期身老愈堅强肯以氣衰遭笑啞

杜門高枕神雖恬對客揮毫情更適好聽得意唱嗚嗚
絶勝當筵歌昔昔友朋文字輔頹齡試較參苓差有益
吾曹合并非偶然疑是同時上清謫翁如謂我狂而凝
速來罰以深杯百

史閣部墓

相國衣冠此地藏望中荒壠舊危疆北門鎖鑰資萊國
南渡君臣忌李綱已識處堂同燕雀猶思奮臂作螳螂
忠魂莫道無招處幾點梅花萬古香

木蘭院

王郎題句此祇園壁上紗籠已不存自昔戛羹聞嫂叔
幾人進食念王孫塵埃宰相原難識肉眼闍黎那足論

若使休休多雅量合將一飯感前恩

銀槎歌爲嶰谷昆季賦

敝居華館祇隔街文字之飲吾輙偕宵分示我銀鑿落夜氣白若新磨指似蕉似荷似瓜片匪桴匪船匪枋簰虬枝疑是萬年樹樵斧落自千丈厓青銅柯冷柏不葉屈鐵幹老松無釵誰歟坦腹臥其上欲遊天漢窮津涯元時製者朱華玉意匠之巧不可階金精木德融作一孰云相尅情暌乖翦燈諦視多窔奧穿穴盡使通根荄奚奴試遣酌浮蟻宛轉而入同盤蝸允宜珍重貯醽醁寧容猥褻傾茅柴本朝孫高遞藏弆上溯虞揭堪推排迄今完好未羽化我友得之羅高齋鬼神想亦惜所與肯以美玉投池蛙緬思博望馳絕域一人封侯萬衆骸鑿空好奇非我事枕糟藉麴真吾儕諸君總以小户謝渴羌弗勞餓使差酒映朱提色逾豔觴非崑崙味亦佳捲簾歷歷星挂户舉頭皎皎月貫懷醉餘走筆賦長句瓦缶豈必宮商諧

著老書堂集卷之三

著老書堂集卷之四 癸酉至甲戌

臨潼 張世進 軼青 [seal]

薄暮坐讓圃梅花下二首

苔階印遍箭鞵蹤又為梅花策短笻坐到日斜啼鳥歇冷香叢裏一聲鐘

春雲漠漠護柴扉靜戀繁香未擬歸明月不來閑客去一林寒玉自相依

答方息翁留別即次原韻

詩酒平生事寧為身後謀醉鄉銷日月韻語愧陽秋翁去誰青眼吾衰已白頭相思不相見愁更倚江樓

三月一日集榮木軒作清明

風雨朝來喜盡刪蕭然相對竹扉閒坐聞古調彈流水臥看新煙起博山百五日同春夢短兩三人似野僧閑不知第幾橋邊栁冶葉倡條最可攀

送方息翁歸桐城

半年花月喜從遊愁聽歸期近麥秋一代騷情兼賦手又分楚尾與吳頭清吟不是無同調老氣誰堪橫九州翁未衰頹吾健在休言白首見無由

馬車為嘝谷賦

南車服以人北車服以馬南車利仄徑北車利平野輪輻異隻雙地用不相假夫君遊京師車制愛都雅御之歸揚州無事時炙輠東風二三月沙路坦且夷桃花列

步障菜花鋪地衣駕轅一欵段操轡一小奚車中帶書卷車後挂偏提山椒與水澨遠近隨所之春郊多士女相逢笑而嘻南人詫為新北人見如故我家古新豐每用代緩步朅來大江濱舍舟即乘輿輿無偃息樂舟有風波懼惟茲下澤車頗協幽人趣儻君不出門借我尋詩去

六弟宅看花

當年手植牡丹叢辛苦移來喜阿戎時序又逢三月暮高低還放一欄紅荒園易主渾閑事今日看花是老翁問訊猶欣腰脚健不嫌居址判西東

有所思

有所思所思竟為誰豈無平生友乘車戴笠今非偶豈無傾蓋交推襟送抱殊寥寥朝揩頤暮抱膝借殘編消短日嗟哉陳人呼之不出

初夏陪沈歸愚先生行菴讌集

蓬萊仙客愛逍遙閑館追隨逸興饒不向天邊依日月却來江上侶漁樵吟成白雪詩難和說到青山酒易消是日先生劇談黃海天台之勝光福楊梅猶未熟南風且緩整歸橈

城南看芍藥三首

淡紅香白總成塵獨有將離色斬新趁蝶隨蜂閑不得惜花兼為惜殘春

聲價都因好事增朝張翠幕暮紅燈洛花一事須輸却

不受人間富貴稱
拄杖敲門到處忙劇憐浩態與狂香此花看罷容吾嬾
臥對綠陰清晝長

書阮亭先生感舊集後

尚書老去念朋儕零落清詩篋底收截取一方都是錦
彙來千腋始成裘山川秀氣於中聚生死交情仗此留
謀付棗梨垂不朽遺編賴有替人搜（集爲盧雅雨先生校刊）

孔北海祠

荒祠肅拜想平生崑玉秋霜比潔清言孫（去聲）豈忘東
魯訓身亡正坐北辰名臨危曾否思脂習配食還應祔
禰衡此際春秋一尊奠更無賓客座間盈

蕭孝子祠

刲肝知必死不忍死其親舉世誰無母如君定幾人毀
傷非聖訓感激見天真寂寞荒祠下千秋涕淚新

冰盆聯句

皎皎出淩陰（張世進）滿鑑備暑用圓如却月形（閔華）磊
若怪石供郫須玉壺藏（張四科）莫擬金槃頒儲久鋒稜
刓（余夢易）視徹表裏洞不使見晛消（世進）或慮融風動
行空大火徵（華）入室太陰重聽想狐綏綏（四科）語恐蟲
曹曹宋宮叠成山（夢易）楊家鏤作鳳撫時寧澤堅（世進）
知寒匪餅凍酒笑田家盛（華）水宜化生弄沁肌忘夏五
（四科）回首憶冬仲搜牀海淀危（夢易）擎蓋京塵哄長河
流煙斷（世進）曉樹結霧凇剛別籠爐俱（華）倏遇浮瓜共
懷同思遠清（四科）抱異勾踐恫北窓晞髮餘（夢易）太華
入涼夢（世進）

立秋日作

世間除却無情物誰對西風不黯然豈爲蕭條悲節序
祇因搖落感華顛消磨舊雨兼今雨多少蟲天與鴈天
今夜新涼生枕簟且乘微醉覓安眠

早秋僧房

塵中殘暑在閑叩遠公廬滿院古苔合一窓修竹疎高
空過雷雨涼氣入鐘魚多事傷搖落禪心自晏如

秋空

露坐閑翹首太虛如此清纖塵原不到涼雨況初晴肅
肅有霜意冥冥是鴈程轉疑寥廓內何處起秋聲

城南秋泛四絕句

秋來無處不清妍咫尺城南地更偏一片白蘋紅蓼上
粉囊雲覷碧羅天

一棹才將一客容疎疎分占碧蘆叢西風送到無凡句
知落何人艇子中

寸寸涼波沁客心更無遊舫此中尋舟人倚櫂知相笑
不聽清歌聽水禽

回船漠漠水煙昏向晚漁家早閉門行到紅橋秋意少
角燈星聚酒人喧

秋荷

吳江新上采菱舟寂寞蓮塘冷白鷗嬌魘已隨流水去苦心空向緑房留最憐颯颯西風影猶帶蕭蕭暮雨愁莫說舊時雲錦樣讓他紅蓼媚清秋

籬門

四圍編枳棘終日掩衡茅漠漠白雲護陰陰緑樹交靜無租吏打閑有野僧敲自得幽棲趣朱扉莫見嘲

五君詠

胡中丞 期恒

中丞真偉人爲國作屏翰一蜚致雲霄十載飽憂患歸無負郭田老據讀書案自云入世來得力在爻象

唐太史 建中

太史未登科已擅文譽早春明拂袖歸永謝長安道尊空語不休獨跋詩未了客況冷於冰終愛江南好

方上舍 士庶

髯兮昂然來望之意先快清堅五字詩漫汗一筆畫哺啜亦可觀禮法殊不耐手蹟散人間風流邈難再

厲孝廉 鶚

誰歟號書癡我友太鴻是製錦素弗嫺牽絲良可已孟郊以詩鳴伯輿爲情死痛殺北堂親閑却西湖水

姚秀才 世鈺

書生例薄命薏田乃其尤經籍空拄腹儒冠終戀頭生

以貧爲累死縁藥悞投從今采芳者休向白蘋洲

謁金龍四大王廟 有序

神謝姓諱緒行四錢唐人隱居金龍山宋亡投苕水死鄉人咸夢其爲神明太祖取臨安見神金甲横槊於空中助戰嗣後屢著靈異天啟四年蘇茂相督漕水涸舟不前神降言爲我請封當以水助蘇具疏甫畢河水暴長得旨封護國濟運金龍四大王見陳繼儒所作傳

河干遺廟栁蕭蕭旗脚靈風盡日飄義激甘投汨羅水心安不起浙江潮白衣殉國孤忠泯青骨爲神萬古昭正值陽侯肆威虐欲憑陰力莫漂搖 時河決名伯鎮

擬復竹西亭

崑岡盡處結禪棲曾有孤亭號竹西歌吹歇來鐘梵靜琅玕空後黍禾低廢興偏繫閑人念蹤跡惟憑老衲稽預想他時登眺好南徐山色與闌齊

盤古冢

上古鴻荒事莫詢廟山遺跡未全湮神靈卓爾三才首陵冢巋然萬刼新鑿竅誰教傷渾沌攀髯曾否有臣鄰墓田信是揚州好先葬開天第一人

王鈎斜

隋家宮闕冷煙昏瘞玉埋香迹尚存半世緑衣傷妾命

一抔黄土荷君恩河山僅換雷塘地環珮休悲月夜魂
比似蕭娘同穴葬不如生死向長門

京師王雲子手技歌

世事何從别真贋百戲尤爲幻中幻吞刀吐火化魚龍
過眼都將泡影看就中惟有手技强妙處全由人力辦
京師王生技技遊藏撅通神疾於雷區區狡獪置勿論
盤舞梡珠奇獨擅一盤宛宛空際旋一竿裊裊風中顫
竿竿相續盤轉高欲落不落如繫絆梡置顚顛珠入雲
以梡承珠珠弗竄難之難者㸌首迎其目在心不在面
當場自覺神思閑座客已令頭腦眩誰知餘技有甏餅
更使旁觀生駭汗初猶餅向掌中擎繼乃瓶從腕旁轉

腕非磁石餅非鍼何故相黏弗離判吾聞熟極使巧生
又聞自然由習慣當時初學此技來費盡精神幾昏旦
紛紛託業各謀生大則功名小衣飯生今有術干王侯
到處逢迎惟恐緩技中無用是雕蟲少日辛勤老貧賤

立冬日集抱山堂

年光荏苒涉清冬又向閑齋倚瘦筇簷外濃雲疑雪意
餅中殘菊駐秋容衝寒翮健輸高鴈覔句聲酸似老蛩
紙閣蘆簾吾亦辦披裘莫厭數相從

冷吟

尋詩非關事句向静中收本不求人愛何曾刻意搜蒹
葭秋水外風雪灞橋頭如此寂寥境蕭然自唱詶

閒醉

勞者不能醉既閒何用醒人休怪犀首天自放劉伶忽
忽忘冠幘昏昏枕瓦缻餘醒猶未解明月又中庭

聽馬壯田彈天台引

夢裏天台身未到靈境未容凡骨造想君親過石橋來
滿把潺湲寫飛瀑人生遊歷皆前緣況希劉阮求神仙
不如閒窻調緑綺中有高山與流水一彈清客耳再彈
清客心瓊臺雙闕如窺尋松門九里誓秋籟 賈島天台山詩山門九里松
桃花千樹鳴春禽翻思一首興公賦無此淵淵金石音

掃葉煎茶聯句

睡起詩腸枯窻下無宿火值此落葉多 張世進 用以煎

茶可添薪慰家貧 張四科 擁箒策童惰階前除未休 世
進 樹杪吹復墮摵摵踏有聲 四科 堆堆積巳夥爐腹填
齵凹 世進 鐺脚安帖妥敲石旋吹噓 四科 飄煙漸裊娜
灰陷頰手添 世進 湯嫩早頭朶檜雨響蕭寥 四科 蟹眼
翻細瑣不雜生柴香 世進 幸免修竹禍學書儲無庸 四
科 煮酒計亦左何如試茗柯 世進 渴吻需正頗 四科

過員氏廢園

到此猶髫齔今來雪滿顛池荒石橋在樹秃野藤纏地
主經三世林亭更幾年門前古壕水誰繫赤闌船

冬白紵歌

寒女呵手鳴鴛機織作舞人身上衣銷夏灣頭遊幸稀

深宮漏長銀燭輝沉香火底冬權微彩雲片片當筵飛金尊美酒如羜肥稱觴獻壽無停揮簷前忘却冰花霏温磨紅玉環四圍名高盟主功巍巍國中料無寒與飢君王興酣語嬪妃羆臣勾踐今放歸黃絲十萬輸吳畿駱賓王詩報策下吳畿一遊一豫其庶幾今我不樂仍歔欷無乃上與天心違

炒米聯句 炒米見南史陳武帝紀

江南十月天烏糯刈千畝炊宜屑作糜蒸可釀爲酒 張世進 不若炒更佳香脆頗適口擇之既精簸摩之復揉溲 張四科 拌以金星沙攪以青竹帚微煙升釜鬻繁響驚户牖 世進 雪花爆旋生火候看良久淨篩宜筤篩分

貯利瓦缶 四科 厥形肖孛婁爲用薄乾糗匀圓粒一一造作節九九 世進 同旨蓄禦冬若焦飯遺母儲免呼庚癸餐弗計卯酉 四科 噴聲細鳴牙搁食恒合手紅鹽略和糝青豆紛雜糅 世進 苦茗潤最須甘餳配亦偶無虞雀鼠耗曾裹南北走 四科 嗜可概婦孺貧尚辦升斗當新臘雪前除陳梅雨後 世進 種豈燒田收法寧燧人受雖不關三餐亦足徵大有 四科

田家

三兩人家一徑微不成村落自相依稻花香入黃茆屋桑葉陰遮白板扉煙火侵晨常對起雞豚向晚各知歸草樓莫道無幽致也有春來燕子飛

小除夕獨坐著老書堂作

傍節無賓客虛堂蠟炬明殘冬餘一日清夜又三更盤飣嬴妻事嚾呼稚子情紛紜何與我端坐數平生

立春日集竹西亭以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分韻得草字

獻歲春始還築亭功甫了不因歌吹來未覺江山老岡分西蜀支路接南徐道一覽收遥天百代隨去鳥身世本悠悠登臨難草草東風又風人忍不開懷抱

上元夜山館聯句

高館張燈酒復清 汪玉樞用高適句 年光流轉倍多情 馬曰琯 玉山雅集人如舊 張世進 金谷遺音句早成 馬曰璐 無月

也珍三五節 陳章 當杯不計短長更 閔華 若爲吹得浮雲散 陸鍾輝 擬借春城弦管聲 張四科

分詠明人逸事得史癡翁送女

金陵史廷直羣以癡目之選得讀書壻苦無迎婦貲翁乃出奇策弗令家人知時當三五夜月圓人亦宜詭言踏燈出趣入聲令妻女隨行行及壻門適有酒與雞曰此可合巹留女挈妻歸盈門百兩御結褵九十儀我自用我法安用瑣瑣爲目無難了事此翁癡不癡

雨後湖上看落梅三首

放棹閑看雨後梅半隨流水半著苔春來多少飛英會此是東風第一回

羞與浮花浪蕊羣開時不肯到春分平山堂下遥看處
但有青松無白雲
紛紛香雪點春衣猶記前番白四圍催得玉妃歸去後
可憐湖上笛聲稀

重修慶遠府黃文節公祠堂爲郡丞查儉堂作

實録成貶涪江院記作投南荒南荒椎髻民識公忠與
良生處以館舍殁報以馨香能使百世後盡然爲心傷
傷心蘇門四學士總坐清流遭貶徙文潛晚主崇福宮
補之老號歸來子秦七黃九最可憐飄零俱向殊方死
殊方之死賢於生造物正欲昌其名君不見娼相誅公
相逐二惇遠竄二聖辱是時黨禁盡蠲除刺史爲公起

祠屋於今更閲幾春秋牆傾棟折龍溪頭宜州司馬志
復古慨然不惜千金修吁嗟乎當時斥公者祇以求富
貴富貴而今竟安在節義文章長不壞几筵時薦海南
香詞場尚説江西派司馬修祠存勸戒休言祇下論詩
拜

題石刻柳柳州像

遺像勒貞珉傳來墨搨新中朝員外職末路嶺南人功
業終何就文章信有神羅池逢伏臘想見走谿民

遊山四具

藤杖

瘦骨蜕黑龍[放翁詩一枝古藤如黑龍]天然去雕斲酒資挂百錢圖形
懸五岳扶老有奇功何愁路磽确

樓笠

織笠匪臺篛編以石翠樓重雲巖畔雨側受松下風若
配高齒屐儼似玉局翁

芒鞵

青鞵利平曠草屩利登涉絶巘蹴白雲空林踏黃葉轉
笑乖崖翁公餘偷步躡[張乖崖謝雲居山人草鞵詩昨日公餘偷步躡萬端心緒憶天台]

竹兜

橫板挂兩竹[姜白石句]厥製謂之兜曠無閑置苦輕免顛蹶
憂便可名四望何須引八騶

立夏前一日集榮木軒聯句

閏歲節序淹[張世進]顧兎倏四彀葉幄窓漸蒙[陳章]苔
茵徑全覆閑閑客繼來[閔華]摘摘門屢叩欵語略暄寒
[張四科]析義罔迷謬茶鼎鳴蠅聲[樓錡]吟硯安鳳味讀
畫別迂緩[世進]摛詞屏寒瘦於時涉清和[章]是日失昏
晉一陰始應律[華]九熟巳登豆壓闌堆紅蕤[四科]綴樹
團白繡稚筍乍解綳[錡]乳鳧甫脫縠櫻珠薦嘉實[世進]
梅九佐醇酎鮑魚斫海鮮[章]苦菜擷野秀木火有代謝
[華]天地未交姤撫景惜流光[四科]促膝戀清晝攬結易
新賞[錡]遊盤追往覲綺望接郊坰[世進]蘭酌編園囿柳
隄早鶯飛[章]麥隴朝雉雊蹀躞噴青驪[華]飄揚翻蒨袖
春去驚目瞚[四科]老至感靣皺且復耽朋歡[錡]高會喜

今又 世進

述遊十首

閑居十二秋老去甘濩落豈惟髀肉生頗患筋力弱回思少壯年道路吾所樂白浪片颿懸紅塵一鞭著始知少歡娛但覺可悲愕當其困頓時曾悔出門錯境過不能忘爲詩存大略

江行殊快人放溜疾於箭正爾倚篷窓風勢俄頃變浪頭高於山水色藍於靛檣欹露舟腹帆側掃波面云有神物過爪鬣時隱現可憐如葉船詎堪尾一旋真令魂魄消寧止頭目眩所恃惟長年涙下正如霰自分此生中骨肉不相見陰雲漸收捲驚濤復平善酹酒拜江神雙股尚搖顫從此罷川程不辭鞍馬倦

川行曉猶睡陸行多五更客子戀鄉夢僕夫促嚴程人去店門閉路黑馬眼明暗水遠汨活曉星漸晶瑩未辨徒御面但聞鈴馱聲行行村市近喔喔晨雞鳴

客途紆且長向晚策疲馬落日隱半規亂山圍四野林深盜有無石臥虎真假道左問歸樵宿處路多寡荅言郵亭邊只在前陂下破壁漏疎燈柴門短鞭打

當暑無晝行首途夜方中但愁早月落不知零露濃百里未及半烈日懸高空蒸沙沙欲沸煉石石可鎔吻渴若焰炙眼眵疑紗籠正喜涼雲來奄忽踰西東樹陰搖扇容棚下賣瓜翁車中遙望見儼與閑仙同投店及午晷矮屋無涼風手不停蠅拂鼻但聞馬通敢求蚤蝨避恐與蛇蠍逢披襟門前立道絶行人蹤僕夫前致語天氣方蘊隆明發須更早就枕休從容

憶昔建子月行近潼關口漫空寒雲飛捲地朔風吼凍面裂作瘡冰鬚結成綹遍體爲之僵重裘失其厚此際馬馱人那記鞭在手吾弟先啟行村店待已久呼童掖而下植立不能走坐我折足牀飲我軟脚酒移時始陽回四肢乃吾有壯日猶不堪況今成皓首

寧作雪中行愼莫行雪後我曾坐筍輿趣入聲令趁晴走彌望無高低何處別阬阜但履前人蹤未敢稍左右雪深輿如箕自入不須帚停輿掬出之一里嘗八九念

此昇者勞實由我之咎無端事遠遊累彼肩重負努力到前途勞之以村酸

地近信陽州厥名李家砦踞兩省之交楚豫處萬山之內孟夏駐此間解鞍息罷平聲憊飯餘負手行周覽尋勝槩店後一溪橫溪邊一峰怪拔地百餘仞上有城堡在隱隱露門徑微微冪煙靄云是闖獻時居民守險隘我欲縱登眺攬衣撥荒薉主人從後來謂客休冒昧舍旁有老婦生子十六歲昨日登此山結伴斫柴賣忽然腥風起有虎大於犗銜之上高峰輕若拾一芥同伴倉皇歸告人語艾艾鳴鉦集比鄰各各操兵械尋蹤入深林虎見逸而邁僅剩一足存其餘盡呑嚼說罷挽我還未

晩雙扉閉橫以巨木梢拄以大石塊始知虎夜遊往往
至門外扃閉偶不嚴雞豚必罹害人世多畏途巖巒差
可避誰知煙霞中又苦遭此輩明發語僕夫此地烏可
再
憶奉上官檄赴期赴金陵油油暮雲合霎霎秋雨零宿
處尚十里進退兩不能道旁一間屋徑往叩其扃有叟
已高臥敲火旋呼燈索飯無一盂覓酒無半升衣濕燎
土銼馬飢齕窓櫺擁被面向壁瑟縮如凍蠅僕隸席地
坐穢雜寧容憎門隙隱隱亮簷溜稍稍停肩輿急上道
行潦正縱橫屢經泥滑澾難禁睡瞢騰卑官不可爲此
雨乃我懲何時脫塵鞅翩若離韝鷹

塵鞅幸得脫粗了婚嫁緣武林常夢想詩友適言旋太鴻
遂攜龍尾硯同上鴨嘴船沿途試蠟屐共案分吟箋送
我孤山住兼旬飽雲煙尋僧南屏麓曳杖西湖邊是時
中秋後正值觀潮天眺覽至一再氣象真萬千平生所
閱歷豈無好林泉大抵多涉獵何曾久流連茲遊信冠
絕不啻瀛灑仙年齒非少壯腰脚未彎跧老子興不淺
名山性所便從今樂閒放肯復躋危顛

四月十二日夜起大月

蝙蝠交飛亂撲簷無眠短夜亦厭厭一方月色三通鼓
人在虛堂自捲簾

戲題鍾馗詩集圖

此圖命意吁可怪終南進士餘筆債閑結吟朋作高會
于思面目何相類大都眊氉如君輩生平秋卷人不愛
姓名曾擯孫山外今日氣粗言語大暗中仍恐揶揄在
馗兮倘欲銷壘塊筆鋒郱如劍鋒快況君鬼氣塞腸胃
作詩定是昌谷派鼓吹休明聽當代阿婆塗抹誰迴睞
惟我共君堪便戒皮襲美句

盧雅雨先生少子模十歲能書大字爲長句贈
之

八法居然見老蒼豈知丱角正年芳眠時定遇書裙客
座後應誇掣筆郎東坡詩今夜相逢掣筆郎研墨寫來箋尚濕捲簾傳
看日初長家聲自是岡盧舊文采相承奕葉光

東綠淨老人許夫人徐德音

才名夙昔著江東琢句紋窓老更工直欲女中爲博士
豈惟林下見清風玉臺新詠誰堪和金馬名流漫自雄
敢望青綾施坐障分題儻許遞詩筒

和作 徐德音

時清不合隱牆東詞賦偏能晚歲工要使中流憑砥
柱豈甘屈曲似屏風當年抱玉空朝楚舉世何人爲
薦雄頭白諸生推祭酒如何只戀釣魚筒

馬半查六十

閒身鎮日擁書城雙鬢曾無白髮生永以弟兄爲性命
不將詞賦博科名檐扉祇隔三條巷筆硯相依十載情

我未全衰君正健年年花月待酬賡

方西疇六十

石壁村中是舊溪身居華屋志幽棲情關南阮時推解舌類東方語滑稽袖裏摩娑多古玉眼前拈弄即詩題年年紅藥爲君壽長向西疇曳杖藜

荷亭

薄暮荷亭上憑闌喜客同一池舒淨緑幾朶鬥生紅報響聲聲雨吹香面面風蕭然遊舫外魚戲自西東

曉眠

歸來記得月朦朧一覺譙門漏點終不煖不涼山枕上半醒半困雨聲中心灰久息聞雞舞耳重原無聽蟻聰除却奔馳與昏夢曉眠滋味讓衰翁

秋日登竹西亭望江南諸山

虛亭俯秋原百里落眉睫青青江南山臨水如欲涉東去連海門西顧指建業嬋娟螺黛横屈曲屏風叠遠帶夕陽明高與晴空接面目祇遥看林巒未登躡煙波半日程何難理輕檝會當乘商飈峰峰踏黄葉

題王履若溪山草堂圖分得外字

窓前山作屏屋上樹成葢詩情水聲中世事柴扉外何曾離人寰自然絶塵壒他時如買山樣本視圖繪

杖上村新闢竹徑

入門非舊路竹裏徑深深墜籜看初覆狂鞭喜未侵蒼涼穿夕照曲折赴秋陰從此求羊侶時攜拄杖尋

秋宵獨坐

客去門初掩心清睡未能蟲聲催夜漏池影浸秋燈酒戶年來減詩情月下增奚童無一事莫怪喚難譍

題漸江梅花石屋圖

老僧清入骨落筆無纖塵寫梅不作花畫屋不著人稍添瘦竹葉俾與孤芳鄰匪貌寂寥境自傳冰雪真冷極轉生艷空山含古春

秋窓

竟日攤書地一窓秋意饒晚涼通蟋蟀夜雨隔芭蕉月皎燈光暗更長曙色遥時聞敲落葉坐歎髮蕭蕭

秋寺

蕭寺乘秋入松陰古殿寒西風傳粥鼓落葉上蒲團氣肅安禪早僧稀結夏殘木犀香發處真諦悟非難

野橋

略彴横溪面粗疎駕木成於人豈無濟在野不知名窄礙高軒過低容小艇撑杖藜須子細秋水夜來平

野渡

隔岸一舟檥相望立水濵欲投溪外路須待過來人莫怪少行客祇緣非要津請看爭渡處車馬正紛綸

水村

野水正空濶人煙忽一村稻花皆遶屋荷葉半遮門生

討綸竿足。比鄰鵞鴨喧。遥看燈影亂過艇泊黄昏

山郭

巖壑周遭處。千家亦有城。縣。庭。蒼。鹿。入。坊。巷。白。雲。生。居者習樵獵。古來無戰爭。蕭然門早閉。贏得長官清

秋草

清霜初隕處碧色未全黄落葉荒園裏。西風古道旁。老。螢。棲。暮。雨。飢。馬。齕。殘。陽。迴憶萌生候春暉不可忘。

九日竹西亭登高得登字

蜀岡蜿蜒來至此勢軒闢爽節地最宜快晴天不惜還攜茱萸觴。緩引桄榔策。繞亭霜葉踈滿眼秋空碧百年幾寒暑。一瞥成今昔。那如江上山。長閱人間客。雅歌且

爲歡光景休虛擲試問杜司勳。飛鴻去無迹。

晚菘

赤莧青葵後吳菘入饌香風。霜經。已飽。滋味老逾長日課園官送時留野衲嘗。臧神休見訴久謝束修羊。

甲戌初冬重觀九日文讌圖不禁歲序遷流友朋凋謝之感各系以詩圖成於癸亥秋予以乙丑始入會故圖中無予像

當時蹤跡判西東。九日清歡未及同。一。自。搯。攜。偕。入。社。十。年。鬢。鬢。已。成。翁。詩情酒態丹青裏宿草新墳涕淚中。此軸不堪頻展看。人生禁得幾秋風。

寒夜題程星緯遺照

少。同。筆。硯。老。同。官。未。改。儒。生。氣。味。酸。此。際。故。人。呼。不。出。

一。燈。如。豆。展。圖。看。

題張白雲先生棲霞志略後

先生避世處。尚友明徵君。周室有義士。堯時作外臣。巖壑細搜剔。廢興窮討論。緬彼六朝迹。賴此一冊存。雖非西臺記。儼是南村人。我昔瘦筇歷。頗恨往蹟湮。他年入山去。攜讀秋樹根。

雨窓聞鴈

嘹嚦征鴻送遠音。更添踈雨破窓侵。懸。知。翅。濕。飛。難。進。但。覺。雲。低。響。易。沉。遞入五更驚客夢。和。成。一。片。攪。秋。心。淒涼莫遣愁人聽。正恐無愁也不禁。

夜歸

清談興未闌。遠寺鐘初撞。去聲歸。去。不。籠。燈。月。滿。條。條。巷。

漢玉磨兜堅歌

誰思守口如守缾寸玉琢此三緘形稱名古奥頗費解意在遠法金人銘金人銘誰不見無奈樞機疾於箭古銘過眼或忘心雜佩隨身常覿面。方規圓璧羣摩挲。不如寶此爲益多。弗捫爾舌徒玩弄磨兜堅其如爾何請看玉上斑斕幾點血。縱有他山之石焉可磨。

寄天竺大恒上人三首

南。屏。山。下。別。南。能。蕭。索。離。懷。與。歲。增。自。愛。詩。無。蔬。笋。氣。非。關。投。老。欲。依。僧。

西湖十日寄閒身方外惟師氣味親記得斜陽呼小艇鷺鷥羣畔採秋蓴

不依處士守寒梅（師舊主孤山之聖因寺）天竺山頭講席開忝下若無三宿戀一杯還望渡江來

梅浒至自京師集榮木軒

分手還握手均此寒齋中一尊猶昨日五載如飄風君歸顏尚壯我老真成翁始知榮悴殊不在年齒同（君與予同癸酉）生平生互相較託業俱雕蟲螢乾尚几案鴻飛倏西東蹤跡雖小異遲暮仍相逢僂指舊吟侶幾輩埋蒿蓬合并誠匪易臭味期有終相留卒殘歲渡江休怱怱

滑語

黃河冰上行馬蹄苦竹岡頭鳴竹雞辯士當筵舌炙輠佳人出浴膚疑脂

澀語

古鈸鏞孔穿不入古劍戀室拔不出樊宗師文東野詩青橄欖漿檳榔實

夕陽

晨曦纔見氣滄涼瞥眼駸駸下短牆急景欲催天地老浮生猶爲利名忙隨來賈客高帆上遮向長安大道旁如此光陰如此度揮戈誰説事荒唐

聽麗雅上人（印詰）談黃山之勝

出家雲海裏寒暑廿年更巖壑胸中貯煙霞舌上生探奇原夢想説險已神驚若有山中分他時導我行

題黃遵古山莊雪霽圖（行菴作）

山雪夜已關山扉朝尚鍵晨曦耀林巒寒色靜雞犬何來抱琴翁路向溪橋轉畫師白描手展玩當歲晚閉房萬竹低積素一庭滿便覺此山莊去人殊不遠

寒夜與梅浒話別

軟紅纔拂後又上渡江船交誼老來篤歸心歲暮堅漏長杯絡繹燭短語綿連此別無多日相逢又判年

除夕口占示八弟

小市人稀雪滿天梅花開近草堂前家常盤飣新篘酒弟勸兄酬又一年

著老書堂集卷之四

臨潼 張世進 歸青

正月六日過讓圃

路向城陰轉人。當歲首閒偶然攜竹杖。復此叩柴關。殘雪荒苔上。疎梅落照間。禽聲多樂意。入耳覺春還。

晚清軒觀鶴舞

豢鶴有道鶴乃馴。清池白石全其真。稻粱恩重無以報。雙雙學舞交繽紛。初舒修頸作清唳。漸鼓兩翅騰長身。高纔數尺僅離地。勢若一往將入雲。迴風流雪那足擬。鳳蹌龍躍斯爲倫。穠穜豈類羊公宅。振迅恍依吳市門。梁簡文帝舞鶴詩振迅依吳市 三山萬里豈無意。未忍決起翔高旻。倦來松

逕踏白月。還歸竹柴棲。黃昏君不見白家楊枝不共老。韓家栁枝曾踰園。筵前長袖誰久在。何似胎禽戀主人。

元夜山館聯句

佳節天涯喜盍簪 朱稻孫 山齋四度復聯吟 馬曰琯 地分吳越皆知己。張世進 詩壓齊梁是雅音。馬曰璐 春月初圓花照夜 陳章 清歌不斷酒盈襟 閔華 燈前底用看霜鬢 陸鍾輝 行樂年年共此心 洪

東樓于湘

抛却吟朋靜掩扉。近聞稍與藥爐違。原思自昔貧非病。昭略而今瘦勝肥。未共雪中嘗臘酒。好來花下試春衣。叮嚀强飯非無意。年少清才似爾稀。

梅花下作

東皇著意弄春妍。輕煖輕寒十日天。莫與梅花較身世。梅花遭遇有今年。

憶舊居玉蘭 有序

舊居園中玉蘭一株。高二丈圍三尺許。春時作花不下萬朶。自我不見二十年矣。今年二月偶於牆外見之。追憶疇昔花下之樂。渺然如隔世事。因爲長句一首。不自知其言之悲也。

老屋年年玉樹新。弟兄攜酒樂青春。明蟾亂色來初夜。煖日烘香散四鄰。篋底尚留相賞句。花前別換一番人。出牆枝好爭看處。獨有衰翁暗愴神。

賦得一片花飛減却春

莫把嫣紅片蕚輕。春工也費翦裁成。才經少女微飄處。已露東皇欲去情。看作尋常憑酒客。暗將消息報流鶯。恰如詩老皤然鬢。始自星星一兩莖。

集抱山堂東洴江

高興飛揚勝少年。如何閒度杏花天。及今風煖偏支枕。却笑春寒早放船。洴江湖上看梅因抱微恙 示疾維摩原偶爾。閉門正字太蕭然。此間亦有重簾護。拄杖還來共擘箋。

晉樹亭

輪囷鴨脚小亭偎。聞說根從典午栽。黛色遙連仁祖檜。春光先占法曹梅。不隨江左風流盡。曾見東山絲竹來。

落子何年復成樹而今已是棟梁材

題畫三首

王石谷花溪漁隱圖

櫂拂溪紋燕尾斜紅桃花下緑汀沙晚來莫問維舟地
處處春風處處家

惲南田紅薇圖

嬌嬈不肯嫁東風簇錦裁綃別樣工記得緑陰如幄處
石榴紅罷此花紅

陳原舒秋葵圖

頭冠金盞不風流難寫嬌黄一種秋斜界藤箋還小疊
曉來輕展晚來收

題清明上河圖臨本三首

熙熙人物滿春臺貌出長安錦繡堆料得東風花榭下
此時未有杜鵑來

幽蘭居士記東都活現華胥遜此圖任寫汴河無限好
可知浙臉愛西湖

一夜春泉漲御溝翰林真蹟杳難求帝城風物依稀在
猶幸葫蘆樣本留圖爲北宋翰林張擇端畫後歸嚴分宜家嚴敗圖當入大內朱箎菴意欲盡得之當事遂奏請發朱吾令上價賠發一小璫知此圖價重遂竊攜之適當事者至璫亟藏御溝石罅中是日忽大雨溝水驟長沒罅越二日水退取之則已糜爛不可復理矣見明詹景鳳東圖元覽

嶰谷招賞玉蘭席上各賦五六七言送朱稼翁
暫歸秀水

花下酒如油花前人去留同看木蘭樹獨上木蘭舟
山館此時共醉篷窗明日孤吟好向江南江北較量春
淺春深

經旬小別漫欷歔相待抽帆四月初聞說鴨餛飩正好
莫貪鄉味誤鰣魚

飲含雨亭東嶰谷半查

一片菜花中天桃遠近紅醉吟忘是客培養愧無功老
去憐春色遲來怕曉風穠芳須亟賞爲報主人翁

斷鐵吟爲李景山母氏作

中道喪所天教子若嚴父弗辭十指勞篝燈佐勤苦每
當一鐵折輒向小函貯積少漸成多至不可勝數試思

累百千所歷幾寒暑鐵斷不可連學廢不可補嗟此留
鐵心何異斷機杼孤兒守青緗慈母歸黄土至今雒誦
餘開篋淚如雨我聞古學人文行恒相輔子也孝且廉
一介無苟取因知斷鐵時所勗非訓詁願將寸鐵微子
孫世藏弆莫謂少鋒鋩千秋刺心腑

鐵獅行

蕃籬觀前鐵獅子或言禱之病良已轉相附會轉神奇
云福可邀禍可弭遠近遞招呼男女紛拜跪初來攜紙
錢再至陳牲醴有司禁之衆弗止勢難一一施鞭箠無
計但將獅子毀伍伯掊擊手如風婦孺旁觀鼻流涕祈
求更有後來人却視鐵獅亡矣不怪言者妖不笑信

者鄙多事反將官長詆犀有通象有齒厥身戕賊皆由已獅兮而目空猙獰無妄之災誰所使請君來看繫殘軀本是塊然頑鐵耳

寄懷梅浒

朝朝雲樹隔江看何事春來挂席難不是頗君長作客應知無計老漁竿

雨過西疇二首

出郭前期在難辭冒雨來連岡横宿霧隔水般輕雷門掩陰陰樹庭封漠漠苔草堂寛十笏前後洛花開

花已十分齊壺觴正可攜雨疎留色在雲重壓香低啼鳥芳林外斜陽小閣西筍輿歸路穩不用怯春泥

題王毅原比部龍湫宴坐圖

擾擾棲人寰無處滌塵土鴈山飛瀑前真是洗心所震耳喧奔雷灑面濺寒雨宛挂千尺冰盡祛六月暑君本廊廟身愛作林泉主寫真煩畫師但與蒲團伍奇境象外傳不遣現豪楮必欲問龍湫龍湫在靈府

懷謝山

幾載一相見相望復海濱別來春又夏歸去病兼貧欲竟千秋業休輕七尺身天心扶大雅應不困斯人

過故將軍第

甲第荒涼半作墟將軍貴盛舊何如庭階駢立千夫長閭巷高容四望車此日猶呼侍中宅幾時重續鄭公居白頭愁見歌鐘地雨後牆陰種野蔬

送毅原之金陵

摩詰詩篇眼内稀才欣相見復相違交聯老後難爲別帆指江南不是歸芳藥已看邗上好鰣魚更試石城肥惟應惆悵青溪畔邀笛風流兩度非（毅原嘗於秦淮水閣邀商君寶意作三弄後過其地寶意已官遠方因寫青溪邀笛圖要同人作詩以紀其事故於落句及之）

江村新夏

柴扉六枳籬占斷江一曲門前稻始秧舍後筍成竹近階波渺渺隔岸山簇簇木榻枕書眠水風吹夢熟起視清潮平坐對白鷗浴此境在人間胡爲溷塵俗

乙亥初夏重晤息翁於山心室用前韻

別來兩度閱春秋又向韓江挂席遊頻上尋盟同趙槩山陰乘興異王猷尊前談笑神猶旺卷内詩篇力更遒莫趁南風吹五兩匆匆不爲故人留

哭洴江太史四首

逆數交期淡满膺黑頭直到雪鬅鬙當時本是忘年友邇日真成耐久朋（先生長予十四歲）一去江湖聽夜雨重攜筆硯共秋燈中閒多少升沉事説向靈筵總不譍

聲價當時重木天卅年林下作閒仙江山風月常爲主臺閣文章且避賢身後憑誰傳柏匱生前已欲賣平泉從來未見攢眉態脱屣人閒亦灑然

誰向騷壇更主盟飛揚清興想平生但嫌高會經旬斷

不怕長篇頃刻成畏酒時時傾茗汁隨身處處帶楸枰
向來只作尋常看事後追思黯愴情
隔夕殷勤折柬邀吟魂忽逐曉風飄可憐頭白身難恃
更比蒲黃酒易消（先生於五日逝前一夕猶有解粽之約）過隙光陰知有盡名
山事業計無聊從今但到天中節又爲先生賦大招

倚杖

蒼茫斜日下倚杖背柴關身是歸來好天容老去閒塵
中空白髮望裏即青山指點巉巖處何如世路艱

對茉莉花有感

記得紗幮靜夜籠釵梁開遍玉瓏璁萊妻髮禿楊枝去
花在月明風露中

五月既望小集耆老書堂待月聯句

新篁闌檻欲黃昏（陳章）枝上啁啾宿鳥喧（張世進）已被
星河催卷幔（王藻）不教燈火照開尊（張四科）遙知東海
騰千尺（章）乍見西牆抹一痕（世進）難得閒人如我輩（藻）
清愁莫向醉中論（四科）

雨餘

耳畔斷簷聲欲晴還未晴水消階面出葉燥竹梢輕乾
鵲喜歡態斜陽老大情詩書是吾事須趁紙窗明

六月望夜讓圃坐月限十四鹽韻

終朝枯坐情不忺蓬瓴之水懸高簷杜陵茆向屋頭捲
裴亮宅從牀下淹自春徂夏凡六望清光五度雲中潛
今晨雨聲不到枕起視曦影[illegible]入簾小園咫尺頗易涉
靜友三兩何須添一觴一詠意已足卜晝卜夜歡難兼
林間支頤待歸鳥樹頭瞥眼騰涼蟾明珠久閟吐蚌殼
古鏡長封開象奩結璘囊來匿何處豈有蟇吻能閉箝
千里故人返鄉國七年痼疾逢鍼砭吾曹見月同此快
管鑰忘卻司城嚴筍輿蠟屐姑緩試酒杯詩筆堪重拈
南樓清嘯有庾老承天散步傳蘇髯昔賢弗忍負佳月
未聞取用傷其廉況茲圓魄久睽別肯教寂寞沉西崦
人生雖若處褌蝨我身久異上竹鮎忙閒有時難自料
陰晴明日誰能占良宵且作開口笑愁嚬莫上雙眉尖

哭嶰谷三首

不信浮生內茲晨遽哭君誰教富才調無計避辛勤悲
喜多年共存亡一旦分故人餘幾輩今又痛離羣
山館花開日行菴葉落時孤燈明竹院一老撚霜髭此
境怳如昨伊人不可追白頭吟侶在累月嬾裁詩
自昔叨知契文章臭味通敢居三益列不在五交中愁
對孔平仲（謂半查）期生鄭小同（嶰谷姬人孕已四月）哲人身後報天道
豈夢夢

哭嶰谷詩成復係一絕句

賦就傷心句秋蛩語共哀長箋空寫去無復報章來

題玉井洞庭待月圖

淼淼太湖水中有明月坡明月出常晚四面峰嵯峨幽

人暮延佇徙倚長松柯有酒肯遽飲有詩且緩哦空巖無漏鼓靜夜聞鳴鼉少焉大圓鏡飛出東山阿萬頃失銀浪一色浮金波空明互激射高下相盪磨久立豈不倦所得良已多涼宵若早睡如此水月何

秋日過行菴

虛堂重到不勝情舊是詩人手築成閑醉閑唫難再共秋花秋草自長生當時地主延賓客今日園丁管送迎料得弟兄連案處別君從此嬾經行

倚樓

小樓城市外暇日好躋攀眼底村邊樹意中江上山雲隨高鳥去人共夕陽閑幾許清秋思闌干一曲閒

秋庭閒坐

西風來幾日清絕廣庭閒疎棷若高士低花如小鬟秋能令人淡老合讓身閒自得跏趺趣蕭然晝掩關

讓圃雨後秋花盛開成一絕句

拄杖來聽滴葉聲柴扉初啟照人明秋霖不肯輸春雨也灑庭花五色成

八月七日小集讓圃時王太守孟亭至自金陵蔣孝廉秋涇至自秀水三首

結伴閒尋古寺邊蕭疎庭院泬寥天憑闌遍把秋花數羨殺叢中老少年

石城艇子駕湖棹兩地雲帆次第開好是淮南秋雨夜故人都向鴈前來

三百枯棋酒一尊消磨白晝到黃昏隔牆亦是尋詩地黃葉青苔嬾叩門（謂嘯谷行菴）

聞全太史謝山凶問

凶耗遥傳自海濱歸時病骨記嶙峋若教藥餌難徵效政恐文章少替人伯道無兒誠可痛（謝山止一子亡於今春）東坡已死或非真可憐老眼昏如霧禁得風前灑淚頻

哭樓于湘

清晨聞叩門長鬚報君死斯人無死法厥疾無生理倘荷彼蒼憐或希勿藥喜友朋屬望心今日長已矣寡妻方有身嬌女才毀齒身後竟如何哀哉樓次子

唱和豈不樂所憂傷爾生而君弗自逸慘淡同經營時於推敲際頻作欬嗽聲人同秋竹瘦句比寒潭清但得假年歲何難臻老成此才忽中折誰爲後來英

屈指入夏來三度哭詩老君年未四十胡亦隨秋草俾爾秀且文自合貧而夭厚福愚乃邀慧業天所寳倘作再來人須向冥司禱願不識一丁富貴還壽考

秋日寄南圻棲霞山中

不到棲霞久清遊憶往年深松盤古磴亂石嗽秋泉想對中峯月頻遲午夜眠山中紅葉信休惜隔江傳

遊金山

曉趁回潮半日程瓜州城下大江橫山從波浪中閒出

帆繞樓臺四面行閒倚石闌看鳥度靜聞齋鼓認鼉鳴斜陽纔墮蒼茫裏又報峰頭海月生

郭璞墓

不信驚濤內元堂向此高千年誰瀝酒片石未鐫銘數莫逃兵解奇難入葬經山僧遙指點相近是中泠

分賦淮陰古蹟送梅沂得趙嘏宅

淮陰古名郡騷客剩林扉杜牧詩評重枚皐舊宅依苔磯浸秋水蓮渚落紅衣倘有樓堪倚知君逸興飛

秋郊散步

涼風引閑步曳杖出城闉紆徐一二里後先三五人放眼野田畔照影澄潭濵意行無定所遠近安足論最來

瓜豆區蕎花白如銀覽茲時物變彌覺斜陽親勞生近七十始作自由身肯效古秋士戚戚悲蕭晨

再寄南圻棲霞山中分韻得次字

前詩寄山中頗有渡江意荏苒已秋深我留君不至巖桂知再花江楓應半醉蘿月懸清輝松風蕩涼翠大都君眼中長貯我胸次雖愜煙霞心豈無友朋思計程百里遙言旋一帆易遲爾作重陽莫誤登高事

九月四日重舉詩集

故人儘指半消磨吟侶經時廢嘯歌拚把餘年閒度却其如結習未忘何重聯舊雨尊前少相顧新霜鬢畔多不向西風作高會黃花應笑客蹉跎

九日登小金山

數仞高邱尚巋然雲山舊閣已荒煙人逢佳節登臨處世換西風五百年白葦花明殘照裏枯荷葉颭野塘邊尊前不用悲搖落醉插茱萸壓帽偏

秋日過秋雨菴

散步黃花地因過青豆房禽聲和清梵竹色冷斜陽入饌雕菰美煎茶落葉香方知水晶域別是一秋光

寄題琵琶亭

潯陽郭外艤舟時白傳遺踪蔓草披畫棟朱闌人境改青衫紅袖月明知中年聞樂悲三巳臨老忘情詠四雖遷客已歸兜率去漫勞亭角更尋詩

閒居三適

剃頭

短髮隨刀落漸疎朝來且免洛成梳惜留髻子還如蒜未得塵根盡掃除

摘耳

盯聹潛於兩耳滋爬搔常趁日高時此中消息如陰德試問旁人那得知

按摩

彷彿熊經與鳥伸能教病木暫回春自憐凡骨無仙分導引如何倩別人

同人詩集半隱齋都轉盧公以羅酒一罌見餉

各賦長句以報

酒徒詩侶日相親同作堯時擊壤民俚諺敢希青眼客芳尊忽遣白衣人元規雅典知非淺公瑾醇醪醉是真先對馬軍嘗一盞共驚枯筆已如神

初冬野吟

本無敲句意黃葉引詩情高詠人誰聽疎林鳥自驚聲隨平楚遠思入冷泉清不及田閒叟村歌信口成

題岳忠武像

緩帶輕裘狀忠臣孝子身意中勞想像畫裏識天人南渡倡和議中原汙虜塵父兄渾不顧將帥更無論宣力十年歷長城一旦論死教沉猰犴生不上麒麟君相今

安在丹青炳若新千秋猶涕淚何況兩州民忠武生前常虔二州之民皆繪像祠之

冬日集竹西亭

吟朋無事即招攜又趁霜晴過竹西遠樹葉凋帆脚露平田冬煖麥苗齊尊前逝水茫茫去鳥外斜陽冉冉低辛苦復亭人不見淒涼剩有壁閒題謂洴江

石濤風竹

世無繪風手畫竹風自生阿師尺幅内落筆何縱橫枝枝盡作態葉葉皆有聲既得風氣勢兼寫竹性情閒窓靜相對灑然塵抱清

送次孫昴入家塾

攜爾拜先生從今望有成抱書休戀母逃學莫隨兄早蓄三冬用初行萬里程吾衰猶未甚倘可見蜚鳴

大雪對酒二首

肺疾宜緘酒剛逢雪滿天禦寒聊復爾把盞又頹然重價休誇炭孟郊詩贈炭價重雙烏銀奇溫定勝綿如淮安可致共醉度荒年

枵腹思杯杓何殊食肉糜由來餓夫病難遣麴生醫蒿目緣時事傷心詎酒悲廣庭深一尺差喜麥苗滋

石子

石子光圓狀不齊幾經磨洗出清溪空山雨後垂鞭渡記得斑斕襯馬蹄

竹町編詩三十卷自爲長句題集後屬予次韻

喜君詩集近編成擲地都爲金石聲到處江山留嘯詠卷中歲月去崢嶸多於玉白花紅句半是登高望遠情宗武若堪貽石斧黃金不用積千籝

原作　陳　章

新排三十卷詩成總是秋蟲候鳥聲豈敢誇張同白傅那能評品藉鍾嶸阻風中酒江湖味擊壤歌轅草野情未免詅癡忘不得只愁蠹蝕棄箱籝

靜女吟

深閨有處子容華耀春陽獨抱貞素意恥爲時世粧幽蘭閟空谷采者尋國香真賞自應爾孤情非所望阿母

顧有家經營嫁時裳但保千金軀老女庸何傷

卯飲

清霜庭院客稀來。昨夜殘尊尚可開。塵世天明多少事。野人晨起兩三杯推窓不覺朝暾上。欹枕重呼斷夢回除却醉鄉無處去昏昏任作酒徒猜。

盆梅

移得寒香種越磁重簾深護怕開遲。雖經。蟠屈隨人意。終。是冰霜絕俗姿綺石蒼苔增野致青燈素壁寫横枝誰將時世梅花樣。說與西湖處士知。

自題聽雨樓

小樓無百尺聽雨最翛然點滴重簷外。蕭騷老樹顛。春

陰便獨倚秋夜警高眠淅淅鳴篷背江湖憶往年

六齡童子作書歌爲易松滋令子賦

神寒骨重名家子丱角青青纔及几小榻婆娑兩足承拈毫濡墨俄盈紙行行鳳泊與鸞飄字字蠶頭兼蠆尾門才義獻本相承翻使嚴君瞠目視怪渠腕指細且柔那有千鈞力如此已看八法步歐虞要令三冬足文史君不見王勃篇章試手初陸瑣詩句成吟始問年總是六齡時似爾英奇堪接趾他時寫作顧兼工會見聲名馳萬里區區科第何足言捉鼻應知不免耳

贈周牧山

南溪居士年半百硯具隨身常作客好山好水遍登臨貯向胸中藏不得去秋執手廣陵城爲我殷勤寫泉石曠如無地密無天脫去畫工繩與尺故人却憶方環山書卷時流楮墨閒忽歸泉壤咸長别將觧烟霞自此閒衰年獲與君相遇絕藝於今喜再看爭長怪底難軒輊受學由來共本源（環山牧山同學畫於黃蓮古）生平到處逢迎有肯向鄉閭但株守勞君一見賞吾真那知百事居人後山林空抱鹿麋心丹青輸爾荊關手只有尊前膽未豩揭來姑與子飲酒

存園十詠

竹徑

遥望碧檀欒入門無雜樹萬竿煙雨姿幾曲蜿蜒路知

有好池臺深藏不知處

紅雨亭

築亭象十字種桃環四圍東風吹放後。還趁東風飛。排窓一吟眺點點沾春衣

梅塢

自我幼時來荇枝已如繡至今一塢雲英英尚依舊不得作神仙願比梅花壽

聽雨廊

花外遶修廊飯餘聊徙倚雨來不濕衣遠近簷聲起何用臨清流即此洗吾耳。

玉蘭堂

凡艶門妖韶高花抱孤潔誰作女郎呼花意應不屑看
到月朧明堂襟一堆雪

桂坪

數里聞秋香香在金粟徑開時白露滋飄處西風勁無
隱得真詮豈惟習禪定

迴溪

水榭曲相通下有溪流注縈紆岸幾灣朝夕潮兩度潮
長帶魚來潮回泛花去

觀稼樓

爲樓面南畝田歌遠近聞春原耕白雨秋隴收黃雲頋
迴看花眼視此農力勤

西亭

亭子笠樣圓迴出高樹杪落日下匆匆此間見了了人
生不息機愧彼投林鳥

遥岑閣

遥岑不渡江隔水獻殊狀每動入山心輒擬登樓望似
爲倚闌人重重設屏障

浣紗女祠 祠在真州西門外按吳越春秋當在溧陽而郡志力辯其非又太白貞義女碑銘謂爲史氏之女志稱馮氏未知所據余應友人之請而作是詩

古木荒祠白晝陰當年一死意何深剖明處子嫌疑跡
斷絕通臣反顧心自爲英雄飢進食肯將身命博投金
人間誰不欽貞義豈獨憑依瀨水潯

著老書堂集卷之五

臨潼 張世進 軼青

正月二日訪竹町不值

殘冬一攜手經句不相見旬日未云多匆匆歲華變何處繫吟蹤東風閉苔院

三日獨登露臺

竹裏登高石磴斜憑闌一望思無涯眼光莫道纔如豆容得春城十萬家

鞭春詞

東郊綵仗回城闉土牛屭然立府門詰朝太昊始司令打春故事宜遵循絲鞭五色各在手太守前導僚屬奔繞牛三匝行且擊腷腷膊膊聲相聞須臾事竣官吏散伍伯奮袖椎作塵休將此舉等兒戲古制厥有深意存或言可散氣寒沴又云用勸民辛勤要之重農說近是故先黔首驅烏犍書生負郭無二頃硯田方寸時耕耘倣截南畝我何與平秩西成望亦殷人人願服十千耦家家看取三百囷老夫但作鞭春曲長和康衢擊壤民

上元夜雨中東半查

匆匆又上元默默思前度隔街詩老家連歲招我去促席倒深杯傳箋門長句如此幾春風倏爾先朝露素交剩難弟令節思良晤祇愁見面時轉作傷心助蕭條柴荆掩索寞槁梧據縱使明月明寧忘故人故濃雲況滿

天細雨紛如霧獨坐憐卯君含淒向誰訴

落燈夜飲棨木軒聯句

春雨霽暮煙疑 王藻 捲書幌坐吟朋 張世進 爰命酒仍張燈 陳章 撫上序飛光騰 余夢易 獲良會逸興增 張四科 華燭跋層軒憑 藻 竹戛玉梅翦冰 世進 善謔發雅令徵 章 曰既醉可以興 夢易 且小住待月升 四科

早春泛舟紅橋

重開勝境待宸遊步步風光可逗遛桃柳雨行遮野色樓臺十里夾溪流未看鴻鴈今年去但覺鶯花此地稠衰老逢春閑不得也乘新水泛扁舟

刀魚聯句

春江水煖碧差差 陳章 正是刀魚欲上時 王藻 貫柳寒鋩懸一尺 蔣德 劃波雪色罥千絲 陳皐 年光催促來燈市 張世進 風味清腴佐酒巵 張四科 記得焦公祠下泊 章 桃花影裏喚漁師 藻

送汪博士韡懷入都

論心纔幾日別我上長安舊學經生業新銜國子官栁從螢苑折花向鳳城看可憶清吟侶江邊老釣竿

春陰

鳩聲鵲語互紛紛獨坐虛堂總厭聞細草有心迎霽旭東風無力養癡雲遊人行止渾難定長日朝昏了不分未解春工何厚薄禁持梅柳護苔紋

祀社公迎神送神曲

坎坎兮擊鼓鳴鳴兮吹笛望枌榆兮神所宅豚蹄斯揉兮盂酒斯瀝偕富媪兮來有赫莫我吐兮同舊水之不食右迎

社君之來齊明陳兮社君之去紙錢焚兮康我田功風雨勻兮求彼地財黍稷蕃兮虔禱既申分肉均兮秋社匪遥荅神勛兮右送

花朝後一日集抱山堂時韡懷將入都梅浙暫歸吳江

開堂作高會芳序倏已深虛窓入花氣疎簾蕩雲陰相對一杯酒各懷千里心匹馬風塵路扁舟煙水潯别離亦常事顧我髩雪侵何時仍此地共聽黃鳥音

園居春深

園居不知久芳序暗中移若以浮生較應非少壯時吟殘花次第開到日舒遲漸近春歸候清尊莫緩持

薄暮喜葑田研南同五姪見過

向晚身無事搴簾客正來相留看落日閑與上高臺倦鳥投林去殘花傍酒開未須催秉燭春月在簷隈

歸自真州途中口號

來時雙槳趁潮生歸去蒲帆六幅輕十日鑾江無一事梁閒看得燕巢成

客裏光陰換夾衣推蓬愁見好春歸多情昨夜東風雨吹濕楊花不許飛

題洪曲谿潛口舊居圖二首

紫霞山下舊爲家别後驚心歲月賖正對畫圖閑指點鄉鄰寄到故園茶

繁華看厭廣陵春千里鄉關入夢頻繡嶺峰前數椽在與君同是未歸人

貞女篇爲新安汪氏女作

女未嫁而寡禮無必死方貞女曰否否不死無綱常當夫彌留際所憂在萱堂身後菽水責欲妾相承當期待殊不薄望我爲共姜孝義儻能遂性命敢自戕夫家乃弗許謂妾年正芳人事有乖迕妾意無徊徨不奉堂上姑合從泉下郎豈忘父母養幸有兄弟行七日絶飲食

萬火燎肝腸羣憐就鬼籙彼若登仙鄉吟成絶命詩從容復慨慷里門安綽楔有司肅烝嘗既顯二親教兼爲兩姓光世閒失節婦形存心則亡究竟百年内先後歸北邙何如效貞女千載名猶香

初秋早起

推枕當軒坐秋天漸欲明涼風梧葉影殘月草蟲聲轉憶前宵熱逾憐平旦清人情真易變絺綌頓嫌輕

七月十五夜金山寺觀放水燈

掛席登金山到寺日云暮數杵鳴昏鐘四圍生水霧少焉萬點紅爍向波心布是時值中元法筵集緇素口宣

貝葉文手藝蓮花炷委向急流中自信回潮去離如秋
星踈合若浮萍聚前者逝巳遥後者尾而赴迢迢指海
門滅影向何處我聞釋氏慈幽暗期普度仗此列炬明
脫彼諸苦趣認作聖燈非看成漁火誤轉似夜舒荷敷
華避天曙梵唄寂無聲江水闇如故忽現白毫光明月
在高樹

婦病

衰翁腹疾初平後萊婦俄爲二豎侵老去夫妻似朋友
秋來隨唱是呻吟量投葠朮知無恙漸入桑榆恐不禁
但得白頭身並健齏鹽對守亦甘心

秋日集讓圃送陳江皋之白下

閑館重來八月中泬寥天氣一尊同流光又近黃花節
小別還驚白髮翁鴨脚樹邊疎酒伴石頭城下繫吟篷
此行若見西湖長爲問玻璃十頃風（時訪穎州阜陽令潘君秋田於金陵）

病中遣懷

秋色佳如此閑門掩薜蘿死非年少免病是老人多凡
藥無奇効吾心有太和窮愁歎不得二豎欲如何

後五君詠

劉侍郎艾堂

侍郎早登科洊歷華要職三朝股肱臣二紀林泉客生
平慕鷹鸇擊物不暇擇投老斂鋒鋩游心唯翰墨

程編修洴江

洴江木天客而有山野姿二頃苦難得一事恥不知手
復樊川跡（今竹西亭君所募建）意箋玉溪詩後生矜一第風雅嗣者
誰

馬主政嶰谷

白眉用世才利器未曾試扇物如春風吟詩有秋氣口
中無雌黃胸次別涇渭身後一編存傳之賴難弟

全庶常謝山

于思貌昂藏小夫畏其口試誦金石文允推霹靂手合
向名山藏詎宜玉堂有人既加擠排天復奪年壽

樓上舍于湘

于湘後來秀愛與黃髮遊馬卿無長物叔寶多清愁生

同蟲集蓼死異狐首邱（病革時欲歸葬吳門不果）遺詩非執友零落憑
誰收（竹町輯其遺詩方謀付刻）

九日行菴

不到行菴久西風葉滿廊舊人餘幾輩此地又重陽易
盡悲身事無聊託酒狂須知開口笑非愛菊花黃

晚山

向夕平原立支筇細看山斷崖昏霧合高嶺夕陽閑銜
虎樵夫下收茶野衲還幾家松火在未黑掩柴關

題洗象圖

文殊好獅普賢象智行何曾異銖兩禪心離垢物亦宜
刷爲伽那濯塵坱象師調象法有三減食次加鉤與杖

此術制醉兼制狂馴獸原無奔佚想蠻奴牽出形龐然
修牙下垂鼻倒拳盆中滿貯功德水背上猶披錦繡韉
沙彌執帚意恭慎僧伽作禮腰彎跧不知蠢爾偶潸滌
何以諦視來諸天自昔神龍能饋供又聞馬有馱經用
渡河異質亦通靈詎止和柔習羈鞚畫工水墨費經營
觀者歡欣齊讚頌佛門廣大[illegible]皈依燧尾焚身殊可痛

踏葉

黃葉無人掃空林躡屐來稍嫌迷徑路似恐踐莓苔步
滑晨霜覆聲乾野鹿猜勝他朝市客足底但塵埃

閏九月一日遊禪智寺

素節未云盡挈伴招提行僧稀粥魚冷院淨秋花明閒

烹古井水坐聽落葉聲孤亭嬾重上爲有故人情竹西亭復於滸江

閏重陽郊遊同用高季迪九日登虎邱韻

從來天意妬重陽風雨常居十之九今年兩度總暄晴
更擬相將就林阜出郭初驚木葉疎支筇不怕苔紋厚
紛紛遊侶各爲儔惟有吟朋稱耐久却看賓主半英奇
多謝招攜到衰朽舊人追數素心稀浮生輸與黃花壽
所欣腰脚未彎跧尚可追陪共趨走爲問緇塵染素衣
何如白髮親紅友兹晨放意向郊原當時自悔營升斗
亭亭霽日照林端冉冉秋雲飛隴首溪邊吐艷木芙蓉
隄畔摇風水楊柳猶似涼空蕭瑟初未經冬序凋傷後

偶尋園圃散幽襟閒發詼嘲開笑口優游絕似鷺忘機
局促肯同魚麗留不辭痛飲效渴羌但恐摛詞慙幼婦
題糕落帽語陳陳相戒毫端空所有興酣促席更論心
暮色催人還握手自今欲作文酒娛可能遺我支離叟
荒齋咫尺倘相過先爲諸君掃埃垢

分詠蟹事得蟹簖

巨蟹正爬沙值此闌溪竹宛如羊觸藩難效猱升木不
知退步寬空有橫行足微物信無知機心亦良酷

說鬼

窗前夜雨秋騷屑促坐荒齋無可說偶然一客話幽冥
不覺瀾翻語更迭耳聞目見雖異辭俱有陰風出脣舌

獰獰直令寒毛生淒切如聆哭聲咽座隅童僕互偎依
席上燈光半明滅掀髯抵掌那肯休已報譙樓三鼓絕
阮生著論見誠偏坡老妄聽疑未徹須知世事更荒唐
說人說鬼何分別

讓圃八詠

松月軒

結茆僧已去閒客此棲遲不識松閒月清光今爲誰

簡公塔

生與衍師遊不受榮公號一塔黃葉中西風爲閒掃

雲木相參樓

樹靜雲影動時時互參差入林鳥不覺倚闌人自知

黄楊館

空館種黄楊。寂寞誰相顧。不長亦不凋。我願如此樹。

蘿徑

一徑曲逶迤。垂蘿冪其上。護得碧苔深。幽尋賴藤杖。

遺泉

地僻無人汲。一泓深草中。品外自清洌。不煩桑苧翁。

碧梧修竹之間

陰陰夏日遮。颯颯秋聲弄。下有遺世人。狂歌憶鳴鳳。

梅坪

種梅自成列。未許凡卉參。年年玩香雪。不枉住江南。

冬晴

融融霽色滿簾櫳。不似常年十月中。徑草向陽猶弄色。窓蠅得煖忽騰空。天心似念飢寒客。麥壠還資雨雪功。細較物情難盡厭。忘情只有負暄翁。

重過曾襄愍公墓

此地埋冤骨。於今二百年。高墳幸無恙。宰木忽蕭然。身欲恢河套。魂難庇墓田。石麟人不買。留取臥荒煙。

蓑

隴畔春霖著去。江邊暮雪披歸。不羨高人荷製。焉知貴客朝衣。

笠

任爾乘車不下。何如戴笠閑遊。漁父桃花水上。詩人飯顆山頭。

題板橋夜月圖

十四樓前月色明。長橋深夜麗人行。笙歌斷後煙波在。剩有官蛙鼓吹聲。

雪後僧房

雪霽叩蘭若。皓然深院清。蹲樹鳥不下。擁階僧未行。寒光耀佛面。勁氣沉經聲。茶煙竹閒出。夕照窓上明。甫聽瓦溝滴。復見簷冰成。眼前具生滅。黙坐銷塵情。

登小臺望江南山

生無住山緣。而有看山癖。閑上小臺端。獨倚危闌側。殷勤潤州山。娟娟送遙碧。到眼雖分明。其下大江隔。欲往

路迢迢。相視情脈脈。平生善躋攀。老去衰筋力。未忍負幽岑。猶思理輕策。自笑萬慮空。望岫心不息。

對酒

半是疎狂半是迂。此生只合老菰蘆。難醫貧賤書千卷。暫作神仙酒一壺。天上從教烏兔轉。人間任作馬牛呼。惟將終日瞢騰眼。閑看劉伶荷鍤圖。

歲晚二首

記得觴椒盤。匆匆臘又殘。新春旬日到。舊歷幾人看。積雪中庭淨。清霜滿髩寒。不將書送老。何事更爲歡。

回憶今年事。昏昏半已忘。卷中詩百首。燈下酒千觴。髮豈緣梳短。孫將及我長。頹然稱漫叟。真覺負流光。

冒雪行西山道中

急雪空山道同雲遠近昏飢烏鴿宿麥寒犬護荒村農務經冬息田家閉户尊北風泥淖裏行客正消魂

公子家

金張累葉珥貂蟬天與繁華樂少年門廕有階嫌就職賜書盈架懶開編座中狎客承顔色夜半妖姬奏管絃多少窮途舊親故看他平地作神仙

雪後重過小玲瓏山館

南鄰一老已衰頽偶過園扉值晝開重到却將前度憶二年不向此中來凌寒竹瘦清陰在覓句廊閑落葉堆寂寞斜陽殘雪裏幾番欲去又低徊

以清時有味是無能爲起句同梅泝竹町作

清時有味是無能落拓人將漫士稱禪悦閑來參白足書淫老去戀青燈但知木鴈希棠叟敢謂蓴鱸效季鷹化日舒長身健在逢花開處與堪乘

雪後登郊園小樓

雪意初闌後危樓拾級看平田欣灑遍高樹惜吹殘寂寂人蹤絶荒荒夕照寒晚來晴不穩雲影又迷漫

九言題沈石田秋林月屋圖

幽人老屋之外萬木圍秋來木葉脱盡懸清輝比鄰野叟夜涼眠不得宵分還拄竹杖來敲扉踈星三點五點耿斜漢棲烏一聲兩聲啼高枝呼童汲泉煮茗醒殘醉相與攜手信步尋新詩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自昔東坡有言閑人稀亟須寫入畫圖記此夕清景一失異時安可追

惜歡

但可爲歡酒便斟因循不似少年心望前明月邀賓賞春半芳園趁螘尋漫道塵勞難盡遣也防風雨易相侵眼前樂境知珍重即是閑人惜寸陰

三言題王石谷水村圖

水之濱山之麓樹陰陰橋曲曲三家村數椽屋槿籬邊植修竹柴門外飛屬玉此中人應不俗

和秋涇月夜渡江

詩人千里來向夕至江口一葉度空明春潮初落後天心顧兔圓波面金蛇走棹歌風徐引帆影水不受愛茲清景佳未覺長吟久金焦兩點煙遙遙一回首

風車聯句

嘗讀耒耜經張世進農具皆有法水車製已良王藻玆乃更便捷八風供使令陳章萬滄隨歆欲不藉黄犢牽陳皋無煩赤脚踏其下圓輪揉張四科其上直木插交繫繩纚纚蔣德分張帆葉葉軸幹聲呀呀萬涵機觸齒業業蜿蜒龍骨修世進翩翻鵶翅接厥工舟輿兼藻爲用巽坎合健行左右旋章順動萬千匝形既相烏肖皋意仍轉蓬協碌碌不恐泥四科泛泛非利涉田頭響刀

調德塍畔走鏜轄桔槔勞俯仰涵轆轤困疲藹遥睇誤
連檣世進側聽疑放閘袖手夏畦閑藻瞥眼秋稼納爰
知備物妙章始識因地愜作甘資灌輸皐恒暘賴調燮
噫氣任自然四科導流常不乏溝車慶滿盈德梁柘挂
安帖蜡祭從此修涵飛廉晛宜荅世進

題萬少滄松寥玩月圖

秋山悄無人入夜鐘梵歇坐看蒼茫中清江浣明月

送少滄之廬陵

陽春二月時君作千里遊莫貪東風便少爲南枝留花
下互賡詠香中相勸酬後日一分手此樂可再否夙聞
廬陵郡厥土沃且幽惟有西江泝賴君障横流躡屐青

原山放船白鷺洲是時倘著向寄我銷離憂

紅橋楊枊枝詞三首

能白能紅桃李枝妖嬈只解鬥春姿憑誰畫出東風態
只有橋邊萬縷絲
清陰不似舊紅橋粧點長隄十里遥霑得東皇新雨露
行人爭惜短長條
紅橋濃緑接高橋盡繫青驄様畫橈寂寞西城人不到
古橋陰畔影蕭蕭

春深二首

容易盼春來東風底事催等閑寒食過次第牡丹開已
有匆匆意休斟淺淺杯請看芳樹裏遲日又西頹

一日復一日春光疾似梭爲期纔九十强半已銷磨新
緑添多少繁紅剩幾何少年渾不覺老去歎蹉跎

竹町以詩招賞藤花余以事未赴承示同人即
席和篇因次原韻却寄

殷勤折柬邀賓意爲恐朱藤易放殘身外萬緣抛未盡
花前一醉覓應難情知小院春光好坐對空堂暮雨寒
多謝故人憐寂寞新詩幾首寄來看

憶環溪藤花

環溪溪上紫藤新一片風光記最真引蔓曲緣臨水樹
垂花低拂過橋人每逢夏淺春深候不厭徵詩鬥酒頻
二十年來遊賞地如今欲到竟無因

恬齋出家釀色香味皆佳余名之曰廣陵春

君家新釀清而冽合配揚州第五泉敢謂聲名由我立
未知方法向誰傳取材不過需三一論斗真堪值十千
可惜主人非大户閑看座客引觥船

曲溪病起招飲

主人真愛客小愈即招邀策杖行猶緩吟詩興未銷食
眠須慎重朋舊已蕭條稍健期相過柴扉路不遥

山僧送筍

竹中吾久别晚笋又如斯分我山林味遠煩雲水師斸
從朝露下到及午炊時上番留多少編籬好護持

偶於扇頭見余茁村贈五姪二詩感而有作

攻詩苦勝茶說士甘於肉平生一片心歷歷常在目吟魂物外遊遺草扇開讀古色陳彝清音扣冰玉即此寥寥章傳世無不足吁嗟百年期易盡如風燭存者菁華銷殁者墳草宿殷勤語阿咸此事當相屬

露筋祠

荒祠陳象設苦節古來稀萬喙一身集孤魂九地歸依然紅粉貌空有碧紗幃愁對虛簷外年年白鳥飛

午枕

小院深沉晝景遲北窓風簟展琉璃老逢長夏渾無事睡與閑人似有期熱客不來蒼蘚徑新蟬初噪綠槐枝曹騰記得關山路紅日當頭策馬時

金盤曲 事見楊先生筆記

相國捐軀明社屋弟有寡妻顏似玉將軍挾勢欲爲婚忠義家風寧受辱潛攜利刃入中閨不惜殘形自荼毒君受妾貌春花妍豈知妾志秋霜肅金盤擎來血漉漉請君細看橫波目

漁

世外幽閑境低蓬任所之谿山終日對煙水一家隨踪跡依鷗鳥生涯寄釣絲菰蘆有真樂未許市朝知

樵

炊煙生萬井樵客獨辛勤腰斧入青靄荷薪辭白雲山林非有託麋鹿是同羣換得城中酒歸來日又曛

耕

春至土膏動田家敢自休乘時思播穀占雨聽鳴鳩曉隴扶犁去煙村帶月投耕夫人不恤何暇恤耕牛

牧

烏牸耕初暇閑驅綠野中前陂多水草同伴有兒童倒載過荒隴橫吹弄晚風怪他騎馬客鞭影太怱怱

雨中紅橋觀荷

城北多芙蕖冒雨放孤艇陂塘數里遥花葉相與永遂令清淺波不受樓臺影空亭偶延佇熱惱一時屏雲陰檻外移鷗夢香中冷坐久澹忘歸斜陽明樹頂

題王蘭泉舍人三泖漁莊圖

三泖支分太湖尾極目茫茫盡煙水香茅結屋碧蘆閒閑來自把綸竿理綸竿終老亦何妨劍氣珠光難久藏簪花已醉杏園宴獻賦新除薇省郎馬蹄催上長安路舊寫漁莊自攜去須知身與掖垣親依然意愜滄洲趣雞門四面絕風塵釣叟眾師好結鄰披圖我亦多遐思何況當時畫裏人

吳園池上值雨

水榭披襟坐微聞隔浦雷濃雲纔滃合涷雨忽飛來點急浮萍亂聲喧浴鷺猜西風驅太疾又過蜀岡隈

文信國祠

宋末生丞相儒風一代收文章等龜鑑科第屬龍頭通

籍長居外陳書弗用謀穆陵真闇劣秋壑但優游戎馬踰天塹王師首贛州亦知難挫敵聊欲勸同仇孺子軍前虜孱王海上舟江南寸土盡冀北隻身留八日曾桴腹三年不下樓生平寧肯棄死外復何求豈博忠臣譽無貽故國羞聖賢書克踐俎豆志終酬此是經行地爰將祀事修荒祠雖寂寞正氣自千秋

義鶴行

老鶴一雌復一雄春來育子高巢中村童潛以他卵易雛成乃弗肖厥躬雄疑其雌匹異類逐婦聲與鳴鳩同雌不能言但求死喙鑽樹隙身懸空須臾性命成鬼物其雄悔悟思相從思相從不相見自此好逑非所願同

類何由識苦心引來寡鶴教爲伴可憐冤魄再生難忍使恩情中道變翩然矯翮去深林回首舊巢都不戀朝孤飛暮獨棲樹頭夜夜鳴聲悲精誠可使白日鑒酸辛詎欲黃泉知雌以死報雄雄以鰥荅雌存亡兩念俱不欺人間夫婦如此稀嗚呼人間夫婦如此稀

賦得清風來故人

爽籟真吾友翛然座上生最憐重到日不改舊時清屈指三秋別披襟一笑迎何如褦襶子觸熱叩柴荆

夏日建隆寺齋會

素非佞佛老欲依僧詰彼初地偕我良朋方袍出迎氣專容寂松竹分涼茶瓜餉客高窓晨掩虛堂晝陰市聲不到疎鐘送音坐久無言乃至無想狂象既調聽蛇焉往林端月上殿角烏棲相期秋序來聞木犀

秋涇南歸寄懷王主政穀原

明日鴛湖去煩君問故人身應勤定省跡似倦風塵酒戶當如舊詩篇定更新深秋能共載遲爾渡西津

詠抱山堂前白鷺

主人躭野趣庭院養春鋤拳足依花下梳翎趁雨餘不如生處樂豈曰食無魚舊侶知何在煙波想自如

方環山畫讓圃老樹圖

植樹之地不可到寫樹之人今已亡丹青一幅徒挂壁回思人境俱茫茫蒼皮黛色應如故耐久安能如此樹

只恐空齋風雨時妙畫通靈亦飛去

江樓聞笛

江上愁心已黯然更堪長笛起遙天移情似鼓湘靈瑟墮淚遙憐估客船欸乃數聲哀響裏闌干一角夕陽邊漁翁真是忘機者檥棹蘆汀正醉眠

著老書堂集卷之六

臨潼 張世進 軼青

村童籠秋蟲售於市買置簷間聲頗清越枕上成一絶句

筠籠貯得草蟲鳴簷際嚶嚶徹五更已是涼宵無睡客又嫌多事買秋聲

送梅浙之京師二十韻

白頭王上舍旅食又京華以我無成就因君重歎嗟讀書真謬誤爲士莫矜誇無力營三窟徒勞誦五車不邀人賞識先被鬼揶揄似爾千言富[illegible]曾一命加北窓眠未穩西日手還遮但索長安米非春上苑花騎驢憐賈

島寄婦羡秦嘉衮衮兒曹貴揚揚意氣奢幸爲軒上鶴忘是井中蛙杯炙知難戀林泉路不遐貧饒賣文字用莫等泥沙黃葉初辭樹扁舟遠別家離筵猶水次明發即天涯釁下收焦尾塵中辨鏌鋣高才終遇合暮景奈傾斜只有謀歸好其餘作計差竹弓同射鴨草屩共撈蝦此願他時遂相逢酒便賒

秋日登大觀樓

百尺危樓壓女牆憑高一望思茫茫江從西蜀朝滄海山自南徐接建康鴻鴈行邊天著水蒹葭老後露爲霜欄前多少興亡事又見遥空下夕陽

黃園池上

入門心眼豁秋水照人寒地迥孤筇引廊回四面看書憐波色淨夜想月明寬我欲浮輕舫時來把釣竿

輓洪曲谿二首

君身匪貧賤終歲少優游苦學如高鳳沉痾類伯牛丹鉛盈几上藥裹置牀頭生趣何如死而今已覺否

屈指吟朋喪君爲十一人龍鍾多少淚揮灑不堪頻爾我交尤早過從老益親自今扶杖出忍復詣南鄰

將於江村卜居同人聞而賦詩余亦繼作

人生樂事多造物戚我靳唯玆十畝閒愚叟豈無分閒有幽居偏恰與清江近疎籬榆栁遮小池潮汐進時將魚鳥親永絶車馬恩此地卜終焉窮老吾不恨所惜乏

吟朋共語祗田畯但當蒔好花更擬蓄良醞春秋風日佳諸君倘相訊離城一舍遥好向煙波問

席上再送梅浙

欲去未成去又爲今夕歡轉因文醼數愈覺别離難候鴈南來近征衫北向寒來宵明月色何處倚舡看

卜居江村不果讀諸同學相勸之詩感而有作二首

擬把柴扉面水開同心相勸隱蒿萊而今見說田家樂似作遊仙好夢回

識字農夫豈易爲勞生依舊落塵羇秋來枉決扶犁計剛賺諸君作好詩

蚤起六首

秋夜日以長老人起逾早何事最關心牽牛花正好

朝朝曙潋餘窓上始晴旭僮僕暗相嘲先生無賸福

起來無一事端坐理殘編憶抱書包日匆匆六十年

讀書夫何爲鑒古聊自適大聖吾敢希庶幾不爲蹠

霜氣侵被池展轉失餘煖自是曉寒催非屬雞聲管

向夕即高枕天明起獨先長宵歌舞客那得不朝眠

坐秋雨菴竹亭

萬竹遶精廬時來坐清晝疎林今再過孤亭値新構摇陰傍簷楹分綠上衫袖但覺涼風生不患斜陽漏炎序亦蕭森況是深秋候

九日登上方寺

誰家九日能枯坐多載笙歌北郭游老去閑心惟愛静人閒蕭寺最宜秋門臨曠野晚禾淨風過長廊落葉留遥羨悠悠江水外青山終古不知愁

榮木軒看菊

空齋何所有落葉聲鏦錚忽於石坡陀高下羅秋英盈階五色爛入户雙眼明容華奪春艶骨韻含霜清於兹把一卷塵慮何由攖余情亦蕭淡時復遶叢行

秋苔

蒼苔原索寞何況到秋深無力緣階上時煩撥葉尋不辭卑地託猶被曉霜侵明月多情甚長來照晚陰

野柏

豈是不材木甘依寂寞鄉本無桃李艶幸免斧斤戕種植何年代經更幾雪霜蓬蒿紛滿眼獨立自蒼蒼

輓汪恬齋

本是葭莩戚而爲文字交有花頻醼會無事互推敲學殖晚逾進塵勞近已抛回頭思曩昔如夢復如泡

較量朋好内所遇獨君亨年老身無病家饒子有成硯常餘墨瀋案不去楸枰一旦辭塵濁飄然撒手行

連歲傷知舊幾無淚可揮欲交英俊輩其奈性情非爽節曾同醉清詩獨入微黃花猶未落又歎故人稀（九日詩集君有白鴈往來雙鬢改黃花開落故人稀之句翌日逝矣）

晴窓

冬窓長不啟最喜上朝暾觸紙蠅無力摇風竹有痕密留香篆久近炙硯池温如此讀書地老來宜杜門

題侶松上人壁

入院僧雛迓云師昨渡江西風吟竹徑斜日冷松窓妙義遥難問塵心淡已降繩牀閑坐久不覺晚鐘撞

對菊

舊雨尊前少新霜鬢畔加年年澹相對無恙是黃花

和五姪拳毛騧歌

馬中殊相拳毛騧當年曾育吾宗家主人芻秣不異皁意與凡馬無爭差偶然騎出潼關道五百里程猶電掃

朝馳夕返始稱奇不數驊騮與騕褭佳名雖被閒閑傳雄姿空向塵埃老我聞秦王平漢東（劉黑闥自稱漢東王）所乘正與此馬同箭瘢竟體如刻畫終與真主成大功昭陵刻石列墓道曹霸奉勑圖屏風一歸天廐一在野所遇何乃殊窮通阿咸少時返鄉里棧中親見真龍子閑來追想作歌行累歎重欷聲滿紙此馬不遇汝勿悲馬主於馬終相知汝今伏案如伏櫪家有名士知者誰眼前寂寞無人顧更把孫陽望行路

孤泛

涉冬無所為出郭泛孤艇平時歌酒場此際蕭寒境高柳染霜痕清溪沉日影身世老魚潛詩情白鷗迥沿緣

澹忘歸前路水煙暝

和秋涇榮木軒月夜

孤客時緘酒寒宵淪茗甞詩情縈故國月色伴他鄉影過飛鴻疾光移刻漏長披吟思此夕我亦在西廊

慰程魚門覆舟

向夕川程任纜牽誰知中道值危顛未隨太白騎鯨去偶似知章落井眠行路艱難今始驗平生忠信應彌堅布帆從此長無恙但莫輕乘雪夜船

懷梅沂

騷騷短日疾於梭別後俄驚一月過故國黃花開欲盡長安落葉想無多閒瞻紫禁心猶壯試攬青銅鬢已皤與爾生年同癸酉久拚江上老漁蓑

寒野

空郊人跡少霜後更蕭然宿麥未穿土飢烏常在田荒原農閑户古道客籠鞭詩意如郊島長吟夕照邊

過鐵佛寺看黃葉

意行無近步荒寺試重過老葉樹頭變清霜野外多僧稀停梵唄日暮冷煙蘿搖落尋常事其如白髮何

寒夜獨酌

老夫貪早睡奈此冬夜長未敢就衾枕聊復傾壺觴始酌肢體和徐引心神康殘燭短見跋孤影曖在牆寂寥自酬對澹泊無參商所嗟酒户退數盞已頹唐丁丁寒

漏轉嗷嗷征鴈翔起行自開户庭下月如霜

即事贈孟亭太守

先生弱冠戰文場知遇恩深老不忘三尺傷心罹國憲一杯揮淚葬他鄉當年偶植郗家桂今日猶存陸氏莊白髮門生牽紼處直教行路亦沾裳

塵

靈犀難辟扇難揮空際常隨野馬飛聞說軟紅高十丈不曾吹上綠蓑衣

廢寺

廢寺無人入披榛覓路蹊碑亡趺僅在佛古面全黧香積鼠應去浮圖鴿尚棲興衰皆幻境不用重悽悽

廢池

尚有石陂陀沙崩草漸多憑闌難照影經雨略生波失勢憐蛙黽爭榮憶芰荷池平已如此何必雍門歌

冬日山居

結屋寒山裏蕭然絕世緣虎踪門徑雪松氣地爐煙曝背依巖石敲冰汲澗泉不愁無歷日梅放即新年

題仇實父程門立雪圖

先生暝目儼坐忘誰其侍者游與楊飛霙墮地深一尺兩賢侍立如堵牆寫生賴此丹青筆貌出神閑氣專壹祇緣執禮正虔恭自覺虛堂失寒慄我聞純公無厲容先生峻削如孤峰譬之天道四時備嚴肅不可無秋冬

座上春風門外雪須知時雨化俱同

題袁安臥雪圖

雪中僵臥喚弗譍舉室不聞啼號聲長官啟户問其故始知節重飢寒輕披圖𢠸然起深敬如此孝廉名始稱於今豈但少袁公無此妻孥無此令

雪意

欲雪未成雪豐年似可期蒼茫暮雲合消息凍禽知漁艇收綸處田家引領時老夫無一事炙硯待題詩

敝裘

敝裘何足戀伴我已多年被體非因煖關情不忍捐尚堪衝雪去還藉覆衾眠莫歎蒙戎甚無衣更可憐

寒日真州道中

不待而今始倦遊又衝寒色下真州船邊響急流澌過岸曲陰多積雪留客子貪程隨去鴈田家曝背對閒牛眼前勞逸誰優劣自歎辛勤老未休

書朴樹灣酒家壁

扁舟如葉指江湄短日惟愁到岸遲數盞旗亭風雪酒匆匆不是淺斟時

歲暮

一年看又盡千載去如斯大藥何人得深杯且自持庭梅紅欲綻徑草碧先滋生意眼前滿吾寧獨皺眉

正月六日集榮木軒

新年文字飲首在阿宜家同調幾人在相看一歲加煖風回草色殘雪戀梅花從此青郊外尋春興正賒

題董文敏畫文姬製拍圖

風鬟霧髻中郎女十年歷盡穹廬苦本是香閨窈窕姿竟爲異域腥羶侶言語兜離不可通援琴自把笳聲譜華亭宗伯掃雲煙忽調丹粉寫嬋娟丰神不在描夾似悲憤能教筆底傳閑窗展玩增歎息狐襟貉袖思當年嗟哉文姬真命薄飛絮浮萍任飄泊南鄉終隨塞上鴻還家已似遼東鶴披圖却憶漢宮人一曲琵琶老沙漠

正月十二日始晴

春空日日濕雲遮躡屐誰過野老家清曉山童忽相報

一庭晴旭曬梅花

試燈日同人集著老書堂東玉井

寂寞書堂裏春燈也自紅座中詩下酒簾外雪隨風煖靳青陽候寒欺白髮翁地爐同擁處猶恨少車公

齋心

吾心本湛然肯爲外物擾閑齋瞑目坐内視殊了了靜如止水澄洞若明鏡皎此時方寸中萬感未萌兆要須養虛靈匪欲蔡枯槁佛老與吾儒相去秖微眇

題梅花道人夏山欲雨圖

寫雨不如寫雨勢仲圭於此擅能事萬木陰森氣盡昏四山懵懂容如醉古寺長廊僧不來投林息羽禽先避

山中巨壑藏蛟龍飛騰應入元雲内只須空際起風雷立見巖端降霧霈我曾觸熱作山行舉頭忽見紅輪翳前村尚隔數里遥疲馬安能俄頃至雖然點滴未沾衣其奈心神自生悸此時不及畫中人安坐茅堂門早閉閑齋展卷再三看緬想勞生發長喟

棉花歌爲宮保方宜田先生賦

古貝由來生異域何人攜子來中國播種常於二月時敷華每向三秋陌高原霜後白皚皚婦子田間齊掇拾攪車先用轉搖功抨弦次盡敲彈力紡之爲布擘爲絖厥用真堪同稼穡復聞嶺海多木棉歲吐高花半天赤劉克莊木棉詩幾樹半天紅似染稱名莫道偶然同奇温在昔能相敵天心愛物一何仁不待蠶繅自生植尚書座側寫甲枝意與農夫共休戚杜陵廣厦願千間白傅大裘思萬尺古來禦寒俱絲絮近代專歸富豪客遠購南方八繭綿競收北地千狐腋可憐天下服棉人半屬齊民與逢掖更有鶉衣百結身欲求銖兩嗟難得此圖冷淡不中看此花寥落知誰惜畫師欲取世人憐但向屏風寫春色

重見汧江老友之孫感而有作

故人長逝已三年今日雛孫及我肩乍見長成殊快絶却思孤露轉淒然一樓書卷留先業兩世科名屬後賢曾是當時琴酒客摩挲老眼望騰騫

送周牧山遊蜀

東南圖遍佳山水不到峨眉未是奇轉地灘聲閑倚柁入天峰勢獨支頤船中但載琴尊去筆底全將造化師知爾歸來詩亦進瀼西親拜少陵祠

薄暮蜀岡看梅

空山無遊人梅花更幽靜維舟傍水涯杖策緣石磴日落千樹明風恬眾香凝江外失遥峰林端出疎磬暝色難久留行歌互相應回首白紛紛知有新月映

半查招集山館

詩人身乍健招客坐花前老輩而今少春光此地偏與君同一醉計日已三年不厭過從數須教禮數捐

二月望日庭梅已殘秋涇研南五姪見過小飲

竹外門常掩香中客到遲寒花將盡處春月正圓時一徑留疎影前宵記滿枝猶堪助清賞杯酒不須辭

采桑詞

紫山看火鳴鼙急佳人侵曉行南陌也愁清露濕羅裙筍上蠶飢遲不得高枝葉茂卑枝稀還倩春風扶上梯大姑手摘小姑拾懿筐漸滿相提攜此時但覺柔桑貴穠李夭桃都不愛鄰翁擔花何處賣賣與城中女兒戴

春日過東園

芳墅在城南東風引遊興到門略彴横一水明於鏡邐迤入茅堂蜿蜒循石徑庭梅落已殘溪柳搖難定地迥行人稀江深啼鳥靜平生厭囂塵幽處愜吾性富貴甘

讓人林泉亦由命何時二頃田與此相鄰並

過亡女園兒墓

桃花開墓後菜花開墓前昔愛春日好今向春郊眠何人不黃壤所痛凋芳年祇緣聰慧過那得壽命延彭殤雖一致恩義豈遽捐停車獨揮涕欲去還留連

抱山堂櫻桃花下書竹町玉井秋涇松滋歷年

吟卷後

年年樹底共銜杯曾讀吟箋惜未來今日櫻桃花似雪白頭人到一徘徊

春日莎園

記得秋林黃落重來芳草青饒風花千點萬點煙柳長條短條不趁身閑取醉須知春去無聊此間頗受明月何用銀燈夜燒

千里鏡

卷紙爲筒如束筍節節相銜隨手引玻瓈層叠吸空光遠視曾無毫髮隱市兒持索高價沽云出西洋製作殊人生眼不見眉睫欲窮千里胡爲乎我聞明王不下堂目營四海能周詳又聞名將決勝算帷幄中間可遥斷世情但欲尚奇淫誰知玩物盲其心此心清似冰壺瑩千里在人不在鏡

篠園圖爲程令延賦（園爲令叔澥江太史別墅今改三賢祠）

梛下柴扉面水開翰林官罷此徘徊春前載酒探梅去

雨後攜鋤斸筍來留與名賢安俎豆猶煩小阮寫池臺他年誰向遊人道舊是先生鬬草萊

賣琴詩爲余研南作

舊琴何忍賣屢空欲留難護惜連囊去淒凉剩譜看清音猶可想古調更誰彈辜負山窓外松風夜月寒

雨後湖上

放棹乘初漲風光一雨新飛花晴有態芳草淨無塵興發猶耽酒年衰倍惜春韶華幾分在行樂敢因循

雨中飲馬力畚石蓮書屋

折東相邀躡屐尋故人門巷似山林簿書拋後親緗帙庭院春來富綠陰君有文章千古事我餘花月少年心

當時同學今誰在容易尊前酒共斟

過竹町勤有書屋看藤花

瀟灑詩人宅朱藤又作花吹香籠小院分艷過鄰家客興乘閑至蜂聲向午譁殷勤頻醉我相對惜年華

三月望夜與六七兩弟飲紅橋隄上

畫船燈火歸放出湖上月散彩浮澄波分陰繪疎樾傾耳萬籟希舉頭一輪潔來宵何處看圓魄應稍缺有缺還有盈年華去飄忽不見清光中弟兄皆白髮

秋雨菴筍圃

春雷初過雨初晴莽後莽前筍盡生村犬放教中夜守山僧留待上番成掀泥已有干霄勢墮地時聞觧籜聲

他日入林攜枕簟翠陰深處一襟清

綠野

極目郊原外青青入隴雲晴芳千頃合遠色一溪分村落在何處牛羊散幾羣清時春雨後無地不耕耘

題吳梅查疏泉圖

泉脉有時堙導之復奔注豈惟順物情兼可暢天趣石上玩流紋雲中想來處幽人無競心任出空山去

江園口占

江家別墅多紅藥占斷揚州四月時清曉園丁曾細數花開一萬一千枝

聞梅沂將南歸

臨風日日盼君歸消息遥傳色已飛豈爲別來時序久自緣老去故人稀千金駿骨誰知重七尺漁竿計未非莫畏長途漸炎熱江南猶未脫春衣

山館席上送陸南圻郎中入都二首

君才不當隱再出固其宜此去爲郎日全勝佐郡時含香趨粉署珥筆走丹墀應有馮唐羨顛毛尚未絲

以我當遲暮送君辭故鄉旣期勲業富又恐別離長後會更何日相思各一方小山叢桂畔把酒意茫茫

送大恒上人歸南屏

十載不相見我成衰老顔清秋一握手杖錫遽言還亦知猿鶴性肯戀城市閒所慮後會杳復如前期艱碧瀾

西子湖黃葉南屏山曩昔同遊處讓師閑掩關

登三賢祠高詠樓

享祀名賢地最幽新刪修竹起高樓岡形西去連三蜀山色南來自五洲可惜典型徒想像若經觴詠更風流人閒轉眼成陳迹聊倚欄干散暮愁

將往南莊柬半查

夫君真靜者清冬適田園收穫偶乘時幽偏聊避喧想當讀書暇但與農父言欲偕塵外侶閑訪江上村朝同負晴旭暮共傾瓦盆相聞知不厭倘爲候柴門

冬旱

米價深秋賤陰膏兩月枯農寧耽嬾惰地已任荒蕪來

歲將無麥非時不大雩。可憐頻歉後。民氣未全蘇。

聽落葉

寒齋羣籟寂。落葉響琤琤。想像隨風態。分明墮地聲。閑居知改候。端坐念浮生。試攬青銅照。霜絲脱幾莖

霜橋

野橋霜覆遍。欲過每踟躕。未有人踪踐。猶疑月影鋪。滑容空騎度。怯仗短筇扶。回憶經行處。吾今倦道途

食菜歌

朝饔夕飧一日過。老圃老農笑吾惰。清晨買得踏地菘。爛煮稍將鹽豉和。歡然一飽無所營。捫腹徐行復安坐。自思寓形天壤閒。何啻泰山有埵堁。彎弓力無五石強。

讀書功未萬卷破。區區空解咬菜根。誰云百事皆可作。（去聲）多少男兒出窮餓。富貴幾時還轗軻。藜羹藿食并難求。暫享千鍾那足賀。不能咼養免咼烹。始知食菜爲功大。

寒夜獨坐

寒宵誰伴影蕭然。月在中庭鴈在天。只恐五更常早醒。何妨乙夜且遲眠。酒徒纔剩兩三輩。歌板閑抛二十年。況是近來雙眼暗。不容燈下理殘編。

寒燈

誰伴寒宵坐。孤燈一焰紅。光分松逕雪。影颺布簾風。凍蛾聊相對。飛蛾不用籠。短檠宜我輩。難入畫堂中

寒齋遲客

清冬茅屋下。昨與素心期。寂寂閑扉掩。駸駸短日移。應無塵事沮。何故足音遲。兀坐寒威重。清尊嬾獨持

南郊秋雨菴客問命名之義。以詩荅之

茆菴底事名秋雨。爲有脩篁遶屋生。試聽西風揺萬葉。蕭蕭颯颯是何聲

鴈

不受人閒矰繳加。相呼相逐到天涯。江南塞北迢迢路。水宿雲飛處處家。吟性豈能隨燕子。閑蹤只合在蘆花。秋來正有分行痛。怕見長空一字斜。（舍弟熙亡於季秋）

自笑

自笑狂奴態。新來更不狂。聞雞睡中夜。捫蝨坐斜陽。欲以愚名谷。惟將醉作鄉。心情終崛強。難入少年場

題司馬温公獨樂園圖

温公屏跡居洛陽。小園築向尊賢坊。當時天下苦新法。公於百姓寧相忘。園名獨樂良有以。進則禹稷退顔子。青山流水恣優游。僅得熙寧十五秋。正棲林壑樂其樂。復登朝宁憂人憂。洛陽名園鬱相望。此地樓臺難與抗。八百年來樣本留。平泉草木知何狀。

春日過秋雨菴

精廬南郭外。杖策復經行。鳥語有禪意。梅花無世情。棋消春晝永。酒泛夕陽明。我是忘機客。山僧莫送迎

送秋涇之關中

身老不歸秦。驪歌轉送人。鄉關空入夢。離別倍傷神。落日三峰路。東風二月春。蒼茫雲樹外。獨立望行塵

竹亭玩月再送秋涇

客子未成行。坐對竹間月。共此今夕歡。終爲千里別。後夜媚獨來。不因清影缺。

坐榮木軒偶成

閒來高館坐斜暉。簾外東風氣力微。滿地落紅吹不起。晴空只送柳花飛。

城河新濬泛舟

百年廢塹喜渠成。一道清流照眼明。依舊橋陰容艇過。

真從郭裏看潮生。李頎詩揚州郭裏見潮生 人家忽現樓臺影。坊巷初聞欸乃聲。從此水門應晝啟。出城不用杖藜行

收蜂行

晝景遲遲欹枕睡。耳畔忽聞風雨至。起視羣蜂亂撲簷。須臾結聚如懸脉。人言此是蜂分王。收取不早還遠颺。老夫無事聊作戲。刳木爲桶安蜂房。長鬚素習豢蜂術。桶底先教塗石蜜。羃以席帽薰以煙。鬨入其中無縱逸。初猶勉強就樊籠。繼乃棲遲作家室。綠陰庭院日暄和。兩兩三三穴間出。不知何處獵香歸。經入新房殊捷疾。昔時靈邱丈人家。年年割蜜爲生涯。物勞人佚我則愧。酬勳惟與栽名花。茅堂客散讀書倦。瞶看晨昏雨度衙

寄懷秋涇即次其東竹町韻

君去繁紅半已空。匆匆時序過天中。遠離飯稻羹魚地。重詠車鄰駟驖風。暇日高樓應屢上。清宵明月與誰同。思鄉懷友頻西望。我亦茫茫目力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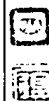
五月望夜榮木軒玩月

明月不擇地。地幽月益佳。良宵挈素侶。南巷有高齋。是時夏始半。庭院摇疎槐。涼颸開我襟。清影入我懷。舉首望虛宇。淨若新磨揩。留連罄杯杓。談笑忘形骸。所欣居處近。未使會合乖。惜哉同心子。此夕天一涯。時秋涇入秦

池心

池心磐石淨無塵。荷葉荷花近遠身。終日水禽嘲晰處。

晚涼添个苦吟人。

男四履孫昊昂校字

茗老書堂集卷之七

詩本性情而哀樂繫焉非繁辭縟句媲白儷青之倫所能繫乎哀樂也張君嘯齋之詩殆得其性情之正者嘯齋家本秦川僑居邗水秉鐸於潁州者五年歸田後與古爲徒惟詩是務已嘗刋詩集七卷行世近復輯其後集古今體詩一卷屬予序言屢誦之下嘆歲月之遷流慨友舊之零替僅有存者亦何幸耶回憶少托交於嘯齋時同游則魏君旭堂余君茁村唐君飯山諸老輩未幾或仕或隱星散四方及後程洴江馬嶰谷昆季諸君倡韓江詩會一時江浙名流聲應氣求來游來止予與嘯齋咸與焉當其令辰佳夕勝地名園吟席參差酒塲稠疊時則操觚之士騁姸抽秘各效其能而嘯齋以沉著清健之筆賦物抒情往往超出儕偶廿載以來人非境換雲散風流矣今惟嘯齋半查漁川與予尚在予又何敢序嘯齋之詩惟是曩日之能言者如甬上全謝山歸安姚玉裁錢唐厲樊榭陳竹町諸君已後先凋謝只今交之最久知之旣深者莫如予爰弗獲辭第識其朋交離合之大畧以塞其諾責至詩之清詞刻至雅言典則世當有知言者予評不足重也嘯齋晚年再游漢上一時倥偬酬應之作悉不入集故卷帙較少然繫乎哀樂之感亦多矣乾隆丁亥夏五同學小弟閔華拜手序

著老書堂集卷之八 己卯秋至丁亥春

臨潼 張世進 軼青

浪淘沙三首

沙浪相和日向東人間萬事轉頭空欲求無浪無沙處只有銀河路不通

盡道淘沙可見金幾經磨洗出波心世人也識黃金貴誰向沙中子細尋

南岸沙崩北岸寬南人懊惱北人歡請君細看淘沙浪南岸生洲也不難

不信

不信吾真老童心未覺删鏡中俄白髮夢裏尚朱顏更得幾年健空成終日閒窮通何足論所恨負青山

揚州樂

人言揚州樂樂者惟富人試以十戸較中有六七貧吳綾與蜀錦不上寒士身山珍復海錯不沾餓夫脣但聞東家笑未見西家嚬群然稱樂土耳食未爲真我嘗覘四方恒産多不均詎若此間甚判如越與秦天地無私育堯舜無私仁安得揚州郭中無不樂民

書香山集後

少陵推詩聖變化無端倪篇中具微旨隱躍使人思我讀香山集爽若哀家梨所惜意太盡不使少留遺觀其與老元曾序和答詩辭繁而言激公非不自知要論品

與學唐代如公稀高尚陶彭澤冲和韋左司熟精内外典善爲苦樂詞談理必晰與言情每入微豈惟細碎作妙處堪解頤後生作淺語云以公爲師腹笥寡書帙懷抱無襟期匹如東家嫫強效西家施根柢失所據弇鄙徒貽譏寄語學白者善學乃無疵廣大敎化主吾聞諸張爲

湖墅種菜歌 常延齡字壽若明開平王十二世孫既錫侯封遇事敢言前後條陳利弊疏凡十二上上深眷之禮科姜採行人熊應霖以劾首輔下獄延齡請釋二臣而以文彦博救唐介爲輔臣勸朝論韙之阮馬專政延齡復露章糾劾忤權臣意即挂冠居村巷中灌園自給時或不免飢寒處之晏如死無以爲殮友人白大生胡星卿等醵金襄事乃克葬夫人徐氏魏國愛女也躬操井臼荆布不完無怨尤意人以爲難能湖墅其隱地也事見上元縣志

鍾山王氣盡宫闕生蒿蓬天命有時改不改孤臣忠孤臣昔拜爵謇諤羞取容屢陳補救策莫挽運祚窮朝爲執圭客暮作灌園翁偕隱得賢婦荷鍤能相從既感故君恩復念遠祖功肯使十世後玷此五等封嚮時同朝友罕繼高蹈蹤菜根咬不得臣節何由終

冬日坐淨暉亭

孤亭重徙倚風物與秋殊木落遥村出田閒夕照鋪吟詩賡梵唄煖酒借僧廚爲問初歸客何如在道途 時秋涇歸自泰中

儀徵蕭秀才鄧林以詩索拙集次韻寄

嬾將塗抹逐時賢老去無聊守硯田身世已甘樗櫟棄聲名敢藉棗梨傳詩癡似我慚多事藏拙煩君闕此編欲和陽春酬厚意應輸拈筆思如泉

首春寄梅泝秋涇

故人先後衝寒去倚樓空望江南樹春風已來客未來相思忽見窗前梅梅花近被春風吹欲開未開紅滿枝期君同喚西津渡莫到香殘月缺時

哭陳竹町四首

與君同嘆交遊盡今又先吾返夜臺死後有誰重話舊老來無伴獨銜哀心憐夏屋纔移住手種寒梅不見開空向靈筵薦清醥可能滿引故人杯

萬卷縱横列古今閒窗無日不披尋早年書效元和腳晚歲詩追正始音遺跡尚看龍虎躍長編已付棗梨鋟也知身後名何用少慰平生一片心

世風安得再還醇眼底惟君似古人活計平生資翰墨窮交垂死締婚姻 樓于湘臨終以三歲之女爲念竹町曰與我作兒婦君可無慮也立呼其幼子至拜於床下于湘曰吾死瞑目矣 思鄉頻作西湖夢憶弟常馳北望神 令弟江皐客津門最久近復遊襄國 二十年來心折處襟懷磊落語言真

翡翠鯨魚格屢遷苦心風雅幾經年每逢後輩時時說須學前賢字字堅入社不曾勞客待成詩長是在人先白頭惆悵知音絶筆硯從今欲棄捐

靜公院食黄精

開士不出户時容叩禪關何以療客飢黄精滿堆盤念此澹泊味産自烟霞間服之輕骨節久乃生羽翰暫得

果枵腹焉能駐朱顏仙經載靈藥名品非一端五粒松堪茹九節蒲可餐浮生欲久視胡不歸青山

春夜集著老書堂梅花下聯句 以下庚辰

小院梅花下 吳廷采 清宵復此同 余夢易 香邊風過酒 張四科 燈外雪浮空。張世進 幾度憐春色。廷采 相看成老翁。夢易 重吟兼細把。四科 珍重意無窮 世進

晦日集榮木軒聯句

一月春將盡 閔華 閒庭客始來 張世進 可能辭濁酒 張四科 況復對殘梅 華 吾道琴尊在 世進 浮生草木催 四科 詎知良宴會 華 傷逝有餘哀 世進。時竹町歿已一月

菜花聯句

雨餘畦菜乍抽芳 張世進 村後村前一片黃 吳廷采 已兆窮簷無饉色 張四科 也教老圃識春光 世進 平連麥隴疎疎入 廷采 低襯桃蹊漠漠香 四科 寂寞自開還自落 世進 西園車馬正如狂 廷采

舊遊

城陰有閑園舊是觴詠地五載復經過入門發深喟虛廊網蠨蛸壞壁懸薜荔徘徊綠窗下筆研曾安置自我別此間懷戀思重至重至竟何爲但引衰年淚樂境不可常浮生亦如寄屈指同遊人十僅存三四

對幼女孫作二首

人生蹙頞與伸眉大抵情隨外物移哀樂似渠真中節飢時啼哭飽時嬉

陳編日日教孫雖猶恐荒唐似老夫况汝生來爲女子懷中不望識之無

殘春獨酌

郊園紅紫想無多盡日閒門掩薜蘿甚欲詣人誰健在粗知守分奈貧何年華七十平頭近春色三分瞥眼過幸有隣家容貰酒不教老子廢狂歌

三月二十一日雨雹

飛雹縱橫勢莫禁陽和忽變氣蕭森疎疑玉子敲枰響密似銅丸擿鼓音何事蛟龍行硬雨盡驅鳥獸入深林雖然未至成災沴白髮迂儒有戒心

玉鉤斜 予舊有此題詩友人索更作

隋家埋艷此郊坰詞客經過轍每停三月烟花隨帝子五更風雨葬娉婷春魂未必能爲燕 唐雍裕之宮人斜詩應有春魂化爲燕 墓草還應解化螢知近吳公臺下路遺蹤空見麥青青

枕上

無意華胥去閒眠亦偶然棋收人靜院花落晝長天輾轉身初穩瞢騰夢未圓此時高枕上何異小遊仙

古鏡詞

團團粧鏡漢宮物小篆書銘字蟠屈銅龍漏盡象奩開想見容輝同似月不知何代委瑳塵出世流傳復幾春全無舊日晶熒色何況當時拂拭人憑誰磨瑩如新鍊

還與紅閨照嬌面對此休矜粉黛姿傾城傾國渠曾見

檢竹町遺集

開卷分明見老陳一編未了淚霑巾躭吟到死無他事真賞平生有幾人垂世欲如金石壽傳家難濟子孫貧憐子也被雕蟲悞猶撚霜髭日苦辛

以香山六十八衰翁爲起句

六十八衰翁頭童耳漸聾得年非不幸於世竟何功百事時人後二生春夢中寫形天地内真是可憐蟲

酬玉井見過并示見懷之作

炎威秋轉厲有客過茅茨自分爲人棄非君誰我思解衣詢近狀索硯寫新詩始信文章友交情老不衰

秋齋一首柬秋涇

秋齋何有有竹數竿有奧翛然姿姿其間繞座風清盈堦月白造物於吾惟此不惜雖樂幽獨豈忘友朋疑義思析新詩待賡合以文章肯厭衰老藜杖能來荆扉願掃

送燕

借汝茅堂住穿簾任頡頏無端易離別不免近炎涼曉日窩窗户秋風冷屋梁舊巢吾爲護春至莫相忘

憶昔

每曳筇枝上小舟素心三五共尋幽青蘆洲畔聽沙鳥黃葉林中倚寺樓天有凉風方卻暑人無清氣不悲秋於今卧病空堂裏猶賸閑情憶舊遊

西疇索題令兄環山所畫冷泉亭圖三首

遊蹤曾向此中停滿耳潺湲滿眼青塵思近來無處滌十年不上冷泉亭

雲生棟裏水平堦狀出斯亭景最佳觧與香山傳俊句畫師誰有此襟懷

髯翁仙去已多年一幅雲嵐墨尚鮮同氣同心俱白髮那能讀畫不潸然

聞南圻病因寄

年華六十翁鄉國三千里知爾繫長安宦情淡如水比聞身疾病應坐事叢委折肱乏醫師安心勝藥餌男兒

抱經濟寧肯牖下死所貴及壯行詎宜當暮齒渤海高達夫會稽朱翁子計其遭遇時君年已過矣賢勞或驟還精力難長恃至哉老氏言知足與知止故園能早歸舊業尚可理何必曉鐘鳴夜行然後已

對殘燈二首

蘭膏猶未盡短焰忽迷離爲惜缸花在將眠不忍吹

丁丁瓊漏沉曖曖玉蟲冷一穗尚微明滿窗寒月影

和韻答南圻

握手如昨日三年瞥眼過鄉關一爲别故舊已無多閑欲抛黃綬相期卷白波尊前飛動意及我未消磨

晚泊新豐 錄己巳秋作

小市無三里人家面漕河風燈村店酒水調客船歌已去西津遠漸聞吳語多十年塵土夢今夜宿烟波

十二月九日玩月

梅花猶未破春妍雲際清光又上弦莫惜忍寒連夜看今年祇欠一回圓

元夜集榮木軒仿山館故事聯句

文醼多年罷上元張世進幾人白髮聚黃昏張四科明燈巷陌春如舊陳皐華屋山邱事忍論王藻入手杯頻深不厭余夢易當花月滿淡無痕張震歡場向後知多少四科豪氣相看喜尚存世進

晦日招力畚梅沂玉井江皐藏山曁五姪飲梅花下三首

東風夜送雨霏微曉看韶光入竹扉一月不曾招酒伴梅花催我典春衣

聞說看花客早來幸無風擗點蒼苔十年儲得孟城酒先與寒香酹一杯

纔得花間一醉成匆匆時序過元正黃昏莫恨無踈影重藝春燈替月明

清明日盧雅雨觀察招同泛舟紅橋

橋外新渠近鑿成使君招客泛清明水穿柳陌桃蹊過舟繞風亭月榭行令節最宜文字飲閒情不廢管絃聲冶春故事年年續未許瑯琊獨擅名

題揭鉢圖

羯肌王女戒不持罰作鬼女爲鬼妻生兒盈萬總憐惜日噉人子充調飢化人欲救諸苦難知非口舌能轉移取其弱息覆以鉢琉璃洞徹外可窺阿母見之赫然怒役使魍魎驅虎貔各騁魔力思刼奪鉢小重若移須彌青蓮臺上弗聞見結跏端坐低雙眉須臾山鬼伎倆盡跽向調御求皈依佛言汝以宿業故墮落鬼道醜類滋衆生有子誰不愛於人何忍己則慈自今伊始能不殺當還汝子不汝欺兇愚五戒甫諦受寧馨三尺仍携歸我觀此圖有微意欲令狠惡生慈悲女流自昔多慘毒方以蛇虺猶過之君不見呂雉屢殪劉氏子武曌幾絶唐宗支惠帝中宗己所育未聞一例加誅夷可知世間無限鬼子母安得盡遇人天師嗚呼安得盡遇人天師

中秋前一日集榮木軒時沙君斗初自蘇州至予適有漢陽之行

開館作文讌幾經春復秋欣兹次寥天重聚鳳稚儔座中有新知來自古長洲交契無遠近聲氣相應求諸君騁高論獨我抱離憂盡此一尊酒將爲千里遊良會殊草草前期正悠悠來宵明月下應亦憶孤舟

留別五姪

一門群從內臭味獨相於白首吾行役清秋爾索居辭家同社燕失侶類鰥魚姪新喪偶別後各珍重莫教音問踈

守風沙漠洲

在家戀故土出門思長征如何石尤風阻我三日行留看鄉樹失前望烟波橫扁舟泊荒渚頻見清潮生遠岫呈黛色青蘆報秋聲小住亦復佳奈此千里程進退兩不得客心如懸旌何時旗脚轉飛渡石頭城

泊金陵夢歸著老書堂覺後成一絶句

蘿薜閒房重到來一聲雞唱石城隈從今鄉夢知多少此是離家第一回

過燕子磯二首

燕子磯邊落日斜坐看帆影掠蘆花巖根石穴無人到留與漁翁作釣家

孤亭縹緲俯江流風便無因到上頭知是孟婆憐客意不教遠望起鄉愁

次韻和余硯南雨中晚泊

江渚維舟落照昏數家烟火自成邨靜聞蘆荻兼聞雨轉覺淒涼不覺喧拈筆暗傷思力減問年羞説老夫尊夜窗他日吟君句猶有秋聲攪夢魂

原作　余夢易

正數郵籤雨氣昏蕭然相對泊江村沈沈極浦嵐光歛瑟瑟空灘葦葉喧白髮豈知仍遠客清宵且勸盡芳樽尋常共翦西窗燭不似孤篷易斷魂

過池州望九華山不見

我行過池陽曖曖日將暮九朶青芙蓉氛氲白雲護眺望亦無緣躋攀空有路人自不居山山不驅人去堪嗟市朝客亦羨林泉趣只有費冠卿終身雲裏住

過小孤山

欲上山頭覔舊題風帆未許更扶藜一拳怪石看來小百尺危檣到此低水激四時常有浪崖懸三面迥無梯今宵不宿江南岸潮信東還客路西（相傳潮不過小孤）

九日坐烟水亭

匡廬山北九江南四面垂楊一鏡函魚不驚跳風不起坐看晴綠浸烟嵐

江行不見菊花黃漫上空亭舉一觴他日還家誇韻事柴桑里畔作重陽

晚過漢陽蓮池（閏五月二十二日以下癸未）

遶遍迴塘露未稀白荷花裏水風微不因溪叟鄉音别錯認江南舊釣磯

歸自漢口泊青山作（以下甲申）

昔來秋已半歸及早春天此地無塵事今宵得穩眠江村人閉戶野戍角迎船携得芳樽在銜杯意泰然

泊舟黄連港（在瓜洲）

三年顰笑與心違終日思歸未得歸故里已知今日近遠遊終覺老人非月明京口潮初上草長江南蝶始飛正是烟花好時節此生誓守釣魚磯

柬雅雨先生

塵勞息後返田廬已值先生賦遂初高致從來厭軒冕
微生只合老樵漁追隨杖履情猶昨管領風騷事久虛
爲報習池遊賞處翻階紅藥已全舒

初夏重集山館

往歲作文讌多於山館中我歸千里外復此一尊同林
筍抽新綠欄花發舊紅君看坐間客強半白頭翁

南村落成

江村卜居好此願始麤酬幸不成虛語其如已白頭田
隅安水竇屋角進漁舟從此江湖興收身罷遠遊

和作　閔　華　玉井

已遂幽棲願歸耕二頃田江聲高枕外山色小樓前
作計寧嫌晚能閒信有緣是鄉魚稻富儘可樂餘年

陳　皐　對鷗

夙志慕人外江郊今卜居地閒繞水竹客到半樵漁
無事且飲酒有時還著書輸租入城市爲我枉柴車

易　諧　松滋

書堂著老身買宅又江濱已是投閒客還爲避世人
桑麻成晚計鷗鷺作比隣烟水常相對真能洗俗塵

秋林　以下乙酉

偶到疏林下始知秋意深非關霜搖落已覺失陰森漸
近苦寒月彌傷老大心支笻眈暮景且復待歸禽

冬齋即事

今歲奇寒不可言經旬足跡懶窺園負暄新闢南榮地
應署佳名白醉軒

數幹修篁近種成也宜烟月也宜晴朝來微雪穿林過
忽作叢鈴碎佩聲

淺斟低唱度寒宵學士輕將煮雪驕惟有閒人擁鑪坐
豆藷灰裏芋魁燒

空堂寂歷已初更往日攤書對短檠老去不能深夜坐
卧看寒月隔窗明

丙戌三月至南村四首　以下丙戌

卜築江干地最幽漕河南去過瓜洲家家樹影藏茅屋

處處桃花引客舟未到疏籬迷野色斜穿修竹認高樓
水苗三頃當門綠生計而今免外求

纔上岑樓百慮刪摩挲老眼對江山一條烟浪闌干外
兩點金焦几案閒俯視燕衝朝雨去平看鴉帶夕陽還
晚來幽寂誰相對喜見窗前月半彎

才轉柴扉即水濱朝潮夕汐往來頻恥爲朝市釣名客
甘作江湖結網人未到秋風收紫蟹正思小飲得銀鱗
吾家舊有元真子笑問誰堪繼後塵

生平最厭城中住自到江鄉禮法無野外衣冠從不整
田家爾汝任相呼招提花好敲門看罯杓橋欹拄杖扶
自此閒身何所似巨魚縱壑鳥辭籢

金山

人間元自有蓬瀛白浪堆中一柱擎舟楫恐爲風引去樓臺疑是氣噓成石欄轉處濤聲壯水霧銷時塔影明欲就僧窗看落日留連不覺晚潮平

題野寺尋碑圖爲杜太守補堂作

明衰群盜熾鎮將守巖疆四境環蛇豕孤城扞虎狼空思決河水誰肯救睢陽無計全宗社甘心赴戰場時危周處死力竭杲卿亡草草黃腸殮匆匆碧血藏史臣遺姓字窀穸付蒼茫有客來中土駈車首北邙斷碑原草合遺塚野僧詳片石僵仍立荒墳久益彰非惟寄憑弔意在植綱常從此忠貞節彌昭日月光（明俞煇總鎮下公從善死闖賊之亂詳汲縣志）

木筆

三冬辛苦守毛錐繞轉東風頴脫時應是春愁言不盡書空訴與碧翁知

三月望後二日與玉井同之南村雜詩六首（以下丁亥）

路轉瓜洲郭延緣出水門桃花遠迎客潮汛曲通村岸仄依籬角舟停繫樹根莊僮久相迓云已掃前軒

結屋清江曲虛堂寂不譁但多書卷外只似野人家風便聞漁唱潮迴閱釣槎中泠夜來汲試煮雨前茶

吾友七旬老清詩百鍊功意新求雅健句好避雷同起早窗櫺白吟深蠟炬紅粗償漁筍約供給愧難豐（玉井前有魚筍正豐時作笑其餉我之句）

尚有耽吟客期之竟不來塵勞知未釋春色若相催擾擾憐人事時時望水隈沽來京口酒誰與倒深杯（玉井以戶小不飲）

金焦長在眼挂席一閑行波浪經時大樓窗望處平到山僧院熱借榻午眠清莫便匆匆去回船月正明

風順指揚子歸途趁曉旋飛花能送客語燕解迎船塵俗幸無累登臨信有緣往還惟二老遊與似當年

五娙屬題讓圃圖

銀漢紅墻路渺漫迷離樹色許遙看憶逢暇日賓朋集先向明窗筆硯安往事盡隨流水去此時宜作達人觀畫圖亦是無聊計猶屬題詩說到難

嘯齋工於詩五十以外始學爲詞日取古人之作矻矻窮年豪健如蘇辛沉著如周史靡麗如秦柳清深如姜張無不覃思研究審音選字有作必工今年長夏編其所著附詞一卷屬余數言弁首余豈知詞者哉然有感夫人之才大不相遠者矣自韓江有詩社將二十年江山風月草木蟲魚弔古登臨歡筵離席各競異爭奇題無遺剩窮則思變倡爲長短句一月之閒凡五六會余無處不與嘯齋同硯席也學詞之年既相同用力之勤亦相同而所成就乃絶不相同然後伏膺嘯齋之才殊異乎人遠矣將與詩並傳無疑戊寅八月朔書于畬經堂錢唐同學弟陳章

著老書堂集 詞

臨潼 張世進 軼青

驀山溪 題查梅壑斜陽喚渡圖

剡藤半幅秋色清無滓行客阻遥溪剛遇著扁舟閒艤臨流蹩躠人急蹇驢遲望對岸已斜陽前路還餘幾須知畫手不是憑空擬身老道途閒纔寫出游踪如此晴窗靜展憶我少年時操短櫓挂長帆往事今休矣

沁園春 聲

何處鶯喉多謝東風吹送隔牆聽鞦韆春晚競喧濃笑琵琶夜撥自度新腔閑喚狸奴戲調鸚母圓似真珠脆似簧朦朧甚定喁喁私語說向檀郎 遥聞已亂柔腸況嚦嚦嬌音近耳旁記去時珍重頻教將息人前羞澀低道勝常花下微唫酒邊輕嗽蘭氣噓來細細香難消受把卿卿呼慣翻問誰當

又 影

非色非空誰與娉婷招來倩魂憶簾前開鏡先窺半面橋心整髻倒印全身南陌春陽西廂夜月寫出輕盈態不分無聊賴是寒宵向壁幽獨傷神 尋常那許相親衹燈下娑娑欲近人看朦朧扇底微呈笑靨迷離頰上難辨啼痕夢裏端詳圖中省識未似傳來阿堵真能留駐待神方檢與莫化行雲

齊天樂 仲夏送樊榭歸湖上

頻年作客蕪城路今番又成歸計舶趁風清麥黃水漲一路綠陰陰地蓬窗倦倚早越岫招邀蜀岡迢遞小袖雲藍峭帆遙見定心喜 扁舟同載未幾記平湖如鏡秋色無滓紅藕花深白蘋香遠此去輸君閑醉驢歌漫起對清簟疎簾且抛離思半日論心勝於書數紙

長相思 用獨木橋體

蛩星星雨星星記得紗窗語似星香消火一星 指三星誓雙星無故抛人作客星天涯鬢易星

天香 甜香

汁絞紅梨房收紫荔和成芳劑幽絕病酒情酸敲詩思苦小灶試翻銀葉篆烟乍起早一室中邊皆徹南海休

誇木蜜中郎枉含雞舌 疑將百花釀割勝尋常桂辛椒烈好把越甆收貯莫教香淺看取殘灰色皎還彷彿嵊山未消雪（嵊山甜雪見拾遺記）午夢回甘悠然味別

齊天樂 蛙

荒塘昨夜添新雨波心活東游泳尾脫驚雷聲喧落日得意黃昏人靜燈前細領怪一喙纔倡滿池齊應郫管愁人為伊通夕夢長醒 村翁何用鼓吹但行田寂寞盈耳堪聽穴蚓高吟夜蟬低奏併作涼宵淒耿閑心暗警憶閣閣聲中暮維孤艇此後公私不須重記省

揚州慢 雨後登康山

路轉城隅山藏屋後齊來不厭登臨看江南列岫覺黛色添深更堂下人家十萬簷垂殘滴簾捲輕陰漸斜陽明處連蜷雌霓銷沉 武功人去似浮雲吹散難尋想晚歲歌詞他鄉杯酒無限傷心可惜舊時絲竹空留得雨過蟬吟歎風流歇絕年年荒磴苔侵

鵲橋仙 七夕立秋

天孫靈馭蓐收涼駕並發今宵雲際中庭瓜果正紛陳乍一葉碧梧飄墜 銀河轉曙金風促漏此夜光陰彈指悲秋心事別離情看天上人間又起

減蘭 泛真州城河

橋門低窄打槳閑乘潮信入不似城中高柳修篁夾岸濃 排簷水榭錦石秋花都入畫歌舫才來賺得紋窗

面面開

解珮令 秋日坐七峰草亭

竹陰籠霧竹聲敲雨是斜陽不曾來處黃菊笆籬遙對著碧蘿窗戶悄無人數峰清苦 閑庭散步長廊覓句悶此是今年幾度茶熟香溫又消受秋光如許與倏然孰為賓主

唐多令 竹杖

瘦玉一枝寒苔紋似淚班仗扶持不放身閑幾度登山臨水去吾與汝共平安 誰截碧琅玕剛齊笥籜冠自相隨未踏塵寰除却撥雲搘雪外時借作釣魚竿

菩薩蠻 詠數得十二

玉樓天際參差起無人遍把闌干倚面面捲珠簾六銖衣旋添　一年時序判花信吹初半盡展小屏風巫山在畫中

南浦 送梅浒入都

容易盼君歸五秋風不共論心杯斝相見復相離長安道依舊領奴羸馬顛毛如此素衣頻被緇塵惹回首垂虹橋下鷺輸與白頭閒暇　當時望補山龍甚年年鍼線爲人作嫁繡虎近雕蟲旗亭壁添得新詞塗寫梅浒素不作詞近始稍稍爲之聲名藉甚未愁前路知音寡爭似綠蘋紅蓼岸烟雨一竿同把

滿江紅 煬帝墓

數畝雷塘尚留得阿麼遺塚寒煙裏年年麥飯一盂誰供無復新聲清夜奏空餘牧笛斜陽弄是誰家墳上紙錢灰風吹送　亡秦轍甘隨踵平陳業忘珍重笑長眠安穩不須來夢地下黃奴曾見否草根丹鳥今無用恨當時不葬玉鉤斜芳魂共

慶清朝 歷日

南正遺規西洋巧算須來不俟春回較量案頭殘本節候都非誰道山中不用也從村市買將歸吾無忌問裁花種竹何日相宜　天月德黃黑道是何人添注朱字紛披纔向新正開卷彈指冬期試檢生初甲子紀年漸向尾行移元宵後怕逢入學猶記兒時

沁園春 庚午除夜

問夜何其玉漏聲沉春已暗回且從他歲序修蛇赴壑及身强健浮蟻盈杯綠鬢兒孫華顛夫婦好向爐頭圍坐來還追憶憶當時老屋兄弟相偎　頻年此夕天涯算修竹吾廬十載纔笑紛紛吉語人爭須禱茫茫前路天自安排細翦釭花重刪詩草較似常時多好懷朝暾上喜南窗乍啟數點梅開

百字令 黃梅

南枝未坼早園林先占冰霜標格晴日茆簷閑曝背伴我一庭寒容已露檀心猶含磬口恐漏春消息未甘題品素兒姿貌相匹　常訝萬木僵時蜂衙未報誰釀梢

頭蜜可是含章嬌額上染就夕陽山色杏子輸妍鶯兒比嫩宜插金釵側冷香不作平謝隔年枝上留得

喝火令 重過方環山天慵書屋

蘭菊羅含宅蓬蒿仲蔚居案頭收拾舊琴書剩有數篇哀輓壁上字糢糊　六六峰難去三三徑自鋤故人乘暇到階除記得題詩記得寫新圖記得樗蒲一擲脫帽遶牀呼

滿江紅 題桃花扇傳奇後

扇上桃花費幾許含宮嚼徵重演出石城殘局板橋遺事北里漫勞詞苑志西臺應續參軍記問當時朝士聽歌來傷心未　衣帶水何堪恃衮冕服渾如戲尚艷搜

吳越黨分牛李，江左夷吾人自比，山中弘景蹤誰繼（謂張白雲也）。笑侯生真似此，收場佳公子。

南鄉子 弦月

弓勢記牆西，漸似初張未彀時。試向兩頭纖處看，添肥，剛把冰輪界破齊。 烏鵲莫驚飛，不比人間有駭機。認作下旬殘月樣，還非，留得清光一半兒。

又 分詠環溪山莊得翠雨廊

望裏翠陰交，覆盡長廊百步遙。赤日行天都不到，周遭，一片涼雲濕未消。 清韻止還敲，常向吟邊伴寂寥。似昔秋霖無處避，蕭騷，破傘遮頭過野橋。

浪淘沙 六月十五夜大月登露臺作

庭下見花陰，臺上登臨，圓冰一片近天心，照得滿城涼似水，滌盡煩襟。 華髮不勝簪，對影高吟，縱無客至且孤斟。如此清光如此酒，月古人今。

十六字令

聽，纔是砧聲又柝聲，西風攪，一片不分明。

徵招 豆棚

青青一架柴門外，田家倍添幽趣。小莢間疎花，正微垂無數。盤餐憑摘取，更贏得夏來逃暑。盼到成陰，只消幾陣，夜深涼雨。 村叟約比鄰，長藤下，科頭坐譚今古。亦日此中稀，勸行人小住。歇眠忘月午，夢回後有風無露。是誰借絡緯爲家，引秋宵愁緒。

摸魚兒 秋光

問西風，幾番磨瑩，眼前蕭淡如此。尋常一樣人間世，頓覺沒些塵滓。天似洗，映水態山容，總帶清涼意。炎氛漫比，便明艷春姿，崢嶸寒色，都讓此時際。 澄鮮處，最是疎疎雨止，微雲吹散還霽。休言野次連空遠，也入小庭閒砌。侵曉起，看竹尾牽牛，朶朶浮幽翠。高樓暮倚，對銀漢欹斜，冰輪端正，身在玉壺裏。

謁金門 題友人荷鋤圖

春雨細，好趁春陰鉏地，行到田隅煙水際，樹根還小憩。 拋却蘚煤鼠尾，閒把鶴頭鴉觜，老圃老農真得計，人生休識字。

水龍吟 秋日集環溪

小園半是煙波，入門一片琉璃地。殘春來後，者番重到，夾衣初試。風約輕萍，魚吹細浪，照人涼翠。記赤闌橋外，藤花糝徑，而今換，雞冠紫。 何處濃薰飄至，綻西風小山叢桂。佳時易過，浮生難得，身心無事。負手尋詩，搘頤眺遠，滿襟幽思。問當年司馬，何如此日，作天隨子。

酷相思

老去閒情慵作賦，些个事縈愁緒。記當日相依朝復暮，物在也，人何處，物換也，人何處。 一水盈盈堪寄語，奈咫尺天涯路。想世上佳期多間阻，花放也，風偏妬，月滿也，雲偏妬。

虞美人 晚清軒瓜籬

柔藤葉葉鋪涼翠葉底寒瓜綻常愁壓損小笆籬恰被梧桐引上最高枝　黃團粧點柴門趣畫出昌黎句旁邊隙地喜寬平更擬明年添个豆花棚

酷相思 牽牛花

缺月猶懸深樹裏早籬角舒涼蕋問何物堪將顏色比雨過也遥天翠雲過也遥山翠　幾朶娟娟修竹尾正曉夢留殘睡算爭得遲開還晚悴難見也幽人似易老也佳人似

河傳 城南秋泛

南浦容與坐低篷紅板谿橋路通葦花白頭如老翁隨風與船俱向東　寂寞城隅明晚照閑客到游舫從來少羨柴門臨水濱有人釣魚秋樹根

踏莎行 金橘

穠綠才圓輕黃漸轉誰分金彈從韓嫣上聲有時並蒂綴枝頭還如結个同功繭　鼻觀微參手香頻撚生平曾受溫成眷算來皮相得人憐酸心一點難持獻

高陽臺 寒夜真州舟次懷五姪途中

朔吹歆帆寒潮蕩月五更船到江村似我無眠長途更有行人此時正屬雞聲管想征裘鋪遍霜痕盼迢迢萬伽蓮峰四扇關門　常時竹屋青燈下共書親黃妳酒泛紅鱗何事今年北轅南柁輕分也知遠近難相較奈

離家一樣銷魂待同歸已過殘冬猶及新春

滿江紅 題巫峽秋濤圖

巫峽秋來問灩澦大纔如馬論此地驚濤怪石祇堪圖畫亭午始看紅日過扁舟究自青天下想朝辭白帝暮江陵非虛語　仗蒿櫼帆齊卸聽鉦鼓聲頻打任長年三老攤錢無暇世上利名雖可羨人生性命誰挪假向江南作去聲个捕魚郎多瀟灑

行香子 真州客舍對雪

客舍如冰客況如僧更漫空雪片飄零纔鋪屋瓦已積階庭問甚時稀甚時止甚時晴　有句誰賡有夢難成護寒風自掩窓櫺還家記取此際淒清對一編書一壺酒一篝燈

惜分釵 春寒

燈宵過飛霙墮地爐猶戀溫磨火暮天低濕雲迷不敢開簾祇要添衣淒淒　重茵坐重衾臥小庭愁殺梅花朶泛清溪聽黃鸝試問今年定是何時遲遲

杏花天 歸鴈

東風纔轉翩然去幾曾被稻粱留住塞垣不帶清霜度只帶杏花春雨　聲聲和秋江夜櫓程程盼隴雲關樹知還祇恨無還處多少天涯倦羽

昭君怨 環溪梅影

無數玉妃斜倚印入碧琉璃底倚檻久低徊認雲來

水底有春漠漠不怕東風吹却嗅得冷香無問游魚

百字令 自述

評量身世算今生落拓非關天意崛强心情山野態豈是青雲之器瑟鼓齊門璞逢鄭賈不遇其宜耳闌干首蓿到頭嘗得滋味 還記鞍馬秋風江湖夜雨蹤跡萍蓬似猶幸欲歸歸便得老去柴門無事半格詩成三升酒盡一枕高春睡梅花開也莫云吾少知己

解珮令 送嬾谷昆季暨竹町玉井于湘之西湖

春濃似酒花繁如繡傚吳船招攜吟友水態山容身到處肯教辜負一聲鶯一篇詩就 修眉雲岫細腰隄柳是西施破瓜時候如此清游問百歲幾番消受盼君歸願君休驟

買陂塘 城南尋置水齋地

愛城南美人橋畔煙波彌望無際三間水閣平生願惟有此間堪置乘興至問野叟居傍可有寬閒地規模預擬要窓裏留魚階前放鴨門外白鷗戲 誅茆處除却垂楊樹底何妨深入蘆葦佳名舊喜秋聲館我欲借題齋字吾老矣算甚日纔能遂却濠梁意茲鄉信美倘煙舍難求浮家亦好另作五湖計

蝶戀花 菜花

小白長紅難比賽接畛連畦一片黃雲蓋野老逢花都不愛尋春但向柴門外 除却游蜂將蜜採寂寞田間

祇供村姬戴剩馥殘膏留得在可憐還欠青燈債

浪淘沙 贈歌者郭生

度曲晚春天一串珠圓相逢莫說已華顛隔著棗花簾子聽還似當年 楚楚復娟娟記得筵前如今老去得人憐回首少時歌舞地荒草啼鵑

百字令 自題詞集

閒情賦罷但拈毫厭說綺羅薌澤賸欲橫空盤硬語又失詞家本色對酒當歌逢場作戲那有春風筆難醫是俗寸心粗解持擇 常訝四百年來含商嚼徵玆事幾衰熄曲界詩疆爭幾許分寸阿誰曾識鐵板銅琵曉風殘月貴與題相匹興來琢字數聲聊和漁笛

桃源憶故人 四月一日過山館懷嬾谷昆季

綠陰園就黃鸝界拄杖敲門無礙新竹粉梢初解已作搖風態 看山樓上憑欄待空見隔江青靄一點峭帆何在山裏還山外

菩薩蠻 紅橋水亭觀荷

孤亭隔水疑無路低橋宛轉斜通去四面藕花紅夕陽疎雨中 冷香留客坐畫舫匆匆過葉下紫鴛鴦與人分晚涼

又 夏夜納涼

素馨花放人新浴晚來怕就紗幮宿簷馬乍丁東一絲亭角風 竹聲留客坐螢火飛還墮纔欲近青奴滿牀

明月鋪

蘇幕遮　涼雨

幕青油遮白羽爭似無心一朶低空護可惜成陰能幾許不帶輕雷衹帶星星雨　碧梧庭修竹户此際飛來渾作尋常覷記得征途紅日午盼到當頭又被風吹去

生查子　立秋夜枕上聞雨

老去愛高眠任滴空階雨今夜惹愁心爲有西風助　纔過片時秋已退三分暑一雨一番涼又向從頭數

木蘭花慢　秋鐘

甚西風送到想黄葉寺非遥較長樂晨驚景陽花隔別是魂消頻敲將沉又起與晴空爽氣欲爭高不管梧桐

院宇有人聽罷無聊　蕭寥帶雨出林梢一杵滿城飄慣借助清涼消除熱惱蕩滌煩囂長宵而今夢穩縱聞聲不理舊霜袍猶記烏啼月落扁舟曾泊楓橋

又　秋燈

麗譙初涌永搖竹屋一星紅映白月窗櫺清霜庭院涼雨簾櫳飛蟲幾回戲蹴惜釭花郵用碧紗籠好是一瓶瘦菊晚來移上屏風　書叢照眼惜朦朧展卷又還慵爲授衣期近老妻對影深夜裁縫前蹤槐花綻了記三條見跋鎖闈中此際閒挑短焰坐看露下芙蓉

又　秋帆

棧霜蒲十尺憑翦取碧瀾澄慣低覆蘋洲斜縈蓼岸橫掠蘆汀江程漸看漸遠共長天去鴈不分明任載清愁萬斛西風吹得能輕　平生巨浪屢曾經惟愛越中行向稻蟹村邊蓴鱸鄉畔時挂時停無驚柁樓倦倚見涼雲搖曳與檣平夾擬蘧篨片幅荻苗水裏牽罾

又　秋衾

記琉璃簟滑才幾日覆吳綿正玉漏迢迢青奴去後湯媼來前輕便乍遮半體到宵分漸引近吟肩何似蘆花被煖漁翁睡足江邊　蕭然與爾作周旋惟有一青氈想古驛霜侵長門月照有夢難圓幽歡已涼未冷定裁成雲板護雙鴛老我無聊夜擁衹容聽雨高眠

摸魚兒　秋日集東園

近中秋快晴天氣舊游重續須早嚴城回首無多路頓覺水天空杳舒遠眺喜四壁全疏半是涼波繞木犀謝了但衰柳陰中殘荷葉外幾穗綴紅蓼　陪清坐惟有近人沙鳥蕭晨誰解幽討雲窗霧閣都閒却輸與暗潮頻到今合抱記昔日松羔帶土移來小（子童子時來游適見種堂下松今五十一年矣）浮生易老羨屋角青青夕陽山色一看一回好

百字令　送竹町營葬歸杭州

地爐紅處正消寒九九共修吟事聞說吳船租已就明日一帆天際不爲呼猿非關問鶴衹盼牛眠地十年心力此行猶恨遲矣　遥想凍雪封林寒雲擁岫一路縈愁思賴有霜空南去鴈相送華顛兄弟桑梓情牽松楸

手植定竹淹留計殘冬瞥眼見君應是來歲

又 酒船

深杯可愛肖錢唐藥玉剗來新樣徑入無何鄉裏去不用小舟蕩槳乘馬知章騎驢太白頓起江湖想狂來恨少兩頭甘脆安放 長記月地花天百分空處任笑鯨吞狀破浪而今無壯志一棹葡萄春漲夜半堪藏行間可畫說甚稽山舫風波人世拍浮差喜無恙

又 酒樓

青旗搖颺愛雕楹畫檻下臨官道勝地引來人自遠何況置身雲表一斗十千五城十二總是神仙好醉鄉無際望中翻覺天小 曾記袖裏青蛇壁間黃鶴遺蹟吾

曾到詠入新詩能有幾隨意尊前舒眺明月邀殘危梯扶下燈火高頭少來朝占取近闌干處須早

又 六十述懷答諸同學

不材如我論碧翁相待難言薄劣生作男兒身七尺遭遇太平時節裋褐裁衣香茆結屋果腹餘粗糲敢云識字父書猶解繙閱 常恨寸草心長白華日短子職平生闕此際兒孫春酒勸翻令老人悽絶雨雪殘年泥塗深巷長者勞車轍自今伊始更同多少風月

附贈詞

馬曰璐 半查

翠壺春聚正三花兩蓝梅橫苔逕有鶴南飛雲外舞天上張星輝映玉女頭盆仙茆九節拄到蓮峰頂今日何日歲華行轉青令 試看樂事天倫一經教子遶膝蘭孫並盤馬徵歌豪舉在未減少年心性蠟紙籠燈青氈坐客餘韻傳清穎重書甲子草堂詩思千頃

閔華 玉井

渥丹顏色算伊人難老雄才英氣文字每將天秘洩謫却侍香仙吏一席氈寒三年官冷拂袖歸來矣月明清穎郡時曾照閒醉 遙想老子南樓詩人北郭總是嬉遊地嘯詠煙霞隨處好贏得千篇盈筒更喜而今鹿車偕隱綵戲傳經子滿觴春酒小庭初拆梅蓝

吳廷采 葑田

頭顱都老算與君較小十五年紀官冷例須衰白授好是鬢華歸矣薄有田廬贍無婚嫁不管人閒事梅花初吐杖藜應遍江涘 常憶此日開尊當年偕榻幾度同吟醉千首詩名元不負三影無非餘技烏帽分甘白頭偕隱暮景堪圖記隔林添寫一雙鶴與童子

余夢易 研南

白頭高士算青山有雪最諳松性不爲盤餐嫌苜蓿未老官情先冷婪尾年光平頭甲子又轉春風鬢修

名爲壽文章早著清穎 爭羨兒子歌詩門生致酒堂上添佳興豈少清商分兩部恐亂梅花行遝舊鑿銀鋺（先生曾製清俸杯） 新裁藤杖醉後扶來穩鄉心應動採芝人待商嶺

樓 錡 于湘

此翁雖老有英姿奇氣可稱健者白髮狂歌詩酒地時復彎弓盤馬淮左明經汝陰教士早擅文章價鄭虔官冷故園一笑歸也 剛喜六十平頭抱孫課子偃仰茆檐下乘輿好尋山水窟已了尚平婚嫁童子將車門生扶杖覓個雞豚社舉杯獻壽歲除恰似春夜

張四科 漁川

竹裏騰觚羨阮公狂態依然奇絕六十平頭看已是歷了幾番冰雪種就梅花刪成詩草老境堪怡悅投閑十載挐雲心事消歇 祇賸鐵板銅琶尊前記曲豪氣猶飈發何處舊遊宜入夢兩點西湖明月社近東林家同南巷我亦蕭蕭髮陶然共醉春風吹散眉纈

八聲甘州 正月四日對雪懷陳竹町昆季

用幾番瑞雪兆豐年飄到早春天坐笭箵窗裏瓶笙聲畔榾柮爐前此際梅花情味與我共蕭然更有蕭然者吟客湖邊 未是斷橋殘後正千林雲沍十里冰堅聽江南候鴈壯鄉已聯翩算新來山陰興盡定相攜同上渡江船時晴後看揚州月第一回圓

唐多令 春盛。唐盧延讓詩誰家絡絡游春盛盛作去聲

小篙簇來齊般般下酒宜鎮相隨栁陌桃蹊手挈不如肩荷去添一个古偏提 藉著草萋萋何妨列坐低伴歸途常是空攜沾得落花紅幾點應勝似委春泥

謁金門 題晚樹歸鴉圖

林陰闇鴉背夕陽紅淡都揀寒梢高處占後來還幾點向晚風枝搖颭倦羽欲飛還斂看到樹頭如墨染山家門未掩

栁梢青 寒雨

寒雨連朝數聲清響何處蕭騷瘦竹枝頭小梅花上只少芭蕉 無人共酌芳醪獨坐久紅爐焰消曳翅征鴻投簷凍雀同是無聊

卜算子 題歲曆

挂壁不多時色共桃符故饒是今年有閏餘葉葉都過去 漸向末行看已往誰迴顧幾許歡娛幾許愁紙上無尋處

燕山亭 晚清軒初夏

池館蕭疎幾日未來一院濃陰如許新竹放梢老栁垂絲掩映紫藤千縷牽惹閑愁是輕薄滿庭飛絮春去算九十韶光五分風雨 差喜天氣清和坐瀟灑軒窗相

忘賓主營巢語燕漾子游魚多情把人留住屈曲迴廊猶記得尋詩前度幽處還共約水邊逃暑

梅子黄時雨

煙水江南到梅子熟時長是陰雨甚竟日冥濛滿空如霧（寇準詩梅子黄時雨如霧）催得枝頭甘意轉釀成節序偏酸楚凝眸處一抹夕陽還被雲妒　收取甆罌深貯向風爐石鼎新茗閒煮愛潤逼衣篝濃香如故多少高荷扶不起野塘誰把鴛鴦護方回句斷腸唱來真苦

風入松（題吳玆張憶娘簪花圖）

青絲曉綰綠窗前懶插釵鈿嬌紅一朶臨風笑怕飄零簪向鬟邊自是人令花好非關花助人妍　章臺柳色

泠秋煙小像空傳粧成想見焚香坐學衛娘書格題箋雨散雲飛何處斷腸春色年年

減蘭（賀沈學子納姬姬字香嬰）

含胎荳蔻比似休文腰更瘦雙槳來時多少黄蜂紫蝶隨　羅襦襟解消得檀郎珠百琲養个寧馨定有芳蘭竟體生

轉應曲

春月春月光景令人歡悅捲簾吹殺明燈獨向闌干久憑憑久憑久挂在淡黄楊柳

又

春雪春雪錯認梅邊香屑東風纔入庭除回首花梢跡無無跡無跡化作一池新碧

摸魚兒　秋荷

記南薰乍來溪上綠錢疎點時候人間只有煙波好何事水妃歸驟紅影瘦漸翠蓋無多放出韡紋皺西風渡口但雨撒圓珠露凝清汞誰飲碧筒酒　淒涼伴幾樹蕭蕭病柳江花江草非舊鴛鴦往日爲家處付與白鷗閒守端午後見越女搴香玉腕揎羅袖蘭舟去久縱留得青房新霜催老難把苦心剖

步蟾宮　贈歌童阿錢

輕如榆筴臨風舞向若个藕心微吐問年未必盡稱兒況嬌靨不分男女（梁有男錢女錢）　歌喉一串難穿取算那得銅

山乞汝王郎也喜置牀前又爭怪河間愛數

臺城路　雪徑

玉塵飛灑郊原遍衝寒擬探梅信溪上沿緣林間宛轉行跡分明相引芒鞵峭緊怕樵塢猶封釣家難問欲買村醪望中遙指布帘認　呼童朝起漫掃愛閒階一片都染鉛粉詠絮庭前煎茶竹裏弓樣恰留纖印爪盧臥穩只猿鶴遺蹤更無人近不似長安馬蹄輕踐損

虞美人　月下感舊

當年對月嫌孤寂買酒邀賓客客來滿座不嫌多只要能詩能飲與能歌　而今清興依然在明月何嘗改良宵惟共影兒親不是無人不是舊時人

男四履孫昊昂校字